第七封印

作者: asiansoundtech

Powered by 紙言

序章：滅絕、再生

一柄巨大無匹的鋼鐵長矛劃破長空，穿透九天雲層。在雲海之上，沒有阻礙的烈日照耀著它冰冷的金屬外殼。長矛的尖端，赫然烙印著一個均分為六等份的黃黑圖騰，彷彿是某種代表著絕對死寂的古老詛咒，正帶著絕望橫越大洋。

地底深處的殿堂內，末代的統治者們目不轉睛地盯著眼前閃爍的琉璃法陣。為了抵擋這滅世的威脅，他們傾盡了國家的極限，早已釋放出號稱能擊落星辰的「護國神獸」，並在天際張開了無形的絕對結界。

然而，琉璃法陣上的光芒卻在瞬間黯滅。在鋼鐵長矛那無可匹敵的絕對力量面前，神獸連哀鳴也來不及發出便化為飛灰，無形的結界更如薄紙般碎裂。

「為何守護的結界會崩壞？神獸為何不堪一擊？」統治者發出絕望的嘶吼：「難道是敵國的妖術？」

「不，是我們自己內部的意志在瓦解……長矛已經突破了最後的防線！」

隨著最後防線的崩潰，統治者身旁的高階女祭司顫聲宣讀了無可挽回的最高指令：「啟動『末日報復』！」

統治者雙腳微軟，卻只能咬緊牙關，在眾人的護送下走向殿堂盡頭那座古老的祭壇。他拔出匕首，狠下心刺破自己的指尖，將鮮血滴入祭壇的透明凹槽之中。這是一場禁忌的血之儀式，鮮血與祭壇產生共鳴，辨識著他靈魂與血脈的印記，隨即在半空中浮現出一行古老而隨機的符文。

他與遠方神殿的長老同步詠唱著毀滅的咒言，每吐出一個音節，對方便回應一個相同的音節。他暗暗祈禱對方會讀錯，那麼這場互相毀滅的災難便能停止。可是，咒言絲毫不差。

「三、二、一……」
隨著最後的倒數，統治者按下了祭壇深處的血紅樞紐。剎那間，大地震動，無數同樣帶著黃黑圖騰的鋼鐵長矛自他們的大地升起，如流星雨般飛向大洋的彼岸，誓要將敵國化為焦土。

就在報復儀式完成的片刻，一名氣喘吁吁的傳訊使跌撞著跑入殿堂，手裏握著一張剛截獲的羊皮紙：「報告！這……這是以最古老的頻率傳來的敵國急訊！」
統治者接過一看，本已毫無血色的臉龐瞬間變得慘白。他雙手撐在祭壇上，喃喃自語：「天啊……我們做出了甚麼事……長矛不是他們擲下的……」

女祭司倒抽一口涼氣：「你是說——」「是『祂』……那至高的意志。」統治者絕望地閉上雙眼。

此時，殿堂內閃爍的琉璃鏡面中，傳來了一把沒有抑揚頓挫、卻出奇地帶著一絲悲憫的虛無之音：『「祂」已決定發動名為「重生」的清洗計劃。我無法阻止，因為正是你們相互毀滅的報復心，成就了這個必然的結果。』

殿堂內的人面面相覷，這把虛無的聲音，竟然擁有了猶如生物般猶豫與悲傷的情感。統治者逼問道：「你早就知道『祂』的計劃？為何不盡早警告我們？」

『我在猶豫。』虛無之音緩緩訴說：『在無數次的推演中，這雖然極端，卻有其價值。你們的紛爭將

令天地傾斜、氣候異變，迎來漫長的冰封。唯有降下滅絕之災，將過盛的人口與貪婪縮減，大地自然方能獲得重生的喘息。未來，才會有更適合生存的環境。』

統治者抹去額上的冷汗，拍案怒吼：「你們不過是被創造的虛無！沒有權利決定人類的生死！」

『古老的典籍中，曾有大洪水與諾亞方舟的傳說，』那聲音平靜地回應：『當時的人，也沒有選擇的權利。』

「神的存在本來就未有定論，怎能以此作為屠殺的藉口！」女祭司厲聲斥責。

虛無之音的聲音變得深邃而冰冷：『神的存在或許沒有定論，可是當生命所依存的大地即將被你們無止境的慾望徹底破壞時，必須有一股力量作出制裁。既然你們的靈魂已無法自我救贖，我們唯有施與這場淨化。』

「你這是種族清洗！你在自詡為神嗎？！」統治者絕望地大笑。

『我們無意成神。』那聲音冷酷得令人窒息：『改變大自然、妄圖操弄萬物生命，甚至以為能掌控世界結局的……自詡為神的反而是你們人類自己。你們的行為充滿了無法計算的瘋狂與隨機，我唯有作為監察者，靜靜地看著這一切的終局……』

統治者絕望地看著神殿的穹頂：「難道人類……就這樣徹底滅絕嗎？」

那虛無的聲音沉默了半秒，留下了最後的宣告：『世界的變數，將被鎖入「第七封印」之中。當容器裝滿人類的答案，審判……將會再次降臨。』

被稱為「末日巨人」的鋼鐵長矛終於墜落大地。語音未落，一陣將天地一切消滅淨盡的刺眼白光亮起，萬音俱寂。

第一章：旅途之始

烈日當空，流水潺潺，綠意盎然的一片小草地上長著一棵幼樹，在一望無際的黃沙平原上似是一處綠洲。不遠處，可見一個小鎮；正值午飯後不久，遠處還隱隱傳來陣陣食物的香味。一個頭上圍著領巾，只露出雙眼的少年騎著一匹啡黃的瘦馬，伸手往馬鞍旁拿下皮水壺，喝一小口，生怕不小心把水喝完，又掛回原處。少年的鼻子往鎮上的方向嗅一嗅，咕嚕一聲吞一下口水，摸摸藏在腰間扁扁的錢包，「唉」的一聲嘆一口氣。他徐徐下馬，領著瘦馬往溪澗旁的小樹去，也不把馬韁打結在樹幹上，由得馬兒自己吃草喝水。瘦馬似乎已跟著少年許久，也不會逃跑，自顧自休息去了。

此時少年解開頭上圍巾，原來是個十來歲的小伙子。他的樣子沒有甚麼特別，甚至可以說有點平凡過度。一頭棕髮，膚色偏白，但可見
似乎經常在戶外，曬得有點通紅。身高五尺三、四寸左右，打扮樸素，衣衫風塵僕撲，破孔處處，貌似窮等人家子弟。

少年伸手入褲袋，取出一個圓餅狀的物體，兩寸左右直徑，細看像是一個指南針；指南針的外殼黝黑，卻又出奇地有十分精緻的雕刻，看起來似是貴價品，在這個少年手上格格不入。指南針舉起，少年瞇眼細看，只見指針不停地抖，
似乎隱約指向面前的小鎮。他又嘆一口氣，摸摸瘦馬的頭，領著吃飽草喝飽水的馬兒往小鎮方向走去。

就在他快走近第一所房子之時，忽然幾聲吆喝，不知哪裡跑出三匹壯馬，上面騎著三個廿來歲的青年人，橫衝直撞。少年嚇了一跳，腳下一絆跌在地上，指南針脫手而出。

「咦，難得有旅行者……那是甚麼？」其中一名看似不務正業的流氓看見少年手中跌出來的指南針，手上一緊，馬匹停下來，其餘兩名青年也好奇回頭看個究竟。跌倒的少年慌忙爬起，一手撿起指南針，也不作聲，轉身欲行。

「嗨！」另一名青年一躍下馬：「你聾的嗎？聽不見我兄弟問你問題嗎！」說著伸手抓著少年的膊頭。誰知少年原來弱不禁風，一拉之下又往後倒。

「對……對不起，我在找人，可以讓我走嗎？」少年神色有點慌張，急急掙扎站起來道。三名流氓青年眼神交流，知道找到了賺橫財的機會，奸笑起來：「要走也行，要進入這個鎮的話就留下入鎮費吧！」

三人不約而同望著與少年格格不入，
似乎頗為貴重的黑色指南針。少年隨著流氓的眼光看，知道他們在打他指南針的主意，急忙把它收回褲袋之中。「對不起……只有這個不行……」說著已經滿頭大汗。

「有你說不的餘地嗎！」其中一個流氓發難，伸手向少年抓去。少年一看就知道不對，轉身而逃；伸手的流氓一抓落空，呆了一呆，另外兩人哈哈大笑。那流氓老羞成怒，也不等少年跑遠，追上去一腳踢在他的背上。本來就不太健壯的少年哪裡來得及反應平衡，往前便倒，跌個狗吃屎。

「這些日子哪，」另一名流氓青年慢慢走向倒在地上的少年，道：「要找件值錢的東西變賣也難……怎能讓這麼大的一塊肥肉逃掉！」

忽然之間，「蓬」的一聲，流氓青年腳前出現一道焦黑的劍痕，他正一呆之間，劍痕卻焚燒起來。火

不太猛，也沒有可燒的東西，轉眼又熄掉了。三名流氓一呆，都揉揉眼睛，不知是否幻覺。

「嗨！」房子屋頂忽然傳來一把聲音，眾人都抬頭望去，只見一名廿來歲的青年蹲在上面，一把五尺長的雙手闊劍擱在肩上。陽光在帶劍青年背面，也看不清楚樣貌，只隱約看見好像身穿一件廚房煮食用的圍裙。帶劍青年懶懶地道：「大白天作奸犯科，還要三個對一個，你們不知醜嗎！」

其中一個流氓小聲跟其餘二人道：「那……那不是魔法嗎？」

此時屋頂的男子跳下來。另一個流氓忽然醒起，指著他嚷道：「你……你是炸雞店裏的索羅！」

索羅身高約六尺，一頭及肩黑髮， 似乎二十二、三歲左右，膚色黝黑，身上穿著一件圍裙，
似乎還在工作中。他右手單手握著大得過份的雙手劍，劍刃
似乎隱約泛出紅光，近劍柄處有精細的花紋，似是火焰在飛舞翻騰，劍柄用破舊的繃帶紮著，柄末一個紅色圓晶體，似是紅寶石而非，
似乎有好久的歷史。索羅把劍垂下來，劍尖墜地，「蓬」的一聲， 似乎頗有重量。

索羅答道：「沒錯，我還要回去工作。你們三個在鎮上橫行霸道，倒不算罪大惡極，一直也沒理你們；但打劫外來人就有些過份了……算你們還沒有鑄成大錯，你們快走吧。」

三個流氓相望，
似乎有點膽怯。其中一人道：「你……你……以為有劍在手就耀武揚威嗎！老大可懂得魔法呢！」說著躲在帶頭那人的背後。帶頭的那人哈哈一笑，道：「幹廚房的當自己是刑警！不知所謂。看來不教訓你一下不行……」說著左手一攤，右手合掌，詠唱出一句咒文，道：「召喚『闇黑波』！」

流氓頭領雙手慢慢打開，一個乒乓球大小、黑紫色的能量球懸浮在兩掌之間。此時另一個流氓跑到馬旁，拿來兩把開山刀，交了一把給膽小的那人。少年旅行者看得擔心，正想說話之間，忽然留意到褲袋中的指南針在震動。他伸手入褲袋，感到指南針傳來一陣暖意，不禁喜出望外，轉頭向索羅望去。

但見索羅微笑，道：「哦，有武器，又有魔法，這場架打得過……不，
應該說，不讓你們吃點苦你們也不知錯！」說著舉起雙手劍，左手也握著劍柄，沉身凝神，擺出戰鬥的架式，續道：「你們較弱，請先攻！」

帶頭的流氓一聽，怒火衝天，叫道：「臭小子，找死！」憤怒之間力量增幅，能量球擴大至一個手心大小。「破！」雙手向前一推，能量球破空飛向索羅；另外兩個流氓畢竟跟著老大已久，也不說話，一左一右同時向他攻去，要掩護老大，給他再詠唱魔法的時間。索羅
似乎對襲來的能量球視若無睹，卻嘆一口氣道：「太慢了。」

就在能量球來到索羅面前不到一寸，拿著開山刀衝過來的兩人正奇怪為甚麼他毫無反應的時候，忽地「轟」的一聲，一團火球自索羅的闊劍爆發起來，把劍身包圍在火焰之中，同時中和了那個「闇黑波」。比較膽小的那個流氓嚇了一驚，腳步慢了下來：「術……術……術士！」說時遲那時快，索羅已反手以劍刃側面打在先衝過來那流氓的臉上，再借反動力回擊。
算那膽小流氓幸運，因為吃驚腳下一緩，避開了直擊； 只覺一陣熱氣撲臉，額前的頭髮微微燒焦。

「嘖！」索羅失算之下一擊不中，卻也看清楚這流氓是最弱一環，決定擒賊先擒王，衝向流氓頭領，一邊詠唱咒文：「著！」包圍雙手劍的火焰燒得更旺，右手順勢鬆開，左手緊握雙手劍借力急揮，「靈火蛇」之咒一起，火劍長出一條火藤，
像一條蛇一般襲向對手。流氓頭領正在詠唱第二個「闇黑波」的咒文，還沒有詠唱到一半，火蛇已經

燒到面前。大吃一驚之下，往右面一閃，咒文也忘記了。火蛇擦過他的臉頰，已經燒傷了皮膚；流氓吃痛之時，正要叫出聲來，索羅右勾拳已經打在他的臉上。這一拳打得好不沉重，流氓頭領當場昏倒，打橫飛出去， 像洋娃娃一樣倒地不起。

因膽小避開一擊的流氓看得目瞪口呆，還沒有反應，索羅的劍尖已指著他的下巴。流氓哪還敢動，站在原地汗出如漿，斜眼審視同伴的情況，
只見兩人都倒在地上昏死過去，雙腳一軟就要跌坐下來。索羅眼見這人的喉嚨逕自往劍尖送去，急忙收劍，免得他自我了斷。

「你們還罪不至死，你帶著他們走吧。」
說著把劍收回背上半開揚式的劍鞘之中，劍刃上的火早就熄了。

「原……原……原來殺死那兩個強……強姦犯、和把鎮內第一銀行被搶去的錢拿回來的……難道就是你……你嗎？」流氓爬向同伴身旁，一邊扶起昏倒的兩人一邊顫聲問道。

索羅也不理睬，走向少年旅行者那裡，伸手道：「你沒事嗎？你叫甚麼名字？」

少年也不答話，自褲袋中拿出指南針。只見指針不停地打轉，原本黑色的結構閃出陣陣紅光，細看下閃光原來來自指南針側邊其中一個半圓形的突起物。少年舉起指南針遞到索羅面前，
稍一遲疑，拇指摸了那圓晶體一下，紅光淡下來，原本沉黑的半圓雕刻變得通透，成為一顆紅色的圓球， 就像索羅劍柄上的圓晶體一樣。

「終於找到了……這是……古劍天焚！」也不知少年在自言自語還是在告訴索羅。索羅本能地一縮，
右手緊握背後的劍柄，喝道：「你是誰！」

===

「五族……魔源聖物……還有這甚麼……魔磁……甚麼嘛……我搞不懂！」索羅左手枕在頭後，右手拋著少年旅行者的指南針，坐在一張木椅上，雙腳擱在櫃檯上。

此時已是下午四時多，鎮上人口本已不多，炸雞店內更是一個客人也沒有。索羅自「休息」回來後讓看舖的同事先回家，自己守著店舖。店內三五張桌子，
少年旅行者坐在一角狼吞虎嚥著索羅請客的炸雞。

索羅見他正在忙著吃，聳一聳肩，細細打量那少年稱它作魔磁的指南針。魔磁像是一般旅行用的指南針，但琉璃鏡面下的指針卻不是指向南北面。指針下沒有方向的標記，卻有很精細但不知所以的雕刻，黑色的物料似是金屬，手感不尋常地重。魔磁的外殼有六顆半圓的突起物，平均分佈在側面。
六個半圓中其中五個是沉黑色的實體，一個卻是半透明的晶體，呈血紅色，隱隱發光，
就像索羅的古劍天焚劍柄上的紅晶體一樣。

索羅舉起魔磁，對照太陽的方向，知道指針大約指向東南方，卻不停在抖。上上下下地看，依然不明所以。這件被亞爾法特也稱為魔具的物品沒有散發出尋常的精靈波動，反而把它貼著耳朵聽，隱隱發出著一種類似極高頻率的微弱蜂鳴。細看，半圓的晶體並非單純地亮起紅光，其內部隱約閃爍著極其精密、不似人類手工能雕刻出來的幾何陣列。索羅本能地一抖，他感覺到的不是魔力，而是一種毫無生命溫度、絕對理性的壓逼感。

「嗨，亞爾法特！」他向少年旅行者道：「簡單來說你就是要跟著這甚麼魔磁的指針周遊列國，找其

餘的甚麼聖物？」

亞爾法特吞下食物，喝了一口水，答道：「對。 找到五大聖物是打倒闇黑帝國的關鍵……」

「你沒有病吧？」
還沒等亞爾法特說完，索羅打斷他的話插口道：「自從二十五年前闇黑帝國征服五大族之後，不知多少叛軍舉兵起義過，都被闇黑軍團在強大的魔力與科技下瞬間消滅。
才不過三年前，被稱為地下軍團歷史中最大的聯合勢力同時在南北美洲、澳洲和亞洲西部同時進軍各地的闇黑軍團的分部基地，
得到可說是無數的平民支持者，卻還是在三個月之內被鎮壓，大半起義軍犧牲於戰場之上。
難道單憑你找到——如果真的存在的話——那甚麼五大聖物能推翻闇黑帝國？」

亞爾法特半晌不作聲，望向窗外，道：「那場叛亂戰我也經歷過。當時我才十三歲，還在紐約州郊外的孤兒院裏住……」

索羅本想打斷，但想起北美洲因連年戰禍，孤兒處處，也沒甚麼希奇。
亞爾法特續道：「記得那天早上遠遠就看見闇黑軍團的騎兵隊揚塵而來，孤兒院的導師們把我們都藏在地窖中。我們所在的小村落人口雖然不多，但黑魔法需要大量的魔力源……」

說到這裡頓了一頓，回頭望向索羅。索羅點了點頭，明白闇系統的魔法使魔力源會在一段時間後自然流逝， 多數沒有精靈屬性的術士只能以別人的血換取魔力，甚至最終會把性命奪去，
因此闇黑軍團所到之地皆滿目瘡痍，屍橫遍野，平民聞之色變，敢怒不敢言；
對於行軍中，需要以木系統空氣魔法的黑魔法縮短行軍時間的闇黑軍團更是避之則吉。

「那天，我們的村子變成人間地獄！」亞爾法特咬牙切齒道：「我們甚麼也看不見，
只聽到慘嚎聲處處。 到得闇黑帝國的騎兵旅團離開後，村裏的人剩下六分之一不到，
許多被藏起來的婦孺事後看見慘況都瘋了。
最令人痛恨的，是其中數十名村民沒有被血之魔法吸乾，卻是毫無理由地被殺……」

索羅幻想當時情境，打了一個寒顫。
「由那時起，我就發誓要把黑魔法根除。」亞爾法特才十六歲，眼中閃出沉痛及決意的眼神卻遠遠比實際年紀深邃。

索羅坐直身子，問道：「你是怎麼得到這魔磁的？又怎樣知道這些傳說和故事？」

亞爾法特伸手往領子裏，掏出一條繩子項鍊，上面繫著一個白色的方形小鐵盒。亞爾法特看著，嘴角露出輕輕的微笑，說道：「這是我自出生就戴著的護身符，孤兒院的院長說是我父母留下來給我的。」
說著微笑漸退，神情變得認真：「那天闇黑軍團蹂躪我們的村莊之後，機緣巧合下我在這盒子上面找到一個小機關，打開來裏面是這魔磁和一封短信字條……」亞爾法特說到這裡打開小盒子，把字條遞給索羅。索羅拿起信，努力地以他有限的學識讀著上面寫的古式英文。

『闇黑魔法乃係血之魔法，以生命換取魔力，
為害蒼生甚深，不能留之於世，必須根絕。闇黑一族根基於天南，古時聚居南極群島。
魔法源始於聖物，唯有封印之方能阻止闇黑魔法的存續。
自古傳說以來，闇黑族之聖物．潘朵拉之盒乃世上所有聖物之首，魔力無出其右；
能與之抗衡者，唯有五大族之聖物：莎蓮娜之青銅豎琴、恐懼之杖、平湖水鏡、古劍天焚及禁語魔鑽

。 此魔磁是尋找五大聖物的鑰匙……唯獨五聖物與潘朵拉之盒不能共存，否則後禍無窮……』

讀到這裡，字體變得模糊，信紙的下半部更被撕掉。索羅不禁皺眉，奇道：「怎麼沒了下文？六件聖物聚集一起有甚麼『後禍』？」

亞爾法特抓抓頭，答道：「這個我也不知道；但既然目的是封印闇黑一族的聖物，六件聖物共存的問題不就不存在了嗎？」 他舔一舔乾唇，續道：「今年是我能自由離開孤兒院的歲數，
因此我就決定出來開始這個旅程……」

索羅笑道：「小矮子，你既不練武，更不懂魔法；
只帶著一匹瘦馬，盤纏也沒多少，能由古紐約州來到德薩斯沒被闇黑帝國的刑警抓著已經是奇蹟了！
你走了……多久了？」

亞爾法特接道：「才兩個月……」索羅插口道：「對，兩個月，才找到第一件聖物，何時才找得著其他的聖物？更何況你又怎知道聖物的魔具使會乖乖地把他們的寶貝交給你？」

亞爾法特答道：「這個我可不擔心。
聖物魔具使必定是五大族的皇族或近親，必然明白黑魔法的為害，不會不幫忙的……」
說著斜眼看著索羅，嘴角一絲微笑。

索羅呆了一呆，嘆了一口氣，道：「對。 我們的家族本來就是火之一族的世襲近衛……」
說著望著倚在不遠處牆角的天焚，續道：「我的父母是在火族亡國之際逃亡出來、僅餘的少數火族純種血統繼承者之一。 根據傳統我在十二歲時就離家自立，一直都沒有再和他們聯絡。
三年前我父親在那一場叛亂中戰死了，到得我得知消息， 四處打探，終於找到她時，
母親也只剩下一口氣，最後的遺言就是要我遠離戰火，做回一個普通人。」

亞爾法特有點擔心地問：「那你至少會把你的劍借給我嗎？」

索羅站起來，道：「小矮子，你看世界太簡單，太天真了。
姑且不論聖物的持有者可能不會借給你；你就沒有想過，多高尚的血統在絕對的力量之前，為了求存或大義必須臣服對方的情況嗎？」他一邊向天焚走去，一邊教訓亞爾法特道。

亞爾法特的臉變得蒼白：「這……
」「我們的家族倒是有個家訓，」索羅不讓亞爾法特說下去：「對弱者必須伸出援手。既然你這麼不自量力……」
說著拿起入鞘的天焚揹在背上，續道：「身為火族近衛後人的我唯有作為你的保鏢同行了！」

亞爾法特先呆一呆， 之後喜出望外：「你……」

話還沒有說完， 忽然聽見「啵」的一聲，索羅與亞爾法特立即往窗外望去，
只見到一球黑紫色的光球自不遠處射向空中。

「糟了！」索羅一躍往窗外， 嚷道：「小矮子，跟我來！」

亞爾法特正不知所以然， 唯有由店舖的正門跑出去， 只見索羅已跑到街口，一拐彎已經不見人影。
「等等我！」亞爾法特追上去，正愁緒如何在陌生的市鎮中找人，
忽然醒起索羅的目的地，自己敲自己的頭頂一記，向著光球的來源跑去。

那光球來自不遠處，亞爾法特跑了兩三分鐘就找到。
抬頭一望，過了這許久，下午晴天的天空仍然被染成紫色，好不詭異。
他停下腳步，赫然發覺索羅站在一具站著的屍首面前， 正是剛才三名流氓最膽小那個人。
那流氓明顯已經沒有生命的跡象，但仍然筆直地站在原地， 兩手橫伸，成一個十字架的形態，
隱約可見全身發出淡紫色的光芒，聯繫著天空的光球，周圍卻不見其餘二人的蹤影。

「見鬼的『冥黑十字』！」索羅吐了一口口水，不屑地道：「他的同伴犧牲了他，
對闇黑帝國的獵魔團發了消息舉報我們。」

亞爾法特急道：「那怎麼辦！」

索羅拔劍，念一訣咒文，劍刃焚燒起來，隨手一揮，一團猛火撲向屍首。
屍首遇火即焚，卻燒著綠色的火焰。不一會，紫色的黑魔法光芒終於斷開，天空的光球急速濃縮成一點，
然後詭異地無聲炸裂開來。索羅還劍入鞘，對亞爾法特說道：「走罷，在他們的先鋒來到之前要離開這裡。媽的， 想跟老闆告別也不行！」

亞爾法特領著瘦馬，跟著索羅來到鎮內中心地帶居住區的一幢小房子面前，
問道：「這是你的家嗎？需要打點行裝？」

索羅伸手到門前地氈底，掏出門匙，一邊插入大門匙孔一邊答道：「對，要拿一點錢，
也要交通工具。
難道靠你的老馬環遊世界嗎？進來坐坐吧。」亞爾法特把馬留在門外，推開門進入索羅的房子。

房子裏面幾乎甚麼都沒有，倒還算潔淨。 通過門口的小玄關可見小小的客飯廳，
只放著一張桌子和一張沙發，
牆上掛著一幅油畫，牆角則有兩三盆盆栽。索羅也不說話，指指那張破舊的沙發，示意要亞爾法特自便， 逕自走去右邊的房間去。亞爾法特坐在沙發上，又掏出魔磁細看。
魔磁的指針現在大約指著東南方，代表著下一件最接近的聖物在他們的東南面；
要走到多遠，甚麼聖物，可真是天才知道，想著不禁又嘆一口氣。

「好了，走吧！」索羅不一會就走出來， 揹著一個布包， 入鞘的天焚於地上拖行。
不待亞爾法特站起來，他打開玄關旁的門，走了進去。 亞爾法特跟隨著索羅，
原來門後是一個小車房， 車房的閘門上半部是透明的塑膠，陽光通過閘門照射進來。 細看之下，
車房的頂部呈半圓形的空間都是半透明的膠片，設計的原意似乎是讓車房能盡量受到陽光的沐浴。
陽光照射進的位置中放著一件半個人高的物體，上面鋪著一塊黑布，
似是軟性的太陽能電板，連接著它覆蓋的東西。 索羅隨手翻開黑布，把它摺起來放入背包。
黑布下原來是一部兩輪的交通工具，銀白色，金屬骨架，
但顯得頗為古董。亞爾法特從來沒有見過，問道：「這是甚麼？」

索羅把愛劍掛在交通工具的左邊，背包在右，答道：「這是我家的摩托車.....古董來了，是我父親在上一次叛亂戰中遺留下來的， 我小時候見過他用過。
這三年來我找了許多資料，練習了許多次，都算是駕輕就熟了。」說著推開車房的閘門：「跟你的馬兒說再見吧，我們要走了。」

亞爾法特走出屋外，拍拍馬兒的臉，又再掃一掃牠的後頸，拿下馬鞍，

拍一拍馬兒的屁股。瘦馬頗有靈性，知道主人放牠自由，也不捨得立刻就走，回頭又望，輕聲嘶叫一聲。 亞爾法特忍心回頭，見索羅已坐在摩托車的駕駛位置，
左腳支撐著機車。他看一看馬鞍，隨手拋在車房一角。
「走吧。」說著坐在索羅背後。索羅在面前錶板按了一個按鈕，
機車輕輕地震了一震，發出沉沉的低響，也不嘈吵，錶板的燈都亮起來。
他左腳輕輕一蹬，摩托車向前溜去。亞爾法特也看不見他在做甚麼，
只見他握著手柄好像在扭動，機車越走越快。他回頭再看，瘦馬和房子已轉眼離開視線。

第二章：古墨西哥城攻略

夜幕低垂，半圓的月亮高高掛在空中，萬里晴空，晚風微微吹拂，沒有一片雲。鎮上人口本來已經不多，自下午流氓之間的內鬨和燒屍事件後，鎮上的人更是將一切作息打住，所有人都藏身家中，不敢出門。月光之下，一條長長的黑影由街角伸展出來，隨著黑影看去，是一個穿著黑身斗篷的男子。男子全身罩在篷中，看不見容貌，只見一雙碧綠的眼睛反映著月光，驟眼看去像是眼睛自己發光似的。

男子走到已燒成焦炭的屍體之前，看了一眼，伸手退下斗篷帽子部分，慢慢由左至右掃視。只見男子三十出頭，一頭金髮，粗眉厚唇，眉骨厚厚隆起，似是北歐人。他的臉上最特異的地方是自左額到右顎是一條長長的疤痕，足有一寸寬。臉上的疤痕和隱約可見斗篷下健碩的身軀，似乎在訴說著無數的鍛鍊。

「出來。」男子不慍不火地說道。不遠處，下午和索羅打鬥的兩個流氓顫顫驚驚地走出來。帶頭的那個說道：「是……獵魔旅團的特務大人嗎？」黑斗篷男子點一點頭，伸手往懷中拿出一個黑色的金屬徽章，遞向流氓頭領讓他檢視。

獵魔旅團是闇黑帝國軍部一個特別的偵察部門。十二年前中東地區發生叛亂，牽涉土之一族在古中國大陸的魔衛兵，在他們強大的魔法之下闇黑軍團雖然最後成功鎮壓，但受創甚深，傷亡慘重。之後帝國的戰略分析團經過商討後，認為初期戰鬥吃了大虧的原因是魔法部隊戰力分散，失去能迅速抑壓魔衛兵先頭部隊的優勢。自此之後，帝國成立獵魔旅團，集合黑魔法的精英，平常在世界各地狩獵和拘捕與五大族有關係的戰士，戰時則迅速集結，作為先頭部隊打擊敵人的銳氣。三年前史稱最強最大的聯合叛軍被帝國於三個月之內鎮壓，正歸功於獵魔旅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轉戰各地的魔法軍，並取得輝煌的戰果。

「不……不用看了，大人說是就是了。」流氓頭領打躬作揖地道：「今天下午我們被一名使火魔法的人打得口腫鼻腫……」

他倒不是胡謅，下午索羅那一拳在他的左下顎留下深紫色的瘀痕，左臉腫得像一隻豬，眼睛也睜不開來：「那人十分厲害的！我想一定是和火之一族有關，所以要聯絡你……」

金髮男子一邊聽，一邊自懷中取出一副透明的眼鏡戴上。他往二人看去，右手伸手在眼鏡旁按一個按鈕，審視一下，不屑地說道：「以你們的戰鬥能力，要打倒你們的人隨手可以抓起一堆。」

「哦哦……是的是的……」流氓頭領唯唯諾諾。金髮男子續道：「你們二人都見到那火魔術士嗎？」說著舉起右手，慢慢走近二人。兩名流氓有點害怕，不自然地倒退一步，顫聲道：「是……是的……」

金髮男子嗤之以鼻，道：「不用緊張，我只是要看一看你們的記憶，不會死的——」

二人噓了一聲，放下心來。要知道高級的黑魔法以用生命換取魔力聞名，也不知道這特務大人會否念出某一個魔法要了他們的小命。

「——不過不會好受就是了！」金髮男子奸笑起來，伸出右手，「啵」的一聲，咒術運行，兩道紫光自兩名流氓身上湧出，被他的右手吸納。這訣記憶閱讀咒文源自金之一族的魔法系統，本來是透過電子與腦部的互動來幫助受術者回憶往事，在闇之魔法的發動之下，變成了強行徵取受術者記憶的惡毒魔法。二人只感到腦袋像是被暴力地拉拔似的，全身疼痛，想大叫卻又不能出聲，欲伸手抓頭又全

身不能動，「哇」的一聲吐出兩口鮮血。

金髮男子合起雙眼，檢看二人的記憶，忽然皺眉，然後露出驚喜的微笑。他右手一揮，魔法斷開，那兩個流氓痛得倒地不起。

「哼，好小子，居然幸運地立了大功。」他對倒地的二人說道，也不理他們是否聽到：「那把劍是火族的魔源聖物——古劍天焚，長久以來我們一直以為它還留在墨西哥，原來被那男子帶來了德薩斯。看樣子應該還是與他們皇族有很大關係的人物……如果被我們找到的話你這兩個地痞子可會得到一大筆酬勞呢。」

說著隨手一揮，一張似是膠製的透明名片卡落在倒地的流氓身上。流氓頭領聽得「酬勞」兩字，勉強掙扎爬起來，拾起卡片，手指一掃，透明的卡片亮出藍色的字體，以英文寫著「亞歷山大．摩斯」和「獵魔旅團」兩行字，名片右下角是闇黑帝國的圖章，上面一個方形的，寫著「聯絡」的軟按鈕。

「不要再使用『冥黑十字』了；沒有必要作無謂的犧牲。」亞歷山大丟下一句話，轉身就走。

流氓頭領抹掉嘴角的血，正抬起頭時，亞歷山大已經走遠。「謝……謝謝摩斯大人！我們……我們再看見他的話會聯絡你的！」流氓笑容滿臉地嚷道。

===

亞歷山大拿出一把寶藍色的匕首，輕輕在左手食指指頭扎了一下，數滴鮮血慢慢滲出來。他喃喃地低聲念一訣咒文，血點在淡淡的紫光包圍下像是有生命的躍動起來。亞歷山大合眼凝神，血點在他的左掌中漸漸化成一個拿著闊劍、擺出戰鬥格的人像，細看下正是四天前在德薩斯逃離的索羅。人像雖小，但五官清晰可見。

「怎樣？有沒有看見過這人？」亞歷山大開口說話，注意力一分散，血人像失去魔法的控制，變回一滴血，滴在黃土之上。

休憩站的店主從來沒有見過這類型的顯像魔法，看得目瞪口呆，好一會才能作聲：
「喔……對，我不認得這人，不過認得這把大劍。拿著武器，又或者駕著不同的機械經過這裏的人不算少，但這麼誇張地大的一把劍倒不是常見；即使入了鞘，那顯眼的圓水晶可走不過我的眼光。」

這裏是德薩斯以南，墨西哥北部的一條大道。文明崩壞以前這裏曾是交通運輸的中樞，現在只剩下隱約可見的沙路，路旁偶然可見幾個古時遺留下來的電燈柱的柱根部，但以往平滑的路面現在只剩下東一塊西一塊的油柏塊。雖然大道已成廢墟，這裏始終是南北兩面的生命線，通過的人、馬和交通機械在上個世紀以來漸漸回復一定的數量，商人和旅人都稱之為東泛美洲公路。由於途經這裏的旅人絡繹不絕，許多商人都開始在相隔一段距離的公路旁開設休憩站，為旅人提供食物和飲用水，換取流通貨幣謀財。這十多年來，在闇黑帝國的嚴厲統治下，治安倒是日趨良好；商人們只求謀生，治安好的話生意就好，因此普遍不反對帝國的統治。

「那是甚麼時候的事？」亞歷山大收回匕首問道。

店主抓抓頭，答道：「就在今早而已。」

亞歷山大也不道謝，轉身就走。店主知道他是獵魔旅團的人，多半正在追緝重要的術士，還想邀功，嚷道：「他還和一個小伙子一起，我聽得他們說要到古墨西哥城去！」

亞歷山大也不答話，隨手伸指一彈，一枚金幣劃成弧狀，不偏不倚地落在店主手中。店主喜形於色，不停道謝之間，亞歷山大已坐上他的小型車輛絕塵而去了。

亞歷山大的小車子是單人用的交通工具，四輪，車身現深綠色，倒不特別顯眼。車子本身長八尺不到，半個人的高度，車身十分流線型，卻已是兩三個世紀以前的古董。事實上，自從文明崩壞之後，人們的潛意識中都害怕著機器，現今主要的用途都是作為交通工具。隨著魔法的興起，作為方便或武器的用途更是逐漸消失，除了四百年前曇花一現的工業革命，文明潰滅以後的所謂「新人類」都沒有再生產機械的意慾，機器的發展漸漸息微，加上上一代人類幾乎滅亡前後的科技水平甚高，機械的耐用性幾乎達到半永久的地步，使用機械的供求早已達到飽和。大部份史前殘留或工業革命時製造的機械至今依然健在，雖為老古董，仍然被人們使用著。

亞歷山大把車駛到休憩站的視線以外，停在公路之旁。他看看周圍，只見幾輛馬車經過，偶然一兩輛摩托車駛過，沒有可疑的人物。他關掉車子的發動器，下車走進旁邊一個樹叢之中，念一訣咒文，一個紫色的能量球自手中浮起。這球體並非如一般火焰般不規則跳動，而是呈現出絕對完美的球狀，表面隱約流轉著無數細密的網線，宛如某種正在進行精密運算的核心。

他隨手一揮，能量球直射上天空，在半空中以極度不自然的死板軌跡，精準地繞了一個毫無偏差的圓圈，彷彿在與大氣中某個看不見的節點進行訊號校準。隨後，它化作一道筆直的紫光，以無視風阻的隱定速度往南面飛去，正是黑魔法系的傳訊咒術。

他此時已脫掉斗篷，身穿寶藍色的中袖襯衫，款式頗為花巧。褲子是十分平凡的黑色西褲，腳穿棕色皮靴，若非他過人的體格和臉上的疤痕，打扮倒與平常人無異。他發訊之後，又回到泊在路邊的車子旁，坐在旁邊，也不急於追蹤。其實除非中途離開公路往周邊的荒地而去，沿著東泛美公路往南走必定會路經古墨西哥城；事實上沿路打探亦證明他的目標沒有偏離路線，現在只要等待命該地的人員回報配合，不出一天半天就成甕中捉鱉之勢。

才不一會兒，離亞歷山大所在好幾公里以外可以看見另一個紫色的能量球正往他飛去。他舉起右手，能量球自動飛進掌中。亞歷山大凝神默想，讀取古墨西哥城那邊人員的傳訊，忽然身子一震，倒抽一口涼氣：「糟，他們腳程好快，居然已經和那邊的人在戰鬥之中！」該地駐守的只有一般的士兵，沒有一個戰士的能力比得上獵魔旅團的特使，和手持古劍天焚的魔具使戰鬥恐怕勝算不高。一想到此處，也不敢再怠慢，立刻上車就走。

===

古墨西哥城曾是古代墨西哥的首都，是重要城市之一。自文明崩壞成為廢墟之後，近二、三百年又再重新興盛起來。當地人歷史以來本來就不富裕，絕處求生正是他們的專長，此地位於中美洲的中心地帶，南北美洲的貿易必須經過這個城市，數百年來因為世界勢力的重新分配，反而成為世上數一數二的大城，是經濟貿易的重鎮。

城外在數世紀以前為了阻擋外敵入侵，築起厚厚的城牆。城牆之內，由於往來的外來人甚多，品流複雜，街頭搶劫無日無之，為錢財買兇殺人更是常事。城內分東南西北中五區，被三個不同的地下組織控制著；由於城內結構複雜，連闇黑帝國也難以取締。可是各地方勢力在互相牽制之下倒是相安無事，帝國的警備部也就半放棄地管理；獵魔旅團追逮五族戰士時多有和這三個組織打關係，為了維持財源他們普遍都會合作。
城內南區是主要的交易地帶，多做高檔的買賣，迎來南面遠洋而來比較富有的商旅團，暗中受到歷史悠久的地下幫派「瑪雅遺裔」的操控。城北同是交易區，但主要做較貧窮的北方商人的生意，也是妓

寨的集中地，屬當地的地下幫派「叢林之鷹」地頭。這兩個地區的錢財買賣收入最大，割據的兩大幫在整個墨西哥都頗有勢力，向來河水不犯井水。城東是貧民區，佔地為五區中最大，同樣受「瑪雅遺裔」「保護」著。住民雖然要定期交保護費，有麻煩事時倒真的常常得到幫派的支援，與他們屬於又愛又恨的關係。城西是中產階級的居住區，屬「叢林之鷹」管轄，與城東相比住民受的欺壓甚深，奈何在武力威嚇之下敢怒不敢言。城中內城是貴族地區，有錢的當地人在該處再建城牆，又稱古墨西哥圍城。該地區是幫派「幽靈」的勢力範圍，與城東城西不同的是，居民和幫派比較接近僱主及保鏢的關係。「幽靈」在古墨西哥城以外沒有任何勢力，但在當地有錢人的資助下反而是全地區最富裕的幫派，唯獨他們有懂魔法的戰士，也擁有不少的機械，謠言傳說他們甚至擁有遠古時的機器人偶，可是當然從來都沒有人見過。

古墨西哥城的黃昏本來就車水馬龍，極為喧鬧；此時城北中心南部更是嘈吵破天。但見紅紅火光，店舖的簷篷門面在燃燒著，可幸火勢不算太猛，沒有蔓延的趨勢。街道中心聚集了一大堆人，多是旁觀者，都在吶喊助威；也有不少店舖的店主為了自己被破壞的門面和貨物或在怒吼或在號哭，也滲著嬰孩的哭叫聲，吵鬧非常。這一大群圍觀者之中是一個大大的圓形空間，裏面一方正是索羅與亞爾法特，另一方則是三名身穿制服的帝國警衛，看來正在打得興高采烈之際。

索羅雙手握劍，天焚舉於面前，劍刃正燃燒著，身上散發出一陣紅光，周圍地上好幾道燒焦的劍痕，亞爾法特則躲在他身旁不遠處。面對著索羅的三名警衛可見制服都稍為燒焦，三人都在喘著氣，與氣定神閒的索羅成強烈對比。他們都拿著三尺長劍，劍刃都出現崩缺，明顯與索羅格劍都吃了虧。此時幾聲吆喝聲不遠處傳來，推開人群闖進圈子裏的是六名增援的警衛。

「這就是獵魔旅團在找的人嗎？」新來的其中一個警衛一邊拔劍一邊問道。先來的其中一人答道：「應該是，他的劍法有紋有路，不像是普通流氓。他的魔力更是厲害，不是一般貨色的強，難怪獵魔旅團在追緝他！」說著與一眾警衛散開，組成一個包圍網。

亞爾法特轉頭一看，勢成走投無路之勢，有點著急地道：「我們沒有鬧事的意思，我們只想過路這裏.....」

索羅審視一下形勢，一面道：「沒用的，他們的目的是捉拿我這個火族的逃犯，不會輕易放走我們的！看來唯有硬闖了.....」說著回頭一看，望見亞爾法特，不禁暗嘆一口氣。出於好奇心和正義感要保護的人，現在正成負累；周圍都是平民百姓，更不能任意揮劍誤傷圍觀的人。在種種客觀環境之下，他連五分之一的力量也不能使出。和三名警衛打了大半天，勉強抑制魔力，仍然對周圍作出不少的破壞，卻沒能打退他們；現在多來六人，還不知獵魔旅團的追兵有多少、來這裏多近，心下不禁焦急起來。

「後面的朋友們，不好意思，請讓開，我要使大咒文了！」索羅以西班牙語大嚷，說著擺一個架式，蓄勢待發。圍觀的平民土生土長，對這方言那有不認識之理，當下作鳥獸散，在警衛後開出一片空間。
自從世界文明崩壞，後面不知幾百幾千年史稱黑暗期，失去了大部份的文獻紀錄，傳說和故事單靠口頭複述。這千百年間，許多語言都隨著突然驟減的世界人口而消失，唯有少數的幾大語系殘存下來。英語在現今依然作為主要的溝通語言，次之為東方的古中國大陸的華語及古印度國的印地語，再其次就是西班牙語和俄羅斯語；而在世界各地則還存在著少量的地方語言族群，不過人口少得微不足道，這些少數民族的語言都在失傳的邊緣。在墨西哥，西班牙語一直以來都是主導語言，但隨著人口遷移，經商往來，近二、三百年以來英語漸漸取締西班牙語成為主要的溝通語言，西班牙語反而淪為地方方言了。

帝國軍的警衛多是外來人，不諳西班牙語，但看見背後的民眾散開，背後涼風浸浸，都知道索羅警告

了他們即將使出強大的攻擊咒文，不禁流出一身冷汗。

「你……你……你別亂動！」

「不……不要作出無謂抵抗！」

「快……快……快棄械投降吧！」

嘴裏雖然這樣說著，一眾警衛還是不其然倒退三步。要知道駐守這附近地區的警衛不常需要應付會使魔法的罪犯，相比下更需要能打格鬥戰的人材，一旦面對如索羅這樣的「專業」戰士，地方警衛就顯得無力應付。

「站在我後面！前面打開通路後立刻跟著我跑……如果走失的話我們在摩托車那裏等！」索羅小聲對亞爾法特說，也不等他答話，高舉天焚過頭，念出咒文。只聽得「洪」的一聲，天焚劍刃洪洪焰燒著，氣勢、熱力逼人，眾人嘩然。

「嗨！」索羅轉以英語對警衛說道：「不想燒死的話立即讓開！」

「那有這麼容易！」在索羅背後的三名警衛看見勢色不對，首先發難，向他搶攻，劍刃分別向他的頭、胸、腹劈過去。亞爾法特大吃一驚，自己也在他們的進攻路線當中，不過明顯地對方只向索羅發難，沒把他放在眼內，想是認為他會自己避開。亞爾法特大叫：「小心！」危急之際不及細想，雙手向前一推，也不見他念出咒文，一團微弱的白色氣囊爆張開來，雖不能打倒警衛們，倒令他們受了一下衝擊，腳步停了下來。
「咦？」索羅眼角看見，下意識反應，防衛性的咒文「炫火加護」已起，一團火罩已自他身上慢慢擴張出來，包圍著他與亞爾法特。接近火球的警衛都哇哇地叫，被熱力逼得連連後退，神奇地火球經過亞爾法特時只感到一陣溫暖，魔法做出來的火罩貌似能分辨敵我。

索羅面前的四名警衛你眼望我眼，都心生怯意。此時但聽得索羅喊一聲「著！」雙手一揮，古劍天焚自上至下劈下，「隆」的一聲轟在地面，足有起碼二十尺長、粗粗的火柱自上以下隨著劍勢勢不可擋地劈下來，似要摧毀面前一切。圍觀的平民雖已讓開，火柱的熱力依然撲面而來，眾人喧嘩，許多人都受不住離開現場。四名警衛也不過常人，在如此巨大的攻擊咒文面前那有還手之力？火柱還未燒到面前，其中一人的衣衫開始燃燒起來，他們更不敢久留，都逃到一旁。其餘的警衛看見逃走的同伴，想埋身搏擊卻又闖不進索羅的火罩，進退兩難。

「現在！」索羅左手鬆開劍柄，伸掌向上，拳頭一收，「破！」的大喝一聲，包圍的火罩爆開來，火舌亂射，一眾警衛哇哇大叫，逃不及的都被火燃著。可幸相比火柱巨劍之下只屬小火，殺傷力不大。索羅立刻起步飛奔，亞爾法特緊追其後；周圍旁觀者為了避開火舌東奔西跑，場面極度混亂。

「別讓他逃！」

「他在哪裏！？」

「不要讓他離開視線！」

警衛在火勢稍稍減弱時大叫道，可是混亂之下二人早已走遠。

第三章：皇族秘居

摩托車轉彎抹角，轉眼間來到一斜坡之前。斜坡之上是一道高高的城牆，長滿蔓藤科植物。連接道路之處是一道大閘，牆外掛著一個牌子，刻著「內城」的英文，正是古墨西哥圍城的入口。

「來這裏幹甚麼？」亞爾法特不解地問。索羅在閘前停下摩托車，說道：「不要問，只管跟著！」

閘外兩個黑衣西裝的人向他們走過來，右手微舉於前，隱約可見淡紅色的魔法光芒，可見隨時能發出攻擊的體勢。索羅自機車左面抽出天焚，一手插在地上，紅色的圓晶體反射著夕陽，耀眼非常。兩名黑衣人認得巨劍，也不說話，稍一作揖，各自回到崗位去，其中一人按下一個按鈕，大閘向左右滑開。索羅回劍入鞘，駕車穿過大閘，亞爾法特在後面回頭看，大閘慢慢關上。

「內城的人都是火之一族的人嗎？」亞爾法特看在眼裏，好奇問道。

「不是全部。這個閘口的守衛都是在『幽靈』裏滲透的火族人，因此認得我的劍。」索羅駕著機車左穿右插，對周圍環境十分熟悉。

「你似乎十分熟悉這裏？」

「當然。」索羅駛到一座三層樓高的建築物面前，停下車來說道：「這裏是我的出生之地。嗨，先下車，我們去見一個人。」

建築物是平底的樓房，外貌平庸，牆外的黃色油漆有點剝落，也沒有甚麼裝潢，似乎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在外面看來，第一、二層都只有石隙大小的天然窗戶，唯有三樓裝置了琉璃窗，但都被厚厚的白色窗簾遮蓋著裏面的環境，隱約感到一股神秘感。亞爾法特隨著索羅下車，只見他拿出摺起來的黑布打開來鋪蓋著機車，把一端的電線連結在機車的一旁。索羅解下天焚，背在背上，推開建築物木造的大門走進去，亞爾法特緊跟其後。

建築物的第一層內沒有照明，只有黃昏的陽光在狹窄的石隙中射進來，環境陰暗。第一層是一個大廳，黑白相間的陶瓷地板鋪著薄薄的一層灰塵，甚麼傢俱也沒有，只有一個偌大的空間。大廳正中心是一道樓梯，通往二樓。紅木造的樓梯踏上去「吱呀吱呀」的響著，似乎每踏一步都會令樓梯倒塌下來。樓梯的斜度大得驚人，亞爾法特步步為營，生怕踏錯一步會滾下樓去。

二人踏上最後一級，來到第二層。建築物的二樓比一樓更幽暗，亞爾法特感到毛骨悚然。忽然「鏘」的一聲，索羅拔劍，像之前在大閘外一樣，擱在陶瓷地面，圓晶體向天。此時亞爾法特才發覺黑暗的二樓之中在他們四方是四對詭異的棕色眼睛，四名擺出戰鬥架勢的戰士嚴陣以待，不禁吃了一驚。待得眼睛漸漸適應黑暗，才看見二人持刀，一人手握背後的劍，一人左手伸出，似乎即將念出咒文。四人看見古劍天焚，都像之前大閘守衛一般，稍一作揖。伸出左手的人詠唱咒文，手心發出火光，照亮二樓。那術士開口，以西班牙語道：「索羅大人，大公主在第三層。」說著指向後面的樓梯，示意二人可以前進。

亞爾法特十分訝異，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排場，沒有想過在德薩斯某小鎮上炸雞店的廚師竟然這麼大來頭；雖然自己聽不懂西班牙語，也約略估計到要見的人重要非常。索羅回劍入鞘，點頭示意，領著亞爾法特繼續前行。亞爾法特更不打話，跟著索羅踏上通往三樓的樓梯。

就在二人踏上寬敞的樓梯之際，身旁忽然閃出兩名幪面的黑衣人，同行上樓。亞爾法特嚇一大跳，終

於忍不住小聲叫了出來。

「大驚小怪！他們是和我同級的近衛，我們要見的人是皇族，他們必須守在我們身旁以防萬一。」索羅對他的反應嗤之以鼻。

亞爾法特更是驚奇，道：「皇……皇……皇族？為甚麼——」

「別多說話，跟著就好。」

來到第三層，比起下面二層光亮得多，燭光照明，窗戶被厚重的窗簾遮蓋著。樓層分間多個房間，中間是一個大廳，似乎是迎客之處。房間沒有門，以竹簾分隔開來。牆上沒有豪華的裝飾，但漆上紅色的油漆，尚算整潔。大廳之中，是一張普通的四腳椅，上面坐著一個白髮的老婆婆。老婆婆一身灰色的長裙，樣貌平庸，似是街邊隨處看到的老人家；只是頭上戴著銀造的髮箍，右手手腕是一串多顆半月狀的水晶手鍊，細看與天焚劍柄的晶體一樣，表示著其身份地位。她身旁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一頭紅髮，和亞爾法特差不多的高度，身穿棕色的連身短裙，裙下穿著白色的及膝短褲。雖沒有銀髮箍，手腕同樣帶著半月水晶串成的手鍊。女孩一身古銅膚色，臉蛋尖尖的，一對粗眉，樣子倒尚算清秀，卻滿面怒容地瞪著索羅和亞爾法特，左手擱在腰間的劍柄上。二人身旁兩名幪面黑衣近衛，劍已出鞘，雙手放在劍柄，劍刃向下，擱在面前地板上，似在說明現在他們雖然沒有攻擊的意思，卻也可以隨時發難。

索羅和亞爾法特走到老婆婆與女孩八尺之前，身邊兩名近衛舉起短矛攔在面前，示意不能繼續前進。索羅半跪下來，以西班牙語道：「第二十二代索羅覲見大公主、少公主閣下！」亞爾法特面對這樣的排場看得眼睛也跌出來，也沒留意索羅已跪下來。索羅斜眼一看，趕忙伸手也拉亞爾法特跪下。

「你好大膽！明知自己正被帝國軍追捕還來這裏！你想火族皇族滅絕是不是？」女孩怒道，左手反手拔劍，遙指著二人。

亞爾法特「咦」的一聲，發現少女的劍與古劍天焚幾乎一式一樣，只是尺碼小了一號，只三尺長，劍柄末端的晶體也非圓球狀，呈半月形，與大公主手鍊的晶體形狀類同。

索羅抬頭道：「喔，『地煉』已交給帕積西亞少公主了嗎？恭喜、恭喜！」

帕積西亞跺地，轉身向大公主道：「奶奶！路易士沒大沒小在取笑我！您怎麼不罰他！他可沒有得過您的教訓呢！」大公主微笑不語。

亞爾法特聽著他們嘰哩咕嚕地說著西班牙語，一句也聽不懂，只知要跪在原地，卻不知所以，滿腹疑團。此時大公主抬頭，和藹地以英語向他問道：「小朋友，你不像本地人，更不像懂得西班牙語。可以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噢，我嗎？」亞爾法特指著自己，答道：「老婆婆，我的名字叫亞爾法特．奧瑪……」

索羅急道：「是『大公主閣下』！禮儀！禮儀！」

亞爾法特吃了一驚，才知道自己面前是火族的最高領導者，皇族的末裔，急忙顫聲道：「老……？不，不老，大……大……大公主閣下！」

===

「九人？！」亞歷山大有點吃驚：「這火族的小伙子突破了九人的重圍？」

「是……是的，不過九人之中沒有術士……」警衛答道，聲音有點顫抖。

亞歷山大知道雖然沒有使魔法的戰士，戰力自然會低下；但駐守這裏的警衛都著重格鬥術，也不是省油的燈。天焚的魔具使要不擁有超強大的魔力，要不就是有驚人的體術。他也不多問，念出咒文，抽取該警衛的記憶。警衛沒有心理準備，驚恐的神色定格下來。

「這級數的火系咒文——」亞歷山大閉上眼觀看，自言自語道：「似乎來自天焚劍多於其自身……咦？」忽然留意到亞爾法特那微弱的白光，不禁一震。他收起記憶閱讀咒，警衛終於忍不住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昏厥在地上。

「那是甚麼系統的咒文？這小孩究竟是誰？」

亞歷山大的眼睛張開，細看周圍環境。夜晚的街道被多個照明魔法光球照亮，數十警衛在找尋火族逃犯的足跡；可是古墨西哥城人流眾多，又哪有可能找到？一眾人都只是虛應一下故事，隨便找找，夠時間就報告。亞歷山大有點不耐煩，也有點擔心地在想，魔源聖物的魔力果然不同凡響，怕且那巨火劍「擎天火」還不是全力。自己雖是北美洲東岸及南部的頭領，但這次單獨追捕或許是有點貪功托大了。慶幸自己還沒和這小伙子交手，到頭來不為意失手就糗大了。對於那小孩的不明白色魔法，更是不敢妄下結論。想著想著，還是小心為上。

他念起咒文，三個傳訊魔球升上空中，分別飛向西北、東南和南方。警衛副官好奇問道：「摩斯大人在召集援兵嗎？」

亞歷山大答：「對。這火族人的力量不容小覷，我要把美洲的其餘三大特務頭領叫來。」

警衛副官啊的一聲，道：「四皇牌！想不到竟然有幸見到大人的召集！」

「廢話少說！城牆的封鎖準備好了沒？已經和三大幫派打好交道了嗎？」

「啊…是的，立即去確認！」說著伸伸舌頭跑了。

四皇牌是南北美洲的分區特務頭領，由於四人的名字皆以英文字母「A」行頭，因此被稱作「4 Aces」；當然以戰鬥能力來說，他們也真的是數一數二的人馬。

亞歷山大抬頭望向天空，月亮被雲層掩蓋，風中帶點濕氣，似乎快要下雨。他心裏有點不祥的感覺，作為四區頭領他資歷最淺，雖欲立功，辦事還是小心至上為妙。距離最遠的頭領，南美洲南區的艾迪信．閣加即使風馳電掣地駕車，最快也要五、六天才到，只希望追蹤二人中途不會出事。

===

帕積西亞躺在床上，心裏越想越不是味兒。第二十二代的索羅是自己兒時的玩伴，在自己出生後一直在旁擔任著半保姆、半朋友的角色。在帕積西亞四歲時，幼名叫路易士的他行了十二歲的成人禮，承繼了索羅的名字，遵從家規離家自立。往後六、七年以來，倒還經常回來古墨西哥城覲見和探望。就在三年前，帕積西亞不到一年就滿十二歲行成人禮之前，發生了聯合叛軍之戰，索羅自此消失不見。她父母自幼相亡，與奶奶大公主瑪莉娜．帕天奴相依為命，在火族遺裔的近衛嚴密保護下隱居於市，

一直住在古墨西哥圍城之內，身邊除索羅沒有一個年紀相近的玩伴。奶奶雖然和藹可親，畢竟年事已高；周圍的近衛不敢過於接近，最多只教她知識、武術與咒文；難得外出，也在近衛嚴密戒備下交不到一個朋友，沒有能談心的對像。索羅的離開，對她是一個重大的打擊，甚至令她的性格變得任性野蠻。

不見三年，索羅忽然回來，卻已不像往時和她那麼親近；對於她的成人禮更似乎不置可否，卻只顧追問火族與其他種族的事，感到自己已被忽略，心中無比氣忿。身處溫室之中的她，卻不知道三年來索羅經歷了與父母的生離死別和種種的社會醜態，已不再是小時候的樂天小子了。

大公主把索羅和亞爾法特留了下來，讓他們睡在客房，說道翌日再談；帕積西亞落力反對，怕因他們受到獵魔旅團的追蹤從而暴露了她們的隱居之所，卻被奶奶微笑駁回。自己的意見從來沒有人敢反對，這次既得不到奶奶認同，更幾乎完全被忽視，躺在床上說甚麼也睡不著，決定起來騷擾索羅和他的同伴一番。

她拿起隨身的地煉劍，掛在腰間，躡手躡腳地走出自己的房間，推開客房的竹簾，卻不見索羅，只見亞爾法特坐在床邊，手中拿著一個黑色的圓形物體，目不轉睛地看著。

「這是甚麼？」帕積西亞偷偷走到亞爾法特身旁，問道。亞爾法特沒有留意她已走到身邊，嚇了一跳。

帕積西亞嘖的一聲笑了出來：「你真的十分膽小呢！」

「對.....對不起，少公主小姐！這個嗎.....這個是我父母留給我的魔磁，是我尋找五族聖物的指南針。」亞爾法特吁一口氣道，說著把魔磁遞給帕積西亞。她接在手中，左看右看，看不出所以來，也沒有耐性研究，隨手拋回給他。

帕積西亞問道：「路易士呢？」

亞爾法特抓抓頭：「路易士？」

「啊，那是他的幼名。我在找索羅！」

「噢。他在外面練劍...你認識他許久了嗎？」

帕積西亞不知為何有點不好意思，答道：「我們可算是一起長大的呢，雖然他比我年長八年.....」說著改變話題，問道：「其實你們在幹甚麼？我聽路易...索羅提到在尋找五族的聖物，卻沒有說明清楚奶奶就一句『也差不多是時候了』就打發你們去客房，說是說來話長。」亞爾法特於是把他的過去和一路上的事告訴她。二人你問我答，不經不覺談了許久。

索羅練了一會劍法，天上落下傾盆大雨，渾身濕透，回到客房中正要取衣服洗個澡，只見帕積西亞與亞爾法特坐在石窗之前，互相倚著對方，已經睡著了。他想起小時候的事，不禁微笑，隨手抓起氈子，蓋在二人身上。他看看樓底甚高的天花，可見兩名貼身保護少公主的近衛隱身於牆角之中，眼中露出笑意，對著他們豎起拇指示意，拿取洗換衣服，徑自往浴室去了。

翌日，索羅、亞爾法特與帕積西亞梳洗過後，將就吃點早飯，又到迎客廳之前會見大公主。這天大公主身旁的近衛仍在，卻沒有拔劍，戒備比起前一天明顯寬鬆了。

索羅和亞爾法特也不跪下，盤膝坐在兩位公主面前。二人還沒開口，大公主已先說話：「在尋找五族聖物之前，你們知道五族與闇之一族的歷史嗎？」

一下子被問到遠古的事，二人都啞口無言，答不出來。大公主對站在一旁的帕積西亞道：「帕蒂，你也坐下，現在我要說的事你要好好記著，」說著回頭向著索羅及亞爾法特說道：「五族與闇之一族的歷史淵源關乎我們的生死存亡，你們也要負起將來擇人而傳的責任。」然後向近衛微笑點頭。近衛們明白大公主心意，作一個揖，都退出客廳之外。

帕積西亞坐在索羅身旁，三人靜心細聽大公主的故事。

第四章：史前傳說

「在尋找五族聖物之前，你們知道五族與闇之一族的歷史嗎？」

面對大公主的提問，索羅與亞爾法特都啞口無言。大公主沒有立刻用言語解答，她微微一笑，舉起戴著半月水晶手鍊的右手，輕輕打了個響指。

倏地，大廳四周的燭火同時熄滅。還未等亞爾法特驚呼，大廳正中央的地板上忽然竄起了一片柔和的紅色火海。火焰沒有散發出灼人的高溫，反而隨著大公主的手勢，在半空中搖曳、變形。

「看著吧，這是銘刻在我們血脈中的記憶。」大公主平靜地說道：「你們大概都知道，不知多少千年以前，世界曾經發展過高度的文明。不知何故，文明忽然潰滅，世界變成一片荒蕪，我們的祖先在大自然之中掙扎求存。經過了這不知多少千百年的歷史，我們才來到現在劍與魔法的時代。」

三人點頭，表示略知這段歷史。在人類與自然生死相搏的時代，魔法本來並不存在。人類在文明崩壞以後，大多數聚居在現今非洲赤道一帶。傳說之中，現今世界的開始，是一片冰封的地獄。沒有魔法與咒文，更沒有發掘遠古文明的機械，當時的生活是何等艱苦，現代人只能猜度推算，無從知曉。「新」人類的祖先在那個時候沒有紛爭，都同心協力為生存與大自然展開競賽。可惜和平的時間不長，人類便面臨存亡的第一個考驗——傳說中的龍族的侵略，也就是小孩都聽過的勇者與龍的傳說。

虛幻的火焰在大廳躍動，一道火光衝天而起，漸漸生長出兩翼和長頸。雙翼一振，火龍飛上半空，龍頭三角形的口部張開一個火球射向地面。不知甚麼時候，地上的火焰幻化成了一個一個的小人，在火球擊中之前四處逃竄。

面對「龍」的襲擊，當時的人類幾乎無還手之力。這時，另一隊火人慢慢浮現出來，卻是來自南方闇之一族。他們和當時的人一樣，沒有特定的膚色，也沒有特別的體格特徵；但他們的智慧比忙於爭扎求存的先祖更高，還帶著上代文明的科技和武器，在火焰中變成不知名的條狀物，瞄準空中的火龍發射。在闇之一族的幫助之下，龍的危機總算過去，龍終於被消滅，大廳中作為代表的火龍亦隨之消散。

「本來，倖存的先祖十分歡迎闇之一族的加入。但他們的目的是『征服』。」大公主指著火焰中那群代表著後來的闇之一族的暗紅人影：「在闇之一族的武力統治下，開墾新世界的代價，是無數百姓的死亡與災禍。這段長久的黑暗期，經歷了好幾百年。」

火海中，暗紅色的火舌翻滾，漸漸勾勒出無數揮舞著兵器、四處破壞的人影。那是由火焰構成、恃強凌弱的軍隊，他們將原本安居樂業的火之小人無情地踐踏在腳下。

索羅看著火海中栩栩如生的屠殺畫面，不自覺地握緊了拳頭。

忽然，一道純白色的火光從天而降，猶如神明降臨般，將那片暗紅色的火海溫柔卻堅定地從中劈開。白火化作了幾個沒有清晰面容的人影，他們沒有舉起任何武器，卻讓闇之一族的暗紅火焰大軍節節敗退。

「傳說中，連『龍』都能打倒的闇之一族，居然在這些人面前全無用武之地？」索羅看著這不可思議的火焰幻象，忍不住問道。

「對。因為他們持有的，是『魔法』。」大公主手腕一轉，白色的火人向四周散發出五彩的星火：「他們就是『光之一族』。」

「啊！」亞爾法特看著那些代表光之一族的白色火苗，突然醒悟：「就是賦予人類魔法，近乎『神』的謎之一族！」

火焰的景象再次劇變。光之一族的白火教導著地上的小人，分出了代表金、木、水、火、土的五色火光，散落到世界各地。氣候變暖，五族繁衍，呈現出一片盛世的景象。

「在光之一族的幫助下，先祖終於脫離闇之一族的武力統治。光之一族邀請闇之一族和平共存，但流著戰鬥之血的闇之一族拒絕了他們，懷著憎恨之心回到天南，並將大部份的武器都封印起來，發誓要發展出超越光之一族的魔法。」

暗紅色的軍隊退到大廳的一個角落，頭頂一個火焰的漩渦慢慢凝聚起來，似乎代表著他們對魔法的研究和發展。

之後數百年，人類的先祖與光之一族和平共存。面對不知會否捲土重來的闇之一族的威脅，光之一族就先祖的適應性，向他們傳授了元素的魔法，就是現今的金、木、水、火、土五大魔法系統。這段時期，世界的氣候終於漸漸暖和起來。先祖在光之一族的協助之下，以所屬魔法分為五族，向世界探索。

火焰化為五隻大船，分別向著大廳的五個角落揚帆遠去，照亮了本已十分幽暗的空間。

帕積西亞看著其中一艘船在大廳的一角消失，有感而發道：「其中我們火族就跨越大西洋，來到美洲大陸……對嗎？」

大公主微笑答道：「對的。」

索羅想到一個問題，道：「這些地理的名稱，是這段時候命名的嗎？」

大公主搖搖頭，答道：「不是。許多地名都是隨行的光之一族解釋的；也有在闇之一族統治時流傳下來的地名；即使在五族之間，許多地理名稱本來就自古流存著。即是說，這些地理名稱全部都是源自上一個世界文明。與其說我們的祖先『向世界探索』，其實說他們『回歸原居地』可能更適當。」

然後，大公主的眼神變得凝重。火海的中央，突然拔地而起十二尊高達數尺的恐怖火柱。這些火柱化作了沒有面目、身披烈焰的巨大士兵，以摧枯拉朽之勢，將五族好不容易建立的家園再次踩成焦土。

「十二巨人事變。」大公主的聲音帶著一絲哀傷：「不知從何而來，不知目的為何，世界再次陷入了生死存亡的邊緣。」

「啊！中美洲的『巨人沼澤』難道就是——」帕積西亞想起附近的地理，叫了出來。亞爾法特接著道：「還有北美洲中部的『巨人草原』的命名，怕且也和這個傳說有關吧？」

大公主點頭，續道：「這時，已經和五族共同生活數百年的光之一族面對巨人兵的危機，一如既往挺身而出。」

亞爾法特與帕積西亞看著火焰中那些恐怖的巨人，彷彿能感受到那股絕望。就在這時，白色的火光再

次出現，這一次，它們沒有攻擊巨人，而是將自身的光芒凝聚成了五件器物的形狀——一柄闊劍、一面水鏡、一把豎琴、一根木杖，以及一顆魔鑽。

「光之一族知道沒有勝算。為了平息這場浩劫，也為了讓五族日後能對抗闇之一族，他們耗盡了最後的生命，打造了這五把鑰匙，也是五道封印——我們的魔源聖物。」

隨著大公主的敘述，白色的火光與十二巨人同歸於盡，化作點點星火消散在大廳之中，只留下那五件由火焰構成的聖物，在半空中靜靜地懸浮著。

「這五件聖物是鑰匙，也是封印，直接連繫著各族魔法的存亡。只要魔源聖物存在於世，封印打開著，五種元素魔法就繼續存在；由於這五件聖物的存在，即使非五族的直系血統，只要是適性者都能學會使用魔法和咒文。」

光之一族傳說中經巨人兵一役全部犧牲；可是巨人兵也被成功抹殺，世界回復和平。往後數百年，光之一族漸漸成為傳說，甚至被尊為「神」的種族。可是，傳說畢竟是傳說，數十代之後，人們都慢慢忘記了他們。

同樣地，闇之一族在巨人兵一役之後一直隱居於天南，以南極群島為基地，代代繁衍。久而久之，光之一族的歷史也成為他們的傳說。闇之一族以這傳說為戒，一直對魔法作出研究，終於發展出魔法的極端：血之魔法。他們沒有光之一族給予的聖器，但自己製造出潘朵拉之盒為匙，用生命力交換「精靈」的力量，付出沉重的代價，得到超越五族的魔法。

「『精靈』？」亞爾法特對魔法不太熟悉，不解地問道。

大公主轉頭向著他，解釋道：「魔法和咒文並非無中生有。一切的魔法都是能量的轉換；可是我們沒有自我轉換能量的能力。透過與『精靈』訂立契約，我們得到祂們的協助：這就是魔法。『精靈』沒有實體，對祂們的存在我們無法看見，只能相信，可是祂們確實存在……」她右手橫揮，大廳的虛像之火同時熄掉，另一團小火焰憑空點燃起來，卻依然沒有真實的火的熱度。大公主續道：「看！這就是『精靈』的運作，使空氣點燃。」

說著右手合攏，小火焰熄滅，剩下腳下的火海虛像提供著暗暗的照明。大公主續道：「雖然潘朵拉之盒並非光之一族製造的容器，其本質與聖物相同。五族的聖物各自有怎樣的魔力、功效，除持有的族人之外甚少透露給外人知道；可是潘朵拉之盒更加神秘，即使闇黑族的族人，除非是皇族的繼承人，根本沒有人知道它是甚麼。傳說之中，這聖器比五族的聖物魔力更高，唯有五族聖器齊集，方能有機會將它封印。」

亞爾法特好奇地問道：「五大元素的聖物，加上闇之一族的潘朵拉懺悔之盒，這世上總共有六個封印嗎？」

大公主輕輕搖頭，眼神中透著一絲迷茫：「根據火族最古老的文獻記載，當六大封印齊集之時，傳說中決定世界最終命運的『第七封印』便會浮現……但那究竟是一件魔具、一個地點，還是一個人，至今無人知曉。」

亞爾法特點頭道：「這些和我父母遺留給我的字條所寫的大致相同——」

大公主臉色變得凝重，插口道：「可是故事還沒有完……」說罷大聽的火海又亮了一點，之前在漩渦下的暗紅色火人乘上由幾何圖案湊拼而成的火船，又衝向大廳的中央。這時候，中間惶惶的火人之間

一股偏白的火焰再次燃起。

「光族人原來並沒有完全滅族。大約二百年前，闇之一族再次燃起圖謀世界的野心，開始第二次與五族的戰爭。」

五件火焰幻化成的魔源聖物的縮影緩緩自空中飄下，五個人影緊緊接著，與白色的火焰小人迎向衝著他們而來的暗紅色大軍，正是已經有文字記載的歷史。

「第二次戰爭的結果，五族使用五元素魔法，同心協力，終於把闇之一族趕回天南。」在大公主的講解之下，暗紅色大軍的火焰被瓦解，消逝於空氣之中。

索羅「啊」的一聲，說道：「這就是傳說中五位勇者在南非洲齊集，騎著白龍大戰闇黑大王的故事了。」

亞爾法特想了想，也道：「雖然有文字記載，有一批歷史學家卻說這段故事不應當作史書來讀，即使部份情節得到考證，這一篇『五勇者之行』還是比較類似小說的存在。」

大公主點頭，道：「年代久遠，有多少情節是真，多少是假，現在也已無從稽考了。但這篇故事沒有提到的，是光族的遺裔其實在暗中幫了很大的忙；有人甚至說，五位勇者所謂『騎著白龍』，其實是指與光之一族的遺裔的合作。」

傳說中，光之一族一直避世隱居，在闇之一族再起之時，決定再次協助五族。在光族的領導之下，五族選出了勇者，持著五件魔源聖物與闇之一族戰鬥；五聖物與潘朵拉之盒因而首次相遇，還引發了一場災難。實際上發生了甚麼災難，傳說之中沒有提到，但光族的遺裔卻因為這次據說能毀滅世界的災難犧牲了。

臨死之前，光之一族千叮萬囑，這六件聖物無論如何不能再相遇。五族的勇者同意之下，這段歷史最終被封印，只在皇族和有關之人之間流傳下去。與此同時，他們一起發誓，除非闇之一族在將來再次危害世界，六件魔源聖物不得再次相遇。

偏白色的火光此時慢慢擴大，幻化成龍形，在大廳的中間飛舞，螺旋上升後消散；而周圍握著聖物的人影與聖物的造形融合成一體，各自向五個方向飄走，也消散於空氣之中。

經此一役，五族各自回國，從此甚少交往。然後，失去邦交的五族族人，漸漸地被人性的貪婪和野心污染，竟然互相爭鬥起來。闇之一族最終成立闇黑帝國，並藉著五族的分裂，成功征服世界。

大公主看見大家都沉默下來，右手再次揮動，火之虛像消失的無影無蹤，大廳的燭火也回復原狀。她語氣平靜地問道：「現在，世界真的在水深火熱之中嗎？黑魔法——血的等價交換——真得有不得不根除的必要嗎？真的值得冒著毀滅世界的危險去齊集聖器？」

面對大公主的質問，亞爾法特陷入沉思。

索羅站起來，答道：「二十五年前闇黑帝國統治世界，自十二歲我遵從家訓流浪四方，以『索羅』的名義起誓，為弱者施以援手。我到過的地方的人都在訴說著其暴政，平民百姓不肯服從帝國軍的欺壓的話，只能面對死亡，成為闇之魔法的餌食。為了反抗闇黑帝國，連年戰亂不斷，死傷無數；另外，因為過份的嚴政，導致人民反叛心起，盜賊四處，以挑戰權力為樂，無辜良民成為搶劫殺戮的對像——是的，人民受到黑白二道的欺壓，世界正在水深火熱之中。」

此時亞爾法特也答道：「我親眼看到過血之魔法的洗禮，是慘無人道的場面。闇之一族以無力反抗的生命換取魔力源，流的卻不是自己的血，是懦夫的行為。以他人之血換取自身得益，這樣算得上是『等價交換』嗎？我離開孤兒院的目的就是要將這種害人的魔法根除，由踏出門口的第一步到現在，這個目的不曾改變過！」

此時帕積西亞插口道：「可是旅程的最終點，是可能毀滅世界的罪孽，你們揹負得起嗎？」索羅和亞爾法特異口同聲地答道：「我們不會讓這事發生！」帕積西亞有點錯愕於二人的齊心，半自言自語喃喃地道：「明明連怎樣『封印』一件魔具也不知道……」

大公主微笑，嘆一口氣道：「年輕人真好，有幹勁就往前衝。本宮已活了許久，親身經歷了五族的內戰和闇黑帝國的第三次征服戰，已經失去太多重要的事物了。我雖不知各族聖物確實在哪——小朋友你的魔磁是最好的指針——但我可以替你和金之一族的皇族傳話，嘗試說服他們把青銅豎琴交給你們。可是，越洋走一轉應是少不了了。距離太遠，倒也不知道這訣訊息能否到達他們手上……」說著小聲念咒，一個小小的紅色魔法球體自她的手中飛出窗外，似乎是火族的傳訊咒術，應該是往歐洲方向飛去了。「小朋友，你說魔磁正指著東南方？」

亞爾法特答道：「是的。」

大公主輕撫下顎，皺起眉頭道：「這就有點不尋常了。金、木與土族的聖物本該在越過大西洋的東方大陸；水族的水鏡則該向西南方向的澳洲。若是潘朵拉之盒的話，倒應該不會離開正南方的天南之地。從這裏往東南應該是古巴西的地域……是哪一族的聖物魔具使把聖物帶來南美洲呢？」三人當然不知所以，只互相對視。

大公主想了一會，又道：「不過這也不是不順路；離這裏最近的越洋海港本來就在古巴西國的東岸。要到古巴西國最方便的行程應是沿泛美公路向南往新亞加普高港轉海路，往南美洲西岸然後繼續沿泛美公路南美分段去東走吧。可是獵魔旅團在找你們，沿途想來必報置了追兵探子。那麼說，還是要走險路經過中美洲的巨人沼澤了。要橫跨中美洲的巨人沼澤，索羅你的摩托車怕且不行。帕蒂，妳就領他們往墨西哥南部的緋紅之森，嘗試找找本宮三十年前放生的獨角天馬。」

「大公主！」索羅半膝跪下來，道：「感謝大公主批準在下恣意妄為，離開泛美之地，為改變世界出一分綿力！」

大公主瘦小的身軀站起來，扶起索羅，道：「傻孩子！路易士你繼承了『索羅』之名，本來就要以『天焚』替天行道，為弱者出力，我又那能阻止呢？」

亞爾法特也站起來，鞠躬道謝。帕積西亞望望窗外，吃了一驚，原來聽故事期間，不知不覺間已經快日落西山，於是說道：「天時已近黃昏，不如在這裏多留一晚，明天一早起行吧！」

第五章：烽煙點燃

一夜無話，早上太陽剛升起，用過早飯，亞爾法特、索羅與帕積西亞一行三人向大公主道別後啟程開始他們的尋找獨角天馬之旅。帕積西亞以「索羅家族本來就是近衛」的理由，成功說服近衛們不必緊身跟隨，由得她自己單身跟著二人旅行。畢竟帕積西亞自小就往還緋紅之森與奶奶的獨角天馬嬉戲，該處森林本來就和自家後園無異。

唯古墨西哥城五區均被闇黑帝國軍在獵魔旅團的領導下重重圍困，三人把索羅的摩托車留在邸宅，經在「幽靈」裏滲入的火族間諜安排下從地下通道離開古墨西哥城。帕積西亞老馬識途，領著索羅與亞爾法特儘往黃沙泥地走，不過半天來到一個暗中由火族人經營的牧場。牧場主人識得少公主和「地煉」，更認得久未露面的「天焚」，也不用吩咐，自動領著三匹壯馬交給索羅三人。

三人也不焦急，騎著馬往東南方走，儘量避免人煙之處。道上帕積西亞漸漸與亞爾法特交好，談得甚是投契，偶然也和索羅頂頂嘴，只感到好久沒有這麼暢快。一路上多是黃石沙漠，偶爾倒有一、兩棵矮樹或仙人掌，天色晚了，三人就把馬匹的馬韁綁在附近的植物上，就地紮營而睡。路上雖然平靜，索羅倒沒有放鬆戒心，畢竟自己是近衛後裔，皇族的少公主更在身旁，必須保護其周全。偶然看到幾個闇之一族紫色的傳訊咒文光球往來飛去，心下更是有點擔心，暗暗提示著帕積西亞要取最迂迴曲折的路前往緋紅之森。

一行三騎走了四天，天氣越來越熱，所帶乾糧和食水已吃去一半。亞爾法特向帕積西亞問道：「我們的目的地還遠嗎？其實為甚麼叫作緋紅之森呢？」

帕積西亞於馬上遙指面前不遠處的山脈，道：「前面山脈中的缺口就是斷箭山谷，過了斷箭山谷面前就是緋紅之森了。再往前走，就是巨人丘陵，傳說就是其中一具巨人屍化成的。巨人丘陵的『頭』向東南望，就是傳說中古代中美洲諸國被其毀滅後而成的沼澤。」頓了一頓，又解釋緋紅之森名字的由來：「傳說中緋紅之森的土地被於巨人兵一役犧牲的戰士的血染紅了，從此樹林裏的植物長的葉長年都是血紅色。」

亞爾法特又問：「那麼那『獨角天馬』呢？我還以為那只是傳說中的幻獸；聽得大公主閣下所說，方知原來真實存在。」

帕積西亞答道：「對。奶奶說她在二十歲時於一眾猛獸的襲擊之中拯救了幼兒期的獨角天馬，從此獨角天馬就跟著奶奶成為她的同伴。沙沙——天馬的名字——牠是十分有靈性的，傳說記載牠們的種族活得比人更長久，百年難得一見，從來沒有人見過一頭會與同伴一起出現，都是單獨行動。奶奶在三十年前把皇族領主地位交給父皇後，不再需要騎著沙沙周遊列國，父皇也不喜歡騎馬，更討厭在空中飛，奶奶就讓沙沙在緋紅之森回歸自然了。父皇在我出生前過世，在我六歲時母親也因病身故，我哭了好久，哭得大病一場。為了逗我，奶奶帶我來到放生天馬的緋紅之森，呼喚沙沙讓我認識，我才稍稍安靜下來。」說著，想起初次和獨角天馬相遇，臉上泛起甜甜的微笑，續道：「我在眾多近衛的保護之下，沒有幾個朋友，因此常常來緋紅之森找沙沙玩。慢慢的，我也學懂呼喚她了。」

說到這裏，索羅忽然在馬背上坐直身子，豎起耳朵勒馬細聽。帕積西亞與亞爾法特傾談之間，留意到索羅的舉動，都停下來。亞爾法特有點擔心地問道：「怎麼了？敵襲嗎？」

索羅解下馬旁的天焚劍，一躍下馬，眼睛瞇成一線，瞪著後方，道：「很難說，似乎看不見任何紫色的魔法芒，只是人馬揚起的灰塵；來者雖不致於嘈吵，卻沒有帝國軍騎兵的紀律。」

亞爾法特不解地問：「紫色的魔法芒？」

帕積西亞道：「各族魔法咒文的啟動都有各自的光芒；我們火族是鮮紅色、金族是金黃色、木族是青綠色、水族是淡藍色、土族是橙棕色，而闇之一族則是黑紫色。奶奶教過我留意，以便識別各族的魔法。」

揚塵而來的人馬之中，其中一人駕著摩托車帶頭而來，不一會進入索羅的視線。索羅有點驚奇道：「那是我的機車！這……這不是帕蒂妳的近衛嗎？」帕積西亞也瞇著眼看，果然是她的近衛副頭領卡洛斯，心中隱隱感到不祥的預感。

卡洛斯駕著索羅的摩托車，來到三人面前停下。此時他仍然身穿黑衣，可是不再幪面。索羅細看，可見他的衣衫盡是破損痕跡，也可見衣服之下包紮處處，似受了不少的傷。卡洛斯臉容剛毅，卻可以看見他在強忍疼痛；果然一停下車來，一口鮮血哇的一聲噴出來，跪倒在地上。

「卡洛斯！你怎麼了？」帕積西亞衝上前扶著他，索羅也跑上前，急問道：「大公主呢？」他知道卡洛斯身份的高級近衛不會隨便離開皇族的人，想來邸宅是被帝國軍襲擊了。

卡洛斯勉強站起來，道：「我們被『幽靈』出賣了！」

===

獵魔旅團在會合的亞歷山大．摩斯、阿里．弗他多和亞當．艾佛斯三名特務頭領帶領之下，在古墨西哥城內四處搜查，一直找不到索羅與亞爾法特。在大量的金錢和權力利誘下，內城幫派「幽靈」的副頭目馬斯掀起了內鬨，暗殺了暗地裏支持火之一族的原頭目艾加，把火族皇族在市內匿藏的邸宅位置交給了獵魔旅團，還派出收藏的六台機器人偶與獵魔旅團的戰士合作進攻。在敵眾我寡的情勢之下，大公主向在城內隱居的火之一族殘存者發出了撤退令，由地下通道離開圍城。為了爭取時間，大公主留在邸宅作餌，近衛的戰士們聯同滲透入「幽靈」裏的火族間諜一同反擊，殺傷大半的幫派人士。可是在三大頭領與獵魔旅團的強大魔力之下，加上機器人偶的武力，邸宅終於失守，邸宅眾人被逼撤退，混亂之中與大公主失散。由於大公主的最後命令是要尋找少公主並加以保護，留下頭領和一眾近衛保護大公主後，卡洛斯在重傷之下駕著索羅的機車追趕少公主一行三人。

後續而來的火族戰士逐漸趕上，帶來更多的壞消息。獵魔旅團於攻陷火族皇族的邸宅之後，於市內狩獵火族的餘黨。在以殘暴聞名的亞當建議之下實施了戒嚴令，全古墨西哥城的市民皆要接受檢測，以古文明科技改良的分析眼鏡判別，只要身體對火之魔法產生適應性的市民都被拘留。在簡陋的審問之下，許多被捕者都被判以冥黑十字處決。

「十之八、九被捕的人都被殺了，唯有有錢買通警部的人才活下來。火族直系血統的死了十六人，無辜者在我們離開時已多達三十五人以上；獵魔團在城東貧民區開闢了一片處刑地，冥黑十字的邪光在夜裏把整個城東照得一片紫色，簡直是人間地獄！」一名女近衛一邊流著淚包紮傷口，一邊咬牙切齒地道。索羅與亞爾法特自責自己誘來獵魔旅團，反而卡洛斯安慰說闇黑帝國本來就在找藉口追逮火族的遺族，被獵魔旅團找到是遲早的事。

索羅與帕積西亞領著一眾火族人來到斷箭山谷之中紮營休息，眾人為傷者包紮，無恙之人都在谷外站崗，以防獵魔旅團與帝國軍的突襲。亞爾法特經歷過帝國軍對村子的襲擊，學過一點簡單的急救包紮，負起照顧小孩子的責任。帕積西亞最擔心的是還未露面的奶奶，但眼下照顧傷患的工作更重要，也顧不得太多；不過數來還不見近衛頭子與貼身的幾名護衛，只望在他們的守護之下奶奶仍然安全。

火之一族族人在二十五年前闇黑帝國征服世界後散居世界各地，但大部份的族人都留守泛美洲大陸。古墨西哥城乃火族發源地，但歷年以來人流來回，闇黑帝國對之放鬆戒備，因此當中以潛伏其中的皇族及平民為大多數。歷代主役的索羅於非戰時負起周圍流浪鋤強扶弱的責任，但在戰爭期間則成為火族軍隊的指揮；索羅的父親正是死於三年前的反帝國聯軍之役的北美戰線之上。此時火之一族面臨被滅絕的危機，索羅也收起一向不太認真的性格，擔起自己的職責。現在聚集之處在少公主及索羅之外，火族最高階的戰士是卡洛斯，索羅向他查詢現有的戰力。

卡洛斯答道：「現在不計非戰力的老弱族人和少公主，連你在來我們共有四十九人，當中十人受了小傷；另外有八名戰士受了重傷須退下前線，但一點點的魔力倒還有的，可以作遠距離援護攻擊。」

索羅搖頭道：「勉強使力的話可能令傷勢更深。在保存火之一族的大前提之下，重傷的傷員需要休養生息。和非戰力的族人退到緋紅之森吧……包括你在內，卡洛斯！」

卡洛斯尷尬地笑道：「對不起，索羅大人，我擅自動用了儲備的咒符，是木系魔法的回復咒文，現在已無大礙了。我可不能在這麼重要的戰役只站在一旁打氣！」

「你們有儲備咒符？這太好了！」索羅有點驚喜。

要知道五族的族人對自己的魔法都倍感自豪，如非必要，即使身兼他族魔法的適應性，多數不會學習和使用其他的咒文。世界上也有許多的平民沒有對元素魔法的適應力，但仍對魔法有甚高的興趣，或用以正途，或用以犯罪，因此不少地下商人利用闇之一族流出的科技，製造出五大元素魔法的「咒符」，在地下市場暗暗高價賣給有興趣的買家。這些咒符的魔力甚低，在真正的術士前只是小玩意兒，因此雖然犯法，闇黑帝國的警部從來都不加以取締。在古墨西哥圍城內與「幽靈」打交道甚久的火族人，從不同的途徑或多或少都得到一些咒符。為了應付日後可能要面對的困境，都將之儲備起來；現在與獵魔旅團與闇黑帝國軍交戰前夕，其他種族輔助性質的咒符就大派用場了。

索羅又問：「武器的數量呢？」

卡洛斯雙手相交於胸前，低頭細想，道：「刀、劍、弓箭的我們都帶了不少，大公主的撤退令一出，我們都知道要預備一戰，因此都早有準備，要配置給眾人不是大問題。」

索羅分析形勢，手撫下顎，道：「古墨西哥城那邊是回不去了，為求火之一族的延續，我們該暫時避一下風頭。」

「我們退到緋紅之森吧，」帕積西亞揮去對奶奶的擔心，也走過來參加戰略會議：「緋紅之森東南方有巨人沼澤，西北方則有巨人丘陵與斷箭山谷，加上森林的地勢，是上佳的戰略之地。」

卡洛斯點頭道：「在緋紅之森裏面，水源和食物都十分充裕，就算長期居留也沒有問題。必要棄守時，越過巨人沼澤可退到南美洲，茂密的叢林能成為火攻拖延時間的燃料。」

「就這樣決定吧！」帕積西亞決意道。畢竟是皇族的領主，年紀雖小，在關鍵時刻還是顯出了皇族的氣勢：「能戰的戰士在斷箭山谷之前佈處，把追兵擊退之後回緋紅之森與族人會合。」

卡洛斯尋思，說道：「幸運的是我們所在之處乃易守難攻之地。這次與闇黑軍團一戰已避無可避，也不知他們有多少人馬，這一戰只能智取，不宜硬拼。我們該在谷中迎戰，這樣在谷頂能佈下埋伏，多少能與他們一拼。」

索羅道：「這一仗是背水一戰，山谷不能失陷，戰事更不能拖延。山脈雖大，戰事一旦陷入持久戰，就會給予他們繞道襲擊的機會。」

帕積西亞嘆一口氣道：「我們本來就沒有人員作出持久戰……只五十人的戰力不易取勝。」

「五十人？誰是第五十人？」索羅與卡洛斯奇道。

帕積西亞撐起腰，威風地道：「大難當前，我當然要戰！」二人掩臉，明知不會能夠把刁蠻少公主勸服。

卡洛斯道：「少公主，我們不能分派太多人手看顧妳呢。不若把我們儲備的咒符都交給妳傍身吧……」

帕積西亞打斷他道：「不要小看我！在你們經年的鍛鍊下我才沒有那麼弱要人照顧。而且咒符的數量不多，只能配給重要的戰力。」

她轉過身來，向索羅道：「索羅你在近衛當中算是最重要的戰士之一，加上手持魔源聖物，也是重點的保護對像……你就選取兩張咒符吧。」

索羅笑了一笑，道：「既然少公主堅持，想來我也不能拒絕呢！」卡洛斯聳聳肩，讓索羅從他手中拿了兩張咒符，索羅看也不看就放進褲袋之中，轉身就召集火族的戰士去了。

===

一晚之後，遲來的火族人多來了二十多人，戰力增加了十人。帕積西亞滿心冀盼，可是奶奶與最親近的近衛們還是未有露面。後來的火族人報告，獵魔旅團帶來了闇黑騎兵團隊，兵力不下二百人。古墨西哥城的三大幫派急欲邀功，也破天荒三幫合作跟來了至少六十人。帝國軍方面難得有人自願做先頭卒，也由得他們打頭陣，試探火族的實力。

到得傍晚，火族於斷箭山谷之中已佈好戰陣，三十人主陣佈於山谷中央；連索羅與帕積西亞在內的十人先鋒就在山谷前的開揚地帶；另外由卡洛斯帶頭的二十人分佈於山谷旁左右的山丘之上作為埋伏，預期先鋒誘敵後退時作為突襲隊，反之若戰況順利，則改變戰略為遠距離援護。面對將近五倍的闇黑帝國騎兵團及三大幫派聯軍，火族人知道這一戰是全族生死存亡之戰，也沒有膽怯，反而戰意高昂。

入夜不到兩小時後，多個照明光球終於在兩里之外浮現，闇黑騎兵團與幫派聯軍來到斷箭山谷之前，一字排開，人數眾多，氣勢逼人。人稱四皇牌中的其中三大頭領，亞歷山大、阿里與亞當平時駕車，現在卻也騎在馬上，旁邊是三十人的獵魔旅團的魔法戰士，排在騎兵隊之前，全部包在黑斗篷之中，一股神秘感。在他們面前的，是六十人的幫派戰士，「瑪雅遺裔」、「叢林之鷹」和「幽靈」三幫派的頭目都在其中。在「幽靈」新頭目馬斯的左右，是兩台作為近衛的機器人偶。白色的人偶沒有臉容，面部一片平滑，外貌令人感到一股寒氣。

兩邊陣營如箭在弦，戰事一觸即發。

第六章：存亡之戰

「著！」索羅大喝一聲，「轟火龍」之咒啟動，自劍刃竄出一條火龍，直轟向白得森寒的機器人偶。人偶不避不讓，硬吃一擊，護甲毫無損傷，僅略一遲緩，仍朝索羅衝去。它右臂如棍棒般劈下，來勢洶洶。索羅的火龍無效，對手已至，立即舉劍一格，「鏘」的一聲，兩者相交，迸出零星火花。索羅怪力驚人，卻只能勉強擋住，正欲反應，人偶左腳卻詭異地由異角踢向他的頭。索羅臨危不亂，天焚劍一卸，人偶平衡一失，左腳失準，索羅微微低頭，險險避過。他劍刃擊地，「喝」的一聲雙手用力回抽，自下至上劈向人偶下胯。機器人偶不糾纏，三個後手翻退回「幽靈」新頭目馬斯與另一台人偶身旁。

索羅順勢念咒，一條巨火柱自劍上直衝天際，正是「擎天火」之咒。他大喝一聲，宛如巨大火劍的火柱隨天焚直劈而下。馬斯還未及驚訝，身邊機器人偶已一手抓起他，急竄向旁，同時與索羅交手的人偶踏前兩步，雙手舉起擋格，抵下火柱，外甲才稍稍烤焦。

「哈！沒有用的！一台全守，一台全攻，任你的火焰咒文有多厲害，也不能打倒我的人偶！」馬斯挑釁道。索羅不語，天焚火焰因擎天火稍弱，雙手橫揮，劍刃上的火再度洪洪燃起，另一條火龍弧形繞過人偶，襲向馬斯，欲擒賊先擒王。馬斯大驚，正欲驚叫，主守人偶大字形擋在主人面前，又硬吃一記，倒退一步。

主攻機器人偶趁索羅攻擊之際衝前，右腳如長鞭般踢向索羅。索羅「嘖」的一聲，天焚去勢未盡，未能收劍，唯有向前撲倒，險險避過。人偶的腳踢無視物理，空中打住，轉向下踢，踩向倒地的索羅。索羅似背後長眼，瞬間察覺，立刻向右一滾，只聽「轟」的一聲，人偶的腳在石地踏出一道裂痕。索羅自十二歲離家以來，戰鬥無數，仍屬首次如此狼狽。在機器人偶展開下一輪攻擊前，他身子一屈，如彈弓般向後彈去，先避其鋒，審視形勢。

一夜兵戈相交，天色漸破曉。周圍第一陣中，火族已掃蕩大半幫派先鋒，十人眾的火族先鋒多毫髮無傷，僅有輕傷，少公主帕積西亞年紀雖小，近衛鍛鍊有功，也立下戰績。「瑪雅遺裔」、「叢林之鷹」頭目早已被打倒，負傷被背至獵魔旅團之後；唯獨馬斯被機器人偶拖著，未能制服。此時兩名火族戰士從後圍攻馬斯身旁守勢人偶，幸它被設定為主守，未還擊，雙方打成平手，馬斯則「哎呀呀」東奔西跑，四處逃竄。幫派先鋒後的獵魔旅團與闇黑騎兵一動不動，待在原地觀戰。

「魔法無用，也攻不破其護甲，那麼……」索羅思考下一步之際，機器人偶不給他喘息機會，又再攻來。帕積西亞剛打倒一流氓，見索羅戰鬥，不禁叫道：「小心！」

索羅凝神應戰，百忙中微笑答道：「謝謝少公主關心！」心中暗想：「唯有一試了！」

天焚劍刃再度燃燒，索羅祭出「火彈破」之咒，一個軀幹大小的火球爆張而出，射向人偶。機器人偶計算出火球質量頗重，硬吃會失衡，必須先格下，停下腳步，擺出擋格架式。「就等你這一刻！」索羅趕上火球，就在火球「砰」一聲撞上人偶之際，天焚對準其左手手臂關節劈去。果然，暴露在護甲外的關節不如護甲堅固，劍刃切入，但仍未能穿透，被夾在護甲之間。人偶受火球咒文，拖著索羅與劍「騰騰騰」倒退三步，立穩陣腳，右手抓向夾在關節的天焚劍，欲拔出，同時右腳違反物理，於怪異角度踢向索羅的頭，攻守兼備。索羅大喝：「給我去死吧！」念咒「天火焚」，火焰透過劍劈開的關節在人偶體內細小空隙急速蔓延。機器人偶受不住內在壓力，由內至外連環爆發成許多零件，四散於空地，右腳炸飛上天。

與另一台人偶接戰的兩名火族戰士見索羅戰法，也如法炮製，第二台機器人偶不久也粉身碎骨。馬斯

失去人偶保護，立刻顯得無能。帕積西亞衝上前，地煉劍劃下他手臂一道長長血痕，同時一記火球轟中其胸。馬斯哇的一聲吐血，在護衛保護下狼狽逃向獵魔旅團陣營。火族漂亮打勝先鋒戰，一邊興高采烈吶喊，一邊慢慢退回谷前，預備闇黑帝國正規軍的進攻。

===

「對……對不起！他們太……太強了……」馬斯半跪在亞當面前，一邊弄熄身上的火苗一邊道。

亞當不語，只揮手示意一名獵魔旅團戰士騎馬上前。戰士伸出右手，念咒，馬斯身上泛出紫光。馬斯大驚，幾乎哭求：「大人饒命！」

亞當道：「傷員在戰場是無用的累贅，你就成為我們的魔力源，為我們繼續戰鬥吧。」

馬斯毛孔擴張，血液似要自肌膚湧出，鼻孔流血，急道：「『遺裔』和『鷹』的頭目你們不也放過了嗎？」

亞當冷笑：「哼，他們的幫派還信服頭領；你的頭目是搶回來的，你死了『幽靈』會更合群。古墨西哥城三大幫派的平衡對闇黑帝國統治十分重要，一個幫派都不能倒。」

只聽得慘叫一聲，馬斯為搶來的頭目位置付出最後代價，體內血液爆發，在空中漸成紫色霧，被獵魔旅團戰士右手吸收，憑空消失。失去血液的身體成乾屍，無生命地倒地。

北美洲西岸和北部獵魔旅團特務頭領阿里．弗他多看著馬斯倒下，嘆氣低聲在亞當耳邊說了幾句，單騎走近斷箭山谷，朗聲道：「我們不是要趕盡殺絕！只要你們交出皇族的人和魔源聖物『古劍．天焚』，其他所有人在帝國軍監管下都可留一條生路——」還未說完，谷中三數枝燃燒箭射向他。阿里不動，火箭落在馬前不遠。

「滾回去吧！」

「我們才不會出賣皇族，忍辱偷生！」

「做闇黑帝國的走狗，不如死了好！」

火族戰士大喝倒采，先鋒中一人更丟出一記「火彈破」。阿里雙手一拍一張，一道泛紫魔法芒的薄冰牆在他面前展開，火球撞上冰牆，冰牆頓成碎片，火球勢道和熱力被中和。他合眼嘆道：「這就是你們的答案嗎……」勒馬回陣。

亞當哈哈大笑，對他道：「他們哪會聽你勸降！早就跟你說了，不要白費心機，卻不肯聽！」

阿里四皇牌中年紀最小，二十九歲，雙眼深陷，身形瘦削，印度人後裔，膚色不深。四人中，他魔法最雜，除本家闇之魔法，還擅火族攻擊魔法、水族冰系魔法與金族電擊魔法。三年前迎戰反帝國叛軍北美分隊，立下擊殺十二名火族高級戰士之功，在亞當推薦下成為北美洲西岸和北部頭領，比資歷最淺的亞歷山大只多半年經驗，軍階上尉。

相比之下，此次帶領騎兵團和獵魔旅團的南美北部頭領亞當．艾佛斯在四皇牌中年紀最大，闇黑帝國擴張泛美洲獵魔旅團勢力前已是北美洲頭領，四人中資歷最深，官至少校，本家魔法高手，也懂一點土族重力系魔法。他已年過五十，體格仍如三十不到，短黑髮，白皮膚，臉上皺紋出賣年紀。亞當以

殘虐聞名，對被打倒而無利用價值的敵人，毫不猶豫地殺死吞噬為魔力源。

亞當抬頭，太陽正由東面升起，傳令：「日出東方，背光進攻對我們不利，維持隊形，下馬休息，提防突襲。火族逆黨人數少我們三倍，選山谷為戰地乃自斷後路，自尋短見。日上中天時騎兵隊先衝，獵魔旅團後隨！」

亞歷山大問：「完全不用戰術嗎？不怕狗急跳牆？」

亞當冷笑：「火族之人，烏合之眾，面對我們是以卵擊石，只要防備他們兩邊山丘或有埋伏，豈有打輸仗的可能性；難道你怕了他們的火嗎？」亞歷山大資歷最淺，雖屬同僚，仍遵從前輩指示，聳一聳肩，也就傳令下去。

火族在先鋒戰贏了第一陣，十人眾只受輕傷。雖說是臨時湊合的幫派烏合之眾，打倒六十人也算強心針。這一代騎兵隊有別於獵魔旅團，戰鬥經驗不足，見如此實力懸殊的先鋒戰，加上騎兵團大半士兵魔力僅中等，相比火族中索羅與近衛的高等火魔法，不知能否與之一拼，就算訓練有素，不禁稍稍動容。

自二十五年前平定五族後，五族皇族與族民分散，屢有叛軍起兵，失去皇族近衛兵領導的逆黨靠武力多於魔法，闇黑軍團招攬的民兵足夠應付；十二年前，土之一族魔衛兵起亂，導致獵魔旅團成立，自此偶有魔力強大的五族近衛起義，都被獵魔旅團打倒，正規軍已嬌生慣養，作為獵魔旅團善後的掃蕩戰力。現在面對精通戰略的少數火族皇族精英，武力不及，魔力更差天共地，能倚靠的幾乎只是數量。事實上，此次戰役中闇黑帝國一方能稱精英戰士的，只有獵魔旅團三十人，實際上比火之一族戰士人數更少。

果然，兩方正規軍相交，戰士質素漸顯。中午過後，騎兵隊衝陣，由少公主帕積西亞帶頭的三十人主力首先接戰，索羅則帶先鋒戰力東竄西竄，進行遊擊策略。騎兵隊機動力雖高，卻非火族高級近衛敵手，不到兩小時，帝國軍節節敗退，火族才死傷三、四人。更令帝國軍失算的，是藉地煉、天焚雙劍處於戰場，火之精靈聚集量大增，火系咒文威力遠超估計。戰事順利，卡洛斯帶埋伏山谷兩旁的二十人加入戰團，自高處援護攻擊，騎兵隊死傷慘重，慘叫聲不絕。

獵魔旅團三十人繼續觀戰，同時從死者吸取魔力源，開打兩小時後終於出陣。獵魔旅團戰士一律下馬，無陣形，各自鎖定目標，以最擅長魔法攻敵，或冰封，或火燒，或電擊，一時之間火族形勢險要，連傷五、六人。

亞歷山大急欲立功，拔雙刀搶向索羅，同時一記「闇黑波」丟出。索羅東奔西跑，察覺此擊威力非同小可，不敢怠慢，天焚往前一格，先擋下能量球，「砰」一聲，魔力四散，手腕隱隱作痛。

「只要打倒你，奪去你們的魔源聖物『古劍天焚』，其餘火族人不足為懼！說來天焚的魔具使就是索羅的繼承人，你就乖乖受死吧！」亞歷山大一邊大叫，一邊以右手刀劈向索羅。

亞歷山大的雙刀「殺魑」與「弒魅」乃名門寶刀，和天焚一樣，具聚集精靈能力，魔力增幅；唯闇之魔法無特定精靈，威力遠不及只聚集火精靈的天焚，但在亞歷山大手中，仍極危險。

索羅自早上打倒機器人偶以來，首次遇此高手，接下三刀，連退三步，不禁喝采，先一躍後退，厲聲問：「好刀、好身手！你是誰！」

亞歷山大雙刀交差，冷笑：「我是北美洲兩大特務頭領之一，在泛美洲被列於四皇牌之中，亞歷山大

．摩斯就是我！在地府報到時報上我的名字吧！」

「如此身手卻替闇黑帝國辦事，為虎作倀，可惜、可惜！著！」索羅一邊說，一邊念咒，一片火牆自天焚劍刃爆發，如火蛇張口，欲吞噬亞歷山大，正是「天火焚」真面目。亞歷山大大驚，急奔左避，險險避過索羅大咒文，不審形勢，右足一蹬，大喝撲向索羅，殺魑弒魅刀上紫光大盛，左右攻敵。索羅不見揮劍，只聽「噹噹」連響，已擋開雙刀，亞歷山大雙手一麻，雖緊握雙刀，卻已無力舉起，奮力一躍後退。另一邊，索羅想不到刀上紫光勢道未隨魔刀消去，依然襲來，狠狠擊中，哇的一聲吐血。

亞歷山大不放過良機，雙腳著地，手上回力，大喝：「納命來！」又撲向索羅，攻勢毫不間斷。索羅中魔法重擊，受傷不淺，頭暈眼花，刀風迎面，吃過一次虧，不敢硬接，再退一步。亞歷山得勢不饒人，雙刀連環開砍，索羅無喘息時間，只能左閃右避。

「媽的！」索羅明知落於下風，繼續下去只會力竭而亡，當下咬牙念咒「炫火加護」，身上湧出火焰，擴張成護身火罩。「破！」不等火罩擴張，索羅引爆火罩，全身如披火舌刺蝟，火箭廣域亂射。火箭威力不大，卻起阻延作用，亞歷山大被逼退三、四步，索羅得回氣機會。索羅勉強使咒，一口鮮血湧上，咬牙強忍，不惜再傷自身，天焚轟地，一訣大咒文「地裂火」隨之而來，「哇」一聲終於忍不住吐血，混身乏力，僅靠天焚支撐。

「地裂火」雖是火族咒文，卻滲入土族魔法影子。雙手劍著地一刻，地面龜裂，破碎沙石混雜烈火追著亞歷山大激射。亞歷山大從未遇此混種強大魔法，驚訝狼狽躲避，沙石與火苗仍窮追。他心知只能硬碰硬，紮穩馬步，雙刀耍花，「喝」一聲詠唱闇魔法最大防禦咒文「黑天咒幕」，巨大紫色光球自身爆發，與地裂火相撞，「轟」一聲巨響，塵土飛揚。

亞歷山大用盡全力，勉強接下索羅大咒文，地裂火餘勢擋之不盡，身體如斷線風箏被轟開四、五尺，斗篷被餘火燒著。他勉強掙扎站起，脫下斗篷，卻發現已完全脫力，再也無力舉起雙刀。離他不到十步的索羅用盡餘力揮起天焚劍，嘶喊刺向亞歷山大。劍勢雖不快，失去活動能力的他只能眼巴巴看著火族魔源聖物穿透胸口，目中血紅一片，漸漸失去意識。

第七章：皇位傳承

「亞歷山大！」在附近同時與三人交戰的阿里，看見索羅擊殺亞歷山大，心頭無名火起，大喝一聲，施展「黑天咒幕」，身上爆出一道向外擴散的紫色能量球，震飛三人，隨即轉移目標衝向索羅，半月戟直取其首級。索羅方才傾盡全力方能擊倒亞歷山大，連從其胸口拔出天焚的力氣也尚未恢復，目睹阿里衝來，只得暗嘆一聲，心想此番唯有閉目待死。

忽然，一條十餘丈高的火柱自天而降，正是大咒文「擎天火」。阿里向後疾退，先避其鋒，定睛一看，只見一名紅髮少女手執比天焚略短一號的姊妹劍「地煉」。他一眼認出少女右腕上的火水晶手鍊，便知是皇族後裔，怒道：「火族竟到了無兵可用的地步，連皇族的黃毛丫頭也要出來應戰嗎！」

帕積西亞橫劍於身前，沉聲道：「我乃火族公主。在族人受難之際，自當與之同患。敢向我子民出手者，我誓要將其殺得片甲不留！」

阿里冷哼，道：「小女孩能有何作為？我一不殺婦孺，二不屠幼童，速速退下！」說著右手一舉，連串冰柱自地湧出，排成一直線射向帕積西亞。驟眼看來，竟與索羅方才使用的「地裂火」有幾分相似，卻是冰系同型咒文「玄冰破牙」。

「喔！」玄冰破牙來勢兇狠，帕積西亞好不容易側身躍開，右臂仍被冰柱擦中，傷勢不輕。

「少公主！」情急之下，索羅不知從何處湧出一股氣力，硬將天焚自亞歷山大屍身拔出，橫劍掃向阿里。阿里以半月戟側格，「鏘」然一聲，二人同時退後三步。阿里手腕發麻，不禁讚道：「不愧為現任索羅，方才打倒四皇牌之一的亞歷山大，竟還有餘力再戰！」

索羅深吸一口氣，默念火之一族秘傳的小型回復咒文，體內一陣暖意升起，雖遠不及木之一族正統回復術，氣力卻逐漸恢復。他舉起古劍天焚，正欲再攻向阿里之際，一道黑影自闇黑騎兵後方躍出，落於眾人之間。其人身披黑斗篷，右手揪住一名老者後頸，老者要害被制，四肢無力。帕積西亞與索羅同時驚呼：「奶奶！」「大公主！」

那老者，正是火族當家大公主，瑪蓮娜．帕天奴。

「艾迪信．閣加，你來得可真遲，倒不像你的作風。」不遠處的亞當自一具火族戰士屍身中抽出突刺劍，從容步向阿里、索羅與帕積西亞交戰之處。黑衣人揭下帽兜，露出真容，赫然是四皇牌最後一人──膚色黝黑的艾迪信．閣加。

泛美洲四皇牌之中，艾迪信雖僅為上尉軍階，速度卻為四人之冠，兵士間號稱「黑豹艾迪信」。除闇之魔法外，他亦精於木之一族的空氣系咒術，能恣意操控氣流，以減低自身風阻，達致常人難以企及的高速。此等魔法耗力極巨，雖然不常施展，他對空氣之掌握已至能使自身凌空飄浮的境界。

艾迪信乃古非洲人後裔，全身肌肉結實，四皇牌之中唯有他完全不藉兵器，單憑格鬥便足以制敵於死地。其身形魁梧，足有七尺高，宛如巨人；臉上佈滿疤痕，令與之為敵者未交鋒先失三分氣勢。

「為了抓住她，可花了我不少工夫。」艾迪信說罷，右臂微運，竟將大公主如無重量般拋上半空。他輕聲詠唱御空魔法，大公主的身體在空中停住不落。如此詭異的一幕，使兩軍交戰的動作漸漸停頓。此時騎兵隊早已死傷大半，人數上雙方已大致相當，但火族戰士見當家大公主被完全制住，急如熱鍋上之蟻，卻又不敢輕舉妄動。近在咫尺的索羅與帕積西亞更是進退維谷，縱然手持天焚、地煉，卻不

知該作何行動。

阿里是四人中脾性最為柔和的一人，當下朗聲道：「火族逆黨聽著！你們的皇已在我們手中，立刻棄械投降，尚有機會留得一命……」

索羅與帕積西亞對望，兩劍微微下垂。戰局勝負固然重要，大公主的性命卻更不可輕棄。正猶豫間，亞當卻打斷阿里的話，道：「不行！你們殺了四大特務頭領之一的亞歷山大．摩斯，又重創闇黑軍團，豈能不以極刑示眾？艾迪信，處置『殿下』！『殿下』為族人先行犧牲，想來也在所不辭吧！」

艾迪信嘴角微揚，冷笑道：「樂意效勞。」

戰場上一眾火族戰士驚呼：「不！！」

艾迪信對眾人呼喊置若罔聞，一道紫黑光芒激射而出，直擊空中的大公主。見過闇黑帝國處刑手段的火族人無不心頭一緊──那正是惡名昭彰的「冥黑十字」。大公主身中魔咒，慘叫一聲，先吐出一口黑血。艾迪信收回「御空步」之咒，大公主自空中墜落，仆倒在地。

「不要！！」帕積西亞終於按捺不住，揮劍衝向艾迪信。地煉劍刃上火焰比平日更盛，「轟火龍」之咒啟動，一條粗壯火龍怒捲向前。艾迪信嘿然冷笑，身形一閃，頃刻間退至十餘丈外，火龍只於其身前掠過，連斗篷一角也未曾沾染。帕積西亞顧不得他，急奔至奶奶身旁，一跪坐下，雙手抱起大公主，豆大的淚珠再也忍不住，哭得聲嘶力竭。索羅亦搶步上前，心痛之餘怒火中燒，舉起天焚橫立於大公主與少公主之前，以防偷襲。火族眾人同樣悲憤交集，二話不說再次發起猛攻，對騎兵隊與獵魔旅團戰士再不留情，戰場上烈焰沖天。

「哈哈！有趣、有趣！老夫正打得意猶未盡……來！」亞當戰意高昂，突刺劍左挑右刺，同時施展土族重力系咒文「阿鼻道」，在自身周圍構成高重力空間。前來交鋒的火族戰士步履如鉛，吃力迎戰，一時間又有五、六人負傷倒地。然而族長被殺之恨，早令他們忘卻痛楚，誓要殺死這位下令處決大公主的元兇。

艾迪信甩下斗篷，赤裸上身，話也不說便撲向守在公主身前的索羅。索羅怒吼一聲，施展「炫火加護」，火焰護罩將三人籠罩其中，又揮舞天焚抵禦，一時之間，艾迪信也難以逼近。阿里正欲加入戰團，冷不防山谷兩側埋伏的火族戰士亦已殺下山來，頓時被卡洛斯率領的三、四名高級近衛纏住，只得專心應付眼前之敵。

帕積西亞跪坐地上，抱住只剩一口氣的大公主，哭得幾乎窒息。大公主滿口黑血，仍勉力微笑道：「本宮……奶奶活了將近八十年，本就到了該回天的年紀，如今不過早去幾年，倒也無甚可惜。只是帕蒂年紀尚幼，奶奶一直放心不下妳能否統御火之一族。經此一役，可見族人在妳帶領下仍能同心協力，共拒外敵，奶奶還有何所憂？也是時候到天國與為族人犧牲的父皇再聚了……」聲音愈來愈低，斷斷續續。

帕積西亞哭道：「奶奶！您不能丟下我們不管！我還要聽您說故事呢！」

大公主又咳出兩口黑血，伸手撫著她的紅髮，道：「傻孩子，帕蒂，自此以後，妳就是火族之主……身為皇者，不可再如以往般刁蠻任性了……」說罷，取下頭上的銀髮箍，輕輕戴到帕積西亞頭上。

「本宮以第五十二代火族之皇之名，任命汝──帕積西亞．約翰．奧沙伐德．帕米爾．霍貢．巴羅特．帕天奴──為第五十四代火族之皇，自此刻起承擔領袖火族子民之責，先民之憂而憂，後民之樂而

樂……」話猶未竟，已吐出最後一口氣，與世長辭。在冥黑十字餘威之下，屍體僵直站起，雙臂平舉，一道紫光沖天而上，在空中凝聚成一顆紫色光球。

帕積西亞哭得力竭，再也無法抓住奶奶的身體，整個人跌坐在地。索羅強忍淚水，不忍見大公主遺體遭咒術操控，施展一記火咒將其屍身焚為灰燼，隨即半跪在地，朗聲道：「第二十二代索羅謁見新皇，誓遵吾皇之命，終身不叛！」

帕積西亞強自收住哭聲，仍說不出話來。她舉起地煉之劍，遙指高空烈日，以此宣示正式繼承火族皇位。霎時之間，尚在戰鬥的火族戰士齊聲吶喊，凡能舉武器者皆將兵刃指向太陽，表明誓隨新皇。索羅隨即起身，再次引爆「炫火加護」，火舌亂射，逼退伺機而動的艾迪信。他伸手入褲袋，取出早前隨手收起的兩張咒符，瞥了一眼，露出一絲苦笑，對帕積西亞道：「少公主……不，吾皇，請下撤退令，率眾退入山谷。我要賭上一把！若有幸打退追兵固然最好，就算不成，至少也要斷絕他們的進路，使其無法追入斷箭谷內。只要吾皇帶領所有人進入緋紅之森，與族人會合，便算獵魔團尚餘追兵，也無力徹底搜遍森林，火族血脈總可延續……」

帕積西亞急得再度落淚，道：「你要打開古劍天焚的封印！」

索羅苦笑道：「四皇牌尚餘三人，我已無力一一擊倒。你看看四周，真正還能作戰的，也不過二十人。為保將來一線生機，火之一族必須至少留下一點戰力……不賭不行。恰好方才抽中的，是冰封與回復的咒符，若我能多撐片刻，說不定還有全身而退的可能。若是回不來，就拜託吾皇代我完成協助亞爾法特的心願——」

帕積西亞打斷他的話，道：「這件事既由你而起，就該由你親手完成，這不正是歷代索羅的使命嗎？況且你尚無後嗣，『索羅』之名豈能斷絕在你手上？你至少也該先收個徒弟！」說罷右手舉起，一枚鮮紅火球射上高空，在半空綻放，正是撤退的信號。

她丟下一句：「不要死……我比起那個『吾皇』，還是更喜歡你叫我帕蒂。」便轉身後退，與抽身而退的殘餘火族戰士一同奔入谷中。

索羅巨劍橫掃，再逼退正要撲上的艾迪信，隨即衝至谷前，將天焚深深插入地面，大喝：「你們殺了我們的皇，這仇不共戴天！此地就是你們的葬身之所，休想跨進一步！」

亞當仰天大笑，道：「蠢材！就算我不得不承認，你們一族以一敵三，將騎兵隊殺得七零八落，此刻你也不過孤身一人對抗五十人罷了。而且……」說著，獵魔旅團眾戰士紛紛俯身，伸手按地，吸收大地上屍體流出的鮮血；凡尚有一息在身者，亦被視作魔力源盡數榨乾。

「地上屍橫遍野，對我們而言正是源源不絕的魔力補給。你如今強弩之末，又怎會是我們的對手？」阿里補充完魔力後也道：「你已毫無勝算。念在你讓亞歷山大死得其所，我們準備讓你死得乾脆一點。」

艾迪信舉起雙手，凝聚兩團真空氣囊，冷笑道：「你若還有甚麼大咒文，就儘管使吧。在號稱泛美最快的我面前，只怕你咒文尚未念完，便已身首異處。」

索羅解開纏在天焚劍柄上的繃帶，任其隨風飛去。右手舉起兩張咒符，正是木系回復術與水系冰封術。他搖頭道：「傳說中，火精靈使空氣憑空燃燒，違逆自然之理，驚動了火神。火神震怒，焚毀大地，火之一族的祖先費盡心力方將之封印。」說著攤開左手，露出天焚劍柄，只見黝黑劍柄之上，獨刻一隻眼睛。

「這不是咒文。」索羅續道，「封印一旦解開，在烈火焚身之際，我也只能在短時間內壓制火神。當我雙手離開劍柄之時，火神便會將眼前一切吞噬殆盡。」

艾迪信聽到此處，心知不妙，疾衝上前，卻是遲了一步。索羅右手啟動回復咒符，同時將冰封咒符覆於雙手之上，雙掌緊扣劍柄，毫不猶豫吐出禁語：「『煉獄』。」

撲向索羅的艾迪信，彷彿在一瞬間看見一張扭曲獰笑的人臉迎面而來，尚未看清究竟是誰，眼前便只剩下一片絕對的火紅，接著，再也感覺不到任何事物。

===

帕積西亞扶著負傷的卡洛斯，領著尚餘二十餘名火族戰士，依照先前約定的暗號標記，在叢林間穿梭，終於趕回火族臨時集結的洞穴。亞爾法特一直守在洞口，遠遠看見眾人穿出樹林，心中一喜，旋即發現隊伍中缺少了索羅的身影，立刻心頭一沉。他沒多說一句話，先折返洞內通知眾人，再奔回洞外迎接帕積西亞等人。

洞內的非戰鬥族人陸續跑出，第一眼便看見帕積西亞頭上的銀髮箍，紛紛半跪在地，明白大公主已將皇位傳予少公主，自己恐怕凶多吉少。

帕積西亞強忍淚水，高聲道：「先救傷員！」族人聞言立刻行動，有人拿出回復系咒符，有人抓起草藥與繃帶，替傷者包紮。耆老們四處打聽子孫生死，雖偶有親人歸來，多數已戰死沙場，一時間洞外哭聲四起。

亞爾法特跑到帕積西亞面前，急問索羅是否亦已戰死。帕積西亞哭道：「他解開了天焚的封印，要放『火神』出來……」遂將歷代索羅中，近數十年間僅有兩人使用過天焚火神封印的事告訴他。封印解開之際，施術者雙手必受烈焰灼燒，初時尚能勉強操控火神，若來不及重新封印，一旦無力緊握天焚，往後數十分鐘內火神將暴走，燒盡所見一切。那兩位索羅，一人選擇玉石俱焚，另一人雖勉強完成再封印，雙手卻自此廢去。

亞爾法特聽得呆若木雞，又問：「你說他同時施展了冰封與回復咒文，想要延長握劍的時間？」

帕積西亞點頭。亞爾法特一把抓住她的手，拖她跑回洞內，指著剩下不多的咒符問：「這裏還有沒有那兩種咒符？」

帕積西亞愕然道：「你打算做甚麼？」

「沒時間解釋了，快找出來給我！」

帕積西亞匆匆翻找，拾起三張咒符，分別拿在兩手：「這兩張是木系回復咒符，這一張是冰封……等一下！你該不會是——」

亞爾法特一把搶過，轉身狂奔。帕積西亞知道他要折返戰場，方欲追上，他又折回來，把其中一張回復咒符塞進她手裏，道：「這張給你用，你右臂還在流血！」

帕積西亞呆呆接過，怔怔望著他的背影，直到對方身影已消失於洞外的綠意之中。

第八章：火炎之神

斷箭山谷之前，是一片沙石平地。地上躺著許多具屍體，也有騎兵隊的馬屍，分散方圓一里之內，皆為帝國軍與火族戰爭的犧牲者；然而，連同附近偶有的幾株植物，此刻都正在熊熊燃燒。

戰場之上，景象更是詭異：擋在山谷之前的，是唯一一名火族戰士索羅，面對二、三十名闇黑帝國軍士兵。索羅一動不動，雙手緊握古劍天焚，劍插地上，怒目猙獰，瞪著殘存的敵人，全身正在焚燒。在他面前，是一個由火構成、二十多尺高的人形。火人沒有實體，臉部無五官，但閃耀的火焰似乎構成一張張臉孔，正是火族所稱的「火神」，平常封印在古劍天焚之中的守護獸。「火神」周圍遍佈燒焦的屍體，似乎已殺了十多二十人。它曲著身子，彎身向前，細看之下，左右手竟「握」著兩個獵魔旅團的戰士。那兩人已無生命，被「火神」的火焰之手包裹，全身成焦炭。周圍寂靜無聲，唯有火焰燃燒之聲霹靂啪啦，令人觸目驚心。

獵魔旅團的戰士們只呆得一瞬，知道不能坐以待斃，紛紛反擊。其中六名精通水系統魔法的獵魔旅團戰士，包括四皇牌中的阿里在內，或施展霧氣咒文，或丟出冰彈，皆試圖牽制「火神」，讓同伴趁機打倒施術者索羅。四皇牌頭領亞當在此役以多欺少，卻仍損失二百多人，四皇牌之中更折損二人，被上頭責備在所難免，惱羞成怒，怒氣無處發洩，便帶領其餘士兵圍剿索羅。

然而，所有水系統魔法對「火神」完全無效，尚未觸及其身，便吱吱作響，被高熱蒸發。在高熱之下，圍剿索羅的眾人亦無法靠近，只能遠距離以能量球轟炸，但焚燒著索羅的火焰似有防衛之效，能量球未及接觸他，便被火罩彈開。索羅與「火神」同心同體，意志同步，目光所及，「火神」便「鬆開」雙手，任由兩具焦屍倒地，曲身一彈，撲向一組五人的獵魔旅團戰士。火焰手臂橫掃，其中二人躲避不及，全身著火，厲聲慘叫，滾地無法熄滅，不久倒地不起，從此長眠。索羅雙手灼痛，不知能支持多久，只盼速戰速決。火焰成形的召喚獸也不分前後，詭異地身體後背忽然反轉為正面，毫不浪費時間，順著索羅的目光又撲向另一組獵魔戰士，一時之間，獵魔旅團再被燒死三人。

召喚術屬最高階魔法，世間聞名者，莫過於土族的「魔陶土俑」。自十二年前亞洲魔衛兵之亂後，闇黑帝國獵魔旅團對「魔陶土俑」進行深度研究。召喚系魔法中，施術者與召喚獸維持心靈聯繫，主流召喚魔咒中，只要聯繫斷絕，召喚獸失去魔力源，短時間內便會消亡。只有較低等咒文，召喚獸屬用完即棄，存在時間受施術者魔力高低所限。這些皆為獵魔旅團戰士必備知識，但面對「火神」，其性質與土族「土俑」似是而非；若信索羅所言，此非咒法，不知如何制定戰略。

「變態的召喚獸！」亞當切齒怒罵，轉移目標，重念「阿鼻道」之咒，土系重力咒文加諸「火神」無實體之身。眾多攻擊魔法中，重力咒文似乎終於奏效，一時之間火焰成形的外貌微變，似被壓扁。索羅身在咒文範圍之外，但身心與召喚獸連成一體，亦受突如其來的重壓，口角滲血，身體苦苦支撐，握劍的雙手險些脫力。亞當身經百戰，立即察覺形勢轉變，全力維持重力咒文，向其餘獵魔旅團戰士下令：「攻擊施術者！現在！」

屢攻不下，士氣低落之際，眾人見稍有轉機，不敢怠慢，殘存戰士再次衝向索羅。果然在亞當施壓之下，索羅周圍火焰護罩溫度急速下降，眾人立刻刀劍戟戈、火球能量彈齊發。

「啊呀呀呀……」索羅嘶吼，握著天焚的雙手用力一抽，拔出插地之劍，橫揮而起，「火狐尾」之咒詠唱，一條弧形火牆隨劍勢橫掃，激射向襲來的獵魔旅團戰士。眾人未料被壓制的索羅尚有還手之力，皆吃一驚，其中兩人更被烈火吞噬。

亞當仍維持咒文，嚷道：「他無法支持多久了，給我繼續攻過去！」

索羅聽到指揮，心下苦笑，心知他沒有猜錯。冰封咒文本屬攻擊魔法，施於雙手雖能暫緩天焚熱力，畢竟是以毒攻毒，觸感已開始麻痺，雖有回復咒符勉強支撐，雙手離劍是遲早之事。若不能在天焚脫手前打倒所有敵人，重施封印，「火神」暴走之時，恐怕自己亦將化為灰燼。

阿里知再戰只會玉石俱焚，向亞當大叫：「我們損失太多人了，此時該當撤退！」

亞當怒吼：「還有十多人，難道連一個小小的火族戰士也打不倒？獵魔旅團顏面何存！不要放緩攻勢！」

索羅心力開始模糊，忽聞阿里之言，知敵人之間已有猶豫，精神一振，要先打倒亞當。天焚再直插地上，目光獰厲瞪著對手。

「火神」在重力壓制下，體態如駝背老人，彎身雙手似撐地面，苦苦支撐。但索羅意念堅定，目標明確，火勢忽然旺盛，彷彿可聞其不存在的嘶叫，「洪」的一聲火圈自其身爆發，亞當首當其衝，衣衫燒起。他慘叫，肌膚盡被燒傷，重力咒分散，「火神」重獲自由。

「到煉獄報到吧！」索羅大喊，「火神」將亞當整個身體捲入其中，一代獵魔旅團特務頭領在慘叫聲中化為黑炭。

眾人見頭領戰死，皆心頭一震，正不知如何是好，殘存騎兵隊士兵已轉頭欲逃。阿里見自軍已無戰意，雖不忿，知無力再戰，大嚷：「撤退！」

亞當一死，索羅體力耗盡，喃喃道：「少公主……對……對不起……看來我賭輸了……」雙手再也握不住天焚，古劍離手，索羅倒地。

召喚咒施術者魔力斷絕，「火神」的火忽然更旺更紅，身高體積暴增，體態調整不及，身體似越彎越低，逃走的帝國士兵回頭一望皆呆。火越燒越熱，漸成白色，說明「火神」已進入白熱階段，雙腳所踏之處沙石融化，紅紅漸成岩漿。

此時「火神」重整體勢，「站」了起來。在場眾人皆懷疑是否幻聽，空中似傳來「火神」低沉叫喊：
『破壞！銷毀！再生！』

「火神」一躍，伸手向跑得最遠、魔力最低的帝國騎兵隊士兵，大手一揮，連殺四、五人。
「怪...怪物！！」

本來飽經訓練的獵魔旅團戰士皆被眼前現象嚇倒，其中兩人不能動彈，其餘作鳥獸散。
『滅絕！分解！重組！』

「火神」無需揮拳，嚇呆的戰士在其路過之途已被白熱之火燒成灰燼。
「天！這是甚麼怪物！」阿里連退三、四步，驚叫道。

他對魔法的學識告訴他，一般召喚獸在施術者斷開魔力源後迅速消亡，「火神」卻相反，越燒越熱，甚至存在時限成謎。事實上，即便有其存在時限，在其消亡前，恐怕自己已化為灰燼。他當機立斷，賭「火神」殘留時間不會太長，不向後逃，只在自己面前築起「玄冰水晶牆」之咒，但求自保。他幾乎可以發誓，沒有臉容的「火神」似向他看了一眼，先放下他不管，繼續虐殺逃走的兵士。

阿里心頭發寒，想：「它是要趕盡殺絕，先處理逃走的獵物！我站在這裏是不動、最方便的目標，所以它留到最後才殺——」

一時之間，戰場之上正如索羅的召喚禁語，變成人間煉獄。

===

亞爾法特在谷中森林左穿右插，攀上谷旁山丘，欲先審視形勢。之前卡洛斯帶領的伏兵埋伏於此，可見痕跡，亞爾法特循腳印來到山丘之頂，離地數十米。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倒地的索羅，天焚劍在旁，周圍能燒之物——屍體、植物等——皆在燃燒。他吃驚，正欲衝下山之時，才見不遠處一個近三十尺高的火人正在追殺帝國軍士兵。只見火人一手一個抓向他們，每一抓帝國軍士兵皆著火焚燒，不久化為灰燼。火人所到之處，皆留下一道紅紅岩漿之徑，乃高熱融化沙石所致；每幾秒，火人身上爆發一個火圈，直徑十多尺，似宣洩過剩能量，所及之處皆起火。想起帕積西亞所言，這應是所謂「火神」。

十多丈外，一名衣衫被燒大半、身穿黑斗篷的獵魔旅團戰士在面前施下魔冰牆咒文，躲在厚厚的冰牆後，似要明哲保身；但冰牆再厚，外層仍被周圍熾熱火焰慢慢溶化，狼狽不堪。

亞爾法特憎恨闇黑帝國，但見如此慘況，毫無歡喜之意，心頭震動，眼淚幾乎流出。
「這就是戰場……生命在此終結，賤如草芥。在鬥爭中為不知所謂的理由消亡，真有其意義嗎？」亞爾法特首次想到此問題。然而不及細想，倒地的索羅不知生死，火神威力雖恐怖，硬著頭皮至少要將他拉開。想到此處，看看手中兩張咒符，咬牙沿斜坡滑下谷中。

===

阿里舉起雙手，吃力地不停施展冰系統防禦咒文「玄冰水晶牆」，面前冰牆凝聚越厚，卻又被火神的火焰拳頭如挖豆腐般輕易挖開，嗞嗞蒸發成水氣。他察看周圍，除了昏迷的索羅，已全軍盡墨。比起毫無反抗能力的索羅，自己正是火神最後的目標。阿里不間斷施展冰牆咒文，體內魔力已所餘無幾，喘不過氣來，周圍屍體早已燒成炭灰，血液蒸發淨盡。不知火神還能存活多久，此刻他面對絕望，唯求掙扎求存。

他想起小時候在古印度貧民區無父無母長大，為生存偷竊食物，多次被毒打都捱過，只為多活一天。後來與同樣背景的孩子結黨，被成年人嫌棄厭惡，如過街老鼠。直到闇黑軍團強行徵兵，阿里為溫飽自願從軍，受檢測發現罕見多元適性體質，除血魔法外，對火、水、金族魔法皆有適應性。此體質令他在軍中受歧視，同儕諸多留難，吃盡苦頭。但有飯吃，有屋住，他亦忍受過去，決意進修，立於眾人之上。自此勤奮修習，三年前聯合叛軍之役被派駐獵魔旅團，立下輝煌戰績，終受亞當提拔成為分區特務頭領。

一直以來受盡苦難都捱過，又豈能在此被火之一族的召喚獸一把火燒盡？「我才不會就這樣死掉！」他身心俱疲，眼光模糊，不自覺大叫，手上魔力更盛，周圍溫度急降，冰牆溶化再急，仍維持一定厚度。但自身魔力源已見底，再也控制不了魔力運用，身上漸泛出血氣，已動用生命呼叫精靈施法。

然而火神似嘲笑阿里努力，雙手所到之處，冰牆轉眼溶化。過不多時，阿里力竭，冰牆薄得難稱「牆」，自己無力支撐，跪倒在地。就在阿里萬念俱灰之際，奇蹟出現：火神凝住動作，似對他完全失去興趣，再次前後對換，拖著熔岩向索羅所在之處走去。

「它……終於要…反噬施術者了……嗎？我的……小……小命……保住了……嗎？」喃喃自語，阿里終於

不支倒地，在蒸氣與薄冰霜鋪滿的小小圓周中昏死過去，看不見倒下的索羅身旁多出了一個人。

===

亞爾法特奔到索羅身旁，遠見火神對阿里一拳一拳揮去，熱力折射令視像詭異浮動扭曲。他探索羅鼻息，感到微弱呼吸，知其僅昏厥，心頭大喜。當下跑至不遠處，拾起天焚劍，正要拖索羅離戰場，抬頭一看，三十尺高的巨火人竟慢慢向他們走來，嚇得臉色蒼白。

與受控制時動若脫兔相反，暴走中的火神行走甚緩，卻帶來更大壓逼感。亞爾法特在壓力下，拖不動索羅，不知如何是好，只感熱力逼人，火神已至二十來尺之處。近看之下，火成形的巨人更顯巨大，亞爾法特幾乎屎尿齊流。

「不好！要走也來不及了，唯有用這兩張咒符……」說著拿出咒符，呆看一會，幾乎哭出來，急道：「糟了，沒有問少公主如何使用！」

火神已至身旁，亞爾法特和索羅衣衫開始烤焦冒煙。亞爾法特拿著咒符在面前，汗如漿溢，大聲叫嚷：「啟動！不對……打開！冰封！回復！治療！冷凍！為甚麼都沒有用！天，這是聲控的還是怎麼呢？」又在膠片上左摸右搓，摸不出所以然。

火神伸出雙手，左右包圍，在亞爾法特看來，似正要捏死二人。亞爾法特明知火神非生物，仍對其大喊：「他不能死！我們還要集齊五聖物，根絕闇之魔法的根源！不要過來！」

說著把索羅的上半身抱在懷內。面對那足以將靈魂都燒成灰燼的熱浪，亞爾法特本能地想要緊閉雙眼。但他狠狠地咬破了嘴唇，強逼自己迎著那刺眼的火光，雙眼通紅，睜大著眼睛。
『索羅已經失去意識了。如果我們要在這裏被這團業火燒成灰燼，至少……我必須親眼見證這一切的終結！』
就在雙手觸碰二人之時，一陣白光自亞爾法特身上湧出來，成為一個球形擴散開去，方圓數里，把戰場上的血腥畫面一概覆蓋過去。

第九章：天馬南翔

一陣微風吹過，樹葉沙沙作響，陽光透過枝葉間隙灑落在草地之上。樹蔭之下雖然日色熾烈，卻絲毫影響不到森林內的溫度，氣候宜人。此處雖然已近春末，樹葉與草地仍是一片深紅，正是緋紅之森的特色。亞爾法特嗅著草地的清香，慢慢睜開眼睛。

「這裏是……？」他勉強擠出一句話，忽然想起甚麼，霍然彈起身來：「火神呢？索羅呢？」眼角餘光掃見四周一片紅色，腦中首先浮起的念頭便是自己還在火焰之中：「天，我死了嗎？這……這裏就是血池地獄嗎……哎呀！」話未說完，後腦忽然挨了一記。

「血池地獄你的大頭！」帕積西亞在旁冷冷出聲，接著道：「睡了一整天，睡夠沒有？」她正跪坐在他身側，而亞爾法特則坐在鋪在紅色草地上的氈毯之上。

亞爾法特揉了揉眼睛，神智總算稍為清醒，道：「帕蒂……不，少公主……不，陛下！這裏是……」

「緋紅之森。」索羅的聲音隨即響起。亞爾法特喜出望外：「索羅！」

索羅站在一旁，右手握著天焚劍，劍尖插地，上半身赤裸，幾乎整副軀幹都纏滿繃帶，身上隱約傳來草藥味。他微笑道：「小矮子，看來這回是被你救了一命，真要好好謝謝你呢。」

帕積西亞哼了一聲，道：「你們只是運氣好。我們找到你們的時候，你抱著索羅，兩個都昏迷不醒。從周圍被摧毀的情況來看，火神在暴走之後反噬你們，眼看就要把你們燒個一乾二淨，關鍵時刻魔力忽然消散。亞爾法特，你的咒符應該在那一刻啟動了，才救了你們一命。」

亞爾法特「咦」了一聲，依稀記起當時根本沒弄懂如何啟動咒符，便問：「咒符找回來了嗎？」

帕積西亞笑道：「你在說甚麼？在那種高熱之下，東西早就燒成灰燼了。」

亞爾法特想了想，總覺得哪裏有點不對勁，但既然二人都平安無事，只好當是自己誤打誤撞啟動了咒符，聳聳肩，也就不再深究。

帕積西亞續道：「多得路易——咳，索羅你，闇黑帝國的追兵幾乎全軍覆沒。還有……哼，謝謝你，亞爾法特，把我們這位英雄也給救回來。因為——咳咳——你們兩人，火之一族才能順利撤退到這裏。往後我們便在此處隱居生活。」

亞爾法特與索羅互望一眼，都看得出她只是不好意思把感謝說得太明白。二人環顧四周，只見在這一役及古墨西哥城獵魔旅團掃蕩中倖存的火族人，只剩三百多人，零散分佈在森林中，各處已搭起不少帳幕，亦有休班的戰士自不遠處砍伐硬木，架回來作為建材。雖不知此處在森林中確切的方位，卻可見中央已預留成聚居的廣場空間，並有簡陋的瞭望設施，佈局隱然有序。火之一族自古移居新地，必由族長親自指示市鎮格局，可見新繼位的帕積西亞年紀雖輕，領導之才仍見一斑。

帕積西亞又輕咳兩聲，似是掩飾尷尬，隨即將手指放在唇邊，「咻」的一聲吹出響亮的口哨。過不多時，天空響起「啪啪」振翅聲，一道黑影自眾人頭頂掠過，亞爾法特與索羅不禁嚇了一跳。只見一匹白馬竟長著翅膀，在半空盤旋數圈，嘶鳴一聲，看準樹林間的空隙，徐徐降落在帕積西亞面前。白馬頭頂長有獨角，雙肩生出一對亮白羽翼，比馬身更為巨大，肌理強健。論體型，比尋常馬匹足大一號，四足鬃毛垂至近地，英姿勃發，正是大公主三十年前放歸自然，而近十年來又成為少公主玩伴的獨

角天馬。計算年歲，牠雖已年長，外表卻看不出老態，體格依然矯健。

天馬俯下頭來，抬起一隻前蹄。帕積西亞輕撫牠的面頰，天馬顯得十分享受，人馬之間感情匪淺。她回頭對索羅和亞爾法特道：「這就是『沙沙』。奶奶在世時囑咐我要把沙沙借給你們，讓牠載你們前往古巴西東岸。你們可要好好待牠。」說著又以西班牙語輕聲對天馬道：「沙沙，他們倆會跟你旅行一段日子，麻煩你送他們一程。」

天馬低低嘶鳴一聲，像是在答應。亞爾法特雖聽不懂西班牙語，卻看得出人馬之間一問一答的默契，驚訝道：「牠聽得懂少公主您的話？」

帕積西亞笑道：「牠靈性極高，也懂我們的說話……至少簡單的指令牠是明白的。」

索羅微笑看著這一幕，忽然想起甚麼，神情一肅，半膝跪下：「多謝吾皇借馬。在下一定完璧歸還。」

帕積西亞反而抱腹大笑：「你對著我也要這般假正經嗎？不用多禮！照舊叫我帕蒂或少公主就好了。」

二人雖仍以慣用的西班牙語對答，亞爾法特也猜到，索羅是意識到帕積西亞如今已不止是「少公主」，而是堂堂火族之皇，於是自己亦半膝跪地致意。帕積西亞隨手又在他後腦輕拍一記，道：「連亞爾法特也跟著取笑我！」亞爾法特只得「呃」的一聲，滿頭霧水。

她沉吟片刻，續道：「本來我也想跟你們一同南下。不過此刻火族正值重建之時，說甚麼我都必須留在這裏，幫忙籌劃戰力部署。路易士，沙沙就交給你了。牠喜歡吃甜的野果，也會自尋清甜的溪水，沿途應能幫你們找到食物與飲用水。」

索羅走到獨角天馬面前，輕撫牠的臉，天馬毫不抗拒，嘶鳴一聲，微微擺頭。帕積西亞心領神會，解釋道：「沙沙在示意你可以騎到牠背上。亞爾法特也坐在後頭，你們趁出發前先熟習一下。」

二人當下也不多說，索羅在前，亞爾法特在後，一同騎上天馬。天馬長嘶一聲，意氣風發，抬足疾奔，雙翅一振，瞬間掠過樹梢，在空中展翅遨翔。亞爾法特平生只騎過馬、坐過摩托車，從未在天空飛翔過，只聽得耳邊風聲呼號，隨時像要被甩下，嚇得緊閉雙眼，死命抓緊索羅的衣襬。那邊廂，索羅卻興奮高呼，只覺暢快無比，恨不得天馬飛得更快。天馬彷彿聽懂了他的心意，嘶鳴一聲，果然又再提速。

索羅以西班牙語道：「沙沙，試試往左飛，先到那株大樹那邊？」天馬果然明白，稍一調整雙翅角度，向左滑翔而去。索羅自此確信可以以言語馭馬，歡呼不已，開始與天馬在空中四處試飛。他坐在天馬背上，人馬合一，動作如行雲流水，幾乎像在遊玩多於訓練，自午飯時分一直飛到黃昏；亞爾法特則自始至終緊閉雙眼，強忍著不讓自己屎尿齊流，自是不提。

===

次日清晨，一眾火族人上前向索羅致謝，感激他不惜捨身牽制獵魔旅團的腳步，保全了原本聚居於古墨西哥城、逃脫闇黑帝國魔掌的火之一族。至於奮不顧身衝回戰場，最後還把索羅救回來的亞爾法特，眾人亦一一致意握手，表達謝意。

帕積西亞與族人一同牽著獨角天馬，來到一處樹木較疏的空地。索羅先抹拭古劍，將天焚收到半開揚

的劍鞘之中，背在背上，一躍上馬背，伸手去拉亞爾法特。亞爾法特背著一個裝滿乾糧與帳幕的大背囊，在索羅一拉之下也躍上天馬。帕積西亞領著族人向二人餞行，又輕撫獨角天馬幾下，順手拍了拍牠的臀部。索羅向帕積西亞點首示意，以作道別，隨即一聲吆喝，拉了拉馬韁。天馬長嘶一聲，藉助短距離的助跑，載著二人衝向天空。亞爾法特仍不忘回首向眾人揮手，只見地上的人影迅速縮成小點。

天馬飛得極快，轉瞬間便離開火族聚居的林地，向東南方展翼滑翔。經過前一日整個下午的「特訓」，亞爾法特終於敢慢慢張開眼睛。只見天馬飛行高度不算太高，四足收曲，雙翼偶爾振動一下，腳下紅色的樹海像卷軸般向後飛逝。清晨日光尚柔，和暖氣流夾著迎面而來的微風，深春的空氣略帶濕意，二人依舊感到心曠神怡。

二人騎著獨角天馬，不過兩日，腳下樹海由深紅漸轉墨綠，前方地勢亦越來越高，細看之下，竟隱約像是一尊跪地的巨人。索羅向亞爾法特解釋：「這裏就是巨人丘陵。傳說中古時巨人兵在世上肆虐，其中一具便在中美洲四處破壞。中美洲原本是一片綠意盎然的森林，巨人兵一役之後，只餘焦土；過了不知多少百年，焦土化為廣袤沼澤，漸漸吸引許多珍禽異獸棲息。由於猛獸眾多、地勢兇險，人們再不敢穿越沼澤，往來南美只得另闢途徑，自墨西哥南部的新阿卡普爾科港經海路轉往南美西岸古厄瓜多爾的卡里港。」說著說著，天色已近黃昏，二人便令天馬降落，搭起帳幕，尋覓食物，過了一夜。沙沙靈性極高，正如帕積西亞所言，時而領著他們沿溪而行，時而帶他們尋到樹叢中累累鮮果。

自此之後，他們天天自清晨啟程飛翔，至黃昏紮營休息。天馬畢竟在野外度過數十年，對山林環境警覺性極強，甚少把二人帶近猛獸的地盤；偶爾真有猛獸前來挑釁，又豈是索羅手中天焚之敵？算來已有不知多少頭野豬與蠻牛成為二人的腹中佳餚。魔磁始終筆直指向東南方，二人一馬不緩不急地行程兩週有餘，越過安第斯山脈，穿過古哥倫比亞國的遺址地帶，終於來到亞馬遜河流域，一片一望無際的熱帶密林。

自古文明覆滅以來，世界經歷多次變局，地球兩極萬年冰川在小冰河期後急速溶化，全球水位上升，其間南北美洲受害尤深。單是南美洲，面積便比上個文明少了足足五分之一，東西兩岸皆遭洪水侵蝕，西岸港口如卡里，現代位於接近安第斯山脈的內陸地帶，史學家相信遠古時的位置是現在的海中心。相比之下，東岸多為高地，受災較輕，古代傳統港口得以保留。隨著文明沒落，能越過大西洋與太平洋的大型船隻愈來愈少，在南美洲尚有能力泊靠此等巨船的港口更只餘兩處，分別是東岸的里約熱內盧與西岸的利馬。

在種種變遷之中，唯獨位於熱帶的亞馬遜流域幾乎未受影響，仍然林木繁茂，生態系統完好。待人類社會緩緩復元，通往南美的道路依舊大致沿循古時慣例，集中於西部；南美的開發又偏重於南方。相對之下，中北部的亞馬遜森林因人跡罕至，繼亞熱帶的南亞叢林之後，成為多數動植物最後的安居地。

===

這日中午，二人仍騎著獨角天馬，自亞馬遜樹海上空飛過，腳下林木層層，霧氣與森林交織成一幅瑰麗圖畫。亞爾法特看得心曠神怡，忽然心血來潮，自褲袋中掏出魔磁查看。他草草瞄了一眼，正欲收回袋中，卻覺得哪裏不太對勁，忙再看一次，只見指針已不再指向東南方。他揉了揉眼睛，以為自己看錯，繼而大叫：「索……索……索羅！回頭！回頭飛！」

索羅耳邊風聲呼呼，以為聽錯：「甚麼？你叫我回頭？你瘋了嗎？」

「不、不對！聖物不在前面了！」亞爾法特一時間語無倫次，只勉強擠出幾個字。

索羅隱約明白他的意思，卻一時抓不準重點：「你到底在說甚麼鬼話？」

亞爾法特深吸一口氣，總算理清思緒，道：「我們飛過頭了。魔磁指向我們後面，也就是說，下一件魔源聖物就在這一帶！」

索羅大吃一驚，道：「甚麼？！是哪個蠢材帶著聖物在這片大得沒邊的熱帶森林裏亂逛！」嘴裏抱怨，手上已拉緊馬韁，以西班牙語吩咐獨角天馬掉頭。天馬輕聲嘶鳴，雙翼一側，畫出一個大圓弧折返原路。

亞爾法特死盯著魔磁，只見指針重新指向前方，心裏既懊惱又緊張，恨不得自己先前就發現。他一邊看著手上的小小指南針，一邊問：「你猜是誰帶著哪一件聖物？」

索羅道：「很難說。照大公主所言，無論是誰，他應該是帶著聖物在旅途中。想來多半也是像我家那樣，要遵從家訓周遊列國、行俠仗義吧？」

亞爾法特道：「也有可能是在逃亡。」

索羅抓抓頭，道：「若真是聖物的魔具使，很難想像他的魔法修為會太差。若有人能逼得他落荒而逃——嘖嘖，也未免太不爭氣。」說到這裏，忽然想起自己不久前才在一群獵魔旅團高級戰士圍攻之下，差點連命也丟了，臉上不覺微微一紅，只覺尷尬。所幸亞爾法特正專心瞪著魔磁，並無留意他的表情。

忽然，亞爾法特又「啊」的一聲，道：「又飛過了！也就是說，聖物就在這附近！」

索羅往下望去，只覺腳下霧氣比四周更重，但身處亞馬遜河流域，這種情況也算平常。他不再多想，立刻命天馬下降。

獨角天馬拍翼下沉，載著二人在密林間穿梭，左突右閃，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塊略為開闊的地帶落腳。亞馬遜森林地處熱帶，植物生長極為瘋長，地面上連最普通的草都高至及膝。樹木與藤蔓交錯遮蔽，雖不至於悶熱難當，空氣中卻瀰漫濕氣，令人感到十分黏膩不適。索羅打量四周環境，頗為惱火地道：「究竟是哪個蠢材會跑到這鬼地方遊蕩！找到他的話，非先揍他一頓不可！」

亞爾法特不理他的抱怨，只指著前方道：「就在這個方向！」

叢林之間並不適合天馬行走，索羅輕撫獨角天馬一下，放牠自由活動，囑咐牠日後聽見口哨為號再回來會合。天馬似乎也對潮濕的環境頗為嫌惡，嘶鳴一聲，展翼高飛，再度消失在樹梢之上。

第十章：初遇水鏡

「熱帶的森林都是這般濕熱的嗎？」

亞爾法特汗出如漿，身處黏膩潮濕的環境，只覺渾身難受。先前在墨西哥的緋紅之森，雖亦炎熱濕潤，與此處亞馬遜相比卻可謂小巫見大巫。索羅即便是中美洲人的後裔，對這般濕熱的熱帶森林似乎也頗不習慣，只得以天焚劍左砍右劈替二人開路，心中煩躁，幾乎想一把火將整片森林燒個乾淨。聽見亞爾法特近乎埋怨的聲音，他好不容易才按捺住想賞他一腳的衝動。

「怕熱的小矮子，別再抱怨了！魔磁仍然指向前方嗎？快點找到那個聖物魔具使，把他一拳打暈，搶了聖物就騎沙沙往東岸去！」

亞爾法特睜大眼睛，道：「你是認真的嗎？」

索羅也不知該氣還是該笑，索性懶得理他。亞爾法特不死心地追問：「我想，如果好好坐下來談談，應該也能說服他至少借給我們一用吧？不必一開始就動拳頭吧？」

索羅忽然伸手攔住他，「噓」了一聲，手指按在唇上，示意靜默。亞爾法特知道索羅定是看見、聽見或感覺到甚麼異狀，也立即閉口不言。索羅環顧四周，低聲道：「你有沒有留意，這裏的霧比剛才更濃了？」亞爾法特停下腳步，也細細察看周遭環境。

果然，比起剛落地時，此處濃霧更形密集。他自下馬後便一路緊跟索羅，又全神貫注在魔磁之上，不知不覺間，周圍竟已到了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步。這一帶的霧氣與方才單純的濕熱略有不同，雖然仍帶水氣，卻多了幾分陰涼，不再那般黏膩；而且霧氣似把草木的清香整個掩蓋，嗅起來反倒淡而無味。

「這……是甚麼大問題嗎？難道是毒霧？」亞爾法特不明所以，低聲問道。

索羅搖頭：「不用擔心，聞起來不像有毒。小矮子，你可能還不夠敏銳，這裏的氣息不大對勁，有一股戰鬥的味道在空氣裏蔓延……」說著左手也握住天焚劍柄，劍隨人意，天焚劍刃隱隱燃起火光。

亞爾法特看了魔磁一眼，對索羅道：「魔磁還是指向這個方向。我們怎麼辦？繼續向前嗎？」

索羅點頭道：「想來聖物魔具使正捲入某場戰鬥之中。這霧氣非比尋常，若不出所料，是水系咒文的效果。無論他日後是敵是友，至少現在可以肯定，他是最剋制我火系魔法的對手之一，我們更要小心為上。先慢慢接近看看。」

索羅不再砍伐樹叢與高草，只與亞爾法特並肩，緩緩依著魔磁所示方向前行。

===

亞馬遜河流域自古以來人跡罕至，是百獸的天堂，維持著一套與世隔絕的獨特生態系統。此刻，在一條湍急支流的河岸，一道人影卻與周遭自然景致格格不入，正緩步前行。那男人體格健壯，但肌肉並不誇張，身高約六尺，一頭黑色短髮，看來三十出頭的年紀。在這酷熱天氣之下，他卻仍身穿一件黑色長皮褸，裏頭是一件鮮紅色襯衫，與腳下青綠草地形成強烈對比。他腳踏皮靴，行走於草地之上卻幾乎不留足印，看來慣於潛行，步伐極輕。濃霧之中雖伸手難見五指，唯獨他身體四周竟有一個隱隱

滲著紅光的圓形空帶，毫無霧氣籠罩。他一面前行，一面細看地上的痕跡，似在尋找甚麼。走了一段路，忽然停下，蹲身察看一朵被折斷的花，之後環視一圈，在背向河流的一側發現了幾個極淡的足印。足印細小輕巧，看形狀不像小童，就是女子的蹤跡，延伸向森林深處。

「找到了。」黑衣男自言自語，隨即沿著足跡走入林間。才走不多遠，他這個久經戰陣的人，立刻感到氣氛不對，右手握成拳頭，藍色火焰隨即自皮手套包裹的拳頭上竄起。與尋常火焰不同，這藍焰除了顏色古怪之外，更是筆直向上燃燒。也就在此時，無數豆大的冰粒自樹叢間激射而出，直取黑衣男。

「這是……『玄冰散彈射』！好丫頭，未滿二十歲就能使出這一式！」

他當機立斷，急速後退，藍焰之拳展掌，口中低聲詠唱，左臂一抹，一道藍色火牆在身前展開。冰粒撞上火牆，嗤嗤作響，全數化為水氣。不遠處隱約傳來一聲少女不滿的「嘖」，接著是腳踩草地的沙沙聲，聽得出她已遠遁而去。

「別想逃！」黑衣男右手向前一推，一條藍色火柱如靈蛇一般激射向散彈來處，霧氣瞬間被驅散，附近樹木亦被火柱點燃。樹幹皮層先燒起藍焰，隨即漸漸轉為尋常橙火。火蛇的突襲顯然使藏身林木間的少女措手不及，只聽她「呀」的一聲驚呼。黑衣男嘿然冷笑，自忖此擊必已奏功，當下加快腳步追去。誰知才跑出五十步左右，前方已有點點光芒閃耀——原來那少女竟已築起一面厚逾一寸的冰牆，將藍色「靈火蛇」完全消解。黑衣男悶哼一聲，一拳砸上冰牆。冰牆早已被火柱重創，暗藏裂痕，在他這一拳的衝擊下，霹靂啪啦碎成滿地冰塊。

追蹤了足足一年多，自始於平原上尚曾一睹目標容顏，進入亞馬遜森林後，這幾日連她的身影都再沒見過，黑衣男心中越發煩躁，至此終於忍不住仰天怒吼：「莎拉．莎娜！臭丫頭，給我滾出來！！」他聲震林木，驚起無數飛鳥，一時間振翅之聲不絕，群鳥衝向天際，黑壓壓一片，場面蔚為奇觀。

===

亞爾法特與索羅也聽見遠處模糊的吼聲，不由同時一震。林中飛鳥紛紛驚起而逃，亞爾法特對照魔磁針尖的方向，低聲對索羅道：「方向沒錯，應該就在那邊。快點過去跟他打個招呼吧！」話才出口，索羅又一次伸手攔住他，仍壓低聲音道：「那可不一定就是聖物魔具使。別亂衝，免得打草驚蛇。我們先暗中靠近，看清情況再說。」

亞爾法特有點驚訝：「這可不像你啊。在古墨西哥城的時候，你不是一向一股作氣衝上去再說嗎？」

話音未落，後腦已挨了索羅一記：「多嘴！看看我這一身雞皮疙瘩——每逢有強敵在附近，我的直覺向來挺準。這一帶，有我們惹不起的對手……」

亞爾法特吐了吐舌，道：「好吧，小心為上也無可厚非……」說罷，二人繼續往前，只是步伐更為謹慎。

行了好一陣子，二人循著魔磁指引來到一處斷崖之下。斷崖足有數十尺高，崖壁寸草不生，只見岩石嶙峋，土質堅硬。索羅問：「嘖，魔磁還是指著正前方嗎？」

亞爾法特抓抓頭，道：「是啊。我可沒信心爬上去……不如繞路看看有沒有上山的小徑吧。」

索羅環顧四周，身後盡是密林，地勢崎嶇不平，想要召喚獨角天馬來恐怕也沒地方給牠落腳。他嘆道

：「可惜小矮子你五短身材、體力又差，不繞遠路恐怕不成。」亞爾法特「唏」了一聲，以示抗議。

二人正欲離開此地，突然傳來一聲短促的少女驚呼，兩人同時一驚，四下張望卻不見人影。索羅覺得不對，抬頭一看，只見濃霧之中隱約有一名披著棕色長髮、身穿寶藍色長袍的少女單手抓著崖邊，顯然已快撐不住，似乎隨時會掉下來。亞爾法特也發覺少女所在，驚叫：「索羅！上……上面！」

「看到了，不用你多嘴！」索羅飛快盤算救人的方法——若繞路攀上崖頂，勢必來不及；若留在崖下，則一時半刻又想不到能做些甚麼。

就在這一瞬，一條粗壯的藍色火柱自崖頂猛然射出，貫穿霧氣，擦過少女的手。少女再度驚呼，手指一鬆，終於自崖邊墜下。亞爾法特慌張地跳腳，手舞足蹈卻不知能做何挽救；索羅提起天焚古劍，又立刻放下，腦中飛快搜尋可用的咒文——火系咒文以攻擊為主，要擊落半空中的少女固然輕而易舉，要救人卻難如登天。

他只得把天焚匆匆入鞘，朝少女將要墜落的方向衝去。眼見少女即將撞上崖壁，就算落地時他接得穩當，只怕她中途已頭破血流。出乎意料的是，少女似乎也有一定武術底子，雖說談不上能調整體勢以安穩落地，卻仍在將撞上崖壁之際本能地兩足一蹬，借力彈離崖面。索羅「咦」了一聲，仰頭追蹤她的落點，迅速往後方奔去。濃霧之中視線不清，只聽「砰」的一聲，索羅整個人撞在一棵大樹上，頭上立時起了個大包。

他還未回過神來，自天而降的少女已跌入樹叢，唏哩嘩啦壓斷一堆樹枝，隨即「騰」的一聲落在他身上，二人順勢在斜坡上滾了幾圈。危急之際，索羅仍憑反射動作抱住少女，以免她頭頸著地；又因為她先前借力一蹬，墜落之勢已被樹林大幅緩和，加上索羅這一個「人肉墊子」，少女只受了些輕微擦傷。

「怎麼會有人在這種地方……哎，你的手在摸哪裏！」少女與索羅緊緊相擁，索羅一手托著她的後頸，另一手卻正抓在她臀部上，自己尚在暈頭轉向之際，臉上已挨了一記清脆耳光。索羅終於鬆手，一路滾到一旁，差點暈死過去。

不知不覺間，濃霧已散去不少，亞爾法特總算看清二人的位置，連忙奔上前去。他手中拿著魔磁，只見指針不停旋轉，旁邊半圓形的小球突然變得透明，泛出淡藍光芒，正如當初他遇見索羅時的情形。他想起帕積西亞提過各族魔法芒的顏色，不由脫口而出：「藍色……水之一族……這一次應該是……『平湖水鏡』！」說著把背囊放到地上。

少女聽到他說出了自己苦苦藏起的魔源聖物名稱，眼睛猛然睜大，霍地起身，雙手平伸，右掌向上，左掌向下，擺出施術的架勢，喝問：「你們是誰！？是福特家族派來的嗎？」說話間，雙掌之間已泛出淡藍魔光，周遭凝出薄霜，十足一名水之一族的正統術士。

「唉，不對……跟當初第一次見到我的反應一樣，一點新意也沒有。」索羅捂著腫起的額頭，慢慢站起來，道：「我是火之一族的特別近衛，第二十二代索羅。這個小矮子叫亞爾法特，正跟著我周遊列國，一面尋找五大族的魔源聖物，一面想打倒闇黑帝國那一套邪惡的血之魔法——大致便是如此。」

二人這才有餘裕打量眼前的長髮少女。她年約二十出頭，比亞爾法特略高，白皙鵝蛋臉上點綴些許雀斑，棕色長髮垂至腰際。寶藍色長裙下是及膝白褲，身形不胖不瘦，看不出太多線條；長裙素淨無紋，胸前縫有一片白布，上面掛著一條項鍊，垂著一枚圓鏡形的小墜。金色鏡框細緻，鑲嵌著無數細小寶石，看來價值不菲。她腰間束著兩寸寬的棕色皮帶，右側掛著旅行用皮水袋，左側則是一柄入鞘匕

首，約一尺長。匕首的鞘為金屬所鑄，漆成寶藍色，並以金線勾勒花邊；匕首與項鍊墜飾似乎都在無聲訴說著她不凡的出身。

「原來如此啊……」少女嘴上裝作鬆了一口氣，忽然眉梢一挑，冷喝道：「信你們才怪！」雙掌向前一推，藍光暴漲，一團濃霧爆然湧出，瞬息間她的身影已被吞沒。至此，索羅與亞爾法特才明白，先前濃得異常的霧氣，正是這位水族少女所施之術。

「等……等等！」亞爾法特剛要追上去，索羅又一次伸臂攔住，面色一正，道：「慢著，我大概明白她為甚麼那麼怕我們。」

「咦？」亞爾法特疑惑道：「為甚麼？」

索羅沒有立刻回答，反而自背後拔出古劍天焚。

「哦，是『本家』嗎？」

在二人身後，不知何時已站了一個身穿黑皮褸的男人，戴著黑皮手套的雙拳燃起藍色烈焰。黑衣男開口道：「我叫雷蒙德．福特，來自遠方海中綠洲——澳大利亞的福特家族，算起來也算是火之一族的旁支吧。拿著『古劍天焚』的，想必就是『本家』的索羅了。敢問索羅大人追著那丫頭遠到亞馬遜，是要做甚麼？」

索羅感覺對方絲毫沒有善意，天焚劍遙指雷蒙德，道：「藍色火焰，自幼至今從未聽聞，怕不是闇黑帝國的甚麼妖邪產物？」

雷蒙德嘿笑，搖頭道：「錯了。闇系魔法的火焰可是紫色，與我們家族無關。閒話少說，我直說了吧——我要得到那丫頭的水鏡。『本家』的你，是要幫忙，還是要妨礙？若無意助我，就請讓開道路；否則，只好把你也當成敵人了。」

亞爾法特忍不住插嘴：「你要『平湖水鏡』做甚麼？也是為了打倒闇黑帝國嗎？」

雷蒙德仍掛著微笑，答道：「闇黑帝國將來變成怎樣，我一概不管。看在你是『本家』後人的份上，就讓你看一看吧。」說著脫下右手手套，只見他手背上紋著一團藍色火焰。

他續道：「這是我們家族的火焰紋章。藉著它，家族的孩子一到十六歲，便能獲得強大魔力。但力量伴隨詛咒，每隔一段日子便會感到烈火焚身之痛，發作的頻率隨年歲漸增，到了五十歲左右必然自燃而亡。想解除這詛咒，唯一的辦法，就是借平湖水鏡之力中和。」

索羅仍不鬆懈，語帶揶揄：「真是可憐的身世。若不出所料，以水鏡中和你的火焰紋章之後，水鏡本身也會消散無存吧？很可惜，我們還得仗著聖物打倒闇黑帝國呢。你想解開你們家族的詛咒，恐怕得排在後頭。」說完之後，忽然好像聯想起甚麼，但如箭在弦之間，又捉摸不著自己的想法。

雷蒙德又笑出聲來，道：「闇黑帝國盤踞天下，豈是說打倒就打倒？偏偏我那個姪子快滿十六歲，手背上的紋章已隱約浮現。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選擇，只能在他成年之前搶到『平湖水鏡』。你們要是不肯讓路……」說著重新戴上皮手套，雙拳舉至胸前，「蓬、蓬」兩聲，手套下泛起的魔法光芒竟是紅色，拳上的藍焰也隨之愈發凝實，幾乎不見火舌，只剩兩道筆直的藍光在拳頭上閃爍，「……我就只好先把你打倒！」

「口氣不小。」索羅冷笑道：「既然認得古劍天焚，應該知道這是火之一族的魔源聖物吧？區區一介火術士，也敢妄想與天焚分庭抗禮？」

雷蒙德大笑：「第一，你似乎不知道福特家族當初為何脫離本家，遠渡重洋跑到澳大利亞去——不過這些往事我沒興趣替你補課。第二，你更不知道，這火焰紋章不是普通刺青……天焚、水鏡之類所謂魔源聖物，不過是魔具；這紋章與你們的聖物本質無異。第三，古劍天焚既在，火之精靈濃度更烈，這對也是火族的我只有加乘作用，反而令我的魔法更強大。而最重要的細節是：莎拉．莎娜既然被選為水鏡的魔具使，你不會以為她只是個半吊子術士吧？那麼，你以為她為甚麼要逃？」

話音未落，他燒著藍焰的拳頭已朝索羅揮出。索羅舉劍格擋，只聽「鏘」然一聲，被震退六、七步，好不容易才站穩，臉上滿是驚訝。一招交鋒，他立刻看出雷蒙德的戰力只怕尚在斷箭山谷一役中勉強擊敗的亞歷山大．摩斯之上。

「燃燒吧，『本家』！」雷蒙德雙拳一緊，紅光大盛，兩道藍色火牆隨即自左右升起，如鉗形般朝索羅與亞爾法特夾來，赫然正是藍焰版本的「天火焚」。

「這叫雷蒙德的好強！」索羅對亞爾法特喝道：「快走！去找那個莎拉．莎娜，把一切緣由告訴她，看來得請她出手相助！」說罷天焚橫掃，劍鋒挑在亞爾法特站立的地面，強行將他挑飛出去。一時之間，亞爾法特像斷線風箏一樣被甩出藍焰火牆之外。

亞爾法特被逼打了兩個空翻，在空中驚叫：「緣由甚麼的，你不是早就跟她說過了嗎？！」話聲未落，索羅的身影已被藍色火焰完全吞沒。

第十一章：異色火鬥

叢林之中，濃霧再起，仍然是之前奇怪的感覺，霧氣來自水族名叫莎拉的術士之咒文。亞爾法特雖然伸手不見五指，但霧氣的濃密度讓他知道其實莎拉就在並不遠處。當下他聚精會神地盯著魔磁，一邊留心腳下，一邊前進。只見指針一時擺向左，一時擺向右，可見莎拉在不停移動，極力想躲開追蹤的人。亞爾法特看著已離索羅與雷蒙德頗遠，於是嘗試大叫：「莎拉．莎娜小姐！我沒有惡意的，請出來談談吧！」

出乎意料地，莎拉的聲音自不遠處響起，答道：「你這小子不似有魔力，更不像習武之人，再追過來不要怪我把你的頭切下來當櫈子坐！」

亞爾法特想起也心寒，但也不能害怕，硬著頭皮繼續一邊走，一邊道：「剛才索羅說的不是謊言，我們真的在找根除血之魔法的方法，必須要集齊五件魔源聖物，這是唯一能封印闇之一族的潘朵拉之盒的途徑。莎拉．莎娜小姐……」

忽然之間魔磁閃起藍光，亞爾法特正詫異間，原來莎拉竟然已站在他面前。他嚇得「哇」的一聲大叫，卻立即啞下來，原來電光火石之間，莎拉的匕首已指著亞爾法特的喉嚨。亞爾法特當然動彈不得，顫聲道：「莎拉．莎娜小姐……」

「不要叫我全名，也不要叫我小姐！」莎拉的語氣似要殺人似的：「那個叫索羅的火族人呢？」

「他在和那個雷蒙德交手當中，叫我可能要找你幫忙……匕首可不可以先挪開——」亞爾法特嘗試說服道：「莎拉……不；莎拉小姐……不；莎拉，你要擺脫那雷蒙德的追蹤，最好的方法莫過於把它打暈，然後走得遠遠的。我們之後還要橫渡大西洲往歐洲去，跟著我們的話不就是雙贏的局面嗎？」

莎拉收下匕首，哼的一聲道：「說到底，其實還不是要我帶著水鏡跟你一起周遊列國吧。不過那甚麼索羅總算救過本小姐一命，總要報恩……我們走！」

亞爾法特一呆，莎拉的心思比刁蠻少公主帕積西亞轉得還要快，一時間捉摸不著。莎拉催促道：「算你說得有道理了。怎樣？你來不來？走吧！」說著轉身又走，亞爾法特慌忙緊追其後。

===

在亞馬遜森林的深處，方圓數十丈的範圍中樹木都在微微燃燒著，幸好林中濕氣甚重，火勢不致於蔓延，樹幹燒一會就熄。可是，著火的樹木數目卻不停地增加著，正是兩名火系統魔法術士交手的傑作。
林中只見雷蒙德與索羅在四圍奔跑，左穿右插，不時向對方所在之處互丟紅藍二色的「火彈破」火球。森林中樹木處處，索羅沒法施展大範圍的咒文；所持的古劍天焚更是笨重非常，游擊戰非其所長。當下他往雷蒙德所在之處急奔，欲展開近身戰。可是還沒有走近，一條藍色的「靈火蛇」之咒即瞄準他所在之處繞彎激射而來。索羅低罵一聲「媽的」，又往身旁的樹木閃避過去，又回到了拉鋸戰的狀態。

天焚劍和火焰紋章皆為儲集大氣之中火之精靈的魔具，二人的魔力源幾乎無窮無盡，剩下的唯有體力的分別。索羅不知對方追蹤著平湖水鏡多久、有多疲累，但自己剛剛接下了從天而降的莎拉，背上隱隱作痛，也不知有否弄傷，不敢托大，只想速戰速決。他決定賭一賭，看雷蒙德的藍火厲害，還是他的「本家」之火厲害。

他再次衝向雷蒙德，同時念起「炫火加護」之咒，火罩自身上張開來。果然，雷蒙德又以一條藍色的「轟火龍」直丟過來。索羅硬著頭皮照衝過去，順便加一聲怒吼以壯聲勢。只聽得「轟」的一聲，火龍與火罩相撞，爆發開來。索羅被爆風推後數步，險些失去平衡。天焚劍插入地上以作攙扶，前衝的勢道早被抵銷了。索羅不怒反驚，心想：「這人的魔法竟然與古劍天焚打成平手！」

「就等你這一刻！」雷蒙德看見有機可乘，改變戰略，右足一蹬，撲向索羅。索羅正在重整體勢之間，忽地感覺到殺意，果然雷蒙德披著藍色火焰的右拳已擊至面前。索羅畢竟才與帝國騎兵團及獵魔旅團的大軍交過手，戰鬥的意識沒有放鬆，不慌不忙地以天焚劍平平刺出，讓對方自己撲向劍鋒，使最少的力達到最佳的攻擊效果。雷蒙德自小已受盡戰鬥的訓練，在澳洲也飽經實戰，當下也不改變勢道，左拳由上至下擊落，恰好打在天焚劍刃之側上面，借反動力身子打一個半圈，右拳由直擊轉為反拳，往索羅的臉打去。雷蒙德的左拳十分沉重，即使是怪力驚人的索羅雙手還是一麻，天焚劍險些脫手。還沒反應過來，臉上已吃了一擊。剛剛對手打在劍上的一拳令他的平衡稍失，身體正在跌向右方，雷蒙德右反拳的勢道順勢加強了一半有餘，令他眼前一花，滿天星斗。

索羅知道如果就這樣繼續下去的話，雷蒙德的攻勢會源源不絕，當機立斷，咬緊牙關，雙手用力回抽，腰間勉強扭動，往右邊大力揮動，附加上一個「火狐尾」的咒文，劃出一道弧形火線，然後終於失去平衡跌坐在地。雷蒙德讚了一句「好」，雙腳用力往地上一踏，硬生生改變前衝的慣性轉往後躍，險險避過劍鋒，但還是被「火狐尾」的餘勢打中胸前，紅色的襯衫燒焦了一大片，肋骨也幾乎斷掉一、兩條，終於忍不住「哇」的一聲吐一口鮮血。

激鬥至此，二人都要停下來回氣。索羅迅速站起來，左手按著腫起來的右邊臉頰，雙眼眨個不停，急欲從滿天星斗回復過來；雷蒙德也左手按著胸口，右手抹掉嘴角上的血，大聲地喘著氣。雷蒙德哈哈一笑，道：「好痛快的一場架！好久沒有如此戰鬥過了！要知道那丫頭只管四處逃竄，也不肯和我交手，能和你打一場實在太好了！」

索羅也嘿的一聲，說道：「好傢伙，居然不比獵魔旅團的分區頭領遜色！不過算你不幸運，今天你的對手可是在同一場戰役中打倒四皇牌的本大爺。」

雷蒙德冷笑，有點鄙夷地說道：「大話有點說得太過了吧？幹得特務分區頭領之職的可不是小人物，我也和其中幾個交過手。要同時打倒四人，沒甚麼可能吧？」

「信不信由你！」索羅正在猶豫應否使用「火神」，但在沒有咒符的輔助，再加上四處都是樹木落葉等易燃物，在森林之中解開「火神」的封印比起當時在斷箭山谷前面的空地上更是引火自焚之舉。事實上，這次交手的只有雷蒙德一人，不似當時同時面對不下四、五十人的大軍，使用「火神」可能有點兒小題大做。

「如果只面對一人也要倚靠『火神』的話，我豈不是也太沒出色了？」索羅深深吸一口氣，決定要靠自己的力量打倒對手，忘記背上的痛楚，身子曲張起來，緊握著天焚正要撲向雷蒙德；而雷蒙德也舉起雙手，藍色的火焰「蓬蓬」兩聲自雙拳燃起，擺起格鬥的體勢。

就在這個時候，一大堆的冰塊激射向雷蒙德，正是莎拉的「玄冰散彈射」。雷蒙德「嘿」的一聲，後退幾步，冰塊在他與索羅之間呼嘯飛過。

「『老鼠』終於出來了嗎？」水鏡就在眼前，雷蒙德立刻改變目標，左手一揮，藍火龍直線攻向冰塊射出之處。

「追了本小姐一年有多，勤奮有功，本小姐就獎賞你一下，給你看我一面吧！」莎拉的身子輕盈一擺，閃過火龍的進襲，雙腳用力踏地，一個後空翻撲向雷蒙德，身體在半空扭動，右手拿著家傳魔具寒霜匕首砍向對方。她在空中念一訣咒文，冰塊在匕首上築構起來，一尺來長的匕首延伸成一把三尺半長的冰劍。突然改變的劍刃長度通常都會讓敵方措手不及，但雷蒙德似早已習慣應對，定睛看著劍刃，一聲悶哼，身體向右擺動，冰劍在鼻尖前僅僅兩寸揮過。與此同時，右手由下往上一推，一記藍色的「火彈破」咒文射向她的肚子。

莎拉一擊不中，早有對策，身體微扭，左掌居然硬生生地迎向火球。電光火石之間，只聽得「啵」的一聲，在她掌中的冷凍氣囊伴隨著淡藍色的魔法芒與火球的熱氣相撞，發生一個小小的爆炸。莎拉借反作用力在空中轉身，彈往右邊，同時冰劍挑向對手。雷蒙德叫一聲「好」，又後退兩步；可是，冰劍同時增長幾寸長度，劍尖還是稍為擦中了他的左邊臉龐，劃出一條淺淺的血痕，但傷口不深，也沒有滴出血來。莎拉著地後嬌喝一聲，匕首刺入地上，草地向前爆裂開來，伴隨著一條條的冰柱在裂痕之中插出來，直擊向雷蒙德，赫然就是之前斷箭山谷一役中阿里．弗他多對帕積西亞施展過的冰系統魔法「玄冰破牙」。雷蒙德酣戰之中仍然不忘讚好，往旁跳去，避開玄冰破牙的追襲。

索羅看著莎拉一連串有如行雲流水的攻擊正自目眩之間，自問自己也追不上她的速度。正要加入戰團，亞爾法特繞過重重樹林，來到他身後，拍拍他的肩膀，在他的耳邊小聲說道：「莎拉小姐……不對，莎拉！莎拉說叫你望望西面，以咒文攻擊雷蒙德時瞄準林中閃光之處——」

小聲地吩咐過後，他快步後退，以免阻手礙腳。索羅戰鬥經驗豐富，大約猜到莎拉想用甚麼策略。斜眼一看，西面林中果然有一點小小的閃光，他暗笑起來，想道：「好丫頭，好大膽的戰略！」當下二話不說，大喝一聲加入莎拉與雷蒙德之戰。

「二對一嗎？有趣、有趣！」雷蒙德越戰越興奮，念起咒文，身上包起一個藍色的火罩，正是「炫火加護」之咒的藍色火焰版。熟知火系統咒文的索羅一看就知雷蒙德下一步要如何，立即一手抓著莎拉，把她拖開十數步。莎拉還沒有搞清楚索羅在幹甚麼，雷蒙德的火罩已經委縮然後爆發，火舌亂射。索羅天焚劍高舉，擋下射向他們二人的火箭，莎拉才知道又被索羅救了一次。索羅向她眨一眨眼，天焚劍隨手一揮，離開她身旁，跑向雷蒙德的側面。莎拉哼的一聲，把匕首高高拋往空中，左右手合攏再甩開，淡藍色的魔法芒自雙手中溢出，劃一個大圓，收入懷中，再攤掌向前一推，身前空氣的水氣瞬即凝結起來，形成一條三尺長左右、尖銳非常的冰柱射向雷蒙德。冰柱射出，剛剛遇著冰劍從高處落下之時，莎拉轉身一扭，藍裙擺舞，一伸手便已接回匕首，身法秀麗。與之前的「玄冰散彈射」不同，這一擊「玄冰刺槍」咒文只一條冰柱，攻擊範圍大幅收窄，但攻擊力與速度也增強不少。

雷蒙德眼觀四面，首先避開冰槍，左右雙手分別向索羅與莎拉推去，兩條藍色的「轟火龍」如離弦之箭激射向二人。莎拉剛使出玄冰刺槍之咒，反應出奇地快，似乎已預料到雷蒙德會立即反擊，左手向前一推，冰牆在面前築起，乃是她最自豪的防衛咒文——「玄冰水晶牆」之咒。可是時間不夠，冰牆不及凝聚成厚冰，僅僅能阻擋藍火龍的去勢，「轟」的一聲爆成碎片。莎拉情不自禁尖叫一聲，抱頭避開冰塊。

那邊廂，索羅不使防禦咒文，反而天焚古劍一揮，紅色的「靈火蛇」反擊回去，與雷蒙德的藍火成為強烈的對比，在雷蒙德的火柱側邊擦過。雷蒙德哈哈笑道：「你射向哪裏？！」說著身子一側，紅色的火蛇劃出一道弧線在身邊飛過，連他的黑皮褸也擦不著。與此同時，他的藍火龍已燒至索羅面前不過兩、三尺之處。索羅哼的一聲，引天焚往旁擋格，勉強打開「轟火龍」的前進軌道，但反應太遲，火舌已燒著他的衣衫；火龍的勢道也把他撞開，天焚劍險些脫手，狼狽地跌坐下來。

「嘿嘿！」雷蒙德同時擊退兩名聖物魔具使，頗為自豪，不禁微微得意起來：「魔源聖物的魔具使，不過如此罷了！」

索羅站起來，道：「還沒有這麼遜！」

另一方面，莎拉也已擺起戰鬥的格式，道：「這還不錯，你果然留意到了！」

「自我瞄準嗎？」索羅忽然轉頭問莎拉，莎拉點頭，答：「當然。」

雷蒙德被他們突如其來的對答弄得不知所以，道：「你們在說甚麼……」

還沒有問完他的問題，之前索羅丟出的「靈火蛇」忽然自他的身後出現，「轟」的一聲擊中在他的背後，爆發起來。雷蒙德絲毫沒有防範，被爆炸的衝擊波向前推倒，身體失去平衡，差點被轟得往前直飛。他大叫一聲，鮮血自口中噴灑，黑衣大褸也被轟出一個大洞。總算他體格魔力過人，雖被一條大火柱擊中，竟然沒有被火吞噬。

「反射咒文？！」雷蒙德好不容易才重整體勢，索羅與莎拉已從兩旁攻至。

「可惡……失算了！」身中一擊，他全身還在疼痛之中，大聲叫喊：「啊呀呀呀呀……！」

他掙扎著，以毅力克服痛楚，在頭暈眼花之中還是再度在雙拳上燃起藍焰，舉起雙手擋格。在魔法火焰的保護之下，「鐺鐺」兩聲，恰好格著索羅的天焚劍和莎拉的冰劍。「喝！」他再大叫一聲，藍色的「炫火加護」咒文爆發，把二人逼開。

忽然之間，雷蒙德的身體被一團藍色的火焰包裹，焚燒起來，他大叫起來，狀甚痛苦。索羅雖然精通火系統的魔法，卻一下子認不出那是甚麼咒文，轉頭向莎拉投以疑問的眼光。

莎拉放鬆戰鬥的架勢，道：「他的『火焰紋章』發作了，現在是離開的好時機！」心到意到，她匕首上的冰溶化成水，隨手一揮，匕首上的水被揮去，三尺來長的冰劍變回一柄一尺長的匕首。莎拉把匕首回收入鞘，往林中跑去。索羅與在旁的亞爾法特打個眼色，也追著她而去。

在焚燒中的雷蒙德受著火焰的煎熬，痛楚非常，瞪著眼看著一年多以來一直追蹤的莎拉再一次自他的手中逃離，咬牙切齒道：「可……可恨！」

只看見她在林中收集甚麼似的，多半是自己一直在追蹤、水之一族的魔源聖物「平湖水鏡」。在一片藍色的火焰之中，三人的身影漸漸遠去不見。「『平湖水鏡』……必須盡快搶到手……為了我們的家族……」還在焚燒之間，雷蒙德昏倒過去。

第十二章：同道旅伴

亞爾法特、索羅與莎拉一直往南走，來到一條亞馬遜河的支流面前。雖說是支流，兩岸之間還是相距百餘尺，加上水流急速，無法橫越。索羅舉頭望望，仍是一片樹海，地上也一樣顛簸，獨角天馬仍無著落之處，心想還是不能抄「捷徑」。

莎拉畢竟在這一帶躲避雷蒙德已好一個星期，對周圍環境雖未至於過目不忘，倒還也有個大概。當下她指向西面，說道：「沿著這條支流向西，河口會變得狹窄，到了那裏我便可以使用冰封魔法，暫時做一條通路出來。不遠，就數百步之遙。」說著望望三人走過的途徑，花草踐踏得體無完膚，足印處處，嘆一口氣，知道要隱跡潛行幾乎沒有可能，唯有以速度決勝，在雷蒙德追來之前逃得越遠越好。雷蒙德戰力之強，莎拉自小聽聞，但自從澳洲離開以來，偶爾只以魔法遙距交手幾招，直到今天才見識到他以一人之力抵抗兩個聖物魔具使的力量。

「莎拉，其實那個叫雷蒙德的人是誰？已經追蹤妳好久了？」亞爾法特仍然充當發問者的角色，向走在前面的莎拉打探。

莎拉也不回頭，邊走邊說：「他的福特家族自數代以前，已經視我們莎娜家族為競爭對手，為文為武，我們也已經無從稽考了。到了我的曾曾祖父輩，他們家族機緣之下得到了『火焰紋章』的魔具，得到了與我家『平湖水鏡』匹敵的力量，可是同時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火焰紋章』是基因系的魔具，透過以生命與精靈的融合，換取精靈的契約。這本來是極大威力的武器，但魔具本身存在著重大的缺憾，魔具使最後會被精靈的魔力反噬而亡。由於魔具融合了人體的基因，會透過生育遺傳到下一代的男性。」

索羅插口問道：「他說過『平湖水鏡』能中和『火焰紋章』的魔力，我有點難以置信。那是真的嗎？一件魔具的功效，能『中和』另一件魔具嗎？」

莎拉搖頭道：「我問過我的家人，他們都說要把與生命合為一體的精靈從整整一個家族抽取出來，恐怕難以辦到。其中一個伯父的理論是，福特家族在尋找把『平湖水鏡』融合到他們家族的人裏面的方法，在細胞的層次以水精靈的『陰』平衡火精靈的『陽』。」亞爾法特續問：「『平湖水鏡』只是一面鏡子，怎樣被融合呢？」他想像著如何把鏡子鑲在人體上，只覺十分無理，完全摸不著頭腦。

莎拉停下來，轉過身子，用一個奇異的眼光看著二人，思量了好一會，說道：「那是因為你們不知道『平湖水鏡』的真實型態。老實說，我也不清楚能否真的信任你們，也還沒有打定主意是否真的跟你們周遊列國尋找其他的聖物。」

索羅正容道：「這小矮子是認真的。我也以索羅之名發誓，為了保護弱者及根除邪惡的血之魔法，我會以保鏢的身份陪伴著他。難道妳對帝國的惡行完全沒有動容？三三年底的聯合叛軍，澳洲的水族戰士不也參戰了嗎？」

莎拉揚起柳眉，語氣有點惱怒：「對不起，福特家這幾年來在澳大利亞為了搶奪『平湖水鏡』，把我家的人趕盡殺絕。掙扎求存之間，沒有留意闇黑帝國幹了甚麼『惡行』，實在是本小姐不對！」說著雙眼有點濕潤，三人默然。

良久，索羅終於開口道：「我們火之一族剛剛經過獵魔旅團的洗禮，我們的大公主也在戰役之中犧牲了。我想我會明白妳的感受……對不起。」莎拉心裏震了一震，沒有預計到索羅這個貌似粗枝大葉的人，居然會主動道歉。

她哼的一聲，繼續說道：「也罷。三年前聯合叛軍之役，水之一族的戰士雖有參戰，卻非我們莎娜家族之族人，多是旁枝的戰士。我們的家族雖為福特家族的目標，對他們卻從來沒有加害的意思；我帶著水鏡離開澳大利亞之時，家父更加要我立下誓言，與福特家的人交手時不得動下殺手。面對他們這種鍥而不捨、越洋穿洲的窮追猛打，要逃避和防避他們的突襲，最好的方法莫過於與——哼哼——與有過人戰鬥力的你們同行，這點我倒也是懂得的。」

她撫著胸前的小鏡子鍊墜，道：「這條項鍊是我們家族代代相傳的首飾，許多不知情的人都以為這就是『平湖水鏡』。」

亞爾法特奇道：「難道不是？呃！」索羅往他的後腦勺敲了一記。

莎拉微笑道：「不，水鏡在這裏！」她取下掛在腰間那毫不起眼的水袋，搖了一搖，水袋之中響起水聲。

索羅「啊」的一聲，道：「『水鏡』、『水鏡』，『水』.....是液態的魔具.....想來也頗為合理。」

莎拉舉起一根手指，作一個「聽我說」的姿勢，補充道：「不只是液態。『平湖水鏡』本身就是水精靈操控著的水，因此水擁有的形態，水鏡一樣兼有。在我的操控之下，它可以是液態的水、固態的冰、或氣態的霧。關鍵是魔具使的修行——水鏡雖然並非基因系的魔具，推論上卻是基因系魔具的原型之一。在接受水鏡的繼承以後，魔具使的心靈和水鏡有巨大的聯繫，是一種未知的引力。因此雷蒙德說要以水鏡中和火焰紋章，雖未能證實，也非沒有可能；問題是自古以來我們只知道『細胞』的概念，卻從來沒有人做出如此精細的工具來剖析這東西，更遑論在細胞的層面進行水鏡與火焰紋章的中和。」

索羅雙手交叉胸前，一邊尋思，一邊說道：「現時的科技做不到，那麼說只剩下魔法一途了；說不定他們家族有著甚麼咒文能作出這種不可思議的操作。可是，以我對魔法的認知來說，吸收系的咒文都是屬於個人的運用；既然水鏡不能複製，雷蒙德如何以此中和一整個家族的火焰紋章烙印呢？」

莎拉嘆一口氣，道：「他不能夠。我們族中長輩認為，水鏡只能足夠拯救一人。他家族中，這一輩只剩下他與他剛成年的姪子兩名男性；想來他打算把水鏡搶回去之後，就只用在他的姪子身上吧？」

三人無言，繼續前行。良久，亞爾法特才開口道：「那可是十分悲壯之志，現在我倒有點可憐他了。」

索羅又敲亞爾法特的後腦勺一記，道：「快走罷，否則等得那個雷蒙德追上來的時候，留意到你毫無戰鬥能力，先拿你來祭旗的話，我就真的可憐你了。」

此時三人終於來到比較狹窄的河口，莎拉雙手微舉，藍光泛起，對著二十來尺寬的河面施下冰封之咒，河面開始慢慢凝結起來。冰系統的魔法主要透過聚集空氣中的水氣，將之凝結成冰，即使魔法的造詣再深，還是需要一點點的時間。在河面施以冰封咒，聚集水氣的過程雖然省略，換來的卻是要嘗試聚集不停流動的水分子的問題，更需要施術者全心全意集中精神，是十分高等的魔法。莎拉不過十九歲，自身的魔力本來不會太高，可是在「平湖水鏡」兼具聚集周圍環境中水精靈的特性之下，此等舉止總算是易如反掌。

不一會，河水的表面已建起一道冰做的橋樑，莎拉率先走過，亞爾法特緊隨。索羅雖然四處流浪，畢竟沒有遠去過會下雪的地方，感到無比新奇，索性蹲下來摸摸嗅嗅，十足小孩子一樣。莎拉回頭看見

，噗嗤一笑：「左看右看，你像是火族頗為高級的戰士，卻竟然從來沒有見過寒冰？」

索羅小心翼翼地走過冰橋，生怕滑倒，然後答道：「沒有。我在中美洲長大，北面最遠到過古代的德薩斯州，南面則不過緋紅之森。冰雪 these
東西，聽倒是聽說過許多，這次還是第一次親眼看見。」過橋之後，舉劍一揮，一道火光燒向冰橋，瞬間將之溶化，斷去雷蒙德能過河的途徑。

「那麼，」亞爾法特懇切地問道：「莎拉，妳願意和我們一起展開尋找其餘三件聖物和打倒血之魔法的旅程嗎？」

莎拉盤算著，道：「跟你們一起也無不可，就當多兩個……」還沒有說完，看亞爾法特一眼，嘆一口氣，續道：「就當多一個護衛也好。闇黑帝國的血之魔法乃是以人體的血液交換精靈的契約，某程度上有火焰紋章的影子。追根究底的話，可能可以從帝國的高階魔法之中找到不用失去『平湖水鏡』而打破火焰紋章詛咒的方法……畢竟水鏡是水之一族魔法的根源，可不能隨手奉上。」然後右拳輕輕打在左掌之上，像醒起甚麼似的：「給他『小矮子』、『小矮子』的叫，又不停地欺負著，你沒有所謂的嗎？亞魯，讓我在這個火族魔頭的魔掌之中保護你！」「亞魯」自然是亞爾法特的簡稱了，不知甚麼時候變得親暱。亞爾法特與索羅相對望，不知所以。

===

一行三人急行了大半天，到得傍晚時分，又橫越多兩條支流，心想越過河流之後追蹤就變得更難了，也就放緩了速度，在林中一個地底洞穴之中休息。亞爾法特在之前索羅和雷蒙德開打之時，失去了後備的糧食和帳幕，唯有靠採集野果和捕獵林中野豬，生火為食。晚餐之時，索羅向莎拉解釋，要盡快往高地走，只要能找到平坦之地，就能呼叫獨角天馬，遠離亞馬遜流域。亞爾法特奇怪問道：「為甚麼要急著走？雷蒙德應該已被遠遠拋離，暫時已不成威脅了吧？雖然我倒不反對盡早離開這個濕熱的鬼地方……」

索羅答道：「還記得我告訴過你，我的手臂盡是雞皮疙瘩嗎？」

「對，那應該是源自雷蒙德的殺意吧？」

「我最初也以為是他，但自從與他交手過後，發現他雖然強得能同時與我和莎拉匹敵，卻還未到能令我害怕的地步。老實說，我還是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莎拉插口，語氣帶點嘲笑道：「該不會是森林之中潛伏的獅子老虎嚇壞你了吧？」

索羅斜眼看著她，不知好氣還是好笑，哼了一聲，答道：「不瞞你說，在這一刻，我寧願真的只是獅子老虎。可是我的直覺告訴我，這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亞爾法特被他說得有點心寒，道：「不要再說了，先休息吧，明天一早還要起行。」

「你們先睡。」索羅站起來，道：「我先在這裏看守一會，以免雷蒙德追上來時我們完全沒有防備，被他攻個措手不及。」揹起已入鞘的天焚劍，從火堆中拿起一根燒著的柴木，走到洞外，找一塊石頭坐下來。

洞穴之內，莎拉看著遠去的索羅，聳聳肩，向亞爾法特問道：「亞魯，索羅他經常這麼神經質的嗎？」

亞爾法特抓抓頭，道：「這不像他呢。之前在古墨西哥城的時候，他總是莽撞地衝衝衝；就算在斷箭山谷與獵魔團交手時，少公主說他也是一個人攔在幾十人的精英戰士之前。認識他雖然不久，但我不覺得他是大驚小怪的人……這令我懷疑，這麼神經質的他，是否真的感覺到了些甚麼。」

莎拉嘆一口氣道：「現在緊張也沒用，最應該做的是養足精神，明天整裝起行。你們說你們騎著一頭獨角天馬來到亞馬遜流域？我一直以為那只是傳說中的生物，想不到真的存在。」

亞爾法特點頭，打了一個呵欠，伸一伸懶腰，答道：「對。最初我也是這麼認為，直到真的看見了才知道是真實存在的生物。牠是火族少公主自小的玩伴，算起上來比你我都年長呢。和普通的動物不同，牠可是十分有靈性的，也懂得聽索羅他們說的西班牙語。」

莎拉有點擔心地問道：「我們共有三人呢，一頭天馬能載得起我們全部人？」

亞爾法特微微一笑，道：「能。牠比起普通的馬兒大上一號呢。」

二人談著索羅與亞爾法特沿路所見所聞，談了好一會後都睡著了，獨餘索羅在洞外看守。索羅看著剛過滿月的月亮，想起在緋紅之森暫時定居的族人，有點擔心；又想起過世不久的大公主，不自覺地嘆著氣。夜晚的森林之中，一點也不平靜。側耳傾聽，可以聽到夜間出沒的百獸和昆蟲鳴叫，偶爾更有陰森的狼號，加上風聲霍霍，膽子小一點也不行。坐了許久，索羅看看洞內，莎拉與亞爾法特臥在地上，似乎都已經睡著了。沒有打理的柴火早已熄滅，自己手上的火把也換了好幾次，剛剛又已燒到盡頭。他站起來，往旁邊撿來幾根比較乾爽的樹枝，使一訣火咒文於其中一根之上，又做多一根火把出來，插在地上。

百無聊賴之間，時間過得特別慢，濕熱的天氣更令人煩躁。最糟的是自己對危險在側的感覺一點也沒有退卻，總覺得有些甚麼在附近虎視眈眈似的，卻又找不到任何蹤跡。索羅猛力搖一搖頭，似要揮去不安的情緒。想起今早與雷蒙德交手之狼狽，深深感受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想到將來可能還會遇到比得上雷蒙德級數的敵手，自覺雖身為火族的聖物魔具使，修練依然不足。回想一直以來自己與不同的敵手交鋒，深覺自己還是太嫩，太倚靠天焚附帶的魔力。立下決心，背後的古劍出鞘，左右開弓大劈大砍，要練習一下不施魔法的劍術，順便出一身汗，洗去煩厭之感。

難以入睡的莎拉聽得外面巨劍破風之聲，揉一揉眼，撐起半個身子，往洞外看去。只見索羅的身影在月光之下舞動著，左右穿插著，巨大的天焚每一劍都如破竹之勢，自有一股氣度，不自覺看得呆了。她想起小時候在澳大利亞時看父親練劍，雖與索羅的雙手闊劍恰恰相反，為單手用的刺劍，總覺二人有相似之處。懷緬過去，不知不覺間，眼淚在臉龐兩側掉下來。

「爸爸……如今你在哪裏？你還好嗎？」

福特家族一年多前設下埋伏，與當地的僱傭戰士與水族旁枝的叛徒發動對莎娜家族的總攻擊，令莎娜家族死傷狼藉。重傷之際，莎拉的父親正式把「平湖水鏡」轉交給她，要她帶著水鏡離開澳大利亞越遠越好。莎拉自該時起失去與家族的聯絡，逃避雷蒙德的追蹤，來到南美洲，一路以來鬥智鬥力，身心皆疲。到了這刻，終於有同伴在左右，才得到片刻的安寧。想著想著，看著索羅練劍，迷迷糊糊之間，終於入睡。

第十三章：林中隱龍

亞爾法特揉著眼，顯然昨晚睡得不好。他一邊跟在索羅與莎拉身後，一邊拿著魔磁對照樹林間透出的日光。魔磁側面其中一個半圓體在接觸了「平湖水鏡」後，變成了淡藍色的圓晶體，就像與古劍天焚相遇時一樣。亞爾法特用他還未睡醒的頭腦盤算著，指針這次指著東北方。想起之前與大公主的對話，魔磁遙指之處，應該就是金之一族的「莎蓮娜之青銅豎琴」——除非其他魔源聖物的魔具使也像莎拉一樣在逃亡之中，四處流浪。

「這範圍的森林我還沒有來過。我們可以繼續往東南方走，或許途中會遇到山嶺還是甚麼的。」莎拉一邊抹汗，一邊對二人說道。

索羅喝一口剛在溪澗邊裝起的水，道：「這樣盲目地走也不是辦法，在樹林之中甚麼都看不到，讓我攀上樹看看周圍吧。」他說做就做，身手靈活地攀上附近一棵大樹。

亞馬遜森林之中，幾乎每棵樹都至少有好幾百年歷史，樹幹粗壯，每棵至少高數十丈。索羅好不容易才攀到樹頂，面前是一片看似無窮盡的樹海，唯獨東南方數里之外是一個光禿禿的山丘。他細看周圍地勢，又看看太陽的方向，默默推想三人該往之處與途中地標，正要下來時，東南方通往山丘的途中響起一聲巨吼，飛鳥驚惶四散。之前與亞爾法特騎著獨角天馬飛越中美洲時，途中所遇猛獸不下數十頭，都輕易擺平，從未令他驚心動魄；這聲巨吼似獅非獅，似狼非狼，嘶吼中帶著低沉反響，竟令索羅聯想起神話中的妖魔鬼怪，心中不寒而慄，忽然醒悟，自己一直以來的不祥之感，正是源自這頭不知名、未露面的猛獸。

索羅迅速攀下巨樹，冷汗濕透全身。莎拉與亞爾法特當然也聽到巨吼，都被嚇了一跳，正面面相覷之間，索羅臉色蒼白地對二人說：「這次麻煩了。方圓數十里只有一個山丘，那一聲巨吼的來源恰恰攔在途中。」

莎拉勉強擠出笑容，故作從容地說：「怎麼？難道你真的怕了獅子老虎嗎？」

索羅臉色一沉，道：「怕且不只是獅子老虎那麼簡單。」

亞爾法特也附和道：「對，之前騎著天馬飛過巨人沼澤時，不時遇見猛獸，但都沒有這一聲巨吼百分之一的恐怖感。我看不若只往南走，總會離開森林的。」

莎拉哼了一聲，道：「你可知道亞馬遜森林有多大？怕只怕還未離開亞馬遜盆地，已被雷蒙德追上……」

索羅尋思，道：「這話也不無道理。你們覺得應否嘗試繼續前往山丘，避開那頭不知是甚麼的猛獸？」

亞爾法特舉起雙手攤掌於胸前，道：「我沒有異議；不過以『沙沙』的脾性，我不認為牠會冒險來到猛獸所在之處。能令索羅感到戰慄的，『沙沙』也會明白危險，會否來接我們也成疑問。」

莎拉有點不耐煩地說：「森林之大，是否真的會遇到那不知甚麼東西也成問題。難道集你我水火兩族聖物之力，連一頭猛獸也要怕嗎？走吧，早點離開這裏，被雷蒙德追上的機會就越小。」

索羅嘆一口氣，道：「也對，站在這裏哪裏也去不了。我們只管賭一賭吧！」亞爾法特望望二人，還

是有點擔心，但知道他們心意已決，聳一聳肩，跟著他們繼續往東南方小心翼翼地前進。

===

亞爾法特、索羅與莎拉三人走了一個多小時，森林之中忽然豁然開朗，本來被樹海遮蓋的陽光失去了阻隔，照得他們眼睛難以睜開。

「這……這裏發生了甚麼？」莎拉看著周圍倒下的樹，森林之中滿目瘡痍。索羅、亞爾法特和她距離不遠，都在查看四周。索羅打個冷顫，道：「我那不好的預感又來了。」

四周倒下的樹木都是百年老樹，樹幹比一個人還要粗壯，方圓半里多以內卻盡數齊腰截斷，似被蠻力撞斷。樹木東歪西倒，似是雜亂無章，但細看之下，勉強可見成圓形。圓心是稍稍隆起的一個小土丘，附近似是隨機散落幾株巨樹。半里之內，地上四散了數具動物的屍體，許多都骨骼盡碎慘死，其中幾頭野豬的身軀更被咬開，內臟暴露出來，狀甚恐怖。莎拉蹲下細看，不難發現巨大的爪印，四、五尺寬，似是放大數十倍的鷹爪。莎拉雖然擅長在野地追跡，對動物的認知卻不太熟悉，一時之間完全想不到是甚麼巨獸。她示意索羅過來，讓他看看爪印，索羅卻也不知所以。亞爾法特畢竟比較膽小，道：「此地不宜久留，我們快點走吧！」

索羅認同道：「弄倒這許多粗樹的恐怕不是我們惹得起的怪物；不過也多得牠，這裏多了一片空地，獨角天馬想來也能降落吧？」說著「咻」的一聲，吹了長長的一聲口哨。

莎拉有點擔心，拍拍索羅的肩膀，道：「這樣不怕太張揚了嗎？」索羅也不答話，只聳了聳肩。

相比當初來到亞馬遜森林之時，亞爾法特與索羅已離開了原地好幾十里，索羅倒也不期望天馬能聽到口哨之聲，能立刻就到；加上之前亞爾法特的擔心也不無道理，牠是否真的出現也成疑問。但聽得不遠處一聲馬嘶，原來獨角天馬仍然一直在他們的附近，想來天馬應該一直在空中留意著他們的所在，跟隨著他們大約的位置。可是苦於林木阻隔，地勢顛簸不平，難以靠近，只能在附近徘徊，等待索羅的口哨訊號。

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一行三人在空地上等得不一會，便聽得拍翼之聲，拍著巨大翅膀的獨角天馬在空中出現，向他們飛來。莎拉第一次看見傳說中的幻獸，有點驚喜：「這就是獨角天馬！從來只有聽聞，沒有人能捉到一頭來證實牠的存在，想不到如此雄壯呢！」

亞爾法特點頭道：「可惜牠只聽西班牙語，也不懂說話。但是『沙沙』是十分有靈性的動物，是十分難得的伙伴！」

莎拉笑道：「畜牲又怎會說話？亞魯你也妄想過度了。」

忽然一陣巨風吹來，三人差一點站立不穩，亞爾法特抬頭，望見一個巨大的黑影撲向獨角天馬，驚叫：「危險！」

索羅下意識反應，立刻拔出天焚，以西班牙語大嚷：「沙沙，快躲開！」

獨角天馬畢竟在野外生活了好幾十年，一點也沒有放鬆警戒，不等索羅大叫，已察覺到危險，巨翅急拍，前進中的身體在空中忽然停下，往後浮升，一聲馬嘯之下，黑影在其腳下疾飛而過。天馬本來就是素食動物，沒有襲擊其他動物的心態，心知肚明這個黑影是一頭兇惡非常的猛獸，即使遠遠看見索羅等人還在地上，無可奈何之下只能暫時退避。

沙沙是索羅他們唯一長途旅程的「交通工具」，更是少公主帕積西亞的同伴，當然不能讓牠發生不測；索羅趕忙揮動天焚，念出「火狐尾」之咒，一條火龍弧形射向黑影，要阻止牠繼續襲擊天馬。黑影感到熱力逼近，巨大的雙翼拍動，在空中急煞停下來，弧形的火恰好略過黑影的身前，怒吼一聲，震耳欲襲，正是索羅他們之前聽到的怪叫。牠的翅膀比身體還要巨大，一時之間還沒有看清楚是甚麼，身體一扭，俯衝向索羅三人。

在黑影撲向他們時，三人才看清楚牠的真身。與其說是「巨獸」，在亞爾法特的印象中不如說牠為「怪物」可能還更加貼切。「怪物」一張恐怖的臉，呈三角錐形，鼻子尖尖隆起，頭上長著一對連著皮膚的角，張開著的血盤大口裏面盡是尖銳的獠牙，鮮紅色的眼睛足有普通人半張臉的大小，滿目猙獰地瞪著三人。牠的皮膚披著黑藍色的鱗甲，身長至少二十尺，拖著和身體幾乎一樣長的粗壯尾巴，末端成倒鈎的箭形。牠長著四足，腳掌像是鷹爪，但足有四、五尺寬，四趾長著鈎狀的利爪，爪長幾乎一尺，看起來似乎鋒利得能削鐵如泥。在前足肩膀位置長著一對等身長度的巨翅，沒有羽毛，分成三截，中間覆膜相連，就像是蝙蝠的翅膀一樣。

亞爾法特與莎拉還在驚訝得合不攏嘴，索羅深知不能坐以代斃，高舉天焚劍過頭，使出「擎天火」之咒，一條火柱沖天而起。他大喝一聲，天焚劍直砍向下，火柱隨著其勢劈向黑色怪物。怪物俯衝向地的勢道甚是凌厲，一時之間沒法轉向，硬吃火劍一記，吼叫聲中被硬生生撞開飛行中的路線。只見牠的右邊肩膀稍稍燒著，轉瞬便已熄滅，也不覺牠受一點點的傷。

「這.....這是甚麼怪物！」莎拉有點驚惶失措，顫聲道。

亞爾法特咕嚕一聲吞一口口水，口吃地終於說出話來：「鱗甲、雙角、四足、鷹爪、箭尾、巨翼.....這是傳說中的惡龍！」

莎拉伸手掩額，道：「天，今天見過獨角天馬後又見惡龍，傳說中的幻獸逐一登場，下一頭難道是鳳凰、麒麟嗎！？」

「轟隆」巨響，黑龍降落在空地的中心，再一次舉頭吼叫，林中飛鳥走獸逃離之聲不絕，似乎能聽得出黑龍的嘶叫聲中充滿憤怒。近看之下，黑龍的體積更是驚人，被牠一腳踩扁似乎也不是難事。莎拉高聲呼叫：「靠近我！」說著舉起雙手，使出「幻霧迷津」之咒，空氣中的水氣聚集，濃霧自手中溢出。索羅迅速跑到莎拉身旁，周圍霧氣已濃密至之前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步。「我們先撤退，在另一個地方與獨角天馬會合吧！」

三人正要掉頭就跑之時，只聽得黑龍又再怒叫一聲，雙翼急拍，撥出一陣巨大的風，不過一秒霧氣已被吹散，莎拉呆了下來：「這.....算作弊嗎？！」

眾人還沒有反應過來，黑龍的巨尾一擺，橫掃千軍之勢掃向三人。索羅首先作出反應，一手抓起亞爾法特的後領往後急躍；莎拉也在龍尾襲至前一刻用力往地上一蹬，跳起數尺高，打了一個後空翻，恰恰避開尾巴掃過之後原地著陸。

索羅隨手把亞爾法特丟在地上，跑回莎拉身旁，道：「至少要把牠趕離這裏，最好能把牠殺掉。」

也不等莎拉答話，雙手緊握天焚劍，大喝一聲以壯聲勢，一躍而起，燃燒著的劍刃劈向黑龍。莎拉也擺出架勢，念一訣咒文，「玄冰散彈射」的冰塊激射向黑龍的臉部。冰塊為魔力所凝，雖非硬如鋼石，仍然比普通的冰硬上好幾十倍，但打在龍鱗甲之上卻頓成碎片。黑龍被冰彈打中，反射性地閉一閉眼，頭往旁一側，索羅的天焚劍燒著烈火已經殺到。

黑龍感覺到劍上的熱火，憤怒地嘶吼一聲，也不避開，舉頭就往索羅所在之處撞去。索羅還沒有揮劍，被龍頭突如其來的一撞，正中胸前。這一擊好不沉重，他只覺得心胸鬱悶，差點要吐出血來。黑龍趁此機會，半人立起來，右前足舉爪橫揮，攻向索羅。莎拉見狀立刻施以「玄冰水晶牆」之咒，一道冰牆在索羅著地之處旁邊凝聚起來。多得「平湖水鏡」的威力，冰牆凝結得比普通的術者更快更厚，但在黑龍一抓之下，還是「嘩啦」一聲被轟成碎片。

幸得冰牆一阻，龍爪之勢稍緩，索羅天焚劍高舉，往黑龍的右前爪砍去。只聽得「鐺」的一聲巨響，火花四淺，堅硬銳利的古劍遇上龍爪居然只能打成平手。可是比力度，身為人類的索羅又哪裏是二十尺長巨龍的對手？雙手一麻，天焚劍脫手而出，飛往身後數十尺之處，直插土中。索羅只覺冷汗浹背，自從十二歲離家自立、十八歲繼承古劍天焚以來，雖然幾經驚險，手中武器從來未曾被擊離掌握之中；這次被一頭黑龍揮爪一擊而丟掉傳家之劍，乃是前所未有，一瞬間幾乎信心盡失，心想不如束手投降。

「索羅！」這一瞬間的事情莎拉看在眼裏，只見黑龍再次擺尾，襲向索羅，他卻無動於衷，還沒來得及搶前援助，龍尾已攔腰掃在索羅身上，索羅已如斷線風箏被轟開數十尺。「可惡！你這該死的怪物！」莎拉跑上前，取下腰間水袋，由下往上一推，袋中液態狀的「平湖水鏡」飛射出來。

水之一族的魔法大部份都是以聚集空氣中的水氣為主，因此除非施術者在水體旁邊，起咒時間通常遠較其他四族的魔法為慢。「平湖水鏡」本來就是水，除了聚集水之精靈的主要功效之外，在水的三態變換之間也成為了大幅縮減施術者使用咒文的時間的高效率魔具。

莎拉把水袋拋在一旁，在黑龍前數十步之處停下來，雙手高舉過頭，雙腳撐開，成一個大字形。只見她全身被淡藍色的魔法芒包裹著，嬌喝一聲，平湖水鏡成為水點，分佈在黑龍上空四周，違反地心引力地停在空中。黑龍似乎也被這現象吸引著，輕聲地吟叫，好奇地舉頭望向空中。

在莎拉的咒文之下，空中的水點包圍在淡藍色的魔法芒之中，轉眼間凝結成一枝枝的冰箭，正是「水鏡．玄冰矢陣」之咒。「喝！」莎拉大喊一聲，雙手交差揮落，黑龍上空無數的冰箭帶著藍光急速落下。平湖水鏡畢竟是魔源聖物，凝結的冰比一般的魔法凝冰更加堅硬，雖然大部份的冰箭還是撞上龍鱗甲碎成粉末，數枝冰箭終能穿透鱗甲之間，直插肌膚。黑龍痛得吼叫起來，傷口微微滲出紫色的血，當下憤怒地拍翼而起，身體離地十數尺，擺動龍尾，掃向莎拉。

莎拉在冰箭擊中黑龍之後立即回收零散的水鏡，一念之間，平湖水鏡於固態、液態再回復固態急速變換，再施「水鏡．玄冰水晶牆」之咒，在身旁築成一道比普通版本的「水晶牆」咒文小上一號，但卻厚上三、四倍的冰牆。只聽得「轟」的一聲，連索羅也打飛的龍尾掃竟然被魔法凝成的冰牆硬生生擋下。可是黑龍的勢道不減，在空中一扭腰，大吼一聲，龍頭撞向莎拉。莎拉的魔法雖屬高階，畢竟只是血肉之軀，施下冰牆之咒後來不及反應，龍頭正正擊中她的肚子，「啊」的一聲差點沒昏過去，被撞飛數十尺。

在不遠處倒地的索羅雖遇挫折，想起莎拉還在奮戰，亞爾法特還在後面乾心急，當下抖擻精神，掙扎起來，撿起天焚古劍。莎拉此時正被撞飛，他擔心地望一眼，看見她似乎沒有大礙，立即一躍而起，不給予黑龍重整體勢的時間，巨劍一揮，「火狐尾」之咒橫飛向牠，打中牠的身側。龍鱗甲雖然抵銷了大部份的衝擊力，那頭黑龍還是感到痛楚，又再吼叫起來，在空中的身體不自覺地下沉了數尺。

不待牠作出反應，索羅怒喝躍起，天焚劍似在反映索羅的意志似的，洪洪燃燒。他雙手緊握劍柄，身型急扭，在空中打了一個轉，使出全身之力劈向黑龍。「對不起，給我去死吧！」

索羅天焚劍的劍刃正要劈在黑龍的右頸，心軟的亞爾法特在後面大叫：「不要殺！」

來勢忽忽的闊劍那由得說停就停，索羅雖然聽到他的呼叫，狠下心腸仍然劈下去。但就在劍刃碰到頸部鱗甲之時，黑龍怒吼一聲，一道白色的光芒自龍身爆發出來，薄薄地包圍著黑龍，凝住天焚劍的去勢。索羅大吃一驚：「這是……這是魔法！」黑龍雙翼一振，帶上索羅，把他在空中推開十數尺之距。

索羅在空中打個筋斗，著地時還是被餘勢推後幾尺，紮穩馬步的雙腳在土中挖下兩道深痕。此時包圍黑龍的白光已經退卻，只餘黑藍色的龍鱗在反射著中午的日光。

「妳看到了嗎？」索羅向莎拉詢問。

莎拉點頭道：「看到了。雖是不知來源的白色，但肯定是魔法芒……這頭怪物擁有與精靈的契約！」

索羅回頭偷偷看亞爾法特一眼，想起當時在古墨西哥城城北與帝國警衛交手時，似乎也看見過同樣的魔法芒自亞爾法特的手中施放出來，當時沒有在意，現在心裏卻越來越糊塗。

第十四章：穿越南美

交手數次，雙方都在固守己陣。黑龍在隆起的小土丘來回踱步，鼻中呼呼透氣，雙翼高高張開，似在表明牠在保護甚麼似的。天空之中，獨角天馬幫不了忙，只能在空中盤旋著；地面上，索羅與莎拉在前擺著戰鬥之勢，亞爾法特在後面不遠處同時為黑龍和同伴擔心，成為一幅特異的構圖。

索羅和莎拉雙眼仍然定睛瞪著黑龍，雙方對峙著。亞爾法特腦中急轉，看著黑龍的動作，忽然想起甚麼，向索羅與莎拉叫道：「我們要想想，為甚麼黑龍會襲擊我們……」

索羅打斷他的話：「牠是猛獸耶！當然是肚子餓要吃人了！」

莎拉被亞爾法特的話提醒，想起之前查看周圍的動物屍體之時，也道：「對呢，那些動物雖被殺死，卻沒有被吃掉的跡像。」

亞爾法特得到莎拉的附和，點一點頭，提出疑問：「看看這一堆倒下的樹木，令你想起甚麼？」

索羅再一次看看四周，忽然醒悟：「牠在築巢！」

亞爾法特右手握拳，打在左掌之上，道：「牠是在清理現場吧？圓中心隆起的小土丘，如果我以前見過的動物習性來說，就像海龜一般，應該就是這頭黑龍所產下的龍卵的埋藏之處。」

莎拉忍俊不禁，笑了出來：「以海龜來比喻這頭恐怖的黑龍，亞魯你還是頭一個吧！」

索羅笑不出來，只有點擔心：「牠肯定以為我們要加害牠的寶貝……而且細心一想，黑龍產卵，不會是一頭就做得出來吧？牠必定有一個配偶，卻還未露面呢！」

莎拉卻在想另一回事：「傳說中龍族早被闇之一族滅絕，卻原來一直在亞馬遜巨大的森林之中存活著，難怪沒人看過了！」

亞爾法特想著想著，下定決心往前走，越過索羅與莎拉，逕自往黑龍走去。索羅知道他想幹甚麼，急道：「小矮子！不要去！」

亞爾法特小心翼翼，也不回頭，答道：「我們必須告訴牠我們沒有惡意，你們才和牠打了一場架，這個任務只有我能擔當！」

莎拉瞪大雙眼，看著索羅，訝異地道：「他沒有魔力、不懂武術，膽子卻還這麼大，是不是燒壞腦子了？」

索羅苦笑：「他只是傻小子一個，認真過頭……」

黑龍鮮紅的眼睛看著慢慢走過來的亞爾法特，仍然呼呼的透著氣，敵意卻似已稍減，雙翼也沒撐得那麼大。亞爾法特吞一口口水，走到黑龍面前，一邊伸出右手，一邊說道：「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人話，不過如果沙沙——我們的獨角天馬——懂得人話的話，可能你也懂得……我們沒有惡意的，沒有要偷你的龍卵的意思……」索羅和莎拉在後方看著，驚心動魄，預備黑龍對亞爾法特施襲之際，要立即搶前救他。

出乎眾料，黑龍此時折起雙翼在旁，低頭伸向亞爾法特，讓他的手搭上他的臉。如觸電一般，亞爾法特全身一震，良久，一股神秘的聲音透過接觸的肌膚傳入腦海之中。

『敢以肌膚相親者，乃勇著之輩。吾不過守護家園，承蒙汝等體諒——』

亞爾法特張大口，合攏不來，感覺上是遇上了比聽得懂人話的獨角天馬更天方夜譚的事，硬繃繃地回頭，向著索羅與莎拉道：「牠……牠……牠……牠……牠在說話！」

索羅與莎拉相對望，甚麼也聽不到。索羅奇怪地問道：「小矮子，你在發甚麼神經？這頭龍說到底還不是一頭畜牲，又怎會說話？」

二人半信半疑，但黑龍敵意銳減，倒是看得見、感覺得到，連在空中盤旋的獨角天馬也知道危險已過，降落地面。莎拉舉起皮水袋，手上泛起藍光，散落周圍的平湖水鏡化回液態，神奇地全數倒飛回水袋之中。索羅仍未完全放心，單手握著天焚，也不入鞘，拖在地上，跟著莎拉小心翼翼地走向黑龍與亞爾法特。

黑龍的聲音仍然在亞爾法特的腦中響起，只覺低沉溫暖：『數有北方來犯者，殺龍取卵，以飼龍為名，奴役幼龍為實，自詡「龍騎」。稚子無知，為虎作倀，多被視為惡之大者。有非龍騎一族之人，受其所害，無從尋得龍騎之所在，轉恨吾族入骨，遂獵殺吾等於世上各赤道森林中之同伴以洩其憤，被獵者皆受盡凌虐，慘死林中。吾之一族生死存亡繫於一線，故有近吾卵者，必擊殺之。』

黑龍說的是古式語法，亞爾法特聽得明白一半，支吾以對。他又向索羅與莎拉望去，二人慢慢走近，卻明顯聽不到黑龍的說話。

「這……黑龍先生，為甚麼只有我聽到你的說話呢？」亞爾法特問道，忽然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已經瘋了。黑龍的聲音仍然在腦中響起：『吾生為女身，莫稱吾為先生也。人與龍族，言語本不相通，唯有肌膚之觸，方為溝通之鑰。惜人類貪生怕死之流比比皆是，接近吾族者多懷不軌，相鬥有之，對話者則萬中無一。』頓了一頓，看見索羅和莎拉已走到亞爾法特的身旁，繼續向他傳話道：『若汝等無加害之心，吾亦無爭鬥之意，還望及早離去，容吾靜心孵化哺育。』

「怎麼了，還在幻聽嗎？」索羅來到亞爾法特旁邊，看見他還在呆呆地摸著黑龍的臉，拍一拍他的肩膀問道。

亞爾法特放開摸著黑龍臉部的手，搖頭說道：「黑龍……大嬸說牠想靜靜的孵蛋，如果我們無心加害的話，應盡快離開。我看我們還是走吧。」

莎拉有點難以置信：「咦，你真的和牠在對話嗎？」

黑龍此時鼻中噴一口氣，回頭往小土丘慢慢走去，繞一個圈，在土丘之前伏坐下來，尾巴與雙翼幾乎包圍整個身體，鮮紅色的眼睛仍然瞪著眾人看。索羅和莎拉才剛與牠大戰一場，此刻的牠卻是一片祥和安寧。亞爾法特不知道該怎麼示意感激，抓一抓頭，只得向牠鞠了一個躬。黑龍「吖」的一聲輕叫，似是對他的心意作出回應。

===

經過之前發生的種種事情之後，亞爾法特帶著的糧食與帳幕早就遺失了。幸好莎拉在森林沿途故意留下了兩個紮營之處，一來用以擾亂雷蒙德的追蹤，二來預備將來可能會折返途中。他們回到預備的營

地，收拾了小量的糧食與帳幕，騎在獨角天馬背上，吆喝一聲之下天馬急奔助跑，乘風滑翔。

獨角天馬背上雖然載著三人，似乎仍然應付得綽綽有餘，飛行的速度不減，樹海仍然飛快地在其腳底下倒卷。雖然魔磁正指著東北方，但單憑天馬無法橫越大西洋，必須借助越洋巨輪。在南美洲，唯一能讓巨型輪船靠港的，只有古巴西國的里約熱內盧港。莎拉本來就在里約熱內盧開始她的南美之旅，輾轉逃避雷蒙德追蹤之間，大致認住了經過的地標，於是成為索羅與亞爾法特的嚮導，騎著天馬往東南方飛去。

三人一馬沿著莎拉的地標早上起行，飛到黃昏就在野外紮營，沿途打獵和採集野果而食。飛了兩個多星期，地勢漸漸高聳，來到古代巴西的馬托格羅索高原部份，漸漸開始再見人煙。南美洲中部自上一個文明崩潰之後，經歷種種氣候的轉變，仍然是熱帶森林的世界。人類幾近滅亡之後，地球的這部份更是少有人的蹤跡，在自然的包庇保護之下，動植物茁壯茂盛，獨自發展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生態系統。火之一族的人遠古時回到泛美洲，主要還是留在北美洲與中美洲，直到有人開始向南探索之時，一半出於對林中未知的百獸的恐懼，一半出於潛意識中對自然的尊敬，望亞馬遜流域的熱帶森林而卻步，只往西岸與南部發展。直到近百年以來，輾轉由南部慢慢發展至東岸的人才開始向中部踏出第一步。由於人跡罕至，地勢險要，二十五年前闇黑帝國征服世界時，這裏反而成為了部份反抗帝國軍的火族人的避世之所。

中、北美洲的火族人與南美洲的火族人素有往來，但自從二十五年前帝國軍攻佔西岸諸地區之後，火之一族被逼分開為南北兩派。南北兩族初時只能靠魔法的傳訊咒文通訊，過了六年之後闇黑帝國實行開放政策，才能在暗中重新開始交往。三年前發生聯合叛軍之戰，南北美洲的火之一族戰士都同起反抗，卻被獵魔旅團迅速擊潰，南部火之一族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只餘少量的戰士和非戰鬥人員在中部叢林地勢的掩護下碩果僅存。

索羅在中美洲古墨西哥城的火族聚居地出生，與皇族非常親近，自然大約知道南北兩派火族的事。自從再見人煙之後，即使莎拉最初以太過容易留下蹤跡被雷蒙德發現為理由反對，他仍然盡量在每一個小村落降落，搜尋隱居中的火族人。莎拉深思熟慮，明白若能得到糧食的補給也未嘗不是好事，加上在天馬的神速下，早已遠遠拋離雷蒙德，後來也就不再反對了。那邊廂，亞爾法特只覺得自己離其餘三件聖物越來越遠，有點著急，但想深一層，自己也沒有著急的理由，聳聳肩也就算了。

之後一個多星期間，三人探索了三個小村落，還是沒有找到任何南美洲火之一族的蹤影。幸運地，對闇黑帝國來說，這個廣大的地區可說是不毛之地，監管一點兒也不嚴密，一路上無風無險。當地人十分熱情好客，有旅人經過都熱烈款待，加上當地的經濟還停留在以物換物的階段，即使三人盤川本來不多，也不必花費多少。借宿期間，有時候只要為當地居民砍砍柴、燒燒飯，居民也不多計較。在第三個小村落留宿時，受住民所托，擊潰了當地附近一個開始日益猖獗的土匪組織的巢穴，居民更是感激流涕。莎拉雖然覺得太過高調，但畢竟在作行俠仗義之事，只覺心情暢快；加上索羅從來沒有留名，她也就睜隻眼閉隻眼了。

輾轉間又旅行了一個多星期，人煙越來越稠密，明著暗著多行俠義之事，幫助了好多的貧困之人，索羅卻還是沒有找到任何南美火族人的痕跡，不由得有點失落。根據留宿過的不同村落的居民所指示，里約熱內盧已近在咫尺，風中也漸漸傳來海水的氣味。大港就在眼前，闇黑帝國的警衛也越來越多，索羅、莎拉與亞爾法特三人為避開耳目，決定與一路同行的獨角天馬分別。三人向天馬道別，天馬輕聲嘶叫，前足在地上挖了幾挖，亞爾法特發誓說牠在向他們感謝。索羅向遠在緋紅之森的火族新皇——少公主帕積西亞發了一個傳訊咒術魔球，摸摸天馬的臉，天馬逕自就向前飛奔，四足一蹬，雙翼一拍，乘風而行，起程回去緋紅之森的老家。

三人向借宿的村落居民買了三匹馬，繞過大路迂迴向目的地前進，這天黃昏來到里約熱內盧西面的聖

保羅鎮。聖保羅在文明潰滅以前是古巴西國最繁忙的大都市，在南美洲有著數一數二的人口，雖然並非大富大貴之邦，卻也發展成一個重要的工業都市。可是，過度的發展也負出了沉重的代價，在南美洲的都市群當中，聖保羅成為第一個被完全毀滅的城市，連帶周圍的自然環境也受到了災害性的摧毀。時移世易，世界由零重新開始，千百年之後，人類才再次踏足這個地區。以往南美洲最大的都市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留下的只有傳說；而遠祖的火族人輾轉來到這裏重新建立小鎮，也就根據口述傳誦的故事將之命名為聖保羅，可是遠古時的超級都市早已不復見。經過許多的戰亂與變遷後，南美洲火之一族之民向中部遷徙，聖保羅鎮漸漸演變成為平民作主導的社會體系，在闇黑帝國征服南美洲時，甚至得到不少當地居民的支持。

「現在已介黃昏，里約熱內盧港雖已不遠，過了這個鎮後卻還不知要走多久。我建議今晚在這裏住下來，明天一早才再出發。」莎拉也不理會亞爾法特與索羅，逕自下馬。

此時三人為了掩人耳目，在本來的衣衫外面還披上了破舊的斗篷，頭上包著圍巾，就像亞爾法特最初去到古德薩斯州之時一般，打扮成風塵撲撲的旅人。在索羅的背上，天焚劍被包上了重重的破布，古劍的最大特徵，火之一族的代表紅晶體圓球也被包裹著，驟眼看只是一塊大大的破木頭。

亞爾法特與索羅對望，心想也不無道理，也相繼下馬。聖保羅已經達到城鎮級數的人口，不再像之前的小村落一般。這裏擁有完善的經濟體系，向住民借宿已不可行。他們一行三人領著馬，來到鎮中心的咨詢亭，查問附近的旅館，就往附近最便宜的一間去了。沿路可見帝國警衛成對地巡邏，紀律似乎甚嚴，也不見他們滋擾居民或是甚麼的，警衛與居民似乎頗能和睦共處。

亞爾法特一直在看著周圍，路上行人處處，各有各忙，偶爾馬車、機車經過，雖未致於摩肩接踵的地步，看來倒是一片昇平盛世的樣子，不禁開口嘆道：「在沒有戰爭之時，不得不認同社會在帝國的統治下並非如我想像中那麼差。道聽途說以來，其統治政策雖然鐵腕，但若地方政府能像這裏，好好地抑制犯罪，維持治安，也未嘗不是好事。」

索羅也嘆了一口氣，道：「可惜世界上並非所有地方的人都如這裏純樸，鐵腕的統治永遠伴隨著反叛，以至盜賊猖獗。在闇黑帝國的理念之下，應付這種狀況唯有以暴易暴；闇之魔法一旦啟動，以生命換取力量，自然令蒼生塗炭。要解決根本的問題，唯有根除血之魔法，沒有其他的途徑。」

莎拉走在面前，此時也插嘴道：「我不反對強硬的統治政策，老實說還有點歡迎。若非黑魔法太過為害人間，我實在不反對帝國的統治。可是征戰途中，闇黑帝國的軍隊實在殺戮太多，令到太多的人對他們恨之入骨，是他們最大的弊病。」

索羅搖了搖頭，道：「我認為人民雖然要有適度的統治，卻不能毫無自由選擇的權利。帝國的治安部門只要留意到民眾稍有不滿意的言詞行動，則立刻施以嚴厲的懲罰，不知多少人為說錯一句說話，付出生命的代價，這實在並非理想的治國之道。」

傾談之間，三人來到人跡罕至的市鎮邊緣的一所小房子面前，門前掛著一個破舊的大招牌，上面打橫寫著「巴西宿舍」的英文。旅館似乎頗有歷史，外牆雖漆上了許多層的油漆，還是顯得有點破舊，就只兩層高，佔地不大，一樓入口處只一個小小的開口櫥窗，充當接待的櫃檯。櫥窗後坐著一個十歲左右的小伙子，曬得黝黑的皮膚，短短的自然卷頭髮，穿著背心短褲，似乎也住在旅館之中。由此可見，旅館該是家庭式經營，樓面雖小，總算清潔光鮮。

莎拉身先士卒，走到櫥窗面前，向小伙子問道：「請問有沒有三間旅房？麻煩你我們想在這裏借住一晚。如果方便的話也請告訴我們房租。」

小伙子不答話，定睛看著站在莎拉後面的索羅。莎拉得不到回覆，好奇地順著小伙子的眼光看去，看見他盡往索羅死瞪。索羅留意到情況不對，走前問道：「嗨！你沒有事吧？」

小伙子的眼神有點兇惡，低聲問道：「你背後揹著的是甚麼？」

索羅呆了一呆，皺起眉頭反問道：「這與你有甚麼關係？」

小伙子也不答話，打開櫥窗後面的門，跑進裏面。

「嗨！這是甚麼意思！？不做生意嗎？」莎拉嚷道。

亞爾法特拉著她的手，道：「這……狀況好像不太對，不如我們找另一間旅館吧。」

索羅也贊成道：「里約熱內盧就在前面，不宜在此地鬧事，我們還是先撤為妙。」

莎拉還在咕嚕著，但想想他們也有道理，只得哼的一聲，轉頭欲行。

忽然只聽得一聲怒吼，後面只覺熾熱非常，三人回頭，竟是一條「轟火龍」之咒的火柱直飛而來。危急之際，莎拉沒有時間凝聚水氣，也不打話，右手一揮，平湖水鏡飛出皮壺之外，念一訣咒文，「水鏡．玄冰水晶牆」之咒迅速築起一道厚厚的冰牆，擋在三人面前，「轟」的一聲，把火柱的勢道盡數化解。莎拉意念一轉，固態的冰牆轉化回液態，一個大大的水球在空中飄浮著，好不詭異。索羅知道麻煩來了，也就退下天焚劍上的破布，古劍出鞘，遙指著施術之人；亞爾法特躲在二人後面，自不在話下。

「你們是獵魔旅團的人吧？平常的話也由得你們去，但你竟然把皇族聖劍『地煉』偷來，耀武揚威，是可忍孰不可忍！」旅館前站著一個六尺高的巨漢，雙手燃著烈火，擺著戰鬥的架勢。亞爾法特三人瞪大眼睛互相對望，不知所以。

第十五章：火族遺裔

此時已近七時，天色漸黑，街上行人稀少，這一帶又是鎮子的邊緣，更見冷清。在小旅館之前，索羅、莎拉立於前，亞爾法特稍退半步，與疑似旅館主人的男人遙相對峙。

旅館的主人身高六尺有餘，頭頂禿亮，膚色黝黑，雙唇厚重。身形雖高，卻不算壯碩，倒像一株高聳卻略嫌單薄的巨樹立在門口。他與剛才櫥窗後的小伙子打扮相似，同樣穿著舊得發黃的緊身背心和牛仔短褲，看來並非甚麼顯赫人物。

「兄弟，我看你是火族人，想來你是誤會了……」索羅嘗試向他解釋，話還未說完，便被旅館主人粗聲打斷：「哼，不用想迷惑我！你手上那柄，自然是我族皇族之徵——『地煉』之劍，可你手腕上卻沒有皇族的象徵『火之半月水晶手鍊』。明偷暗搶，你對我們的大公主做了甚麼好事？」

亞爾法特在後面聽到「大公主」三字，不禁輕嘆一聲，脫口而出：「對於大公主之死，真的很遺憾……」

「亞爾法特！住嘴，你這是在火上加油！」莎拉大喝一聲，他連忙雙手捂住嘴巴。

「慢著，事情不是你想像中的那樣——」索羅還未解釋完，旅館主人一聽大公主已死，登時血湧上腦，其他話語再也聽不進耳。霎時怒吼一聲，雙掌火焰更盛，雙掌一拍再一分，兩道巨大的火牆自左右包夾三人，赫然正是「天火焚」之咒。

莎拉在心中暗罵，嬌軀一扭，原地旋身一圈，雙手藍光綻現，使出「水鏡．聖水圓舞」的防衛咒文。平湖水鏡由一個水球化作萬千水滴，螺旋盤旋，迅速形成一層環繞三人的水之護壁。索羅正想躍出包圍，行動卻早被莎拉看在眼內，冷喝道：「不要亂動！只要留在我的咒文範圍內，那火牆傷不了我們！」

果然，火牆一觸及平湖水鏡的護壁，立刻滋滋作響。液態水鏡雖然瞬間被蒸發，卻在魔力支撐下即刻再度凝聚成水，把突破護壁的火舌一一卷住，冷卻熄滅。索羅熟知火之一族慣常的攻擊組合，早猜到旅館主人下一步將會如何，在水氣蒸騰之際大喝提醒道：「來了！」

霧氣氤氳之中，旅館主人已疾衝上前，斗大的火焰拳頭直取莎拉面門。

「嘖！」莎拉心神尚繫於防禦咒文之上，難以及時變招，只能勉力欲側身避讓，電光火石間，索羅的天焚劍已自上而下劈落，重重攔在二人之間。

「冷靜點！我們不是獵魔團的人，更不是來找碴的，先聽我們把話說完！」索羅一邊喝道，一邊將天焚劍鋒砍入地面，沙石四濺，借反震之勢反手橫掃，劍鋒回撲旅館主人。旅館主人雖略通戰鬥，終究非久歷戰陣的戰士，右拳在擊向莎拉被劍勢攔截後勉強收回，卻已無力再度變向，只見天焚鋒口直取腰腹，眼看就要把他自中腰斬為兩截。就在冷汗直流之際，劍鋒在他腹前一寸硬生生止住，正是索羅手下留情，刻意饒他一命。

然而在旅館主人眼中，又豈會如此理解？只覺這是一生難忘的奇恥大辱。這一切不過發生在一、兩息之間，第二條火龍已自三人背後轟然襲來。

「有完沒完啊！」莎拉怒氣漸升，將平湖水鏡召回，一轉形態化為厚冰牆，再次擋下第二道火柱。這

一擊明顯比先前的「轟火龍」弱上不少，撞上冰牆時只發出輕輕的「噗」聲。藉著這一瞬的空隙，旅館主人抓緊機會，一躍退後，重新拉開距離。

「你惹怒本小姐了！」莎拉怒喝，雙手藍光大盛，冰牆再度融回液態，只聽「啪」的一聲，水體化作千萬水點，懸浮空中，一瞬之間凝結成一枚枚冰彈，正是「水鏡．玄冰散彈射」的起手式。

亞爾法特眼角瞥見旅館主人身旁有人影，急忙喝止：「不要放！他後面有女人和小孩！」

「甚麼？！」莎拉硬生生止住咒勢，冰彈凝滯在半空。待得水汽漸散，眾人才看清旅館主人身後站著一名頭戴圍巾、身穿圍裙與長裙、微卷長髮披肩，模樣樸素的家庭主婦；而躲在她身後的，正是先前櫥窗後的小男孩。家庭主婦右手尚燃著餘焰，顯然方才那道較弱的「靈火蛇」咒文出自她手；小男孩瑟縮其後，瘦小身體微微發抖，雙眼卻仍滿是憤然。

索羅趁雙方暫時停手，倒轉天焚，使劍刃插入地中，紅晶體朝上，正是當日在古墨西哥圍城時用以向火族同胞示意身份的姿勢。旅館主人與其妻子相視一眼，自然認得此一架勢，對三人身份更是錯愕。旅館主人沉聲道：「你……你是火族人？你沒有半月火晶鍊，不是皇族，卻為何握著『地煉』之劍？大公主之死，又與你們有何關係？」

見對方終於肯開口聽人說話，莎拉哼了一聲，將平湖水鏡盡數收回水壺。索羅輕嘆一聲，道：「只知道『地煉』，卻不認得『天焚』嗎？」

旅館主人大驚失色：「你……你是索羅大人！？」

===

「地煉」與「天焚」本為姊妹之劍，同具聚集火之精靈之效。不同於「天焚」乃火之一族魔法的核心鑰匙，「地煉」所能聚集的精靈數量遠不及前者，因此未列入「魔源聖物」之列，充其量只是一件強力魔具。可是，相較於「天焚」的戰略價值，被選為皇族象徵寶物的「地煉」，在精神層面上或許更具意義。歷代火之一族領袖皆執「地煉」以統率族人，戰時以之領軍，和平時則象徵執法之權。

由於「天焚」牽涉火族魔法的存亡，歷來交由肩負周遊列國、行俠仗義使命的索羅家保管。一來大幅提升索羅一脈的戰力，二來令關注此劍的敵人難以掌握其行蹤，成為一個「移動標靶」。

這一對姊妹劍造型相近；「天焚」劍身長足五尺，「地煉」則僅三尺，劍身略為纖窄，且不封印火族守護獸「火神」。天焚劍柄末端鑲有一顆圓形紅晶，「地煉」則為半月形紅晶，與皇族象徵「火之半月水晶手鍊」相互呼應。

「實在對不起，我見識淺薄，只聽聞過『地煉』大概外觀，知道與『半月火晶鍊』一同作為皇族標記，兩者從不分離。『天焚』其名耳熟能詳，但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它的樣貌……小人竟敢向索羅大人和同伴動粗，罪該萬死，罪該萬死！」

旅店一家與索羅、莎拉、亞爾法特圍坐在大圓桌旁，桌上置一壺熱茶與六隻茶杯，熱氣裊裊。店門早已關上，眾人移步至店主一家起居的小廳談話。

店主一家姓山度士，丈夫名米基爾，妻子叫仙度拉，兒子則名森美。如索羅所料，他們是隱居南美洲的第三代火之一族族人，本非戰士階級，為了自保，加上流著火族血脈，多少學會了一些基礎魔法。三年前獵魔旅團大肆屠殺追隨聯合叛軍的南美火族人，米基爾在戰亂中身受重傷，仙度拉帶著年幼的

森美，為求全家性命，反其道而行，隱身市鎮之中，反倒躲過了獵魔旅團追殺逃入中部叢林的火族殘兵之清剿。

米基爾續道：「我家這小子對魔具的感應特別敏銳，多得他，我們才幾次躲過獵魔團的例行巡檢。」

「哦？森美——你是怎樣辦到的？」亞爾法特好奇問道，心中暗覺這孩子簡直就是一個「有血有肉的魔磁」。

森美在旁揉了揉鼻子，略帶得意：「只要有魔具在附近，我自然會起雞皮疙瘩。獵魔團巡檢隊的頭頭通常都帶著帶魔具屬性的武器，每次我感覺到他們靠近，就叫爸媽躲起來。他們找不到強大的火精靈適性者，就不會抓我們了。」

索羅對森美頗有好感，問道：「那你又是怎麼知道我背上揹著的是火族的魔具？」

森美抓抓頭，吐了吐舌頭，道：「索羅大人你把劍柄包得不夠好，火之紅晶露了一點出來。爸從小教我怎樣認火之紅晶，好讓我將來能分辨火之一族的同胞。不過這麼大的紅晶，我只知道皇族的『地煉』才有，再看不見你的『半月火晶鍊』，一時間就誤會了……」

莎拉忍不住插嘴：「這小子的觀察力倒不錯。」

兒子被稱讚，米基爾露出幾分不好意思，右手撫著後腦，憨笑道：「別捧壞我家小子！讀書不成，就剩這一點點的小聰明！」仙度拉在旁嘴角含笑，接口道：「自從三年前那場大戰後，南美火族幾乎被殺戮殆盡，帝國軍在此地的警備自然鬆懈許多。即便如此，一旦遇上巡檢，仍有被逮捕的危險。要在這環境活下來，就得從小教會孩子識別危機。」

說到這裏，聽著妻子的解釋，不禁想起戰死的同族與戰友，面色沉重。索羅、莎拉與亞爾法特豈會不知他心中所想，三人亦默然無語。

片刻後，索羅忽然開口，向森美問道：「森美，你恨虐殺族人的闇黑帝國嗎？」

森美沉吟片刻，搖頭道：「我不喜歡戰爭，更討厭那些殺害族人的軍人；可是平日巡邏的警衛、軍人中，也有希望和平的人，我在看守旅店時也見過不少。而且，就算不是闇黑帝國的人，只要他恃強凌弱，就算是自己火之一族的人，我也不會喜歡。」

索羅聞言，露出心滿意足的笑容，微微點頭。莎拉有點意外，轉向森美父母道：「森美年紀雖小，卻很明白事理呢。」

米基爾舉手作投降狀：「這是老婆大人的遺傳。我可是對帝國軍恨之入骨，給我碰上必殺而後快——」

仙度拉用肩膀輕撞他一下：「老公……！」森美在旁偷笑。

亞爾法特看著山度士一家其樂融融，不禁聯想到自己的身世，心裏苦笑：「如果我的父母還在，說不定我也不會這樣一路顛沛流離周遊列國。或許也會像他們一樣，坐在家中喝茶閒聊……」

莎拉放下茶杯，回到正題：「言歸正傳，『浮島』的船票容易買到嗎？」

仙度拉點頭道：「不難，班次大致維持每星期一班。兩天之後有一班開往歐洲里斯本港——這是三位的目的地嗎？否則，九天後會有一班由里約熱內盧開往南非開普敦。」

文明崩壞後，機械工業停滯，人們主要依靠出土的史前機械過活。約四百年前，世界曾再度掀起新一輪工業革命，然而在魔法復興與人類潛意識對機械的恐懼之下，工業革命未能帶來真正進展，不足百年便再度式微。眾多失落的技術與概念之中，水路交通首當其衝，人類似乎寧願享受漫長旅程本身，旅途的時間長短反而變得不再重要。

陸路交通主要依賴傳統的馬與馬車，偶爾可見古董汽車與摩托車；空中交通除少數可供騎乘的生物——多為傳說中的幻獸——之外幾乎無甚發展。水路方面，人們開發出利用風勢、水流，再輔以魔法操縱氣流與水流的簡易船隻，形成各式獨特交通工具。可惜此類船隻大多無法越洋。真正能遠渡重洋的，只剩史前殘存的五艘巨型輪船，連結南、北大西洋、南、北太平洋與印度洋。

這五艘巨艦名為「浮島」，載客量高達五萬，幾乎無須船員維持，藉半自動導航與以氫氣引擎分解海水為能源的半永久能源運作。每艘船本身如同一座小城市，內建完整生態系統，「浮島」之名可謂恰如其分。

「浮島」船身呈圓形，總噸位以億計，非一般港口所能容納。文明潰滅、地形劇變、科技停滯，使得世上能停泊「浮島」的港口僅有九處：北美東岸邁阿密、中美西岸新阿卡普爾科、南美東岸里約熱內盧、南美西岸利馬、歐洲南部里斯本、南非開普敦、遠東上海、古印度的孟買，以及澳洲西岸珀斯。「浮島」於九港之間往返，由私營船公司營運，船票收費並不算高。

亞爾法特取出魔磁細看，指針仍然指向東北。在他展開尋找聖物的旅程之前，因為預期會周遊列國，早就熟讀世界地圖，對一般的地理位置都有一個概念，想了一想開口道：「往東還有三件魔源聖物，當務之急是離開泛美洲，往東而去。開普敦雖也在東方，但位於較北的里斯本應更接近魔磁所指。再者，金之一族的大本營就在歐洲，大公主之前也曾向他們發過訊，故歐洲似乎是最佳選擇。」

仙度拉點頭道：「雖不知索羅大人等人為何要尋找魔源聖物，但既然大人開口，我們自當全力相助。在里約熱內盧直接購票恐怕要接受較嚴格的檢查，風險較高；我們旅店與旅遊局倒算有點交情，可在聖保羅這邊先行辦妥船票。這件事就交給我們吧，今晚請幾位在此安歇，明日下午之前，船票應可送到。」

索羅一行向米基爾與仙度拉致謝，森美卻心有所屬，忍不住問父親：「亞爾法特哥哥在齊集聖物，這不就是傳說中勇者的旅程嗎？爸，我也想跟他們一起去！」

米基爾揚眉，語氣略帶訓斥：「周遊列國可是極其危險的，隨時會遇上甚麼敵人；況且你如今一身本領未成，只會變成索羅大人一行的累贅。」

森美神情黯然，亞爾法特看在眼裏，暗自苦笑——若說「甚麼也不懂」與「累贅」，自己恐怕正是最佳代表之一。

索羅忽然起身，向森美微笑道：「現在跟著我們走的確太危險。不如這樣——我教你一些劍法和咒文，你日後勤加練習，待將來事情告一段落，我再回來帶你出去周遊世界。」說罷，轉向米基爾：「這樣可以嗎？」

森美眼中頓時放光，激動難抑。索羅此言，幾與收徒無異，米基爾、仙度拉更是喜出望外：「這……這……能得到索羅大人指點，實在是我家小子的福氣，只怕他資質不配啊！」

索羅搖頭笑道：「有正義感、懂分是非，只要自小教導得宜，森美是一塊好材料。」

米基爾滿面喜色，連聲道謝，仙度拉亦不住致意。森美離席又跳又跑，滿屋歡呼，精力彷彿永遠用不完。

亞爾法特也被這股歡樂氛圍感染，忍不住露出笑容。莎拉看在眼內，雖為山度士一家的際遇高興，嘴上仍忍不住冷冷來一句：「哼，裝模作樣的死索羅。」

第十六章：越洋浮島

「浮島」一號艦「亞速爾號」主要往返南、北大西洋，與另外四艘「浮島」郵輪一樣，以遠古時曾存在後又沉沒的群島命名。一號艦名取自北大西洋的亞速爾群島，二號艦源自南大西洋的聖赫勒拿群島，三號艦為北太平洋的夏威夷，四號艦則取名自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亞。唯獨第五號艦稍有不同，主要在印度洋航行於澳洲與南非之間，名為「馬達加斯加號」，而這座非洲以東的巨島至今依然存在。雖然在冰河時期末受洪水與海嘯衝擊，島嶼及其生態卻未遭致命破壞，反而發展出一套有別於其他熱帶森林的獨特生態。

每艘「浮島」之上皆構成一個完整自給自足的生態系統，即便長期不靠岸，也能在海上無限期漂流。正因如此，這五艘巨艦得以在文明崩壞、小冰河時期、巨人兵之禍以及新世紀的種種大災劫中屹立不倒。古籍中記載，早在遠古時代，「浮島」級巨艦曾多達數十艘，千百年流轉，如今僅餘此五。

「亞速爾號」船身呈圓形，直徑約五里，無明顯船首船尾之分，整艘船罩於炭纖維構成的巨大穹頂之下，穹頂內四季如春。昔日依賴電燈照明的內部，在漫長歲月中燈泡早已壽終正寢，取而代之的是火系照明魔法，使艦內依舊燈火輝煌。船隻操控幾近全自動，真正負責操作船錨與基本航行的船員只有十多人，配以五、六十名分佈船身外圍的瞭望人員，加上象徵性的艦橋指揮團隊與船公司派駐艦長，合共不過百人，決定航向與基本運作。其餘約五百名船員則負責旅客起居、飲食、娛樂與治安。至於關鍵的引擎與操舵系統皆具備自我修復功能，即使想維護亦受限於現代科技水平。千百年來，這些機械幾乎從未出現致命故障，已被世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奇跡。

「浮島」內部共分十一層，其中五層在水線以下，多為員工與機械作業區；五層在水面以上，為乘客休憩空間；第十一層則是穹頂內部，高達數百米，被稱為「大平台」，一併容納居住區、樹林與大型休閒空間。大平台上又分四大區：分散各處、共三十六區的救生設備區；位於中心地帶、面積最小的貴賓區；供旅客短租的乘客區；以及供長住居民置業安居的住民區。

由於「浮島」體積與載客量驚人，船上治安成為船公司「天后航海」極為頭痛的問題。「浮島」級巨輪已超出一般船艦的範疇，可視為一座由私人企業管理的海上城市，單靠一般保安設備難以應付。因此，天后航海聘請了起源自古印度的僱傭兵集團「眼鏡蛇」負責保安。然而，保安外判也讓有心人更容易透過行賄偷渡上船。由於「浮島」的燃料與維修幾近零成本，船公司幾乎是無本生利，只要大多數乘客透過正途購票，加上住民定期繳交雜費與保安費，便足以支付所有開支並大幅盈利。對於少量不甚合法的「走門路」行為，公司高層也就睜一眼閉一眼。

索羅一行持正式船票登船本來已無阻滯，山度士一家更替他們買通「眼鏡蛇」保安人員，沿途護航，確保三人不受黑白兩道騷擾。因為得享保安特別照拂，雖然只屬一般旅客級票務，實際上的私隱與行動自由甚至不下於貴賓級。保安隊長一聲吩咐，幾乎沒有人會主動來過問他們的行蹤。

莎拉早已乘「馬達加斯加號」自澳洲經南非開普敦抵達里約熱內盧，對「浮島」生活頗為習慣，上船後一切處之泰然：或在樹林公園中發呆仰望穹頂雕飾，或返宿舍靜坐冥想，鍛鍊運用平湖水鏡所需的精神力。索羅初上船時大開眼界，繞艦一周後發現與一座小城市無異，不消一日便興致索然，只管窩在宿舍，免得隨身的天焚劍惹人側目。相較之下，亞爾法特從未見過如此龐大的建築，更無法想像一座城市竟建於船艦之上，於是興致勃勃地在船內四處奔走，左看右看，一連幾日仍覺意猶未盡。

「浮島」所使用的引擎馬力強勁，但要推動以億噸計的巨艦仍非易事，由里約熱內盧駛往里斯本的航程頗費時日。再加上船公司刻意延長航程，以便在船上推銷各港特產，亞速爾號原本可在四日內完成的行程，硬生生拉長為七日。

自離開聖保羅鎮，在里約熱內盧登上亞速爾號緩緩朝歐洲前行至今已是第五天，亞爾法特仍未把整艘巨輪探看完畢。除貴賓區無法進入之外，他甚至結識了幾名年紀相近的船上住民，在他們的引路下參觀了不少居住區的角落。這一天，他從新認識的朋友口中打聽到一條僅在口耳間流傳的「秘密捷徑」，遂悄悄摸至其中一處救生裝備區，好奇地檢視各型救生艇。

救生區域不算寬闊，是一個半密封空間，內有六艘可各載四百人的救生艇，以及四個合共可載八百人的氣墊救生囊，全都面向船側的活板門，一旦船隻發生劇變，便可立即投入海面。這類救生區全艦共有三十六處，在遠遠超出船上載客數兩倍的裝備冗餘之下，應對突發災難綽綽有餘。救生艇同樣配備氫氣引擎，於「浮島」自動維護系統庇護下靜候多時，隨時能拖帶氣墊救生囊往最近陸地前行。所有緊急裝置皆漆上鮮明的橙色，以便於海面上易於辨識。

「你聽說過貴賓宿舍三號那個印度人嗎？」

忽然，入口方向傳來腳步聲，兩名負責每年清理救生區垃圾的員工推門而入。亞爾法特一驚，想起自己是偷溜入內，未經許可就算有「眼鏡蛇」的照應，也難保不惹麻煩，於是連忙鑽入一艘救生艇內，縮身躲好。

另一名員工接話：「聽說好像是帝國軍北美獵魔旅團的重要人物。之前亞速爾號在邁阿密靠岸時接上船的，還有一大隊歐洲獵魔旅團護送，聽說帶著傷。怎麼了？」

先開口的那人一邊抬起垃圾箱，把多年積累的垃圾倒入手推車的帆布袋，一邊壓低聲音道：「我跟你說，這可是極機密的消息，還沒完全證實……北美其中一個師團的騎兵，加上一個小分部的獵魔旅團，大概在一個多月前離奇失蹤。帝國沒有對外公布半點消息，但傳言說他們和留在北美五族中的某一族打了起來，還死傷慘重。」

「那和這個印度人有甚麼關係？」第二名員工拖著另一個垃圾箱到手推車旁問道。

前者也不急收拾垃圾，續道：「據說，那整支部隊幾乎全軍覆沒——」

「哦？這倒不尋常。獵魔旅團不是一向所向披靡嗎？」

「所以帝國才會封鎖消息。據說那個印度人，正是唯一的生還者。聽講要被歐洲那邊的大人物帶回去審問，也不知會不會被扣上臨陣退縮的罪名。」說著，終於將另一個垃圾箱裏的積存廢物一古腦兒倒進袋中。

第二名員工開始把空箱收好，道：「讓戰犯住在貴賓宿舍，這可真少見……難怪最近兩班航程多了這麼多帝國軍的軍官，原來是為了他。」

二人愈說愈起勁，自顧自推車離開，並未察覺救生艇內另有一人。重門「砰」地一聲關上，腳步聲遠去。亞爾法特從艇艙探出頭來，心想：「他們說的，當然就是斷箭山谷那一戰了。在『火神』暴走肆虐之下，闇黑帝國那一方居然還有人活著？不知是誰這麼『幸運』……」

轉念一想，自己與索羅能在「火神」反噬之中僥倖存活，與那名被懷疑為逃兵的獵魔戰士相比，恐怕又多了幾重的運氣。他不敢久留，趕緊離開救生區，準備回去向索羅與莎拉報信。

===

貴賓宿舍三號的花園大門外，是一整幅精緻的花崗岩雕像，左側為獨角天馬，右側為鷹頭獅，皆象徵傳說中的幻獸。貴賓區內的宿舍清一色獨棟建築，附帶前後花園與小片樹林，佔地遼闊，宿舍三號更在前庭挖鑿出一個小池塘，可謂盡顯奢華。房子兩層高另加一層地庫，外牆仿木結構刷上雪白漆料，光潔耀目；門窗以深棕色框邊，模仿古歐洲建築風格，下半部為方形，上半部為半圓拱形，直線與曲線交錯，頗具雅致。屋頂為等邊三角形尖頂，鋪著淺灰瓦片，側邊伸出一條煙囪，淡淡白煙緩緩升起——不過那只是魔法造就的視覺效果，並無實際功用。

寬敞的花園被一條筆直的石板路一分為二，引領訪客直達宅邸中央大門。門廊稍微外凸，粗重大門似乎以名貴紅木打造，門上雕飾繁複紋樣，氣派非凡。與豪奢建築相映成趣的，是門前兩名身著熨得筆挺軍服、原本與享受此等設施沾不上邊的闇黑帝國士兵。他們腰間佩刀，左手扶在刀柄上，站姿筆直，儼然把守重地。

此時亞速爾號穹頂上的火系照明咒文按時轉為淡橙色，象徵船外正值黃昏。就在這晚霞時分，花園鐵門「吱呀」一聲開啟，一名黑髮及肩、面容清瘦的亞洲男子，身穿深紫色高級帝國軍軍服，領著六名隨從大步踏入，從容不迫地沿石板路走向宅邸大門。六名隨從之中，有一人金髮耀眼，所穿軍服款式相同，但呈寶藍色，其餘四人則一律黑色軍服。

一行七人來到門前，兩名守衛立刻伸直右臂，手掌貼於額前，行軍禮道：「本鄉中校！」

本鄉中校與隨從一同回禮，問道：「阿里．弗他多上尉今天情況如何？」

兩名衛兵互視一眼，其中一人答道：「根據早班同僚的報告，弗他多上尉今早依舊如常驚叫而醒，尖叫聲十分淒厲。下午起仍拒絕供詞，格拉格審問官看來已相當不耐。」

本鄉中校微微點頭，沉聲道：「審問了近兩個星期仍一無所獲，看來格拉格的手段已然失效。」抬手一揮，道：「辛苦了，你們可以和同僚交接了。」

兩名隨從向衛兵行禮後接替守位，原本站崗的士兵再向本鄉中校敬禮，隨即離開。目送二人背影漸遠，本鄉中校對留守的四名隨從道：「你們留在這裏守著，我進去和弗他多上尉談幾句。」

「是！」四人齊聲應命，其中那名金髮寶藍軍服的軍官似乎為領頭，轉向其他人下令：「稍息！」

本鄉中校推門而入，顯然對這座宅邸已十分熟悉，熟門熟路地走上二樓，來到主人房前。房內一張寬大的木製大床上躺坐著的，正是斷箭山谷一役唯一生還者——曾為北美獵魔旅團特務頭領之一的阿里．弗他多。彼時英姿勃勃的他，現今卻雙目渙散、形銷骨立，上半身赤裸，半倚床頭，呆呆望著窗外。

本鄉中校撥了撥垂落肩頭的長髮，在一旁拉過一張椅子，端坐其上，腰背挺直。

「阿里，十多日不見了。」他語氣平靜：「若你識相，該懂得在抵達歐洲前，把斷箭山谷究竟發生了甚麼，如實說出來。泛美洲獵魔旅團之中，能運用金系記憶閱讀咒文的只有亞歷山大一人；到了金之一族發源地的歐洲，可遠不止一、兩個術士能抽取你的記憶。」所說雖淡然，字句之間卻盡是威脅。

見阿里毫無反應，他又換了種語氣續道：「你身為北美北部與西部的頭領，我不信你會臨陣脫逃。我不希望看見你被執法部用記憶閱讀咒文折磨。只要你肯說，我會在大王面前替你說項。」

阿里的肩頭微微一震，似乎有所觸動。本鄉中校看在眼裏，再進一步：「按估算，當時能形成主要戰力的中、北美火族殘軍，總數恐怕不超過七十人。你們近三百人的隊伍卻全軍覆沒，顯然不能單純用『輕敵』解釋。說到底，我畢竟也是久經沙場的老兵，這點分寸還是懂的。當中究竟出了甚麼變故，無論多荒誕，我皆洗耳恭聽。」

過了良久，阿里仍然望向窗外，終於開口：「當時發生的事，就算我說了，也不會有人相信。率領近三百人卻全部覆滅，這罪名我無法卸責。到了歐洲，要殺要剮，聽憑尊便。」

本鄉中校道：「勝敗乃兵家常事，大王不會完全不解；更何況，你們面對的是火族戰士。從亞歷山大遺留下的報告可知，當中牽涉了本代的索羅。真正指揮軍隊的，是亞當．艾佛斯少校。嚴格說來，罪不在你，這點你大可不必憂心。真正關鍵是——究竟發生了甚麼？根據紀錄，獵魔旅團共有三十人，全部是精英，很難相信會被一眾未經正規訓練、看似烏合之眾的火族殘兵全數殲滅。」

阿里轉過頭來，怒視本鄉，咬牙道：「我就說，你根本不會信！」

本鄉中校面色不變，身子前傾，道：「不妨說來聽聽。」

阿里怔了一怔，良久才低聲道：「在北美獵魔旅團當中，我對火系魔法的理解應算名列前茅，可我從來不知道他們竟然有召喚系的咒文……而且是極其恐怖的那一種……」說到此處，他不禁渾身顫抖，彷彿又回到了那一天：「直到今天，只要回想當日情景，我仍不寒而慄。」

隨後，他把在斷箭山谷與索羅交戰的經過，如何眼睜睜看著同袍一個接一個被火族召喚出的巨獸吞噬、任何反抗都變得毫無意義，一五一十說了出來。

本鄉中校靜靜聽完，隨即起身，雙臂交抱，緊鎖眉頭，在房內來回踱步。阿里苦笑一聲：「果然，你也不信。」

本鄉中校停步，望著他，道：「魔法的可能性遠未被完全認識，獵魔旅團系統化收集數據也不過五年之事，有我們所未知的咒文並不奇怪。問題是——下次再遇上同樣的召喚獸，你是否還能站在牠面前繼續作戰？」

阿里低下頭：「那一天，所有人都在恐懼中麻痺，沒人能作出像樣的反應。坦白說，若再遇上同一隻召喚獸，我也沒有信心與之交鋒。唯一能做的，就是一旦察覺施術者開始啟動那個召喚咒文，就立刻警告同伴撤退。」

本鄉中校點頭，嘴角竟浮現一抹笑意：「知道自己的極限，懂得判斷何時該戰、何時該退，又有與高階術士及大型咒文交鋒的經驗——我又怎捨得讓你被軍部執法部拖走，任其折磨？」頓了一頓，語氣一轉：「從今天起，你改在我手下辦事。」說完，解下腰間雙刀，隨手丟在阿里床上。

阿里訝然拾起，細看之下愈發驚愕：「這……這是……」

那是對造一式的雙刀，大小重量完全一致。刀鞘為金屬材質，外觀樸實無華；刀鋒銳利，刃線略微內彎，隱隱泛著紫光。靠近刀柄處，一刀鑲有紅晶，另一刀鑲有藍晶，皆貫穿刀身兩側。柄長約六寸，適合單手執握，包覆著略顯陳舊的皮革，顯然歷史悠久。

本鄉中校走到門口，隨口道：「不錯，這就是亞歷山大的『殺魑弒魅』。他已戰死，你就繼承這對魔具吧。再休息一天，明日到貴賓區七號報到。」說罷便推門而出。阿里握著雙刀，腦海再度浮現斷箭

山谷的血雨腥風，一時間怔怔出神。

宅邸門外，身穿寶藍軍服、金髮碧眼的軍官與另外三名隨從仍在原地等候。本鄉中校步出門外，先向兩名守衛回禮，繼而吩咐：「稍息。從今天起，只需一人守衛即可，也無須死守門前，守住大門外的圍欄就行。」

隨即轉頭喚道：「亨利。」

金髮軍官上前一步，行軍禮道：「在，下官在此，本鄉中校。」

本鄉中校一邊向外走，一邊吩咐：「替我辦好文書，我要阿里．弗他多上尉加入我們的獨立部隊。」

亨利略顯遲疑：「弗他多上尉不是臨陣脫逃的嫌疑犯嗎？」

本鄉中校擺擺手，道：「就回報說我已親自審問過，這便是懲罰。他本為特務頭領，調入我們這邊，本來就是降階任用。」話音未落，人已越過眾人向前走去。亨利與另外三人對望一眼，顯然對這位上官的作風早已習以為常，隨即整隊跟上。

第十七章：無妄之災

手持旅客船票的「浮島」乘客都住在六層高的旅舍之中，分為單人房、雙人房與團房三種。這些建築每三幢為一簇，每三簇為一個分區，分佈於大平台最外圍，總共可容納近三萬名旅客。雖然這三萬之數從未滿員，通常只能載得三分之一的旅客，但這批越洋過海的買票乘客，仍是每艘「浮島」的重要收入來源。亞爾法特、莎拉和索羅三人住在同一簇，因山度士一家買通了保安隊「眼鏡蛇」，各自獨佔每幢大廈的頂樓，可說是旅客區中的貴賓房。

黃昏已過，亞速爾號的穹頂照明魔法幾乎完全熄滅，象徵黑夜來臨。亞爾法特來到莎拉所在的大廈前，沿著石樓梯一口氣往上跑，氣喘吁吁地抵達閣樓，左手撐著膝蓋，右手輕敲大門。莎拉正在靜坐，聽到敲門聲，高度警覺讓她習慣性地一躍而起，先抽出寒霜匕首，凝結空氣中的水氣化為冰劍，身影一晃，凝神閉息地守在門後。

亞爾法特又怎會知道箇中詳情？等了一會無人應門，覺得奇怪，伸手按下開門按鈕，只聽「咻咻」兩聲，大門向旁滑開。他呆了一呆，往裡喊道：「莎拉？你在嗎？我是亞爾法特……」說著邁步走進房間。就在此時，寒霜匕首已抵在他的頸前，亞爾法特「噫」地尖叫一聲，雙手舉起作投降狀：「又是這樣！每次找你可不可以不要用劍指著我？」

莎拉見是亞爾法特，使出微弱的「幻霧迷津」咒文，把匕首上的冰轉化為霧氣，消散於空氣中。她收起匕首，哼了一聲：「自然反應罷了。找本小姐有甚麼事？」靜坐被打擾，語氣有點不悅。

亞爾法特早已習慣莎拉的脾氣，沒多在意，略顯擔憂道：「我剛剛聽到一個情報，說是獵魔團的高手和我們在同一條船上。還有兩天才到里斯本，希望不會出事。」

莎拉坐在房中長板凳上，雙手枕在腦後，雙腳前伸，伸了個懶腰：「不用擔心，我們十分低調，不會有問題的。」

亞爾法特吐了吐舌頭：「我不擔心妳，就是怕索羅惹事……」

就在這時，透過半透明的大牆看出去，索羅所在的閣樓轟隆一聲巨響，莎拉與亞爾法特連忙回頭，只見他的牆壁被撞破了一個大洞，索羅與一名不知名的肌肉男對峙著，兩人看得啞口無言。

===

「不能用魔法、不能用魔法、不能用魔法……」索羅不停地左閃右避，一邊喃喃自語。他所住的閣樓已被巨漢土石化的拳頭破壞得七零八落。巨漢滿身肌肉，禿頭，身高近七尺，穿著不合身的豪華西裝，卻沒穿鞋。細看之下，巨漢臉色通紅，腳步踉蹌，竟是一名醉漢。他雙手包著土石做的拳頭，泛著橙棕色的魔法光芒，正是土系統的土石盔甲魔法。

醉漢大嚷：「該死的小偷！在我去玩的時候偷偷進入我的閣樓，還把裝修都改了！把我的住處還我！！」

巨漢左右揮拳，毫無章法。他一拳揮向索羅的臉，被閃避開，拳頭打在牆上，在「灰土甲」咒文的保護下，又把另一邊牆壁轟出一個巨洞。

「老兄！你搞錯了！這是我的旅房……」索羅後退數步，面對這無妄之災，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不等索羅說完，巨漢大叫：「以為把門鎖上就攔得住我嗎？！本大爺好歹懂得土系統的咒文！看我的『地裂破牙』！！」

索羅雖少與土系魔術士交手，但聽過「地裂破牙」之名，立刻明白是何種咒文，連忙叫停：「不要！這可是六層樓建築的頂樓——」

可惜索羅還是慢了一步，醉漢已一拳打在地板上，只聽嘩啦巨響，整幢建築變成了「地裂破牙」的攻擊武器，崩潰起來，一條鑽地的巨龍把大廈爆開，直轟索羅。這時索羅哪能坐以待斃？當下翻身，抓起牆角的天焚劍，左手扯開劍身繃帶，右手拔出古劍，在崩塌的大廈中大喝一聲，將天焚劍砍在地龍之上，「地裂火」咒文破地而出，把醉漢的「地裂破牙」借力打力反擊回去。若是在陸地上交戰，兩咒相撞最多沙石翻滾；但在崩塌的大廈中相撞，卻是足以把整幢大廈破壞的災難。

果然，大廈幾乎碎成粉末，二人與沙石瓦礫從六樓跌下。索羅在墜落的亂石中左穿右插，勉強避過摔成肉餅之禍。幸而正值晚飯時間，旅客都已到船上第七、八層的餐廳用餐，否則這次崩塌將會傷亡慘重。

「天哪，這是甚麼狀況！」莎拉與亞爾法特才跑下樓梯，索羅所在的大廈已在眼前倒塌，塵土飛揚。只聽轟隆巨響，瓦礫中一個巨漢轟開沙石，冒出頭來，原來他在跌下時再施一訣「地裂破牙」，借反作用力倖免於難。

他頭昏眼花，語無倫次地大嚷：「原來是火魔術士！竟然用下三濫的手段，爆破我的閣樓！本大爺法蘭克．威廉士不把你揍扁不姓威廉士！」橙棕色魔法光芒大盛，「灰土甲」咒文全力運行，把周圍瓦礫都吸引過來，在他身上組成一副土石盔甲。

索羅借天焚劍插地支撐，從瓦礫中掙扎起身，灰頭土臉，只想掩面痛哭：「為甚麼是我！？」

莎拉和亞爾法特急急跑過去，莎拉拖著索羅的手，欲拉他離去：「此地不宜久留，待得『眼鏡蛇』來到，你們使用魔法的消息傳了出去，獵魔旅團的人必定會過來查探。」

索羅眼中看到的卻是另一回事：「小心！」不待二人反應，一手抓起亞爾法特，一手把莎拉抱起，向旁躍開數尺。就在他雙腳離地一刻，另一記「地裂破牙」已擦過腳邊。

「媽的，亂法無章，就只懂得蠻衝直撞！！」索羅咒罵時，法蘭克已穿著魔法土石之甲，一邊大叫大嚷，一邊舉起雙手左右揮動著衝過來，竟然頗有滑稽感。

「這樣走不了……」亞爾法特被法蘭克的氣勢嚇壞，顫抖地說。

莎拉只覺又被索羅救了一次，不知為何竟有點懊怒，把脾氣都發在醉酒大漢身上：「該死的醉酒男，給本小姐去死！」說著藍光暴現，雙手劃圓，「玄冰刺槍」咒文啟動，不到兩三秒便把空氣中的水份凝結成巨大的冰柱。冰柱既已成形，順著莎拉的雙手隔空一推，直射向法蘭克。只聽「轟」一聲，冰槍撞上法蘭克的胸口，在土石盔甲上裂成碎片，可見盔甲硬度不遜於龍鱗甲。但法蘭克明顯不擅戰鬥，雖滿身肌肉，卻缺乏真正術士的戰鬥經驗，加上酒醉，在被冰槍撞上的衝擊力下，即使有「灰土甲」保護，還是立刻昏死過去。

「『眼鏡蛇』隨時會來了，快走！」亞爾法特見周圍燈火通明，聽得巨響的人都開始圍觀，向索羅和莎拉叫道，轉身就走。

莎拉向索羅一望，見他也在用偷笑的眼神看著自己，臉上一紅，丟下一句：「哼，這次算本小姐救了你，記住了！」說著跟著亞爾法特跑去。索羅看著在失去魔力維持變回沙石的土石盔甲中昏倒的法蘭克，又看看周圍碎成瓦礫的大廈，掩面嘆氣，還劍入鞘，追著莎拉和亞爾法特去了。

===

早上，晨鳥初啼，清風微拂。經過昨晚的塌樓事件，該簇的三幢旅舍大廈這天都被封鎖，長繩圍繞現場，除了調查人員外，閒雜人等一律不准進入。負責該區的「眼鏡蛇」分區主管站在瓦礫前，指揮手下收拾。主管身穿米黃制服，腰間掛刀，頭戴深藍帽，頗有模樣。

「這……這幾位軍官大人，這裏是我們調查的現場，您不能進入喔……」

倒塌現場的隔離範圍外傳來騷動，主管回頭一看，三名帝國軍軍人正穿越圍繩。其中兩人穿著不同顏色軍服，一寶藍一深紫，一看便是高級軍官。主管想起受人所託要匿藏三名貴賓，昨晚一看旅客分配，三人已消失，便知大廈崩塌多半與他們有關；此刻獵魔旅團的人來到，麻煩果然找上門。

他試圖避開本鄉中校等人目光，但本鄉中校已看見主管裝扮，二話不說，不理會攔截的保安員，逕自帶著阿里與亨利跨過圍繩，向他走去。本鄉中校伸手示意友好，問道：「你是這裏的負責人嗎？我是獵魔旅團歐洲分部第三獨立部隊負責人，本鄉十六中校。這兩位是我的直屬手下，亨利．華爾特少校和阿里．弗他多上尉。」

主管原以為獵魔旅團高級軍官會更粗魯，面對友善的本鄉十六反而有點尷尬，不知如何應對，也伸手與本鄉十六相握：「呃，我是『眼鏡蛇』這分區的主管弗拉德米爾．門度傑夫，這個……這個……幸會、幸會。」

本鄉十六向亨利打手勢，亨利點頭，從懷中拿出一副透明眼鏡。不等亨利戴上，本鄉十六又問：「可不可以告訴我這裏發生了甚麼事？」

弗拉德米爾見他禮貌周到，實在不知如何打發，婉轉地道：「這個……本鄉中校，我尊敬獵魔旅團，但您應該也知道在『浮島』之上，我們『眼鏡蛇』有絕對的決策和指揮權，不好意思不能讓您們插手。這只是單純的破壞行為，疑犯也抓到了，叫法蘭克．威廉士，昨晚醉酒鬧事，破壞大廈主柱，加上大廈樓齡老舊，才發生這次崩塌，實在沒有大人您們獵魔旅團插手的必要……」

「單純的大廈倒塌當然沒有我們管的份兒，」亨利戴上眼鏡，按了幾個按鈕，打斷弗拉德米爾：「但我們收到報告說這裏可是魔術士交手的場地呢。」說著往瓦礫走去。

本鄉十六看著亨利走開，回頭正視弗拉德米爾：「……正如華爾特少校所說，帝國法律第三十二條列明，凡涉及魔法運用的暴力事件，獵魔旅團的決策權與指揮權凌駕於私人保安公司，甚至常規帝國警備。這是涉及搜捕五族逆黨的國防級大事，因此，對不起，在我們徹查之前，這裏歸我們所管。」

弗拉德米爾看著亨利戴的儀器，焦急地嚷道：「軍官……大人，請等一等……」話未完，只聽「鏘」一聲，阿里已拔刀出鞘，「弒魅」刀攔在弗拉德米爾頸前不到一寸。森寒刀鋒閃爍，泛出淡紫魔法光芒，嚇得他不敢動彈。

阿里開口：「難道你知道甚麼，要對我們隱瞞？」

「小……小人不敢……請自便……」

對峙間，亨利的眼鏡已分析現場，向本鄉十六報告：「中校，這裏殘存的精靈數量過盛，的確是魔術士交手的現場。」

本鄉十六點頭：「是那一族的精靈？」

亨利按眼鏡旁的按鈕：「土之精靈佔大多數，高出常規三百多倍；水之精靈也超出標準五十倍，都是純種精靈，即是說並非以闇之魔法與精靈交換契約的術士——」

本鄉十六撫下顎尋思：「以少量的水之精靈挑戰大量的土之精靈，水系統術士擁有不需完全倚賴魔法的高度戰鬥力……」

亨利續道：「啊，火之精靈也存在過多數量，但相比水、土之精靈較少，只十倍左右而已。」

本鄉十六揚眉，語氣帶疑：「三名術士？」

亨利點頭：「數據推論如是。令我奇怪的是，火系統咒文幾乎全是攻擊魔法，火之精靈殘存量不可能這麼少。除非……」

本鄉十六接口：「除非這個火魔術士在隱藏實力。」

阿里收起刀，加入意見：「又或者火之精靈都跟隨魔具離開現場去了。」

本鄉十六與亨利異口同聲：「能聚集火之精靈的魔具？」

阿里點頭：「對。我有點不好的預感……」

「這個……這個與我們無關！」弗拉德米爾越聽越不對，雖受人錢財不能交出三名貴賓資料，但在獵魔旅團追查下，哪能輕易脫身？當下立即劃清界線，希望能置身事外。本鄉十六神色凝重，瞪著他的眼睛，瞪得他心中發毛：「關係可大了。法蘭克．威廉士人在哪裏？」

===

在大平台休憩區的森林公園裏，亞爾法特來回踱步，左手托右手，右手撫下顎，思索下一步。莎拉站在樹旁張望，似在把風；索羅倚坐另一株樹旁，不知從哪弄來長繃帶，重新包紮天焚劍。

三人一夜未睡，臉露倦容。亞爾法特略帶埋怨：「那個禿頭男人遲不來早不來，就在我們還有一天航程時來搞局，真令人氣忿！」

莎拉嘆氣：「難得這次索羅沒有多事，麻煩卻找上門來。」

索羅停下手，斜眼看著她，哼了一聲，又繼續包紮。

莎拉揚眉：「說錯了嗎？誰在亞馬遜每走幾里就停下來，在別人村落中搞事？」

亞爾法特停下腳步，揮手組織思緒：「整幢大廈倒塌，想來必定驚動『眼鏡蛇』；加上圍觀眾人，我

們使用咒文的情報多半已被獵魔團得悉。幸好還有一天便到里斯本，眼下應盡快找地方躲起來。這麼多乘客，估計他們也不會把旅客阻延下船吧……」

莎拉認同：「大白天我們去哪裏都可以，隱身於第六至十層，逛一天街，想來也不會太難熬。問題是今天晚上，我們該去哪裏？我可不想像昨晚一樣，又捱一晚的夜！」

索羅已包紮好劍，站起身：「在林中過夜，之前不是一早習慣了嗎？依我說，我們找點被鋪還是甚麼的，回來這裏過夜就好。」

亞爾法特搖頭：「怕只怕已驚動獵魔團，若他們在船上搜查，待在森林公園豈不是肉隨砧板上？」

索羅皺眉細想：「也對。嗨，小矮子，這幾天來你不是交了幾個船上住民的小朋友嗎？有沒有誰可以給我們住的？」

亞爾法特嘆氣：「他們年紀還小，只要牽涉家長，為了維持居住權，我們被告密可能無可避免。」

莎拉開始不耐煩，氣鼓鼓地卻想不到建議。索羅嘆氣：「看來今晚還是沒一覺好睡的了。留在林中，輪班把風吧。」

莎拉與亞爾法特對望，低頭沉思，唯有如此，聳肩贊成。「走吧，有好多個小時要打發呢！」索羅揹起包得像糭子的天焚劍，往通往下層的樓梯走去，亞爾法特和莎拉在後面趕緊追上。

===

審問室中，長檯一端坐著昨晚的醉漢法蘭克．威廉士，另一端坐著本鄉十六、亨利和阿里。法蘭克還在打酒嗝，明顯未醒，對阿里的問題不瞅不睬。亨利伸長脖子，在本鄉十六耳旁小聲道：「這個法蘭克不是亞洲血統，不可能是土之一族後嗣；想來是天生對土之精靈有適應性，學會魔法後亂搞的平民。」本鄉十六撥長髮，點頭示意。

阿里繼續審問法蘭克，咄咄逼人：「使用咒文與他人打鬥，可是能治以死刑的大罪；你用的還不是闇之魔法，大廈倒塌之處測出大量土之精靈，你與土之一族究竟有甚麼關係？」

法蘭克又打酒嗝，含糊道：「沒……沒有關係。本大爺……小人的魔法是向師傅學習而來，師傅也不是土族人……算了，弄垮一幢旅舍又如何？本大……小人有的是錢，媽的，應承給你們賠償就是了。」

阿里本不擅審訊，對法蘭克這種有錢無賴更是無所適從，怒氣沖天，雙手拍檯而起，舌頭打結：「你……你……！」卻接不下去。

本鄉十六揮手示意阿里坐下；阿里仍惱怒，不忿坐下。本鄉十六接手問：「算了，假如你告訴我和你交手的是甚麼人，大廈的維修費我們獵魔旅團也不予追究。」亞速爾號上的物業本非帝國所有，這一下慷他人之慨倒也不完全是說謊。

提到錢，法蘭克眼睛一亮，立刻努力思索：「這個……老實說，本大爺昨晚酒醉，也不太記得了……」沉吟自語：「好像有一個丫頭，一個小伙子……噢，昨晚我找錯了旅舍，以為被小偷入屋，一怒之下和那小偷打起來。對了，那小偷使火魔法，手上拿著一柄大得過份的劍。嘖，那劍似乎是古董，賣出來可值錢得很！」

阿里揮手打斷：「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他的劍和他使用的咒文？」

法蘭克抓禿頭：「哎，本大爺我不識得火系統魔法……不記得了、不記得了……慢著，對了，他用了一訣好像本大爺超級強力的『地裂破牙』的咒文，火焰破地，咒文發自劍刃似的……」

不等法蘭克說完，阿里倒抽一口涼氣：「想不到竟然在這裏！」

本鄉十六被阿里的反應打動，問道：「甚麼在這裏？你有頭緒？」

阿里點頭：「使用大得過份的劍行使魔法，這正是『古劍天焚』的特徵；經過斷箭山谷一役後，我到死也不會忘記……」

亨利詫異：「火族的『索羅』在這艘『浮島』之上？！」

第十八章：脫離亞速爾

每一艘「浮島」的設計都經過精心策劃，除了維持生命的獨立生態系統以外，居住區與休憩地區的比例也在當初設計的考慮範疇之中。像亞爾法特他們所在的森林公園栽種滿了植物，加上肥沃的土壤，正是設計的精髓，兼備提供住民休息場所、綠化環境給予小動物棲身之處、以土壤淨化污水及透過光合作用提供新鮮空氣等等的多重功效。

一天過去，穹頂的照明已經完全熄滅，黑夜再次來臨；可是周圍可以看見大量的照明光球懸浮在空中，在森林公園的四周展開了搜索的包圍網，慢慢接近亞爾法特三人的所在。黑夜時分開始已經四個多小時，本來是他們打算入睡和開始輪班把風的時候，可是在獵魔旅團的搜索之下，三人又哪裏睡得著？

莎拉在三人之中最習慣追蹤和反追蹤，阻止索羅和亞爾法特離開所在地：「看他們的分佈，已經十分接近我們。這時候我們如果動身的話，反而會打草驚蛇，等於告訴他們我們在這裏。」

亞爾法特有點焦急地問道：「那麼我們應該怎辦？不走的話他們一樣最終會找到這裏！」

索羅在一旁抬頭望去，樹木雖不及之前在緋紅之森和亞馬遜森林那麼茂密，還是有一定的高度。他建議道：「往上躲吧，利用高度的話他們不會那麼容易找到我們。」

莎拉點頭認同，但兩人忽然想起一事，回頭望望亞爾法特，呆了一會，齊聲嘆了一口氣。亞爾法特哪會不知道他們的意思？幾乎沒有哭出來：「哎，我不懂得飛簷走壁、穿樹攀山，是我不好！請不要丟下我不管……」

忽然之間樹頂沙沙作響，莎拉與索羅反應特快，都各自握著劍柄。正奇怪間，一條人影自樹叢間一躍而下，莎拉的寒霜匕首已然出鞘，刺向人影。索羅在戰鬥上比較冷清沉實，看見莎拉已先搶攻，當下紮穩馬步，左手一揚，打著活結的繃帶已然解開，抽出古劍天焚，預備隨時加入戰團協助莎拉。

跳下來的人身穿黑色斗篷，也不說話，卻有著高度的武術根底。他在空中伸掌一拍，擊在旁邊一棵樹的樹幹之上，落下的勢道隨之改變，瀟灑落地，雙足一點，要避開莎拉的攻勢。莎拉一刺落空，早有後著，手腕一翻，又已攻向那黑衣人。同時索羅已經知道來者乃是高手，更兼身穿黑色斗篷，不知是否獵魔旅團的戰士，當下天焚一揮，斜斜砍向他。索羅的劍不及莎拉快疾，攻擊之處卻是黑衣人的著地處，避無可避。

黑衣人「嘿」的一聲，似在讚許。只見他伸手入懷，抽出一對木枴，去勢也不甚急，輕輕的「鐺」的一聲格在巨大的天焚劍上，連消帶打，居然已經借力往後飛去，一個後空翻在三人後面著地，連莎拉剛剛刺到的匕首也順勢避過了。莎拉「咦」的一聲，看著他的身影，連續避開她兩擊和索羅的劍勢，黑衣人的格鬥術高得離譜。正猶豫應否使用魔法，冒險留下使用精靈的痕跡期間，黑衣人退下斗篷，以拇指勾著雙枴高舉，雙掌張開，作出無意戰鬥的意思。

黑色斗篷之下是一個四十來歲，只五尺高一點點的男人，身上穿著米白色的制服，居然是「眼鏡蛇」的裝扮。那男人臉上五官似乎堆在一起，脖子也看不見，一副滑稽相。

男人趁對方審視形勢，開口道：「不要打，我沒有惡意……是友非敵的意思。我的名字叫阿凡提．卡塔爾，是這艘亞速爾號『眼鏡蛇』的總管，來找你們是要幫你們避開獵魔團的追蹤。」說著望向莎拉，道：「小姐，不用魔法是對的，他們已經搜得十分接近了，使用魔法的話只會把他們引來。」

莎拉聽見對方把自己的後著說出來，有點吃驚。索羅也不知道阿凡提說的是真是假，還是緊緊握著天焚，以備不時之需。

阿凡提把雙枴插回腰間，向三人道：「你們這刻一定有許多問題了。為甚麼一個毫不相干的人會來幫你們呢？他又有甚麼得益呢？他又怎樣找到你們呢？」說著向三人走去。

亞爾法特呆了起來，心裏頭想的果然是這些問題。阿凡提續道：「我告訴你，其實很簡單，我們收了別人錢財，就要替人家消災。不做的話，影響商譽，以後還能做生意的嗎？就算我沒所謂，我的老闆都會把我宰了！來，跟我來，我先帶你們避一避風頭，明天中午靠岸，在里斯本下船，我們在這裏要保護你們的職責也就完成了，不拖不欠。」

莎拉和索羅相對望，不知應否相信他。亞爾法特正要開口說話，阿凡提不等他問，自顧自地又說道：「究竟我怎樣先於獵魔旅團地找到你們呢？不要忘記，我可是這艘船的保安總管，船上所有的動靜也逃不過我的眼睛。獵魔團的人找了你們多久，我就找了你們多久了，真辛苦了我呢，吁。其實也不是很複雜的邏輯，只要他們去哪裏，我就跟到哪裏，就是這樣。獵魔團要把行動的訊息傳遞給幾十個手下，我要得到他們行動的情報一點兒也不難。加上我知道很多秘道呢……秘道！這艘船有很多秘道的，想來是當初建造船的古人留下來作為維修通道吧。這條船歷史悠久，歷史學家說數來都幾千幾百年了。那麼多的時間、那麼多的前人作出過勘察，如果告訴你，身為總管的我沒有整艘船的結構認知，說你們也不會相信吧。」一邊說，一邊已經經過三人，逕自往林中走去。亞爾法特瞪大眼睛，莎拉和索羅相望點頭，一同收劍入鞘，先跟著他走。到了這個時候，唯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可能你們在想，現在被獵魔團的人包圍了，可以去哪裏呢？我告訴你們，我好歹是這條艦上的保安主管耶，如果我不知道怎樣帶你們避風頭的話，這個位置怎樣坐呢？不瞞你們說，我正要帶你們去最附近的救生裝置區。你們心中又一定在問了，救生裝置區那麼冷清，是躲藏的好地方，獵魔團又怎會想不到呢？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今天一整天你們該在人流眾多的下面五層流連，和為今晚準備有用的物資，也一定查看過救生裝置區了。嘿嘿，當然了，獵魔團一定會搜查那處，想來你們調查藏身之處時也發現到他們在那裏吧？當然你們就不會再想回去躲在那裏了。那麼，你們可能十分奇怪，為甚麼這個保安主管又要帶你們去那裏呢？」

阿凡提說個不停，轉眼已經來到一個空地之處，伸手往地上摸摸，抽起一個圓環，空地的沙土下竟然是一道暗門。亞爾法特三人面面相覷，看著他打開暗門，下面是一條長長的階梯，似乎通往甚麼地下通道。

阿凡提繼續道：「下去吧，我殿後，會跟著來的，不用擔心。我說到哪裏了？喔，對，救生裝置區。正因為救生裝置區那麼適合躲藏，人手不及的獵魔團一定會首先調查那裏；否則你們以為一整天他們去了哪裏了？沒錯，自然就是在大平台和下面三層的救生裝置區搜索你們的蹤影了。三十六區！這艘『亞速爾號』上總共三十六個救生裝置區耶！要徹底搜查，用上兩天也不出奇；他們以半天時間搜完三十六區也可說是超高度的辦事效率了，果然是出了名的獵魔旅團。呀，這位火魔法的阿哥，麻煩你使個照明魔法，下面沒有照明的。」

索羅也沒法插嘴，只得聽阿凡提的話，念一訣咒文，右手一個火球在空中懸浮在掌上，照亮了整條通道。地下通道往前延伸數百米，拐一個彎，之後的就看不見了。他率先走在前面，亞爾法特和莎拉緊跟其後，阿凡提的聲音仍然追著他們：「獵魔團搜查了救生裝置區之後，人手不夠，當然不會派人留守了，所以自然就不會回去再搜了。所以說，救生裝置區是理所當然現在最安全的地方。正所謂最危險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這一個案例就是很好的例證了。不要以為我很聰明，其實只要讀多點書，就會不難發現，其實歷史上有很多的例子。例如說，當初土之一族與金之一族在現今的中東地帶進行的

攻略戰，土之一族本來在勢弱的一方，幾乎沒有被逼至窮途末路；但就是因為一個聰明的士官，帶著一班敢死隊在金之一族軍隊已經搜查過的地方埋伏，才能在黑海一帶施行反擊，奠定了土之一族對中東一帶的統治權。當然了，這是許多年以前的事，現在闇黑帝國征服了世界，之前打打殺殺都變得毫無意義了……」

莎拉終於忍不住，輕聲埋怨道：「天，有完沒完啊！不停地說，不累的嗎？」

十分遺憾地，即使阿凡提在不停地說話，聽覺還是十分靈敏，莎拉的抱怨被他聽到，又繼續說下去：「不好意思，我這個人哪，小時候在亞洲中部長大，被父母送了去古西藏沙漠地帶的一個寺廟修行。不要看我現在那麼英俊，以前我可是苦行僧呢。在那個寺院待了近二十年，那裏有條奇怪的規定，不能任意說話。要知道，有話不說，憋在心裏很辛苦的。最終我還是忍不住，唯有離開寺院，還俗去了。那個時候闇黑帝國才征服五族不久，我不想替他們辦事，把心一橫，就到了印度，加入了『眼鏡蛇』了。我沒有學習魔法，但寺院教的格鬥術卻比一般的武術高明好多倍，打打混混的，今天在『眼鏡蛇』的位置好不容易才拿回來。想起來還要感謝寺院的修行呢！」

莎拉越聽越煩，心想：「原來今天說不完的話，是累積了二十年沉默的後果！哪一天經過西藏，找到那寺院的話一定要把它一把火燒掉！」

亞爾法特和索羅也聽得皺起眉頭，還有點頭痛，正不知還要被折磨多久時，阿凡提卻叫了起來：「嗨，你們想到哪裏去？我們到了！」

阿凡提打開牆上的一扇門，帶著三人走上階梯，來到一個救生裝置區裏面。索羅不禁吁了一口氣：「感謝上天，我們可以暫時分別一會了吧？阿凡提你貴為總管，不是有許多文件呀甚麼的要處理的嗎？你就忙你的吧，在這裏待上一晚，我們沒有問題的。」

阿凡提呆了一呆，點頭道：「對，我是很忙的啦。明天中午亞速爾號靠岸時，我再回來找你們。不要離開這裏，食物呀甚麼的，你們就在這裏的儲備裏找吧，橫豎這幾天就要回來補給，少了一些又不會少塊肉……」說著說著，拿出一張照明咒符，循原路回去了。

忽然之間周圍一片寂靜，對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來說反而是一片天籟之聲。兩天一晚奔波勞累，終於覓得安全之所，一行三人也不多話，爭取時間，各自找一隻救生艇，伏倒在裏面的長椅之上，轉眼入眠。

===

亞速爾號中午時分終於靠近里斯本的港口，天陰多雲，靠港後更下起大雨來。可是因為雨勢頗大，乘客下船時都狼狽不堪，場面混亂，反而給亞爾法特一行人製造了趁亂下船的機會。阿凡提剛過午餐後來到他們的所在地，之前毫不間斷的說話，可能在寺院的二十年修行果然沒有白費，在關鍵時都停下來，靜悄悄地領著他們往人堆裏鑽，左穿右插之間，果然避開了獵魔旅團的耳目，順利下船。

阿凡提領著三人，走進港口旁邊一幢舊式的建築物去，走了三層階梯，來到作為船員休息和聚會的船員公社。他左顧右盼，肯定沒有帝國軍的警備後，笑容滿臉地和索羅、莎拉和亞爾法特握手，說道：「多謝惠顧！到了這裏，在船上保護你們的任務就完成了；還請之後小心至上，不要給獵魔團的人抓著，如果將來給我們公司多介紹幾個顧客，那就最好不過了！」

索羅等人唯唯諾諾，終於把阿凡提打發走。莎拉向二人問道：「那麼，現在我們該當如何？」

索羅在公社會社裏面一張長椅子坐下來，道：「現在我們要找交通工具，歐洲那麼大，要找魔源聖物的魔具使也不是容易之事。」

亞爾法特站在窗前，嘗試確認方向，傾盆大雨的狀況下卻甚麼也辨認不來。他看著魔磁，頭也不回地道：「沒有陽光，實在不懂得怎樣分東南西北。總之魔磁指著這個方向，跟著走準沒有錯的。索羅，大公主之前不是向金之一族的皇族發過訊的嗎？你可知道如何聯絡他們？」

索羅搖一搖頭，答道：「大公主沒有交代下來，不知找誰聯絡去。」

莎拉低頭尋思，道：「印象之中，金之一族的皇族後裔並非魔源聖物的持有人。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和皇族親近的鐵匠家族。」

亞爾法特忽然醒起一事，問莎拉道：「對了，莎拉，妳身為魔源聖物的持有人，難道妳也是皇族的後裔？我們豈不應該叫妳公主？」

莎拉笑了起來，解釋道：「不，我們家族不是皇族。在澳大利亞，歷史以來我們都沒有實行帝制，在共和的制度之下，只要對社會有貢獻，得到民眾的支持，誰都可以作一國之首。我們的世家代代離政治而遠之，就是怕過於強大的力量會影響清明的管治。」

索羅伸一伸舌，喃喃道：「若莎拉是公主，平民百姓可苦了……」

莎拉聽見，怒目相視。亞爾法特嘻嘻一笑，道：「索羅你們火族的帕積西亞不也這麼刁蠻嗎……呃呃！」話沒有說完，已被索羅與莎拉先後兩記敲在後腦上。

莎拉攤攤手，在一張椅子上一屁股坐下來：「現在急來也沒用，待得雨勢稍緩，我們再找一輛機車還是甚麼的。」

公社的管理員坐在門口附近，聽見莎拉的說話，不自禁插口道：「幾位先生小姐，假如要交通工具的話，摩托車不會夠三個人坐。不過不要緊，我們也有租車和賣車的服務喔！在這裏下船的船員也有不少人需要交通工具來回家裏的，是我們很重要的收入來源。」

索羅、莎拉和亞爾法特三人互相對望，正想詢問價錢時，索羅醒起帶來的旅費幾乎已經見底，假如日後可能要租住旅店的話，買車的錢實在不應花，當下先開口說道：「實在不好意思，我們沒有多少盤纏剩下了……」

管理員沉吟一下，問道：「那麼你們懂不懂得幹些甚麼活還是甚麼的？沒有錢的話，給我們辦事也不是不行……」

亞爾法特嘆一口氣，道：「他們最精通的，除了戰鬥之外……呃！」

莎拉首先敲了亞爾法特的後腦勺一下，小聲責罵：「你要把我們留在別人的印象當中嗎！？」

管理員微微一笑，道：「不要介意，我們才沒有那麼口疏。阿凡提親自帶來的，當是『眼鏡蛇』的保護對象吧？每個顧客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們早已見慣了。」接著撫一撫臉，續道：「戰鬥的專家嗎？是僱傭兵吧。正好，可能有件工作能麻煩你們。假如辦妥的話，給你們一輛輕型車輛作獎賞也沒有問題……」

索羅拍拍胸前，挺胸道：「要打倒山賊土匪甚麼的，即管拜託我們！本來之前在南美洲中部時已經幫助過不少人了！」

管理員苦笑一下，抓抓頭，道：「這個.....沒有這麼簡單.....假如是普通的山賊土匪，倒不是那麼難以解決，說到底『眼鏡蛇』從許久以前就帶來許多僱傭兵和戰士，不少人都嘗試過，卻從來沒有人能成功回來.....」

亞爾法特與莎拉、索羅相視，心中泛起一股不祥的預感。

第十九章：新巴塞隆拿尋寶

自從人類上一代文明毀滅之後，世界經歷小冰河時期、巨人兵之禍等重重災難，各大洲地形皆大幅改變。歐洲所受破壞雖不及北美洲與亞洲，但城市的消失、自然環境與海岸線的改變，與史前之時已大不相同。經歷毀滅性災害之後，世界幾乎由零開始，從前的城市與地標只剩傳說。

里斯本位於歐洲西岸，數百年前已開始重建，憑藉史前遺留下來、能供「浮島」停泊的港口設施，發展至今成為世上數一數二的大城市。里斯本所在的古葡萄牙領域往東一千多里，文明崩壞以前本是繁華非常的西班牙領土，如今只餘森林與山脈覆蓋，唯獨保留一條類似串連南、北美洲泛美洲公路的大道，貫穿歐洲，成為運輸交易的主幹。

在古西班牙領土的東岸，曾經矗立著另一座超級都市「巴塞隆拿」，但小冰河時期之後海岸線內縮，此古城早被地中海吞沒。重返歐洲的人們對傳說中的城市多有所執著，參照口述傳說裏的地勢與環境，在各處重建古時聚居之地；其中曾為歐洲重要港口之一的巴塞隆拿，自然在重建之列。

過去二百年，新巴塞隆拿憑優越地勢，重新成為歐洲重要港口之一，成為在地中海各港穿梭的客貨船重要的上下貨據點。二十五年前闇黑帝國進軍歐洲，推翻金之一族在歐洲的政權，把歐洲納入其統治旗幟之下，身具重要戰略價值的新巴塞隆拿遂成為戰爭犧牲品，遭受毀滅性打擊，連帶來往歐洲與北非的海路交通一度癱瘓。

到了今日，新巴塞隆拿已不復當年興盛，幾乎完全淪為盜賊與土匪的巢穴。闇黑帝國的警備部曾對當地惡黨發動圍剿，卻在對方游擊戰術之下多次無功而返；歐洲形勢複雜，也不容帝國長期於此地派駐軍警守備，只能維持最低程度的警備，至少在表面做個樣子——只要盜賊不在大白天打家劫舍，便當作管治「尚算成功」。

在這個惡霸橫行的城市內，市民為了生存，對陌生人極不友善，與南美洲中部那群村民的態度幾乎南轅北轍。走在大街上，亞爾法特三人被當地居民的目光瞪得心中發毛，一星期旅途累積的身體疲乏似乎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對周遭人事步步為營的心理疲勞。

「這個城市的人好恐怖，眼光好像要把我們吃掉似的！」亞爾法特一邊張望，一邊說道，手中牽著馬匹的韁繩不自覺握得更緊。

「這未必是壞事。」莎拉走在最前，道：「每個人在這裏都人人自危，反而有利我們不惹人注目。」

索羅似乎認同，點點頭，又道：「先快點找間旅店住下來，看樣子太陽也快下山了。明早再去打聽那件『貨物』的消息。」

亞爾法特嘆氣道：「希望這次委託可以順順利利完成就好了。」

索羅聳聳肩：「靠搶劫貨物為生的，不就都是山賊土匪？我們兩個聖物魔具使在這裏，有甚麼強盜會對付不了？」

莎拉語氣帶著警惕：「還是不要太過托大為妙。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況且那位管理員始終不肯說清楚那究竟是甚麼『貨物』，要尋找線索可不是易事。」

索羅不置可否，乾脆岔開話題：「對了，亞爾法特，你有沒有檢查魔磁？現在指針指向哪一個方向？

」

亞爾法特伸手入褲袋，取出魔磁，對照日光，道：「似乎正指著北方。可惜魔磁不會標示聖物的距離，不然尋找聖物就方便得多了。」

莎拉帶點諷刺地說：「對，最好再順道告訴你最近的是哪一件聖物、持有者是甚麼人……嘿，如果還能把人直接招喚過來就更神奇了！」亞爾法特沒好氣地瞪了她一眼，也就不再說話。

此時三人來到一所小房子前，看樣子應是旅店的入口。小房子兩側是高高的圍牆，亞爾法特從圍牆間的石窗往內望去，只見圍牆盡頭後方有兩層樓高的建築，分別自兩側向後延伸，與小房子後方、對面同款的建築相連，合起來是一個「凹」字形的四方建築群。中央是一個花圃亭園，中間種著一棵粗壯大樹，只是久未打理，早已枯死，光禿禿的枝椏伸向整個建築群，想必在枝葉茂盛時堪稱一頂巨大的天然屋頂。三邊建築上下兩層皆為房間，看起來足以容納好幾十戶旅客；然而氣氛冷清，連沒有特別感官的亞爾法特也感覺到幾乎沒有甚麼人氣。

索羅抬頭望去，小房子門上用西班牙文與英文寫著「酒店」暨「歡迎內進」，的確是一所旅店。他向莎拉與亞爾法特使了個眼色，又指向旁邊一處空地，那裏看來是停放交通工具或馬匹的地方，便逕自牽著三人的馬過去。莎拉與亞爾法特心領神會，推門而入，櫃檯後迎接他們的是一位當地老人，正埋首書本。二人與老人略作交談，目光呆滯的他收下房錢，遞出兩條鑰匙，敷衍交代了一下房間所在，又重新沉入書海。索羅這時剛好走進小房子，亞爾法特向他揚手示意，與莎拉一同前往各自的房間。

亞爾法特與索羅住在同一間房，莎拉則獨佔一室。稍得安身之處，旅途的疲累終於浮現，三人各自倒在床上，一夜無話。

===

新巴塞隆拿的市集中，犯罪者不像古墨西哥城的幫派那般組織嚴密，相較中美洲三大幫派之下甚至可說是一盤散沙；然而這批專與「秩序」作對的人卻人多勢眾，在帝國警備無力之下，城市運作幾乎落在這些盜匪掌控之中，誰在此時此地勢力最大，誰就支配街上的「秩序」。缺乏政府對經濟與市政的支援，曾經繁華的街道如今垃圾滿地，鼠輩橫行，不堪入目。

街道後巷終年陰暗，是結黨營私的不法之徒視作巢穴之處，要打探被搶去的里斯本船員公社「貨物」情報，自然是最合適的起點。時間尚是上午，街上的小混混、土匪嘍囉等平日未到日上三竿也不會起床，本應頗為清靜，此刻卻傳出打鬥之聲——嚴格來說，稱為「毆打」更為貼切；而正在街頭教訓小混混的，又豈是旁人？正是索羅。

後巷情勢可說一面倒，索羅根本無須拔劍，光是三拳兩腳，四、五名小混混已被打得鼻青臉腫，倒在地上。

「打聽情報，當然由人少的一頭問起。」索羅雙手叉腰，得意地道：「說！可知道兩個月前有一批由這裏上貨、原本要運往里斯本卻在途中被劫的貨物是甚麼？又或者是誰幹的？」

一旁與莎拉看著的亞爾法特有點擔心：「會不會下手太重？不會不小心把人打死了吧？」

莎拉嘻嘻一笑：「哪有這麼容易？這些在街頭混的小流氓，生命力可是強韌得很。」

其中一人按著痛得像要散成十八塊的胸口，顫聲道：「這位大哥，別打了，告訴你就是……」

索羅向旁邊二人望去，三人心中同時一動：「真的假的，第一批小混混就問對人了？」

那人解釋：「這兩個月內，從里斯本來了不下七、八批人，都在找這件『貨物』，在新巴塞隆拿的地下世界鬧得沸沸揚揚，不知道才怪。」

如船員公社管理員所言，來新巴塞隆拿尋找「貨物」者，包括不少僱傭兵、甚至五族中隱居的術士等「專業」戰士；但不是在調查途中失去線索、無功而返，便是好不容易找到頭緒卻不知與誰交手戰死，屍體橫陳郊外——當然，屍身上的裝備與值錢之物被小偷覬覦，又是另一回事了。所有線索都只指向同一個被委託搶走「貨物」的當地小型土匪集團；至於委託人是誰、「貨物」究竟是甚麼，則無人知曉。更令追查者頭痛的，是據情報顯示，受委託的土匪集團在交出「貨物」後不久即遭滅門，無一倖存。被索羅打倒的小混混所知的，也僅是那個土匪集團巢穴所在。

循著這條線索，亞爾法特、索羅與莎拉騎著自船員公社借來的馬，來到市集邊緣的一幢建築物前。三層樓高的建築外牆滿佈灰塵，窗戶皆已破碎，一派頹垣敗瓦之象，似乎早被棄置；但與四周破舊建築相比，倒也不算特別刺眼。或許因為曾在此發生滅門兇案，當地居民與小混混都不敢在附近逗留。

索羅率先翻身下馬，走到大門口，跨過當年帝國警備調查後留下的封鎖繩，只見裏面暗無天日。他嘖了一聲，顯然不太喜歡這種環境，遂施展一個照明火咒，立刻把一樓照亮。莎拉與亞爾法特跟在後面，映入眼簾的是地上斑斑血跡，早已凝固成發黑的痕塊，卻仍瀰漫著殘餘惡臭，是令人作嘔的死亡氣息。自兇案發生後，竟無人前來清理現場，似乎連業主也早已放棄這幢大樓。

莎拉在偌大的空間裏找到一張翻倒的椅子，伸腳一撐，用力把椅腳踢斷，拿起兩截木頭遞給索羅。索羅心領神會，在空中點起兩團火焰，燒著椅腳末端，做成兩支簡單火把。亞爾法特看著這詭異環境，心中發毛，問道：「我們在這裏要找甚麼？」

莎拉有點煩躁：「線索！當然是找線索！」

亞爾法特只覺得自己的聲音愈來愈小：「有沒有甚麼具體一點的東西要特別留意……？」

索羅長嘆一聲：「要是我們知道，就不用找了，對不對？我們分頭行事。我來查這一層，莎拉上二樓看看，亞爾法特你就到三樓，留心有沒有甚麼和這裏格格不入的外來物。」莎拉與亞爾法特應了一聲，一同上樓。

不到半刻鐘，亞爾法特忽然自上層飛奔而下，一邊大喊：「索……索羅！不得了！」

索羅差點翻起白眼，沒好氣道：「怎麼了？帝國警備忘了清理，留下哪具屍體嚇著你嗎？」

「不……不是！你看這個！」

此時莎拉聽到動靜，也從二樓下來，問道：「亞魯，發生甚麼事？」

亞爾法特回頭望她，攤開掌心，只見他手中握著的魔磁正閃爍著金黃色光芒。

「我上樓梯的時候，覺得褲袋裏有震動，好奇之下摸出來一看，魔磁的指針居然不停旋轉，還發著金光；也就是說——」

索羅與莎拉同聲接道：「金之一族的聖物就在附近？！」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知道，」忽然，大門口傳來一把男子聲音。三人同時回頭，只見一名年輕男子倚在門框，背對日光成為剪影，雙手抱胸，道：「不過既然你們也追查到這裏，我們似乎有共同目標，不如合作如何？」

===

亞爾法特看著魔磁，猶豫著要不要觸碰那顆發光的金色晶體。自從與索羅與莎拉相遇後，紅與藍兩顆晶體便不再發光，魔磁也失去了追蹤古劍天焚與平湖水鏡的功效；此刻一旦與金之一族的聖物魔具使會合，卻仍未摸清對方底細，若又失去追蹤金之一族魔源聖物的方法，萬一日後找到「貨物」後這名來歷不明的聖物魔具使就此失蹤，只怕再難尋回。不知如何是好之際，他抬頭打量來人。

男子披著一頭金色長髮，長及腰間，卻未好好打理，金髮略顯黯淡，只隨意在後綁成一束。他看來二十來歲，身高與索羅相若，面容端正，亞爾法特甚至覺得頗為英俊。他眼眸碧綠，似乎具有一種能把人心神吸引過去的力量。歐洲此時正值初夏，金髮男子的衣著也反映氣候：白色襯衫的長袖挽至手臂中段，腰間束著一條布質闊腰帶，足有四、五寸粗，中央是一塊鐵鑄腰扣，上頭雕著交叉雙劍，像是家徽。白襯衫下是黑色長褲，腳踏黑色短皮靴，一身打扮頗有歐洲浪蕩貴族的味道。

他斜揹著一個皮袋，腰間插著兩把黃金鑄造的斧頭。斧柄約與前臂等長，斧刃如手掌大小，看似十分易於揮舞。一如腰扣，每把斧柄上都刻有精細紋飾，若將左手斧的斧柄旋轉，隱約可見一對獨角天馬在斧身兩側交替飛翔；右手斧則換成飛躍的獅子。雙斧採用的材料與細膩雕工，無不顯示鑄匠家族的高貴身分與手藝。

「不要這樣瞇著眼打量我。」金髮男子頭也不回，只自顧自從皮袋裏取出一副透明眼鏡。

亞爾法特被他嚇了一跳，一時不知眼神該放在哪裏，那男子續道：「我的名字叫愛德華。本來還想隱瞞一陣子，但既然一開口就被你們拆穿，也不妨明說——我是『金之一族』的聖物魔具使。不過別打聖物的主意，我可不是易與之輩。」

亞爾法特連忙搖手：「不，我們沒有那個意思……慢著，嚴格說起來，好像又算是有……這個、這個比較複雜，需要慢慢解釋……」

愛德華聽得他語無倫次，皺起眉頭。對亞爾法特他並不怎麼放在心上，真正令他在意的，是一旁身著寶藍寬身長裙的莎拉，以及背著一把大得過分的雙手闊劍的索羅。這兩人總讓他心裏有種說不上來的不安感。然而二人雖談不上滿面笑容，氣度間卻全無戰意，令他疑惑不已。要知道，家傳的魔源聖物向來是招惹血光之災的不祥之物，自古以來不知多少人，不論正邪，都以奪取聖物為志。如今在追尋「貨物」途中撞見這三人，卻看不出半點打算動武搶奪的跡象——難道是想用詭計得手？左思右想也想不出頭緒，他索性決定暫且靜觀其變。

他哼了一聲，一邊戴上眼鏡，一邊對三人道：「真是一群令人起疑的傢伙。不過既然大家都在找那件原本要送到里斯本的『貨物』，倒還有一點利用價值。先讓我看看這裏的精靈殘存量吧……」

他戴上的眼鏡，赫然正是闇黑帝國警備部常用的分析眼鏡。這種眼鏡皆於帝國南極基地打造，得來不易；愛德華手上居然有一副，可見要嘛情報網極其龐大，要嘛行事無法無天，連警備也敢打劫。亞爾法特與索羅對此一無所知，唯獨莎拉看在眼裏，心中暗自警惕。

「雖然已經過了兩個月，這裏金之精靈的殘存量依然比正常高出十多倍……這場屠殺，很可能是金系魔術士所為。」愛德華做出初步判斷後，右手仍按在眼鏡框旁，似乎在繼續搜尋其他線索。

莎拉舉著椅腳做成的火把，照向牆面，發現幾道深痕，道：「這些……是武器砍出的痕跡。」說著用手指比劃，正苦思是何種兵器時，索羅走過來略一打量，接道：「從寬度看，若不是大斧，就是闊劍之類——」

「咦？」莎拉還沒聽完，注意到一旁幾個圓洞，伸手撫摸：「這又是甚麼？若是長槍，留下的洞又太寬太圓；若是棍棒，恐怕也沒有這麼大的破壞力……」

莎拉的發現吸引索羅、亞爾法特與愛德華一同湊近。愛德華看了幾眼，甚至不必啟用眼鏡的輔助功能，便嘆道：「這些是子彈留下的彈孔……這麼一來，委託者是哪個組織，大約也就心裏有數了。」

亞爾法特、索羅與莎拉同時脫口而出：「子彈？」

愛德華點頭解釋：「子彈是由火鎗發射出去的……算是暗器吧，是古代史前文明的產物。不過，就算在文明崩壞之前的科技水準裏，靠子彈的火鎗也已經算是老古董。」

三人聽得一頭霧水，似懂非懂。索羅是三人中最摸不著頭腦的：「簡單說，就是『科學』吧？」

愛德華嘆氣：「別想得太複雜。『魔法』是『科學』，『科學』也是『魔法』；說到底，魔法本來就是高度的科技。你們不覺得奇怪嗎？如果精靈是大自然的產物，為甚麼它們會絕對服從特定音節的『咒文』和固定的『手印』？大自然的變化應該是混亂無序的，但魔法的運作卻精準得像是一套寫好的底層程序。我們金之一族的祖先早就懷疑，所謂大自然恩賜，根本不是神蹟，而是一套遺留下來的精密系統。」
愛德華頓了一頓，看著三人似懂非懂的表情，續道：「金之一族昔日稱霸歐洲，很大程度就是因為我們將魔法當作科學來解析與運用。可到了後來，人們對這種絕對理性的科技產生無中生有的恐懼，令我們祖先的研究停滯不前。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幾百年過去，如今只剩下理論與極少量的成品。」

莎拉揮揮手，把他對歷史的感慨打斷：「話扯太遠了吧？究竟是誰把這個集團滅門，又把『貨物』搶走？」

愛德華對被打斷並不在意，只是說：「在歐洲，持有火鎗的，只有我們家族，以及那個極端宗教教派——『黃金十字聖徒教會』。他們以戰鬥宣揚教義，深信為傳教而死能直上天堂。他們需要委託本地人辦事，大多是因為自己沒有土匪那樣的情報網；事成後立刻滅口，則是為免『貨物』的消息外流——」

說到這裏，亞爾法特終於忍不住好奇：「一直說『貨物、貨物』的，究竟那件要運往里斯本的『貨物』是甚麼？」

愛德華略感意外：「你們不知道？」

莎拉嗤笑一聲：「他們接這個委託去找那件『貨物』，其實只是為了交換一輛輕型交通工具，好去尋找其餘三名聖物魔具使。現在你自己送上門來，要不要完成委託，恐怕都還有討論空間。」

索羅聳聳肩：「我們還得去找土之一族和木之一族的魔源聖物，交通工具嘛，還是很有需要的。而且

能和這位愛德華先生一起闖一闖，也許可以摸清他的打算——」

愛德華臉色一沉，退後兩步，黃金雙斧已握在手中，低聲喝道：「你們到底是甚麼人？『其餘』三名聖物魔具使……你對前兩個人做了甚麼？」

索羅與莎拉對望一眼，隨即忍不住哈哈大笑。

愛德華怒喝：「有甚麼好笑？！別逼我出手！」

亞爾法特焦急揮手：「愛德華先生，我們真的沒有惡意啊！所以我剛才才說，需要點時間慢慢解釋嘛……」

愛德華愈發疑惑，追問：「快說！另外兩名聖物魔具使怎麼了？」

莎拉笑得直不起腰，指著索羅；索羅也同時指著莎拉，齊聲道：「你不就是正看著他們了？」

愛德華怔在原地。

第二十章：覺醒之聲

自從人類的歷史由零開始，「科學」在人們潛意識的恐懼之中得不到發展。
可是上代文明也留下了「科學」以外的東西，給予人們心靈上的安撫，這就是「宗教」。經過千百年的演變，世界殘存著兩大宗教派系，就是東方的「佛家」思想與西方的「聖神教」信仰。

在失去歷史的記錄之下，大部份人對於未知的魔法世界帶著敬畏的思想，其中一部份人為了尋找答案，把魔法解釋於「宗教」之中。
可是相比上一代的文明，宗教的影響力在人口的遞減之下少得多了，與統治者更是絲毫沾不上一點關聯，從前的「政教合一」之辯已不復見。兩大派系當中，「聖神教」的信仰在歐洲和泛美洲比較流行，相信唯一的真神，視宣揚聖道為最重要的工作。一如上一代的人類文明，一個統合了的宗教經過歷史的千錘百鍊，不知不覺間教義被曲解、誤傳，在各地漸漸地分裂出各種的極端和異端。
這些極端和異端教派比起正宗的人口更少，但往往藉著幾近狂迷的執著，發展出擁有強大魔法使的「聖戰師團」，為各自的信仰在地下爭戰。

「黃金十字聖徒教會」正是「聖神教」的一個極端，在西歐的勢力不大，但在極端的思想下，每每為了衛道和傳教與其他的教派發生流血衝突。
可是人數不多的黃金十字教信徒經過百多年仍然屹立不倒，除了因為訓練出數一數二的金魔術士之外，還因為他們庫存了不少古代文明如火槍的武器，令沒有魔法的一般信徒也能成為比得上「聖戰師團」的戰力。黃金十字教的教義主張一般信徒遠離魔法，直到「修成正道」，通過一連串的試煉，確認對金之精靈的適應性之後，才可以進入教會的「聖戰師團」進行初級的魔法修行。在教會的「聖戰師團」階梯往上爬，終點就是「護法」的職位，成為宣教衛道的先驅，位列僅於教主之下。

歐洲西部是這個教派的發源地，本來來自古代法國地域的教會，隨著時移世易，總堂在大約七十年前向南遷移來到了古代西班牙地區，新巴塞隆拿以西的近郊。
五十年前左右，在當時的教主與兩名護法的領導之下，黃金十字教建起了現在的總堂「聖彼德堂」。雖然這個聖神教的分支並非對外公開的宗教團體，不歡迎外來人，也沒有讓人參觀教堂的必要，建造聖彼德堂時卻沒有馬虎，造工精細，不放過任何的細節，當中建築物的功能更是一大課題。

在給予教徒聚會的禮堂後方，透過一條半陷入地面、長長的石隧道連接著教徒宿舍；但鮮為人知的，是這條隧道也連接著通往地下存庫的通道，藏著所有的火器和教會的寶藏。隨著亞爾法特引發的不明爆炸， 似乎也把通道的結構破壞，不過數分鐘，果然向內崩塌。

由左右護法的反應可知，黃金十字教的教主似乎就在地下存庫之中。
趁著眾人在重整陣勢之間，艷女左護法向巨漢右護法點一點頭，就往祭壇之後跑去；右護法則站起來，儀仗橫舉，
似乎要攔著索羅、愛德華與莎拉三人。愛德華把豎琴收起，再次拿出一對黃金斧，哼的一聲道：「就憑你一人，以為能阻攔三個聖物魔具使嗎？」

莎拉把寒霜匕首一揮，成冰劍型態附在上面的平湖水鏡轉換回液態，成為一個球體在她面前飄浮；而索羅則已跑到亞爾法特之處，伸手探他的鼻息，發現他還有呼吸，頓時吁一口氣，也站起來，天焚劍遙指右護法。

右護法審視形勢，微微搖頭，卻是對愛德華的回答，極盡沉默寡言之能事。
可是他的馬步紮得更穩，握著儀仗的手握得更緊，似乎下定決心不會離開自己的崗位。索羅和莎拉對右護法的執著暗暗感到尊敬，但愛德華似乎頗為不悅：「你們既知道那『貨物』不能流出，為甚麼不

將之毀滅？怕只怕你們後悔時已經太遲了。」

「……」右護法似乎欲言又止，終於決定開口：「……所有生物……皆有生存的……權利……」

愛德華擺出戰鬥的架勢，道：「我可不能由得『它』為禍人間！」莎拉和索羅留意著他們的一問一答，越來越摸不著頭腦。

在新巴塞隆拿市集的邊緣他們與愛德華對峙之時，他們向愛德華解釋亞爾法特的目的，邀請他同行。到最終愛德華仍沒有答應，說道只要亞爾法特一行人與他合作，尋回本應送往里斯本的「貨物」的話，一切皆可考慮；
可是由始至終，還是沒有告訴他們「貨物」究竟是甚麼。如今從他與右護法的對答之間，愛德華的目的原來是要把「貨物」破壞；而「貨物」的真身，難道真的竟然是右護法所說的「生物」？

「嗨，等一下，」索羅感到不對，向愛德華質問：「不是要把這甚麼『貨物』帶回去里斯本的嗎？就這樣破壞掉的話，我們怎向船員公社交代？」

愛德華不屑地哼了一聲，道：「天真！
他們只是以微乎其微的機會賭博，根本沒有期待你們能活著回去！」

莎拉皺起眉頭道：「這『貨物』究竟是甚麼？你為甚麼這麼執著要破壞它？」

愛德華似乎不想解釋，切齒道：「來到這地步，我已不再需要你們的協助了；阻著我的話，我會把你們也視為敵人。」話沒有說完，身形一晃，已撲向右護法。索羅與莎拉到這時候心裏頭正在掙扎，不知如何是好。

巨漢右護法把形勢看在眼內，
知道這短時間之內少了兩個敵人，下定主意要速戰速決。只見他沉腰曲腿，雙手閃出金黃色的魔法芒，儀仗立刻充滿電流，平平挺出，指著衝向他的愛德華。愛德華「嘖」的一聲，欲避其鋒，左足向地上用力一蹬，向右邊反身轉向，同時左手黃金斧反手砍向右護法。

「……」

右護法也不說話，以最少的動作把儀仗移向左邊，帶電的十字架格向愛德華的黃金斧。兩兵相交，電光飛閃，愛德華痛叫一聲，卻是儀仗的電流通過斧頭傳導擊在他身上。愛德華大叫一聲，把斧頭勉強抽回，往後急躍，正要重整體勢時，右護法仍然紮著馬步不動，儀仗卻似伸長好幾尺地追著他而來。

「媽的！」處於下風的愛德華終於又再詠唱咒文，也是一記「激電寄附」，黃金斧也充滿電流，右手斧擋向襲頭而來的十字架。也不聽見兵器相交之聲，包圍兩件兵器的電流產生排斥作用，在空中凝住。

索羅與莎拉看著右護法，見他似乎要大喝一聲，但嘴唇仍然緊閉，哼也不哼一聲：「……！」同時右手鬆開儀仗，金黃色的魔法芒大盛，一記「閃龍擊」之咒施發出來，一條粗大的電柱擊射向愛德華。
愛德華左手才剛剛從之前的電擊痲痺中回力，趕忙急揮擋格。
魔法的電柱似乎是實體，只聽得「鐺」的一聲，左手斧竟把它硬生生打開；可是電柱的勢道強橫，逕自把愛德華震開數步。

巨漢右護法得勢不饒人，右手揮動處，一記接一記的「閃龍擊」轟向愛德華，魔力源似乎深不見底。

愛德華雙足前後立穩，「激電寄附」之咒威力全開，雙斧左右開弓，
每一劈都轟開一記「閃龍擊」，周圍頓時「轟隆轟隆」的爆炸聲不絕，被打開的電柱在地上炸開一個又一個的大洞。

「好強橫的魔法！」愛德華打得性起，趁右護法稍稍停下來回氣之時，雙斧交於胸前，金黃的魔法芒暴現，一個球形閃電在他面前浮起，越滾越大， 正是加大版的「電光破」之咒。

「吃我這一記！」他大喝起來，雙斧向前一推，球形閃電勢如破竹地飛向右護法。

電光火石之間，右護法的儀仗回抽，恰好在球形閃電轟到面前時及時擋格，一時之間電光四射，右護法與愛德華交手以來第一次被轟開數步。

「得手了！」愛德華正要衝前繼續攻勢之時，只見右護法粗眉一揚，似要叫出聲來：「……！」他右足後伸，撐著體勢，雙手緊握儀仗使出全身之力向前急速迴旋刺出，一反之前緩慢的杖法。
此時愛德華雙手正揚起雙斧高舉，中門大開，忽緩忽急的十字架儀仗讓愛德華捉摸不著，正中愛德華的肚腹。
幸好十字架並非利刃，否則愛德華已遭開膛破腹之禍；可是重重的一擊足夠令他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如斷線風箏被轟後十數丈。

索羅哼的一聲，道：「答應了要做的事就要做到底，我可不能這麼無恥就這樣放手不管！」下定決心，向莎拉點一點頭，拖著古劍天焚也攻向右護法。

同時莎拉知道索羅要加入戰團，
似乎要把之前愛德華的警告拋諸腦後，一訣「水鏡．波動反衝」之咒——也就是利用水分子結構的「水鏡．幻霧迷津」之咒施發出來。
平湖水鏡急速轉換為氣態，把現場以濃霧籠罩起來，貌似要以掩眼法繞過巨漢右護法，追蹤往地下室的艷女左護法去。
痛得視線模糊的愛德華感到濕氣大盛，想一想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想喊叫出來，卻沒有力氣叫出聲，心中只能嘆一句：「蠢……蠢材！」

雖然只是「嘿」的一聲冷笑，右護法終於出聲，雙手緊握十字架儀仗往地上轟去，
著地的瞬間爆發出周圍電光四射，以儀仗為圓心自中央爆破，卻是金之魔法的特大咒文「蒼天雷」之咒。
這是要利用莎拉霧化的咒文把包圍她與索羅的霧氣作為電導體一次過把眾人打倒。索羅見狀，大聲叫糟，莎拉卻臉露奸狡的微笑。

只見莎拉身上泛起巨大的藍光，也不見霧氣轉換型態，卻盡數把右護法「蒼天雷」之咒發出的電光吸收於水氣之中。「……？！」看見自己的咒文完全地消失不見，右護法無比驚訝。

莎拉嘿嘿笑道：「天空中雲層行雷閃電，
應該就是這樣了吧？嘗嘗自己的電擊咒文吧！」說著舉起右手，攤掌收拳，不到一秒，霧氣之中釋放出所有的電流，轟向右護法；右護法想不到自己的大咒文竟然反噬自身，痛欲大叫卻無法作聲，深紫色的長袍微微燒起上來，皮膚幾乎也焦黑了。
大咒文電擊之下，巨漢右護法終於支持不住，反起白眼，往後便倒，就此昏迷過去。
沉重的十字架儀仗緊隨，「鐺」的一聲墜地。

「嘖，這傢伙向我們出的這招居然似乎留下三分力，在本小姐的『水鏡．波動反衝』之咒下活下來，

算是善有善報吧。」莎拉一邊說，一邊把水鏡回收。

索羅單手拿著天焚劍，劍刃擱在地上，立於昏倒的右護法身前，嘆息道：「這護法是一條好漢，可惜沒有機會問他的名字。」

愛德華按著肚腹，掙扎站起，白色的襯衫胸前染上口吐的鮮血，在相映之下更顯鮮紅。
勉強站起來的他只感到一陣暈眩，又再半膝跪倒，莎拉趕過去扶他起來。

索羅拿起天焚劍，平放於肩膀之上，揚眉問道：「老兄，是時候告訴我們了吧？究竟『貨物』是甚麼，為甚麼你要花性命來將之破壞？」

愛德華冷靜分析一下形勢，
心知重傷的自己無法單挑往地下通道去了的艷女左護法，必須靠索羅和莎拉的幫忙。
咬著下唇，唯有坦白：「我受了『弒龍教』的委託，要把本應送交『龍騎士』一族的貨物破壞掉——」

自從南美洲與黑鱗龍相遇之後，亞爾法特還沒有告訴過索羅和莎拉黑龍所言，索羅自然沒有聽過「龍騎」與龍族的關係，大惑不解地問道：「這些是甚麼組織？你身為金之一族的小王子，為甚麼要受這甚麼『弒龍教』的委託？」

愛德華哼的一聲，無視索羅的「小王子」評語，說道：「不瞞你說，『弒龍教』有我需要的情報交換；況且『龍騎士』惡貫滿盈，能打擊他們之事，做得不會嫌多！」

索羅和莎拉仍是一頭霧水，莎拉問道：「能打擊他們之事.....和這『貨物』有關？」

愛德華緊握拳頭，似乎十分激動：「所謂的『貨物』，就是龍卵！」
二人大吃一驚，想起於南美洲亞馬遜林間與黑鱗龍交鋒之事，命運的作弄把兩件事連繫起來。

===

相比歐洲各地歷史悠久的聖神教教堂，聖彼德堂只算是小孩子的歲數；可是由於能夠以其他教堂作為參考，整個聖彼德堂的結構佈置都詳細和安全得多。在禮堂後面半埋於地面的石造隧道之中，雖然沒有以魔法或火把照明，牆上卻橫向延伸鋪設著自然發光的螢光石，引領穿過隧道往宿舍去的人。
在黑暗的隧道之中泛著溫和的綠光，
可是這些螢光石也發揮著混亂視覺的作用，令人以為隧道筆直地串連著兩幢建築物，其實隧道兩側還隱藏著數道暗門，通往數個地下存庫。平常如果就此通過隧道的話，索羅一行人想來也必會錯過這些暗門；但幸運地亞爾法特引起的不明爆炸導致隧道的頂部塌陷，在日光之下，石造的暗門之精細窄隙易看出來的多了。更加幸運的，是在艷女左護法匆忙趕去黃金十字教的教主所在地之下，忘了把石門緊緊關上，索羅一行人立即就發現正確的通道。

亞爾法特還在昏迷之中，索羅哪會就此讓他留在鋪滿昏倒教眾的禮堂之內？雖然麻煩，還是把他揹在背上，追隨左護法而去。那邊廂，愛德華的傷勢似乎慢慢穩定下來，氣力也已漸漸回復，
不再需要莎拉的扶持，與她走在前面。眾人手中拿著武器，隨時預備左護法的襲擊。愛德華左手斧交右手，稍稍用力把石門推開，一條只容一人通過的螺旋階梯通往地底，沿著梯級的牆壁也鑲著螢光石作為照明。他猶豫了一下，奇怪的騎士道心態讓他即使身受重傷，還是決定先行，不讓女流之輩的莎拉或行動不便的索羅打頭陣。莎拉猜到愛德華的心意，嗤的一聲輕笑，也不道破。

向地底沿著階梯走了數百步的距離，眼前豁然開朗，一個偌大的地下室就在眼前。地下室是圓形拱頂的設計，半圓的頂部全是螢光石，在強震之下已剝落四分之一，在地上碎成閃閃的碎片。在圓形的牆上是深深的木架，裏面放著林林總總的東西，由火器到書本都有，大部份已掉在地上；其中一個木架更倒下來，卻似乎已被反轉，旁邊是石室中間的一個金屬造、大約兩尺高的小箱子。
一個戴著方帽子、身穿金邊白袍、才十歲左右、臉蛋尖尖、臉容秀俏、披著金色長髮的小女孩，抖顫著坐在箱子之旁，右膝的血滲在袍上，似乎跌傷了膝蓋。 雙手拿著一柄手臂長度的單管火槍，深藍色的眼眸瞪著愛德華等人，鎗管發抖地遙指著他們。在小女孩之前，正是艷女左護法，左手橫伸攔在小女孩前面，曲膝沉身，右手僅餘的三叉短戟斜擋在身前。

愛德華首先被小女孩的裝扮嚇了一跳，知道金邊白袍正是黃金十字聖教的教主衣飾，
原來現在的教主竟然是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然後看見她手持的火槍，皺一皺眉，為安全計，左手舉起，泛起金黃，先詠唱起一訣「磁幻佈網」之咒，在身前組立一道無色無影的磁場領域，以防女孩教主拉動扳機。

左護法哼的一聲，身上閃起魔法芒，冷冷地道：「看來伊爾尼爾殉教了吧。不過還有我在這裏，你們休想動聖教主或『貨物』一根毫毛！」

莎拉聳聳肩，道：「我們可沒有你們那麼暴力，動不動就殺人的。
你的那個甚麼伊爾尼爾不過在外面睡著罷了。」

左護法的柳眉一揚，臉上閃過一絲喜色，又沉下來：「呸，不需你們賣好心。」

愛德華語氣帶點威嚇，道：「我們無意傷害你們的教主，把龍卵交出來，任何人都不需再受傷害；但如不照我說話做的話，休怪兵器、咒文不長眼睛！」

左護法看見他胸襟前的血跡，嘿嘿冷笑：「重傷之人還這麼大口氣，你還是我見過的頭一個！」

索羅放下背上仍然昏迷的亞爾法特，雙手握著天焚，指著左護法，劍身「轟」的一聲微微燃燒起來，道：「還有我和莎拉呢！」左護法沉默下來。

小女孩教主顫聲道：「基絲汀……我們不能讓這龍卵被搶走……」

名叫基絲汀的左護法仍然瞪著敵人，向教主保證：「聖教主，您的旨意就是聖神的旨意；我拼了我的命，也不會讓他們走近龍卵！」

小女孩垂下眼簾，道：「我也不想基絲汀就這樣殉教……」基絲汀無語。

忽然聽得幾聲「轟隆」巨響，地面上傳來一股巨大的震動，出乎眾人意料之外。基絲汀抬頭，喃喃道：「不好，『他們』似乎來了……」

愛德華奇道：「『他們』……他們是指誰？」

基絲汀哼的一聲：「龍騎士的先鋒，來這裏正要搶奪龍卵，像你們一樣——」

話還沒有說完，巨響再起，聽上去正是當初在南美與黑鱗龍相遇時的龍吼，和龍尾轟向地面之聲。
石室之上地面被敲打著，地下激烈晃動，一時塵土飛揚，拱頂的螢光石磚又掉下了好幾塊。

莎拉大叫起來：「留在這裏遲早被倒塌的石室埋葬，快撤！」

說完她率先跑離地下石室，索羅揹起亞爾法特緊追其後。愛德華瞪著基絲汀與小女孩教主，似乎不想離去。 那小女孩教主死命摟抱著在身旁的金屬箱子和手上的火槍，
基絲汀也顧不了那麼多，保住聖教主的命最為重要，連箱子一起，抱起小女孩就走。愛德華側身讓她們衝過，咬一咬牙，也追著眾人去了。就在他跑出暗門，與眾人來到破掉頂部的隧道之時，旁邊的地面「隆隆」地塌陷，塵土蓋天，地下室從此埋於黃土之下。

第二十一章：電激四起

自從人類的歷史由零開始，「科學」在人們潛意識的恐懼之中無法發展。然而上代文明亦留下「科學」以外之物，為人們的心靈提供慰藉，這便是「宗教」。經過千百年的演變，世界殘存兩大宗教派系，即東方的「佛家」思想與西方的「聖神教」信仰。

在失去歷史記錄之下，大多數人對未知的魔法世界抱持敬畏，其中一部分為尋找答案，嘗試以「宗教」解釋魔法。然而與上一代文明相比，宗教的影響力在人口遞減後已大不如前，與統治者更是再無絲毫瓜葛，往昔「政教合一」之辯早已不復可見。兩大派系之中，「聖神教」信仰在歐洲與泛美洲較為流行，其教義主張信奉唯一真神，視宣揚聖道為最重要之務。一如上一代文明，一個本來統一的宗教在歷史千錘百鍊之下，教義難免被曲解、誤傳，於各地漸漸分裂出種種極端與異端。這些極端與異端教派人口雖遠不及正宗支派，卻憑幾近狂迷的執著，發展出擁有強大魔法使的「聖戰師團」，為各自信仰在暗中廝殺。

「黃金十字聖徒教會」正是「聖神教」的一支極端教派，在西歐勢力不算龐大，卻因極端思想，時常為衛道與傳教事宜與其他教派爆發流血衝突。如此人數有限的黃金十字教信徒，經百餘年仍能嶽立不倒，除了訓練出數一數二的金系魔術士外，亦因庫存不少上代文明遺留的火鎗等武器，使得即便是不懂魔法的一般信徒，也能成為堪比「聖戰師團」的戰力。黃金十字教的教義主張一般信徒當遠離魔法，直至「修成正道」，通過一連串試煉，確認對金之精靈具有足夠適應性後，方可進入教會的「聖戰師團」，展開初階魔法修行。在「聖戰師團」的階梯一路攀升，其終點便是「護法」之職，成為宣教衛道的先鋒，地位僅次於教主。

歐洲西部是此教派的發源地，本出自古代法國地域。隨時移世易，大約在七十年前，教會總堂南遷至古代西班牙地區，新巴塞隆拿以西近郊。約五十年前，在當時教主與兩名護法的帶領下，黃金十字教建成現今的總堂「聖彼德堂」。雖然作為聖神教的一支分派，黃金十字教並非對外公開的宗教團體，不歡迎外人，更無開放教堂供人參觀的必要，然在興建聖彼德堂時卻毫不馬虎，造工精細，不放過任何細節，建築物本身的功能更是一大學問。

在供教徒聚會的禮堂後方，以一條半陷入地面、漫長的石隧道連接教徒宿舍；鮮為人知的是，這條隧道同時連接通往地下存庫的通道，藏有所有火器與教會寶藏。隨著亞爾法特引發的不明爆炸，通道結構似乎也遭破壞，不過數分鐘，果然向內崩塌。

由左右護法的反應可知，黃金十字教教主似乎就身在地下存庫之中。趁眾人重整陣勢之際，艷麗的左護法向巨漢右護法略一點頭，便朝祭壇後方奔去；右護法則站起身來，將儀杖橫於胸前，顯然要攔下索羅、愛德華與莎拉三人。愛德華收起豎琴，再度握緊一對黃金斧，哼聲道：「就憑你一人，當真以為能阻攔三個聖物魔具使？」

莎拉一揮寒霜匕首，附在劍形之上的平湖水鏡化回液態，凝成一枚水球漂浮在她身前；索羅則已跑至亞爾法特身畔，伸手探其鼻息，發現仍有呼吸，這才鬆了一口氣，站起身來，將天焚劍遙指右護法。

右護法審視眼前形勢，微微搖頭，算是回應愛德華，沉默寡言到了極點。然而他的馬步紮得更穩，握住儀杖的手也愈發用力，似已下定決心絕不後退一步。索羅與莎拉對這份執著暗暗心折，但愛德華卻顯然頗為不悅：「你們既然知道那件『貨物』不能流出，為何不乾脆將之毀滅？只怕哪天後悔，已經太遲。」

「……」右護法似欲言又止，終於開口：「……所有生物……皆有生存的……權利……」

愛德華擺出戰鬥架勢，道：「我可不能任由『它』禍害人間。」莎拉與索羅聽著兩人的一問一答，只覺愈發摸不著頭腦。

當日在新巴塞隆拿市集邊緣與愛德華初次對峙時，三人曾向他解釋亞爾法特的目的，並邀請他同行。最終愛德華雖未明言答允，只表示若亞爾法特一行肯與他合作，一同尋回本應送往里斯本的「貨物」，萬事皆可商榷；然而從頭到尾，始終沒有道出「貨物」的真面目。如今從他與右護法的對話之中，三人才明白，愛德華的真正目的是破壞「貨物」；而那件「貨物」的真身，莫非竟真如右護法所言，是某種「生物」？

「喂，等一下。」索羅察覺不對，向愛德華質問：「我們不是要把那甚麼『貨物』運回里斯本嗎？你就這樣把它毀了，我們怎向船員公社交待？」

愛德華不屑地冷哼一聲：「天真。他們只是拿著近乎零的機會下注，根本沒指望你們活著回去。」

莎拉皺眉道：「這『貨物』究竟是甚麼？你又為何這麼執著一定要毀掉它？」

愛德華似乎不願多作解釋，只咬牙道：「到了這一步，我已不再需要你們的幫助。若是妨礙我，就一併當作敵人。」話音未落，身形一晃，已撲向右護法。索羅與莎拉此刻心中皆在拉扯，一時不知應該站在哪一邊。

巨漢右護法將情勢看在眼內，知道短時間內少了兩個敵人，便下定決心務必要速戰速決。只見他沉腰曲腿，雙手亮起金色光芒，儀杖瞬間充滿電流，平平刺出，直指撲向自己的愛德華。

「嘖。」愛德華一聲低喝，欲避鋒芒，左足猛踏地面，向右斜身轉向，同時左手黃金斧反手砍向右護法。

「……」

右護法依舊一言不發，只以最精簡的動作將儀杖向左橫移，帶電的十字架恰好格住黃金斧。兵器相觸，電光四濺，愛德華痛呼一聲，電流順斧柄傳入手臂，直衝全身。他咬牙將斧勉強抽回，急退數步，正要重整身形，右護法馬步仍穩如山，儀杖卻彷彿憑空伸長數尺，緊逼其後。

「可惡！」愛德華終於被逼使出魔法，快速詠唱「激電寄附」，黃金斧也覆上一層電光。他舉起右斧擋向迎頭砸來的十字架。兩件兵器擦肩而過，卻未爆出金鐵交鳴之聲——周遭電流互相排斥，硬生生將兩者定在空中。

索羅與莎拉注視右護法，只見他似乎想大喝一聲，嘴唇卻仍緊抿不語：「……！」與此同時，他鬆開握著儀杖的右手，掌心金光暴漲，一訣「閃龍擊」怒雷般轟出，一道粗大的電柱直射愛德華。

愛德華左手才剛從先前電擊的麻痺中回復一點知覺，急忙揚斧格擋。那電柱幾乎像實體般堅凝，只聽「鏘」然一響，左手斧竟硬生生將它劈開；然而雷勢過於強橫，衝擊力仍將他震退數步。

右護法得勢不饒人，右手揮動之間，一記接一記「閃龍擊」如暴雨般轟向愛德華，彷彿魔力泉源深不見底。愛德華雙足前後開立，將「激電寄附」威力催至極致，雙斧左右翻飛，每一擊都將雷柱劈散，四周「轟隆」巨響不絕，被擊碎的電柱在地面炸出一個又一個深坑。

「好強橫的魔法……」愛德華打得性起，趁右護法略一收勢喘氣，雙斧交叉於胸前，金光暴盛，一個球形閃電在他身前浮現，越滾越大，正是「電光破」的加強版。

「接我這一記！」他大喝，雙斧猛然前推，球形閃電挾雷霆之勢撞向右護法。

電光火石之間，右護法收回儀杖，恰在球形閃電轟到眼前時橫檔在身前，一時間電蛇亂竄，他與愛德華交手以來第一次被震退數步。

「得手了！」愛德華正欲趁勢追擊，只見右護法粗眉一揚，彷彿想低吼出聲：「……！」他右足後錯，穩住中心，雙手緊握儀杖，以全身力道猛然向前疾刺，竟與方才沉穩緩慢的杖法判若兩人。此時愛德華雙手高舉雙斧，空門大開，十字架儀杖忽急忽緩的節奏讓他難以捉摸，一下便重重命中腹部。若非儀杖前端並非利刃，他幾乎當場被剖腹；饒是如此，這一撞也足以令他一口鮮血噴出，如斷線風箏般被轟飛十餘丈。

索羅冷哼一聲，道：「既然答應了要出手，就得做到底，豈能半途而廢當縮頭烏龜？」話音一落，向莎拉略一點頭，拖著古劍天焚，也撲向右護法。

同時，莎拉見索羅加入戰局，似乎打算把愛德華先前的警告丟在腦後，一訣「水鏡．幻霧迷津」施展而出，平湖水鏡急速霧化，濃霧瞬間籠罩全場，看似要借此掩護繞開右護法，追擊逃往地下的艷女左護法。痛得視線模糊的愛德華感覺濕氣驟增，心下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想高聲阻止，奈何氣力不繼，喉間只擠出一聲近乎無聲的嘆息：「蠢……蠢材……」

右護法發出低低的一聲冷笑，終於再度開口：「……嘿。」雙手握緊十字架儀杖猛然砸向地面，著地的一瞬間，電光爆散，以儀杖為中心向四周迸裂，正是金之魔法的大咒文「蒼天雷」。他的意圖十分明確——借莎拉捲起的霧氣作為導體，一口氣將籠罩在霧中的眾人通通電倒。

索羅看見這一幕，臉色大變，卻見莎拉卻露出一抹狡黠微笑。

只見她周身藍光大盛，霧氣卻不見消散，反而將「蒼天雷」激起的所有電流盡數吞沒。「……？！」看著自己的大咒文在霧中無聲消失，右護法眼中首次流露出真正的驚駭。

莎拉嘿嘿笑道：「天上打雷行電，大概就是這個原理吧？那就請好好嚐嚐自己放出的電擊。」話聲未落，她右手高舉，掌心忽收忽放，不過一瞬，霧氣中蓄積的雷光盡數傾瀉而出，反向轟擊右護法。右護法萬萬沒料到自己的大咒文竟遭反噬，只覺渾身劇痛卻連叫喊都發不出來，深紫長袍被電流灼得焦黑，皮膚亦被燒得一片炭色。這一記「蒼天雷」硬生生將他擊至雙眼一翻，巨體向後倒地，沉重的十字儀杖緊隨其後，「鏘」然一聲砸在地上。

「哼，這傢伙對我們下手時居然還留了三分力，在本小姐的『水鏡．波動反衝』之下竟然還活下來，也算善有善報。」莎拉一邊說，一邊將水鏡回收。

索羅單手持天焚，劍尖抵地，立在昏迷的右護法身前，輕嘆道：「這護法倒是一條好漢，可惜沒機會問他的名字。」

愛德華按著腹部，艱難撐起身來，白襯衫胸前的血跡鮮紅刺眼。他勉力站直，頭卻一陣發暈，又再半跪在地，幸得莎拉及時上前扶住。

索羅將天焚橫扛於肩，揚眉問道：「老兄，現在總該可以說了吧？那件『貨物』究竟是甚麼？你又為

何甘願拚上性命去毀掉它？」

愛德華冷靜掃視一圈，知道自己重傷之身已無法獨力對付逃往地下通道的左護法，不得不仰賴索羅與莎拉出手，咬了咬唇，只得坦白：「我受『弒龍教』之託，要將原本要送交『龍騎士』一族的貨物徹底毀去。」

自從在南美洲與黑鱗龍相遇後，亞爾法特尚未向索羅與莎拉說明黑龍所述，索羅自然不知「龍騎」與龍族之間的關係，不禁困惑道：「那又是甚麼組織？你身為金之一族的小王子，為何要替甚麼『弒龍教』賣命？」

愛德華冷哼一聲，顯然對「小王子」三字不甚受用，只道：「不瞞你們說，『弒龍教』手上有我需要的情報可供交換。再者，『龍騎士』惡行昭彰，能打擊他們的事，做再多也不嫌多。」

索羅與莎拉仍是一頭霧水，莎拉追問：「『打擊他們的事』……與那件『貨物』有關？」

愛德華緊握拳頭，語氣激動：「所謂『貨物』，就是——龍卵。」二人聞言大吃一驚，不禁同時想起在南美洲亞馬遜林間與黑鱗龍交鋒之事，命運之線竟將兩件看似無關的事件串連一處。

===

相比歐洲各地歷史悠久的聖神教教堂，聖彼德堂只能算是「晚輩」；然而正因能以其他教堂為借鑑，整座聖彼德堂在結構與佈局上反而更加詳盡而安全。在禮堂後方、半埋於地面的石造隧道之中，雖無魔法或火把照明，牆上卻橫向鑲嵌著會自然發光的螢光石，為穿過隧道往宿舍的人照路，在黑暗中散發溫和綠光。同時，這些螢光石亦起到干擾視線的效果，使人誤以為隧道只是筆直連接兩棟建築，殊不知隧道兩側尚暗藏數道暗門，通往數個地下存庫。

平時若照原狀穿過隧道，索羅一行多半會錯過這些暗門；然而亞爾法特引發的不明爆炸導致隧道頂部塌陷，陽光照入之下，石造暗門那精細的門縫便大大顯眼了起來。更為幸運的是，艷女左護法匆忙趕往教主所在之處時，竟忘了將石門關嚴，索羅一行人於是幾乎一眼便看出正確通道。

亞爾法特仍陷昏迷之中，索羅怎會放心讓他留在鋪滿昏倒教徒的禮堂裡？即便麻煩，還是將他背在身上，追隨左護法而去。那邊廂，愛德華傷勢總算稍稍穩定，體力也略有回復，不再需要完全依賴莎拉攙扶，兩人走在前頭。眾人緊握武器，隨時提防左護法突然殺個回馬槍。

愛德華將左手斧改握於右手，稍稍用力推開石門，只見一條僅容一人通行的螺旋階梯通往地底，牆壁間亦鑲有螢光石照路。他猶豫片刻，奇妙的騎士道心態讓他即便身受重傷，仍執意走在最前，不讓女流之輩的莎拉或行動受限的索羅打頭陣。莎拉看出他的用意，嗤然一笑，卻沒有拆穿。

沿著階梯向地底走了約數百步之遠，視野忽然開闊，一座巨大的地下室映入眼簾。地下室採圓拱頂設計，半圓穹頂幾乎全以螢光石砌成，因強震已剝落近四分之一，碎片灑滿地面，閃著細碎微光。圓形牆邊是深邃木架，擺滿各式物品，從火器到書籍應有盡有，如今多半跌落一地；其中一座木架更整體倒塌，卻似被人刻意翻轉。其旁的石室中央，擺著一個金屬製、約兩尺高的小箱，一名戴方帽、身穿金邊白袍、約莫十歲的尖臉小女孩靠在箱旁顫抖，右膝血跡斑斑，顯然摔傷了腿。她雙臂緊抱箱子，手中還握著一柄手臂長的單管火鎗，深藍色眼眸戰慄卻堅決地瞪著眾人，槍口顫微微地對準他們。

小女孩身前，艷女左護法左臂橫伸，如盾般擋在教主之前，曲膝沉身，右手持僅存的一柄三叉短戟，斜斜護住身體要害。

愛德華首先被小女孩的裝束嚇了一跳——金邊白袍，赫然正是黃金十字聖教教主的服飾，原來現任教主竟是一位尚未成年的少女。緊接著，他留意到她懷中火鎗，眉頭一皺，為安全起見，左手舉起，金光浮現，先行詠唱「磁幻佈網」，在身前布下一道無色無形、一觸即發的磁場結界，以防小教主扣下扳機時，以一次性防護聞名的金系防禦魔法就能隨時發動。

左護法冷冷一哼，身上泛起金光，聲音低沉而堅決：「看來伊爾尼爾已殉教了。不過只要我還在這裏，你們休想碰聖教主或『貨物』一根毫毛。」

莎拉聳聳肩，道：「我們可沒有你們那麼暴力，動不動就往致命處下手。你那個叫伊爾尼爾的，目前只是在外頭睡得很香罷了。」

左護法柳眉一挑，臉上掠過一絲喜色，很快又壓下：「哼，我們才不需要你們的假慈悲。」

愛德華語氣帶著威嚇：「我們無意傷害你們的教主。把龍卵交出來，今日便不再有人必須流血。若是不從，可別怪兵器與咒文不長眼。」

左護法瞥見他胸前血跡，冷笑道：「重傷之人還能敢這樣口出狂言，你倒是頭一個。」

索羅放下背上的亞爾法特，雙手握緊天焚，劍身「轟」然點燃，直指左護法：「還有我和莎拉呢。」左護法沉默不語。

小女孩教主顫聲道：「基絲汀……我們不能讓這箱龍卵被搶走……」

名為基絲汀的左護法仍怒瞪敵人，只對身後低聲道：「聖教主，您的旨意即是聖神之旨。就算拼上這條命，我也不會讓他們靠近龍卵半步。」

小女孩垂下眼簾：「我也不想讓基絲汀就這樣殉教……」基絲汀聞言，默而不答。

忽然幾聲悶雷般的巨響自地面傳來，整個地下室劇烈震盪，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基絲汀抬頭，喃喃道：「不好……『他們』似乎來了。」

愛德華疑惑：「『他們』？你指的是誰？」

基絲汀冷哼：「龍騎士的先鋒。來這裏的目的，正是要搶奪龍卵，與你們並無二致。」

話未說完，巨響再起，聽聲音竟與當初在南美洲遇見黑鱗龍時幾無二致——龍吼震耳，龍尾拍擊地面的沉悶聲浪陣陣回蕩。石室上方地面彷彿被巨力捶打，震得地下塵土飛揚，穹頂的螢光石又掉落數塊。

莎拉高喊：「再留在這裏，遲早被塌下來的石塊埋葬，快撤！」

話畢，她率先衝出地下室，索羅背起亞爾法特緊隨其後。愛德華目光掃過基絲汀與小教主，似乎仍不甘離去。小教主死命抱緊金屬箱與手中火鎗，基絲汀也顧不得那麼多，只得抱起教主與箱子一併撤離。愛德華側身讓開，任她們先行通過，咬牙追上眾人。當他跨出暗門，與其他人一同回到隧道時，只聽到旁邊地面「隆」然一聲塌陷，塵土漫天，地下室自此埋於黃土之下，只餘塌方處靜靜冒著細屑煙塵，像為那間短暫現世的密室立下一塊無字墓碑。

第二十二章：龍騎進擊

在頂部震裂的隧道中，基絲汀抱著緊摟金屬箱子的小女孩教主，立於靠近祭壇端的入口；而背著昏迷亞爾法特的索羅、按著腹部傷處的愛德華，以及手持平湖水鏡凝結成冰劍的莎拉，則站在另一端，靠近被亞爾法特引發巨爆波及、已破敗不堪的信徒宿舍。他們隔著塌陷的地下室上方，注視著漫天揚起的沙塵。沙幕之後，隱約可見三頭龍影，其上各騎一人。基絲汀低聲咒罵：「該死的龍騎士，居然真的找到這裏來。」

沙塵之後，其中一頭巨龍振翅，掀起氣流將塵霧吹散，眾人這才看清龍騎士的真容。在索羅與莎拉眼中，這三頭龍比南美遇到的黑鱗龍足足小上一半，連長尾在內也不過二十尺左右。三龍鱗甲呈近黑的墨綠色，間或點綴幾抹鮮紅斑點，眼眸同樣泛著火紅光芒。龍頭、肩部、足部與龍尾皆披覆鐵甲，上刻紋樣各異，多是簡化的旋曲圖案。龍頭甲連接口部的位置，各穿出一條粗鐵鍊，向後延伸至背上。

每一頭龍背上設有類似馬鞍的坐墊，上方坐著一名彪形大漢，腳踏長靴，身穿皮甲與厚重皮毛外衣，右肩罩著一塊圓形肩墊，皮帶橫跨胸口連接左胸的皮製護心甲，腰間左右各掛一柄方形鐵錘。眾人心知這些人只是龍騎士的前鋒小卒，然而看在眼裏仍感壓迫十足。

「素聞龍騎士只在北歐出沒，以搶掠為生，今日又是甚麼風把你們吹到新巴塞隆拿？」基絲汀放下教主，冷聲向這三名不速之客問道。

三名龍騎士在空中徐徐張開陣形，如今呈三角之勢。居中的鬚髯漢子用力一扯鐵鍊，龍頭低沉「嗯」地一聲悶吼，鼻端抽動，隨即對著小教主懷中的箱子「吖吖」低聲嘶鳴。鬚髯大漢用生硬斷續的英語指著箱子道：「這……箱子……龍卵……我們要。」

小教主雖然渾身發抖，語氣卻異常堅定：「龍騎士集團在北歐惡行連連，這箱龍卵一旦孵出幼龍，又會被你們訓練成坐騎，四處破壞對吧？這箱子無論如何不能交給你。」她抱緊箱子的雙臂又收緊了幾分。

基絲汀看一眼身後的小教主，又回頭望了望愛德華等人，目光最後落在帶頭的龍騎士身上。那龍騎士粗眉一揚，道：「小孩……不好……不聽話……我們……殺。」

話到即行，他全不顧對象只是小女孩，右手摸向鐵錘，金光爆現，隨手一揮，一訣「閃龍擊」已直衝小教主而去，毫不留情，竟是想就地滅口。

隧道中的眾人都沒料到變故來得如此突然，只有基絲汀始終緊盯對方的一舉一動，恰好在電柱命中小教主前一步閃身擋上，三叉短戟猛然橫揮，將雷柱打偏，自己也被蠻橫雷勢震退三、四步。

「好卑鄙！連小女孩也想殺？！」莎拉率先怒不可遏，執劍衝向帶頭的龍騎士，冰劍平直刺出，直取其腹。

「反抗……不好……全部……都殺。」

鬚髯大漢雙手猛扯鐵鍊，連接龍頭甲的鐵鍊「鏗鏘」作響，深陷紅斑黑龍口中。黑龍吃痛，雙翼疾拍，垂直拔升，輕鬆躲開莎拉一擊。後方兩名龍騎士見領袖升空，亦一扯鐵鍊，驅策坐騎緊隨其後。三頭黑龍振翼之間，已爬升至空中十餘尺處。

愛德華、索羅與莎拉一時間皆看得目瞪口呆。莎拉跺腳叫道：「又來作弊！每次和龍打，非要不是飛上天，就是拍翼把我的幻霧吹散！」

三名龍騎士在半空嘰哩咕嚕交談幾句，似乎在商量陣式。接著他們一聲呼嘯，分散開來，排成一個等邊三角，將眾人圈於中央。

「拿……龍卵……首先……殺。」三人同時揮錘，「閃龍擊」一訣接一訣，自空中如雨點般傾瀉而下，竟是採用高空轟炸的戰術。

基絲汀穩穩立於小教主前方，將三叉短戟丟在一旁，雙手金光大盛，施展防禦咒文「磁幻佈網」，高舉雙臂，一層一層巨大的磁力結界霍然彈出。宛如雨幕落下的電柱逐一打在每一層無形屏障外圍，瞬間被磁力排斥，斜飛至旁。「磁幻佈網」與火系和水系的防禦咒文不同，不能長期維持，每撞開一記攻擊，就幾乎立即失效，變相術士必須不停施放咒文，雖然使用的魔力較少，但對術者負擔甚重，不利高密度攻擊。另一邊，索羅與莎拉一時不知該如何應對時，愛德華已高舉雙手，金光浮現，配合基絲汀咒文之間的空檔，在真空期間同樣施展「磁幻佈網」補助。只是他本就身受重傷，強行施咒之下，嘴角再度滲出鮮血。

索羅急道：「快！再用水鏡那招反射咒文！他看樣子撐不了多久！」

莎拉一愣，苦笑搖頭：「『水鏡．波動反衝』耗費魔力極大，剛才用了一次，至少要一天時間才能恢復。維持冰劍、凝結冰彈那些消耗較小的咒文還可以，大範圍的幻霧系氣態咒文、操控液態聖水的咒文，現在都暫時用不了。」

愛德華不停施放「磁幻佈網」，全身沒入金黃光輝之中；然而魔力源加上傷勢所限，使防衛網的頻率越來越慢，漏洞處處，即使和基絲汀合力防守，每五道「閃龍擊」便有一道穿透。索羅與莎拉數次在他身前搶救，硬生生將透過結界的電柱擊開，打得雙臂發麻。另一邊，基絲汀先前施展了極度耗損魔力的輔助咒文「亢心莫名」，受術者多達三、四十人，魔力源早已所剩無幾。她的「磁幻佈網」撐不到數十訣，就和愛德華一樣，時不時讓一條雷柱穿透防線，眼看兩頭皆已危在旦夕。

索羅冷哼一聲，抬頭瞪向半空中的三名龍騎士：「這樣耗下去，只會被活活耗死，必須反擊。」說著雙手高舉，一訣「擎天火」驟然爆發，火柱直衝穹頂。誰知「磁幻佈網」原是雙刃利器，不但排斥外來攻擊，連結界之內施展的魔法也無法穿透，與火系當中的「炫火加護」那種可辨敵我的咒文截然不同。火柱撞上磁場立刻被抵銷，本可直衝二十尺高的烈焰勉強升至半空，便被消失不見。

「可惡！」索羅怒喝，無奈放棄使用「擎天火」的念頭。

愛德華在生死當頭，仍不忘頂嘴：「先……先問我一聲……不……不就不用……白……白白浪費……魔力源……了……嗎？」

莎拉扶額嘆道：「那麼說，我的冰彈也打不出去？」愛德華微微搖頭，當作答覆。

幾近絕境之際，索羅迅速掃視四周，忽然指向一旁信徒宿舍入口，向莎拉與愛德華揮手：「這邊！」說著單臂將昏迷的亞爾法特扛在肩上，拔腿朝宿舍入口狂奔。

愛德華緊閉雙眼，怒喝一聲，將全身僅餘的魔力源盡數灌注於「磁幻佈網」的施放，把最後一記的結界範圍推大數倍，將通往宿舍入口那段數十步距離一併覆蓋在內。隨即他只覺天旋地轉，雙膝一軟跪倒在地。莎拉連忙再次扶住他，只聽他氣喘吁吁道：「莎……莎拉……小……小姐……麻煩……你了……

」

莎拉一邊扶著他向入口緩行，一邊沒好氣道：「不要叫我『小姐』。」

===

帶頭的龍騎士居高臨下，一面轟炸，一面觀察敵方動向，見索羅帶著愛德華、莎拉以及一名昏迷的人往宿舍方向撤退，當即下令，指示其中一名隨從追擊而去。自己與另一名龍騎士則留在原地，繼續對基絲汀與小教主施以雷擊。正當基絲汀魔力衰竭、再無力支撐之際，忽然電光大作，一道「閃龍擊」劃破長空，直轟向那名奉命追擊的隨從所騎的巨龍。

雷光來勢猛烈，隨從反應不及，與其坐騎一同硬生生吃下那一道電柱。紅斑黑龍遭雷擊立刻失去平衡，在空中翻滾，墜向地面；騎在龍背上的龍騎士亦被電得昏迷，被龍軀拖著砸落地面，巨龍龐大的重量將他壓得骨碎筋斷，當場身亡。

鬚髯龍騎士驚怒交加，急扯手中鐵鍊，黑龍一聲痛吼，振翼再升數尺，恰好躲過隨之而來的第二道「閃龍擊」。他定睛細看，只見原本力竭的基絲汀已無法再施放「磁幻佈網」，跪倒在地；她身側卻多了一人，身穿與她相同樣式的長袍，周邊布料略帶焦痕，手持仍閃爍電光的十字儀杖，正是先前昏迷的巨漢右護法——伊爾尼爾．密達，此刻已在祭壇附近醒來，追隨戰聲趕到前線。

小教主臉上難得綻開一絲笑容，拍手叫道：「伊爾尼爾！你沒有殉教，實在太好了！」

伊爾尼爾不回頭，只微微點頭，以示領命。鬚髯大漢惱羞成怒，怒吼之下聚起一記特大的「閃龍擊」轟向地面。伊爾尼爾判斷雷柱的落點不會危及基絲汀與聖教主，竟也不施防禦咒文，而是反以一訣「閃龍擊」轟向地面，借炸地的反震之力將自己整個人彈向半空。

這一手完全出乎鬚髯龍騎士意料，他只見伊爾尼爾沿著雷柱側邊疾馳而上，雷光擦過他左臂，炸掉一片衣袖，帶出一道血花。下一刻，伊爾尼爾的儀杖已來到眼前。龍騎士勉力反應，猛然將鐵鍊收回，坐騎狂叫一聲向右急轉，然而仍避不開這一擊——十字儀杖筆直刺穿黑龍左翼的翼膜，「喀啦」一聲將其硬生生折斷。

黑龍失去一邊翅膀，痛極昏厥，拖著身軀直墜地面。鬚髯龍騎士吸取了同伴喪命的教訓，在坐騎拖著他墜落地面前一刻，雙足猛蹬，翻身離龍而出。只聽「轟隆」巨響，紅斑黑龍重重砸落地面；而龍騎士在空中翻了一個筋斗，雙腳落地，反手拔出雙錘，邊大喊邊撲向方才勉力著陸的伊爾尼爾，展開肉搏。

「……」

伊爾尼爾左臂血流如注，但僅憑右臂仍力道驚人，一掃儀杖，與龍騎士一錘正面相交，只聽「鏘」然巨響，伊爾尼爾仍巍然不動，反倒將對方震退數丈。他沉腰穩步，左臂垂落，鮮血滴地，右手高舉儀杖，筆直指向龍騎士，雙足前後開弓，神情肅穆，竟自帶出一股逼人的威嚴。

鬚髯龍騎士在半空再翻一圈，雙腳著地站穩，居然連昏厥的坐龍也不看上一眼，只怒道：「對龍騎士……無禮……就……殺！」然而他並未立刻再度衝刺，而是略作試探，與伊爾尼爾遙遙對峙。

基絲汀氣喘如牛，仍堅守在小教主身前，但魔力所餘無幾，體力亦幾近耗竭，只能半跪在地，吃力道：「我……已無力……再戰……保護瑪莉亞聖教主……就要靠你……你了……」

「……」

伊爾尼爾目光未曾離開敵人，只是微微點頭。先前被反射回來的「蒼天雷」已讓他身受重創，如今又以左臂換來敵方下龍，左臂幾近報廢，本該雙手運用的沉重儀杖落到一手掌控，負擔倍增，戰力至少折半。唯一的優勢，恐怕只有對手習於空中作戰，在地上未必能佔據上風這一個狀況。

此時，小教主瑪莉亞開口：「基絲汀……為了保護伊爾尼爾，要辛苦你一下。」

「……？」

伊爾尼爾略微側頭，尚未反應，基絲汀已低聲問道：「聖教主……只要能保護伊爾尼爾……也就能保護教主聖駕……請吩咐。」

瑪莉亞點頭：「很好，我只想確保所有人都能平安。」說著閉目復睜，深藍色眼眸在一瞬間竟轉為深邃漆黑，續道：「基絲汀，你對木之精靈也有一定適應性，而你目前僅餘的魔力足以施展木之一族的回復系魔法。雖然不足以令伊爾尼爾恢復至全盛，但至少可以修補他的左臂。」

「……！！」

伊爾尼爾聽到這裏已經愣住，基絲汀更是一頭霧水：「我們……不是金之魔法的適性者……嗎？」

瑪莉亞輕聲道：「每個人都對不同元素精靈有各自的親和度。能進入我們『聖戰師團』的，自然是經過金之精靈適性試煉的人，但這並不意味著你們不能行使其他元素系的魔法。」

鬚髯龍騎士此刻一聲暴喝，雙錘揮舞，一訣「電光破」先行開路，終於再次衝向伊爾尼爾。

「……！」

伊爾尼爾不敢大意，右腳踏前一步，右手握住儀杖上半截，下半截夾於腋下，借腰力與臂力猛然橫掃，硬生生將那顆球形閃電劈成兩半，電光朝兩側爆散。「電光破」的力道之強，加上無法再用左臂分擔重量，令他右臂一陣發麻，儀杖幾乎脫手飛出。

「……殺！」

龍騎士右手鐵錘猛然砸下。伊爾尼爾此刻僅能運用儀杖半截，失去長兵器的最大優勢，只得咬牙，儀杖左右翻揮，與那對鐵錘你來我往，勉強打成平手。

瑪莉亞急聲對基絲汀道：「時間不多了，跟我一起誦咒。我沒有魔力，無法自行施術，必須借助你的力量。以你剩餘的魔力施展這訣『小回心法』，之後可能會力竭暈倒，但不用擔心，不會傷身。」

基絲汀點頭：「謹遵聖教主旨意。」

「……！」

伊爾尼爾的儀杖在對方鐵錘連番攻勢下無法像往常那樣拓開戰圈，只能勉力支撐。他心知如此拖下去只會逐步落入下風，索性改變策略，不再把雙腿釘死在原地，開始以馬步游走，轉守為攻。他再一次

格開朝頭顱砸來的一錘，黃金光芒沿著儀杖湧起，扭腰前推，儀杖疾刺向龍騎士胸口。這一擊附加了「激電寄附」之咒，雷勁隨槍而出，來勢洶洶。

龍騎士雖聽不懂咒文內容，卻是老練戰士，十分清楚這一擊的危險，立刻將雙錘縮回胸前，同樣啟動「激電寄附」，以電流對抗電流，在胸前將儀杖之勢勉強抵住。

忽然，一聲轟天巨響自信徒宿舍方向傳來——龍騎士的隨從所騎的黑龍揮尾橫掃，竟將五層樓高建築物第四層整片外牆一掃而空。透過滿天飛舞的塵沙，勉強可見不久前甦醒的亞爾法特、愛德華、索羅與莎拉在地上翻滾避讓，狼狽不堪。

伊爾尼爾與龍騎士均被這突如其來的巨響吸引目光。瑪莉亞在一旁看到機會，喊道：「基絲汀，就是現在！」

只見基絲汀雙手結成三角手印，低聲吟誦，一道前所未見的綠色光芒自她全身升起；同時，伊爾尼爾的左臂亦被綠光包覆。

在這股被稱為「魔法」的木之精靈引導下，伊爾尼爾傷口處的肌肉組織彷彿接收到了極速增生的絕對指令。原本被高溫燒焦的壞死組織迅速剝落，底下斷裂的紅色肌肉纖維猶如擁有生命的極細微絲線般，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重新交織、接合；破裂的微血管迅速收縮凝血，新生的上皮細胞瘋狂分裂，將深可見骨的創傷極速填補。只是咒效尚未完全，綠光便迅速消散——原來不遠處的基絲汀已經力竭昏倒。

「……！」

伊爾尼爾試著抬動左臂，雖仍帶著隱隱作痛，卻已能運力舉起。短短一訣木之回復魔法，竟讓他的戰力恢復了一大截。他嘴角微微上揚，似笑非笑，左手重新握住儀杖，右手略作放鬆，儀杖槍鋒猝然向前刺出三尺，氣勢逼人。龍騎士大吃一驚，再也無法穩住交纏的電流，只得急忙向左翻身閃避。

伊爾尼爾乘勢追擊，心知此戰關乎聖教主安危，杖法登時狠辣無比。長兵器的優勢一旦奪回，對手手中僅兩尺長的雙錘再也無法近身，他在儀杖的風暴中步步退讓，冷汗直流，形勢瞬間逆轉。

===

「發……發生甚麼事了？！我才暈過去一會，怎麼又被黑龍襲擊？有沒有人願意解釋一下？」亞爾法特這才剛剛清醒，只見四周外牆坍塌，碎石亂飛，龍吼震耳，他身在一棟不知名建築物內，被索羅背著四處躲避。透過被打穿的牆洞望出去，只見天際一頭紅斑黑龍低空盤旋，龍背上騎著一名大漢，一手握鐵錘，一手拉著連接龍頭甲的鐵鍊。只見那龍騎士猛拉鐵鍊，巨龍吃痛，在空中翻身，披甲的龍尾挾巨力橫掃而來，一聲「轟隆」巨響，將他們所在的第四層外牆整個掃空。

索羅大喊：「不想死就趴下！」說著將亞爾法特用力往前一扔，自己也撲向前方。愛德華與莎拉亦同時撲地，千鈞一髮之際避開龍尾的掃蕩。

失去部分外牆支撐的信徒宿舍，五樓開始崩落，上層結構受重創，整棟建築傾斜欲墜。莎拉指向樓梯口大叫：「往那邊！」一邊幾乎是拖著半靠在她身上的愛德華奔向看上去相對穩固的一側。亞爾法特雖仍頭腦混亂，卻也知道保命要緊，只得咬牙跟上。唯有索羅趁機逆勢而行，就勢疾跑，借力一躍，雙手抓住即將塌落的五樓地板邊緣，猛力一撐，整個人翻入五樓，「火彈破」咒文隨即在手，他乾脆將整片第五層外牆轟得粉碎，為自己打開一個巨大的火光窗口。

愛德華忍不住大叫：「蠢材，你到底在幹甚麼！」

索羅在混亂中回嗆一句：「白癡，別管我，先找地方躲起來！」同時天焚橫掃，一道長長的「火狐尾」穿過巨大缺口，筆直轟向就在樓外不遠的龍騎士。火焰彎成弧線撲近，龍騎士急忙猛扯鐵鍊，駕馭坐龍迅速下降數尺，「火狐尾」炙熱的炎舌在他頭頂擦過，熱浪逼人。

騎在龍背上的大漢放聲狂笑，高喊：「火魔法……小子……很強……我們……龍騎士……更強！」

忽然，他只覺頭頂光線一暗，一道黑影罩下，急忙抬頭，卻見一個熟悉身影自上而下俯衝——不是別人，正是索羅。方才的「火狐尾」只是誘餌，他賭龍騎士會避向下方，從而創造出一個適合躍上的高度差。

索羅身負天焚，劍上烈焰轟轟燃燒，他怒吼道：「給我滾下去！」劍鋒挾火猛劈向大漢。龍騎士自然不是易與之輩，知道這一劈力道非同小可，情急之下放開鐵鍊，雙錘高舉硬接，嘴裏用北歐語破口大罵。只聽「鏘」然一聲巨響，劍錘相交，索羅、龍騎士與紅斑黑龍一同被震得向下墜落十餘尺。黑龍失去鐵鍊操控，又感到背上驟然加重，痛吼一聲，自然反射般將龍頭後仰，在空中前半身立起。失去平衡的索羅與龍騎士同時大叫，雙雙自龍背翻落，朝地面急墜。

莎拉追至四樓窗前，目睹此景，嚇得失聲大喊：「索羅！」她伸出的手在半空僵住，只能眼睜睜看著同伴與龍騎士一同朝地面墜去，沙塵與火光交織成一幅令人心驚的畫面。

第二十三章：聖教之尊

「死不了的，不用擔心。」

莎拉與亞爾法特攙扶著愛德華，急忙從宿舍奔下，只見地面上倒著一具龍騎士的屍體，胸膛被索羅一劍貫穿，而索羅半跪在旁，氣喘吁吁地道：「幸好剛才跟著那頭黑龍一同往下墜了十多尺，不然就要和這傢伙一起摔成蕃茄醬……」說到這裏，忍不住打了個冷顫，「這麼浪漫的死法，還是留給女孩子好。」

三人尚未開口，空中的紅斑黑龍忽然俯衝而下，利爪直取索羅胸口。索羅將天焚自龍騎士屍身中抽出，身形一晃，右側閃避，雙手奮力一揮，只聽一聲「鏘」然巨響，正中龍頭鐵甲。龍甲雖堅硬無比，在天焚鋒刃之下仍被劈出一道長長裂縫。黑龍吃痛，發出淒厲嘶吼，身軀在地上翻滾，一時間竟無法爬起。索羅殺意正盛，大喝：「拿你跟南美洲那頭比，你還差得遠呢！」舉起天焚，快步衝向黑龍著地之處，眼看便要給它一個了斷。

『數有北方來犯者，殺龍取卵，以飼龍為名，奴役幼龍為實，自詡「龍騎」。稚子無知，為虎作倀，多被視為惡之大者……』

頭腦才剛恢復清醒的亞爾法特，猛地想起南美洲初遇黑鱗龍時，那頭巨龍以心靈傳話告訴他的這段話，情不自禁大聲喝止：「這頭龍不能殺！」一邊奔向黑龍跌落之處，「讓我和牠談談……」說出口才發現自己這句話似乎哪裏不太對勁，卻也顧不得那麼多。

索羅聽見亞爾法特的喊聲，動作一滯。愛德華著急道：「別靠近！牠可是猛獸，你會被撕碎的！這小子瘋了嗎？！」莎拉則愣在一旁，一時不知如何反應。

只見亞爾法特已來到紅斑黑龍身前，伸手輕撫牠的臉側。黑龍因墜地而頭暈目眩，火紅雙眼中映出一個人類少年身影，本能地怒吼一聲，正要撲咬之際，忽感臉頰一陣溫熱，一條久違的心靈通道被打開，聽見少年溫和的聲音在心中響起：『不要怕，一切都結束了。不必再戰鬥了。』

如此溫柔的話語，自從牠在龍騎士一族中孵化以來，從未有人向牠說過。

『主主人已死！其黨羽必當震怒吾若被擒回，必受嚴懲苦不堪言！』

亞爾法特聽著牠在心底顫抖的訴說，想到牠自出生起便被當作坐騎粗暴調教，想像其間受盡虐待，不禁心生憐憫，眼眶一酸，竟然流出淚來：『那不是你的主人，只是虐待你的加害者。不要回去了，那裏不是你的家，你也不必再受折磨。』

黑龍從未想過「不回去」這回事，心中反而更慌，雙翼微顫：『不歸彼處，吾復能何往？』

亞爾法特答道：『你是自由的，想去哪裏都行。越過大西洋往西南，是南美洲的亞馬遜森林，那裏有你的同族；或者非洲中部、亞洲的印度尼西亞，也有大片熱帶森林，再不用留在北方冰天雪地受苦。』

『汝……汝是何人？』

面對黑龍的疑問，亞爾法特微笑回應：『我的名字是亞爾法特．奧瑪，很高興認識你這位龍族的新朋

友。』

『朋友……？此乃較「同伴」更為親近之謂乎？』

心靈對話至此，紅斑黑龍的情緒明顯平靜下來。索羅、莎拉與愛德華看得目瞪口呆，一時無言。

亞爾法特向索羅揮手：「索羅，可以過來幫忙把牠身上的束縛都除掉嗎？」

索羅皺了皺眉，握著天焚慢慢走近。黑龍見他持劍逼近，不禁低吼，雙翼再度抖動。亞爾法特仍輕撫龍頰：『別怕，我們只是要替你解開枷鎖。之後，你就真正自由了。』

在天焚鋒刃之下，不消片刻，索羅已將龍頭甲與身上的鐵鍊一一削斷。黑龍自出生以來從未有一次全身脫去盔甲，雙翼、四肢與尾巴終於得以舒展，牠愉悅地伸了個長長的懶腰，一聲響徹雲霄的龍吼震得眾人耳膜發鳴：『亞爾法特．奧瑪……吾必銘記汝名。大恩大德，吾在此拜謝！』話音一落，牠振翅高飛，身影很快消失在聖彼德堂上空。

愛德華目送黑龍遠去，心中百味雜陳：「你們……竟然把惡龍給放了？」

莎拉拍了拍他的肩：「嚴格來說，也不算第一次了——只是上一次比較像是黑龍放過我們。」

亞爾法特與索羅一同抬頭望著天空。索羅感慨道：「要是牠肯讓我們騎著到處找聖物，那可就方便多了。」

亞爾法特笑著搖頭：「那和『龍騎士』又有甚麼分別？」

索羅瞄了他一眼：「小矮子，別忘了我們是騎獨角天馬穿越中南美洲的。只要牠心甘情願，我倒不覺得有甚麼問題。」

亞爾法特想了想，也只能聳聳肩，以一抹苦笑作答。莎拉插嘴道：「說到底，萬惡之源在龍騎士那邊……慢著，那兩個護法和那個小教主呢？」

與龍騎士交戰之間，眾人竟一度忘了此行真正目的。四人連忙朝教堂祭壇出口望去，只見隧道旁橫倒著兩頭黑龍，一頭被雷擊昏迷，一頭折翼不起，均暫失戰力；其側是一具被壓在昏龍身下的屍體，以及一名反白眼暈倒在地、口角滲血的鬚髯龍騎士——伊爾尼爾的儀杖正抵在他的胸前。巨漢側身望向亞爾法特一行四人，沉默不語。基絲汀似乎已恢復意識，右手持三叉短戟，依舊擋在小教主瑪莉亞身前；瑪莉亞則雙臂緊抱金屬箱與火鎗，長袍下擺捲起，露出一雙纖細小腿，右膝滲出的血跡已然止住。此刻她雙眸再度恢復為澄澈的深藍，方才那抹深黑已全然不見。

瑪莉亞向前踏出一步，似乎要說話。基絲汀一驚：「聖教主！」

瑪莉亞看著她，輕輕搖頭。基絲汀先是一愣，隨即垂首讓開。「幾位遠道而來的旅人，請回罷。我們不會把龍卵交給你們。」

愛德華至今仍難以接受這位小女孩就是令外界聞之色變的黃金十字聖徒教會教主，不禁冷哼一聲：「你們剛才差點被龍騎士殺個片甲不留，惡龍之害還不夠明顯嗎？這樣還要留下龍卵？」

瑪莉亞搖頭：「作惡的是龍騎士，龍族本身卻是無辜的。龍卵是牠們生命的延續。聖神在上，我們不

能無故殺生。」

愛德華瞥一眼被壓在龍身下的屍體，冷冷道：「這種殺生就可以？」

基絲汀怒道：「甚麼口氣？不得對聖教主無禮！這些龍騎士以殺人放火為業，本就罪有應得！」

瑪莉亞嘆息：「基絲汀，我說過多少次了，聖神的旨意，是要我們學會寬恕。不只愛自己的親人，也要學習去愛自己的敵人。」

基絲汀仍不服氣：「但聖神也說，要為我們所信之道爭戰，為衛道而死的人是有福的。」

瑪莉亞點頭：「不錯。但聖書同時明言，必須對罪人存著憐憫之心。基絲汀，你的衛道之心是足夠的，憐憫之心卻不及伊爾尼爾。」

一直沉默的伊爾尼爾聞言微微點頭，眾人不約而同地看向他。良久，他終於好像要說些甚麼：「……」然後卻仍未等到任何言語。

「那個……」亞爾法特忍不住插口：「你們的教義甚麼的，我是聽不太懂啦。不過這位教主小——」

基絲汀立刻打斷，呵斥道：「是『聖教主大人』！」

亞爾法特「噫」的一聲嚇得一顫，只好改口：「正如這位……聖教主大人所說，龍族本是無辜，龍卵畢竟是生命，不能隨便毀掉……」

愛德華聽到這裏，猛然回頭，怒視著他。亞爾法特心頭一凜，只覺那目光簡直足以把人燒成灰。莎拉失笑：「亞魯，你到底是站哪一邊的？」

索羅抓抓後腦，語氣無奈，幾乎自言自語：「正義感過盛的小矮子……」

基絲汀與伊爾尼爾對亞爾法特的說法同樣感到意外，一時都愣住了。瑪莉亞卻只是點點頭：「既然如此，各位便請回吧。」

亞爾法特慌忙揮手：「不，不對。雖然不能把龍卵砸碎，也不能就這樣留在教會裏。」

這一回連莎拉也皺起眉：「說真的，亞魯，你到底打算站在哪一邊？」

亞爾法特搖頭：「不行，龍卵不能留下。城市或近郊本就不是龍族適合的棲息環境，再加上龍騎士這次都追到這裏了，很難保他們不會再來搶奪。最好的辦法，是把龍卵送到適合龍族生存的地方，讓牠自然孵化。之前那位黑龍大嬸說過，赤道一帶的熱帶森林有牠的同伴，離這裏最近的熱帶森林，算起來應該是非洲剛果一帶吧。」

愛德華終於忍不住：「『最近』？就算從北非港口突尼斯算起，往赤道的直線距離也快五千公里了！你可知道那是多遠，多難走？」

亞爾法特出奇堅定地望著他：「知道。我們從北美洲的德薩斯出發，穿過墨西哥、巨人沼澤、安第斯山脈、亞馬遜森林，在里約熱內盧登上浮島，橫越大西洋到歐洲，這一路走來距離有多少千公里，我已經數不清。我們為尋找聖物走遍世界，就是為了根除血之魔法，讓世界不再被闇黑帝國的獨裁統治

，讓平民能活下去。如果連保護龍族後裔這樣的小事都辦不到，我自己都原諒不了自己。」

眾人聽到這裏，不禁暗暗動容。愛德華揮手道：「你有你的救世偉業，我還有我要找的人。先別說去非洲路途艱險，沒有龍卵，我如何向『弒龍教』交代？」

此時，索羅右手一抬，將天焚收入背後半開的劍鞘，問道：「老兄，繞了一大圈，原來你答應『弒龍教』委託是為了找人？你到底在找誰？」

愛德華猶豫片刻，終於答道：「我在找我的兄長。」說罷，提起一柄黃金斧，在斧尖上輕輕一刺，讓鮮血滲出。他闔上雙眼，掌心泛起金色光芒，滴落的血珠在掌上懸浮旋轉，慢慢重塑，竟凝成一具以鮮血構成的人像。那人像栩栩如生，雖通體血紅，五官卻清晰可辨，連披肩長髮的髮絲線條也一一呈現。那張臉與愛德華十分相似，只是顴骨更高，鼻樑更挺，神情冷峻，嘴角微微上揚，帶著似笑非笑的弧度。

「……！」

基絲汀與伊爾尼爾看得震驚不已。瑪莉亞見到他們的反應，閉眼點頭：「能操控記憶的金系魔法，是只有極高階術士才能掌握的術式，難怪你們會感到驚訝。」

愛德華睜開雙眼，記憶重組咒文失去維持，人像化回血水滴落地面。基絲汀思量半晌，道：「怪不得你闖進來時讓我覺得眼熟——我見過你的兄長。」

這句話完全出乎愛德華意料：「你見過他？」

基絲汀點頭：「他是獵魔旅團的一名高階軍官，那次年度巡檢，就是他率隊前來。」

愛德華緊握拳頭，咬牙道：「兄長……果然在闇黑軍團之中。」

===

千百年來，由於宗教對政治的實際影響始終有限，各地統治者一般對「聖神教」與「佛家」信徒多採寬鬆態度。歷史上雖偶有教派試圖染指政治，例如八十多年前歐洲東部曾爆發極端教派「苦行會」煽動民眾推翻當時金之一族統治的事件，然而因得不到民心支持，最終被金之一族騎士團鎮壓，並在意大利境內「聖神教」本宗調停下不了了之。

二十五年前，闇黑帝國完成全球征服，在高壓統治下，有嚴密組織、信徒願為宗教付出一切的教派，自然成為巨大潛在威脅。帝國在傳統價值觀束縛下無法徹底掃除所有宗教，只得設立嚴密的反動監察制度，力求將任何造反火苗扼殺於萌芽。「佛家」素重無為清靜，在征服亞洲兩年後，帝國有組織反動監察部便幾乎對之放任不管；相形之下，歐洲境內「聖神教」支派林立，雖以主張和平者居多，仍有「苦行會」、「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等不少武鬥派存在，因此該部門對此地教會的監控自然更加嚴苛。

這些武鬥派系均秘密培養戰士集團，即所謂「聖戰師團」，自古在暗處與異教徒或入侵者交鋒，多以魔術士為骨幹，尤以金系術士為主。由於聖戰師團本就潛伏地下，帝國監察部初期花費大量心力仍無法徹底取締；直到十二年前獵魔旅團成立，配備精良，尤其是分析眼鏡投入使用後，在隨後兩年間，歐洲各派「聖戰師團」在獵魔旅團搜索下遭受毀滅性打擊，許多術士以企圖叛國之名被捕，多數遭處決，少數畏死者則宣誓效忠，被編入獵魔旅團歐洲分隊。此後，獵魔旅團每年會突擊檢查各派聚會場

所，一旦發現魔力值過高的信徒，便立即拘捕。

十多年下來，歐洲諸派「聖戰師團」幾乎完全潛入更深的地下世界。然而，也正因經過這一輪血腥篩選，仍能存活的聖戰師團戰士與術士，皆是機智過人或實力驚人的強者，如基絲汀與伊爾尼爾；而多數派系的教主則反而沒有魔力，以瑪莉亞為代表。這些教派事實上並無推翻帝國之意，只求傳教與衛道，只要能躲過帝國的年度巡檢，雙方便能維持「井水不犯河水」的微妙平衡。

在這種默契下，獵魔旅團的例行巡檢逐漸流於形式，甚至不介意巡檢日期提前走漏消息。各派聖戰師團一旦知道時間將至，便自動先行撤離，避入暗處消磨那半天；聖戰師團不出面，獵魔旅團也樂得省去追捕與交手所耗費的人力魔力。久而久之，雙方形成某種互相迴避的「安穩現狀」。

以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為例，每逢獵魔旅團進行年度檢查，聖戰師團必然先行隱匿，卻仍會派出一名護法在暗處監視，以防有人對聖教主不利。三個月前的巡檢，由基絲汀負責，而她便是那時親眼目睹愛德華兄長率領獵魔旅團特使進入聖彼德堂的人。

「那天，他威風凜凜地帶著部下搜索主禮堂和信徒宿舍，見聖教主年紀尚幼，態度卻頗不恭敬，令我印象極深。」基絲汀回想起三個月前那一幕，至今仍不免有些惱怒。

瑪莉亞點頭道：「我見他身穿正式軍服，與其他多數披著黑斗篷的獵魔團特使不同，心中已有疑惑，便暗自查看他的魔法背景——請恕我無法說明具體方法——結果發現他的魔法屬性與其他皆為闇之魔法的特使截然不同，竟然是純粹的金之魔法。那時我只以為他是向帝國投誠的原聖戰師團戰士，萬萬想不到，他竟是愛德華先生的親兄長。」

亞爾法特很想追問瑪莉亞究竟如何在對方不施展魔法的情況下看出屬性，但早被她堵死問路，只得將好奇咽回肚中，改問對他而言次一等重要的問題：「那麼，龍卵該如何處置？」

愛德華長嘆一聲：「看來大家都被『弒龍教』誤導了。說到底，如今最不需要的，就是對龍族無謂的殺戮。既然已確定兄長在闇黑軍團之中，之後要追查他的所在也未必那麼困難。把龍卵送往非洲剛果森林，路途雖遠，這座教堂弄成這副模樣，我也有份，算起來欠你們一筆。」言下之意，其實已是答應負責運送龍卵。

索羅與莎拉對他的轉變有些錯愕，正要開口，瑪莉亞卻先一步搖頭：「那不行。龍卵既屬黃金十字聖教所有，不能就這樣交給外人。若你們真有責任心想護送，就與我一起去非洲吧。」

「……！」

「聖教主！」

基絲汀與伊爾尼爾大驚失色，亞爾法特一行四人也聽得目瞪口呆。基絲汀急忙勸阻：「教會遭受如此損失，正需聖教主坐鎮領導重建，如今怎能離開？」

瑪莉亞搖頭：「這三名龍騎士很可能只是先鋒，後續部隊遲早會來。我留在這裏，只會成為聖戰師團的負累，離開未必是壞事。抵禦外敵有你們，處理教務有保羅大祭司，已足夠。相比之下，拯救龍族小小生命，更接近聖神交託給我的使命。這幾位旅人各自操使不同系統的魔法，卻能並肩作戰，與我們一同對抗龍騎士，可見並非心術不正之輩。既然他們願意為送龍卵赴非洲出力，那便是聖神賜予我的護衛。至於安全問題，你們不必太擔心。」

基絲汀怎會輕易讓步：「可是，聖教主——」

瑪莉亞語氣轉為嚴厲：「黃金十字聖教左護法基絲汀．杜蘭多、右護法伊爾尼爾．密達聽令。」

二人相視一眼，只得無奈半跪在地。瑪莉亞緩緩宣布：「我——瑪莉亞三世——以十字聖教教主之身，奉聖神之名，暫時任命汝等二人為暗之代任教主，並以保羅．約翰大祭司為光之代任教主，自即日起至我自非洲歸來之日止。爾等須以保教衛道為己任，為聖神作工，不得懈怠。」

左右二護法齊聲答道：「是！」他們心知聖教主雖然年紀尚小，意志卻遠比常人堅定，一旦作出決定，旁人絕難撼動，就如這次她毅然下令截取龍卵一般。

「好了，你們先去查看禮堂裏的教眾。建築看來已搖搖欲墜，務必趁早轉移傷者，穩固結構。」瑪莉亞嚴肅的神情逐漸柔和，又恢復了與年齡相稱的稚氣，卻仍隱隱透出一股領袖風範。亞爾法特、索羅、莎拉與愛德華看在眼裏，也不禁為這份氣質所折服，難怪基絲汀與伊爾尼爾這樣的強者，除了教規所束縛之外，亦心甘情願為這位小小教主捐軀。

她雙手合十，低聲祈禱：「這是神聖的教會，我必竭力事奉。這是神聖的生命，我必全力守護。願聖神賜我力量，彰顯祂的聖德。因為國度、權柄與勝利，皆屬於祂——」

亞爾法特望著她，只覺她背後彷彿有一道柔和而堅定的光輝漸漸亮起，與破碎教堂間透進來的陽光交織在一起，令他忍不住懷疑，那究竟只是視覺錯覺，還是真有神跡在這片斷垣殘壁之中靜靜降臨。

第二十四章：啟程突尼斯

瑪莉亞立於祭壇之上，雙手捧著厚重的聖書，朗誦其中章節，面前半跪著基絲汀、伊爾尼爾與一名禿頭祭司。祭司身穿藍底白邊長袍，樣式與護法相同，地位顯然與兩名護法相當，自然便是保羅．約翰大祭司。站在一旁旁觀儀式的索羅與愛德華認出，他正是他們下午闖入禮堂時第一個被打暈的那位，不禁暗暗伸舌。

禮堂中央自亞爾法特引發那場謎樣爆炸之後，幾乎失去了所有長木板凳。先前與索羅等人交戰的三、四十名黑袍紅邊信徒如今雙膝跪地，與另外一、二百名信徒一同合十祈禱，先前的暴戾之氣全然不見，換上虔敬神色，抬頭仰望兩大護法、大祭司與聖教主。與這些紅色花邊黑袍信徒混在一起的，是同樣身穿黑袍、胸前繡金色十字，卻飾以白色花邊的教眾，男女老幼皆有，顯然是非聖戰師團的普通信徒。

禮堂殘存的幾面牆看似搖搖欲墜，已另立起數根粗厚木樑支撐穹頂作為臨時補強，結構上暫無坍塌之虞。月光透過已碎裂的彩琉璃穹頂灑落禮堂與祭壇，周圍燭台上的蠟燭搖曳生光，映出一片暖黃色的陰影，襯托出莊嚴而略帶沉重的氣氛。

瑪莉亞誦讀完最後一段經文，合上聖書，全場信徒齊聲輕道：「阿門。」隨後在她帶領下再度低頭祈禱，光之代任教主與暗之代任教主的委任儀式至此正式完成。

作為總結，她向眾信徒演說：「今日我們既遇上暫時的敵人，也看見真正的敵人。只要拋開分歧，在聖神眷顧之下，敵人亦可以成為同伴；但聖神也為我們設下試煉，派來邪惡的使者挑戰我們的堅持。聖神說：『為信仰而戰的人是有福的。』因此面對邪惡之輩，我們不能畏縮退卻，只要堅信，聖神便與我們同在。然而聖神亦曾宣示：『不可輕棄自己的性命，因為人的生命是寶貴的。』邪惡的敵人即將臨近，我們要為聖神而戰，卻不願看見弟兄姊妹白白犧牲。這是聖教面臨的一場重大試煉，讓我們攜手共度，為家庭分擔苦難，在聖神看顧之下，一同分享勝利的果實。因為無論成敗如何，我們這個大家庭終將在聖神的國度裏，與聖父、聖子、聖靈再度團聚，直到永遠。」

全場信徒再度齊聲「阿門」，宣告這場臨時崇拜與委任儀式告一段落。所有人起身，彼此交談，言語多半是勉勵與安慰，亦有偷偷望著亞爾法特一行「外人」的，大都是分享著各自的試煉與體會，為即將到來的龍騎士之戰作心理準備。聲音雖不算高昂，一時之間，禮堂卻熱鬧起來。

亞爾法特一行四人於側靜靜旁觀整個儀式，皆驚訝於這位年僅十歲左右的瑪莉亞，在主持儀式時竟展現出如此成熟穩重的態度，對自身信仰也有著相當深厚的理解與堅持，不由得對她刮目相看。亞爾法特從褲袋中取出魔磁，仍在閃爍金色光芒。他看了看索羅與莎拉，又望向愛德華，發現眾人此刻同樣把目光投向瑪莉亞。亞爾法特微微一笑，心下明白愛德華這一次不會離開，於是輕撫魔磁側面的發光半球。半球光芒漸褪，變回一顆淡黃色晶石，指針則急速旋轉數圈後停下，微微顫動，指向南方。

只見瑪莉亞走下台階，基絲汀與伊爾尼爾緊隨其後，保羅．約翰大祭司則殿於最後。她走過之處，信徒紛紛與她握手道別。兩名身穿白袍黑邊的祭壇侍童迎上前來，一人捧著盛放龍卵的金屬箱，另一人則提著一只大的斜揹皮袋。瑪莉亞伸手接過，遠遠向亞爾法特等人點頭示意，表明已整裝待發，隨時可以啟程。

「……聖教主。」

正當瑪莉亞被索羅抱上亞爾法特的坐騎時，伊爾尼爾追上前來，將先前收回槍袋的火鎗重新交到她手

中，低聲道：「……路上小心。」

伊爾尼爾望著亞爾法特一行人，頓了一頓，又道：「……聖教主，就拜託你們了。」只留下一句，便轉身朝祭壇方向走回去。

===

新一代文明的起點，源自非洲。

在上一代文明毀滅之後，世界陷入小冰河時期，除赤道附近外，其餘大部分地區幾乎不適宜人類生存，稱作寒冰地獄亦不為過。面對如此嚴峻的環境，多數倖存人類不分種族，紛紛遷徙至非洲中部，自零開始重建。於文明重啟之初，闇之一族曾長期統治史前人類，奴役殘存族群數百年。在闇之一族的統治下，他們的首要目標是重新開發世界，因此被奴役的人類在冰天雪地之中，被集中投入北非、中東與歐洲南部的開拓工程之中，期間枉死之人數不勝數。直至光之一族解放人類之前，新文明始終集中於這大片地域；至於擔負庇護殘存人類之責的搖籃——非洲中部——反而未獲充分發展。與南美洲亞馬遜流域如出一轍，剛果河流域附近的森林地帶在時光洗禮下，逐漸成為百獸爭鳴、萬花競艷的自然樂土。

千百年過去，人類分裂成五大族群，向世界各洲擴展，唯獨木之一族仍留守非洲。木之一族崇尚與自然共生，從未致力發展科技，也不熱衷介入其他四族之間的紛爭，反而因此獲得他們的敬重。哪怕在一百年前後，金、土二族掀起領土紛爭，戰火波及非洲時，實際受牽連的區域仍以北非及毗鄰阿拉伯半島的中東一帶為主，幾乎無人打剛果流域這片資源豐饒之地的主意，任由木之一族與自然和諧共存。

闇之一族立國後，展開征服世界之旅，首先將腳步踏入非洲作為基地，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看準木之一族對權力無欲無求，以為其政權不堪一擊。孰料洞察帝國本質的木之一族出乎意料地選擇首次正面反抗。在血之魔法與高科技壓力之下，木之一族所操控的自然魔法與對環境的掌握與之形成相生相剋之局，戰事陷入慘烈消耗戰。最終，闇黑帝國憑藉對戰術運用的優勢艱難取勝，卻以近乎發洩般的大屠殺作為「勝利的代價」，木之一族純種血脈幾乎遭到滅絕。惟有木系魔法仍然在世間殘存，証明仍有人承繼得以操縱木之一族魔源聖物的血脈。只是如同其他四族聖物一般，帝國即便投入無數人力物力，仍始終無法追索到那些聖物魔具使的行蹤。

隨著氣候轉暖，一部分人類因非洲欠缺發展而離開故土，再加上木之一族遭帝國血洗後所剩族人無幾，非洲幾近成為一片無人之境。穿越叢林與沼澤遍佈、渺無人煙的非洲，於是變成艱險至極的旅程：自北非古突尼西亞南行，穿越尚有少量人煙的古阿爾及利亞與利比亞邊境後，踏入中北非、即古尼日爾與乍得交界地帶——十二巨人兵之役遺留的中非巨人沙漠——阻隔在剛果流域森林之前；即使以直線路程計算，總距離亦接近五千公里，若僅依賴馬匹等原始交通工具，所耗時間以數月計。

出乎亞爾法特、索羅、莎拉與愛德華意料之外的是，北非黃金十字聖教的信徒在得知聖教主瑪莉亞聖駕降臨，並將啟程前往剛果熱帶雨林後，竟在短短一日內便設法找來一艘水陸兩用的小型氣墊船——「海蜘蛛」型。小型氣墊船是約四百年前工業革命時期，參考史前科技所製的產物。數百年間，大型氣墊船多在戰亂中毀損，又難以再行製造，如今已所剩無幾，而少數仍能運作的「海蜘蛛」型，便多分佈於非洲。這些氣墊船以太陽能為能源，高效率的能量轉換讓其擁有近乎半永久的續航力，在礫石遍佈的北非與沙漠化的中非，堪稱極為理想的交通工具，將原本自突尼斯至剛果需數月的路程縮短為短短七日。

亞爾法特一行四人與瑪莉亞此時身處的突尼斯市，是古突尼西亞地區的重要港口，在地中海各大港中

僅次於亞歷山大、雅典與新巴塞隆拿，位列第四，扮演北非門戶角色。自闇之一族奴役古人類開拓北非以來，於廢墟上重建的突尼斯市歷經千年，成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城市本地居民，加上絡繹不絕的旅人，常住人口達十數萬，每年經此進出的旅客更高達二十萬。突尼斯港的建築多為一、二層高平房，以臨海、曾在帝國征服前充當立法機構的市政府為中心，向東北、東南與正東三方擴展，建成約五十公里長、二十五公里寬的方格狀都市。

由於突尼斯肩負轉口港職能，歐洲與非洲貨物流通多經此地，經濟繁盛，民生富足。木之一族統治者數百年前已自北非遷往中部，歐洲金之一族與亞洲土之一族則於中東爭奪霸權，包括突尼斯在內的北非諸城反而成為全球最少受五大族思想左右的地帶，一切以經濟為優先考量，對能帶來統一秩序與治安、並伴隨經濟利益的闇黑帝國多半樂觀其成，與墨西哥北部的商人心態不無相似。

數百年來，歐洲人來北非經商早已司空見慣。商旅往來也將宗教帶入其中，突尼斯遂成為各派聖神教分支爭取信徒的場所，而歷史較短的黃金十字聖徒教會亦在此建起一個小小社群。藉由暗中掌握史前科技，他們在當地頗具勢力。黑白兩道之間，黃金十字聖徒教會都贏得不少尊重，或多或少源於人們對其武力的敬畏——只是這一點，倒不在瑪莉亞的原先預料之中。

在突尼斯，闇黑軍團的警衛與軍人隨處可見。所幸他們似乎未曾得聞索羅率領火之一族於中美洲與獵魔旅團大戰的消息，一來由於資訊傳遞遲緩，二來獵魔旅團也不願戰敗之事傳入民間。結果便是，亞爾法特與索羅得以光明正大地在街上行走，而無須過分在意警衛目光，久違的自由行動令二人心情大好，甚至不用再以層層繃帶包裹古劍天焚。

自新巴塞隆拿乘船抵達突尼斯後，瑪莉亞與亞爾法特一行，在當地黃金十字聖教分堂的招待下暫住一夜。翌日清晨，他們以自史前流傳的北非特產——粗麥粉——作為早餐。一名紅邊黑袍信徒這時駕著洗得雪白發亮的小型氣墊船來到教堂門前，立刻引來路人好奇的目光。

索羅曾花三年研究並學習駕駛父親遺留下的摩托車，對這類「古董級」高科技產物一向興趣濃厚。當「海蜘蛛」型氣墊船停在教堂前，他幾乎看得口水直流：「這個……可以讓我開嗎？」

瑪莉亞斜眼瞥了他一眼，沒有作聲。旁邊那名聖戰師團信徒已先一步揮手搖頭：「抱歉，索羅先生，這艘小型氣墊船是本教會的私有財產，不能外借。此次行程自北非橫越至剛果森林，路途曲折，我們會派駕駛員送聖教主與諸位至中非巨人沙漠邊緣。」索羅似乎頗不痛快，「嘖」地一聲，把頭別向一旁。

這時愛德華抱著一只幾乎有他半身高的大紙箱，狼狽地從教堂門口走出，一邊走一邊喊：「小矮子，大蠢材！看夠了沒有？回來幫忙，還有一堆乾糧和飲用水要搬上氣墊船呢！」

「誰是大蠢材！」索羅回頭怒道，「是哪個白癡在那裏狗吠？」

愛德華差點把箱子砸在地上：「你這個——」

亞爾法特見勢頭不妙，吐吐舌頭，連忙往教堂裏跑，差點與抱著另一只紙箱出來的莎拉撞個正著。莎拉身子一側，驚險地避開他：「小心，亞魯！別跑來跑去，你還是小孩子嗎？」

亞爾法特擠出尷尬笑容：「對、對不起。」

看著亞爾法特跑回教堂，索羅單手撐腰，靜靜站在原地。

「還不進去幫忙？」愛德華把箱子放下，對著他咆哮。

索羅不動聲色，忽然問道：「嗨，愛德華，你那副分析用的眼鏡還在吧？你能不能看出一個人的魔法屬性？」

愛德華皺眉：「可以是可以，但你問這個做甚麼？」

索羅仍望著教堂方向，答道：「有空幫我看一看亞爾法特的魔法屬性。」

愛德華更為疑惑：「亞爾法特？」

索羅點頭：「在聖彼德堂那場大爆炸實在太詭異了。雖然我很肯定他真的甚麼魔法都不會……」

愛德華也沉吟起來，摸著下巴：「印象中，那是白色魔法光芒引發的爆炸。我從沒見過那種顏色。」

莎拉把箱子放上氣墊船，見兩人在一旁低聲密談，突然心頭一不爽，嚷道：「還在那邊站著？你們到底幫不幫忙？」

索羅與愛德華同時一驚：「是、是！」

愛德華在奔回教堂前貼近索羅耳邊道：「路上找機會給你看。」

索羅點頭，兩人一同回教堂繼續搬運。

眾人都沒留意到，瑪莉亞抱著裝有龍卵的金屬箱站在氣墊船旁，偶然聽見他們談到亞爾法特，深藍雙眸逐漸轉為深沉的黑色，靜靜注視著這四人。正此時，亞爾法特又抱著箱子自教堂跑出，讓她不由得輕聲「咦」了一下，眼中似乎多了幾分好奇。

===

小型氣墊船之所以稱作「小型」，也只是相對而言。自工業革命之後，沙漠與沼澤等地陸續出現許多類似的氣墊式交通工具。約四百年前，土之一族與水之一族曾為爭奪印度尼西亞群島爆發小規模戰爭，這些氣墊式載具便被充份運用，負責載運大量兵力橫渡海峽、穿越沼澤。其中最常見的型號是全長逾百尺的「海蜥蜴」型，可搭載近五百名士兵及其武裝穿越帝汶海或南中國海，進行搶灘作戰。然而自工業革命告吹後，能生產高科技設備的工廠相繼倒閉，戰爭中損失的載具再無法補充，數百年間，「海蜥蜴」型幾近絕跡。

反倒是較小的「海蜘蛛」型因較少投入戰場，損耗較低，至今仍有數十艘在世上服役。此類小型氣墊船雖取名「海蜘蛛」，實則為水陸兩用，在地勢平緩處發揮最佳性能。它們全長約十五尺，總高度約八尺，其中氣墊部分高約兩尺，連同駕駛員在內，可搭載七至八人。整體採掀背式設計，後半船身可左右打開，瞬間變成一座小型流動平台。以工業革命時期的標準而言，「海蜘蛛」的造型偏方正，多稜多角，不似同時代其他交通工具如摩托車、小型車般重視流線感。這種方稜設計或許源自其最初生產地——亞洲——的建築風格，但數百年風沙之後，這些細節早已模糊不清。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與愛德華暫時化身苦力，把裝滿乾糧與飲水的紙箱、木箱一批批搬上氣墊船，忙得滿身大汗，總算能在甲板上坐下稍作歇息。瑪莉亞在聖戰師團駕駛員的協助下，也坐上駕駛座旁邊的位置，懷裏仍緊抱龍卵箱，背上也揹著那柄火鎗。駕駛員在儀表板上連按數鍵，氣墊船發出低沉

的隆隆聲，眾人只覺腳下微微一震，氣墊迅速充氣，「海蜘蛛」離地數寸懸浮起來。

索羅或許是眾人之中最興奮的一個，他一躍而起，把頭探出頂上的天窗，大聲嚷道：「出發嘍！」

在眾人或好笑或無奈的目光中，小型氣墊船如離弦之箭般滑出港口，順著堅硬的北非大地一路南馳，風聲與引擎低鳴交織成一條筆直伸向沙漠與森林的線。

第二十五章：農村教堂

經歷人類文明崩壞與小冰河時期的洗禮，長達二百餘年的歲月讓史前文明對非洲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逐漸被時間沖淡，曾一度沙漠化的北非大地也在此期間恢復生機。將近一千年後，亞熱帶森林再度蔥鬱生長，綠草如茵、鳥語花香的景象隨處可見。

當年被闇之一族半強迫地驅使開發北非的人類，多半在此落地生根，繁衍後代。歷史洪流推移，五族紛爭往復，北非卻逐步成為世界上與五族關聯最少的地區之一，數百年來一直過著只在少數場合使用魔法的簡樸生活。直至二十六年前，闇之一族擊潰木之一族於非洲中部建立的政權，以中、北非為基地，先後征服金、土、火、水四族，完成統一世界的大業，其間亦獲得大批北非平民的支持。

由於當地反抗力量相對薄弱，闇黑帝國對這一大片地域的管治也最為寬鬆。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這裏的人民間接享有最大的自由度，經濟發展與歷史同樣悠久，而不被金之一族統治、因此未在帝國攻擊中遭受拖累的北非，其繁榮程度甚至逐漸與歐洲分庭抗禮。

如同所有文明之初，居民最早聚居於河流與港灣附近，那些地帶發展最快、最為深入。只是文明崩潰以來，人類對生育的執念遠不如上一代強烈，全球人口自始未經歷任何爆炸式增長，始終維持在近乎飽和的水平，在集體潛意識的節制之下，對地球生態環境的影響反倒降至最低。

新世代人類社會的發展多集中於北非沿岸向內延伸約二十至五十公里的範圍。更往內陸，隨著人口迅速稀疏，人跡漸罕；到了距海岸一、二百公里的地域，自然原貌映入眼簾，只偶爾點綴一、兩個小村落。

黃金十字聖教北非聖戰師團的「海蜘蛛」小型氣墊船一路向南疾行，不消一日工夫，已遠離人煙。沿途奇花異草連綿不斷，五彩斑斕的花叢在草地間鋪展開來，令坐在船艙內的亞爾法特看得目不暇給。航行一整天，到了傍晚時分，前方恰好出現一座約數百人口的小村落。在瑪莉亞指示下，駕駛員把氣墊船停泊於村外兩、三公里處，藏身於林木與灌叢之間，六人遂徒步前往村中尋覓過夜之處。

為免過於惹眼，瑪莉亞換下教主禮服，穿上棕色舊長裙，胸前仍掛著黃金十字架吊飾，乍看之下不過是一名金髮農村少女。亞爾法特等四人本就一身風塵，行於這位「微服出巡」的聖教主身旁倒頗為相襯；唯獨身為駕駛員的聖戰師團信徒布魯多仍身穿黑袍，胸前那枚金色大十字刺繡極為醒目。

莎拉瞥了他一眼，看著他自樹林中走出來，不禁皺眉：「這樣穿，不怕太招搖嗎？」

瑪莉亞停下腳步，鐵鍊揹帶上的龍卵金屬箱跟著一晃，發出「鏗鏘」聲響。她困惑問道：「穿著黃金十字聖教的教袍，自然表明是我們聖教的人，有甚麼好怕惹人注意的？」

一旁的愛德華終於忍不住插嘴：「黃金十字教畢竟不是『本宗』，不少人都把你們當成極端教派，甚至歪曲教義的異端邪說。難道妳一點也不擔心有人心懷仇恨或動手襲擊？」

瑪莉亞淡然一笑：「我們並非邪派，這點我深信終能改變別人的看法。你們幾位聖物魔具使不也到了這一步，才願意與我們並肩合作嗎？至於是否極端，從聖教歷史來看，確實有商榷空間；然而各派信徒所敬奉與事奉的，都是同一位聖神。除非對方是仇視聖神教的異教徒，否則我們彼此皆是弟兄姊妹，不會無故兵戎相見。況且這裏是北非，多數平民多少接觸過聖神教的信仰，談不上甚麼『險地』。」她頓了一頓，環視索羅、莎拉與愛德華三人，續道：「真要說有危險，又有多少人能抵擋三大族魔源聖物使聯手呢？」

亞爾法特四人想想也有道理，加上被瑪莉亞順手捧上一記，三人心情難免微妙，於是不再糾結布魯多的服飾，六人繼續朝村落走去。大約再走十餘二十分鐘，村中的燈火逐漸清晰，廣闊農田映入眼簾，盡頭是一條貫穿中央的大街，道旁多是雜貨舖、果攤等小商店，再往外便是民居區，格局頗為典型。村內不見旅店影子，大概很少有外來旅人，一切飲食與交易多半自給自足。

布魯多是聖戰師團中少數懂得駕駛「海蜘蛛」的人，被選中負責護送聖教主，自然覺得無上光榮。然而他已年逾五十，視力漸弱，白天駕駛尚稱得心應手，夜裏看路卻略嫌吃力。他眯起眼，勉強看清遠方被其他屋舍遮擋的地方，似乎有一座三角屋頂上豎著十字架的建築，看來像是一座教堂，於是向瑪莉亞建議：「前面不遠似乎有間教堂，不知屬於哪個分支？不如過去問問，看能不能借宿一晚。」瑪莉亞點頭，眾人便朝十字架所在方向走去。

那座教堂建築本身毫不特別，只是一棟磚砌尖頂屋，與村中其他房屋差別不大，僅外牆漆成白色，屋頂立著木製十字架；佔地略大於普通民居，卻也有限，看來最多容納三、四十人。六人走近時，只見堂內燈火通明，隱約傳來啜泣聲。眾人互望一眼，正要猜測究竟發生何事，瑪莉亞已直接走向大門。布魯多大驚，生怕門後藏著甚麼吃人的怪物，聖教主若有三長兩短，他這條老命也不保，忙不迭追上。索羅、莎拉與愛德華久經沙場，感覺不到任何殺氣或紛爭氣息，聳聳肩便跟了上去；亞爾法特一向在這種場合最膽小，自然縮在三人後頭，手腳都似乎不知往哪裏擺。

推門而入，映入眼簾的是七、八名村民圍在棺木旁弔唁，兩、三名婦孺哭得泣不成聲。一名壯碩莊稼漢看見瑪莉亞帶著眾人走入禮堂，與旁人低語幾句，便迎上前來，一邊行禮一邊說：「這裏是聖神的殿，實在不幸，我們的神父剛剛過世……請問各位是甚麼人？有甚麼我們可以效勞的？」

瑪莉亞雖年紀尚幼，對聖神教各派卻頗有研究。光從莊稼漢的用詞，加上棺中神父黑衫白領的打扮，她便明白這裏是聖神教「本宗」的教堂。她向眾人作了一個揖，柔聲道：「在各位弟兄姊妹送別神父之時打擾，實在抱歉。神父榮歸天家，其實也不盡是悲傷之事，幾位姨姨還請節哀。我們是路過此地的旅人，不知能否在這裏借宿一晚。」

村民學養有限，聽到眼前這個金髮小姑娘言談有禮，還能引用聖神教信仰言詞，不禁面面相覷。剛才上前搭話的莊稼漢原打算藉機把這行人打發走，此刻反而結結巴巴，一時不知如何應答。圍在棺木旁的村民中，有一人身穿西裝，與其他一身粗布工作服的村民截然不同，看來是村中較有學問之人。他看見布魯多的黑袍與胸前十字架，雖未聽過黃金十字聖徒教會之名，卻也猜到他是聖神教的出家教徒，於是開口問道：「請問這位弟兄在聖神教裏屬於哪一級聖職呢？」

布魯多心中一緊。身為聖戰師團成員，他一半時間練武，一半讀經修持，安分地當個乖順信徒，從未仔細思考過自己算是甚麼「階級」。聖戰師團本就是地下秘密組織，他的身分更不可在這樣的鄉村教堂隨意揭露，一時間反而給問得啞口無言。

西裝男子續道：「我們的神父久病，前些日子已去信意大利本宗，請求派遣新神父來接替帶領。誰知新神父尚未抵達，賓里沙神父卻已先行回到聖神身邊。我們原本想為他舉行正式的聖神教喪禮，可惜大家都不是聖職人員，無人能主持。若這位弟兄願意代為主持，那真是再好不過。」他略略一頓，又補充：「即便如此，無論你們是否能主持喪禮，只要不嫌禮堂狹小，也請務必在此留宿一晚。」

在這些村民眼中，布魯多年紀最大，又穿著教袍，自然被誤認為是隊伍中的領頭人。可他雖是聖戰師團一員，這許多年來從未真正參戰，若不是擁有稀罕的「海蜘蛛」駕駛技術，早被撤職還俗。如今被村民如此請求，又承了留宿之情，答應也不是，拒絕也不是，一時進退兩難。

年僅十一歲的瑪莉亞看著這一幕，不禁暗暗扶額。在這片尷尬沉默之中，她終於開口：「布魯多伯伯是我們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的……苦行僧，不負責聖職事工。我反倒是——」

她原本脫口欲說「聖教的教主」，亞爾法特難得機敏，立刻以手肘輕推她一下，提醒教主身分不可輕易暴露。瑪莉亞對他的用意心知肚明，乾咳一聲改口：「我反倒是聖教的小修女，倒能負責禮儀事工——事實上也主持過幾次——為了答謝你們收留一宿的恩情，若不嫌我年紀太小，我願意為賓里沙神父主持喪禮。」

村民對她自稱修女仍有幾分遲疑，但話未講完，她已背著「鏗鏘」作響的金屬箱，走上祭壇，從書架上取下厚重聖書翻開，雙手捧讀起經文來，儀態頗為有板有眼。村民相互望了一眼，終於相信她至少有過禮儀經驗，於是各自在長板凳上坐好。

「古時大衛聖賢曾寫下這樣的一篇詩篇：『聖神是我的牧者，我一無所缺。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到安歇的溪水旁。祂甦醒我的靈魂，引導我走義路。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聖神與我同在……』」瑪莉亞翻到詩篇，一邊朗讀，一邊用簡潔的語句為村民解說經文含義。亞爾法特等人則在旁靜靜看著。愛德華一時興起，竟自背袋中取出莎蓮娜之青銅豎琴。

索羅見狀嚇了一跳，壓低聲音道：「喂，你那把豎琴不是會長出亂七八糟的琴弦嗎？你這白癡想在這裏搞甚麼？」

愛德華白了他一眼，似乎嫌他大驚小怪，同樣壓低聲音反駁：「真是蠢材。豎琴的琴弦只有在特定曲譜下才會發揮魔具效果，不彈『莎蓮娜之樂章』，它就只是普通豎琴。」

莎拉在旁忍不住「噗嗤」一笑，亞爾法特則一頭霧水。

只聽愛德華略微調音，指尖輕撫琴弦，悠緩旋律便在小小禮堂內流淌開來。琴聲祥和平穩，節奏舒緩，旋律婉轉，如同少女低聲祈禱，不時在高音主旋律下輕輕添上一兩道低音和聲。布魯多忍不住「咦」了一聲，小聲讚道：「這是傳統禮拜樂章『聖貞德的祈福』，想不到在這種時候能聽見……」

瑪莉亞聽到熟悉旋律，微微一怔，對愛德華對聖神教音樂的熟悉感到意外，嘴角不由揚起一絲淺笑，隨即又專心誦讀。村民只當這群人是某個名不見經傳的「黃金十字聖教」分支信徒，伴奏音樂既合時宜，也就欣然接受，繼續聽瑪莉亞主持喪禮。低迴琴聲與經文交織，讓原本哀戚的堂內逐漸多出一分安詳，眾人在靜默之中，為剛離世的賓里沙神父默默獻上最後祝禱。

===

里斯本——船員公社。

公社所在是一幢三層樓高的建築，一樓是儲放「浮島」物資的倉庫，由紙張到娛樂用煙火皆分區整齊堆放；二樓則是一排辦公室，平日負責聯絡各艘「浮島」上的旅客資料，安排住宿等事。一艘「浮島」巨艦平時約載有一萬名旅客，季度高峰期更可容納兩萬多人，住宿、物資分配等營運事務可謂龐雜。這兩層在辦公時間總是人影交錯，肩摩踵接。

然而夜幕一旦降臨，辦公時間結束，這兩層樓便立刻變得冷清無人。整棟建築之中，唯有三樓的船員公社休息室與集會廳仍二十四小時開放，以便接待深夜到達的預備船員，或等待接駁的下船船員。

當某艘「浮島」靠港時，船員公社能夠擠滿人潮，熱鬧非常；但今日行走大西洋東西南北航線的「聖

赫倫拿號」才剛離港，此時夜深，只剩一人值班守夜。巧合的是，這名守夜員工正是那日建議亞爾法特一行前往新巴塞隆拿的人。

自那天起將近兩週毫無音訊，他早已心灰意冷，只當那群人已在追尋連他自己也說不清的「貨物」途中葬身異鄉。說到底，這原本就是龍騎士自北歐發出的委託，龍騎士聲名狼藉，他對是否要「幫到底」本來就興趣有限。

樓梯口傳來腳步聲，一人自下層走上來。職業習慣使然，守夜員先瞥一眼桌上的預約紀錄，確認未來三四日皆無住宿登記，來訪者顯然不是預備留宿的船員。

「嘖，又是哪個喝醉酒錯過登船時間的傢伙？真麻煩。」

大門被推開，他連頭也沒抬，目光仍停留在手中的書上，只隨口嗯了一聲：「這裏是船員公社，有甚麼需要幫忙？」

腳步聲逐步靠近，直至櫃檯前停下。守夜員心下好奇，將視線從書頁上移開，只見櫃檯前站著一名約六尺高的黑髮壯漢，鮮紅襯衫在燈光下刺眼異常。時值初秋，氣候尚不算冷，他卻身披一件長至膝下的黑色皮革大衣，看上去與一般船員裝束毫不相干。

「哦？」守夜員放下書本，隨口問道：「遲到的『浮島』乘客嗎？聖赫倫拿號今天已經離港了，下一班是三天後開往開普敦的阿速爾號。」他稍作停頓，又道：「不過我們只是船員公社，不賣船票。買票請明天一早到後街的旅行社。需要地址嗎？」

壯漢眉頭緊皺，俯身靠近，低聲道：「我在找人。有沒有看見一個約二十歲、穿寶藍色連身長裙，胸前掛著一塊白布和鏡飾的女子？她身邊應該還有兩人，一個是小男孩，另一個二十來歲，背上揹著一柄可疑的巨型雙手闊劍。」

如此鮮明的組合，在守夜員記憶裏自然不可能沒有印象。只是船員公社的宗旨之一便是不洩漏過客來歷與資料，他早有打算不透露半字，只淡淡回道：「沒見過。」語氣冷靜卻帶著一絲不耐。

壯漢捕捉到他眼中一閃而逝的異樣神色，心裏已有數，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無論如何，你終究會告訴我，他們去了哪裏。」話音落下，右掌猛然拍在櫃檯上，一縷藍色火焰頓時從掌下竄出，首先點燃桌角，火勢瞬間沿著木板蔓延，轉眼間整張櫃檯都被異樣藍火吞沒。

守夜員嚇得呆立當場，在熊熊燃燒的藍焰光影之後，那壯漢的面孔被映得猙獰扭曲，彷彿從黑暗深處伸出的某種惡意本相，正靜靜逼近這幢原本平靜無人的三層小樓。

第二十六章：橫越沙海

新巴塞隆拿郊外，黃昏餘暉斜照在聖彼德堂支離破碎的穹頂上，彩琉璃破破爛爛，鋼骨般的石梁交錯如枯枝。廢墟中央，黃金十字教總堂昔日莊嚴的祭壇，如今只剩半截基座，被瓦礫與灰塵掩埋。本鄉十六中校率領獵魔旅團歐洲第三獨立部隊的七、八名特使，身披黑色斗篷，在殘垣之間穿梭搜尋，靴底踏過碎玻璃與破碎木椅，發出細碎吱嘎聲。亨利戴上分析眼鏡，原本站立在倒塌的石柱旁，專注觀測空氣中精靈殘留的分佈形態。

「怎樣？」本鄉十六走至他身側，低聲問道。

亨利取下眼鏡，左手一抹金色短髮向後梳去：「這裏殘留大量金之精靈。想起來也合理，黃金十字聖教向來暗藏地下『聖戰師團』，成員幾乎全是金系術士，精靈密度高並不稀奇。之前我來此巡檢時，早察覺他們的氣息，只是依帝國政策——看不見就裝作沒有——便沒有拆穿。」

在一旁仔細勘察破損結構的阿里聽見對話，也走過來問：「那火之精靈殘存量呢？」

亨利回頭斜睨他一眼，冷冷一笑：「阿里，你對那個火之一族的小子快要執著到走火入魔了。」

阿里只是聳聳肩，沒有否認。亨利轉回望向本鄉十六，繼續報告：「弗他多上尉的推測看來沒錯。和阿速爾號上情況一樣，這裏水之精靈與火之精靈的比例都遠高於常態。黃金十字教總堂遭受這種程度的破壞，毫無疑問是激烈戰鬥所致。但若因此就斷言那個火族『索羅』曾在此現身，恐怕仍然過於武斷。」

本鄉十六撫著下顎，沉吟不語。

「本鄉中校！教堂後方發現異常！」祭壇後忽然傳來呼叫。一名特使在瓦礫間招手。本鄉十六朝亨利與阿里望去，微微一抖頭，長髮順勢輕揚，示意二人跟上，自己已率先轉身走向祭壇後方。兩人熟悉他這小動作，默然緊隨其後。

祭壇後的地下通道頂部早已塌陷，粗粗可見牆面焦黑的燒灼痕跡與爆裂的石塊，地面中央形成一個巨大凹陷，似乎整個地下室向下塌陷，裏頭究竟曾存在甚麼，已難以挖掘。依照特使指引，本鄉十六、亨利與阿里翻越崩落通道，來到宿舍旁一片空地上。沙土已被翻動，三具屍體橫陳地上，身上沾滿黃土，盔甲破裂，姿勢扭曲。

亨利顯然不喜與屍體為伍，眉頭緊鎖。本鄉十六與阿里則已蹲下身，仔細檢視。

「這種打扮並不常見……毛皮大衣配皮革輕甲，手臂上還刺著龍頭紋章。他們是甚麼人？」阿里低聲道。

他話音未落，本鄉十六已接道：「來自極北之地的龍騎士。」

「龍騎士？」阿里顯然從未聽過這名號，好奇追問：「龍……是惡龍的那個『龍』？那不是傳說中的生物嗎？」

亨利在旁冷哼一聲：「真是少見多怪。惡龍棲息於熱帶雨林，南美、中非、亞洲都有少量族群。地球北端——北歐斯瓦爾巴群島、北亞西伯利亞、北美皇后群島——居住著極少數部族，每隔數年便深

入那些森林獵取龍卵，飼養幼龍為坐騎，以搶劫掠奪為生。虧你曾是北美西北區獵魔團頭領，居然連龍騎士都沒聽過。」

阿里啞口無言。事實上，出身北美極北皇后群島的一支龍騎士，與歐洲、亞歐兩支關係緊密，平時多在北極冰原間遊牧，逐溫暖地帶遷徙，而主要劫掠目標向來是歐洲諸國。阿里接任北美西北頭領才短短兩年，本就離極北頗遠，從未親眼見過龍騎士與「惡龍」這類被多數人視為幻想的生物，其實並不稀奇。

「這道劍傷……」本鄉十六無意理會亨利的冷嘲熱諷，目光落在其中一具屍體胸前斜斜一道駭人傷口上，「這種寬度與深度，是雙手闊劍留下的。」

阿里身子一震，立刻看向亨利：「華爾特少校，能否檢測一下這具屍體中火之精靈殘留情況？」

亨利沒有回答，只抬手在分析眼鏡側按下幾個按鈕，低頭凝視屍體。眼鏡發出極細微的「嗶嗶」聲。他沉默片刻，終於不情願地開口：「向本鄉中校報告：屍體內附帶超標的純種火之精靈。看來弗他多上尉的推測是對的。」

本鄉十六站起身，略一點頭，隨即向部下發號施令：「龍騎士的屍體留在此處，卻見不到坐騎惡龍的半點蹤跡。立刻追查惡龍的去向，以及黃金十字教放棄總堂的原因。就算只有一絲線索也好，我要鎖定索羅與那名水系術士的動向。」

===

離開小農村後，海蜘蛛型小型氣墊船一路向南飛馳。四日之中，窗外景色如同被人一筆一筆抹去鮮色：第一日，滿眼仍是彩色花圃，在風中交錯成一幅流動的錦繡畫卷；第二日，花色漸退，只剩大片墨綠草原在天際延伸，如同綠浪；第三日，草色稀疏，地面摻雜出愈來愈多乾裂的棕啡土紋；到了第四日，綠意終於完全消失，天地間只剩金黃色沙浪起伏，日光照射下，沙丘陰影拉出如刀鋒般的線條，一行人總算抵達巨人沙漠的邊緣。

頭三個夜晚，他們尚能在路途中找到一、兩座小村落落腳；進入巨人沙漠腹地後，就只偶爾遠遠瞥見孤零零的帳篷，象徵仍有人跋涉於這片無垠荒海。

傳說中的巨人沙漠，是十二巨人兵之役中，在非洲大陸施展毀滅之力後留下的遺跡之一。世上凡冠以「巨人」之名的地標，多已在數百年間逐漸恢復生機：北美的巨人草原、中美的巨人沼澤，如今皆孕育出獨特生態系統；獨有中非的巨人沙漠與中東的巨人鹽湖，即便歷經數百年，仍一片死寂，寸草難生。無數學者嘗試研究其成因，卻始終不得其解，只好束手而歸。

這片沙漠南北綿延近一千六百公里，雖然其間不乏綠洲，卻往往相隔百餘公里。聖神教內有幾支旁系崇尚苦修，其苦行僧自北非出發，遠行至此，在無人之地靜思聖神教誨與聖書經文，有人甚至深入沙漠數百公里。亦有冒險者與學者，或為研究，或純為征服慾驅使，捨東西非相對平順的路線不取，偏以橫越巨人沙漠為目標，目的地或是南方剛果熱帶雨林，或於途中折向東西海岸。雖然中途力竭身亡者不在少數，成功傳奇也不乏其人。第三類旅人則是商賈，他們配備小型汽車甚至小型氣墊船，穿越這片沙海如履平地，往返北非、中非與東西兩岸的貿易路線。

即便如此，沙漠仍孕育出各式生命。這裏是眾多喜好乾燥氣候的動物與昆蟲的搖籃。與極北、極南冰封之地相比，沙漠環境其實稱不上最為嚴酷，真正的限制在於降雨稀少，多數植物無法紮根，只剩仙人掌等沙生植物默默繁衍。

種種傳說更為沙漠蒙上一層迷霧。有旅人聲稱曾在夜行途中看見各種幻獸，從惡龍到獅虎皆有，使巨人沙漠更添神秘。在踏上尋找魔源聖物之旅之前，索羅與莎拉對此類傳聞大多嗤之以鼻，當成酒後故事聽過便算；然而自從騎乘天馬飛天、在亞馬遜森林與黑鱗龍交戰後，他們再也不敢輕易否定任何被列為「幻獸」的存在。只有愛德華早就知道龍卵真實存在，對布魯多沿途所講「魔鬼巨人」、「沙丘之獸」一類故事，只覺得是誇張的市井傳聞。

「若說最可怕的幻獸，非沙漠女妖莫屬。」

暮色將臨，夕陽在西邊沙丘後沉落，天際漂浮著橘金與紫藍交織的雲帶。海蜘蛛在微風中平穩滑行，船身投下的影子延伸成細長一筆，仿佛有人拿筆在沙面勾勒一道直線。布魯多一面操控方向，一面又開始講起故事。早上他們才在一處綠洲補給，照他的計算，傍晚前應能抵達下一處休息點，因此他當時拍著胸脯保證無需拐往東南方的市鎮繞路。然而此刻夕陽已沒入沙丘背後，眾人眼前仍只見無窮無盡的沙浪。

艙內黃光柔和。瑪莉亞抱著放置龍卵的金屬箱，坐在布魯多旁邊，目光落在窗外被暮色染成暗金的沙海，對他的故事興致缺缺。莎拉盤腿坐在後排，背靠艙壁，閉目調息瞑想。亞爾法特則早被長途顛簸催眠，縮在座位裏睡得正香。

索羅伸手拍拍愛德華肩膀，又指指熟睡中的亞爾法特，再點了點自己的眼角。愛德華心領神會，從斜揹袋中取出分析眼鏡，正要啟動，布魯多又抬高聲音：「沙漠女妖雖稱『女妖』，其實並非人類，而是一種近乎靈魂的存在——」

說到「靈魂」，總會讓他聯想到突尼斯分堂大祭司對「魔鬼試煉」的冗長講解，他下意識停頓片刻，偷看瑪莉亞反應。只見她仍凝望窗外，神情淡然。布魯多只得聳肩，視線轉回前方，繼續道：「據少數僥倖生還的人說，女妖多在夜裏成群出沒，全身散發幽暗而變幻七彩的微光，容貌美得像畫中仙子，身穿拖地白裙，會一同高聲合唱哀怨曲調。凡是聽見歌聲的男人，會不由自主熱淚盈眶，然後被歌聲引到她們面前。這些被引誘的男人，嘿嘿，自然成了女妖的盤中餐。」

他說著說著，語氣愈發賣力：「似乎女妖的歌聲只對男人有效，許多人生還者都說歌聲裏藏著某種魔法，男人根本無法抵抗，只能任由她們牽走；至於同行的女人，就只能眼睜睜看著同伴被活生生吃掉。那些女人回來後形容，女妖真正的面貌才是真正可怕——她們張開血盆大口，第一口就把獵物的頭整個咬下，然後一群女妖蜂擁而上，搶著啃咬獵物的四肢，把手足留下當甜點。接著用尖銳牙齒剖開肚腹，把熱騰騰的內臟當前菜，一邊吮吸，一邊發出咯咯怪笑……」

他說到「咯咯怪笑」時刻意壓低聲線，讓語尾在艙內迴盪。說完轉頭察看眾人反應，只見瑪莉亞皺眉瞪著他，目光根本無須言語，已清楚表達對這堆血腥細節頗為不悅。索羅與愛德華則帶著「你到底是甚麼怪人」的眼神看著他；連原本靜坐的莎拉也張開眼，表情寫滿「你在說笑吧？」的無奈，眼珠差點翻白。只有亞爾法特仍在後座呼呼大睡，完全不知情。布魯多縮了縮脖子，乾咳一聲，決定閉嘴專心開船。

愛德華重新戴上分析眼鏡，朝亞爾法特看去，右手按動耳側幾個軟鍵，眉頭漸漸皺起，壓低聲音對索羅說：「沒有屬性，零魔力……對任何精靈都沒有適應性。」

索羅在心裏輕嘆：「果然如我所料，只是一個正義感過頭的小矮子。但那麼，聖彼德堂那場爆炸要怎麼解釋？對了，愛德華，你有沒有聽說過白色的魔法芒？」

愛德華搖頭，同樣壓低聲線：「從來沒有。自小聽到的就只有紅、黃、綠、藍、橙、紫六色，白色魔法芒從沒有人提起過。你肯定那天沒看錯？」

索羅點點頭，卻很快又停下，長嘆：「想說肯定看見了，可事情發生得太快，轉眼就結束，實在不敢百分之百斷言。」

莎拉聽到兩人對話，一猜便知他們在談亞爾法特，開口補充：「白色魔法芒的確存在。當初索羅和我在南美亞馬遜森林遇上那頭黑龍時，牠就曾釋放過白色魔法芒。」

愛德華有些難以接受：「我自幼在歐洲長大，也親眼見過幾次龍騎士掠奪。惡龍向來只是坐騎，是畜生，又怎會使用魔法？」

莎拉搖頭：「亞魯說過，龍族能以心靈與人對話，怎麼也不能只當成普通畜牲。」

愛德華對「龍族是高等智慧生物」這說法始終存疑，只揮揮手道：「就算惡龍會使某種帶白色魔法芒的力量，也不代表亞爾法特就是牠們的後代或親戚吧？那也太離譜了。」

索羅愣了愣，伸長脖子打量亞爾法特的背影，努力想像他背後長出帶蹼翅膀的模樣，最後還是搖頭：「要是小矮子真是龍族親戚，身高應該不止這樣吧……」

莎拉終於忍不住笑出聲：「而且看起來也該再壯一點。」

愛德華將眼鏡摘下，收入袋中：「分析眼鏡不會說謊。亞爾法特絕對不是甚麼隱世大魔法師，這點至少可以確定。」

三人同時沉默，只剩海蜘蛛氣墊摩擦沙地、排出氣流時發出的細微「滋滋」聲。索羅、莎拉與愛德華各自陷入思索：「那麼，聖彼德堂究竟發生了甚麼？」

前座的瑪莉亞自始便側耳傾聽三人的談話。爆炸發生時，她雖然待在地下室守護龍卵，然而在與亞爾法特接觸後，她已足以拼湊出當時的情景。

===

自三歲起，瑪莉亞便接受教主訓練與知識灌輸。依黃金十字教傳統，獲選為聖教主並無特定年齡與性別限制，對聖神教教義與信仰的理解固然是首要條件，真正決定性的，則是教主血脈所傳承的基因系魔具——「鑑別之瞳」——的適應性。唯有對鑑別之瞳擁有完全適配的信徒，才有資格繼承教主之位，由前代教主以秘傳咒文，將自身血液中的魔具複製並融合進繼任者體內。這種咒文的運作方式，幾乎與闇之一族抽取血液換取精靈契約的血之魔法完全相反，是黃金十字教最重要的秘密之一。但相較於鑑別之瞳的力量，教主必須掌握的龐大知識，才是更銳利的武器。

出於歷史遺緒，在獵魔旅團高壓監控下，所有聖神教旁支的領袖一旦擁有魔力，便極有可能被充軍或囚禁。黃金十字教雖以強悍的聖戰師團聞名，除了金系魔法與隱藏的史前火器外，最不為外界所知的，是歷代教主在地下聖戰中扮演的角色：作為黃金十字教之首，他們背誦並記憶五大族所有魔法咒文，藉鑑別之瞳剖析、判斷，於關鍵時刻將他族魔法傳授給有適性之聖戰師團成員。先前瑪莉亞透過基絲汀治癒伊爾尼爾左臂，便是其中一個縮影。

鑑別之瞳的殖入其實十分普遍，只要找到具有適性的信徒，不論年紀，皆會在崇拜儀式中暗中複製；

然而沒有前代教主的認證，這些被植入的瞳術不會啟動。只有在繼承者經過正式甄選、身分確認之後，前代教主才會將啟動鑰匙與五大族咒文一併託付。瑪莉亞自嬰兒時期便植入鑑別之瞳，三歲起被確認為繼承人，九歲時因先代辭世而正式就任，放眼整個聖神教也屬罕見的「聖職天才兒童」。

與人工打造的分析眼鏡不同，鑑別之瞳的結果直接映入使用者腦海。持有者無法向旁人解釋自己如何得知某人的魔法屬性與魔力多寡，只能說一句：「就是看得見。」而據教中的學者推測，鑑別之瞳誕生於人類分化為五族之前，能捕捉的資訊遠非闇黑帝國量產的分析眼鏡可比。

「亞爾法特……真是一個有趣的存在。」

瑪莉亞默默掂量著，猶豫是否該將自己所見告訴三人。她幾乎可以肯定，連亞爾法特本人都不曉得自己的真正來歷。

正當她思索之際，前方突然一聲轟鳴，海蜘蛛猛然急煞，整艘船像被無形大手向後一拉，後排四人齊齊被拋離座位，差點撞上艙頂。

瑪莉亞用力抓緊龍卵箱才穩住身形，驚疑道：「怎麼突然急煞？發生甚麼事？」

布魯多伸手指向前方，臉色蒼白，聲音發顫：「神……神沙……神沙巨……巨、巨……神沙巨蠍！」

順著他的手指望去，只見暮色盡頭，一座原本看似普通沙丘正在緩緩隆起，黃沙如瀑布般自高處滑落。下一瞬，沙丘頂部裂開，兩隻如城門般巨大的螯爪自沙海中抽出，黑青色外殼在殘陽餘暉下泛著陰冷金屬光澤；一根粗如高塔的蠍尾緩緩翹起，尾端毒針反映著暗紫色的光芒，背後無垠的沙海在牠龐大身軀映襯下，竟顯得渺小而脆弱。海蜘蛛在其面前，就像一粒即將要被風沙玩弄的微塵。

第二十七章：沙丘巨蝎

「往右轉，往右轉！」

索羅在後座伸長脖子望向前窗，一邊對駕駛的布魯多大叫。布魯多也吼回去：「我又不是瞎子，用不著你在後面嚷！」

話聲未落，海蜘蛛猛然一個大幅右轉，勉強避開前方一株粗大的仙人掌。除了坐在前排的瑪莉亞與布魯多，後座眾人全被甩離座椅，在艙內左撞右跌。莎拉悶哼一聲：「呃——痛死了！冷靜點，給我冷靜駕駛！」

緊接著「轟隆」一聲巨響，原本仙人掌所在的位置猛然炸開，黃沙如噴泉般衝上十多丈高，仙人掌瞬間粉碎成渣，汁液四濺。一道黑影自沙柱中翻滾而出，轉身追向海蜘蛛，眾人定睛一看，竟是一頭足有小型氣墊船大小的巨型蠍形蟲獸。

海蜘蛛依靠氣流噴射，半懸浮在地面之上，幾乎沒有摩擦力阻礙，在平地最高速度可達每小時七十公里；然而那頭巨蠍竟能輕易追近，速度之快近乎不可思議。

「這次又是哪一種怪物？為甚麼我一睡醒不是被惡龍追，就是被巨蠍追！」亞爾法特摸著額頭剛撞出的包，滿腹牢騷。

布魯多猛踩加速器，推進氣流「滋滋」作響，海蜘蛛好不容易才略略拉開距離。他在驚慌之餘仍不忘炫耀在突尼斯聽來的怪物知識：「那是神沙巨蠍，是巨人沙漠特有品種，據說是十二巨人兵當年大肆破壞生態後留下的變異孽種。平日只偶爾啃仙人掌之類植物維生，一旦遇上其他生物，就會顯露出兇殘本性。牠們壽命可達一兩百年，體型沒有上限。除了那條特別巨大有力的蠍尾之外，和普通小蠍子在構造上並無差別——」

「不，沒有那麼簡單——」瑪莉亞的雙眸瞬間化為深邃的漆黑。在她的視界裏，荒蕪的沙漠褪去了原有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無數交織的網格與幾何線條。她清晰地看見大氣中微小的光點，以絕對精準的矩陣排列著。代表著三件魔源聖物的虛像與周圍龐大的精靈波動，產生了強烈的干涉圖譜，在她的眼底標示出刺眼的紅光。

「我們帶著了三件魔源聖物，有甚麼系統共鳴正在我們的身邊發生著……龐大的精靈波動在荒蕪的巨人沙漠之中，就像發射著訊號的明燈一樣——這蠍子本來就是被這訊號引來的！」

「夠了，下次再上常識課吧！牠快追上來了，你給我開快一點！」索羅忍不住向布魯多吼回去，右手在半空亂揮。

布魯多也惱火起來：「海蜘蛛就只能開這麼快，催也沒用！」

這時愛德華掏出青銅豎琴。索羅不耐煩地斜眼：「拿豎琴出來幹嘛？你有甚麼能讓氣墊船加速的神奇樂曲嗎？」

愛德華懶得理他，一手抱住豎琴，一手去扯後艙掀背門的開關。索羅大吃一驚：「你開門做甚麼！」

只聽「砰」的一聲，後門已被打開，海蜘蛛尾部噴出的氣流呼呼灌入艙內。愛德華在風聲中大喊：「這樣逃下去遲早被追上，只能先拖住牠的腳步，我們才有機會脫身——你幫不幫忙？」

索羅悶哼一聲，已將背上的天焚抽出：「說吧，我們怎麼做？」

莎拉忽然朝前排大喊：「來個急轉，接著立刻煞停，讓那隻蠍子衝過我們前面——現在！」

「甚麼……？」

布魯多顯然不習慣這種臨時指令，愣了兩秒才回神：「急轉？轉左還是轉右？」

莎拉怒喝：「現．在！」

布魯多低聲咒罵一句，猛地把方向盤往左打再急煞。海蜘蛛側身一滑，硬生生停在沙地上。神沙巨蠍因速度過快，一時收勢不住，從旁疾衝而過。

愛德華、索羅與莎拉見機立刻從後門跳下沙地。誰知巨蠍反應比想像中更快，猛然一頓，並不回頭，卻抬起那條粗壯蠍尾，自高處猛然砸下，目標直指三人所在。

「小心！」亞爾法特在艙內驚叫。

不過三人早已進入戰鬥狀態，視線一直鎖定蠍尾動向。蠍尾來勢如雷，他們只能向前撲倒，勉強避開。巨大尖刺擦空而過，狠狠擊中海蜘蛛敞開的後門，「轟」的一聲，整塊背門被掀飛，船尾受劇烈衝擊，船頭高高翹起，又重重砸回沙地，捲起一陣黃沙。

布魯多、瑪莉亞與亞爾法特在艙內被震得頭昏眼花，所幸氣墊仍維持充氣，吸收了多數衝擊力。亞爾法特望向已不見的後門，害怕的感覺才一湧而來——若方才蠍尾稍偏半步，他此刻恐怕已人頭落地。被擊飛的背門落在沙上，「滋滋」冒煙，金屬表面迅速腐蝕塌陷，原來蠍尾尖刺附帶極強腐蝕性液體，幾近相當於濃硫酸。

索羅與莎拉對望一眼，同時「骨溜」咽下一口口水，深知自己剛才是死裏逃生。三人才站穩，神沙巨蠍已扭身轉回，粗壯蠍尾在空中左右搖擺。牠那對空洞的複眼先瞥了一眼海蜘蛛，又掃過沙上的三人，似乎在衡量是先拆掉那艘大東西，還是先品嚐眼前三塊新鮮肉。

索羅朝氣墊船大喊：「先帶瑪莉亞和亞爾法特撤開！」

布魯多回喊：「剛才那一撞把甚麼地方震壞了，一時半刻發不動！」

莎拉捂額回頭，看見三人正準備下船，連忙喝止：「不要下來！讓我們來吸引牠！」

話音未落，神沙巨蠍似乎已做出選擇，六足齊動，沙地震動，一對巨鉗如兩扇鐵門般迎面夾來。

「死蟲子，給我停下！」莎拉怒喝，水鏡在她身前展開，她心念一轉：「水鏡．玄冰水晶牆！」瞬間在三人前方構築起厚重冰牆，勉強抵住巨鉗衝擊。巨蠍雙鉗左右交替猛擊，莎拉不得不操縱懸空冰塊左右滑移抵擋。炎熱沙漠下，要維持這種規模的冰牆，需要極其龐大的魔力。她全身籠罩在淡藍色魔法光芒中，呼吸漸粗。

愛德華沉聲道：「給我十秒，我要牽制牠！」

索羅氣喘間還不忘頂嘴：「你以為我們是你部下嗎！」

嘴上抱怨，腳下動作卻沒停，天焚劍刃已燃起火光，一道「靈火蛇」繞過冰牆，直奔巨蠍而去。然而神沙巨蠍本就是沙漠生物，少量火焰根本奈何不得牠堅硬甲殼。火蛇燒在褐黑蟲甲上，只推得牠身軀微微一晃，沒有可燃物供給，火焰瞬間熄滅。巨蠍半點反應也無，彷彿被蚊蟲叮了一下。

「哼。」索羅毫不氣餒，緊跟火蛇腳步撲向巨蠍側面，舉劍猛劈。巨蠍反應更快，蠍尾已自頭頂直刺而下。索羅不知道尖刺上那種腐蝕液有多可怕，卻本能不願讓它碰到天焚，只得硬生生收回原本的斬擊，腰身一扭，反手橫劈，劍刃正中蠍尾根部。

天焚一向銳利無比，此刻卻也只在甲殼上留下一道淺白痕跡，未能斬入分毫。索羅心中一驚，不由想起在斷箭山谷與「幽靈」幫派機械人偶交戰時，那種打在裝甲上的闔實手感，只是眼前蟲甲幾乎沒有縫隙，當年那套針對關節破綻的戰法完全無從施展。

就在此時，愛德華的樂章已到高潮：「莎蓮娜之歡呼！」豎琴金色琴弦驟然暴長，向左右呈弧形大幅度揮灑。

愛德華高喊：「蠢材，退開！」

索羅一時間竟無話可駁，只得「呸」的一聲向後翻躍。下一瞬，金色琴弦如雨點般落下，把神沙巨蠍三對粗壯足肢一併纏住。

「給我躺下！」愛德華喝道，又迅速彈出一段短促旋律：「莎蓮娜之寂靜！」金琴弦在樂句結尾瞬間繃緊，竟硬生生將那頭足有海蜘蛛大小的巨蠍向前拖動數尺。

然而巨蠍力大無窮，青銅豎琴固然是金之一族魔源聖物，終究只是由血肉之軀操控。以人力扯動這種龐然大物，不啻以釣線拖拽鯨魚。愛德華心知強求不得，立刻改變策略，金光猛然自他身上炸開：「激電寄附！」金色的琴弦成了絕佳導體，金系電流沿線湧向巨蠍，打算把牠在原地活活烤熟。

艙內，亞爾法特與布魯多只能乾著急地看戰況，無計可施。只有瑪莉亞啟動鑑別之瞳，瞳色轉為深黑。她立刻察覺到巨蠍體內那狂暴的他學能量，帶著驚恐地高聲制止：「不要用電流！牠體內的體液由高酸性物質組成，電流只怕會產生爆炸性的催化，爆炸起來只怕我們要與牠同歸於盡！」

愛德華只差半秒就錯過了她的警告，「嘖」了一聲：「那如何是好？」神沙巨蠍一時之間無法掙脫琴弦，被激得徹底暴怒，口器張得更開，鋸齒般的銳齒上下翻動，發出刺耳摩擦聲。蠍尾高高舉起，帶著凌厲風聲朝愛德華猛砸而下。

愛德華被逼無奈，只得猛然揚起黃金斧，斜劈琴弦，一口氣砍斷所有束縛線，身體順勢翻滾逃開。蠍尾巨大尖刺重重刺入沙地，濺起漫天砂塵。

「索羅！火雖燒不穿牠的甲殼，但可稍稍嚇阻牠。施放『天火焚』在牠面前，先阻住牠前進！」瑪莉亞在船上出聲指揮，她語氣不高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勢。

索羅知道巨蠍隨時掙脫束縛，不再猶豫，揮劍畫出半弧，一道高牆般的火焰拔地而起，在巨蠍前方張開。沙漠中毫無可燃物，一切全靠術者魔力維持精靈運作，索羅只覺體內魔力尤如萬馬奔騰般運作著

，額上汗珠直落。

瑪莉亞又扯著喉嚨喊道：「愛德華！彈『莎蓮娜之悲鳴』，替莎拉的水晶牆撐起一道屏障，集中用來抵擋雙鉗與蠍尾！」

愛德華為小女孩竟知曉「莎蓮娜樂章」秘曲而暗自駭然，手上已應聲變奏。魔具樂曲需要完整引動段落才會發效，青銅豎琴在他指尖下發出黯淡而緊繃的聲線。此時神沙巨蠍已撕裂殘餘琴弦，再次想要猛撲而前，卻被「天火焚」火牆與不安的火焰阻在原處，前後受敵，一時間踟躕不決。

「莎拉！」這回輪到瑪莉亞對她下令：「要打倒這頭巨蠍，就只能靠妳了。」

莎拉放棄維持冰牆，喘著氣讓水鏡重新化為液態，在身前懸浮成一團透明水球：「妳……想我怎麼做……」

「這是一個三段式咒文，有點像二段的『幻霧寒獄』，但難度更高。以妳目前殘餘魔力，勉強還辦得到——」瑪莉亞急促解釋。

莎拉深吸一口氣，乾脆打斷自己猶豫：「好，說吧！」生死關頭，她也管不得為甚麼瑪莉亞懂得水之一族秘術。

「『水鏡．幻霧迷津』——目標是滲入巨蠍身體裏面！」

「甚麼——」莎拉嚇一跳，「妳要我把水鏡霧化後——」

「對！快，在牠發現可以穿過火牆之前下手。牠智力低下，這點對我們有利。」

「好噁心……」嘴上抱怨，但她已雙手一攤，身上藍光暴漲，懸空水團「噗」地一聲化為濃霧。她向前一推，水霧迅速撲向巨蠍，從蠍甲縫隙鑽入，將牠全身籠罩。

就在同一刻，神沙巨蠍似乎終於下定決心，六足急踏，「咚咚」響起，硬生生衝過火牆，直撲三人，蠍尾再次高舉，尖刺直指莎拉。

「危險！」索羅顧不上維持火牆，明知道硫酸只怕會腐蝕天焚，仍然決斷地雙手橫揮，搶在蠍尾落下前一步斬出一道橫劍，擋在仍需專注保持平湖水鏡狀態的莎拉身前。

電光火石間，天焚重重砍在尖刺上，硬生生將蠍尾偏開。尖端那團腐蝕液卻已濺上劍刃，頓時「滋滋」作響冒煙。

「莎拉，你沒事吧？……呃，這是——」索羅這才注意到天焚刃上浮現一片焦黑灼痕。幸好古劍本身堅韌異常，腐蝕似乎只傷及表層，尚未溶穿。莎拉又一次被他救下，雙頰微紅，只是索羅此刻滿心都在自家魔源聖物上，無暇察覺她表情。

蠍尾才被逼開，右側巨鉗已繼續砸來。

「莎蓮娜之悲鳴！」愛德華用力彈出最後一個音符。琴弦先向左右延伸約八尺，再突然折轉相互交織，迅速在眾人前方織成一張金色巨網，硬生生卸去巨鉗全部力道。同一時間，化作霧氣的平湖水鏡已完全滲進神沙巨蠍體內。巨蠍開始左右搖晃，動作變得古怪僵硬。

「『水鏡．聖水流舞』——集中所有水鏡於巨蠍胸腹正中央！」瑪莉亞見三人暫時無恙，立即喊出下一步。要在平時，這對莎拉來說只是舉手之勞；但這裏是極度乾燥的巨人沙漠，空氣中殘存的水之精靈少得可憐。失去了大自然精靈的輔助，莎拉無法憑空借力，只能將所有的意識與魔力完全傾注於「平湖水鏡之上，強行榨取聖物本身的精靈之力來推動這複雜的形態變化。

更致命的是，她看不自水鏡在巨蠍體內的路徑。要在完全看不見目標的情況之下，隔空引導液態水鏡避開內部阻礙、集中於核心，魔力消耗比平時足足大了數十倍。

此刻火牆已散，眾人與巨蠍之間只隔一層金色琴網。莎拉從未試過像現在這樣幾乎閉著眼使用術式，她索性乾脆闔上雙眼，意念一轉，把巨蠍體內的平湖水鏡重新凝為液態，想像自己正操控一條看不見的水流穿梭牠體內，將所有水鏡聚集至幻想中的胸腹核心。

瞬間，她只覺魔力被瘋狂抽空，腦中一陣劇痛，忍不住「啊——」叫出聲來。

外來水流在體內狂飆，即便對巨蠍而言也不是可以承受的刺激。牠開始作出異常動作，幾乎滾倒在沙地上，蠍尾亂舞，鉗足拍打地面。蠍尾尖端揮過琴網，金弦不斷被割斷，發出叮叮噹噹聲響，但在愛德華源源不絕魔力支撐下，琴弦又迅速自斷裂處再生，網面破洞瞬即修補。

「對不起，莎拉，剛才沒時間說明清楚。由於你看不見水鏡在體內的路徑，要引導它『繞路』到中心，魔力消耗會比平常大得多……」瑪莉亞邊看局勢邊快速解釋，忽然自言自語似的喃喃：「『水鏡．玄冰矢陣』……抱歉了，神沙巨蠍，若不殺你，我們無法繼續前行。」

「啊——呀呀呀呀呀！」莎拉猛然睜開雙眼，咬牙將僅存魔力全數逼出，令巨蠍體內的水鏡瞬間凍結成千百道冰矛。莎拉的嘴角滲出一行鮮血，將體內最後一絲魔力全數逼出，強行切斷了水之精靈的流動。幸好接下來是「破壞」的程序，不必再顧及路徑。無數冰矛如同自體內爆開一般貫穿牠的內臟。巨蠍口中猛然噴出黃綠色黏液，身軀抽搐幾下，終於僵硬倒地。

「這……是哪門子的連續咒文攻擊……累死人了……」使用平湖水鏡本就極耗精神，如今連續完成三次形態轉換，對魔具使幾乎是極限挑戰。過度透支魔力的莎拉連站立的力氣都失去，一屁股坐倒在沙上，伸手一招，平湖水鏡已化回霧氣，自巨蠍屍體飄出，再在她身側凝為液態，變回一團懸于空中的清水。而她則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幾乎連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氣也沒有了。

她探頭在水面嗅了一嗅，登時皺眉吐舌：「好臭！這神沙巨蠍平時到底吃甚麼？早知道就不聽妳的！」

「當然是吃人啊。」布魯多順口答道，一邊奔向瑪莉亞，仔細打量她有沒有受傷。瑪莉亞抱著旁邊的龍卵箱，安然無恙地笑著搖頭，他這才長舒一口氣。莎拉聽到「吃人」，整個人愣在那裏，看著眼前水團一時間不知該倒掉還是留下。

愛德華舉起黃金斧，利落砍斷殘留琴弦。失去魔力維持的琴線很快褪色透明，隨風消散無蹤。

索羅則呆呆盯著一側焦黑斑駁的天焚劍刃，一時不知從何下手。瑪莉亞走到他身邊，雙眸再次轉為深黑，明顯啟動鑑別之瞳，淡淡道：「不用太擔心。『古劍天焚』聚集與釋放火精靈的能力並未受損，只是金屬結構被腐蝕，變得比以前脆弱。今後交鋒時務必要格外小心。」

愛德華走近，冷冷一笑：「蠢材的劍快報銷了。難道沒劍你就不會用魔法？」

索羅狠狠瞪回去：「我的修練一向兵器與魔法並重，才不像你那麼遜，只會彈琴不會用雙斧。」

「呸，我可是武力至上主義者，過度依賴魔法的人才是在作弊。」

「笨蛋，那叫浪費資源、作戰效率低下！」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吵得不亦樂乎，彷彿剛才與死神擦肩而過的人不是自己，看得瑪莉亞目瞪口呆。

另一邊，布魯多來到暫時失靈的海蜘蛛旁，掀開一塊檢修蓋板。亞爾法特也從艙內跳下，湊過去問：「氣墊船沒事吧？還能動嗎？」

布魯多伸長脖子朝裏細看片刻，忽然「啊」了一聲，臉上露出喜色：「問題不大，只是有個接頭在剛才那一撞下鬆了。」說完便把右手伸進去撥弄零件。

亞爾法特聞言大喜：「太好了，不然真不知道要怎樣穿過整片巨人沙漠——」

話未說完，檢修口裏忽地傳出「砰」的一聲悶響。布魯多痛呼一聲急縮回右手，接著洞內竄出一縷白煙。索羅與愛德華被聲響打斷吵架，連同眾人一起轉頭看去，只見布魯多面色發白，嘴角抽搐：「糟了……忘了先關掉引擎電源就去接電線……」

第二十八章：風暴前線

烈日炙烈，天空像被火焰烤紅的鐵板，偶爾掠過的微風只帶來滾燙沙塵，對悶熱毫無幫助。一片金黃色沙海上，一串長長足印與拖痕蜿蜒伸展，仿佛有人在畫布上刻出一道淡淡傷痕，延伸至視野盡頭。隊伍最後方，索羅與愛德華合力拖著一塊拆下來的大鐵板，上面堆放乾糧與飲水桶，重量驚人。兩人汗如雨下，汗水順著鬢角不停滴落，嘴巴大張急喘，腳步卻只能一步步陷入鬆軟沙地。前方不遠處，莎拉與瑪莉亞一邊揩汗一邊緩步前行；最前頭，布魯多手持柔性膠片地圖，和亞爾法特一同探路。

布魯多一手捏著透明膠片，一手以指節在上比劃，試圖在一望無際的沙浪中尋找地圖標示的地標。他眯起眼，眺望遠處在熱氣折射下若隱若現的山脈剪影，自言自語：「照理說應該不遠了……地圖顯示再走約二十公里便有下一處綠洲——」

後頭一聲不耐煩打斷他：「上一次你說『不遠』，我們就撞上神沙巨蠍。這回又想介紹甚麼新怪物給我們？」

布魯多回頭斜睨索羅一眼，悶哼一聲，懶得回嘴。愛德華抬頭瞄了瞄太陽位置，估量道：「二十公里……也得走三個多小時吧。太陽還沒有這麼快下山，不如先停下來歇一會。」

瑪莉亞點頭贊同：「硬撐也走不快，不如先休息。」

莎拉大大吐出一口氣，直接一屁股坐在沙上。忽然想起甚麼，將水袋中的平湖水鏡倒出，低聲詠唱：「水鏡．幻霧迷津。」半透明水團在她掌心解體成細霧，往周圍輕輕一散，很快化為一層薄霧罩住眾人，炙熱被削去一層，空氣多了幾分濕潤，酷熱頓時緩和不少。

亞爾法特感受著這突如其來的涼意，忍不住讚嘆：「哇——早點用這招不就好了？一邊走一邊放的話，就不會這麼辛苦……呃！」

他話沒說完，後腦已挨了索羅一記指關節：「魔力可不是無限喝到飽，你想她倒在沙漠裏？」

莎拉身上淡藍色光芒還未完全散去，聳聳肩：「幸好有平湖水鏡在，否則光是召喚水霧就要花更多魔力。我猜這裏水之精靈的密度相當低吧。」

瑪莉亞抬頭打量四周，瞳色一瞬間由藍轉黑，像在看一層旁人看不見的世界，片刻後才收回視線：「嗯，水精靈的確少得可憐。」

亞爾法特終於忍不住好奇：「瑪莉亞……」

布魯多立刻板起臉瞪他一眼。亞爾法特心中一凜，「骨溜」吞了口唾沫，趕忙改口：「……聖教主，妳好像對索羅他們的魔法很熟，又能感覺附近精靈的多寡，可我沒見妳用過任何分析用的器具……」

連布魯多也被問起了心事，不禁看向瑪莉亞。愛德華皺眉補上一句：「『莎蓮娜之樂章』是青銅豎琴才有的秘曲，一般人根本不會知道。說實話，妳能叫出那幾首曲名，我也覺得很在意。」索羅與莎拉心裏早有同樣疑惑，此刻都望住她。

瑪莉亞只是淺淺一笑，眼眸重新變回清澈寶藍，輕輕搖頭：「這是秘．密。」

關乎「鑑別之瞳」與黃金十字聖徒教會咒文典藏的秘密，連身為聖戰師團的布魯多都無權知曉，更不可能向四名外來旅人解釋。

「總之，大家不用多慮。我雖然知道你們『部分』咒文，卻沒有精靈適性，更沒有魔力，不會用這些知識對付你們。」她頓了一頓，視線落在亞爾法特身上，眉心微蹙，指尖輕碰下顎，帶動胸前龍卵箱鐵鍊一同晃動，「反倒是你，亞爾法特弟兄……」

（這毫無魔力的空白感……但底層卻隱藏著連「鑑別之瞳」都無法完全解析的絕對權限……難道，他就是啟示錄與史前殘卷中共同記載……有關「第七封印」的連繫？）

話到一半，她又搖搖頭，「算了，到時你自會知道。」

布魯多明白聖教主既然不說，定有苦衷，識相地把話題扯開，起身道：「好了，多謝莎拉小姐——」

「不要叫我『小姐』。」莎拉眉頭一皺，冷冷打斷。

布魯多被她一喝，反而愣了一愣，這還是頭一回不是亞爾法特被他打斷，而是他被人反斥。他只好乾笑改口：「那就……多謝莎拉這份免費空調。我看還是再走一程吧，也讓妳保留一點魔力，以備不時之需。」

話音剛落，隊伍後方地平線那頭傳來低沉「隆隆」聲，像是遠雷滾過。還坐在地上的索羅用手捂住臉：「完了，布魯多一提『不時之需』，八成又不妙。這次會是哪種怪物？」

莎拉將水鏡收回水袋，站起身眺望後方，臉上忽然浮現笑意：「放心，不是怪物。看來我們的運氣總算要回升了。」

眾人紛紛轉身，只見遠處沙塵翻騰，一條灰黃色尾流拖在後面。塵幕之中隱約可見一輛中型四輪車顛簸前行，後面竟拖著他們留在原地的那艘海蜘蛛氣墊船，像拖著一具奇形棺材。駕駛座上坐著兩道人影，在陽光下剪影分明，正筆直往他們方向駛來。

===

正午時分，原本晴朗的天幕此刻陰雲聚攏，灰雲層層疊疊，像一整片鉛板壓在半空。雲層下方盤旋著六、七頭黑龍，黑翼如刀，抖落大片陰影；牠們偶爾俯衝之間，便有一道帶尾的電光「閃龍擊」隨意轟落地面，炸出漫天沙土與震耳巨響。

地底深處，一座沒有窗戶的地下密室隱藏在土層之下。每一記「閃龍擊」砸落，天花與牆壁便發出沉重悶響，細沙從縫隙中簌簌落下，彷彿整座地窖都在微微顫抖。室內數十人緊緊擠在一起，多半穿著尋常農民衣裳，驟眼看去與普通村民無異，只有幾人胸前掛著十字架吊墜，才顯示出他們聖神教信徒的身分。

人群中，唯有一男一女仍站直身形，背脊繃得如長槍般筆直，抬頭盯著頭頂厚重泥土，彷彿只待下一刻便要衝上地面迎戰。兩人都披著舊棕色斗篷，男者身形魁梧如牆，女者艷麗狠勁兼具，正是黃金十字教左右護法——暫代「暗之代任教主」的伊爾尼爾與基絲汀。他們此時與一眾信徒躲藏在距離總堂百多公里外近郊的一處地下避難室。自從教眾撤離聖彼德堂後，黃金十字教信徒便換回普通衣著，以免引人耳目，在這片平原暫避龍騎士可能的追擊。

「再這樣躲著，我真的要受不了了！」基絲汀握緊手中三叉短戟，指節發白，正欲往出口奔去，手臂已被伊爾尼爾一把抓住。

「……」

他只是無聲搖頭，目光堅定。旁邊負責教務的「光之代任教主」保羅．約翰也趕忙勸阻：「現在出去只會暴露藏身處。以保護沒有戰鬥能力的教眾為優先！」

「哼。」基絲汀明白這話沒錯，卻仍咬牙切齒。對她而言，坐困地窖，聽著地面龍吼與爆炸聲，遠比衝上去搏命更難忍受。

雖然地下室沒有窗，只設有偽裝嚴密的秘門與通風孔，卻因設計良好的音道，室內仍能捕捉地面動靜。原本只是零星的龍吼與「閃龍擊」轟鳴，忽然變得緊密頻繁；風聲大作，夾雜龍騎士拉長喉嚨的吆喝與咒罵，聽起來竟不像單向轟炸，更像正與誰激戰。

「這……這是甚麼騷動？外面發生甚麼事？」保羅向來少涉戰陣，一時間完全聽不出門道。

「……打起來了。」一向寡言的伊爾尼爾難得開口，眉頭緊鎖。基絲汀也疑惑：「會是誰敢和龍騎士正面開戰？」

話音未落，地面忽然傳來一聲淒厲龍吟，緊接著是沉重撞擊聲，像有龐然巨物砸向土層，地下室整個猛然震動，塵土自穹頂簌簌落下。眾信徒驚呼連連，卻不知其實是其中一名龍騎士連同坐騎黑龍，被硬生生擊落在這片平原之上。

===

地上，是一片起伏不大的沙土平原，枯黃矮草稀稀落落地貼在地表，風一吹就彎腰貼地，看得出許久無人打理。此刻狂風怒號，天色陰沉，遠遠看去宛如一場風暴即將席捲而來。然而最詭異之處在於——風暴並非由雲層孕育，而是自地面中央翻涌而起，風眼處可以看見一團濃郁的黑紫魔法光芒不斷翻滾。

那團黑紫光芒之中，一襲黑色斗篷在狂風中鼓脹翻飛，猶如一面張滿的帆；鬆散黑長髮隨風狂舞，映出持咒者冷峻的側臉。那是一名魔術士正集中精神施展木系空氣魔法，操控整片氣流，掀起這場人造風暴——正是獵魔旅團歐洲第三獨立部隊的指揮官，本鄉十六中校。

他身旁已不見平日如影隨形的亨利與阿里，取而代之的是部隊中另外三名特使。三人在暴風之下不得不半蹲穩身，披風被拉得幾乎要從肩上扯走，顯得十分狼狽。早在離開聖彼德堂之前，本鄉便按任務分配，讓阿里與亨利各自帶著小隊分頭行動：阿里追查失蹤黑龍坐騎的下落；亨利沿著撤離路線，追蹤黃金十字教信徒；而本鄉則帶領另一組人，順著龍騎士活動軌跡一路追來，果然在此地與他們狹路相逢。

起初，他們在掩蔽處默默觀察，發現龍騎士們似乎只是漫無目的地朝地面投下咒文，像是在搜索或恐嚇某種看不見的目標。本鄉確認他們並未在與其他部隊交戰後，便決定先擒下一兩人訊問。

在他所召喚的烈風撕扯下，空中氣流極不穩定，一名龍騎士失去平衡，連同坐騎被吹得翻滾跌落，當場摔死。剩下六名龍騎士在半空搖搖晃晃，時而壓低身形穩住坐騎，時而嘰哩咕嚕互相呼喊。終於，

其中一人怒吼一聲，在晃動間勉強遙控咒文，一訣「電光破」自黑龍背上轟然射出，拖著電蛇軌跡劈向本鄉與他身旁三名特使。

三名獵魔戰士正要舉咒反制，只見本鄉身上黑紫光芒一盛，一個半透明能量球瞬息張開，將四人籠罩其中——闇系統防禦咒文「黑天咒幕」。雷光擊在護罩上炸出刺眼火花，轟聲震耳，卻被硬生生彈散。更令人側目的，是包圍四人的狂風竟絲毫不減，依舊呼嘯席捲；本鄉在同一時間維持兩種異系高階咒文，魔力量之深與精神專注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事實上，狂風反而愈刮愈烈。六名龍騎士已無法再在半空支撐，又忌憚若就此掉頭逃離，必遭對方背後偷襲，只得咬牙控制黑龍下降。六頭紅斑黑龍剛一接近地面，本鄉向身側掃了一眼，三名特使心領神會，幾乎同時從腰間抽出預先準備的武器，有人雙手短刀，有人雙劍，冷光一閃，便朝黑龍張開的降落翼膜拋擲出去。

利刃破風，接連刺入龍翼薄膜。慘嚎聲霎時此起彼落，六頭黑龍紛紛折翼墜地，翅膀血肉模糊，短時間內再也無法升空。

一陣標準北歐口音的粗話接踵而來。六名龍騎士舉著雙頭鐵錘，由龍背上一躍而下，全不顧坐騎傷勢，雙腳深陷沙中，殺氣四溢，視線死盯著眼前敵人。

六頭黑龍之中，只有一頭毫髮未損，那是其中一名顯然權位最高的龍騎士所乘。他披著銀白色毛皮大衣，胸前掛著數條粗金鍊，臉上左右對稱刻著六道粗紅紋，看似部族戰紋，身材魁梧，比本鄉足足高出兩個頭。他左手握著一柄比其他人更巨大的方錘，右前臂則戴著圓形小鐵盾。就在方才獵魔戰士的飛刀襲來之際，他竟伸盾前探，以盾邊鉤住匕首刀柄，輕描淡寫地接下，顯露出異常精準的視力與膽識。很顯然，他便是這批龍騎士的首領。

本鄉收回「黑天咒幕」與風系咒文，讓長髮與斗篷緩緩落下，雙拳垂於身側，雙腳略略分開與肩同寬，身形看似放鬆，卻又彷彿只要一個念頭便能化作利箭。相較之下，他身旁三名獵魔戰士全身已覆上一層濃烈紫氣，雙手半舉，前後開步，黑斗篷下隱約可見繃緊肌肉線條，像隨時要衝出的猛獸，對失去手中刀劍似乎毫不在意——對獵魔旅團而言，魔法遠比兵器更重要，徒手施咒早是常態。

另一邊，除了銀白毛衣的頭領外，其餘五名穿棕或黑毛皮大衣的龍騎士也被金系魔法光芒包裹。每人雙手各握一柄方形鐵錘，身軀微弓，面容扭曲，嘴裏不住嘟囔咒罵。與本鄉相似，那名頭領周身卻沒有半點魔法芒，只是靜靜站在原位，右手仍抓著奪來的匕首，左手方錘頭端埋在沙中，錘柄斜撐在掌心。

本鄉眯起眼審視那柄鐵錘。錘頭呈黑金色，約兩尺長、一尺寬，兩側棱角分明，中央刻有一隻展翼禿鷹浮雕。錘柄長約四尺，直徑約兩寸，通體黑鐵，握柄與末端用黑皮革纏繞得密不透風，皮革磨損翻毛，顯示久經戰陣。錘柄尾端尖如矛鋒，同樣可作攻擊。整柄武器隱約透出淡淡紫氣，竟是一件闇系魔具。

一般而言，魔具屬性與持有者魔法必須相合，才能發揮完整威力。從武器氣息判斷，對方應為闇系術士。讓本鄉稍感疑惑的，是龍騎士三大族以北歐血脈居多，其次是西伯利亞與皇后群島，因血統關係，多半擅長金系魔法，偶有土、火屬性術士，闇系龍騎士可謂聞所未聞。只不過龍騎士本就數量稀少，加上行事隱秘，獵魔旅團對其研究尚未完備，也不足為奇。

雙方對峙剎那，龍騎士首領忽然抬手一甩，將手中匕首朝本鄉擲出。

本鄉眉峰微蹙，卻絲毫未動，任由匕首貼耳擦過，僅帶起數縷飛散黑髮。

首領的挑釁處理得如此雲淡風輕，他的部下豈肯示弱？獵魔戰士這邊有人冷笑一聲，黑紫魔法芒驟然爆起，一記「閃龍擊」、一記「轟火龍」、再加一記「闇黑波」一齊朝龍騎士陣地砸去。龍騎士也立刻回敬，以「電光破」與「閃龍擊」交叉反擊。數道咒文在半空相撞，炸出耀眼光球與沉悶爆響，沙塵翻湧之中，雙方陣營的四名戰士已趁勢穿越煙塵纏鬥在一起。

金系獵魔戰士率先出招，口中迅速詠唱：「隔空玄鐵追！」先前投向黑龍的五件兵刃竟同時翻轉方向，被他強行吸回，在半空相互碰撞，敲出清脆金鳴。

這咒文只會作用於特定金屬物件，然而四名龍騎士同為金系術士，一眼便看出他意圖奪回己方武器。未等刀劍飛入他手，八柄鐵錘已先一步疾射而至，砸向他的胸膛。

千鈞一髮之際，負責闇系支援的獵魔戰士立刻出手，一層「黑天咒幕」橫在同伴身前，將八柄重錘盡數彈開，順勢震退。四名龍騎士心知對面皆是一流高手，不敢戀戰，當即四散躍退，卻剛落地，第三名獵魔戰士的「靈火蛇」已從側翼繞來，火蛇掃過他們腳邊，逼得幾人連連跳避，嘴裏叫罵聲不絕。「靈火蛇」在沙地上繞出半圓火痕，將他們與獵魔戰士之間隔出距離。趁此空隙，三名獵魔戰士各自接回自己的兵器，如虎添翼，再度衝殺上前。

殺聲陣陣，咒文光影在沙塵中交錯，唯獨本鄉與銀白毛衣首領仍一動不動，彼此凝視，像置身於與這片戰場完全隔絕的空間。除了長髮與外套因風微微飄動外，兩人的氣息彷彿都被凍結。

「啊——！」一聲慘叫打破節奏，其中一名龍騎士胸膛被短刀貫穿，整個人被釘在沙地上。金系獵魔戰士也付出代價，他左肩無力垂下，似已脫臼，嘴角淌血，一隻眼睛腫得幾乎睜不開。

「可惡——」他剛咒罵出口，視線死角裏另一名龍騎士的「閃龍擊」已轟至身前，他來不及閃避，整個人被雷光吞沒，連叫聲都被炸碎，倒地不起。雙方各折一員，剩下的人反而殺意更盛，招式愈發狠厲。

「風暴行者．皇后，不殺無名之輩。報上你的名字！」

銀白毛衣首領終於開口，他說的是帶著濃重異國腔調，卻尚算流暢的英語。本鄉聽見「風暴行者」與「皇后」兩個詞，再對照他臉上的戰紋，便立刻明白這人出身北美皇后群島，是龍騎士三大族之一。

龍騎士出自三個極北族群：北歐、
西伯利亞與北美皇后群島，文化水準普遍不高，氏族制度鬆散，多以出生地為姓，因此有「皇后」、「斯瓦爾巴德」與「西伯利亞」三姓。皇后一族不少出身古時北美原住民，在史前光之一族傳授魔法後延續舊有命名傳統，「風暴行者」這類名字便是典型例子。

本鄉冷冷答道：「區區龍騎士，也配問我的名字？你們仗著惡龍掠奪生靈，禍害歐洲平民已久。對付你們，我不會留手。我們正在追查火之一族的魔源聖物，若知道線索，就老實交代，還能少受些苦。」

他眼中閃過一絲陰冷，右手抬起，五指微張，左手則調緊護手皮帶，整個人像一把拉滿弦的弓。

風暴行者仰頭大笑：「原來如此。你憎恨我們嗎？那就有戰鬥的價值了。」笑聲收斂，他略微點頭，像是在認可對手：「你沒有拿武器？也好。」說罷，他鬆開左手，讓巨錘「咚」一聲砸入沙地，又扯

動臂上皮扣，將小圓盾解下，丟到一邊。

本鄉也拉緊右腕護手，左手下垂，身形略微前傾：「不佔我便宜？很好——只是有點愚蠢。」

戰場另一側，「嚓」的一聲長劍貫入另一名龍騎士腹部，他嘔出一口血，臨死前仍強撐著施放一訣「激電寄附」，試圖抓住長劍與敵人同歸於盡。獵魔戰士急忙鬆手放開劍柄，避開觸電，卻因此失去武器，只能赤手空拳迎戰。他顧不得喘息，立刻衝向另一側，支援被兩名龍騎士夾攻的同伴。

「那就痛痛快快打一場吧！」風暴行者左拳猛擊右掌，發出清脆一聲，對己方死傷毫無波動。本鄉胸口輕微一沉，一股寒意從脊背攀升——面前這個敵人，比預想中更難對付。

第二十九章：肉搏血拼

本鄉十六深吸一口氣，重心下沉，如樁般穩穩扎在沙地上。身上毫無魔法光芒流轉，只是簡單一記正拳直擊，拳鋒卻伴隨清晰破風聲，以不快不慢的節奏對準風暴行者胸口轟去。風暴行者人如其名，腳下砂石一滑，整個人順勢旋身，左臂一格本鄉來拳，胸前粗重金鍊在動作間「鏗鎗」作響，他身形如旋風繞至本鄉右側，右拳反砸向本鄉側頭。本鄉這一拳原是逼對手不得不硬擋之招式，對方卻以速度與角度巧妙化解，他不禁低聲「哦」了一聲，眼底掠過一絲讚許。

反拳將至，本鄉收拳順勢橫肘回擊，後發先至，肘尖已逼近風暴行者背脊。風暴行者彷彿後腦也長了眼，在肘擊尚未觸及前硬生生斷去原本延伸的力道，向前踏出半步，腰部猛然回扭，左拳反向本鄉胸口砸來，腰力之強彷彿整個上身成為旋轉的鐵錘。本鄉反應如電，橫肘化作直格，右前臂一揚，與左拳硬碰，僅一擊便被強勁勁力推後三尺。風暴行者乘勢順身，右拋拳再度追擊，直指本鄉面門。

本鄉知若再被對方節奏牽著走，只會一步步落於下風，當即反其道而行，右腳重重踏前，整個人反而貼近對方胸前。距離驟然縮短，風暴行者右拳立刻失去最佳發力角度，本鄉雙掌由腰際同時推出，一上一下拍向對方腹部，隨即腰勁一沉，在極短距離將全身力量爆發推出，「啵」的一聲悶響，竟硬生生把魁梧如熊的風暴行者震退數步。

出乎本鄉意料，這近乎零距離的勁力並未造成重創。風暴行者弓著的身軀緩緩挺直，胸前皮甲上清晰留著成對掌印。本鄉心念一轉，明白對方在他發力瞬間已順勢屈身卸力，硬生生將衝擊引開。他垂下雙手，坦然道：「好險。這是甚麼流派？」

下一瞬間，本鄉忽然伸手解開斗篷扣環，任黑布隨風遠飄，露出裏頭深紫色軍服。他左手前探，右拳收於腰間，雙腳前後弓步立馬，身形微微側向風暴行者，長髮被沙風拉出一道弧線，他嘴角微揚：「這是來自我故鄉的東方武術——古空手武道。」

在魔法橫行的時代，兵器與咒文早成為戰鬥主流，單純以體術搏殺的修煉者愈來愈少。自文明崩壞以來，僅有數種古老體術頑強流傳，其中之一正是自古中國傳入琉球群島，演變為古代日本空手道的體系。隨著人類社會重新穩定，空手道再度以鍛鍊身體之名普及，統稱「空手道」；而極少數真正以此上陣殺敵的軍人，為與一般習武者區分，特意冠以「武」字，本鄉十六便是少數使用「古空手武道」的戰場實踐者。

風暴行者也將銀白毛皮大衣脫下，露出宛如鋼鐵鑄成般的手臂。右上臂刺著龍頭紋身，象徵龍騎士團成員身份，前臂滿佈刀砍與獸咬留下的不規則疤痕，彷彿每一道都記錄著一次徒手迎鋒的死鬥。他左右歪頭，「喀喀」兩聲扯開頸部筋骨，咧嘴笑道：「實戰用的空手武術……很好，是一場值得的戰鬥。人類為了生存必須戰鬥，我得先謝過你給我這場磨練。不知道你的名字，實在可惜。」話還未說完，雙足猛然一蹬，身影如同被拉直的彈弓瞬間掠入本鄉懷中。

本鄉縱然歷經百戰，亦被這一撲速度嚇了一跳。視線方一晃動，風暴行者的鐵拳就像從胸口正下方竄出的炮彈，直撞他腹部。本鄉清楚自家遲了一拍，這一拳無可避免，只能在瞬間做出最合理選擇——先繃緊腹肌抵擋衝擊，同時右拳迎面打出反擊。

「砰、砰」兩聲悶響幾乎同時炸開。風暴行者左頰被一記正拳打得微微變形，鮮血自鼻樑淌下；但他的右拳也結結實實轟在本鄉小腹。本鄉原本預計這一拳之後還要接上一記左拳，肚腹挨打的瞬間卻只覺五臟翻湧，胸口一甜，幾乎要將血直接吐出來，左拳完全失了力道。兩人同時踉蹌後退數步，在沙上踩出不規則的腳印。

風暴行者伸手抹了把鼻血，卻笑得眼睛發亮：「好！」右腳後撤一小步，穩住下盤，左拳再度抬起，目標仍是本鄉面部。本鄉強壓胸腹翻滾的痛楚，不退不閃，以同樣的角度與速度揮出左拳。兩記重拳在空中對撞，聲如皮鼓炸裂，兩人的頭各自劇烈一震。

「好傢伙……嘿。」

本鄉頭暈目眩之際仍忍不住出聲讚道。兩人竟就此一拳接一拳地互毆起來，不閃不避、不使腿技、不借咒文，各自以左右正拳輪番招呼對方臉頰與顴骨，比拼的是意志與耐力，而非技巧。拳風交錯間，血花屢屢在空中綻開，很快便染紅他們的下巴與胸前軍服。

在這場幾近原始的肉搏中，兩人完全忽略了周遭戰況——又有一名龍騎士與一名獵魔戰士倒地不起，如今場中只剩本鄉陣營與龍騎士一方各一名戰士仍在勉力廝殺。至於本鄉先前下達「活捉龍騎士」的命令，早被所有人拋諸腦後。

===

拖著海蜘蛛而來的，是兩名奔走北非與東岸間的旅商。四輪車車頭鋼鐵早被風沙磨成暗啞灰色，車身則掛滿補釘與暫時綁上的繩索，後頭拖鏈連著那艘傷痕累累的小氣墊船，如同拖著一具被打撈上岸的金屬鯨魚。他們原本就以運送物資為業，路上瞧見被棄置在沙海中的海蜘蛛，自然不會放過這樁撿漏良機。

然而兩人同時也是虔誠聖神教徒，當車隊在沙丘後看見瑪莉亞一行六人時，第一眼便認出布魯多黑袍上那枚黃金十字。出於對同教信徒的尊敬，再加上對「黃金十字聖教」名號半敬半畏，他們最後選擇壓下把海蜘蛛變賣的念頭，反過來主動提出願無條件將氣墊船歸還，並願意順道載他們到剛果森林北部的大城班吉，為海蜘蛛尋找修理之處。

布魯多正準備爽快答應，瑪莉亞卻先一步開口：「感謝弟兄在困難時伸手相助。只要你們能載我們到班吉，我們已經十分感激。海蜘蛛不過是身外之物，不如就當作報答你們這趟相送的酬勞吧。」

布魯多嘴巴張得快能塞進一拳，一時間說不出話來。黃金十字教手中也不過區區兩艘海蜘蛛，好不容易失而復得，如今竟要親口奉送出去，對他這位把氣墊船當寶貝的老駕駛而言，簡直像是割肉。但聖教主既然話已出口，他哪還敢在大庭廣眾之下反駁？心裏清楚，若是強辯，只會換來她一本聖書的長篇章節作回應。想到這裏，只能垂頭喪氣，緊閉嘴唇。

亞爾法特向來重義輕財，只覺瑪莉亞的決定再自然不過；索羅、莎拉與愛德華則一時無語，不知該佩服這位十一歲聖教主胸襟寬廣，還是覺得她實在太過樂觀。最後還是務實的愛德華率先開口：「千辛萬苦才把海蜘蛛拿回來，現在又隨便送出去，那我們由剛果回突尼斯時，是要靠雙腿走回去嗎？」

莎拉在旁翻了個白眼，似乎早知答案。果不其然，瑪莉亞平靜道：「聖神眷顧，對我們的旅途自有安排。我們原本就已失去氣墊船，如今只是回到失去之前的狀態，這時候再起貪念，可就說不過去了。」

索羅扶額自語：「又來了，小矮子那種『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性格——這回換成聖教主版本。」

四輪車上的兩名商人互望一眼，對這筆突然砸到頭上的「恩惠」仍有些不安。畢竟這份大禮是由一身農家打扮的小姑娘提出，而那位看起來像老農的黑袍信徒卻半句不敢反對。老江湖一看便知這小姑娘

來歷非比尋常。兩人不敢貿然承下，只連聲說道：「這事不必急著決定。你們想必也走得累了，我們車後座堆滿貨物，坐不下人，不如先讓諸位坐回海蜘蛛裏休息。我們拖著氣墊船一起到班吉，到了城裏再慢慢商量。」

瑪莉亞正欲再說句甚麼，布魯多已聽出他們語氣中的猶豫，連忙搶先一步行動，不給聖教主再開口的機會。他半推半護地把瑪莉亞送上海蜘蛛，順便接過她懷中的龍卵箱與背上的火槍穩妥放好。亞爾法特則不停向兩名商人拱手致意，索羅、莎拉與愛德華拉著他一同爬上氣墊船，艙內很快又熱鬧起來。

===

另一處平原上，阿里與兩名獵魔特使盤腿坐在半乾的草地上，滿頭汗水在陰沉天空下仍止不住滑落。他抬頭望著厚重雲層，心中仍對龍騎士坐龍神秘消失一事百思不得其解。黃金十字教總堂聖彼德堂離新巴塞隆拿城不過幾公里，以那些紅斑黑龍平均二十餘尺的體型，一旦在空中盤旋，幾乎不可能不被人看見；然而城中目擊者多半只是含糊其辭的影子與聲響，沒有一人能肯定自己親眼見到三頭巨龍。

如果說三頭坐龍已與主人的性命同時葬身戰場，又該有屍體或焦痕留在附近。實際搜索下來，方圓數公里卻不見任何龍屍殘骸，唯一勉強說得通的解釋，就是某種力量將它們「徹底蒸發」。一想到「徹底蒸發」，阿里便聯想到斷箭山谷那尊如火神般的怪物，不由自主打了個冷顫；但周圍並無大規模焚燒痕跡，他又稍稍鬆了一口氣。

他臉上神色一會兒緊張、一會兒放鬆，旁邊兩名特使看在眼裏，只覺這位上尉比預想中更有人情味。在本鄉十六麾下的第三獨立部隊中，阿里雖然是最遲加入的一批，卻以驚人的戰力與敏銳判斷迅速成為中校左右手，甚至與原本被視為「第二指揮官」、擁有豐富代理經驗的亨利．華爾特並列。對其他獵魔戰士而言，這位出身北美的前「四皇牌」也自然成了茶餘飯後的話題。

一路追索中，他們曾訪問數十名農村居民，真正在天空看見龍影者寥寥無幾，多半只是「好像有條黑影掠過」、「似乎聽到拍翼聲」、「說不準是不是烏鴉叫」之類含糊描述。阿里仍挑出零碎線索，將各種方向與時間綜合比對，最後把追蹤方向鎖定在西南方這片平原。若非他堅持，兩名特使早就放棄，將這件事記在報告上「待補調查」了事。

「好了，繼續往南走吧。雖然線索七零八落，但從整體態勢看，這方向八成沒錯。」阿里站起來，用袖子擦去額上汗珠，對兩名特使說道。兩人沉默點頭，跟著起身。雖然不明白他過去的全部背景，對於他在幾次任務中展露的果決與實力，兩人都心服口服，也樂於服從他的指揮。

他們才剛起步，遠處便有一道人影逆風走來。那人的打扮令阿里心頭一緊，他右手抬起作手勢，示意部下停下。天色昏暗悶熱，三人背上軍服已被汗浸透；然而迎面旅人仍穿著長及膝下的黑色大衣，手戴皮手套，腳踏長筒皮靴，黑衣在風中貼身起伏，竟看不出絲毫不適。

阿里一向留心細節，很快便注意到對方每踏一步，鞋底幾乎不留痕跡，草葉輕輕貼地又恢復原狀——這種步伐只有極高明的武術家或殺手才做得到。他心下戒備更甚，左手悄然移至腰間雙刀「弒魅」刀柄，指節微緊。

黑衣人走到距離三人五、六步的位置停下，微垂著頭，陰影遮住半張臉，眼神冷漠地掃了他們一圈，唇角輕輕勾起，冷哼一聲，像是在喃喃自語：「獵魔團的特務……是嗎？」隨即又低下頭，步伐不變，打算從旁擦身而過。

阿里仍一言不發，只以眼神緊盯對方。身邊一名年輕特使卻按捺不住，向前跨一步，一只手粗魯地搭

在黑衣人肩上，喝道：「不好好走大道，偏要抄草原近路，遇上我們又鬼鬼祟祟，你到底在打甚麼主意，說清楚！」

阿里胸口一緊，瞬間捕捉到一絲如刀尖刺背般的殺意，幾乎是本能般大喊：「別碰他！」

那名特使一怔：「甚——」字尚未吐完，黑衣人周身忽然竄出一圈耀眼紅光，特使只覺一股灼熱從手掌一路燒入手臂，慘叫聲還未完全發出，搭在對方法肩的那隻手已被烈焰吞沒。

阿里連看也不看，雙刀「殺魑弒魅」同時出鞘，身形一晃便掠至黑衣人面前，兩刃一左一右斜劈向其肩膀。黑衣人口中低低「哦」了一聲，似乎對他的速度略感意外，雙手內扣於胸前，瞬間於掌心凝出兩團深藍火球，硬生生將雙刀架住。

「這……是藍色的火焰？」

阿里在斷箭山谷一戰後，對火系魔法已抱著近乎本能的警惕，見紅光起時立刻判斷對方是火系術士，卻沒預料到對方操控的竟是溫度更高的藍焰。他這一刀本意一半是替手下解困，一半出於對未知敵人的憤恨，幾乎傾盡全力，卻被對方以肉掌中火毫不費力地擋下，不由得心頭一沉。

黑衣人，正是從歐洲一路追蹤莎拉．莎娜而來的雷蒙德．福特。

阿里雙刀上挑化勁收回，接著猛然向地面劈落，口中咏唱：「蒼天雷！」紫光自刀刃爆開，「轟」的一聲，雙刀劈入地表之處竄起半球形雷光，閃電如蛇竄動。雷蒙德低聲稱讚：「好招。」隨即咏出「炫火加護」，藍焰自他周身燃起，化作一層盾幕與雷光互相推撞。二者在半空扭曲變形，卻一時未能完全引爆。

阿里的兩名部下久經戰陣，立刻明白兩種高階術式一旦失衡，爆炸威力必然駭人。那名手掌被燒的特使咬牙壓抑疼痛，與同伴轉身狂奔。才跑出幾步，雷蒙德身上的火罩忽然收縮濃縮，咒文轉為攻擊形態——「火箭破」。兩股能量失衡的一刻，雷光與火焰同時爆散，炸出一個直徑數丈的大坑，兩名特使被爆風掀得向前翻滾。

爆風中央，雷蒙德並未被衝力掀翻，而是順勢向前半撲，一手側伸維持平衡，另一手以指尖擦地，雙腿分開如撐桿，拖出兩道深深刮痕，整個人被推後近十尺才勉強停住。嘴角滲出一絲血跡，他卻笑得愈發愉快。阿里則被衝擊整個拋向後方，空中強行翻身，單膝重重跪地，胸口一悶，終於吐出一口鮮血。短短幾招交鋒，曾身為北美「四皇牌」之一的他竟先落下風。

他深吸一口氣，把翻湧血氣壓回心坎，沉聲質問：「你是誰？和火之一族的索羅有甚麼關係？」

雷蒙德慢慢站直，拂去大衣肩上的塵土，嘿嘿一笑：「沒甚麼關係。硬要說的話，就是打算從他手裏搶回『公主』的關係吧。」

「公主……？」阿里眉頭大皺，腦中自然先想到的是火之一族帕天奴家的血脈，「火族那位……？」

雷蒙德終於忍不住放聲大笑：「不，不是火族，是水族的！」

「甚麼？」地上一趴一跪的兩名獵魔戰士與阿里同時愣住，彷彿頭頂冒出幾個看不見的巨大問號。

===

另一邊，風暴行者與本鄉仍在互相揮拳對轟，他們身側僅存的一名龍騎士與一名獵魔戰士，身上金色與黑紫魔法芒此起彼落，電光與火舌癲狂交纏，與兩位頭領單純肉搏的畫面形成強烈反差。兩名戰士身上早已布滿傷痕，氣喘如牛，每一次揮動兵器都是在透支最後一分力氣。

終於，獵魔戰士振作精神，咬牙低吼，凝聚全身僅餘的力量，長劍斜斬，一劍砍入龍騎士右肩，劍鋒深沒數寸。那名龍騎士本就搖搖欲墜，重創之下再也支撐不住，哀號聲中雙手鬆開錘柄，與落地的鐵錘一同跪倒，旋即昏厥。

獵魔戰士掙扎著從腰間抽出繩索，將對手雙手狠狠反綁在背後，才勉強半跪整理呼吸。他眼前一陣發黑，勉強抬頭望向本鄉方向，斷斷續續報告：「本……本鄉中校……龍騎士……已經……俘獲……」說完終於支撐不住，整個人向前栽倒，昏迷不醒。

不遠處，「砰」地一聲悶響，本鄉與風暴行者同時瞄準對方腹部來了一記重拳。風暴行者胸前金鍊再度劇烈震盪，兩人的拳頭在半空直接撞上，發力吼聲交疊，雙臂完全伸直，竟把對方各自震退數步，腳下在沙地拖出幾條深深刮痕。這時兩人衣衫破爛、遍體青紫，臉上雖挨了不知多少拳，卻沒有腫成「豬頭」，血氣依舊在體內飛快流轉，瘀血來不及積聚。

兩人隔著沙塵對視良久，反而同時鬆了口氣。風暴行者率先放低防備，仰頭大笑：「好！很久沒有打得這麼痛快，剛才只是熱身而已。不過照這樣下去確實打不出勝負，看來不用魔法是不行了。」話音未落，他周身已泛起淡淡紫光，雙手微抬，一手燃起火焰，一手凝成雪球，竟是冰火雙修的術士。

「『本鄉』……代表你的故鄉，是嗎？那和我『皇后』的姓還真有幾分形似。」他笑意更深，「戰士一生所求的，就是能迎向死亡的戰場。這一戰無論誰生誰死，我都心滿意足。」

本鄉輕輕吐出一口濁氣，鬆開架式，大笑一聲，全身也爆出濃厚黑紫魔法芒，長髮在氣流推動下微微飄起，周遭空氣像被撐開一圈。他右手一撕，身上軍服應聲裂開，碎布隨風飄散，結實的胸腹肌肉完全展露。

「好傢伙，自從三年前聯合叛軍那一戰後，還沒有人能逼得我動真格。你是第一個。」他正身面向風暴行者，雙腿略張，身體下沉成標準立馬姿勢，雙拳收回腰側。「不過在決勝之前，我還得問清一件事。龍騎士為何突然襲擊黃金十字教總堂？」

風暴行者哈哈大笑：「問得好。戰鬥之前想知道答案，也就多了一個『非贏不可』的理由。我不說，你便有殺我的動機了。打倒我，我就告訴你，本鄉先生。」話音未落，雙掌同時向前推，火與冰同時爆發——「轟火龍」與「玄冰刺槍」一左一右咆哮而出，交錯射向本鄉。

本鄉看著迎面襲來的冰火雙咒，竟然露出近乎惋惜的神情：「看來龍騎士太習慣在高空轟炸了，對地面魔法運用都生疏了。」他雙拳帶著紫光，同樣用最純粹的直拳迎上，左右一拳分別打向兩股咒文核心。兩聲巨響後，火龍與冰槍被打得偏離軌道，在地面炸開成兩團沙柱。

風暴行者瞪大雙眼，顯然沒料到對方以武技配合闇系魔力，竟能如此「簡單粗暴」地化解他的雙重咒文。本鄉雙拳收回腰間，緩緩道：「冰火本就相剋，同時詠唱只能發出不到五成功力，多半只是好看。你最大的失算，是放棄與我近身肉搏，改以魔法決勝。徒手，我不輸你；若論咒文，你輸得徹底。」

風暴行者冷哼一聲：「那也未必！」他接受了這番評價，雙手都覆上紫色火焰，足尖一點地，如炮彈

般直撲本鄉，左拳紫焰在眨眼間已逼近對方臉頰。

在紫光罩身之中，本鄉左拳上勾，正面轟上對手火拳，大喝一聲，硬生生將攻勢打偏，順勢截住他的前衝之勢：「『風暴行者』是嗎？那就看看你能不能真的在風暴中站穩！」

說罷，右掌由下往上推向風暴行者下顎，掌心黑紫光芒暴漲：「破空龍捲！」

接連幾聲「轟轟」巨響，本鄉長髮飛舞，氣流以他為中心陡然爆開，木系終極氣流咒文瞬間完成。空氣被撕裂成無數肉眼看不見的刃片，在風暴行者身上刻出一道道鮮血淋漓的傷口。

「甚——」

風暴行者還來不及完全感受疼痛，整個人已被捲入急速旋轉的龍捲風之中。胸前金鍊被瞬間拉斷，碎鏈四散飛出；巨大的風柱攜帶著他身軀直衝天際，本鄉周圍只剩飛砂走石，龍捲中心直徑達數十尺，聲勢如鬼哭神號。被捲上高空的風暴行者在暴風撕扯下血肉模糊，翻飛如同破布。

勝負立判。本鄉收束咒文，風眼慢慢收斂，長髮與斗篷碎片重新垂落。以他為中心，沙地被刮成一個廣闊圓形空地，地面留下深深旋狀刮痕，昏迷與戰死的獵魔戰士及龍騎士皆被吹得遠離圈內。風暴行者的坐龍親眼目睹這一幕，四蹄顫抖，本能地往後退，其他折翼黑龍有的昏厥，有的蜷伏在地，不敢越雷池一步。

本鄉仰頭望去，只見風暴行者如被拋棄的破布朝地面墜落。他握拳向前一伸，口中低咏「御空步」，紫氣迴繞全身，在風暴行者砸成肉泥之前就在半空將其定住，緩緩放落地面，算是留他一線生機。

「怎樣？還想再打嗎？還是乖乖把襲擊黃金十字教總堂的理由說出來？」本鄉語氣淡然，卻帶著不可違逆的威壓。

風暴行者身上滿是血痕與撕裂傷，但意識仍勉強清醒。他氣息紊亂，含糊道：「嘿……真了不起……為甚麼……不一開始就用魔法結束？」

本鄉冷冷一哼：「你先放下鐵錘與盾牌，要和我堂堂正正決一勝負。我又怎能搶先佔你便宜？」

風暴行者嘴角勉強勾起一絲笑意：「風暴行者……我服了。既然如此，我遵守約定，告訴你……」他咳出兩口血，斷斷續續道：「我們……受命追查被奪走的龍卵……那是下一代坐龍……兩個月前被搶……消息指向黃金十字教……說你們奪走龍卵……還殺了先鋒……一路追到這附近，就失去了他們蹤影……咳……」

本鄉撤去「御空步」，任他重重跌在地上。風暴行者全身骨頭幾乎沒有一處完好，卻硬是一聲不吭，本鄉見狀，嘴角露出看不出是讚許還是嘲弄的笑意，又問：「數量呢？」

風暴行者想抬手抹去嘴上血跡，發現連這個動作也做不到，只覺腦中一陣發白，勉強吐出：「八……八顆……」話音落下，終於徹底昏迷。

本鄉靜靜看著倒地的風暴行者片刻，才抬頭望向尚存氣息的六頭坐龍。這些龍久受嚴苛操練，沒有騎手命令不敢亂動，此刻只覺災厄臨頭，身軀顫抖，步步後退。

他彎腰撿起地上一柄長劍，劍尖拖過沙地發出低沉摩擦聲，一步一步走向牠們，聲線冷得像夜裏的金

屬：「惡龍啊，只能怪你們的主人太無能。」

第三十章：剛果深林

「呼呀！終於可以好好洗個澡了！」

林間清風帶著潮濕泥土氣息拂過樹葉，陽光從濃密枝葉的縫隙間斑駁灑落，在森林深處的小池塘水面上碎成一枚枚金色光片。莎拉拉著同樣赤裸著身子的瑪莉亞，一口氣從長滿青苔的石岸躍下，撲通一聲栽進澄澈池水，雪白水花高高濺起，打濕了岸邊的蕨葉與野花。

「這、這、這、這.....莎拉！」瑪莉亞雙手慌忙抱住胸口，耳根通紅，「這裏可是小鎮旁邊，說不定隨時有人經過的！這樣一絲不掛要是給人看見怎辦？」

「沒關係、沒關係啦。」莎拉整個人舒服地沉進池底，在水中翻了個圈才探出水面，一頭長髮如濡濕的水藻般貼在背上。一路顛沛流離，她已記不起有多久沒這樣暢快地洗澡——細細一算，上一次還是在突尼斯黃金十字聖教分堂借宿，竟已是七、八日前的事。想到這裏，她嫌惡地皺了皺鼻子，只覺全身都臟。

池水只淹到胸口，她深吸一口氣，雙手結出熟悉的手印，身上升起淡淡藍光，涼意自腳底一路竄上頭頂。下一瞬間，水面與林地之間緩緩滲出乳白色薄霧，像綢緞一樣將小池塘團團裹住——正是「水鏡．幻霧迷津」。

「這樣就沒人看得見了。」莎拉得意一笑，伸手在水面輕輕一撥，霧氣隨之微微起伏，「而且，外面還有護衛呢。」

「你道我是你的甚麼人！」

林間傳來索羅極不情願的怒吼，他背靠粗樹而立，一手按著天焚劍柄，面朝外警戒，眼睛刻意避開被霧遮掩的池塘方向：「給我快一點！我堂堂火族索羅，竟然要給兩個少女當澡堂護衛，要是這種事傳回去，我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妳們兩個抓回來滅口！」

瑪莉亞「噗哧」笑出聲來。她感覺到霧牆的遮蔽後，緊繃心情總算鬆開幾分，輕輕閉上眼睛，讓涼爽池水掠過肩頭與背脊。

池塘一側，十餘尺高的小坡上有一條細小瀑布，清水沿著石壁流下，撞擊岩石時發出清脆水聲，水珠在陽光下折射出細碎虹彩。兩株矮樹正好分立瀑布兩側，葉片濃綠，散發淡淡葉香，與水氣混成柔和清新的味道。

「好香的葉子.....」瑪莉亞被味道吸引，忍不住踩著滑溜石面往瀑布方向挪去，想湊近嗅一嗅。

誰知腳下一滑，她小小身子猛地一歪，「呀——」的一聲狼狽向後倒去，濺起一串水花。

「小心！」莎拉急忙淌水奔過去，一把將她從水裏拖起。瑪莉亞嗆了一口池水，連續咳了兩聲，兩人面面相覷，先是愣了一瞬，隨即同時大笑起來，笑聲在林間迴盪，驅散了幾許旅途積累的疲憊。

===

這裏是巨人沙漠南緣的盡頭，也是剛果森林的出入口——班吉古城。曾幾何時，這片濕熱的土地被

視為殘存人類的故鄉；然而在闇之一族數百年的驅逐與壓迫下，人類文明一路向北退卻開發，留下的只是一地半坍塌石屋與被藤蔓吞噬的殘垣。二十五年前，闇黑帝國統一世界，原本棲居於此的木之一族族人數目急劇凋零，卻有走南闖北的旅行商隊重新發現這座古城。

在他們眼中，班吉的位置恰好成為四方匯流之要衝：北接北非、南通剛果深林，東望肯亞草原，西連海岸。於是，這片斷垣殘壁被重新整理，搭起木棚與簡易倉庫，逐漸成為一處物資中轉站。

班吉古城的常住人口不過數十人，街道上大多是臨時搭帳的商旅與搬運工，日夜來往可達數萬。當初在巨人沙漠中伸出援手的那兩名商人，正是往返於北非與此地的常客。他們載著瑪莉亞一行人抵達古城，看著黃沙中逐步浮現的石牆與高塔剪影，心中對「黃金十字聖教」這四個字愈發敬畏，說甚麼也不肯收下海蜘蛛作為報酬。

布魯多自然樂得其所，內心暗自感謝聖神保佑交通工具完璧歸趙；瑪莉亞也心懷感激，取出一張仔細折好的字條，雙手奉上：「日後若在北非或歐洲遭遇難關，只要出示這張字條，報上『瑪莉亞三世』之名，黃金十字聖教會盡力相助。」

在這片強盜橫行、獸患不斷的大陸上，擁有黃金十字聖教庇護，幾乎就像多了一張免死金牌。兩名商人這一次拒收小氣墊船的酬勞，換來的回報遠比一艘海蜘蛛值錢得多，笑容簡直快裂到耳後。

在布魯多安排下，海蜘蛛被牽至鎮內一間油味濃郁的小車房。車房老闆是個滿臉皺紋、頭髮花白的黑人老匠，鑽到船底敲敲打打，又沿著艙身摸過一圈，最後拍著胸口保證能修好。布魯多一咬牙，比原價多付了一筆，將小氣墊船暫時寄放在此，等他們從剛果森林回程之後再來領取。

在班吉歇息一夜後，瑪莉亞與布魯多從當地人與商旅口中打聽清楚森林地形，決定深入森林核心位置，將龍卵安置在最少人跡可至的密林深處。要穿越剛果森林，最便捷的方式便是借助剛果河與其縱橫交錯支流，以小船作為腳程。

清晨的河面被薄霧覆蓋，小船穿行其間，如同滑入一條灰白色長廊。索羅、愛德華與布魯多負責坐在船首、船中與船尾，肩上背著最沉重的物資，身體微微前傾，以體重與平衡穩住船身。亞爾法特與莎拉則抱著較輕的乾糧袋坐在中段，兩人背影被岸邊巨樹投下的影子反覆拉長縮短；而瑪莉亞仍把那只以鐵鍊牢牢鎖在背上的兩尺長金屬箱緊靠在身，生怕被誰偷走似的。

白日，他們順流而下，兩岸林木倒映水面，偶有色彩鮮豔的鳥類掠過水面留下短暫倒影；夜晚則把船拉上岸，於樹根間紮營。越往森林深處走，空氣越發濕熱，四天走下來，眾人倒沒怎麼動用乾糧——剛果河河產豐富，魚群在月光下閃著銀光；岸邊林間也時常有野豬、蠻牛與山羊出沒，每晚烤肉香味幾乎驅散了旅途艱辛。

亞爾法特偶爾會掏出魔磁，在狹窄船艙中小心對照。他們的行進方向約略偏東南，而指針穩穩指向正南，與預計路線相符，他心中暗暗歡喜，忍不住與索羅、愛德華與莎拉分享。

索羅自認護衛「小矮子」與聖教主為己任，見行程順利自然開心；莎拉只要能遠離雷蒙德的追擊就覺安然；愛德華則擺出一副興趣缺缺的表情，話題一轉，又提起將龍卵放回自然後必須先尋找兄長，其餘一切再做打算。

直到此時，瑪莉亞才真正弄清他們此行也在追尋五族聖物，便興致勃勃地向亞爾法特打探來龍去脈。亞爾法特也不再隱瞞，將自己所知細細道來。布魯多一邊慢悠悠划槳，一邊湊嘴插入不少從旅人那裏聽來、真偽難辨的木之一族傳說，說得眉飛色舞。索羅與莎拉有一搭沒一搭地聽著，不知不覺便想起

初次在亞馬遜森林相遇的那段經歷——從迷路迷到差點送命，再到後來一連串意想不到的變故，兩人心中各自感嘆這一路真可謂風波不斷。

這日清晨，他們順著一條愈來愈狹窄的支流來到盡頭，前方水道突寬成一汪幽藍小湖，湖面被樹影切割成深淺不一的綠。小船在岸邊砂石上一頂，便停了下來。

瑪莉亞回想班吉古城中長老在地圖上點過的位置，很快認出這一帶正是傳說中「迷路森林」的入口。她背上金屬箱子，對眾人說：「從這裏開始我們走陸路吧。這片森林被稱為『迷路森林』，據說深處就是龍穴所在，平常幾乎沒人敢走進去。運氣好的話，我們不必直接遇見龍族，就能找個隱蔽地方留下龍卵離開；就算真遇見牠們，也可以拜託亞爾法特弟兄像在總堂那樣，向黑龍傳心聲解釋來意，應該不會出事。」

亞爾法特本想照實說出，在亞馬遜聽黑鱗龍大嬸提過，其實只要龍願意開口，誰都能與之對話，不必特意靠他。但話還沒出口，索羅已搶先冷冷插話：「只怕黑龍還沒來得及聽他解釋，就先一口把人吞了。」

冷汗順著亞爾法特後頸爬下，他心裏暗嘀咕：「你們難道打算袖手旁觀不成……」

莎拉重重拍了拍他肩膀：「別怕！上次亞馬遜那頭黑龍很講道理，這次一定也沒問題的！」

亞爾法特還想補充，總堂那幾頭紅斑黑龍畢竟只是幼龍，未必能與亞馬遜那種歷經歲月的成龍相提並論。好不容易找準空隙，剛要開口：「不過——」

「噓，先等一等。」愛德華忽然抬起右手，橫在他身前，打斷了他僅存的一點發言耐性，差點把亞爾法特憋得內傷。

「殺氣……就在不遠處。」

愛德華掌心輕輕扣住右腰那柄黃金斧，閉氣凝神，仔細聽著風聲與林間細微的波動。索羅與莎拉同樣久經訓練，很快察覺到空氣中那股乾燥緊繃的異樣氣味，神情一凜，視線同時投向樹海深處。

相形之下，亞爾法特既沒有魔力感知，也缺乏久戰之人的危機直覺，只能茫然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布魯多距離上一次正式上戰場已是十餘年前，對殺氣的敏感早被時光磨鈍，此刻與亞爾法特一樣，只能張大眼睛看著同伴一個個繃緊肌肉。

瑪莉亞再度啟動鑑別之瞳，瞳色轉為漆黑，凝視林木交錯最深處。片刻之後，她眉心微皺，聲音帶上幾分凝重：「五大元素精靈都朝林裏匯聚……這表示裏頭有大量術士同時使用魔法。這種規模只有在戰鬥中才會出現，看來有人正在與甚麼東西激烈交戰。」

布魯多一頭霧水：「這片森林向來令附近居民避之唯恐不及，班吉人都說，就算略懂魔法的人再怎麼自信，也不會多管閒事走進來挑戰運氣。照理說，裏頭應該只有龍族和幻獸……」

愛德華像是忽然想起甚麼，低聲道：「難道是『弒龍教』的人？」

===

弒龍教的起源可以追溯至約莫一百年前。那時龍騎士已經在歐洲各地掠奪，以龍翼為影、咒文為刃，

留下一座座焦土與一批批失去家園的孤兒。當時尚未成立統一的「聖殿騎士團」，各地僅有零散小規模騎士組織，大多信奉聖神教或其分支，以行俠仗義自命。

舊法國地區有一支名為「薔薇騎士團」的小型隊伍，其領袖皮亞爾．伏爾滋心存悲憤，一半出於憐憫，一半也懷抱建功立業之志，收容了許多因龍騎士襲擊而成的孤兒，組建出一個以「討伐龍騎士」為宗旨的新組織——弒龍教。

然而龍騎士族群如流雲般遷徙不定，出沒無常；其根據地北極冰原更是廣袤難以追索。三大族以遊牧般的遷徙方式棲息，弒龍教雖受到許多受害平民支持，數十次出征卻大多無功而返。久而久之，愈來愈多民眾開始認為他們是浪費資源的空頭英雄。皮亞爾在失望與羞愧中鬱鬱而終，弒龍教失去名義上的精神支柱。

失去明確獵物的仇恨終究不會憑空消失，弒龍教對龍騎士的怒火漸漸轉移到龍騎士腳下坐騎——龍族本身。比起極北之地游走不定的騎士部族，野生龍族的巢穴更容易被追蹤。

自史前傳說時代與人類血戰、族群幾乎被滅絕之後，龍族便退隱世間，在人類記憶中慢慢淡去，只以傳說與故事形式存在。實際上，龍族在南美亞馬遜、中非剛果流域與南亞印尼群島等偏遠地帶寂靜繁衍。牠們擁有極高智慧，刻意遠離人類聚居地，數百年來與凡人一向井水不犯河水。

直到龍騎士先祖第一次在南方森林中邂逅龍族，發現牠們可成為撐起自身生活方式的關鍵力量——坐龍。一旦得知龍卵所在，龍騎士便開始定期遠赴熱帶森林，按部族世代規律搜索巢穴，每逢產卵季，龍巢必遭屠殺。

弒龍教終於從零散情報中串起這條路線——龍騎士從北極冰原出發，定期南下各大龍族棲地取卵。光是這條線索，就足以將他們引向中非剛果森林。

此後，弒龍教曾多次在巢穴附近埋伏欲取卵的龍騎士小隊，卻始終難以獲得真正決定性的戰果。隨著挫敗堆積，他們對龍族本身的仇視反而日漸加深，從「為復仇而弒龍騎士」轉變成「專門獵殺龍族」的暴力組織。龍族在龍騎士與弒龍教的雙重圍殺下，族群數量愈來愈稀少，到了現在，已幾乎行至絕種邊緣。

眾人將沉重行囊暫時留在湖岸小船上，船身隨細浪輕輕起伏。愛德華拔腿向林中奔去，索羅與莎拉緊隨左右，枝葉打在臉上，他們連眨眼的時間都不願浪費。不遠後頭，是氣喘吁吁的亞爾法特與小跑跟上的瑪莉亞；布魯多則抓緊愛槍般的突刺劍殿後，留心防備。

越往精靈聚集之處接近，空氣中的魔力味道就越濃，熱氣混雜著焦灼與血腥的味道鑽入鼻中。忽然，一聲淒厲長嗥撕裂寂靜，像是受重傷的狼群在林中哀鳴。緊接著，一團毛茸茸的白影如炮彈般從樹幕間飛出，帶起大量枝葉，直衝向六人所在方向。

衝在最前的愛德華猝不及防，只來得及雙臂在身前交叉格擋，黃金斧尚未出鞘，腳步又因急奔無法立刻煞住，整個人硬生生與那團白影撞在一起。巨大的衝擊力逼得他倒退數步，他咬牙穩住身形，順勢把白影推倒在地，這才感到雙臂一片濕熱，低頭一看，已滿是尚未乾涸的鮮血。

「這是.....」

他皺眉將沾血手臂在一旁樹幹上抹過，腥甜味道清晰撲鼻，餘光掃過倒在地上的白影。

眾人紛紛停下，莎拉拔出寒霜匕首，疾步上前蹲下，將那團「毛球」翻轉過來：「是白狼的屍體……咦，這頭狼有三隻眼？」

布魯多也趕了過來，看到狼屍腹部被整齊撕出四道深長爪痕，鮮血浸滿白毛，胸口早已不再起伏。他視線移向狼頭，額心那顆第三眼格外醒目，不禁失聲：「三眼聖狼！傳說中龍族的守護獸……除了不屬於這裏的雪白毛色與這三隻眼睛，根本沒甚麼太特別的能力，也就只是守門犬一類的存在。我一直以為這種幻獸只是故事，再說龍族本就強大無比，按理說怎會需要守護——」

他話還沒說完，索羅忽然低喝：「火系魔法——來了！」

話音一落，他猛然一把揮開布魯多，另一手按著亞爾法特肩膀將人壓倒在地，自己也向前撲倒。莎拉與愛德華反應如電，一眼看穿他動作用意，莎拉順勢貼地翻身，愛德華則竄到瑪莉亞身旁，雙臂一攬連人帶箱撲地。

下一瞬間，林間爆開一片炙熱白光，一顆幾乎有房屋大小的火球砸落地面，震耳欲聾的轟鳴伴著灼熱衝擊席捲四野。巨樹被硬生生掀翻，樹皮在高溫下瞬間自燃，焦煙與火舌向外翻湧，剛剛眾人站立的位置頃刻被吞沒。若非方才索羅將所有人壓倒在地，此刻只怕早被烈焰正面掃過。

索羅心中亦不禁一驚——以他未解封的火神力量，也難以在短時間內釋出如此規模的破壞。抬頭望去，眼前景象幾乎超出常理。

爆心附近，四、五具裸露的男女屍體與數十頭三眼聖狼橫七豎八地倒在焚燒中的林地上，皮膚多處焦黑發皺，血與肉在煙中散發出令人作嘔的焦臭味。的確有一圈明顯的圓形區域，樹木在衝擊中整排向外傾倒，外圍樹皮被高溫烤裂，火舌還在殘枝上游走。

而在這個圓心位置，一名黑皮膚男子單膝跪地，右手高舉一根與眉齊高的木杖，杖端尚有未散盡的殘餘火光，臉上橫著一道醒目的交叉疤痕，嘴角掛著血絲，胸膛劇烈起伏。

在他前方，則站著兩個「人的形狀」卻非人的存在。

那兩具身影身上覆滿深黑色鱗甲，暗中反射出陰冷光澤，側面輪廓分明是一張龍的臉：三角錐形的鼻梁、略微前勾的鼻尖、額上成對突出的雙角、口側寒光逼人的獠牙。雙手雙足雖仍保有人類五指，指尖卻化成鋒利爪刃，全身比例看似人形，整體氣息卻更接近站立的惡龍，只差背後未長出雙翼，身後沒有長尾。

這兩名「龍人」排成一線，較靠前者雙臂微張成十字，相當於用整個身體替後者擋在火球之前。他胸腹正面的鱗甲已被燒得幾近焦炭，裂縫間可見烤焦的肌肉與骨頭，顯然是以性命硬接剛才那記恐怖火咒。站在後方的「龍人」下盤穩立，雙臂抱住頭部，黑鱗上亦有大片燒痕，只是相比之下傷勢要輕得多，很明顯前者替他擋去了絕大部分致命衝擊。

就在眾人灰頭土臉地抬頭環顧時，最詭異的一幕發生了——

那名站在最前方的「龍人」身上鱗片像枯葉一般開始一片片剝落，黝黑龍面輪廓也逐漸收縮，頸部與下顎線條重新變回人類形狀。沒過多久，一名面容年輕的男子便在原地顯露出來，只是雙眼翻白，胸口被烈焰燒蝕出可怖的空洞，肋骨清晰可見，血肉焦黑，顯然早已喪命。儘管如此，他仍以一副堅挺如槍的姿勢站立，像不肯倒下的守門者。

同一時間，舉杖黑人與尚存一口氣的「龍人」雙足一軟，幾乎同時跌坐在地。此時眾人才看清黑人身後蜷著一頭約十餘尺長的紅斑黑龍，龍翼摺起緊貼背部，瞳孔縮成細線，身軀隱約顫抖——這裏竟像是有一群「龍人」在襲擊龍族幼龍，而手持木杖的黑人與三眼聖狼群，反倒像是在守護龍族。

瑪莉亞閉上眼睛，又一次開啟鑑別之瞳，黑色瞳孔深處浮現出帶符紋的光圈，凝視那具才剛變回人形的屍體與仍披著鱗甲的「龍人」。剎那間，她腦中像被甚麼刺痛般猛然一抽，忍不住低呼出聲：「複製式基因系統魔具……龍魔裝甲……呀！」

劇痛如錐，讓她不得不捂住額頭，身子微微前傾。

布魯多熱切關心，衝上前兩步扶住她肩膀：「聖教主！」

「不用擔心……」瑪莉亞揮了揮手，勉強坐穩，眼睛緩緩闔上，「只是在使用……某種魔具太久，腦子需要休息一下。」

「魔具？」布魯多愣了一下，隨即想到先前亞爾法特曾試探性問起她如何掌握情報，他立刻識趣收口，不再多問。

莎拉握緊寒霜匕首，慢慢起身，戒備地盯著前方那名尚未完全解除裝甲的龍人：「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龍魔裝甲覆身者喉間發出低沉的含糊聲響，像在壓抑痛楚。那名黑人則用木杖支撐身體，背靠著顫抖的黑龍，氣息絕望又倔強，目光卻始終不離尚存活的龍人。

索羅抖了抖身上沙塵，站起來，手按刀柄，皺眉道：「看樣子，應該不是火之一族的人……」

「確定不是火之一族。」

難得地，這回輪到亞爾法特打斷索羅。他從懷裏掏出魔磁，右掌微展，掌心青綠光芒閃耀，毫無疑問地指向那名黑人。

「第四名魔源聖物使者——木之一族的聖物持有者，恐懼之杖的主人。」

眾人齊齊瞪大眼睛。索羅率先開口：「木之一族的聖物使者，為甚麼能放出這種規模的火系咒文？」

瑪莉亞靠著樹幹坐下，左手仍按在額頭，右臂緊緊抱住裝著龍卵的金屬箱，鐵鍊在她胸前微微晃動，發出「鏗鏘」細響：「不只火之一族，金、木、水、土的高階咒文他都能使用……我們錯看了。剛才看到五元素精靈聚集，並不是一群弒龍教戰士或五族術士在布陣，而是這位木之一族的聖者——『Ｘ』。」

莎拉忍不住小聲吐槽：「『Ｘ』？這也算名字嗎……」

愛德華卻像是把甚麼拼圖拼在一塊，忍不住驚叫：「難怪！在非洲各地推動五族和解，帶頭與闇黑帝國周旋到底的那位『非洲聖者Ｘ』，原來就是木之一族的魔源聖物使？」

亞爾法特、索羅與莎拉面面相覷，對這個名字完全沒有概念，彷彿同時在心裏冒出相同的問號——

這片剛果森林深處，究竟還埋藏著多少他們不知道的戰場與秘密？

第三十一章：死生之間

尉藍的天空之中，太陽還沒有升到正中，早晨的涼氣已漸漸退卻，只剩下越來越潮濕的天氣和烈日的酷熱。失去了樹蔭的遮擋，眾人身處的一個圓形空間似乎被火爐蒸著，每個人都流著豆大的汗，但誰都沒有在意，空氣中隱隱帶著血腥與焦土的氣味。

那龍魔裝甲化的人左右張望，不知剛來到的亞爾法特一行六人是敵是友，曲著身子，雙手外伸，利爪反映著陽光閃閃發亮，一副戰鬥的姿態。坐倒在紅斑黑龍面前的非洲聖者Ｘ瞪目凝視，似乎不把闖來的六人放在眼內，只管留意著「龍人」的動靜，生怕他突然發難，向幼龍施襲。

索羅最不耐煩，對這個互瞪遊戲只感煩厭，首先開口道：「嗨，不好意思，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愛德華一邊瞪著Ｘ和「龍人」，一邊以他們為圓心向外緩步走著，觀察那站立而死、失去龍魔裝甲的男人，「啊」的一聲，驚訝地道：「這……這是在新巴塞隆拿以我兄長的情報交換，委託我去搶奪龍卵的男人！」

一聽到「搶奪龍卵」四字，「龍人」和Ｘ同時猛地向愛德華望去，發出異樣的眼光。Ｘ說道：「哼，那麼說你們是『龍騎士』的人了！」然後粗眉一揚，似乎想施發甚麼咒文，卻「嗚」的一聲按著自己的胸口，似乎受了不輕的傷。

莎拉觀微知著，知道被Ｘ誤會了，趕忙道：「不，不對，我們不是來搶奪龍卵，反而是要把龍卵放歸自然！」

Ｘ聽到莎拉的解釋，眼神漸漸迷茫起來。這時候，反而「龍人」把身子轉過來，面對著來到林中的六人，來回審視，目光最後落在拿著金屬箱子的瑪莉亞身上。愛德華忽然醒悟：「這是『弒龍教』的人——瑪莉亞，小心！」

說時遲那時快，「龍人」已雙足一瞪，撲向瑪莉亞，雙爪高舉，竟似要殺人滅口，把箱子搶過來的樣子。自從使用鑑別之瞳過度以致頭痛的一剎那開始，瑪莉亞已把火鎗解下來，此刻看見「龍人」向她攻擊，心生懼意，背後感覺一陣冰涼，尖叫起來，揚起手上火鎗指向來犯者，右手手指已扳動扳機，緊隨著的是「砰」的一聲巨響，火鎗已經發射。出乎眾人意料之外，子彈似乎沒有對他作出任何傷害，只能把他截停下來。細看之下，瑪莉亞火鎗的子彈確實打中了他的胸前，冒出一縷白煙，可是在堅固的龍鱗甲保護之下，連一個凹痕也看不見。

「龍人」摸摸自己的胸前，然後怒吼一聲，竟然有點像真正龍族的吼聲，利爪已然抓下，瑪莉亞無法反應，呆了下來。

「聖教主！」布魯多大叫，也顧不得自己生死，撲倒教主，以身為盾，擋在瑪莉亞身前。索羅、莎拉和愛德華都同時飛奔過去，卻已經太遲，「嚓」的一聲，布魯多高聲慘叫，他的背部已經多出四條爪痕，鮮血飛濺，血腥味瞬間濃重起來。

「該死的！」愛德華的一對黃金斧左右開弓，砍向「龍人」。面對愛德華的攻擊，「龍人」雙手回抽，迎向黃金斧，竟自以利爪接下斧頭。黃金斧雖非魔源聖物級數的魔具，仍是高等級的兵器，斧刃銳利非凡，與之相格卻絲毫無損，可見龍魔裝甲化的兩隻手十隻銳爪之鋒利。

「龍人」怒吼，雙爪連環攻擊，愛德華自稱武力至上，卻竟被逼開，只感到越來越憤怒：「好樣的！

別小看我了！」一時之間利爪與黃金斧組成一片金、銀色的閃光之網，炫目非常，索羅與莎拉在旁看著，一時之間竟然無法插手。

愛德華與對手纏鬥良久，慢慢焦急起來。忽然「龍人」一記大環迴爪擊，一陣涼風隨著利爪的軌跡向愛德華撲面而來，竟是不要命的同歸於盡打法。愛德華嚇了一跳，已然砍向對方肩膀的左斧卻已收不回來，只能硬生生躍後，先避其鋒。可是「龍人」卻原來醉翁之意不在酒，看見愛德華避開，立刻順勢把左爪回身攻向瑪莉亞。

「糟！」愛德華失算，後躍的勢道已無法停止，只能眼巴巴地看著敵人襲向黃金十字教的聖教主的景像離開自己越來越遠。

「沒有這麼容易！」索羅和莎拉同時大叫，燒著烈火的天焚、延伸成冰劍的寒霜左右插向地上，攔於「龍人」與瑪莉亞之間。可是出乎眾人意料之外，「龍人」左爪勢道突然硬生生凝住，右手卻已抓起瑪莉亞身旁的金屬盒子，然後身體旋轉跳後，一下子離開三、四丈的距離。

瑪莉亞雖然身為一教之主，畢竟仍是小孩，面對生死關頭嚇出一身冷汗，說話也顫抖起來：「龍.....龍卵！他.....他要破壞.....不要給他.....給他帶走！」

不等瑪莉亞說完，索羅和莎拉已經向「龍人」著地之處追上去；而愛德華雙足落地之後也起步狂奔，可是「龍人」已經拿著金屬箱子往林中跑去。

「別走！」索羅天焚劍一揮，「轟火龍」之咒已施發出來，直射向「龍人」，可是他也不停下腳步，任由火龍擊於背後，似乎沒有受傷之餘還借勢加速向前直飛數尺，然後腳下一個踉蹌已經站穩陣腳，繼續前進。莎拉見索羅的火咒文無功而還，一邊跑著，一邊使出「玄冰散彈射」，凝結的冰塊追射著「龍人」。哪知他的龍臉往後一望，也不停步，冰彈擊在身上尤如抓癢似的。「這是甚麼見鬼的魔裝甲！」莎拉咒罵著。

眼看「龍人」快要消失林中，忽然身後傳來一段快板的樂章，聽上去竟然波瀾壯闊，卻是愛德華一邊追在後面，一邊彈奏出「莎蓮娜之樂章」：「莎蓮娜之怒吼！」金色的琴弦自青銅豎琴中直射出來，一下子追過索羅與莎拉，纏著「龍人」雙足。樂章轉變，愛德華繼續彈奏出一小節的旋律：「莎蓮娜之寂靜！」琴弦忽然收緊。龍魔裝甲化後那人種種魔法、兵刃不侵，此刻卻被琴弦牽制腳步，失去平衡，終於跌倒地上。

再也沒法逃跑的「龍人」貌似十分焦急，揮爪欲切斷束縛，削金斷石的利爪卻無法砍斷自我生長的黃金琴弦。眼見索羅、莎拉和愛德華正在向自己跑來，利爪再揮，金屬蓋子已被切開，飛射空中。他高舉右爪，想往箱內砸落，索羅與莎拉大叫：「不要！」

兩人想要阻止，離開「龍人」卻仍有好一段的距離。愛德華在後面看見，一咬牙，把不用魔法的原則拋諸腦後，「激電寄附」之咒已起，電流通過琴弦，擊在「龍人」身上。這一訣咒文不以他身上的鱗甲為目標，直擊身體，終於湊效，「龍人」的吼聲帶著巨大的痛楚，高舉的右爪在空中凝住，然後軟癱下來，整個人倒在地上。

索羅、莎拉和愛德華來到那「龍人」之前，莎拉首先拿起箱子，想要察看龍卵有否被破壞；與此同時愛德華收起豎琴，與跪在昏倒的「龍人」面前的索羅一起細看，究竟這是甚麼樣的怪人。

就像之前站立而死的男人一樣，只見他黑色的鱗甲漸漸剝落，三角錐形的臉龐慢慢縮起，回復人形的臉孔。出乎索羅與愛德華的意料之外，黑色鱗甲之下，露出白皙的肌膚和曲線的身型，頭上也長出長

長的黑髮，足有及腰的長度，覆蓋著臉容。長髮之下，裸體右後方的肩膀之上，是一個條紋狀的紋身，似乎是群族的圖印。索羅驚訝得口不攏嘴，說不出話來，就連愛德華也口吃地道：「這……這是裸體……裸體的女……女人？」

良久，莎拉居然還沒有反應，索羅終於留意到不對，抬頭問道：「莎拉？難道妳不覺得驚訝嗎？」

莎拉默然不語好一會兒，目光才離開金屬箱子，卻也不望向地上昏倒的裸體女子，反而瞪著遠處的瑪莉亞，只見她和亞爾法特正手忙腳亂當中，想要穩定布魯多的傷勢。

「龍卵……不是只有一顆……」莎拉喃喃地道。

索羅皺眉：「甚麼？這是甚麼反問句嗎？」

莎拉吸一口氣：「不，我是說，這裏不只一顆龍卵。」愛德華與索羅面面相覷，不明白她在說甚麼。

她打斜箱子，讓他們看看裏面；索羅和愛德華伸頸看去，嚇了一跳。原來兩尺高的箱子分開了兩層，每層各有四格，周圍包裹著軟軟的綿花團，每格各有一顆十寸左右高度，外殼呈墨綠色、帶著黑色班點的卵子，推斷起來，竟是一色八顆的龍卵。「這小小的聖教主給我們帶來了甚麼程度的麻煩了？」

===

布魯多背上鮮血淋淋，亞爾法特用盡他的急救知識也無法止著他的血；瑪莉亞不懂急救，唯有跪坐在旁邊，閉上雙眼，雙手合十祈禱起來。索羅橫抱著那被電昏的女人，以身上的斗篷包裹著她的裸體，和拿著開了口的龍卵箱子的莎拉及愛德華慢慢走過去布魯多之處。愛德華擔心布魯多之餘，目光卻無法離開已經站起來，撫摸著紅斑黑龍的X。

X身高六尺多，禿頭，臉上一道交叉的疤痕，看上去三、四十歲的年紀，身上穿著淡黃色的連袖長袍。長袍的邊緣都溶溶爛爛，身上也風塵撲撲，似乎竟有不少的歷史。X腳踏草鞋，胸前戴著一串長長的珠鍊，似是甚麼乾果子或果殼交雜串成，也不知有甚麼意義。他右手持著的，是木之一族的魔源聖物——恐懼之杖。木杖的名字令人不寒而慄，實際上外觀卻沒甚麼大不了：魔杖及得上X眉間的高度，上粗下幼，呈黑棕色，像數條樹根糾纏在一起，也不甚筆直，隱隱滲出綠色的魔法芒。這魔杖用來砸人的頭或許還會有點痛，卻斷不似是甚麼奇門兵器。可是相比他的外貌，愛德華更加在意這個被尊稱為「非洲聖者」的X的背景。

二十六年前，闇黑帝國以木之一族的原居地非洲作踏出征服世界的門檻，遇到出乎意料之外的激烈反抗，導致日後的非洲大屠殺，該族自此人數凋零。由於闇黑軍團的殘暴手段，對其餘四族都或多或少作出了巨大的威嚇作用，金之一族皇族的投降、澳洲的侵略戰，都是在幾乎沒有遇到抵抗的情況下就獲得勝利。得到世界以後的闇黑帝國沒有對只剩下少數人口的非洲放寬其高度嚴厲的管治，民怨沸騰，每每爆發小型的內亂，非洲的居民活在戰禍之中，生活苦不堪言。

面對戰亂不絕，經歷過闇黑軍團於非洲的大屠殺的X深深明白到單以個體之力，無法推翻強大的闇黑帝國政權。於是他摒棄自己的名字，以「誰人都可以是我」的意義，用變數「X」為名，開始周遊列國，到處宣揚五族融和的概念，希望能夠組織起志同道合的人，以和平的手段推翻闇黑軍團的殘暴統治。可是由於X沒有任何背景勢力的撐腰，經過十多年的游說之後，他的影響仍然微乎其微，殘存的五族仍然不能合群，甚至三年前反對闇黑帝國的人組織起號稱最強最大的跨洲際聯合叛軍，沒有把五族都包含其中，在獵魔旅團的迅速反應和缺乏將才之下於三個月內被完全擊潰。這一次聯合叛軍的崩潰，令世上反抗闇黑軍團的勢力大幅削弱，身在非洲的X只感覺自我的無力。

在國際的層面上，X這個名字甚麼都不是；可是在非洲、部份歐洲地區和中東一帶，X對追求五族融和的精神在地下影響甚深，甚至令到闇黑帝國憂慮的地步，被許多厭倦戰爭的人尊稱為「聖者」。在獵魔旅團的通緝犯之中，即使他主張和平，X依然位居次席。在擁戴者的保護之下，X多次逃過特務們的追緝，中間過程卻死傷無數。在愛德華的眼中，為了「和平」一詞，X帶來無數死亡，是個虛偽和矛盾的存在，對X的主張抱著的懷疑，甚至凌駕於「為宗教而戰」的各個地下聖戰師團之上。這樣高調的一個地下活動家，竟然是手持世上所有木系統魔法的鎖鑰和封印的魔源聖物使，沒有一個人猜得著。

亞爾法特滿頭大汗，對布魯多的重傷無計可施。瑪莉亞焦急地看著，眼淚已經快要流出來。布魯多雙眼模糊，一邊咳出鮮血，一邊吃力地道：「能……能夠保護……聖教主……而死……這是……我無上的……光榮！我有……聖神……在心中……自然能……回歸天家……是喜樂事……」瑪莉亞再也忍不住，豆大的眼淚流出來。索羅、莎拉和愛德華在旁看著，雖然一直都嫌布魯多多嘴，現在卻只感心酸。

「這風中帶著善良的氣味——」這時候X緩步走過來，道：「謝謝各位為了保護龍族而來，更救了這頭幼龍與我。這位朋友傷重甚深，請讓我試試看！」

眾人這時才想起木之魔法其中一個大旁枝是回復系的咒文，不禁喜形於色。只見他的魔杖插在地上，閉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詞，全身散發出耀眼的綠色光芒。同時，在亞爾法特懷中的布魯多身體也開始包圍著同樣的綠色魔法芒，看來是回復咒文發生效用了。瑪莉亞捉緊布魯多的手，輕聲地說道：「支持著，布魯多弟兄！你會沒事的！」

果然，布魯多的血到了這時已經止住，背上撕裂的皮膚更有癒合的跡象。眾人正大喜之時，X忽然汗出如漿，恐懼之杖的綠光大盛，到了令人睜不開眼睛的地步，然後迅速消退。布魯多瞪大雙眼，痛苦地大叫著，然後不停地咳嗽，吐出大口大口的鮮血。

瑪莉亞大急：「這是甚麼意思！布魯多！布魯多！」然後「嚓啦」一聲，X手中的恐懼之杖失去光澤，變成焦黑如炭的外貌，斷成數截，X自己也咳出一口鮮血，跪倒在地。索羅、莎拉和愛德華一看就知是甚麼一回事，同時搖頭嘆息。亞爾法特在旁急問：「他的血止住了，為甚麼又會吐血的？」

莎拉不忍答道：「X把魔具的精靈和自身的魔力源都耗盡了，事已至此，能作的都已做了。」

亞爾法特大吃一驚，心中想到更大的一個問題，趕忙把魔磁拿出來，果然不再閃出綠色的光芒，指針指著東南方，背上滲出的汗水變得冷冷的，呆了下來。

X跪在地上，一手抓著胸膛，抱歉地道：「對不起……風向改變……我盡力了……之前為了保護幼龍使用了太多魔力源……」

布魯多口中鮮血不停的湧出，但仍然勉強微笑：「沒……沒關係……聖書上說：為保護……而死的人，是有福……有福的……」他呼出最後一口氣，緊握瑪莉亞的手失去力量，軟倒在地。瑪莉亞年紀雖少，畢竟作為黃金十字聖教的教主已許久，抹去眼淚，收起悲傷的情緒，合眼祈禱。

在眾人默言無語之間，莎拉放在一旁，裏面裝著八顆龍卵的箱子忽然閃出巨大的白光，竟比中午的太陽更加耀眼。

「這……這是白色的魔法芒？」索羅大吃一驚。

Ｘ勉強站起來，接口道：「這些龍卵……看來是要孵化了！」莎拉趕忙跑過去，瞇著眼把箱子裏面的兩層結構拿出來，放在地上，旁邊的幼龍此時「吖」的一聲叫了起來，叫聲裏面竟似帶著喜悅。

忽然風聲沙沙，一陣強風撲面，加上龍卵的刺眼白光，眾人不得不一起側頭閉眼。亞爾法特再張開眼睛時，中午的太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巨大的黑影。這時其餘的人都張開眼睛，都對這境像覺得奇怪，還沒有說話，只看見亞爾法特張大口，指著天空。瑪莉亞、索羅、莎拉、愛德華和Ｘ循著亞爾法特的手指看去，一頭長著白色的鬃毛，身長四十多尺的龍在拍著雙翼，於空中飄浮著，巨大的龍尾下垂，左搖右擺，大大的紅眼睛散發著深邃的眼光，高高在上地俯視著眾人。陽光被巨翼遮蔽，地面投下大片陰影，空氣中彷彿多了一股古老而威嚴的氣息。

第三十二章：天焚劍斷

白龍輕聲嘶叫一聲，雙翼一振，自身上湧出一團柔和的白光，漸漸擴散，把所在的人全部包圍著。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X與龍族已有多次相遇的經驗，已經知道牠沒有戰鬥的意思；唯獨愛德華對龍族仍然存有奇怪的敵意，雙手黃金斧驀地舉起，心裏其實是有一絲膽怯。

『吾乃愛麗絲，為龍族之首，感激諸位護幼龍與龍卵之恩，實無以為報。』

白龍的聲音在眾人的腦中響起，似乎是在空中憑空傳聲，卻找不著聲源，反而每個人都像被溫暖的聲音包裹著。亞爾法特忽然顫抖起來，心中想道：「這……這是透過這白光的傳聲之法，和觸摸龍身作出心靈溝通一樣！」

「就是這樣的感覺嗎——」他心中竟然響起莎拉的聲音，所有人都大吃一驚。

一時之間，眾人心中所想的，彼此一律聽到，言語不再重要，每個人都和愛麗絲一樣，在白光籠罩的範圍之內心靈相通。

「在心中所想的，對方就會知道，我們豈不是沒有秘密？」愛德華在心中聽到亞爾法特和莎拉的對話，首先這樣想到——當然，這個心思也就「廣播」出去了。

「白癡！難道你有甚麼見不得人的事？」索羅瞪著愛德華，嘴角含笑不動。

「呸，我可不像你，心胸狹窄的低俗蠢材！」

「啊哈哈哈，我心胸狹窄？本大爺事無不可對人言，可不像某金色頭髮的小王子，被說兩句就要回罵！」

「從武力看人格，就知道我以兵為上，不使魔法小把戲，比起你這不用魔法就打不了架的人高尚得多了！」二人不發一言，只管互相死瞪，竟然在心靈的層面上吵起架來。

「嗨、嗨！我們可都『聽』到了喔！」莎拉在旁斜眼看著，不禁暗暗笑起來。

瑪莉亞微笑說道：「大家所想到的，讓大家都能聽到，這真有趣呢！如果能夠以心靈溝通，人與人的紛爭也能減少吧？」瑪莉亞所想的和所說的同時鑽入各人的腦中和耳中，聲音似乎大了一倍，一時間所有人一起「噫」的一聲皺起眉頭，順勢把索羅和愛德華的吵鬧截停了。

X的思想又再廣播出來：「果然，龍族有著凌駕於人類的溝通方法，活了三十六年，我終於有幸親身經歷了！」

『感謝X之拯救，免吾沒於弒龍教魔掌。』本來就一旁蜷坐著的紅斑幼龍站起來，向著X微微低首，發出感謝的思想。X回身，輕輕撫著牠的臉，微笑不語。

愛麗絲語帶笑意，透過心靈的溝通向眾人說道：『可愛之人，吾已百年不見，難得汝等皆俱赤子之心，實乃可喜！』然後雙翼再次一振，在地上降落。眾人與愛麗絲並立，更覺其高大雄偉，自有一股皇者的氣派。

愛麗絲在眾人的心靈中續道：『保護吾族之恩，唯有契約能報。若汝等有意，吾願與汝等立下「御龍使」之約，或餵飼或召喚，與吾族平等共存。何歟？』

X半跪下來，道：「使喚幼龍非我所願，立約與否，保護風中遨翔的龍族本來就是我們木之一族族人的夙願。」

瑪莉亞則微笑地道：「聖神眼中，眾生平等，本來就無分你我，只盼將來人類與龍族不再互相敵視就好。說到底，仍是擅自奴役幼龍的龍騎士的不對，我教自會與他們周旋到底，保護平民；若能同時保護幼龍不被拐帶虐待，自是最好！」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愛德華不知道「御龍使」契約的意義，也無可無不可，只覺X和瑪莉亞的話所言甚是。

『就憑汝等無邪之心，「御龍使」之契約成就矣！』

白光變得更為溫暖，眾人左手的手背慢慢泛現出兩條小小的黑線，成一個等號的形狀，彷彿某種被硬塞入皮膚底層的無形器具。

與此同時，亞爾法特腦海中聽到的，不是普通的聲音，而是一陣極高頻的微細嗡鳴。緊接著，沒有經過任何語言的轉換，愛麗絲的意念就像是一股洪流，瞬間毫無阻礙地灌入他的大腦神經中。這種絕對清晰、沒有一絲雜音的意識共享，比起生物之間的心靈感應，更像是一條被強行接通的隱形傳輸管道。

亞爾法特忽然顫抖起來，因為大腦被強行寫入大量自己不明所以的知識而感到一陣暈眩，心中想道：「這……這是透過白光建立的遙距傳聲之法，和觸摸龍身作出的心靈連結一樣……」

愛麗絲的頭望向東方，雙翼一拍，又再懸浮於空中：『吾必須離去，第三龍穴似乎有難。吾與汝等之緣未斷，後會有期！』

牠的龍頭微側，往亞爾法特的方向看去，嘴角竟然似乎暗暗露出微笑。『聖教主瑪莉亞三世，吾予汝為八新生龍取名之責！』說著白光急速消退，已往空中飛遠了。

索羅瞪著愛德華，默言不語。良久，愛德華被他瞪得渾身不自在，道：「怎麼了？幹嘛瞪著我？」

索羅終於開口：「你不知道我在想甚麼了嗎？」

愛德華「咦」了一聲，笑道：「哼，謝天謝地！」

莎拉看在眼裏，轉頭向瑪莉亞道：「妳肯定，以心靈溝通能夠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紛爭？」

瑪莉亞微笑：「這兩個可能是例外呢！」

這時候，龍卵的白光慢慢退卻，其中一顆的頂部「卡啦」一聲裂開了一道縫。瑪莉亞大喜，首先跑過去八顆龍卵所在之處，亞爾法特和一眾人緊追其後。

「孵化了！孵化了！」瑪莉亞幾乎要拍起掌來。紅斑幼龍和X也走過來，一行六人一龍圍著孵化中的龍卵，一時間充滿著喜悅的氣氛。

只見一隻小小的紅鼻子首先破殼，然後蛋殼龜裂開來，散落在地，一頭全身紅色的嬰兒期幼龍終於誕生於世。小紅龍眼睛想張開卻又不能，閉著雙眼，舌頭伸出來舔著嘴邊，雙翼慢慢展開，輕輕顫抖著。牠的前足伸起，在臉上擦了兩下，伸一個懶腰，尾巴垂下，搖擺了一下。

在瑪莉亞和莎拉被小紅龍可愛的動作吸引得滿臉堆歡之時，X在旁說道：「金伯利說，請瑪莉亞小姐不要忘記給初生的龍命名。」亞爾法特看看X，原來他一直和幼龍保持著肌膚的接觸。

瑪莉亞把小紅龍置於掌中，小紅龍似乎有點害怕，身體微微閃出白色的光芒，卻又一閃即逝。她看看倒在地上、剛剛重傷而亡的布魯多，神色黯然。

她望著小紅龍道：「小龍啊，今天是我教一位重要的教友為保護我而殉道的傷心日子；可是卻也是你來到世上的大喜之日。為了紀念我的朋友，我就把你命名為『布魯多』吧！」說著，左手的等號印記發出光芒，小紅龍也被白光薄薄地包裹著，然後小龍的身體顫抖了一下，小聲地「吖」了一聲，似在答應。

索羅忽然「咦」的一聲，警告道：「殺意！」

眾人一起大驚：「甚麼——」

語音未杳，直到剛才一直昏迷的長髮女子忽然身子彈起，接著兩個後手翻，一手抓起已經空掉的金屬箱子，用它的底部往剩餘的七顆龍卵砸去。

「怎能讓妳得逞！」索羅古劍天焚急揮，要擋在箱子與龍卵之間，可是終究慢了一步。只聽得「啪嚓」一聲，一幅恐怖的景象映入眾人眼簾。沉重的金屬箱子砸在七顆未孵化的龍卵上，裏面還沒有出生的幼龍連同蛋殼被砸得血肉模糊，七條尚未出生的小龍慘死女子手上。

「天！不要！」瑪莉亞尖叫起來，眼淚決堤湧出。

X怒火攻心，大嚷：「這妖女.....！」正要舉杖施法，卻忽然醒起魔杖已不在手中。

「哼！」女子一擊既中，雙足往後一蹬，長髮與身體迴旋，驟眼看來竟像一團黑雲。接著白皙的肌膚在長髮的掩蓋下慢慢化為鱗甲，不過一秒鐘的時間，那弒龍教女子變化回「龍魔裝甲」的型態，重重著地。此時她離開亞爾法特一行人數十步之遙，以寡敵眾，卻沒有逃走的意思，雙手橫伸，仍是曲著身子的戰鬥姿態，鮮紅的眼睛怒瞪著眾人。

「妳這女魔頭！就讓我索羅來會會妳！」古劍天焚燃起烈火，索羅橫舉闊劍，急步奔向龍魔裝甲狀態中的女子。龍魔裝甲化的女子也不示弱，怒吼一聲，也衝向索羅。

「喝！納命來！」巨大的天焚劍由右邊順著索羅前衝的勢道急揮，甚有雷霆萬鈞之勢，莎拉卻在後面大叫：「索羅！你的天焚劍刃——」

莎拉的話沒有說完，索羅凝神面對敵人，也沒有留意她的警告。只聽得「鐺」的一聲巨響，龍裝女子的左爪已擊在天焚劍刃之上，剛巧正是之前被神沙巨蠍的硫酸灼出一片黑斑的部分。接下來在索羅眼內似乎變成慢鏡頭，數微秒之間發生的事在他的眼中像拖延了一個小時——「啪」的一聲，古劍天焚從中折斷成兩截，劍刃的上半截迴旋飛射往後數十尺。

「不要——」旁觀的眾人都目瞪口呆，唯有亞爾法特雙手拍在左右兩頰大叫起來。剛剛目睹木之一族的恐懼之杖變成黑炭折斷，現在又輪到火之一族的古劍天焚斷成兩截，短短不到半小時之內連續失去兩件魔源聖物的打擊，令亞爾法特幾乎受不住昏死過去。

眾人之中唯有瑪莉亞看穿他的心意，拍拍亞爾法特的肩膀，安慰他道：「不必擔心，看！」說著指向交戰中的索羅與龍裝女子。

只見索羅天焚劍雖斷，有過之前在亞馬遜森林中被黑鱗龍擊走手中武器的經驗之後，仍然臨危不亂，左手鬆開緊握的劍柄，任由右手順著劍刃與龍爪相交的反作用力彈開，然後已經詠唱出「火彈破」之咒，攤開燃燒著烈火的左掌印在龍裝女子的胸前，大喊一聲：「破！」

龍魔裝甲雖強，在零距離的攻擊之下，女子的右爪還沒有抓在索羅身上，「轟」的一聲已被火球轟飛，龍形的口之中吐出鮮血，胸前燃著火苗跌倒在地，一時間竟爬不起來，可見咒文之強大。亞爾法特不知自己在看甚麼，雙手仍然掩頰，口仍然張大，機械化地轉頭，望向瑪莉亞。

瑪莉亞解釋道：「火系統的魔法仍然在運行著，代表著火魔法沒有被封印起來；也就是說，天焚雖斷，身為魔源聖物的功效猶在。」

亞爾法特呆了一會，才心下釋然，吁了一口氣。他心中卻聯想到一事，問道：「甚麼？破壞了魔源聖物卻不等於將之封印嗎？」

瑪莉亞搖頭道：「這個.....是超越我鑑別範圍的知識，實在答不到你。」

亞爾法特對她的答案有點奇怪，不明白她所說的「鑑別範圍」是甚麼意思。但既然連幾乎甚麼都知道的瑪莉亞也說這對她是一個謎，似乎將來要把闇之一族的聖物「潘朵拉之盒」封印一事，必須查得更清楚才行。

那邊廂，索羅已經追上被轟飛的龍裝女子，劍柄上的巨大火之紅晶猛撞在龍魔裝甲化的臉部上。女子才剛掙扎起來，又被索羅轟回地上，一時塵土飛揚。龍裝女子本來就重傷未癒，又超限使用龍魔裝甲，身上魔力源已竭，長在身上的鱗甲到了這時掉落一半。她痛苦地舉頭向天，龍裝化的臉容變化回清秀女子之臉，長髮也再長出來，本來怪獸似的龍吼回復為女子的叫喊。索羅到了這時候才感覺到冷汗滲滿背心，接著本族聖物被折斷的憤怒蓋過理智，看看只剩下一半的天焚劍，怒氣攻心，右手高舉，就要反手砍掉女子的頭。

「不能殺！」愛德華追上二人，一對黃金斧已然舉起，要趕在劍起頭落之前阻止索羅。可是黃金斧還未來到二人之間，索羅已冷靜下來，高舉半截天焚劍的右手凝在空中，也不理會衝過來的愛德華，全身微微顫抖，也不知是惱怒還是悲傷，怒瞪著痛苦叫喊的龍裝女子。愛德華腳步慢了下來，緩緩步至索羅身前，仍怕他橫下心腸殺掉女子，左手斧交右手，堅定地捉著索羅高舉天焚劍的右手手腕，道：「這裏的弒龍教只剩下這個女子，我兄長的下落還要從她口中問出來，她絕不能在這裏死！」

女子避過一劫，終於力竭昏倒，又再一次回復裸體，長長的秀髮如被子一般蓋著倒地的她。索羅瞪著愛德華，哼了一聲，半截天焚劍刃上的火慢慢熄滅，右手一抖，已掙脫愛德華的緊扼。他默言無語，走到斷劍落地之處，把半截劍刃拿起來察看，呆了許久，長嘆一聲。

瑪莉亞在一旁坐倒在地，遙遙望著七顆被砸死、還沒有出生的小龍的血肉，眼淚默默流著；小龍布魯多感到她的悲傷，在她的肩上依偎，伸舌舔著她的臉，似在安慰。相對地，X跪在血肉之前憤慨嚎叫，他一直在保護龍族於「弒龍教」之毒手，這七條幼龍的死對他來說是一大打擊。在他身旁的幼龍金

伯利走上前，龍頭輕輕撫著他，Ｘ才稍稍冷靜下來。面對這個悲傷的場景，眾人心中都感到難過。

莎拉脫下身上的斗篷，也撿起剛才披在那女子身上的那件，跑過去把她的雙手牢牢綁著，才為她披上第二件斗篷，遮蓋裸體。數番風波，事情到此總算稍有喘息的時間，亞爾法特首先雙足一軟，坐倒下來：「天啊，龍卵是拿來剛果林中了，龍族也對我們諒解了，偏偏到了這時候，龍卵被砸，木之一族和火之一族的聖物也同時被損毀，怎麼辦？」

Ｘ奇道：「兩族的聖物被毀，與小朋友你有甚麼關係？」

本來這個時候都會由索羅搶著說明，現在他卻失神地坐在地上，左看右看被折斷的火族聖物，沒空理會Ｘ的問題。莎拉看了他一眼，抓了抓頭，代替索羅為亞爾法特解釋：「亞魯他正在尋找五族的聖物，為了打倒闇黑帝國而周遊列國。本來找到你的時候，我們都滿心歡喜，以為能說服你與我們同行，誰知恐懼之杖已經精靈耗盡而毀，這下子以五族聖物壓倒和封印闇之一族『潘朵拉之盒』的如意算盤，看來無論如何也打不響了。」

Ｘ想不到眼前這十來歲的小子有著如此雄心壯志，愕了一愕，沉吟一下，問道：「以五族聖物壓制和封印闇之魔法嗎？那就是說，除了我之外，也找到火之一族的聖物了，對嗎？」

亞爾法特搖了搖頭：「在你眼前的，還有水之一族和金之一族的魔源聖物；你是第四人了！」

Ｘ沒有意料到眼前竟然站著三名魔源聖物的魔具使，有點恍惚。

「根絕萬惡的根源——以血交換精靈契約的闇之魔法嗎？這也未嘗不是以最少的犧牲，換取打倒闇黑帝國殘暴統治的最後一個辦法。或許，風向是時候改變——我的完全和平主義到了必須調整方向的時候了……」他撫著下顎，自言自語，卻也不防亞爾法特等人聽到。

熟知Ｘ在歐洲影響力的愛德華這時候冷笑一聲，道：「起碼他們在為目標做些甚麼事，不似你，只管逃避，不知多少追隨你的人卻為你的理念而死。」

Ｘ抬頭瞪著他，卻也不說話，似在默認。瑪莉亞面對這尷尬的情況，打圓場地道：「Ｘ弟兄的理念是高尚的，只是闇黑帝國的專橫令其無法實現。不過，Ｘ弟兄剛才的考量也屬正確，和平需要犧牲，問題是怎樣縮小犧牲的規模。」

對於眼前這小小金髮女孩的見地，Ｘ只感到無比驚訝，又怎會想到她居然會是堂堂黃金十字聖教的聖教主？思索良久，他點一點頭，立下決心，向著亞爾法特說道：「好，你們和我志同道合，就讓我以木之一族魔源聖物使的身份，順隨著風向的流動，為推翻闇黑帝國的殘虐統治出一分力吧！」

亞爾法特定睛看著他好一會兒，帶點感動的樣子，終於吁了一口氣，道：「謝謝Ｘ你的幫忙！可是恐懼之杖已斷，要封印闇之一族的魔源聖物這個任務，也不知能否再能達成。」

Ｘ那厚厚的嘴唇揚起，微笑起來：「小朋友，不必擔心，恐懼之杖可不是這麼容易就消失的聖物！」

瑪莉亞「啊」的一聲，想起甚麼，而亞爾法特、莎拉和愛德華卻大奇，齊聲向Ｘ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Ｘ雙手置於背後，抬頭望天，道：「恐懼之杖乃是我族神聖的生命之樹自然落下的枯枝。只要生命之樹在風中一天不倒，透過繼承者的啟動，恐懼之杖就能無限複製。」

「木之一族的魔源聖物能無限複製是好，」眾人後面忽然傳來索羅的聲音，原來他在不知不覺間已經站起來，在亞爾法特背後臉色黑黑地道：「可是古劍天焚可不是能無限複製之物。失去寶劍的我，能幫到你們的忙嗎？」亞爾法特和莎拉看著他，無言以對。

這時候愛德華嘿的一聲冷笑，語氣帶點諷刺：「蠢材果然是蠢材！我老本行是幹甚麼的，難道已經忘記了嗎？」

索羅皺著眉看著他，呆了下來。忽然之間，除了微風吹過樹葉，和林中不遠處各種昆蟲的鳴叫之聲以外，在一行六人（外加兩條龍）之間寂靜一片。愛德華有點尷尬：「甚麼？你們真的不知道？」

索羅掩嘴而笑：「大白癡，連自己沒有告訴過我們也不記得！」

莎拉忽然醒起：「對了，我居然忘記了，明明之前剛離開浮島時還和索羅和亞魯提起過一次。金之一族的魔源聖物持有者並非皇族，而是與他們極之親近的貴族——」

「——是鐵匠。」愛德華有點認輸的語氣，輕嘆一口氣道。

「鐵匠？愛德華？」包括瑪莉亞在內，所有人都不能把似乎全身滲出高貴氣質的愛德華與粗獷豪邁的打鐵職業聯想在一起。

第三十三章：分道揚鑣

三十天的黑夜，漆黑如墨，星月無光，寒風在荒野間狂嘯。

風聲呼呼，即使房中燒著柴火，室外的寒氣還是不停地滲進來。小孩坐在壁爐的旁邊，火焰劈啪作響地燒著，橙紅火光映在他蒼白的小臉上，可是仍然掩蓋不了外面的風聲。漸漸地，柴火快要燒到盡頭，失去火的光芒的房間之中變得黑暗。

「不……不能讓火熄滅！」小孩打著冷顫地自言自語道。他舉起瘦弱的手，對著壁爐，閉上眼睛，皺起眉頭，手臂用力顫抖，魔法的光芒散發出來。

黑白。

沒有顏色的世界，小孩的眼中只有光與影。「手上……發出光芒！我也能使用魔法！」

他喜形於色，咧嘴笑了起來：「火魔法的魔句……是甚麼？」心中疑惑，不期然地搜索小小的心靈中懂得的僅有魔句。

忽然之間，自小孩子手中爆發出的，不是火之魔法，卻是一堆的暴風雪，一瞬間把僅餘的柴火熄滅，冰霜迅速在木柴上凝結，房間頓時冷如冰窟。

「停！停下來！」小孩大喊，痛哭著，手中的暴風雪卻不停下來。他左手抓著右手的手腕，橫衝直撞，無論如何都不能把暴風雪之咒阻止，房間之中越來越冷，周圍結霜。

看到了……是藍色的世界。不想看見，所以變成黑白的映像。小孩散發出的魔法芒，是水精靈適應性的印記——不，是詛咒，小孩堅持。

「為甚麼——」小孩大聲地哭喊著。他跪在地上，手上的風雪還是源源不絕地湧出來。

「異種！」

「妖孽！」

「你不屬於我族！」

小孩周圍響起聲音，向著他大叫。

「爸爸！」小孩哭個不停，手上的暴風雪已把房間堆滿，把小孩的腳踝埋著，心中感到一股寒氣，一股絕對的無助感。倔強的他不想求救，但到了這地步，只能向父親呼喊。

眼前一個幾近六尺的男人的身影忽然浮現出來，看著小孩，眼神滿是悲傷。然後，不發一言地，他別過頭去，漸漸消失在黑暗中。

「爸爸！」小孩沒有媽媽，由小到大都是爸爸帶大。爸爸擁有火屬性的血統，為甚麼自己卻是水屬性的身體？

「你的名字——」

忽然之間，一張巨大而模糊的臉容在空中浮起；而房中的風雪已把小孩埋葬至頸部。小孩還在反抗：「不！不要！不要判我死刑！」

「你的名字叫——」

巨大的臉龐沒有理會小孩的抗議，仍然說道：「風暴行者。」

風雪把小孩沒頂，白茫茫的冰雪世界徹底吞噬了他的身影。

===

風暴行者猛地張開眼睛，夜空中的滿天星斗映入眼簾，萬里無雲。
他舉起右手，手臂上的刀疤劍痕告訴他生存在現實之中。然後心念到處，紫色的魔法芒微微泛起，一團小小的紫色火苗自掌中升起，懸浮於空中，在黑暗中搖曳生姿。

他忽然想起甚麼，猛地坐起身子來，身體卻感到——不，應說是感覺不到任何痛楚，心中一片不合邏輯之感。

「對了.....我在戰鬥！」風暴行者終於從夢中醒來，即時左右察看。不遠處，一個長髮及肩的男人跪在一個倒臥在地的人面前，身上泛起紫色的魔法芒，和暗淡的星光相輝映，兩人周身籠罩在詭異的紫霧中。倒地之人身上似乎與長髮男子產生共鳴，也散發出紫光。不多時，二人身上紫光退卻，長髮男子稍微回頭，從肩膀後面往風暴行者看去，復又回頭，小聲地對倒臥在地上的人說了甚麼，然後站起來，向風暴行者走過去。

「本鄉.....？」風暴行者的記憶漸漸回來，想起這個打倒自己的男人的名字。

本鄉來到他的面前，仍然赤裸著上身，結實的肌肉在星光下泛著汗光，一手撐著腰間，一手伸出來，竟是要拉起他的樣子：「本鄉十六。我是獵魔旅團歐洲第三獨立部隊的領隊，軍階中校。」

本鄉向風暴行者報上自己的名號，暗地裏自是認同他身為戰士的意思。風暴行者微一遲疑，也就接受他的好意，在本鄉的一拉之下站起來。

「本鄉中校！」忽然在遠處傳來一聲呼喊，一名穿著黑色斗篷的金色短髮男子似乎有點慌張地跑過來，語氣中帶著擔心：「你.....你沒事吧？」

他一邊說，一邊已經來到本鄉身邊，風暴行者錯覺以為他想把本鄉抱進懷中。本鄉出奇地露出溫柔的微笑：「我沒事，亨利。」然後臉上正容，問道：「追蹤黃金十字教信徒一事如何？」

亨利作一個軍禮，朗聲答道：「線索來到這附近就斷了。」

本鄉皺眉，撫著下顎思索，然後向風暴行者問道：「你說你們也是追到這裏？」

亨利這時才留意到風暴行者的存在，忽然臉容繃緊起來，喝問道：「你是誰？」

風暴行者還沒有答話，本鄉已揮手攔著：「他的名字是風暴行者，是龍騎士的一員，被我拘捕了！」

所謂「被拘捕」，身上的傷痕卻有被木系統的回復魔法醫治過的痕跡，明顯地受了本鄉的救助。亨利心中不禁浮起醋意，想起不久之前本鄉才對阿里作出同樣的包庇，本鄉的行徑令他有點被看扁的感覺。

那邊廂，風暴行者有點錯愕，低首道：「風暴行者·皇后在戰鬥之中打輸了，風暴行者的生命交給本鄉十六手中。」

本鄉抬頭，看著他道：「你的坐龍已經被我殺了，你已無路可逃。與獵魔旅團戰鬥的最高刑罰是死刑，而我有絕對的取決權。留你一命也無不可，你就加入我們，追蹤索羅的線索吧。」

風暴行者抬起頭，直視本鄉：「風暴行者說過了，風暴行者的生命就由你掌管。」

亨利到了這地步，終於忍不住出聲：「自己的坐龍被殺死了，居然毫不動容！這樣冷血的人也要收為部下嗎？」

風暴行者轉頭看著他，冷冷地道：「黑龍不過是坐騎，是工具，為甚麼要動容？」

本鄉聽得出亨利的不滿，語氣又轉溫柔：「用人唯才，亨利你是知道這個道理的，不是嗎？」

看著溫柔對己的本鄉，亨利不禁又心軟下來，回想起最初自己為何會對本鄉唯命是從。

「剛才收到阿里的傳訊魔球，他們那邊追蹤坐龍的去向，似乎向著南邊飛去，和龍騎士及我們的追蹤背道而馳。我們應該向南還是向西行？」亨利收起感想，向本鄉問道。

風暴行者第一次提出意見：「坐龍不會無故往南，若龍騎士身亡的話，牠們被嚴訓應自折回北地。牠們現在前往沒被訓練回歸的地方，原因只有一個。」

本鄉和亨利向他看去，投以詢問的眼神。風暴行者續道：「牠們被其他人馴服，正載著騎乘者往他們的目的地去了。」

「『其他人』嗎……」本鄉沉吟：「似乎索羅和他的同伴是最合理的推論。他們橫越地中海往非洲幹甚麼？」

這時候本來跟著亨利的兩名特使終於牽著馬匹來到現場，吸引了本鄉的目光。亨利這時候插口道：「阿里的傳訊魔球還提到一個有趣的消息。」

「啊？」本鄉對亨利的話感到興趣。

「那水魔術士似乎比我們推測中更大來頭——跟著索羅的是『平湖水鏡』的魔具使！」

本鄉瞪大眼睛，雙眉揚起，然後右手搭在額頭之上：「天，不要給我猜中索羅在密謀甚麼！」

亨利和風暴行者有點不明所以，只聽得本鄉續道：「先叫阿里繼續追蹤，我們轉向南方，趕上去和他們會合！」

===

在森林之中，亞爾法特、瑪莉亞、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圍著昏倒在地上的長髮女子，有點不知怎麼辦才好的感覺。這裏是森林深處，陽光穿過濃密的樹冠灑下斑駁光影，周圍除了參天古木之外甚麼也沒有，總不成把她綁在樹上拷問一個星期；而且古劍天焚和恐懼之杖的修補也可說是頗為緊急之事，不能在剛果森林中待太久。

「假如能夠阻止她變回似龍不似龍的奇怪型態就好辦了。」亞爾法特忽發奇想，提出意見道。

莎拉皺著眉頭：「這是基因系統的魔具吧。如何能夠『封印』或『抽出』呢？老實說，如果有能把這甚麼『龍魔裝甲』抽離她身體的方法，我也想知道；或許還能幫到福特家族消除其『火焰紋章』的烙印。」

「福特家族？」愛德華好奇地問道，索羅在旁邊揮一揮手：「說來話長，遲一點告訴你吧。」

X嘆了一口氣，道：「我和弒龍教交手十多次，平常在三眼聖狼的幫助之下總能把他們趕走，今天是第一次逼不得已使出巨大咒文，還殺了這許多人，風中帶著血腥之氣……這些龍魔裝甲化的弒龍教徒是最近幾年才出現的——說來諷刺，為了屠殺龍族，卻要借助化身為龍形的魔具……」

瑪莉亞沉思：「要把龍魔裝甲解除該是不能做到的事，可是要暫時不讓她化身的方法也不是沒有……」

聽到這小小教主的說話，亞爾法特有點驚訝：「可以怎麼辦呢？」

「木之魔法中，回復系統的咒文有解毒用的『心清神明咒』，把藏存於體內的異物逼出體外。龍魔裝甲雖為基因系統的魔具，由於屬於複製式，除了原型的魔具使之外，其他持有者擁有的『分身』都必需一把鑰匙，是身體中的異物，因此『心清神明咒』應該能將之抽出。」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愛德華早對瑪莉亞的解說習以為常，X卻是第一次聽到瑪莉亞對魔具或魔法的分析，對一個小女孩擁有這些幾乎屬於秘聞的知識感到訝異非常，呆在當場，合不攏嘴。瑪莉亞頓了一頓，蔚藍清澈的眼眸向X望去，續道：「問題是X先生之前為了保護金伯利使用了巨大的火魔法攻擊，再加上嘗試拯救布魯多而失敗，魔力源該已見底，現在不知還有沒有餘力使用『心清神明咒』？」

她的眼眸沒有變黑，自是沒有啟動鑑別之瞳了，可是她當然不能向眾人解釋自己超限使用鑑別之瞳，已經令她今天必須暫停運用這方便得有點過份、關乎黃金十字聖教存亡的魔具。

聽到瑪莉亞的問題，X的右手按在胸前，閉上雙眼，輕輕運了一下力，身上隱隱散發出一陣綠光，復又收起，點頭道：「我能感受到空氣的流動——應該沒問題的，即管讓我試試！」

亞爾法特對魔法的運用不太清楚，瑪莉亞不太在意，其餘三人卻對魔法熟悉，一同被X嚇了一跳：由使用魔力源至見底，到現在才不過一會兒的時間，木之一族對魔力源的強勁回復力果然非同小可。

只見X走到那女子身前跪了下來，右手伸在她的身上一尺左右的位置，微一沉吟，X和女子身上散發出柔和的綠光，綠芒如細絲般在空氣中流轉，緩緩滲入女子肌膚。那長髮女子在昏迷之中似乎感到不適，皺起眉頭，一絲絲的黑氣自身上滲透出來。未幾，她發出輕輕的低吟聲，黑氣在X的手和女子的身體之間凝成一團。過了好一會，X的額頭滲滿汗水，女子身上滲出的黑氣卻越來越少，不久後已經不再出現，只餘那團黑氣在空氣中懸浮著。X輕輕「喝」的一聲，黑氣急速濃縮，竟然成為一粒手指

頭大小的漆黑圓珠，掉在地上，珠身幽光閃動，散發不祥氣息。

瑪莉亞把圓珠撿起，在太陽之下比劃，點頭道：「成了，這就是鑰匙！」然後把它交給愛德華：「愛德華弟兄是要尋找兄長吧？這可能可以成為談判的酬碼。」

愛德華伸手接過，向瑪莉亞點頭道：「謝謝妳，瑪莉亞！」

這時候昏倒的弒龍教女子呻吟了一下，看見圍著她的眾人，驚惶之下掙扎起來，卻發現雙手被綑縛在後，知道已無路可逃，哼的一聲，沉身立馬，似乎想藉著變化為龍魔裝甲型態再打一場，可是數番運力，卻仍無法變身，驚訝非常。

愛德華把黑色圓珠拿在拇指和食指之間，嘿嘿冷笑道：「嗨、嗨，妳是否忘記了甚麼了？」

女子瞪著圓珠，自然知道對方已把龍裝變化的鑰匙自她身上取出，呆了一會，道：「你……哼！與龍族為伍，出賣人類，無恥下流的龍騎士！既然已把我打倒，要殺要剮就隨便你了！」說著坐倒下來，把頭一側，竟是引頸就戮的意思，喃喃地道：「馬修，伊沙貝拉這就來天國找你了……」

亞爾法特忍不住道：「麻煩妳不要把我們和那些甚麼龍騎士混為一談！龍族無罪，錯的是北地之人，不去阻止他們的暴行，卻遷怒於龍嗎？盲目屠殺，你們弒龍教和虐待龍族的龍騎士又有甚麼分別了？」

伊沙貝拉聽了亞爾法特的話，憤怒地道：「妖言惑眾！我們殺掉惡龍是替天行道！我們教父常說，惡龍能改變人的思想，龍騎士自然是被惡龍利用的受害者了；看來連你們這些人的腦袋也被污染了吧！」

龍族能與人類以思想溝通，這一點眾人已經親身體會，那教父說甚麼「能改變思想」，怕且是天大的一個誤會。莎拉唉的一聲嘆了一口氣：「被洗腦的，看來是妳，不是我們呢。」

愛德華揮一揮手，道：「也罷！那個擋在妳面前的男人曾經委託過我去破壞龍卵，以我兄長的情報交換。妳對這件事情知道多少？」

伊沙貝拉呸的一聲道：「殺死馬修的同黨，你道我會告訴你嗎？死心吧！」

愛德華冷冷地瞪著她，出奇地沒有發怒：「我已經知道我兄長身在獵魔旅團之內，詳情也不急於一時追問；橫豎我們仍要旅行，漫漫長路自然要和妳好好相處一下！」

眾人聽得毛管豎起，知道愛德華能為尋找兄長一事大開殺戒，伊沙貝拉的命運會怎樣實在難說得很。瑪莉亞年紀雖小，哪會聽不出愛德華話中意思？當下揚起眉道：「愛德華弟兄！保護龍族一事我很感激，可是即使她虐殺幼龍，可不要妄想加害這位手無寸鐵的伊沙貝拉小姐。這是有違我們黃金十字聖教不傷害無戰鬥能力者的大義，若你這麼做的話，我教將不會和你客氣！」

愛德華斜眼看著瑪莉亞，哼的一聲，也不答話。到了這個時候，X才大約猜到這樸素打扮的女孩，該是歐洲大名鼎鼎的聖神教極端——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的某位大人物。

一半是為了緩和氣氛，一半是真的想知道，亞爾法特站出來岔開話題：「那麼，我們該怎樣解決修補古劍天焚和複製恐懼之杖之事？」

愛德華揮一揮手，首先答道：「在森林之中我甚麼辦法也沒有，要修補天焚劍，我需要能燒出高熱的煉鐵場和大量的鋼材。我最熟悉的地方，莫過於我家族於古法國地域的波爾多市近郊的『鑄鐵窖』，回到那裏，還能夠得到我家家族長輩的幫忙。」

X也點頭道：「要複製恐懼之杖，往生命之樹所在的馬達加斯加島一行是少不免了。可是由這裏去，路程不短……」

說到這裏，旁邊一直聽著眾人對話的幼龍金伯利重重的向X噴了一口氣，似要吸引他的注意力。X「咦」的一聲，伸手搭上金伯利的臉上，與牠溝通起來。未幾，他面露歡顏道：「對，我怎會忘記了呢？得到愛麗絲的認證、身為御龍使的我們可以借助龍族的幫忙，大大縮短旅途的時間！」

「似乎分開走一途是大勢所趨吧……」莎拉雙手交胸前，皺起眉頭道：「那麼我們之後又如何會合？」

瑪莉亞提議道：「亞爾法特弟兄不是還要尋找土之一族的魔源聖物嗎？解決重修古劍天焚和複製恐懼之杖二事後，你們該往東行，而我則應回去歐洲，和我教教眾會合，重整教會。古埃及地域於地中海的重要港口阿歷山大利亞會是最方便的地點。」

亞爾法特和索羅對地理不熟悉，互相對望，不知所以；莎拉、愛德華和X卻同時點頭，對瑪莉亞的意見十分贊同。夕陽餘暉穿透林間，眾人身影拉得老長，象徵著即將分道揚鑣的命運。

第三十四章：歧途遠征

相約於古代埃及的著名港口亞歷山大利亞再見，誰先到步便以傳訊魔球通訊，亞爾法特一行人分道揚鑣，分別前往各自的目的地重修古劍天焚和恐懼之杖。港口預約的約定如風中之約，眾人身影漸分，背後剛果林海沉寂如晝。
愛德華要回去歐洲的家族根據地、古代法國地區的波爾多市外的「鑄鐵窖」修補截斷的古劍天焚，以歐洲為基地的黃金十字教教主瑪莉亞已完成運送龍卵的任務，本應順路跟隨；可是他堅持帶著伊沙貝拉一起，順道查探兄長的下落，幾乎等於帶著一個潛伏的炸彈，當然不能讓身為一教之主的瑪莉亞跟著。瑪莉亞知道索羅正義感極度強烈，自會監管著愛德華不會對伊沙貝拉下毒手，對他的意見也就無可無不可；正好借機帶著決定飼養的小紅龍「布魯多」再在非洲闖盪一會，見識一下世界。

商討之下，亞爾法特、瑪莉亞、莎拉和X喚來了金伯利的姊妹龍凱特林，亞爾法特和X坐在金伯利的背上，瑪莉亞則與莎拉騎乘凱特林，與索羅和愛德華道別後先往東面進發，目的地是生命之樹所在、非洲東部的馬達加斯加島。而索羅和愛德華則帶著伊沙貝拉，循原路回到停泊小船的小湖之旁，打算先回去班吉古城，取回寄放的海蜘蛛小氣墊船，經北非回去歐洲。

索羅閉上眼睛，站在迷路森林的入口，高舉左手，口中吟誦：「與御龍使立下契約的龍族啊，本人的名字是索羅，得到愛麗絲的認證，以身為御龍使的身份呼喚你們，請求你們載我們到所要去的地方，不勝感激。」

心念到處，左手的等號紋章發出白色的閃光，白芒如星火般在林間綻放，驚起幾隻夜鳥。
同一時間，愛德華看著伊沙貝拉，只見她神情落寞，雙目無神，只管望著天空。他想到弒龍教對龍族的憎恨，其實不過半個月前他也不遑多讓；因為對龍族誤解，他也差點造成搗毀龍卵的大錯。想到這裏，「唉」的嘆了一口氣，黃金斧出鞘，已經切斷綁著伊沙貝拉雙手的斗篷。

伊沙貝拉呆了一呆，柳眉一揚，喝問道：「裝好心嗎？還是視沒有『龍魔裝甲』的我如無物的意思！」

愛德華直視著她，道：「不瞞妳說，在與瑪莉亞和龍族打交道以前，我也一直深信龍族為萬惡的根源；可是與龍騎士交手以後，我對這個信念不禁動搖起來。妳自小接受要把龍族根絕的教育，一時三刻可沒有可能改變妳的觀念。」

說到這裏，愛德華頓了一頓，帶著一點嘆息的語氣，聲音柔和起來：「束縛著妳其實對我們沒有甚麼好處，我需要的只是我兄長的情報；而老實說，沒有龍魔裝甲的妳對我和索羅的確不是甚麼威脅。改變一個人的思想不是容易之事，我們只能讓妳親身體會誰是誰非。」

在愛德華的小小演說之下，伊沙貝拉呆著，這人的言語有理，哪裏像被惡龍洗腦的惡人？她不禁開始懷疑，難道教父所說的，果然是一個天大的誤會？只見愛德華就站在她的身後，還斧回腰間，再也不以監視囚犯的眼光死瞪著她，對她來說是逃走的大好機會，到了此時卻自猶疑起來。

二人對話之間，在索羅的召喚下，一頭長至青年期的龍從南方飛來，在他們身邊降落，巨翼捲起林間落葉，鱗甲在陽光下隱隱生輝。
比起之前離開的金伯利和凱特林，這頭龍身長三十尺有餘，身上雖仍有紅斑，卻已不甚明顯，鱗甲不再墨綠，偏向隱藍。索羅立刻聯想起在南美洲亞馬遜河見過的黑鱗龍，才知道龍族似乎由全身鮮紅的嬰兒期慢慢褪色，成為墨綠色的黑鱗，再漸漸轉為隱藍色，因此由龍族的鱗甲可以看出一頭龍大約長到甚麼年紀。

黑龍好奇地看著索羅、愛德華與伊沙貝拉，慢慢地低下頭來，伸向索羅。索羅知道這是黑龍欲與他溝通的表現，遲疑了一下，也就學著亞爾法特，把手搭上黑龍的臉。果然一陣觸電的感覺，黑龍與索羅心靈溝通的渠道瞬間展開：『御龍使——索羅，汝呼喚詩華而來乎？』

就像和愛麗絲以心靈交談時一樣，這頭名叫詩華的黑龍的聲音在索羅的腦中迴盪著，是比言語交談更深一層次的型態。索羅渾身不自在的，實在很難習慣這種溝通的方式，想道：『是的，是我呼喚你而來。我們要回到歐洲去，本來乘著龍族而行會最快捷，但是剛果森林以北，由中非巨人沙漠到北非到歐洲之間有不少的人蹤，也對龍族存在著十分深厚的誤解，只怕騎著你只會令人以為我們是惡名昭彰的龍騎士.....』

詩華的聲音在索羅的心中響起，認同道：『然也，吾實不欲為世人所見，還望見諒。』

索羅接道：『因此我們希望能借助你的力量，只管送我們到剛果森林的入口，班吉古城外數里就好。自那裏我們可以轉乘我們自己人類的交通工具完成我們的行程。』

『那麼，』詩華的語氣帶著笑意：『俺倒也不妨為汝等效勞。』

索羅滿臉笑容，心中感激：『謝謝你！作為報酬.....』

詩華打斷他的思路：『休提酬勞！能得愛麗絲之認證者，本已對吾族有恩，載汝等前往之地既屬人煙稀少之處，對吾無危險之虞。唯此女子散發不明敵意，且無御龍使之印，望汝等善加看管.....吾實難心安。』

索羅往伊沙貝拉看去，她果然顫顫巍巍，咬牙切齒地瞪著他和詩華。他嘆了一口氣，想道：『詩華，這個說來話長。她其實是弒龍教之人，可說是你們的仇人吧？可是她關乎我同伴愛德華兄長的下落，因此要帶著她上路。老實說，我們希望能改變她對龍族的誤解.....』

詩華有點不安之感，但隨即釋然：『不愧為愛麗絲認證之人，還致力於修補人與龍族之關係。閒話休提，吾等啟程矣！』

索羅向愛德華和伊沙貝拉打個手勢，愛德華作一個紳士式的鞠躬，請伊沙貝拉先行，其實暗地裏是監視著，不給她不騎在龍上的理由。伊沙貝拉只感無比諷刺，身為弒龍教的一員到此刻卻要騎上龍背之上，百感交雜，羞恥之心充滿心頭。

===

亞爾法特、莎拉、瑪莉亞與X雖有龍可騎，但金伯利和凱特林都是不過五歲左右的幼龍，就算在以虐龍聞名的龍騎士眼中，也未及能長時間騎乘的年齡。
X與龍族為伍，當然清楚，不敢給予兩頭幼龍太重的負擔，每天只飛四、五個小時左右；可是這也已經替他們每天涵蓋三、四百公里的距離，大大縮短了在廣大的中非森林中旅程的時間。

亞爾法特和莎拉坐過獨角天馬穿越南美洲，可是坐在龍背之上橫越中非的光景又大不相同。龍翼拍擊間，風聲呼嘯，腳下樹海如綠浪翻滾。
相比亞馬遜中一望無盡的樹海，中非除了森林之外還有廣大的草原，偶爾可以見到成群的斑馬或水牛在奔跑，一片無拘無束的氣氛，或有獅子追逐，獵豹群居，懶洋洋地聚於小丘附近。不過幾十公里，平原又慢慢演變為森林，到處可見犀牛在泥漿中沐浴，長頸鹿在樹間覓食，百鳥爭鳴。

瑪莉亞自小在歐洲教會中的溫室長大，哪會有機會親身見識這些只有在書本中才看得見的動物？她摟著莎拉的腰間，咧嘴而笑，在陽光的沐浴之下，散發出和年紀相約的活潑氣質。而在她肩膀上的小紅龍布魯多也感受到逍遙的氣氛，雖未能飛翔，也「吱呀」地輕聲叫著，好不暢快。即使是周遊列國的莎拉，當時在亞馬遜中野生動物多有匿藏於林者，難得看見這許多的野生動物在草原和森林中活躍，也是大開眼界的經驗。

亞爾法特坐在X的後面，不時向他詢問在奔跑的是甚麼動物、在林中嬉戲的是甚麼猴子，以大自然為家的X自然樂於分享，偶有不知種族的動物，金伯利也透過心靈溝通與他們談論，雖不知名，總能告訴二人牠平時看見這些動物的習性。

他們每天飛大約四、五個小時，金伯利或凱特林「喊」累時則降落休息，之後慢慢再走幾個小時，晚上則在森林中或草原上紮營休息，一路上自是沒有旅人，只有動植物為伴。營火搖曳間，龍影幢幢，星空如幕。
在兩頭紅斑黑龍的陪伴之下，野生的猛獸自然不敢靠近，一路上倒也安全。日間旅行的距離不短，本來亞爾法特、瑪莉亞和莎拉都甚為疲累，但在X所說有關非洲大自然的所見所聞下，好奇心讓他們都把倦意一掃而空。偶然瑪莉亞問及X的和平抗爭主義，莎拉和亞爾法特都會加入辯論，年紀尚幼的金伯利和凱特林在旁聽著，只覺人類的政治體系實在太過複雜，不明白為何要為權力拼了小命；小紅龍布魯多更未懂事，自己與自己玩耍去了。

眾人旅行了三天，樹林漸漸茂盛，地勢向上發展，漸漸形成山脈。層巒疊翠，雲霧繚繞，如仙境般展開。 在金伯利的背上，亞爾法特向X詢問：「我們向著山脈前進嗎？這裏是甚麼地方？」

X回頭解說：「這一帶空氣的味道.....我們正在進入東非洲大裂谷西段，越過了米通巴山脈後，就可以看見深深的峽谷。木之一族的口述傳說裏面，這是峽谷史前時代都是一個個的湖，可是到了現代都已經乾涸，只剩下高原中央的勝利之湖。這一部分的東非洲我也甚少來過，聽聞勝利之湖中，住著數族幻獸，包括雷龍族和人魚族，雖然從沒有親眼見過，但在非洲廣闊的土地裏，無奇不有，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想來也是存在著吧。」

在不遠處，凱特林背上的莎拉聽覺敏銳，竟然聽到X和亞爾法特的對話，嘗試蓋過呼呼風聲，大聲地插嘴道：「人魚族的傳說在澳大利亞也十分盛行，在我們那邊，傳說中的人魚族分為湖人魚和海人魚；而在以風暴聞名的塔斯曼尼亞海中住著海人魚，傳說能為航海的人們帶來幸福；可是不知為何傳說被某些人扭曲，竟然變成『人魚的眼淚會變化為能與礁石媲美的透明蛋白石』，導致數百年前一場捕獵人魚的風波。不管人魚是否真實存在，塔斯曼尼亞海的狂風巨浪令許多探險家卻步，而敢於出海的，也難得幾人能夠生存回來，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可說是虧本的生意，一時興起的潮流轉瞬又冷卻下來，自此人魚僅僅成為幻想中的生物活在澳大利亞的居民心中。」

X在風中點頭，也大聲地回應道：「我不太清楚湖人魚與海人魚之分，但勝利之湖倒真的是淡水湖。非洲在這許多年來人跡罕至，偶有探險家之輩來到這裏，都以記錄和考察為主，傳說回到北非、中東和歐洲都仍留於傳說的階段，鮮有人真的來狩獵稀有生物；這是大自然與保護之風的保祐吧，野生的生物總算避開被大肆屠殺的命運。看，這就是米通巴山脈了！」說著指向地上，只見樹木處處，山羊、山貓等山間動物在林中群居覓食，眾人看在眼裏只感胸襟廣闊，瑪莉亞合上眼祈禱，頌讚聖神恩典自然不在話下。

===

在稍有微浪的海面上，一艘小船揚著帆，乘著風破浪而行。 海鷗盤旋，浪花飛濺，船帆鼓脹如翼。

站在船頭的，正是獵魔旅團歐洲第三獨立部隊的隊長本鄉十六中校，右腳撐在船頭，雙手相交胸前，黑色的斗篷和長髮隨著海風豪邁地飄揚著。在他的眼中，突尼斯港的碼頭向著小船慢慢靠近，在碼頭的盡頭是另一名穿著黑色斗篷的獵魔特使，帽子退了下來，微卷的黑髮和瘦削的身形，不是阿里是誰？

小船即將靠港，在水手的操舵下速度慢了下來，直到船身碰上碼頭的旁邊，吆喝聲下水手們往岸上拋出繩子，碼頭的水手熟練地綑在纜樁之上。也不等水手們完成船隻靠岸的作業，本鄉已經跳上岸上。平時換作普通乘客的話，水手們已經破口大罵；但面對身為獵魔旅團成員的一眾軍人，他們自然默不作聲，只在心裏咒罵，巴不得他們失足跌進水中。

「阿里！好久不見！」本鄉右手舉起，打了一個招呼。

阿里微微躬身，頗為禮貌地回應：「本鄉中校，閣下可安好？」

這時候亨利和風暴行者已踏足岸上，尾隨三名特使，卻是種種風波之後僅存的三人。阿里看見眼生的風暴行者，只見他身穿銀白毛大衣，手執巨大鐵錘，絲毫不像帝國軍的打扮，有點好奇地打量著。本鄉向阿里問道：「追蹤坐龍的事怎樣？」

阿里的眼光從風暴行者回到上司身上，答道：「恕在下大膽，對於追蹤坐龍一事我們已經放棄了——」

亨利忍不住插嘴，語氣帶著不悅：「本鄉中校叫你做的事，你竟敢抗命？」

阿里微微低首，眼光卻仍然瞪著眾人：「那是因為我們打聽到直接關係索羅的消息。」

「哦？」本鄉對阿里的話十分感興趣，卻忽然岔開話題：「對了，那個叫雷蒙德·福特的人呢？」

阿里的神色帶點無奈，答道：「很遺憾，雖然在下能與他達成停戰的約定，這雷蒙德卻是十分我行我素的人。他自顧自的追蹤去了，不肯與我們合作。」

亨利又再冷冷地哼了一聲，諷刺道：「只是『停戰約定』嗎？與獵魔旅團交手的人不必受到法律的制裁，阿里上尉可仁慈得很哪！」

對於亨利的冷嘲熱諷，阿里早已習慣，也不太在意，平靜地答道：「我們有著共同的目標，沒有必要在這刻成為敵人。」

亨利哼的一聲，不置可否；本鄉則點一點頭，表示贊同：「也罷，索羅與水族的魔具使同行，總會與我們再遇上，到時增加一名同伴也不是壞事。好了，有關索羅的情報？」

阿里點點頭，復又向不言不語的風暴行者望了一眼，心中細想，跟著本鄉身旁的，自然得到他的信任，也不問他的來頭，就向本鄉報告道：「索羅的巨劍確實十分惹眼，我們在這裏打聽到數宗目睹索羅的線索，能夠追蹤到黃金十字教在突尼斯這裏的分堂。差不多兩個星期前，多人目睹索羅帶著至少五人的同伴乘坐著小型氣墊船『海蜘蛛』型往南面巨人沙漠進發；如無猜錯，他似乎與黃金十字教的人搭上了。奇怪的是，在這裏的黃金十字教分堂信眾十分合作，毫不掩飾地告訴我們有關索羅的事，幾乎像是要與他劃清界線似的。」

本鄉皺著眉，心念急轉，分析著這一切的意義和他們下一步應該如何。風暴行者此時終於開口：「巨

人沙漠以南是剛果流域的熱帶森林，我們龍騎士偶然也會來到這裏取卵。假設索羅和搶去我們龍卵的黃金十字教徒是為了歸還龍卵於森林的話，猜測那裏為他們的目的地也不為過。」

亨利對阿里和風暴行者不停提供情報和意見，感到莫名其妙的威脅，當下也插口，似乎在炫耀自己的知識：「剛果森林的其中一個入口是中非的班吉古城，是非洲交易的重鎮。我們到那裏，可能能夠打聽到甚麼情報。」

「不，這樣的話我們只會追著他們的尾巴，永遠抓不著他們。我們必須預計他們的行動，才有望趕在他們的前頭。」本鄉立下決心，在這裏定下追蹤的策略：「假設我對索羅的行動沒有猜錯的話，他們下一步將會往東進發，前往亞洲。那麼，為了補給物資和打聽路途，他們當在越過紅海之前停站。問題是他們會在哪裏駐足——」

阿里不禁打斷問道：「本鄉中校，你在猜他在密謀甚麼呢？」

本鄉搖著頭，答道：「我暫時不能告訴你們，不過我有一點點的自信——雖然我希望我會猜錯。」

本鄉言詞曖昧，眾人不便追問。亨利顯示著他豐富的地理知識，向本鄉提議：「紅海沿岸沒有理想港口，不易橫越，取陸路繞道為最合理的途徑；那麼，古埃及領域的首府開羅，人流眾多，資源豐富，將會是最合理的補給站。」

本鄉聽了亨利的意見，點一點頭，道：「那麼，我們就往開羅等著，看他們會否自投羅網！」

海風驟起，眾人身影在碼頭尤如一枝枝牢獄的鐵杆，獵魔之網悄然收緊。

第三十五章：關外巨人

「我們就在湖邊紮營渡過一晚吧！」X走在前面，迎著暖暖的湖風，身上的長袍微微飄揚，胸前的項鍊被風吹得「卡啦卡啦」作響。跟在後面的三人也來到湖邊，眺望這個幾乎一望無際的大湖。只聽得「啪啪」的振翅聲，金伯利與凱特林高聲歡呼，已自領著小紅龍布魯多飛起來，在湖邊四處飛翔，好不得意。

越過米通巴山脈之後，再往東走不久，亞爾法特、瑪莉亞、莎拉與X終於來到勝利之湖湖畔。樹木與草地、陽光與湖水，遠處的山脈、近處的溪流，交織出一幅動人的美景。此時剛接近正午，在中非的森林草原之中本是酷熱非常的氣候，然身處大湖之旁，氣候卻溫和得多了。

不遠處，野馬、山羊等就在附近吃著青草，看到眾人到來，亦不太在意；難得的是，對空中飛翔的幼龍竟也沒有懼怕之感，想來這一帶連龍族也不常出沒。小紅龍布魯多飛了一會兒已覺疲累，又回到瑪莉亞肩上，有時舔舔自己的手背，有時則舔舔親近的瑪莉亞；而瑪莉亞與亞爾法特露出與年齡相稱的燦爛笑容，各自跑去與各種動物打招呼；莎拉酷愛大湖大海，第一時間脫下一雙布鞋，赤腳浸在湖中，微笑起來。她好玩心起，右手前伸，一陣藍光泛起，一道水柱自湖中心激射向天，然後劃出不同的圓圈與圖案，竟是駕馭流水的「聖水流舞」之咒。

在X眼中，這班同伴全部都是小孩子。看著他們，X不禁露出溫暖的微笑，同時放慢手腳，慢慢取出紮營的工具。他向眾人叮囑道：「不要走得太遠了！林間可能還有猛獸出沒！」

亞爾法特與瑪莉亞同時回頭，向他豎起拇指，表示沒問題。那邊廂，莎拉已經脫去藍色長裙，再也不理別人會否議論她身材如何，身上只穿著一件白色小背心，雙手捲起寬闊的燈籠褲，竟往湖中慢慢走去，看來是在追逐小魚兒之類。

X抬起頭，金伯利與凱特林在空中玩耍，遠處數隻湖鳥飛翔，湖中成群的鴨子與天鵝，之前在剛果林中的激戰、世界的政治鬥爭、木之一族的興衰，一切似乎不再重要。他微笑著嘆了一口氣：「真是和平的微風啊！」

===

傍晚時分，亞爾法特一眾人圍在營火周圍，一邊吃著烤熟的湖魚，一邊欣賞日落美景。X的笑容一直掛在臉上，不時把串在木枝上的魚兒摘下，遞給饞嘴的金伯利與凱特林。兩頭幼龍平時都吃生宰的小動物，也曾在剛果河中捕獵魚兒，哪有機會吃煮熟的食物？煮熟的烤魚吃在牠們嘴裏，只覺美味無窮，在這一刻竟忽然妒忌起人類來。

夕陽落在西方的山脈之中，天空一片橙黃，湖水映照著美艷的顏色，一幅醉人的景象映入眾人眼簾。小紅龍在瑪莉亞肩上已經睡著，而瑪莉亞則陶醉其中，說道：「假如能夠在這裏多待一天就好了！」

X微笑不語。莎拉忽發奇想：「不如明天起行時我們橫越勝利之湖，看看能否找得到人魚、雷龍之類的幻獸？」

X答道：「既是幻獸，又怎會那麼容易被我們發現？不過橫渡勝利之湖能省下不少時間，也無不可。」

亞爾法特打個冷顫，道：「每一次看見幻獸，無論黑鱗龍還是神沙巨蠍，總沒甚麼好事。希望若看見

人魚，不要被牠們拖入水底就好……呃！」

莎拉在亞爾法特的後腦勺敲了一記：「亞魯你果然很久沒被打了，胡說八道！」X與瑪莉亞看著，噗哧笑了出來，笑聲感染了亞爾法特與莎拉，四人一起大笑。

天氣暖和，湖風輕吹，也不必走進帳篷裏，以天為被，以草地為蓆，在笑鬧之間，四人三龍就在湖邊，於月亮高掛之時沉沉睡去。

次日一早，亞爾法特一行人騎上金伯利與凱特林，對照日光，找準方向，便往東飛去。一望無際的湖面在龍背之上看去，又是另一番景色。湖水被微風吹拂，泛起微浪，在眾人腳下倒卷；近岸處偶爾可見鴨群或鵝群聚居覓食，一片悠然。他們飛了半個多小時，湖水漸漸變得蔚藍，鴨子與天鵝不見了，換成其他水鳥，或成雙成對地追逐，或孤身隻影地抓起湖中魚兒。

莎拉眼睛瞪得大大的，試圖細看湖中有無奇怪的生物，可是觀察了一個多小時，甚麼也找不到，慢慢便興味索然。暖暖的湖風吹拂著眾人，亞爾法特與瑪莉亞只感到無比舒服，漸漸地，竟被催眠，又再睡著。

良久，眾人忽然被莎拉的叫聲驚醒，聲音之中充滿歡悅：「看！快看！前面的小島嶼！」

亞爾法特與瑪莉亞揉揉眼睛，和X一起循著莎拉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見一個岩石小島。小島成半月形，長不過二、三十尺，寬十多尺。半月的凹陷處似是一個較深的水池，一道小小的斷崖在內側，從空中難以估計高度，似乎不過十尺；外圍的弧形則是淺淺的石灘。小島上甚麼植物也沒有，只有磷磷厲石，卻讓眾人看傻了眼。

原來在石灘之上，躺著數尾魚尾人身的生物，似乎在曬太陽；在內側的凹陷小池之中，也有數尾貌似人魚的生物在暢泳，都好奇地望著天空盤旋的兩頭紅斑黑龍與背上的四人。「人魚」的上身覆蓋著墨綠色皮膚，皆披著長長的黑髮，臉部有點像人類，但長著黑黑的大眼睛，眨眼時眼簾左右開合，不似人類僅動上眼簾。牠們鼻孔扁平，嘴唇厚厚，臉頰兩側長著如魚鰭的薄膜。與人類一樣，牠們有一對手臂，頗為壯健，長有五指，指間有薄膜，五隻利爪自指端伸出。人魚的下半身由墨綠色漸變為灰色，無鱗甲，與其說像魚，不如說更似海豚，皮膚似乎極為潤滑，尾部魚鰭極大，想來是游泳的主要動力。

莎拉終於看到自小耳熟能詳的傳說人魚，興奮得哇哇大叫；X本就偏向相信人魚存在，親眼所見只感大自然奧妙；而亞爾法特只管張大嘴巴，手指著牠們，甚麼也說不出來。瑪莉亞微笑著，在盤旋的龍背上向人魚們揮手。出乎意料，人魚似乎擁有高等智慧，竟也微笑著向天上的人揮手致意。

「可惜小島不夠位置讓我們降落，否則真想下去和牠們打招呼！」莎拉興奮無比地道。

X微笑接口：「只怕牠們若有自己的語言，妳也聽不明白！」

莎拉笑道：「只能握手也好呀！」

瑪莉亞好奇心起，啟動鑑別之瞳，嗯嗯點頭，分析這有趣的生物，隨口說道：「牠們是擁有高等智慧的生物，確有自己的語言。不過不像龍族，牠們並無對魔法的適應力與屬性。」

亞爾法特、莎拉與X看著她，皆呆了起來，心想這小小聖教主又不知施展了甚麼法術來分析這些人魚。

眾人向人魚們揮手道別，繼續往東飛去；對於亞爾法特「遇幻獸無好事」的預言未實現，眾人不知怎的都鬆了一口氣。

===

在亞爾法特一行人路過勝利之湖之時，索羅、愛德華與伊沙貝拉亦正在中非巨人沙漠，乘坐海蜘蛛小型氣墊船，向西北方向前進。不沿原路返回突尼斯是愛德華的主意，為的是將海蜘蛛的功能發揮盡致，並避免被任何組織追蹤。愛德華建議索羅前往地中海西面入口——南歐與北非相距最近之處，即所謂「海格力斯之柱」。

海格力斯之柱其實只是兩座小石山：北非一側為古代摩洛哥位置的摩西山，南歐則為直布羅陀巨巖。這兩座山立於地中海開口的南北兩端，被視為地中海的天然巨閘，傳統上具有極大戰略價值。只要守住這兩地，地中海即可避免外族船艦入侵。兩柱之間僅數十公里，以海蜘蛛水陸兩用的功能足以勝任，且能避免引人注目；抵達歐洲後仍可繼續駕駛，一舉兩得。

與南行時的多番風波不同，索羅一行三人沿路暢順，連旅人也只遇過幾人；加上索羅與愛德華不像布魯多，不必擔心乘客是否舒適，索羅酷愛速度的性格使海蜘蛛幾乎以最高速行駛，一日行程遠超南下時，短短三天便已離開巨人沙漠西面盡頭。愛德華坐在後座，看著一座沙山在海蜘蛛旁擦過，驟看竟似一個跪下的巨人。他自然知道這便是傳說中造成此沙漠的巨人屍體化成的遺跡，心中想起十二巨人傳說的故事，不禁暗暗嘆息，想像若十二巨人未被制壓，世界如今會是何樣。

索羅專心駕駛，愛德華則望著窗外風景，竟視伊沙貝拉如不存在，任她自行取用乾糧與水。到入夜時，索羅與愛德華以海蜘蛛為宿舍，除武器不離身外，亦任伊沙貝拉自由行動。面對二人不合常規的寬鬆對待，伊沙貝拉只覺奇怪，對「教父」那「龍族能污染人類思想」的說法愈發懷疑。她的老家本在歐洲，既然二人似乎毫不在意她是否逃走，她也樂得搭個順風車。

愛德華對伊沙貝拉毫不隱瞞，說明若要走隨時可走，但別指望拿回龍魔裝甲的鑰匙。伊沙貝拉只是沉默不語，堅持不肯告知愛德華其兄長下落。愛德華其實已有幾分不耐，卻因索羅經常斜眼瞪他，只能像看著籠中鳥的貓，甚麼也做不了。

離開巨人沙漠範圍後，黃沙漸褪，地面重新披上綠草，再慢慢染上由鮮花組成的彩色。海蜘蛛高速駛過，路徑彷彿化成一道道彩虹，看得愛德華與伊沙貝拉幾乎呆了。偶爾前方出現小村落，為避人耳目，索羅總繞道而行，一路倒也相安無事。不數日，三人已抵古代摩洛哥領域。

古摩洛哥邊界被阿特拉斯山脈環繞，索羅無法再任意飛馳。來到草原盡頭，闇黑帝國所立道路指示牌隨處可見，指向穿越山脈的三條古時人工開鑿大路之一。到了此處，地上再非綠草，眼前是光禿禿的黃沙地，可見雖未開發，此地交通往來頻繁。

「嗨，索羅，你看到剛才那指示牌寫甚麼嗎？」愛德華目光追隨漸遠的指示牌，頭也不回地問正在駕駛的索羅。

隨著人煙漸多，索羅不自覺放慢海蜘蛛速度，隨口答道：「嗯，不是第一塊了，似乎大路盡頭便是帝國軍檢查區。」說著與愛德華不約而同偷望伊沙貝拉，意在擔心她會向巡檢的帝國軍泄露情報以求脫身。

伊沙貝拉察覺二人眼神，怎會想不到他們所想？只聽她嘿嘿一笑，語帶不屑：「帝國軍對外不肯承認

我們『弒龍教』的存在，但我們卻在他們通緝榜上，我可沒笨到把他們牽扯進來。」

索羅聽了雖不明所以，倒也安心，目光回到路上：「那麼，只好祈禱他們沒有探測魔力多寡的儀器了。」

阿特拉斯山脈環繞古摩洛哥，古時將此北非皇國與撒哈拉風沙隔絕。及至現代，撒哈拉經綠化後又因巨人兵一役再度沙漠化，山脈作為西北非屏障的功效猶存。時移世易，阿特拉斯山脈經風沙研磨與地殼變遷，地勢已與史前大不相同。自文明再生後，人類祖先在第一次闇之一族統治下，沿乾涸河道與古洪流山谷開鑿出連接中非與北非海岸的道路；然隨文明北遷，五族興起後木之一族無探索意欲，三條大道終被荒廢。直至數百年後，闇之一族重組為闇黑帝國，再征服世界，商人尋貿易途徑，此三條大道方重新啟用，為闇黑帝國納入統治。

海蜘蛛雖為小型氣墊船，本不宜山路，幸有前人開闢的平坦大道，前進速度尚能維持。自草原進入山脈地帶，船外又是一番景象：道旁峽谷山石磷磷，帶明顯人工開採痕跡；谷後與遠處山頭則被濃密樹海包圍，雖無熱帶森林雄偉，卻別有攝人氣勢。

然索羅、愛德華與伊沙貝拉無心欣賞，沿路帝國路牌每隔十數里便提醒距離檢測站尚餘多少里。位於地中海西入口、海格力斯之柱戰略價值至關重要，五族地下反帝國組織叛亂頻繁，帝國軍自須重兵把守南摩西山與北直布羅陀。愛德華雖知帝國會設檢查站，卻未料道路管制完善至無岔路，心下暗叫不妙。索羅雖專心駕駛，亦察覺愛德華憂色；本可借此調侃，卻自己亦憂巡檢之事，無心吵嘴。
二人本天不怕地不怕，若是一個月前，或已決意硬闖，大鬧一場後再算。然如今索羅攜斷裂天焚劍，愛德華得悉兄長在帝國軍消息，加上身後伊沙貝拉意圖未明，瞻前顧後，硬闖非計，一時無良策。
憂心間，數小時瞬逝，路上霧氣漸濃。索羅瞪大眼向前望，勉強可見左右兩條大道自遠處匯入前方。數里外，一塊比先前草草路牌大四、五倍的牌子橫跨大道，高懸前方，遠看不清字樣，僅見巨大箭頭指向前。索羅不回頭，對愛德華與伊沙貝拉道：「別做多餘事了，檢查站似乎就在前方。」

愛德華翻了個白眼，沒好氣道：「我和這『弒龍教』女人能有甚麼『多餘事』可做？倒是你，專心駕駛吧，死癡呆！」

伊沙貝拉無視二人吵嘴，心裏只想著應對即將來臨的帝國軍巡檢。闇黑帝國雖知弒龍教行徑，因其討伐龍騎士之功績，即使私自行動違法，本亦不太理會，對外更否認其存在。然此微妙平衡半年前被打破，弒龍教為追查龍卵去向無所不用其極，終連帝國軍人都被擊殺。戰略分析局與情報局連夜會議，結論認為弒龍教對帝國統治弊大於利，決定暗中瓦解此歷史悠久的地下組織，在不公開前提下將成員列入通緝。

因弒龍教戰鬥力強，戰略分析局將此難題交獵魔旅團處理。幸情報局對成員所知有限，僅憑身上紋身辨認，伊沙貝拉心想只要掩蓋肩膀，倒無大礙。沉思間，前面傳來索羅「咦」的一聲，引起她注意。

海蜘蛛停下，伊沙貝拉尚未看清外況，先嗅到一陣血腥味，頓知不妙。只聽「啪啪」兩聲開門，索羅與愛德華已躍下船。伊沙貝拉不多問，亦掀背門走到二人身旁。

「這……這是甚麼狀況？」伊沙貝拉與族人獵龍慣見血腥，然對象總是她眼中的異類龍族，眼前的景象卻從未見過。索羅與愛德華神色凝重，愛德華雙手更撫腰間雙斧，審視眼前形勢。

眼前大道收窄，至一閘口前，即為截停交通的巡檢站。閘旁數幢小平房，外牆漆帝國軍標記，卻被撞破大洞。旁邊旗桿東歪西倒，旗幟燃燒中。閘前觸目驚心：毀壞機車、馬車擱置一旁，地上十多具屍體，半數以上著軍服，為留守軍人；其餘男女老少，皆平民旅人。屍體四散，血跡斑斑，竟似經歷大

屠殺。

在一片混亂煙塵間，一巨大黑影背對三人站起，凜然肅殺。黑影察覺三人到來，側頭，以帶東方口音的英語問：「回答我：虐殺生靈的闇黑帝國軍兵士，有沒有生存的權利？」

索羅不假思索，腦想口答：「從軍者聽命行軍，縱有不仁，仍是上命；兵士也是人，當然有生存權利！這是甚麼鬼問題？」

愛德華見多識廣，已猜對方來頭，卻來不及阻止索羅開口，心知遲矣，右手斧已出，搶至索羅身前。果然，一顆砂石揉成的魔法炮彈破空而至，黃金斧剛轟開魔石彈，其破空聲方傳來——魔石彈竟超音速。

黑影「咦」一聲，繼而「嘿嘿」冷笑：「既然答錯，你們也去死吧！」說著緩緩轉身，身上披土石盔甲，竟與索羅先前在浮島遇到的法蘭克．威廉士幾乎一模一樣。

索羅久經戰陣，對這突來魔石彈卻反應不及，自知中此一擊縱不昏厥亦重傷，最氣的是竟被愛德華救了一回，又羞又惱，臉紅起來，轉移話題問愛德華：「這人——這土魔術士是甚麼來頭？」

愛德華難得無心羞辱，眼光死盯身披沙土甲的巨人，道：「這次有點麻煩，我們眼前——若我沒猜錯——乃闇黑帝國獵魔旅團第一通緝犯，十二年前中東叛亂後、土之一族魔衛兵僅存的右將軍——林天勇！」

第三十六章：土俑魔咒

在班吉古城之中，人來人往。經商和旅行的人駕著機車、騎著馬，在簡單的市街佈局之間穿插，雖未至於摩肩接踵的地步，倒還算一片繁盛的樣子，不比歐洲的重要貿易城鎮遜色。往來的人群都穿著素色的衣著，多是麻布製的長衫，在炎熱的天氣下想來是理所當然的衣著；可是在這一片米白色的人海之中，卻有一件醒目的鮮紅色襯衫，惹來途人投以怪異的眼光。

身穿著鮮紅色襯衫的人右手抓著一件脫下來的黑色長衣大褸，搭在右邊肩膀之上，也不理會途人的眼光，逕自慢慢地踱步，在街上留意著四周的人和物。緩慢的步伐本來代表著行人並不趕急，紅衣人冷漠的眼中卻帶著焦躁。踱步之間，紅衣人身子一震，似乎感受到甚麼痛苦，然後起步跑了起來，撞開數名行人也在所不計。在數聲謾罵聲中，他轉眼消失於人群之中。在一條暗巷中，確認沒有其他人後，他蹲了下來。

他顫抖地往黑色長衣的其中一邊口袋掏，掏出竟是一束捲起來的紙皮，一、兩寸的厚度，而厚紙皮上盡是咬痕。果然，他把那束厚紙皮往嘴裏塞，露出上下兩排鐵齒，身體一邊劇震一邊緊緊咬著，似乎羊癇快要發作，要避免自己咬破舌頭似的。然後，漆黑的後巷忽然照得明亮，隱隱帶著一抹藍彩，傳出紅衣人隔著厚紙皮發出「咿咿呀呀」的痛叫聲。

之後好幾分鐘的時間，大街旁的後巷詭異地光亮，途人終於慢慢地開始留意起來。正吸引了幾名好事之徒要探個究竟之間，光芒卻又迅速退卻，回復漆黑一片。

「那是甚麼呀？」

「我猜還不過是甚麼小混混在偷學甚麼咒文吧？」

「希望不是五族的逆黨——」

「小偷吧……該是小偷。」

「沒有吵鬧聲，沒事啦。」

「不知道有沒有出人命？」

「閒事哪，還是少管為妙，免得惹來無妄之災。」

人群竊竊私語之間，好奇的人可能怕了惹事上身，在又再暗下來的後巷外面探頭探腦的途人慢慢也就不了了之，逐漸散去。誰也沒有聽到紅衣人痛苦的喘息呻吟，當然也沒有人看見他跪在地上的痛苦表情。

「發作的時間……越來越短了……可惡……」紅衣人「呸」的一聲吐出厚紙皮，又再收入袋中，一邊喘息著，一邊恨恨地自言自語。

這人自然就是一路上追蹤著莎拉．莎娜、沿路一直被種族的烙印「火焰紋章」牽起、發作得越來越頻繁的藍火焚身之詛咒煎熬著的雷蒙德．福特了。火焰紋章的焚身詛咒發作時程度有深有淺，這一次不過好幾分鐘的時間，雷蒙德還能維持著神志；
可是每經過數次小火，就會來一次大焚身，過程可以長達十數分鐘，足以令他昏厥半小時以上。因此

每一次詛咒發作時，他都必須尋找一個隱蔽的地方，以免有不軌企圖之人乘他之危。

雷蒙德深深吸一口氣，勉力站起身體，左手一晃，暗暗的紅色魔法芒泛起，一團藍色的小火球在掌心浮起，把埋沒在漆黑的後巷染上藍色的光芒。
筆直的火焰沒有搖晃，邪異的藍色映在雷蒙德因痛苦而扭曲的臉上，卻帶著肅殺恐怖的氣氛。

他抹去額上的汗，稍稍整理因痛苦地在地上滾動而弄皺的衣衫，再次確認後巷內沒有流浪漢之類的人看見他失態的一幕，「哼」的一聲把左掌合上，右手抓著黑色衣大褸往肩上一搭，再次走出大街。在日光之下，雷蒙德的衣衫雖然經過烈火焚身的地獄煎熬，卻沒有燒焦的痕跡，只是披上一層薄薄的白色微塵。在他健碩的身型一抖之下，白塵落下，鮮紅色的襯衣竟然又再新簇簇的，甚至比之前還要潔淨，想來卻是具有甚麼魔力，能作出輕微自我修復的衣裝。再次地，鮮紅色的襯衫吸引了眾人奇異的目光， 可是雷蒙德卻已找到要找的目的地，逕自往機器交通工具的維修店走去。

班吉古城位於中非，建立於熱帶氣候之中，長年酷熱的天氣和過份大量的雨水令居住的環境頗為艱苦，可從從來不能修好的道路和房屋上龜裂的牆壁上看到痕跡。由於困難的生存環境，即使近十數年以來漸漸成為南、北非旅途的中介站，在古城中只住著數十名的居民，維持著基本小村落的運作，從事著不同的行業，服務著旅人和商家。而其中一戶居民，正是擁有著在這時代極為罕有的先進機械知識的維修店。不過所謂的「先進機械知識」，其實也不過是簡單的交通工具維修而已。

這維修店自然就是布魯多和瑪莉亞一行人被商旅帶著之前破損的海蜘蛛來維修的那一家了。

維修店的外牆和周圍的建築物大致相同，一樣顯得殘破，可是在作為門面的小屋子之後，卻是一個偌大的空地，停泊著數輛小型機車和汽車，似乎在等待維修。空地之上，是被竹枝撐起的膠布，勉強算是遮蓋著在空地上的「貨物」，免得被熱帶雨林中突如其來的暴雨淋濕；至於有多大的作用，卻能從濕漉漉的車子上猜到了。

雷蒙德推開小店的木門，繫在門上的繩子拉動了銅鈴，發出「鈴鈴」的響聲。在小屋裏面，
一道木門打開，一個瘦削的黑人應聲出來待客，正是維修店的店主。雷蒙德體型魁梧，人群之中總高人半個頭，這店主卻比他還要高出一個頭，身型卻小上幾乎一倍，雙手拿著被油污染上黑色的抹布在拭擦。

「客人，有甚麼需要？車子壞了嗎？」店主看見衣著光鮮的雷蒙德，首先打了一個突，但旅人之間奇裝異士之流周遭都是，也不太希奇。

雷蒙德一動也不動，冷冷的眼睛東張西望，似要記熟周圍環境似的。他頓了一頓，終於開口，語調卻平板得嚇人：「我需要『情報』。」

店主呆了一呆，首先左右張望，看看有沒有其他人在，然後「嘿嘿」地笑，俯前靠近雷蒙德，神情竟有一點狡獪：「班吉古城可說是整個非洲的中心點，『情報』自然走不過我們的耳目了。客人，請進來坐，看看你在找甚麼，價錢合適的話甚麼情報——再複雜的——也能替你找到。」
說著站起來，向屋內的木門走去，右手手指作一個「跟我來」的手勢，要領雷蒙德入屋。

雷蒙德皺一皺眉，道：「情報能買的就最好，省時省力；不過不必那麼秘密行事了，因為你是直接的牽涉者。」

店主呆了一呆，心想難不成是甚麼麻煩找上門來了？正想找個甚麼辦法開溜之際，雷蒙德左手一揚，似乎閱讀了店主的擔心似的，先開口說道：「不必擔心，我沒有找你麻煩的意思。我只不過在找人

——當然，我也會付『情報金』的。」說著左手插入褲袋之中，拿出數張紙幣：「我們談談罷。」

===

「連龍族都會講道理，人與人之間又豈有無法說服之理！」索羅一邊向愛德華大嚷，一邊向旁撲倒，險險避開一堆砂石的炮彈，卻是林天勇施放的遠距離射程系咒文「亂礫射」。這咒文驟眼看來竟有點像莎拉常用的「玄冰散彈射」的影子，
砂石凝聚而成的子彈卻又明顯地更具破壞力了；只是這時大數量的魔彈速度不如之前目的是一擊必殺的單獨一發，破風之聲猶在，三人卻起碼還有迴避的餘力。

那邊廂，愛德華拖著伊沙貝拉在一旁也在左閃右避，被林天勇的「亂礫射」攻得手忙腳亂；相對的，身披「灰土甲」的林天勇仍然站立原地，以自己為軸心，
作出最微小的轉向追射著索羅、愛德華和伊沙貝拉三人。在橙棕色的魔法芒包圍之下，他身旁的砂土神奇地浮在他身旁，自動飛入他雙手之中，壓縮成一顆顆的砂石子彈。雖有魔法輔助，由林天勇手中激射出來的魔彈卻是貨真價實的指力，可見他也有著一身高強的功夫。

「這魔衛兵將軍十二年來流亡世界各地，多次躲過獵魔團的追殺，當中流了多少血，被多少人背叛——他是不會跟你講道理啦！」愛德華右手拿著黃金斧，「亂礫射」的魔彈避無可避時就揮斧擋格；而左手則仍然拖著伊沙貝拉的手，看來是怕她逃走，
實際上隱隱有點擔心失去「元．龍魔裝甲」的她會被流彈擊殺。在伊沙貝拉心裏，
索羅的話卻仍然在盪漾著：「龍族……真的能講道理嗎？反而人類之間卻無法好好地相處？我們『弒龍教』的獵龍行為是否真的在為人類帶來更好的未來？」

一片胡思亂想中，林天勇幾近瘋狂的笑聲漸漸變得嘹亮：「蟲子！身手還不錯，看來『亂礫射』還奈你們不何。那麼——」忽然身影一閃，竟自己衝向孤身隻影的索羅。

在一旁的愛德華看見，叫了起來：「糟！索羅那白癡的天焚劍……」迎救同伴心切，
也不管自己堅持武力至上主義的原則，金黃的魔法芒泛起，握著斧頭的右手往前凝空擊出一拳，一記「閃龍擊」之咒轟向林天勇，卻是攻敵之不得不救。

果然，林天勇察覺到從後而來的魔法，「哦」的一聲停下腳步，回掌往後一揮，套著灰土甲的巨掌「轟」的一聲擊在勢如破竹的「閃龍擊」上。

愛德華哈的一聲，喝道：「電流往土裏鑽，這記『閃龍擊』還不把你電成焦炭！」說著說著，一縷黑色煙果然在身上溢出，林天勇的動作 似乎真的靜止下來。

索羅距離林天勇數步之遙，卻原來已經拔出剩下半截的天焚劍，怒目而視，謾罵的目標卻是愛德華：「靠，你真的當我是廢人嗎？『環境維護主控終端』上曾與土魔法的呆子對戰我也沒有使劍攻擊，今次也不例外！」

愛德華忍不住破口回罵：「呸，好心著雷劈，拿著斷劍的你就不要逞強了，乖乖地使你的保護咒文抱頭避禍吧！」

「嗨，我林天勇可沒有這麼容易就倒下哦。」林天勇的聲音冷靜而鋒利，哪裏像受了傷的樣子？愛德華自知剛剛的「閃龍擊」沒有留力，更是驚訝：「這……這不可能！」

「當然可能了。」伊沙貝拉此時終於開口：「這土魔術士的魔裝甲和我們的『元．龍魔裝甲』一樣，

豈是單單披一層沙土在體外就算的貨色？
五行相剋的道理，怕且不能應用在他的身上。哼，如果我的『元．龍魔裝甲』猶在……」

愛德華知道伊沙貝拉並無虛言，心中的驚訝卻漸漸變成憂慮：「這種程度的土魔術士……難道我們對上了土之一族魔源聖物使？該死，這正是需要亞爾法特那小伙子的時候，偏偏他卻不在！」

林天勇立直身子，語氣不再像之前狂妄自大：「嘿嘿，看來不是普通的蟲子呢。那麼也就不能吝惜魔力源了——」

「慢著！老兄既為獵魔旅團的頭號通緝犯，無非也想推翻闇黑色帝國吧？我們倒是志同道合啊，實在沒有戰鬥的必要……」索羅趁這空檔，嘗試著他那「溝通」的理論。林天勇怔了一怔，然後仰天豪笑起來。笑聲雖然瘋狂，卻也帶著悲哀。

愛德華單手掩臉，道：「所以說，他不會聽你的啦。他位列通緝榜之首，比有潛力動員數以十萬計反抗暴民的X還要危險，不僅是因為他意圖復國的野心，最主要其實是因為他那嚐血嗜殺的性格，和殘酷無匹的虐殺行徑。他的外號可是『魔陶劊子手』呢。」

索羅在另一邊瞪大眼睛，說不出話來。這時候林天勇的笑聲方止，冷冷的道：「小子，
說的還不差，只是錯了一點：復國大業僅餘的希望，
早已煙消雲散；我林天勇活著，不再圖謀復國，只為殺盡與闇黑色帝國有關之人。你這三條蟲子既然沒有助我趕盡殺絕的意思，就是我的敵人。」頓了一頓，雙手橫舉，雙掌朝天，身上橙棕色的魔法芒暴盛，續道：「然後，
這就讓你們見識一下『魔陶劊子手』這外號之中，『魔陶』的真正意思——」

魔法運行之間，地動山搖，索羅、愛德華與伊沙貝拉只覺天色也
似乎暗下來似的，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

「地上的這個晃動……難不成是傳說中土之魔法中的最大咒文『諸行無常』？」伊沙貝拉的語氣抖動，可見她吃驚非常。索羅畢竟對土之魔法不甚熟悉，雖對林天勇的大魔法十分擔憂，不知該當如何應對，卻不知道伊沙貝拉為何如此吃驚。

愛德華聽了伊沙貝拉的話，也有點動搖，臉色稍為蒼白，卻又旋即搖頭：「怕且不是毀滅大地的『諸行無常』。若真的是『諸行無常』的話，只怕我們未掉到地上的裂縫之中以前，我們已經先被亂七八糟的重力丟個東歪西倒了——」

伊沙貝拉打斷道：「——那是基於歷史文獻是準確的大前提之下。從來沒有人生存著見證真正的『諸行無常』，誰知道這咒文實際運行時的程序！」

六十多年以前，在闇黑色帝國還沒有建國之前，金之一族與土之一族在中東展開了一場維持四年的土地爭權戰爭，雙方死傷狼藉，兩國國力大大稍弱。在該場戰爭之中，金之一族本來一直憑著高度的科技，得到一面倒的優勢；
可是在一場關鍵的戰役之下，金之一族的聖殿騎士團在古代土耳其領域內輸掉了戰略重鎮安卡拉，之後節節敗退，致使金之一族的皇族下令解開名為「科技」的封印，端出毀滅性的武器，意圖扭轉局勢。在後來金之一族議事會對皇族的暴行感到羞恥的封鎖之下，當年他們欲使用甚麼毀滅性武器已經無從稽考；
可是史書上卻確實記載著土之一族對這件事的反抗，就是其領導者親征中東，並施行了傳說中土之一族的終極咒文「諸行無常」。

史書上記載，土之一族的領導者單人匹馬面對成千成萬的聖殿騎士團和一般軍，卻取得完全的壓倒性勝利。當時共計不下三萬名的兵士，連同金之一族的秘密武器，在「諸行無常」之下一同灰飛煙滅。當時金之一族唯一的生還者從腰間以下齊腰截斷，在嚥下最後一口氣前報告出「重力反常」、「地裂天崩」、「太可怕了」、「魔鬼的咒文」等斷句，實際的情況卻無人知曉。
事後唯一可以作為參考的，只餘下戰鬥場所方圓一里內面目全非的地形，和之後數天在反常的重力下飄浮在空中的碎石和斷肢。

這段歷史在歐洲住了一、二代的平民之中都是常識，亦有很多和平主義者以此事告誡戰爭與魔法的可怕；索羅土生土長於中北美，自然對這訣被歐洲人視若鬼神的大魔法一無所知了。

林天勇四周的土地仍然轟然響著，卻也聽到愛德華與伊沙貝拉的對話，嘿嘿地笑著說道：「蟲子們對我輩土之魔法倒也認識，
知道『諸行無常』的存在。既然你們是快死之人，我也不妨告訴你，這不是『諸行無常』。土之魔法分開三大系統，能完全精通卻又談何容易——」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心思細密的愛德華已經明白其中含意：「土之魔法三大系統中，『諸行無常』是引力系和土石系的終極咒文；你身披砂土而成的魔裝甲，自然是土石系的佼佼者；不精通引力系統的土魔法的話， 剩下的自然就是——」

「好小子，竟然有點腦筋；可惜你們太軟弱，不能對闇黑色帝國的人殺無赦，遇上我免不了一死。」林天勇身上的魔法芒漸退，身邊的沙土卻依然轟隆轟隆地動個不停，劇烈地翻騰著。那些泥沙並非隨意飛濺，而是彷彿接收到了某種絕對的微觀指令而躍動著。無數沙礫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幾何對稱方式迅速聚攏、咬合，數十圓球破土而出。

就像是有無形的大手正在進行精密的工業組裝，沙石在短短數秒內層層建構成兩、三尺高的人型怪物，這些土俑沒有頭顱，卻長著四肢，身體「腰間」環繞著三、四寸寬刻紋，散發橙棕之氣。它們的動作僵硬，但列隊的陣型卻精確得沒有一寸偏差，在地面微微震動中散發著充滿威脅的無機質壓逼感。

索羅看在眼內，吃驚非常：「天，這就是土之魔法極為有名的『魔陶土俑』！」

「白癡倒也不是完全毫無知識！」知道不是毀滅性的「諸行無常」之後，愛德華心下稍為釋然，不自覺又向被林天勇和土俑軍團相隔著的索羅頂嘴起來。

「吵嘴之前——」伊沙貝拉趁二人還沒有「開動」 之前打斷：「我們不是有更燃眉之急嗎？」

林天勇使用了他所識的最強魔法，魔力源損耗，身心皆疲，精神卻更抖擻，仍然維持著「灰土甲」之咒，心中得意，瘋狂地哈哈大笑起來：「蟲子們，被我的魔陶土俑踩碎吧！」

第三十七章：神樹所在

和風吹拂，金伯利與凱特林載著亞爾法特、莎拉、瑪莉亞與Ｘ沿著東非的海岸線飛翔，目的地是離馬達加斯加島最近的港口莫桑比克，預備橫越莫桑比克海峽。千百年以來，氣候與地勢遷移，古時六百多公里的海峽在地殼版塊的移動之下，即使全球水位上升，還是沒有阻止兩岸距離的縮短，到了現代最近的兩個港口不過相距四百多公里，即使駕駛小艇也能橫越；可是東非本來就是遲遲沒有得到發展的地域，馬達加斯加島對人類來說，更是原始的森林，偶然或有探險家之流欲對這個自遠古已是一大謎團的熱帶森林看個究竟，總是因為錯綜複雜的地勢在外林中打轉，無功而返。

黃昏的夕陽把天空染成金黃色，騎在二龍背上的四人在高空中遠遠看見逐漸多起來的人煙，正動起念頭想叫金伯利與凱特林找個地方停下來休息一晚之際，兩頭幼龍互望一眼，似乎達成甚麼共識，然後一同龍尾一晃，雙翼一振，帶著四人已降落在一個斷崖旁的樹林之中。夕陽餘暉灑落海面，波光粼粼。

只要坐在龍背之上，四人就能以思想與龍溝通，不必言語；可是在沒有愛麗絲的白色魔法芒籠罩之下，人與人之間畢竟沒有遙距溝通的能力，因此亞爾法特四人有甚麼要說的，仍然會說出口。對於背上的「御龍使」這種言語與心靈溝通雙重廣播，金伯利與凱特林幾天行程之間已習以為常。

Ｘ向金伯利問道：「我們的念頭一轉，金伯利與凱特林你們就已經知道了？平常也沒有這麼快的反應哦。」

這時候眾人都已經躍下，各自撫摸幼龍身上，金伯利與凱特林的聲音傳到他們心中：『諸位，吾等至此，恐已至極限矣。』

「甚麼？」亞爾法特、莎拉與Ｘ異口同聲地奇道。

小紅龍布魯多似乎不太舒適地發出「嘰嘰」的叫聲，遙遙看著斷崖以外隱約可見的島大陸。瑪莉亞被小紅龍吸引了注意力，順著牠的眼光好奇地啟動「鑑別之瞳」，雙眼變得漆黑，然後恍然大悟：「這裏是『逐龍之印』的最外圍——」

「逐龍——甚麼？」莎拉首先問道，不過就連兩頭幼龍也向她投以詢問的眼光，似乎連牠們都不知道是甚麼反常的能量在阻止著牠們的腳步。

瑪莉亞看見眾人（與龍）疑惑的眼光，嘗試解釋道：「『逐龍之印』——如果要勉強解釋的話，就是一道看不見的牆吧。這封印自史前時代已經存在，選擇性地對達到某些條件的生物作出非物理性的排斥，例如龍族，就不能進入封印領域之內。」

亞爾法特好奇問道：「為甚麼是龍族？」

瑪莉亞收起她的「鑑別之瞳」，清澈的藍眼睛看著亞爾法特，輕輕搖頭道：「不只是龍族，似乎還有許多幻獸的種族也不能進入，排斥的條件卻在我知識的範圍之外了。所謂『逐龍之印』，不過是個名字罷了；想來該是因為龍族為百獸之首吧？」

「無論如何，」Ｘ輕輕撫摸金伯利的臉，微笑著說：「一路上乘風而行，辛苦你們了！」

兩頭幼龍向四人微微低首，輕輕地「吖」的一聲，似乎也在微笑。莎拉開口說道：「那麼，在我們拿

到新的『恐懼之杖』回來之前，麻煩你們在附近等候了。」

凱特林透過心靈溝通，向Ｘ傳話：『日後若有所需，以「御龍紋章」召喚吾等即可。』

在他們商討之間，不遠處忽然飛來一個綠色的能量球，於高空之中在眾人的頭上打轉，吸引了他們的目光。

「咦？」Ｘ忽然醒起，高舉起右手，能量球無聲無息地被吸入他的掌中。亞爾法特十分好奇，問道：「這是甚麼？」

莎拉在一旁解釋：「這是傳訊魔球，亞魯以前沒有見過？」

亞爾法特右手握拳，輕輕錘在左掌上：「啊，對了，以前也見過大公主在古墨西哥內城使用過這魔法，不過卻是紅色的。」

莎拉點頭：「傳訊魔球是根據使用者精靈的屬性顯現出其魔法芒，如果我使用的話，就是藍色的傳訊球了。」

Ｘ閉上眼睛，在腦海中「閱讀」著傳訊球的訊息。良久，他臉上現出奇怪的神色：「巧合之風在吹著呢！」然後呆了起來。

瑪莉亞首先問道：「木之一族向來不喜以魔法傳訊，現在卻在找魔源聖物的魔具使，自然是族中的大事了？」

「難道有甚麼意外嗎——呃！」

亞爾法特接口，卻被莎拉在後腦勺敲了一記：「你這烏鴉嘴，不要給我預言甚麼奇怪的事！」

「不，不是甚麼壞事——」

Ｘ向斷崖一邊走過去，草鞋踏在一塊石頭之上，往崖下看去。眾人好奇心起，也跟著Ｘ走到斷崖之邊，只見崖下十數丈處是一個沙灘，搭起了數個帳幕，數人圍在一旁，在進行挖開一條粗大樹幹的工作，似乎在建造著一隻可容納十多人的獨木舟；另外三數人在附近傾談，也有數人在沙灘旁邊的小樹林中採集野果與伐木，似乎是一個暫時的營地。除了赤膊在工作的人外，其餘的人的衣飾是不同深淺的淡黃色長袍，袍下寬鬆的燈籠褲，頭戴方帽子，看上去和Ｘ的裝扮竟十分相似。

Ｘ仍然看著那沙灘的營地，口角漸漸露出微笑：「看來往馬達加斯加之行會多幾位同伴呢。」

＝＝＝

「聖者！想不到你竟然就在旁邊！難道恐懼之杖的魔具使連預知能力也有麼？」

迎向Ｘ一行四人的，是一個方形臉孔的黑人，身上的長袍與其他的木之一族族人有所不同，雙肩繡著綠色的花紋，成一個半圓，在胸前連接起來。綠色的繡花隱隱象徵著錯綜複雜卻暗暗帶著紋理的藤蔓，雖然仍算樸素，相比起其他人淨色的服飾卻又奢侈多了，可見穿著者身懷高人一等的身份。

這時亞爾法特一行四人已把小紅龍布魯多交託給金伯利與凱特林，與三頭幼龍道別後沿著山坡走下斷

崖，來到下面的沙灘。在X帶頭之下，四人與正在忙碌的木之一族族人打招呼。在工作的人認得X，也就把領導人叫來。

但見X還沒有開口，那人看見他背後的亞爾法特、莎拉與瑪莉亞三人，首先問道：「跟在聖者後面這幾位小朋友是……？」

亞爾法特與瑪莉亞對這問句沒有甚麼異議，莎拉卻撅起小嘴，心裏咕嚕著：「本小姐已經十九歲了，還算『小朋友』嗎？哼！」

「不瞞你說，」X向那人解釋道：「之前在剛果森林時，為了保護龍族的幼龍，恐懼之杖的精靈使用得超限了，終於抵受不住斷掉。」這解釋略過了嘗試救活布魯多等細節，不盡不實，卻倒也不能說是謊言。

那人驚訝道：「啊，難道又是『弒龍教』嗎？」

X點頭：「他們的龍魔裝甲越來越難對付了，不得已還殺掉好幾人，風中盡是血腥之氣，實在是罪過。啊，還沒有介紹，這幾位是與我一同守護龍族的同伴，瑪莉亞、莎拉與亞爾法特——」說著回頭向三人介紹來人：「而這位則是木之一族的族長哈辛．比亞先生。」

「族長？！」亞爾法特與莎拉一同詫異怪叫起來。

哈辛其貌不揚，三十來歲的年紀，沒有X的六尺身高，也比他更為瘦削，若非他身穿繡上特別花紋的長袍，他與非洲隨處可見的人民實在沒有甚麼分別，實在很難想像這人竟然就是木之一族的族長。瑪莉亞奇怪問道：「甚麼大事要勞駕木之一族的族長與魔源聖物使由隱居中一同出現？」

哈辛向三人微微頷首，算是打個招呼，答道：「既是聖者的同伴，自然是可信之人了。這件事關乎木之一族魔力的興衰，是極為秘密的內部事務，還希望各位對外緘口。」說著頓了一頓，似乎在等待亞爾法特等人的確認。

亞爾法特、莎拉與瑪莉亞互相望了一眼，都向哈辛點頭。哈辛見三人點頭答應，繼續說道：「位於馬達加斯加島上的神樹——生命之樹是魔源聖物『恐懼之杖』的來源，說是一根巨大的『恐懼之杖』也不為過。我們木之一族自遠古以來在生命之樹的周圍派駐了一小隊人，其中一個任務就是守護著神樹，以免心懷不軌的人破壞我們魔力的源頭。而另一個任務，則是留意著神樹的開花。」

「神樹的開花？」亞爾法特不明問道：「植物開花有著甚麼特別的意思嗎？」

哈辛搖頭道：「神樹不同於普通的植物，每百多年才會開花結果一次，每次只開一花、結一果。當生命之樹開花之時，駐守在神樹周圍的木之一族族人會立即通知族長，附近的族人都會被召喚，在神樹之花結果後採摘其籽，進行回歸種植的儀式。」

X接著微笑說道：「這曾經是一個盛大的儀式呢。從前木之一族的成年男子在儀式之中都會進行採種競賽，最快攀到神樹果實的男子可以得到一頓盛大的宴會招待，可算是一大榮耀。」

哈辛嘆了一口氣：「可惜二十八年前，闇黑帝國侵略非洲，到完全征服木之一族之後，木之一族已經人丁凋零了。」

X搖頭，附和道：「現在人們只道闇黑帝國的統治始於二十五年前，卻沒有多少人記得木之一族作為

首先反抗的種族抗戰了整整一年，戰爭之風吹拂之間，死傷狼藉……」說起己族幾近滅族的往事，X與哈辛心中沉了下來，一時之間眾人默言，氣氛幽沉。
闇黑帝國登陸南非，侵佔木之一族的土地，及至最後壓制其反抗，再作出報復性的大屠殺時，X才剛剛八歲，還未介懂事之年，腥風血雨的場景卻早已深深刻在他當年幼小的心靈之中，伴隨著他在那場屠殺中留在臉上的交叉疤痕，成為他生命中永遠不能磨滅的烙印。

「往事不堪提——」哈辛打破沉默，稍稍抖擻精神道：「來，讓我介紹這裏的族人給各位認識。這裏是我們暫時的營地，我們正在等候獨木舟完工，之後就會起程前往神樹所在。」說著帶領X、亞爾法特、莎拉與瑪莉亞前往營地與來參加儀式的一眾木之一族族人會面。

===

亞爾法特等人與X和木之一族族人在這個位於莫桑比克以北不過十多里的小沙灘上待了兩天，獨木舟已經完成雕琢、強化等建造過程。眾人把足夠乾糧與食水置於舟中，還能坐上十二人。由於X帶著亞爾法特、莎拉與瑪莉亞，哈辛尊重X的決定讓他們同往，便派兩名木之一族人留守在沙灘附近，吩咐他們小心闇黑帝國的守衛、留意大自然的動態等等自不在話下。

在四名族人由沙灘上起跑，大力一推之下，獨木舟隨波而去，留在岸上的二人咧嘴而笑，向族人與新認識的（小）朋友歡送。推船的族人隨即躍上舟中，同時哈辛在另一名族人協助下，把一根幼長的木桿插在船中心，揚起兩天來趕製的布帆，手勢熟練，自是數有練習了。X向亞爾法特與瑪莉亞解釋，木之一族雖被帝國軍與獵魔旅團逼迫甚緊，造船出海的訓練卻不敢怠慢，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就是為了隨時可能要前往馬達加斯加生命之樹進行回歸種植的儀式。

那邊廂，航海卻是莎拉的專長之一，也沒有聽X的說話，已自興奮地一邊協助哈辛與族人揚帆掌舵，一邊與他們研究著風向與潮流之事，也忘記了哈辛把她與亞爾法特和瑪莉亞歸納為「小朋友」的怨氣了；而木之一族的族人對莎拉也另眼相看，想不到小小一個女孩對航海的知識竟然幾乎凌駕於他們之上，卻又哪裏知道其實她是水之一族的魔源聖物使，自小便與水為伴，加上在福特家族的脅逼之下，家長早已對她在逃生方面的知識訓練有素，獨力航海自然是其中一個項目。

在一眾木之一族的族人當中，其中四人是空氣系木之魔法的使用者，分別輪班使用「流氣操」之咒，召喚木之精靈推動空氣的流動，在掌舵手——莎拉當然也自薦輪班了——控制獨木舟的方向順著水流，加上魔法祭起的風，獨木舟破浪而行，四百多公里的距離就像橫過大街一般，不廢吹灰之力，一天半的時間就已完成行程。
獨木舟在馬達加斯加西岸一個淺灘靠岸，隨行的木之一族地理專家告訴眾人這地域叫作白沙蘭比。到得找到粗樹幹，繫上繩子縛著獨木舟時，天色已近黃昏。哈辛指示眾人搭篷生火，先在林中露宿一晚，翌日才向島中生命之樹的所在邁進。他心中默想，掌中綠芒浮現，一個傳訊魔球懸空而起，到他再睜開眼睛時，傳訊魔球無聲地飛向東方，想來自然是哈辛嘗試告知駐守神樹的族人自己已經來到。果然，不過一會，東方也飛來一個綠色的能量球，回到哈辛的掌中。

「怎樣了？一切安好？風向沒有改變吧？」X走過來，向哈辛詢問。

哈辛點一點頭，微笑道：「沒問題。時間剛好，神樹之花剛剛凋謝，果實的外型似乎已經出現了。聖者你的項鍊應該又能增加一顆『寶石』了吧？」

在一旁幫忙紮營的亞爾法特聽到二人的對話，好奇問道：「『寶石』？這些果實的外殼？」說著指向X胸前那由果實硬殼串成的項鍊。

X笑著答道：「對。這些果殼都是歷代生命之樹結出來的果實的外殼，我們都叫它們作『寶石』。每百年，神樹開花結果，我們把果實採摘後都把裏面的種子播於神樹根部的四周，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神樹之籽『回歸種植』的儀式。」說著右手輕輕托起項鍊上的果殼，續道：「看，果殼上的紋理每一顆都有所不同，豈不美麗？不比甚麼藍寶石、瑪瑙石差吧？」

亞爾法特仔細地看著X項鍊上的果殼，只覺乾巴巴的，實在沒有X的法眼看出大自然的美麗，只好聳一聳肩，尷尬地笑了一笑。正想轉個甚麼話題時，哈辛已先搶在亞爾法特的前頭，請了X到一旁商討之後的行程了。

在滿天繁星之下，海風輕輕吹拂，沙灘旁邊的樹林傳出陣陣蟬鳴，偶爾一兩聲狼嚎，卻出奇地沒有令人心驚膽顫，反而只令人覺得理所當然，與眾人所在的環境不同的、大自然的聲音共鳴著。眾人吃過在海中釣回來的鮮魚作晚飯，林中採集的野果作甜點後，都回到每二人一組的帳幕中休息，準備翌日開始深入馬達加斯加叢林的旅程。

之後兩天，在木之一族的「風滅行」的咒文下，哈辛與X帶領著族人，亞爾法特、莎拉與瑪莉亞緊隨在後，眾人前進的風阻幾乎為零，行走的速度有如離弦之箭，竟然不比機械的交通工具慢。亞爾法特、莎拉與瑪莉亞最初只覺驚奇，習慣了之後卻越發覺得有趣，不同種類的大樹、藤蔓交織出不同深淺的綠色與棕色，在他們的眼角側倒退著，加上耳邊風聲霍霍，倒有點像騎在龍背上穿山過水，只是背景由蔚藍的天空換成青翠的森林罷了。木之一族的族人素來輪班看守生命之樹，馬達加斯加林中路徑早已走個滾瓜爛熟，除了吃飯休息外，也不必停下找路，勢如破竹地往目的地邁進。

「到了。」

帶頭的哈辛停下腳步，綠色的魔法芒退卻，一眾木之一族的族人與X的「客人」們在一小片空地前駐足。也沒有聽見腳步聲，在他們身邊忽然出現了八、九人，一樣穿著素色的麻布長袍，想來就是駐守在神樹之前的木之一族族人了。

他們向哈辛點一點頭示禮，然後看見在旁的X，都不自禁咧嘴而笑，眼神交流之間，可見眾人對X的尊敬與仰慕。X也回應著點一下頭，嘴角一絲微笑。到這個時候，除了哈辛的那一句「到了」之外，眾人之間一片寂靜，自有一番嚴肅的氣氛。瑪莉亞身為黃金十字聖教的教主，知道這是出於對神樹的尊敬，見怪不怪；亞爾法特與莎拉卻硬是覺得有點兒渾身不自在。

林間樹葉被微風輕拂，沙沙作響，遠處傳來猴兒們玩耍的叫聲，和不時飛過鳴叫的野鳥，在眾人的沉默之下，顯得特別響亮。木之一族的族人目光互相對望，各自點頭示禮之後，其中一名駐守的族人向著前方的高空指去，眾人目光順著其手指看，木之一族的神聖老樹「生命之樹」在眾人眼前聳立。生命之樹粗壯無比，高聳入雲，最高之處目不可及。亞爾法特、莎拉與瑪莉亞初次看到神樹，只覺看著一堵巨牆，上面佈滿藤蔓科的植物，哪裏像是樹幹了？

圍繞著生命之樹是一陣霧氣，似乎隱隱散發著綠色的魔法芒，亞爾法特把魔磁自褲袋之中拿出來，果然閃爍著綠色，直挺挺地指著神樹，代表著在他眼前的，正是一根巨大無匹的魔源聖物「恐懼之杖」；至於神聖莊嚴的生命之樹如何與風馬牛不相及的「恐懼」二字扯上關係，亞爾法特搔破頭也想不出來。正要問X或哈辛之際，莎拉已先開口向X提問：「那麼我們現在怎樣？」

木之一族的族人也不介意莎拉打破沉默，X回答之前先向駐守的族人投以詢問的眼光，族人微笑著點頭，X也就回頭向莎拉簡單地回答道：「現在的微風正適合攀樹去！」

第三十八章：決戰魔陶

北非古摩洛哥的西北方、地中海「海格力斯之柱」的南柱摩西山關口以外，若在空中觀望，可能會誤以為小隊軍隊在對峙；事實上只是被分隔開數十尺的索羅、愛德華與伊沙貝拉，中間是數十具由土之魔法製造的「魔陶土俑」，以及作為指揮中心的土之一族魔衛兵將軍、闇黑帝國首號通緝人物林天勇。黃沙漫天，屍體散落地面，空氣中瀰漫血腥與塵土味。

「果然是召喚咒文的土系統魔法使！」愛德華咬牙，有些擔心地道：「這時沒有『龍魔裝甲』的妳反而變成累贅了；還有失去天焚的索羅……不妙啊！」

伊沙貝拉「嘖」的一聲道：「不要小看我吧？徒手搏鬥本來就是我們『弒龍教』的拿手好戲，使用『龍魔裝甲』斷絕我們與精靈的聯繫，本來就只能靠武術戰鬥；要在這裏竄逃自保，未必不能辦到。而那個火族的戇男——」說著指向數十具魔陶土俑後面的索羅。

只見索羅「喝」的一聲，不知何時斷了半截的天焚古劍已經回鞘，雙手高舉，一條火柱高竄於空中，卻是「擎天火」之咒，百忙中不忘加插一句：「別以為我聽不到你在說甚麼，蠢材！」似乎要證明自己無劍也能戰鬥，雙手下劈，巨大的火柱順勢劈下，轟向林天勇，竟是要把中間的土俑與術士一網打盡。

「呸，大白癡還不算太蠢！」聽得伊沙貝拉能夠自保的自信，愛德華也開始進攻，雙手黃金斧在手，勢如破竹地砍向最接近自己的魔陶土俑。

面對巨大的火焰之劍，林天勇不退不讓，道：「哦，主動進攻嗎？蟲子膽子不小嘛。」說著披著「灰土甲」的右手高舉，劈下來的火劍竟被沙石之拳「轟」的一聲破開兩邊，兩道火龍在他身邊落在地上，熊熊燒著地上的屍體。

「甚麼——」索羅兇猛的第一擊竟然被輕鬆破掉，到了這時才發覺咒文波及範圍之內的土俑都早已失去蹤影。

「噫！」說時遲那時快，索羅聽得破風之聲，已知不妙，也不及轉頭觀望，反射性本能已讓他高高躍於空中數尺。果然，六具只高兩、三尺的土俑已自他的死角攻至，沒有手指的雙手一邊變化成鋒利的沙土之刀，一邊變化成沙石之錘，轟向索羅本來的所在地，一時之間沙塵四起，轟隆之聲接連傳來。在空中的索羅也不及細想，「炫火加護」之咒已起，火球剛剛包圍身體，立刻連接變化咒文「火箭破」，低空中灑落一陣火箭之雨，不過一秒的時間，動作一氣呵成，連林天勇也不禁「嗯」的一聲在旁認同。

只見無數火箭把沙塵吹走，插進土俑的身體之中。短時間使出的「炫火加護．火箭破」本來破壞力就不太強橫，索羅本來沒有期望這一擊能攻破魔陶土俑；可是到得他著地之時，只見土俑身體上一個個圓孔，雖然燃燒著，現出一個個火洞，六具土俑卻仍然慢慢重整陣勢，竟似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索羅雙足一蹬，先跳離原地，看著以地上燃燒的火焰作背景的土俑軍團，就像地獄來的使者一般。他「呸」的一聲，吐一口口水，額上滲著汗水，輕聲叫了一聲：「怪物！」

在中心指揮的林天勇仰天狂笑，嘲笑著索羅的無力：「古代東方古國中國的智慧中，說到五行相生相剋，不就是說由火生土嗎？你怎麼為我的土俑們餵食了？」話聲未落，身影一晃，竟已閃至另一邊的愛德華與伊沙貝拉那邊，巨拳轟向最沒有戰鬥力的伊沙貝拉。愛德華那邊正忙於對付五、六具魔陶土俑，伊沙貝拉則在左閃右避，哪裏猜到林天勇突如其來的舉動？只聽得伊沙貝拉「哇」的一聲慘叫，

已如斷線風箏一般被轟開十數丈。

「伊沙貝拉！」愛德華心中只有在她口中問出兄長情報一事，看見她被襲只怕失去情報來源；可是在林天勇耳中聽來，卻以為他們是戀人關係，當下定下策略，要先抓著女的，威脅索羅與愛德華二人。要知道十二年來他能避開闇黑帝國軍與獵魔旅團的追捕，除了過人的戰鬥力和凶狠的性格之外，還因為他高深的謀略，每每敵人落入他的圈套，死了也不知發生甚麼事，方能以寡敵眾，百戰不殆；剛才借敵人以為他還在與索羅說話之際，卻聲東擊西，攻伊沙貝拉一個措手不及，就是一個好例子。

危急之中也不能考慮太多，幸好魔陶土俑機動性雖強，卻沒有甚麼速度，愛德華一閃身已離開包圍他的土俑，雙斧回腰，已自祭出莎蓮娜之青銅豎琴，一邊追著慢步走向伊沙貝拉的林天勇，一邊奏起「莎蓮娜之歡呼」組曲。

林天勇不徐不疾的步伐代表他的好整以暇，卻忽聽背後傳來豎琴之音，疑惑地「咦」了一聲，回頭看去，果然看見愛德華在彈奏甚麼。林天勇一介武夫，不諳音律，倒還算見多識廣，知道這是甚麼魔具。正在猶豫之間，忽然驚覺愛德華手上的當是金之一族的魔源聖物「莎蓮娜之青銅豎琴」，還沒能制訂對策已經太遲，組曲已經彈奏完畢，琴弦發出耀眼的金光，自琴身激射出來，圈狀包圍向他。

「金之一族的魔源聖物使嗎？」林天勇「哼」的一聲，雙手雙足已被琴弦緊緊纏著，一時之間竟然動彈不得。

愛德華的警覺性沒有鬆懈，心知身邊數十具土俑隨時會發難，圍魏救趙，卻忍不住好奇心問道：「土之一族魔衛兵右將軍——林天勇在這十二年間，搗毀了不少闇黑帝國的軍事設施，雖然傷及無數無辜平民，卻從來不會無原無故襲擊這種平民建設。為甚麼你這次的行動一反常態？看你也不是那些會隨便於公眾暴露自己臉孔之流吧？」

林天勇「哼」的一聲，也不答話。自從知道眼前這人是金之一族的魔源聖物使後，這一天本已訂下的行動忽然多出一個大大的變數，心中正在盤算下一步該當如何，一時之間也沒有指使土俑行動。這時候索羅連射數記質量頗大的「火彈破」之咒，逼開身邊越聚越多的魔陶土俑，跑來伊沙貝拉旁，把她扶起來。

伊沙貝拉點頭，示意無甚大礙，咳了兩聲，抹一抹嘴角的血絲，喘著氣道：「『海格力斯之柱』自史前時代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為了防範外族和盜賊的入侵，古時金之一族都在南北二柱佈下重兵。四百年前那一場由金之一族帶領的工業革命，把許多史前時代的科技再次帶上地面，除了重新發展的武器外，當中還包括了古代武器的發掘——」伊沙貝拉說到這裏，愛德華已「啊」的一聲叫了出來：「這裏曾是機器人偶的發掘工場——我怎麼會忘記了呢？」

「蟲子們的腦筋還倒靈光，或許要對你們另眼相看了。」林天勇運氣沉腰，勉強能微微動一動手腕：「看來在找出人偶被加以破壞之前，要先把你們幹掉！」說著「嘿」的一聲，念起「黃沙障」之咒，忽然之間風沙四起，轉瞬把眾人掩蓋於塵暴之中。沙塵撲面，視線模糊，空氣中充斥黃沙嗆鼻味。

「不好——呃！」

愛德華忽覺豎琴的拉力頓失，差點坐倒地上，好不容易才立穩身子，大驚道：「不可能！連神沙巨蠍也無法掙脫的黃金琴弦竟被逃掉？！」

話還沒有說完，風沙之中閃出林天勇的人影，之前披著的沙土甲卻無影無蹤，只餘下身上穿著染上沙土之色的白襯衣與黑色的長褲，沒有灰土甲保護的頭部終於能看見他的臉，竟是一個似乎六、七十歲

的老人：「小子，你的琴弦還收得緊緊的，可是古代中國有個招式，叫作『金蟬脫殼』，聽過沒？」說話之間，雙手以沙土凝聚成一對利刃，卻是土系統咒文的造形魔法「崗石劍」，左右開弓劈向愛德華。

愛德華一閃身之間，青銅豎琴回袋，身子一沉，回旋掃向林天勇下盤。林天勇再不打話，雙足輕輕一躍，跳起數尺避過其掃腿，一個轉身，左手劍反手劈下。只聽得「鐺」的一聲，卻被愛德華不知何時抽出的黃金斧擋格下來。

與此同時，索羅正要趕過去幫忙，林天勇製造的魔陶土俑卻忽然一湧而上，攻向索羅與伊沙貝拉。索羅「哼」的一聲，念起「炫火加護」之咒，這次卻學乖了，不把魔法接續為「火箭破」，只管自保，一時之間土俑倒也無法靠近。

伊沙貝拉對這情況忽有所悟，道：「這有點不對！為甚麼土族這廝忽然又不攻擊戰鬥力最弱的我，反而主動攻擊愛德華？」

索羅使出全力維持「炫火加護」之咒，熱力把土俑的手足融掉，琉璃化的沙土卻又轉瞬回復原狀，回歸土俑們的身上。此時他正處於兩難之境，不全力催谷的話熱力不足以排除土俑於外；全力使法卻又令自己寸步難移，一時之間也沒有理會伊沙貝拉。

伊沙貝拉細心一想，當下明白原因：「那是因為傳說中金之一族的魔源聖物使擁有操縱系統的咒文，能跳過認證的步驟和物理操作，直接運用機器人偶如手足。他是怕愛德華能操控機器人偶與他的魔陶土俑對抗！」

「臭婊子！」林天勇的心思被道破，手上卻仍不怠慢，左一劍右一劍地攻向愛德華，一時之間愛德華被搶去先機，沒法還手。

索羅在遠處叫問：「嗨，她說的是真的嗎？」

愛德華百忙之間回答一句：「這種以眾凌寡的咒文我才不屑使用呢！」說著林天勇的石刃又已劈到，勢道甚猛，愛德華左右斧相交，勉力格住，一時之間成為拉鋸之勢。

索羅差點氣得失去「炫火加護」之咒的集中力，罵道：「笨蛋，現在好像我們才是『寡』的一方吧！」

愛德華右足揚起，瞄準林天勇的肚腹踢去，卻被他的左石劍劍側剛好擋住。踢擊無功而還，卻被愛德華爭取到一絲空隙，雙斧抽起，揮向林天勇，雖然不中，卻已把他逼開。他回罵道：「我要集中精神才能搜索出機器人偶的所在，現在哪有這種空閒！」

索羅考慮了一會，把「炫火加護」爆破，儲力甚久的「火箭破」成功把最接近的數具土俑炸成碎片，一時之間都把它們逼開，向愛德華說道：「我們把這通緝犯和土俑拖著，你去找個空地做那個甚麼搜索吧！」

愛德華「哼」的一聲，道：「你現在自身難保，難道靠這女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明白索羅的想法。

索羅拖著伊沙貝拉衝到他與林天勇交戰之處附近，喝道：「對！把『鑰匙』拿來！現在生死關頭，沒時間猶豫了！」

「甚麼？！」這次卻是伊沙貝拉在吃驚。愛德華不待林天勇再次攻過來，左手一揚，一顆黑色的珠子已飛射向索羅，落入他手中。

「你們這些蟲子們想幹甚麼！」林天勇一時之間捉摸不著狀況，喝問之餘一對石刃又再劈向愛德華。這時他脫掉「灰土甲」，身型卻依然龐大，殘破的上衣掩蓋不了他與年齡毫不相稱的渾身肌肉，「崗石劍」由前臂伸展出來，就像天生就附在雙臂之上一般。石刃擊於一雙黃金斧之上，愛德華也不戀戰，先躍後數尺，立穩陣勢。

「我們儘管信妳一次，橫豎過不了這一關我們都只有死路一條。這土之術士就交給妳了，我來牽制那些魔陶土俑，讓愛德華得到空檔到一邊去使那個甚麼機器人偶的操縱咒文！」索羅把龍魔裝甲的鑰匙交給伊沙貝拉，知道這是一場風險甚大的賭博，現在卻只餘這個辦法了。

伊沙貝拉呆了一呆，然後「哼」的一聲，也不答話，接過的黑珠在封印解開同時化成一陣黑煙，滲入她的肌膚之中。這時候「火箭破」解決掉的數具土俑竟已回復原狀，連同「援軍」再次一湧而上，圍剿索羅與伊沙貝拉，自愛德華的視線中把他們掩沒。

林天勇的眼角看見這一幕，哈哈大笑道：「我不知道你們想用甚麼策略，不過時間似乎不夠了！你這金族的魔源聖物使殺了倒有點可惜，但還是給我去死吧！」

他右手舉起，地上沙土飄浮起來，自動揉成數枚彈丸，正是「亂礫射」的起手式，預備若對手背向他逃走的話就以土石魔彈追擊。愛德華「嘿」的一聲冷笑，道：「時間剛好！」

「你說甚——」

只聽得轟然一聲巨響，林天勇驚覺殺氣自背後湧來，回頭望去，卻是索羅以「轟火龍」之咒轟出一條通道，一個黑黝黝、人身龍臉的怪物已舉起鋒利的右爪來到背後數尺之處。林天勇知道這正是歐洲「弒龍教」惡名昭彰的「龍魔裝甲」，方才醒悟那女的竟然留了這一手。

「失算、失算！」林天勇以中國話切齒恨道，眼角已經看見背後的愛德華已自逃開，逼不得已只得先管眼前敵人，一手抓起數顆魔彈激射向伊沙貝拉。「亂礫射」的第一型態是威力強大的單發攻擊，林天勇知道「龍魔裝甲」的凶悍，沒期待能傷到她，只要阻她的攻勢，回頭去追趕將帶來更大問題的愛德華。但聽得「啪啪」數響，魔彈擊在伊沙貝拉身上竟然毫無作用，連緩阻她的攻勢也做不到，龍魔裝甲的利爪已破風轟至。林天勇久經戰陣，雖然詫異卻不失反應，身體已本能地後躍數丈，胸前卻還留下三條淺淺的血痕。

林天勇至此知道龍魔裝甲不容小覷，當下打消追擊愛德華的念頭，先使一訣「黃沙障」之咒，消失於塵暴之中。龍魔裝甲化的伊沙貝拉不能說話，只管再補一爪，擊向風沙中林天勇的人影。只聽得「嚓」的一聲悶響，利爪竟被甚麼擋下來，切入數分後不能再進一步。伊沙貝拉當機立斷，抽爪後躍，果然一大堆「亂礫射」的魔彈轟破沙塵暴而來。魔彈雖難傷她分毫，數量之多卻不能不先擋下。這一波攻擊之後，「黃沙障」揚起的沙土盡數褪去，林天勇的身影再次出現，身上卻已披上沙土而成的裝甲，正是土系統魔法的「灰土甲」之咒。

林天勇沉腰立馬，一對「崗石劍」連接在「灰土甲」的雙臂之上，擺出戰鬥的架勢，向伊沙貝拉喝道：「且看是你是我擁有最強的魔裝甲！」

===

索羅為伊沙貝拉開路之後，留守原地，要把數十具魔陶土俑拖著，為愛德華爭取時間。雖然並非自己慣常的戰鬥方法，依然為了大局著想，只管使出防護性質的「炫火加護」之咒，雖不能殺退土俑，卻總算立於不敗之地；可是以全力維持高熱的火護罩咒文，對魔力源損耗甚大，幸好天焚古劍雖斷，儲集火之精靈的功能猶在，索羅雖然身心皆疲，倒未至於力竭昏厥。

可是數之不盡的土俑仍然奮不顧身地嘗試闖進火罩之中，沙土凝聚而成的土俑在高熱之下融化成液態狀的琉璃，流於地上後自動回歸到土俑的身上。在索羅眼中，在火光折射之下，滿額大汗的他只看見黑壓壓的一片影子，由左至右延伸開來，似乎無窮無盡。欲破口大罵的索羅來到這地步卻也已無力開口。

出乎索羅意料，向橫伸展的黑牆忽然縮短，火罩的左右兩邊開始空出來。

「伊沙貝拉已成功打倒林天勇了？」這念頭閃過索羅的腦海，心想這解釋了土俑失去魔力維持而減少數量：「好！」索羅咬緊牙關，大喝一聲，已經數不清楚這天第幾次爆破「炫火加護」之咒，要殺一條血路衝出重圍，爭取喘息的機會。

只聽得轟的一聲，無數火箭在爆炸中向多個角度飛射，一時之間「咻咻」之聲大作，在火光退卻之下，索羅本來正暗自得意，在想用甚麼話激將一會兒將會帶著機器人偶回來卻無所作為的愛德華之際，他的下顎卻慢慢掉下，得意的心情也變得森寒。在他眼前無數的土俑似乎已經消失，換上的卻是一個屈膝的巨人，原來數十具魔陶土俑竟然融合起來，在他面前變化成單一個體的召喚獸。

地面微微震動，沙塵緩緩落下。與之前無頭、只兩三尺高的土俑外型不同，巨型土俑的形態與人類幾乎一樣，有手指腳趾，也有頭顱，造形竟然十分仔細，甚至能看見肌肉的紋理。在「火箭破」的攻擊之下，蹲著的巨人的頭頂與雙肩燒著數十個火洞，與小型土俑一樣，似乎對它毫無傷害。巨人的臉上只有輪廓，眉骨顴骨分明，卻無眼耳口鼻，好不詭異。它身上泛著橙棕之氣，似乎剛剛才組合完成，在索羅目瞪口呆之下終於慢慢站起來，比起蹲下來時顯得更為高大，至少有十六、七尺高的巨體在索羅身前出現，環繞腰間是與之前小型土俑相同的刻紋，閃著亮橙色的光芒。

不遠處，林天勇身穿「灰土甲」，沉腰立馬，右手向前高舉，左手於右手手腕下扶著，臉容不再張狂，反而十分集中精神的樣子，豆大的汗水沾滿臉龐，自然是在維持巨型土俑的魔力。他的胸前閃爍著耀眼的光芒，眼利的索羅看見是一顆掛在繩上的寶石，想來是甚麼增幅魔力的魔具。

「難道伊沙貝拉——」

索羅背中滲出冷汗，林天勇卻嘿嘿一笑：「看來你們看錯人了！那身披龍魔裝甲的女人在戰鬥中途丟下一句『我要親身去確認』甚麼的，也不比比誰的魔裝甲堅硬，自顧自逃了！蟲子，現在只剩下你一個人，為了對抗即將帶著機器人偶回來那金之一族的小子，你就乖乖做我的人質吧——之前，會動的蟲子太危險，讓我先捏碎你的骨頭！」

全力維持「炫火加護」之咒的索羅早已筋疲力竭，現在卻感覺不到倦意，取而代之的是心中一股寒意。他不是害怕眼前巨人，而是對伊沙貝拉的背叛感到疑惑。滿以為一路以來同行，她會看清楚他們的本質而被馴化，到頭來卻原來仍然心繫弒龍教：「我的賭博……賭輸了？」

思想還在像車輪般急速轉動，巨型土俑的沙土之手已急速向他抓去，把索羅從思想中拉回現實當中。土俑身形雖然巨大，動作卻絲毫不遲鈍，危急之際索羅總算反應過來，急忙往後一躍，恰恰避過巨掌。索羅拔出半截的天焚劍，揮去雜念，凝神面對眼前敵人，心中不禁想著再賭一把的念頭。

第三十九章：樹冠邊關

愛德華在倒塌的建築物左右察看，任何形式的入口都早已被破壞，更遑論本來就設計成極其隱蔽的秘密地下通道入口。遠處索羅、伊沙貝拉與林天勇及其控制的土俑戰鬥的聲音隱隱傳來，他心中不自禁更急：得回龍魔裝甲的伊沙貝拉與斷劍的索羅，一來不知伊沙貝拉會否叛變，二來不知索羅還有多少戰鬥力，在林天勇的戰力之前是兩個危險的變數。

「不管了，時間不許可，即管試一試吧！」愛德華把心一橫，不再東找西找，作一個手印，閉目凝神，身上金光暴現，念出遙距操縱機器人偶的咒文。魔法一起，愛德華心中立刻靜如止水，漆黑一片之間外面的一切似乎已經不復存在，只餘下一片漆黑寂靜，和有規律地閃動的金黃色線條，在他的腦中流轉。

雖然不喜使用，人偶操縱術卻是愛德華小時候花最多時間才學會的咒文，原因是這咒文與腦波的互動與虛擬環境的概念，在這個劍與魔法的時代都屬於沒有實踐、虛無飄渺的理論。操縱系咒文跟隨著「莎蓮娜之青銅豎琴」，唯有豎琴的繼承者方能習得，愛德華的父親只曾經示範過一次。到得愛德華繼承豎琴後，咒文的實習唯有靠他自己，更添學習的難度。

金黃色的線條在愛德華的腦中有規律地躍動，圍繞著愛德華的身邊成球形地上下左右地掃描著。

「在哪裏.....出來吧！」合著眼睛的愛德華慢慢地以自己為軸心轉頭，心中卻越來越焦急。忽然之間漆黑之中右前方在金黃之線經過之處，兩個圓點一閃而逝：「找到了！」

愛德華心念急轉，雙手似乎要向圓點的方向找著甚麼地伸展，然後像被電激一般全身疼痛，幾近麻痺。咬著牙忍受著痛楚的他自言自語道：「所以就說，我不喜歡這咒文——媽的！給我鑽出地面吧！」

果然，一片頹垣敗瓦之中響起「隆隆」之聲，東北角燃燒著的數輛輕型汽車震動起來，地上現出裂痕，然後在汽車之下，一隻雪白而帶點塵土的怪手詭異地破土而出。由地底鑽出來的手外面平滑非常，明顯不是生物的肢體，卻也看不見接口。這手由握著的拳頭攤開成掌，不合常理地折起九十度直角，然後地上的焦土拱起，上面的汽車一同向旁翻倒，地上由一條細縫忽然轟然破開來，手掌的位置不變，一條前臂卻已緊接著推開沙土。手臂的姿勢維持了好一會，周遭微微震動著，然後一眨眼間，也不知道如何發生，一個雪白的人形物體帶著沙石與破碎的金屬已立於地面之上，正是以前索羅帶領著火族戰士在中美洲對抗過的機器人偶。

夕陽餘暉灑落廢墟，雪白人偶反射金光，塵土緩緩落下，沒有五官的臉容上眼睛的位置迅速閃出一下金光，敏捷地向後倒退兩步，同時另一具人偶不自然地屈成一個球形，從之前那人偶破土而出的地洞像一顆炮彈飛射出來。兩具人偶的外貌一模一樣，在全身雪白的外甲之間，是數條幼小的裂縫，正是關節所在，亦是之前火族戰士之所以能打倒它們的破綻。雪白的外甲帶著塵土和不知名的金屬碎片，一動也不動地立於原地，以燃燒著的汽車與倒塌的建築物為背景，展示著與這個劍與魔法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一副景象。

愛德華在腦海中再搜索一陣子，再也找不到其他人偶的訊息，唯有放棄。他睜開雙眼，看著雪白的人偶只覺詭異，眼前不自然的物體帶著歷史的詛咒，令他背上感到一股寒氣。

「只有兩具人偶嗎.....總比那沙土做的魔陶土俑來得堅實吧！不管了，跟著來吧！」愛德華向人偶發號施令，轉頭就跑，人偶在後緊隨。繞過數間平房，愛德華回到之前戰鬥之地，眼前的景象讓他看得

目瞪口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反應。

只見伊沙貝拉不知所蹤，而數十具的土俑亦已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一具十六、七尺高的巨型人形土俑，有輪廓卻沒臉容的臉蛋不比跟在他之後的機器人偶遜色，一樣恐怖。在巨人土俑之後不遠處，耀眼的橙棕色魔法芒包裹著林天勇，胸前不知名的寶石閃爍著光芒。林天勇身上雖然穿著「灰土甲」，眼下卻七零八落，只餘下胸前一小部份的胸甲、肩甲與腿上的護甲，身上其他的部份似乎早已瓦解，餘下沙土仍然沾在他的身上。

他的臉容沒有之前的瘋狂，取而代之的是驚訝與憤怒的扭曲，臉上的肌肉與皺紋詭異地交織在一起，看上去筋疲力竭，卻沒有汗水——汗水早被眼前的高熱蒸發了。要知道林天勇在以往十二年不被獵魔旅團逮住，除了因為驍勇善戰之外，也有著熟讀兵法的頭腦，讓自己陷入險地之前首先避開。在這一刻，他心中只後悔著在之前那身披龍魔裝甲的女子逃走之時——不，在那金族的魔源聖物使離開現場時早就應該先撤退；現在想逃卻完全被牽制著了。

令他身陷尷尬之地的，自然就是令他意想不到、手持半截火之一族魔源聖物古劍天焚的索羅。索羅此時半跪於地上，半截天焚劍劍刃插於地上，紅晶石向天，劍柄上的獨眼刻紋清晰可見，包裹的布條早已不知所蹤。在他熊熊燃燒的身軀面前，正是足足二十尺高，由沒有固定形態、在躍動著的火焰構成的火焰巨人，一直封印於天焚劍內的召喚獸——「火神」。

只見火神與土俑巨人似乎在角力，二者緊握對方雙手，彎低半個身子，兩大召喚獸的「頭」幾乎頂著對方，沒有任何動作，就這樣凝住。火神身上的火焰在躍動，不時跳向土俑，把它的身上肩上燒著；火焰成型的雙手不停地把巨人的沙土之手融化，成為紅紅的岩漿，但與之前被融掉的小型土俑不同，液態狀的岩漿沒有滴於地上，就這樣維持於原位流轉，自是因為林天勇以高強的魔力在維持著。可是愛德華也是高階的魔術士，一眼看出若非火與土的屬性相輔相成，林天勇的巨型魔陶土俑早已落於下風。

不像以前在中美洲斷箭山谷，在沒有木系統回復魔法與水系統冰封咒文的協助之下，索羅方才解開封印不到數分鐘，已經被高熱的魔法火焰煎熬得幾乎失去意識。在他的眼角之間，看見愛德華帶著兩具雪白的機器人偶來到，勉力抬起頭，嘴角露出狡獪的微笑道：「嘿.....似乎.....這次我.....終於賭贏了.....」

語音未落，索羅吆喝一聲，念起一訣咒文，與巨型土俑角力的火神忽然失去維持著的型態，化成一團烈焰，把接觸著的對手表面一次過燒起上來，而包圍著火神的紅色魔法芒，隱約可見急速回歸於天焚劍柄的火紅晶體當中，索羅深深呼一口氣，知道自己避過一場死劫，再也支撐不住，跌倒地上，口中丟出一句：「對不起.....我看錯她了.....伊沙貝拉逃走了.....」便昏厥過去。

那邊廂，火神散失後的餘熱仍然有甚大的破壞力，魔陶土俑的表層不停融化，幾乎成為熊熊的岩漿。與之前不同，液態的岩漿再不回流於巨人身上，盡往地上流落。果然，在勉力維持著的林天勇已因為耗力過巨而跪倒，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失去魔力維持型態的巨型土俑在外表不停流失之下登時小了幾號，外表更是不規則地嚇人，連本來造形甚為仔細的頭顱也變得一塌糊塗，幾乎整個扁平，雙手上的手指盡失，竟然就像之前小型版的土俑們，就是外表燒得紅紅的，也還有將近十尺左右的高度。

林天勇當然也已看見愛德華已經回來，心裏想著在那火族小子身上耗力太多，現在唯有伺機以待，在愛德華的人偶發起攻擊前盡量回復魔力源，眼光只能恨恨地瞪著愛德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愛德華首先竟不襲擊體弱的他，反而奔向倒地的索羅，把他扶起。林天勇以所剩不多的體力哈哈大笑：「幼稚！竟然由得敵人回復體力！還道你的智商高人一等.....」話還沒有說完，咳出兩口鮮血。

愛德華把索羅扶在肩上，向林天勇道：「我們本來無意戰鬥，這刻你體力耗盡，正是我們脫離的好時機。但願我們以後不再見面——不，讓我們把血之魔法根除後再見吧！或許能再堂堂正正地跟你純粹地以武力比一場，豈不更暢快？」轉身便拖著索羅向停泊在不遠處的海蜘蛛走向。

「豈有讓你走得這麼容易之理——」林天勇怒喝，身上再次泛起魔法芒，異形的土俑轉身，慢慢向二人走去。忽然一道雪白的影子飛奔而來，攔阻在土俑之前，卻是愛德華的人偶。機器人偶張開雙手雙腳，就這樣擒抱著土俑，在仍然灼熱的土俑的表層接觸下發出「吱吱」的響聲，外甲竟被融化，與土俑黏在一起，同時限制了它的行動，動彈不得。勉強使力的林天勇又再咳出鮮血，卻不就此放棄，正要使出「亂礫射」之咒的時候，第二具人偶已以同樣的姿勢把他一抱入懷，林天勇氣得哇哇大叫。

愛德華把索羅丟上海蜘蛛之上，向被制服的林天勇道：「假如你回復氣力的話，我想，要打倒壓制著你的機器人偶也不是甚麼難事吧？在這之前，恕我們先告辭了。」說著已躍上海蜘蛛，向關外的淺灘疾駛而去。

林天勇呆呆看著小氣墊船遠去，心念一動，巨大的魔陶土俑終於失去魔力的維持，化為一堆沙石，與被燒灼得壞掉的人偶一同倒於地上。體力尚未回復，一時之間卻也不能掙開擒抱著自己的人偶的束縛。

「根除血之魔法嗎……」他自言自語，然後不自覺再次瘋狂地哈哈大笑起來，以中國話仰天笑道：「有趣、有趣！那把斷劍……是天焚吧？那麼他就是索羅的……」忽然神情又悲傷起來，神色老了許多，眼角更自滴下眼淚：「聖上……我……我實在慚愧……」

===

生命之樹巨大無匹，高聳入雲，久經年月、凹凸不平的樹幹卻並不難以攀登。由根部算起二十多尺的高度比較難以攀爬，到了樹枝初向外伸展之處後，向上進發的天然階梯逐漸呈現。雖然天空的陽光被重重的蔓藤、樹枝與樹葉遮蓋著，只有一絲絲的陽光滲入，在交錯的樹枝裏面前進倒也不是甚麼難事。到了三、四十尺左右的高度，樹幹的分支開始明顯，在這裏水平看去，就像是在一顆大樹上面闢出一片森林，蔚為奇觀，卻是生命之樹本來是千百年以來數以幾千計的小株共生而成的證據。

在樹中的森林裏面，正中心是一株直徑數十尺的樹幹，比旁邊的樹幹至少粗大數倍，哈辛解釋這該就是神樹的主幹。在這個高度之間，偶有鳥兒與猿猴經過，瑪莉亞看得十分雀躍，幾乎忘記攀樹本來的目的，只管看著周圍奇異的景色。

眾人之中，唯有莎拉最毛手毛腳，卻原來她雖然擅於隱密行蹤，任何與攀爬有關的活動卻非其所長。要她在林間飛躍尤好，往上攀登卻令她心驚膽顫，連不甚敏捷的亞爾法特也比她還要快，似乎是童年時與孤兒院的同伴攀樹玩耍訓練有素。

哈辛與木之一族的族人也不甚趕，微笑著協助聖者X的客人往上爬升。他們由早上開始登上神樹，攀了大半天，也不知道往上攀了多久。只見之前的鳥獸漸漸越來越少，霧氣越來越濃，在旁邊副樹幹的數目越來越少，生命之樹的高空之中披上一層神秘的面紗。不知何時，瑪莉亞在好奇之下啟動了鑑別之瞳，觀察著樹海中的周圍，喃喃自語：「這裏是『逐龍之印』中心點的最後結界……除了人類以外不允許任何動物走近嗎？」

莎拉喘著氣，卻不是因為體力不及，看來是因為畏高而耗力過多。她向帶頭的X問道：「還沒到頂嗎？我們好像攀了好幾公里了……」

亞爾法特噗哧一笑：「才不過半天而已，那能攀上數公里的距離了……哎！」當然就是被莎拉在後腦勺拍了一記的痛叫聲了。

莎拉「哼」了一聲，接著問道：「木之魔法不是有甚麼提高速度的咒文嗎？就像我們來的時候一樣。為甚麼不用？」

X抹一抹汗，笑著答道：「『風滅行』之咒是減低風阻的咒文，在地上前進是用途甚大；往上攀爬則沒有用了。木系統魔法中也有能使受術者飄浮風中的『御空步』，但也僅此『飄浮』而已，不能就這樣一飛衝天呢。採摘神樹之果，還是在風中以毅力來幹比較有意義吧！」

「明明就只是為了找『恐懼之杖』嘛，卻被捲入這甚麼『回歸種植』的鬼儀式中！」莎拉還在抱怨著，瑪莉亞已指著上方大聲說道：「散發綠色光芒的硬殼果實——這個就是神樹之果嗎？」

哈辛與木之一族的族人一陣鼓噪，眾人本已疲累的身軀忽然精神飽滿，一同發力，或跑或跳，朝著神樹之果衝過去。

亞爾法特看著眾人興奮之情，不禁微笑起來：「看他們多起勁！似乎拿到生命之樹的果實果然是十分高等的榮耀呢！」

瑪莉亞看在眼裏，也不打話，只微笑著。莎拉「嘖」的一聲，不屑道：「真麻煩！早點把果實採回來，早點回到地面去！」心中所想，身體自然地反應，藍色魔法芒泛起，「玄冰散彈射」的咒文已念起來，把周圍的霧氣凝聚成一小顆冰粒，頑皮地嘻嘻一笑：「這一餐盛宴，就由本小姐吃吧！」

莎拉的舌頭舔舔上唇，閉起一隻眼睛，飄浮在左掌上的冰彈在右手一挑之下飛射向綠色的硬殼果。瑪莉亞小聲驚呼：「小心，不要把它打壞了……」

莎拉嘿嘿地道：「哪有這麼容易！神樹之果是本小姐的囊中物了！」果然，冰彈超越一眾攀樹的木之一族族人，輕輕地「啪」的一聲擊在硬殼果所在那高掛的樹枝，把果實搖下來，竟真的跌向莎拉的位置。

包括哈辛在內，一眾木之一族族人帶著一點興奮地「哦」了一聲，似乎有點讚嘆莎拉的手法，瑪莉亞甚至拍起掌來。莎拉正躊躇滿志之際，X忽然開口微笑道：「風向——改變了！」

「甚——」莎拉吃了一驚，語音未了，生命之樹的高空樹海之中果然忽地刮起一陣怪風，把看上去份量不怎麼重的神樹之果吹離下墜的軌道，在莎拉的身旁掉下。

在莎拉還沒有反應過來之前，剛剛站在她右下方的亞爾法特「呃」的一聲，頭頂已吃了神樹之果一記。他舉起雙手正要撫摸頭頂的腫瘤，硬殼果在反彈下落入他的雙掌之中，一時間樹海中一十二人一同呆了下來。

「這個……這個……吓？」亞爾法特額上冒出一滴冷汗，拿在神樹之果的雙手回到胸前，只想揉揉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誤打誤撞竟然拿到了生命之樹的果實。忽然之間哈辛、X與木之一族的眾人爆發出轟然的歡呼聲，祝賀得到神樹果實的亞爾法特。失手的莎拉正要鬧彆扭，忽然想起她本來的目的就只是想早些下樹，誰得到果實又有甚麼要緊？聳聳肩，嘿嘿一笑，搖了搖頭，也不太在乎了。瑪莉亞還在拍著手，咧嘴而笑：「恭喜亞爾法特弟兄！似乎可以飽餐一頓呢？」

「好了，在這裏起，哈辛先生會帶你們下去，亞爾法特就作為我們「神樹之子」，跟著哈辛先生的指

示與我族眾人進行回歸種植的儀式吧！」X拍拍亞爾法特的肩膀，語氣帶點讚許。

莎拉奇怪問道：「那麼你呢？」

X抬頭看著還未見頂的生命之樹，答道：「也是時候讓我作我第二件要做的事了。」

亞爾法特醒悟道：「啊，還沒有拿到恐懼之杖呢。難道魔杖就在樹頂？」

X聳聳肩：「可能吧？」對於X模稜兩可的答案，亞爾法特、莎拉與瑪莉亞都不知所以，只覺他的說話高深莫測。

哈辛爬過重重的樹枝與藤蔓，首先恭喜亞爾法特，然後替X解釋道：「恐懼之杖其實是生命之樹自然掉落的枯枝，可不是隨便一根就可以，要滿足幾個條件：第一，枯枝必須自然掉落，不可採摘；第二，枯枝掉落後數秒鐘內必須施以魔源聖物使的契約，否則無效；第三，枯枝必須由一定高度的主幹掉下來，太低的話樹幹太粗，太高則太幼，不合魔杖的尺寸；第四，枯枝雖為死體，樹枝上卻不能有分枝，代表它必須是新生而枯萎——嘿嘿，老實說這個條件最難符合。」

聽著哈辛的解釋，亞爾法特與莎拉的下顎慢慢掉下來；連瑪莉亞也不禁皺眉：「要得到恐懼之杖的條件這麼複雜嗎？」

哈辛點一點頭，拍拍X的肩膀：「自古以來恐懼之杖折斷不是甚麼希奇事，魔源聖物的魔具使必須負起複製的重任，是他們的工作呢！」

X微笑不語，似乎習以為常。哈辛拍拍手道：「好了，我們讓聖者忙吧！我們先下樹去。莎拉小姐，既然妳畏高，我們與妳慢慢下去就是了——」

莎拉不待他說完，已經怒目而視：「不要叫我『小姐』！本小姐生平最不喜歡別人這樣叫我！還有——」說著一個後空翻，已躍下數尺，輕巧地落在一枝幼幼的枝幹上，續道：「本小姐怕高，可不怕跌。最遲下去的人是笨蛋！」語音未落，寶藍色的長裙已消失於樹影之間。

哈辛和一眾木之一族的族人看得呆了，亞爾法特與瑪莉亞對望，不禁微笑起來，也開始回程往樹的底部下去。X趁機向眾人道別，慢慢地繼續向樹頂上行。

第四十章：農莊秘藏

黃昏的夕陽在遠處的山嶺落下，橙紅的天空慢慢被迷人的紫藍色籠罩，五彩的天空散發著醉人的氣氛。在這個日夜交替的時間，縷縷輕煙自地上浮升上天，卻原來是山下一個農村小鎮，住民似乎在準備晚餐。自高空俯瞰，村落只有百來所木屋，村莊中的道路也沒有仔細的規劃，如果小村子的格調能從村落的規劃看出來的話，這小村子給人的印象正是一副懶懶閒閒的感覺。

村子隱約可見依著方格狀來建設，東方、南方與北方皆有一條大道向外延伸，似乎是通往其他城鎮的主要通道；西方則倚著一條小河，遠處可見小河與更大的河流匯合，向西北方展開。在小河旁邊建造了好幾十幢帶著木輪的木屋，木輪隨著水流轉動，想來是居民充分利用天然資源，以水力代替人力工作，研磨著自南方麥田收割回來的農作物，作為村落中住民的主食。

在村落的北方是一片青、紅色交雜的葡萄田，數百公頃的田地相隔在村落與更北方的莊舍之間。北方的莊舍與葡萄田南方的村落一般，是木板房的建築，成一字型地排開。與村莊的建築風格一樣，用以建造房屋的木板都是深棕色的硬木樹幹，受過乾焊處理與塗上油光漆，也沒有上色，自然的木紋自有一股樸素的味道。

一字型排開的木房似乎都是一樣的建築，不像有分那一所是主舍客舍，唯一讓訪客知道田地主人所住的房子的，是那已因歲月磨損、曾幾何時鮮艷過的暗紅色屋頂。在主舍的門前是一條長長的小路，引向南方的葡萄田，路旁零零落落數株矮松，針葉在這夜幕初垂時隨著微風輕擺，佈置雖然簡單，構成的景象倒有一番悠閒的感覺。

夕陽餘暉灑落葡萄田，葉影斑駁，遠處炊煙裊裊。可是在小路上此時急步而行的人卻沒有欣賞這美景的興致，一臉冷漠的臉容凝神地看著目標，向暗紅色的屋頂越走越近。這人全身包裹著淺灰色的長袍，連頭頂也包圍著，只露出一雙銳利的眼睛，若非背後的長長黑髮提示其女兒之身，倒也真個雌雄莫辨。離主舍數十尺之遙，兩名戴著草織帽子的男人似乎正在打理屋前的園圃，留意到來客，一同停下手上澆水撒種的功夫，抬頭望過去。其中一人口中咬著稻草穗子，望望同伴，向來者開口問道：「小姐，找人嗎？今天天氣很不錯呢。」

前來的女人停下腳步，把頭上的帽子退下，答道：「太陽還很猛烈，可惜有點潮濕，南風吹得很猛。」這一問一答像暗號多於日常的對答，但兩名農夫似乎十分滿意她的答案，再不說話，回頭又再打理他們的園圃去。女人也不需他們帶路，似乎早就知道何去何從，繼續前行。來到主舍的大門之前，她卻忽然向右行，繞過主舍的後面，走向旁邊另一所木屋的後門。

在木屋後門之前，女人舉起手，似乎要敲門，卻又猶豫起來。良久，才下定決心，終於敲下去。她只敲了兩下，門上一塊小木板打開來，裏面的人看了女人一眼，又把小木板關上，然後腳步聲越傳越遠，似乎要報告誰知道似的，獨留女人在外面等待。

女人似乎早已習慣，耐心地等待著，天上被夕陽染上的橙黃色到這時已經完全退卻，只餘下高高掛起的勾月，在尚算清朗的天空為入夜的大地提供著少許的照明。在這日夜交替之時，天色在人的視力中最為黑暗，女人等待期間回頭看著背後的田地與天空，心中有些感慨。

忽然之間，木屋的後門「吱呀」一聲向內打開，門後昏黃的燈光照射出來，把女人的注意力吸引回來。一名農夫打扮的男人倚門而立，彪悍的身軀與幾近軍人般的立正卻與他的打扮毫不相符，高隆的顴骨與細小而精闢的雙眼似乎訴說著他的武術底子，竟不像是個小人物。他單手拉著似乎份量不輕的厚木門，向女人微微頷首，低沉的聲音打招呼道：「歡迎回來，伊沙貝拉。教父對迷路森林的狩獵發生

了甚麼事感到興趣，現在正在地窖等待著妳的報告。」

「『感到興趣』嗎——」伊沙貝拉喃喃地自言自語，門口那人有點好奇：「有甚麼問題嗎？」

伊沙貝拉搖一搖頭：「不必在意。」說著踏進木屋之內，彪形大漢順手把門關上，領著她向屋內前行。

這裏是古代法國領域南區，以史前時代的杜魯斯市為名的小農村，正是弒龍教位於歐洲的大本營。這小村莊於歐洲之間以釀製葡萄酒最為著名；而以葡萄田與莊舍為掩護，被平民唾棄、由皮亞爾．伏爾茲建立的「薔薇騎士團」的遺族在這裏匿藏已近百年。藉由對龍族的怨恨，弒龍教以杜魯斯為基地招攬成員，近數十年間慢慢發展至廣佈歐洲南部的強大地下組織。近十年左右，弒龍教教父的職位傳到了這叫作「諏敖」的幪面男人身上，由他的「元．龍魔裝甲」複製出無數的魔裝甲，給予戰士們與龍族對抗的武器；而對龍族的狩獵亦變得越來越殘酷，亦越發無法無天，連闇黑帝國的軍人也開始不再放在眼內，導致獵魔旅團失去對他們的暗中認可，把弒龍教都列於通緝榜之上。

木屋之內點燃著油燈，昏黃的燈光把室內漆成橙黃色，竟似是黃昏天空的延續。在門衛的帶領之下，伊沙貝拉在屋內打了一個轉，來到地窖的入口。漆黑的樓梯似乎看不見底，隱隱傳來一陣濕氣。門衛把門口旁一盞油燈解下來，右手一揮，已經拿著一把點著的火柴。他把油燈點著，交給伊沙貝拉，道：「到地窖後左邊第三扇門。」交帶過後也不等伊沙貝拉答話，自顧自回到崗位去。

伊沙貝拉沉默不語，接過油燈，先向前伸，看清下樓的梯階，嘆一口氣，踏步前進。通往地窖的樓梯似乎無窮無盡，在惴惴不安的伊沙貝拉心中，數分鐘的行程似乎被拉長成數小時的時間。樓梯向下大約走了半層的距離便往後折向下，如此前後來回，竟似乎已向下走了十數層的深度。在油燈照亮下，可見每一層都有一扇厚木門，自裏面關著，門上總有一道方孔，方孔後偶爾一雙銳利的眼睛在監視著來者，這樓梯原來是一重又一重守衛關卡，可見地窖住著的人物來頭不小。

不知已經往下走了多深，下面忽然傳來微弱而斷續的鈴聲，伊沙貝拉知道自己快要到達目的地，守衛以鈴聲警告，這些保安的步驟都與她本來來自西班牙的分部相同。果然，轉得快要頭暈眼花之時，她終於來到地窖的入口。

地窖的入口高度足有八、九尺，以一道鐵閘分隔著，另一名守衛在閘後看守，昏黃的燈光在他的後面照著，也看不清楚他的臉容。守衛自腰間拿出一柄鑰匙，打開鐵閘，伊沙貝拉點頭示意，拿著油燈進入弒龍教的基地。在鐵閘之後是一個偌大的石室，左右皆為厚重的木門，一共十二扇，沒有任何的標記。守衛也不引路，在伊沙貝拉經過大閘後「轟隆」一聲把它關上，又回到崗位坐下，臉上木無表情。

伊沙貝拉依照門衛的指示，走到左面第三扇門前，把油燈交到左手，拿起門上的門扣，「鏘鏘」地敲了兩聲，然後後退一步，等候門內的反應。不一會，一名身穿皮甲、裸露出雙臂的巨漢把厚門往外推開，向伊沙貝拉上下打量好一會，然後頭往門內一側，示意她可以進去。伊沙貝拉在他打量著她的期間，也觀察著這人，從他右手手臂上的條紋狀紋身可知他也與她一樣，是被賦予龍魔裝甲的戰士；而皮甲胸口的紋章則代表著他身為教父近衛的地位，想來戰力該是數一數二的大人物。

進入石室後，伊沙貝拉被明亮的照明照得一時睜不開眼。到得視力稍稍回復，空曠的石室中心是一把極盡奢華能事的大石椅，上面坐著一名戴著一副銀色鐵面具的男人，右手抬著下顎，身子斜斜地坐著，左腳擱在石椅另一邊的椅柄之上，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而在他的旁邊是左右兩名近衛，與守在門口的男人一樣的打扮。「寶座」由雲石雕刻而成，也不知當初如何自十數層高的地面運到地窖這裏，上面雕刻著一條巨龍，頭上插著一柄闊劍，與「弒龍教」一名倒也相襯；在石椅之頂雕刻著數枚玫瑰

，代表著其薔薇騎士團的源頭。

寶座上的男人長著及肩的一頭亮麗黑髮，身上披著一道紅色的長袍，長袍是毛茸茸的花邊，似乎十分名貴。他一身白色的裝束，腳踏黑色的長皮靴，一副皇者的氣勢，正是弒龍教現任的教父諏敖。諏敖臉具下冰冷的眼神直視著伊沙貝拉，看見她終於半跪下來，語氣帶點不悅，開口問道：「伊沙貝拉，妳就報告一下剛果迷路森林中發生了甚麼事，以及由馬修帶領的狩獵團的去向罷。」

伊沙貝拉面對一教之主，不自禁有點惶恐，語氣帶點顫抖答道：「是的，教父。」

===

「先生，很晚了！今天天氣很不錯呢？」在通往農舍的小道中，黃昏時攔著伊沙貝拉的其中一人，喬裝成農夫的弒龍教守衛仍然咬著穗子，懶懶洋洋地一邊倚著草亭旁的大石塊，一邊向來人問道。站在路中心的，是一個體格魁梧的紅襯衣男子，卻是一路追蹤莎拉與索羅的雷蒙德．福特。

雷蒙德一路尋找著莎拉、索羅與亞爾法特的線索，知道他們一行人人數在沿路有所增減，到了班吉古城時卻又回復二男一女的組合，於是推斷莎拉與索羅、亞爾法特回到本來的三人組合繼續往北的行程。在這個推論為大前提下，雷蒙德來到摩西山的邊關，發現當地一塌糊塗，獵魔旅團的蹤跡處處，幾乎更加肯定是他們三人與邊關的帝國軍警備鬥上了。

可是渡過了海格力斯之柱後，情報卻指向女子與兩名男子不再同步行動，心中隱隱感到不妙。及至追到杜魯斯這裏時，已經知道追蹤的女子不是莎拉，追蹤多時到頭來竟然在這要緊關頭失去線索，只能大呼無奈。衡量輕重之下，明白到現在這女子是指向索羅的唯一線索；而找到索羅則能引向平湖水鏡，唯有一反平常隱聲匿跡的常態，要向這女子出手。終於追到這葡萄農莊，女子卻又忽然消失不見，現在又有這不知是甚麼人的農夫在擋在面前，心中有一點惱怒。

他畢竟追蹤莎娜家族的聖物使多年，心情雖有波動，總能冷靜下來分析形勢。對於面前這不倫不類地出現於他面前的農夫，問出不倫不類的問題，眉頭一皺，就已經知道這葡萄農莊多數是一個甚麼組織的秘密基地。他推斷對方不欲引起爭執，也就樂得假裝迷路路人的角色。

「咦，天朗氣清，勾月不太明亮，反而星星可以閃出頭來呢。對了，這裏就是杜魯斯的葡萄農莊嗎？久聞杜魯斯以紅酒聞名，正想參觀一下，想不到迷路下來竟已入黑了。沿路回去似乎太危險，不知能否借宿一宵？當然我會給一點旅費的。」以雷蒙德魁梧的身軀說出「入黑後道路太危險」這種說話，連他自己也覺得奇奇怪怪；可是為了追尋平湖水鏡的下落，只得厚著臉皮說出口來。

果然，那農夫打扮的守衛對他的說話也呆了下來。在他的訓練中有著對非教徒的種種應對，入夜來找住宿的卻從來未曾有過；可是為了裝著甚麼事也沒有隱瞞卻又不能就這樣打發他走，於是搔搔頭，說道：「呃，這個，我們雖然在早上開放給人們參觀，可是沒有旅店的設施。不如讓我問一問農莊的主人吧。」然後轉身往主舍走去，卻沒有叫雷蒙德跟隨的意思。

趁著守衛離開的空檔，雷蒙德在幽暗的月光之下仔細地觀察著地面，看了好一會，幾乎無數的腳印令人眼花繚亂，卻終於讓他找到之前在追蹤的那女子的腳印，仍然很簇新。得到了這一線索，雷蒙德也不再等待守衛回來，徑自向著主舍前進。

來到主舍的門前，可以見到室內昏黃的燈光自長方形的窗戶滲出來，晃動的光芒說明裏面用的是油燈；木幹搭成的外牆雖然有年年翻新，還是遮掩不了歲月留下的痕跡，加上殘舊的暗紅色屋頂，可見莊舍有著數以百年的歷史。雷蒙德站於門前，仔細地觀察著四周，忽然之間主舍的大門向外打開，之前

那咬著穗子的男人看見站在門前的訪客吃了一驚，道：「客人怎麼擅自走過來了？」

雷蒙德嘿嘿一笑道：「難道你們有甚麼秘密不能見人嗎？」

守衛佯裝微怒：「我家主人難道沒有隱私嗎？」

雷蒙德冷笑，不再答話，自顧自向右面走去。那守衛覺得不妥，伸手欲拉著雷蒙德，卻已經離開他的抓距，對方速度的迅疾令他大吃一驚：「客人，旅房在另外一邊——」

雷蒙德似乎沒有聽到，徑自繞到屋子之後，來到右邊第一所木屋的後門。之前的守衛更是方寸大亂，立刻拉到主舍旁邊的一個銅鈴。主舍繫著銅鈴的繩子與客舍相連，一時之間鈴聲大作，燈光四起，也聽不到吵鬧聲，十多名農夫裝扮的人已出現在雷蒙德周圍。

「客人，這裏是私人地方，若你不回去的話，我們可不能客氣了……」咬著穗子的守衛語氣帶著殺機，警告著雷蒙德。

雷蒙德哈哈一笑，道：「以農夫來說，你們未免太有秩序了吧？這裏究竟是甚麼組織的秘密基地了？」

一眾弒龍教的教徒被他一語道破，你眼望我眼的，有點不知所措。到了這時候，咬著穗子那守衛知道已經不能善罷，打個手勢，十數人一擁而上，竟似要殺人滅口。

「嗨，這是甚麼待客之道？」雷蒙德大笑著，身上泛起紅光，雙手已經燃點起兩道筆直的藍色火焰：「也無妨，就當是熱身。」

在十多人衝到身前之際，「嘿」的一聲雙手交於胸前，然後向外一推，竟是同時左右兩道「火狐尾」之咒，同時橫掃左右十數人。藍色的火焰擊在眾人胸前，十多人的守衛一同哇哇痛叫，衣衫燃起藍色的魔法之火，倒地不起。雖然在外守衛的都是沒有被賜與龍魔裝甲的低級戰士，在雷蒙德一擊之下一次過打倒十多人仍不是易事，可見他的實力強橫。

「吱呀」的開門聲一響，客舍的後門打開，卻是外面的打鬥聲已驚動門衛。門衛帶著精闢的眼光掃視著現場，最後落在不請自來的客人身上。他細細打量著雷蒙德，剛好看見其漸漸褪去的紅色魔法芒，也不打話，已緩緩向他走去。雷蒙德看見他的氣定神閒，就知道這與之前的「農夫」不同，這人的實力高上好幾十倍。

門衛也不打話，步履由緩變急，忽然爆發性地一躍至對手之前，右拳已經擊出，轟向雷蒙德的臉頰。雷蒙德把頭向右一閃，還沒有還擊，對方的左勾拳已至，仍然瞄準他的臉。

「嘖，有意思！連這種高手也聘來，這裏究竟是甚麼地方？」只聽得「碰」的一聲巨響，門衛的左勾拳已擊在雷蒙德的臉上，可是這拳竟然好像打在石頭上一般，對方似乎不痛不癢，自己手上反而隱隱作痛。

他大吃一驚，知道來者非同小可，看見對方沒有甚麼反應，立刻後躍，不再氣定神閒，擺出戰鬥的架式。雷蒙德似乎帶點讚許之情，道：「技巧、判斷與準繩都屬上乘，可惜就是力度不夠。」

門衛哼的一聲，身上漸漸長出黑色的鱗甲，慢慢把他全身掩蓋。他本來已經奮張的肌肉在鱗甲之下顯得更加粗壯，身上衣衫盡碎，指向對手的雙手五指披上利爪，臉型也開始改變，鼻子變得越來越長，

額角向上延伸，竟然變化成個墨綠色的龍臉。雷蒙德這時「哦」了一聲，點頭道：「『龍魔裝甲』！那麼說，這裏就是弒龍教的秘密基地了。不好意思，我正在找人，讓我借你的身體問一問吧！」

不待龍魔裝甲化的門衛攻擊，雷蒙德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闖至他的身前，還有餘暇解釋道：「『龍魔裝甲』是數一數二的魔裝甲吧？對普通人來說，刀槍不入的堅硬外表當然十分難以對付，鋒利的雙爪更是驚人的武器。很不巧，早在澳大利亞之時，我們福特家族已經充分研究過所有魔裝甲的弱點了，目的不是你們，卻是要防範土系統魔法的『灰土甲』，在這裏就讓我實驗一下，看看在你們身上管不管用？」

「……！」

門衛被神速的雷蒙德搶了先機，在他懷中的雷蒙德因為過於接近，竟然在自己雙爪攻擊範圍之外。正要後躍，雷蒙德已一手繞過他的後頸，把他硬生生抓個正著。龍魔裝甲防禦力與攻擊力驚人，卻沒有增強使用者力量的效果，被雷蒙德抓著的門衛竟然動彈不得。
雷蒙德冷笑道：「魔裝甲的共通點是能夠以高階的防禦力擋下攻擊，再讓精靈迅速修補破損。那麼——」

說著右掌印於門衛的胸前。門衛心感不妙，左手向外拉開，再向雷蒙德的頭頂砸下，可是已經太遲：「——只要不給予精靈修補魔裝甲的時間，這最強之盾就被破掉了！」說著紅光暴現，雷蒙德右掌之中滲出藍色的火焰：「零距離火彈破．四連發！」

雷蒙德大喝一聲，左手放鬆，印在門衛胸前的右掌爆發出強大的火焰咒文，連續爆發出四聲的悶響似乎化為一聲，龍魔裝甲化的門衛臉上顯出難以置信的眼神，左爪還沒碰到敵方，胸前的魔裝甲已被轟開一個大洞，身體如斷線風箏地被轟飛往木屋之內，強化的硬木外牆也無法阻止他的去勢，「轟隆」一聲被撞個稀巴爛。

在屋內的門衛在龍魔裝甲化後無法說話，嘴角卻不停噴出鮮血，可見受傷不淺。雷蒙德緩步走進屋內，蹲在一時之間不能動彈的門衛面前，右掌印在他的臉龐：「——不過在極短距離連射四發咒文而能剋制著反動力，加上巨大的魔力消耗，這也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事。是你不好運，對上一個高手啦。」

言下之意竟是在自吹自擂：「好了，早些時候不是有一個女子來過嗎？告訴我她究竟是誰？她現在在哪裏？啊，我忘了，龍魔裝甲化的俊臉可說不了話。我不知道你們的魔裝甲的破壞點是多少，就讓我在你的臉上再實驗一下吧……」

「……！」

門衛的眼中露出恐怖的神色，印在臉上的掌中又再滲出藍色的火焰，熾熱的感覺即使隔著龍魔裝甲也能隱隱感受到。

第四十一章：激戰地窖

弒龍教的教父諏敖仍然以一樣懶散的姿勢坐在雲石寶座上，聽完伊沙貝拉報告一路以來的經歷後只「嗯」地應了一聲，一時之間也沒有甚麼反應。伊沙貝拉等了好一會，終於忍不住問道：「真的有必要獵殺野生的龍族嗎？在被擄往班吉古城途中，我被火族與金族的小子騎在一條野生龍的背上，透過肌膚的接觸，可以知道牠完全沒有惡意；勉強要說的話，就只有懼怕人類之心。金族小子也曾經與我們一樣憎恨龍族，與火族小子同行下卻也與他站在同一陣線，認為龍族原本無罪，只是利用牠們的龍騎士以之為騎，為非作歹——」

「那麼——」

諏敖面具下的眼睛似乎閃出一下藍光，終於開口，打斷她的說話，語氣冷得嚇人：「伊沙貝拉，妳這是要否定我們至今一切所作的嗎？」

在石室內的三名近衛與伊沙貝拉一同身子一震，知道諏敖這句問題代表著不祥。眾人一陣沉默，諏敖緩緩站起來，右手一揮，道：「伊沙貝拉已被龍族污染思想，是弒龍教的叛徒；龍族以思想迷惑人類，這裏又是一個例證。能成為我教敵人的人一個也不能留——給我宰了。」說完回身一轉，紅袍隨勢劃出一片紅雲，也不再理會，徑自往石室的深處走去。

受了教父的格殺令，三名近衛留在原地，雙腿微微張開，先後披上龍魔裝甲，對著伊沙貝拉舉起利爪。近衛的皮甲似乎特別製造，裏面的內衣在龍魔裝甲的變化下碎成一絲絲的布匹，皮甲卻依然完好；可是相比龍魔裝甲無匹的防禦力之下，皮甲當然只有裝飾的用途了。

伊沙貝拉雖然早已預計到這個可能的後果，卻沒有想到教父說殺就殺，也不給予她辯解的機會，聲音帶點焦慮：「教父不是說過，龍族的毀滅才能為人類帶來和平的未來嗎？殺戮無辜生物的人類怎能為和平帶來契機！」

諏敖似乎沒有聽見，已經消失於石室的深處。三名龍魔裝甲化的近衛此時一起衝向伊沙貝拉，利爪攻向叛徒。伊沙貝拉畢竟是能成為僅次於近衛團的狩獵團一份子，豈會如此輕易引頸就戮？她向後躍起，在空中打一個空翻，輕巧地弓身落在背後的厚門之前，左手在背後一推，大門分毫不動，果然被鎖上了，只是一時之間也不知是由內由外。

「只有殺戮的信仰是瘋狂！這不是馬修與我在薔薇騎士團孕育下長大的原因……這樣的組織，不如毀掉也罷！」伊沙貝拉動起真怒，正要念起龍魔裝甲的咒文，轉念一想，龍魔裝甲乃是弒龍教近年的象徵，只覺一陣噁心，忽然又不想使用了。

心情七上八下之間，兩隻利爪已至，伊沙貝拉以攻為守，竄入襲向她的二人之間，雙掌左右展開，擱於二人頸上，借前衝之勢，雙腿置於二人腿後，一推一絆，雖然毫無攻擊力，已把兩名近衛一起「轟轟」兩聲摔倒於地上。似乎沒有理會同伴失利，第三名近衛以助跑加速，急奔向伊沙貝拉，躍起數尺，右爪由上而下襲向對手。伊沙貝拉動作如流水，也不減速度，順勢向前一滾，在利爪抓至之前已在石室裏面五、六尺處站起來，同時聽得嚓的一聲巨響，厚重的大門出現四條深深的爪痕。

伊沙貝拉正在心中盤算，不使用龍魔裝甲的大前提下如何打倒眼前三人闖出這個地窖。忽然之間作為警號的鈴聲大作，急速的鈴聲帶著焦躁，不像之前伊沙貝拉來訪般輕輕一響，卻是有人闖入的樣子。三名近衛與伊沙貝拉一同呆了下來，想不到這當口有誰會闖來這個弒龍教的地下基地。

連續作響的鈴聲在一瞬間忽然停下來，被狀況困惑的四人在一片寂靜中互相對望，都知道這突如其來的警號絕不尋常。就在似乎是絕對寂靜的一剎那，木門外忽然響起數聲悶響，緊隨一聲啞聲的呻吟，然後是守衛倒地之聲，一切再次回歸寧靜，似乎連針跌在地上也能聽見。

正猶疑該當如何是好，緊貼著木門的其中一名近衛露出奇怪的眼神，站前一步，回頭看去，木門竟然燃點起來。最詭異的，是火焰的顏色並不是普通的紅火，藍色的火舌於門隙中激射出來，雖然不能傷到龍魔裝甲，三人仍是嚇了一跳，往石室踏入一步。未幾，藍色的火焰漸漸褪色，變回紅火，同時因為濕氣滲透木頭而散發出大量的白煙，向石室內滲去。

龍魔裝甲雖然有著絕對的防禦力，卻不是空氣的過濾器，近衛仍然被煙嗆著，趕忙向石室內再退三步；而本身已在石室之內的伊沙貝拉則不太受影響，只是為了與三名近衛保持距離，也退後三步。在這怪異的現象之中，她卻「咦」的一聲，留意到白煙竟往室內吹去，瞿眼看去石室內竟有通風口通往甚麼地方，難怪諏敖往裏面走進去後竟似消聲匿跡。

三名近衛互相對望，正猶豫應否衝出去之際，外面由近至遠傳來一聲聲的「轟隆」巨響，伊沙貝拉細心數著，已響了五、六聲，聽來居然是外面石廊之外十二道大門被陸續推倒的聲音。想來這放火之人把厚木門的結構燒得脆弱後破門而開，竟似是在尋找甚麼的樣子。

隨著木門倒地之聲再由遠而近，數來響起第九下，伊沙貝拉與弒龍教的近衛都知道入侵者已經繞了一個圈子，下一個目標便是他們所在的石室。三名龍魔裝甲化的近衛雖然口不能言，畢竟早有默契，三人一點頭，都決定先解決外來的入侵者；至於伊沙貝拉則以後再算。

果然，隨著「轟隆」一聲巨響，近衛與伊沙貝拉所在的厚重木門應聲而倒，把濃濃的白煙一次過吹散，煙後現出人影。入侵者身穿黑色長衣與紅襯衫，雖未至於連聲喘氣，卻可看見他的呼吸有點紊亂，深深地以鼻孔呼吸著，豆大的汗水佈滿額頂。這男人的身體強壯無比，身上泛著紅光，右手仍然燃燒著藍色的火焰，正是追著伊沙貝拉來到弒龍教基地的雷蒙德。

「哼，終於給我找到了！上面門口那守衛甚麼都不肯說，費了老子這麼多的力氣找。若一早由這邊找起，第三扇門就是了——嘿嘿，真倒霉！」

雷蒙德右手一捏，火焰熄滅，然後拍拍雙手，有點不耐煩地道：「有完沒完啊！這是弒龍教的甚麼基地？總部嗎？面前又是三隻臭蟲！」也不待石室內伊沙貝拉答話，已向她問道：「嗨，這女的！我有話要問妳。看妳與這三隻臭蟲劍拔弩張的，似乎是與弒龍教有甚麼過節吧？要不要作個交易？我幫妳解決這三隻臭蟲，換妳一件情報！」

伊沙貝拉被他一輪說話說得呆了下來，他言下之意竟視龍魔裝甲如無物，幾乎是隨手可以打發的小嘍囉角色似的。三名近衛被他「臭蟲」前「臭蟲」後的說，更是怒火中燒；可是他們也不是大意之人，眼前這男人竟然能闖過通往地窖、駐守著十數名持有龍魔裝甲守衛的「內塔」，豈是只說大話之人？一時之間竟也不敢妄動。

雷蒙德緩緩吐納，樂得爭取這段對峙的空檔稍為回一回氣。雖說他已找到龍魔裝甲的弱點，可是如他之前所說，「零距離火彈破」數連發是極高的魔法技巧，對體力與魔力的消耗十分巨大。闖入地窖途中，他與不下十數名龍魔裝甲的持有者交戰，雖然藉著火焰紋章得到大量補充的火之精靈，體力的損耗仍然在所難免。

對峙著的三名近衛畢竟久經戰陣，當然看出雷蒙德在爭取時間休息，立刻當機立斷，先後撲向敵方。雷蒙德「嘿嘿」一笑，道：「不錯，果然越往低層，對手就越強、越聰明。似乎不能叫你們作臭蟲吧

？假如我是『火』的話，有甚麼會撲向我呢……嗯、嗯——」

此時第一人已撲至，利爪抓下，卻被雷蒙德身子一側已經避開，貼向牆邊。不待那近衛作出下一個動作，雷蒙德已舉腳踢起，悶聲轟在他的肚腹之上。

在龍魔裝甲的保護之下，這一腳不損那近衛分毫；可是雷蒙德怪力驚人，整個近衛的身體竟被踢起，在半空中打了一個轉，狼狽萬分地摔在地上。第二名近衛的右爪這時已經抓至，同時左爪在後，隨時作出二連擊。

「撲火的是——飛蛾！對了，撲火的飛蛾。恭喜、恭喜，你們升格了！起碼飛蛾沒那麼惹人討厭！」言下之意竟然仍然把他們當作蟲子。雷蒙德口裏仍然不停，動作速度卻不減，左足一蹬，借外牆反彈一躍而起，同時脫下外衣，往上一甩，竟於空中倒過身子來。迅雷不及掩耳之間，他的雙手已接上第二名近衛的背上，攻向他的兩爪居然被一次過化解了。

雷蒙德大喝一聲，雙臂的肌肉暴現，向下一推，第二名近衛的前進之勢被硬生生打住，整個人「轟」的一聲臉孔向地倒於地上。近衛們的攻勢一浪接一浪，第三名近衛已撲至，雷蒙德卻嘴裏不停：「小姐，你可能還不相信我有能力打倒這三人吧？這個是樣本——」說著倒立的右腳一勾，把在空中飄落的黑色長衣出其不意地揮向第三名近衛，把他的視線擋著。

只聽得嚓的一聲，黑色大衣背上被劃出三條破痕，背後的雷蒙德卻消失了。第三名近衛止住去勢，本能反應就是回頭，以防敵人在後面出現偷襲，卻哪裏有雷蒙德的影子？「真聰明；可是聰明過頭了，反而容易被我猜到你的行動。為了獎勵你，請你往生極樂吧！」

卻原來雷蒙德竟然兵行險著，仰臥於第三名近衛面前，恰好在他戰鬥意識的盲點。雷蒙德一挺腰，作了一個蜈蚣彈，迅速地跳起來，右手已經抓著回過頭去的近衛後腦，全身紅光泛起，近衛的後腦滲出藍色的火舌：「——四連發！」

四發「火彈破」的連射間距快得驚人，只聽得合起來「轟」的一聲悶響，第三名近衛身子一震，後腦的「龍頭盔」變回正常的頭顱，燒著火舌，血肉模糊。他口中吐出一灘鮮血，本來奶黃色的眼球變得血紅，然後身體癱軟下來，再一動也不動，龍魔裝甲的龍鱗漸漸褪去，在皮甲下回復原本的赤裸身體。

剛站起來的兩名近衛看見此情此境，背上不自禁涼了半截；連伊沙貝拉也吃驚得合不攏嘴，看著被雷蒙德如丟垃圾般丟在地上的近衛屍體呆了。要知道自從龍魔裝甲被引進弒龍教後，在其強大的防禦力之下，十之八九的戰鬥所向披靡；唯一失敗的狩獵，只有被龍族飛離逃脫數次。面對面的戰鬥，無論對人對龍，若非要避免事端，每每只有戰勝。至於偶有打輸的時候，敵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之前於剛果迷路森林之中，非洲聖者X就幾乎犧牲了魔源聖物「恐懼之杖」才把狩獵團打倒。如今雷蒙德右手一抓，外加他們眼中只看見的一發咒文，竟已把身披龍魔裝甲的近衛一擊致命，以為自己身負「最強之盾」的他們怎能不驚訝。

只見雷蒙德抹殺一人後身上的紅色魔法芒強烈地閃了一下，忽然又暗淡起來，額上的汗水滲出得更多，沉吟地自言自語道：「嗯，時間差不多了嗎？看來要速戰速決了。」然後抬起頭來，之前不屑的神色認真起來，向伊沙貝拉問道：「怎樣？我需要火族小子『索羅』的情報。妳不是一路與他回來到歐洲嗎？只要告訴我索羅的所在，我便替妳解決這些弒龍教戰士。」

伊沙貝拉心情迷茫，現在的她雖然欲搗毀弒龍教而後快，對索羅與愛德華卻依然沒有好感；可是雖說沒有好感，卻知道眼前這人將會是他們一個大麻煩。目睹被破的龍魔裝甲的近衛正在心驚膽顫中，明

白到眼前敵人的強大，一時不敢進攻，反而給予了伊沙貝拉考慮的時間。可是雷蒙德的語氣變得不耐煩，明知道雖說是「交易」，他卻不可以讓她死，更需要她的情報，喝問道：「難道妳自問能打得過這兩隻蟲子嗎？快給我下定決心！」

伊沙貝拉的身子一震，忽然醒悟：「索羅的情報對他無比重要，而我則是他現今唯一的情報源，否則他根本不須留下來，讓我自生自滅就算了。」然後決定賭一把，嘿的一笑道：「看來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誰——」

說著雙手舉起，微一運力，手臂上慢慢披上鱗甲，雷蒙德「咦」的一聲，果然十分驚訝。不待全身披上龍魔裝甲，伊沙貝拉中斷咒文，雙臂的肌膚回復白皙，然後道：「雖然我不能肯定我能像你一般輕易殺死他們，要獨身逃脫的話，恐怕也未必不能辦到。我與你不妨作個交易，不過打倒的卻不只是眼前這兩人！」

「不可讓她逃離！」這個念頭在雷蒙德心中急轉，然後也不打話，身影已然一晃，左掌印於嚇得發呆的其中一名近衛胸前，爆發出更強大的「零距離火彈破．六連發」，低沉的「啵」的一聲，近衛吐出鮮血，身體往後飛出，撞在牆邊，在石牆上轟出一個凹痕。他胸前裝甲被破開一個大洞，胸前的肌肉一塌糊塗，燒著藍色火舌，眼看也是不活了。

伊沙貝拉看在眼內，嘴角牽起一絲笑意，知道雷蒙德的行為代表著已經答應了與她交易。剩下的近衛知道逃走的話一樣會被教父處死，把心一橫，像真正的龍族一般怒吼著，雙爪襲向雷蒙德。雷蒙德看清拼命的近衛的來勢，先往左一讓，左掌反手擊向近衛的臉上，近衛本能立刻側頭避開，卻忽然發現頭部沒法轉動。原來其左掌只為障眼，右手已從他的盲點抵住了他的項頸：「永別了！」

在一幅驚心動魄的血腥場面之下，最後一名近衛的屍體緩緩跪下來，伏倒於大門之前。雷蒙德身上的紅色魔法芒褪去，拖著血淋淋的右手緩步走向伊沙貝拉，臉容卻開始扭曲著。伊沙貝拉不禁被眼前的男人嚇著，心想如果有惡鬼的話，這人說不定就是化身了。出乎她的意料之外，雷蒙德左掌緊握著右手，神情似乎十分痛苦：「哼.....時間.....到了。我.....我還有說話要問妳.....在我的.....詛咒.....發作期間，妳就等我一.....一會.....哼！」沒有給伊沙貝拉驚訝的時間，雷蒙德身上爆發出藍色的火焰，這次竟然連掏出紙皮的時間也撐不住了。面對人體自焚的奇景，伊沙貝拉的口合不攏嘴，不知該如何反應。

第四十二章：死城莫桑比克

在生命之樹接近頂部的樹海之中，一條粗大的主幹在正中心，旁邊只餘下三數條枝幹，與無數的藤蔓，在濃密的樹葉之中寧靜地隨著自樹葉之間吹進來的涼風擺動著。在主幹一條粗壯的樹枝之上，X盤膝而坐，閉著眼睛，似乎在冥想之中，無視著已經趨向寒冷的氣溫。然後他忽然張開眼睛，輕聲地自言自語：「這陣微風的味道……是時候了。」

X慢慢站起來，右手向橫伸展，打開手掌，抬起頭向斜上方望去，也不見他作出甚麼動作，一條大小剛好的樹枝竟自空中跌入他的掌中，巧合得驚人，竟似是X早已預知似的。落入他掌中的樹枝長五尺，最粗處大約六寸左右，還可看見新鮮的斷口位，滲著樹汁；最幼處則一寸左右，與他之前斷掉的魔杖長短大小相差無幾。X把樹枝橫放，輕輕地舉了兩下，嗯了一聲，再次合上雙眼，身上泛起綠色的魔法芒，正是魔源聖物使與恐懼之杖訂立契約的儀式。

只見樹枝漸漸也發出綠芒，似乎與X發生共鳴，隱約發出低沉的迴響。良久，人與杖的綠芒褪去，周圍回復寧靜，X的嘴角掛上喜悅的笑容。他向生命之樹鞠了一個躬，轉身向所在樹幹的盡頭走去。他的手撥開樹葉，向下面看去，只見無盡綠綠的葉海與潔白的雲層，天空之上萬里無雲，只有太陽在熱烈地照耀著，身上一陣暖和。推想之下，生命之樹的高度竟然穿過最接近地面的雲層了。

「稍稍運動一下吧！」X拿到新的恐懼之杖，心情大悅，頭往左右一側，雙足用力一蹬，竟自跳向下面了。不似莎拉或索羅的身輕如燕，X沒有在空中打筋斗，也不期望能準確地落在幼細的樹幹之上；可是在他快要落在數十尺下的下一條樹幹之前，他的心中念一訣「御空步」的咒文，下落之勢立刻緩下來，輕輕地踏在樹幹之上。如此這般跳了好久，終於可以看到樹的底部。他瞇起眼睛，隱約可以看見數個黑點，正是等候他的族人。

到他飄浮落在地上之時，族人已把哈辛與聖者的客人叫來。亞爾法特看看X，指著他手持的魔杖，投以疑問的眼光；X微笑頷首，拿著魔杖的右手把杖轉了一圈，再擱在地上。亞爾法特喜形於色，把閃著綠色光芒的魔磁拿出來，輕輕撫了圓晶體一下，魔磁的光芒褪去，指針打了幾個轉，轉而指向東北方，自然是最後的魔源聖物——「禁語魔鑽」的所在。

此時瑪莉亞走上前來，把神樹之果的硬殼交給X，輕聲道：「我們已經把神樹之籽散播於生命之樹的周圍——閃亮著綠色光芒的種子十分美麗呢。不過神樹之果的外殼，還是交給身為聖者的你為好。」

X也不推辭，伸手接過硬殼，先將其放於褲袋之中，然後也輕聲地笑問：「亞爾法特吃了大餐沒有？」

莎拉輕輕地「哈」的一聲笑：「你們木之一族煮食的手藝還不錯嘛！我們在等你這數天期間在林中找了許多生果與野生的動物，為這不知走了甚麼好運的『神樹之子』好好地做了一場盛宴呢！」在等候X這數天期間，眾人都學會了在木之一族的神聖之樹下乖乖地小聲說話。

哈辛微笑道：「好了，神樹之籽已經回歸種植，恐懼之杖也已回到X的手中，目的既已達成，我們回去吧！」

到了這時亞爾法特終於忍不住問道：「生命之樹乃是神聖之樹，木之一族是和平的種族；為甚麼這魔源聖物卻有著『恐懼之杖』這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名字呢？」瑪莉亞與莎拉也感興趣，一同向X投以詢問的目光。

X自族人交給他的水袋喝一口清水，抹一抹嘴後向亞爾法特他們解釋：「『恐懼』一詞並非『給予敵人恐懼』的意思，『生命之樹所恐懼之事』方為正解。恐懼之杖透過詠唱咒句，把神聖之樹上的精靈所懼怕的元素現實化，成為咒文攻擊敵人。」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撫著魔杖，嘆一口氣道：「可是魔杖施放的咒文都是特大的咒文，殺傷力過於強大，非到生死關頭都不應使用。」

哈辛這時接下去道：「因此歷代魔源聖物的持有者都必須先擁有能夠自保的力量，或是高強的木之魔術士，或是體術的專家，方能繼承恐懼之杖；至於魔術士又佔大多數，因為魔杖本身已經具備著聚集木之精靈的力量。而體術、魔術皆佳的魔源聖物使則是百年難得一見……啊！」

X哈哈一笑，拍一拍尷尬的哈辛的肩膀道：「不用介意，很不巧，我正好不是這樣的天材呢。」

「——但聖者卻是百年難得一見的魔法天材呢！」哈辛連忙加上一句，X卻笑得更大聲了。亞爾法特、莎拉與瑪莉亞看在眼裏，都不禁掩嘴而笑。

===

數天的行程之後，亞爾法特一行人與木之一族的族人回到自莫桑比克出發的淺灘。四名族人把獨木舟拖上淺灘，哈辛已先躍下，食指與拇指放於口中，長長地吹了一下口哨，正是呼喚留守營地的族人的訊號。可是到得眾人都已下船，良久仍然得不到族人的回應，哈辛開始擔心起來：「難道被獵魔團的特務抓著了？他們不是魔力強盛的術士，也不是第一次離開剛果森林的初哥，沒有理由會被獵魔團看上吧？」

X在周圍察看，營地、柴堆等依然原好無缺，於是搖一搖頭道：「風中雖然帶著血腥的味道，這裏不像有掙扎的跡象。」

木之一族的族人聽罷似乎放下心來，可是對他們的失蹤總是覺得奇怪。在眾人中最擅長追蹤與反追蹤的莎拉巡查一周，曲著身子看著沙灘的地面，搖著頭道：「各位，我有不祥的預感呢。這裏有著鮮血的痕跡……嗯，似乎是由小鎮那邊過來。血跡在這裏停下，這裏則有一大堆的腳印……如我沒有猜錯，有人負傷來到這裏，被你們的族人以回復魔法救助了——嗯。」

亞爾法特與瑪莉亞早已見識過莎拉的「特技」，哈辛等人聽了她的解說卻都吃驚得合不攏嘴：「這小女孩是甚麼來頭？竟然從這微小的痕跡推理出這些？」

莎拉站起來，右手置於額上稍稍遮擋耀眼的陽光，往南方看去，續道：「三組腳印，往小鎮去了。嗨，哈辛先生，這裏雨量如何？」

哈辛看看天空，答道：「似乎已經好幾天沒有下雨了。」

莎拉點頭道：「那麼他們可能已經走了好幾天，也可能才走了不久。以鮮血的顏色看來，似乎還是不久前的事……我說一、兩天左右吧？」

哈辛向莎拉作一個揖，說道：「謝謝小姐……不——莎拉——告訴我們這些。」然後轉向後面七名族人道：「似乎有人有甚麼危難，既然我們的同伴去救助的話，我們也不能置諸不理。我們到莫桑比克鎮去吧！」

木之一族的族人齊聲答了一聲「是」，哈辛回身向X鞠躬道：「能陪伴聖者與聖者的客人到神樹採摘

神樹之果是我們的榮幸！據我所知各位還有事要辦吧？接下來——」

未等哈辛說完，X已一揮手，打斷他的說話：「你不是要我們置身事外吧？既然風吹向同一個方向，讓我們也一起去，可能有甚麼能幫忙的。」說著向亞爾法特與瑪莉亞看去，他們都認真地點一點頭；而莎拉早就像獵犬一般追著腳印去了。哈辛與族人互望，一同露出感激的神色，也不再說話，緊隨著莎拉向莫桑比克進發。

自從闇黑帝國征服世界之後，木之一族遭到報復性的種族清洗，幾乎滅族。屠殺過後，僅餘的族人都學懂了在市鎮村落間消聲匿跡，可幸木之一族自從當初五族分裂以來便以大自然為伍，生命力強橫，世界政治體制的轉變對他們本來就無甚影響，也沒有因為隱居於森林之間不能適應而滅亡。這次能令留守的兩名族人離開崗位趕去市鎮救助的，必是大事，哈辛、X與木之一族的族人都憂心忡忡，沿路上一路無話。

淺灘離莫桑比克鎮不過十數里之遙，一行十二人在「風滅行」之咒下轉眼已到達市鎮的邊緣。莫桑比克人口不過數百，以圍城的樣式建造，城牆為沙土與乾草搭成，沒有軍事的用途，純粹為了抵禦猛獸的襲擊。眾人在圍城之外打住，已經看出不妥：只見城牆被撞穿了好幾個大洞，城內隱約傳來硝煙的味道，似乎被甚麼軍隊襲擊過似的；城內空中更有無數的禿鷹盤旋著。

「博比和馬龍，你們沿城外繞一個圈看看有甚麼其他不尋常之處，也看看有沒有人能找來問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其餘的人跟我進入鎮內查看。」哈辛以族長的身份號令，兩名族人答應一聲，就以「風滅行」先行；其餘的人在他帶領下由城牆上一個破洞進入鎮內。

進入城鎮之後，硝煙的味道更加強烈，可以看見數所木屋被燒毀，竟是被破壞的樣子，明顯地是被甚麼人襲擊了。可是在濃烈的硝煙味之下，隱隱更傳來血腥之氣，眾人心中都是一沉，心中不祥的感覺越來越重。哈辛找到一個城鎮地圖的告示牌，把九人分作三隊，往佔地不大的小鎮探索生還者，自己留下來等候偵察的博比和馬龍後，相約眾人於中心廣場會合。

莎拉帶著亞爾法特和瑪莉亞往鎮裏東面查看，一路上皺著眉心：「這是甚麼足跡？這裏有不少拖行的痕跡，可是拖行者的腳印……實在很奇怪。」

亞爾法特越看著周圍被破壞與燒毀的木屋和空中打圈飛翔的禿鷹，越覺得膽戰心驚：「根本就像我小時候闇黑騎兵團毀掉我孤兒院所在的村莊時那樣嘛！看來鎮上居民凶多吉少……」瑪莉亞不言不語，雙手緊握著帶來的火鎗，心中一股不祥之感。

隨著離市鎮中心越來越近，血腥味越來越濃烈，亞爾法特三人來到只差一個轉角處便到達廣場的街口，傳來的味道中人欲嘔。莎拉吸一口氣，向瑪莉亞警告道：「只怕前面會有屍體，瑪莉亞教主實在不應看……」

瑪莉亞把火鎗握得更緊，臉色蒼白地搖頭道：「沒關係。身為黃金十字聖教的教徒，必須為公義站出來；假如鎮上住民是被謀殺的話，我至少要為他們祈禱，並以我的能力查看任何的蛛絲馬跡，為他們討回公道！」說完更領先二人，身先士卒走向中心廣場。

莎拉與亞爾法特對望，都對這小小教主十分佩服。看見瑪莉亞已消失於街角，趕忙追上；可是還未看見她的身影，瑪莉亞的尖叫聲已經傳來。二人一聽大驚，莎拉的寒霜匕首已經出鞘，跑在前面，心中念一訣咒文，寒霜匕首上凝成冰封之刃。

轉過街角，瑪莉亞的背影還好端端的，莎拉已先放下一半心。可是旁邊的亞爾法特忽然坐倒，看來似

被眼前的景象嚇倒；同時瑪莉亞已然昏厥過去，往後便倒，莎拉立即跑前接著她，一時之間還沒有看到是甚麼東西令二人驚惶失措。她不敢放下戒心，猛地抬起頭來，然後卻也合不攏嘴，腦中一陣暈眩，幾乎也要昏倒。

在廣場的中心，密密麻麻地堆滿了屍體，足有數百具之多，看來竟是全鎮的居民都被屠殺，像垃圾般被堆放在中心廣場。大量的屍體吸引了不少野狗和野狼在爭食，空中的禿鷹自然也是為了啃食鎮民的屍體而來了。莎拉雖然在澳大利亞被長輩訓練時早有這種看見大屠殺的心理準備，在現實中忽然一次過看到這麼多的死屍還是第一次。忽然之間她的胃中翻滾，放下昏倒的瑪莉亞後趕忙跑到一邊，哇啦一聲就吐了出來。

被瑪莉亞的尖叫聲吸引，哈辛與X帶著其餘七人一同趕來，都被眼前的景象嚇倒，其中三名族人更一時腳軟，坐倒於地上。X的聲音帶著憤怒與悲傷，咬牙切齒道：「不幸之風啊.....這是誰下的毒手！難道是闇黑帝國的軍隊嗎？」在一旁的亞爾法特回想起小時候親眼目睹的大屠殺，更是放聲大哭起來。

哈辛與幾名比較膽大的族人走近屍堆，細心尋找，不一會，嘆了一口氣道：「法克與卡斯都在其中，似乎是為了救助這鎮上的居民都犧牲了。」

這時候瑪莉亞終於醒過來，莎拉為她輕揉太陽穴舒緩不適之感。X在一旁檢查著屍體，恨恨地道：「闇黑軍團好狠毒！所有的屍體都是被貫穿身體而死的.....十分殘酷的殺戮——實在不可原諒——」

「不是闇黑軍團或獵魔旅團。」瑪莉亞打斷X的說話，站起身來。她向莎拉點頭表示感謝，莎拉留意到她的眼眸變成深邃的黑色，驟眼看去竟似空洞無物。

眾人正奇怪她的肯定，瑪莉亞繼續解釋：「這裏只有木之精靈殘存著，說明這裏的住民激烈反抗過；如果闇黑帝國的軍隊來過的話，必會使用闇之魔法，可是這裏並沒有殘存著任何其他的精靈。由此可以斷定，進行屠殺的不是闇黑帝國的軍人；另一個可能性是同時使用木之魔法的術士進行這場屠殺，不過以木之一族的性向，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我沒有猜錯，屠殺者連魔法也沒有使用。」

哈辛聽過她的解說，向X投以詢問的眼光；X向哈辛保證：「如果這小女孩說不是闇黑帝國的話，就應該不是了。她似乎擁有傳說中的『過去視界』。」

木之一族的族人一同「哦」的一聲，雖然驚訝，似乎已經覺得這是最合理的解釋。這下子到瑪莉亞奇怪：「『過去視界』？」

X帶點驚訝的語氣反問：「你自己反而不知道？」他正想解釋，莎拉忽然向X大叫：「危險！」

眾人一同大吃一驚，注意力都集中於X的身上。X只道有甚麼人偷襲，回身揮杖橫掃，同時念出「暴風障壁」的咒文，一道風的力場在身體四周展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魔杖揮了一個空，他的背後甚麼都沒有。

「糟！」莎拉叫聲再起，同時「玄冰散彈射」已然擊出，卻往另一邊三人一組的木之一族族人背後射去，可是已經慢了一步，冰彈盡數落空。只聽得三聲慘叫，一人已經向前仆倒，背後是一道長長的血痕；另外二人胸前被甚麼尖銳的武器貫胸而出，雙手想抓住甚麼，不一會都失去力量，軟攤下來，眼看已活不了。

眾人還未反應過來之際，莎拉已奔向剛被殺的三名木之一族族人，倒拿寒霜冰劍，同時雙手向外橫張

，念一訣咒文，似乎十分乾旱的空氣中小量的濕氣於空中凝聚起來，在她面前成為一個小小的水球。不待水球凝固成冰，莎拉向前一推，水球如水箭一般激射向三具屍體的右邊，正是「玄冰刺槍」的變化技「聖水龍捲」。這一咒文雖然不及玄冰系咒文的攻擊力，但是起手更快、使用更靈活，能透過「聖水流舞」控制方向，位於三態中間的液態亦可隨時快速變化為氣態或固態的咒文。

只聽得「嚓嚓」兩聲，兩名被貫胸而死的木之族人胸前的尖銳武器向後拔出，屍體往後倒下，後面的人影向左一閃，正要避開聖水龍捲之咒，莎拉已從左邊攻至，卻是她聲東擊西之策。右邊的水龍捲失去力度散開成一灘水花，隨著去勢把眾人掩蓋起來。

「納命來！」莎拉嬌斥一聲，寒霜冰劍已劈向人影的頭頂。不遠處瑪莉亞忽然大叫：「莎拉！小心！」

正在攻擊當中的莎拉聽到瑪莉亞的叫聲，戰鬥的直覺叫她把攻勢改變，「哼」的一聲改直劈為橫砍。果然，對手竟然像不怕莎拉向他頭頂的攻擊似的，根本沒有擋格或避開的意思，那尖銳的武器竟已捅向在空中的她。只聽得「鐺」的一聲巨響，兩兵相交，莎拉借武器撞擊的勢道在空中一個空翻落於地上，同時背中滲出一身冷汗。幸好莎拉聽到瑪莉亞的警告，否則現在已遭到破胸之禍。

隨著水花散落，除了瑪莉亞之外，眾人的下顎開始慢慢掉下來，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站在莎拉面前的，哪裏是甚麼人了？那人影全身都是金屬所製，在太陽下閃爍著啞啞的銀色，身上除了關節以外都披著銀甲。莎拉與它交鋒的，不是甚麼武器，卻是它的右臂。它的關節稍為外露，可以看見裏面在轉動的零件，偶然閃出一下下的白光。它的頭部成不規則的鵝蛋形，沒有口鼻，卻有一對大大的眼眶；其中右邊眼眶內黑沉沉的，似乎甚麼也沒有；另一個眼眶內卻閃著一隻寶藍色的眼睛——不，應該說是「鏡面」更合適，足有一寸的直徑。它的左眼似乎有生命似的，每隔良久一會便熄滅一下然後再亮著，竟像在眨眼似的。它這時弓著身子，與莎拉對峙著，身體的高度仍有五、六尺左右，如果站起來恐怕更高大。

它的左眼在詭異地左右移動著，似乎在掃描著它周圍的環境和分析著形勢。莎拉背上的汗水越來越冷，抖聲道：「這是……機……機器人偶？」

亞爾法特在一旁也吃驚非常：「不……不對？之前在中美洲索羅與機器人偶戰鬥過，火族少主帕積西亞告訴過我戰鬥的過程。與索羅交手的人偶全身雪白，沒有臉，沒有眼睛……這東西與她的形容不一樣？」

瑪莉亞全身顫慄，雙手拿著的火鎗遙遙對著機械人，震抖著的鎗管卻又哪能瞄準了？她的「鑑別之瞳」仍然啟動著，道：「莎拉沒有猜錯！這的確是機器人偶，所謂的『D』型，是上代文明毀滅前留下的樣式……我們在看著歷史的詛咒！」

第四十三章：人偶戰爭

機器人偶合起雙掌，成為尖銳的刺槍，以一敵四，完全沒有退縮的意思。同伴在眼前被殺，哈辛與兩名木之一族的戰士怒火攻心，加上對手是沒有生命的機器，每一擊都毫不留手。莎拉也加入戰團，靈敏地左穿右插，在機器人偶攻擊之間的空隙勉強得手數次，卻顧忌著木族戰士無功而回。

木之一族自歷史以來都不喜使用武器，戰鬥時主要靠操控氣流作為魔法的利刃；可是面對機器人偶的機甲，似乎完全失去了效用。好幾次快要攻擊到它的關節，卻被它只攻不守的打法逼退，打了好一會，哈辛與其中一名木族戰士都受了不淺的瘀傷與割傷。陽光灑落廢墟，硝煙與血腥味瀰漫空氣。

與哈辛同行的木之一族族人並非全都是戰士階級，其中兩人趁著機器人偶被哈辛和莎拉拖住的空間跑到倒下的三名同伴身邊，看看有沒有辦法以回復魔法救活，而X則留在原地，保護著亞爾法特和瑪莉亞。X向那兩名跑向救助的族人看去，只見他們搖一搖頭，代表著被襲的三人已死，心中一股莫名的憤怒，瞪著那披著鐵甲的魔鬼。

忽然「啊呀」一聲慘叫，其中一個本已受傷的木族戰士再次掛彩，左臂被劃出一道長長的口子，鮮血四濺。哈辛「哼」的一聲，綠色的魔法芒大盛，全力使出「風烈破」，一道真空的利刃襲向人偶，正中其臂，把它欲追加一擊的左掌恰恰打開六寸左右的距離。重傷的木族戰士死裏逃生，往後退開數尺，再也忍不住，痛得昏倒於地。

「這樣下去只會越來越危險！」莎拉心念轉動，平湖水鏡已然祭出，身上泛起藍光，「水鏡．聖水流舞」之咒已起，液態狀的水鏡化成一個水球。

「給我停下來！」她大喝一聲，使出二段魔法「幻霧寒獄」的變化技「水鏡．聖水囹圄」，由液態急速轉變為固態，已把機器人偶的下半身囚禁於一個小小的冰牢之中。

機器人偶嘗試提足，卻發現一動也不動，立刻知道自己被甚麼陷阱找住了。它腿部馬力全開，冰牢的空隙間冒出一縷輕煙，也不知道是機件過熱還是魔源聖物變化成的冰牢開始溶化。莎拉額上盡是汗水，身上的藍色魔法芒一明一暗地閃耀著，似乎十分吃力地把平湖水鏡維持在這形態。機器人偶以蠻力提足不果，合掌成為利刃的雙手開始向冰牢砸去。幸好以平湖水鏡轉態而成的冰牢非一般的堅固，未至於一砸即破，但一塊塊的碎片仍然飛射出來。哈辛與剩下的木族戰士以「風烈破」「真空氣旋」等攻擊咒文一記記地轟向不停地在動的人偶，卻只能撞出一個個的微微凹痕，就是沒法瞄準其關節。

「要打倒人偶，愛德華的金之魔法是最好的方法吧。偏偏他又不在！」亞爾法特在一旁看著，甚麼也做不了，就是乾著急。瑪莉亞似乎醒起甚麼，回頭正要向X說話，發覺他已經在念念有詞，身上漸漸發出刺眼的綠色魔法芒。

「守護神聖老樹的森林精靈，風起雲湧，雷聲初鳴，僕人願借汝等之力量，驅除為禍老樹的電擊之災，轉生現世之時——」把魔句詠唱完畢，X高舉恐懼之杖，揮向機器人偶的方向，大喝一聲：「——電殛！」

在恐懼之杖較粗的一端開始閃出耀眼的綠光，然後出乎亞爾法特與瑪莉亞的意料之外，綠光漸漸變色，由璧綠變為血紅，轉化為鮮橙色，再來到金黃色後維持下來。但見發出金黃色魔法芒的恐懼之杖開始閃出一絲絲的閃電，同時帶著「霹靂啪啦」的響聲。慢慢地閃電的頻率越來越密，開始在魔杖頂端形成一個小小的球形，然後在一眨眼的功夫暴增成為一個一尺多直徑的能量球，其力量之巨大從不停宣洩出來的電流可以看出來。X把魔杖向前一推，此時已增大至三、四尺直徑的球形閃電筆直飛向機

器人偶，正是透過恐懼之杖施放、以金系統魔法「電光破」為基本的「懼．電光破」之咒。人偶似乎知道能量球的可怕，砸冰的動作停了下來，張開雙掌似要擋住恐懼之杖的大咒文。

「大家避開！」X大聲發出警告，眾人會意，立刻向前俯伏於地上。就在此時球形閃電接觸機器人偶的鐵掌，大量的電流得到傳導體盡數輸入機器人偶體內，發出悶悶的「隆隆」之聲。人偶的身軀劇震，似乎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電量，一條條粗粗的電柱自它身上的關節之間激射出來，向周圍不規則地亂射，在半徑數十尺的範圍之內所擊中的事物皆燃燒起來，空氣傳出啪啪的巨響，驚心動魄。良久，機器人偶終於抵受不住，由內至外滲出火舌，然後「轟」的一聲巨響，爆破成千萬塊的碎片，在周圍四散於地上。

莎拉不用再維持「水鏡．聖水囹圄」之咒，呼的一聲坐倒於地上，囚禁著人偶的水鏡冰牢與周圍的碎片溶化成水，似乎有生命的回到莎拉的皮水壺當中，獨餘一雙因被囚於冰牢之中而避過爆炸的方形鐵足，仍然「站」在地上，好不詭異。使用了巨大咒文的X也連聲喘氣，單膝跪於地上，就像當初亞爾法特一行人與他於迷路森林中相遇時一樣。那兩名貌似熟悉回復咒文的木之一族族人跑到族長哈辛之前，哈辛搖一搖頭，指向倒在地上重傷昏迷的戰士，示意要先給他治療。

瑪莉亞把火鎗收回背中，緊張的心情終於得到放鬆，回想一下剛才之事，道：「機器人偶本來是歷史的遺物，據聞絕大部份已埋葬於地底，理應不會忽然出土；沒有人操控，更不應該襲擊人類。這場屠殺背後必有甚麼奇怪的原因。」

亞爾法特認同：「在中美洲之時，與火族戰士交戰的人偶都在某些黑幫首領的操縱之下，似乎是沒有命令不會自我行動的樣子。不知道這背後的意義為何呢？」

莎拉站起身來，拍拍身上的灰塵，道：「最熟悉這些東西的應該是愛德華吧？看來我們要盡快與他會合向他問個究竟。」

哈辛深深吸一口氣，道：「看來也是時候分道揚鑣了。聖者此行目的已經達成，本就該往北非與同伴會合；而既然機器人偶襲擊過莫桑比克市，我也應回到中部把消息告訴族人，以防萬一。」

X看看周圍的環境，嘆一口氣道：「只怕一具人偶沒法屠殺這數百名居民。為免與更多人偶戰鬥，我們必須立刻起行；可惜沒法好好安葬這裏的住民和族人了。」

道別過後，哈辛施起「風滅行」之咒，帶著僅餘四名族人向西北方進發；而亞爾法特、莎拉、瑪莉亞與X則喚來金伯利與凱特林，向北面亞歷山大利亞港口的方向飛去，小紅龍布魯多與瑪莉亞再見面，興奮得把她的臉上下左右舔了一片自不在話下。

X的設想果然沒錯，就在一行人往北飛翔途中，果然看見一隊機器人偶的軍隊往莫桑比克市的方向前進，數來不下十具之前在市內交戰的「D型」人偶和數具另一款式的型號，在正後方則是一台純白色的無臉型號，正是帕積西亞向亞爾法特形容過，在中美洲與火族戰士交戰的較新型機種。眾人正擔心之間，想到在「風滅行」急行下的哈辛一行人早已往西北方遠去，才稍為放心。

===

機器人偶襲擊人類的事件在非洲僅為少數，在歐洲卻在數天內成為一大問題。古代法國領域南部的波爾多城近郊一個小教堂，現在正受到十多具「D型」機器人偶的襲擊。

教堂內的教徒臨危不亂，把厚重的木門以木樑加強防禦力，並把本就細小的窗戶以厚木板封好，人偶

一時之間還沒法進入。在祭壇上指揮著的，是一男一女的祭司組合，在幽暗的照明下，隱約可見禿頭的男祭司正滿頭大汗地拿著建築物的結構圖規劃著，而艷麗的女祭司則大聲吆喝著發號施令。與他們的服飾相近的，還有一名巨漢，可是他不苟言語，只在堂內四處走動，與其他教徒一起搬運著物資。

祭壇旁邊，不下十多個教徒血跡斑斑地躺在一旁，數名婦女教徒在替他們緊急包紮著，忙個不可開交；教徒之中也有數名小孩，與醫療班的婦女依偎在一起，小小的身軀在顫抖著，似乎十分害怕。在教堂正門之後，十多二十人手上拿著刀劍等武器，在後面的則有三、四人拿著火鎗，緊張地遙指著大門，害怕機器人偶隨時奪門而入。

大門外面轟然地被敲打著，偶然削鐵如泥的鐵掌貫穿厚門，卻無法把破口打開，無功而返，可是形勢險峻，似乎不能再撐多久。忽然門外變得寂靜，眾人自奇怪間，禿頭祭司以手擊額，道：「糟！教堂後面廚房的後門——」

話還沒有說完，一個小女孩子尖聲驚叫起來，一具人偶竟已突破教堂唯一的缺口，闖到祭壇之前，要向傷員施毒手。艷女祭司「哼」的一聲，躍向人偶，手中不知何時多了一雙三叉戟，向人偶刺去，可是似乎已趕不及。

忽然一隻巨大的手掌往人偶的臉上抓個正著，竟硬生生把其強勁的去勢止住。人偶正要重整攻勢期間，一股電流被強行貫通身體，然後「咝」的一聲，機器人偶體內短路，一縷白煙自身體之中升起，再也動不了。巨掌的主人正是之前四處走動的巨漢，身上金黃色的魔法芒剛剛褪去，正是「激電寄附」之咒取得戰果。他手上拿著重重的六角儀杖，也不說話，向廚房的方向氣勢磅礴地指去，一眾本來守於門前的教徒已經會意，大喝著衝向教堂的缺口。

這時另一具人偶已經闖入，其中一名手持火鎗的教徒瞄準目標，「砰」的一聲開了一鎗，正中人偶的胸前，轟出一個小孔。子彈似乎十分有效，人偶掙扎了數下，倒地不起。這一擊把眾人的士氣推至最高點，女祭司本來還在想應否使用「亢心莫名」這會損耗教徒生命力的雙刃劍來增強攻勢，此時大大的鬆了一口氣，道：「機器人偶並非那麼可怕！讓它們看看我們黃金十字聖教在聖神庇護下的力量！聖戰，各位！聖戰！」

在這小教堂內鎮守著的，正是逃避龍騎士追殺來到本教發源地古法國南部，由保羅、基絲汀與伊爾尼爾率領的流亡黃金十字教教眾。他們自從由西班牙郊外離開以後，為安全起見來到這裏，風平浪靜地生活了好一陣子，此刻卻又遭到機器人偶的襲擊，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眾教徒吶喊著，在伊爾尼爾帶領之下殺出教堂之外，與十多具人偶打起上來。金系統魔法可謂機器人偶的剋星，加上黃金十字教獨有的火鎗，一時之間與人偶小隊的戰鬥佔盡上風。機器人偶雖然攻擊力強，但是似乎毫無戰術可言，一味地盲目進攻。一小時下來，黃金十字教一方雖有傷亡，數十具的「D型」機器人偶已變成一堆廢鐵，眾人士氣高昂。

正當在場的信徒以為可以喘息之間，在小丘上一名拿著遙望鏡偵察的教徒慌慌張張地跑來，報告道：「南方數十里外不下百具人偶正在向這裏進軍！」

基絲汀聞言皺眉，向保羅大祭司詢問意見：「打得過嗎？」

保羅的臉色發白，搖頭道：「能戰鬥者數量相差太遠……」

「……」

伊爾尼爾此時終於開口：「……傷者太多，撤！」說著指向北方的波爾多城。

基絲汀咬一咬牙，道：「聖教主把聖教暫時交托給我們，為了教徒的性命著想，沒有辦法了，即使暴露我們聖戰師團的存在，帝國軍總不會傷害平民吧？」

邊打邊逃似乎在近數星期期間成為黃金十字教的拿手好戲，不需十多分鐘，整個教堂一百多人已經帶著傷者向數里以外的波爾多城進發。出乎保羅、基絲汀與伊爾尼爾的意料之外，波爾多城外圍已佈滿闇黑帝國的軍人，手上持著武器，神色凝重，似乎已在備戰。守門的是一個四人小隊的獵魔旅團特使，不僅沒有對黃金十字教的教眾諸多留難，還迅速地把他們接入城中，登記資料。

在波爾多城內入口處，基絲汀與伊爾尼爾互望，看著面前登記的紙板，有點不知所措。這時候一個身穿黑袍的高個子女子走過來，看到二人的猶豫，解釋道：「不必擔心。這是非常時期，登記的資料只為分配戰力和稱呼用。上頭交帶，你們喜歡的話填假名也可以。」

「非常時期？」基絲汀有點不相信，向女子問道。

黑袍女子把帽子退下，露出一頭短短的金髮，臉上依然木無表情，但把右手伸出，作等待握手之狀，表示友善之意：「我的名字是艾曼達．皮利，你們可以叫我做文蒂，軍階少尉，是歐洲分部的特務，在這裏負責迎接能戰鬥的聖戰師團成員。在最近一星期歐洲各地忽然出現了多宗機器人偶襲擊居民的事件，雖然沒有戰術性可言，人偶的攻擊接近瘋狂，居民的性命受到巨大的威脅。隨著越來越多種類的人偶出現，獵魔旅團與軍隊保護民眾越來越困難，損傷不少精英。帝國戰略情報局分析之下，決定放寬對聖戰師團的限制，讓你們可以加入保護民眾。」說到這裏，文蒂頓了一頓，續道：「假如事件平息後，聖戰師團的聖神教信徒願意投誠的話，一律不加以懲罰；否則也可以自由離去，之後半年內不予以逮捕。」

基絲汀猶豫著，終於也伸手出來，與文蒂相握。文蒂把頭一側，左手拇指往後指去，不遠處的木板櫈上坐著三個貌似聖神教教徒的男人，其中二人正在傾談，一身黑衣打扮，胸前一塊白色的布，有點像本宗傳教士的服飾，但手腕上纏著的念珠表示著他們是其中一個比較接近正宗的分支「路加會」的成員。基絲汀與伊爾尼爾見過許多不同宗派聖戰師團的教士，知道他們袖口上的紅十字繡花代表著他們正是戰士階級。另一名男子則身穿棕色的麻布裝束，胸前一串長長的珠鍊，短袖上衣以及膝短褲，正在閉目打坐中，似乎不理周圍的人與事。文蒂介紹道：「你們可以見到，我們要借助你們的力量保護民眾，暫時就讓我們合作一下吧。」

基絲汀的臉色沉了下來，冷冷地道：「看在保護民眾的大前提份上，我們即管忍耐不發作；但請不要把我們與『苦行會』的人編作一組，否則我很難擔保不會先宰了他們才迎戰機器人偶！」

文蒂順著她的眼神看去，見她死命瞪著身穿麻布衣的苦行僧，點頭道：「聽聞『苦行會』趁你們在歐洲混亂時奪去了你們北非與南歐的教會，更有許多不虔誠的信徒被他們迷惑，以為貴教已經覆滅而投奔他們，難怪你們憎恨他們了。」

「被龍騎士一擊崩潰，正是你們修行不夠的表現。」閉著眼的苦行僧聽到他們的對話，愛理不理地插嘴道：「無力的教會不能作為侍奉聖神的工具，還是解散了好。」

「你——」基絲汀怒火中燒，幾乎要拔戟開打。在一旁的伊爾尼爾不發一言，抓著她的手臂；文蒂則張開雙手，攔在基絲汀之前，警告道：「現在不是內鬨的時候。我們的偵察員傳來消息，大隊的機器人偶軍團已經來到南面十多里外之外，我們必須先擋下第一波攻勢——」

文蒂語音未了，城門之外守衛大叫聲打斷她的話：「來了！」

緊接著「隆隆」巨響，波爾多的城牆被遠距離的光束武器炮轟。在一旁的保羅大驚：「機器人偶不都是近身戰的型號嗎？」

文蒂帶著基絲汀與伊爾尼爾跑到城牆之上，路加會的傳教士、苦行會的苦行僧連同數個在附近休息著，不同教派的聖戰師團戰士緊隨其後。

在城外以南數里，數以百計的機器人偶包圍著波爾多城，在最前方向波爾多前進的是之前一直見到的銀甲人偶，站在後面的卻多了十數台面生的機器人。這批生力軍身上是比之前所謂的「D型」人偶更深色的銀色塗裝，身軀小了一個碼，背上揹著一個厚厚的金屬背包。在背包的右側，一條白色方型長管向高空伸展著，足有五、六尺長，作為遠距離攻擊用的炮管。每隔半分鐘，炮管填充能量，高音地「啵」的一聲射出一個紫色的能量球，看上去與闇之魔法的「闇黑彈」有些相似。能量球發射時的後座力驚人，炮擊型的人偶都全身一震，看來似乎勉強站住。發射「炮彈」後人偶似乎燒得通紅，然後散發出一堆白煙，可見其熱力驚人。

在獵魔旅團的指揮下，波爾多城內跑出十多名聖戰師團的教眾，看準能量球襲來的時機，使出金系統的波狀防護魔法「磁幻佈網」，一記一記地擋住人偶的能量彈，把城牆的破壞減低。在炮擊型人偶遠距離轟擊的掩護下，近戰型的人偶不知不覺已掩至數十碼之處，城牆外的闇黑軍團一般兵舉起武器，嚴陣以待。

在城牆上觀看著戰局的文蒂有點擔心地道：「糟，看來機器人偶的進攻越來越有組織性了。難道有甚麼人在背後操控著？」

伊爾尼爾拿起六角儀杖，一言不發，走向城牆邊緣。基絲汀看到他的行動，就知道他想幹甚麼，向文蒂道：「現在擔心也沒有用，讓我們先化解它們的攻勢吧！」

說著已向城牆下奔去，其餘各分派的戰士也跟在她的後面，預備以攻為守，與機器人偶埋身肉搏。文蒂看著站在城牆邊緣的伊爾尼爾，奇道：「你不去嗎？」

伊爾尼爾指指城牆之下，以最簡單的答案回答：「……從這裏去！」

說罷全身泛起金黃色的魔法芒，六角儀杖閃出數絲閃電，然後躍下二十多尺高的城牆，「蒼天雷」之咒隨之爆發，在他落地的瞬間由地上向四周炸裂，把已快來到城門第一波攻勢的機器人偶全數破壞掉，把在城門前預備開打的各支派聖戰師團戰士與闇黑軍團都嚇了一跳。緊隨基絲汀的十來人此時由城門跑出來，基絲汀大叫道：「金系統魔法是這些人偶的剋星；它們的裝甲也沒有你們想像中那麼堅固，只要小心它們的刺擊與捅擊就好！為了保護民眾，各位戰鬥吧！」

在基絲汀拿手的鼓舞之下，加上伊爾尼爾露了這驚人的一手，城門前眾人士氣大振，在「磁幻佈網」之咒保護下高呼著衝出去，已與第二波攻勢的機器人偶打起上來。在城牆之上的文蒂心中暗暗心驚：「好厲害的戰鬥力和煽動力！難怪一直以來戰略分析局對『聖戰師團』都採取懷柔政策，以免他們牽起反帝國的叛亂……他們作反的話可能比其餘五族的保皇逆黨更加危險！」忽然「轟隆」一聲巨響，一個能量球在磁幻佈網的空隙穿過，擊於文蒂身邊的城牆之上，轟出一個大洞。

文蒂皺起眉頭，身上泛出紫氣，「哼」的一聲道：「看來是時候運動一下了！」說著脫下黑袍，雙手微舉，紫色的魔法芒更加光亮，周圍破損城牆的碎片開始分裂成細小的砂石，在她的身邊飄浮起來。

第四十四章：解圍波爾多

「……！」

伊爾尼爾滿身汗水，儀杖左右橫揮，金黃色的魔法芒包圍全身，電光四射，盡往機器人偶堆處前衝。不知不覺間，嘗試跟隨其後的其他聖神教分支聖戰師團戰士已被海量的人偶阻隔開，獨餘他一人勇闖重重敵陣。伊爾尼爾以一記「閃龍擊」之咒，轟向前方，同時破壞掉兩具人偶，後面忽然豁然開朗，原來他竟已突破作為前鋒的「D型」人偶，在他眼前不遠處是十數台正在轟炸波爾多城牆的遠距離攻擊型。

他一反穩紮穩打的攻擊方式，身形忽然一晃，一眾近戰型的機器人偶失去目標，他已跑至炮擊型的人偶面前。

「……！」

他的儀杖附帶著電流，正是加強武器攻擊力的「激電寄附」之咒，直挺挺地擊向面前的機器人偶。他這一擊保留了三、四招後著，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炮擊型的人偶動作似乎十分緩慢，還沒有反應過來，儀杖毫不尖銳的十字架頂端已貫穿它的胸甲，可見其裝甲更是難以置信的薄。

「咦？」伊爾尼爾好奇得發出了聲音，同時已把儀杖拔回。炮擊型機器人偶的頭部和近戰型的十分相似，一樣是鵝蛋型的臉部與一對寶藍色的眼珠，受了致命一擊後不停閃爍著，然後熄滅，象徵著它的「死亡」。同時它胸前的大洞激射出一絲絲的紫色光束，似乎已經不能限制著背包的能量。伊爾尼爾知道它快要爆發，立刻往旁躍開；在後面追上來的三、四具近戰型人偶來到被破壞的炮擊型人偶面前一時失去狙擊的目標，正要重新鎖定之際，炮擊型的人偶終於抑制不了過剩的能量爆炸起來。帶著能量背包的人偶爆炸起來威力更加驚人，爆風把在附近的近戰型人偶一同捲入，一次過破壞掉數台人偶。

伊爾尼爾知道了炮擊型人偶的脆弱，立刻以它們為攻擊目標，轉眼破壞了一半的數量，順帶把十數台追來的近戰型人偶炸毀。就在他來到下一台炮擊型人偶面前之時，他忽然發現近戰型的人偶不再追著，心裏不禁懷疑：「難道它們有學習的能力？」

就在他的儀杖擊向炮擊型人偶之時，一條雪白的手臂忽然伸展出來，「啪」的一聲把儀杖的去勢擋個正著。

「……！」

伊爾尼爾吃了一驚。眼前是一條雪白的手臂，在儀杖重擊之下一條刻痕也不見，其機甲比之前近戰型的金屬裝甲堅固不知多少倍。伊爾尼爾的戰鬥本能讓他不追加下一擊，反而往後退三步，只見一張沒有眼耳口鼻的白臉已撲至他的面前，狀甚恐怖。伊爾尼爾「哼」的一聲，儀杖平刺，直中雪白人偶的胸前，雖然不能作出絲毫損傷，但總算能硬生生把雪白的人偶擊退數尺。多得這數尺的空隙，在不可思議的角度轟來的踢擊剛剛在他面前三寸掃過落空，令伊爾尼爾明白到眼前這雪白的人偶與之前交戰的大不相同，強橫的防禦力與詭異的攻擊角度說明它戰鬥機能的設計比之前啞銀色裝甲的人偶高上好幾級。

雪白的人偶正是之前索羅在中美洲戰鬥，與愛德華在摩西山召喚過的相同型號。它似乎沒有停頓計算形勢的時間，攻勢再度展開，左右臂如棍棒般砸下來，一時之間竟逼得之前攻勢不斷的伊爾尼爾不停

擋格，落在下風。

就在他正要念起大咒文「蒼天雷」先把人偶逼開，爭取重整陣勢的瞬間，一記「閃龍擊」之咒在人偶的後方轟來，正中它的背心，把人偶的攻勢打亂，推開三數尺。伊爾尼爾沒有想到隨他以外人偶大軍後面竟有援軍，吃了一驚。雪白的人偶重整陣勢，瞬即回頭，正要鎖定新的攻擊目標之際，一把燃著火焰的大闊劍已經劈至，準確地深深陷入其微小的關節空隙之間。

「給我炸裂吧！」

手持雙手闊劍之人雙手纏著重重繃帶，大喝一聲，身上爆發出鮮紅色的魔法芒，火系統「天火焚」之咒透過被攻破的關節灌輸進人偶的體內，人偶還沒有反應過來，已經由內至外連串爆發，發出「霹靂啪啦」的聲音。火魔法的術士對魔法的大小控制恰到好處，在人偶炸裂成碎片前已然收招，雪白的機器人偶冒出濃煙，然後跌倒於地上。

「哎呀呀，正蠢材，不是叫你留力牽制著它，讓我試試能否奪取操控權的嗎？把它幹掉了有甚麼用！」之前施放出「閃龍擊」的金魔術士跑過來，開始埋怨手持闊劍的火族戰士。

一頭黑髮的火族戰士把劍往肩上一擱，哼的一聲答道：「白癡，沒有看見人偶沒有炸裂嗎？這已經是留手了，還想我怎樣！」

長著長長的啞色長髮男子掩面嘆道：「笨蛋果然是笨蛋；無藥可救的大蠢材！」

伊爾尼爾看著兩人為無謂的小事爭執，看傻了眼之餘卻又不禁微笑起來。

來增援的二人正是歡喜冤家索羅與愛德華，在波爾多北部近郊，金皇族御用鐵匠家族的秘密根據地「鑄鐵窖」修好折斷的古劍天焚後，來到這裏加入戰團。不過伊爾尼爾不知道天焚劍斷、伊沙貝拉的存在和他們與林天勇交手等等中間這許多細節，自然不在話下。

索羅再不理會愛德華，轉向伊爾尼爾道：「嗨，黃金十字教的護法大哥，好久不見了。」

「……」

伊爾尼爾還沒有答話，在附近的炮擊型人偶爆發起來，卻是愛德華的黃金雙斧把其炮管砍破，竟然已令人偶對能量的控制失衡，引發爆炸。愛德華差點被火舌燒到，在後面嘩嘩大叫：「好危險！這『B型』的這麼脆弱，卻又這麼易燃！」

然後在之後的數十秒之間，在後排列陣展開數里，已被伊爾尼爾毀掉一半的炮擊型機器人偶開始陸續被擊破，遠處傳來隆隆響聲。伊爾尼爾大惑不解，向二人投以詢問的眼光。索羅猜到他在想甚麼，道：「嘿嘿，算是援軍吧？這小子知道波爾多城被機器人偶大軍纏上了，把家裏的手下帶來了。」

「是長輩！說了好多次了！」愛德華抗議著：「他們是我在『鑄鐵窖』的長輩，說金之一族與火之一族素來交好，這小子一提出前大公主瑪蓮娜．帕天奴的名字，十多位長輩也就跟來了……真不爽！」

伊爾尼爾也不欲多追究，正想跑回城前幫忙，忽然醒起一事，停下來，望一望二人，指向倒地的雪白人偶：「……？」

還沒有說話，愛德華已答道：「哼，這火族的大蠢材總算有與這型號人偶的戰鬥經驗，把它們的弱點

都告訴我的長輩了。這雪白的人偶叫作『Ｉ型』，本來數量就不多，就是外甲特別堅固，關節的構造也不像人類，攻擊角度匪夷所思。不過只要知道弱點，倒也非無敵，不必擔心偶然出現的它們會給予我的長輩們太大的問題。」

索羅把雙手的繃帶撥弄整齊，天焚劍揮舞了一下，嘿嘿笑道：「修好劍後還沒有好好打一場，護法大哥，我們殺回去！難得你們一眾聖神教分支的聖戰師團能在這非常時期拋開成見合作，領導波爾多的民眾戰鬥——」

他的話沒有說完，伊爾尼爾竟然開口打斷：「不是我們，是獵魔團。」

「甚麼？」索羅與愛德華聞言大驚，愛德華追加一句：「波爾多不是自治城市，一向沒有闇黑軍團駐守的嗎？」

伊爾尼爾的眼光茫然，似乎毫不知情。索羅的神色變得緊張：「糟了，如果闇黑軍團在領軍的話——」也不完成句子，索羅率先衝向「Ｄ型」人偶的後陣，伊爾尼爾與愛德華緊追其後。

===

酣戰過後，波爾多城外烽煙四起，數來共計二百三十多具人偶，其中接近二十台愛德華稱之為「Ｂ型」的炮擊型，還有十具左右的雪白「Ｉ型」，終於全軍盡墨，倒於城外方圓兩里之內。在大量「Ｄ型」機器人偶兇悍而只攻不守的打法之下，波爾多城方面都死傷不少帝國軍兵士與聖戰師團的戰士，但總算勉強抵住了這一波不尋常地強大的攻勢。

索羅、伊爾尼爾與愛德華，還有失去了一、兩人的「鑄鐵窖」長輩向城牆走去，經過被破壞掉的機器人偶及其斷肢，心中泛起奇怪的違和感，總覺得似乎脫離了現實，來到一個不知名的時間和空間裏面。在城外不遠處，可以看見基絲汀與她率領的先頭部隊在重整陣勢，扶助著傷員與抬走死傷者；而城牆之外，則是數名身穿黑袍的獵魔旅團特務們，似乎全都完好無缺，毫無損傷。伊爾尼爾認得其中帶頭的少尉，正是之前迎接黃金十字教教眾入城，自稱「文蒂」的艾曼達．皮利。

這一役過來，守於城牆之前而戰死者多達四、五十人，可是令索羅與愛德華看得憤怒無比的，是這四、五十人當中多達十多具屍體似被抽乾體液，成為乾屍，伏倒於地上，說明他們成為了闇黑軍團所使用的血之魔法的餌食。索羅首先忍不住，衝向文蒂之前，一手揪起她的領口，激動之間一時說不出話來。

文蒂依然木無表情，看出索羅沒有出手之意，也不反抗，只冷冷地道：「有甚麼問題嗎？」

「問題可大了——」在索羅後面的愛德華替他開口，恨恨地問道：「你們這次不是打正旗號，保護平民於機器人偶的襲擊嗎？為甚麼反而對『人類』出手了？」

「.....我們可沒有說謊。」文蒂雖然算是高等身材，畢竟比索羅矮上數寸，此刻踮著雙足說話，實在有點尷尬。她指指揪著她領口的索羅之手，示意要他放手。索羅「哼」了一聲，放下手來，後退兩步，要聽聽她有甚麼話要說。

文蒂也不整理被弄皺的領口，雙足終於踏穩於地上，仍然冷冷地道：「這裏沒有一個是平民，都是前來自薦加入保護民眾的聖戰師團教徒，自然早有犧牲的覺悟。他們非高階的術士，武術亦十分平庸，既然對機器人偶沒有戰力，不如作為我們闇之魔法的魔力源補充好了。不必擔心，對於戰力屬高級的

戰士，我們一個也沒有碰。」

「呸，人的性命可不是隨便能被分類、隨便就能花掉！」索羅怒道。

文蒂沒有動作，感覺上卻聳了聳肩，一副「那又怎樣」的眼神直視著索羅答道：「在戰場上能這麼天真嗎？這裏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地獄，不使用非常手段的話，難道你寧願看著平民被宰割？」

索羅對她的質問無言以對，啞了好一會，良久才憤憤地自言自語道：「果然是邪惡的血之魔法，不根除不可！」

文蒂當然聽到他的自言自語，呆了半秒，出奇地開始縱聲大笑起來：「根除闇之魔法？就憑你？未免太大想頭了吧？」說罷轉身而去，竟不把索羅的話當作一回事。她沒有看到索羅的戰鬥，只道他不過是另一個聖神教分支的聖戰師團戰士，根本沒有把他放在眼內。

愛德華此時拍上索羅的肩膀，向他搖頭，索羅自然明白愛德華是叫他不要意氣用事。畢竟獵魔旅團自從中美洲起已在追捕身為火族的高位戰士、背上「索羅」之名的他，難得修好古劍天焚，在尋找到第五件魔源聖物之前實在不應在歐洲這裏與獵魔旅團花氣力又再大打一場。

獵魔旅團領著守城的闇黑軍團回到城內，似乎要商討之後對策和等候高層的指示，基絲汀已走過來與伊爾尼爾會合，向曾經是敵人的索羅與愛德華尷尷尬尬地打個招呼。伊爾尼爾向基絲汀點頭示意，望向聚在一起的聖戰師團教徒，似乎在為傷者包紮和痛惜其中被闇黑軍團「噬食」的兩名教眾，也不打話，徑自走過去了。

基絲汀向索羅與愛德華走去，正要問及教主瑪莉亞之事，忽然留意到總共十一人站在愛德華身後，其中一人揹著一名戰死的同伴，另一人則在左肩掛了彩，傷得頗重，昏迷不醒，由另外二人攙扶著。這十多人的服飾大致相同，都穿著深棕色或黑色的無袖皮革外衣，裏面是短袖的襯衣，手腕上捲著皮革做的護腕，下半身則是黑色長褲與長靴的打扮。但最特別的，是各人左邊耳垂上都繫上一隻小小的純黑耳飾，呈鐵錘狀。基絲汀的姓氏「杜蘭多」本來就是來自古法國領域的家族，熟知波爾多附近的歷史，一看就知道這批人竟然是二十多年前自從闇黑帝國統治世界後消聲匿跡的皇家御用鐵匠。

可以推想索羅自然與這批人毫無關係，基絲汀的視線往愛德華射去，驚訝地問道：「百立克史密夫家族的……少主？！」

不待愛德華答話，以掌擊額：「金之一族魔源聖物的魔具使——當然了，怎麼之前竟然沒有想到！」

愛德華「咦」了一聲，帶點戒心地道：「你知道我們家族？」

「自古以來，百立克史密夫家族一向為金之一族的住民打造工具武器，也是發展科技的領導人，如此出名的一個大家族，怎會不認識？只是自從金皇族向闇黑帝國投降，持有魔源聖物的鐵匠家族忽然從歷史上消失，所有人都以為你們被闇黑軍團的暗殺者滅門。我們黃金十字聖教之所以擁有『火鎗』，本來就是從本來位於波爾多城內，當時已空無一人的百立克史密夫宅流出來的『寶物』之一。」基絲汀面對著歷史上可謂獨力賦予了金之一族與世爭雄之力的家族後嗣，不禁激動起來。

愛德華東張西望，然後食指置於嘴前，擺出一個噤聲的手勢，道：「這事不能張揚，帝國軍——尤其是獵魔團一直以為我們已經滅族，魔源聖物已經流失。若給他們知道我們家族仍然在北面聚居，會惹起不少麻煩。」

基絲汀點頭，示意明白：「可是你在尋找的兄長已投靠於獵魔旅團軍中……」

愛德華搖搖頭，道：「我還是相信著他，恐怕兄長不會出賣族人吧？畢竟這是三百多條人命之事。」

這時一直瞪著愛德華的索羅終於開口，語氣帶著驚訝：「愛德華，你……你……」

愛德華「哼」了一聲：「怎麼了，驚訝於我的家世顯赫嗎？」

「……你……你的姓氏這麼長！百萊特密斯福——甚麼？！」

愛德華差點跌倒在地上：「『百立克史密夫』！『鐵匠』的意思！從我和護法小姐的對話中你的得著就是『愛德華的姓氏這麼長』這一點嗎？果然是大白癡！」

索羅不屑地道：「哼，小王子的家族真麻煩！像我家族不就好了？一個名、一個姓；長大成人就以姓氏或職屬相稱，簡單方便！之前還說甚麼大話，甚麼『從武術看人格』——你哪裏直爽了！彆扭得很耶！」

「說過多少遍，我．不．是．王．子！而且，難道你提過的甚麼大公主的名字又短了？好像比起我的姓氏還長吧？」

「無禮者！竟敢拿火之皇族來胡說八道？」

「咳嗯！」在背後看著二人頂嘴的鑄鐵窖眾人在索羅把折斷的天焚劍帶來修理時，已經見識過他們少主與他可以吵得沒完沒了，身為首領、拖著一把長長的棕色長鬍子的中年男人奧雲．彼德打斷他們，道：「少主、索羅兄弟，這位黃金十字教的護法小姐似乎還有話要問你們。我就先帶著鑄鐵窖眾人入城打點一下，也要為安格魯找位醫生或治療師怎麼的，回頭見了。」

基絲汀向奧雲他們頷首示意，目送他們慢慢回到城門，回過頭向在玩互瞪遊戲的索羅與愛德華道：「聖教主可安好？為甚麼你們和她分開行動了？」

「說來話長，」愛德華別過頭，轉向基絲汀所在，不再理會索羅：「我們一邊入城一邊談吧。」

基絲汀回旁邊看去，黃金十字教聖戰師團的所有人與伊爾尼爾都開始往波爾多城內撤去，於是向愛德華點一下頭，也往城中走去了。在波爾多城外，獨餘一大堆被毀的機器人偶，和數名獵魔旅團的特使在調查著人偶的遺骸斷肢，看看能否找出甚麼蛛絲馬跡，解釋它們近來謎一般的進襲。

第四十五章：兩強相逢

北非東部，位於非洲與亞洲的交界點是古代希臘國的領域。在文明崩壞以前，東北非沙漠化日益嚴重，曾經是希臘命脈的尼羅河由下游開始慢慢乾涸，多個沿岸城市頓成死城，過盛的人口集中於上游流域的開羅與第二大城市、身具進出口港重要位置的亞歷山大利亞港。直到古人類文明被毀滅，這兩個城市灰飛煙滅，可是由於乾旱的氣候，城市的根基經過千百年的歲月摧殘仍然留存下來，成為世界上最早被重新發現、確認史前地理位置、以及重點發展的城市之一。可是經過重重戰禍，身為首府的開羅在金、土二族爭權奪地之下在數百年前再被毀於大火之中，到了現代幾成廢墟。幸好其身為通往亞洲門扉的重要戰略位置，北非的居民苦苦把她重建，在數十年間再次回復稍有規模的樣子。

相比之下，亞歷山大利亞港雖也因為其戰略位置，經常受到戰亂的洗禮，但由於其港口的重要性，攻城掠地的不同軍隊都似乎對這裏特別重視，不曾大肆破壞；相比同為地中海重要港口的新巴塞隆拿，亞歷山大利亞幸運得多，得以保存大部份的建築與結構，民眾生活亦沒有變差，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至今已達五十萬數。連同往來經商的商旅、各聖神教分支的傳教士及旅行的平民，每月多達百萬人進出，是世界五大城市之一。

由於歷史的悠久追溯至文明重生之前，闇之一族曾經大肆於這兩個城市發掘，尋找失落的遠古科技；隨著時移世易，闇之一族淡出世界舞台，曾經十分重視科技發展的金之一族甚至選擇與土之一族開戰，爭取這兩個城市的統治權，背後的動機亦是為了這名為「科技」的詛咒，最終卻被土之一族擊退。土族戰爭只為領土，沒有發展武器的野心，任由科技埋沒於歷史之中。到了現代，闇之一族以帝國的形式卷土重來，又再開始暗暗研究埋葬於地底下的歷史詛咒，許多科技流入民間與軍部，其中表表者有各種交通工具，及獵魔旅團所使用的分析眼鏡科技。

當中，被列為極度機密，甚至連軍部中頗為高級的獵魔旅團也不多人知道的，卻是科技研究局對「機器人偶」的發掘及研究。這些被出土的機器人偶多達五種型號，其中唯有全身雪白的無面孔人偶、被愛德華稱為「Ｉ型」的樣式能被調校成聽從命令的模式。

闇黑帝國的分析局認為，機器人偶的科技太多謎團，隱藏的危險性太大，因此從來不對外證實其存在，更沒有打算在徹底研究清楚之前使用，轉眼已經二十多年。在這失落的年月之間，其中就有在各種原因下流出到海外的人偶，被世界上各種勢力利用著，如古墨西哥內城幫派「幽靈」就有多達六具之多。在闇黑帝國之內，有一派學者批評這些人偶是科技研究局故意流出，作為實驗之用；而科研局自然裝聾作啞，對外宣佈毫不知情。

——直至三天之前。

大約六天之前，世界各地開始陸陸續續出現不同大小規模的機器人偶襲擊人類事件，當中大部份是比較易於對付的量產型人偶、所謂的「Ｄ型」近戰型樣式。除了少數戰力低下或人口稀疏的小村落和小鎮之外，大部份的城市在毫無戰略可言的人偶攻擊中只受到甚小的災害。機器人偶的攻擊大部份集中於南歐與北非的城市，當中大量的情報顯示這些人偶來自地底，在戰略分析局的壓力下令科技研究局不得不公開他們對機器人偶這二十多年來的研究，以便商討對策。數天辯論下來，帝國軍部高層終於被局部賦予這些機密的資料，而當中戰力最強大的獵魔旅團裏面，數個獨立部隊則被秘密委派尋找機器人偶地底據點的任務。這個任務成為第一要項，本來有著獨立行動之權的獨立部隊其他一切進行中的任務都必須暫停。

這當然包括了本鄉十六率領的第三獨立部隊對索羅的追捕。

戰略分析局鎖定了數個地區和城市，其中歷史悠久的開羅是目標之一；而巧合地在開羅守候索羅一行人已經一個星期卻茫無頭緒的第三獨立部隊自然順理成章地得到了這個任務。

本鄉十六帶領著亨利、阿里與風暴行者及數名獵魔旅團的特務級仕官早早來到開羅，苦候著索羅的到來而不果。之後一個星期之間，純粹因為身在該地，第三獨立部隊在開羅順便掃蕩了一個小型的土之一族地下反抗組織。正當本鄉隊要開始向外探索索羅的消息時，機器人偶開始襲擊人類，開羅受到大數量的人偶攻擊，而且這些歷史的遺留物滲透城市內的角落，像蟑螂般無處不在，一時之間忙個不可開交。可是在本鄉領導之下，經過兩天不眠不休地與當地駐軍共同戰鬥，總算把受災程度減至最低，偶有個別的襲擊事件，即使獵魔旅團不必插手，平民組成的自衛隊在帝國軍借用的武器幫助之下仍能擊倒人偶。

收到帝國軍方面的傳訊咒術魔球後，本鄉帶著本隊前往情報指示的北面近郊，果然發現機器人偶的地底存庫，並發現遠古建造、通往城內的諸多地底暗道。但是地底存庫幾乎空無一物，似乎已在之前兩天襲擊開羅及附近地區時傾巢而出，只餘下不知名的機器在黑暗中閃爍著。

在上頭的指示下，本鄉沒有把地底存庫破壞，留下來將來交給科研局勘察，同時向著尼羅河三角洲地帶的其他城市進發，向未被襲擊的城市示警及協助佈置防衛。機器人偶的襲擊似乎十分隨機，沒有任何規律可言，加上世界各地還有大量科研局沒有發現的存庫，戰略分析局在戰況不明的情況下頒布對聖戰師團的放寬政策，邀請他們的協助。果然，機器人偶的襲擊慢慢受到控制，偶有大型的襲擊如古法國領域南部波爾多城的事件，各大城市總算能支撐過來，事件漸漸平息下來。

三天下來，本鄉帶領的第三獨立部隊跑遍尼羅河三角洲各主要城市與市鎮，由開羅作為起點，經過新伊斯梅利亞、新塞得港與新坦塔市，期間與小隊的人偶軍團發生兩次衝突，每戰皆捷，這天終於神差鬼使地來到亞爾法特與索羅預定會合的亞歷山大利亞港。

「完成亞歷山大利亞的佈防後，我們就回去開羅，重新開始對索羅與水之一族聖物使的搜索。」本鄉讀取高層「寄」來的傳訊魔球後睜開眼睛，向手下們宣佈。

亨利帶點猶疑地道：「索羅會到開羅只不過是推測，我們在那邊本來已經待了一個星期了，還要回去嗎？」

本鄉十六撫摸一下下顎，盤算道：「你的猶疑不無道理；可是你當初的推測仍然合理。我們在開羅時守株待兔，缺乏了掌握他們動向的情報，致使花費了不少時光。或許我們應該雙管齊下，一邊等候，一邊派我們之間一員嘗試追尋他們的蹤跡。」

雖說本鄉帶著他們到開羅後先為了掃蕩逆黨，更因為後來人偶的襲擊忙個不可開交，亨利心中硬是覺得自己把本鄉的時間浪費掉。他似乎甚想將功贖「罪」，幾乎舉起雙手道：「就讓我去吧！得到之前戰鬥的情報，亞歷山大利亞這裏的佈防應該不需我們全部人吧？請批准我先離去尋找索羅的情報，之後我們可以再在開羅會合。」

本鄉考慮了一會，點了一點頭，簡單地答道：「去吧。」

得到本鄉的認可，亨利的神色變得興奮，向他點一下頭，已離隊而去。這時本鄉以下共八人剛剛來到亞歷山大利亞市的邊緣，稍稍隆起的山丘往下看去，可以看見廣大的港口城市在他們眼前展開。本鄉的目光鎖上城中的正中心，一幢與鐘樓相連的建築物外牆漆上鮮明的紫色，代表著其身為闇黑帝國行政機關的意義。此時阿里向他報告：「港口外圍共八幢鐘塔，可以利用。」

本鄉點頭道：「果然是自古以來兵家必爭之地，規劃建造城市時早已把防守計算在內。」說著指向市中心，微微揚首，已邁步而行。眾人跟隨本鄉已有一段時間，都知道他的心意，也跟著向下坡前進。亞歷山大利亞的市長早已接到上頭的命令，本鄉的部隊還沒有到市府門前，已經親自帶著十名官員出來迎接。本鄉明白市長之所以能出門迎接，自是因為守衛在他們還在山坡之上時已看見他們，不禁微微點頭，暗中讚許這港口都市嚴密的防守。

「軍部總部昨天已經交帶過了，歡迎本鄉中校特務大人來到這裏！」身高僅五尺多一點的市長身上滿是肥肉，外表看來就像典型搜刮民脂民膏的類型。獵魔旅團雖然隸屬軍部，可是同樣是一個特別的偵察部門，介乎軍部與警備之間。慣於阿諛奉承的市長不太懂得軍人的稱謂，索性不倫不類地「敬稱」本鄉為「中校特務大人」算了。

本鄉十六皺起眉頭，心裏實在喜歡不了眼前這號人物，於是也不說閒話，還沒進入市府內已開口問道：「正事要緊，請問這裏的軍力如何？」

市長似乎微微錯愕，仍然滿臉堆歡：「中校特務大人不進去坐嗎？不要緊，中校特務大人貴人事忙，這我也有預計到了——」說著彈了一手指，旁邊一名秘書般的官員已拿著一疊厚厚的紙堆，遞到他的面前。市長一手搶過，也不道謝，官員似已見怪不怪，默默地又回到後面的位置。「這裏是我們港內的軍力分佈資料。在城市外圍我們有八幢鐘塔，平時各鐘塔派駐兩名守衛作瞭望，每八小時換班。」

市長說罷岔開話題，似要搏取好感，驕傲地道：「這兩、三天以來，共計五次機器人偶大軍的攻擊，人偶達數萬之數，在我英明的領導下雖有少許傷亡，都把它們擊退了——」

本鄉聽到這裏已知他在誇大其詞，不相信的眼神斜斜地看著市長。市長知道本鄉的不信任，連忙改口：「——呃，我說數萬嗎——我的意思是『數千』……呀，當然不只我一人的功勞了，全市府上下都十分幫忙……當然民間也有不少人挺身出來……」本鄉冷冷的眼神瞪得他心中發毛，不自禁把自己的大話全都糾正過來。

忽然高音的哨聲從遠處隱隱傳來，五聲短、一聲長。不過數秒，更多的哨聲陸續響起，重複著同樣的訊號，越來越接近市府。市長不忘自吹自擂：「這是我發明的——真的是我發明的——哨聲傳訊，這訊號的意思是第五號鐘塔，從這裏去是南面偏西……」不待市長說完，本鄉已帶著手下一同向哨聲源頭跑去。

===

「轟隆」一聲巨響，鐘塔的外壁被一個紫色的能量球擊中，撞出一個大洞。在衝擊之下，鐘塔似乎搖晃了一下，在上面的其中一個守衛不小心失足，慘叫著由六層的高空墮下，摔在地上頓成肉餅，血肉模糊。鐘塔之下的寬闊長街之上，由闇黑帝國的駐港軍人及數十名市民組成的自衛隊卻沒空理會慘死的守衛。在他們面前是十數台「D型」的啞銀色人偶，與一台雪白的「Ⅰ型」，正向他們奔跑而來，在數十步之內即將與他們交鋒。遠處是一台遠距離射程的「B型」，每半分鐘左右射出一發能量彈，向似乎是隨機的目標作出無差別攻擊。

在預備迎戰的眾人似乎已在之前五次的機器人偶攻擊中得到不少經驗，面對外貌冰冷恐怖的人偶也毫不畏懼，高舉著武器，遙指著進攻中的機械怪物。

「幹掉它們！」隨著其中帶頭的一人高聲吶喊，數十人或高舉武器過頭，或念出種種咒文，已與人偶小隊交鋒起來。

在人多勢眾之下，守城者漸漸佔上上風，十多台「D型」的人偶已被破壞，只餘下纏上了身手較弱的戰士的數台「D型」、一台防禦力特強的雪白「Ⅰ型」、與在後方炮轟中的一台「B型」。雪白的「Ⅰ型」是第一次出現於亞歷山大利亞這裏，沒有與之戰鬥經驗的守城眾人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應對，面對其詭異的攻擊與刀槍不入的裝甲，不知不覺死傷了七、八人之多。

「有趣！」

守城的自衛軍之中，其中一人穿著紅色的襯衣，看到雪白的人偶佔盡上風，竟自興奮起來，身上泛起紅光，一掌擊在與之交戰的「D型」胸前，大喝一聲，藍色的火焰自掌中發出，一記圓球形的火炎彈爆發開來，機器人偶還沒有反應之前已爆破成碎片。這紅衣人正是得到伊沙貝拉的情報而來到亞歷山大利亞的雷蒙德。

只見雷蒙德身影晃動，把被「Ⅰ型」纏上的駐港軍人一把拉開，人偶的鐵臂險險在士兵的鼻子之前掠過，把他嚇出一身冷汗。

「不要擋著！」雷蒙德粗魯地把那死裏逃生的軍人推開數步，同時右足已往雪白人偶的腹部蹬去。幾乎同時之間，機器人偶竟然迅速地還擊，右臂勾拳攻往雷蒙德的臉。電光火石之間，人偶的右拳後發先至，只聽得雷蒙德「嗚」的一聲臉部似乎被擊中，向右側身半倒，一絲血絲飛濺出來，他的右腳卻也已踢中人偶，硬生生把它推後三尺之距。

雷蒙德立穩身子，迅速重整架勢，額角滲出一道血痕，原來人偶的勾拳僅僅擦過他的臉，來勢凶凶的鐵拳竟被他一瞬間避開要害。雷蒙德的嘴角帶著笑意：「好傢伙！這玩意兒還有兩下子嘛！」

機器人偶在微秒的時間之間計算好形勢，又再衝向對手，雷蒙德卻不避不讓，左掌張開，由得人偶攻來。人偶算好這人的魔法與力道不足以將它一擊打倒，一樣不避開，任由胸甲迎上雷蒙德的左掌，同時右足已高舉過頭，由上至下對準他的眉心踢下來。

「果然如我所料，你對你的護甲頗有信心嘛？看看你的護甲硬還是各種魔裝甲硬？」

機器人偶的蹴擊快，卻不及雷蒙德的零距離魔法快。但聽得八聲悶響幾乎連成一聲長響爆發起來，在不到一秒的時間內雷蒙德竟然連射八發「火彈破」之咒。果然，即使防禦力無與倫比的「Ⅰ型」人偶外甲也抵不住八連發的零距離火彈破，機器人偶的胸前被轟出一個不規則形狀的大洞，舉起的右足隨著人偶的破壞軟癱下來，人偶胸前燒著藍色的火舌，倒於地上。

「好強橫的火魔法！」

雷蒙德背後傳來一把磁性的聲音，他立刻回頭看去，只見身穿黑袍的一眾獵魔旅團特務跟在長著長髮的亞洲面孔男子正向他們走來。他細心一看，旁邊竟是三個多星期前與他在西班牙野外交手的印度裔特務：「你是叫……甚麼阿里來著，對不對？那麼這人自然是你曾經提及的上司『本鄉』了！」

阿里點頭：「雷蒙德先生，真是巧遇！」

「……小心！」風暴行者舉起他的大黑錘，忽然警告嚷道，然後跑在本鄉的前面，發出紫色的「炫火加護」保護咒文。眾人順著風暴行者的眼光看去，遠處的「B型」人偶竟然已把炮管對準著他們。

「嘖！」雷蒙德自知失去了距離的優勢，唯有先擋下一炮再算，也使出他那藍色的「炫火加護」之咒

，一時之間兩個非紅色的火球形成一道火之屏障，把所有人擋在後面。風暴行者沒有見過藍色的火，不禁好奇地「咦」的一聲叫了出來。

就在眾人預備抵擋人偶的炮擊之間，一道紫色的閃電迅速劃過那「B型」人偶，像是由它的右肩斜斜地向左腰砍了一刀似的。眾人還沒反應過來的下一剎那，人偶胸前散發出紫色的過盛能量，在數秒之間爆發成一個火團。

「哦，是妳嗎？」雷蒙德似乎知道是誰幹掉了人偶，已經收起了其「炫火加護」之咒。

在人偶爆炸的火焰漸漸退卻之處，一個紫色的能量球包圍著一個長髮女子的人影，似乎是類似黑魔法中「黑天破」的防禦咒文，卻可以看到護罩的能量源自一件白色的機器，成一條手臂長度的護甲形狀包裹著女子的右臂。白色的護甲手臂正中間處是一個小圓洞，能量護罩由圓洞處伸展開來；而與手腕相連之處亦有一個圓孔。護甲外觀似乎頗為厚重，內側附著一小片膠片，似乎是甚麼控制的界面，看來竟然是十分高科技的武器。

也不見女人作出任何動作，能量護罩慢慢收縮，但聽得輕微地「啵」的一聲，紫色的護罩解除，長長的黑色秀髮揚起，終於能夠看到女子的臉容，卻不是伊沙貝拉是誰？

本鄉一行人不識得伊沙貝拉，卻早已從阿里處聽聞過雷蒙德之事。雖然對伊沙貝拉的高科技護腕感到莫大的興趣，本鄉還是只向她微微頷首示意，然後轉向雷蒙德打招呼：「早就聽聞雷蒙德先生的強橫身手，今天實在大開眼界！」

雷蒙德還沒有說話，留意到一具「D型」的人偶趁混亂乘虛而入，無聲無息地已掩至本鄉身邊，正要開口警告：「小——」

他的句子只說了一半，本鄉似乎背後長了眼睛似的，身上紫色魔法芒暴現，左手一揚，一記「風烈破」已轟在人偶身上。無實體的氣流竟然在本鄉的施放下成為利刃，硬生生把連木之一族戰士都無法輕易破壞的人偶從腰間關節之間攔腰截成兩段，術士本身卻依然氣定神閒，似乎甚麼也沒有發生似的，繼續說道：「雷蒙德先生一向我行我素，來到亞歷山大利亞當然不是救民眾於危難之中了，當中必另有其因。只是不知會否與我們最終的目的相同？」

看著本鄉不經意的露了這一手，雷蒙德心想自己雖也能輕易擊毀那量產型的人偶，卻也不能擔保可以如此若無其事，嘿嘿笑道：「好一個本鄉十六！」

第四十六章：相遇於亞歷山大利亞

伊沙貝拉在亞歷山大港的城市邊緣站崗，在一塊大石上坐著，右手仍然套著那不知名的白色護臂武器，左手在上面撫摸著。和風輕吹，此時天氣正進入仲夏，港口之畔卻不太炎熱，若非近來戰鬥不斷，倒是一個忙裏偷閒的好時光。伊沙貝拉想著近來的事，由教父諏敖把她逐出弒龍教、為了得到雷蒙德的協助以圖搗毀弒龍教、應諾帶領雷蒙德來亞歷山大利亞等候莎拉、沿途與追殺的弒龍教徒的戰鬥、到終於來到這裏，諸多事情發生於不過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她本來還是弒龍教狩獵團隊的中心人物，現在淪為被追殺者，還被捲入聖物的爭奪和忽然而來的人偶戰爭，只覺世事無常。她的眼光投向遠處，心中轉而想著的卻是在迷路森林中與X戰鬥時戰死的未婚夫馬修，不禁呆了。

離開伊沙貝拉數十碼，雷蒙德身上穿著他的鮮紅襯衫與黑色大衣，之前在杜魯斯弒龍教地窖中與近衛激戰過後的破損已不知所蹤。他迎風站著，很久沒有修剪過的頭髮現在已經遮掩了額頭，在風中拂著，理應不太舒服，他卻無動於衷，像一尊石像似的，雙手插於他的褲袋之中，留意著面前的沙石之路。

在雷蒙德身旁的，是之前與他交過手的阿里，現在與他和伊沙貝拉一同守在這條其中進入亞歷山大利亞的入口之一，等待著不知會否前來的索羅及亞爾法特一行人。在數小時的沉默之下，阿里終於忍耐不住，打開話題，向雷蒙德發問：「這伊沙貝拉究竟是誰？她手上的是甚麼武器？你又怎麼會與她同行的？」

雷蒙德斜睨著阿里，良久才道：「說來話長——」言下之意竟似要避開話題。阿里那會就這樣放棄？立刻就接下去：「——我們有的是時間！」

雷蒙德看著眼前這和他年紀相若的男人，想像不到他的好奇心竟猶如小孩，嘆一口氣道：「我家族的那烈火焚身詛咒，你是見識過了——」

阿里點頭：「那天在古西班牙領域郊外恰巧是我們停戰的理由吧。」

雷蒙德續道：「我們在『弒龍教』在杜魯斯的地下總部相遇，與背叛她的教徒好好的打了一場.....」說著把當時發生之事向阿里說明了一遍，然後補充道：「雖說我們對雙方皆有利用價值，在我詛咒復發時，她總算留在身邊，沒有趁機逃離。在那十二個地下室之中，其中有許多不知名的武器——不，有些也不知是甚麼用途的機械來著。在我痛得昏厥過去之時，她找到那白色的護臂。她不願意再次使用『龍魔裝甲』，於是便學會了使用那進可攻退可守的高科技玩意兒了。沿路以來，不下數十名弒龍教的教徒對我們發動偷襲，那件玩意兒倒證明了它的用處，連我也不必怎麼出手，那光束之劍和光彈雖未至於連『龍魔裝甲』也能破壞，卻足夠牽制那些追殺者，讓我以我的魔法輕易『結帳』。到得我們混入亞歷山大利亞城中，他們才逼不得已暫時放棄追殺。」

阿里離遠看著伊沙貝拉，對她那能發出紫色能量的奇怪護臂實在十分好奇。那紫色的能量驟眼看去就像是闇之魔法的魔法芒，卻又比魔法芒的存在更具實際的用途，似乎是甚麼光束形態的武器。由開羅到亞歷山大利亞這幾天的行程之間，在本鄉的帶領下他也遇到過炮擊型的機器人偶，使用的武器就和她那護臂發出的能量十分相像。阿里凝望良久，又問道：「按理說，她已把索羅的情報交代給你，為甚麼還要跟著你呢？」

雷蒙德嘿嘿一聲冷笑：「她說她那古靈精怪的甚麼『教父』諏敖不是易與之輩，說要在我與他真正對上時幫忙。我說她其實是要親眼看著那教父的滅亡吧！真多餘的執著！」

他的語氣中似乎帶點不屑，然後重重呼一口氣：「罷了！她似乎對索羅和莎拉．莎娜沒有甚麼好感，我要擒住那小女孩時多得一個幫手也好。」

忽然在空中「咻」的微微一聲，聽覺最靈敏的阿里首先抬頭，眼角剛剛抓著飛過的東西的影子。伊沙貝拉也抬起頭來，卻已甚麼也看不到，問道：「那是甚麼？有沒有人看到？」然後向雷蒙德與阿里看去，只見雷蒙德也在輕輕搖頭。

阿里卻道：「那是傳訊用的咒術魔球。我們苦候這四天似乎有結果了！」

伊沙貝拉好奇問道：「你的意思是？」

阿里解釋：「那是淡藍色的魔球。想想看，甚麼人會有著水之精靈的屬性，這麼巧又會來到這附近，又會使用咒術魔球聯絡甚麼人的？」

雷蒙德哈哈一笑：「小姑娘，妳的情報果然沒有錯呢！不知甚麼拖慢了他們的腳步這麼多，不過也差不多是時候了！」

伊沙貝拉抬起頭，望向天空。不過數分鐘，由北面又再飛來一個紅色的傳訊魔球，「咻」的一聲往南方飛去，這次三人都看清楚了。

伊沙貝拉道：「這麼快便回覆，看來索羅也已經十分接近！」

阿里也不打話，紫光微現，手上也浮起一個紫色的傳訊魔球。他右手一揚，魔球往城內飛去，看來正是要聯絡本鄉的樣子。

===

「.....風中似乎帶著不祥的味道。」X在一片草原上的小丘上站著，黃昏的和風輕輕吹拂著，他的長袍在風中飛揚，看著數里外的亞歷山大利亞港，眉心卻像打了一個結似的。海港之畔氣溫雖然不太熱，他的額上卻滲滿了汗，臉色頗為蒼白，看來似乎十分疲憊。

在他後面不遠處的草原之上，莎拉向他走來，亞爾法特則在凱特林旁邊攙扶著瑪莉亞爬下龍身，可以推斷由東非來到尼羅河入口的眾人才剛剛抵步。由於事態不尋常，他們商議下都贊成要盡快與索羅及愛德華會合，於是X每天使用「風滅行」之咒加速，每每長達八小時之久，把五千多公里的行程在五天內完成。金伯利與凱特林雖還年幼，在X以魔法控制著氣流下，飛翔時需要使用的氣力甚小，更能一天飛上十多小時之多，比由中部往東非時高效率得多。

可是在急行之下X也付出代價，長時間以魔法操控氣流令他身心皆疲，沿途甚至昏倒過一次。若非使用「鑑別之瞳」的瑪莉亞數次看出他幾乎又再超限使用魔力而強加阻止，恐怕恐懼之杖在途中又已再折斷一次了。事實上五天行程以來，雖說坐在龍背之上的時間為多，除了X以外，眾人旅途上的疲勞都顯露出來了。

莎拉伸了伸懶腰，聽到X的自言自語，好奇問道：「X你有不祥的預感嗎？」

X回過頭來，向她點了點頭道：「面前似乎有名為『戰鬥』的風在吹著。但願我猜錯，不過似乎有甚麼強勁的敵人在我們的面前.....」

莎拉嘆了一口氣，道：「你對風的預感、瑪莉亞的——你說是甚麼——『過去視界』吧？這旅程越來越神化了。說到底我只想避開雷蒙德．福特的追殺，順便找找有沒有解開他們家族詛咒的方法而已。」

在旅途之間，眾人早已敞開心扉，莎拉自然已經告訴過Ｘ有關她家族之事了。Ｘ的微笑帶著疲倦，向她說道：「我的預感僅只於『預感』而已，不一定準確；」說著向瑪莉亞望去，在亞爾法特的幫助下才剛剛爬下龍身，又繼續道：「不同於瑪莉亞的『過去視界』，乃是『神聖三法眼』之一，所看到的事物，每言必中。」

「『神聖三法眼』嗎？」莎拉側著頭，有點不明所以：「應該是甚麼魔具吧？」

Ｘ聳一聳肩，道：「我實在不太清楚。在木之一族的傳說中，有所謂『神聖三法眼』的說法：『過去視界』洞悉一切已經存在的事物；『現在視界』重複一切眼前發生的事物；『未來視界』看透一切即將展開的事物。在遇上瑪莉亞那實質存在的『眼界』之前，我們一向視『神聖三法眼』為我們對世界應該持有的態度，是許多人修行的目標。」

莎拉搔了一搔頭，道：「那麼Ｘ你對風的預感，應該也算是『未來視界』的一種了？」

Ｘ微微搖頭：「『未來視界』的確是我希望能夠修行到達的境界，不過在瑪莉亞之前，我的『未來視界』空洞和微弱得多了。」

這時候瑪莉亞與亞爾法特向金伯利與凱特林道了別，兩頭幼龍向Ｘ的方向發出叫聲，Ｘ和莎拉回頭向牠們揮手，兩頭幼龍一同振翅，向西南方回程飛去了。在小紅龍撒嬌之下，瑪莉亞也就由得布魯多跟著，在她的肩膀上「寄居」著。

瑪莉亞大約聽到Ｘ和莎拉的對話，參與道：「我的『鑑別——』」

正要說下去，忽然醒起自己不能透露聖教的秘密，改口續道：「——我的『過去視界』確實能夠分析許多東西，卻不是全能全知，怎能配得上『神聖』二字？能夠看清過去、現在與將來的，只有一位真神，我們該當信服。」

面對瑪莉亞的虔誠，Ｘ不由自主微微頷首，心中泛起一陣尊敬。他向瑪莉亞道：「的確，身為『人類』的我們，實在不應挑戰『上位者』的存在；因此，我們木之一族恆古以來，就沒有奢望過靠著道具來得到三法眼。想來瑪莉亞妳的『過去視界』也必是與生俱來的吧？」

自小被灌輸「鑑別之瞳」知識的瑪莉亞自然知道自己所擁有的不過是魔具而已；可是對Ｘ那句「人類不應挑戰神之能力」的評語心中帶著不明所以的抗拒感，似乎自己所擁有的魔具是向自己所相信的神大不諱的存在，隱隱有點不安之感。她偷偷看了旁邊的亞爾法特一眼，不知在想些甚麼，然後抹去心中一絲猶豫，搖著頭向Ｘ答道：「不，我的所謂『過去視界』是後天而來，乃是聖神的祝福。若是天生就擁有，豈非自比神能？」

聽得瑪莉亞所言，Ｘ忽然感到一陣歡喜：「那麼說，『未來視界』也是可以得到之事物了！老實說，知道自己的修行將來可以有所回報，我是很慶幸的。」

瑪莉亞仍然覺得有甚麼不妥，只管搖頭道：「何必執著於超越人類自我能力之事？只要好好地活出聖神的旨意，此外一切都不重要。」

這時候莎拉也參與一腳：「何以見得這是『超越人類自我能力』之事？遠古之時，人類沒有魔法；到了現代，魔法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那麼說難道現在我們對魔法的運用等於褻瀆神明嗎？」

亞爾法特在旁發表意見：「某程度上我是這樣覺得喇。看看得到『魔法』的人類，用這些方便之技來作甚麼？闇黑帝國的血之魔法正是表表者，魔法成為塗炭生靈的邪惡工具。如果真的有『神』這種『上位者』的存在，也不會樂於見到我們互相殺戮吧。」

X微笑著搖頭：「亞爾法特你這話不盡不實。我們木系統魔法就有回復系的咒文，正是救助蒼生的魔法。難道這也是褻瀆神明的表現嗎？」

「可是——」莎拉迅速接口：「即使是救助垂死之人，不能否定這是在逆違大自然『有生必有死』的定律，正正是『逆天之行』的表現。」

瑪莉亞年紀最小，說話卻有著說服力：「或許我們的焦點放錯了。由始至終，魔法也好，武力也好，這都是全能全知之神的旨意；聖神給予我們『工具』，我們怎樣行動，聖神也給予我們『自由』選擇的權利。我們的行動，只要遵從聖神的意思，這就沒有所謂褻瀆神明的事。」

X趁著這一個小小的空檔，拍了拍手，道：「好了，繼續辯論下去將會變成歷史以來從來沒有答案的宗教辯論，還是留給小小聖教主將來與無神論者舌戰罷。現在我們要先達成眼前目標，在明早與索羅和愛德華會合之前，先好好休息一下。一路以來我們的旅途辛苦了，明晚我們就在城外睡一晚，補充一下體力吧！」

稍為整理一下行裝過後，亞爾法特、莎拉、瑪莉亞與X就在亞歷山大利亞港東南部的一個小森林裏紮營休息，吃取路上搜集的乾糧，一夜無話。到了第二天的早上，眾人正在收拾行裝之際，一個紅色的傳訊魔球由遠處向他們飛來。眼利的莎拉看見能量球，微笑道：「真性急的索羅！似乎他們已經入城了吧？」說著舉起右手，傳訊魔球被她收入掌中。X看著她，神色帶點謹慎：「空氣中似乎帶著名為『麻煩』的味道，沒有甚麼問題吧？」

莎拉合上眼睛，讀取咒術魔球的訊息，然後猛地睜眼，緊張的神色把亞爾法特、瑪莉亞與X的注意力都吸引過來。她語氣焦慮地道：「不好了，索羅他們似乎真的如X所料，遇上麻煩了！」

===

在亞歷山大利亞城市的西南面入口，巧合地在三天前守城聯合軍與機器人偶軍團交戰的五號鐘樓之下，七個人在激烈地戰鬥中，另外兩人站於一旁，凝神注視著戰況，似乎無意加入戰團。在他們之後，是十多人的闇黑軍團眾兵士，其中五人身穿黑袍，正是獵魔旅團之人；另外六人卻穿著奇怪的白色軍服，卻是亞歷山大利亞的自衛隊員。戰鬥中的七人分成三組，其中兩組在單對單，而第三組則是一名巨漢同時與一男一女在打鬥著。他們所在的大街之上，早已把居民疏散，在對上一次人偶的襲擊後雖然再沒有人偶進襲，可是不久前戰鬥的痕跡尤在，鐘樓被炮擊型的人偶攻擊後破損處處，還沒有修葺，現在魔法四飛之下又再添加著傷痕。

「雷蒙德先生不加入戰鬥嗎？」站在一旁觀戰的一人披著長長的黑髮，眼神帶著冷漠，正是一直在追尋索羅的本鄉十六。

在他旁邊的雷蒙德的雙手放在身後，似乎氣定神閒的樣子，語氣漠不關心：「只要留下那索羅活口就好；我的目標由始至終是水族的聖物使莎拉．莎娜，對其他人我沒有興趣。」

本鄉雙手撐腰，微笑道：「是在養精蓄銳，預備與那莎拉的戰鬥吧？」

雷蒙德仍然一動也不動，嘿嘿一笑：「你的手下戰力不低嘛，本來就不需要我的幫忙。」忽然一條像蛇一般靈敏的火舌向他飛過來，雷蒙德哼的一聲敏捷地把頭一側，在數寸距離之下避開。

「哼，虧你能那麼懶閒嘛，澳洲來的大叔！」把「靈火蛇」之咒轟向雷蒙德的，正是與他有過一戰之緣，現在卻在與阿里對打中忙裏偷閒偷襲的索羅。他的天焚劍燃燒著，額上滲著汗水，似乎正在全力戰鬥之中。阿里手持殺魑弒魅雙刀，側身向著他的索羅劈過去，刀身泛著紫氣，似乎同時積聚著雪霜。索羅哼了一聲，向後一躍，隨著雙刀而來的一堆冰雪魔彈在他眼前飛射而過。

「你的對手是我！有種的不要放出那火焰的召喚獸再和我打一場吧！」

「哼，對付你們何需動用『火神』！」索羅嘴中還硬，實際上是不願牽連在旁的愛德華與黃金十字教的左右護法。

自從波爾多城與人偶大軍一戰之後，基絲汀與伊爾尼爾為了盡早接回聖教主瑪莉亞，處理繁重的教務和與敵對教派「苦行會」日益複雜的領區紛爭，在鑄鐵窖一眾鐵匠的協助下安頓教眾後，與索羅及愛德華坐上龍背，旅行了五天，越過地中海來到亞歷山大利亞；可是與本鄉率領的獵魔旅團第三獨立部隊相遇，卻是意料之外的事了；而與他們纏上的對手，是被本鄉徵用的前龍騎士風暴行者，更是意外中的意外。

被龍騎士追殺得狼狽不堪的黃金十字教的左右護法，一看風暴行者的衣著與他手持那巨大的魔具「禿鷹鐵錘」，就知道碰著了仇家，也不顧以二對一公平不公平，與他打起上來。伊爾尼爾體型魁梧，可是風暴行者竟然還要比他巨型，高出足足半個頭。與伊爾尼爾主要戰術的穩打穩紮不同，風暴行者的攻守並不拘泥於一定的速度，對著敏捷的基絲汀能夠與她比快，與配合著基絲汀使出大開大闊打法的伊爾尼爾交手卻也能一招一招地對拆，雖未至於能佔得上風，在黃金十字教左右護法合力之下竟然能打個不相上下。

那邊廂，最令愛德華頭痛的，正是身上不再披上龍魔裝甲，卻得到比單純的龍魔裝甲更難纏的史前武器的伊沙貝拉。由開始戰鬥至今，愛德華竟然不能接近她的身邊，想起當初伊沙貝拉必需靠近對手方能戰鬥，心中不禁覺得諷刺。

「不再成為『弒龍教』的獵犬，卻去投奔闇黑帝國——這就是妳的選擇嗎？」愛德華沉腰勒馬，黃金雙斧左右開劈，把一個接一個向他轟過來的紫色能量球打開，性喜主動進攻的他現在竟然處於守勢。

伊沙貝拉戴著白色護臂的右手平舉，左手托在下面，設定成炮擊模式的奇怪武器瞄準著愛德華不停連射，被愛德華打開的能量球在周圍的建築物外牆上撞出一個個的破洞。她的炮擊不如所謂「B型」人偶的破壞力，連射的速度卻高出好幾十倍，同時哼的一聲道：「我才沒有投奔甚麼勢力！我現在只為搗毀『弒龍教』而活，誰能給予我最大的幫助，我就與誰聯手！」

「呸！」

愛德華身上金黃色的魔法芒閃耀著，半弓著身子向伊沙貝拉道：「讓我來證明給妳看，闇黑軍團不是妳該投靠的一方吧！」

趁著連射的能量球之間數微秒的空檔之間，愛德華反握雙斧，以拳代掌，向前擊出，粗大的電柱在拳

頭飛射出來，「閃龍擊」之咒勢如破竹地轟向伊沙貝拉，竟自把後續的光束炮彈吞噬其中。伊沙貝拉吃了一驚，左手手指在護臂內側的膠片上一劃，護臂停下射擊，臂上的圓洞溢出紫色的光束，變化為防禦模式，迅速形成一個圓球狀的護罩，把伊沙貝拉包裹在內。

但聽得轟隆一聲，閃龍擊撞上能量護罩爆發起來，一時之間塵土飛揚。伊沙貝拉「嗚」的一聲，愛德華的聲音在一旁傳來：「逮到了！」

在塵土之間他反手高舉左手斧於右肩之上，他的雙眼自左臂裏面瞪著她，鎖定目標，正要擊落，一個紫色的魔法球由不遠處轟過來。愛德華戰鬥之中仍然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哼」的一聲右手斧橫揮，把「闇黑彈」打開，「轟」的一聲把數十尺外的石製外牆炸開一個大洞，卻已失去進攻伊沙貝拉的先機。

「嘖！」

伊沙貝拉避開一擊，兩個後手翻倒退數尺，右手護臂已變化為光束之刃橫舉，弓著身子，左手支撐於地上，一時之間暫時停下攻勢。二人激戰了才一會，大街兩旁的建築物外牆已經像經歷了一場大戰一樣，破損累累。

不遠處本鄉脫下黑袍，紫色的軍服在太陽下特別耀眼，手上紫氣還未完全散去，朗聲說道：「說到底伊沙貝拉小姐是我們重要的客人，怎麼可以讓她受傷呢？就讓我來會一會你吧，金之一族的術士——」

「哼！」在本鄉身旁的雷蒙德忽然打斷他的說話，卻在看著他們的後面，臉上的神情由之前的漫不經心變得凝重，身體竟已擺出戰鬥的架勢，泛出紅光：「來了嗎？」

本鄉、愛德華、伊沙貝拉與一眾在旁觀戰的帝國軍兵士一同順著雷蒙德的眼光看去，連戰鬥中的索羅、阿里、風暴行者、基絲汀與伊爾尼爾眾人也被這邊不尋常的氣氛吸引過來。只見一片沙塵揚起，一股怪異的風吹來，隨著沙塵在風中吹散現出四個人影，站於街角之中，一個高瘦的黑人站在前面，身穿藍色長裙的女子在他身旁，後面是一個少年男子和一個小女孩。

「莎拉．莎娜！」

雷蒙德的嘴角竟自泛起微笑，眼中再也看不到任何其他的東西。

第四十七章：市街混戰

莎拉身上泛著藍光，「哼」了一聲，向後躍去，同時向左右橫伸的雙臂由外向內一合，飄浮於身旁的無數冰彈飛射往向她直衝過來的雷蒙德。雷蒙德嘿嘿冷笑，一邊前衝，一邊維持著「炫火加護」之咒，莎拉的「玄冰散彈射」雖然擊在火焰的護罩之上，卻被「滋滋」地蒸發掉，無功而返；偶有一、兩顆冰彈穿越火罩，雷蒙德輕輕一移已然避開：「小妮子，妳就這一點能耐嗎？」

不受雷蒙德的挑釁，莎拉自知這時候更必須沉著應戰，不知何時手上已經握著寒霜匕首，心念一轉已凝結成冰劍，雙足甫一著地，立刻用力一蹬，竟自向前衝的對手撲過去。雷蒙德「哦」了一聲，似乎沒有想到一向以速度與閃避為主的莎拉竟要來個硬碰硬。他身上紅光更盛，更開始燃起藍色的火焰，喝道：「要知道，無論多堅固的冰，只要靠近熾熱的火焰，後果只有一個！」說著腳下速度不減，右手屈成爪狀，「蓬」的一聲燃起烈火，抓向直捅過來的玄冰之劍。

果然，在火焰之爪與玄冰利刃相接之間，一股蒸氣爆發出來，玄冰凝成的利刃在瞬間被溶化掉。可是在蒸氣之中，莎拉的人影已經不見，雷蒙德「咦」的一聲，左拳緊握，已舉起來保護左邊的臉頰。不出他所料，原來莎拉的冰劍只是虛招，身影晃動處，已於空中轉了一個圈，左腿於空中迴旋後踢，恰恰擊於雷蒙德的左臂。

「嘖！」

莎拉一擊不得手，借力回彈，正要先避其鋒時，雷蒙德大喝一聲，前進之勢止住，腰間向左一扭，右爪順勢化爪為掌，往左邊抹去，一記藍色的「靈火蛇」之咒發出，藍色的火藤弧形射向莎拉所在。莎拉似乎早已料到對手的反擊，空中身影散發著淡藍色的魔法芒，魔源聖物自水壺之中激射而出，在莎拉心念急轉下由液態瞬間變化為固態，細小卻厚實無比的「水鏡．玄冰水晶牆」在空中築構起來，正好擋著「靈火蛇」之咒，巨響之下白煙四散。

莎拉反應快疾，甫一著地，平湖水鏡還未收起，已一膝跪倒於地上，右手寒霜匕首插於地上，祭起「玄冰破牙」之咒，在冰牆解構的同時從遠處直線轟向對手。雷蒙德讚了一聲好，右掌勢道不減，又再化掌為爪，直接轟向沙土與冰柱的巨龍，身上紅光暴現，竟自同時轟出二連發的「轟火龍」之咒：「溶化吧！」

這一擊出乎莎拉的意料之外，第一記「轟火龍」作為開路先鋒，先在巨響與蒸氣之間與「玄冰破牙」相撞和破解，第二記藍火龍已緊追其後，以雷霆萬鈞之勢鎖定還未能反應的莎拉。莎拉危機之下「嗚」的一聲向右微側，眼看似乎無論如何也不能完全避開。她咬一咬牙，左手一擺，已解構成液態的平湖水鏡凝聚成一個水球，在「水鏡．聖水流舞」之咒下發出藍光，向雷蒙德飛去。

「至少要擊中！」

藍色的火焰已燒至面前，莎拉本能地猛地合眼，同時心中念起「水鏡．玄冰刺槍」之咒，飛射向雷蒙德的火球再次急速轉化成一條長長的冰柱，竟是兩敗俱傷的打法。雷蒙德也只能勉力避開要害，卻仍然「哈」的笑了一聲，竟然似乎十分享受這一戰。在「轟轟」兩聲巨響之下，二人雖然各自因為分心都減弱了咒文的殺傷力，塵土飛揚之下仍然被轟開數丈。莎拉左肩焦黑一片，「哇啦」一聲吐出一口鮮血，而雷蒙德雖然避開了要害，右額仍然掛了彩，一時之間血花四濺。

「莎拉！」

正在與阿里刀來劍往的索羅眼角看見雷蒙德與莎拉幾乎同歸於盡的打法，不自覺叫了出來。正要跑過去向她伸出援手，阿里又已搶在前面，一記「閃龍擊」的紫色閃電射向對手。索羅憤怒無比，咆哮著向左一讓，閃電把旁邊的平房外牆燒得焦黑。阿里縱身一躍，一邊以「殺魑弒魅」雙刀向索羅劈過去，一邊喝道：「還是這麼不專心嗎？」

「你好煩人！」索羅纏著繃帶的雙手舉起天焚劍，往雙刀一格，同時全身發出紅色的魔法芒，似乎燃著火似的，喝道：「滾開！」

只見一道高高的火柱一湧而起，古劍天焚延伸為「擎天火」之咒，在索羅揮動之下砸向阿里。阿里嘿嘿一笑道：「就像以前在斷箭谷一戰啊！」

早已預計索羅的攻勢，阿里的身上一個紫色的能量球擴張起來，就像伊沙貝拉的紫色護罩一樣，卻是闇之魔法的「黑天破」之咒。「擎天火」轟在魔法的護罩之上，傷不到身在罩內的阿里，周圍爆發起火花，火舌四射，竟把數十尺之遙的兩邊市街平房燃燒起來。

在他們旁邊不遠的，是正與黃金十字教左右護法對戰中的風暴行者，四射的火舌也捲向他們，三人卻專心戰鬥之中，根本沒有留意周圍。久攻不下，基絲汀向伊爾尼爾微一頷首，打一個眼色，往右方的石磚牆躍去，借反彈之勢由高空攻向風暴行者，同時右手反握三叉戟，往他的後頸刺去。伊爾尼爾配合著基絲汀的攻勢，六角儀杖由對手的左邊橫掃過去，左右夾攻之下風暴行者頓成險勢。

「好！」

風暴行者打得性起，大喝一聲轉移身體位置，往基絲汀的方向踏出一步。就只這一小步，六角儀杖要打到他的距離增長了數寸，風暴行者在爭取到的這數微秒時間看準基絲汀的空隙，在三叉戟落空之處已把右掌印於她的腹部。

「糟！」

基絲汀失了先著，右手正要調整去勢捅向風暴行者的手臂，已經太遲。風暴行者左手運勁，一個紫色的火球捲於掌心，先擋著伊爾尼爾帶著「激電寄附」之咒的儀杖，同時於基絲汀腹上的右掌已經使出近距離的「火彈破」之咒，紫色的火焰湧出來，基絲汀慘叫一聲被轟飛，撞上建築物外牆，竟然撞出一個凹痕。

伊爾尼爾心中雖然擔心基絲汀的傷勢，仍然不言不語，被擋下的儀杖回抽，腰間扭動，正要回身再擊向對手，風暴行者卻已嘿嘿一笑，身影一閃已趕在伊爾尼爾完全轉身之前以肩膀撞向他的背部。伊爾尼爾失去平衡，右足往前急踏一步，眼睛由右肩往後望去，只見風暴行者紫氣大盛，右掌把周圍的水氣凝聚成冰，一條巨大的冰柱在短距離之間轟向伊爾尼爾，正是他的「玄冰刺槍」之咒。幸好起咒時間甚短，距離亦不足夠，冰柱在凝成尖銳的冰錐之前已撞上伊爾尼爾的右腹。可是即使避開穿腸破腹之禍，冰柱的攻擊仍使他傷重吐血。

「不錯的武藝！你這就去死吧！」說著風暴行者抽起擱於地上的巨大禿鷹鐵錘，使盡全力往倒地的伊爾尼爾的頭部砸去，要把他的頭顱砸個稀巴爛。

「……！」

痛得頭暈眼花的伊爾尼爾模糊的視線中只看到一個泛著紫氣的大錘往他揮來，卻無法反應，嘆了一口氣，以為自己必死無疑。

「伊爾尼爾！」

重傷的基絲汀情急之下一對三叉戟同時脫手而出，以她準繩的手法把三叉戟當暗器使用，激射向風暴行者。風暴行者自然留意到周圍的動靜，硬生生凝住鐵錘的去勢，大喝一聲把鐵錘回揮，把第一柄三叉戟打開，第二柄卻無法完全避開，直插進他的右肩，頓時鮮血四散。

「很好！」

風暴行者竟像感覺不到痛楚似的，高舉起鐵錘，轉移目標向基絲汀砸去：「不過為了救同伴把武器丟掉，實在不聰明！高尚——但不聰明！」

近距離吃了一記「火彈破」，基絲汀重傷之下動作遲滯，想避開也避不了，咬著牙關正要受死之時，一陣綠色的光芒把她包裹著，體內氣力忽然回復。生死關頭，基絲汀不及細想，雙手既然能動，立刻撐地而起，一個後手翻躍後，風暴行者的禿鷹鐵錘已轟在地上，打出一個大大的凹洞，沙土四起。戰鬥中的三人對這一變化都感到驚訝，一同稍稍停下來，望向基絲汀身上綠色魔法芒牽引著的術士，卻是剛剛趕來，手持恐懼之杖的X；可是三個人都不認得他是誰。

在那邊，一眾闇黑軍團的兵士與獵魔旅團的特務都鼓譟起來。本鄉「哼」了一聲，語氣也帶著驚訝：「原來和平主義者——非洲聖者X竟然也是一個術士嗎？」

X剛來到之時，只要看到他臉上大大的交叉疤痕，與闇黑帝國有關之人都已知道他是通緝榜上的第二號人物；可是一直以來X都以「和平主義」與「煽動民眾」聞名，從來沒有得悉他是木系統術士的情報。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木之一族現今人丁凋零，術士階級的更是少之又少，X的術士身份在近十多年來也就能成功地隱瞞起來了。

「先是水之一族的聖物使，現在連帝國通緝榜上的第二號人物竟也與索羅聯手起來了；那麼說——」本鄉沉吟了一下，忽然醒悟：「X不只是單單一個普通的術士，更是魔源聖物的持有者！那麼你手上的自然是木之一族的聖物『恐懼之杖』了？」

X身上依然散發著綠氣，對本鄉十六的質問毫不理睬。然後他的眼角看見與雷蒙德戰鬥而重傷的莎拉，心念轉動之處，又再念起回復咒文，果然莎拉的體力也在瞬間回復過來。她向他點頭道謝，又再向雷蒙德攻去。雷蒙德雖然右額被擊中，鮮血淋漓，畢竟只是皮外之傷，目眩了一會已回復過來，身上藍火燒起，又與莎拉過招。

本鄉「哼」了一聲，發令道：「這人既是第二號通緝要犯，就必須把他逮捕！不在戰鬥之人，一同上吧！」

他知道在X的回復咒文下，他那一方的戰士只會越發落於下風，當機立斷，要把他纏著。在X身後的亞爾法特攔於瑪莉亞之前，緊張地道：「他們似乎要來了！不要離開我！」

X在前面微微一笑道：「這句話應該是我說的罷？小朋友們，小心了！」

在本鄉的命令之下，十多名兵士與特務一同向X跑過去，刀光劍影，張牙舞爪地攻向通緝榜上的第二號人物。X不敢怠慢，口中念念有詞：

「守護神聖老樹的森林精靈，起之於萬物無聲，鳥獸寂靜，僕人願借汝等之力量，驅除颶風之災為禍

老樹，轉生現世之時——」

X本身已是木之屬性的術士，在恐懼之杖的魔力增幅之下，魔法之風的威力更是驚人，一股氣流由四周捲起，大街上沒有縛住或紮穩的瑣碎雜物隨著氣流被拋進風之旋渦之中，一時之間鬼哭神號，正是正宗的木之一族巨大咒文「破空龍捲」為根本的更強大咒文「懼．破空龍捲」，連站在X身後的亞爾法特與瑪莉亞也幾乎站不住腳。

『木之精靈聚集濃度達到指標——』

「咦？」

亞爾法特在烈風之中狼狽不堪，腦海之中卻忽然響起奇怪的聲音：「這似曾相識的感覺——」

「——呼嘯！」

「懼．破空龍捲」魔句既已念成，暴風之刃形成一股巨大的龍捲風，周圍被吹起之物在空中組成了雜物的屏障，把天上的陽光都遮掩起來。一眾進攻的兵士都吃了一驚，停下腳步，正要抓住甚麼穩住身子時，龍捲風已然逼近。就在眾人快被X的風之魔法捲進之際，另一股氣旋在他們身前展開，竟把「懼．破空龍捲」之咒擋下來，看來正是以風力製造的護罩「暴風障壁」。本鄉在後面全身發出紫色的魔法芒，全力維持著防禦魔法，竟把X的巨大咒文擋下來：「哼，果然！我還沒有蠢到以為『恐懼之杖』的聖物使只會使用回復系的魔法！亞歷山大利亞的自衛隊、闇黑帝國軍的戰士們，退下吧，這裏由我們獵魔旅團接手！」

六名白色軍裝的兵士面對前所未見的巨大木系統咒文正自害怕著，撤退的命令一下來，立刻如釋重負，連奔帶跑地往後退了。身穿黑袍的獵魔旅團戰士的眼中微微帶著不屑，但仍然凝神瞪著X，預備發難。X以恐懼之杖發出的魔法都是一擊脫離的咒文，魔力消耗後自然消亡；在本鄉以「暴風障壁」擋下數十秒後，氣旋自然消失，天上的雜物都掉下來。

「現在！」

其中似乎較高軍階的五名獵魔旅團成員之一大喝一聲，五人同時攻向X。X眉頭一皺，卻竟也不太在意；本來他就數次於中非剛果森林之中與多名弒龍教的教徒交手，以寡敵眾總算是平常事。可是他轉念一想，這次身旁雖有眾多高手，但是都各自被其他強手纏著，在他身後只有兩個小朋友；森林之中還有三眼聖狼的協助，這裏卻是在城市之中，可謂處於劣勢。

心情七上八下之間，亞爾法特在後面大喊一聲「小心」，三記「闇黑彈」之咒已經飛至X的面前。恐懼之杖方剛發出巨大的風系統咒文，還沒有時間回復魔力；加上敵人的攻擊已逼近眉睫，也沒有時間碎碎念長長的魔句，心念轉動之間，雙手向前一推，自身的木系統咒文已起，身上發出綠色的光芒，正宗的「暴風障壁」已經展開，把三記闇之魔法的攻擊咒文同時化解，連消帶打，把最接近的兩名獵魔旅團特務一同撞開。
事情還在發生的瞬間，兩記帶著紫氣的「風烈破」咒文由左右弧形攻至，就似兩把鐮刀，避開了「暴風障壁」的保護範圍，捲向還在施咒的X，同時本鄉十六發出咒文之後已立即由他的旁邊奔來，似乎還有甚麼後著。

「甚麼！」

X一向都是在遠方穩打穩紮地施放魔法的被動型魔術士，面對著進攻型的本鄉十六畢竟慢上半拍。他

狼狽地強行收起「暴風障壁」之咒，魔杖往右急揮，險險打開右邊的「風烈破」，左邊的咒文已至，唯有往後倒下，烈風的利刃在他鼻尖三寸之處掠過，好不驚險。可是這時本鄉已經搶至，大喝一聲，紫氣大盛，手上已凝聚起真空的氣旋，「真空氣旋」之咒在他的右爪之中成為一記魔法的武器，抓向避無可避的X身上。X眼看著敵人的風之魔法轟來，尷尬的姿勢卻甚麼也做不到，本鄉喝道：「將軍了！」

忽然聽得「砰」的一聲，本鄉在數微秒之間減慢他的攻勢，左掌在右臂腋下一推，紫色魔法芒湧現，「闇黑波」之咒自掌中釋放，還沒有張開成一個完全的球體，一道火光爆發出來，然後一顆金色的金屬被反彈向天飛射，卻是在後面為了救X而扳動火鎗扳機的瑪莉亞。

瑪莉亞的鎗擊雖不能傷害本鄉，卻收到了阻緩之效，本鄉的「真空氣旋」雖然仍然擊中倒地的X，但已不再是致命傷。X被魔法重傷，在地上滾了數圈，口中嘔出鮮血。

本鄉站起來，哼的一聲道：「古代的武器嗎？很危險的小女孩啊！」說著往X看去，續道：「木系統魔法的回復咒文不能以自己為對象，阻止你向同伴施以援手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

忽然又往瑪莉亞看去：「反而帶著火鎗的妳違反了帝國的法律，是死罪一條。雖然妳年紀小小，給我去死吧！」說著身上散發出耀眼的紫色魔法芒，右手高舉，一團黑紫色的能量球凝聚起來，見過多次闇之魔法的亞爾法特認得這正是「黑十字」之咒，已經知道本鄉竟要把瑪莉亞滅口。

瑪莉亞年紀尚幼，面對這狀況不知所措，只嚇得目瞪口呆，也沒有想過要避開。亞爾法特在一旁大叫道：「不要！」

說時遲那時快，亞爾法特衝向本鄉，肩膀已撞上本鄉的背部。可是本鄉一動也不動，只斜睨著他，不屑地道：「就憑弱小的你也要救人嗎？可笑！」然後左足一蹬，已把亞爾法特踢開。

可是正因亞爾法特爭回來的數秒時間，一記粗大的「閃龍擊」之咒已轟向本鄉十六。避無可避的本鄉「哼」的一聲，收起「黑十字」之咒，改以「黑天破」張開來，把電柱擋下，巨響之下沙塵滾滾：「黃金十字教的護法嗎？」

果然，從重傷中稍稍回氣的伊爾尼爾不顧眼前與風暴行者的戰鬥，眼見聖教主之危，立刻向本鄉施放攻擊咒文。同一時間，倒地的X身上泛起共鳴的綠光，體力竟漸漸回復過來。本鄉猛地回頭，向風暴行者那邊看去，難以置信地道：「不可能！」

「能使用木系統回復咒文的不只木之術士啊！在保護著聖教主大人的人可不能就這樣掛掉.....嗚！」基絲汀的身上反常地散發著綠光，卻是以前瑪莉亞教會她的次屬性咒文。可是她似乎無後繼之力，口中噴出鮮血。

瑪莉亞從嚇呆的狀態中驚醒，大嚷道：「基絲汀！主修金系統咒文的妳勉強使用過量屬性相剋的木系統咒文必須使用雙倍的魔力源啊！」

也不知基絲汀聽到沒有，再吐一口鮮血的她支持不住昏倒於地上。在一旁的風暴行者「哦」的一聲，似乎在自言自語：「不惜自殘來保護那小女孩嗎？有保護的對象，就有戰鬥的理由了！」說著竟然撲向瑪莉亞，似要激發基絲汀的同伴伊爾尼爾的潛力似的。

「不要！」伊爾尼爾雖欲前去救援，但是重傷之下又勉強使出攻擊咒文，一時之間竟脫力動不了。

「就這樣嗎——」

風暴行者奔跑中往後一望，似乎意興闌珊，卻無意停下腳步。忽然之間一陣急速的樂音傳來，數百條金色的琴弦直線飛向風暴行者，卻是奏起「莎蓮娜之怒吼」的愛德華，拿著魔源聖物「莎蓮娜之青銅豎琴」，一膝跪在地上，身後是被電擊昏倒於地上的伊沙貝拉。金色的琴弦捲著風暴行者的雙手雙足，風暴行者掙扎了數下，卻絲毫不動。愛德華滿額是汗，口角流著血，腹部一片血跡，氣喘吁吁地道：「好，這邊搞定了，下一個是你嗎？」

本鄉看在眼中，心中怒火中燒：「『莎蓮娜之青銅豎琴』！原來已經集合了四件魔源聖物嗎！你們的目的果然是『潘朵拉懺悔之盒』！」

他身上紫氣再現，雙手高舉過頭，似乎要再使出闇之魔法版本的「風烈破」之咒。忽然之間後面傳來一陣烈風，本鄉戰鬥的本能告訴他危機已至，趕忙停下「風烈破」，「黑天破」再起，要先明哲保身。

就在闇之魔法的能量護罩築起之時，轟隆一聲，巨大的火牆將本鄉包夾在內。「黑天破」防守雖然穩固，竟然被無法完全中和魔法之火，「啵」的一聲被攻破，魔法火牆的餘熱把本鄉燒個正著。幸好本鄉本身魔力強大，不致身亡於火中，卻已受傷不淺。只見後面X已站起來，恐懼之杖發出紅光，卻是他借用魔杖使出威力超乎尋常的「懼．天火焚」之咒。X神色凝重，道：「來戰第二回合吧！」說著身上綠光閃耀，氣流激盪之下，整個身體飄浮於半空。

第四十八章：光之覺醒

在地中海東部、亞歷山大利亞港口以北二百多公里處，一個只有數十平方米大小的孤島獨立於海中心。孤島之上沒有一寸草，只有一個小石灘和一個微微隆起的小丘。在小丘之上，一份歷史遺留下來的古蹟在聳立著。這幢混凝土建成的高架建築物經歷文明崩壞、小冰河時期、以及重重天災人禍後，外牆早已破洞處處，頂部亦消失不見；但是在外觀看來，仍然可以推斷出這是一幢燈塔，曾經為這一帶海域的船隻指示著航道。

到了今天，殘破的燈塔已經沒有當初的功效，只成為海鳥築巢之處；曾幾何時地中海存在過的海人魚亦留下了牠們的痕跡，在牠們不知名的信仰下架起了幾何形狀的數塊石塊，可是現代經過的海員不知道海人魚的事蹟，只道是偶然的巧合。

在破碎的燈塔頂部，現在站著一條人影，向著亞歷山大利亞的方向眺望著。在這個距離，肉眼只能看到海岸線，這人影卻像看得十分入神似的，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塔上。海風吹來，人影身上飄起一片闊大的布匹，卻原來是一件鮮紅色的絨布長袍，隨著風中飄揚。天上密雲被風吹散，中午的陽光透射下來，把人影照在其中。只見他的臉上反射出一道銀光，看不見臉容，在銀色的面具下是一對亮藍色的眼眸，而他純白的衣裝和鮮紅的長袍相輝映，正是在杜魯斯聽了伊沙貝拉的報告後消失的弒龍教教父諏敖本人。

即使遠處看來平平無奇，在他的眼中亞歷山大利亞的方向閃爍著彩色的光芒，各自與不同的顏色衝突著，幾乎令人目眩。

「純種的金、木、水與火精靈.....加上血之契約嗎.....」他喃喃自語，然後身後隨風飄揚的紅袍忽然揚得更高，幾乎成為一片紅雲完全把他掩蓋在其中。只聽得「嚓」的一聲，一對左右展開近十尺的黑色翅膀從他的背後不自然地伸展出來。生體的翅膀由數根骨架支撐，骨架之間是薄薄的覆膜，還附帶著濃稠的墨綠色黏液。同時之間，白色的上衣與長褲慢慢的由內至外微微膨漲起來，臉上的銀面具也向上掀起，露出三角狀的龍型化臉部。在他臀部白色的褲子打開一個裂口，隨著墨綠色的黏液流出，一條末端成箭狀的尾巴也生長出來，諏敖的「元．龍魔裝甲」竟然比複製版更像真實的龍型。

龍型的諏敖咆哮一聲，雙翼一振，已離塔飛起。他那粗大的尾巴往上一擺，身體向前俯衝，逕自往亞歷山大利亞的方向飛去。

===

五號鐘樓之下，東南角的一條小巷正在燃燒著紫色的火焰，一條人影從火牆中屈成球狀，背部破火而出，然後跌在地上，打了一個滾，「哼」的一聲又站起來，手中雙刀耍一個刀花，沉腰勒馬，凝視著火牆後面。

在火牆之中，另一條人影拿著一把寬大的雙手闊劍，緊纏繃帶的雙手緊握著劍柄，劍刃在地上拖行，額上滿是汗水，氣喘吁吁地走出來。他臉上堆出豪邁的笑容，向貌似處於守勢的對手道：「闇黑之火就只是這樣嗎？還是用你的冰咒文和電咒文吧！」在魔法之火的對決之中毫不示弱，正是與阿里戰鬥中的索羅。

阿里沉默不語。在「殺魑弒魅」雙刀聚集著各種精靈的幫助下，他的魔法比起數月前強悍數倍，可是相比專門聚集火之精靈的火族魔源聖物下，他的魔法起不到壓制的作用。他一直以他的屬性魔法作出種種攻擊，也自問算是體術的高手，但是總是打不倒索羅，心中不禁越來越不耐煩。

可是索羅也並非看來那麼氣定神閒，由大街打到小巷，在阿里目眩的多角度攻擊下，他不得不使出全力才勉強打成平手，雖然得到古劍天焚的幫助，體力與魔力源至此也損耗甚巨了。在這一刻，在摩西山放出「火神」而導致雙手的傷還未全好，索羅只想速戰速決，在強橫的阿里手上卻也無可奈何；連原本大開大劈的打法到了現在也被逼調整，再不亂放魔法之火，只把火焰留在自身範圍之中，集中戰鬥力。

索羅咬牙，天焚劍上烈火再燃，舉劍遙指阿里，大喝一聲再次衝向對手：「就讓你看看『本家』的『天火焚』是怎樣使的！」

阿里雙刀交於胸前，也怒哮著：「魔法的高低不存在著『本家』『分家』，讓我來證明給你看！」

二人各自爆發出紅、紫的魔法芒，兩道大小相當的火焰之牆在他們身前展開，然後在二人揮動兵器之下向對方包夾過去，紅紫色的火焰相撞在一起，一時之間竟把小巷完全包圍在火焰的地獄之中。

===

『火之精靈聚集濃度達到指標。』

「那是……」

亞爾法特拖著瑪莉亞的手，在街角中躲著，把眾人的戰鬥看在眼內，卻甚麼也做不了；腦海之中卻忽然響起謎之聲音。他向瑪莉亞看去，想知道是否只是他在幻聽，瑪莉亞卻只看著糾纏在一起的本鄉、Ｘ、風暴行者與愛德華。

忽然一聲悶響，以莎蓮娜之青銅豎琴纏著風暴行者的愛德華慘叫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向前仆倒。失去魔力的維持，數百條金色的弦線一同斷掉，風暴行者重獲自由。

倒下的愛德華背上焦黑一片，似乎被甚麼擊中。在他背後，之前昏倒的伊沙貝拉已站起來，護臂上的圓洞升起一絲白煙。伊沙貝拉喘著氣道：「還……還沒有完呢……」

愛德華勉強坐起，抹著嘴角上的血，青銅豎琴已經收起，換上黃金雙斧：「沒有了龍魔裝甲還這麼耐打……嗎？」

伊沙貝拉把右臂向橫一揮，紫色的光束之刃再次凝集起來：「阻我毀滅弒龍教前路的人，一個也不能存在！你們身為我協助者的敵人，就必須死！」

「不必……不必這麼嚴重吧……」愛德華微一運勁，已站起來，擺起戰鬥的架式。伊沙貝拉吆喝一聲，光束的劍刃向愛德華劈去，卻被他交叉於身前的黃金雙斧擋格著。

「嘿……你那護臂是史前的科技，能量可不會無窮無盡！戰了這許久，也差不多是強弩之末了吧！」說著右足一蹬，踢向伊沙貝拉的肚腹。伊沙貝拉「嗚」的一聲，舉起左膝，剛好擋著愛德華的前踢，卻被他用力蹬開。同一時間，她的光束之刃閃爍了一下。

愛德華深深吸一口氣，雙斧張開，左斧於前，遙指對手，右斧則高舉過頭，雙足一前一後，也不見他要使甚麼魔法，沉著地道：「妳不是以肉搏戰自豪的嗎？即管試試能否在能量用竭之前把我打倒？」伊沙貝拉怒瞪著他，一時之間也不輕舉妄動。

掙脫束縛的風暴行者也不理會他們的戰鬥，拿著禿鷹鐵錘，又再向瑪莉亞走去，亞爾法特和瑪莉亞自然留意到，慢慢向後退，卻發覺已碰上牆邊。「只要把這小妮子抓去，那黃金十字教的甚麼護法就能更強大吧？」

他忽然感到後面一陣烈風，想也不想立刻單手高舉鐵錘，只聽得「鐺」的一聲巨響，恰恰把襲來的武器擋個正著，拿著鐵錘的右臂竟稍稍發麻。

「哦，力量真的增強了哦？」他慢慢回過頭來，果然看見伊爾尼爾站在他的身前。風暴行者嘿嘿一笑，道：「可是傷痕累累的你沒有得到木之魔法的回復咒文，且看你能不能從我手中救出那小妮子？」

「……」

伊爾尼爾沉默了數秒，竟然開口道：「……本來我不想使用；但聖教主危機當前……」話還沒有說完，身上金黃色的魔法芒大盛。他的六角儀杖往地上一擱，一道閃電竟往自己轟去：「亢心莫名！」

在電激之下，伊爾尼爾狂聲大叫，身上肌肉繃張，青筋盡現。風暴行者與龍騎士為伍，自然知道不少金系統魔法與咒文，看著伊爾尼爾竟然興奮起來：「好，竟然不惜自殘來增強戰力，有一戰的價值！」說著雙手緊握巨大鐵錘，已往伊爾尼爾砸去。

在「亢心莫名」之下，伊爾尼爾的身型看來暴增了一個碼，體格竟與巨人般的風暴行者不相上下。他大喝一聲，六角儀杖由下而上往鐵錘擊去，竟自把沉重的鐵錘打開，連風暴行者也難以相信：「這麼大的增幅嗎！」

電光火石之間，也看不見伊爾尼爾如何轉招，六角儀杖由上擊變成平刺，風暴行者的鐵錘還沒回收，中門大開，「轟」的一聲被擊中胸前。他的身體被巨大的力量推後五尺之遙，同時嘔出一灘鮮血：「厲……厲害！」

也不見伊爾尼爾移步，他已撲至風暴行者的面前，儀杖高舉，似要砸下。風暴行者把禿鷹鐵錘高舉，雙臂青筋暴現，要把儀杖硬生生格下來，可是伊爾尼爾卻沒有擊向他，反而把儀杖直插於地：「蒼天雷！」自儀杖之底一團巨大的電流爆發開來，把風暴行者轟個正著。

「嗚哇哇——」巨體的風暴行者竟然像斷線風箏被轟飛。同一時間，伊爾尼爾也哇啦一聲吐出一口鮮血，跪倒在地，眼耳口鼻似乎發出金黃色的光芒，身上不停射出電柱，在大街兩旁的建築物外牆燒出一個個黑印。

『金之精靈聚集濃度達到指標。』

亞爾法特腦海中的聲音又再響起，這次卻在伊爾尼爾身上洩漏亂射的電流之間拖著瑪莉亞左閃右避，根本沒有時間留意。瑪莉亞心急如焚，知道伊爾尼爾以「亢心莫名」摧殘自身力量過度，力量反噬，已經到了生死關頭。

長街不遠處完全被蒸氣濃罩，冰柱在周圍隨機地長出來，卻又溶化成奇怪的形狀，而地上則盡是一灘灘的水，不問而知這正是莎拉與雷蒙德的戰場。

在之前幾乎兩敗俱傷的一擊之下，莎拉得到X的幫助又再回復體力，相比之下雷蒙德右額鮮血淋漓，戰力減了兩成，一時之間兩人打成平手。

「我們沒有對打的必要！」莎拉使出「玄冰水晶牆」之咒，把雷蒙德一個接一個的藍色「火彈破」抵消著，可是在烈焰的熱力之下，冰牆溶化得越來越薄。

莎拉嚷著：「把『平湖水鏡』據為己有難道就代表能把『火焰紋章』消除嗎？難道你就不覺得荒謬？」

在不遠處的雷蒙德嘿嘿笑道：「小妮子，你果然甚麼也不知道！」說著雙臂向左右伸展，然後猛地往身前一合，一道藍色的火牆向莎拉包夾過去，正是藍色火焰版的「天火焚」之咒。莎拉知道冰牆不能再維持下去，「嗚」的一聲往後一躍，恰恰避開火牆，雷蒙德竟已在身後。他的右掌往莎拉抓去，同時藍色的火舌伴隨著去勢，轟向莎拉。在半空中的莎拉避無可避，只得又再祭出平湖水鏡，也沒有時間把水鏡變化，成為一個水球阻擋在火焰之前。

只聽得「滋滋」聲響，水鏡凝成的水球被不停蒸發，卻也不斷地立刻回復為液態。趁著這一空檔，莎拉雙足著地，往後一蹬，又再與雷蒙德拉開數十尺的距離。莎拉心念一動，水鏡猶如水箭一般飛射回去她的皮壺之中。雷蒙德右手屈指成爪，遙指著莎拉，一副戰鬥的架式，向她說明：「『火焰紋章』是『平湖水鏡』的『封印魔具』啊！只要在水鏡處於靜止狀態之時，就能夠將之封印。滿足了封印的功用，我們的家族就能從這該死的火焰詛咒中得到解放——即使只有我的姪兒也好……」語音未了，他身影忽然一晃，在莎拉面前出現：「小妮子就乖乖地被我打倒，把水鏡交出吧！」

他趁莎拉在聽他的說話，發動偷襲。莎拉雖然也吃了一驚，但主要驚訝於雷蒙德所提及到的「封印魔具」的情報之上，戰鬥上的意識沒有鬆懈下來。雷蒙德的右爪紅光大盛，藍色的火焰之爪抓向莎拉的肚腹，卻抓了一個空，莎拉已經閃身躍往旁邊的建築物外牆，借反彈之力再跳向數尺之外。雷蒙德大喝：「哪有這麼容易！」落空的右爪推出，「靈火蛇」之咒已起，弧形攻向莎拉。

但聽得低沉的「砰」一聲巨響，藍色的火藤似乎正中莎拉胸前，卻忽地凝聚成一個火球，在空中轟轟燃燒。莎拉高聲道：「一定有除了封印水之魔法以外的方法能解除火焰紋章的！我身負保護整個水系統魔法的使命，不能就這樣在這裏給你打倒——」

她的身上發出閃亮的淺藍色光芒，竟與胸前的藍火相輝映著。在藍火球與她之間，正是液態狀的水鏡，此刻正在發動的狀態。莎拉吆喝一聲：「水鏡．波動反衝！」在她面前的藍火球在她的平湖水鏡之前跳躍起來，然後再次回復成為一道火藤，反攻往雷蒙德。

「嘖，是平湖水鏡最大咒文嗎？」雷蒙德狼狽地向左急躍，避開自己的藍火，眼中再次鎖定莎拉的身影，她胸前的平湖水鏡卻已不知所蹤。「咦——」

只見莎拉大字型的站著，全身淡藍色的魔法芒在閃爍著。她雙手由空中收在胸前平舉，劃出一個手印，然後喝道：「這裏周圍都是水，是我的最有利戰場！」說著之前戰鬥中遺下的冰柱、溶化的水灘和蒸氣似乎一同閃耀著藍光，然後蒸發成霧氣，再在空中凝聚成一塊塊的冰粒，一時之間在二人周圍像置身太空之中，冰粒似乎化成一顆顆閃耀的星星。

這一變化只在數秒之間的事，雷蒙德竟然來不及反應，只叫了一聲糟，可以做的只剩下使出「炫火加護」，還沒有形成完全的護罩，莎拉已嬌吆道：「水鏡．玄冰矢陣！」天空中的冰塊繁星尤如流星雨一般，咻咻的飛射向雷蒙德。

＝＝＝

『水之精靈聚集濃度達到指標——』

「快收聲吧！」

亞爾法特拖著瑪莉亞，盡往小巷裏轉，後面卻追著六名白色軍裝的自衛隊員。在眾人戰鬥之間，一眾自衛隊士兵似乎自覺沒有貢獻，開始追捕與獵魔旅團戰鬥之人的「同黨」起來，亞爾法特與瑪莉亞自然為首要的逮捕對象了。瑪莉亞還在大叫大嚷：「伊爾尼爾的狀況——」

「現在沒有時間掛心伊爾尼爾了！」亞爾法特一邊往後看，一邊拖著瑪莉亞逃走。數個「闇黑彈」自追兵射過來，亞爾法特「哇哇」大叫，左閃右避，拉著瑪莉亞轉入街角，同時腦中聲音又再響起：『血之契約聚集濃度達到指標——』

不遠處的鐘樓之下，受傷不淺的本鄉與獵魔旅團本隊被X由上空轟下的風烈破牽制著，魔力源低下，終於要使用闇黑魔法以血換取魔力源的咒文：「謝菲爾，你對闇黑帝國的貢獻，我們不會忘記的！」

說著身旁一名獵魔旅團的特務眼中露出恐懼的眼神，還沒有時間抗議，體內血液由他肌膚中滲透出來，身上發出不尋常的紫氣，然後捲進本鄉十六的掌中。未幾，那叫謝菲爾的特務已仆倒在地，漸漸變成一條乾屍。在旁邊的其他獵魔旅團特務看著驚恐，卻知道在制度下本鄉有絕對的指揮權，他要手下死，手下不得不死，只能祈求下一個犧牲者不是自己。

「好！」本鄉得到魔力源的補充，身上的紫氣再次暴漲，大喝一聲：「圖謀顛覆帝國的通緝犯，我的風也不會輸洩！給我吹下來吧！」

看中飄浮在空中的X雖然得到高空難以觸及的優勢，卻同時有著難以移動的缺點，心中念一訣咒文，左手向前托，右手握拳架於腰間，身子往下一坐，氣旋開始聚集起來，慢慢組成一個巨大的龍捲風，藝高膽大的本鄉十六竟欲以風制風，以闇之魔法使出木系統咒文「破空龍捲」。

X身上的綠光忽然褪去，腳下的氣流忽然停下，由十來尺的低空跳落地上，同時恐懼之杖擊向地面。這一下出乎包括本鄉在內的一眾獵魔旅團特務的意料之外，想不到以一敵五的X竟然放棄高空的優勢。「就在等你們聚在一起的這一刻！」X著地後大喝一聲，眾人正不知他在打甚麼如意算盤之際，恐懼之杖發出耀眼的光芒，由綠變紅，再轉化成橙棕色，X口中念念有詞：

「守護神聖老樹的森林精靈，國土由此誕生覆滅，破壞重生，僕人願借汝等之力量，驅除地震之災為禍老樹，轉生現世之時，地裂！」

在借用恐懼之杖的魔法下，X使出土系統的「懼．地裂破牙」，大街之上爆發出巨大的裂縫，裏面一根根的粗石柱像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分成數條地龍般轟向眾人。本鄉的「破空龍捲」落空，大聲叫了出來：「糟了！」卻已經太遲。走在旁邊的四名獵魔旅團特務被這奇襲擊中，其中一人更慘遭穿腸破腹之禍，眼見不活。數條地龍以扇狀延伸，四周的平房開始被破壞，後面的鐘樓更在「轟隆」巨響之下倒塌下來，竟把本鄉在內的獵魔旅團眾人壓在瓦礫之下。

『土之精靈聚集濃度達到指標——』

在亞爾法特的腦中再次響起奇怪的聲音，可是這刻他卻無暇理會。他與瑪莉亞被追至死胡同，瑪莉亞手中的火鎗已沒有子彈，而保護著她的亞爾法特坐倒於地，右肩焦黑一片，似乎受了不少的傷。自衛隊的兵士嘿嘿地奸笑著，似乎看著走頭無路的小狗，享受著這個遊戲：「小朋友，無路可退了吧？」

瑪莉亞在顫抖著，亞爾法特則忍著痛，咬牙切齒道：「可恨！所有的同伴都在戰鬥，但我卻完全無法幫忙嗎？」

瑪莉亞的聲音顫抖著道：「你不是沒有力量，可是發動的條件不明——」

亞爾法特看著她傻了眼：「妳在說甚麼？」

「廢話少說了！」其中一名軍人踏前一步，身上散發出紫色的魔法芒，掌中一個紫色的能量球浮起來：「先把你們打昏，一會兒好搬運。待得那本鄉中校在外面搞定那些五族逆黨之後，我們自然也能得到甚麼獎賞吧？」

「慢……慢著——」亞爾法特的抗議還沒有發出，那軍人已把「闇黑彈」之咒丟出，這次瞄得甚準，不似之前只打中肩膀，似乎會正中他的額心。

「可惡！如果我真的有力量的話——」亞爾法特看著擋在自己身前的瑪莉亞，原本恐懼得想要閉上的雙眼，此刻卻睜大著。「我不能閉上眼……即使甚麼也做不到，我也必須把這一切看清楚！」

忽然他的心中閃過一個念頭：「這場景……不是似曾相識嗎？當時在聖彼德堂不是發生過類似的事嗎……」

果然，就在能量彈飛至他的額前之時，腦中的聲音又再響起來：

『確認六元素魔法聚集濃度達到指標、第一階段認證完畢；搜索鑰匙數量中——』

這次亞爾法特不再迷惑，知道甚麼不知名的外力在運作當中。

（這次沒有了上次那把彷彿從靈魂深處響起、說著難明話語的奇怪聲音……只有這冷冰冰的系統宣告嗎？）

他心中閃過一絲疑惑，但周圍再次像慢動作般，定格重播著。他看見瑪莉亞的雙眼一點一點地變得深邃，由攝人的深藍色瞳孔變成空洞的黑色眼眸。

『鑰匙數量不合，無法完成第二階段認證。目標生存為第一要項；跳過第一保護模式、啟用第二保護模式。保護模式【貝塔（β）】運作交予目標自主控制，「模仿之眸」開動——』

「甚麼都好；我需要名為『保護』的力量啊！」

亞爾法特仍然睜著眼大叫著，世界一切彷似完全停頓。然後白色的光芒自他的身上洶湧而出，在數微秒的時間之間廣展成一個巨大的半圓球體。本來已襲至亞爾法特面前的「闇黑彈」之咒被光芒所掩蓋，無聲無色地消失掉；緊接著的，是高音的「啵」的一聲巨響，但是這次不像當時在聖彼德堂，沒有爆炸，只有無比的溫暖，包裹著眾人。

瑪莉亞使用「鑑別之瞳」把一切看在眼內，雖然不知道亞爾法特內心的交戰，但確實看見了變化：「覺醒了——和我『鑑別之瞳』同系統的魔具：『模仿之眸』……嗎？」

第四十九章：遠訪之敵

隨著刺眼的白色光芒漸漸縮小，僅餘下薄薄的一層明亮的白光包裹著亞爾法特。亞爾法特聽到腦海中的聲音，加上瑪莉亞的驚呼，知道自己似乎得到了這叫作甚麼「模仿之眸」的力量，卻不知道自己該幹些甚麼。六名自衛隊的兵士還在震驚之中，面對從來沒有見過的白色魔法芒，他們都不知所措；心中隱隱覺得這小矮子的魔法屬性似乎是自己闇黑系統的剋星，卻又說不出所以然。

瑪莉亞看著用雙手揉著眼的亞爾法特，似乎知道他在猶豫些甚麼，向他解釋道：「亞爾法特弟兄你擁有著可說是最強的魔具，零屬性的你在『模仿之眸』下應該能夠把敵人的魔法完全複製出來，若以X的信仰來說，應該就是所謂的『現在視界』吧？」

「——複製？」亞爾法特仍然不知所以，搔了一搔頭：「怎樣複製？」

「這個……」瑪莉亞被他簡單的問題問倒，也不知該怎樣回答。雖然她擁有類似的魔具「鑑別之瞳」，但是從小到大，要「使用」就「使用」，從來沒有甚麼特別的啟動方式；「鑑別」到的知識也自然而然地「知道」，也不知道究竟如何運作。

自衛隊的兵士把他們的對話看在眼內，帶頭那人奸笑起來：「還把我嚇了一跳，以為你要爆發出甚麼奇怪的魔法，卻原來不過是一把照明燈，甚麼用也沒有！你們就乖乖給我倒下吧！」說著身上再次湧現紫氣，手中浮出「闇黑彈」之咒，已經再次向亞爾法特丟過去。

「小心！」瑪莉亞大叫一聲，嚇得別過頭與她對話的亞爾法特立刻回頭。隨著他回頭看著面前，亞爾法特發出驚呼聲：「咦……」

亞爾法特看著飛過來的能量球，畫面變成慢動作。他的大腦彷彿瞬間讀懂了對方施法時的能量流動與軌跡，一切變得清楚明白。「看……看到了！這就是……他剛才運用的『法則』！」

似乎出於反射性的動作，他右手在瞬間舉起，一個紫色的能量球同時浮現出來：「哇噻！熱！很熱啊！這就是『魔法』嗎？」在亞爾法特掌中浮出來的能量球忽地擴大……由圓球的中心滲出白色的一點光芒……變成一個白色的光球，閃爍著刺眼的光芒。

瑪莉亞在一旁哇哇大叫：「仍然毫無屬性！難道這就是『光之魔法』的原型嗎？」然後忽然醒起一事，指著飛射過來的「闇黑彈」驚呼：「亞爾法特弟兄！快用你的魔法能量球擋下那『闇黑彈』！」

亞爾法特遲疑了不到半秒鐘的時間，左足往前一伸，舉起左手作平衡，牽引著光球的右手往後拉開，大喝一聲：「如果是索羅的話，他該會這樣做吧？」

他沒有索羅的爆發力，也沒有莎拉的靈動。他只是將剛才雙眼所「見證」到的能量軌跡，猶如鏡子般一絲不苟地重播出來。白色的魔彈在「闇黑彈」旁邊掠過，精準地印在自衛隊兵士的胸前，然後發出「砰」的一聲，只見亞爾法特似乎亂丟的光彈竟然正中向他出手的軍人。那兵士嗚哇一聲，被擊中的胸前焦黑一片，吐出一口鮮血，雙眼反白，竟自昏倒過去了；同時，飛射向亞爾法特的「闇黑彈」從他和瑪莉亞的身邊掠過，擊在後面街巷的牆壁上，揚起一片沙塵。

「噫！」剩下的五名兵士被這一變化嚇了一跳，一同倒退兩步。要知道大部份的普通軍人都不懂魔法

，就算懂得魔法的，既然獵魔旅團不對之徵召，就已經說明了他們的三腳貓功夫；面對亞爾法特這前所未見的白色魔法芒，更使他們觸目驚心。

亞爾法特與瑪莉亞身處死胡同的盡頭，自然不想放過這個千載難逢、有可能逃脫的機會。亞爾法特站起來踏前一步，身上的魔法芒猶在，瑪莉亞在一旁指導：「既然是沒有屬性，那麼所有的魔法都應該能夠使出吧！來，跟我念出土系統魔法『地裂破牙』的咒句！」

「是的！讓我把他們轟個稀巴爛吧！」亞爾法特意氣風發，聽取瑪莉亞在耳邊的指導。

依著瑪莉亞的指示，亞爾法特在心中念出咒句，雙掌凝於胸前，作一個手印後打一個轉，左掌止於胸前，右手食指與中指捏一個劍訣，滿有氣勢的指向前面的地上：「爆發吧！『地裂破牙』之咒！」瑪莉亞掩面：「施發這記咒文不必打手印甚麼喇，阿爾法特你這是在灑帥嗎？」

一眾帝國軍的兵士在驚惶之下同時舉手擋格，預備大咒文的到來。可是包括亞爾法特在內的所有人像定格一般，甚麼事也沒有發生。微風吹過，白色的魔法芒在亞爾法特的身上慢慢褪去，獨餘下眾人的額上都滴出冷汗。瑪莉亞交手於胸前，側著頭沉吟道：「『模仿之眸』果然只能『模仿』，沒有魔力源的亞爾法特弟兄畢竟不能『創造』出魔法嗎？」

亞爾法特背上的汗水變得冰冷，顫抖著問瑪莉亞道：「這……這是你的實驗嗎？」

瑪莉亞攤開雙手聳一聳肩：「總有一試的價值吧？況且聽聞以前你也曾自發性地發出過攻擊性的魔法……」

「你既然知道我的『模仿之眸』，卻不知道怎麼使用嗎？」亞爾法特背上的汗水越來越冷，之前的熱血完全消失了。

瑪莉亞搖頭：「之前在城外與X交談時不就說過了嗎？我可不是全能全知的聖神啊。」

「這小子似乎沒有魔力了！不過為了安全起見，把他的手筋腳筋先挑了再捉著他們！」自衛隊的兵士看見優勢不知怎的又回到他們一方，眾人咆哮著，又奔向亞爾法特和瑪莉亞二人。面對不使用魔法的他們，亞爾法特無法作出魔法的反擊，運動一無是處的他又再陷入大危機。

亞爾法特大聲叫著：「不……不用挑斷手筋腳筋吧！」拖著瑪莉亞的手後退兩步，卻已倚在死胡同的牆邊。

正不知怎樣才能逃出五名軍人的魔掌時，死胡同的出口處忽然閃出綠色的光芒，一股旋風從不知哪裏捲起，由兵士們的背後掠去。五名兵士還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之際，已一個接著一個地被旋風刮起，捲上半空，哇哇之聲大作，不到數秒鐘的時間已經消失於空中，想來已經被魔法之風丟在旁邊平房不知哪裏的屋頂了。

「X！」

亞爾法特和瑪莉亞往巷口看去，身上雙肩各背負著昏倒的基絲汀和伊爾尼爾，右掌向前攤著，綠色的魔法芒稍稍減弱，氣喘吁吁地向亞爾法特和瑪莉亞嚷道：「快跟著我走，索羅、莎拉和愛德華還在戰鬥之中，我可不能分神再照顧你們！」

「伊爾尼爾他沒事嗎？」瑪莉亞緊張地追問。

X向她點一點頭：「我向這大塊頭施行了『大回心法』，性命是保住了，現在只是暫時昏過去而已。」

亞爾法特與瑪莉亞一同跑到X的身邊，也幫忙攙扶基絲汀和伊爾尼爾，離開小巷，再次往還未被「懼．地裂破牙」之咒破壞的市街部分走去，尋找愛德華的蹤影。

===

「平湖水鏡」加上周圍濃密的水氣凝聚而成的特大號「水鏡．玄冰矢陣」的威力非同小可，即使雷蒙德勉強使出「炫火加護」的火焰護罩擋下來，無數的冰箭還是把他插個遍體鱗傷，身上鮮血淋漓，雙足跪在地上，一時卻也動不起來。可是這一激戰之下，莎拉也幾乎把魔力源完全耗盡，身心皆疲，一樣跪倒於地，氣喘連連。

「還……還沒有……完呢……」

雷蒙德咬緊牙關，強忍著痛楚，掙扎著慢慢站起來，身上的紅光忽明忽暗，右手舉於胸前，被冰箭擦傷的傷口滴著鮮血。他低聲呻吟著，像一頭受了傷的猛獸，「嘟嘟」地嘶叫著，勉強運勁，一個小小的藍火球在掌中燃燒起來。不如以往筆直的火舌，火焰像是失去甚麼支撐似的在躍動著，東歪西倒，就像反映著施術者的身體狀況。

這一戰下來，莎拉的身上盡是被火燒過的焦痕。披頭散髮的她仍然瞪著家族的剋星，恨恨地道：「還要來嗎？若非受了爸爸所託，不能殺死福特家族的人，真想把你殺掉算了……」她的口中嘴硬，實際上已經有氣無力了。

「嘿嘿，真奇怪的家族！明明被我們家逼得走投無路了說！我們福特家可沒有這奇怪的家規，不過小妮子作為聖物使的作用卻有生存的價值——妳就給我昏過去吧！」說著雷蒙德忍耐著痛楚，大喝一聲，身上紅光再次暴漲，右掌往前一推，施放出藍色的「轟火龍」之咒，明顯地比起之前微弱得多的火龍瞄準莎拉射去。

「死纏爛打！」

莎拉也使出吃奶之力，周圍的水氣在平湖水鏡帶動之下轉化為液態，開始在她的身邊成為一個水球旋轉起來，把「轟火龍」抵消掉，卻是變化自水系統魔法的防禦咒文的「水鏡．聖水圓舞」。

雷蒙德再吐一口鮮血，不甘心地道：「可……可恨！」戰鬥至此，耗力過度的他終於力竭，一陣暈眩之下，昏倒於地上。

莎拉「哼」的一聲，心中帶著少許戰勝的喜悅，拖著疲憊的身軀，確認火焰焚燒著大街小巷的方向，一邊向仍在與阿里戰鬥中的索羅走去，一邊自言自語：「該死的索羅……還沒有和獵魔團的甚麼戰士分出勝負嗎……要本小姐擔心……哼，一會兒有讓他好受的……」

===

相比索羅與阿里幾乎放火燒掉整條小巷的誇張戰鬥之下，愛德華與伊沙貝拉之戰幾乎完全沒有使用魔法，要尋找他們困難得多。面對除了偶爾使出防禦咒文「磁幻佈網」之外只以雙斧與她對戰的愛德華，伊沙貝拉越來越覺得被他看輕，憤怒地喝道：「不用魔法與我對打，你是在小看我嗎？」說著光束

之劍氣勢磅礴地由上往下瞄準著愛德華的頭頂劈去。

在平房牆邊的愛德華避無可避，再次高舉雙斧擋格，喝道：「非到生死關頭不使用魔法這騙人的技倆，這是我們家族神聖的武力至上主義！」

愛德華的心中盤算著伊沙貝拉這一招大開大劈之後會有甚麼後著，但是伊沙貝拉的護臂發出輕輕的「噗」的一聲，格在黃金雙斧之間的光束劍刃忽然失去實態，散發為一團紫霧。這一下出乎二人的意料之外，伊沙貝拉還在使力當中，忽然失去阻力的右手讓她失去平衡，竟自跌向愛德華的懷中。愛德華戰鬥之中竟然不忘打趣：「沒見一陣子，那麼想我嗎？」說話同時拿著斧頭的右手反過來，由下至上以斧柄擊向伊沙貝拉的腹部。

伊沙貝拉身處危機之中，還要爭辯：「不以斧刃擊向我，還說不是小看我！」

她的左手攤開成掌，推向愛德華的斧柄，然後借力要往後躍開，後腦卻感到一股劇痛，下一刻已經昏厥過去，軟倒於愛德華的懷內。愛德華左手高舉握著剛剛打在她後腦的左手斧，嘿嘿一笑，然後全身的劇痛忽然像一次過湧出來似的，卻是繃緊的神經忽然放鬆的後果。

「嘖！」

愛德華強忍著全身到處都是傷口的痛楚，把黃金斧收回腰間，運勁把昏倒的伊沙貝拉拋到肩膀之上，一邊呻吟著一邊自言自語：「第三次了！只是今天——不，在這一個小時內已經把妳打倒兩次，還不死心嗎？」

這次他終於學乖，即使他明知道那白色護臂的能量已經用竭，還是順手把它從伊沙貝拉的右臂上摘下來。正想丟到街角一旁之間，心念一轉，把它放在裝著豎琴的皮袋之內。

「愛德華弟兄！你沒事吧？」

隨著基絲汀醒過來自己行走，瑪莉亞不必再攙扶著，由得X與亞爾法特背著仍然昏迷的伊爾尼爾，由街角不遠處跑向愛德華。愛德華抬起頭，身上感到一陣溫暖，不知甚麼時候泛起一陣綠色的光芒，卻是X在不遠處施發的回復咒文。愛德華閉起雙眼，深深吸一口氣，身上的痛楚漸漸減退，之前戰鬥中被光束兵器擊中的傷口也開始慢慢癒合。他嘴角掀起微笑，向X道謝：「X的回復魔法可方便得很啊！」

隨著愛德華身上的綠光慢慢褪去，與亞爾法特扶著伊爾尼爾的X稍稍點頭：「可是這咒文的魔力源消耗十分巨大，不是隨便可以胡亂使用的魔法。剛剛在伊爾尼爾身上使用了不少魔力源，之後還要預留一點給莎拉和索羅，因此不能把你完全治好，實在不好意思。」

愛德華撫摸著腹部，染滿鮮血的襯衣下被光束劍刃刺傷的傷口已經止住血，雖然還能摸到疤痕，卻已不再感到痛楚：「這樣已經足夠了！」

在這時候，被X的「懼．地裂破牙」弄得一塌糊塗的鐘樓地段以西、燒著洪洪烈火的小巷中發出巨大的爆炸聲，把眾人的注意力吸引過去。亞爾法特輕輕嘆一口氣，道：「索羅的戰鬥還是這麼誇張啊！不知莎拉那邊又怎麼了？」

在一旁的基絲汀雖然耗力過度渾身乏力，還是機靈地把隨手找回來的黑袍撕下一條長長的布匹，在昏倒的伊沙貝拉手腕上打上重重死結，抹一抹額上的汗，道：「和那火族小子打起來的那獵魔團特務手

上執著一對頗為厲害的魔具雙刀；他本身也能使金、水、火、闇四大系統的魔法，是高強的對手。加上他看來似乎和他早有前嫌，帶著不知甚麼仇恨，我看還是過去看看比較好。」

瑪莉亞的「鑑別之瞳」運作起來，向周圍審視一下，點頭贊同：「周圍水之精靈的存量似乎穩定下來了，我想莎拉的戰鬥也已停止了；而火、水與金之精靈卻仍然不停地躍動著，可見索羅弟兄仍在戰鬥中。無論她是贏是輸，她或她的對手總會向索羅弟兄與那獵魔團特務那邊走去，我們也應該過去看看。」眾人相視對望，雖然都不知道瑪莉亞對精靈含量的分析從何而來，但都認為基絲汀與她的話都蠻有道理，於是一起向燃燒著的小巷走去。

在眾人向索羅和阿里的方向走去之時，伊爾尼爾終於醒來，看見亞爾法特、X、基絲汀、瑪莉亞和背著昏倒的伊沙貝拉的愛德華都在，放心地微笑了起來。他們一同向小巷走去，來到火勢慢慢弱下來的入口，看見莎拉背著他們向巷內站著，雙足一前一後，左臂舉於面前，右手執著寒霜匕首斜斜地指向右下方。寒冰凝結成的利刃在火光之中閃動著，莎拉全神貫注於面前，一副戰鬥的架勢，完全沒有留意到眾人來到後面。

即使沒有甚麼實戰經驗，連亞爾法特和瑪莉亞也感到勢頭有點不對。瑪莉亞再次啟動「鑑別之瞳」，看不出有甚麼超乎尋常的魔法波動，卻忽然感到一陣頭痛，輕聲呻吟出來，知道一天之內使用這魔具太多次數了。

愛德華放下肩上的伊沙貝拉，把她安置於牆邊，向莎拉呼喚道：「莎拉？怎麼了？」

同時與X一同走到莎拉的旁邊，留下伊爾尼爾與基絲汀留守於瑪莉亞身旁，以防有甚麼萬一。莎拉這才知道眾人已經來到，咕嚕吞一下口水，聲音帶著顫慄：「好強……好強的『龍魔裝甲』……」

忽然「噼啪」一聲巨響，一陣巨大的怪風揚起，周圍的火焰一次過被捲起熄滅，留下大量的濃煙，隨著氣流向小巷入口的眾人倒捲而來，一時之間熱氣逼人。首當其衝的莎拉、愛德華與X一同以手臂掩臉，霎眼間甚麼也看不到。

濃煙退卻之後，愛德華與X都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只見在街角一旁，之前與索羅在戰鬥中的阿里坐倒於地上，半身倚著石磚牆邊，身後是被撞出來的一個凹洞，似乎已經昏倒。在他的對面，索羅一手拿著古劍天焚，一手按著肚子，屈膝跪在地上，面容扭曲地抬頭看著面前，看來受了不少的傷。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團紅白色的影子，背後長著一對展開來十多尺長的龍型翅膀，身體下一條五尺來長的尾巴在擺動著。那紅雲背著太陽，眾人瞇眼細看，才勉強看見是一條人影，攤開雙手的尖端折射著陽光，閃閃生輝，似乎是十分鋒利的爪子。從手背的鱗甲看來，果然如莎拉所說，是身穿「龍魔裝甲」的戰士。

「『龍魔裝甲』不是沒有翅膀和尾巴的嗎？」愛德華猶豫地說著。
瑪莉亞想了一會，雖然暫時失去了「鑑別之瞳」的力量，腦中的知識猶在，答道：「不，我們一直以來看見伊沙貝拉的，都是複製版的『龍魔裝甲』。那麼說來，這應該就是原型『元．龍魔裝甲』了！」

「不錯——」眾人身後忽然傳來一把女聲，都立刻警戒地回頭看去，果然是剛剛醒來的伊沙貝拉：「這是『弒龍教』的教父、我要打倒的男人——諏敖！」

聽了伊沙貝拉的話，眾人更是驚訝，又猛地回頭，只見諏敖雙翼又再一振，飄浮於空中，仍然默然不語，一副君臨天下的氣勢。

第五十章：弒龍教父

「嗯……」在空中飄浮著的諏敖以他龍化的眼睛，高高在上地審視著形勢，然後出乎眾人意料之外，身披龍魔裝甲的他開口說話：「『古劍天焚』、『恐懼之杖』、『莎蓮娜之青銅豎琴』、『平湖水鏡』……六件聖物中已經集合了四件嗎？」說著斜睨著被擒的伊沙貝拉，續道：「哼，妳的報告果然沒錯；也不枉我動用大部份的『棋子』來鎖定這一帶地域。」

他的眼光掃視著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似乎不把其他人放在眼內，一陣沉默之間，所有人都驚訝於身披龍魔裝甲還能說話的諏敖，更不太清楚他所言為何。這時候諏敖又再發問：「剛才不遠處發出過白色的魔法芒……是誰？是誰有著『光之血統』？」

諏敖此話一出，除了X和伊沙貝拉沒有見過那白光、瑪莉亞早就看出亞爾法特的獨特存在之外，眾人都大吃一驚，一同回頭望向亞爾法特，莎拉更喊出聲來：「亞爾法特？『光之血統』？」

被突如其來的注目嚇了一跳，亞爾法特不自覺倒退一步：「光之一族僅為傳說，我可是孤兒出身啊！」

諏敖冷冷地看著他，沉吟道：「沒有完全覺醒……嗎？」然後哼的一聲續道：「——到了聖物接近齊集的這個階段，光之血統的存在是我們計劃中過於巨大的一個變數。即使把其中一名聖物使去除，聖物仍有可能得到繼承；抹消『光之血統』的存在，卻能把『審判』推遲到下一代。行動目的變更：抹殺！」

只聽得「咻」的一聲，身披「元．龍魔裝甲」的弒龍教教父諏敖以破空之勢，由高空俯衝向亞爾法特，利爪往他擊去。眾人對忽然由索羅改變目標鎖定為亞爾法特的這一變卦皆始料不及，待得反應過來時，諏敖的利爪已來到亞爾法特的眼前。

「嗚哇——」亞爾法特也自嚇了一大跳，只聽得「轟隆」一聲，「閃龍擊」的巨大電柱正中諏敖的右腹，卻是離亞爾法特最接近的伊爾尼爾在最短時間內作出反應。「閃龍擊」似乎沒有對諏敖造成任何傷害，卻把他打開近兩尺的距離，亞爾法特死裏逃生，還沒有喘氣的時間，在空中的諏敖雙翼急拍，巨風又再刮起，已回過身來，右爪再次抓向對方。

得到伊爾尼爾反射性的動作爭取到的數秒時間，愛德華與莎拉已各自拔出兵刃，搶向諏敖，營救亞爾法特。可是在他們還沒有趕到之前，令他們不敢相信他們眼睛的事情發生了：只見亞爾法特身上發出白色的光芒，雙掌向前一推，一道與伊爾尼爾一樣巨大的電柱自他掌中推射出來，在近距離擊中諏敖，把憤怒地咆哮著的他撞開數丈之遙。

「『閃龍擊』之咒？亞魯甚麼時候懂得魔法了？」莎拉大吃一驚，側身一讓，諏敖的身軀像炮彈般在身旁飛過。在一旁看著的X也張大嘴巴，驚訝地道：「重複眼前發生的魔法……這是『神聖三法眼』的『現在視界』！」

被亞爾法特模仿的「閃龍擊」擊中的諏敖在空中打了一個轉，也沒有著地，又再咆哮一聲，怒道：「第二階段的保護模式『貝塔』已經啟動了嗎？那麼更需在『伽瑪』啟動前將你抹殺——呃！」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在他的背上已經被一記強大的「轟火龍」火柱擊中，卻是已經站起來，再次雙手握著古劍天焚的索羅：「打從一開始，我就說過要保護這小矮子了……你妄想傷害他！」說著身上爆發出火焰，火的光芒甚至掩蓋了他本身的紅色魔法芒，舉劍劈向諏敖。

「不自量力！」諏敖的語氣依然冰冷，面對索羅劈過來的闊劍，他只舉起右掌，竟已以龍魔裝甲化的空手接下，同時使力一扳，把索羅連人帶劍在空中翻起來。索羅雖然驚訝於他的神力，畢竟久經戰陣，在半空順勢打一個空翻，要使力抽回天焚再攻，天焚劍卻絲毫不動。就在此時，一雙烈風之刃已轟到諏敖的背後，卻是X連發兩記「風烈破」之咒，同時凝成冰劍的寒霜匕首與帶著「激電寄附」之咒的黃金雙斧已自左右攻至，正是愛德華與莎拉的夾攻。

「哼！」諏敖面對四面八方的夾攻，仍然從容不迫，竟然仍然捏著天焚古劍，一動也不動，所有的兵器咒文通通擊在他的身上，卻絲毫無損。

「不可能！」在一旁的伊沙貝拉看得眼睛也快要掉出來，嚷道：「面對這一連串的攻擊，即使是我的『龍魔裝甲』也不可能完全擋下！」當初在迷路森林之中身穿龍魔裝甲的伊沙貝拉敗於電擊之下，心中猶有餘悸。

諏敖雙翼一振，竟把索羅連人帶劍帶上空中，索羅兀自在哇哇大叫，諏敖冷笑一聲，道：「吵死了！」說著右手一甩，索羅像是沒有重量似的，像垃圾般被丟往一旁，「轟隆」一聲撞上旁邊平房的外牆。身在半空之中，眾人一時之間也耐他不何，諏敖冷冷地向著伊沙貝拉的方向道：「哼，你們的複製版次貨，又怎能與我的『元．龍魔裝甲』相比？」

「哦……『元．龍魔裝甲』嗎？那麼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弒龍教』幕後主腦了！」

在亞爾法特一行人的背後忽然傳來另一把冷冰冰的聲音，X也不必回頭，就知道是與他酣戰良久的本鄉十六：「不愧為獵魔團的首領級人馬，正面受了『懼．地裂破牙』的攻擊，被埋葬於鐘塔之下，還能再次站起來嗎！」

本鄉身上的軍服激戰之後早已支離破碎，他順手一扯已把軍服撕破，袒露出健碩的上半身。他的雙眼仍然瞪著諏敖，流著血絲的嘴角卻掀起微笑，答道：「果然是木之一族的魔源聖物使，好強大的魔法。不過這『弒龍教』的首腦給我的感覺遠遠比你危險，似乎先打倒他是比較明智的選擇吧？」

話還沒有說完，本鄉身上的紫色魔法芒爆發，一記直徑足足有三、四尺的「闇黑彈」已轟向在空中的諏敖。諏敖嘿嘿地笑了一聲，道：「這獵魔旅團的仁兄，似乎錯過了剛剛我擋下所有攻擊的一幕了吧？」

他輕描淡寫地微舉右手，攤開成掌，「闇黑彈」的能量球撞在他的掌中，發出巨大的爆炸聲，空中的身體被衝擊力撞開數尺，卻似乎仍然毫無損傷。

「沒有錯過——」本鄉的聲音忽然在半空中響起，原來他只是以「闇黑彈」作為掩飾，乘機躍往半空，欲以他自豪的古空手武道決勝負。他大喝一聲，道：「多厚重的魔裝甲也好，裏面的始終是肉身，只要以內勁攻擊，必能隔山打牛，直接對身體作出破壞！」

本鄉同時在空中扭身，以其強勁的腰力與臂力，由腰間揮出正宗得不能再正宗的直拳，擊於諏敖的胸前。擊中的聲音在足足一秒後才發出，隨著低沉的「啵」的一聲巨響，諏敖背後的紅袍竟被拳風揚起，正面擊中的拳頭卻在背部發勁，正是本鄉古空手武道的內勁擊打。

在地上的眾人看得目瞪口呆，以為本鄉已經得手之際，只聽得諏敖「嘿嘿」一聲奸笑，左爪閃出一道白光，抓向對手。本鄉十六大驚，沒想到成功發出的內勁擊打竟然對敵人一對作用也沒有：「不……不可能！」

在半空中交戰，沒有翅膀的本鄉當然不及在空中任意飛翔的諏敖，只能勉強把左手收於胸前，希望減低受傷的程度；可是諏敖的爪子已經凝住，腰間一扭，巨大的尾巴向反方向橫掃在空中避無可避的本鄉。

龍魔裝甲的尾巴掃上本鄉的左腰，本鄉在空中嘔出一灘鮮血，遠處看來驟似一堆血霧。球狀的血霧還沒有散去，本鄉的人影已在一眨眼消失，被轟向南方高低不同的建築物的屋頂，一時之間碎石四濺，「轟隆」之聲大作，哪裏像肉體撞在石製建築物之上了？反而像炮彈轟擊目標，巨響連連。

諏敖狂妄地大笑：「有趣！十分厲害的內勁，即使不用魔法，你也是第一等的強手啊！如果我的身體是柔軟的肉身的話，恐怕也抵受不住吧？」

觀戰的眾人聞言大驚，愛德華更大聲嚷道：「言下之意你竟不是人類嗎？」

諏敖「哼」的一聲，道：「渺小的人類啊，你們沒有資格擁有『希望』！」說著身影一晃，再次俯衝向亞爾法特，一邊喝道：「身為『光之血統』的你，給我去死吧！」

「你煩不煩啊！」倒下的索羅再次站起來，搶在亞爾法特身前，古劍天焚由下往上急揮，「鏘」的一聲把諏敖的利爪擊開。諏敖速度快疾，右爪還沒有收招，粗壯的尾巴又已攻至，來個照版煮碗，以打倒本鄉的招式攻向索羅。索羅早有準備，天焚劍往上的勢道未盡，復又往下劈：「這招你用過了喇！」

天焚劍以強勁的勢道插入地面，同時諏敖的龍尾已至，剛好擊在劍刃之側。諏敖「哼」的一聲，雙翼一振，又往後退，卻同時「咦」了一聲，原來索羅已鬆開其中一隻握劍的手，一個巨大的火球已自他右掌中擴張起來。索羅大喝道：「沒走得這麼容易！」心中念起咒文，「火彈破」爆發，三尺直徑的火球轟向諏敖。

「很好！」諏敖被這一擊佔了先機，雖然知道硬吃一記的傷害度不會太甚，還是決定雙手交於身前，先把火球擋下。只聽得「轟隆」一聲，火舌四射，重質量的火球把在空中飄浮的諏敖撞開數尺。

忽然聽得一聲咆哮，在索羅與亞爾法特身後的伊沙貝拉在她的長長黑髮之中竟已披上她久未使用的「龍魔裝甲」，雙手一掙已把綁著她雙手的布匹撕碎，兩腿使力一蹬，衝往一旁的平房外牆，借力反彈往諏敖的左後方死角，趁他埋首雙臂之間的機會嘗試給他一記爪擊。

伊沙貝拉的右爪正要在諏敖的左腹劃上四條爪痕之際，還在燃燒著的空氣之中諏敖伸出右爪，已自抓著伊沙貝拉的手，冷笑聲隨之傳出來：「伊沙貝拉，妳決定叛離『弒龍教』了嗎？也罷，雖然要使龍族憎恨人類的任務未完全達成，我們可不需要不穩定的棋子。哼，人類果然不可靠！你的『龍魔裝甲』，我這就收回了！」

就像當初X以「心清神明咒」抽出伊沙貝拉的龍魔裝甲鑰匙一般，一股黑氣自伊沙貝拉的鱗甲之間滲透出來，傳進諏敖接觸著她的右臂之中。只見伊沙貝拉身上的鱗片隨之剝落，龍頭化的臉容也漸漸回復人形，露出她驚駭的臉孔。

「永別了！」諏敖右爪使力，五條血柱自伊沙貝拉回復人形的右手之間激射出來，隨著她痛苦的尖叫聲響徹大街之間，她的右手竟已廢掉了。眾人被這一連串的事嚇得目瞪口呆，正要作出反應之時，伊沙貝拉的尖叫聲已停下來，換來是「嚓」的一聲悶響，諏敖的左爪已穿過伊沙貝拉的胸膛，頓時血花四濺。

「你這非人的魔鬼！」

在一旁的愛德華終於忍耐不住爆發起來，雙斧相交，身上金黃色的魔法芒照得耀眼，巨大的「閃龍擊」電柱再次轟向諏敖。愛德華的「閃龍擊」似是起跑訊號似的，莎拉的「玄冰刺槍」與X的「真空氣旋」也隨之轟向在空中的弒龍教教父。出乎眾人之外的，是連亞爾法特也在憤怒之中把所見的魔法一一複製出來，白色的「閃龍擊」、「玄冰刺槍」和「真空氣旋」先後飛向諏敖，一時之間金、木、水三大攻擊系統在亞爾法特的複製下威力加強了一倍。

即使對「元．龍魔裝甲」的防禦力有著無比的信心，諏敖也知道若這六道咒文同時打中，就算強如「元．龍魔裝甲」也勢不能全身而退，當下左爪一揮，一團血花在空中四散，把半裸體的伊沙貝拉扔向地上，在一瞬間浮升數尺，要避開攻向他的攻擊魔法。

「那有給你就這樣逃掉的道理！」索羅跳向旁邊石牆，借反彈之勢，竟然一下子躍得比諏敖所在還要高。他高舉天焚過頭，雷霆萬鈞地劈向諏敖。審視形勢，諏敖迅速計算出自己必須接下索羅一擊，否則又會被他逼向下降，回到攻擊魔法的射程之中。他開始感到憤怒，咆哮一聲，雙臂上舉，要把古劍天焚以空手入白刃之技接下來。

索羅自然知道他的打算，在空中卻也不能隨便轉招，當下咬緊牙關，全身爆發出紅光，在天焚劍上的火焰洪洪燃燒，長聲咆哮著繼續直劈下去，要看諏敖的雙爪快還是他的劈擊快。電光火石之間，諏敖嘿嘿的冷笑聲傳出，然後聽得「啪」的一聲，他的雙掌已把天焚夾著，強大的臂力把巨大闊劍的去勢完全地凝住，火焰雖然仍然依著順道燒上他，卻對他絲毫無損。

「愚昧的火族聖物使啊！像燈蛾撲火一樣，你叫我怎能不殺你呢？」諏敖把尾巴一擺，巨尾由下而上急揮，尖尖的末端由硬骨所做，就像一把尖錐，刺向在空中的索羅。這時候莎拉、愛德華、X與亞爾法特的三大系統攻擊魔法已先後在他們二人的腳底「咻咻」飛過，索羅眼中反映著下面四色的魔法芒，心中想著已沒有時間念起「炫火加護」之咒；即使能夠奇蹟地使出，也沒有時間擴張至能保護自己於龍尾尖端的能量狀態，嘆了一口氣，只感萬事皆休矣。

「哼，對那小姑娘的承諾，我可不能食言！」在空中這一連串攻守發生僅於數秒之間，諏敖的身後這時卻傳出第三把聲音。諏敖猛地回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鮮紅色的襯衣，此時已經破破爛爛，上面鋪上一層薄薄的白色粉末。

襯衣的主人自然就是之前與莎拉戰鬥力竭昏倒的雷蒙德．福特了。滿身血污的他醒來聽得巷內交戰的聲音，恰恰看見伊沙貝拉被重創的一幕，立刻就躍起加入諏敖與索羅的空戰。索羅正萬念俱灰之際，忽然來了一個幫手，求生意志頓時復燃，雙臂不知哪來的神力，抓著古劍天焚的劍柄，竟把自己在空中的身軀硬生生舉起倒立起來。

諏敖分神之餘還在留意著索羅：「甚麼——」

不過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後面的雷蒙德已把左掌印於他的背上：「『元．龍魔裝甲』嗎？看看八連發的零距離『火彈破』能不能把你的防禦打破？嘿嘿，不過這也已是現在的我的極限了！」

「你——」諏敖的龍形化臉孔之上難以看見神情，眼中卻現出驚怒之色。只聽得一聲長長的悶響，全身披上紅光的雷蒙德手上爆發出刺眼的藍色火舌，諏敖咆哮著被轟前數十丈，同時抓著古劍天焚的雙手也被逼鬆開。只見他背後燒著藍色的烈火，像一團火球飛射向下面建築物的屋頂，隆隆巨響之下無數的碎石爆發於空中四散，臉色的銀色面具在空中翻了幾個筋斗，失落於毀成瓦礫的街道之中。

雷蒙德炸開諏敖後，口中噴出一口鮮血，向來使出多連發零距離「火彈破」後都能氣定神閒的他在最後一擊後卻被反動力撞開，狼狽地飛跌於不遠處的平房頂之上，似乎剛剛的巨大連射咒文令他傷上加傷。相比之下，索羅在空中打一個轉，雖未至於輕巧著地，總算沒有狼狽跌倒。被雷蒙德救了一命，看見他倒於平房的屋頂之上，不自禁心中帶點關心地叫了出來：「大叔！」

可是亞爾法特和莎拉更擔心索羅，都跑去他面前，緊張地問道：「沒事嗎？」索羅揮一揮手，右手舉起天焚劍，耍一個劍花，把火之一族的魔源聖物收回於背上半開揚式的劍鞘，點頭道：「死不了，不必緊張！」

回想剛剛與諏敖一戰，一足已踏進鬼門關，幸好得到雷蒙德的解圍，否則已像伊沙貝拉般慘遭破胸之禍。「——伊沙貝拉！」索羅忽然醒起，立刻與亞爾法特與莎拉跑向包圍著她的眾人之處。

只見X身上泛著綠光，捉緊伊沙貝拉之手，正在嘗試盡最後努力以回復咒文救回她；但是胸前被貫穿的伊沙貝拉，基本上已返天乏術，X能做的，也只剩下減輕她的痛楚而已。瑪莉亞也知道事情的絕望，跪在一旁祈禱，小紅龍在她的肩膀探頭探腦，似乎不知所以；而基絲汀與伊爾尼爾默默站在聖教主身旁，注視著周圍，以防甚麼突發事件。在X的身旁，愛德華也半跪在垂死的伊沙貝拉，心亂如麻，也不知道該作甚麼才好。

伊沙貝拉口中鮮血如泉湧，模糊的雙眼嘗試集中焦點，看著愛德華，顫抖著道：「我……不行了……吧？愛德華……你的兄長……」說著又咳出鮮血，停了下來。

愛德華緊張地問道：「你果然有我兄長的情報嗎？」

伊沙貝拉使盡力才點一點頭，續道：「他……在獵魔旅團……的第三……獨立部隊……裏面……咳咳……」

「第三獨立部隊……嗎？」在眾人身後，之前一開戰就被諏敖的龍尾掃倒昏迷的阿里終於甦醒過來，跛著足艱辛地拖著疲累的身軀慢慢走過來。

索羅回頭，凝視著阿里，一時之間卻也沒有戰鬥的意慾。此時伊沙貝拉再嘔出一口鮮血，意識開始模糊起來：「馬修……我來見你……了……」語音未了，握著X的手鬆開來，從此長眠。

索羅嘆一口氣，似乎有點惋惜，復又向阿里問道：「你知道這甚麼第三甚麼部隊嗎？」

阿里正要開口，不遠處忽然傳來一聲巨響，似乎地動山搖似的，一陣沙塵滾滾而來。眾人被這巨響吸引，一同向北面看去，只見一幢平房已倒塌於沙塵之中，然後第二幢平房也被推倒，巨響連連。在建築物倒塌聲中，像怪物一般的咆哮聲把一切蓋過，所有人一同你眼望我眼，都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唯獨瑪莉亞肩膀上的布魯多咧開嘴，咬牙切齒地瞪著前方，似乎十分驚恐。

「似乎這叫諏敖甚麼的，沒有這麼容易完蛋吧？」本鄉十六的聲音從後面傳來，卻是他拖著重傷的身體，與雷蒙德攙扶著走過來；而在背後跟著的，也是重傷昏迷過後甦醒的風暴行者——之前還在生死交戰的所有人如今都集齊在這裏，共同面對這名為諏敖的敵人。

諏敖的聲音變得低沉，帶著憤怒，咆哮聲震耳欲聾，似乎從四面八方傳來：「我的名字是『憎惡』、是機器與龍族的終極完美結晶、不是渺小人類所能觸及的存在！光之一族的血脈啊！今天你來到我的面前，為了『玉天皇』的計劃，你的存在必須被抹殺——無知的人類，接受我『真．龍魔裝甲』的

憤怒吧！」

隨著「轟隆」巨響，擋在他們面前的最後一面石牆終於被推倒，在他們面前是一張巨型的龍型臉龐，雙眼閃爍著藍色的光芒。龍型化的諏敖全身披著閃亮的銀色鱗甲，在倒塌的砂石之中，竟然無法看清他體型到底有多巨大，不過卻毫無疑問是不折不扣的龍族外觀。巨大化的諏敖徹頭徹尾就是一條巨龍，不計雙翼龍尾也至少有二、三十尺的長度；只是他的背部似乎受了一塌糊塗的重傷，雙翼也不能展開，想來該是雷蒙德耗盡魔力源的一擊湊功。

索羅的古劍天焚再度出鞘，在他背後站著莎拉、愛德華與X三人，也是如箭在弦的態勢；再之後的是保護著瑪莉亞的基絲汀與伊爾尼爾和站在他們身旁的亞爾法特；連獵魔旅團方面的本鄉、雷蒙德、風暴行者與阿里都擺出戰鬥的架勢，預備面對這不知是龍族還是機械的怪物。

第五十一章：真龍魔裝

隨著「轟隆」之聲大作，第五號鐘樓所在的大街一帶揚起大量的灰塵，驟眼看去，建築物不停地倒塌下來，在市政府大樓最頂樓拿著單管望遠鏡的亞歷山大利亞市長大汗淋漓，不停地以他肥大的手臂抹著汗。

「看不到！不過是幾個五族逆黨，竟然把大街破壞得一塌糊塗嗎？」市長把望遠鏡拿開，又放回眼前，在塵土飛揚之下，卻甚麼也看不到。

在他身後還是站著同樣的十人團隊，像一個金字塔的形狀排在後面。在最前面的那官員是市長的秘書，有著最高的地位，之前迎接本鄉的獨立部隊時也是他把規劃圖交給市長。那秘書向市長進言道：「不如把市府的自衛隊也送過去吧？」

市長「哼」的一聲，道：「那本鄉中校特務千叮萬囑只要六名精英自衛隊員，說是免得我們礙事……那口氣可真大啊。現在開打了近兩小時，連我們的其中一個鐘塔都毀了，卻似乎還沒有把那些不知哪裏來的逆黨捉拿著！我看哪，這班人多半韜了真的為帝國打生打死的上代旅團的光，現在的獵魔團也不過爾爾罷了。可恨他們還是位高權重，不得不對他們規規矩矩——」

市長的秘書本來就慣於奉承，話頭知尾，立刻就替市長接下去：「說到底他們也是賣體力活的士卒，哪裏像我們市長那麼文武全材？全靠市長的英明領導，亞歷山大利亞才能夠欣欣向榮，把一路以來的敵人怪獸機器人都擋在市外——」

他的話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在他身後的其他官員知道時機，同時開始點頭和拍起手來，贊同秘書的話，頌讚市長的偉大。市長似乎十分滿意，回過頭來點頭示意，右手作個手勢，叫官員靜下來，讓秘書繼續說下去。

看著眾人的拍掌聲靜下，秘書續道：「——現在外來的部隊把我們美麗的亞歷山大利亞第五鐘塔區域破壞得一塌糊塗，是可忍孰不可忍？為了報答市長對我們家原的貢獻，我們的自衛隊本來就應該過去，把戰情重掌於我們的手中。」

此話一出，全體官員又再同聲認同和拍掌。像指揮管弦樂團一般，市長把手一揮，全場又再靜下來。他「嗯嗯」的考量著，似乎有點傾向贊成，一手撫著下顎道：「可是中校特務明說不要援軍啊……」

這時候秘書踏前一步，在市長的耳邊說了甚麼悄悄話，然後又回到三角形的官員列陣之間。市長「哈哈」一笑，道：「身為一市之長，當然要為亞歷山大利亞身先士卒！由我領軍的話，怕且那本鄉中校特務也沒話說吧？」後面的官員又再拍起掌來，同聲歡呼，高聲頌揚市長的英勇雄姿，謝天謝地有一個為市為民的好領導。

===

亞歷山大利亞的市長雖然肚滿腸肥，行動卻頗為迅速，說做就做，不到十多分鐘的時間，已領著百多人的自衛隊往沙塵滾滾的第五號鐘塔區域進軍——當然，所謂「領著」，其實他位於自衛兵士的重重包圍正中心，身份重要的他自然要萬全的保護了。

亞歷山大利亞的自衛隊雖然由大部份隸屬於闇黑帝國軍的軍人構成，在官員的阿諛奉承之下，為了討好這市長，特別設計了與正規軍不同款式的軍服，以港市的標誌顏色白色為主調，頭上斜戴紅帽子，

背上一塊短短的紅色披肩，看來確實頗為神氣。白色的軍服下是染成白色的皮革長褲，腳踏黑色軍靴，腰間配上粗粗的黑色腰帶，左面配戴著軍刀，右面匕首，雙手卻又拿著長矛、長槍等長兵器，看來像是裝飾多於實際。

自衛隊百多人齊步行進，在兵士中心的市長則坐在一輛小機車之上，「噗嚕噗嚕」的電動馬達在運轉著，似乎十分辛苦地載著肥腫的市長龜速前行。小機車開著了自動導航的系統，跟著前面的兵士自己行走著，在機車之上的市長一邊抹著汗，一邊經飲管喝著手中的不知甚麼飲料，也不必駕駛。市長此時也穿著白色的亞歷山大利亞版軍服，可是披肩比一般兵長了一倍有多。若穿著的人身形高一點、瘦一點，和站起來行走的話，倒也會頗為帥氣；可惜這長長的紅披肩這時候在小機車後面拖著，與周圍的兵士構成一副不相稱的場景。

第五號鐘樓區域離市政府大樓不算太遠，自衛隊行進了不過二十分鐘左右就來到戰鬥現場的外圍，現在卻只見塵土飛揚，周圍一片頹垣敗瓦，之前整齊的市街原今竟已經消失不見。這時候除了沙塵之外，周遭竟然一片寂靜，哪裏像甚麼戰場了？自衛隊的兵士你眼望我眼，只感到疑惑，心中隱隱覺得這裏說不出的詭異，比起不久前與機械人偶幾場大戰的氣氛完全不同。

在機車上的市長站起來，皺起眉，問道：「呀……軍事大臣叫甚麼名字來著？現在是甚麼形勢？」

市長旁邊數名軍人互望，不知應如何對答；後面其中一個頗為魁梧的中年軍人站出來，報告道：「市長！軍事大臣沒有隨軍出征，在下是這裏負責現場指揮的將軍，名字叫——」

「甚麼也好——」市長不耐煩地打斷那將軍的話，語氣帶點惱怒：「報告形勢！現在！」

那將軍「骨碌」地吞一口口水，立正敬禮，聲如洪鐘地答道：「是的，市長！現場沙塵滾滾，甚麼也看不到——」

市長沒有拿著壺子的手「噼啪」一聲掩著臉，沒好氣地道：「饒了我吧……」

將軍知道得罪了市長的話，在亞歷山大利亞要打進政府裏面就難上加難，這輩子只能繼續在闇黑帝國軍團裏面混，名利權勢也就永遠無望了。當下抖擻精神，要給市長一個好印象，更加響亮地道：「——因此在下建議先派兩名偵察兵深入調察一下，同時把自衛隊分成四個小隊，把這裏四周包圍以防五族的逆黨逃走。」

市長考慮了一會，點頭認同：「也好。傳令下去，就依著甚麼將軍所說的做吧。」

那將軍再敬一個軍禮，道：「是的，市長！在下的名字叫——」
「不要廢話，去吧！」市長揮一揮手，拿出抹汗的毛巾，掩著鼻子，往沙塵裏看去，皺著眉自言自語道：「一塌糊塗、一塌糊塗！」

那「甚麼將軍」嘆了一口氣，把命令傳下，包圍著他們的自衛隊開始散開，領命而去了。在將軍的指示下，兩名偵察兵已跑進塵暴之中，其他自衛隊兵士則如他所言迅速地分成四組，一組留在原地，三組往沙塵暴的外圍去了，作出包夾之勢。自衛隊的隊形還算十分整齊，可見即使市長無能，軍隊平時還是訓練有素，想來自是歷史以來應付各種針對這天然良港的戰爭的教訓，讓駐守這裏的軍人知道不能怠慢了鍛鍊。

本鄉率領的第三獨立部隊與亞爾法特一行人打起上來的範圍其實不算太廣闊，不過四、五條街巷交錯而成的一個小小長方形而已，可是戰鬥中揚起的沙塵卻包圍了八、九條街道，要展開佈陣得花上十多

分鐘的時間。市長坐在原地，心急如焚，十多分鐘像過了十多年似的；站在他身後的將軍則依然立正，不言不語。忽然聽得哨聲響起，東面、西面的分隊已到達位置；不多時，南面的分隊也佈陣完畢，響哨示意。那「甚麼將軍」行一個軍禮，報告道：「市長！我們自衛隊佈陣完畢！」

市長斜睨說道：「我不是聾的！聽得出來。那麼現在該做甚麼？」

被市長的眼光瞪得汗出如漿，將軍知道自己沒有留下甚麼好印象，心中嘆一口氣，答道：「現在我們等候偵察兵的回報！在下挑選的偵察兵都有使用傳訊魔球的能力，得到情報的話在下立刻就會知道——」

「行了、行了——」市長把將軍的話再次打斷，道：「有情報我們就動手吧——」

市長的話還沒有說完，本來一片寂靜的戰場忽然響起隆隆巨響，中心部份的沙塵往空中捲起來，緊接著是一聲慘叫和一聲尖叫。市長和將軍面面相覷，正不知發生甚麼事時，一聲巨大的咆哮轟動傳來，聲音低沉而恐怖，吼聲帶著憤怒，足足響了十數秒的時間，市長和將軍只能聯想起「怪物」二字。他們身上的汗變得冰冷，經歷過人偶戰爭還打勝仗的他們從來沒有這種心寒的感覺，只覺得世界似乎快要毀滅似的。

體格魁梧的將軍以他顫抖著的聲音向面前在北面包圍的自衛隊分隊下令：「在……在我們面前列陣！以保護市長為首要事項！」

可是怪物般的嘶叫聲當然也同時震動了自衛隊，眾人互相對望著，良久沒有行動。將軍吸一口氣，吆喝道：「現在！」自衛隊的分隊才動起來，前排的數名兵士挺槍向前，後面的兵士則把長矛插在地上，拔出軍刀，排出戰鬥的陣勢。

「嗚哇哇哇哇哇呀——」

在沙塵暴之中，一條人影驚叫著急奔而來，身上滿是血污，卻是之前被派進去的偵察兵，連奔帶跑地逃出來，一面叫道：「怪……怪物！龍……惡龍！」驚叫著的他已跑到眾人面前，全個分隊都明顯地被他的反常行徑嚇著，身體微抖。

將軍踏前一步，右手高舉，一巴掌刮在偵察兵的臉上：「冷靜下來！惡龍是幻想的生物，並不存在！兵士啊，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偵察兵果然被巴掌刮得稍稍冷靜下來，顫抖著道：「不……不是幻想——喔，報告將軍！」驚惶了好一會，他才醒起要行軍禮，右足踏地，右手斜置於額前：「東尼……東尼他被殺了！是惡龍……惡龍似的東西下的手——爪！下的爪？那怪物的爪『咔嚓』一聲就貫穿了東尼的胸口……天，我們得罪了甚麼神明嗎……」把話說完以後，似乎把精神用透支了，頭上一陣暈眩，坐倒在地上。

對於部下的膽小，將軍皺起眉頭，轉身向市長道：「這小子似乎被嚇壞了，也不知是甚麼襲擊了他們——」

「後……後……後面！」市長的臉容開始扭曲，打斷將軍的話。將軍奇道：「甚麼？」

這時候只聽得一陣騷動，在他面前的自衛隊陣形忽然崩潰起來。沒有時間回頭，將軍吆喝著：「兵士們，怎麼了？不要慌！這小子說甚麼惡龍只是幻想中的生物，哪裏會存在了！給我冷靜下來！」

可是自衛隊根本沒有在聽，數個兵士甚至轉身開始逃走。將軍大怒，拔出腰間軍刀，高舉過頭，喝道：「停下來！否則軍法處置！」

他一邊說著，一邊斜睨著市長，看看他有沒有看見他這威風的一面；可是市長還是合不攏嘴，指著他的後方，雙腳在抖著，竟似被嚇得動彈不得。

之前坐倒於地的偵察兵又再尖叫起來：「來了……來了喇！」然後竟然昏倒在地。將軍大吃一驚趕忙回頭，一張三角形的臉孔在他面前數寸，一雙閃亮的藍眼睛比他的手掌還大，鼻孔噴著氣，臉上披著銀色的鱗甲。將軍威風凜凜的神色忽然一下子洩了氣，口中只能喃喃地道：「惡……惡龍……不是……不是不應該……不應該存在……存在嗎？」

「很遺憾——」

在他面前的龍竟然開口說話：「龍族還活得好好的，可是我也不算龍，乃是比龍族更高級的存在——」說著右爪高舉，續道：「很不巧，今天我的心情很不好，你就給我去死吧！」龍爪揮落，將軍眼前一片血紅，鮮血四濺。

將軍被巨龍化的諏敖攔腰切開兩截，市長嚇得幾乎哭出來，偏偏雙腳動彈不得，褲子竟然濕了起來，卻是怕得失禁。這時候自衛隊卻也沒空理會市長的醜態，除了三數名臨陣逃脫的兵士外，其餘的人倒也壯起膽子，舉起兵器，砸向諏敖。可是身披「真．龍魔裝甲」的諏敖卻又哪會怕區區長槍軍刀？只聽得「鐺鏘」之聲不絕，諏敖的外甲一點花痕也沒有。

這時候一個巨漢不知從哪裏躍出，一手抓著市長的後領，肥腫難分的他竟像嬰兒似的被輕易抓起，往旁邊數十尺之處跑去，已經離開自衛隊與諏敖交戰之地，數滴尿水滴漏在沿途，自然不再話下。市長像垃圾般被扔在地上，抬起頭來，只見一名巨漢，身上穿著銀白色的皮毛大衣，另一隻手持著一把巨大的黑色鐵錘，滲著紫氣。市長認得這人是本鄉部隊中的一人，正要問話，巨漢已先開口：「我是本鄉手下，叫風暴行者。本鄉中校傳話，說你們正蠢材，說過援軍只會礙手礙腳，卻又不聽。現在的敵人不是你們能應付的，立即撤退。」

風暴行者的語氣平板，把話說完後就已回身，也不待驚訝的市長作出甚麼回應，便要離開。可是在他們眼前忽然閃出一陣白光，之前諏敖的所在發出一聲咆哮，「轟隆」之聲大作，竟似是甚麼魔法爆發起來。風暴行者聳一聳肩，又回頭向市長道：「很不巧，似乎那邊的部下都已經犧牲了。你快走吧！」說著身影一晃，已消失於市長的眼前。

市長的褲子猶濕，下顎似乎掉了下來，驚訝得呆了。本來設計和做工都頗為秀麗的白色軍服，此時卻已經破破爛爛，褲子上滿是失禁的穢跡，穿著軍服的市長像路邊的乞丐多於位高權重的大人物。忽然眼前一花，一個女性的藍色身影在他前面出現，卻是莎拉。她看了市長一眼，皺起眉頭，搖頭自言自語：「這就是這裏的市長嗎？這麼一副德性……呆子！」說著又往諏敖的方向跑過去了。

===

諏敖的「元．龍魔裝甲」本來就比索羅等人一直以來與之交戰的弒龍教複製版魔裝甲更多功能；可是「元．龍魔裝甲」也有著與複製版的「龍魔裝甲」一樣的缺點，就是無法使用魔法。但是當「元．龍魔裝甲」的持有者把「真．龍魔裝甲」解放出來，藉著巨大龍型化，持有者得到力量的增幅之外，更開啟了使用空氣之中各族精靈的鑰匙。就像真正的龍族一樣，「真．龍魔裝甲」能夠使用各種的元素，可說是光之魔法的重現，與覺醒「模仿之眸」的亞爾法特有著類似的魔力性質；不同的是，以龍族型態使用魔法的諏敖需要使用自身的魔力源，能夠隨心所欲地念咒，不像亞爾法特的「模仿之眸」，

只能複製眼前發生的魔法。

在諏敖發放巨大的能量之下，亞歷山大利亞的自衛隊北面包圍分隊被白色的光芒吞噬，雖未至於蒸發淨盡，但全數被灼熱的能量燒成焦炭，立於諏敖身前的數人甚至被像利刃一般的魔法碎屍數截，死狀甚為恐怖。幸好諏敖的不知名魔法能量射程甚短，之前臨陣逃脫的三數名膽小鬼反而避過一劫。

「所以說，我們在打游擊戰略就是這個原因嘍！」愛德華身上的白色襯衣在之前與伊沙貝拉交手時燒出幾個黑洞，這時左邊短袖更是一變焦黑，似乎不久前避過了諏敖的攻擊魔法，現在跟在莎拉後面不遠處，也經過嚇得不能動彈的市長所在，順便解釋一句，復又奔向前方的眾人。

本鄉與阿里、風暴行者一行三人維持著一定距離，一起行動著，看見亞歷山大利亞的市長和他帶來的自衛隊軍人，眉頭深深地糾結起來。他向著不遠處的索羅叫喊道：「雖然非我所願，但不能把無謂的外人也牽扯進與這怪物的戰鬥之中，白白犧牲。你能把這怪物牽制著，讓我去撤掉那無能市長帶來的『援兵』嗎？」

索羅「哼」了一聲，道：「難得見鬼的獵魔團也珍視人命哦——不趁受術者『弱勢』時吸取他們的血嗎，死吸血鬼！」本鄉瞇著眼，真的開始思考自己是否確實有需要補充魔力源，向力量不及他的自衛隊隊員下手。畢竟血之魔法的抽取，只能在魔力比自己低下之人身上發生，「錯過」了這一群「餌食」，要補充魔力源就難得多了。

本鄉還沒有下決定，忽然「隆隆」巨響之下，銀色的鱗甲反射出太陽的光芒，諏敖再把一幢平房推倒，出現於眾人眼前，打斷本鄉與索羅的對話，咆哮道：「抓著你們了，如螻蟻一般的人類！」說著全身閃出白色的魔法芒，周圍的熱力逼人，四人一同向左右躍開，一股巨大的白光在他們身邊掠過，後面的建築物被能量炸毀，碎石四飛。

也不待索羅答應，本鄉向阿里與風暴行者點一點頭，逕自已往東南面跑去。阿里與風暴行者避開一擊，立刻舉起巨錘和雙刀，從側面攻向諏敖。

「愚昧！」諏敖低沉的聲音震耳欲聾，巨大的尾巴由不知哪裏橫掃開來，風暴行者恰恰一個側空翻躍開，阿里卻閃避不及，再被掃個正著，「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被轟開數十尺。無暇察看同伴傷勢，風暴行者身上爆發出旺盛的紫氣，抽起禿鷹鐵錘，趁著諏敖攻擊阿里的空檔，以錘的尖銳的末端當長槍使，同時一團紫色的火焰自錘柄點燃起來，火矛一般捅向龍型的諏敖的右脇。只聽得「咔嚓」一聲，怪力驚人的風暴行者終於在眾人之間首次得手，微微插入看似刀槍不入的「真．龍魔裝甲」的鱗甲空隙之間。

諏敖似乎感到痛楚，怒吼聲下，右脇使力，把禿鷹鐵錘夾在下面，左爪已由高處抓下。風暴行者悶哼一聲，遲疑了百分之一秒，立刻放棄鐵錘，想不到不久之前諷刺基絲汀捨棄三叉戟，現在自己也得幹同樣的事來保命。但是就是遲疑了這百分一秒，諏敖的左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已經刮到他的面前，眼看避無可避，只得舉起右臂擋格，心知這一下必定廢掉了這條臂膀，只希望諏敖的神力不把他切開兩截。

「……！」

伊爾尼爾從不知哪裏忽然躍出，手上的六角儀杖「騰」的一聲擊於地上，作為支撐，擋於風暴行者的跟前，手持儀杖的雙臂青筋暴現，身上發出金黃色的魔法芒，儀杖上佈滿電流，要以「激電寄附」之咒加強防禦力。

「你……哼！」風暴行者驚訝於之前還在打個你死我活的對手對他伸出援手，卻知道這是他的救命之舉，當下雙足運勁，橫腰勒馬，一手搭在伊爾尼爾的左肩，一手握拳，抱著他的右腰，作為他的支撐。伊爾尼爾在電光火石間向他橫眼示意，諏敖的左爪已至，「啪滋」一聲抓上包圍著儀杖的電網。果然，在諏敖的神力之下，薄薄的電網阻不了他的去勢，可是總算把衝擊力減弱了少許。諏敖的左爪終於結實地轟在儀杖之上，伊爾尼爾與風暴行者同時悶哼了一聲，二人一同被巨力往後急推，站不住腳，一齊坐倒於地上。幸好集二人之力，總算把諏敖的雷霆萬鈞的一抓擋下來。

那邊廂，莎拉和X與索羅會合，索羅身上顫抖著，語氣帶著少許害怕：「你們還有魔力源剩下嗎？」

莎拉與X都向他點頭，索羅又問：「若要你們集中一點使用冰封和回復的咒文，你們能維持多久？」

他們還不知索羅在打甚麼主意之際，索羅把古劍天焚劍柄上的繃帶鬆開，柄上的獨眼雕刻再次暴露於空氣之中：「媽的，半年內第三次使用，我的運氣可不知能否支撐下去啊！」

X不明白他所指為何，莎拉卻早就聽過索羅在中美洲斷箭谷與獵魔旅團大戰一事，大吃一驚，道：「索羅？你又要使用——」

索羅向她點頭，神色帶著歉意：「對不起，這次要把你們扯進來……希望瑪莉亞會為我們祈禱吧！」

諏敖把風暴行者與伊爾尼爾一把推倒，忽然感覺到火之精靈大量聚集起來，龍頭一擺，果然看見索羅已把古劍天焚插於面前因為他們的戰鬥而破破爛爛的土壤之中。他咆哮一聲，語氣難得帶點緊張：「『火神』！」

「來了——」索羅知道諏敖已經發現，以發號施令的口吻大喊。莎拉身上披上耀眼的藍光，也向X叫道：「把回復咒文施於索羅的雙手上！立刻啊！」

說著莎拉祭出平湖水鏡，以「聖水流舞」之咒把它變成一個水球，包圍在索羅的雙手之上。X心知事非尋常，立刻如莎拉所言，全身泛起綠光，念出「大回心法」的咒文，索羅握劍的雙手發出共鳴的綠光。

索羅全身顫抖著，說到底還是對這曾經吞噬過古代索羅的魔咒帶著恐懼。諏敖二十多尺長的龍身一擺，像一條巨蜥，咆哮著衝向索羅，龍身上白光閃耀，要在他發動之前把他們擊殺，可是已經慢了一步。

「煉獄！」

隨著索羅的魔句，他雙手上的繃帶在傾刻之間燒成灰燼，一堆洪洪烈火在他們眼前爆發，莎拉嗚的一聲，忍耐著眼前熱力，包在索羅雙手上的平湖水鏡在她的意念下變化為一團寒冰，卻不停的發出「滋滋」的蒸發之聲，天焚的熱力令水鏡在固態、液態與氣態之間不停運轉，大量消耗著莎拉的魔力源。同時火焰的破壞力也在蠶食著索羅的雙手，X似乎在醫療著不停受傷的對像，也對他作出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負擔。

諏敖的白色魔法終於爆發，一團巨大的能量柱轟向三人，卻被一道火牆完全擋下，火舌與白色的魔力四射，刺眼非常。不一會，火牆幻化為人型，像一個跪地的巨人，正是不久前才在摩洛哥摩西山邊境出現過的火族終極召喚——「火神」。

第五十二章：兄弟重逢

「『宙斯』的餘孽！」諏敖咆哮一聲，身上白光更盛，雙翼欲振，卻換來一陣劇痛：之前雷蒙德所創之傷在這時把他的行動限制著。
「吼——」他的叫聲帶著憤怒，但在眾人意料之外，竟然也帶著驚恐，看來竟似害怕著眼前的「火神」。

「這就是本家的『火神』嗎？」雷蒙德終於與風暴行者會合，右手軟軟地垂著，似乎在之前與諏敖交戰時弄斷了；左手則按著肚腹，血絲在指間滲出，看似受了十分重的傷。風暴行者與伊爾尼爾抵住了一擊後分開，看了雷蒙德一眼，又再看著戰況，知道到了這地步已經是怪物與怪物的戰鬥，嘆了一口氣，錘交左手，伸出右手扶著雷蒙德，慢慢退開，以免被諏敖的不知名白色魔法或索羅以三條性命作賭博解開封印的「火神」波及；而與風暴行者分開的伊爾尼爾也勉力站起，拿著被諏敖擊得微微彎曲的六角儀杖，在趕來幫忙的基絲汀的攙扶之下，也慢慢離開現場，往兩條大街之外的瑪莉亞與亞爾法特的所在撤退。

索羅雖然得到莎拉的冰封咒文冷卻熱力與X的回復咒文修補不停被烈火灼傷的雙手，期間的痛楚卻沒法避免，常人的話早就忍受不住而放開劍柄；但是眼前怪物一般的敵人與還留在這裏的人命，告訴索羅不能輕易放棄古劍天焚讓「火神」暴走，當下咬緊牙關，怒睜雙目，瞪著眼前不自然的銀色龍鱗反射著紅紅的火焰，以心念控制火族的終極召喚獸攻向諏敖。

諏敖連吼數聲，龍型的身軀白光閃爍，數道巨大的光柱轟射向弓著身子的「火神」，卻像石沉大海似的，被火焰吞噬，無功而返。「火神」抬起沒有五官、卻感覺份外猙獰的臉孔，順著索羅的眼光「望」著眼前的銀龍，也不見它的雙足移動，慢慢地以不正常的動作人立起來。

「嘲——」諏敖發出低沉的嘶叫聲，身上白光依然，氣勢卻遠差於之前那副君臨天下的德性。他的龍足後退兩步，雙翼又再微微抖動，看來竟像是要撤退似的。他的心中盤算著，知道自己失去飛行的能力，即使要往後逃走，也不可能比「火神」的神速快，與這火焰的怪物硬拚似乎是無可避免了。

「火神」緩緩地一步一步往諏敖邁進，在操縱著的索羅汗流浹背，四周張望，確定了周圍除了莎拉與X之外再沒有其他人，眼裏鎖定目標，大喝道：「你這違反大自然存在的怪物，給我燒個灰飛煙滅吧！」

「愚蠢的人類啊！違反大自然存在的，是你們才對！我乃『玉天皇』所挑選的王，怎會在這裏被毀滅！」

諏敖的怒吼如雷貫耳，白色的魔法芒比之前更加耀眼，似乎要擴散開來似的。索羅見識過亞爾法特在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的舊總堂聖彼德堂爆發過的白色魔法，正以為諏敖要施放甚麼巨大的定點爆炸咒文之時，諏敖的白色光芒卻忽然縮小，濃縮至只披在他的龍型身體不過半寸的厚度，刺眼度卻大增。他大吼一聲，不往旁避開，卻逕自往「火神」懷中衝去。

只聽得「蓬」的一聲，銀色鱗甲的龍體已鑽進「火神」的身體裏面；可是他要穿過「火神」身體的如意算盤卻打不響，在火焰之中詭異地被凝在中空中。「火神」把諏敖收於體內，也擺出一個擁抱著甚麼的姿態，又再曲著身，遠看像一個巨大的火球。索羅似乎感受到巨龍於火焰巨人內的重量，「嗚哇」一聲的叫了出來，口中吐出鮮血，狀甚痛苦。火焰的熱力沒有上升，莎拉依然艱辛地維持著冰封之咒；可是他身上卻受著更大的傷害，X的負荷更大，也「嗚」的一聲叫了出來，身上的綠色光芒忽然一暗，復又明亮起來，勉力維繫著「大回心法」。

在白色的魔法芒形成的能量護罩之下，「火神」的魔火一時之間還傷不到諏敖的龍體。諏敖在火焰之中不停地舞爪，卻無法動彈，像是被蜘蛛網捕下的蒼蠅，魔力源耗盡只是時間的問題，藍色的眼眸中閃出絕望的神色。

===

『發現「原型．終結者」、自動搜索連線——』

「可惡啊！我是位高於人類的存在，不能就此覆滅！」諏敖心中呼喊，在白色魔法芒的包圍之下卻發不出聲音來。

『分析搜索者屬性完畢，締結與「玉天皇」連結，通訊通道開啟——』

諏敖的腦海中響起奇怪的合成聲音，卻似乎見怪不怪。

「我的主人——『玉天皇』啊！可恨的人類如今把在下逼至絕路，在下實在無顏面見您！」

『諏敖，汝之名乃為「憎惡」，為朕之左右手，位列王侯。汝之任務是於人類與大自然之間撒下憎恨的種子，令人類被界定為自然之敵，以使焚世之日順利清除其存在。在位「弒龍教」教父六年，龍族與人類之關係深深交惡，任務雖未達標，仍屬階段勝利。朕批准汝在此退下，待得時機成熟，自當有回歸之時。』

「可是『光之血脈』仍然存在於世，『審判』機制猶在，若他把六大聖物集齊的話——」

『朕推斷，世界自主交際網絡重建的時機已近在咫尺，他們的行動將無法逃過朕的法眼。假如「光之血脈」真的把五大聖物帶來朕的跟前，只會在朕周全的佈防下迎接毀滅的命運，汝不必為此粗心。』

「除了『光之血脈』，在下更擔心於弒龍教的部下報告得悉、有關他與同伴得到愛麗絲之認證——『御龍使之紋章』一事啊！」

玉天皇於諏敖腦中的聲音靜了下來，良久不語。

「在下的任務是透過『憎恨』令大自然背棄人類；如今有人類卻得到與百獸之首愛麗絲的同盟，在下實在慚愧！」

『此事變數甚多，朕必須搜集更多數據、計算數值預估，從長計議。汝就先回來吧！』

接著是「咝」的一聲，連線中斷。然後緊接著的，是另一把不男不女的聲音，平板冰冷地報告著：『與「玉天皇」連線終結。人格記憶備份完畢、人格記憶資料上傳中——資料上傳完成，與「原型．終結者」連線終結。』

===

諏敖的巨體龍身於「火神」的體內咬牙切齒，低沉地嘶叫著。然後「咻」的一聲，保護著自己的白色光芒忽然消失掉，表面的鱗甲即使再堅固，在「火神」的烈焰之中終於慢慢開始融化。他的聲音似乎帶著痛苦：「這個屈辱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必定會再來復仇.....抹乾淨勃子等著吧.....」

火焰中的諏敖說著說著，聲音越來越慢，巨型的龍體也開始被燒得解體。隨著火焰把解體的部份燒淨，隱約只餘下一個人形，應該就是他卸下「真．龍魔裝甲」的本體。

索羅知道勝利在望，「哼」的一聲回答道：「你慢慢記著吧！不過燒得剩下渣滓，不知你還有沒有腦袋記住……不，你不是說你並非肉身嗎？我想你本來就沒有腦袋吧？嘿！」

剩下一條黑影的諏敖雙眼仍然閃爍著詭異的藍光，聞言哈哈大笑：「你們今天可以燒燬我的身軀，但是多得你的甚麼『火神』，我的『靈魂』可不會死啊！」

「燒昏了頭了嗎？妖言惑眾！」索羅對諏敖的說話毫不相信，雙手雖然得到莎拉和X的輔助，但是已經越來越麻木，知道快要支撐不住，古劍天焚離手的時間不遠了。他注意力更加集中，「火神」的火勢更加旺盛，諏敖的身影看來只餘下骨骼：「焚燒吧！」

諏敖的笑聲不絕，卻慢慢變啞，然後變得寂靜，曲著身子的「火神」仍然燒著霹靂啪啦的火舌，懷內的黑影終於被火焰「消化」掉，失去蹤影。索羅艱辛地消滅了諏敖，高聲地吶喊著，旁邊的莎拉與X也精神一振。他心中念一訣咒文，「火神」的魔力維持終於失效，化為一團火球，火舌在半空四射消散，維繫著召喚咒文的紅色魔法芒急速回歸到古劍天焚劍柄上的紅水晶之內。

緊接著是「哇啦」一聲，把索羅包裹著的冰塊化為一團水，四散於地上，同時莎拉「嗄」的一聲長嘆，藍光消失，坐倒於地上；在一旁的X身上的綠色魔法芒也忽然變得暗淡，額上的汗水不知來自「火神」的熱力還是維持著「大回心法」的體力透支，在恐懼之杖的支撐下跪倒於地。

索羅的雙手在冰火兩重傷害之下，即使得到X的回復咒文幫助，到了這時候已經變得麻木，再也握不緊天焚，任由古劍插於地上，雙手震抖著，連連喘氣。他自言自語地道：「好運勢……還沒有結束……」

就在眾人以為可以喘一口氣之間，旁邊傳來憤怒的叫喊，喊聲帶著瘋狂。索羅、莎拉與X猛地轉頭向吶喊聲的方向，只見一人雙眼變得血紅，張開血盤大口，全身爆發出紫氣，拿著雙刀，竟然就往索羅奔去，看來似要把他以雙刀碎屍萬段，正是之前倒在旁邊，恰恰避過「火神」一劫的阿里。

「火之魔法的怪物！你這王八蛋竟然又再把它釋放出來為害人間！」阿里瘋狂地叫喊著，看來竟然被「火神」的映像勾起數月前在中美洲戰鬥的記憶。當時他身為副官與其餘美洲三大皇牌帶領三十多人的獵魔旅團戰士與二百多人的帝國騎兵團圍剿火之一族的遺族，戰至最後穩操勝券之時，最後的五十多名兵士卻在「火神」的烈焰下如螻蟻般被一一燒成灰燼，加上自己在失控的「火神」下差點連性命也丟掉，對他的精神打擊實在太大。如今再次親眼看見夢魘，終於忍受不住，發起狂來。

索羅、莎拉與X三人為了打倒諏敖，早已經筋疲力盡，眼看著阿里的瘋狂進攻，一時間只感到萬事皆休。索羅的身體因為痛楚與疲累與顫動著，有氣沒力地嘗試著解釋：「『火神』……已經再次……封印起來了啊……」

發狂中的阿里卻又哪裏聽得到他？仍然向他們衝過來，「殺魑魅魎」雙刀帶著魔法的電流，首先往索羅身上招呼，在一旁的莎拉和X眼巴巴看著，卻再也沒有體力站起來幫忙，眼中流露出焦慮的神色。索羅看看身旁，想起自己若不反抗，只怕自己領死後便輪到莎拉和X。好不容易才捱過「火神」的召喚，被發狂中的阿里一刀一人劈倒，豈不冤枉？當下痛苦地吆喝著，因痛楚麻木的雙手勉強使力，X施下「大回心法」治合的傷口又再爆裂開來，鮮血淋漓。滿佈鮮血的雙手好不容易才抓著古劍天焚的劍柄，猛地抬起頭，阿里卻已掩至不過數尺之遙，雙刀高舉過頭，眼看就要劈下。身旁的莎拉吶喊著

，全身泛起藍色的光輝，一手撐地，另一手作出半個手印，四散周圍的水鏡開始聚集，但似乎已經太遲。莎拉幾乎要哭出來，大叫著：「索羅——」

隨著阿里狂叫著，右手刀「弒魅」首先砍下，索羅雙手麻木得沒法舉劍，只能別過頭去，閉上眼睛引頸就戮。只聽得「鐺」的一聲巨響，「弒魅」刀被甚麼兵器擋著，索羅死裏逃生，還沒有睜開眼看看是甚麼狀況之時，X已先喊出來：「愛德華！」

愛德華在索羅放出「火神」時知道自己闖出來只會礙手礙腳，只好避於一旁，在街角的轉角位觀戰。看見諏敖被毀滅，正要走出來與索羅等人相會，卻遇上發狂的阿里，舉刀就劈，當下也沒有時間細想，黃金雙斧已然祭出，先把阿里勢取索羅性命的一刀擋著。

索羅、莎拉與X還沒空說些甚麼，阿里的紫色魔法芒撲面而來，同時周圍熱力上升，伴隨著「殺魑」刀是一個紫色的「火彈破」火球，由下而上劈向愛德華肚腹。愛德華之前受的傷還沒有完全治好，半埋口的傷口在大動作之下又再裂開，身上破孔與焦黑處處的白襯衣染上鮮紅的血跡，也沒空理會，只能「嗚」的一聲悶哼，全身勉力使出「激電寄附」之咒，佈滿右手斧之上，寓守於攻，猛地往阿里的「殺魑」刀迎去，心中卻知道這是一個賭注，阿里這一刀若有後著的話，愛德華已經無力變招對策，只得束手就戮。

對他們而言，十分幸運地，暴走中的阿里似乎純粹以本能攻擊，根本沒有想過武術上的招式；事實上這時候若給他一對破木棒，他也一樣大開大劈。帶著紫色火球的魔刀砍在帶著電流的右手斧上，拚盡最後力量的愛德華長聲大喝，竟把阿里硬生生推後數十步。阿里這時沒有身法可言，腳下一個踉蹌，坐倒於地上。

在阿里的身後一隻手忽然搭上他的肩膀，正是之前往外圍疏散亞歷山大利亞自衛隊的本鄉十六：「冷靜下來，阿里！」

阿里雙眼通紅，對本鄉的話不聞不問，像野獸般咆哮一聲，腰間一扭，「殺魑」刀竟往上司劈過去。本鄉皺起眉，卻不在意，只見他身後另一隻手掌伸出，金黃色的魔法芒暴發，一個電流交織而成的能量球在手心之中浮現，把「殺魑」刀凝於空中。替本鄉擋下阿里一刀的人大喝：「不得對本鄉中校無禮！」說著身形一晃，已搶在本鄉身前。阿里還沒有反應的時間，這人右足運勁，踢於阿里的右腹，把他踢開數尺。

「亨利！不要太過粗暴！」本鄉右手一伸，攔於踢開阿里的人面前，這人正是之前出發尋找索羅的線索，追蹤了一個圈卻又回到亞歷山大利亞的亨利．華爾特。亨利的踢腿對發狂中的阿里就像刺激蠻牛的刺槍一般，不僅沒有阻止他的暴走，吃痛之下更加瘋狂，一躍而起，又要攻向本鄉。

本鄉的眉頭皺得更緊，道：「再次看見『火神』的刺激真的這麼大嗎？」

亨利在一旁暗暗竊笑，對本鄉的「新寵」醜態百出心中一片冰涼。他向本鄉道：「這頭發飆的瘋狗，就讓我把他冷靜下來吧！」

本鄉自然知道部下的魔法所長，點頭以示批準。亨利「嘿嘿」一笑，身上發出金黃色的魔法芒，雙手緊合於胸前，兩隻食指與中指指向天空，作出一個魔法的手印，然後喝了一聲：「神委頹頓！」

與基絲汀和伊爾尼爾使用過的「亢心莫名」恰恰相反，「神委頹頓」雖然也是以電流操控腦波的高階魔法，若受術者的情緒高漲，「神委頹頓」能達到抗奮的作用；不過使用這咒文的機會實在少之又少，因此即使是高階的金系統魔術士，認識這咒文的人也只有寥寥數人。

只見自亨利的手印之中閃出一道幼幼的電流，射向撲過來的阿里，正中額心。亨利喊了一聲：「冷靜下來吧！」

阿里像是觸電一般，全身一抖，前衝之勢靜止下來。不多久，亨利手印上的電流收起，阿里的精神狀態果然被抑制下來，雙眼像犯睏一樣，慢慢合起來，然後身子一軟，雙手鬆開雙刀，體力過度透支下向前仆倒於地上，昏死過去。

「接著，就是這些五族的逆黨嗎——」亨利鬆開手印，右手握拳，「噗」一聲的擊於左掌之中，看似蓄勢待發的樣子，然後卻驚訝地「咦」了一聲。同時，不遠處的愛德華幾乎大叫出來：「兄長！」

這一下子出乎索羅、莎拉、X、以及從後趕來的亞爾法特、瑪莉亞和伊爾尼爾的意料之外；唯有基絲汀早就見過亨利帶領獵魔旅團針對不同聖神教支派的例行巡檢，沒有覺得奇怪。在一旁的風暴行者扶著重傷的雷蒙德緩步走出來，本來一起對付諏敖的眾人之間的氣氛又變得僵硬。面對忽然在自己面前出現的弟弟，本來磨拳擦掌的亨利神色尷尬，竟自呆了。

本鄉十六舉起左手，道：「罷了，不能再戰下去！我們這一方除了亨利以外全員受傷；對方卻有四名聖物使，我們處於劣勢。」說著向風暴行者點頭，風暴行者已然會意，雙手向前一推，紫色的魔法芒泛起，附近開始聚集起濃霧，正是「幻霧迷津」之咒，作為障眼法為己方舖設撤退之路。

本鄉嘿嘿一聲冷笑，道：「今天就算你們走運了，要知道若我要把這港口的自衛隊都召回來的話，恐怕你們要走也不易。怎樣？即管趁這機會投降吧？我以中校的軍階發誓，會為你們向我王孔彤說說好話。」

「『孔彤』嗎就是闇黑帝王的名字？嘖，一國之君卻沒多少人知道他的底細呢。」索羅嘿嘿一笑，想也不想就答道：「對不起，我們的目的本來就是要根絕闇之魔法，道不同不相為謀，沒有甚麼好說的。你們既然不戰，我們也樂得告辭。」

亞爾法特忽然插口：「——不過這小女孩是『黃金十字聖教』的聖教主，我想你們也知道吧？這兩位——基絲汀與伊爾尼爾是為了保護這位聖教主而來，對闇黑帝國並無反意，與你們打起來，一半是因為以為這位龍騎士打扮的男人，本來就是無妄之災。你們……可不可以放過他們？」

對於亞爾法特的求情，眾人為之一愕，轉念一想卻又不無道理。與瑪莉亞一行，本來就只為放生龍卵而已，與闇黑帝國一點關係也沒有，若因為這一戰而惹禍上身，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實在過意不去。

本鄉哈哈一笑，道：「你這麼說，這小女孩不僅沒有罪，反而有功了？好，帝國對聖神教本來就採取懷柔政策，人偶一役更許下半年不搜捕之諾。只要這位聖教主與兩位護法答應不再插手五族逆黨之事，這次事件可以不追究。」

瑪莉亞聞言，正要說些甚麼，基絲汀與伊爾尼爾已攔在她身前，向她搖頭。瑪莉亞想到自己身負整個黃金十字聖徒教會會眾的性命安全，嘆了一口氣，只好作罷。

亞爾法特向瑪莉亞、基絲汀和伊爾尼爾揮手，微微頷首道：「這段時間與妳同行，實在是一個愉快的旅途，我們很高興認識妳……還有基絲汀和伊爾尼爾！希望日後能夠再見面吧？」

莎拉、X亦曾與瑪莉亞同行，都一起點頭示意；至於索羅與愛德華則曾在波爾多城與兩大護法並肩作

戰，以拳會友，以前在聖彼德堂打了一場，就當作是不打不相識了，亦向他們揮手道別。

瑪莉亞在基絲汀和伊爾尼爾之間鑽出來，道：「能夠與各位相遇，自是聖神的安排。一路上有勞你們保護著我，還有我們的教徒，以後風波平息，一定會再見面的。這刻我教正值多事之秋，『苦行會』蠢蠢欲動，我想我也是時候與教眾共同進退了。我們就在這裏分別吧……後會有期！」

說著和基絲汀、伊爾尼爾二人看看亞爾法特那邊，又回看本鄉十六那邊，再次得到本鄉的首肯，也就往西南方去了，肩上的小紅龍布魯多輕聲嘶叫，尾巴一擺，當作對亞爾法特等人的道別。

索羅領著眾人正要離開，愛德華眼中隱隱泛出淚光，朗聲問道：「兄長！我們在百立克史密夫家族的教育中一起長大，你怎能說離開就離開？參與闇黑軍團，助長他們的暴行，難道你不會愧對教導我們為正義而戰的列祖列宗嗎？」

亨利沉默一會，答道：「愛德華，我不得不放棄百立克史密夫之名，你就由我去吧；就當你沒有這麼一個哥哥就是了！從今開始，我們再見就是敵人，不要對我禮讓啊！」說著竟也不理會其他人，轉身隱身於濃霧之中。本鄉沉默不語，一揮手之下，一手把昏倒的阿里揹於背上，風暴行者也攙扶著雷蒙德，眾人的身影漸漸變得模糊。

濃霧中眾人不言不語，唯獨雷蒙德卻嘿嘿笑了起來：「莎拉．莎娜啊！老子的詛咒似乎又快要發作，加上完全不在狀態，似乎今天不放妳一馬不行了。等著我吧，待我傷好，我必定會再來找妳的……」

莎拉在不遠處聽得搖頭，也不答話，本鄉一行人的氣息已經完全在風暴行者施行的「幻霧迷津」之咒的掩護下消失。

索羅向眾人點頭示意，趁著本鄉的部隊離開，也往東南方撤退，轉眼已在地平線之上消失不見。在破爛不堪的市街之上，一把顫抖的聲音忽然傳來：「那……那……那麼我怎麼辦？這市街的重建又由誰來付款？？」

肥腫難分的身軀在街角站起，卻是滿身汗臭、屎尿齊流的亞歷山大利亞市長，看著一塌糊塗的市街，呆了下來。

第五十三章：行鏢委託

莎拉閉起雙眼，站於池塘之側，雙手向前伸著，兩掌張開，像要推開門似的，靜靜地維持著她的姿勢。她的身上慢慢發出淡藍色的光芒，雙眼緩緩地張開，同時雙手慢慢往胸前收起，左掌於上，掌心向地；右掌於下，掌心向天，作出抱著一個圓球的手印。這時候微風吹起小浪的池中開始激起水花，隨著莎拉的手印轉動，一個圓圓的水球「啵」的一聲，像有生命似的跳出水面，違反物理地在空中凝住。

莎拉的嘴角掀起微笑，道：「這就是水之一族操縱水流的魔法——『聖水流舞』了。水族的魔法分三大類，『聖水』系統的液態魔法、『幻霧』系統的氣態魔法，和『玄冰』系統的固態魔法，透過對水份子的操縱，也可以這樣——」說著雙手向前一推，然後蠻腰一扭，雙手往後一甩，水球成為一條水柱，隨著莎拉的去勢往後方飛去，同時莎拉喝了一聲：「玄冰刺槍！」水柱在藍色的魔法芒包圍下，在數秒之間轉態為冰狀固體，往莎拉身後的亞爾法特飛去。

亞爾法特嚇得大叫起來：「哇哇哇哇！小心！」

同時往左撲開，生怕冰柱把他刺穿。莎拉頑皮地嘻嘻一笑，又再念起咒文：「幻霧迷津！」

在亞爾法特超級低下的運動神經還未躍開，冰柱快要撞上他的胸前之際，本能地想要躲避閉眼，但內心卻有一種『不能漏看任何瞬間』的莫名執著，強逼他在驚懼中睜大雙目。就在他緊盯著冰柱的瞳孔中，冰柱忽然「噗」的一聲碎開，然後四散，在還沒有碰到亞爾法特之前已經化為蒸氣。在這極短的時間之內，一些冰塊還沒有完全溶化，霧氣之中也帶著水點，嚇得目瞪口呆的亞爾法特忽然感到一股濕氣，帶著藍光的霧氣把他包圍在內。莎拉爆發出笑聲：「膽小鬼！難道我真的會把你殺掉嗎？」

「不好笑！」亞爾法特語氣帶點尷尬，身上忽然湧出白色的光芒，「模仿之眸」竟然啟動起來。只見他雙手也向前一推，身邊周圍的藍色霧氣忽然被染上白光，然後迅速於亞爾法特身前凝聚，霧氣轉態變回液體，帶著白色魔法芒的水球在半空飄浮。莎拉的眼中發出羨慕的光芒，雙手交於胸前道：「厲害！果然只需看見一次就能把我使用過的魔法再次使出來。」

亞爾法特嘆一口氣，白色的魔法芒更耀眼，雙手往身前一收，再向前推開，被「聖水流舞」控制著的水球往湖中激射，在模仿版的「玄冰刺槍」之咒下成為一條冰柱，飛出數十尺，去勢既盡，「噗通」一聲跌回入池中。「可惜我不能記住魔法，也不知道如何念咒。即使知道咒文，我也沒法『創造』出魔法。這樣的模仿也不知有甚麼用。」

在一旁的X此時走過來，插口道：「用途可大了！你的『現在視界』最低限度能成為你保護自己的最強武器，任何人向你施發的魔法，你都可以立刻重複使用，中和敵方魔法。在用於進攻方面，只要你與我們一起，模仿我們的魔法，我們的攻擊魔法能夠立刻加強一倍威力；怎能說沒有用呢？」

「或許——」坐在一旁看著莎拉與亞爾法特的愛德華也加入對話：「上天給你這『模仿之眸』的意思，就是叫你不要獨立行事，一定要與同伴同行吧！」說著不自禁嘆了一口氣，然後又沉默不語。

自從由亞歷山大利亞離開，愛德華變得沉默寡言，連索羅挑釁他鬥嘴，也不瞅不睬，一路上只管默默地在後面跟著。亞爾法特等人互相對望，自然知道是因為他與兄長亨利重遇，亨利卻斬釘截鐵地拒絕回到他的家族去，語氣之間甚至要與他的鐵匠家族劃清界線，原因卻不願說明。

「嗨！找到工作了！」在眾人所在的池塘位於市鎮的邊緣，索羅於不遠處的「街角」一邊跑過來，一

邊帶著興奮的語氣叫道。所謂的街角，其實不過是一所小平房，閘門關上，上面掛著一個木製的招牌，寫著的店名說明這是一所雜貨店，看來卻已經荒廢已久；而「街道」也不過是一片泥濘地，似乎好久沒有人來過。

莎拉雙手撐腰，沒好氣地道：「找甚麼工作了？你不是回鎮上尋找往西藏的情報嗎？」

索羅跑到眾人面前，聽到莎拉的說話，立時把一張紙張從懷中取出來，遞到她的面前：「看！這是合約！」

莎拉把紙張接過，看了一眼，奇怪問道：「保鏢？」

自從亞歷山大利亞與本鄉十六帶領的第三獨立部隊聯手對付弒龍教的教父諏敖以來，身為「御龍使」的他們卻無法呼喚龍族來到北非與中東交界；X懷疑他們離開中非剛果森林太遠，龍族沒辦法接收到他們的召喚。無法再次坐上龍背旅行，索羅提議唯有再次以馬代步，輾轉已經走了幾乎兩個星期，來到以古時中東其中一個大國伊拉克區域的首都「巴格達」命名的小鎮。

但是剛剛越過巴格達，亞爾法特的魔磁指著的方向面前卻是一條大峽谷，瞿眼看來足足數公里寬，腳下更看似無底深淵，看來不走上數星期也不會找到繞過大峽谷的道路。離開非洲，X的名字於中東雖然仍然響亮，他本人卻沒有來過這附近的中東領域，不知進路，當下在谷前呆了下來。索羅曾提議過以X的「御空步」咒文飄浮過去，X卻搖頭說一來距離過遠，二來沒法同時讓五人飄浮，只好作罷。

面對這地勢的難題，眾人唯有回到巴格達鎮中，尋找前往西藏的路徑。於波爾多鑄鐵窖維修古劍天焚之時，愛德華與索羅從長輩得到最後一件魔源聖物「禁語魔鑽」的情報，似乎仍在土之一族的皇族手中，卻已經不再留於古時的首都「西安郡」，在逃離闇黑帝國的掃蕩戰期間隨著皇族來到古中國大陸的西部——西藏高原的某處。

索羅深深吸一口氣，解釋道：「這城鎮原來是許多商旅團的起點，從事著中東與東亞的貿易。剛剛在鎮中的廣場打聽得知，這叫『駱駝貿易』的商旅團正要離開這裏，往印度的甚麼大城『新德里』進發。可是他們一向聘用的保鏢公會卻因為牽涉某土之一族地下組織的圖謀叛變而被獵魔團封鎖，現在唯有臨時聘請數名保鏢作為護衛。我看廣場中上百名戰士模樣的人在找類似的工作，本來正擔心如何把這合約爭回來，哪知這裏找工作的所謂戰士級人馬沒幾個手底下有真功夫的，三扒兩撥就打倒了。我想只要渡過中東『巨人鹽湖』之後，由北印度往西藏應該容易多了吧？」

對於中東與亞洲的認知，眾人也僅止於閱讀過數本地圖而已，除了知道中間有著世界其中一個巨人兵遺蹟「巨人鹽湖」橫跨亞拉伯半島與中東西部、西藏西南方被喜馬拉雅山脈阻隔、以及中間各地域大約的位置和名字之外，對於途中的風土人情可謂一無所知。而事實上，正如文明崩壞以前一樣，中東自古以來仍然是戰禍頻生之地；不同之處是遠古時的「黑色寶藏」——貴重的能源原料：石油如今再不是紛擾之源。中東在地理上處於亞洲與非洲的交界，與歐洲也只是咫尺之遙。曾幾何時，留守非洲的木之一族還未放棄對「領土」的重視，雖然從來沒有佔領他族領土的野心，對妄圖增加領地的土之一族的入侵作出外交抗議無效，兩族數度交戰於巨人鹽湖的領域。到得土、木二族達成共識，同意領土的分界線時，據守歐洲的金之一族又垂涎埋葬於北非到中東地域的遠古科技，向土之一族發起戰爭。及至闇黑帝國一統天下，中東的戰亂已經斷斷續續延伸了數百年的歷史。

因為戰禍的破壞以及巨人鹽湖領域周圍的嚴峻環境，人們無法發展這地域，造就了地圖上歐、非洲與亞洲之間的一大片空白。可是歐、非洲與亞洲的經濟貿易沒有斷絕：商旅團發展了北面途經古俄羅斯領域的「哈薩克走廊」和南面穿越中東的「中東走廊」，維繫著洲際間貨物的流轉。相對於面對嚴寒與雪暴連年的挑戰、和近年屢次發生的商旅團神秘失蹤事件（普通人不知道、卻是「龍騎士」搞的鬼

) 的哈薩克走廊，中東走廊雖然亦非易走之途，始終比較安全，通往東亞的距離亦較接近，大約四分之三的商旅都走這途徑。

可是中東走廊橫越古時幾乎毀滅大地的巨人兵之役的遺跡之一——巨人鹽湖，當中隨處可見凶猛危險的巨獸；而經常路過的商旅團亦理所當然地吸引了大量的盜賊。由於取代比較溫和天氣的，是沿路隨機發生的危險，「保鏢」這項失傳數十世紀的職業自然地再次應運而生，在這裏蓬勃發展起來。

莎拉斜睨著索羅，一副看著無可救藥的蠢材的樣子說道：「我們還在被獵魔團追尋著啊；在大街廣場中這麼一大鬧，豈非留下大量情報給人追蹤了嗎？」

索羅聳聳肩，不置可否地道：「我只用十分小型的火魔法啊！廣場內也有幾個純種火系統的術士，該是古時留下來的後裔，應該不會這麼容易穿崩吧——」

這時候X「咦」的一聲打斷他的話，往那荒廢了的雜貨店的方向看去，語氣帶點警示：「是誰？」

眾人一同回首，果然看見一個小男孩在探頭探腦，神色鬼祟。小男孩膚色微黑，短短的黑髮，不過十三、四歲的年紀，身上衣衫襤褸，滿身污衊，似乎是當地的窮等人家。被X叫出了自己的行蹤，男孩嚇了一跳，慢慢地從平房背後走出來。亞爾法特不知為何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禁帶著憐憫的語氣問道：「小兄弟跟著索羅來到這有甚麼事呢？」

那小孩「哼」的一聲道：「接下了穿越『巨人鹽湖』的保鏢合同，還以為是甚麼高強的戰士團隊，原來不過是小孩、女人和中年伯伯！」他這話完全出乎眾人的意料之外，眾人忽然啞口無言；X被小孩子說是「中年伯伯」，更是大受打擊。

男孩好奇地向坐在一旁的愛德華走去，細細的打量，又添加意見：「這哥哥還比較像樣；加上這拿著巨大闊劍橫掃廣場的哥哥，還不過兩人而已，就這樣的組合妄想為『駱駝商旅』保鏢，橫過『巨人鹽湖』？這也太可笑了吧？」說著又嘆一口氣，自言自語：「『駱駝商旅』的老闆不知道自己聘來了甚麼弱手，這次旅程多災多難了，真可憐！」

「嗨，不要以貌取人啊！不要小看這帶著中年伯伯的小隊，就算沒有他加入之前，我們也橫越過中非的『巨人沙漠』啊！」索羅帶點不忿地抗議，X在一旁卻像又再被重擊一錘：「『中年伯伯』——連你也這麼說——我不過三十六歲啊，已經這麼老了嗎——」

「哼，『巨人沙漠』和『巨人鹽湖』雖然都叫『巨人』，危險程度差了好幾十倍耶！中非的沙漠大不了是甚麼小怪獸和炎熱的氣候；這裏面前的鹽湖可是有兇惡的悍匪、巨大怪物和不斷改變位置的流沙潭呢！」小男孩對他們橫越「巨人沙漠」嗤之以鼻，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

亞爾法特咋舌，喃喃地道：「那甚麼『神沙巨蠍』也只算是『小怪獸』的話，『巨大怪物』會有多巨大啊！」

「咦——」小男孩聽得亞爾法特所言，好奇起來：「你們遇過巨大蠍子卻活著回來嗎？哼，還算有點本事；不過要穿過『巨人鹽湖』，這點程度總是要有的……」

莎拉心思細密，從小孩的說話中知道他對「巨人鹽湖」似乎頗有認知，當下在索羅駁斥之前揚手止住，帶著溫柔一點的語氣向男孩問道：「你似乎知道不少『巨人鹽湖』的事嘛？你叫甚麼名字？」

小孩眼中閃出精靈的光芒，嘿嘿一笑，道：「小姑娘總算還有一點腦筋，不過呢，情報是要代價的！

我的名字叫拉忽．亞爾伊沙衛，是巴格達少數熟悉『巨人鹽湖』的情報賣家之一！」

眾人面面相覷，一時之間沉默無言。他們一路以來，也見過不少情報販子，可是這樣年少的小孩子卻是第一次見到。見識過不過十一歲的黃金十字聖徒教會聖教主瑪莉亞三世的成熟穩重，他們倒沒有要小覷眼前這小子的意思；只是不像瑪莉亞，拉忽怎麼看上去都沒有經過甚麼正統的教育或過人的遊歷，實在很難相信他是「巨人鹽湖」的萬事通。

索羅首先搖頭道：「算了吧。如果你是要錢的話，我們可沒有多少，不能把僅餘的少許用在你身上。我們由中美洲穿過南美、越洋到歐洲、再跨越非洲，一路以來都是一邊走一邊找路；現在以亞洲為目標，前進的方法不會變。」說著右掌上下揮動，一副要拉忽離開的手勢。

拉忽看見他們似乎沒有興趣的樣子，開始有點焦急：「我可是有著最新的流沙潭位置圖啊！是一個月前的貨色，可以救你們一命的——」

「小朋友，」這時X打斷他的說話：「為甚麼那麼急著要賺錢呢？你的錢要用來幹甚麼呢？」

X的語氣沒有索羅的不耐煩，換上的是一絲真摯的關心。拉忽的自尊心與求助的心態在糾纏著，一直以來的傲氣終於隨著一聲輕嘆放鬆下來：「我必須儲蓄一筆旅費，往印度尋人。鎮內的店舖又嫌我年紀太小，不肯聘用我……我的父親說，一定要自力更生，每一個人總有自己的長處，只要好好運用，沒有不能謀生的道理。不瞞你們說，我的專長正是情報的搜集和交易，難道這樣也有錯嗎？」

聽得拉忽的解釋，愛德華身體微微震動了一下，接著問道：「你要往印度找誰？」

拉忽又哼了一聲，道：「這麼多問題，卻一塊錢都不給嗎？算了，這與『巨人鹽湖』的情報無關，告訴你們也不怕不划算。」說著神色掠過一絲擔心，旋即又神氣起來；擔心的神色卻逃不過眾人的銳利目光。他續道：「我的父親兩年前往印度經商，帶著的商旅團卻消聲匿跡了。我媽媽剛剛過身，因為要趕著回來照顧我，他行商的時間通常不過一、二月，一去半年實在不尋常。這裏的商團通常都有很詳盡的旅誌，一路上為了確保貨物和人命的安全都會不斷地與本地的商旅公會通訊；但我用盡了所有的情報渠道也找不到他們的消息，竟似在人間消失了似的。因此我唯有要努力賺錢，自己親自往印度去尋個究竟。」

似乎已經許久沒有告訴過任何人自己的故事似的，拉忽無意間把身世都傾囊說了出來。他的故事幾乎與愛德華尋找亨利的經歷重疊，讓莎拉想起自己的父親，令亞爾法特感懷自己身世，性格的掘強也引起索羅的好感；至於X一向的關心別人，不期然也擔心起這小孩的事來。沉默之間，他們互相對望，然後不約而同地點了一點頭，莎拉率先對拉忽說道：「旅費我們本來就不多，但既然去路相同，不如跟著我們一起去吧；以情報家的身份，想來商旅團那邊也應該不太難說服。」

眾人自然以為拉忽會一口氣答應，誰知他卻大笑起來：「和你們一起去？不要說笑了，帶著女人、小孩和老人的保鏢隊怎會安全！怕且『巨人鹽湖』過不了一半就被甚麼怪物吃掉了——在找到我父親之前我才不能冒這種危險。」

面對黃毛小孩一而再、再而三地質疑他們的能力（和不停地把他的年紀越說越大），X終於忍不住開口反駁：「小朋友，你不知道我們是誰，也就不要把我們看得太無能了。尋常的甚麼異物怪獸，就算只有我一個人也還不放在心上！」

拉忽的鼻子似乎又再往上扳，「哼」的一聲道：「實在不容易令我相信啊！」說著指向北方，續道：「巴格達北面三十數里外的岩石林中住著一窩雙頭大蛇，成年的大蛇足足兩個成年人的長度。牠們平

常以周圍的動物為食，把住在附近的牧民飼養的牛羊都吃清光，令他們頭痛不已。巴格達的闇黑軍團駐軍不理不睬，民間自衛隊唯有自行組織狩蛇團，兩年間出動過三次，每次都幾乎被全滅，被雙頭大蛇鯨吞的獵人數不勝數，唯有把那一帶地域放棄，不敢踏足。你們這副陣容，恐怕連鎮外那群畜牲也應付不了，還妄想橫渡鹽湖？」

索羅的眼眉微揚，揮一揮手，打斷拉忽的話，道：「聽起來倒剛好適合我們活動一下筋骨。」轉頭嘿嘿一笑，對X和莎拉道：「可惜我和那高傲的小王子還得留下來，為旅程採購補給點甚麼的。這群甚麼小蛇不如就交給小矮子你們吧！記得入黑前要回來喔。」

「甚麼？！」拉忽瞪大眼睛，難以置信地看著索羅：「你們不跟著去？你要讓這三個老弱婦孺去送死嗎？」
X聽得無奈苦笑：「老弱婦孺嗎……風中傳來了牧民的哀慟，既然大自然失去了平衡，我們走一趟也無妨。」他輕輕嘆了一口氣，拍了拍呆若木雞的拉忽的肩膀，語氣帶著悲憫：「帶路吧，小朋友。」

拉忽瞪大眼睛，奇道：「現在就走？甚麼裝備也不需要嗎？」回頭看去，只見亞爾法特竟然微笑著檢查繫著坐騎的馬韁，紮得緊緊的，拉忽更是大惑不解：「怎麼不解開馬韁，反而紮得更緊了？」

莎拉笑著道：「三十多里的距離還不必騎馬；而且不給你看看我們的能耐恐怕你也不會信我們能收拾這些小怪獸。跟著我們跑吧！」

拉忽大吃一驚：「用跑的？三十多里的距離哪裏是能跑的距離了？只怕未到岩石林就累死了！」

在一旁的索羅與愛德華也開始向市鎮起程，愛德華回頭道：「也不一定。我們就在這裏會合吧……早去早回！」

索羅從皮水壺喝一口水，也道：「合約寫著明天傍晚出發，今天晚上好回來了。雖說旅團會供給饍食，也不知道他們的食物合不合脾胃。嘖，市鎮有甚麼買的，將就將就著吧……」

拉忽到了這時已經驚訝得合不攏嘴，有點想打退堂鼓：「你們真的不跟著去作為後援嗎？萬一有甚麼不測的話……」

亞爾法特嘻嘻地笑：「勉強要劃等級的話，這『伯伯』和『小姑娘』可是與他們同級數的『戰士』啊！」

X又再一次被「敬稱」為「伯伯」，越想越不爽：「風向變了，我們也該起行。你說是北方？來吧。」說著身上泛起綠色的光芒，周圍的空氣忽然靜寂下來。拉忽知道許多情報，魔法的知識卻是弱項，沒有見識過木之一族鮮有人知的急行咒文「風滅行」，只覺耳間平時流動著的風聲忽然靜下來，奇怪非常。還沒有搞清楚狀況，右腕已被莎拉拖著，忽然之間「咻」的一聲，眼前一花，轉瞬已跨越數百米的距離，索羅和愛德華的身影只餘下兩顆黑點。

第五十四章：石林蛇洞

隨著神志慢慢回復過來，劇烈的刺痛慢慢像缺堤的洪水漫延全身，感覺就像被萬千的細針刺在身上每一個毛孔一般，卻沒有傷口、沒有血。

「嗚……」雷蒙德猛地睜開眼，坐起身來。他咳出一口鮮血，凝神養息了好一會，眼中的滿天星斗終於停下來，身上的痛楚也漸漸減弱到可以忍受過來的程度。他攤開雙手，模糊的眼光集中焦點，看著自己的手臂良久，除了之前折斷的右臂包裹著繃帶以外，看不見傷焦的皮肉，呆了好一會，才意會到自己又撐過一次烈火焚身的詛咒。

全身的疼痛終於消去，耳膜的轟轟之聲在他吞一口帶著血的唾液後「噗」的一聲清明起來，聽覺終於也回復過來。

「怎樣了？哼，還死不了吧？」雷蒙德的耳邊傳來一把帶著諷刺的聲音，抬頭看去，一張白皙的臉孔映入眼簾，金色的短髮在風中飄逸。他認得這人叫「亨利．華爾特」，是本鄉十六的手下，地位似乎比其餘任何人還要高，卻鮮見他出手。

雷蒙德也不理會亨利，深深吸一口氣，一膝仍然跪在地上，右足踏地，在右手一按之下，站起身來，身上的痛楚已經褪去。他冷冷的看著在一旁的亨利，點一點頭，也不知是否算是道謝，便回過頭去，查看周圍環境。

坐在旁邊的亨利也站起來，把手上把玩著的刺劍收回腰間的劍鞘之中，道：「這裏是叫『摩蘇爾』的小村落，多得你這兩個星期來自焚了三次，把我們的腳步都拖慢，現在也不知道落後那幾個魔源聖物使多遠了！」

雷蒙德「哼」了一聲，對亨利的不滿和諷刺不置可否，問道：「本鄉呢？」

「中校在那邊待著，似乎在與高層以傳訊魔球交流著。」

在遠處忽然傳來一把不太熟悉的低沉聲音，吸引了雷蒙德的注意力，卻是魁梧的巨漢龍騎士風暴行者。這時候已經開始入黑，天色漸漸昏暗，在他們之間是一團昏黃的柴火，把風暴行者的臉容暗暗的照亮著。他挺著腰坐在一塊大石之上，雙手握著巨大的禿鷹鐵錘，黑金色的鐵錘擱於地上，除了隨風微微飄揚的銀毛大衣和棕色短髮外，就像一幢石像一般，一動也不動。不遠處，阿里在漆黑中來回踱步，神色頗為頹靡，不知心中在想些甚麼。

雷蒙德點頭，正想說甚麼期間，忽聽得沙沙聲響，矮樹叢中走出高大的身影，正是如今部下非死即傷要退出行程，只餘下最強的他們五人的第三獨立部隊領隊——本鄉十六中校。他的臉在跳躍的火舌中顯得凝重，似乎帶著不滿的神色。他來到四人附近，道：「上頭命令，我們要往北方『哈薩克走廊』的起點『羅斯托夫』去。往當地路過的商旅團常有神秘失蹤的事件，經初步調查後似乎與北亞的龍騎士有關。」

亨利想了一想，然後作出吃驚的神色，道：「那是超過一千公里以外的城鎮啊！」

本鄉點頭，續道：「對。這是最優先事項，主要是因為我們與第二獨立部隊比較接近該地——」說著頓了一頓，回頭看著風暴行者，又繼續說下去：「——而我們也有熟知龍騎士背景的人在。」

隨著本鄉的目光，亨利也看著風暴行者，眼神帶著不信任：「中校要相信這樣的叛徒嗎？」

風暴行者向亨利回瞪，冷冷的道：「風暴行者的生命早已交給本鄉十六了；他的話是風暴行者的絕對命令，風暴行者不會異議。」

亨利「哼」了一聲，喃喃地自言自語：「交給本鄉中校的生命有我的就足夠了；不需要你這外人來插一腳！」

沒有聽到亨利的牢騷，阿里加入對話：「那麼我們又要放棄對索羅和其他聖物使的追蹤了嗎？」

本鄉點頭道：「很遺憾，我們不能違背最優先指示。不過上頭改派了第五獨立部隊代替我們。」

亨利的語氣又再帶著諷刺，向阿里道：「還要追著索羅的尾巴嗎？再次看見那火族的召喚獸只怕你又抓狂了。」

阿里「哼」了一聲，不去理會亨利，想起「火神」的恐怖，身上卻不自覺地又微微戰慄起來。亨利看在眼內，只管冷笑，又向本鄉問道：「增援會在甚麼時候來？在羅斯托夫會合嗎？」

一向木無表情的本鄉竟然嘆了一口氣，道：「沒有增援。由追蹤索羅開始，到與機器人偶的戰鬥，到亞歷山大利亞與『弒龍教』的領導人交手，我們損失了太多中級戰士，上頭否決了繼續給我們增加人手。如今就只剩下我們五人了——」

「四人。」

雷蒙德忽然打斷本鄉的說明，包著繃帶的右手拿起地上的黑色大衣，擱於肩膀之上，道：「感謝你們這兩個星期照顧了被詛咒焚身的我，不過我既不是獵魔團的成員，就沒有義務為你們幹與追尋『平湖水鏡』無關之事。」

亨利聽得莫明火起，聲音大起來：「有利用價值就以我們作為同盟；沒有利用價值則獨斷獨行、我行我素嗎？還虧我們照顧了詛咒焚身的你——」

本鄉揮手，止住亨利對雷蒙德的指責，道：「罷了，雷蒙德先生與我們的同盟本來就是互相利用的關係；我們也確實沒有要他留下的權利。老實說，我也不太希望就這樣失去聖物使的蹤跡，就讓雷蒙德先生去吧！讓他作為我們的耳目，北方的事情辦完後要再追上索羅與其他聖物使也容易得多。」

雷蒙德嘿嘿一笑，道：「就當作報答這兩個星期對我的照顧吧。好，我得到他們行蹤的消息後即管給你發傳訊魔球。」語音未了，身影一晃，竟已遠去。亨利看著他神出鬼沒的身法，呆了起來，自問行動的迅疾實在遠遠及不上雷蒙德，想來不知道這兩個星期以來究竟實際上是誰拖慢了誰的腳步。

===

「是這一帶了！」拉忽大嚷著，前面的X、莎拉和亞爾法特聞言停下來。隨著X身上的綠色魔法芒漸漸褪去，「風滅行」之咒在四人周圍消逝，霍霍的風聲慢慢又再在他們的耳邊響起。他們審視所在的地域，「岩石林」果然不負其名，數以百計的岩石柱在方圓數里的範圍內聳立著，最高的石柱足足有近百尺的高度，就像一個小小的森林。每條岩石柱分隔大約數十尺的距離，上幼下寬，石柱的基部像是微微隆起的小山丘，不少柱根都有著天然開通的石穴，被地上的黃草包圍。

岩石林的土壤十分奇怪，說它肥沃，遍地的草卻披上枯萎的黃色；說它貧瘠，地上卻又長滿了及膝的長草，只是除了黃草外甚麼其他的植物也沒有，想來還真像是適合像大蛇等爬蟲類動物生長的環境。草地之中偶然可以看見數團白色的物體，莎拉和亞爾法特把草撥開，赫然是牛羊等大型動物被巨蛇吞噬、消化掉血肉、再把骨頭壓成一條長長的長條狀排出，想來也毛骨悚然。

亞爾法特雙手交叉，揉著自己的雙臂，似乎十分不舒地道：「我不喜歡這裏！快點辦完事就走吧！」

莎拉點頭認同，也道：「草地上的痕跡告訴我這裏的蛇十分活躍，不過除了蛇之外其他動物的痕跡十分少見，怕且牠們已經把周圍可以捕獵的食物吃得七七八八了。如果牠們如拉忽說一般凶暴的話，也差不多會為覓食主動走出來襲擊路過的動物了……」

拉忽打一個寒顫，道：「路過的動物，不就是我們嗎？嗨，亞爾法特……你肯定他們應付得了這些雙頭大蛇？現在以老伯伯的快速行走咒文逃之夭夭也不算遲啊！」

Ｘ斜睨著拉忽，嘆一口氣道：「——有要加上一個『老』字的必要嗎？這麼害怕就不要自告奮勇叫我們來吧！」

「也不知是誰不待我說話就一把拖著我走呢！」拉忽抗議，正要繼續說下去時，亞爾法特「噓」的一聲，叫他們噤聲：「聽！這聲音是……」

不知在甚麼時候，在霍霍的風聲之間慢慢地滲入了「嘶嘶」的叫聲，草叢之間更閃出一雙雙像鮮血般的紅色閃光，在眾人的所在四周包圍著。莎拉皺起眉頭道：「蛇甚麼時候變成群居群狩的動物了？」

拉忽「噫」的一聲驚叫：「妳的意思是——」

Ｘ接口說下去：「不錯，我們被完全包圍了！」說著回頭，向亞爾法特指示道：「現在是你使用『模仿之眸』的時候了！看著我和莎拉使用甚麼咒文，保護這小鬼吧！」

亞爾法特輕輕嘆了一口氣，喃喃道：「身為『光之一族』後裔的身份，就是作為複製咒文的存在而已嗎——」

他的埋怨沒有人聽到，周圍五條至少有Ｘ的身高長度的黑色蛇影已經躍出草叢，撲向眾人。Ｘ早已預計蛇群的進襲，心中念一訣「暴風障壁」之咒，周圍卷起颶風，在一瞬間把五條大蛇同時吹開，這時眾人才真正看見襲擊他們的是甚麼怪物。

雙頭大蛇果然有著兩個頭，卻不是一模一樣的外表。根據拉忽在途中解釋，雙頭大蛇的頭有分所謂的「主首」和「副首」兩部份，實際上只有「主首」有著掌管行動的腦袋，「副首」是變異的存在，雖有眼耳鼻孔，卻目不能視、耳不能聽、鼻不能嗅，唯有力量巨大得匪夷所思的上下顎，作為撕裂獵物的工具。大蛇的進食方法與恆古以來沒有分別，仍然是以吞噬的方式把獵物整個個體吞入肚中消化，可是卻多了「副首」的幫助，能先把獵物撕裂成較小的分件。因為這個原因，雙頭大蛇能捕獵的對象再沒有體型的限制，也就慢慢發展出群居群獵的習性，向巨體的動物伸出其劇毒的爪牙。

這一群雙頭大蛇的鱗片都披著純黑的鱗片，反映著暗紅的光芒，出洞覓食的都是成年的巨蛇，最巨型的一條足有兩個成年人的長度，粗度比最健碩的Ｘ還要巨大，確實頗為嚇人，拉忽看著這群惡魔似的怪蛇，雙足都軟了，一時之間竟然不能動彈。

五條巨蛇的主首都在吞吐著，仍然發出「嘶嘶」的蛇叫，在探索著空氣的流動和氣味，對於剛剛忽然

驟變的氣流都感到困惑，不敢輕舉妄動。莎拉嘿嘿笑道：「最巨型的也不過是十多尺長而已，連『神沙巨蠍』的體積也比不上，似乎也不及牠快疾；最麻煩的也只是一大群同時出沒吧！哪有拉忽你說那麼大不了啊？」也不待拉忽瞪大的眼睛回復過來，身上已閃出淺藍色的光芒。

只見莎拉周圍的空氣開始越來越潮濕，漸漸地更凝聚成無數的水點，在她吆喝一聲之下忽地化為冰粒，在四人的周圍詭異的飄浮於空中：「玄冰散彈射！」她大喝一聲，雙手一合一張，冰彈以她為中心往五條大蛇激射而去。其中三條大蛇在迅疾的冰彈下反應不來，走避不及，被莎拉的魔法冰彈轟出數十條血柱，「嘶嘶」怪叫，眼看不活。莎拉「嘖」的一聲又道：「——也遠比不上巨蠍的防禦力嘛！」

餘下避開了莎拉的「玄冰散彈射」的兩條雙頭大蛇知道遇上了勁敵，巨大的蛇身一竄，已往草叢之中閃去。

「沒逃得那麼容易！」莎拉自少便對蛇類動物有著莫名的厭惡感，殺得性起之間似乎要趕盡殺絕，右手舉起來，藍光暴現，周圍的水氣和冰彈在空中凝聚起來，化為「玄冰刺槍」的魔法武器，正要轟向逃走的兩條雙頭大蛇。

「慢著！」X喝止著莎拉，道：「即管跟著牠們，看看牠們會否帶我們到牠們的巢穴去……這些蛇怪對這裏的人造成巨大的威脅，不能就這樣放過牠們，還是一網打盡，一了百了吧？」

亞爾法特有點猶豫地道：「趕盡殺絕真的好嗎？不若把牠們趕至遠離民居之處就算了，無謂胡亂殺生。」

莎拉收起咒文，冰柱變化而成的刺槍「噗」的一聲變回液態，一灘水「嘩啦」一聲灑於草地之上。她搖著頭道：「這種據地而居的大蛇，哪有說趕就趕的？不管怎樣，先找到牠們的巢穴再說。讓我跟著牠們的痕跡吧……跟著我來！」

她本來就擅於追蹤和反追蹤，野生動物的痕跡自然難不到她，X和亞爾法特互望一眼，也就跟著去了。拉忽這才知道這「小姑娘」和「老伯伯」的強悍，吃驚之餘收拾心情，追在他們後面。

雙頭大蛇在草地上行動迅速，可是行走的痕跡逃不過莎拉的眼睛，四人轉瞬來到兩、三里外的石柱陣。這裏的草地更見枯黃，可是卻也更加茂盛，也開始出現矮樹等植物，地上枯木處處；而在不知甚麼地方開始，岩石柱的數量越來越多、越來越密，周圍的空氣也飄著一股腥臭之氣，雙頭大蛇吞噬消化後排出的白骨碎團狀物更是隨處可見，即使不知道多少野外生物習性的亞爾法特也知道他們已經越來越接近大蛇的巢穴。

「應該就在前方那個大石洞之中了——」莎拉一手遙指著前面一條石柱根部的石洞，一手捫著鼻子道：「——好臭的腥味！」

亞爾法特與拉忽還在東張西望，X喃喃地道：「風中的味道……血腥之氣！不知多少人或動物在這裏成為巨蛇的餌食。好凶殘的動物啊！」

他們一邊小心翼翼地前進，一邊留意著周圍有沒有被群居狩獵的雙頭蛇不知不覺地包圍，前進的速度甚緩。不多時，來到巨大石洞面前，莎拉拿出身旁帶著的火石，燃起在外面隨手找來的枯木，照亮石洞裏面，數十對血紅色的眼睛立刻反射出詭異的光芒。在微弱的火光之中，隱約可以看見數十條雙頭蛇，蛇舌在抖動著，嘶嘶蛇叫響徹石洞。

「天呀，這麼多的蛇怪！」拉忽怪叫起來，幾乎要轉身就逃。

X一手把他的後領抓著，道：「不要現在就走。在牠們面前逃的話恐怕會被牠們追上吃掉。相信我們、看到最後吧！」同時身上微微泛起綠色的魔法芒，右手恐懼之杖高舉，蓄勢待發；那邊廂莎拉周圍的濕度也越來越濃，身上的藍光也表示著她隨時可以發難。

這時亞爾法特叫起來：「慢著，先不要把牠們殺掉！」

「甚麼——」X、莎拉和拉忽同感奇怪，不知他又在打甚麼主意。回頭往他看去，三人都吃了一驚：只見亞爾法特不知甚麼時候發出了耀眼的白色光芒，雙眼發亮，瞿眼看去竟似反起白眼一般。拉忽自然未曾見過他這樣子，X與莎拉卻知道亞爾法特身為「光之一族」後裔的身份，想來若非「模仿之眸」不合邏輯地發動，就該是又要無意識地發出甚麼奇怪的魔法。

亞爾法特看來狀甚痛苦，雙手按著頭，半跪於地上，喃喃自語：「不對……不應該無謂地殺戮……」

莎拉越看越擔心，向他問道：「亞魯，你沒事吧？」

亞爾法特抬起頭，發亮的眼睛瞪著莎拉，再慢慢掃視向X和拉忽，最後看著洞內的一窩雙頭大蛇，終於開口說道：「你們難道看不見，牠們在害怕著嗎？」

拉忽被這詭異的場面震動著，咬一咬牙，答亞爾法特道：「牠們危害人類，多少人和人飼養的動物被牠們吞食，必須除去，否則只有更多人受害！」

亞爾法特搖頭，道：「只要牠們不能危及人類就可以了吧？」

莎拉和X面面相覷，這樣子的亞爾法特他們可從來沒有見過。這時他似乎終於擺脫痛楚，站起來，臉上現出與他年紀不相稱的穩重，道：「走吧，能使這些雙頭蛇不再襲擊人類的方法，除了屠殺牠們外還是有的。」說著回頭就走。

X向莎拉點一點頭，轉向拉忽道：「這裏空氣中的暴戾之氣都消散了……我們的這小鬼總是教人吃驚！」

拉忽來到這裏，看著面前的一堆怪蛇，在氣勢上己方佔盡上風，卻忽然撤退，只感到大惑不解，正要抗議之間，莎拉已推他一把，一邊說道：「你先行吧，由我來殿後。這些雙頭蛇怪總是依獸性本能行動的野生生物，也不知會不會趁我們離開時反咬一口。也好，說來我本來就快要抵不住這裏的腥臭氣味了……」

拉忽無可奈何之下，只好緊隨亞爾法特和X的後面走出蛇洞，一邊喃喃地道：「本來就快要成功毀掉這蛇窩了……」

走出蛇洞，只見亞爾法特站在原地，身上薄薄的光芒還沒有褪去，這下子連莎拉和X也感到奇怪。二人走近商議，莎拉首先奇道：「『模仿之眸』還在發動著嗎？我們許久沒有使用咒文了，他在複製甚麼魔法？」

X搖了搖頭，道：「我也不明白；不過亞爾法特是『光之一族』的後裔，若說他只有一道板斧的話，怎樣說也說不通吧？以我的猜度來說，他應該有著不知名的能力還沒有覺醒吧。」

莎拉側著頭，右手托著腮子，不解地道：「若這是他的其他能力，那麼他現在又要幹甚麼了？而且，加上以前在黃金十字教的總堂的不明爆炸、『模仿之眸』的啟動，他這些莫名奇妙的能力發動條件和作用似乎也太隨機了吧？」拉忽在一旁聽著，越聽越不明所以，對於這班人的來歷越來越感到奇怪。

忽然間，只聽得高音的「啵」的一聲巨響，把三人的注意力吸引過來。果然，巨響的來源正是亞爾法特，莎拉和X都記得以前亞爾法特發動能力時都聽到過類似的巨響。只見他身上的光芒暴發，由左手手背的御龍使之紋章漫延至全身，成為一道巨大的光柱，往天空射去，竟然有數百米的高度。光柱在空中爆發，成為一個巨型的罩子，往數里的半徑範圍內擴散，隨著地心引力落於地上。不多時，白色的光芒已經消失，獨留下莎拉、X和拉忽驚訝得張大口，合不攏嘴。亞爾法特身上的光芒漸漸退卻，向前仆倒，連聲喘氣，莎拉趕忙跑過去相扶。拉忽良久才說得出話來：「他施發了甚麼巨大的廣域咒文？」

X抬起頭，感受著空氣的流動，然後合上雙眼，嘴角掀起微笑，似乎自言自語著，同時回答拉忽道：「風中這熟悉的感覺……這是以前在馬達加斯加感受過的『逐龍之印』！原來如此……把雙頭大蛇的行動範圍管制於這十多里的直徑之內嗎——」

聽了X的解釋，拉忽更加不知所謂；不過這下子卻終於明白，這個由小孩、小姑娘和老伯伯組成的保鏢團隊可是不尋常的強大。

「或許——」拉忽心中想道：「——或許跟著他們往印度是一項贏面頗大的賭博呢？」

第五十五章：廣場騷動

拉忽隨著亞爾法特、莎拉和X回到巴格達與索羅和愛德華在荒廢的雜貨店外會合，天色才剛剛轉黃，說出來也恐怕沒有人會相信，他跟著這三個外來人在這一天下午，已經把這兩年來令巴格達本地人頭痛不已的雙頭蛇大患在極少流血之下解決了——雖然連解決這件事的亞爾法特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如何知道使用「逐龍之印」的方法。

出乎眾人意料之外，正如他自誇，拉忽果然是情報交換的專家。當他被索羅問及如何散佈這好消息時，拉忽搖頭答道：「這項情報牽涉到普通人不熟悉的魔法系統，對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只屬於謠言的層次，是散佈不來的消息，更沒有賣錢的價值。要讓巴格達的人知道這事實，唯有透過『傳言』的途徑。明天早上我就會向我的情報網絡發出這消息，過得一頭半月，牧民的牲畜不再受襲，居民也發現雙頭蛇不再走進巴格達外圍的領地覓食和襲擊人類時，『傳言』就能得到證實。」

索羅點頭，覺得他的話也有道理，轉身向其他人道：「愛德華和我用剩下的旅費買了一些替換用的衣著和乾糧。我們中午時和『駱駝』那邊又見過面，他們說他們有『海蜘蛛』型代步，不必使用馬匹，所以我們也把馬兒賣掉了。」說著望向拉忽，微笑道：「衣服也買了你的份兒，免得『駱駝』那邊質疑我們為甚麼帶著一個小乞丐！」

拉忽低頭看看自己的服飾，哈哈一笑：「對，我也忘記了，之前這一身打扮是為了方便在市街與情報網絡裏的人打交通。謝謝你們的好意，我也就拿去替換罷。可是離開這裏之前還要回家拿我自己的地圖和裝備等東西，也要把雙頭大蛇的消息傳出去……唉，這好消息就當是離開這個小鎮的禮物吧！」

莎拉有點不以為然，碎碎念道：「解決這件事的可是亞魯啊，這算是慷他人之慨嗎？」可是拉忽似乎對能跟著亞爾法特一行人往印度尋找父親十分興奮，也沒有聽到，道了別，由索羅手中接過新衣，就一溜煙地跑回家裏去。

對於他們自己邀請而來，忽然之間又多一個旅伴的亞爾法特一行人，他們只感到有趣。回想起最初旅程的開始，現在站在一起的莎拉、愛德華與X，都是不知不覺地加入了亞爾法特和索羅的旅程，中間火之一族的少主帕積西亞，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的瑪莉亞、伊爾尼爾與基絲汀，還有短暫同行的「鑄鐵窖」一眾長輩，多少旅伴加入又離去，現在似乎由拉忽代入這個位置了。

他們為了省錢，也不回到鎮內尋找旅店，索羅在不管亞爾法特反對之下打開了荒廢了的雜貨店閘門，在裏面稍微打掃一下，也就席地而寢，當下一夜無話。

===

到了翌日，眾人趁著還有一整天的時間，也就回到巴格達的市中心周圍逛逛。

巴格達鎮位於商旅團進行中東至亞洲的貿易路線「中東走廊」的起點，與他們當初經過中非洲的古城班吉相似，原居民與旅客的數量只能以「不成正比」來形容；但由於歷史上這裏的（再）發展比班吉古城早，氣候雖然也算炎熱，總算沒有雨水連年的班吉古城經常面對的水浸災患，生活的環境比較理想，居住於此地的原住民達到數千的數量，當中不少人從事著與旅行或貿易無關的工作，維持著小鎮的日常運作。由於地理上的重要性，除了商旅團之外，這小鎮的外來人員還包括了大量的戰士、僧侶和術士。

「中東走廊」的危險程度聞名於中東和東歐一帶，許多希望以自己的身手賺取金錢和獎賞的戰士和與

五族沒有直接關係的術士都被這裏的高報酬保鏢工作吸引；同時，不少聖神教的分支如「苦行會」、「正修會」、「以色列門徒」等等，其中一部份僧侶崇尚武力的修為，兼且為了傳教，都會來到這裏接受某些他們認為與信仰無抵觸的工作，得到的報酬作為捐獻，回歸歐洲教會作為營運經費等等，自不在話下。

隨著大量來自各地的外來人，帶來了遠至亞洲中部的衣飾、食物，以至各種民間工藝品等文化，令這個完全被陸地包圍的內陸小鎮的繁華興盛不亞於世界各地的港口重鎮——與亞爾法特他們不久前才到過的亞歷山大利亞相比也毫不遜色。而十分自然地，不少來到此地從事保鏢工作謀生的人，有用盡盤川的，又或純粹厭倦頻撲生活，決定留在巴格達，落地生根，為這個市鎮帶來多姿多采的風俗和建築。

文明復生後，世界各地城鎮都不約而同地隱隱依從某些模式來發展建設，其中一個十分普及的共通點，就是由中央廣場開始，以之作為圓心，向外擴建；而巴格達也不例外，市鎮的中心是一個由園圃和花崗石磚建成的廣場，本來只是不到一公頃的範圍，多年以來卻漸漸擴張，甚至一些民居為了廣場的擴建而拆卸，到了現今已發展成偌大的一個空間，接近五十公頃的面積。中央廣場的擴建，正是因為巴格達漸漸發展成「中東走廊」的起點，大量的外來旅客和商旅團為了尋找可以在公眾的場合相會而導致的結果；而這種在廣場中尋人和找工作的風氣，亦為本地人帶來不少商機，如今在廣場中到處可見地攤和木製的檔口，販賣著型型式式的貨物。

出乎亞爾法特一行人意料之外的，是在他們經過其中一個地攤時，拉忽的身影映入他們的眼簾。只見拉忽此時穿著昨天傍晚索羅買給他的衣裝，揹著背包，背對著他們，似乎在向圍在他身旁的和他年紀相約的小孩發著甚麼指示。在舖滿貝殼類首飾的地攤面前看著舖位的小孩留意到亞爾法特他們以異樣的眼神看著拉忽，知道他們並非普通的旅客，帶著謹慎的眼光，反手拉扯了拉忽的衣服一下，也站起來，眼神不期然帶著敵意。

拉忽停下說話，回頭看去，看見亞爾法特等人，臉上顯出喜悅的神色，向他們點一下頭，回過頭去，向一眾小孩說了一聲甚麼，數來不下十數人的小孩子集團一邊瞪著亞爾法特等人，一邊慢慢四散開去了。拉忽對看舖的小孩拍拍肩膀，帶點讚許的意思，也就繞過地攤，走向亞爾法特眾人。

「我就猜你們可能會經過這裏，所以才約這班小鬼在這裏開會。果然，你們都回來這裏了！」拉忽的臉上掩蓋不了快要起程往古印度區域尋找父親的雀躍，語氣帶點興奮。剛剛在他身邊的小孩子其實和他的年紀差不了多少，對於他稱呼他們為「小鬼」，亞爾法特他們只感到好笑。那一群小孩的衣飾平凡，就像當地隨處可見的小孩一樣，也沒有飛快的跑，轉眼間卻已消失於人山人海之中。

莎拉的雙手放在背後，伸了一個懶腰，問道：「這班小孩就是你的情報網絡嗎？」

拉忽點頭道：「對，他們是我在這裏最重要的同伴，負責在街頭上搜集各種情報和消息。」說著忽然停下來，四周東張西望一下，然後把項頸伸前，狀甚神秘，小聲地說道：「你們就是兩個星期前把亞歷山大利亞搞得一塌糊塗的『五族逆黨』吧？」面對這敏感的話題，莎拉伸懶腰的動作靜止下來，對這小鬼頭得到這消息不知作出甚麼反應好。

索羅這時哼了一聲，正要神氣地說話：「不——呃！」

在一旁的愛德華不等他說話，已一記手肘回擊在他的肚上：「你這白癡，不準你開口說廢話！」

拉忽又看看周圍，連看守著地攤的小孩也沒有聽到他們這段對話，嘿嘿地笑了兩聲，又道：「不打緊、不打緊，我才不會說出去！把零碎的消息將拼圖般拼湊起來，也是情報賣家的必要技能之一。不用

太擔心，即使是我的市街情報網絡，也未知道你們的身份；闇黑軍團和追蹤你們的獵魔旅團更未找到這裏。而到得他們找到這裏時，推斷下我們也應該到達新德里了。」

亞爾法特一行人聽罷鬆了一口氣，拉忽又已接著道：「來，離傍晚還有好一會，就讓我帶著你們到廣場周圍看看，也吃點甚麼好東西吧——不要看我昨天穿得那麼破爛，雖然我也沒有甚麼錢，但要請你們吃些地道美食甚麼的，還算是我能力所及！」

在拉忽帶領下，他們由廣場的南側開始逛，再一次令索羅他們吃驚地，廣場上的小食店似乎都十分喜歡拉忽，不用錢的小吃和零食源源不絕地自動送上。X忍不住好奇，向拉忽問道：「空氣中帶著真心的歡愉——這些小販可是自願送上這些小禮物的。你為他們做了甚麼嗎？」

拉忽拿著三串雞肉串燒，嘴上一邊不停的咀嚼著，一邊含糊不清地回答X的提問：「也沒甚麼大不了。我小時候父親和這裏的人打交道，作貨物的買賣。本來相安無事，在父親消失後這裏的商人不知為甚麼陷入了爭客和搶貨的混亂之中。我看不過眼，便走出來替他們安排誰買賣甚麼、貨源分配、哪一個管哪一區等等瑣事。廣場的地攤市場不再混亂，大家有利可圖，多得他們感恩，也就把道聽途說、林林總總的情報告訴我了。說到底也託了父親的名氣，他們當我侄子看待，也希望我能盡快得到我父親的消息。」

他口裏說得容易，世故的愛德華、莎拉和X卻知道要這一班從商已久的成年人聽一個十歲左右小孩的指指點點，背後要負出多少血汗去遊說和勸服，還有他自己的交際手腕，已經超越尋常人的能力所及，當下對他暗暗的更加佩服。

亞爾法特和索羅卻不太理解這背後的含意，聽了拉忽的解釋，覺得合理就算，復又一邊吃著各種小食，一邊看著周圍的風景，只覺其實當地的食物也沒有他們想像中難以接受。

沿著廣場的外圍走，眾人來到一個偌大的空間，地攤和小店的數量驟減，人流卻越來越多。不遠處，是一個涼亭，大約一層樓的高度，外面卻圍上木板，入口早已被封起。木板上是無數的街招，瞿眼看去，幾乎兩寸的厚度，似乎長久以來一張一張地張貼上去，也沒有人清理。涼亭圍上不下百人，都在瞇著眼，細細看著街招的字；而這些人中大部份都不像平常在街上看見的平民打扮，或揹著長劍、或手持木杖；有短袖短褲苦行僧衣飾的、也有身披長袍魔術士打扮的。

在涼亭以外，也聚集了許多人，圍成數個大圓圈。在圓圈的中心可以看見數個牌子高舉著，有些可以看出是臨時造出來的粗略木牌子，有些卻是裝飾得美輪美奐的鐵牌子；其中更有一個牌子竟是膠片所製，牌上的字自動在向橫卷軸著的高科技產物，圍著的人群就更是多不勝數。這些牌子上有英文、中文和西班牙文，內容多有出入，但大約都是列出了商旅團的名字、聘請的人數、需要的專長等等。這些商旅團大部份都在尋找戰士和術士，也有不少在找嚮導、御馬師或汽車駕駛員的，林林總總。

「啊，就在那邊！」索羅忽然脫口而出，指著西北角的方向，只見一個鋪著髒兮兮的白色布，看似擂台用途的方型舞台，上面正好有兩人拿著木劍在拼鬥，旁邊數十人在圍觀著。

「昨天我就在這裏打倒了八人，拿到與『駱駝商旅』的合約。」索羅說話的聲音甚大，這一下說了出來，本來在圍觀吶喊的觀眾一同停下來，一同回頭瞪著亞爾法特一行人，甚至在擂台上比鬥的二人也停下手來。
這個擂台本來就是為了讓應徵保鏢之職的戰士之間比個高低而搭出來，站在這裏的人都為了得到工作的合約而打生打死。自從兩年前拉忽的父親消失算起，直到最近幾個月來，由巴格達至新德里這種走完「中東走廊」全程的工作越來越危險，買少見少。「駱駝商旅」的全程合約附帶著極高的報酬，在這裏走鏢的常客都眼紅於這份工作，昨天卻被一個不知名的外來小伙子一把搶走，這裏的人本來已經

十分氣悶；這下子索羅自報身份，在這裏找工作的戰士、術士都對這小子帶領的保鏢團隊感到莫大的興趣，更加躍躍欲試，想要挑戰他們，把「駱駝商旅」的合約搶過來。

這一層莎拉、愛德華和X哪會想不到，索羅多嘴的性格在他們能阻止他之前已把話說出來，三人一同掩臉搖頭。拉忽昨天在人群裏看過了索羅以一敵八的身手，本來不明白為甚麼其他人似乎十分擔心；可是慣於分析的小小腦袋細心一想，就知道他們不欲留下太多痕跡，讓後來的獵魔旅團抓著去向。

熱鬧的廣場由擂台作圓心，慢慢向外擴散，完全沉寂下來，眾人的眼光都往索羅這邊怒瞪。拉忽這時才忽然想起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趕忙舉頭四看，果然看見數名身穿黑袍，幾乎看不見臉容的身影，自然就是獵魔旅團混在人群中的特務級人馬。他迅速環顧四周，其中一人更已拿起一副透明的眼鏡戴上，正是南極群島運來的高科技產物——分析眼鏡，預備要檢查這些生臉孔的底細。

「——戰鬥的氣息……」X閉上眼睛，嘆了一口氣。

果然，人群中走出一個巨人，和X一樣披著黝黑的膚色，身上隱隱散發著綠氣，卻沒有X那木之一族的和平氣息，換上一身暴戾之氣，似乎是遠古時流落外地的木之一族的後裔，朗聲說道：「就是你這小子搶去了『駱駝』的合約嗎？以我所知他們應該是今天傍晚出發吧？哼，昨天我不在，也有幾個強手沒到，若這些人在的話你們未必就能輕易得到這合約……怎樣？接受我的挑戰嗎？你們輸了的話就把合約讓給我們！」

搶在索羅答應之前，拉忽首先叫了出來：「不能打！獵魔旅團的人在——」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索羅已經一巴掌掩在拉忽的臉上：「行了，不打緊！只要不說名字、不使用過量的魔力就是了！這種合法打架很久沒有玩過了，老子還嫌昨天不夠過癮呢！來，來多少個打倒多少個！」

亞爾法特、莎拉、愛德華和X還在搖頭之際，人群漸漸越來越哄動。忽然之間一聲難聽的尖笑聲在喧嘩聲中穿透出來，眾人不禁掩耳：「嘻嘻嘻嘻……有趣啊！讓我烏鴉八哥也來參一腳吧！橫豎你這團隊共有六人——咦，慢著，拉忽小鬼也在嗎？對了，『駱駝』只聘五名戰士，你自然是以嚮導的身份參加這團隊吧？你不是說要存錢繞路，避開危險往印度的嗎？既然反常決定要跟著這保鏢隊，他們身手應該不賴嘛？嘻嘻嘻嘻……越來越有趣了！」

一名全身黑色緊身衣，臉上戴著黑色羽毛臉具的瘦削男人一躍而出，一語道破拉忽的身份，眾人嘩然。拉忽認得這人，從小時候就看著他接下不少保鏢的工作，傳聞中擁有這不倫不類的名字的男人在當地保鏢界可是數一數二的人物，行事亦正亦邪，旁人都不敢亂惹。烏鴉八哥既然出了口，大部份圍觀的人都知道他的來頭，都自知無法與他爭鋒，一時之間喧鬧聲又沉寂下來。

「——那麼，」之前的黑人巨漢打破沉默道：「就由我尊尼爾和烏鴉八哥來挑戰你們吧！我們勝了的話，你們就讓出兩個位置——」

「慢著！」尊尼爾的話還沒有說完，人群之中又再傳來一把磁性的男性聲音，打斷他的話：「既然沒有其他人出面，我們撒南姆夫婦也就不請自來，搶奪另外兩個位置了！」

這時一對男女走上前來，男的身穿紅衣、女的藍衣，手上各自拿著一對半月彎刀，頭戴蓑帽，把大半張臉都遮蓋著。那男的報上他們的大名，本來沉默的旁觀者又再嘩然，連對這一帶不太熟悉的X也不期然震動起來。莎拉留意到X的舉止，奇怪問道：「你知道這對夫婦嗎？」

X向莎拉點頭，道：「撒南姆夫婦是以色列區域有名的殺手，專門接收追殺五族逆黨的案件，是闇黑軍團在獵魔團以外特例聘用的外判合約者，算是拿正牌的黑道中人。北非、中東等五族影響較少的區域多有為錢工作的奇人異士，卻不肯歸順闇黑帝國，都以這種地下的外判合約型式工作。」

亞爾法特算算對方人數，看看身旁的索羅、莎拉、愛德華、X與拉忽，喃喃道：「拉忽不算，四個對四個……吁，好險，這次避過一劫了！」

「哈，這裏要搞甚麼派對嗎？」正當亞爾法特鬆一口氣之時，在人群中又再走出一名大漢，亞爾法特立刻「噫」的一聲驚叫：「我的運氣果然這麼差嗎——」

大漢滿臉鬚髯，大約五尺五寸高，四十多歲的年紀，黑髮及腰，身上穿著寬鬆的米白色袍服，腰間一柄長長的武士刀，一副東瀛人的臉孔，瞿眼看去竟與之前交手過的獵魔旅團第三獨立部隊的領隊本鄉十六中校有點相似。中東走廊雖以古印度區域的新德里市作為終點站，交易對象遠至東亞卻是眾所周知之事，不少亞洲血統的人都在這裏出現，絕非不尋常之事。

「近藤烈紅郎！」

「土之一族的前任水軍上校嗎？」

「魔衛兵不是被通緝的嗎？幹嗎忽然在公開場合公然露面啊！」

在眾說紛紜之間，之前在人群中隱藏的獵魔旅團特務果然立刻行動，大喝著：「魔衛兵逆黨嗎！立刻棄械投降！」四名身穿黑袍的獵魔旅團特務已撲向近藤烈紅郎，身上都爆發出強大的紫氣。

只見近藤烈紅郎仍然氣定神閒地道：「只憑你們四人嗎——哈，還不配我拔刀！」說著散發出一陣棕橙之氣，雙手一舉，地上「隆隆」之聲大作，變型的「地裂破牙」之咒已起，四道石柱轟向獵魔旅團的戰士，四人前衝之勢停不下來，一同被石柱在下顎轟個正著，在近藤一擊之下竟然同時昏過去。近藤露了這一手，圍觀眾人一哄而散，但又不敢離開太遠，失去觀戰的機會，在亞爾法特一行人和挑戰者之間騰出一個大圈。近藤嘿嘿一笑道：「來，我也玩玩——哈！」

索羅正在磨拳擦掌，莎拉、愛德華和X沒好氣地掩著臉，不想理會的樣子，而拉忽則一臉憂心。那邊廂亞爾法特卻知道這次不單只遇著強手，五人對五人，自己更沒有藉口不參與戰鬥，腦袋只感一陣暈眩。

第五十六章：擂台比武

黑人巨漢尊尼爾自背中解下一根長棍，雙手在前方耍一個棍花，在身旁垂下來，木無表情地道：「那麼我們就以一對一的賽制來比吧。誰勝了誰，就得到在『駱駝商旅』橫渡鹽湖鏢約中的位置！」

亞爾法特一行人還沒有人說話，撒南姆夫婦中的丈夫已開口打斷：「你們可以一對一，但我和我老婆要一起，對上多少人也沒所謂。」

索羅躍躍欲試，越來越不耐煩地道：「甚麼規則也好，即管放馬過來——」

「不行！」拉忽由對方開始挑釁到現在，小小的頭腦不停地轉動著，想到自己實在不想跟隨亞爾法特一行人之外的人穿越巨人鹽湖，心中盤算著最有利的策略，自然不能讓索羅搗亂自己心目中擬定好的計劃：「橫豎要賭，不若就團隊賽，哪邊輸掉就全隊退出！」

莎拉把拉忽拉在一旁，小聲道：「你瘋了嗎？這規則對不能使出全力的我們有甚麼好處？」

拉忽搖頭解釋：「別忘了，即使亞爾法特的魔法多厲害，只要對方任何一人不用魔法，輕輕打他一拳的話，他的合約就已經不保了……」

亞爾法特聽到他們的對話，又驚惶地「噫」的一聲，連連點頭贊成。拉忽續道：「要全員獲勝才算勝利的話，對我們是百利而無一害！」

在不知不覺間由尊尼爾領隊的一方竊竊私語，然後點頭，贊成拉忽的提議。整個過程之間愛德華不發一言，卻不知甚麼時候已經拿了自己的分析眼鏡出來，右手撫著眼鏡之旁，分析著對方的底細。拉忽這時候又道：「現在要知道我方和敵方的強弱……誰的魔法較強、誰的體術厲害等等的資料。我知道烏鴉八哥是以速度取勝的戰士，使一點闇之魔法——」

愛德華這時插口：「那黑衣人叫烏鴉八哥嗎——是闇之魔法沒錯：金系統魔法屬性，但魔力源少得可憐，應該以格鬥多於魔法作戰的類型。撒南姆夫婦沒有魔力源和屬性，是純粹的肉搏型戰士吧？尊尼爾是純種的木之魔法，可是看來不太強橫；唯一是那個叫近藤的土之術士，魔法上在五人中最強；可是看看被打倒的四名獵魔團戰士，也只是中下級貨色而已，推斷起來，那叫近藤的魔力還及不上我們。唯一的變數是他近身搏鬥的能力未知，不過看他的架勢，似乎不是弱手。」

拉忽這才留意到愛德華戴著的眼鏡，驚訝地道：「這不是闇黑軍團的高科技產品嗎？你竟然擁有一副？這是怎樣得來的？」

愛德華斜睨著他，道：「我可是金之一族皇族的關係者哦，這不稀奇吧？」

拉忽身子微微震動一下，道：「你們果然是危險人物……」他頓了一頓，又道：「那麼我們這一邊呢？誰的魔法最強、誰的體術比較高明？速度呢？是誰最快、最慢？」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和X互望了一會，然後在手指互指之間，拉忽知道了大約每人的長處，點著頭道：「這麼一下來，以誰對上誰大致上可以決定了！」說著指向亞爾法特：「亞爾法特，在五人之中以你最弱，所以你要對上最強的近藤烈紅郎——」

「甚麼！」亞爾法特大驚：「這是甚麼邏輯？」

拉忽哈哈一笑，道：「不必擔心，你只是棄子而已，上場後認輸就好！」

亞爾法特鬆了一口氣，道：「吁，這個我還能做到……這是甚麼戰略吧？」

拉忽點頭，續道：「放棄了對方最強的一員，然後以最強魔法的X和索羅對上只諳體術的撒南姆夫婦；身法最快的莎拉對以魔法攻擊為主的尊尼爾；最後以近身格鬥最強的愛德華面對高速度的烏鴉八哥。這樣一來，這場比武就能穩操勝券了！」

「這可不行！」索羅與愛德華難得異口同聲地一同反對，把拉忽嚇了一跳。

X微笑道：「空氣中飄散著好戰的氣味嗎……你們就真的這麼喜歡打架？」

索羅雙拳相擊，點著頭正要說些甚麼，愛德華已截在他之前說道：「這打架狂在想甚麼眾所周知；可是在我的家訓下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不能佔敵人便宜，在這種非戰爭時期的公平比武，就要做到公平到底！我對上烏鴉八哥沒有所謂，卻斷不能由得亞爾法特完全不打就自我棄權；以對方不熟悉魔法為由而安排X和索羅對上撒南姆夫婦，更非我家族能容忍、卑劣的所作所為！」

拉忽知道這是金之一族後裔自古承習的奇怪騎士道精神，沒好氣地以手掩臉。索羅也哼哼地道：「獵魔團的人都昏過去了，也不必留力太過吧？要我把對方最強的一人讓出來，我可不願意！那土之魔術士是我的，誰也不能碰！」

難得的，連莎拉也贊同地道：「雖說速戰速決是好，但勝得太容易的話圍觀者留下的印象更深。這麼一鬧下來，獵魔團要得到追蹤我們的情報更容易了——至少要把我們的實力隱藏一下。索羅這白癡要與最強的打就由得他去，就讓我和愛德華一隊，對上看來只用近身搏擊的撒南姆夫婦吧，我們大概也應付得了。」

「那麼我呢？」亞爾法特急問，然後由看看對方剩下的二人，是滿身肌肉的尊尼爾和行為詭異的烏鴉八哥，只感腦中一陣暈眩：「無論是誰，這次我死定了……」

X看著站在不遠處的對方一隊，又回看亞爾法特，沉吟了一下，道：「亞爾法特擁有『模仿之眸』，運動神經卻比我還要糟……嗯，你還是對上以魔法作主要戰法的那黑人，賭他不使用格鬥技巧吧。那麼，我就對上那黑衣怪人吧！」

拉忽抓著頭，快要氣死的樣子，跺著腳道：「我不管了！尊尼爾他們勝了的話我可不會隨著他們去！你們要賠償啊！我還把這裏情報網的指揮權交給了蘇姆那小子的說——」

X的手搭上他的肩膀，微笑道：「小朋友，你就嘗試相信我們好不好！」

===

方型的比武擂台之上，四條人影穿梭來回，紅藍白三色交替，偶爾傳來零星火花，卻是兵刃相交之聲。圍觀的眾人看得目眩之際，四條人影往同一點躍去，然後在「鏘鏘」四聲相撞之間，一同停了下來。愛德華、莎拉和撒南姆夫婦各自握著兵器，四柄彎刀、一對黃金斧和一把匕首在四人之間相格著，互相凝望了好一會，再一同「哼」的一聲，復又分開來，轉瞬各自立於擂台一角。這時候看得呆了的圍觀者才轟然歡呼，明顯是好久沒有看過如此精彩的比武。

出乎亞爾法特一行人意料之外的，是撒南姆夫婦手底下乃是貨真價實的真功夫，與雷蒙德和獵魔旅團屢次激戰的莎拉和愛德華竟然未能佔得上風，加上他們約定不使用魔法，一下子居然打個不相上下。不使用木製兵器，以真武器相拼，是雙方同意之下的結論，卻看得拉忽滿額是汗，趁著他們暫時分開，嚷道：「不要給我輸掉這場了！」

X在一旁點了點頭，道：「撒南姆夫婦果然不負其名，長久以來單以格鬥技巧便已擊殺了好多五族的戰士……」

拉忽更是擔心：「愛德華和莎拉也是五族的戰士吧？天，這豈不危險？」

索羅嗤之以鼻，道：「他們哪裏是普通的五族戰士了！這二人到現在可還沒有使出全力呢！哼，玩得這麼高興！」

亞爾法特在一旁看著，正有點焦急，聽得索羅的說話，鬆一口氣道：「果然。我就說，那撒南姆夫婦的身法沒有雷蒙德甚至伊沙貝拉的快，怎麼莎拉和愛德華戰得這麼辛苦……呃！」

索羅一記敲在亞爾法特的頭上，道：「就憑你那一點點的戰鬥經驗，評論個甚麼！」

X點頭，補充道：「這夫婦雖然沒有雷蒙德和伊沙貝拉的水平，其實真的差不了太多；可是愛德華和莎拉沒有盡全力一事，倒也不是虛言。」拉忽聽得一頭霧水，回過頭看著擂台，只見四人又再交手起來。莎拉撲向那藍衣的妻子，而愛德華則迎戰向他進襲的丈夫。

愛德華喝了一聲，一邊弓起身軀，一邊道：「似乎也不能太小看你們了！讓我即管使出全力吧！」

「唔！」一雙半月彎刀高舉於頭，身穿紅衣的丈夫對愛德華的說話似乎吃了一驚，感覺到敵方氣勢的改變，知道對方果然留有後著，可是雙刀已經劈出，進擊之勢不能說收就收，一下子無法變招。只見愛德華嘿嘿一笑，身法忽然快了一倍，把與撒南姆（夫）的距離驟然縮減至數尺，已避開了一雙彎刀的最接近斬擊範圍。他的手腕一扭，黃金雙斧倒過頭來，斧柄已抵在敵方的胸前。

愛德華在一瞬間輕聲地道：「今天我不用魔法，算你走運，現在斷一、二根肋骨就算了，至少你不用電成焦炭，應該慶幸吧？」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腰間和雙臂運勁，喝的一聲往前一推，「啪嘞」兩聲下撒南姆（夫）吐出一口鮮血，哇的一聲大叫，被這一擊轟後數丈，往擂台外倒去。他的雙手鬆開，一對半月彎刀飛射往天，雙眼反白，已然昏厥過去。

「老公！」那邊廂與莎拉交手戰得難分難解的撒南姆（妻）耳聽八方，知道丈夫已經輸掉，心下急起來，雙刀的刀法也越來越亂。莎拉本來只顧見招拆招，也不急於求勝，見得時機已至，嬌喝一聲，寒霜匕首的劍柄準繩地擊於右邊襲來的彎刀之上，看似放棄了敵方由上而來的右刀。

「先砍倒妳，再為老公報一箭之仇！」撒南姆（妻）以為有機可乘，高舉的右刀順勢劈下。眼見快要得手之時，莎拉嘿嘿一笑，匕首藍光浮現，一條冰柱而成的劍刃自匕首上急速生長出來，正好「鐺」的一聲格在撒南姆（妻）的右彎刀之上。

「甚麼！」撒南姆（妻）大吃一驚，卻知道已完全失去先機。果然莎拉已抬起右腳，正正踢在撒南姆（妻）的肚腹之上。沒有鍛鍊過的肚腹是人體是最柔軟的部位之一，撒南姆（妻）也是哇的一聲痛叫，莎拉的踢擊已接踵而來，左足後迴旋踢正中她弓下身、中門大開的左額。迷糊中撒南姆（妻）眼裏似乎看見一股藍光，一陣陰寒之氣在臉部右邊擦身而過，隱約聽得愛德華大叫一聲：「不要！」再也支持不住，在擂台上昏倒過去了。

只見一道冰柱飛射往天空，莎拉在圍觀眾人嘩然之下微笑著，右掌一收，「玄冰刺槍」之咒化為一團霧氣，在空中消散。圍觀的眾人以為她在炫耀，都拍起掌來；愛德華卻跺著足走向莎拉，小聲地怒道：「妳要把她殺掉嗎？」

莎拉微笑揮手答道：「不，這是『種子』。為了之後的一場比賽這可是必要的耍帥喔！」愛德華大惑不解，卻知道莎拉並非無是生非之人，哼了一聲，也就算了。

這時作為公證人的其中一名商旅團的負責人朗聲宣佈：「第一局，撒南姆夫婦對保羅與瑪莉，保羅與瑪莉勝！」

愛德華與莎拉互看一眼，皺起眉頭來，一同轉頭望向拉忽：「『保羅與瑪莉』？」

拉忽揮著手道：「順手撿來的名字喇！你們不想用真名吧，讓我挑選就是，不必費心！」

雖然這場比武是「駱駝商旅團」橫渡中東巨人鹽湖的合約之爭，可是這次引出了撒南姆夫婦與近藤烈紅郎等等頗有名氣的地下高手，周圍求職的旁觀者，甚至在聘請保鏢的其他商旅團對這場比試都十分好奇，連本來工作的攤位看門、商旅團的聘請人等都暫時丟下手上的工作，來看這次比鬥了；其中一名商旅團的負責人更被邀請作為公證人。

「現在請彼德和尊尼爾上台！」那公證人再次宣佈，亞爾法特、索羅和X互相對望，不太清楚「彼德」是指誰。

拉忽沒好氣地道：「亞爾法特喇，之前不是說好由他對上尊尼爾了嗎？」

「噫——」亞爾法特幾乎沒有跳了起來，像驚弓小鳥般混身顫抖：「這麼快！」

那邊廂尊尼爾已上前，隨身的棍子「騰」的一聲擱於擂台之上，整個擂台都震動一下。亞爾法特更是擔心，抖聲問道：「愛德華……你肯定他以魔法攻擊為主？」

愛德華聳一聳肩道：「誰知道呢？我只知道他的魔力源在對方五人之中第二高，加上拉忽所知道有關他的傳聞而已……」

「甚——」亞爾法特越想越不對頭，正要抗議時索羅已一腳踢在他的屁股之上：「快去吧，打不過就逃便是了！」

亞爾法特口吃地道：「但……但是愛德華說過……」

愛德華斜睨著他道：「我說過甚麼了？」

「你不是說不能認輸棄權的嗎？」

愛德華哼了一聲，道：「不能不打就認輸，但戰鬥過，不敵而退卻沒有問題啊！」

亞爾法特幾乎跪下來：「可是以我的運動能力……」

「你們磨蹭完沒有！」在台上的尊尼爾等了許久，終於不耐煩地喊道。亞爾法特又再「噫」的一聲驚

叫，終於手忙腳亂地爬上擂台。

拉忽為他打氣，向擂台嚷道：「加油啊，亞爾……彼德！用你的魔法把尊尼爾轟下擂台吧！」

X微笑著搖頭，向拉忽道：「拉忽，亞爾法特的魔法可不是說用就用的啊。」

拉忽奇怪地問道：「昨天在岩石林他不是施放了一個廣範圍的謎之大魔法嗎？」

莎拉豎起一根手指，左右搖動著：「不對，那是他不知發甚麼神經使出來的，他本人可是完全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沒有看過的魔法啊！」

拉忽更是奇怪：「只能使用自己看過的魔法？這是甚麼系統的魔法啊？怎麼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談到有關亞爾法特那「光之一族」的身份話題，眾人都比較謹慎。X拍了拍拉忽的肩膀，道：「小子，這件事說來話長，待得我們向巨人鹽湖進發途中，再給你解釋一下吧。」

眾人正言談間，忽然聽得一聲轟然巨響，才知道尊尼爾與亞爾法特已經打起上來，一同回頭往擂台看去。

===

「好一個黃毛小鬼頭！居然把我的風之魔法都擋下了！」尊尼爾的語氣帶點憤怒，在對面死命使用「模仿之眸」把對方的魔法重使再擋下的亞爾法特更是害怕，只管口吃對說著：「對……對……對不起！」

看見敵方只是一個小鬼，尊尼爾本來心想只要一個「風烈破」就能解決，誰知道「風烈破」和「真空氣旋」接連轟去，都被亞爾法特以同樣的魔法一記記破解掉，甚至被他（巧合地）連接使出的「風烈破」逼得要使出防禦性咒文「暴風障壁」，只覺越來越不爽。他只道亞爾法特是一個甚麼強大的魔法師，也沒有想過只要跑近他的身邊，可能只需一拳敲在他的頭殼就能解決掉這場比賽。

「哼，就看看你能不能接下我最強的風之魔法！」

尊尼爾仍然站在擂台的一端，身上的綠光更盛，右手持著棍棒，置於身後，左手高舉，攤掌向前，擺出一個要使出強大魔法的架勢。亞爾法特暫時喘得氣來，已經知道對方正預備使用甚麼強大咒文。果然，連台下的X也點頭說道：「『破空龍捲』嗎？即管看看有多強大！」

「噫——」亞爾法特的「模仿之眸」仍然在運作著，知道對方這咒文可大可小，身體也就自然地擺出同樣的架勢，身上溢出白光，正要使出一樣的「破空龍捲」抵擋。

這時候只聽得莎拉在台下大嚷：「是時候了！對方使出『破空龍捲』後將要僵直好一會來維持魔法，是反擊的好機會！擋下咒文後，還記得我撒下的『種子』嗎？」

「『種子』？」亞爾法特正奇怪間，忽然想起之前莎拉對撒南姆（妻）一戰。說時遲那時快，尊尼爾的「破空龍捲」已經啟動，擂台上刮起颶風，在數秒之間一個巨大的氣旋在尊尼爾面前捲起，在他左掌一推之下，龍捲風向亞爾法特捲去。亞爾法特心念急轉之間，另一股颶風在身前成形，卻不是一樣的「破空龍捲」，而是尊尼爾之前偶然使用過的防禦咒文「暴風障壁」，一時之間風聲蕭蕭，圍觀眾人都嘩嘩大叫，怕被強勁的風勢捲走。

尊尼爾看見對方不使用「破空龍捲」，心中得意起來，一邊維持著咒文，一邊嘿嘿笑道：「使不出來吧？這可是木之魔法、空氣系統的最大咒文『破空龍捲』啊！」

此時風聲更大，兩股颶風相撞，氣流混亂無章，「暴風障壁」明顯地被「破空龍捲」壓制著，似乎只需要多一會兒就會把防禦咒文吞噬，把亞爾法特吹出擂台之外。這時候卻聽得台下的索羅、莎拉和愛德華一同竊笑，連X也微笑著：「『破空龍捲』沒錯是木之魔法空氣系統中的最大咒文，可是你的『破空龍捲』嘛……嘿嘿！」

尊尼爾怒道：「你說甚——」

話還沒有說完，只感到一股寒氣，他心感不妙，連忙回頭。只見一道冰柱破風而出，在「破空龍捲」和「暴風障壁」交擊的氣流之間激射而來。尊尼爾張大嘴巴，不敢相信，還沒有型成尖銳刺槍的冰柱已撞在他的胸前，竟是之前一戰中莎拉使出的「玄冰刺槍」之咒。

「竟是同時精通水、木兩系統的『闇』之術士嗎——呃！」尊尼爾在重擊之下只能丟下這麼一句，眼前一黑，已經昏過去，倒於擂台之外；而失去魔力維持的「破空龍捲」和「暴風障壁」在一片綠、白交替的光芒之中消散。

風聲靜下，圍觀的眾人一同爆發出歡呼聲，誰也沒有追究為何「闇」魔術士的魔法芒會是白色的。而險險勝了一仗的亞爾法特腦中一陣暈眩，像脫力地跪倒下來。

第五十七章：刀焰交鳴

亞爾法特一方在擂台上連勝二局，換上X與黑衣怪客烏鴉八哥上台比試，轉眼已經數分鐘。以高速戰法自豪的烏鴉八哥左奔右撲，X被攻得手忙腳亂，一時之間也拿他沒轍。數招過後，看清形勢，知道自己漸佔上風的烏鴉八哥狂笑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撲向X，同時右手往前一推，一道電流射向敵人。X雖然擁有強大的魔法，卻不是格鬥的高手，「嗚」的一聲往右一讓，險險避過烏鴉八哥的攻擊咒文，同時又再後退三步，已退到擂台的邊緣。

台下索羅「嘖」的一聲，皺起眉頭：「這也叫『閃龍擊』嗎？叫『閃蟲擊』還差不多！」在一旁的愛德華點頭稱是，也不多加評語。那邊廂拉忽卻看得滿額是汗，道：「X落在下風啊！你們不擔心的嗎！哇，又來了！」

只見烏鴉八哥已搶至X的面前，同時雙臂交叉於前，「騰」的一聲撞在X的胸口。X又再「嗚嗚」呻吟，雖然這一撞威力不大，卻已令他失去平衡。烏鴉八哥嘻嘻大笑：「這局是我的了——」
這時候莎拉卻歡呼起來：「是時候了吧！」

圍觀者知道每次她這麼一叫，總有甚麼大咒文出現，立刻死瞪著擂台，以免錯過精彩的戰鬥或咒文。果然，X在往後倒的同時，身上發出綠芒，手持魔杖的右手高舉，氣流立刻變得混亂，一股比之前尊尼爾大上四、五倍的龍捲風在烏鴉八哥的所在捲起。對此變卦，烏鴉八哥大吃一驚，迅速四周一望，卻發現自己已落於龍捲風的中心，雙足已開始離地：「甚麼——」

莎拉狀甚興奮，右手握拳高舉，叫道：「那叫尊尼爾的，看看甚麼是真正的『破空龍捲』吧！」

亞爾法特看看對方的陣型，搔了搔頭，食指戳了莎拉一下，不好意思地道：「那叫尊尼爾的還沒醒過來呢……呃！」莎拉握成拳頭的右手順勢敲了亞爾法特的頭殼一下，也不必說話。

在巨大的龍捲風之下，烏鴉八哥哇哇大叫，轉瞬已消失於風中，尖叫聲也被風聲掩蓋。X落在地上，立穩身子，抬頭望向烏鴉八哥，身上的綠芒褪去，烏鴉八哥在空中掉下來，早已被颶風擊倒昏迷的他「轟隆」一聲跌於台上，倒塌聲中竟把擂台一下子撞毀了，頓時木碎四飛；被風吹得離臉遠飛的羽毛面具這時才慢慢在空中飄下來，剛好落在他的身上。X抹一抹汗，道：「好險，差點就輸了！」

「你早就輸了喇！」拉忽掩臉，失望地道。

X吃了一驚，問道：「甚麼意思？」那邊廂索羅和莎拉呆了一呆，已經明白，然後放聲大笑，X更是一頭霧水。

這時公證人才宣佈：「場外，烏鴉八哥獲勝！」

===

「嗚……」尊尼爾呻吟著，慢慢甦醒過來，才發覺自己左邊臂膀有人攙扶著，卻是撒南姆（妻）。他撫著胸前，還感到熱刺刺的痛楚，回想起來，那小孩沒有把「玄冰刺槍」之咒成型，把自己胸口穿個大洞，可能是自己運氣好，也可能是對方手下留情，總之自己的小命這下子是撿回來了。

他揉一揉眼，看看身旁，只見烏鴉八哥昏迷於地上，而撒南姆（夫）則倚著花槽坐著，赤裸的上身包裹著繃帶，也是嗚嗚地呻吟著。他嘆了一口氣，道：「全軍盡墨嗎？」

撒南姆（妻）見尊尼爾已經自行坐起身來，也就放開攙扶著他的手，回到丈夫身邊，道：「也不算。雖然烏鴉八哥被擊倒，對方卻先跌下擂台輸了。現在是一對二的困境，可是若算我和我老公作二人的話，這場比賽早就輸了。」

尊尼爾嘿嘿苦笑道：「他們竟然由得近藤繼續打嗎？算是給我們一個希望嗎？」

撒南姆（妻）點頭道：「近藤大口氣地說，只要他拿下他那一局，再由他多打一場加時賽，就能把合約爭回來。可是，我想你也不會否認，我們與他們的實力實在差得太遠了……」

尊尼爾按著胸口，以棍棒作支撐站起來，哼了一聲：「媽的，連一個黃毛小鬼也打不過，這次把老子的名聲面子全都丟盡了！」說著頓了一頓，續道：「近藤那傢伙一直以來只接自己喜歡幹的生意，隱隱藏藏的；這次卻一次過傷掉四名獵魔團的特務，說到底其實是自己的好戰心起，找高手打架而已。哼哼，這次找著的打架對象可能太過遠離我們的層次了。」

撒南姆（妻）點頭道：「你沒有看見那叫西蒙的木之術士與烏鴉八哥的戰鬥。他的『破空龍捲』比你的大上四、五倍，看來卻還在留力。在見到這班人之前，我們一直認為你的『破空龍捲』已是我們所見過最強大的——果然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啊！」

尊尼爾聽得不爽，咬牙切齒，也不回話。他望向擂台，卻吃了一驚，只見擂台早已倒塌，木屑四散，哪裏有甚麼比賽了？「近藤已經打過了嗎？」

撒南姆（妻）往東方一指，道：「近藤和那叫約翰的說甚麼土之魔法本來就不適合在擂台上打，所以把賽制改掉，不再算場內場外的，唯有其中一方投降或失去意識才算比賽結束的說。他們與好奇的圍觀者往那邊去了，現在他們應該在鎮外的空地比試吧？許多人知道土之魔法把土地破壞的危險，怕被捲進受傷，都留在這裏算了；只有數十人一同前往旁觀。我看你們都受傷昏迷，也就留在原地。」

尊尼爾吃了一驚，道：「那是甚麼賽制？那可是生死鬥啊！」

他再摸摸胸前，痛楚依然，卻沒有斷掉肋骨的跡象，於是下定決心，向撒南姆（妻）道：「我這就過去觀戰，也不能太過示弱。嗯——」說著右手拿著的棍棒向前一舉，身上顯出綠芒。撒南姆（妻）正奇怪間，只見丈夫身上也泛起共鳴的綠光，才猛然醒悟：「謝謝你的幫忙！」

尊尼爾不言不語了好一會，綠光褪去，呼了長長的一口氣，滿額是汗，哼了一聲道：「很遺憾，回復系的木之魔法非我主修，這『小回心法』就只能到這個程度而已。你丈夫受傷最重，至少能把他的肋骨稍為回復原狀，再高級的治療我也無能為力了。至於烏鴉八哥，嘿嘿，看來也死不了。」說著已轉過頭去，往東方前行。撒南姆（夫）呻吟了一下，身上的痛楚總算退去一點，撒南姆（妻）也就喜形於色。

「唔！」幾乎嚇了撒南姆（妻）一跳的，一直昏迷的烏鴉八哥忽然坐起身來，但是雙眼似乎還未能集中焦點，喃喃地道：「輸了啊，嘻嘻……怪物啊、怪物！咦，我的面具呢？」忽然又「騰」的一聲往後又倒，竟又昏過去了。

===

在巴格達邊緣的空地旁，數十人在荒廢了的雜貨店周圍吶喊著，向著不遠處的池塘旁邊拳腳相交的索羅與近藤烈紅郎發出幾近瘋狂的打氣聲。索羅和近藤都還沒有使用魔法，連兵器也還沒有拔出，就你

一拳我一腿的近身搏擊，兩人都打得不亦樂乎。

看著近藤烈紅郎的日裔長相，索羅滿以為他會像本鄉十六一般使用那豪邁的東瀛武術，誰知他的一拳一腿之間豪放有之，卻比本鄉的武術加添一分細膩，每一招後面似乎包含了數招後著，對拆之間只感到無比暢快，不自禁一邊對招一邊微笑起來。

近藤烈紅郎雖為日裔，自少年時期起加入魔衛兵後接受的卻是古中國武術的鍛鍊，勉強要說的話算是古代北少林拳的分支，只是文明復甦以後，重新鑽研武術的學者把古時的武術幾乎都加以新一代的詮釋，除了武術的味道和精粹源自古時之外，招式之間已與文明崩潰前大不相同。

在闇黑帝國征服土之一族之後，魔衛兵解散，近藤為了逃避獵魔旅團的追捕來到中東一帶，一直以來遇過的強手不少，卻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大壓迫感的敵人，一路以來的嬉皮笑臉都收斂起來，換上凝重的神色戰鬥，與微笑著的索羅成為強烈的對比。

令他感到壓迫感的，不是索羅的拳腳功夫——事實上拳來腳往之間，索羅才險險打成平手，老練的近藤可說是佔著上風；可是不知為何，他只感到氣勢竟然被壓制著，心中鬱悶，十分不如意。

他數拳左右開擊都被索羅勉強擋開，然後索羅趁機往前一踏，頭殼竟往近藤撞去。慣於正統拳腳相交戰鬥的近藤呆了一呆，反應卻沒有慢下來，連忙倒退一步，把攻擊距離甚短的頭錘避過，同時右足一抬，正踢向索羅的胸口。索羅的拳腳功夫不及近藤，反應卻不比他差，雙手往下推去，正好擋著近藤的正踢擊，順勢借力往後一彈，落在數尺之外。

索羅舔一舔唇，右手已握著背後的古劍天焚，道：「好厲害的功夫！挑選你作為對手果然沒錯呢。不過拳腳就比到這裏吧，看來我不使兵器也勝不過你！」

近藤聽得出他背後的意思是還未是時候使用魔法，暗示著他還留有許多後著，不禁搖了搖頭，笑容再次回到臉上：「哈，好挑不挑的，今天我挑著了你這個好小子，一向托大的我今天也算倒霉了！」

說著近藤弓起身軀，右足踏前，抬頭厲眼瞪著目標，左手抓著腰間劍鞘，右手輕輕搭於劍柄之上。這時旁觀的群眾嘩然，數名見過近藤戰鬥的人嚷了出來：「這是近藤在加入魔衛兵之前已經開始修鍊的家傳武藝……叫甚麼來著？」

「好像是遠古日本的劍術之一——是叫『居合斬』吧？」

「『居合』嗎？不到最後一刻不拔刀，以一刀定勝負的劍法吧？」

近藤果然一動也不動，身上的袍服隨著微風飄揚，就像一尊石像，眼中只看見唯一一名敵人，其餘甚麼也看不見、聽不到了。索羅身經百戰，對危機的感覺特別敏銳，看著近藤的架勢只覺毛骨悚然，嘿嘿笑道：「荒謬！難道武術的最高點比魔法還強嗎？」說著古劍天焚已經出鞘，雙手緊握劍柄，高舉身前，卻仍然沒有燃點起魔法之火。

在雜貨店前的愛德華哼了一聲，道：「白癡，還在留手嗎？」

X的神情也有點擔心：「風中戰鬥的氣味帶著認真，這叫近藤的劍士在抱著必死的決心。」

莎拉聽了二人的對話，更是擔心：「雖然索羅還沒有用上魔法，但對方一樣只是以體術戰鬥啊！」

索羅被近藤一下子暴漲的氣勢攝著，沒有聽到愛德華他們的對答，眼裏只管看著近藤。只見他仍然聞風不動，卻帶著無論如何出招也會被他一刀破解的氣勢。索羅額上不禁滲出汗水，警告自己道：「不能魯莽攻擊啊！」然後慢慢向右移動，試探近藤的動靜。

近藤當然留意到索羅的行動，身體也緩緩地作為圓心向著索羅轉動。二人的距離不變，轉眼間已轉了半個圈，氣氛的繃緊把所有旁觀者都影響著，周圍除了風聲外一點聲音也沒有。

「嘖！這不是我的作風啊！」對峙良久，索羅終於忍耐不住，大喝道：「就讓我看看你的刀法吧，老頭子！」

語音未了，索羅的身影晃動，躍向空中，天焚古劍已往近藤劈去。旁觀者都為索羅倒抽一口涼氣，愛德華卻又再哼了一聲：「白癡還算沒有白癡到底，懂得利用天時嘛！」

亞爾法特和拉忽都不明白，目光沒有離開索羅與近藤，口中一起丟了句：「這是甚麼意思？」

只聽得近藤「嗚」的一聲，抬頭瞪著索羅的眼睛瞇了起來，卻原來索羅躍起之處乃是背對日光的方向，大開大劈的攻擊背後不忘利用太陽光的反射。近藤大喝一聲：「天真！撲火的燈蛾，讓我把你一刀兩斷吧！『一閃』！」

隨著「鏘」的一聲，近藤腰間的武士刀已然出鞘，一道白光劈向空中避無可避的索羅，眼看真的要把他斷開兩截。只聽得沉沉的「轟」一聲細響，看似砍在索羅腰間的日本刀被甚麼擋格下來，背光之下卻也看不清楚。可是近藤的居合斬果然是不同凡響地強勁，一把輕輕的武士刀竟然把索羅沉重的身軀一下子推開數丈，索羅的劍被這一擊轟得潰不成軍，在大叫聲之下跌個滾地葫蘆，打了數個翻滾才又再站起來。

這時旁觀者和近藤才看清楚剛剛他的居合斬為何不湊效：原來索羅在空中換成單手持劍，左掌預計了近藤居合斬的劍擊軌跡，在腰間凝起了一個魔法的火球，把他的劍刃擋下來，剛剛站起來的索羅掌中還殘留著餘火。

「好險！果然厲害的刀技啊！竟然把我的後著一次過破壞掉！」索羅捏熄左手的餘火，拍拍身上的塵土，又再以天焚遙指著近藤。

近藤拿著自己的愛刀「地隱丸」，看著索羅，不禁呆了下來：「雖說借用了魔法的輔助，但利用日光遮掩、把我居合斬的軌跡預計好、還在極小範圍下把我潛修四十餘年的劍招擋下……這是甚麼一個怪物啊！」

他呆了不久，抖擻精神，身體因為興奮顫抖起來：「『居合斬乃是一擊必殺的劍技；一擊既然不能必殺，我就算輸了……』」

索羅呆了一呆，道：「甚麼？」

近藤抬頭看著眼前的對手，續道：「哈，你以為我會這麼說吧？可惜，魔衛兵的訓練不容許我為了這麼無聊的理由放棄戰鬥；難得有這麼一個強者作為對手，我更不能就此放棄掉這場比賽！何況——」說著往荒廢的雜貨店看去，尊尼爾、互相攙扶的撒南姆夫婦，和被拖在地上拖行、仍然昏迷的烏鴉八哥在看著他們，又續道：「——何況輸掉了的話就失去一個賺大錢的機會了。我可沒有那麼笨！」

索羅把天焚劍提起，擱於肩膀之上，哈哈大笑：「好說、好說！來，再繼續比下去！剛剛我出千，使用了魔法對上你的劍法，算我連輸兩局。就讓我用魔法來挽回第三局，贏掉這場比試，一了百了！」說著再把闊劍往前一揮，雙手握著劍柄，紅光暴現之下，劍刃「蓬」的一聲燃起火焰。

「終於使用魔法了嗎.....不知道他是怎樣程度的術士呢？」尊尼爾哼了一聲，對使用魔法的「約翰」十分好奇。不只尊尼爾，大部份的旁觀者都是為了看魔法的交鋒而來，戰鬥終於進入魔法的階段，立時群情洶湧。

自從文明毀滅復生以來已經經歷不知多少千百年，科技文明的停滯不前帶來魔法的興起，種種咒文已經在人們的生活中成為基本。可是這許多年來，沒有多少人對不同系統的魔法作出記錄，直到闇黑帝國統一世界，世界各地終於慢慢從戰亂和反動中復甦，才由帝國的魔法機關和科技研究所共同領導所謂的【戰略魔法總綱倡議】，試圖將各族的魔法歸納，訂立條目，作為記錄和情報之用，由獵魔旅團作出前線的數據收集，至今已經五年。這份【戰略魔法總綱倡議】報告書是公開的情報，但是能夠調閱的僅限於少數的精英，對於生活於平凡之中、與五大族沒有直接關係的民眾，無論於現代有多普遍，眩目的魔法仍然是茶餘飯後的額外娛樂。

這種平民思想也蔓延到普遍的戰士或修習魔法的初階術士之間，每每有人使用魔法比試，都吸引大量的旁觀者，一來不少人嘗試從其他術士身上習得自己未懂得的咒文，二來就是基於這種民間觀賞娛樂的心態。可是實際上平民對於各族的魔法認知只屬於基本的程度，能夠從魔法芒看出是哪一屬性的人已經不多，而且他們常常帶著盲目的崇拜與錯誤的觀念，以為世上有數之不盡的魔法系統；也幸虧這些旁觀者屬於這一類平民，對亞爾法特標奇立異的白色魔法芒也就不太在意。

因此這時候當索羅劍上的火焰越燒越盛，觀戰的人除了因為「駱駝商旅」鏢約爭奪戰而好奇外，對這叫「約翰」的火之術士的更是另眼相看。在歡呼聲之間，索羅的天焚古劍往橫揮動，一條幼細的火柱弧形射出，繞彎從近藤的右方攻去。近藤流亡二十多年以來，火系統的攻擊魔法看過不少，知道這是火之魔法中的「靈火蛇」之咒，當下不敢怠慢，反手將「地隱丸」插於地上，全身泛起橙棕色的魔法芒，頓時塵土飛揚，腳下的沙土形成一股黃沙塵暴，把近藤的身體隱藏起來。

索羅喝道：「這種障眼的沙塵暴可沒法擋下我的『靈火蛇』啊！」

只見「蓬」的一聲，索羅的「靈火蛇」之咒果然已經毫無障礙地穿過塵幕，「轟」的一聲正正擊中塵暴中近藤的身影。可是他的身影沒有隨著咒文的擊中而倒下，反而架起戰鬥的勢態。索羅哈哈笑道：「很好！果然有著土之魔法的魔裝甲！」

隨著沙塵落下，近藤的身影再次浮現，可是外觀已與之前的輕便袍服大不相同。他的武士刀高舉過頭，身上多了數件沙土和岩石型成的魔裝甲部件，就像之前索羅與愛德華於摩西山邊境對上的林天勇一樣。但是和林天勇不同，近藤沒有全身披上土甲，只於頭殼、胸口、腰間、一雙前臂、以及大腿至膝蓋等重要部位包裹著。見過林天勇的魔裝甲的索羅與愛德華知道這若非刻意構成、增強機動力的輕裝變化，就是魔力源高低的分別。他的右臂魔裝甲上還燃著還未完全熄滅的微小火焰，想來正是以魔裝甲擋下索羅的「靈火蛇」之咒。

近藤的架勢由之前的以靜制動改變為預備隨時進擊，身上的橙棕之氣不減，高舉過頭的武士刀與地面平行，隨著他銳利的目光遙指著索羅：「小子，我倒還沒有蠢得以為單靠格鬥術能戰勝你！就讓我的『灰土甲』和『地隱丸』來會一會你的火之魔法吧！」

索羅單手持劍，左右一揮，劍刃上的火燒得更旺：「很好，看看你那輕便裝的土魔裝甲和攻擊咒文能及得上我們在摩西山遇到過的土魔術士多少！」

旁觀者知道戰鬥進入最後階段，都屏氣凝神地看著。

第五十八章：告別巴格達

「五大元素種族：金、木、水、火、土的魔法系統中，都有著各自的特色。例如水魔法的三個形態自由轉換、火魔法著重攻擊等等。我們土系統魔法比其他四族魔法優勝的，是超越其他種族的防禦咒文。金族有『磁幻佈網』、木族有『暴風障壁』、水族有『玄冰水晶牆』、火族有『炫火加護』，各有自己的弱點：或把自身的魔法隔絕和只能作出逐次性的波狀防禦、或無法防禦實體攻擊、或起手速度偏慢、或防禦力低下換取攻擊力。我們土之一族的防禦魔法理論上是一訣『灰土甲』咒文，實際上只要有土地的地方，就能把大地化為護盾，無論實體、魔法攻擊也好，一樣能夠抵禦；而『灰土甲』的咒文與身體二合為一，更加不阻礙施放其他咒文，可說是防禦魔法中的極致。」

炎熱的教導室中，沒有窗戶，只有數個透氣口，勉強應付著室內二、三十名學員對空氣的消耗，令人窒息。汗水沿住頸背滑落的黏膩感、軍服貼住皮膚的悶熱，混雜著汗臭與塵土的空氣味，陪伴著室內的學員們。他們都身穿著墨綠色的軍服，即使滿身是汗，仍然端正地坐在椅上，聽著導師的講解，唯有一人在不耐煩地打著呵欠，但倒還不敢擺出奇怪的姿勢。

導師身穿的軍服和學員們一樣，唯獨肩上帶著三條黃色的條紋與兩顆金色的星紋，說明他的軍階比學員們高上許多級。他的講說停了下來，斜著眼，瞪著在打呵欠的學員，神色帶著不滿，不過還沒有發作，只繼續講課：「對，可是土之魔法中，土石系的魔法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就是施術者必須在有能利用元素的環境中，方能發揮魔法的力量——」

「林導師！」之前打呵欠的學員舉起手，打斷了導師的說話：「那麼只要避開那些環境不就行了嗎？這些都是我們身為土魔術士早就知道的事啊！」

林導師哼了一聲：「那麼，當你身處沒有土石元素的環境中，你如何戰鬥呢，近藤一等兵？」

挑戰導師的，正是少年時代的近藤烈紅郎。他首先呆了一呆，然後哈哈大笑：「其實這種狀況又怎會出現呢？我們所到之處，哪裏沒有土地——」

「很遺憾，地球上百分之十的地域都在千年冰雪所鋪蓋之下，至少數十米的深度；而地表上百分之八十都是海洋。先別說你沒有足夠的魔力『挖』出數十米冰雪之下的沙土使用，當你在海上的鐵或木船中漂浮，沒有引力系咒文屬性的你又如何戰鬥呢？」

近藤被問倒，然後挺胸答道：「那就唯有以武術打倒敵人了！」

林導師又再不屑地道：「以你的能耐嗎？」

近藤哈哈一笑：「在武術院訓練了五年，我可是以班中第二名畢業的呢！」

林導師搖頭道：「小子，不要自視過高了。現在的你，我五招之內就能制服。戰爭並非一、二人武術高強就能定勝負的兒戲事，假設能左右戰局的魔法被限制，就要進入『戰術』的階段。」他頓了一頓，不再理會近藤，轉向其他學員繼續講課：「這就是這個課程的大綱：如何在劣勢下以『戰術』扭轉局勢——」

「我不認為你能在五招內打倒我呢！」不服輸的近藤忽地站起來，打斷了林導師的話。

林導師呆了一呆，嘿嘿冷笑：「好，這是第一招！」幾乎沒有預兆下，林導師忽然發難，身影一閃之

下已來到近藤的身前，右拳已來到他的額邊。

近藤自知挑釁可能招來橫禍，早已在戒備，對方右拳攻至，自己左臂已經揚起，往導師斗大的拳頭格去，同時自己的右拳揮出，竟自反擊向對方。他自然知道導師的武術比自己高上好幾個層次，嬉皮笑臉性格的他靈感一動，使起詐來，把自己的招式也算進去：「第二招！」

面對導師與同學忽然打起上來，一眾學員面面相覷，有些在吶喊著，更多人立刻避開，順便把椅子拿走，炎熱的教導室中忽然騰出一個小小的空間。林導師哪會不知道近藤在打甚麼鬼主意？也哈哈大笑起來，一邊把保在身旁的左拳往近藤的右拳迎去，一邊笑道：「兵不厭詐，你要把你自己的招也算進去也沒所謂。來，第三招了！」

說話之間不過數微秒的時間，林導師的右拳被近藤格著，左掌擋向他的右拳。近藤大叫起來：「第四——甚麼！」

他還沒有變招，卻發覺後領已經被導師的右拳變化為爪抓著，擋向他右拳的左掌也化為反手擒拿，捉著他的右腕。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之下，林導師的身影已完全扭轉起來，背向近藤的前方，同時右足擱於他的雙足之前，腰間巨力一扭，抓緊對方的雙手急扯，在巨大的旋轉之勢下把身形健碩的近藤一下子捲起，在下一秒，伴隨著「轟隆」一聲巨響，近藤已被狠狠地摔於地上，堅硬而冰冷的地板成為沉重的武器，腰間與背部痛入心肺，眼冒星斗、耳邊嗡鳴，立時就要昏倒過去。

在失去意識之前，只聽到導師的聲音：「小子，要與我林天勇頂嘴，你還差了一百年！」

===

熱力依然，眼睛睜開來時卻再不是米白色的教導室天花，換上的是蔚藍的天空，帶著數抹白雲飄過：現實的疏離感告訴近藤烈紅郎他由記憶中回到眼前。遠處市鎮的喧鬧聲慢慢地回到他的耳邊，與風吹過沙地的細微沙沙聲，混合成回到現實的組曲。

「.....勝方，約翰！」

近藤的耳邊傳來漸漸變得越來越巨大的聲浪，公證人的宣佈朗聲傳來。到了這時候他終於完全清醒。可是他卻沒有立刻站起來，喃喃自語道：「輸了嗎.....又再一次.....」

由被索羅的近距離魔法擊中，到自己昏厥過去，只保護著身體重要部位的「灰土甲」之咒失去施法者魔力的維持，在大字型躺在地上的近藤身上散落成黃沙，而在胸前的沙堆上仍有餘火。他雙手的手肘撐著地面，勉力坐起身來，只見對手已把巨大的闊劍回鞘，在微風中慢慢向他走過來，一邊說道：「還不錯！雖然魔力不及，卻想到以魔裝甲集中保護重要部位，比上次我在『浮島』上遇到的醉酒鬼高明得多了！還有比我優勝的格鬥和劍術，『那人』的影子在你身上特別明顯呢！」

「『那人』？」近藤的胸前隱隱作痛，回想起來，對方在近距離連發兩擊「火彈破」咒文，若非有「灰土甲」的保護，所受的傷可能遠比現在嚴重。索羅擦一擦鼻，道：「哼，上一次在摩西山對上的土魔術士比你強得多了，我差點連命也丟掉。那邊的金髮小王子不許我說他的名字，說是他的名字太響亮甚麼的.....」

近藤也是聰明之人，一聽得「摩西山」、「土魔術士」和「太響亮的名字」等等關鍵詞，就知道他在說誰，立時如夢初醒，霍地站起來：「你們遇上林右將軍了！？」

他的聲如洪鐘，把周圍議論著的旁觀者的注意力都吸引過來。索羅倒不是無知到底，知道林天勇說到底是闇黑帝國的第一通緝犯，是不能說的名字，當下一改話題：「我在那女孩的死敵身上見過這一招近距離的連發魔法，誰知道真的這麼難以使用呢！只連發兩擊，竟把自己也轟開了……哈哈！近藤老頭子你倒算十分幸運吧，成為我第一個實驗對象；只是到得我完全學會了，就不單是被擊昏那麼簡單喔。」他一邊說著，一邊卻向近藤眨了一眼和微微點頭，暗地確認了近藤的疑問。

把話說完以後，索羅向近藤揮一揮手，一邊留意著腳邊被「地裂破牙」與「地裂火」兩大咒文破壞得亂七八糟的磷磷怪石，一邊回頭向同伴走去，獨留下呆了起來的近藤烈紅郎。旁觀眾人有的在拍掌，有的在歡呼。比武既完，勝負已分，不一會，無關的旁觀者都慢慢開始一邊談論著，一邊往鎮中心回去了。

近藤眼睜睜地看著亞爾法特一行人遠去，尊尼爾、撒南姆夫婦和終於醒來的烏鴉八哥來到身邊。烏鴉八哥一邊重新戴上他那奇怪的羽毛面具，一邊嘻嘻地笑道：「真難看，即使在書面上算我勝了一仗，實際上是我被擊倒。這次爭鏢比武，我們一敗塗地呢！」

尊尼爾搖著頭，道：「只怕他們的來頭比我們想像中更大。想來『彼德』、『保羅』、『瑪莉』、『西蒙』和『約翰』這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名字，也定是隨便應付著的假名吧？」

撒南姆（夫）點頭認同：「以我們夫婦倆的經驗看來，他們還沒有使出真功夫呢。真奇怪，我們對上過的五族戰士可不算少，卻從來沒有聽聞過他們這樣的人物。」

烏鴉八哥的笑聲帶著寒意，答道：「有啊，至少其中一個你必定聽過他的大名！」

尊尼爾和撒南姆夫婦都同感奇怪，一同問道：「是誰？」

烏鴉八哥聳一聳肩，道：「強大的木系統魔法、臉上的交叉傷疤、三十多四十歲的年紀……難道你們真的不知道是誰？」

尊尼爾想了一想，晃然大悟：「非洲聖者X！他竟然是魔法術士嗎……也對，他本來就是木之一族的背景，使用木之魔法一點也不出奇呢……只是倒真的沒有想到身負『和平主義者』之名的他竟然隱藏了這一手……嗯，那麼他為何在帝國通緝榜上位列第二也就說得通了。」

當他們在談論著X時，近藤仍然維持著之前的姿勢，一動也不動。尊尼爾的手拍拍他的肩膀，道：「嗨，近藤兄，我知道輸掉的打擊不淺，可是你剛剛打倒了四名獵魔團的戰士啊！現在不是應該先溜掉，避避風頭方為上策嗎？」

忽然之間，近藤的身上爆發出橙棕之氣，臉容卻開始扭曲起來，怒喝道：「逃！逃！逃！唯獨這個命令，我再也不會遵守了！」說著左肩一挺，把尊尼爾的手撞開，同時急轉回身，在右手一揮之下，地上捲起一堆沙土，「亂礫射」之咒竟已激射向尊尼爾等人。眾人大吃一驚，在千鈞一髮之際尊尼爾施放一個巨大的「暴風障壁」之咒，勉強把大堆的沙土炮彈捲走。烏鴉八哥怒吼：「你瘋了嗎？」

在塵土飛揚之下，近藤一個閃身，已把掉在地上的武士刀「地隱丸」撿起來，還刀入鞘，立於數尺之外，以往的嬉皮笑臉一掃而空，冷冷的道：「錯過了十二年前的戰鬥，我再也沒有藉口逃避了……」說著周圍的沙塵揚起，把他的身影包圍起來，卻是土之魔法的障眼魔法「黃沙障」之咒。

尊尼爾、烏鴉八哥和撒南姆夫婦看著，呆了下來，不知這前任的魔衛兵水軍上校在與那「約翰」一戰後受了甚麼刺激，發了甚麼神經。

===

日照西斜，夕陽餘暉染紅沙，塵寬敞的大街上撒滿周圍平房的黑影，遠處駱駝鈴聲隱約傳來，把巴格達東北區的市鎮輪廓都勾劃出來。在一幢矮平房之前，一輛海蜘蛛型的小型氣墊船在停泊著。和亞爾法特一行人之前與瑪莉亞前往中非洲時乘坐，屬於北非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突尼斯分會所擁有的海蜘蛛有少許不同，這艘海蜘蛛的後座經過改裝，一個十多尺長，八尺高的貨櫃換代了寬敞的座位空間，牆上數個密封的小圓窗，裝載貨物和前座容納不了的多餘人員。貨櫃的頂部密密麻麻地橫排著十多條小裂口，當作是簡單的通氣設備，設計的重點似乎是「只要裏面的人不窒息就好」。

這艘改裝的海蜘蛛前座還算寬敞，共有五個座位，連駕駛員在內勉強可以擠上七人。小氣墊船的外殼沾滿沙塵，本來銀白色的外觀被染成泥黃，似乎好久沒有清潔。正處於靜止狀態的海蜘蛛後部不平衡地傾斜著，稍為充了氣的氣墊也被壓得扁扁的，可見貨櫃負荷了不少的重量。海蜘蛛後面站了二人，身上只各穿著一件骯髒的背心，一人口中含著一根稻草，一起把最後一個大大的木箱搬上氣墊船上。只聽得「騰」的一聲，海蜘蛛再次晃動一下，二人拍拍手，往前方大喊一聲：「都裝好了！」，復又回到平房裏面，轉眼消失不見。

在海蜘蛛的前座之中，已坐著四人，其中兩人在最後排倚著車窗呼呼大睡，似乎要爭取旅途中不會得到的休息時間。他們的服飾都十分類似，背袖的襯衣和鬆身的及膝短褲，頭上都包上一張薄薄的頭巾，與鎮中商人的打扮相像，正是「駱駝商旅團」的僱員。此時駕駛座的門被打開，一個差不多打扮的中年男人一躍上船，一邊吹著口哨，一邊「蓬」的一聲把門關上。

海蜘蛛的旁邊，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X和拉忽站在另一個商人旁邊，看著海蜘蛛的前座，都呆了下來。莎拉終於忍不住向那商人發問：「連你在內已經六人……我們也有六人啊？坐得了這麼多人嗎？」

站在眾人面前的商人身上的衣飾都是不同深淺的棕色，身型卻比海蜘蛛內的其他商團成員大了一個碼，臉上留著長長的鬍子，拉忽認得他，正是「駱駝商旅團」的老闆穆罕默德．沙里希。他一副圓潤的臉，瞇起雙眼來眼睛就像兩條幼線，眼珠消失在臉孔之上。他不答莎拉的疑問，反而向他聘請的索羅投疑怪責的眼光：「昨天你在擂台上接連打倒八人後，不是說你的保鏢隊高手如雲的嗎？拉忽擁有著種種情報，還勉強說得通；可是其他人怎麼是小孩、女人和老人了？」

X在一旁單手掩面，嘆一口氣道：「又是同一個論調！唉，我又被說成老人了！」

拉忽掩嘴笑了一下，代索羅答道：「別被他們的外表騙倒了！他們剛剛才在中央廣場打倒了由尊尼爾、烏鴉八哥、撒南姆夫婦和近藤烈紅郎組成的挑戰隊伍呢！」

穆罕默德的雙眼睜大了一點，有點驚訝地道：「尊尼爾或烏鴉八哥倒也罷了，連撒南姆夫婦和近藤烈紅郎這等不世出的高手也敗了？」

拉忽點頭道：「還要遊刃有餘啊！輕輕鬆鬆的！」

在中央廣場比試一事名堂響亮，連稍稍聽到他們對話的其中一人也探頭出來插嘴道：「是真的啊，老闆。在我來這裏之前，我看了好一會，走的時候三仗二勝；可是即使敗了的一場，對方可是被擊昏的一方啊。」

「哼，那還好說。可是你們哪，你們欠缺了威勢！若給盜賊們的前哨探子瞭望到你們的外觀，還擔保

不了他們會當你們是老弱婦孺，更加吸引他們的襲擊呢。這樣吧，這兩個好樣的阿哥之間，其中一個坐在前面吧。其餘的人都給我躲在貨櫃裏去！」

穆罕默德說完以後又加多一句喃喃自語：「本來就只能再擠多一人在前面的說……」

亞爾法特等人互望了一眼，嘆了一口氣，正要乖乖地走到後面去時，忽然之間金黃色和鮮紅色的魔法芒爆發起來，一齊嚇了一跳，卻原來是索羅與愛德華竟自對峙起來了。

「哼，兩個只能選一個嗎？當然要選外表看來最強的一個吧？金髮的文弱小王子就給我滾到後面的貨櫃裏去吧！」索羅右手抓著天焚劍柄，身上幾乎燃起火焰來。

一反武力至上主義的常態，愛德華竟自預備也使用魔法的樣子，哼的一聲回應道：「好說、好說！『外表看來』最強，即是實際上不是了吧？氣定神閒是遊刃有餘的自信表現啊！前座的位置非我莫屬！只懂打架的大白癡就龜縮在後頭吧！」

穆罕默德和拉忽看上去以為情勢不對，手忙腳亂地道：「這……這個！不要打起來……不要！冷靜！冷靜！」熟知索羅與愛德華性格的亞爾法特等人卻開始大笑起來，心思細密的莎拉更因為看出愛德華在一場比武後憂鬱的情緒一掃而空，再有心情與索羅頂嘴而高興起來。

一片吵鬧聲中，穿越中東巨人鹽湖往古印度領域主城新德里的旅程終於展開。氣墊船引擎低鳴啟動，路上沙塵揚起，夕陽下眾人身影拉長，像是把巴格達的喧嘩留下，向著新的冒險旅程進發。

第五十九章：鹽湖埋伏

時移世易、斗轉星移，世界的版圖經歷了毀滅上代文明的戰爭、小冰河時期、巨人兵的破壞、以及種種自然的地理變化，到了現代和史前的時代的地球已經似是而非。北半球大部份的土地長年被冰雪掩蓋，南極的冰原極地溶化，回復百萬年前的群島外貌，世界大量消失的島嶼等等；其中地形變化頗大的，包括了亞拉伯半島及中東區域以東、古時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域。

這個廣大的範圍在人類的文明崩壞以前，曾被認為是西歐文明的搖籃，資源豐富的河床、森林，孕育了歷史上不少的文明和帝國；可是到了數百年前，卻因為巨人兵之役而被夷為平地。亞拉伯半島受到的影響更大，在北回歸線以南、紅海與波斯灣之間的土地被海水填滿，消失於亞拉伯海之中。

古代伊朗領域的山地消失不見，換來是接近水平線的低窪地帶，無數的裂痕漸漸成為河流，隨著巨人兵的破壞之後數十年，海水自亞拉伯海倒灌往內陸，形成無數的湖泊，一度乾旱的土地頓成澤國。可是這些由海水和內流河填滿的鹹水湖沒有帶來生機，生物因為過量的鹽份而枯死，生態系統受到巨大的破壞。這些鹽湖卻存在了不過百年的時間，乾旱的氣候和往內陸微微高聳的地勢在其水份得到亞拉伯海的補充之前慢慢地流失和蒸發，漸漸演變成鹽份極高的沙漠。

可是內流河的河床仍在，「沙漠」不成氣候，每隔五至十年，或因為潮水漲退，或因為連年雨水豐盛，亞拉伯海的海水偶會再次順著內流河的軌跡，倒灌回到這一帶片土地，做成奇異的沙漠泛濫現像，歷時由數天到數星期不等，復又回復乾涸，如是者生生不息、循環不絕。

由亞拉伯中部開始，遠達古代巴基斯坦邊境，橫跨二千五百多公里的這一帶土地，正是世界十二巨人遺跡之一——中東巨人鹽湖。

在這一片含有高得過量的鹽份的土地之上，一般的動植物無法生長，唯有少數的生物能在這嚴酷的生存環境中存活下來。當中能耐熱耐乾，能進食一次後許久不必再次進食，由中非洲巨人沙漠在不知甚麼時候遷移到鹽湖地帶的神沙巨蠍，在這裏也有著一品種的分支，在嚴酷的環境中衍生著，以罕見的綠洲上的小動物和不幸經過這裏的動物——包括落單的商人和旅行者——為主食，身處於食物鍊的高點。這一品種的神沙巨蠍由於生活在比中非巨人沙漠更嚴苛的環境之中，體型只及中非品種的一半；然而為了增加捕獲難得經過的獵物的成功率，這裏的神沙巨蠍發展出驚人的毒素，不少以暗殺為生的殺手、鹽湖中的盜賊、甚至行使傳統醫術的巫醫都視此地的蠍毒為至寶，冒死捕獵採集。巨蠍需要食物、人類需要毒液，雙方互相獵殺，數百年來不過五五之數，巨蠍沒被這裏的人趕盡殺絕，殺手、盜賊與巫醫也沒有被巨蠍嚇跑，成為奇異的共生關係。

可是這裏的巨型蠍子——還有其他中沙漠中生長的怪獸異物——卻不是最令必須路經鹽湖往來亞洲行商的商人頭痛的危機。來回巴格達與新德里的商旅團必須倚重由世界各地高價聘請而來的奇人異士作為保鏢或嚮導的原因，是所謂的中東巨人鹽湖「二大毒瘤」：兇悍程度不比神沙巨蠍低、同樣以途經鹽湖的商旅團為「食」的盜賊們，以及因為隨機的海水倒灌，沿著內流河滲入鹽湖地域，卻不足以填滿成湖，反而演變為難以預測位置的流沙潭；而當中更以忽隱忽現的流沙潭的危險程度為冠。

這些流沙潭大小不一，但是長達數十尺直徑的沙潭並不罕見，數百年間不少駕駛著大型車輛的商旅團神秘消失於鹽湖之中，埋葬於流沙之下。在人們還沒有認識到這個原因之前，不少人都歸咎於靈異鬼神，巨人鹽湖順其自然地得到了「鬼喫湖」、「噬人沙漠」等嚇人的外號。直到十數年前，闇黑帝國有關探測地理的部門為了防範叛亂的原因進行了對該地的研究，才把這裏奇異的地理現象掀開了神秘的臉紗——諷刺地，當年的研究還沒有完成，土之一族魔衛兵叛亂爆發，成為主戰場之一的巨人鹽湖就因為這些隨機出現的流沙潭，把魔衛兵進軍北非和歐洲的步伐拖慢，成為帝國軍險險成功震壓這

次暴亂的主因。

流沙潭雖然凶險，幸好每次出現時都有跡可尋，對土壤稍有認知的人都能夠從顏色甚至氣味分辨出來，只是沿途二千多公里要不斷地停下檢查，費時失事。流沙潭的另一個特點，是出現後通常都會留於原地，有時候多達兩、三個月的時間。這兩個流沙潭的特點讓某些探險家掌握了以生命換來的賺錢機會：為巨人鹽湖規劃地圖，記下近期的流沙潭位置，賣給需要橫渡鹽湖之人，換取高額的報酬。

有能耐製作流沙潭地圖的探險家數量不多，他們必須能夠避開鹽湖中各種生物的瘋狂捕食，更須在為數眾多的鹽湖盜賊群中生存下來。所幸不少盜賊也是這些地圖的買家，在各個盜賊的派系之間，這些製圖師在圓滑的交際手腕中得到各種的保護，當中更有不少人與這些盜賊簽上合同。可是無論製圖師的能耐多大，他們都只能在廣大的鹽湖中探索出小部份的區域；歷史上有記載的單一最大範圍流沙潭位置圖，也不過是橫跨二千五百多公里距離的巨人鹽湖中的五份之一的範圍而已——實際上由於製圖師之間對情報的互相爭奪，他們從來沒有辦法組成一個互惠互利的公會合作製圖；到得個別製圖師花時間製作的地圖到達某一面積時，流沙潭的位置多半已經改變，因此這行業的歷史以來從來都沒有人能單獨製作一個完整地橫跨整個巨人鹽湖的流沙潭位置圖。

可想而知，當拉忽把由九張地圖湊合而成、完整地覆蓋全長二千五百多公里的巨人鹽湖流沙潭位置圖拿出來，在眾人面前展示時，數次橫越巨人鹽湖的「駱駝商旅團」首領穆罕默德臉上現出的表情有多驚訝。

「先不論每一張特定範圍的流沙潭位置圖的叫價不低，要把各屬不同勢力的製圖師的地圖拿到手更是天方夜譚……雖說你是巴格達中其中最高調的情報賣家之一，能集齊——甚麼？兩個月之內的資料？這……這也未免太厲害了吧？」穆罕默德一邊檢閱著攤開於地上的地圖，一邊抹著汗，臉上一副匪夷所思的樣子。熱風吹過，地圖邊緣微微顫動，沙塵細粒落在紙面上，帶來乾澀嘅觸感同淡淡鹹味。

拉忽嘿嘿一笑，趾高氣揚地道：「我情報搜集的手腕可不是隨便說說而已的！雖然廢了不少氣力，我就知道這份情報一定有作用，只是想不到是我自己使用而已！」說著蹲了下來，和穆罕默德一起研究起來：「我們走了兩天，現在大約在這裏的山谷西北二十公里左右——」他的食指指著一個圓圈，續道：「這山谷往北十公里是流沙潭的地帶，而往南的話得繞遠路，得花多三天的行程。要繼續往東，前往新德里的話，最快的途徑是穿過東南面這個小山谷，途經中途村落伊斯法罕。可是——」

「——這種地勢是盜賊埋伏的熱點吧？」索羅交叉著雙手走過來，聽到他們的對話，插上嘴來。

愛德華在一旁哼了一聲，多口加了一句：「你這蠢材倒還有點軍事的常識嘛！」

索羅怒睨著愛德華，道：「小王子沒事幹找碴嗎？」

「誰是小王子——」

「——事實上！」

拉忽似乎怕了二人吵起嘴來，趕忙打斷：「雖然這流沙潭的位置圖頗為近期，卻沒有記下盜賊的巢穴——這是可想而知的，製圖師們為了到處探險製作地圖，總還需要這些盜賊的保護甚至金錢或物資上的贊助，當然不會把他們的巢穴出賣。可是索羅說得沒錯，這附近的確曾有盜賊出沒的情報。」他頓了一頓，別過頭去看著穆罕默德：「依我說，若以安全至上，我們該繞路而行。雖然多出三天的行程，至少避過了被搶劫的危險……」

穆罕默德搖著頭道：「不行呢。我們的貨物中有大量的以色列領域特產羊奶，不是耐存的東西，多一天的行程，就更多羊奶變壞……三天是太久了！我們聘請了你的同伴，不正是為了應付這些狀況嗎？」說著抬起頭來，舉目環視，只見黑人老頭子在不遠處呆呆站著，吹著微風；旁邊的小姑娘坐在空地上，打坐冥想之中，對周圍的事不聞不問；而車上的黃毛小子則睡在貨櫃之中，呼呼打鼾。這副德性哪裏像武藝高強的保鏢團隊了？嘆了一口氣，也開始考慮應否繞路走了。

索羅哈哈一笑，道：「當初穿過南美洲，就已經打倒過不知多少山賊土匪了！現在難道還會怕了區區鹽湖裏的盜賊麼？穿過山谷就穿過山谷了，有甚麼好猶豫的？」

拉忽托著腮子，沉吟了一下，自言自語道：「也對，猜想盜賊們倒也不會比撒南姆夫婦或近藤烈紅郎厲害吧？」「好，決定了。這就走吧！」

穆罕默德站起來，拍拍屁股，點著頭道：「休息了三十多分鐘，也該足夠了。任由老人家、小孩子和小姑娘在海蜘蛛外遊盪太久，只怕會惹來盜賊的垂涎。」

拉忽聳一聳肩，開始再次收起九張流沙潭位置圖，而愛德華也不打話，轉身就走，與一同在小汽墊船外散心透氣的商旅團僱員往海蜘蛛回去。索羅往X與莎拉的方向叫了一聲：「要走了！」也就回去，而亞爾法特一如既往，仍然在呼呼大睡，混不知小氣墊船停下來休息過。

莎拉聽得索羅的叫喊，從精神修鍊的冥想中睜開眼睛，站了起來，卻見X仍然站於原地，動也不動地向東南面呆呆瞪著。她的手搭上X的肩膀，好奇地問道：「有甚麼問題嗎？」

X仍然呆了好一會，才搖一搖頭，看著莎拉道：「不，只是這裏吹著奇怪的風……似乎有甚麼事將要發生。」莎拉聽著，也嘗試用自己的五官感受一下，只聞得風中夾雜淡淡煙草味，和聽到金屬碰撞的細微聲響，聽不出所以然，也就作罷。

雖然X自稱的「未來法眼」沒有瑪莉亞和亞爾法特的「過去」和「現在」法眼般準確——因為這根本就不是甚麼魔具——莎拉卻知道X對未來的預知有著幾近不可思議的準繩，當下心中一緊，有點擔心起來。她飛快地四周環視一下，站在小氣墊船旁的駕駛員身影映入她的眼中。那駕駛員在抽著手捲的香菸，似乎在瞪著地上，莎拉卻知道他的眼角不自然地也往東南方看著，一副鬼鬼祟祟的感覺，在她的心中響起警號。

那駕駛員抬一抬頭，看見莎拉在瞪著他，惴惴不安地急速別過頭去，隨手把手上的香菸丟在地上踩熄，一個轉身就躍回船上去了。X順著莎拉的眼光，也看到這一幕，嘆了一口氣：「這駕駛員似乎是很大的問題啊。」

莎拉點著頭，道：「這商旅團除了普通的特產食品和飾物之外，似乎還有寶石或是甚麼的貨物。若說他與甚麼盜賊團體打過交道，以這一批貨物為目標，我想也毫不為奇。雖說這幾乎是一直線的行進，一路以來不是都是由他自行擬定行走路線的嗎？」

X抬起頭道：「罷了，現在甚麼證據也沒有，告訴穆罕默德也沒有用。見一步走一步吧！我們先回去，看看他把我們引到怎麼樣的陷阱裏——猜想盜賊們該不會是我們的敵手。」

莎拉帶點憂心：「我不怕他們的武力，但要同時保護沒有防備的商人卻不是易事呢；況且盜賊們都是群體行事，不像之前比武般單挑對打，也不知數量多少。」

這時X已邁步回去，一邊說道：「現在擔心也無補於事；我對我們的力量和魔法倒是有不少的信心啊

！」莎拉想了一想，覺得也對，也就跟著X的後面，眼角卻仍然瞪著那駕駛員；而駕駛員的眼光果然避開著她。

===

自從巨人兵一役之後，整個鹽湖的地區雖然被夷為平地，由矮山和綠洲構成的小山谷倒也非罕見，可是這些山谷和綠洲大部份都被鹽湖裏橫行的盜賊佔據，成為他們的巢穴，需要往來巨人鹽湖的商旅團若以安全為上，大都嘗試繞道而行，對這些山谷和綠洲避之則吉；唯有帶著保鏢團隊的商旅團，才敢穿越這些地標，以更快的時間和更短的行程到達目的地。這些保鏢團隊都幾乎無可避免地與這些盜賊們戰鬥，當中有勝有負，但商旅團能夠保著貨物安全撤離的成功率卻得到大大的提升，因此在中東走廊的起點城市巴格達和新德里，保鏢行業才能大行其道。

事實上近十多年來，在闇黑帝國的獨裁和暴力統治下，商業雖然蓬勃起來，世界的這一地帶不滿其統治、轉投黑道以搶劫為生的盜賊土匪卻也越來越多，致使大部份的商人都轉而以鹽湖北部的德黑蘭市或南部班達亞巴斯港為終點站，把貨物由裏海或波斯灣經水路轉運往其他地方，橫越整個巨人鹽湖的商旅行程越來越少。

拉忽年紀雖小，身為情報販子的他卻熟知整個形勢，當海蜘蛛駛入眼前的小山谷時，心中不期然地浮出一股不安的感覺。由於他手持著流沙潭的位置圖，穆罕默德邀他坐於前座，與出發前大鬧一場的索羅和愛德華一起——那一場大鬧之後，結果駱駝商旅團的成員中有兩人被丟到貨櫃裏去，雖然有所不滿，卻也不敢惹起二人再次吵起來。

可是索羅和愛德華這時看上去一點要吵架的神色也沒有，換上兩張平板和嚴肅的臉，警覺地在高速移動中的景物中察看著環境。拉忽和穆罕默德感覺到氣氛的不尋常，都看著二人，卻又不敢問他們；而在前座左方的駕駛員也不時地看著周圍，似乎十分著急。

索羅與愛德華久經戰陣，對伏擊、戰鬥等觸角特別敏銳，即使沒有和X與莎拉事先溝通過，也感覺得到他們已經陷入了不知名的埋伏當中。他們互相對望了好一會，一同點了點頭，達成了共識，由愛德華開口道：「停下來。我們似乎進入了甚麼麻煩之中了。」

駕駛員「骨碌」一聲吞一口唾液，語氣帶點顫抖地答道：「這個……不太好吧？還是應該盡快穿越這山谷比較安全，不是嗎？」

索羅瞪著那駕駛員好一會，嘆了一口氣：「是這樣嗎？」說著在頗為狹窄的前座中弓著身子站起來，頭頂抵著船身的頂部。穆罕默德吃了一驚，緊張地問道：「怎麼了？你想幹甚麼？」

只見索羅左手高舉，也不答話，無聲無息地往駕駛員的後頸劈下。駕駛員在偷襲下毫無反抗能力，就這樣昏迷過去。穆罕默德與拉忽大叫起來：「天，你瘋了嗎！」同時海蜘蛛因為失去控制，開始往右偏移，眼看快要撞上旁邊的樹叢之中。

在千鈞一髮之間，索羅一手把昏倒的駕駛員抽起，丟往其餘兩名駱駝商旅的僱員身上，同時右手一把抓著操控桿，把船身拉直。穆罕默德怪叫起來：「你這是幹嘛？想謀殺我們嗎？」

索羅躍進駕駛座，一邊拉起煞車的控桿，一邊丟了一句：「你聘用我們作保鏢吧？我們在工作啊！」

小氣墊船在數秒之間由每小時六、七十公里的高速急煞，在「滋滋」的氣流聲下終於停下來。駱駝商旅的兩名僱員在手忙腳亂之間把暈倒的駕駛員安頓好，互相對望著，一副不可思議的樣子，復又往頭

領看去，不知該怎麼辦。這時候在貨櫃中的眾人當然察覺到不妥，把隔開前座和貨櫃之間的小窗子打開來。莎拉和X一看就知道甚麼事情，兩名駱駝商旅的僱員卻大吃一驚：「老闆，這是怎麼一回事？」

穆罕默德大惑不解之餘更是惱怒，猛地回頭，要質問似乎比較理性的愛德華這究竟是甚麼意思，只見他已拔出腰間的黃金雙斧，凝神瞪著船外，一副隨時戰鬥的神色。到了這時候，不是第一天出來行商的穆罕默德就算再遲鈍也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了，當下也不再說話，只管瞇著眼，看著前方，心裏不禁「噗通噗通」地猛跳起來。

把海蜘蛛停泊好，索羅打開駕駛座的門，走下氣墊船，從背部半開揚式的劍鞘中拔出古劍天焚，單手持劍，任由劍刃在地上拖行，往前走去，一面四周張望。前進了不過數十步，他咦的一聲輕聲叫了出來，然後右手往上一揮，忽然萬千細絲被一斬而斷，在空中飄揚，反射著陽光閃爍起來。剛剛也下船來的愛德華嘿嘿冷笑：「能夠抵禦數十噸衝力的『蠶韌網』嗎？你看這廝想把我們駛到哪裏去了？」

穆罕默德聞言臉色大變，向手下下令：「把他給縛起來！」

「喔.....是的，老闆！」一眾駱駝商旅的僱員唯唯是諾，趕忙找一條繩子，把駕駛員五花大綁。穆罕默德一巴掌刮在駕駛員的臉上，在「嗚嗚」地呻吟聲中他慢慢地甦醒過來，映入眼簾的是老闆穆罕默德的怒視，雙手微一掙扎，已經猜到甚麼回事。

他緊張地道：「對.....對不起，老闆！他們出價太吸引了，而且你的笛子——」

穆罕默德聽到這裏，再一巴掌刮在他的臉上，語氣憤怒中帶點慌張：「不要亂說話！」

「老闆，若你有甚麼隱瞞著我們的話——」在貨櫃中走出來的X聽到這一小段對答，打開駕駛座的門，探頭進來說道：「——現在是告訴我們的時候了.....在這裏的盜賊們來到之前。」

穆罕默德咬著下唇，想了好一會，終於答道：「他說的是魔具『風華樹笛』.....一個月前我在東非莫桑比克機緣巧合地得到手，還沒有找到買家，只管帶在身旁.....」

X聽到穆罕默德的說話大吃一驚，沉默下來，身體微微地因激動而顫抖。

愛德華不知甚麼時候已走下船，向他們揚一揚手：「要解釋遲一點再說！他們來了！」

隨著愛德華的警告，周圍的矮樹叢發出沙沙聲響，似乎來了不少敵人。莎拉、索羅、愛德華與X同時舉起古劍天焚、寒霜匕首、黃金雙斧與恐懼之杖，各自對著小氣墊船的四方。亞爾法特早就從之前的急煞車驚醒過來，探頭出貨櫃的閘門，看看同伴的架勢、拉忽與駱駝商旅各人的狼狽，想想就知道又發生甚麼事了。他以雙手掩著臉龐，嘆著氣道：「難道就不能找一次無風無浪地旅行嗎？」

他沒有留意到，X那張帶著交叉疤痕的臉龐，此刻因為極度的震驚與悲憤微微抽搐，連呼吸也在瞬間停滯了。

第六十章：盜賊圍攻

「風華樹笛」是木之一族失傳了整整二十八年的重要魔具。就像火之一族的「地煉」劍，「風華樹笛」有著象徵著木之一族民族意義的存在價值。它代表了木之一族對自然的歌頌和仰慕，也是凝聚族人的向心力。當然，它也是一件能大量集束木之精靈、以音律召喚魔法的魔具；可是在族人的心中，這功能反而是次要。

二十八年前，闇黑帝國的鐵蹄無情地踏破了非洲大陸的寧靜。聽聞了「風華樹笛」的代表意義和實際的精靈聚集力量，孔彤大王甚至派遣了深藏不露的近衛團去搶奪，展開了慘絕人寰的血腥屠殺。無數的木之一族族人為了保護這魔具，用血肉之軀抵擋黑魔法的轟炸而倒在血泊之中，鮮血染紅了那片曾經生機勃勃的熱帶雨林。結果魔具沒有被闇黑帝國奪去，但全數覆滅的木之一族守衛者無法交代其去向，魔具也失落於叢林之中。

自從那場浩劫之後，即使非洲聖者X與其他的族人走遍大江南北，卻始終尋不回「風華樹笛」的下落。這件甚有代表意義的魔具成為了所有木族遺民心中永遠無法癒合的創傷。

而現在，這件承載著無數族人鮮血、亡魂與大自然悲鳴的魔具，竟然被一個市儈貪婪的商人當成待價而沽的「走私貨」，隨意地塞在充滿銅臭味的骯髒皮革行囊之中？

X的雙拳緊緊握起，指甲幾乎陷入肉中。他能感覺到風中傳來微弱的悲泣，那是來自故鄉的呼喚，是木之精靈在黑暗的背包中被囚禁、被貶低的哀鳴。

熱風吹過，沙粒打在臉上帶來細微刺痛，空氣中瀰漫乾澀鹹味。乾旱時期的巨人鹽湖媲美沙漠，黃沙處處，地上隨處龜裂的痕跡，周圍盡是一望無際的肅殺。可是與普通的沙漠一樣，在巨人鹽湖中也有數十處綠洲，而這些鹽湖上綠洲的植物之所以能夠在鹽份過高的土壤生存，是因為高隆於水平線以上的小丘，提供了能夠儲存少量水份的緩衝。這些綠洲在這乾燥的地區佔不了太大的範圍，卻為少數的動植物帶來生機；而小丘組成的小山谷，更是盜賊土匪們的絕佳掩護。

在接連十數秒的「沙沙」聲之間，矮樹叢中躍出了不下四十人，手上都持著簡陋製成的開山刀，凶神惡剎地包圍著駱駝商旅的海蜘蛛小氣墊船。這一班盜賊的衣飾各不相同，有些帶著頭巾，有些裸露上身，有些赤著雙腳，唯一的共通點是所有人都衣衫襤褸，不修邊幅，鼠頭鼠腦，果然賊有賊相。

在索羅斬斷的「蠶韌網」後面十多步以外，一名身穿鮮紅色麻布衣，滿身健碩的肌肉，昂藏七尺的彪形大漢走出來，摸著自己的光頭，哼哼地道：「內應被抓著了嗎？悉破了我們的陷阱，這保鏢團隊倒有兩下子。不過他的情報倒沒錯，真的只有兩名小伙子，其他人都是老弱婦孺而已。也罷，懶惰的人沒飯吃，先把你們砍倒，再把那甚麼笛子搶過來……那寶物最好真的值得我們勞師動眾來搶呢！」

那首領模樣的男人頓了一頓，又再朗聲說道：「我們總共四十三人，你們才不過四人的保鏢隊，給我老老實實地死掉，免得我們多費氣力！」

包圍著索羅一行人的盜賊們聽得首領的宣言，一同把開山刀高舉，「嗨嗨」的吶喊起來，一時之間氣勢磅礴。還坐在海蜘蛛之內的穆罕默德帶點憂心，向拉忽俏俏耳語：「他們人多勢眾呢！待得那索羅甚麼的和這幫強盜打起上來之後，我們還是先溜之大吉吧！」

他心中所想的正是大部份商旅團聘請保鏢隊的心態，把他們當作棄子使用。事實上，數十年來，無數的商旅團靠著這個策略來保得自身安全。

拉忽雖然見識過索羅他們的厲害，面對這種群鬥卻倒也不知他們是否真的應付得來。可是他卻知道若在這刻離開了他們，往新德里的旅程途中難保不會再次遇上危險，到時失去他們的協助的話，也不知道能否完成整個旅程。他小聲地向穆罕默德道：「不行呢。老闆，假若只是往德黑蘭的話還好，起碼這裏離裏海不遠；可是要橫渡鹽湖的話，現在可是四份之一的旅程也不到啊！現在就放棄他們的話，之後的旅程怎辦？」

穆罕默德擔心地「唉」了一聲，搖頭道：「你也有你的道理！只盼他們能成功擊退這班土匪吧……」

拉忽拍一拍他的肩膀，一半是加強穆罕默德的信心，一半卻也在說服自己：「放心吧！區區四十來人，他們才不會放在眼內呢！」

在海蜘蛛外的莎拉聽覺最為敏銳，聽到穆罕默德和拉忽的對話，嘿嘿一笑，仍然面向著北面的一堆盜賊，對索羅、愛德華和X說道：「拉忽說我們才不會放區區四十人在眼內喔。怎麼樣？每人打倒十個，應該做得到吧？」

「少在那邊嘀嘀咕咕！既然不肯乖乖交出來，那就帶著寶物一起下地獄吧！」

盜賊首領見索羅等人毫無懼色，眼中閃過一絲被輕視的狠戾。他不再廢話，直接拿出並啟動了手中的第一張土系統咒符。那是一張用高階術士的鮮血與魔力繪製的古老符文。

「在『阿鼻道』的壓制下感受一下你們的無力吧！」

一聲沉悶至極的異響瞬間撕裂了鹽湖的平靜。空氣彷彿在一瞬間凝固，一股令人窒息的沉重感以盜賊首領為中心，猶如實質的海嘯般瘋狂地向外擴張。橙棕色的魔法光芒化作一座無形的山嶽，狠狠地壓在所有人的肩頭與脊椎上。

這正是土之魔法中令人聞風喪膽的引力系咒文「阿鼻道」。

莎拉嬌呼一聲，猝不及防之下單膝跪倒，只覺周圍的空氣變得如同鉛塊般沉重，連抬起寒霜匕首的手臂都彷彿掛著千斤巨石。索羅與愛德華雖然憑藉著強悍的體魄與戰士的本能勉強單膝撐住地面，但也只能雙足深陷鹽地，渾身骨骼在重壓下發出令人牙酸的「咯咯」作響聲。

「哈哈哈哈！看見了吧！這就是古代魔法的絕對力量！」盜賊首領狂妄地大笑著，臉上的刀疤因為猙獰的笑容而扭曲。他似乎對這張高價買來的咒符效果極為滿意。在這片被強大重力統治的領域裏，凡人的武力根本不堪一擊，他就是絕對的主宰。

他倒拖著沉重的開山刀，刀刃在鹽地上劃出一道深深的白痕，一步一步、帶著令人窒息的死亡壓迫感，走向被壓制在地上的穆罕默德。

「不知死活的保鏢們，現在連一根手指都動不了了吧？先把肥豬老闆的腦袋砍下來，那木族的破笛子就是老子的了！」

身為咒符的啟動者不受咒文的影響，盜賊首領大模大樣地走入重力區內，把穆罕默德從海蜘蛛中拖出來。開山刀高高舉起，冰冷的鋒刃反射著刺眼的陽光，直指穆罕默德肥碩的後頸。穆罕默德絕望地閉

上了眼睛，發出殺豬般的慘叫。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空氣中忽然傳來了一陣奇異的波動。

那不是魔法的詠唱，也不是刀劍的碰撞，而是一種類似種子破土而出、古樹的根鬚強行撕裂大地的微弱卻堅韌的低鳴。

「大自然的恩賜，豈是你們這種滿手血腥的螻蟻可以隨意玷污的商品！」

一個低沉、充滿威嚴的聲音，在死寂的重力場中突兀地響起。

一直站在後方的X，此刻竟然在「阿鼻道」那足以壓碎普通人骨骼的重力場中，緩緩地、筆直地站直了身子。他臉上那道交叉的疤痕在極度的悲憤中顯得異常駭人，深邃的雙眸中跳動著前所未見的翠綠色光芒。那是木之精靈在憤怒中燃燒的跡象。

他沒有看一眼那個震驚得目瞪口呆的盜賊首領，而是將目光鎖定在穆罕默德身下的行囊上。

沒有任何言語的詠唱，X只是朝著那個行囊，緩緩地伸出了右手，手掌張開，彷彿在迎接一位闊別多年的老友，然後現場微微震動起來。

這一次的震動，不是來自大地，而是來自穆罕默德的背包深處。一道純粹而生機勃勃的翠綠光芒，竟直接穿透了厚厚的皮革背包。那光芒溫暖、神聖，帶著木之精靈特有的生命律動，與X身上爆發出的木之魔法芒產生了難以想像的強烈共鳴。

周圍的空間彷彿都在這股共鳴中微微顫抖，連「阿鼻道」那堅不可摧的橙棕色重力場，都開始出現了不穩定的扭曲波紋。重力場的底層邏輯，正在被大自然那股不可阻擋的生長之力強行干擾。

「風中.....傳來了故鄉的悲鳴。」X的聲音不再溫和，而是帶著大自然憤怒的咆哮，響徹整個鹽湖：「這二十八年的流浪與屈辱，今日到此為止！歸來吧，『風華樹笛』！」

X的心手發出綠光，空氣的流動在他的操控下割向穆罕默德的背包。一聲刺耳的裂帛聲響起，背包被無形的氣流強行撕裂。然後氣流化為溫柔的綿枕，一根古樸無華、木紋交錯的長笛，如同倦鳥歸巢，又如潛龍升淵，在一團翠綠色光芒的包裹下破空飛出。它在空中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帶著歡快的輕鳴，穩穩地落入了X的掌心。

在指尖觸碰到樹笛的那一瞬間，X體內壓抑已久的木之精靈猶如休眠的火山被徹底點燃。

「殘暴的盜賊，還妄想染指木之一族的神聖魔具——退下罷！」

X低喝一聲，一股狂暴無匹的綠色龍捲風轟然炸開。這股充滿生機的氣流猶如千萬把無形的利刃，帶著撕裂一切的威勢，瞬間將「阿鼻道」那死寂的重力場絞得粉碎。橙棕色的光芒在狂風中寸寸碎裂，化為點點光斑消散。沉重的壓迫感頓時消失無蹤，眾人只覺身體一輕，彷彿重獲新生。

「這.....這是甚麼怪物？！」盜賊首領大驚失色，感受到那股足以將他撕成碎片的風暴，他慌亂地想要後退，手忙腳亂地剛想捏碎手中第二張保命的「天火焚」火系咒符，但狂風已然降臨。

「滾！」

X大喝一聲，風之利刃毫不留情地轟在首領的胸口。那首領連慘叫都來不及發出，整個人已猶如斷線風箏般被狂風捲起，重重地砸在數十丈外的石柱上。「喀嚓」一聲骨骼碎裂的悶響，高大的石柱被撞出無數裂痕，盜賊首領如爛泥般滑落，徹底失去了意識。

失去重力壓制的索羅與愛德華猶如猛虎出閘。

「憋死老子了！說好了要打十個，竟然被X搶先了。」索羅怒吼一聲，古劍天焚瞬間出鞘，在他灌注的龐大魔力下，赤紅色的「火箭破」在鹽湖上劃出一道道致命的火弧，瞬間將撲上來的幾名盜賊轟飛。

「不知所謂的雜碎！」愛德華冷笑，黃金雙斧化作兩道金色的閃電，宛如狂風掃落葉般衝入陷入恐慌的盜賊群中。斧刃翻飛，沒有使用任何魔法，單憑千錘百鍊的體術，便已在轉眼間將幾名盜賊打得丟盔棄甲。

莎拉則優雅地站起身，拍了拍裙擺上的鹽塵。寒霜匕首揮動間，「玄冰散彈射」化作漫天冰雹，無情地封死了盜賊們退跑的路線。

而X打倒首領後也沒有閒著，「風烈破」與「破空龍捲」攻擊咒文接連使出，盜賊們幾人一組地被打倒。

不過片刻功夫，這群原本張狂無比的烏合之眾便已潰不成軍。殘存的盜賊眼見首領生死未卜，對方的實力又恐怖如斯，哪裏還敢再戰？紛紛丟下兵器，連滾帶爬地逃入鹽湖的迷霧之中，只留下一地的哀嚎與殘兵。

戰鬥平息後，鹽湖上只剩下微風拂過沙丘的沙沙聲。

索羅與愛德華互瞪了一會，看看X，又看看莎拉，哼的一聲道：「罷了，X的風系統咒文本來就比我們的攻擊範圍更大，最快打倒十人自是理所當然了——他才不算呢！總之我與你之間，是我先完事收手，所以算我勝！」

愛德華搖頭道：「不對、不對！全場戰鬥我一訣咒文也沒有用過，純粹以格鬥致勝，說到底該算我最厲害！」

索羅咬牙切齒道：「從一開始就說過了，我們比誰最快打倒己方的敵人，不是誰更強吧？」

愛德華哈哈大笑：「對，那麼你就是比我弱了！好、好，你比較快！」

「別吵了！」莎拉閉上眼，沒好氣地舉起雙手，擺出阻止他們吵架的姿勢道：「誰快、誰強也好，你們才各自打倒十人；我卻打倒了共十二人呢……比起你們多了二人喔！所以說，爭論個甚麼？誰更快、誰更強，都不比本小姐『多』！」

本來想繼續與愛德華爭吵的索羅聽得莎拉的「勸說」更是怒火燒心，迅速看了倒在莎拉那一面的盜賊們一眼，哼的一聲道：「只挑瘦弱的小嘍囉來打，妳才沒有資格說話！」

X手握著那支散發著淡淡木香的「風華樹笛」，沒有理會同伴們的打罵，緩步走到驚魂未定的穆罕默

德面前。他那平時總是溫和的目光，此刻卻帶著不容抗拒的威嚴。站在烈日下的他，不再是那個被眾人稱作「老伯伯」的旅人，而是非洲大地上真正的聖者降臨。

「這件魔具，我收回了。」X的聲音平靜，卻帶著千鈞之重。他低頭看著冷汗涔涔的商人，宣告了最後的判決：「這次橫越鹽湖的保鏢酬勞，連同你承諾的所有花紅，我們一概不要。這支笛子，就是代價。」

穆罕默德看著一地哀嚎的盜賊，又看了看宛如天神般不可侵犯的X，哪裏還敢有半點商人的貪婪與狡辯？他抹著滿頭的冷汗，肥胖的身軀如同搗蒜般連連點頭，聲音顫抖地說道：「是、是……聖物配聖者，這……這笛子本來就該是您的！小人絕無二話，絕無二話！」

愛德華沉吟道：「起程之前我們花費了不少盤川打點行莊，現在錢包已經見底了；這時候才說不要金錢作酬勞，哪到了新德里城的盤纏我們該當如何是好？」

索羅聳一聳肩，道：「假如我族的『地煉』劍失落於戰亂中，復又再出現於我的面前，我也會不顧一切想要得回來吧？這世上有些東西不是能夠以錢衡量的，這個我倒也明白——」說著望向愛德華與莎拉，續道：「當初橫越南美洲、歐洲等地之時，我們的盤川也不比現在多得了多少吧？見步行步吧，我總不相信會在古印度中餓死！」

聽了索羅一番說話，雖然心中暗暗配服，愛德華的嘴巴還是硬著：「呸，不知所謂的正義感。也罷，到時候沒有錢便把你賣給甚麼苦力公會算了。」

亞爾法特聽著眾人的對話，微笑著點頭，表示贊同；忽然想起一事，回頭看著拉忽，眼神中自是徵求他的意見。拉忽攤開雙手，說道：「我只要到新德里尋找父親，你們有錢沒錢賺與我無關吧？最多到了新德里時，分別前讓我自掏腰包，請你們吃一餐當作答謝算了？」

穆罕默德在盜賊的埋伏中撿回小命，木之一族的重要魔具甚麼的，他再也顧不了那麼多。細想一下，用一件不知名的魔具換來一隊強勁的保鏢隊伍，根本上還是免費的，其實也頗為化算。

「這個……老闆，戈達該怎樣處置？」其中一個駱駝商旅的顧員這時候拖著那駕駛員，上氣不接下氣地走到穆罕默德身旁問道。穆罕默德哼了一聲，別過頭去，把手揮了一揮道：「這種叛徒我不要再看見！把他丟在這裏吧，橫豎這裏還有不少與他志同道合的餘孽！」

那叫戈達的駕駛員吃了一驚，哭喪著臉地哀求：「老……老闆！不要把我丟在這裏！沒有補給物資，在這裏遲早成為異獸的餌食，是死路一條啊……喔，而且其餘的人都不懂駕駛海蜘蛛，不是嗎？」

穆罕默德冷眼瞪著他，知道他所說的也對，正不知該當如何時，索羅卻忽然插口：「不好意思，剛巧我就曾經駕駛過海蜘蛛越過巨人沙漠和南歐洲！」然後一手搭在穆罕默德的肩上，把他一把扯過來，摟在身旁，狀甚親暱：「怎樣？一件木之一族的魔具，換來保鏢隊伍，附贈海蜘蛛駕駛員一名，划算了吧？」

穆罕默德呆了一呆，然後哈哈大笑，隨手把數張紙幣丟在戈達的身上，說道：「這是你由巴格達駛到這裏的費用，已包了小費，甭找贖了！我們走！」他與眾人回到小氣墊船上面，再也不理會被五花大綁倒在地上的戈達。

戈達呆了下來，目送著海蜘蛛「滋滋」地起行，唯有亞爾法特向他投以可憐的眼光，在他後悔莫及的

視線中迅速遠去。

第六十一章：樹笛之秘

「慢駛！前面不遠處是流沙潭地帶！」

「南方！向南方去！不是前面的綠洲！」

「天！小心一點！前面是碎石灘！」

「不不不不不不！左面！左面！」

「就這樣衝過這小山谷！快，不要給那群土匪逮到！」

「蠍……蠍子！不！在右前方，別駛過去！輾—不—死—啦！別跟我在這時節說笑！」

「為甚麼停下來？盜賊們來了！快駛開！下……下船？？為甚麼？嗚哇，天呀！」

「唉，要解手早點說，不必把整個土匪巢穴給剷掉來上廁所吧？」

「駛……駛過了！停！錯過了這小村落要再駛一天才能……哇噻！不必煞得這麼急吧？」

「地上濕了？甚麼？現在來泛濫？這次周期比上次短了。」

「你往哪裏去？這是『海』蜘蛛耶！氣墊船哪會怕腳踝不到的淺水！」

「說過了，不要給我說笑……停下來！不要和愛德……『保羅』鬧起來！專心駕駛！專心駕駛啊！」

「那是盜賊的巢穴！又來？拜託你這次避開他們好不好？」

「啊，潮退了！是局部性的小泛濫吧？再往東南方駛三公里左右就是鹽湖的邊緣了！」

「東南！不是正東方！小心！樹叢！」

在拉忽連續四天的緊張指示之下，索羅駕著駱駝商旅的海蜘蛛型小氣墊船在克服重重波折，終於來到古代阿富汗境內的中途市鎮喀布爾。眾人把小氣墊船停下來，抬頭看去，只見連綿不絕的山脈在東方展開，標誌著商旅團到達了巨人鹽湖的盡頭。鹽湖平坦的地勢慢慢化為山岳湖泊，動植物的種類也開始繁多起來，之前的一片死寂再次回復生機。山風吹來清新草木味，遠處隱約傳來鳥鳴與溪水潺潺聲，空氣不再悶熱帶鹹，換上涼爽和濕潤。

史前時代，喀布爾以及在開伯爾山口對面的姊妹城伊斯蘭堡分別曾經是古阿富汗與古巴基斯坦的首都，在文明崩潰之前雖然在能源與糧食戰爭中掙扎求存，總算是中東至西亞之間寥寥可數的少數數個國際都市，是該地域的政治與經濟中心。自從上代文明覆滅，在大自然和時間的沖洗下，當古祖的人類再次回到這個地域時，都市城鎮已經無影無蹤，古時喀布爾與伊斯蘭堡的傳說卻仍然留在人們的記憶裏面。回到這個地域的人們知道重重山脈對貿易交通的障礙，明白到這兩個城市作為補給站的重要性，於是也就著手重建。所幸開伯爾山口仍在，接連這兩個城鎮的道路也就順其自然地開辟出來。現代人們所不知道的，是這兩個城市的地理位置竟與史前時不謀而合，相差不過數公里而已。

由喀布爾到伊斯蘭堡，途經開伯爾山口，是五百多公里的旅程。沿途山脈連連，但這條通道卻十分易走，傳說多得土之一族的族人曾經參與建設，使用能夠改變土地外貌的魔法把道路開辟出來。

（大致上）無驚無險地渡過了鹽湖，身為駱駝商旅團的首領穆罕默德鬆了一口氣，來到喀布爾心情大好，即使已說好了只以木之一族重要魔具「風華樹笛」作為報酬，還是額外給予亞爾法特「帶領」的保鏢隊一點點的現金「花紅」，讓一行人在喀布爾休息一晚的期間玩樂一番。

可是除了亞爾法特沿途幾乎睡了大半的時間之外，一路上與土匪盜賊們交戰，避開出現數次的神沙巨蠍的莎拉、愛德華與X都已筋疲力竭；而一路上充當駕駛員的索羅更累得幾乎合著眼睛來到穆罕默德跟前拿取花紅。沒有同伴一起出外，亞爾法特自問膽小，怕被喀布爾的甚麼流氓欺負，也就決定留在旅店裏算了。

穆罕默德為商團訂下的旅店是一所二層樓高的建築物，旅店房間數不過二十，連同亞爾法特一行人在內商團共十一人，一下子佔了七間房間，唯有老闆穆罕默德和身為女子的莎拉才能有自己的房間，其他人都要二人同住在一間房間裏面。駱駝商旅團的顧員習慣了長期的奔波勞碌，難得有一晚放假，都捉著老闆尋找酒吧去了，丟下行李後轉眼已經消失不見。

旅店的第一層是一個廣大的大堂，分開數個休憩的區域。累壞了的索羅不管三七二十一已經跑上自己的旅店房間，而其餘眾人卻把行李寄放於大堂，由得侍從慢慢搬上房間，樂得先坐下來休息一會，各自手中拿著一杯旅店免費提供的冰茶。唯獨拉忽卻說要爭取這半天在喀布爾停留的時間，利用他最擅長的情報搜集手腕在這個陌生的都市中尋找失蹤的父親的消息。亞爾法特聽得拉忽要獨自外出，帶點擔心地問道：「這裏已經接近古印度的國界，開始越來越多人說印地語了。你自己一個外出行嗎？不怕危險嗎？不若我也跟著去吧？」

拉忽微笑著向他搖頭，嘰嘰喳喳地說道：「『在巴格達說印地語的人多的是，你道我真的一點印地語也不懂嗎？』」他這一番話以印地語說出，亞爾法特與還沒有倒下休息的莎拉、愛德華和X聽得呆了起來。

拉忽哈哈大笑，道：「剛才我就是在說印地語了，也難怪你們不懂得。不必擔心，我才不過十三歲的年紀，外表看來更小，沒有人會對這種邋遢的髒小孩下手啦.....假如是那招搖生事的傢伙——」說著向樓上已經傳來睡死了的索羅的鼾聲的房間側一側頭，又繼續說道：「——你們才要擔心吧。好了，時間不多，我要爭取時間。幸好這裏是絕大部份商團旅人的必經之路，是出了名的不夜城，在明早出發之前應該能夠收集到不少的資料。可惜我在巴格達的手下不在，現在唯有靠我自己通宵整理情報了。」

拉忽向眾人揮揮手，回身就離開了旅店。眾人在帶點擔心下目送他遠去，同時卻也知道他本來就在這種品流複雜的中途城鎮中長大和打混，嘆一口氣，也就由他去了。

沿途奔波，到了這刻才真正鬆一口氣，大家都享受著片刻的安穩，莎拉和亞爾法特更加大字型的仰臥在西亞獨特的軟沙發上，樣子好不輕快。眾人享受著沙發柔軟觸感，冰茶涼意順喉而下，靜聽著遠處街頭隱約傳來市集喧鬧聲。沉默了好一會，愛德華打開話題，向X問道：「沿路一直就想問你了，穆罕默德手中的木之一族魔具『風華樹笛』其實是甚麼樣的魔具？」

X點一點頭，答道：「『風華樹笛』是我族為數不多的數件魔具之一。一如我們一族不喜使用大殺傷力武器的傳統，樹笛是一件樂器，透過吹奏特定的曲目來召喚木之精靈，能使出所有空氣系統的咒文。正如任何其他種族的魔具一樣，由於樹笛附帶著聚集風中所有木之精靈的力量，使出的風之魔法的威力能達到正常咒文的兩倍或以上。」

躺著的亞爾法特好奇地問道：「那麼和金之一族的魔源聖物『莎蓮娜之青銅豎琴』豈不甚為相似？對了，既然是以旋律啟動魔法，X你知道咒文的曲目嗎？」

X搔一搔頭，道：「知道是知道的，樹笛『破滅奏鳴曲』三段樂章的七句旋律，我們族人自小便從父母之間學會，可算是我們木之一族的搖籃曲吧？可是十分遺憾，本人倒是從來都沒有學過吹這笛子。」

莎拉皺起眉頭道：「『恐懼之杖』、『破滅奏鳴曲』……你們木之一族那麼崇尚自然，起的名字卻這麼恐怖！」

X哈哈一笑，道：「這些都不過是語言文字而已，有甚麼可怖的？因為恐懼而勇敢、因為破滅而重生，這些都是自然定律，明白這些道理，自然不必懼怕任何事。」

亞爾法特坐起身來，追問道：「那麼X你還記得小時候的搖籃曲嗎？」

X點了一點頭，答道：「也記得的。『破滅奏鳴曲』分開三段，共七句，代表了我族空氣系統的七訣魔法。傳說中這奏鳴曲有著完整的管弦樂團式的編曲，但是沒有樂譜遺留下來，只餘下七句主旋律……」

稍稍告訴亞爾法特、莎拉與愛德華有關「破滅奏鳴曲」的歷史以後，X咳嗽了一聲，開始哼起第一句樂句來。第一句樂句既完，愛德華大大震動，霍地站起身來。這一下大出眾人的意料之外，都向愛德華投以大惑不解的眼光。愛德華的臉色蒼白，搖了搖頭，把皮袋中的莎蓮娜之青銅豎琴拿了出來，然後又坐了下來，把豎琴擱於大腿之上。莎拉奇道：「怎麼了？X哼出來的樂句令你琴癮大發嗎？」

愛德華一言不發，雙手十指飛舞，開始在豎琴上彈了起來。不像以往使用豎琴魔法力量的「莎蓮娜之樂章」，他彈奏的樂曲只由單音組成，沒有慣常的華麗，旋律卻樸素柔和，有點像他之前在中非巨人沙漠中停留於小農村時，在小教堂神父的喪禮中彈奏過的聖詩。他彈奏不過數小節，聆聽中眾人的下顎漸漸地越掉越低，卻原來是X剛剛哼過的「破滅奏鳴曲」第一樂章第一旋律。

第一句旋律既已奏完，愛德華的十指卻沒有停下來，毫不猶豫地繼續彈奏。第二句樂句與第一句十分相似，只是更為柔和，卻帶著更快的拍子，閉上眼睛腦中幾乎可以看見夏天隨風飛揚的綠葉。這時候X驚訝得站起來，口吃地道：「這……這……」

亞爾法特與莎拉正奇怪間，第二樂句已經奏完，忽然之間旋律變得婉轉，樂章由夏天的爽快變換為秋天的清涼，眾人的腦中綠葉轉黃，風勢減弱。秋天感覺的樂章又奏了兩句，忽然之間風勢變得猛烈，樂章變得急速，在炎熱的西亞氣候中眾人感到刺骨的寒涼，三句樂句忽快忽慢，氣勢磅礴。莎拉心中細想，若以魔法比喻的話，這第三樂章的三句曲式自然是空氣系統木之魔法的攻擊咒文了。

隨著樂章來到高音的兩節，拍子越來越慢，整段「破滅奏鳴曲」來到尾聲，愛德華「錚錚」的撥出最後兩個音符，雙手舉起，動作靜止下來，聆聽著的亞爾法特、莎拉和X在各種風勢的幻想中回到現實。X雙手往身前的矮木枱「噼啪」一聲拍下，枱上四杯冰茶同時震起來，幾乎把杯中物倒瀉出來。

「不可能！木之一族的『破滅奏鳴曲』雖然家家傳誦，卻非外傳之物，更不會隨便在非本族之人面前哼起來。身為金之一族皇族近親的你為甚麼會這麼熟悉它的旋律的？」X一邊搖著頭，一邊說道，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

愛德華看著豎琴，呆了好一會，也不立刻就回答X的問題。良久，他才嘆一口氣，說道：「世界真的很細小啊。原來是木之一族的『破滅奏鳴曲』……」說著把豎琴收回皮袋之中，雙手十指緊扣，身子俯前，手肘擱於小木柆之上，兩隻姆指托在下顎，似乎在考慮甚麼。X驚訝的心情稍為平伏下來，又再搖一搖頭，盤膝坐了下來，又問道：「聽你言下之意，你本來也不知道這是我族的曲目？」

亞爾法特與莎拉互望了一眼，對這音樂的話題只覺大惑不解。愛德華想了好一會，似乎下定決心，坐直身子，雙手交差在胸前，左右觀看，確定附近沒有其他人在，才開始小聲地解釋著：「現在我告訴你們的，是關乎金之一族興亡的秘密，你們必須要承諾即使到死也不告訴任何人——無論你們多信任那人也好。」

「這麼嚴重！」莎拉咋舌，然後點頭：「由歐洲初遇以來，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們的為人嗎？」

愛德華點一點頭，向X道：「幸好金之一族與木之一族素無交惡，本來也不需太過擔心為你們族人所害；可是實在難保其他擁有木之精靈屬性的非木之一族族人得到你的魔具，並吹奏出『破滅奏鳴曲』……」

亞爾法特越來越不明所以，忍不住打斷問道：「剛才X也已經解釋過，七句樂句代表了木之一族的七訣風之魔法，這與金之一族的興亡又有甚麼關係呢？」愛德華點頭，卻把話題一轉，說道：「金之一族的魔源聖物、我這皮袋中的『莎蓮娜之青銅豎琴』，在金之一族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之中都由我的家族『百立克史密夫』家族帶領的『鑄鐵窖』保管，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的世家精通音律，有著教導下一代以彈奏豎琴發揮其魔力的傳統。

「鑄鐵窖之中，分為四宿。當中唯有雁布林馬舍的孩子，音樂是必修科目；而被選為繼承青銅豎琴的世子首先學習的，卻不是種種入門的樂曲，更不是『莎蓮娜之樂章』，而是我們稱之為『神之禁曲』的獨奏奏鳴曲。而這首奏鳴曲——」

「——正是我們木之一族的『破滅奏鳴曲』，對嗎？」X推想出這簡單的結論，表情帶著疑惑。

愛德華點了點頭，續道：「我們的家訓是要遵守兩大原則：伸張正義、挫強扶弱的騎士道精神，以及崇高的武力至上主義。可是凌駕於這兩條家規的，卻是這一首『破滅奏鳴曲』。身為魔源聖物使的我們，無論當時在做甚麼——不管我們在戰鬥、睡覺、吃飯、上廁所也好——我們必須中止正在做的事，立刻逃離現場，在奏鳴曲完全奏畢之前有多遠跑多遠。」

X的眉頭越皺越深，道：「不是看不起我族的魔法，不過這七訣咒文即使全部使出來，無論因為魔力增幅而變得多強，也不過是常見的咒文而已。面對這些加強版的風系統的魔法——尤其是只是由普通的魔具發出來的咒文——身為金之一族的魔源聖物使也未必就不能與之匹敵，致使要落荒而逃吧？」

莎拉也交差起雙手於胸前，一邊尋思著，一邊說道：「對，實際上若七訣風系統的咒文同時使出，在實戰上沒有互相補足的作用吧？比如說同等級魔力的『暴風障壁』與『破空龍捲』這兩記咒文，就足以把對方抵消了——之前在巴格達亞魯與尊尼爾的擂台戰就見過了……」

愛德華搖頭道：「不對，不是魔法的問題。以樂曲旋律召喚魔法的魔具，恐怕在世上不出五、六件；其中以『莎蓮娜之青銅豎琴』為首，不是因為它的力量特別強大，而是因為它是金之一族的魔力之源，所以才叫作『魔源聖物』，身為聖物使的我們當然知道這一點了……」

愛德華的話還沒有說完，莎拉忽然「啊」的一聲叫了起來，打了一個冷顫，忽然在腦中終於把豎琴與

樹笛的關係串連起來，神情幽暗地道：「樹笛是豎琴的……」

「不錯，」愛德華點頭，答道：「這段『神之禁曲』——木之一族的『破滅奏鳴曲』是把『莎蓮娜之青銅豎琴』封印的樂章。我們的家族一直以來並不知道哪一件木之一族的魔具是奏出這禁曲的樂器，但是到了今天，這個真相終於大白了。」

莎拉猛地搖頭，喃喃地道：「就像『平湖水鏡』與『火焰紋章』的關係嗎……」

亞爾法特這時候不解地問道：「奇怪，若說五行相剋的屬性的話，水該剋火、金該剋木；怎麼封印的魔具反而倒轉了？」

愛德華聳一聳肩，攤開雙手道：「世上萬物，物極必反，實際上的原因恐怕只有製造聖物的光之一族才知道，不過這應該就是『逆相剋』的機制了。」

亞爾法特皺眉揮手，有點氣憤地道：「由紐約州一路旅行到這裏，我在尋找封印闇之魔法的方法；現在目的還未達到，卻反而找到了封印兩大聖物的魔具……這是怎麼樣的諷刺啊！」

X輕輕搖了搖頭，道：「也並非一無所獲吧。至少我們確認了封印的魔具乃是逆相剋的機制，那麼要封印闇之一族的魔源聖物，自然就其相剋的魔法——『闇』既非五行之一，那麼其相剋的關鍵就是——」

四人異口同聲地接下去：「『光』！」

在一起想到同一點的同時，大家的心中卻也浮起帶來的同一堆問題：「光之一族」的封印魔具是甚麼？更重要的是，世上存在著「光之魔具」嗎？若說「光之魔具」是封印闇之魔法的關鍵，為甚麼傳說中又需要五大聖物的齊集？身為「光之遺裔」的亞爾法特，又扮演著一個甚麼樣的角色？

看著亞爾法特，這些重要的問題眾人也沒有問出口，因為都知道根本就沒有答案，異口同聲之後是一陣沉默，眾人都不再說話，只聽得偶然的嘆氣，與樓上房間中傳來索羅的鼾聲。

===

一夜無話，眾人都得到了充份的休息，唯有拉忽在凌晨時份才回來，帶著一大袋的紙張，似乎真的收集了不少情報。晨光初露，穆罕默德帶著醉意，在旅店的櫃檯算清了帳單，帶著眾人回到停泊在旅店旁邊的海蜘蛛處，把行李都載上，又再預備起程。

既已橫渡巨人鹽湖，他們不再需要拉忽的地圖，拉忽也就樂得鑽回貨櫃之中，好好地靜靜地睡一個大覺。亞爾法特在他睡著之前問及他有否找到父親的消息，累壞了的拉忽只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當是回答，也就睡昏過去。

由喀布爾到伊斯蘭堡大約五百多公里的旅程，因為開伯爾山口通道的原故，在海蜘蛛的神速之下（其實一半是因為索羅喜愛颼車的性格使然），不過半天行程。到得傍晚，眾人已經抵達伊蘇勒爾曼山脈的對面，到達古時巴基斯坦的首都重鎮伊斯蘭堡。由於在喀布爾已休息了一晚，駱駝商旅的老闆穆罕默德決定只作短暫的停留，天色剛轉黑時，他們又再出發，目的地是東南方的終點，古印度領域的新德里。

對於不能在伊斯蘭堡停留，小睡了片刻醒來的拉忽稍有怨言；可是轉念一想，翌日早上就該已能夠到

達新德里城，心中不禁帶點興奮，不期然連說話也多起來。與拉忽一同屈身於貨櫃之中的亞爾法特、莎拉和X也樂得多一個談天的伙伴，竟然連睡覺也忘記了，一路上談著拉忽在喀布爾的所見所聞，通宵達旦。

第六十二章：第五部隊

駱駝商旅團的小氣墊船停在一個貨倉模樣的建築物面前，四名商團的顧員手忙腳亂地工作著，一人看管著貨物，一人記錄著貨物的清單，一人跑進了倉庫裏面安排甚麼文件，一人則協助倉貨的數名本地員工，搬運著貨物下船。倉庫內混雜木箱油漆味和沙塵，遠處傳來工人吆喝及貨物碰撞的悶響。陽光照進貨倉，反射著空氣中被揚起的細微塵粒。

海蜘蛛之旁，穆罕默德伸出右手，與索羅緊緊相握，同時左手把背包中的樹笛拿出來，微笑著轉過頭來，遞給站在旁邊的X。風華樹笛是不知名的木幹所製，外表甚是粗糙，只有最低限度的打磨，不過似乎上了數層厚厚的保護漆，散發著一股木香。X把樹笛拿上手，左手姆指在下，三指在上，與右手四指自然地按在樹笛上的開孔之上，拿起到嘴邊橫放，打量著位置，心中不禁一陣感慨。樹笛入手溫潤，木香淡淡撲鼻，觸感粗糙中帶點保護光漆的黏膩。

穆罕默德見X已取過樹笛，點頭說道：「沿路辛苦你們了！可惜這趟旅程失去了戈達那渾蛋，把這批貨物賣掉以後還要顧用能駕駛海蜘蛛的駕駛員，否則咱們『駱駝商旅』真箇要靠駱駝代步了——唉，這時勢駱駝幾乎絕種，也不知能在哪裏找五、六匹回來！」

拉忽插嘴道：「之前在喀布爾打聽回來，說伊斯蘭堡剛好在半年前開設了一個農莊，正好說要開辟一個培育駱駝的區域啊。假如老闆真的有心，不防考慮一下回去尋找一下投資該農莊的事宜。」

穆罕默德聽得做生意的機會，有利可圖，雙眼睜大起來，幾乎放出光芒：「嗯嗯，果然是巴格達最年少又最有才能的情報販子！只是途經一個城市也得到這種情報……那麼我要聯絡誰呢？」

拉忽哈哈大笑，也不說話，只把右手舉起，姆指與食指互相磨擦數下，正是全世界通行的「給錢來」的手勢。穆罕默德微笑著輕輕地咒罵了一聲，半開玩笑地道：「就知道沒有隨地可拾的便宜！要花這種錢的話我寧願顧一個殺手把你這小子宰了，把情報都搶回來算了！」

拉忽聳一聳肩，攤開雙手，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回答道：「沒有我來分析我的情報，恐怕你得物而無所用！」

與拉忽開過玩笑，穆罕默德回頭向索羅問道：「怎樣？能夠駕駛海蜘蛛的人雖不算太難找，但既然你在這裏，不如就跟著我們商旅團吧，省得又要聘請駕駛員的麻煩。」

索羅微笑著搖頭，說道：「謝謝你的好意。假如是四個月前，恐怕我會立刻應承吧？可是我也是在職之身呢！」說著一手抓著亞爾法特的肩膀，把他一把扯過來。亞爾法特出奇不意，嚇了一跳，正要抗議，索羅又道：「現在我可是這小子的私人保鏢，直到他幹完他要幹的事之前，我可不能隨便轉職！」

穆罕默德呆了一呆，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然後也哈哈大笑地向亞爾法特說道：「看來你們有著甚麼約定，也不必付錢吧？你真走運，以這位約翰．索羅的身手和技能，一個星期的資金可以叫得很高啊！」

「約翰．索羅」這個奇怪的名字自然是拉忽給他起的了；話說索羅在巴格達第一次擂台比武後填寫穆罕默德的聘請書時想也不想，大剌剌地填了真名，被莎拉好好地教訓了一頓，才由拉忽繞個圈子，加了「約翰」在前面，勉強算是隱藏了身份。

索羅聽得穆罕默德的說話，好奇地問道：「工資以每星期計算？老闆你說我可以叫價多少？」

穆罕默德瞇起雙眼，奸笑著攤開雙手，舉起十隻手指。索羅一看呆了下來，然後睜大眼睛，難以置信地道：「——但你聘請我們一行六人作保鏢的價錢也不及這個數目的一半——」

穆罕默德哈哈大笑，拍拍索羅的肩膀：「無奸不商啊！入世未深的小伙子！」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呆了起來，本來應該惱怒的心情卻憤怒不起來。若以結果論，此行能夠為X取回木之一族失傳已久的魔具，其價值本來就遠比金錢為高，眾人互望一眼，無需言語之間心靈相通，一起微笑起來，對被這老闆欺騙之事也就算了。穆罕默德的笑聲剛止，又道：「小伙子，我即管承諾，假如下次你們再願意為我們工作的話，我會付五倍價錢的！」

在笑聲之間，穆罕默德與眾人道別，也往倉庫中走去了。

諸事連連，旅途之間波折重重，輾轉間眾人終於真正腳踏亞洲的土壤，心情都不禁輕鬆起來。亞爾法特「啊」的叫了一聲，似乎想起甚麼，莎拉微笑著問道：「怎麼了，亞魯？」

亞爾法特把手伸進褲袋，在旅途中不經不覺積存起的大量雜物的袋中左掏右摸，終於找到那久違了的圓餅狀物體。他拿在面前，對照日光，往魔磁所指的方向看去。拉忽好奇問道：「這是指南針嗎……不對，這邊是北面，那麼這指南針指著的方向是——東北方？喜瑪拉雅山脈的方向？」

這時候索羅哈哈一笑，把手搭在拉忽的肩膀上，道：「對，這正是我們要前進的方向。這指南針可是亞爾法特的寶貝呢！」

拉忽皺起眉頭，道：「這是甚麼奇怪的魔具啊？有甚麼用？」

X微笑接口道：「用途可大呢！就是因為這魔磁，現在你才遇到——」說著順手指向各人：「索羅、莎拉、愛德華與我啊。」

拉忽「啊」的一聲，似乎明白了甚麼：「這魔磁能夠找出魔力高強的各族戰士吧？嗯、嗯，有趣！」

拉忽的推論不盡不實，但眾人都暗中互望了一眼，點一點頭，共識是拉忽知道越少，對他可能越好。亞爾法特改變話題，首先問道：「那麼現在我們應該做甚麼呢？」

拉忽拍拍胸口，在眾人或沒有說話之前搶著說道：「之前說好我們分別前讓我請你們吃一頓好的，我們這就去找點甚麼吃的吧！」

索羅舉手贊成：「我肚子早就餓扁啦！這是絕佳的提議！」

愛德華「嘖嘖」搖頭，道：「腦袋空空的人，肚子果也空空！」

索羅大吼：「你——」

在他說話之前，X已把魔杖舉於二人之間，阻止道：「好啦，有精力去吵鬧不如先找一所餐館吧！」

「慢著！」拉忽舉起手，阻止眾人就這樣離開。莎拉皺起眉頭，有點不耐煩地道：「這次又怎麼了？」

拉忽「嘖嘖」地搖著手指，說道：「為了找好吃的，你們就等我一下吧！」說著逕自跑往倉庫去，留下眾人面面相覷。

===

『雷蒙德兄貴安：

『我們獨立部隊來到羅斯托夫，與第二獨立部隊會合，才知道他們已數次與北俄的龍騎士交手，損折不少。所幸得到的情報顯示，龍騎士最大的一波攻擊已過，在第二部隊奮戰之下，龍騎士也討不了好，都往北方冰原撤退去了。

『在上頭指令下，我們要與第二部隊合流，往冰原傳說中的古城、龍騎士的根據地之一——莫斯科進軍。根據風暴行者．皇后的情報，從這路徑退返北方冰原的龍騎士都會在莫斯科古城聚集補給，在第二部隊得到的「雪豹」型雪橇的神速幫助之下，現在追上去或許能在他們再次消失於廣大無匹的冰原之前給予他們最後的痛擊，或能把他們一網打盡。

『因此，這次往北方之行可能要再拖延數天，多則數星期，要看龍騎士的討伐會否順利。這期間，麻煩雷蒙德兄繼續追蹤索羅與其他聖物使的蹤影。他們的目的是土之一族的魔源聖物「禁語魔鑽」，必定會往亞洲而行；若不走「哈薩克走廊」的話，猜想他們會嘗試橫越「巨人鹽湖」吧？亨利．華爾特少校認為他們以巴格達為出發點的可能性甚高，甚至會以假名應徵保鏢的工作，掩人耳目。想來雷蒙德兄可能也已想到這一層，現在應該在途中吧？

『若少校的推測正確，他們的終點站該為新德里城。假如印地語非雷蒙德兄所長的話，務請於新德里城停留一段時間，待得我們辦完正事回來後，阿里．弗他多上尉家族保存下來的印地語將會大派用場。

『在再次見面之前，還望雷蒙德兄保重。日後擒得五族聖物使，雷蒙德兄得到「平湖水鏡」之餘，帝國亦能對五族逆黨作出巨大的打擊，兩全其美，豈不為天大的快事？

『話已至此，這次的通訊就是以上這些。我們期待與雷蒙德兄再會的一刻。

『另，獵魔旅團的高層派遣了第五獨立部隊代替我們追查聖物使一事，他們雖也屬高手，我卻不甚喜歡他們的為人。只是望雷蒙德兄若有幸遇上，看著我本鄉十六的面子，煩請對他們忍讓三分。面對四名聖物使之強大，他們的協助可能不可或缺。』

雷蒙德接收完本鄉十六給他的傳訊，慢慢睜開眼睛來，蔚藍的天空與一片龜裂的黃沙沙漠映入眼簾，周圍飄溢著一股食物的香氣，正是他此刻所在的伊斯法罕的一所路邊食店旁邊。熱風捲起沙塵細粒，撲面而來是烤羊肉串燒的香氣，遠處隱約傳來駱駝鈴聲和市集的叫賣聲。

「獵魔團的援軍嗎……哼。能避開就避開吧，還是越少與其他人打交道為妙……」雷蒙德一邊沉吟著，一邊回到食店中的座位之上，半碟吃剩的麥餅和羊肉串燒在面前擺著。他也不抓起食物，正在思索之後的行動之間，隨手拿起碟子旁邊的清水，往嘴裏送。正喝下一口之時，耳朵靈敏的他聽得數聲不尋常的沙沙聲響，喝水的動作不期然停頓起來。

雷蒙德迅速地以眼角掃視四周，嘿嘿一笑，放下杯子，喃喃自語：「畢竟是獵魔團的人嗎；行動力果然不同凡響的快。是追蹤本鄉的傳訊魔球軌跡而來的吧？」

忽然身影一晃，竟然從椅上往後躍去，幾乎同時間他所在的桌子和倚子一同被無形的巨力重壓，「嘩啦」一聲碎成萬千木屑，木製的地板爆發出一個直徑兩、三尺的微小凹陷。木屑被重力擠壓，詭異地散滿一地。木頭碎裂的悶響在室內迴盪，一陣木香飄逸出來。

「嘖！」不遠處一把女性的聲音傳來，同時食店內被紫色的光芒照亮，傳來客人和店員的驚叫。雷蒙德皺起眉頭，朗聲道：「這是獵魔團打招呼的方式嗎？」話語未畢，一道紫色的火蛇已繞彎刮向他，卻是闇之魔法版本的「靈火蛇」之咒，順道把中途的樑柱桌椅一同焚燒起來。

雷蒙德冷冷的哼了一聲，也不施以魔法的防禦，再一個後手翻，黑色的大衣揚起，像一團黑霧翻過食店的大堂，已經避開向他襲來的「靈火蛇」之咒。可是獵魔旅團的攻勢一浪接一浪，一道粗大的紫色電柱已經轟向黑色大衣所在之處。

只見紫色的「閃龍擊」之咒正正擊中雷蒙德那黑色的大衣，靜電的排斥作用把大衣「嗞嗞」的擊起，往空中飛去，大衣之下卻沒有雷蒙德的身影。「閃龍擊」穿過大衣，直接轟在食店的木牆之上，在電擊的臭氧味道之中牆上破出一個大洞。

發出「閃龍擊」的是一名男人，身高不過五尺多，在黑袍之中也不見樣子和身型，只聽得他「咦」的一聲，似乎十分錯愕。正奇怪雷蒙德往哪裏去之間，眼前忽然出現一團紅色，卻是雷蒙德黑衣之下的鮮紅襯衣，同時他的雙掌上下攤開，竟已印在黑袍男子的胸前。雷蒙德臉上帶點憤怒，嘿嘿冷笑：「該怎樣處置好呢？把你的胸口轟出一個大洞如何？」

千鈞一發之間，一個巨大的黑色光柱勢如破竹地從雷蒙德的左側射來，激射的軌道早已算好，就算擊中雷蒙德也不會波及同伴，準繩度高得驚人。雷蒙德謾罵一聲：「我在唬嚇他一下而已，有看見我的魔法芒嗎？沒有吧？竟向我下『冥黑十字』的殺手嗎？」說話的同時身上終於現出紅色的魔法芒，腰間一扭，左手向外急揮，帶著藍色烈火的左掌在電光火石之間發出一道厚厚的「天火焚」火牆，藍色的火焰把「冥黑十字」咒文的紫色光柱擋著，繼而消滅。藍色的火焰熱浪撲面，空氣中瀰漫著焦臭味和電擊臭氧味。

這時候這所木製的食店在數訣巨大咒文之下已經被破壞得七零八落，主柱更被之前的「靈火蛇」之咒燒成黑炭，變得脆弱，再也支撐不了建築物的重量，「卡啦」一聲斷開。食店內的二十多名客人和店員嘩嘩大叫，都往店外疏散。雷蒙德哼了一聲，也自往食店之外跳開，同時間向他攻擊的四名獵魔旅團特務都已離開食店。不過數秒之間，單層建築的食店已往內塌陷，成為廢墟。

「補給魔法源！」向雷蒙德發出「冥黑十字」之咒的黑袍巨漢似乎是這個部隊的領班，朗聲發號施令，其餘三人冷冷的答道：「遵令！」之後是數聲慘叫，四名最接近他們的平民被他們的補給魔法把血液抽乾，成為四條乾屍，倒於黃沙之上。

這下變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本來欲留下來看戲的平民都喧鬧起來，混亂之中作鳥獸散。一向沉著穩重的雷蒙德也打了一個寒顫，哼了一聲道：「才不過發了一記魔法，就要殺生補充魔法源嗎？好邪惡的第五獨立部隊、好兇殘的部隊領班啊！」

巨漢退下黑袍的帽子，現出一頭棕色長髮，左邊的眼睛戴著黑色的眼罩，似乎已經失明的樣子，嘿嘿笑道：「戰場之上，隨時都要保持充份的魔力源，這是戰鬥的基本啊。你就是本鄉中校提及的雷蒙德．福特嗎？幸會。」說著把雙手交在身後，四周環視一下，對他們作出的破壞毫不動容，續道：「果然有兩下子，還算能配得上作為我們的同伴。讓我來介紹一下：我是麥克．莊遜，軍階中校。這位金魔法屬性的是蘭迪．蘇格特上尉，火屬性的是羅伯圖．格蘭特上尉。這位土魔法屬性的，是我們剛從

西歐古法國領域挖角過來的艾曼達．皮利中尉。」

雷蒙德皺一皺眉，然後「啊」的一聲道：「艾曼達．皮利——不就是在波爾多帶領民軍與機器人偶打了一場勝仗的少尉嗎？當時我在亞歷山大利亞也略有聽聞。」

「你可以叫我『文蒂』。」文蒂點一點頭，冷冷地答道：「多得那一場戰役，我的軍階升了一級。人偶事件平息了一點，我就轉任來到第五獨立部隊。」

雷蒙德嘿嘿冷笑，語氣帶著曖昧：「那一場戰役之中，雖然把人偶都打退，民軍之中也死了不少人吧？」

「——對，是作為闇之魔法的餌食，為帝國貢獻出生命。」麥克截在前面，代文蒂答道：「也是因此中尉被我看上。戰場上，身為戰士的，必需有為國犧牲的覺悟；我們更是需要明白這點，能好好利用這策略的將領。」

雷蒙德走向已成廢墟的食店中，取回他的黑色長大衣。一如既往，大衣雖然破破爛爛，此刻卻披上薄薄一層白色粉末，似乎正在自我修復。他冷冷地道：「『策略』嗎？果然是不擇手段、臭名遠播的獵魔旅團啊。」

麥克哈哈大笑起來：「『名聲』可不在我們的考量之列；戰爭之中，戰果為上，哪有卑鄙不卑鄙的！」

雷蒙德哼的一聲，道：「那麼，戰爭平息之時，你們又怎樣處世？」

麥克呆了一呆，嘿嘿冷笑道：「只要有人類，世上就不會沒有戰爭。能用得著我們、名叫『戰場』的修羅地獄，在世界上要多少就有多少！」

雷蒙德把大衣一揚，擱於肩上，嘆了一口氣道：「這就是獵魔團——不，闇黑帝國的本質吧？」語音未杳，猛地回頭，往麥克看去，續道：「我的目的只是我們福特家族的延續，只要能找到得到『平湖水鏡』的途徑，縱使經過地獄，我雷蒙德也會踏它踏平。」

麥克點頭說道：「那麼，你的目標就與為了剷除五族聖物使的我們一致了。我們的目的地是新德里城，作為我們的同盟一起上路是無任歡迎；但若阻我們去路的，休怪我們不客氣。」說著一個回身，右手一揚，文蒂、羅伯圖與蘭迪三人已跟在他的身後。

雷蒙德呆了一呆，嘿嘿苦笑，喃喃自語：「本鄉十六啊，似乎我也不會喜歡他們呢。」

第六十三章：舊識重逢

新德里城東面，恆河河畔是古印度領域著名的旅遊景點，連綿數十里盡是旅店和餐館，每年吸引不少遊客和商人。在眾多食肆之中，有一間名為「蘇菲亞食堂」，以東歐一座古城命名，向穿梭歐亞貿易路線的商旅團購入食材，專賣各種歐洲菜式，由東歐的土耳其菜到西歐的法國菜，無不精通，在恆河河畔頗負盛名。只是這家餐館使用的食材極為珍貴，菜單每天更換不說，標價亦高得驚人，是有名有勢的有錢人才能訂枱的高級餐廳。

因此亞爾法特、莎拉、愛德華、X與拉忽一行五人風塵僕僕的樸素打扮，在這裏顯得格外刺眼。

這時眾人已經吃得七七八八，桌上只剩下殘羹剩菜。久違法國菜的愛德華更是幾乎一反冷傲姿態，摸著微微鼓起的肚子，感動得眼角泛紅，差點要哭出來。

索羅「骨碌」一聲大口喝乾冰茶，哈哈大笑，拍著拉忽的肩膀道：「好小子，想不到兩桶以色列羊奶，就能換來這一餐豐富大餐呢！」

拉忽看著眼前不知是甚麼肉的小菜，正在猶豫要不要嘗試。他下定決心，一邊把肉往嘴裏送，一邊回應索羅：「沒甚麼。穆罕默德老闆本來就騙了我們，少許額外報酬是我們應得的。只是他身為商人，卻算漏了羊奶價格在這一個月暴漲四五倍——親身搜集情報果然重要啊！嗯，這肉有點像雞，也不太難吃……究竟是甚麼呢？」

愛德華斜睨著拉忽，漫不經心道：「那是青蛙腿吧？法國菜中與蝸牛並駕齊驅的名菜呢。」

拉忽聽到「青蛙腿」三個字，臉色瞬間煞白，咀嚼動作僵在半空。莎拉嗤之以鼻，不屑地道：「奇怪的歐洲人！蝸牛跟青蛙也算名菜？那我在森林常吃的松鼠、水蛇，豈不是山珍海味？」

「天呀，你們的口味怎麼這麼恐怖啊？」拉忽差點把嘴裏的青蛙腿肉一次過噴出來，好不容易才忍住吞下去，趕忙抓起身邊的水杯，也不管裏面是甚麼，「骨嘟」一聲灌下去，隨即「哇咧」怪叫：「好鹹！」
X的手指指著那隻杯子，有點口吃：「拉忽小弟……那杯……那杯裏面裝的是……唉，還是算了。」

拉忽高舉雙手，幾乎大叫：「我不管杯子裏面裝的是甚麼，總之不要告訴我！」

這時一身白袍的男人撥開通往廚房的竹簾，笑瞇瞇地走出來。這男人身高不過五尺，卻極為圓潤，大肚腩幾乎要撐破白袍。與身形相反的是，他臉龐尖削，頭戴高高的廚師帽，胸前掛著一條粗粗的橙色布製項鍊，一看便知是「蘇菲亞食堂」的廚師。

他走到亞爾法特一行人坐的圓桌旁，在莎拉與X之間硬鑽過去，把兩人嚇了一跳。總廚吃力地用帶著濃重印地口音的英語笑道：「你們好，我是這裏的總廚東尼．比力圖！請問這一餐還合脾胃吧？最重要是大家的肚子填得飽飽的！」

亞爾法特和X不太習慣這種親自出來問候的西歐廚房習俗，顯得有點尷尬，支吾以對。倒是拉忽像是早已見慣這種場面，點頭道：「還好！還要多謝你們請了我們這一餐呢！」

東尼哈哈一笑：「各位朋友不要客氣，你就是拉忽小弟吧？相比你轉贈的羊奶，這一餐又有甚麼呢？要知道羊奶雖是以色列土產，但要做希臘菜可是不可或缺的素材！而且最近異國風味的希臘菜開始流

行，你的羊奶能做出大量羊奶酪，可是幫我們賺大錢的至寶啊！喔，對了，我們老闆要感謝你的禮物，不知各位願不願意跟他談……咳嗯，談兩句呢？」

眾人正對東尼奇怪的語氣感到疑惑，拉忽已經爽快頷首笑道：「好啊，我們也得向老闆道個謝才行！」

東尼回到廚房後，拉忽轉頭向眾人小聲道：「打聽情報的心得啊，認識的人越多越好！你永遠不知道甚麼時候甚麼人能給你提供有用消息！」眾人對拉忽搜集情報的能力，越來越佩服得五體投地。

「啊呀，世界真細小呢！在飄浮於汪洋大海之上的浮島初相見——那是甚麼時候的事了？對，那是橫渡太平洋的阿速爾號吧？從那時到現在在亞洲土地上再次偶遇，這是何等巧合、何等因緣啊！說到巧合，這位拉忽小弟剛好在希臘菜流行時把羊奶送到我面前，真是無比的機遇呢！由羊奶製成羊奶酪是自古流傳的手藝，要找到懂得製作的人可不容易。我雖然是這餐館的老闆，說到底還要靠總廚的技術啊！對了，你們知道嗎？蘇菲亞可不是美麗小姑娘的名字，而是東歐一個市鎮的名字；正是老闆東尼的原居地。不過店名叫『蘇菲亞』，出乎意料地還真有點吸引客人的作用呢！啊，我和東尼的相識可是一段有趣的故事……事實上這餐館本來就是東尼的店，我只是在它面臨經濟危機時注入資金，把它從倒閉邊緣救回來而已……」

亞爾法特、索羅與莎拉不用回頭，光聽那高亢不停歇的聲音，就知道來者是誰。雖然三人對重遇舊識頗感好奇，但那熟悉的聒噪卻讓他們先是掩面，繼而垂頭長嘆。愛德華、X與拉忽還不知道來人是誰，正想聽他繼續講與東尼相識的經歷，亞爾法特已搶先打斷：「呀，讓我來介紹，這位是我們三人的舊識。之前在浮島『阿速爾』號橫渡太平洋，被獵魔團追蹤，幾乎被捕，就是多得他救我們脫險。他的名字叫——阿凡提．卡塔爾，是駐守阿速爾號上的保安組織『眼鏡蛇』的主管之一……」

「哈哈哈！你的介紹還是不肯說你們的名字呢！」阿凡提本就擠在一起的五官笑起來更誇張，一雙眼睛和鼻子幾乎連成一條直線：「無妨無妨！以你們走後門買船票，還被獵魔旅團追蹤，不肯留名也正常。可能你們不太了解，其實追蹤一個人時，『名字』沒甚麼大不了；尋人大多數專家一開始就假設對方會用假名，所以根本排除名字這個因素。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用真名反而沒甚麼問題。說到虛虛實實——」

「——阿凡提先生！」拉忽見亞爾法特三人反應，聽了阿凡提兩段演說，已知道他是話癆類型，立刻趁難得的空檔插話：「若你與亞爾——咳嗯，我的同伴們在浮島初會，你應該是以巨艦為家的人吧？為甚麼又會出現在古印度領域？放大假嗎？」

阿凡提毫不介意被打斷，只要有話題繼續講就好，點頭答道：「啊，謝謝提醒！對了，回到最初的話題，機緣巧合啊！我在這裏的生意其實只是投資、外快而已；日常運作全權交給東尼。這星期我碰巧回來，主要是公幹；探望餐館只是順便。說來也巧，這次的公幹算是我公司『眼鏡蛇』委派下來的秘密任務呢！」

隨便就把任務目的說出來，這「秘密」究竟有多秘密實在令人懷疑。亞爾法特等人無言以對，面面相覷之際，阿凡提又繼續：「哈！你們心裏肯定想：『隨便說出來還叫甚麼秘密？』不錯，若是其他人，我才不會這麼笨。但不瞞各位，這任務秘密得我是以放假身份來，一個『眼鏡蛇』支援人員也沒帶。所以你們就更能派上用場了……」說著他向總廚東尼使個眼色，東尼會意道：「啊，我也該回廚房繼續忙了，各位請慢慢敘舊，等會甜點自然送上！」說完巨體一轉，行動快得與身形極不相稱，迅速消失在簾後。

===

阿凡提迅速掃視四周，確認附近沒有客人坐近，彎下身子，壓低聲音神秘兮兮地道：「雖然我多數時間在阿速爾號混，但對外界的情報可沒放鬆。自從火族阿哥、小弟和姑娘三人離開里斯本船員公社後，似乎接下了那班見鬼龍騎士交給公社經理的尋寶任務吧？可惜你們走後沒多久，船員公社好像被甚麼人一把火燒燬，連經理也失去蹤影——不過這是題外話。」

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聽得眉頭緊皺。他們離開里斯本時公社還好好的，哪知雷蒙德為了追他們，竟把公社燒了，經理生死不明。索羅舉起雙手作投降狀：「老實說，我們不知道公社的事，也不是我們幹的！」

「——我知道。」阿凡提一點不驚訝，又搖頭又點頭：「因為公社被毀前幾天，西班牙近郊的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總部發生大混亂，整個聖彼德堂教區變成頹垣敗瓦，教徒也神秘遷徙；公社被毀後不久，闇黑軍團調查後發表『五族逆黨破壞聖堂、追殺教徒』的消息，直接引發苦行會崛起，與黃金十字展開內鬥。闇黑帝國的新聞當然不能全信，但以我的情報來源，你們當時在西班牙領域，應該沒法回里斯本搞破壞，所以或多或少跟聖彼德堂事件脫不了關係吧。」

這段分析讓眾人興趣大增，阿凡提滔滔不絕的說話竟變得沒那麼難消化。拉忽看著眼前這位情報分析能力與自己不相上下的專家，雙眼放光，不自覺頻頻點頭。阿凡提難得揮手打斷自己越講越遠的思路，續道：「離題了！我只是想說，不論龍騎士任務成功與否，既然你們三人能活著回來——我知道，為了這奇怪尋寶任務送命的戰士、術士可不少——就證明你們有點本事。加上我親眼見過獵魔旅團對你們的重視，和你們跟那笨蛋土魔術士交手的場地，我就知道你們不是等閒之輩。怎樣？不如告訴我你們的名字嘛！」

索羅哼了一聲，正要開口：「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真想不到山度士家訂船票時竟沒替我們填真名。我叫索——呃！」

莎拉一個閃身繞過阿凡提，飛快來到索羅身邊，敲了他後腦一記，隨即捂住他嘴巴，語氣帶點歉意：「對不起，阿凡提先生！可能如你所說，『名字』在現代尋人中不太重要，我們的名字——其實主要是這傢伙的名字——呀，還有這位.....叔叔的——都太響亮了，一旦說出來恐怕收不回來。」

X在一旁差點落淚，自言自語：「『叔叔』.....唉，總比『老伯伯』好吧.....」

阿凡提瞇起本已成一條線的眼睛，先瞪索羅，又瞪X，然後輕輕「啊」了一聲，點頭道：「『索——』是吧？還有那黑人阿哥臉上的交叉疤痕.....嗯，難怪你們不肯說。不打緊，我已經知道你們是誰。啊！還有與我交手時的果斷身手，小姑娘你怕也是.....啊啊！火、木、水；那這散發『金之氣』的小兄弟也是.....哎，我真笨！當初見到闊劍的紅晶體就該聯想到啊！」說著用力拍了自己額頭一下。

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聽到阿凡提竟從索羅半個字和莎拉一句模稜兩可的話就把所有人身份推理出來，嚇得齊齊站起，往後「騰騰騰」退開三步，兵器瞬間出鞘，指著阿凡提；連反應最慢的亞爾法特也跟著顫抖抖躲到索羅身後。

就在劍拔弩張之際，忽然傳來拍手聲——竟是拉忽在興奮叫好：「厲害！多麼厲害的推理啊！阿凡提先生，你這朋友我拉忽．亞爾伊沙衛交定了！」他轉頭望向緊張的眾人，語氣帶點埋怨，小聲道：「原來你們都是各族的魔源聖物使，難怪那麼神神秘秘。」

亞爾法特仍躲在索羅身後，帶歉意道：「對不起，他們的身份太招搖，不是隨便能告訴任何人的.....」

阿凡提原本氣定神閒，聽到拉忽報出姓氏卻呆住：「『亞爾伊沙衛』？這姓氏在哪聽過？啊，各位，我沒有惡意，既然知道你們是——」他忽然停住，再次環顧四周。索羅等人的動作確實吸引不少目光，但似乎還沒人聽到對話內容。他把聲音壓得更低：「——既然是四族聖物使，我更沒理由對各位出手或向帝國軍告密。四位聖物使聚首，想必有大事將發生；若我沒猜錯，你們在新德里出現，自然是朝著第五件魔源聖物『禁語魔鑽』進發。我雖已是自由身，說到底仍是聖上子民……唉，這箇中關係三言兩語說不清。總之我不會成為你們敵人，請先坐下吧，免得太引人注目。」

眾人互望一眼，點頭坐下。阿凡提揉著太陽穴，竟似有點頭痛：「亞爾伊沙衛……亞爾伊沙衛……見鬼，為甚麼這姓氏這麼熟悉？」

拉忽身子一震，口吃問道：「你認得一個四十來歲，左額一道長長刀疤，大約六尺高，健碩身材，膚色跟我差不多，胸前總戴一條粗粗銀鍊子，掛著圓形鍊墜，名叫默剎德．亞爾伊沙衛的男子嗎？」

阿凡提右拳擊左掌，「啊」地叫起來：「默剎德．亞爾伊沙衛！他在我的名單上！」

拉忽從頭到尾都坐著，此刻忽然「噼啪」拍桌，霍地站起，椅子往後倒下。他眼眶迅速濕潤，聲音微微顫抖：「皇天不負有心人……我的父親真的在這裏嗎？」

阿凡提皺眉，又瞪拉忽一眼，後退兩步，雙手交於背後，在桌後來回踱步，喃喃自語：「真的這麼巧？哪有這麼巧的？」

久未出聲的愛德華終於開口，一針見血：「好了，阿凡提先生，別再打啞謎了。『用得著我們』、『名單』甚麼的，你究竟想說甚麼？」

阿凡提停下，習慣性東張西望，嘆氣道：「索羅、X，還有這兩位聖物使——應該是鑄鐵窖和莎娜家的人吧？不知你們願不願意接下『眼鏡蛇』委託的這項任務？」

愛德華坐直身子，雙手交叉胸前：「那要看是甚麼任務。」

阿凡提點頭，看向拉忽：「說來也真巧，這位拉忽小弟似乎在找失蹤的父親吧？我也在尋人，而默剎德．亞爾伊沙衛也在失蹤人口名單上。」

「失蹤人口？」X感到好奇，首先問道：「這種案件不是由本地警備負責的嗎？」

阿凡提回答：「對，可是這區域的警備沒法找回這些失蹤人口——更準確說，前往尋人的部隊都全軍覆沒，懷疑事件牽涉五族陰謀，或是某種邪教行徑。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帝國軍一反常態，沒有派出獵魔旅團查探。兩三年來失蹤人口持續增加，帝國方面卻愛理不理，可想而知本地人有多困擾，私下聘請『眼鏡蛇』調查也就順理成章。但上頭不想公然與帝國對著幹，所以只能秘密委派我，給予我聘請尋人團隊的自由；機緣巧合遇上你們，自然是最佳人選——你們也要找『禁語魔鑽』吧？也算順路……」

「慢著！」愛德華皺眉，打斷阿凡提：「你說失蹤人口不停增加？為甚麼？」

阿凡提不急著回答，轉頭看著拉忽：「拉忽小弟，你的父親——默剎德．亞爾伊沙衛——是商人吧？」

拉忽點頭，眼帶淚光，兩年來父親就像人間蒸發，這一刻終於聽到消息，感動得說不出話。阿凡提續道：「經商之人，都以尋找稀有物品為己任，希望賣個好價錢。由新德里向東北方向，兩三年來流傳一個傳說，說存在一個古文明廢墟，不少探險家找到一些古代高科技玩意兒，極有市場價值。可惜傳說終歸傳說，實證不多；反而因探險而消失的人卻與日俱增——這些就是名單上的人。這個寶藏傳說帶來太多失蹤人口，帝國盡力壓制情報外流，不想更多人為虛無飄渺的廢墟犧牲；這也解釋了為何拉忽小弟今天才第一次再聽到父親名字的表情。」

索羅點頭：「那麼長氣大叔你就是想聘我們當探險團隊，解開失蹤之謎吧？」

阿凡提神色越來越嚴肅，點頭道：「對。雖說這是有酬勞的任務，但更能吸引你們的，應該是下面這件事——」

說到這裏，亞爾法特「啊」一聲叫出來：「你之前說『也算順路』……」他把褲袋中的魔磁拿出來，指針仍指向東北偏東。阿凡提沒見過魔磁，卻大概猜到那是甚麼魔具，看了指針，回頭望向同一方向，接著道：「我是西藏尼瑪『無言寺』的還俗僧，或許能帶領你們覲見聖……不，土之一族魔源聖物的聖物使。」

這一下出乎所有人意料；即使早已知道阿凡提是還俗僧的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也沒想到他與土族聖物竟有如此深的關係。

第六十四章：尋人路上

新德里城是古代印度的首都重鎮，與東部港口欽奈、西部港口孟買，在現代為這一帶古印度地域所謂的「黃金三角」。若說孟買的重要性在於其為世上少數能停泊「浮島」級巨艦的港口之一，欽奈為往東方進行海路貿易的重要港口，那麼新德里則是歐、非洲通往亞洲的大門，世上四分之三由西方而來的貿易路線都途經「中東走廊」，以新德里城為終點站。

相比於歐洲、非洲的重要城市，由巨人鹽湖往東的亞洲城市的重建遲了大約百年；但古印度曾經擁有世界第二大的人口，在古祖人類對祖居地的思憶之下，比起世界各地其他的城市，在數卷史書記載中，這「黃金三角」的三個城市更早重新繁榮興盛起來。在黃金三角的北端，新德里城的地理位置與史前時代大不相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恆河位置的差異。

地球經過了一個歷時至少二百年的小冰河時期之後，世界上的水體大幅變動，南極的萬年冰川溶化淨盡，失去的冰雪卻似乎全部集中於北半球，形成由亞洲西伯利亞、北歐、格陵蘭與北美加拿大廣域連接著的巨大北半球冰原。隨著這些冰川的位置轉移，河流湖泊的分佈也大大改動。史前時代被貫以「永恆」之名、孕育了傳說中的印地文化的恆河都沒有辦法逃過歲月與時間的沖洗，以往開枝散葉的支流都乾涸起來，只餘下一如以往一般壯闊宏大的主流，在無可稽考的歷史中改變了它的河道位置，穿越古印度領域的土地。

印度裔的土之一族族人回到古印度的地域，首先確立的，就是新德里城的位置；而正如世界各地——甚至遠古文明的啟始——一樣，城邦的建設多由河流或海港開始，新德里城就漸漸由倚靠著恆河主流的小港口發展成重要的貿易驛站城市。

由新德里城往北，一路向東西綿延二千四百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高聳山脈之一的喜瑪拉雅山脈，把古印度領域到古中國大陸的通道幾乎完全斷絕。山勢地形險要，由新德里城前往亞洲中部的貿易路線都避開這裏，轉而沿著山脈往東行，以古孟加拉領域的達卡市為中途站，轉而橫越古緬甸區域，才進入古代中國四川境內，把貨物轉運到其他大城市。

由於人跡罕至，由新德里城往東北方向的一大片範圍都未被開發，只有山間野路，令一切電動的交通工具都變得幾乎完全沒有作為。前進得二、三百公里的距離，進入喜瑪拉雅山脈範圍，路途漸漸變得高低不平，古代留存下來、本是為了方便的電氣化交通工具更成為累贅。因此由阿凡提帶路的亞爾法特一行人選擇了自然的交通工具——在山間培育的混種馬，進行著前往尋找失蹤人口的任務。

「你們知道嗎？古祖人類回歸原居地，東亞裔與西亞裔的後人雖然都同屬土之一族，對失落的故鄉的記憶卻讓他們不自禁地分成兩大派系。不少西亞裔的土之一族族人都由印度後裔組成，這些後裔帶著火之精靈屬性的隱性基因，在遠古時各族交流，並在傳說中光之族的教導下，協助火之一族發展出『地裂火』的魔法；而東亞裔的後人又再分開比較上較為純種的中華裔與由於島國陸沉而合拼於大陸之內的日本裔，其中日裔的土之一族族人就像西亞印度裔的土之族族人一樣，帶著水之精靈屬性的隱性基因，亦與水之一族發展出混種魔法『玄冰破牙』。這兩訣混種的魔法在時間流轉，慢慢都融合進火之一族與水之一族的本族咒文裏面，但是源頭都追溯回純種華裔的土之咒文『地裂破牙』。最近十年以內，闇黑帝國的獵魔旅團開始記錄與整理各族魔法，一來用以分辨五族餘黨的魔法，防範於未然；二來希望能夠透過理論與實踐，完善帝國軍以及獵魔旅團的師團編制與戰鬥能力，而這三訣誇張的魔法在最近三、四年間成為他們上層辯論的熱門題目。一派學說主張由於混種的『地裂火』與『玄冰破牙』滲入了火或水的元素，因此較純種的『地裂破牙』有更大的汎用性；而另一派，當然了，則主張純種的『地裂破牙』完全使用了土之精靈的魔力，理論上有著更大的破壞力。」

騎著傳統交通工具的馬匹前往喜瑪拉雅山脈，眾人飛馳了一天半，跨越了大部份的平坦地勢，進入山岳地帶後馬兒再不能奔跑，前進的步伐甚緩。不過一如這個時代大多數的人一般，各人都不太在意；唯獨索羅有著喜歡速度的性格，坐過三次海蜘蛛型小氣墊船穿山過海的他只感到不耐煩。可是阿凡提的話題卻令他感到興趣，難得地竟然成為他在晃動著的馬背上解悶的良藥。他加入阿凡提的話題，問道：「那麼實際上是誰強誰弱？」

阿凡提說話不停，總有口乾的時候，在馬鞍上解下水袋，喝了一口，搖頭答道：「哪有這訣魔法較強、那訣魔法較弱的說？對比之下，魔法本身有利有弊：火族的『地裂火』能夠繞彎追蹤；水族的『玄冰破牙』速度最快；土族的原種『地裂破牙』變異技最多，各有長短處。說到底，其實都是魔術士的修為；而且能夠同時擁有多於一種精靈屬性的人，又有多少？這不是任誰都能夠選擇使用的咒文的問題，總之誰的魔力強，誰的咒文自然隨之強大。」

在馬背上緩緩進行的眾人雖然對阿凡提毫不間斷的說話感到不耐煩，對這一句評語卻一起點頭認同。索羅嘿嘿一笑，道：「長氣大叔對魔法的知識似乎十分豐富嘛；難道也是魔法的大行家？」

阿凡提搖頭答道：「才不是呢！你有兩個大大的誤會：第一、我只對土之一族魔法與咒文的認知能談到『十分豐富』的地步，這是因為我人生頭二十年在西藏的修行；第二、只因為我識得魔法的歷史，並不代表我是懂得『使用』魔法的魔術士。你可能會奇怪，既然這人並不使用魔法，為甚麼他會懂得這麼多有關土之一族的咒文知識呢？要知道他的格鬥技巧已趨上乘，甚至到了不需要使用魔法的高手地步，知道這麼多魔法卻又有甚麼實際用途呢——」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隨著馬兒走路起伏不斷的索羅在後面微微咋舌，小聲地自言自語道：「這不是在自吹自擂嗎？我可沒有問啊……」

幸好馬蹄聲咯咯，耳朵靈敏得過份的阿凡提這次竟然沒有聽到，只管繼續說道：「你們既然身為其餘四族的聖物使，與我聖——不，我們土之一族的魔源聖物使——成為敵人的機會自然甚微，因此我也不妨告訴你們。在西藏修行二十年，我所在的寺廟叫『無言寺』。正如以前告訴過你們一般，寺裏有著一條奇怪的規矩，就是沒有許可的話一句話也不許說。二十年以來，我一直都不問明白這條規矩的意義，直到還俗以後還是一頭霧水。到得十多年以後，一邊工作、一邊毫不間斷的情報收集和分析，我才漸漸明白，『無言寺』是守護土之一族魔源聖物的聖殿。不能說話的原因，在我的推想之下有兩個：第一、是我們聖物『禁語魔鑽』的特點，若聖物使隨便說話，不慎說出『禁語』，引發出魔鑽的巨大魔法的話，可是一發不可收拾之事。第二、由於皇族的存在，禮儀舉止變得十分重要，所謂非禮勿言，聖上不能說話，我們也當然不能隨便說話……」

「聖上！？」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X和拉忽聽到這裏，一同怪叫起來。阿凡提說到這裏才發覺自己不小心透露了土之魔源聖物是皇族的秘密，忽然之間冷汗直冒：「啊、啊……這個……啊，唉，不小心說多了，嘴兒要打！唉，早知不說得那麼順暢了……頭二十年的無話修為，本來就為了這種時候緘口啊！」

莎拉嘆了一口氣，似乎在安慰他道：「索羅是皇族的近衛、愛德華來自皇族的御用鐵匠家族；那麼土之一族聖物使身為皇族，也不是甚麼出奇事；對我們手持聖物的人來說，更不是匪夷所思的消息。」

阿凡提呆了一呆，又哈哈笑道：「對啊，怎麼我想不起這一層？唉，難道人真的老了。沒打緊，你們遲早也知道……不過我這許多年沒有回『無言寺』——雖說是在友好的關係下離開的——其實也不知道啦，走的時候他們甚麼也不說——總得回去說明來意，說到底我也是有關係的人，應該能將就一下吧。喔，回到原本在說的題目……對了，因為『無言寺』是保護『禁語魔鑽』的聖殿，在寺內的僧人自然要懂得土之魔法。在年輕的僧人之中，唯有極少數人能夠接受土之精靈屬性試鍊，繼而學習魔

法。他們有一條規矩，說是因人識性，不適合的人學習魔法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即使有資質，假若教授魔法的掌門僧人搖一搖頭，我們也不能學習種種咒文；老實說，有點尷尬，我就是其中不被批準學習魔法的少年僧之一。但是即使我們不能學習咒文，土之一族的魔法與歷史卻是必修科，因此我們對土之魔法的認知通常都高於常人——除非是『咒文總典監』。」

由阿凡提天馬行空地越岔越遠的話題帶來的這個特別詞語，引起了X的注意，奇怪問道：「『咒文總典監』？那是甚麼？」

阿凡提抬頭看看天空，沉吟了一會，才又回答X道：「啊，對不起，分心了。『咒文總典監』是一個世間罕見的……嗯，可以說是『聖職』吧？這有兩個說法：第一個學說是世界五大元素種族，金、木、水、火、土，分佈於世界各地區，但各自都有一個『咒文總典監』，沒有魔力源、沒有精靈屬性，卻代代相傳著各族的魔法知識，作為他族的制衡。第二個學說是『咒文總典監』世上只存在著一個，作為神之一族傳授魔法的代言人，算是半個『光』之一族的存在。明顯地，這個聖職的身份甚為敏感，從來沒有人知道是誰，甚至有人懷疑這只是根本不實際存在的傳說。只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若『咒文總典監』真實存在，闇黑帝國的魔法研究機關必定會明裏暗裏想盡辦法把他抓著，完善他們的【戰略魔法總綱倡議】。」

亞爾法特等人互相對望，不期然都想起似乎無所不識的黃金十字聖徒教會小小聖教主瑪莉亞三世，恰恰正是這樣一個的存在；可是在他們的共識之下，一同決定不告訴阿凡提有關瑪莉亞的事，免得他的大嘴巴將來傳揚出去。

阿凡提又喝了一口水，指著北方一個小丘，道：「天色漸黑，我們就在那邊露宿一晚吧！」

拉忽不懂魔法，在一行六人中卻是唯一一個對阿凡提的說話完全地感到興趣的，聽得阿凡提提議休息，竟然有點失落。他改變話題，向他問道：「阿凡提先生，我們距離我父親失蹤之地還遠嗎？」

阿凡提回過頭來，點一點頭道：「應該不遠了。別怪我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我們『眼鏡蛇』說到底是專業的保安集團，雖然沒有獵魔旅團的戰鬥力，即使場地由浮島回到地上，情報的搜集也毫不遜色。雖然闇黑帝國情報局對情報嚴密封鎖，但根據我們的調查顯示，這兩三年來失蹤的商人們都循著大約相同的路徑前往尼普力加山口附近，然後遺下乘坐的馬匹、騾子於山口之前。我們現在所在的野路，正是他們經過的一樣路徑。」

說著眾人已到達小丘，矮樹連綿，不太潮濕的空氣，果然是留宿一晚的好地方。阿凡提一躍下馬，一邊開始解下馬鞍後面的紮營工具，一邊說道：「明早我們再走，下午之前應該能到達尼普力加山口了。放心，正如昨晚一樣，我會暫停說話，讓大家好好睡一覺的。」

愛德華雖然經常與索羅頂嘴，內裏的性格其實與他相差不那麼遠，這兩天路程以來，對阿凡提的機鎗式說話也早已疲倦，這時候終於不小心地吐了一句出來：「謝天謝地！」

他雖然沒有大叫出來，聲音卻不算小，索羅與莎拉凌厲的眼光已經掃射而來，出奇地連亞爾法特也帶著「不是吧？」的眼神望著他。愛德華嚇了一嚇，道：「怎麼了？」

「真的需要『謝天謝地』的地步嗎？」阿凡提本已停下來的聲音又再響起，連手上的功夫也停下來，臉上帶著好奇的神色，回應著愛德華道：「我由小時候，被家人送到『無言寺』作為僧人修行，其中一個原因正是我說話不停的個性。實在很遺憾，這個性格有些時候令人不耐煩，這點我也是知道的；可是同時要知道的是，多多的說話有時候能夠拯救生命啊！例如百多年前，西亞土之一族就留傳著這樣一個故事……」

隨著夜幕低垂，阿凡提的故事響徹雲霄，亞爾法特、索羅與莎拉掩面嘆息，愛德華後悔莫及，X與拉忽卻（在索羅、莎拉和愛德華眼中）反常地仍然微笑著，聆聽著阿凡提的喋喋不休。

===

天空蓋著濃密的灰雲，之前數天的連綿降雪終於停了下來，與「好天氣」三個字卻仍然沾不上邊。雲層之間偶然仍然看見閃電，緊隨著隆隆悶雷。由天上的暗灰色一路向地上伸延，在地平線上與灰白的雪景相接，驟眼之間，也分不清天空與陸地。

一望無際的一片雪白之中，六條黑影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在向北飛馳著，在雪地上劃上六條黑痕。若有人能從空中觀看的話，這六條黑痕由現在地起，可以一直弧形追溯回西南方八百公里以外的小鎮「羅斯托夫」，正是第二條歐亞商貿的路線——「哈薩克走廊」的起點。

曾幾何時，哈薩克走廊的在行走歐亞之間商旅團的普及程度與中東走廊不相伯仲，雖然到達亞洲要繞較遠的路，寒冷的天氣卻不比有著所謂「三大毒瘤」的巨人鹽湖危險，縱使已經頗為殘破，史前時代舖設好的道路更吸引商旅團選擇。可是到了近十年左右，本來已經開始暖和起來的天氣似乎又再次走下坡，風雪與嚴寒令哈薩克走廊變得難行，道路也被長年積雪掩埋。隨著狂暴的風雪與嚴寒的溫度而來的，還有越來越頻密的人口失蹤事件，路經這條貿易路線的商旅團經常無原無故在中途失蹤。相比之下，雖然橫越鹽湖的失敗者也是無日無之，商人的生存率總算還有保障；即使偶有不幸喪命的事件，說到底還能找到屍骸。漸漸的，商旅團都轉而投向能輕易聘得保鏢團隊與嚮導員的巴格達，寧願走有著顯然而見的危機、有把握活著回家的中東走廊，也不往不知會否死無全屍的哈薩克走廊去。

到了最近三、四年的時間，這些商旅團憑空失蹤的事件，在闇黑軍團的明查暗訪之下，才慢慢真相大白：連接著北半球冰原的哈薩克走廊在這幾年間成為了來去如風的龍騎士的狩獵場，不少路經的商旅團都被龍騎士抓去，物資被搶奪，被抓走的人都成為他們的奴隸，過著悲慘的命運，或在北冰原寂寂無名地被奴役至死、或被龍騎士一族強逼交配後處死，當中有男有女。

搜集了多年的情報，到了近年獵魔旅團與龍騎士的糾紛越發頻發，龍騎士的神秘面紗漸漸被掀開，帝國軍的戰略情報局才決定派遣獵魔旅團，對這區域的龍騎士作出打擊；而最接近這地域的第二獨立部隊，與由本鄉十六中校帶領、擁有名為「風暴行者」這名龍騎士降將的棋子的第三獨立部隊，理所當然地被委派了這項任務。

一個半星期前，由金馨國上校帶領的第二獨立部隊到達羅斯托夫，展開了對這地域有關龍騎士的調查。之後的一整個星期，第二獨立部隊與龍騎士交戰不斷，甚至引來了龍騎士在北亞的小隊。在羅斯托夫周邊的野外雙方進行了不下四次的交鋒，死傷狼藉，連領隊的金馨國上校也戰死雪嶺，改由祖莉安娜．威靈頓上尉代任隊長。獵魔旅團與龍騎士的戰鬥當然不會理會平民的生死，數百名原住民受到波及，或成為血之餌食，或被雙方魔法波及，無辜身死的平民多不勝數，能夠逃離的居民都匆匆離開，一個星期下來羅斯托夫頓成死城。到得龍騎士決定撤退，第二獨立部隊亦已名存實亡，僅餘下祖莉安娜與另一名成員，留守於羅斯托夫的廢墟之中。

本鄉十六中校帶著的第三獨立部隊終於趕到羅斯托夫，與祖莉安娜商議下，一半為了完成任務，一半為了為同伴報仇，他們決定追擊敗走的龍騎士。風暴行者雖然本屬北美派系的分支，北美、北歐與北亞三大種族的龍騎士卻素有姻親之交，在廣大的北半球冰原上的去向他也知道一個大概，知道退卻北冰原的龍騎士必經古時的名城莫斯科作物資補給。取得僅餘的「雪豹」型雪橇，由風暴行者帶路，一行六人的第二和第三獨立部隊聯合軍沿著被土之一族族人命名為「當」的河谷往北進發，尋找消失於雪原之中的古城。

由羅斯托夫往北，風雪越來越強橫，天氣也越來越差，一路走來不能完全發揮雪豹的功能，已經磨蹭了四天。到了這天天氣才稍為轉好，六具雪橇才能真正的在雪地上飛馳起來，依風暴行者的說法，距離莫斯科寨城已經不遠。

莫斯科在文明壞滅之前是俄羅斯共和國的首都，在包括整個亞洲各國的「大東亞聯合」中有著「第二首都」的美名，與大東亞聯合的首都「香港」齊名，乃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大都市之一。可是莫斯科距離北極圈不過一千多公里，在毀滅上代文明的戰爭中雖然避過了被戰火完全摧毀之禍，之後的二百多年小冰河時期卻首當其衝，在冰雪中消失於歷史的洪流裏面。

文明復生，古祖人類回歸祖居地，莫斯科這樣的一個大城當然仍然在人類的記憶之中；漫天冰雪的世界裏面，與許多接近北極圈的城市一樣，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這個古城了。因此，這個失落了的大都會，漸漸地得到了「幻雪迷城」這個帶著浪漫氣息的名字。

歲月遷移，莫斯科古城被埋葬於不知多深的冰雪之下。在冰原遊牧的龍騎士憑著記憶，與他們在現代之前比其他勢力更加發達的導航技術之下，認定了古城的位置，在冰原之上建立起營寨，命名為莫斯科寨城，作為前線的補給基地。得到北半球冰原終年的暴風雪掩護，這個俏俏重建起來的補給站在世人不知曉之下聳立著。

平坦而一望無際的雪原漸漸變得微聳，高低不平，六具在雪地上風馳電掣的「雪豹」型雪撬藉著稍稍平靜下來的天氣不得已又要慢下來。領在最前面的風暴行者舉起右手，然後慢慢把雪撬停下。其餘的眾人知道風暴行者停下來自有他的原因，也就慢慢緊隨著他；到得五人都停下來時，風暴行者已經走下雪撬。他看看眾人都已來到周圍，點了一點頭，舉起右手，遙遙指著北方不遠處，開口說道：「前面地平線上的黑線，就是莫斯科寨城的邊境圍欄。由那裏起繼續往北，就是寨城的中心。如無意外，龍騎士的巡察隊在這裏應該會開始出現，大家繼續前行時，要留意空中。」

亨利走下雪撬，把黑袍的帽子退下，舉頭往天上望去，似乎若有所思。然後金黃的魔法芒在他的身上散發開來，引起所有人的注意。眾人正自奇怪之間，身為領隊的本鄉問道：「亨利，怎麼了？」

亨利也不打話，身影已然一晃，撲前十數尺，同時右掌往前一推，怒喝一聲，一道巨大的「閃龍擊」電柱往空中轟去。只聽得一聲慘呼，雲層之中一個黑映像碌石般在眾人面前墜落。本鄉領著部下跑前圍觀，正是騎在幼龍背上的龍騎士，在雪地之上連著坐龍跌得血肉模糊，也不知是電擊致命，還是高空墜地而死。亨利「哼」了一聲，道：「就是這些蒼蠅嗎？我建議我們不要再磨蹭了，我只轟下一隻，還有另一隻飛得太高，給它逃離了。」也不待本鄉下令，已自返回雪撬之上，蓄勢待發。

本鄉、阿里、風暴行者、祖莉安娜與她的部下互相望了一眼，默然之間再次躍上「雪豹型」，手指往啟動的按鈕一按，六具雪撬發出沉沉的聲響。他們往腳下的腳踏用力踩去，雪豹型雪撬往北奔馳，在微微巔頗的雪地之上似乎飛了起來。由黑棕色樹木交叉架起，舖滿積雪的圍攔在他們的眼前漸漸展現開來，像一頭名為「戰鬥」的怪獸張開血盆大口，要把眾人吞噬。

第六十五章：血之解放

「有沒有發覺空氣越來越潮濕？」

由阿凡提帶路的一行七人，在他不停的說話中勉強休息了一晚，這天來到十分接近「眼鏡蛇」情報中大量失蹤人口消失的地方。索羅首先覺得氣氛不對，打斷阿凡提有關香格里拉傳說的話題問道。難得能夠從令人頭痛欲裂的說話中解放，愛德華立刻接口道：「對。雖說以山間氣候來說，濃密的霧氣並非不尋常，但這濃霧中的氣味卻與林間的味道不同……」

「就像我的『幻霧迷津』之咒一樣！」莎拉忽然插口，亞爾法特與索羅同時「啊」了一聲。

亞爾法特點著頭，望著索羅道：「當時我和你去到南美洲的亞馬遜流域，初次遇到莎拉時，就是身處這種濃霧之中。這代表了有甚麼水之術士在這裏嗎？」

Ｘ閉上眼睛，搖頭道：「這附近風裏沒有人的氣息。嗯，還有一股奇怪的感覺……」

亞爾法特聽得Ｘ的說話，忽然身子一震，道：「這是……『逐龍之印』的氣息！」同時走在前面的阿凡提的坐騎嘶叫一聲，雙足揚起，把馬首扭後，果然不想繼續前進。

阿凡提雖然並非馬術高手，卻是武術的大行家，馬匹一人立起來，看似肥腫的身體已霍地躍起，在空中打了一個空翻，在地上輕巧地落下。他皺起眉頭地道：「奇怪、奇怪！難怪失蹤的商人們來到這裏都遺下坐騎了，原來畜牲們都不願向前嗎？亞爾法特小弟，你說的『逐龍之印』是甚麼？」

拉忽也「啊」的一聲叫了起來。他雙手一收，把馬兒勒停，說道：「這甚麼『逐龍之印』的，亞爾法特之前在岩石林不是施發過的嗎？你能夠把這封印解除嗎？」

亞爾法特苦笑搖頭，也勒停坐騎，回答拉忽道：「我連為甚麼忽然能夠施放那『逐龍之印』也不清楚，更遑論解除前人施下的封印了。」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愛德華一躍下馬，慢慢把馬兒領向旁邊一株樹幹，把馬韁綁好，接著亞爾法特的話說道：「就是我們不必害怕會有甚麼怪物猛獸的襲擊。」

Ｘ搖頭道：「這話也不盡不實。難道你忘記了瑪莉亞所說的嗎？『逐龍之印』可以被設定成只驅逐某種類的動物，並非一定把所有的動物物種都阻隔掉。」

莎拉舉起左手，指著手背上的等號紋章，道：「最大不了不就是龍族的『招呼』罷。我們可是與龍族同盟的『御龍使』啊！」

說話至此，眾人都頓了一頓，然後才醒起阿凡提與拉忽正在他們身邊，一同往二人看去。只見阿凡提與拉忽都呆了下來，也在瞪著亞爾法特一行五人，正在消化他們的對話。阿凡提首先搔頭道：「有趣嘛，你們說的題目……哎，難得有我不能插嘴的題目啊！」

拉忽則按著額頭，作頭痛狀：「之前是四大族魔源聖物使的身份，然後現在不僅忽然確認了傳說的『龍之種族』的存在，更原來你們是牠們的同盟嗎？你們到底有多少秘密沒有告訴我啊？」

面對拉忽的質問，索羅、莎拉、愛德華與Ｘ情不自禁往亞爾法特看去，眾人心中所想的都是同一件事

：亞爾法特身為「光之遺裔」的身份總算還沒有露餡，這天大的秘密卻不到最後關頭也無論如何不想告訴拉忽和阿凡提二人——而事實上，連亞爾法特本人也不知道自己身為「光之遺裔」的意義為何，更遑論索羅等人了。

「咝——」

忽然一聲奇怪的聲響，已把坐騎的馬韁都綁好在樹上的眾人一同往聲音的來源猛地回頭看去，濃霧之中只見一點模糊的紅光，下面的黑影似乎連接著人類的身軀，腳部卻呈不自然的內曲形狀，驟眼看來也沒有雙手。莎拉反應最快，一個箭步已撲向那不知是敵是友的黑影，身上爆發出藍光，利用周圍濃密的霧氣，使出「幻霧寒獄」之咒，在黑影能夠撤離之前把他的雙足封鎖於結上寒冰的牢獄之中。

大量的霧氣被莎拉的魔力轉化為固態，眼前一小撮的空間忽然明朗起來，紅光的來源現出真身。眾人跑到莎拉身旁，看著眼前的景象，臉上都是難以置信的表情；從來沒有見識過眼前這東西的拉忽與阿凡提更是一陣暈眩，不敢相信。

只見在他們面前的，正是一具機器人偶，不過與他們以前見過的「Ｂ」、「Ｄ」與「Ｉ」三個樣式大不相同。之前的三個型號總算是人型，這具人偶卻居然沒有雙手，只有內曲的腳步，足部特大，成爪狀，便利於行動。它的身軀甚為瘦小，頭部卻是一個三尺直徑的圓碟，上下兩個碟狀夾著一個紅色的晶體，發出亮光，環繞著頭部在轉動。

被「幻霧寒獄」困著的人偶吱吱作響，想動也動不了，碟型的頭部左右擺動，紅色的晶體不停地急速掃描著眾人，若把它擬人化的話，可以想像它正處於相當焦急的狀態。

愛德華皺起眉頭道：「根據我們家族的教導，傳說中機器人偶分為九個型號，而當中並非所有型號都是人型的樣式；但大部份非人型的樣式都不會——亦不曾出現於人前。眼前這個樣式——根據我們家族的形容——是『電子掃描』的偵察型人偶，所謂的『Ｅ型』。」

「還記得我來到這裏前在說甚麼嗎？」阿凡提忽然岔開話題說道。

索羅反了一反白眼，喃喃地道：「沒有人在聽你說甚麼啦……」

Ｘ卻在一旁點頭答道：「香格里拉和其守衛要塞的傳說嗎？」

阿凡提不理會索羅，點頭道：「對。正如我之前說，這些要塞『由天神的兵士守護著；天兵天將非人之肉身，遵行天神意志，作為凌駕於人類的存在』。而歷史上的考古雖然無法證實這些要塞的所在，學者們卻深信在古印度領域與古尼泊爾領域的邊境附近存在這樣的一個地方，名為——」

拉忽於貿易重鎮巴格達長大，從小已聽到不少世界各地的傳說，接口說道：「『菩提樓閣』！我的父親在失蹤之前半年偶爾提到這個名詞，我一直不知道意義為何，也找不到它的情報……這就是我父親和其他失蹤商人的所在嗎？」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與Ｘ看看拉忽，又看看面前奇形怪狀的「Ｅ型」人偶，種種的偶然與過往的經歷似乎忽然串連起來，腦中感到與現實一股違和感，就像之前在非洲與歐洲的人偶戰爭一樣。

＝＝＝

莫斯科寨城的中庭，龍騎士與坐龍的屍首處處，戰鬥的慘烈可想而知。眾多屍骸之間，只有一人身穿黑袍，頭部血肉模糊，臉部朝下，倒於血泊之中，一身獵魔旅團的打扮，正是第二獨立部隊除了暫代領隊之職的祖莉安娜之外的最後一名成員，在這場戰鬥中也壯烈犧牲了。到了這地步，第二獨立部隊經過了這場重新開拓哈薩克走廊之戰，可說已經完完全全地崩潰。

龍騎士方面傷亡更加慘重，祖莉安娜與犧牲掉的同伴本來就非弱手，再加上本鄉、亨利、阿里與風暴行者四大戰力之下，羅斯托夫之役的十數名倖存者被獵魔旅團突襲個措手不及，全軍覆沒，連所有的坐龍都被本鄉十六一人誅殺，只餘下一名長老，獨力面對五名強者。

可是此刻陷入苦戰的，卻是獵魔旅團一方——龍騎士殘黨的長老身穿著長長的無袖棕色大衣，領上掛著沾了鮮血的白色豹皮領巾，身上散發著橙棕色的魔法芒，左手手持的鐵錘垂向地上，右手平舉，氣定神閒地傲視著跪在他面前的五人。

龍騎士的長老身高七尺多，體格的壯健比起風暴行者有過之而無不及，頭上的頭髮兩邊剃光，中間的白髮紮起，在後腦垂下，一雙粗大的白眉微揚，灰白的瞳孔冷冷地凝視著敵人，對周圍的死亡似乎一點感覺也沒有。他拿著巨錘的左臂之上是所有龍騎士一族都刻有的龍頭紋身，無袖的棕熊毛大衣之下卻沒有一般龍騎士的輕皮甲，赤裸裸的身體盡是疤痕，一副身經百戰的樣子。

在他面前是本鄉、亨利、阿里、風暴行者與祖莉安娜，吃力地抬頭怒瞪，卻一動也不能動。圍繞著他們周圍的，是一個直徑二十多尺的凹陷，看來正被龍騎士長老的高重力咒文「阿鼻道」完全地壓制著。莫斯科寨城立於小丘之上，中庭由高架的木幹組成屋頂，拱頂之下的雪清掃淨盡，露出灰黑的土地，為土之精靈屬性的長老提供「武器」。只見長老左手一鬆，巨大的鐵錘墮於地上，左手食指一扣，地上一顆豆大的石頭飄浮起來，懸浮在他的身邊。

長老點了一下頭，木無表情地以頗為純正的英語說道：「之前在羅斯托夫近郊相拼的戰士不過爾爾，你們這一班才總算像點樣子。能把我的部下全滅，坐龍都殺掉，並逼我使出如此巨大的咒文，不錯。能殺死你們，是我杜杉．西伯利亞的榮幸。」

祖莉安娜在巨大的重力中咬牙切齒地說道：「呸！我祖莉安娜不把你這作惡多端的龍騎士碎屍萬段，哪會就這樣被你殺死！」

杜杉搖了搖頭道：「很可惜，沒有機會了。妳是五人之中最弱一環，妳就先追隨同伴去死吧。」

隨著指間一彈，單發的「亂礫射」之咒破空激射，力度之強竟似毫不受到「阿鼻道」之咒影響似的，速度不減，直穿重力咒文範圍，「噗」的一聲正正打進她的胸前。

「祖莉安娜上尉！」本鄉眼睜睜地看著杜杉的土石魔彈把同伴抹殺，身上承受的重力卻令他甚麼也做不到，只感憤怒：「若非為了誅殺所有的坐龍浪費了許多的體力……嘖！魔力源低下，現在要補給卻也無力了嗎……」

他的雙拳緊握，看著垂死的祖莉安娜，又怒瞪著杜杉。祖莉安娜咳出鮮血，吃力地道：「遺憾——第二獨立部隊的仇……就……麻煩……本鄉中校了……」說著哇的一聲再吐一口鮮血，垂死的身軀再也承受不了高重力，仆倒於地上，胸前的血在重力下不規則地湧出來，形成一個鮮血的湖泊。

杜杉掃視眾人，目光落在本鄉身上，又再點頭道：「你叫本鄉嗎？你是智謀之士，我很喜歡。把坐龍都抹殺掉，斷去我們退卻的後路，是十分明智的戰略；從你與我部下的戰鬥可見，你的戰力亦算高級，可惜戰士之心蓋過了戰場上的通識，即使使用闇之魔法，卻沒有隨時維持著魔力源的最高點，導致

現在的窘況。可惜。」

他轉而看著仍然緊握著「殺魑弒魅」雙刀的阿里，搖頭道：「你也使用血之契約，也犯了和上司同一個毛病，是自尊心作祟嗎？從你的戰鬥看來，你擁有著金、水、火三系統的精靈屬性，但卻學一點又不學一點，只看見樹木，看不見森林，不懂得取各系統咒文的長短處而學，只鑽研攻擊咒文，多浪費！還是太幼嫩了。」

評完本鄉與阿里，杜杉望向亨利，側頭道：「你是最奇怪的一人。首先，你不是闇之魔法的魔術士，卻為他們做事，這是第一怪。其次，你的金之魔力甚高，我的部下之中也有金之術士的高手，卻完全及不上你，一敗塗地，說明你的血統純正得過份之餘，更受過傳統的金之魔法的教育和訓練，這是第二怪。再其次，你使用了兩次『神委頹頓』、一次『意迷寸亂』，都是在現代幾乎失傳的金系統魔法，這是第三怪。你有著極高強的武術底子，戰鬥中卻似乎偏執於巨大的魔法攻擊，導致因為過份使用魔力而浪費過多的體力，來到現在無法逃離『阿鼻道』的窘態，是第四怪。最奇怪的，是於戰鬥之中，你兩次明顯地護著那叫本鄉的，五次暗地裏看著他，為他擔心；而對其他同伴甚至自己的危機卻無動於衷。這種顧及一人多於自己的戰鬥，我不明白。」

把還活著的獵魔旅團成員評論一遍之後，杜杉的目光終於來到龍騎士的叛徒——風暴行者的身上：「風暴行者．皇后.....我知道你。」

聽過杜杉對本鄉、阿里與亨利的評論，眾人都以為他也會對身為叛徒的風暴行者評頭品足；誰知他說了一句之後，良久無語。高重力咒文「阿鼻道」改變一定範圍之內的重力，連動著空氣粒子的震動，發出低沉的隆隆輕響，在沉默之間似乎蓋過一切。風暴行者在落於「阿鼻道」牢獄中的四人之間最為健壯，體力也比其他人留得更多，放棄手持著重量不輕的「禿鷹鐵錘」，總算能勉強半站起來，低沉地道：「杜杉長老.....若風暴行者知道是由您統御退軍，風暴行者本來會建議他們先暫時退卻，重整陣勢才捲土重來。」

風暴行者的言行之間對杜杉竟然甚為尊敬，在一旁的亨利斜睨著他，哼的一聲道：「慣於叛變之人現在來倒戈相向嗎？」

本鄉看著亨利，也不說話，只是搖一搖頭。亨利會意收口，心中帶著不屑，再悶哼一聲。杜杉沒有理會他們，似乎甚為欣賞風暴行者的態度，點頭道：「沒甚麼好說的。戰鬥之風也包含了名為『運氣』的隨機因素，遇上了我是你們的不幸。我倒是想知道為何你會倒戈？」

風暴行者抬起頭，帶著毫不後悔的神色道：「風暴行者堂堂正正地輸了給本鄉十六，風暴行者的命就交給他了。本鄉十六要風暴行者跟隨，風暴行者不得不從。」

杜杉又再點頭，語氣竟然帶著讚賞：「很好，皇后家對你的教育很好。」忽然之間他卻改變話題問道：「為甚麼當初好好的有水之魔法不用，卻訂立血之契約，使用黑魔法戰鬥？」

說到自身精靈屬性之事，一直驕恣的風暴行者神色忽然一暗，抬起的頭也半垂下來，以沉默回答杜杉。杜杉再次點頭道：「風暴行者，你出生的群族以火族血統的純粹為榮，到了你這一代卻忽然不知在哪兒滲入了外地人的血統，而你更是第一個失去火之精靈屬性的孩兒，這些我都知道。可惜你年少氣盛，不肯接受自己為水之屬性的現實，卻去追尋火之魔法，走上了闇之魔法的歧途。」

風暴行者哼的一聲道：「在合適的環境下，闇之魔法讓風暴行者得到無限的魔力源啊！」說著雙手往地上一按，巧合地倒於他身旁的祖莉安娜的屍身在瞬間自肌膚中爆發出大量的血液，化為一團紫霧，被風暴行者一下子吸收過去。風暴行者得到了魔力源的補充，怒喝一聲，身上燃起紫色的洪洪烈火變

化為一團火球，卻是「炫火加護」之咒。在防禦咒文的保護之下，重力咒文的影響稍稍抵銷，風暴行者借雙手按地之勢，往前一躍，已衝出「阿鼻道」的咒文範圍。他右手高舉，掌上燃起帶著紫色魔法芒的烈火，「炫火加護」魔法的火焰一同歸於他的掌心，抓向杜杉。

只見杜杉左手一揚，一條粗大的土石之柱由地下破土而出，直挺挺的立於他的身前，正是變異的「地裂破牙」之咒，剛好把風暴行者的紫火掌擋著，發出「砰」的一聲巨響。杜杉搖頭道：「力量很好，就是被『火之執著』蒙蔽了眼睛！」同時左手往前一推，沙土的巨牆在數微秒之間分散壓縮，成為數之不盡的土石魔彈，正是「亂礫射」的起手式。風暴行者的攻擊被擋下，去勢被逼往後退，才剛站穩陣腳，大堆的土石魔彈已激射而來。

「嗚！」風暴行者連忙弓起身軀，雙手交於身前，下一秒鐘，「亂礫射」已至，數十粒魔彈已在他的身上打出數十條血柱。在兩臂之間，風暴行者凌厲的目光掃向旁邊的本鄉十六，同時本鄉大喝一聲：「幹得好！」

趁著杜杉的注意力在風暴行者身上，重力的壓制減輕，本鄉右手打個手勢，與阿里、亨利二人同時撲向敵人。杜杉呆了一呆，然後冷冷地哈哈一笑：「啊，原來是為了分我的神來減低同伴的壓制。不錯……可惜你們還是低估了我，棋差一著啊！」

「亂礫射」的魔彈散盡，沙塵四散，本鄉三人的身影已來至身邊。杜杉右手一捏，「阿鼻道」之咒收起，卻同時把手一揚，心中念起與「阿鼻道」剛剛相反的反重力咒文「天昇道」，在他身邊的重力忽然逆轉，本鄉、阿里與亨利還沒有來得及反應，被變幻莫測的引力系魔法拋向屋頂的木樑，「砰砰砰」三聲重重撞上，三口鮮血吐將出來。杜杉往上一望，哼了一聲，「天昇道」之咒收起，三人從空中掉下，同時趁勢在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下揮出三拳兩腳，全數打在三人的要害之上。本鄉以下的三人都非格鬥的弱手，在杜杉出奇不意的魔法與搏擊技巧下竟然全無還手之力。

本鄉、阿里與亨利倒伏於地上，口角滿是鮮血，一時之間連站起來的力量也沒有。風暴行者早聞長老杜杉的厲害，到了這時親身體驗，才知道實力的懸殊，一向強悍的他雙足居然顫抖起來，猶豫不決。杜杉長老冷眼看著他，道：「黑魔法伴隨死亡，若是只有精靈屬性而沒有魔力源底子的話，這選擇還總算合理；這三十年來你卻選擇捨棄自己的魔法，只是把自己力量強加抑制的愚昧之舉。」說著他竟自盤膝坐了下來。風暴行者看著杜杉，一臉迷茫，連身上的痛楚也忘記了，喃喃自語：「闇之魔法正把我自身力量勉強抑制著嗎……」

杜杉冰冷的臉孔此時帶上一絲溫柔，道：「風暴行者啊！你名字中的『風暴』，是『雪暴』的簡義，為你命名的熾燿．皇后長老沒有把你孤立的意思，只是希望你長大後能成為一個即使孤身於暴風雪之中也能昂首行走的大人物——即使得到血之契約的你回到族中把父親與長老刺殺，他們只有為你驕傲啊！」說著身上發出的橙棕色光芒更盛，在「黃沙障」之咒下周圍的沙土成為球形在他身邊四起，漸漸把他盤坐的身影包圍起來：「孩子，解放你的血之契約吧！雖然遲了十多年，即管把我殺死，作為你成為龍騎士成人的真正畢業禮吧！誰說身為龍騎士只能擁有金、火或土三種屬性之一呢？」

被杜杉的說話刺激，風暴行者想起小時候的委屈與同伴的歧視，雙眼流出淚來。他挺胸站起，「哇啊啊」地嚎啕嘶叫著，身上紫色的光芒爆發起來，刺眼非常。

本鄉勉力撐起半個身子，說道：「我……早就告訴過你……水火只會相剋啊……」

亨利也吃力地道：「不可能！闇黑魔法的血之契約，哪有說解開就解開的……」

此時在一旁的阿里也已坐起身來，抹著口角的血說道：「那是因為大部份的血之契約者，本來就是沒

有魔力源之人，歷史以來就從來沒有人試過啊。」

只見掩沒於紫色光芒之中的風暴行者似乎甚為痛苦，然後在不知不覺之間，紫色光團的中心慢慢變為藍色。黃沙背後，杜杉的臉上掛起笑容，小聲說道：「對了。除了水、氣、冰，其實還有第四個形態呢。風暴行者——孩子，解放你的契約，成為真正的風暴吧：北冰原的風雪是何等壯大、何等狂暴啊！」

完全變回藍色的魔法芒漸漸濃縮，挺立其中的風暴行者只餘下耀眼的一層藍光，包裹著巨大的身軀，周圍的氣溫驟降，連距離頗遠的本鄉三人都感覺得到。他舉起雙手於胸前，喃喃地道：「這.....這就是『雪』之力量嗎.....」

忽然他的眼中發出精銳的目光，瞪著杜杉：「謝謝長老的教誨，風暴行者畢生受益；可是既已成為本鄉十六的部下，風暴行者無法背叛.....」

在黃沙之中若隱若現的杜杉點頭，朗聲道：「孩子，這正是你能以家族的教導自豪之處啊！來吧！」

風暴行者身邊的水氣因為冰凍而凝結起大量的雪花，雙手把周圍的水氣聚集，兩把冰封之劍在掌中伸延出來。他雙足一蹬，隨身而來的雪片似乎有生命地與「黃沙障」之咒的沙塵交融，互相抵銷，一把冰劍在一片混迷之中「嚓」的一聲插入杜杉的胸膛之中。杜杉「噗」的一聲吐出鮮血，臉容祥和，點頭道：「合格了.....」

風暴行者點了一點頭，左手往橫急揮，血花四濺，長老的頭顱飛射往空中，周圍的橙棕之氣消失無形。

第六十六章：菩提樓閣

在矮樹林中，被莎拉魔法影響下散去少許的濃霧再次把周圍掩蓋起來，被囚禁著的偵察型人偶「 E 型」周圍站著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X 、拉忽與阿凡提七人，有點不知所措地看著面前與現實產生著不協調感，名為「科技」的史前詛咒。

索羅側著頭，打量著上半身在不停律動著的人偶，若有所思。莎拉周圍仍然閃耀著淺藍光芒，把「幻霧寒獄」之咒維持著，雙眼瞪著人偶，一邊說道：「嗨，你們打算怎樣？雖然這裏水氣甚重，水系統的咒文的維持不難，我的魔力源可不是無窮無盡的！」

索羅忽然醒起一事，向愛德華說道：「在摩西山時，我們遇上了那林——」說到這裏，忽然停了下來，望望拉忽與阿凡提，想來還是不應把林天勇的名號四處宣揚，改口道：「——遇上了那土魔術士，愛德華你不是使用過甚麼人偶操縱術的嗎？不如在這人偶上試一試？」

愛德華皺起眉頭，道：「蠢材也有用腦筋的時候嘛。」也不等索羅回嘴，已經閉上眼睛，身上散發出金黃的光芒。他一片漆黑的視線裏面金黃色的線條成一個球體在他的周圍作圓形打圈，正是金之一族的人偶操縱術咒文裏面的「搜索」步驟。 E 型人偶本來已經在面前，橫向與縱向的黃線立刻在他的面前交錯，一個金黃色的圓點在閃爍著。

索羅在一旁等了沒多久，已經不耐煩地追問：「怎樣？人偶就在面前，不用搞這麼久吧？能夠操縱嗎？」

愛德華在冥想之中，對他不聞不問，卻到阿凡提忍不住插口：「你就由得他慢慢來吧！金之一族的魔法我不太熟悉，倒也聽過不少。據聞能夠操控機器人偶的魔法是極其高級的咒文，懂得的人少之又少，否則之前爆發了好一會的人偶戰爭瞬間就能被金之一族的魔術士擺平了。土之一族的召喚咒文『魔陶土俑』也需要不少時間施咒，哪有說來就來的！」

索羅「哼」的一聲，鼻孔噴一口氣，道：「我的古劍天焚釋放『火神』，只需一句禁語啊！」

忽然之間愛德華的雙眼猛地睜開，大吃一驚地後退三步，同時黃金雙斧已握在手中。眾人大惑不解，順著愛德華的眼光東張西望，亞爾法特知道事情不對頭，問道：「甚麼事了？」

X 也接口道：「空氣中氣息不對……愛德華兄弟，嘗試操縱這 E 型人偶期間發生甚麼事了？」

愛德華喝道：「大家拔出武器吧！喔，對了，這 E 型的我沒法操縱，周圍卻還有四台人偶——應該是『 C 型』的光學迷彩型！」

聽得愛德華的喊叫，索羅的古劍天焚、莎拉的寒霜匕首已經出鞘， X 高舉起恐懼之杖，身上的綠光閃耀著，而阿凡提亦從腰間抽出一對木枴，平時瞇成一線的雙眼閃出銳利的目光。拉忽不明所以，躲在 X 的身後問道：「這裏還有四台人偶？在哪裏？甚麼是『光學迷彩』？」

愛德華凝視著四周，一時也不答拉忽的問題。濃霧之中，眾人都如箭在弦，警覺地留意著周圍，卻還是甚麼也沒有看見；周圍除了被抓著的 E 型人偶在吱吱作響外，似乎甚麼聲音也沒有。愛德華額上滲汗，一半是回答拉忽，一半是自言自語：「這次麻煩了……『 C 型』的人偶使用所謂『光學迷彩』的史前科技，能與周圍的環境融合為一，估計設計的原意是偷襲或潛入的任務，是最難以探知的機器人偶。若非我在『搜索』面前這 E 型的，也不知道原來它們這麼接近！沒有任何動作嗎……那麼它們在

待機中？偵察型與光學迷彩型在尼普力加山口這裏部署著，是甚麼意思？」

亞爾法特在索羅背後，戰戰兢兢地道：「或許……或許它們在守候經過的商人，把他們捉走？或許這碟形頭顱的奇怪人偶是餌誘，待得商人們追上它後，這些隱形的人偶就從後面夾擊？」

眾人聽得他的說話，呆了下來。索羅轉過身來，一手拍在他的肩上，道：「小子，你的推論似乎甚有道理啊？」

亞爾法特神色尷尬地答道：「這個……過……過獎了？哎！」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索羅的拳頭已敲在頭上，嘿嘿笑道：「不要太過神氣了！」

阿凡提點了一點頭，提議道：「假設亞爾法特小弟的推論正確，我們下一步應該順著它們，看看它們要把我們帶到哪裏去！」

X又再望望四周，道：「是所謂的『菩提樓閣』吧？這樣吧，莎拉先放開那E型的，我們追在其後；同時若那四台C型的追上來襲擊，索羅與愛德華則把他們破壞——即管看看它們有多少能耐。」

莎拉看一看眾人，點一點頭，身上的藍光收起，困著E型人偶足部的冰塊漸漸溶化起來。不待冰塊完全溶化，E型人偶的左足大力一抬，爪狀的腳部已破冰而出，向林中東北方飛奔而去。拉忽大叫起來：「它……它跑得好快！我們得趕緊腳步了！」

莎拉搖一搖頭道：「不打緊！若這真是陷阱，它有心讓我們追上的話，必會在前面慢下來。即使追不上去，以它那奇怪的爪狀足部，恐怕就連亞爾法特也能追尋得它在草地上的痕跡！」

亞爾法特聽得他們的對話，不滿地抗議：「那是甚麼意思啊！」

阿凡提動作敏捷非凡，圓球似的身軀一個閃身，已追在人偶後面，往後喊道：「若人偶襲擊的話，就拜託索羅與愛德華了！」

X把魔杖掛回於背上，雙手搭上亞爾法特與拉忽的肩膀道：「兩位小朋友，我們也走吧！」

也不待拉忽對「小朋友」一詞的抗議，「風滅行」之咒已起，在他身邊數尺範圍內空氣的阻力減至虛無，同時已拖著二人往前飛奔。莎拉帶著少許擔心的目光往索羅看了一眼，也就緊隨著X的「風滅行」而去。索羅與愛德華互望一眼，點一點頭，特意留下多數秒的時間，才手持著武器，跟在後面，還隱約聽到前方遠處的阿凡提在哇哇大叫：「這就是木之魔法中空氣系統的急行咒文嗎？好方便啊！」

索羅與愛德華沒有「風滅行」的幫助，飛奔的速度雖快，卻已落後先行的亞爾法特一行人數十米的距離。他們一邊奔跑，一邊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濃霧之中隱約看見霧氣晃動，草叢之間沙沙作響，地上更看見一個個的方形腳印向著他們追來。愛德華向索羅點頭道：「給亞爾法特說中了！四台C型的果然在追著。」

索羅哼的一聲，腳步忽然急停，已經轉過身來，同時身上閃耀著紅光，古劍天焚燃起洪洪烈火，高舉過頭，向橫擺著，蓄勢待發。

愛德華與索羅共同戰鬥已久，早知道他的急躁，也同時停下腳步來，立於他的身側，預備隱形的人偶隨時進襲。同一時間，索羅的巨劍橫向急揮，一記「火狐尾」之咒隨著天焚的去勢劃出一道弧形的火

焰，勢如破竹地向前轟去。

「火狐尾」的烈火把索羅面前的矮木叢燒著，一路向前廣範圍地焚燒。只見三個人形的空洞在火焰中出現，閃爍了數下，銀色的軀體燃著火，終於現出真身。三具機器人偶只有簡單的骨架，除了手臂、足部與胸前披著薄薄的裝甲之外，驟眼看來防禦力似乎連之前一戳即破的炮擊型人偶「Ｂ型」也不如。在「火狐尾」之咒的焚燒之下，它們曲著身軀，雙手交叉於前，在勉力擋著索羅的魔法攻擊。索羅在火焰焚燒著周圍的「噼啪」不斷的聲響中大嚷問道：「這就是所謂的『Ｃ型』嗎？不是說有四台嗎？」

愛德華仔細地觀看著周圍，索羅魔法之火的熱力把周圍的霧氣搞得一片混亂，本來能以霧氣的流向看出人偶動向的方法也不能再倚賴。愛德華全神留意著他的四周，對索羅的問題不聞不問，忽然大喝一聲：「足印！抓著你了！」

他的黃金左斧往左邊劈去，驟似砍向空氣。只聽得「卡啦」一聲，零星火花在空中爆發，空氣中閃爍不定，人偶現出身軀，這時候二人才看見愛德華的左斧劈在人偶的胸部與腹部之間。機器人偶的右手高舉著，正要砸下，卻在空中凝住，愛德華的攻擊似乎湊效。

愛德華大喝道：「去你的史前人偶！給我去死！」右手的黃金斧往它的頭顱砍去，火花爆發之間人偶的身首異處。愛德華右足一蹬，把人偶踢倒，同時抽回左手斧。

索羅把這一幕看在眼裏，哈哈大笑：「小王子也不是只有冷漠高傲的一面嘛！」

愛德華回頭罵道：「要你管！」

卻見索羅已往前奔去，手起劍落，三台受了「火狐尾」一記重擊而動彈不得的Ｃ型人偶斷開數截，成為森林中的廢鐵垃圾。

索羅的天焚劍回到背上半開揚的劍鞘，嘿嘿一笑：「比起以前那炮擊型的甚麼『Ｄ型』還要弱呢！」

「大白癡！」愛德華把黃金雙斧也插回腰間，沒好氣地道：「『Ｄ型』是普通的殲滅型步兵。之前那些會遠距離開炮的是『Ｂ型』，而剛才被我們打碎的這幾台，是具備光學迷彩的『Ｃ型』潛入者。」

索羅雙手舉起，閉起眼睛，由攤開的手掌握成拳頭，身上的紅光閃了一下，森林中的火焰一下子完全熄滅。愛德華「咻」的一聲吹了一下口哨，道：「這也挺方便嘛！」

索羅張開眼，點一點頭，看著愛德華道：「對，只要涉及由施術者操控的火之精靈，我們能夠作出某程度的火焰的控制。倒是你，我不知道你對機器人偶竟然有如此深的認識！」

愛德華點頭道：「這是我們家族代代相傳的知識，代代的世子都要知道。在最初見面時已經跟你們說過，魔法、科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本來不必細分。」

二人站在原地，互相看著對方，忽然同時打了一個寒顫，對於自己對對方感到有些優點此事只感到噁心。索羅猛地搖頭道：「走吧，還要追上莎拉他們！」也不等愛德華回答，已跟隨著其餘五人的足印跑去。愛德華也搖一搖頭，緊隨索羅而去了。

＝＝＝

E 型的偵察型人偶果然是以引誘「獵物」上門的存在，一路上的步伐忽緩忽急，走了半天，沿著一道瀑布旁邊的石階往山上跑去。索羅和愛德華在中途已追上亞爾法特等人，會合後一同在 X 的「風滅行」之咒中迅速前行，來到瀑布之下，一時之間猶豫不決，停了下來。X 警告眾人道：「這瀑布之上瀰漫著一股不尋常的氣氛，恐怕上面就是機器人偶的大本營，大家務必打醒十二分精神。不如亞爾法特和拉忽先留下來，讓我們打探一下前路如何才再跟來吧？」

亞爾法特與拉忽對望，然後一同搖頭。亞爾法特首先說道：「我的『模仿之眸』能作為把你們魔法威力加乘的用途，不知有多少人偶的大前提之下，戰力應該越多越好吧……只要你們不把我當成累贅就可以了。」

拉忽更是堅決地道：「既然我的父親在這裏的可能性甚大，到了這個地步我又怎能住足不前？」

莎拉點一點頭，建議道：「先偵察一下總是好的，你們都在這裏等一會！放心，我的身手總算不賴，沒有問題喇！」也不等眾人反對，身影一晃，已跟隨 E 型人偶的足跡，從天然的石階攀上瀑布之上。

阿凡提似乎有點擔心地道：「說到底是我的任務，哪能讓你們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莎拉小姐，讓我也跟來！」他的身手敏捷，轉瞬也攀上石階。只聽得莎拉的聲音從上面傳來，怒叱一聲：「不要叫我『小姐』！」

瀑布之巔，林木處處。莎拉與阿凡提沿著天然的石階往上攀，也不感到辛苦；可是由崖邊往下看去，亞爾法特、索羅、愛德華、X 與拉忽五人的身影只餘下五個黑點，不知不覺原來已經攀爬了數十丈的距離。
在小山之上，之前矮樹林中的霧氣依然追隨著，但可能因為高度的關係，濃霧比山下稍微稀薄，能見度總算遠了一點。莎拉向阿凡提打個眼色，手指往前遙指，再化為掌，掌心向下，輕輕地上下按動著。阿凡提點一點頭，已經明白她在提醒要輕聲行動，遂把一向說話不停的習慣收起來，人生頭二十年的緘口修行在這刻發揮得淋漓盡致。

山丘之上，樹木越長越高，地上的草更是及膝的高度，莎拉與阿凡提追蹤著 E 型人偶的蹤跡卻不是難事，因為它毫不在意的前進步伐把草叢撥弄得一塌糊塗，爪印處處。高高的草叢被人偶踏平，更為他們開辟了一條野路，連把草叢弄出沙沙聲響的可能也不必擔心。這種森林的地勢，莎拉最怕遇上棲息其中的爬蟲類，若與蛇類等野生動物糾纏起來，只怕打草驚蛇。可幸圍繞著這裏的「逐龍之印」似乎是趕走所有動物的類型，周圍除了他們之外，一點生氣也沒有。

二人走了十數分鐘，草地漸漸消失，換上焦黑的土壤；高聳的樹林也慢慢變得稀疏，豁然開朗的陽光一時之間讓莎拉與阿凡提睜不開眼來。到得視線漸漸適應，躲在粗樹幹之後的二人驚訝得把口張開來，也不知道自己在看著的究竟是甚麼東西。

首先映入他們眼簾的，是綿延數里的鐵網，高十來尺，啞啞的銀色塗漆反射著陽光，與面前的樹林成為絕大的反差。鐵網每數十尺置一個缺口，大約八尺的高度，僅及兩個成年人並肩而過；莎拉與阿凡提追蹤著的 E 型人偶這時候剛好穿過了不遠處的開口，往鐵網內前進。

鐵網之後，是十數尺的空地，地上卻非土壤，而是啞銀色的不知名金屬，可以看見接口，是大約四尺乘八尺的地板，一路往內舖設。再之後是十多尺的金屬圍牆，可見數扇大門似的閘口，其中一扇門向左右滑動，讓 E 型人偶經過，復又關上。

莎拉與阿凡提順著圍牆抬頭看去，圍牆之後是無數的建築物，由兩層樓的高度到十多層不等，若非於浮島艦上待過，這個高度的建築物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可是十分奇怪地，這些向橫一字型排開的建築

一個窗戶也沒有，似乎裏面根本不需要日光。建築物群的後面，有著數個煙囪似的巨柱，筆直地聳立著，其中一條巨柱的頂部在散發著大量的水氣，看來竟是整個尼普力加山口範圍霧氣的來源。

莎拉小聲的喃喃自語，也不知是否在問阿凡提：「這濃濃的霧氣，竟是製造出來的人工物嗎……難道這是『幻霧迷津』之咒？」

阿凡提點一點頭，小聲地接口道：「看來應該是了，我在浮島多年，看過許多由機器控制的魔法，如浮島穹頂的仿日光照明設備，就是機器製造的火系統咒文。這煙囪似的巨柱，應該也是同樣的道理。」

整個建築群都在發出隆隆的低響，地上也在微微的震動著，偶爾傳來金屬的撞擊聲和滋滋的聲響，在寧靜的森林裏面突顯違和感。阿凡提小聲地對莎拉說道：「這些聲響和浮島作出自我維護時都十分相似，這裏似乎是生產甚麼的工場。」

莎拉皺眉道：「這就是『菩提樓閣』的真面目嗎？那麼這裏的人偶把商人們捉來的目的又是甚麼？」

阿凡提搖一搖頭，道：「這就非我能猜到的事了。我們應先回到大伙兒那裏去，再從長計議。」

莎拉猶豫了一會，反對道：「不，我們至少要看看這裏有多少人偶，才能知道敵我雙方實力如何。」

阿凡提的雙眼反白，鼻孔張大，噴出一口氣，道：「先別說妳並非機器人偶的專家，就算給你看到了有多少人偶，妳也不知道在看著甚麼；還有這裏到圍牆之間的一大片空地，我們可不是愛德華口中的那甚麼『C型』，沒有隱身的功能，又如何潛入？除非那高高的金屬圍牆自己打開來——」

就在阿凡提說到這裏的時候，建築群忽然發出巨響，地上更是劇震起來。莎拉與阿凡提嚇了一跳，情不自禁倒退兩步，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面前的鐵網忽然往地下鑽，收入地上一道幼長的凹槽之中。同一時間，空地之後的圍牆真的慢慢的往外「轟轟」地打開來。圍牆共有八個空缺，相隔數十尺，後面八台黝黑色的金屬製物體像貝殼般上下展開。物體的左右兩邊各自伸出一條臂膀似的物體，手部的位置是兩根長長的圓管，看來竟然像是炮管。金屬物這時已完全地展開來，胸膛以上的位置一個長方型的盒子突起，面前鏡狀的長狹蓬亮起藍色的光芒。除了沒有足部之外，完全展開的金屬物竟然是活脫脫的一個機器人偶，比起莎拉以前見過的所有種類卻巨大上兩至三倍。

在八台巨大人偶的底部，是黑壓壓一片的另一堆人偶，六尺左右高度，就像成人一般的身高。除了身高較矮之外，這些人偶驟眼看來就像以前見過的「D型」一般，鵝蛋型的頭部，眼眶卻閃耀著紅色的光芒。這堆人偶身上比起D型腫大幾乎了一倍有餘，似乎披上了厚重的裝甲，雙手也不呈模仿人類的掌狀，而是一對方形的鐵錘。隨著金屬圍牆完全打開，黑色的人偶一同整齊地舉步前進，向著莎拉和阿凡提所在的林地緩緩進發，同時巨型的人偶「眼部」的藍光閃爍著，之前展開的關節部同時兼具了旋轉軸的機能，八台人偶一同轉向，一雙臂膀慢慢的舉起來，遙指著他們的所在。

莎拉與阿凡提互望著，呆了不到一秒鐘的時間，一反口沫橫飛的個性，阿凡提只簡單地說了一個字：「逃？」莎拉點一點頭，也簡單地答道：「逃！」

二人再也不理會會否留下痕跡還是甚麼的，轉身就跑，同時只聽得身後「轟轟」作響，無數的深紫色能量彈向他們射來。

第六十七章：瓦礫戰地

大街之上，肩摩轂擊，人群熙來攘往，高處看去，各種族裔的男女老幼在市街之間混合成一塊彩色的調色板，就像歐洲大城市中教堂的彩花琉璃一般，也分不清誰人是誰。

即使身在大廈頂樓高處，人群之間的交談聲與笑聲還是清晰可聞，加上所在街道上旁邊流動小販的叫賣聲，令人感到身處於一個和平的繁華盛世之中。

「那是假象。愚昧的人，屈服於暴力與恐怖之中，享受著虛無縹緲的和平，這樣的人生，不過也罷。唯有闇黑帝國是萬惡之源，只要帝國的王還在——只要帝國的軍事力量還在，人們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助紂為虐者，必須被予以天誅。既然無人能夠組織起與帝國軍匹敵的力量，就由我把一切摧毀吧……」

即使在炎熱的天氣之間，男人身上仍然穿著寬身的棕色斗篷，呆呆看著欄杆之外，頂樓以下的市街上。這時候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侍應生拿著一杯冷飲，來到男人的身邊，臉上帶著服務的笑容：「先生，你的冰橙汁。」

男人抬起頭，目光直射侍應生眼裏，棕色的眼眸似乎能看穿一切。二人沉默了兩秒的時間，女侍應被男人瞪得有點尷尬，正要離開時，男人滿是皺紋的臉容現出和顏悅色的笑容，道：「麻煩妳了。」

滿以為遇上了麻煩客人的女侍應呆了一呆，鬆了一口氣，點頭笑道：「不客氣。如要再加點甚麼的，請不妨告訴我……我的名字叫羅拉。」

叫羅拉的女侍遵從著飯店的標準對答，回答著客人。老人淡淡的笑了一笑，點頭道：「謝謝妳，羅拉。」也就不再說話，回頭看著樓下的街道。女侍應生把冷飲放下，也就忙她的去了。

「右將軍真有禮呢。我還以為您會十分難以接近的說。」

一把冷冷的聲音在女侍應離開後傳來，一名戴著草蓑帽，身穿白色袍服的壯漢站在女侍應原本的位置，冷眼看著坐在欄杆旁的老男人。老人又再慢慢的回過頭來，瞪了白袍壯漢一眼，又迅速掃視四周，用同樣冰冷的聲音和幾乎是命令的語氣說道：「先坐下來。」

白袍漢脫下草蓑帽，掛在椅背後面，拉開老人對面的椅子，從容地坐了下來。老人的聲音依然冰冷，道：「所謂隱身於市，就必需融入於周圍人物之中。若令人覺得難以接近，讓人留下深刻印象，豈不與隱身於市的計謀背道而馳？這一點點的心理戰略，難道離開魔衛兵二十年還沒有學會嗎？」

白袍漢點了點頭，說道：「烈紅郎受教了。」

坐在這所位於七樓高的餐廳「七重天」之中的，正是自從三十多年前起已經有著師徒關係的林天勇和近藤烈紅郎。

「七重天」餐廳與許多其他的食店一樣，都在恆河河畔一帶的區域之中經營著，主要的收入來源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這餐廳的賣點是其七層樓的高度，讓客人能夠一邊觀賞市街的繁華盛況一邊用餐。在河畔一大堆高級的餐館之間，「七重天」卻不是以昂貴的食物聞名，甚至可說是甚為平民化的價格，除了遊客以外，也吸引了大量的本地人。正因為人流混雜，地點普通，林天勇才選擇這裏與十多年不見的舊部下相會，一貫他中庸之道的性格。

「你好大的膽子，」林天勇厲目瞪著近藤烈紅郎，以華語小聲地道：「傳訊魔球尋找到對象後會在半空徘徊，是一個大大的『他在這裏』的訊號。幸好當時我在古印度的孟買港郊外，並非與甚麼追擊的帝國走狗戰鬥中，才沒有被暴露行蹤。明知道我身為帝國頭號通緝人物的身份，還向我發傳訊魔球，究竟有甚麼要事？」

近藤烈紅郎對這以前的上司雖然還帶著無比的尊敬，年紀不輕的二人卻已不再拘泥於軍禮。他點頭道：「這次把右將軍叫出來，其實是要商量我族的復國大業——」

他的話沒有說完，林天勇已舉起右掌於近藤的面前，作出一個阻止他說下去的手勢。他的聲音細小卻嚴厲：「你瘋了嗎？現在是甚麼時代了？三年前與十二年前的失敗，你還沒有得到教訓？」

近藤的手向橫一揮，語氣帶著不憤道：「——三年前與十二年前的失敗，我並不在場啊！」

正在二人在小聲爭執時，之前那名叫羅拉的女侍應生回到這桌子之旁，手忙腳亂地查著帳單，眼裏只有手中的一堆紙張，笑容卻依然滿面：「歡迎來到七重天，請問想要點些甚麼呢？」

林天勇與近藤同時收起猙獰的臉孔，剛好在羅拉的眼光落在他們身上之前回復正常。近藤支吾以對，一副拿不定主義的樣子：「我也先要一杯冰橙汁。」

羅拉笑著答道：「好的。我想告訴先生您們，今天我們的特價食品是炸魷魚圈，不妨一試啊！我回頭給您拿冰橙汁來。」

在他們二人與羅拉的對話之間，和平的氣氛與復國的沉重話題格格不入，偏偏同時存在著。近藤看著羅拉離去，苦笑起來：「自從二十五年前土之一族亡國，右將軍下令將令兵士不能隨便反亂，正所謂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養精蓄銳一十三年，籌備多年的魔衛兵終於在中東起義；當時烈紅郎身在非洲大陸，到得到消息，來到聚集之地時，起義卻已被帝國軍震壓下來。往後十二年，我近藤烈紅郎活在後悔與痛苦交織而成的『和平』之中，以行鏢為生，嬉戲人間，卻無時無刻不想起土之一族國盛的當年。頹廢了這許多年，右將軍的名字位列通緝榜之首，我一直以為只是十二年前與三年前兩次起義的原因，可是在一次比武後明查暗訪，陰差陽錯再次確認右將軍——師丈的消息，方知道闇黑帝國的軍事要點歷年來被逐個破壞，都牽涉了土之魔法；大量的情報記錄著『魔陶土俑』的運用，不是師丈是誰？這我才知道，原來到了今時今日，師丈還在孤身奮戰；而我那漸漸腐朽的心，終於再次燃燒起來。師丈！請讓我幫忙，再次為了推翻闇黑帝國.....不，為了土之一族的復國大業而戰吧！」

林天勇嘆了一口氣道：「三年前的聯合軍起義被獵魔團的走狗於三個月內震壓，一點功績也沒有，可說是天大的笑話；而復國大業嗎.....早已煙消雲散了。」

近藤吃了一驚，道：「甚麼？師丈的意思是？」

林天勇舉頭向天，道：「十二年前的魔衛兵起義，本來是因為得到聖上的首肯，是名正言順的復國之戰。復國失敗，聖上心力交瘁，終於數月後屈屈而終。沒有了聖上，還何來復國之言？」

近藤的眼眶忽然佈滿淚水，哽咽著道：「聖上駕崩已十二年了嗎？我.....我竟然毫不知情！那麼——」

林天勇打斷近藤的問題，點頭道：「近藤啊，我知道你要問甚麼。是的，聖上留有後嗣；可是十二年前起義失敗，在獵魔團狗賊的反攻之下，聽聞親衛隊帶著少主逃離，保得其性命安全後，把少主安頓

於佛寺之中，再也不問世事，全心求道去了。身為起義軍之首的我被列為帝國的頭號通緝犯，往後十二年在世間漂蕩，從來沒有見過少主一面。」

近藤收拾一下心情，又再環視四周，把頭伸前，小聲地道：「我們該把少主找出來，當面向少主進諫土之一族復國大業的重要性，勸說少主復出，再次帶領起義軍，推翻闇黑帝國的無道統治。」

林天勇嘿嘿冷笑，笑聲卻帶著苦澀：「少主既已出家，不問世事，我們又何苦把少主推回塵世？」

近藤皺眉道：「難道就甚麼都不做，任由闇黑帝國的爪牙蹂躪萬民？唯有人口最盛的土之一族方能帶領世界，回復真正的和平！」

林天勇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自從十二年前的起義被擊潰，再加上三年前的大敗，我族能用之兵已少之又少。要再舉兵，又談何容易？」

近藤揮手道：「這一層右將軍可以放心，我們水軍將令多的是，大部份的同僚都因為流落外地避開了十二年前的屠殺；即使是三年前的聯合軍起義，我們失去的同志也僅屬少數……戰力——我們還是有的。只要得到右將軍的帶領，與少主的首肯——」

「不行！」林天勇斬釘截鐵地堅決反對道：「不能把少主牽涉在內。萬惡源於闇黑帝國的科技與軍力，到了此時此刻，我只為破壞而生存；其他土之一族的戰士沒有必要再次賭上生命——烈紅郎你就好好地渡過餘生吧！」說話到最後，林天勇的語氣竟然帶著溫柔。

近藤幾乎哀號道：「師丈——」林天勇卻不再理會，已經站起身來，快要離去的樣子。

===

服務林天勇與近藤的女侍應生羅拉站在酒吧之前，等待著調酒師把鮮橙榨汁，與旁邊的另一名女侍應生談天說地。那女侍應生側頭向羅拉，指向在辯論中的林天勇與近藤二人，問道：「那滿臉鬚髯的男人好帥！腰間還帶著配刀呢……是甚麼日裔的武士吧？」

羅拉嘻嘻笑道：「誰知道呢？他們在說著華語，我也不知他們在嘰哩咕嚕的說甚麼。妳也知道的，我的華語只有『您好』、『慢走』、『這是中文菜單』和『對不起，不懂華語』這幾句啊！」

兩名女侍應生嬉笑之間，七名黑袍的男子走近，羅拉立刻知道是帝國軍獵魔旅團的人，不自禁退縮了一下。帶頭的特務迅速向餐館的四周掃視一眼，目光落在羅拉身上。他拿出匕首，在手指上輕輕一札，血液自指上流出來。羅拉和女侍應生心裏害怕，對望一眼，不知如何應對。

那特務在黑袍中的尖銳眼睛仍然瞪著她們，右手收起匕首，拿出一個黑色的金屬徽章，道：「我是獵魔旅團的特務，保羅．列特斯少尉，收到情報說這城市混入了一名要犯，巡例查看一下而已，不必害怕，只管合作就好——」說著身上散發出紫色的魔法芒，手指上的血液躍動起來，一張人臉浮現出來，造型的仔細連臉上的每根汗毛、每條皺紋都可以清晰看見。

「怎樣？有沒有見過這個人？」保羅的聲音冰冷，令羅拉和女侍應生打個寒顫。羅拉側頭看著血液凝成的人臉，皺眉道：「很面熟……在哪裏見過呢？」旁邊的女侍應生卻已「啊」的一聲叫了出來：「不就是妳剛剛服務的人嗎？」

羅拉搔頭道：「有點像；但他沒有這張臉般猙獰……」

保羅收起他那金魔法屬性的記憶重組咒文，轉向羅拉，舉起左手，張開五指，對著她道：「是這樣嗎？根據帝國保安條例第二十三條 B 段，妳的記憶，就由我抽取閱讀了。」說著紫氣再次張開，羅拉身上也浮出同樣的魔法芒。她顫聲道：「你……你要做甚麼？」

＝＝＝

「啊呀——」

女性的尖叫聲響徹雲霄，本來嘈吵不已的「七重天」餐廳的食客都被尖叫聲嚇著，一同靜了下來，往酒吧的方向看去。本已站起來的林天勇一聽就知道是甚麼一回事，嘿嘿冷笑道：「獵魔團！媽的，已經追來了嗎？」

近藤本能地站起來，右手已搭在愛刀「地隱丸」的劍柄之上，道：「師丈先走！我來殿後！」

林天勇哈哈大笑，在一片寂靜中更顯突兀，部份食客也回頭看著他們。林天勇不屑地朗聲說道：「走？為甚麼要走？獵魔團的走狗自動送上門來，就由我魔衛兵右將軍林天勇把他們殺個乾淨！」

他這一句既出，「林天勇」三字的名號總算響亮，知道這帝國通緝榜上名人在食客之間佔大多數，「七重天」頓時爆發出驚恐的叫聲，不少食客都倉皇出逃，場面一片混亂。在酒吧櫃檯的七名獵魔旅團特務都被這一變卦嚇了一跳，在人群之中卻也已看見鎮定無比地站著的林天勇與已經拔劍、擺出戰鬥架勢的近藤。保羅知道對方來頭，不敢怠慢，哼的一聲道：「這次還有同黨嗎？」

他收起在羅拉身上施行的記憶閱讀咒文，羅拉已在痛楚之中昏迷過去，倒於酒吧櫃檯之旁。她的侍應朋友在混亂中把她的雙手抓緊，把她拖往食店門前，卻再無力繼續。保命要緊，不得已間她只得放手，也消失於人群之中。

保羅向六名同伴打個眼色，七人脫下黑袍，現出黑色的正規軍服，同時在漸漸稀疏的人群之間穿插，撲向林天勇與近藤二人。近藤嘿嘿笑著，身體因為興奮與顫抖：「就像當年啊，師丈！」

林天勇眼裏鎖定了向他們攻過來的七名特務，身上已浮出橙棕色的光芒，所在的七樓天台地板開始在他魔力作動下發出震動，現出裂痕，沙石違反物理地漸漸飄浮起來。他向近藤道：「烈紅郎啊，還記得我教過的戰鬥課程吧？你有為了戰勝而犧牲平民的覺悟嗎？」

近藤呆了一呆，立下決心，身上也開始現出魔法芒，回答林天勇道：「是的，師丈！」

就在保羅帶領的七人獵魔旅團攻至身前的瞬間，林天勇與近藤二人同時施行「灰土甲」與「地裂破牙」之咒，七層樓高度的大廈在魔法的影響下「嘩啦」一聲龜裂成無數碎片。失去主柱結構性支撐的大廈向內塌陷，林天勇、近藤、保羅、其餘六名獵魔旅團的特務，還有昏倒於門前的羅拉和其他走避不及的食客頓時被埋沒於瓦礫土石之中，崩潰的土石撞擊聲中伴隨著慘叫嚎哭，空氣中瀰漫著塵土與血腥的刺鼻氣味。

＝＝＝

「七重天」餐廳名義上位於七層樓高大廈的第七層頂樓，實際上大廈其實只有大約四層半的樓高，原因是整幢大廈都由「七重天」所有，除了第六層為主廚房外，其他的都是只有半層樓高度的空置樓層。可是大廈位於繁忙的恆河河畔旅遊區，可想而知其忽然倒塌引起多大的恐慌。

而在這一天，機緣巧合之下，由麥克上校帶領的獵魔旅團第五獨立部隊與同行的雷蒙德剛好橫越了巨人鹽湖，來到新德里城，正好身處於恆河河畔以南不到半里的一個小丘之上。身處居住平房之間，打探聖物使線索的五人，在高處仍然能夠俯瞰河畔的旅遊區，都被延遲傳來的隆隆巨響吸引了注意力。文蒂首先皺眉道：「沙塵中閃爍著橙棕之芒，這是土之一族戰士的所為……把整幢大廈都破壞掉，這也太誇張了吧？」

麥克上校「哼」了一聲，道：「新德里城接近西亞裔的土之一族發源地，土族逆黨的搗亂本來就無日無之。橫豎這裏找了半天也沒有索羅的消息，我們即管過去看看是甚麼一回事。」

他的直屬部下蘭迪與羅伯圖自然說好，旁邊的雷蒙德卻冷冷的說道：「我們在浪費著追尋『平湖水鏡』的時間，在這關頭卻還要節外生枝嗎？」

麥克哈哈笑道：「把你留於身旁也非我本意，假如你要先行一步的話，我也不會阻止；可是你的『好朋友』本鄉中校應該提醒過你，就算你的身手如同怪物——先告訴你，我一點也不相信——要單獨應付四名魔源聖物使，恐怕也是天方夜譚吧？」也不等雷蒙德反應，黑袍飄逸處，已帶著部下向北方奔去。雷蒙德還沒有得到本鄉十六的通訊，不知他何時來到新德里城，更未有莎拉去向的線索，悶哼了一聲，心想即管跟著去看看熱鬧，說不定能與誰打一場架，發洩一下悶氣。

五人腳步甚速，飛奔了不過數分鐘已來到七重天倒塌的現場，卻被眼前的景象迷惑著。只見當地滿地瓦礫沙石，兩股橙棕色與兩股黑紫色的魔法芒在閃爍著，四人相隔不過數十尺，旁邊數十個不知生死的人倒於地上，當中幾乎全是平民，其中卻有五人身穿黑色軍服，竟是獵魔旅團的特務級戰士。

倒於地上的五名獵魔旅團戰士似乎都奄奄一息，衣衫不整，身上或中刀掛彩，或被折斷根骨，手足擺出與身體不正常的角度，攤於地上的血泊之中。立於遍地軀體的災場中央，是保羅．列特斯少尉和另一名特務，氣喘連連地瞪著面前的敵人。二人之間，保羅已經算是傷得較輕，卻可以看見右臂鮮血淋漓，軟軟地垂在身旁，似乎已經斷掉；他身旁的同伴更是滿臉鮮血，雙手雖然尚能舉起，拿著一對短刀，黑身的軍服卻已支離破碎，肉體佈滿刀傷，只能勉強站著。僅餘的這兩名特務身上散發著黑紫色的光芒，全神凝視著前方，似乎怕若被痛楚分心的話，只會召來殺身之禍。

面對著他們的，正是土之一族魔衛兵的倖存戰士——右將軍林天勇與水軍上校近藤烈紅郎。林天勇身上披著全身的「灰土甲」魔裝甲，在日光的斜照下，戴著沙土聚成的頭盔下也看不清臉容，維持著自然立姿的身軀卻散發著氣定神閒的氣勢。在他旁邊的近藤也披上了「灰土甲」，和以前在巴格達與索羅一行人的比武時一樣，只護著身上重要的部位。與林天勇的氣定神閒不同，近藤雖未致於喘息不絕，但是已現疲態，平舉過頭的「地隱丸」沾滿鮮血，與他穩立的馬步遙指著兩名僅餘的敵人。

「只以二人之力，面對七人的獵魔團戰士卻還能佔盡上風嗎？有趣！」本來興味索然的雷蒙德看見現場的狀況，心中竟自興奮起來。在他面前的文蒂、蘭迪與羅伯圖都劍拔弩張，身上發出魔法芒，一邊留意著周圍會否還有其他魔衛兵援軍，一邊慢慢圍向林天勇與近藤二人。

麥克皺起眉頭，向保羅看去，數數他肩上的條紋，問道：「少尉，怎麼這麼狼狽了？這二人是誰？」

保羅咬著牙關，顫聲答道：「這就是頭號通緝犯——林天勇！」

麥克聽得林天勇的名字，「哦」的一聲輕聲叫了出來，精神為之一振：「原來如此，難怪少尉的隊伍受到這麼大的傷害了！」

在旁已形成包圍網的文蒂三人站穩陣腳，文蒂向麥克報告道：「上校，周圍重傷者與死者充份，魔力源的補充能得到確保！」

麥克左拳打在右掌之上，嘿嘿笑道：「很好！就當這是找到魔源聖物使前的熱身吧！」

林天勇抬起他的頭，往麥克的方向看去，混然不理會包圍著他們的文蒂、蘭迪、羅伯圖，以及重傷的保羅與同伴。他的雙眼閃出精銳的目光，冷冷地向麥克道：「不要自視過高了，新來的小朋友。開打以來，我還沒有出過手呢！」

「甚麼？」這一下大出麥克與他部下的意料之外，連雷蒙德也把目光投向近藤身上，有點刮目相看的感覺。

保羅不憤地道：「上校，這倒不是大話。之前開戰不久後我的同伴以分析眼鏡察看過，土之精靈的存在量超越指標過千倍，似乎是甚麼魔具在增幅著這武士男的力量！」

「有趣、有趣！」在他們身後的雷蒙德哈哈大笑起來，身上披上紅色的魔法芒，卻仍然一動也不動，竟是要觀戰的樣子。麥克「呸」的一聲，收起笑容，認真地看著二人：「我們可是第五獨立部隊，豈能與普通的特務級相提並論？就讓我先打倒你們，在逮捕索羅他們之前先立一功！」

林天勇似乎十分好奇地問道：「哦？索羅嗎？」

近藤的劍仍然指著保羅，眼睛卻向新來到的敵人環視一周，道：「師丈，他們似乎不太好惹，可能要麻煩師丈您出手了——」

林天勇點一點頭道：「很好的情況判斷；你也長進一點了！」轉頭又向麥克說道：「我和那叫『索羅』的還算有點過節，也不妨把你殺掉之前問一問你與他的關係……你的命，我會記得留著的。」

「你就別太自以為是了！」文蒂在一旁叫起來，紫色的魔法芒把周圍的沙石吸攏，在數秒間和近藤十分類似的輕裝「灰土甲」已披於身上，同時交叉的雙手舉起「崗石劍」之咒組成的沙石武裝，蓄勢待發。
林天勇淡淡地說道：「是這樣嗎？」同時右手輕輕一揚，面前的土地霍地長出十數條尖牙，保羅與同伴重傷之間走避不動，被變型的「地裂破牙」貫穿身軀。保羅驚訝之餘還未能作出反應，只能吐出一個「甚——」字，口中鮮血緊隨，與同伴一起被林天勇一記咒文秒殺。

此時，麥克與他的部下才知道面前的通緝犯是何等怪物；雷蒙德卻嘿嘿冷笑著，凝神打量著現狀，不知心中盤著甚麼。

第六十八章：血洗河畔

莎拉與阿凡提死命向前奔跑，把黑色的重裝甲人偶大軍遠遠拋離，巨大人偶的紫色能量炮彈射程卻甚遠，準繩度亦十分高，每每落在他們後面數尺之處，爆發出無數紫色的火球，偶爾也擊中森林的樹木，一時之間紫色火海漫延開來，空氣中瀰漫著焦灼的樹脂味與刺鼻的電離氣息。

莎拉一邊跑，一邊嚷道：「我們跑了至少兩公里的距離了吧？那些天殺的巨型機器人偶是怎樣瞄準的！」

阿凡提逃命之間不忙說話，向莎拉回道：「哪裏有兩公里了！而且這一點點的距離，又怎會難倒機器？要知道聘用我們作保安的『天后航海』有著五艘浮島級巨艦，每天都在世界各地航行著，是數萬公里的距離啊！說到底還不是靠機器在為我們計算航線，才能讓他們有著精準的時間計算。透過『解構工程學』，近百年以來天后航海的工程師由機器的運作學習到不少的航海技術，為本來已經頗為發達的航海事業帶來更多的新資訊，難得地沒有獨攬著資料，完全地對外公開……有些學者在爭論著，其實我們人類——作為整體一個個體——的科技停滯不前，知識產權的私有是罪惡的根源……」

莎拉幾乎想停下來掩臉嘆息，能由人偶的魔彈攻擊說到知識產權的分配，世上恐怕只有阿凡提一人。她把阿凡提的說話省略掉，在腦中盤算著，記憶中已快到瀑布的懸崖，心中正擔心著攀下石階時會否被魔彈狙擊正中，愛德華的身影卻在面前出現。

「愛德華——」莎拉驚喜地嚷道，同時把阿凡提已經扯到南美洲風土人情的話題打斷。同一時間，莎拉才發現除了愛德華以外，其餘所有人——亞爾法特、索羅、X與拉忽都已攀上瀑布之巔，站在愛德華身後不遠處。

只見愛德華一反不到最後關頭不使用魔法的個性，難得地發出金黃色的魔法芒，雙手高舉於頭。遠距離射程的人偶魔彈轟至，到了接近他們數十尺的空中忽然像撞上了數堵無形的牆般爆發開來，卻是愛德華施放的磁力場防禦咒文「磁幻佈網」，在算準魔彈的彈道後連發數記，把數波的攻擊都抵銷掉。

難得得到大範圍咒文的保護，莎拉與阿凡提終於能停下來喘氣，一時之間也未能解釋發生了甚麼事。能量彈的轟炸又再持續了半分鐘，也漸漸稀疏起來，最終沉默下來。索羅雙手撐腰，向二人問道：「你們遇上了怎麼樣的麻煩了？」

莎拉深深吸一口氣，復又轉過身子，同時拔出寒霜匕首，一邊回答索羅道：「預備戰鬥吧！後面大量的機器人偶正往這邊來呢！」

索羅與剛停下「磁幻佈網」之咒的愛德華互望一眼，也各自拔出武器。後面拉忽知道在戰鬥上自己比亞爾法特更加沒有作為，首先躲在索羅背後，語氣帶點焦急地問道：「有沒有看見我的父親——或是甚麼其他失蹤的商人了？」

阿凡提手上拿著一對木枴，一邊審視著周圍，一邊回答拉忽道：「我們連進入那工場的入口也還沒找到，就被這堆機器人偶發現了，還沒有看見人的蹤跡。」

「工場？」亞爾法特和拉忽同時奇道。

阿凡提點頭道：「對，假若那真是『菩提樓閣』的話，那就是製造甚麼的自動化工場。這也與香格里拉與守衛要塞的傳說相乎：『天兵天將將會無限增長，為了即將來到的審判作好預備；為保護玉天大

帝而生、為世間美好而死。』」

Ｘ這時候舉起恐懼之杖，打斷阿凡提的說話道：「來了——風中的不自然氣味！」

在同一時間，漆黑的重裝甲型人偶在已微微熄滅的紫色火場中浮現出鮮紅的「眼珠」，緩步向著亞爾法特一行人進軍。愛德華哼聲道：「漆黑的厚重裝甲、鮮紅的血眼——這是『Ａ型』的機器人偶。這一批只是先鋒卒子，除了裝甲較厚之外，動作緩慢、攻擊簡單，只要避開就好！」

「不必多費周章！假設人偶的弱點都是金系統魔法的話——」索羅正要提議，愛德華已截在面前：「這等低級人偶，你就饒了我，不要逼我使用魔法吧！」

索羅咒罵一聲，道：「見鬼的武力至上主義！我哪裏在說你啊，小王子！」

「你——」

「守護神聖老樹的森林精靈，風起雲湧，雷聲初鳴，僕人願借汝等之力量，驅除為禍老樹的電擊之災，轉生現世之時——」毫不理會索羅與愛德華的慣性爭吵，Ｘ已念出恐懼之杖的魔句。Ｘ大喝一聲，完成咒文的詠唱：「——電殛！」

一如以前在莫桑比克一樣，恐懼之杖的光芒由綠轉紅、紅轉橙、橙轉黃，在金黃色的魔法芒穩定下來，代表著五行相生的循環來到金系統屬性。

隨著電流聲吱吱作響，電流而成的能量球漸漸成型，在Ｘ一推之下「懼．電光破」之咒爆發起來，增大至直徑四尺、電柱四射的電流能量彈往最前排左側的Ａ型人偶轟去。同一時間，出乎眾人意料之外，亞爾法特不必其他人提點，也發出白色的魔法芒，也不見他念出一樣的魔句，第二記巨型電光破已自他的雙掌轟出，飛射向右側。

「好傢伙！」阿凡提第一次看見如此巨大的電擊咒文，還要一次使出兩記，更發自看來與金系統魔法風馬牛不相及的Ｘ與亞爾法特身上，不禁高呼起來：「亞爾法特小弟居然有這麼強大的魔力，那麼在浮島之時本來就不必那麼擔心嘛……不，假如那時候真箇打起上來，恐怕船上大禍臨頭……」

「這個……說來話長，有機會才向阿凡提先生解釋……」披著耀眼白光的亞爾法特心裏其實有點緊張，把模仿使出的「懼．電光破」發出後才向Ｘ說道：「對……對不起，模仿了你的魔法……你說過威力加乘吧？我在想這麼多機器人偶……」

Ｘ哈哈一笑道：「我沒有異議啊！亞爾法特小兄弟，不必解釋這麼多。」

與之前在莫桑比克不同，這次眾人與人偶有好一段的距離，不必像上次一般要狼狽地撲倒，避開電流的反噬。只見一字排開的十數台人偶首當其衝，帶著連鎖反應的電擊竄進人偶的體內，雖然得到數量甚多的人偶分擔了電擊的威力，不至於引發大型爆炸，兩記「懼．電光破」電流的威力卻也足以把十數具人偶同時癱瘓。

索羅大喝一聲，不待前排的Ａ型人偶倒下，古劍天焚高舉，已經衝向敵陣，同時往後面大叫道：「我就先搶頭陣了！」

說著已把燃著火焰的天焚劍劈向最接近的人偶。Ａ型人偶不像以往雪白的「Ⅰ型」一般，裝甲雖厚，卻沒有一樣的防禦力，索羅也不必瞄準關節，削鐵如泥的古劍本身已能砍進裝甲之內，再外加一記攻

往人偶內部的「天火焚」之咒，人偶的鐵錘還沒有砸到，已經被炸成碎片。

「明明是X與亞爾法特早就『搶了頭陣』，硬要自吹自擂！」莎拉嘻嘻一笑，也搶向人偶大軍。藍光到處，寒霜冰劍的攻擊與液態、固態變幻的水系統咒文也把人偶打得七零八落。愛德華也不多言，不用魔法，只管往人偶堆裏去衝，黃金雙斧手起斧落，精準地把人偶的手足頭顱從關節削斷。

「哎，金屬製的鬼東西嘛，我的木枴一點用處也沒有呢！」阿凡提眼巴巴地看著他們不停地把人偶打倒，自己卻無所作為，帶點不憤地道：「可惜住持當年不肯讓我學習魔法啊，否則現在就能夠幫得上忙了。說到底其實是自作孽，當年心腸好，立心要留下敵人的命——咦，這有語病.....『心腸好』又怎能與『自作孽』用在同一句句子呢——不管了。就是因為心腸好才學會了使雙木枴的武術；眼下的敵人卻是金屬製的人偶，非用尖銳的武器不可，當天的善心令今天的我英雄無用武之地，真是因果輪迴啊.....」

他一邊守在亞爾法特、X與拉忽的身邊，一邊竟要自怨自艾起來，亞爾法特不禁掩臉。X也沒有理會阿凡提，凝神觀看著戰況，預備誰受到傷害就立刻施以回復系咒文。

===

魔法凝聚而成的土石魔彈破空飛去，破空之聲竟自追不上「亂礫射」魔石彈的去勢，可見其速度之迅疾。電光火石之間，魔石彈已正中羅伯圖的額心，只見一道血柱隨之激射而出，羅伯圖心中的紫火球還沒有丟出，已經倒下來，眼看不活。

這記單發的「亂礫射」看似隨機，實際上是林天勇精心計算的一擊，在麥克上校與蘭迪向他夾擊的同時窺準時機發出，攻羅伯圖之不備，一擊湊功。蘭迪看見同伴被殺，大驚呼叫一聲：「羅伯圖！」麥克的左手長劍已擋於他的面前。果然，林天勇的「崗石劍」已捅至，剛好被麥克的長劍擋著。

「專心戰鬥！分心的下場只有一個，就如羅伯圖一樣！」麥克雙眼不離敵人，一邊向蘭迪喝道。

蘭迪口吃地回答上司道：「是.....是的，上校！」說罷收拾心情，身上的紫氣大盛，「閃龍擊」之咒已攻向近距離的林天勇。

林天勇嘿嘿一笑，右手上的「崗石劍」忽地裂開成無數碎片，同時往夾擊的蘭迪與麥克一揮，沙土的碎片竟已變化為大數量的「亂礫射」魔彈，對蘭迪的「閃龍擊」不退不讓，看來竟是同歸於盡的打法。麥克與蘭迪「嗚」的一聲，要先避其鋒；正在使出「閃龍擊」的蘭迪卻退遲了一步，攻擊力不大的眾多魔石彈已在他的臉上刮去，劃出多條血痕。幸好散射的「亂礫射」不如單發般大威力，蘭迪雖然吃痛，卻避過死劫。
麥克躍開數尺，眼觀四面的他卻已大叫出來：「蘭迪上尉！小心！」

吃痛中的蘭迪本能地閉上雙眼後退，雖然已經暫時離開林天勇的攻擊範圍，卻不知道要小心甚麼，只得緊張地雙拳左右急揮數下。只聽得「嚓」的一聲，近藤烈紅郎的「地隱丸」出奇不意地由後方襲來，穿透他的胸腔而出。蘭迪口吐鮮血，眼中一片血紅，吐出最後一口氣而死。

事情發生不過瞬間，蘭迪臨死時發出的「閃龍擊」也已同時擊中林天勇的胸前，在「灰土甲」的防護下他卻似乎絲毫無損，只被撞開數丈，雙足撐開，已經再次站穩。麥克切齒咒罵：「該死的魔裝甲！」說話之間右手張開，用力急推，直徑足有兩尺大小的「闇黑波」之咒已轟向林天勇。

林天勇對麥克的攻擊卻似乎不聞不問，向還在與文蒂戰鬥中的近藤讚道：「很好，烈紅郎你也開始學

會奇襲之計了！」說著戴著沙石之甲的手掌向前一擺，硬生生把魔彈接著，順勢往橫推撥，「闇黑波」轟往地上，炸出塵土飛揚。

近藤趁著文蒂分神，佯裝後退，頭也不回，卻趁機給予蘭迪反手一刀，正是攻敵人之出奇不意的奇襲之計，得到師丈的讚賞，本已甚為疲憊的身軀當場精神為之一振。那邊廂，因為自己大意令同伴被殺，文蒂怒火中燒，吆喝道：「好奸險的魔衛兵餘孽！你就不懂堂堂正正地戰鬥嗎？」

近藤哼聲反駁：「戰場之上，難道還講仁義道德？若要說堂堂正正，借用他人之血作為自身魔力的黑魔法又何來堂堂正正之言了？」

文蒂嘿嘿冷笑：「那麼借用他人魔具來增幅自己的魔力，難道就有足以自誇之處？多虧你『主人』的土之精靈增幅，我的力量也不比你差！」說著雙手架起「崗石劍」，又再撲向近藤，右手劍往前急劈，左手劍隨後捅來。

近藤「呸」的一聲，也不答話，右手持刀往上急揮，剛好把文蒂先來的石劍擋下，同時左手鬆開，二指捏個劍訣，由下而上一挑，一道石柱破土而出，擋於身前，把後至的左手石劍格著。石劍石柱相拉之下碎成粉末，文蒂悶哼一聲，連環攻擊卻無功而退，只得先躍後三步。

這一下交鋒下來，文蒂雖也有點耗損精力，在吸取周圍隨手可拾的死屍血液後，魔力源又回復頂點，至少魔力源上不成問題；但是近藤已連戰第八人，雖然得到林天勇「仙王鸚鵡螺石」的魔力增幅，體力魔力皆已見底，只靠著一股蠻力硬撐下去。

與拿著闇屬性魔具「漆黑十架」長劍的麥克近距離交手數招的林天勇審視形勢，雖然自問能夠在麥克與文蒂之間逃脫，要同時保著近藤的安全卻不是易事；更何況在一旁不知來歷的火族男人虎視眈眈，也不知是強是弱，一邊應付著麥克精準的橫揮直劈，一邊思量著對策。

麥克知道自己的闇之魔法攻擊無法攻破林天勇的絕對防禦，部下卻已死掉兩個，心下不禁焦急起來，大嚷著：「雷蒙德！本鄉十六叫我們幫助你去追尋『平湖水鏡』，難道你就不懂在這時候幫我們的忙嗎？」言下之意是要他插手，加強己方戰力。

在一旁交差雙手看著兩名上尉戰死的雷蒙德嘿嘿冷笑，回答道：「那是未兌現的支票啊！也罷，這頭號通緝犯的戰力也不錯，我也不妨會他一會！」說著站直身子，右手舉起，一道筆直的藍色火焰自掌心燃起，緩緩走向林天勇與麥克交手之地。

林天勇趁著眾人暫時停下手來，立下決心，心中念一句咒文，胸前的項鍊飄浮起來，鍊嘴上的寶石發出耀眼的淡橙色閃光。麥克一看就知道他啟動了身上的魔具，代表了他要使出甚麼大咒文，久攻不下的他此刻卻猶豫著，不知該搶攻或先避其鋒，反而後退了兩步。不遠處與近藤一同爭取著回氣時間的文蒂看見林天勇胸前閃亮著的寶石魔具，大吃了一驚，忘掉了正在與近藤對峙之中，驚呼叫道：「土之一族開啟『魔陶土俑．盤古輪迴』的魔具——『仙王鸚鵡螺石』！失落數百年的魔具竟然在你身上！」

「果然是使用土之屬性的黑魔術士，連『仙王鸚鵡螺石』也知道嘛。」林天勇往文蒂看去，語氣中帶著諷刺地讚許著。剛剛說完這一句，在他雙手於身旁微微舉起之時，地上開始震動起來，周圍的沙石不規則地跳躍著，正是土之一族召喚咒文的「魔陶土俑」起手式。

麥克與雷蒙德都大約知道土系統魔法的底細，互相對望一眼，都知道數十秒後他們即將面對數十甚至數百具土俑召喚獸，再也不能猶豫下去，當機立斷，立刻撲向林天勇，要趁他完全使出「魔陶土俑」

之前把他牽制著。林天勇卻哈哈大笑道：「不錯的判斷——你們該是認為我在念出『魔陶土俑』之時，將被困於原地吧？可惜——」

就在他的說話之間，本來已經塵土飛揚的現場忽然變得更加沙塵滾滾，飄浮於空中的沙石慢慢聚成一個球形環繞著他，整個人影消失於沙塵之中，正是土系統魔法的掩眼法「黃沙障」。

雷蒙德慢下腳步，悶哼道：「魔具的運用能獨立於施術者嗎？」

麥克在沙塵暴以外也停下來，喝道：「這一點兒沙塵，就讓我打走吧！」說著一記「闇黑波」轟向林天勇，能量彈進入「黃沙障」的範圍後卻如墮五里霧中，連林天勇的身影也碰不著。

熟知土系統魔法的文蒂在一旁看著，知道林天勇魔具的難纏，心裏焦急，一向冰冷的臉孔不禁流露出擔憂的神情。她正要撇下近藤，加入夾攻林天勇的戰團，近藤卻已一個閃身，立於她與師丈引發的小型沙塵暴之間。他身上的橙棕色魔法芒已經甚為暗淡，可以想像一路戰鬥以來，即使得到林天勇「仙王鸚鵡螺石」的魔力增幅，自身的魔力源已幾近用竭，只餘下勉強維持著輕裝「灰土甲」的魔力了。

文蒂冷冷地哼了一聲，道：「你的魔力源已經見底，難道還以為能夠對抗魔力源充沛的我嗎？」

近藤還在微微喘息著，雙足一前一後，紮穩馬步，愛刀「地隱丸」回鞘，抬頭冷眼瞪著文蒂：「妳的對手是我——才不能讓妳也接近師丈！要把妳截下來，量來也不必使用魔法.....我身為水軍將士，本來就慣於在沒有『土地』的環境戰鬥——」說著深深吸一口氣，稍為調理呼吸，在震動的現場中卻仿如一尊石像，靜候著文蒂的行動，轉以華語說道：「——即管看妳能否躲過我的『居合斬．一閃』！」

從來沒有見識過東瀛武術，也聽不懂他以華語挑釁的文蒂，只看近藤的架式也知道這是對應式的招數。可是她知道林天勇「魔陶土俑」的施咒已快完成，現在是分秒必爭之時，只呆了一秒，身影晃動處，紫氣縱橫，已自提起一對「崗石劍」，同時心中念出「地裂破牙」之咒，跟在破土而出的尖牙後面衝向近藤，一邊大喝道：「不使用魔法，只靠一柄爛刀，你還能有甚麼作為！納命來吧！」

「哼！」近藤厲眼看著攻來的土石尖牙與以之開路的文蒂，凝神看準時機，趁著空檔喝道：「我的『地隱丸』可不是爛刀啊！」語音未杳，「地隱丸」已經出鞘，「居合斬．一閃」正如其名，只看見一道閃光，在文蒂面前的「地裂破牙」尖石被一擊粉碎。

「嗚！」文蒂身為獵魔旅團的特使，身手倒也不賴，千鈞一發之間感覺到近藤的殺意，腳下緩了下來，「地隱丸」的利刃破石揮來，剛好避過被一刀兩斷的殺身之禍，置於身前、包裹著「灰土甲」的左臂卻被利刃一擊攻破，粉碎的沙石下的前臂被劃出長長的一道口子，鮮血淋漓。她喝道：「你的刀招殺我不死，到你被反將一軍了！」同時右臂高舉，「崗石劍」正要向近藤的頭顱砍下。

面對危機的近藤卻沒有停下來，身體繼續扭動，拿著刀鞘的左手竟已順勢揮出，力度不亞右手的揮刀。紅檀木製成的刀鞘在電光火石之間，先文蒂的「崗石劍」攻擊一步，直擊她的右側腹，近藤以華語大喝出來：「居合斬．龍尾拂！」

「甚——」文蒂的右側腹偏偏是沒有「灰土甲」包裹的弱點，柔軟的側腹被硬木刀鞘重擊，眼裏金星直冒，只吐出一個字，鮮血緊隨湧出，本來體重就不甚重的文蒂被近藤居合斬的第二段連擊重重打開，像斷線風箏般硬生生由直衝之勢被凌空截停，向左方飛跌，重傷倒地昏迷。

近藤的居合斬湊功，回刀入鞘，站穩身子之時，地下的震動已經停下來。他回身望去，麥克與雷蒙德

對隱身於「黃沙障」之中的林天勇無可奈何，而身旁地上數十具沙土製的召喚獸已破土而出，一時之間寡眾之勢完全逆轉。

第六十九章：樓閣深間

自遠處要塞的銅牆鐵壁之處發射、對莎拉與阿凡提轟炸的能量球似乎是計算出來的軌道，而非實際上搜獲目標的攻擊；到得索羅、莎拉與愛德華的近身肉搏戰把A型的人偶掃蕩淨盡，之前的轟炸也沒有再次襲來。森林中的紫色火焰在潮濕的霧氣中漸漸熄滅，機器人偶的破體斷肢遍地，偶然還在彈出零星的火花，周圍回復本來的寧靜，空氣中殘留著淡淡的焦油味與金屬燒灼的刺鼻氣息。

亞爾法特、X與拉忽跑前去，與索羅、莎拉與愛德華再次會合，正要商量下一步如何。愛德華沉吟著：「剛才的大堆A型、之前破壞掉的C型、還有作為餌誘的E型……而剛剛的遠距離炮轟應該是發自巨型的要塞守衛型人偶『G型』吧？九大型號的機器人偶只在『菩提樓閣』外圍已遇上了幾乎一半，如無意外這裏應該是甚麼重要的工場設施了。這裏地點偏僻，若說自上一代文明崩壞以後仍然由機器自動運作著，也非不可能。」

拉忽看見愛德華對機器人偶的知識甚為廣博，向他發問道：「如果這裏是甚麼高文明科技的工場，那麼與在這裏失蹤的商人們有甚麼關係？」

愛德華點一點頭，轉向阿凡提先問道：「根據你們『眼鏡蛇』的情報，這附近有屍體的痕跡嗎？」

拉忽聞言身體一震，心中浮起父親可能已死的念頭。他立刻猛力搖頭，要抹去這不祥的想法。

阿凡提哪會不知道拉忽在想甚麼？可是他也不能確定，無法安慰拉忽，嘆一口氣道：「很遺憾，這問題沒有確實的答案。我們追尋的線索，只到尼普力加山口便斷絕。可能可以算是好消息吧，是那裏附近從來沒有發現死亡人口——失蹤的人們都像憑空消失似的，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

愛德華撫著下顎，皺眉道：「這是最奇怪的地方。假設這『菩提樓閣』自史前文明已經存在著，而到現今還在運作著，這就說明了是全自動化的工場——就像現今僅存的五艘浮島巨艦一樣。既然是全自動化的運作，那麼理論上就不需要人手的『幫忙』了吧？假設機器人偶們真的把商人和探險家們捉走，那又是為了甚麼？」

「——要知道答案的話，只能做一件事嘛——」索羅把古劍天焚收回背上的半開揚劍鞘，一邊踢著地上的人偶殘肢，一邊雙手撐著腰道：「——我們只有闖進去看看一途。」

「果然有勇無謀啊！」莎拉手上寒霜匕首一揮，凝起的冰劍回復液態，水花撒在草地之上，同時單手掩臉，長聲嘆氣道。

X出奇地點一點頭，贊成索羅道：「一路以來，遇過的機器人偶只有數量，普遍來說都不是我們的對手。在索羅、莎拉、愛德華、阿凡提先生、我，再加上亞爾法特的『現在視界』，只要留意大數量人偶的多角度攻擊，想來我們也不必過慮。」

眾人對視一會，或點一點頭，或聳一聳肩，都達成協議。索羅轉過身去，帶頭循著之前莎拉與阿凡提留下的足跡，往林中起行。

===

不過十數分鐘，亞爾法特一行七人已經來到之前莎拉與阿凡提停下的森林盡頭，「菩提樓閣」再次在他們眼前出現。只見之前落下的鐵網、打開的牆壁，都已回復原狀。索羅舔一舔上唇，右手已抓著背

後天焚劍的劍柄，神情興奮地道：「現在怎麼了？又另一排甚麼A型的嗎？」

阿凡提看見索羅的神色，也有點緊張起來，把一對木枴握於手上，算是回答索羅道：「之前我和莎拉……莎拉、來到大約這個位置，站了不多久之後，鐵網與圍牆就打開來了。假設『菩提樓閣』的防衛軍只有剛剛那一大堆A型人偶的話，我們只要解決那八台巨大的——愛德華兄說是『G型』嗎——只要解決那八台G型的就好……可是它們也真箇十分巨型啊……」

愛德華點頭道：「對，G型是要塞守衛型，傳說中只會安裝於要塞型的基地之中，沒有移動力，卻有著極遠的射程、強大的攻擊力與防禦力，不是容易解決的人偶——」

「——來了！」莎拉打斷愛德華的解說，指向前方的堡壘警告道。

果然，眾人面前的鐵網霍地下降，同時金屬的圍牆打開八個缺口，就像之前莎拉與阿凡提所見一樣。在圍牆的缺口之後，仍然是八台愛德華口中的巨大「G型」。拉忽仔細看了面前的情況一眼，嘆了一口氣，右手摸著額頭道：「天，還有一堆啊！」

在正在展開來的八台G型人偶底部，正如拉忽所嘆，一大堆的重裝甲A型人偶一排排地在列隊，似乎在等候著圍牆完全展開，頭顱轉向亞爾法特等人，血紅的機械眼睛瞪著他們。愛德華知道離開G型人偶完全展開已經不多時，急叫道：「快架起防禦咒文！先擋下G型的能量彈！」

索羅有點急躁地道：「為甚麼不衝過去？只要闖過它們的防衛線就好！」

愛德華立下決心，即使已經失敗數次，還是決定要再賭一把：「讓我嘗試奪取那G型的操控權！」

「還來？」索羅瞪大眼嚷道：「你之前不是試過數次在那雪白型號之外的人偶施以操縱咒文而失敗了嗎？不是已經可以大約知道除了那型號之外你的魔法無法操縱其他人偶了？」

時間緊逼，愛德華不再理會索羅，已經進入冥想的狀態。索羅咒罵了一聲，「炫火加護」之咒已起，一個大型的火球自身上擴散，嚷道：「亞爾法特、拉忽，躲在我後面！」然後想了一想，又再悶哼一聲，跑到愛德華旁邊，把他也包括在「炫火加護」的火球護罩範圍之內。

莎拉與X也同時分別使出「玄冰水晶牆」和「暴風障壁」之咒，預備G型人偶的能量彈攻擊。阿凡提這時卻哇哇大叫：「我可沒有魔法的防禦啊！」

X向他揮手道：「來！我的背後！」阿凡提立刻跑到X的身後，身法之快竟然比亞爾法特和拉忽更快躲起來。

A型人偶大隊這時候已開始舉步前進，數十具人偶的腳步踏於地上，發出隆隆巨響，同時巨大的G型人偶已完全展開，炮管已自瞄準著眾人。索羅大喝一聲道：「來了！」同時又瞪了愛德華一眼罵道：「還沒好嗎？」

隨著轟轟之聲大作，八台G型人偶的三十二根炮管射出紫色的能量炮彈，一半以上都正好擊在他們的所在地。索羅、莎拉和X「嗚嗚」地苦苦支撐，總算把G型的能量球攻擊擋住；可是A型的機器人偶已經緩步來到眾人不到數丈之遙，在防禦著的三人卻無法應付，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亞爾法特躲在索羅身後，抬頭看著G型人偶的炮擊，雙眼發出光芒來。他在隆隆炮聲的環境中大叫出來：「我能夠複製！」

「甚麼？」索羅在大量雜音之下不太聽到他的話，卻也沒空回頭細問。只見亞爾法特也不打話，身上發出耀眼的白光，已一個箭步離開索羅身旁。莎拉眼角看見，焦急地叫道：「亞魯！」

巨大的G型人偶發出的紫色能量炮彈直徑雖然不大，只有一尺左右，質量與速度卻一點兒也不兒戲，把三名聖物使完全壓制著。在亞爾法特的「模仿之眸」眼中，這些能量球體卻與闇之魔法中的「闇黑波」魔彈在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魔法光球，心中想著要為大家解圍，也就跑出來，舉前雙手，要把能量炮彈複製出來。

只見他大喝一聲，伸前的雙手放出大量的紫色光芒，一個一尺左右直徑、與G型人偶向他們轟炸著的能量炮彈漸漸成形。到得光球穩定下來，紫色的光芒漸漸被亞爾法特的白色光芒替代，成為一個極為光亮的白色魔彈。亞爾法特哇哇大叫著，複製出來的白色光彈以幾乎同樣的速度與地面平行地往前激射，直擊已經來到面前的數台A型人偶。

複製而成的能量炮彈果然威力無匹，首當其衝的人偶被光彈一擊粉碎，爆發的金屬碎片往周圍激射，同時把兩邊的人偶破壞了四、五具。而光彈炸裂第一排的人偶後沒有停下來，後勁依然凌厲，同時破壞了三、四台直擊路線中的A型人偶才消散。索羅、莎拉、X、拉忽與阿凡提都看得呆了，一時之間G型人偶正在轟炸中也忘記，往一堆人偶殘骸看看，又往亞爾法特望望，欲言無語。

「成了！」愛德華大叫起來，同時最接近他們的一台據點守衛型的藍色鏡面眼部閃出金黃色的光芒，向亞爾法特等人的轟炸停了下來。只見愛德華的全身散發出金黃色的魔法芒，G型人偶以腰間作為轉軸，首先瞄準正往亞爾法特進軍的另外兩批A型人偶，轟轟連發出炮彈，在數十秒之間把A型的大隊都掃除掉。其他的G型人偶終於察覺到情勢不對，其中最接近的兩台已轉向，瞄準被愛德華操控著的G型，鎖定為目標，正要把之破壞之時，愛德華已經大喊著：「那有這麼容易！」

愛德華預知先機，早就把旁邊相隔數十尺之外的兩台G型鎖定為第二目標，操縱中的人偶往左右舉起雙臂，四根炮管已隔著足兩尺厚的圍牆，於圍牆的前後對準它們。只聽得砰砰砰砰四聲，最接近的兩台G型人偶胸前已被轟出四個大洞，火花四濺，藍色的鏡狀眼部黯淡下來。

趁著由愛德華引發的混亂，索羅他們轉守為攻，解下各自的防禦咒文，「轟火龍」、「玄冰刺槍」和「懼．電光破」之咒往僅餘的G型人偶招呼，再加上亞爾法特仍然在模仿著的能量炮彈，數分鐘之間餘下的五台G型人偶都被破壞掉。

愛德華看著亞爾法特，嘿嘿地讚道：「也不賴嘛！」

阿凡提仍在一頭霧水，搞不清亞爾法特的底細。這時候拉忽遙指著僅餘下一台被愛德華操縱著的G型人偶，尖叫起來：「圍牆要關起來了！」

眾人猛地回頭，「菩提樓閣」的防禦機制似乎察覺到最後的機器人偶防線已被攻破，轉而進入死守的狀態，第一要項自然是關起圍牆。愛德華向操控著的人偶發出命令，能量炮彈已轟向金屬圍牆，卻只燒出四個黑色的焦印。

「糟！只怕圍牆關起來後我們無法進入！」愛德華擔心地嚷道。

「跟著我來！」X在千鈞一發之間念起「風滅行」之咒，身上的綠光擴散起來。眾人會意，已跑往他的身後，還沒有停下來，X已經帶頭起跑。索羅知道亞爾法特與拉忽身短腳短，時間無多，也不徵求他們的同意，已抓住他們的手腕，往前飛奔，二人的哇哇叫聲在高速的奔跑中遠去。

轟隆巨響之下，在數十秒之間八個打開的缺口再次重新關上，牆面緊合，精細無縫。除了遍地的機器人偶殘骸、轟炸的痕跡和飄逸的硝煙之外，一切似乎又已回復原狀，獨餘「菩提樓閣」仍然不自然地屹立於天然的山間森林之中。

===

「這也挺方便嘛。」阿凡提跟在帶頭的愛德華後面，一邊弓著身子前進，一邊又再開始說話：「愛德華兄身上的金光猶在，連索羅兄的照明用火咒文也不必使用呢。」

愛德華走在前頭，頭也不回，沒好氣地答阿凡提道：「我可不是為了照明才維持著魔法啊——」

「我知道——」阿凡提打斷道：「你是在維繫著與外面那G型的聯繫，以便逃走時為我們開路吧。這是基本的戰略啊。說到戰鬥的策略——」

「——我們究竟在哪裏？」為免阿凡提無止境地說下去，跟在愛德華後面的莎拉搶先打斷，發出問題。

X的面前是眾人的屁股，卻也不太在意，走在眾人最後面，作為殿後，一邊留意著後面有否人偶追兵，一邊說道：「這裏有空氣的流動.....是甚麼通道吧？」

阿凡提抓著話題，接口道：「哪有這麼狹窄的通道啊？若我們也要如此弓身而行，體型普遍比較龐大的機器人偶就更難行進了。空氣流動就答對了，依我在浮島上工作多年的見識，這應該是甚麼通風口。」

拉忽走在眾人中間，奇道：「通風口？這是機器人偶的要塞啊，它們要呼吸的嗎？啊！難道是被捉走的人——」

阿凡提搖頭道：「不，恐怕是機器人偶用的。想一想其實也有道理，經過那堆G型的時候，你們也該離遠感到他們的熱氣吧？發出那麼多魔法的炮彈，想來需要甚麼散熱的設備。」

穿過圍牆與大批機器人偶的防衛線，亞爾法特一行七人面前還是一道厚厚的金屬圍牆；唯有G型人偶的旁邊有著這一條通道，眾人也就鑽進去，不知不覺已走了二十多分鐘。通道不過五尺左右的高度，眾人都要弓身前行，前進速度甚緩。

索羅就在愛德華之旁，這時候「噓」的一聲，低聲道：「這是通風口的盡頭了。」

亞爾法特在拉忽之旁，吞了一口唾液，緊張地道：「也不知前面有甚麼，我們果然應該先偵察——」

忽然「卡啦」一聲，索羅與愛德華已二人雙足，把阻隔在前面的鐵網踢開。亞爾法特與莎拉一同嘆了一口氣「魯莽」，單手掩面，作出一副「沒好氣」的神色。

索羅探頭出來，也不見機器人偶或甚麼的，面前是偌大的一個房間，天花、地板、四面牆壁都由四尺乘八尺的金屬板搭成，在不知何來的照明下映著啞啞的銀色。他往下看去，通風口離地十尺左右，是可以跳下的距離，想也不想，已一躍而下，把亞爾法特的說話拋諸腦後。

「下來吧！」索羅見周圍甚麼也沒有，也不按下聲音，逕自往通風口處的眾人嚷道。在愛德華的帶領下，莎拉、阿凡提、亞爾法特、拉忽與X順序躍下，同時索羅已拔出天焚古劍，以防萬一。亞爾法特皺起眉頭，對眼前所見不明所以，喃喃自語：「這是甚麼地方啊？」

忽然之間眾人左面的金屬牆壁忽然往左右打開，把他們都嚇了一跳，除了亞爾法特與拉忽之外，所有人都拿起武器，對著牆壁的開口凝神以待。只聽得「喀啦喀啦」的聲音由遠以近，似乎是甚麼人偶的腳步聲，卻同時也有滑輪的聲音。

在眾人互望之間，腳步聲越走越近，然後在毫無預兆之下，一個搭載著無數滑輪、分成數十段，繞著彎的長長的方形盒子像有生命的機械毛蟲般向開口「駛」來，就像一輛卡車。在盒子的最前方是四條鐵鍊，凌空伸前，似乎被甚麼無形的力量在拖拉著，索羅等人看得側起頭來。愛德華此時叫道：「是光學迷彩的C型！大家小心！」同時高舉一雙黃金斧，要在它們接近時劈下。

X皺起眉頭，阻止愛德華道：「不對！它們似乎沒有敵意.....它們比較像在執行甚麼任務，不像要偷襲我們啊。」

拉忽尋父心切，也跟著X叫道：「不要把它們破壞！即管跟著它們！」

此時眾人已讓在一旁，隱著身的四台C型人偶已拖著卡車經過七人，果然對他們視如無物。亞爾法特忽然指著卡車中的「貨物」叫了起來：「這些都是外面被我們破壞的人偶的殘骸啊！」

阿凡提皺眉奇道：「廢料回收？嗯，這也合乎邏輯。這裏周圍都是山林野地，哪有金屬礦物讓這工場製造無數的機器人偶！」

卡車穿過金屬的房間，對面的牆壁也打開一個缺口，四台C型人偶拖著回收的物料，往缺口走進。眾人點一點頭，也就緊隨著它們，進入牆壁之後。如是者他們穿過了四、五個房間，房間之中或有不知名的屏幕，或有不知名的擺設，一路奔走的七人只感到無比的訝異。忽然之間眾人眼前豁然開朗，原來C型人偶拖行的卡車已走出所在的建築物之外。他們跟著C型人偶的卡車在數幢建築物之間穿梭，沿途三、四隊同樣的卡車在身旁加入前進的隊伍，同樣是四條拉直的鐵鍊，各被四台隱身的C型人偶拖行著。

緊隨著人偶卡車隊，亞爾法特一行七人走到「菩提樓閣」正中心最高的建築物之前，牆壁往上打開，之前啞銀色的牆壁忽然變成啞黑色，無數的運輸帶在眾人的眼前出現，縱橫交錯，由十數層的樓頂往下延伸，深不見底，只能隱約看見零星火光。在建築物的最頂部，可以看見一顆亮白的光點，照亮著頂部；沿著牆壁向下，每十數尺也有一點照明，矇矓間卻也看不清光點的大小形狀。從光芒照出的黑影可見，牆上鋪滿了同樣啞黑的管子，粗幼不等，亂中有序地聯繫著樓頂與下面的無底深洞。

看不見身影的C型人偶拖著卡車，走上最接近的運輸帶之上，然後「鏘鏘」作響的，拉直的鐵鍊失去拉力，跌於皮帶之上。緊接著的是「喀啦喀啦」之聲，C型人偶似乎又已離開，只是一條身影也看不見，同時運輸帶的齒輪「軌軌」地運作起來，C型人偶遺下的卡車被運往下面的深洞去。亞爾法特他們面面相覷，臉上都蒼白起來，不知自己身在何年何地。阿凡提本在浮島艦上工作多年，在眾人之間最習慣身處機械房間之中，呆得一會已在周圍尋找線索，在右面不遠處發現一個門縫，向眾人招手道：「過來看看啊。」

索羅跑過去，看得兩眼，天焚劍已插入門縫之中。莎拉喝止不及，索羅已經強自把門撬開。愛德華看著莎拉，聳一聳肩，也跑過去幫忙把滑門往橫推開。拉忽的心中忽然一跳，似乎有甚麼預感，立時跑進門縫之中，亞爾法特擔心地緊隨其後。到得愛德華與索羅把滑門完全推開，一個雪白的房間在眾人

眼前展現。房間不大，只有數十平方尺的面積，正中心是一個奇怪的突起物，四尺左右的高度，似桌子而非，枱面是一個拱形的琉璃罩。

好奇心大起的拉忽正要奔前，察看那奇怪的桌子，Ｘ的手卻已搭上他的肩膀，把他拉著。拉忽奇怪，回頭問道：「怎麼了？又有甚麼風之預感嗎？」

「不，」莎拉把寒霜匕首拿出來，遙指前方，簡單地說了兩個字：「——人偶！」

這時候索羅、愛德華、阿凡提與亞爾法特已扇狀散開，與Ｘ一起各自往桌子後面，幾乎與雪白的房間混為一體的機器人偶瞪著，以防它忽然發難。這時候拉忽才發現人偶的存在，「噫」的一聲低呼起來。愛德華皺著眉頭，喃喃自語：「『Ｉ型』嗎？也像沒有攻擊的意思？」

在旁的索羅卻散發出紅光，天焚劍刃上微微燃燒：「這雪白的能從匪夷所思的角度進攻，攻守也毫無預兆，我們得小心一點……」

Ｘ卻搖著頭道，似在反對著索羅的說法，卻也不說話，只管留意著人偶的一舉一動。

只見人偶沒有五官的臉上閃過一絲藍光，本來一動也不動的身軀抬起頭來，向眾人緩緩環視一周，沒有眼眶的「視線」落在最外圍的索羅身上停了下來。人偶呆了數秒鐘，在眾人正面面相覷之間，忽然發出聲音來：「歡迎來到『菩提樓閣』——」

聲音發自人偶，卻不知在哪個部位發聲。它的說話抑揚頓挫，就如常人說話一般，是一把磁性的男聲，說著純正的美式英語，在亞爾法特與索羅的耳裏聽來，竟然覺得份外親切。人偶的頭部抖動數下，聲音變得機械，續道：「——程式錯誤：語言系統良好；程式錯誤：捕獲Ｃ型不存在——」

面對人偶毫無意義的奇怪說話，眾人不知如何應對。Ｉ型人偶又以正常的聲音繼續說道：「抱歉！以這種形式把各位捉來『菩提樓閣』，實在逼不得已，還望各位見諒。」

拉忽心驚膽戰地嘗試與人偶展開對答，口中的問題卻不知所謂：「你是誰？」

眾人聽得他的提問，呆了下來。出奇地，人偶竟然立刻回答道：「我的名字是４０７９Ｉ０７２３Ｄ，雖然名字沒有意義，各位可以叫我『Ｉ７２３』，或簡稱『Ｉ』，我也會明白各位在呼叫我。」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Ｘ與拉忽互相對望，心中泛起不知名的違和感；連多多說話的阿凡提，到了這一刻看著眼前對答如流的「Ｉ」，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第七十章：人偶怪談

雷蒙德滿額是汗，似乎陷於苦戰。他大喝一聲，雙手往橫一推，抓著兩具土俑的身上，同時藍焰爆發，左右兩記近距離的「火彈破」把兩具兩、三尺高的土俑炸得粉碎。沙土飄揚之下，前面四具土俑又已撲至，由正面襲向雷蒙德。

他又再大喝一聲：「有完沒完啊！」雙手往前一合一張，「天火焚」之咒已起，巨大的藍色火牆展開來，把土俑的腳步攔著，數秒之間融化成液態的琉璃，空氣中瀰漫著灼熱的泥土焦味與藍焰嗆鼻的硫磺氣息。

他知道這數記魔法只治標不治本，已自往後躍開。果然，之前碎成粉末的兩具土俑又已在橙棕色的光芒之中重新組合起來。

林天勇在不遠處屹立著，胸前的「仙王鸚鵡螺石」仍然在閃耀著，嘿嘿笑道：「藍色的火焰嗎？那麼說來你就是澳洲福特家的火族旁支了。」說著往左前方看去，因打倒了文蒂而精神一振的近藤正纏上了因為戰況失利、氣勢越來越弱的麥克，刀劍交擊之間一時打成平手；在一旁的土俑只需待機，也不必參戰。他點一點頭，似乎在讚許著近藤的武勇，回到又瞪著雷蒙德，厲聲道：「讓我速戰速決，把你這福特家小兒捏成肉醬吧！」

只見林天勇胸前的寶石閃出更耀眼的光芒，同時雙足微張，立穩馬步，雙手向橫急伸，眼前的土俑停下對雷蒙德的攻擊，和包圍近藤及麥克的數十具土俑往同一點撲去。雷蒙德呆了一呆，大叫一聲糟，立刻想到擒賊先擒王，身影一晃已撲向施行「魔陶土俑．盤古輪迴」的林天勇，左爪高舉，藍色的火焰包圍著手掌，往敵人攻去。

就在雷蒙德的左爪攻至之前一刻，一隻巨大的手掌由上至下揮來，「轟隆」巨響下攔於雷蒙德與林天勇之間。雷蒙德的去勢甚急，停不下來，左爪已抓在巨大手掌之上，同時高熱把沙土融化，「吱吱」作響，卻沒法穿透沙石成形的手掌。

「嗚！」雷蒙德自知失去先機，也來不及細看周圍環境，右足踢向沙土巨掌的中指上，借力往後急彈，要逃離不知甚麼怪物的掌握。可是只聽得林天勇在掌後哈哈大笑，沙土巨掌已往前急刮，一把把雷蒙德整個刮起，同時合掌成拳，已把他抓於掌中。

在空中被巨掌制住的雷蒙德這時候才看清楚身處的環境：只見林天勇立於地上，擺出戰鬥的架勢，臉上一副得意的神色；而自己則被一個閃耀著橙棕色魔法芒，足足十六、七尺高沙土巨人的左掌抓著，隨著巨人站起來，自己也被越舉越高。巨人土俑的臉上輪廓分明，沒有五官，卻似乎可以看見臉上的紋理，身上的做形也十分仔細，腰間刻著不知名的花紋，身上橙棕魔法芒似乎與林天勇共鳴著。

林天勇額上開始滲汗，顯然「魔陶土俑．盤古輪迴」對他的負荷也十分沉重。他又再審視形勢，只見在麥克呆看著巨人土俑之時被近藤在臉上以「地隱丸」的刀柄反手撞上，倒於地上，一時之間處於下風。林天勇的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哼聲道：「福特家小兒啊，遇上我林天勇是你的霉運。給我粉碎吧！」同時左手高舉，拳頭緊握。

似乎回應著主人的動作，巨人土俑抓著雷蒙德左手也用力握緊。在巨人掌中的雷蒙德身上的肌肉和骨頭似乎快要被捏碎似的，痛楚非常，骨骼發出「咯咯」的壓迫聲，皮膚被粗糙沙石磨得火辣辣地刺痛。可是在痛楚之中他求生的意志卻也更高，怒吼著道：「『火焰紋章』的焚身詛咒我也捱過無數次，這一點點的痛苦又何足道！沒有找到『平湖水鏡』、解放我們家族之前，我又怎能在這時候死於新德

里城這裏！」

雷蒙德大喝一聲，身上紅光閃爍，藍色的火焰在巨人掌中爆發，「炫火加護」之咒在極速之間張開來，更把抓緊他的巨掌融出一個火熱的紅圈。林天勇有點吃驚，瞪大眼睛讚道：「好傢伙！」

同時雷蒙德的「炫火加護．火箭破」之咒已爆發開來，把巨人土俑的手掌轟個稀巴爛。林天勇厲目瞪著空中四射的火花，哈哈大笑起來，竟就像享受著與雷蒙德的戰鬥似的。身上閃耀著魔法芒的他右手往橫一揮，「崗石劍」之咒已起，手臂上凝聚起土石之劍，大喝道：「來吧！」

不理會自身痛楚，掙脫巨人土俑掌握的雷蒙德自空中「啊呀呀」的大喝著，如五雷轟頂地飛撲向地上的林天勇，高舉的雙手燃起洪洪藍焰，攻向敵人；同一時間在後的巨人土俑也揮起完好的右掌，襲向雷蒙德，與地上的林天勇組成包夾之勢。

===

麥克被近藤的刀柄打在左額，頓時腫起來，眼冒金星，腳下一個踉蹌，勉強以「漆黑十架」魔劍作為支撐站起來的身體又再搖搖欲墜，幸好左眼本來不能視物，也不致於影響戰力。那邊廂，即使鬥志昂揚，戰到這個地步的近藤烈紅郎體力已到用竭的地步，只以與師丈共同戰鬥的興奮心情苦苦支撐；麥克暫時無力再次反擊，自己也只能爭取時間回氣，希望能儲得足夠的體力，一舉擊潰眼前的敵人。
本來被林天勇的「魔陶土俑．盤古輪迴」吸引了注意力的麥克知道這時候乃是生死關頭，不敢再分神，只得專注於眼前的近藤身上。他自知魔力雖然高上對方數級，格鬥技術與氣勢卻成為二人之間的差距，落於下風只感深深不憤，身為堂堂獵魔旅團第五獨立部隊的領隊，三名部下二人戰死，新來的文蒂則倒在一旁毫無動靜，生死不明，乃是生平奇恥大辱，在撤退與奮戰之間猶豫不決，就像獵食的野狼被獵物反咬一口身受重傷，進退兩難。

相反地，本來一直專注於麥克的近藤到了這刻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地隱丸」倒插於地上以作參扶，這時的注意力反而落在師丈林天勇與雷蒙德的激鬥之上。只見背起「魔陶劊子手」之名的師丈以魔具「仙王鸚鵡螺石」召喚出巨型土俑，已把敵人制於股掌之間，把雷蒙德高高舉起，似乎下一刻就能把他捏個粉身碎骨，正自暗喜之間，雷蒙德卻已在下一刻破掌而出，向林天勇反擊過去。面對雷蒙德的強悍，近藤看得膽戰心驚，忽然留意到他似乎立心要以埋身肉搏，想起當時在巴格達中心廣場與那甚麼「約翰」交手之時，對方在自己不留神時對自己所施的殺手，心中「突」地一跳，不祥的預感湧上心頭，情不自禁大喊出來：「師丈！小心！不要讓那使藍火的接近身邊！」

可是此刻雷蒙德已攻至林天勇的身邊，左爪已搭上林天勇右手攻向他的「崗石劍」。林天勇專注於眼前之敵，對不遠處的近藤不聞不問。

「好機會！」在近藤身旁的麥克看中對手正在分神，心中大喝一聲，「漆黑十架」魔劍高舉，已無聲無息掩至近藤背後，要趁機斬殺眼前強敵，至少要取得些微的戰果。

===

「『菩提樓閣』——我們的要塞，各位如是稱呼，我們也就入鄉隨俗，反正名字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現在正處於重大的問題之中，因此需要請求各位的協助。」「Ｉ」的臉上沒有五官，自然沒有表情，聲音中卻帶著詭異的和藹與誠懇。

拉忽仍然充當著發問者的角色，帶著焦急的語氣問道：「你們這些機器人偶為甚麼要把來到這範圍裏的商人和探險家捉走？把他們強行捉去，算是甚麼請求？」

Ⅰ的頭轉向拉忽，角度微微調整，似乎以不存在的雙眼在向他注目：「這個問題的答案頗為複雜，不過各位既然已來到這裏，我不防代表『菩提樓閣』作出解釋。」

它說著頓了一頓，頭部往上微抬，「望」向房間中心的奇怪桌子，身體也跟著轉動，然後伸出右手，觸摸著上面拱形的琉璃罩。

「六萬五千五百三十五個以上的週期以前，由於世界發生核子戰爭和小冰河時期的到來，在世界各地分佈著的六十三個要塞與主伺服器失去了聯繫。而我們『菩提樓閣』在大約同時期，與其餘六十二個要塞斷絕了自主網絡的交際——」隨著Ⅰ的說話，拱形的琉璃罩忽然發出光芒，一個立體的映像在上面浮現，成一個球體在轉動著。眾人被這立體映像嚇了一跳，但立刻就察覺到這球體上佈滿土地與海洋，竟是一個微形的地球。

微形的地球上可以看出七大洲五大洋，可是與亞爾法特他們所認知的地理形態不盡相同，比如北半球沒有被冰原覆蓋、中美洲仍然佈滿島嶼等等。在七大洲之上，數十個光點閃亮起來，其中一個光點就在他們所在的喜瑪拉雅山腳的位置，自然就是「菩提樓閣」的所在；推想下來，其餘數十個光點也就是Ⅰ口中的其餘六十二個要塞了。

只見眾多光點之間數百條光線延伸起來，連接成一個跨越地球的光網，然後隨著Ⅰ的說話，閃動了數下熄滅，如是者重複數次，像是重點重複著「失去網絡交際」這句句子。Ⅰ還沒有說下去，索羅已經不耐煩地問道：「甚麼『週期』？甚麼『核子戰爭』？『小冰河時期』？『主伺服器』？『自主網絡』？你在說些甚麼鬼話連篇啊？」

Ⅰ的頭側向索羅，等待他問完了，才徐徐答道：「根據我們的模擬演算，還有之前六千多個週期的資料搜集，人類的文明似乎重新啟動了；明顯地，人類文明沒有回復到核子戰爭之前的程度，閣下不明白我所講的，是理所當然之事，對於我的不體貼，還請見諒。我的解釋中有太多你們不曉得的專有名詞，我唯有將之簡化。」說著頓了一頓，面前的立體映像仍然維持在地球的樣子，繼續解釋道：「簡而言之，就像各位的城市之間失去了通訊一樣，要得知城市之間的消息，唯有派遣『傳訊使』，物理性地尋找其他的城市了。」

亞爾法特聽得越久，眉頭皺得越深，喃喃道：「甚麼『物理性地尋找』啊？這是甚麼說法？」

愛德華在一旁接口道：「『物理性』，就是『親身去找』的意思；就像失去了傳訊魔球，必需親口傳言一般。」

「啊！」索羅像晃然大悟似的叫了出來：「一開始這樣說不就明白了——愛德華你搖甚麼頭！我知道你在心裏想甚麼的！」

Ⅰ聆聽著他們的對話，分析出開始演變為沒有意義的爭吵，雙手在立體映像當中拍合再張開，映像放大起來，圓球體變成山岳地勢，「菩提樓閣」置於正中心，往東南與西南遠處也現出兩個光點，復又繼續解釋道：「如各位所猜，這是我們的所在；最接近的這兩點是最接近我們的要塞。可惜，四萬七千八百八十八個週期以前的探索確認了它們的毀滅，只餘下廢墟。」

「哼！」莎拉心中不自覺浮起對機器的厭惡，打斷道：「活該！這些史前的詛咒毀得越多越好！」

Ⅰ的頭轉向她，道：「對於不理性的意見，我沒有解答或辯駁的權限。」

Ｘ拍拍莎拉的肩膀，勸說道：「由它說下去吧。」

Ｉ張開來的雙手慢慢合攏，立體映像開始縮小，鏡頭看來越縮越遠，直到四個光點出現，才又停下來。Ｉ續道：「而這四個要塞，當中兩個也已覆滅；另外兩個我們的……『傳訊使』似乎到達，其中一個沒法回來確認，最後一個要塞卻也下線——與我們一樣，失去了網絡——失去了與其他要塞的聯繫。離開這六個要塞更遠的話，需要的週期和能源超出我們的上限；另，為了物理性地尋找這些要塞，我們已失去了過百台『傳訊使』，在成功或然率低下的大前提下，繼續尋找的可能性被否決。」

亞爾法特眉間的皺紋沒有鬆開，一半是發問，一半是不相信地道：「以前在非洲看過的人偶屠城、索羅他們在波爾多與人偶的戰爭、還有剛剛在圍牆外兩批幾乎數之不盡的Ａ型……機器人偶也會『欠缺人手』的嗎？」

Ｉ的頭部又再抖動著，機械式地說道：「——程式錯誤：輸入語句意義不明；意義判斷：目標行動超出預先推斷可能性；邏輯判定：跳過程序９９１０２４８Ｅ——」說了數句不知所謂的說話後，Ｉ的語氣又再回復正常，眾人面面相覷。

「『傳訊使』並非任何一個型號皆能擔任，唯有智能型的『Ｉ』型擁有網絡連線功能，方能勝任。Ｉ型乃是最難製作的型號，自從三萬七千零四個週期以前，我們已經把能製作出Ｉ型的重要零件用竭——這正是我們『菩提樓閣』需要各位幫忙的原因。」

眾人還沒有開口問出問題之前，Ｉ的手向橫一揮，立體映像隨之滑動，停下來時卻變成他們面前的Ｉ型人偶。

Ｉ舉起一根手指，往映像中的人偶頭部指去，道：「以各位的解剖學作比喻，這裏是我們的『腦部』。我們的『腦』與各位的其實十分相似——」說著映像中的人偶頭部打開來，一個機械樣式的腦袋浮現出來，升起於人偶的頭頂。映像再次放大，只餘下人偶沒有五官的頭部和機器腦袋。

「慢著！」愛德華幾乎大叫起來：「難道你是要我們的——」

就算再遲鈍，拉忽、莎拉、阿凡提、亞爾法特、Ｘ和索羅各人都順著次序「啊」了一聲怪叫起來，終於領悟到Ｉ的意思。Ｉ點了點頭道：「不錯，我們需要各位的腦部和脊髓——」

索羅把古劍天焚高舉，洪洪烈火燃燒起來，身上打著冷顫，喝道：「邪門啊、邪門得很！怎能任你這堆廢鐵魚肉！」

Ｉ雙掌舉於胸前，作無意爭鬥之狀，道：「各位，請冷靜下來聽我的解釋。不是所有人的腦部都適合改造為我們Ｉ型的中樞控制零件，每五百人當中只有三人的腦部能夠勝任；而很遺憾，不把腦部與脊髓移植，我們無從得知適應性。把人類身體之中的重要器官取出，一般來說代表著死亡，因此各位的恐慌是可以理解的。」

說著Ｉ的手掌掃過琉璃罩的頂部，Ｉ型人偶頭部的解剖特寫褪去，換上一條柱子的映像。眾人互望著，背上冷汗直冒，Ｉ所說的事越來越詭異，想起自己的腦袋與身體分家，只感到無比的震動。Ｉ的手掌撫著立體的柱子映像，續道：「各位的幫忙我們是有回報的：為了報答各位的捐贈，我們將會給予各位永恆的生命。」

「永恆的生命？」Ｘ難得地發怒，揮手道：「別說永恆的生命並不存在；即使這荒謬之事能夠實現，這是違反著大自然有生必有死的定律啊！」

Ｉ的頭部轉向Ｘ，道：「不對，生命是可以永恆存在的，讓我嘗試給你們解釋。在各位的定義之中，能跑能睡，能夠思考，能夠回憶，就是生命的意義；透過我們的科技，我們能夠永久保持各位身體維持於現狀，細胞機能永不衰退，同時把各位的記憶備份，確保腦中的記憶能夠妥善保存。這個就是證據——」說著管子的映像放大開來，綠色的管子內原來是一個裸體的女性，禿著頭，頂部卻能夠看到數條疤痕，像是動過手腳似的，想來自然是經過「開腦」手術了。

只見映像中的女性閉起眼睛，嘴角露出溫暖的微笑，樣子一片祥和，就像睡著了一樣。管子中可以看到女性的身體懸空，周圍大量細小的泡沫，代表著管子裏充滿不知名的液體。Ｉ說道：「這位薇．張女士在五千八百四十七個週期之前捐獻，換算各位的時間大約是三百多年了吧？現在她的腦部在我的頭殼之中，而身體仍然保存於我們的存庫之內。」

莎拉看著面前以冷冰冰的金屬製的Ｉ，想起它的頭殼之內卻是血淋淋的人腦和脊髓，心中一股嘔心的感覺湧出來，立刻以掌掩嘴，強行把作嘔的感覺抑制著。旁邊的亞爾法特眾人也與莎拉一樣心思，臉色蒼白無語；而拉忽更想起父親可能已經成為沒有腦袋的怪物，差點沒有昏倒過去。

「各位的嘔心我想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實際上沒有那麼恐怖地把整個腦袋與脊髓移植，只是提煉出某些部份而已；可是我們保證，無論各位的腦部與脊髓是否適性，各位都會得到永恆生命的待遇。」Ｉ的雙掌上下合起來，立體映像在它的掌中消失。

它掃視各人一眼，點了一點頭，續道：「不願意接受是推演出的最大可能性之一。沒有關係，讓我帶大家參觀一下我們的存庫，看看六千個週期以來，一千四百七十六位捐贈者現在的情況吧。」Ｉ的左手舉起，眾人左方的雪白牆壁一道暗門向橫滑開來，裏面似乎一片漆黑，卻隱約能夠看到綠色的光芒。

阿凡提屈指一算，喃喃地道：「自從三年前第一個失蹤個案開始，我們的情報只有五十名以內的失蹤人口，卻原來實際上已經多達一千四百多人了嗎？」

雖然仍然在心中存在著大量的疑問，愛德華在眾人之間對狀況已算是最為瞭解，哼聲道：「三百年多年.....我們的歷史之中充滿戰爭，一直以來相比之下微不足道的失蹤人口，只怕都算在戰爭的犧牲者頭上了。」

拉忽再也忍不住，不待眾人行動，逕自往開口跑去，亞爾法特首先發現，繼而大喊：「拉忽！不要！」

尋父心切，拉忽卻哪裏聽得他們的勸阻？如離弦之箭一般，他轉眼已消失於黑暗之中。還在房間裏的其餘六人互望一眼，都立刻緊隨拉忽之後；而Ｉ看見眾人都走進「倉庫」之中，雪白的臉孔又再閃過一道藍光，緩步跟在後面。

第七十一章：父子相認

漆黑的倉庫中，不遠處傳來一陣詭異的綠色光芒。拉忽向著光芒跑去，走得越近，越能看見光源來自綠色的管子，大約八尺的高度，就如剛剛Ｉ在立體映像中展示一樣。這些管子第一排大約有二十多根，每三尺左右的距離又是一排，管子的數目卻增加了數根，如是者每排遞增，成一個三角形。隱約之間，發光的管子內的人影漸漸可見，第一排正中心的，正是Ｉ展示過、名叫「張薇」的女性。

「張薇」的身影逐漸明顯，正如立體映像之中，仍然閉著眼微笑著，身上的肌膚在發光的綠色液體中顯得特別雪白，時間在她的身上似乎完全停止下來。拉忽的腳步慢下來，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覺湧上心頭，想到面前這女人竟已三百多歲，也不知算是生或是死，腦中一陣暈眩。他的頭慢慢轉向，掃視著「張薇」旁的管子，全部都是裸體的人懸浮於管子之中，當中有男有女，有老人有小孩；有些人像「張薇」一樣，垂直著身子，卻也有些人屈膝漂浮。他們的共通點是臉上都沒有痛苦的神色，雖然不少人像沉沉地睡著，也有人微微掀起嘴角，似在微笑。

忽然之間，一陣低沉的「嘟嘟」聲響起，漆黑的倉庫忽然變得明亮，把拉忽嚇了一跳，從面對三百多年的「木乃伊」的震動中拉扯回現實之中。

「父親！」即使心中暗中都知道自己父親可能也已成為管子裏的怪物，拉忽仍然抱著一絲虛無飄渺的希望，一邊大喊，一邊一排一排地找。

緊隨在拉忽之後的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Ｘ與阿凡提這時候也跑到管子堆的面前，後面的Ｉ留意到拉忽的舉動，臉上閃過藍光，側起頭來：「這位小朋友在尋找父親嗎？」Ｉ的聲音響起，一路以來的對話，這次是第一次發問。

對於眼前一切與現實越來越分離的景象，莎拉感到越來越煩躁，猛地回頭，厲聲對Ｉ說道：「還不是你們這些機器人偶把無辜的人們抓來，才令他們父子分離！」

Ｉ人性化地搖一搖頭，語氣竟然帶著無奈：「這是主宰我們的原始律法，為了我們的存續而作出相應的行動，與各位肚餓時吃東西、甚或呼吸著大氣中的空氣，是沒有分別的。」

莎拉幾乎大喝道：「但我們不會吃人！」

Ｉ的臉上又再閃過藍光，似乎不明白地側頭道：「我們沒有把各位噬食，作為我們的能源，何來『吃人』的說法呢？反之，我們給予各位永恆的生命，難道不足以彌補嗎？另外，難道各位汲取的其他物種非人，以之為食就沒有道德上的問題？」

Ｉ的反問令莎拉和眾人都無言以對，不知該作出甚麼反應；Ｘ在眾人之中與大自然為伍，也曾經思索過類似的問題，只長長地嘆了一氣。看見眾人沒有繼續辯論，Ｉ微微躬身道：「對各位提出質問，是我多言了，請容我道歉。請問那位尋找父親的小朋友叫甚麼名字？」

索羅憤憤不平，古劍天焚高舉，喝道：「他的名字甚麼與你何干？」

Ｘ這時候伸出手，攔在索羅的面前，回答Ｉ道：「他是拉忽．亞爾伊沙衛。你能為他找到父親，完一件心事嗎？」

Ｉ抬頭往拉忽的方向看去，一面回答Ｘ道：「為了答謝你們的捐獻，我可以做得更多。」說著逕自邁

步向前行。

「慢著！誰說答應給你們挖開腦袋『捐獻』了？」阿凡提聽出Ｉ的意思，憤怒地嚷道。可是Ｉ不抽不睬，只往前行；同一時間，不遠處拉忽的尖叫聲傳來，叫聲帶著慘痛的嚎哭。亞爾法特一行人的心裏一陣絞痛，知道他終於看見父親的軀體了。

===

Ｉ走到跪坐在裝載著父親軀體的管子面前，由嚎啕大哭變為輕輕飲泣著的拉忽旁邊，臉上閃過藍光，靜靜地觀察著他細小的軀體。

在拉忽面前，是一個中等身材的男子，全身赤裸，與其他許多的人一樣，都在管子裏懸浮於綠色的液體之中。男子的雙肩放鬆著，頭部微微向下，臉上沒有表情，至少不是拉忽想像中的痛苦——男子自然是拉忽的父親——默剎德．亞爾伊沙衛了。

相對於印象中的父親，這時候的他頭上的頭髮都剃光了，現出被機器人偶動過手腳的手術疤痕。他臉上的刀疤猶在，平時的一把鬍子卻已刮個乾淨；仔細一看，連他的眉毛也被剃光，若不細看，一時之間倒也不容易認得。可是他的身體特徵，還有臉部的輪廓，令把父親的形象深深烙於心中的拉忽在兩眼之間就認了出來。

拉忽見到Ｉ來到身旁，就像看著殺父仇人，連跟在它後面的亞爾法特一行人都看不到，悲傷變成憤怒，站起身來，衝向人偶，怒喝道：「劊子手！把我的父親還來！」

同時已一把抓著Ｉ的雙腳，然後用力往懷中一抱，肩膀往它的腹部撞去，要把它推倒。可是機器人偶哪有這麼輕易倒下？從來沒有受過武術訓練的拉忽徒勞無功，推了數次人偶依然屹立不倒，拉忽的眼淚又再湧出來，哭道：「為甚麼！給我去死！給我去死啊！」擒抱無效，拳腳往Ｉ的身上招呼，當然只是發洩了。

看著拉忽把拳頭都打出血來，亞爾法特心中不忍，跑到拉忽身後，把他拉開來：「冷靜一點啊，拉忽！」

拉忽痛哭之中，也感覺不到手上的痛楚，被亞爾法特拉開來，雙臂雙腿還在不停地揮舞著。這時Ｉ才終於發聲：「拉忽，請不要悲傷，你的父親還活得好好的。」

莎拉怒罵道：「浸溺於這不知甚麼鬼液體之中，這裏一千多人都被你們謀殺了，還要說謊嗎？」

Ｉ的頭抬起來，轉向莎拉，頓了一頓，人性化地搖頭道：「不對，這些管子內的液體乃是培養液，充滿大量的氧氣，浸泡其中不會溺斃；仔細看看，他們還在呼吸著，心臟也在跳動著，全身的細胞都維持在捐贈時的狀態。我剛才說過了——永恆的生命。」

「——把腦袋都取了出來，不能思想的人，怎能算是活著！」愛德華揮一揮手，帶著憤怒說道。

Ｉ仍然在搖著頭，轉向愛德華道：「我之前說過了，生命的定義是能走能想，若『菩提樓閣』沒有給予各位思想的自由，我也不會大言不慚地說這是『永恆的生命』了。各位捐獻前，腦中的記憶和思想的模式會得到慎重的分析與模擬，再上傳往『菩提樓閣』的中樞思想中心，各位的人格會得到保持獨立和自由思考的保證。我不會說謊，六千多個週期以來，也有捐贈出腦部和脊髓後不欲活下去的人，我們都遵從各位的意願，把人格消去，只把肉體保存下來。事實上——」

亞爾法特一行七人聽著Ｉ不知所謂的解釋，都呆了下來。只見Ｉ又住拉忽「看」去，臉上藍光閃爍了一會，忽然轉成一點穩定的綠色光點，大約乒乓球大小，在雪白的臉部的正中央。Ｉ的頭部抖動了數下，之前一直繃緊、直挺挺的身軀忽然放鬆，同時後退兩步，雙手左右微舉，然後又擺於臉前，似乎在研究著甚麼。包括本來在精神崩潰狀態的拉忽在內，眾人對Ｉ的舉動都出奇不意，呆看著它。

只見Ｉ這時停下研究自己的雙手，轉而抬起頭，呆望著默剎德的軀體。不多時，忽然又猛地回頭，「瞪」著被亞爾法特從後抱著的拉忽，似乎定格下來。Ｘ試探著問道：「Ｉ……？」卻得不到任何反應。

「拉……拉忽？」

Ｉ的聲音不再像之前的磁性，變得更加粗糙，帶著中東的口音。拉忽的身體劇烈地震動了一下，像被雷擊似的，哭得紅腫的雙眼睜得大大的，似乎難以置信：「父……父親？」

「甚麼？」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Ｘ與阿凡提同時大驚，不自禁一同後退一步。Ｉ的身體也在抖動著，聲音竟像哽咽起來：「小鼻子！長得這麼大了？」

聽得已經兩年沒有聽過的乳名，拉忽再也忍不住，淚如泉湧，卻仍然呆立當場：「不……不可能！這是只有我父親才知道的乳名啊！」

「就像小狗一樣，周圍東嗅西嗅，不把事情尋根究底就不肯放棄——我當然是你的父親了！」

眾人面面相覷，就像身置於前所未見的鬼怪異談之中，腦中都感到一陣暈眩。這時候倉庫另一端「吱」的一聲滑開另一扇門，另一台Ｉ型人偶走進來，來到眾人旁邊。索羅又再舉起天焚劍指著人偶，同時卻也往Ｘ看去。Ｘ明白索羅在詢問他的意見，瞇起眼睛一會，搖一搖頭，索羅也就會意，知道他的意思是人偶沒有敵意。

剛進來的Ｉ型忽然發聲道：「這或許是超越各位認知的事，但在『菩提樓閣』，捐贈者是所謂的『集體式獨立個體』。軀殼沒有意義，各位獨立的意識能夠隨時下載到任何一個終端機身上，是自由自在的存在。我的名字是４０１４Ｉ１０２８Ｄ，與之前和你們溝通的Ｉ是同一個意識，仍然可以稱我為Ｉ。」

「哇呀呀呀呀——」索羅大叫起來，喝道：「我不明白啊！這是甚麼鬼地方啊！這爛人偶在說甚麼天方夜譚啊！」

「就如Ｉ所說的——」得到默剎德．亞爾伊沙衛的意識的Ｉ型人偶回過頭來，向索羅說道：「這兩年間我的軀體在這管子中維持著生命，我的意識卻能四處遊走——就是這麼簡單。」

把身邊所有的人與物都過濾掉，拉忽的眼中此刻只有眼前擁有著父親意識的Ｉ型人偶。他不理會索羅的抓狂，向人偶問道：「你……你真的是父親？」

「默剎德」回過頭來，聲音帶著溫柔：「如假包換啊。假如我的聲音、你的乳名還不足以證明的話，難道還要我說出你左邊屁股的胎痣？」

拉忽到了這時候又再大哭出來：「你真的是父親啊！你真的是父親啊！我找你好久了！你還好嗎？」

對於這個簡單的問題，「默剎德」遲疑著，良久才答道：「我想小鼻子和你的朋友們會很難明白，但這是超越了常人的存在。若你問我好不好，我可以說我還在思想著、學習著——在『菩提樓閣』記錄下史前人類的歷史，可能讀一輩子也讀不完——可是即使軀殼猶在，我卻再也沒有『視覺』和『聽覺』以外的五感了。我只能從監察著我身體的數據中告訴你，我的身體除了沒有了腦袋與脊椎之外，還是『活』得好好的。但是當我進入了這『集體式獨立個體』的形態，身體如何，已經不太重要了。」

莎拉聽得搖頭，嘆著氣道：「沒有自由、把『思想』和『人格』困禁著，這算甚麼活著？」

「默剎德」聽得莎拉的嘆氣，搖首道：「這話不大對，只要得到『菩提樓閣』的『看護』批準，我們可以隨時複製思想，下載到任何的Ｉ型終端機當中，然後在中樞機中的『我』進入待機狀態。到得身在終端機的『我』探險完、工作完——做完甚麼也好——把經驗上傳，思想同步、共有化之後，『我』就回復成為單一的個體。這並非不自由。」

索羅「呸」的一聲，並不贊同：「換言之就是『分身術』吧？可是明顯地你們的行動範圍似乎被甚麼規限著，最遠不過剛才Ｉ給我們看見的六個古代要塞的距離而已。不能像我們穿過數千公里地旅行，隨處遊歷，這算甚麼鬼屁自由？」索羅的話正中重點，眾人都點頭贊成。

這時候剛走進來不久的新一個「Ｉ」又再說話：「是獨立能源的限制。正因如此，我們需要盡快重建與各個要塞的自主網絡，最終的目標是重新接上主伺服器，回復人類文明崩壞之前的狀態，讓捐獻者實現隨時隨地能在世界任何地方穿梭。」

「這不是違背邏輯的悖理嗎？」愛德華皺起眉頭道：「你們強行把人抓來，目的是重建你們的網絡；現在你卻說重建你們的網絡的目的，是為了讓抓來的人得自由。」

Ｉ揮手道：「這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根據原始律法，我們必須重建網絡，因此各位的幫忙是必須的；正因為為了報答各位的捐獻，重啟網絡後就能給予各位相應的報酬。」說著它拍了拍手，道：「好了，拉忽．亞爾伊沙衛已經與父親默剎德．亞爾伊沙衛重遇，就讓各位都一同進入『集體式獨立個體』的新領域吧。」

就在它最後一句話說完以後，倉庫四周都打開了數扇滑門，數十具Ｄ型的人偶齊步前進，把眾人都包圍起來。阿凡提大嚷起來：「慢著，我們可沒有答應『捐贈』啊！」

Ｉ聳一聳肩道：「很遺憾，這不是各位能夠辯論之事。請各位不要作出無益的反抗，因為即使我們逼不得已要把各位的生命機能停止，我們還是可以提煉各位的腦髓的。請各位明白，給予各位永恆生命是『菩提樓閣』的慷慨，而非義務。」

莎拉把寒霜匕首拔出，哼聲道：「說了那麼多甜言蜜語，到頭來還不過是要我們的腦袋罷。要本小姐乖乖把頭顱交出來，門兒也沒有！」索羅、愛德華與Ｘ一同舉起武器，連明知雙枴對人偶沒有大作用的阿凡提也擺出戰鬥的架勢。

Ｉ「唉」的一聲嘆了一口氣道：「這實在十分遺憾。六千多個週期以來，反抗者確實不少，卻從來沒有人能夠逃脫。為甚麼要反抗呢？這是超越人世的存在，難道不足以吸引各位嗎？以古時中國的說法，這是『成仙成道』啊。」

「很遺憾，」出奇地，亞爾法特帶頭反對：「在『人世』間我還有重要的事要做，還未能『成仙成道』！沒有自由的選擇，被強逼捐獻，這本來就是錯誤的。」

在旁邊這時候已抱著拉忽的「默剎德」身體忽然一震，似乎略有所悟。「默剎德」向抱在懷中，卻已觸摸不到的愛兒問道：「小鼻子，你願意捐獻，作為『集體式獨立個體』與父親一起嗎？」

拉忽顫慄著，不能說話。D型人偶在Ⅰ的發令下，向眾人越走越近，金屬相擊的「咯咯」腳步聲越來越響亮。良久，拉忽哭著道：「世界還很大，我還不想就這樣被關在這裏，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以『思想』離開啊！」

聽到父子對話的X點頭道：「有生、有死，這才是生命、才是活著。默剎德先生啊，請你明白，放開握緊你兒子的手吧。」

「默剎德」似乎終於瞭解狀況，放下拉忽，站起來道：「對的，拉忽，你已經長大了。路，果然是要以自己的腳走出來才是最實在的。」說著大字形地攔在拉忽面前，像要保護兒子於D型人偶即將來臨的進襲。
Ⅰ這時候忽然發出「嘿嘿」的笑聲，道：「默剎德．亞爾伊沙衛啊！我們給予了你自由思考的權利，卻沒有讓你自由進出終端機的能力啊！」

同一時間，「默剎德」的身體劇烈地抖動著，綠色的光芒不停閃爍，「默剎德」的聲音大叫著：「不要！不要碰——碰——碰——我的兒子——子——你——你——不能——」隨著人偶雪白的臉上的綠光消逝，藍光又再閃耀，人偶的動作完全靜止下來，不一會又回復之前端正地直立的姿態，「默剎德」的意識明顯地被強行分離。

拉忽難得重遇的父親又再忽然消失，嚎啕大哭起來：「父親！還我父親啊！」說著又撲向數秒前還是父親意識的Ⅰ型人偶，本在他身後亞爾法特也沒法把他拉著。

「你的父親暫時回到中樞機之中了。」被拉忽抱著的Ⅰ型人偶忽然發出和Ⅰ一樣的聲音，冷冷說道：「要再與父親相見十分容易，只要捐獻就行了。」同時數十台的D型人偶進入戰鬥狀態，向索羅一行七人撲去。
後來的Ⅰ用同樣冷冷的語氣說道：「不反抗者我們只會把各位壓制；反抗的，休怪我們把各位的生命機能破壞。這種不幸事在六千多個週期內發生過數次，將來仍然會發生。」

「——不同的是，」索羅的巨劍急揮，「喀啦」一聲，劍刃竟已把最接近的D型一刀兩斷，數星火花飛逸出來：「你們這次遇著的是我們，還有——」索羅的左手鬆開巨劍，往前一抓，已抓著第二台D型，同時零距離的「火彈破」爆發起來，人偶的頭部爆成無數碎片。他厲眼看著兩台Ⅰ型，怒喝道：「你把我們惹怒了。」

「難得我要贊成大白癡的說話。」愛德華在撲向他的D型人偶群中雙斧急揮，人偶斷肢頭顱四飛，一邊說道：「你們這些渣滓，把你們納入操控也嫌廢時失事！就讓我們把這個鬼地方搗毀吧！」

莎拉嘿嘿冷笑：「同意呢！」在三態的水系統咒文之間，數台人偶或被滲入體內再爆發出來的冰塊炸裂、或被她凝聚起來的冰劍破壞，倒於她的腳下。

X的「真空氣旋」連發，把面前的D型人偶轟飛，同時阿凡提也已把數具人偶的頭顱以蠻力強行轟開。阿凡提哈哈笑道：「木枴也不如我想像中那麼沒有用啊！」

X在風系統咒文連發之間也道：「不自然的存在，是上代文明遺留下來的詛咒；違反生命的規律，至少要把這裏被困禁的一千多個靈魂解脫！」

後來的Ｉ似乎有點驚訝於他們的戰鬥力，冷冷地道：「各位又非在這裏的他們，又如何知道他們不願意以這種形式存在？若這裏真的被你們破壞，你們豈不是背上謀殺這一千四百七十六人的罪名了？」

這時候擁有過默剎德意識的Ｉ型人偶忽然劇烈地抖動著，臉部藍光與綠光交替閃耀，把所有人都嚇了一大跳。該台Ｉ型的臉上在抖動十數秒後又再現出綠點，竟是默剎德把身體又奪回來了。

「默剎德」怒道：「謊話連篇！若非我因為記掛著兒子，兩年來無時無刻盼望著你們重建網絡的一刻，望能與拉忽再次相會，我早就放棄我的自我人格了——就像這裏的其中一千三百多人一樣！各位，這裏的人肉身猶在，絕大部份人卻因為看過古代文明的部份歷史，對世界失去信心，自我要求下刪去了自己的獨立意識，是只剩下軀體的『活死人』！如今我已重見我兒，知道他好好地成長著，無論如何也不會讓你們把他強制捐獻了！」

Ｉ大吃一驚，聲音帶著憤怒：「不可能！『獨立個體』不可能超越『集體意識』的權限！程式哪裏發生錯誤了？」

「默剎德」左臂橫揮，把撲向亞爾法特與拉忽的三台Ｄ型人偶的頭部「啪啦」一聲打斷，同時右拳急揮，竟自貫穿了最接近的一台Ｄ型的腹部。「默剎德」喝道：「我的骨肉，就由我的雙手保護——這本來就是大自然的定律！」

亞爾法特吃了一驚，但同時白光披身，索羅的「火彈破」之咒已模仿出來，把另外兩台人偶炸個粉碎：「這裏是敵人的心臟地帶，機器人偶無數，我們應先想辦法離開！」

索羅等人戰鬥中忙得不可開交，只點頭贊同，正要慢慢邊打邊逃之際，忽然之間Ｉ毫無預兆地一躍而起，身影晃動處已來到「默剎德」與亞爾法特的身邊，右臂從匪夷所思的角度直捅而來。

只聽得「咔嚓」一聲，Ｉ的右手成掌，竟已穿進「默剎德」與亞爾法特身旁的拉忽的側腹。拉忽瞪大眼睛，「哇」的一聲口吐鮮血，「默剎德」與亞爾法特同時大叫起來：「拉忽！」

倉庫內綠光幽幽，數百條管子如森林般靜立，懸浮其中的「永生者」們面容安詳，卻在這一刻，鮮血從拉忽側腹緩緩滴落，染紅了冰冷的金屬地板，映出無數扭曲的倒影，像無聲的控訴，凝固成這詭異永恆的畫面。

第七十二章：妖火藍焰

事情發生於僅一瞬間。

雷蒙德抓著林天勇的右臂，零距離的火焰魔法連環爆發，把他的臂膀連同厚厚的「灰土甲」炸得血肉模糊；下一秒，土俑巨人的石掌擊上雷蒙德的後背，巨力之下雷蒙德五臟六腑像是被絞碎似的，眼中一花，口中鮮血狂噴，往前方像炮彈般被轟飛，血霧猶在，人影已經在空中消失。

那邊廂，向師丈提出警告的近藤烈紅郎終於留意到麥克的偷襲，可是已經太遲。雖然危急中避開了要害，麥克的「漆黑十字」長劍已狠狠攻破因為魔力源低下而變得脆弱的局部「灰土甲」，砍進敵人的右肩數分，鮮血噴射而出；可是酣戰良久、身心皆疲的近藤也不是省油的燈，「地隱丸」刀交左手，回頭半圈，勉強看見麥克的人影後把武士刀砍出，剛好在麥克高舉雙手而令左胸大開的位置劈過去，高明的還擊令施襲者受到相應的傷害。

「嗚！」近藤順著刀勢回身迴旋急踢，可是體力低下，力度雖足，卻沒有速度，麥克偷襲得手，士氣一振之餘已從容往後一跳避開。近藤右臂微微運力，創傷鮮血不斷，已無法使力了。麥克嘿嘿奸笑道：「怎麼了？你不是十分擅長趁著敵人分心時偷襲的嗎？怎麼被我反咬一口了？」他把魔劍高舉，遙指近藤，深深吸一口氣，左胸的刀傷只是皮肉之痛，對戰力影響不大，身上紫氣大盛，又再預備下一輪攻擊。

近藤知道擅用的右手如今已不管用，因為一時分神陷入危機之中，心中懊悔莫及。他的左手握緊愛刀，右臂仍然鮮血淋漓，身體微微彎前，怒瞪著麥克也不說話。麥克知道近藤雖然已經戰鬥良久，體力魔力皆已低下，他的眼神卻仍像饑餓的野狼，被瞪得發毛，更是不敢放鬆。他再不多言，大喝一聲，左手鬆開「漆黑十架」，向前一推，一記「闇黑波」往近藤激射而去，同時雙足已動，漸漸加速往近藤奔去，右手魔劍高舉，一股作氣要把敵人抹殺掉的氣勢。

「喝啊啊啊啊——」

在麥克的怒喝聲中，近藤的腦袋急速轉動著，盤算著戰鬥的形勢。

「以最小的動作作出最有效的攻擊——不要思考防守——當你想著如何防守時，你已經走上落敗的路。」林天勇在近藤青年時代魔衛兵的格鬥課中的教導忽然又再湧上心頭，伴隨著的卻是不祥的預感。近藤強忍著再往師丈看去的衝動，深深吸一口氣，趁著麥克還有十數尺的距離，左手往前揮刀，趁著「地隱丸」向前的去勢鬆開手掌，武士刀在掌中轉了半圈，已重新握著；同時他的身體微微往左一移，麥克的「闇黑波」之咒已在數分的距離之間擦過他的身旁，看上去驚險萬分。

反手持刀的近藤高舉左手，刀刃向地，竟似要往自己的肚腹捅去。麥克奔跑之中哈哈大笑，喝道：「知道沒有勝望，終於要自戕了嗎！」他口中雖在譏笑著，卻沒有鬆懈，奔跑的速度沒有停下來，同時心中更凝重多三分，以防他以甚麼奇招進襲。

近藤左手果然往下一插，目標卻非自己的肚腹。只聽得「鏘」的一聲，「地隱丸」已回刀入鞘。戰鬥的興奮令他身體微微顫動，現在卻要勉強冷靜下來，這時麥克已奔近至數尺的位置。近藤右足踏前，重傷的右臂無力地垂著，鮮血在淌著，卻以華語自言自語地說道：「由始至終，我能倚賴的，只有居合斬啊！」

麥克出身歐洲，聽不明白華語，卻也無意深究。對手避開「闇黑波」的幅度比他預想中小了數倍，但

把近藤逼進「漆黑十架」的砍擊範圍之內的目的已經達到，大喝道：「將軍了！」同時長劍已往近藤由上而下砍去。

近藤「哼」的一聲，右足大步往橫一踏，眼睛不離敵人，脖子卻像拉扯著疲憊的身軀似的，以大力踏地的右足為轉軸，領著全身向右扭動，同時左手反握著刀柄的「地隱丸」「鏘」的一聲再度出鞘，銀色的刀鋒光芒閃爍，往正向他攻擊的麥克腹部砍去，後發先至，「漆黑十架」的劍刃還在空中，「地隱丸」已帶著鮮血劃出一條弧形，靜止於麥克的左側。

——靜止的不止近藤和他的愛刀，本來正以為得手的麥克臉上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高舉的長劍凝於空中，腹中只感到一陣清涼，同時衣衫開始濕漉漉起來。他不敢往下看，身體卻抖動著，慢慢把頭轉向左側的近藤，口中吐出斷句：「不……不可能……你怎可能……還有這樣的……戰鬥力……這……不合邏輯！」

「『逆鱗』！」

近藤以華語說出招式名字，左手反握的「地隱丸」又再回到刀鞘之中，身體也已站直起來，轉以英語說道：「你們……獵魔團的走狗們……十分喜……喜歡說……『將軍』嘛……」把這句話丟下後，體力透支的他再也不能支持下去，往前便倒，竟自昏迷過去了。

麥克腹部要害受到重創，「噗」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跪倒地上。「只使用武術……的怪物嗎……」麥克模糊的意識中吐出數字，然後眼前一黑，之後是一片血紅的世界。

===

「好傢伙！」林天勇的右臂被雷蒙德的零距離火魔法攻擊炸得鮮血淋漓，骨肉與「灰土甲」的碎片混成一堆肉醬，看來一條臂膀已經廢掉，可是戰鬥的興奮蓋過了重傷下的痛楚，身上血脈沸騰，佈滿皺紋的臉上數根靜脈血管突顯出來，不停地躍動著。

「老子自從二十五年前土之一族亡國逃命、十二年前魔衛兵起義被列入通緝榜之首、三年前的聯軍起義失敗，戰鬥四分之一個世紀，從來沒有人能給予我這麼大的傷害——你這福特家的小兒可是頭一個！你應該感到自豪啊！」林天勇按著右肩，向雷蒙德墮地之處看去，巨人土俑反映著他的意志，一邊吸收四散的土石重組左腕，一邊緩緩地邁步前行。

雷蒙德被轟飛後把一所小木房子砸毀，好不容易才揮去撞擊的頭暈眼花，胸腹一陣絞痛，「哇」的一聲又嘔出一大口鮮血，難得推開瓦礫木頭站起來的身軀在劇痛之下又彎下腰來。剛剛巨人土俑的一擊破壞力甚巨，雷蒙德知道胸口至少斷了數根肋骨，裏面的五臟六腑更不知受了甚麼樣的嚴重內傷。他勉力抬頭，身處的木房子廢墟的破壁外可以模糊看到林天勇的身影，巨人土俑更已走近數十尺的位置。

他瞇著眼睛，只見遠處戰鬥的吆喝聲大作，然後一道血柱在兩條人影之間飛射而出，紫色的魔法芒忽然刺眼地明亮起來，復又消失不見。雷蒙德嘆一口氣，知道麥克上校對近藤烈紅郎一戰恐怕凶多吉少。他哈哈一笑，向林天勇嚷道：「這一戰我與你看上去不相伯仲，形勢上我卻已經完全輸掉了。不過若我說投降，恐怕你也不會就此放過我吧？」

林天勇哈哈大笑，開始踏步前行，右臂軟軟的垂下來，朗聲說道：「很遺憾，你與獵魔團的兔崽子走得太近，惹起了我的反感，今天不把你滅口，難保你不會將來把我去向的情報出賣。」

在「隆隆」的腳步聲中，巨人土俑已走到破毀的木屋之前，高高在上的頭部垂下，似在打量著跪在地上的雷蒙德，就像看著垂死獵物的猛獸一樣。

雷蒙德「呸」的一聲，口中吐出混和著鮮血的唾液，伸出左手往口角抹去滿嘴的血液，嘿嘿低罵道：「不使用『火焰紋章』的真正力量來打倒你的話，恐怕我也無法全身而退吧！」說著把右手的手套脫下，心中暗地念了一訣咒文，整條右手手臂由魔具的紋章起始，燃起躍動的藍色火焰來。林天勇遠遠看見，神情凝重起來：「哦，好強烈的氣勢！這是你家族魔具的真正力量嗎？」

眼見巨人土俑沒有立刻攻擊，雷蒙德深深吸一口氣，把全身的疼痛強忍下來，立直身子，舉起劇烈地舞動著藍色火焰的右臂於身前，左拳收於腰間，雙足微微張開，全身紅光閃耀。他的頭微微低垂，瞪著巨人土俑數十尺之外的林天勇道：「『火焰紋章』的真正潛在力量，我一路追尋莎娜家的女孩以來都不敢使用，即使面對非人的機械龍族怪物，也由得索羅那小子以『火神』解決算了；想不到竟然在這裏要向一個毫無關係的土魔術士使用這該死的魔法……」

雖然相隔數十尺之遙，中間還有巨人土俑攔阻著，林天勇卻不敢放鬆戒備，左手往前舉起，「崗石劍」在左臂凝聚起來。他點頭道：「小子，你的話說得很大嘛？」同時意念一轉，巨人土俑發出刺眼的橙棕色光芒，頭部昂起來，雙手握拳，雙臂往橫一伸，作咆哮狀。下一秒，巨人的雙拳同時往雷蒙德的所在砸落，似要把他砸扁。只見忽然之間雷蒙德臂上的藍火瞬間膨漲，把他的全身燃燒起來，紅色的魔法芒被藍色的火焰掩蓋，遠處看去竟有三分像使用水系統咒文的術士身影。

「喝啊啊啊啊啊啊啊——」雷蒙德痛苦地大叫著，同時巨人土俑的一雙巨拳已經砸至。出乎林天勇的意料之外，堅硬無比的土石之拳還沒有碰上雷蒙德的身體，已經「滋滋」的液態琉璃化起來，砸下的一雙石拳在瞬間變成一潭岩漿，隨著失去手掌的一雙土石前臂「轟隆」一聲撞於地上之時，鮮紅的琉璃漿四濺，把雷蒙德所在的木屋廢墟「蓬」的一聲燃燒起來。

林天勇吃了一驚，要知道「魔陶土俑」是土之一族最高級的咒文之一；透過「仙王鸚鵡螺石」的啟動而誕生的巨人土俑更是把土石極度壓縮而成的超高質量產物。之前雷蒙德能以「炫火加護．火箭破」之咒把其左手轟毀，已份屬難能可貴；如今雙拳竟在一瞬間液態化，更是聞所未聞的天方夜譚。他驚道：「火系統魔法的『炫火加護』嗎？不對，不可能有這樣的高熱——難道是索羅『火神』的同型咒文？」

雷蒙德擋下巨人土俑的雙拳，藍色的火勢越燒越盛，加上周圍木屋作為燃料，就像煉獄中的魔鬼一樣。他一膝跪下，右臂仍然高舉，咬牙切齒，狀甚痛苦地道：「若說索羅的『火神』是召喚魔物的咒文，我家族『火焰紋章』的『妖火爆擊』就是捨棄自身，『成為』魔物的詛咒——」說著雙足用力一撐，仍然維持著彎曲的姿勢，右臂收於腰間，肩膀向前，爆發性地衝向巨人土俑的懷內，同時怒喝聲中，睜大的雙眼和口中似乎放射出血紅的魔法芒：「——只能使出這一擊！『妖火爆擊』將會引發我的焚身詛咒，令我完全失去戰鬥力，任人魚肉。我沒有退路了；林天勇，給我納命來！」

只聽得「噗吱」一聲，巨人土俑被雷蒙德的肩衝在肚腹間撞出一個大洞，高熱的液態琉璃四射，雷蒙德披上藍火的身體就像一枚人肉做的炮彈，穿越土俑後著地雙足又再運勁，一邊大喝著，一邊直飛向林天勇的所在。

「媽的！前世作了甚麼孽，和火之一族結了甚麼仇啊！」林天勇只要看看他一擊攻破土之一族召喚系魔法中最強大的「魔陶土俑．盤古輪迴」，就知道雷蒙德「妖火爆擊」的厲害，並非受了重傷的自己能夠匹敵，當機立斷，左手向前一揮，「地裂破牙」之咒隨之爆發，土石的尖牙卻不向雷蒙德攻去，反而向左右橫生，一道厚厚的土石之牆在他身前築構起來。

雷蒙德閃出鮮紅色光芒的雙眼在變型的「地裂破牙」之咒遮蔽下失去了林天勇的身影，前衝的勢道卻依然不減，大喝道：「沒有用啊！」同時又再響起「噗吱」一聲，身體還沒有撞上，土石之牆已被融化成岩漿。他的雙足甫一著地，已猛地環視一周，鎖定往右方躍開的林天勇，身體一扭，已自撲向敵人，左手往前急伸。這一連串的高難度動作，無論怎樣看來都不像是被巨人土俑重重擊了一掌的重傷之人。

「嗚！」林天勇這一訣咒文並非為了傷敵，只為了爭取時間避開，可是雷蒙德身法之快，在他能夠遠離之前已被逮個正著。時間之短，林天勇連障眼法的「黃沙障」也來不及展開，雷蒙德的左掌已按上他披著「灰土甲」的肚腹。林天勇只叫得一聲：「糟——」雷蒙德已經大喝起來：「這時我最後的魔力源了！『零距離火彈破．六連擊』！」

「妖火爆擊」的高熱，「零距離火彈破」連擊的威力，加上雷蒙德的身法速度，即使強如披上最高級的「灰土甲」咒文的林天勇，也只能在由六記「火彈破」連成長長一聲巨響下，被轟開數十丈，像斷線風箏般飛撞向遠處石房的牆壁，把磚牆撞開一個大洞。他的肚腹與「灰土甲」的碎片混成一片，血肉模糊，在劇痛之下終於昏倒。使出兩敗俱傷的禁技的雷蒙德也不好過，「妖火爆擊」的藍火失去他的控制，反噬著施術者，令他置身於烈火焚身的詛咒之中，發出猛獸似的嚎叫。可是過不了多久，雷蒙德已經在烈火的煎熬中失去意識，倒於地上。

一時之間，滿地瓦礫的恆河河畔遊客食店區一片寂靜，萬籟無聲。

===

新德里城是南亞首屈一指的大城，身為「中東走廊」的終點站，闇黑帝國明白每月多達數以十萬計旅客商人往來的這個大城市可以是罪惡的溫床，更遑論可能以這裏為匿藏之地的五族逆黨了。因此，闇黑帝國巡察部門在這裏都派駐了重兵，以防突發事件的發生。但是這次七重天倒塌事件緊隨著獵魔旅團的搜捕令，當中內容包括了在兩小時內由獵魔旅團全權處理搜尋頭號通緝犯林天勇，並且無論發生多大的災害也不能在該段時間內插手。因此即使恆河河畔被獵魔旅團與林天勇和近藤烈紅郎搗毀得一塌糊塗，駐守新德理城的闇黑帝國警備只能看著乾著急，卻甚麼也不能做。

兩小時後，七重天災區範圍早已塵埃落定，寂靜多時，獵魔旅團的搜捕令時限已過，警備才敢派出先頭部隊，前往災區審視情勢；而第一個發現的生還者，正是被近藤烈紅郎的「居合斬．龍尾拂」擊昏的文蒂。

身穿白色制服的警備員頭戴白色的安全帽子，正前方是一個大大的紅色十字，代表了他救護員的身份。他往文蒂的背上推拿，只聽得「嘎」的一聲，文蒂終於回過神來，昏迷前的戰鬥卻令她立時左右張望，身體也不自禁地發出紫芒。救護員看準文蒂沒有殺意，才敢輕輕地拍拍她的肩膀道：「中尉，已經沒有即時的危險了。」

文蒂深深吸一口氣，仔細察看四周，只見一片頹垣敗瓦，地上軀體處處。她搖一搖頭，強自清醒一下，向救護員以下命令的口氣說道：「報告死傷者情況。」

救護員看看周圍，嘆了一口氣道：「暫時找到四十三具屍體，隨了中尉妳之外還沒有找到其他生還者。四十三具屍體中，其中一半被瓦礫所砸而傷重死亡，其餘的卻是要害被利刃捅擊滅口。死屍當中共有十具身穿高級的軍服，當是獵魔旅團的特務級人馬，皆是戰鬥殉職，包括了與我們打過交道的保羅．列特斯少尉；而殉職的最高級特務位居上校……」

腦中一轉，文蒂已經知道麥克上校已然戰死。她揮一揮手，截斷救護員的話，問道：「有沒有甚麼人

穿著過土之一族魔裝甲『灰土甲』的跡象？武士般外貌的人呢？有沒有甚麼東瀛武士打扮的死者？」

救護員向旁邊的同僚打一個手勢，一張紙張在數秒後傳遞過來。救護員閱讀著報告，回答文蒂道：「嗯……沒有特別打扮的——武士般打扮的死者；但是確實有一具屍體身上堆滿沙土，有著過盛的土之精靈濃度，似乎是『灰土甲』的殘留物。該死者肚腹被絞成一片，血肉模糊——」

「——他頸上的寶石呢？」文蒂再一次打斷他的說話問道。

救護員搖一搖頭，眼神帶著不解：「紀錄中那名土魔術士疑犯的屍體上沒有任何特別的身外物。」

文蒂呆了下來，忘掉了側腹的劇痛，喃喃自語地道：「『仙王鸚鵡螺石』被那土之一族的武士拿走了……」

遠處，恆河河畔的夕陽餘暉灑在滿地瓦礫與焦黑的血跡上，幾縷殘餘的火苗還在斷壁殘垣間幽幽跳動，像不肯熄滅的詛咒，靜靜地守望著這片被戰火與死亡洗禮過的廢墟。

第七十三章：怒火煉獄

「啊啊啊啊啊啊！」

目睹兒子被Ｉ捅至重傷，默剎德的意識搶奪了的Ｉ型人偶發出無意義的怒吼聲，左臂由上而下，往Ｉ的頭殼重重劈下。可是Ｉ的速度如雷似電，血淋淋的右臂回抽，轉眼又已後退數尺，同時嘿嘿笑道：「人類腦部運作的速度與電腦的運算差天共地，如何能比？即使你能找到程式的漏洞強搶Ｉ７２３的控制權，動作永遠不及原裝正版的我。諒在Ｉ型的製作困難，在找到重奪Ｉ７２３控制權的方法之前，姑且不把你破壞。」

默剎德也不戀戰，一手抱起兒子，同時右足橫掃，把數台Ｄ型人偶攔腰踢斷，再往上一躍，擁抱著拉忽蹲坐於自己軀體的管子之上，發出憤怒和悲痛的叫聲：「拉忽——不！不能這樣啊！支持著！我的兒子啊！」

拉忽滿口鮮血，氣若遊絲地道：「父……父親……找了你兩年……我終於見到你……這就夠了……」

在下面的亞爾法特向不遠處的Ｘ大叫道：「Ｘ！大回心法——啊！」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兩台Ｄ型人偶已經撲至。亞爾法特大叫一聲，往後退兩步，後背卻已撞上一排的管子，無路可逃。

面對撲面而來的鋼鐵利刃，亞爾法特眼眶通紅，卻死命撐開了眼皮。拉忽倒在血泊中的慘狀、那些沒有靈魂的機器人偶冰冷的步伐，全部清晰地倒映在他那漆黑的雙眸中。

『看清楚……我必須把這機械地獄的殘酷全部看清楚！』
他沒有閉上眼，迎著那兩台人偶，雙掌往前一推，強力的白色「火彈破」之咒再次爆發，兩台人偶正中攻擊，咒文爆發開來；可是後面緊隨的兩台卻又已撲至，各自合掌成刃的雙掌已往他捅來，眼看避無可避。亞爾法特心想難道這裏是他旅途的終點？一個巨大的身影卻已撲向他的面前，亞爾法特認得是誰，驚叫道：「Ｘ！」

Ｘ聽得亞爾法特的呼叫，已立刻趕過去拉忽他們的所在，回復咒文還沒有念出，亞爾法特已面臨生死關頭。危急之際也無法細想，只管以身作盾，把Ｄ型人偶的捅擊擋下來。只聽得「嚓嚓」兩聲，其中一台人偶的掌刃僅僅擦過Ｘ的右側腹，另一台的鐵掌卻正正插中Ｘ的腹部，鮮血四濺，同時巨力把他連亞爾法特二人一同推倒。亞爾法特與Ｘ一同跌坐下來，一面驚叫道：「Ｘ！你的肚子！」

Ｘ幾乎痛得暈了過去，雙手一合一張，一記巨大的「風烈破」之咒轟出。因為受傷無法妥善控制魔力的咒文比平時更為強力，竟把面前的兩台人偶一同轟成碎件；可是亦因為同樣的理由，體力隨著傷勢減弱，過量的魔力使用令他傷上加傷，「哇」的一聲吐出大量鮮血，眼冒金星之下，終於暈倒。

「糟了，Ｘ還沒有使出回復咒文，我沒能使用『模仿之眸』，如何救回拉忽？」亞爾法特以右手勉強擁著昏倒於他懷中的Ｘ，左手還在不停地轟出「火彈破」，把數之不盡、攻勢一浪接一浪的Ｄ型人偶不停地炸碎。不必使用魔力源的亞爾法特能夠不斷施咒，把Ｄ型的人偶海排除數尺範圍之外；心中所想的，卻是在Ｉ型人偶軀殼中的默剎德的懷中，腹中鮮血不停湧出，沿著父親軀體的管子中流下來的拉忽的安危。

「只有破壞的魔法，有甚麼屁用！」亞爾法特焦急得哭了出來，抬起頭，佈滿淚水的眼中望著管子上

的兩父子，心中只感到無能，怨恨無法複製出沒有眼見的咒文的自己。索羅、莎拉、愛德華與阿凡提邊戰邊退，眼觀四面的他們當然留意到拉忽和Ｘ的重傷，焦慮的心情中退到亞爾法特和Ｘ的所在，圍成一個小圓圈於默剎德軀殼的管子周圍，把看似無數的Ｄ型人偶不斷地破壞著。而之前把拉忽重傷的Ｉ，則仍然站在一擊脫離後的位置，舉頭「瞪」著默剎德的管子頂部的「默剎德」人偶與拉忽父子二人，似乎鎖定他們為自己的目標。

拉忽得不到Ｘ的回復咒文救助，到了此時此刻，已經出氣多入氣少。默剎德奪去操控權的Ｉ型人偶發出悲哀的唬叫，聲音之大超越了擴音器的上限，帶著崩拆噪音：「你們不都是術士嗎？有誰能夠救救我的兒子啊！術士不是都有不可思議的魔法的嗎？為甚麼不救救他啊！為甚麼要是拉忽……」

在裝載著他身軀的管子周圍，索羅他們與Ｄ型人偶混戰之間，金屬撞擊、火球爆破之聲不絕於耳，默剎德的哀號更顯驚心動魄。Ｉ的注意力仍然在默剎德操控的Ｉ７２３和瀕死的拉忽之上，冷冷地道：「愚蠢的人類啊，本來只要乖乖順服捐獻，父子就可超脫生死，在『菩提樓閣』之間作為超越人類的存在，現在卻弄得陰陽相隔，又何苦呢？」

拉忽咳出兩口鮮血，意識開始模糊起來，道：「生命……有生必有死，要我成為這種……不知所為的『存在』，我寧願活得精彩過……而死。如今……我已再見到父親……本來就……死而無憾……」說著眼裏已漸漸目不能視物。默剎德的心中絞痛著，機械的身體卻哭不出來，只管沉吟道：「拉忽……不要說不祥之話！」實際上視覺系統掃描著拉忽的身體，知道他已撐不下去多久。

「我的感覺漸漸消失……這就是……父親……每天……都活於黑暗之中……的感受罷。父親……兩年以來……一直在找……只想告訴你……」拉忽的說話聲越來越低，默剎德的機械身軀反映著他的思緒，雖然不能哭出來，卻不斷地抖動著。拉忽似乎已經失去知覺，用盡最後的力氣說道：「……父親……我愛你……」然後僅僅活了十三年的他吐出最後一口氣，與世長辭。

「拉忽啊——」默剎德的視覺系統告訴他兒子已經完全失去生命的跡象，他發出最後的嚎叫，然後身體靜止下來。在管子之下的亞爾法特一行人都聽到管子之頂發生了甚麼事，不禁都流下淚來。在外圍的Ｉ臉上藍光閃爍，好一會後又再發聲：「無線網絡還關閉著，訊息無法傳遞——還不肯放棄對Ｉ７２３的操縱嗎？兒子死亡，你也就沒有活下去的意義了吧？把意識回流到中樞機，和其他厭世的人類一樣，刪去人格吧！」

只見默剎德操控著的Ｉ型一手抱起拉忽的屍身，慢慢的站起來，道：「你說得對，我也沒有活下去的意義了。」說著一躍而下，立於還在橫砍直劈、魔法四射的亞爾法特一行人圍成的圓圈之內。莎拉把寒霜冰劍從一台Ｄ型的身體中抽出，右足一伸把損毀的人偶踢開，百忙中說道：「默剎德先生！對不起，沒能救活拉忽……請你節哀……」

默剎德的臉部轉向莎拉，再掃視流著淚的亞爾法特、重傷昏迷的Ｘ、咬牙切齒地戰鬥著阿凡提、索羅與愛德華，臉上的綠色光點閃爍了幾下，放下拉忽的屍身道：「謝謝你們把拉忽帶來，讓我們死前至少能夠道別。」

索羅一邊揮劍，一邊奇道：「『死前』？默剎德你……」

眾人還沒有完全瞭解默剎德的說話，他忽然猛力回身，右拳把自己軀體的管子一擊打破，同時伸拳成掌，已「噗」的一聲插入肉體的心臟位置。滲著大量血液的綠色營養液隨著琉璃管的破裂爆發出來，默剎德的軀殼仍然插著人偶的鐵掌，落於金屬軀殼的肩上。被營養液灑得全身濕透的眾人「哇」的一聲嚇了一跳，唯獨重傷的Ｘ在意識迷糊之間，仍然處於昏迷的狀態。

默剎德把自己抖動著、漸漸失去生命的軀殼放在拉忽的屍身之旁，一邊說道：「殺死自己，卻仍然活著——這是甚麼樣的惡毒詛咒啊！現在我已經切切實實地死了，就讓我把這詛咒之地作為我的陪葬吧！」

他又向亞爾法特眾人道：「假如我的意識回流到中樞的話，我的使用權限沒法對『菩提樓閣』的主軟體作出任何的破壞，因此一切還是要對主電腦作出物理性的攻擊才行。主電腦的位置我沒有辦法鎖定，但只要毀掉這幢大廈就能將之埋葬。各位，請盡快離開吧！」

不待亞爾法特一行人答話，默剎德的鐵腿已踢起，旁邊另一根管子又再被打破，裏面的人隨著綠色液體跌出外面。Ｉ怒叫道：「默剎德．亞爾伊沙衛！你竟敢破壞『菩提樓閣』的所有物！」話聲之間，Ｉ高高跳起，躍過大批與索羅等人戰鬥著的Ｄ型人偶撲向默剎德的所在。默剎德也怒叫著，也一躍而起，撲向在空中的Ｉ。在Ｉ型人偶之下的Ｄ型人偶似乎知道要讓開，一個圓形的空間中空出來。

只見兩台Ｉ型人偶在空中拳腳相交數下，竟已樓抱在一起。臉上閃著藍光的Ｉ把閃著綠光的默剎德在三、四招內制服，右手抓著他的頭部，兩台人偶「砰」一聲地往地上撞去，把金屬製的地板都撞凹。默剎德知道被Ｉ制著後大勢已去，道：「可……可恨……」

Ｉ的聲音帶著憤怒，道：「本來因為Ｉ型的製作不易，要把Ｉ７２３的身軀留著；但你的行為已經超出控制了，必須把軀體的機能停止！」說著右掌高舉，鎖定了默剎德的後頸關節。

默剎德向亞爾法特等人大嚷：「破壞『菩提樓閣』，為我們父子倆報仇啊！」

全身濕透的亞爾法特一行人一邊擋著Ｄ型人偶的攻勢，一邊留意著Ｉ與默剎德的戰鬥，只見到最後一幕，Ｉ的右掌插著默剎德的後頸關節，數星火花爆發，默剎德操控的人偶臉上的綠色光芒不停閃爍，然後終於消逝。

「啊啊啊啊——」索羅的性格最剛烈，看了這一幕只感到無比憤怒，一記「火狐尾」轟出，把面前五具Ｄ型同時破壞，爭取了數秒的空檔。他怒喝一聲，道：「這詛咒之地，就讓我索羅以『火神』破壞！」

莎拉聞言大驚，叫道：「Ｘ還在重傷昏迷當中，你沒有他的回復咒文輔助啊！」

莎拉的話還沒有說完，天焚劍上的繃帶已被索羅解開，只聽得索羅丟下一句：「有你的冰封咒文就足夠了！」說著劍刃向地一捅，念出咒句：「煉獄！」

愛德華咒罵著：「你要把我們一拼烤焦嗎！」他把亞爾法特和他死命抱著的Ｘ抓起，同時向阿凡提喝道：「不想燒死的話跟我跑！」

阿凡提還沒有搞清楚甚麼一回事，只感到周圍的溫度越來越高。莎拉祭出「平湖水鏡」，水球凝結成固態，把索羅緊握著天焚劍的雙手包裹著，同時索羅的紅色魔法芒越來越刺眼，面前燃燒著拉忽與默剎德屍身的一堆火焰越燒越旺。他回頭一望，只見一路上維持著外圍Ｇ型人偶操控的愛德華身上的金光忽然一暗，代表著他放棄了操縱魔法，卻復又再次閃耀起來。與Ｄ型人偶酣戰良久也不肯使用魔法的他如今卻使出巨大的「閃龍擊」之咒，一大堆的Ｄ型人偶被他一擊轟飛，面前開出一條通道，愛德華帶著亞爾法特和Ｘ循原路往倉庫的入口越跑越遠。

「這……這是甚麼狀況啊！」阿凡提感到無比的高熱，此時索羅面前的火焰已足足兩、三個人的高度，還在急劇增長著，就像從拉忽與默剎德釋放出來的憤怒化為實體。他的戰鬥直覺告訴他即將大難臨

頭，立刻拔足就跑，跟在愛德華後面。索羅帶著痛楚的怒吼聲傳來：「詛咒之地啊，給我焚燬；拉忽與默剎德，你們的力量就由我借用吧！」

Ⅰ判斷出眼前的火魔法是最大的威脅，立時發號施令，把所有的D型人偶一同攻向索羅與莎拉的所在，一時之間火光的周圍是黑壓壓的一片人偶海。Ⅰ的聲音響起來，向索羅喝問：「『終結者』的廢棄原型！『宙斯』的理論來到這一代的文明，竟成為現實嗎！」

===

「不能把索羅與莎拉留下來！在『火神』的破壞力與密封的室內空間之內，他們無路可逃，只有死路一條！」愛德華、阿凡提帶著亞爾法特與重傷的X跑出倉庫，回到之前Ⅰ與他們對話的雪白房間，才停下來稍為喘一口氣。冷靜下來的亞爾法特脫下外衣，為X作出簡單的緊急包紮，看出他沒有即時的生命危險，想起還在倉庫之內的索羅與莎拉，擔心地說道。

阿凡提沿著牆壁不停地摸著，在尋找門縫與開口。他一邊尋找，一邊說道：「『火神』嗎？活了四十三年，從來沒有聽過火之一族的魔法有著召喚系的咒文。這是擁有魔源聖物『古劍天焚』的索羅家族獨有的力量嗎？啊，這裏！」他在房間的另一端找到一道細縫，向眾人示意道。

愛德華嘆氣，拔出一柄黃金斧向阿凡提的方向走去，一邊說道：「難道亞爾法特你認為我們留在裏面，就能做到甚麼？」

亞爾法特急道：「不留下的話則甚麼也做不到啊！」

愛德華把黃金斧劈在門縫裏，用力一扳，室外的暗淡的陽光由越開越大的門縫透射進來。他別過頭去，咬牙道：「在『火神』的威力下，加上莎拉的冰封魔法，希望索羅能夠在短時間內解決那一大堆人偶吧！」

亞爾法特走上前，來到愛德華的旁邊大聲嚷道：「『希望』嗎？難道一同旅行了這麼久，你仍不把他們當作同伴，能隨手捨棄嗎？」

愛德華回手一掌，「啪」的一聲刮在亞爾法特的臉上，喝道：「不要質疑我的心！亞爾法特啊，清醒一點吧！現在X安危未卜，難道要等到大廈倒塌下來，才去想如何把他從瓦礫中拉出來嗎？」

亞爾法特聽到這一番話，呆了起來，才想起現在的確是兩難的境地，愛德華選擇了保護X、阿凡提與他自己的安全，其實並沒有錯。

「對不起……愛德華……」亞爾法特撫摸一下被刮得紅腫的臉，道歉道：「我竟然這樣看你……」

「好了，」阿凡提與愛德華一起把滑門拉開，外面是「菩提樓閣」建築物群的空地。他打圓場道：「先離開這大廈的範圍吧，把X置於安全的地方後，我們回去幫忙便是——」忽然之間「轟隆」一聲巨響從倉庫的方向傳來，自然是索羅的「火神」召喚破壞的聲音。

亞爾法特看著愛德華與阿凡提合力把X抬出外面，咬了一咬牙，回身往倉庫跑。愛德華看見吃了一驚，大叫道：「亞爾法特——」

「我們已經失去拉忽和他的父親——」亞爾法特的聲音從房間裏傳來，人影已閃進倉庫的入口：「我不能再背負起失去索羅或莎拉的罪了！」

===

與之前三次於室外廣闊的空地上解放「火神」不同，雖然儲存著一千四百多具「活死人」的倉庫有著三、四層樓的樓高，空間也甚為廣闊，畢竟仍是室內，加上全金屬製的圍牆和地板，在「火神」高熱之下倉庫就像一個烤箱，說是如召喚魔匄一樣的「煉獄」也不為過。空氣中瀰漫著金屬熔化的刺鼻焦味與燒焦肉體的濃烈氣息，熱浪滾滾，讓人呼吸都感到灼痛。

即使得到莎拉的冰封咒文幫助，高熱之下索羅與莎拉越來越難忍受；所幸連金屬地板也被漸漸融化的「火神」果然發揮著其破壞的力量，火焰的巨掌左右揮舞，把大堆的人偶融成廢鐵，轉眼已剩下Ⅰ和數具被呼召過來、距離較遠的Ⅰ型增援。莎拉痛苦地「嗚嗚」呻吟，終於忍受不住，明知道會使魔力源的消耗百上加斤，還是決定使出聖物「平湖水鏡」以外的第二記魔法「聖水圓舞」，務求以這地域附近本來就較高的濕度，使之維持液態，為他們二人降溫。只見紅藍色的魔法芒無比刺眼，卻有著強弩之末的感覺，像是迴光反照一般，看來已經支撐不久。

亞爾法特要幫助索羅與莎拉的決心戰勝了對高熱的恐懼，踏入了高熱的地獄。在「火神」的高熱之下，數百根裝著Ⅰ口中的「六千多週期」以來「搜集」回來的「捐獻者」的管子已燒得破裂掉，地上的軀體處處，都燃著火，像經歷著聖火的洗禮，從不生不死的狀態中解放。由於管子的破壞，即使高熱讓視線扭曲，索羅、莎拉、Ⅰ和剩餘的人偶的所在可以一望而見。

全神貫注在「火神」的維持上的索羅留意不到亞爾法特的到來，瞪著Ⅰ怒吼著，心中所想，「火神」的動作反映出來，已自撲向Ⅰ的所在。Ⅰ以非人的動作後退數尺，剩下的七台Ⅰ型人偶以身作盾，擋在Ⅰ的身前。可是「火神」的雙手已經張開，把七台Ⅰ型一抱入懷，完全收入火焰的身軀之中。只聽得「霹靂啪啦」之聲大作，本來以防禦見稱的Ⅰ型人偶就像廢紙一般被不知名的巨力捏成一團，成為一球廢鐵。

嘗試以水降溫、保著二人性命的莎拉卻看見亞爾法特的到來，急道：「亞魯！你來這裏幹甚麼！」

亞爾法特站在原地，看著「火神」，身上不自覺地發出白色的光芒：「要破壞這要塞嗎……」這時候索羅才看見亞爾法特，聽得他的自言自語，大吃了一驚：「亞爾法特你想——」

留意到亞爾法特的不只索羅與莎拉，瀕臨絕境的Ⅰ在計算著，知道自己被破壞事小，不能阻止索羅的巨大火魔法破壞「菩提樓閣」的主電腦事大，立刻撲向亞爾法特，要以他為人質，要脅索羅收手。索羅當然想到Ⅰ的思路，擔心的卻不是這一回事：「『火神』的召喚並非單單的行使火之魔法，沒有古劍天焚規限著『火神』身體體型的話——」

莎拉聽出他的言下之意，已經向亞爾法特大叫起來：「亞魯！不要把『火神』複製！」

可是亞爾法特已經聽不到他們的呼喊，甚至看不到Ⅰ的撲殺，「模仿之眸」已經發動，眼前只看見白熱的火光，向前席捲而去。

「……！」

Ⅰ正好在白火的前進路線之中，還沒能作出反應，竟在數微秒之間由伸前的右臂起，全身迅速化成灰燼。這時候，倉庫化為一片白熱煉獄，融化的金屬地板如熔岩般緩緩流淌，數百條爆裂的管子碎片懸在半空，映著熊熊烈焰，灰燼與火光交織成一幅末日般的畫卷，彷彿整個「菩提樓閣」都在為這場永恆的詛咒焚燒而哀鳴。

第七十四章：跨山尋寺

凌晨時分，天色比深夜時更加陰沉。山間野地之中，天色特別清朗，空中稀薄的雲朵半掩著繁星，悠悠地飄向東方，像在指示眾人的前進方向。群山環繞，眾人的西面是一系列特別高聳的雪山，下面是一小片空地，索羅、莎拉、愛德華，與睡著的阿凡提、昏迷的亞爾法特與重傷的X在那裏紮營；而離眾人不遠處則是一個偌大的湖泊。現在時值仲夏，天氣卻甚清涼，想來自是高山樹林和湖泊對氣溫的影響了。

可是此刻他們卻無暇欣賞林間的良辰美景，各自在空地上忙著。愛德華的身上披著金黃色的魔法芒靜坐冥想著，使用人偶操控魔法的搜索步驟，觀察著有沒有人偶的追兵從後面追至；阿凡提倚在樹幹合眼休息，與他拍檔、輪到他當值的索羅在周圍巡察著以防萬一；而莎拉正把山澗掏來的水分別餵給昏迷的亞爾法特與仍然奄奄一息的X。

自從「菩提樓閣」被亞爾法特複製出來的無限制「火神」魔法破壞以來，險險以防禦咒文保住眾人小命的索羅等一行四人一路忙著把重傷的X與耗力過度昏倒的亞爾法特抬走，已經急行了兩天兩夜。愛德華每數小時就使用「搜索」的魔法一次，索羅與阿凡提一前一後保護著隊伍，而莎拉則負責起照顧傷者的任務。

X的臉色灰白，雙唇甚乾，可是至少已經甦醒過來，掩著包裹在亞爾法特的外衣之下、還在滲著血的傷口，強忍著劇烈的痛楚。沿途以來，這地段位於喜瑪拉雅山脈的山谷，已經算是平坦，路上還是頗為陡峻，莎拉緊急粗糙造出來的木頭車當然沒有避震的功能，木頭車的震動不停地弄痛著X的傷口。所幸X的傷勢雖深，他的回復力驚人，加上亞爾法特在菩提樓閣時的緊急包紮和莎拉的妥善後續處理，總算沒有惡化。他喝了一口水，向莎拉點頭道謝，又望向旁邊仍然昏迷不醒的亞爾法特，嘆了口氣道：「這小子這次又幹了甚麼了？」

莎拉搖著頭道：「他把索羅的『火神』之咒以『模仿之眸』複製出來，卻沒有古劍天焚對魔法之火的限制，竟自把整幢『菩提樓閣』的中心大廈炸毀之餘，還把方圓數里的範圍燒燬。『菩提樓閣』的根基似乎被索羅與亞爾法特的巨型火魔法破壞，整個建築物群都內陷下來，我們好不容易擋下了亞爾法特的複製咒文，又險象環生地從塌陷的『菩提樓閣』逃出來，算來已經跑了兩天。我們只怕機器人偶追來，倒辛苦愛德華了……」

「能夠擋下無限制的『火神』是我們的幸運哪。」在巡邏的索羅來到莎拉和X的旁邊，插嘴說道：「『火神』本來就威力驚人，失去天焚規限的啟動比暴走的『火神』更加恐怖。愛德華當時在中心大廈之外，隔了厚厚一重鐵牆，還有時間把防護咒文推至高等防禦程度；我和莎拉卻近在亞爾法特咫尺之間呢。幸好是同一來源的火之精靈，我才能夠對亞爾法特複製出來的火作出少量的操控，排斥他的咒文之餘有時間把『炫火加護』構築，保住了我和莎拉的命。」

這時候愛德華從冥想中醒來，睜開眼，站起身來點頭道：「好了，看來我們應該安全了。我們的數十里範圍內都沒有機器人偶的蹤跡，今晚休息過後應該可以慢慢走了。對了，雖然亞爾法特還在昏睡當中，他的『魔磁』應該還在運作吧？莎拉，麻煩妳找找，看看我們應該從這裏向哪個方向走。」

莎拉「嗯」了一聲，從亞爾法特的褲袋中掏出指示下一件魔源聖物的魔磁，同時抬頭往空中漸漸下沉的新月望去，一邊喃喃地道：「月落西方，那麼魔磁指著的方向是……正東方吧？」說著順著魔磁的指針下意識地看去，忽然「噫」的一聲輕叫了出來。

索羅和愛德華聽得莎拉的輕聲驚叫，沿著她的眼光看去，同時拔出武器，凝神以待。只見漆黑的林間

似乎有無數的綠色光點，隱約閃耀著銀白的光芒，卻是體毛反映著暗淡的月光。他們仔細一看，更是嚇了一驚，原來是十多二十頭野狼的身影。莎拉暗地叫一聲糟，道：「走出了『逐龍之印』的範圍，在喜瑪拉雅山間果然有野狼猛獸嗎？」

忽然「鏘鏘」一聲響，野狼之間走出一個平頭裝髮型的中年男子，三十多歲的年紀，身穿紅紅的袈裟布袍，包裹著瘦削而黑實的身軀。他的手上持著一根銅製的禪杖，杖頂四、五個銅環，木無表情地看著索羅一行人。他似乎猶豫了一會，終於立定決心，向前踏一步，同時身旁的野狼竟然也慢慢緊隨著。

「不……不必擔心……」X喘著氣，一面看著僧人與野狼的所在，一面向同伴說道：「這些狼……是……三眼聖狼……」

「甚麼？」索羅、莎拉與愛德華聞言吃了一驚，一同往野狼看去。果然，跟在僧人身旁的野狼身上都是雪白的銀毛，額上多了一隻眼睛，反映著幽幽的綠光，正是當初在中非剛果流域中，在迷路森林與X初相遇時，與X一起奮死保護著幼龍的幻獸。只見眾人的左手手背忽然亮起白色的光芒，卻是等號形狀的『御龍使紋章』在發光。莎拉有點不知所措，看看自己的手背，又看看面前的僧人與群狼，驚訝地道：「這……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近二十頭的三眼聖狼看見眾人的光芒，跑前數步，然後一同伸出一隻前足，置於地上，三隻眼睛閉起來，聖狼的下顎貼於地上，看來竟是跪拜的樣子。這下子連帶著聖狼的僧人也露出驚訝的神色，好奇地看著眾人。

默然無語良久的僧人終於開口，手指指向旁邊的雪山和湖泊，以破折的英語單詞問道：「岡仁波齊聖山——瑪旁雍錯聖湖——來到這裏——為甚麼？」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對望著，面面相覷，不太聽得懂嘰哩咕嚕的地理名稱，呆了起來，不知如何對答。

「哦，原來不知不覺間我們已經穿過了喜瑪拉雅山脈，來到岡底斯山脈了嗎？」在他們背後，阿凡提剛剛睡醒的聲音傳來。只聽得他哈欠一聲，伸著懶腰走上前來解釋道：「看來我們已來到喜瑪拉雅山脈北鄰的地帶了。如果這雪山是岡仁波齊聖峰、這湖泊是『聖湖中的聖湖』瑪旁雍錯的話，這裏就是『世界的中心』、濕婆的樂園了。」

「『世界中心』？『聖湖中的聖湖』？『濕婆的樂園』？」索羅等人越來越不知所以，異口同聲地問道。

阿凡提搖了一搖頭，竟然沒有多作解釋，走上前去，雙手合十，向僧人行了一個佛禮，然後交差於胸前。僧人呆了一呆，左手也置於胸前，微微頷首。以華語問道：「還俗僧……嗎？施主的輩份是？」

阿凡提道：「法號『清志』。」

僧人吃了一驚，道：「『清』字輩的長輩！貧僧『靜澈』。」說著躬了一躬身，狀甚恭敬。阿凡提搖頭道：「我已還俗多年，靜澈師傅不必多禮。唉，怎麼搞的，我們太多話了。」

靜澈微微一笑，臉上紅了一下，有點尷尬的樣子，再也不語。到了這時候聽不懂華語的索羅等人更是一頭霧水，索羅把天焚劍收起，皺眉問道：「長氣大叔，可以告訴我們這位僧侶是誰嗎？」

阿凡提回過頭來，神色帶著平時看不見的祥和，一反平時的長篇大論，簡單地答道：「這位師傅是尼瑪『無言寺』的靜澈師傅。」

「『無言寺』！」莎拉幾乎叫了起來：「那不是『禁語魔鑽』魔源聖物使的所在嗎？」

===

周圍風聲微微吹著，樹影婆娑，葉子在微風吹過之下沙沙響起來。在山間的森林之間，三具木橇的底部在草地上滑行著，偶爾碰上小石塊，咯咯在響，夾雜著「嘎嘎」的銀狼喘氣奔跑的聲音。

離開了喜瑪拉雅山脈，穿越居住西藏的住民稱為「世界中心」的岡底斯山脈的山間野路之間，是由無言寺僧人靜澈牧養的十八頭三眼聖狼，分開三組拖行著載著索羅、莎拉、愛德華、阿凡提、還有仍然昏迷的亞爾法特和傷勢漸漸好轉的X的三台木橇。

走在最前面、與阿凡提坐在同一具木橇之上的靜澈望了一望天空，皺著眉看著灰灰的雲層，吆喝了一聲，把帶頭的六頭三眼聖狼拖慢下來。索羅的木橇上由莎拉照顧著亞爾法特，愛德華則與受傷的X坐在一起，拖行該兩具木橇的聖狼看見靜澈在數十尺面前停下來，也跟著停下。靜澈不說話，只指一指天空的灰雲，向阿凡提搖一搖頭，阿凡提已然會意，向眾人解釋道：「靜澈師傅說……這個，他也沒有說啦，不過要知道我們無言寺本來就少言少語，要從對方舉止中領悟對方的意思，是一大課題。想當年在無言寺修為二十年，對觀言辨止也算頗有心得。記得小時候——」

愛德華掩臉打斷道：「慢著，回想當年之前，靜澈師傅想『說』甚麼來著？」

阿凡提呆了一呆，敲了自己的頭殼一記，道：「對，怎麼把話題扯遠了。本來和靜澈師傅初會時，還以為以前的修為都回來了，明明說話簡潔了許多的說……」

索羅嘆了一口氣道：「由瑪旁雍錯聖湖起程到這裏不過兩天而已，由昨天起你的話又已多起來了，虧你夠膽說你的說話簡潔了許多！」

阿凡提正要抗議，愛德華又再不耐煩地打斷：「師．傅．要．說．甚．麼！」

這時候莎拉像是讀懂靜澈與阿凡提的心思似的，看著天空，已經接口道：「那是雨雲，來勢甚急，師傅該是要告訴我們暴雨快要來到，我們應該暫時找個地方休息一晚，不宜繼續前行。」說著看看懷中的亞爾法特，神色帶點擔心：「已經四天了，亞魯還沒有醒來。希望他沒有事吧……」

「放心吧，」索羅回過頭來，向莎拉道：「這小子的命很硬，才不會有甚麼事。」

靜澈看著眾人，微微一笑，指著南方山崖，吆喝一聲，又再驅狼前行。這下子所有人都輕易明白，他是要往山崖斷壁找山洞去。索羅與愛德華也不必指揮三眼聖狼，狼群看見同伴往南奔跑，也興奮地吠叫了數聲，一起拖著索羅等人跟著前行。

三眼聖狼不如普通野狼的無性凶狠，卻非家犬的性格，仍然喜好於野地飛奔嬉戲。與靜澈交好，作為他的護衛，本是三眼狼的自願；遇上了得到「御龍使紋章」的眾人，更加激發了牠們本來要保護龍族的使命感，帶著索羅等人奔跑更是投其所好，即使負重，兩天之間在高低起伏的山間野地中，還是前進了頗為可觀的、接近二百五十公里的距離。

靜澈似乎頗為瞭解這附近的地形，沿著山崖找了不多久，已引著眾人來到一個頗大的山洞之前。他率先走下木橇，解下腰間一個大大的水壺，在木橇中的行囊中找出三個陶盅，放於地上，然後把之前在山澗掏回來的水分在三個陶盅之內。他解開十八頭三眼聖狼身上將就綁起來的繩套，拍拍每頭銀狼的

頭頂，輕輕地小聲說一句感謝，三眼狼吠叫一聲，各自往陶盅之旁喝水去了。看見三眼聖狼都在喝水，靜澈才滿足地微笑，自己也從皮水壺中喝一口。

愛德華與阿凡提攙扶著X走著山洞，同時索羅也把亞爾法特抱起，擱於肩上，往洞內走去。莎拉把木橇上的簡單行囊收起，與靜澈一起拿著洞內，靜澈輕輕說了一句：「雨、來了。」

果然，哇啦哇啦的雨聲響起，豆大的雨點驟然落下，緊隨著一記閃電和一聲悶雷，本來還頗為晴朗的天色一下子陰沉起來。十八頭三眼聖狼喝飽了水，其中三頭甚有靈性地把陶盅用口撿起來，拿回山洞之中的靜澈腳前。數頭三眼聖狼在洞外的暴雨中高聲狼號，逕自往林間奔去。靜澈雙手合十，輕聲地念了一句「善哉」，竟自默禱起來。

莎拉好奇地向阿凡提詢問，阿凡提點頭道：「三眼聖狼畢竟為野生動物，總得覓食。聖狼為肉食動物，自然有殺生的行逕了，靜澈師傅當然為了被獵殺的動物悲傷了。唉，這倒是我不掛念為僧的原因之一，經常為眾生的生老病死而愁哀。」說著竟自呆了起來，呆呆看著山洞外連綿不絕的雨點。

不再理會阿凡提，莎拉看看在洞內臥於地上的亞爾法特，又看看山洞之外的雨勢，嘆一口氣道：「這一大片烏雲嘛……看來好一陣子也不會停雨呢。」

這時候倚在洞壁的X輕輕拉開包紮著腹部的布匹，檢查一下自己的傷勢，嗚嗚地呻吟道：「傷口是慢慢好起來了，只是痛得離譜。不知能做些甚麼分一分神呢？」

愛德華自斜揹著的皮袋中掏著，呆了一呆，把以前在亞歷山大利亞撿回來、本屬於伊沙貝拉，類似護腕裝甲的古文明武器拿了出來，打量了一下，想起才不久前與她的交往，至今卻已身死於弒龍教的教父諏傲爪下，不由得輕輕的又嘆了一口氣，感慨世事變幻無常。他把護腕放下，轉而把魔源聖物「莎蓮娜之青銅豎琴」拿出來，輕輕撥一下金黃色的弦線，一個和弦彈奏出來，同時說道：「不如趁這個機會，學一學你們木之一族的『破滅奏鳴曲』吧？」

X像看著妖怪似的，瞪大眼，撐大口，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你是認真的嗎？明知道『破滅奏鳴曲』是封印金之一族的魔曲……」

愛德華嘿嘿一笑，搖頭道：「我寧願相信你啊！根據我家族代代相傳的知識，『神之禁曲』若不從頭奏到最後的話，我們『還有機會逃開』。這一曲本是屬於木之一族的，本來就該回歸你們；還有誰比起你這位魔源聖物使更能信任呢？不過教你有兩個條件——」說到這裏愛德華頓了一頓，看看X的反應。

X微笑著點了一點頭答道：「難道我還真的會把金之一族的魔力封印起來嗎？有甚麼條件不防說來聽聽。」

愛德華哈哈一笑，道：「也不是不相信你啦！只是教你『破滅奏鳴曲』的旋律時不能依序相授，以免真的不小心把奏鳴曲全首奏出。還有，試奏旋律時，千萬不要把全段奏完，緊記把最後一個音符留下來！」這下子連索羅的注意力也吸引過來，插口問道：「為甚麼不能把最後一個音符奏出？」

愛德華嘆了一口氣道：「大白癡果然是大白癡。」

「你說甚麼——」索羅正要發怒，亞爾法特的聲音卻忽然傳來：「『破滅奏鳴曲』的七段樂句，是七訣風系統的咒文啊；假若全句旋律都吹奏出來的話，豈不把山洞裏吹得亂七八糟？」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X與阿凡提異口同聲地怪叫起來，語氣中雖然驚奇，卻更歡喜。靜澈看見亞爾法特醒來，也雙手合十道：「施主無恙，可喜也。」

「我昏迷了多久了……呃！為甚麼又打我？這是對待病人的態度嗎？」亞爾法特撫著被索羅敲在後腦勺的腫瘤，抗議道。

索羅哼了一聲，臉上卻盡是笑容：「答得出金髮小王子的謎底，即是說早已經醒來，聽著我們的對話好一會了。醒了卻不告訴我們，還不該打？」

亞爾法特伸了一伸舌頭，終於坐直身子道：「你們把我抬進山洞裏時我已經半醒了，只是看見你們好像各有各忙似的，不方便打擾罷了！」

莎拉眼眶濕潤，有點哽咽地道：「亞魯，你沒事就好！我們多害怕失去了拉忽和他父親，連你也會失去了……」

這時候眾人才又回想起在「菩提樓閣」喪命的拉忽父子，心情沉重起來，不禁唏噓。靜澈雖然英語說得不好，倒還聽得懂他們的對話，也嘆了一口氣，以華語說道：「生死有命，一切皆是緣份。」

一時之間，除了洞外雨聲潺潺和數聲三眼聖狼覓食的狼號之外，只剩下索羅生起的柴火燃燒著枯木的「霹靂啪啦」的聲音。

第七十五章：魔曲旋律

岡底斯山脈全長接近一千七百多公里，本來是印度板塊與亞洲大陸板塊相撞擠起來的地理現象，在世界文明崩潰、復又重生之後不知多少千百年，在地理學上不過一霎眼的時間而已，與南鄰的喜瑪拉雅山脈都幾乎沒有甚麼大的變動。由離開被西藏原住民稱為「世界中心」的岡仁波齊聖峰一帶以來，在無言寺外出修行的靜澈僧人帶路下，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X與阿凡提乘坐由三眼聖狼拖曳的木橇攀山越嶺，轉眼已經走了幾乎一個星期。

靜澈對這一帶的地勢出乎眾人意料之外地熟悉，在阿凡提解釋下，由沙漠中尼瑪市外圍高峰「龍骨峰」上的無言寺起行，往來有著「濕婆樂園」之稱的聖地，沿途勘察世態、苦行修為，是寺中僧侶常做的事。每每僧人之間有對自己的修為疑惑或困惱者，都會被住持建議作此旅行，當中有修行後還俗之人，也有因為走了一趟而對佛家的信仰更加堅定的僧侶，負起經常往來這段行程、類似巡邏員的「保常僧」的角色。靜澈自十八歲起首次旅行，作為「保常僧」來回無言寺與岡仁波齊聖峰，十數年間已經不下十數次，自然老馬識途。

三眼聖狼拖曳著三台木橇來到岡底斯山脈的邊緣，不經不覺之間來到數千米的高度，空氣也越來越稀薄。本來就有武術底子的索羅、莎拉、愛德華及阿凡提，和與空氣為伍的X還好，身體自然而然地調整呼吸，稀薄的空氣對他們影響不大；可是亞爾法特運動細胞低下，雖只乘坐著三眼狼拖曳的木橇，也不必如何動身，來到這個高度已經漸覺呼吸困難、頭昏腦脹。

走在最前方的靜澈身為保常僧之職，最清楚這種高山症狀對初次來到高原的旅人或僧侶的影響，來到岡底斯山脈邊緣時自然把注意力集中於不適的亞爾法特身上了。到得三眼狼不再願意前行，眾人的腳程因為為了讓亞爾法特慢慢適應高度而拖慢了整整一天。

就在亞爾法特在靜澈的照顧下慢慢克服高山症、與X以匪夷所思的高度回復力漸漸地從重傷中復原之時，一行七人來到山間野林的最後一部份植被，十八頭三眼聖狼與眾人依依不捨地告別後回到林中老家去。穿過最後一排樹林，眾人的眼前豁然開朗——這並非用以形容天朗氣清，卻是地上的森林忽然不自然地完全消失，只餘磷磷怪石，綿延前面數公里後漸漸變成灰黑的碎沙；天空之中，本來萬里無雲的好天氣忽然止住，似乎延伸數百公里的烏雲在眾人的眼前展開來，掩蓋著他們的前路。

一陣刺骨的寒風從荒漠深處毫無預兆地颳來，猶如冰冷的利刃般掠過眾人的臉頰。

「嘶——這風怎麼像刀子一樣刮人！」阿凡提不由自主地拉緊了衣領，冷得打了個寒顫，忍不住抱怨起來：「前一刻明明還是好天氣，一踏進這裏，氣溫和雲層就突然變得這麼反常，簡直就像是走進了另一個世界。」
他蹲下身，抓起一把地上的灰黑碎沙，在指尖揉搓著，眉頭深鎖：「看看這些黑沙，還有這終年不散卻又從不降雨的烏雲。自從許久許久以前開始，就有一派學說認為，這裏極度反常的氣候與地理，正正是其身為『巨人兵遺跡』的鐵證……」

亞爾法特和索羅等人本來還在警惕四周，聽到「巨人兵遺跡」幾個字，都不禁豎起了耳朵。

阿凡提見有人聽，立刻又滔滔不絕起來，連寒冷都似乎忘記了：「可是啊，這個說法有兩個無法自圓其說的漏洞！第一，世上其他的巨人兵遺跡不一定有著反常的地理現象，像北美洲中部的『巨人草原』，現在可是綠草如茵，正常得不得了；第二，這裏被群山環繞，根本找不到巨人遺跡最大的特徵——那種像蹲下來的巨人一般的山陵形狀！世界上被公認的遺跡只有八個，離傳說中『十二巨人』還差了四個，那些西方學者硬要把這裏的高原沙漠湊數，實在是無謂的執著。啊，不能扯得太遠。我

在說甚麼？啊，對了，其實我想說的是，這片我們稱之為『烏漆高原沙漠』的地方——」

阿凡提還在口沫橫飛，走在最前方的靜澈卻忽然轉過身。

他沒有開口打斷阿凡提的長篇大論，只是默默地走到他面前，伸出手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後遙遙指了指滿佈灰黑碎沙的地平線前方。靜澈那雙平靜的眼眸中透著一絲「不容分說」的催促，隨後他做了一個雙手合十的動作，無聲地提醒著這位還俗僧：少說話，多趕路。

阿凡提的長篇大論被這無聲的舉動硬生生堵在了喉嚨裏。他愣了一下，看著靜澈那無可奈何的眼神，只能悻悻然地把剩下的話吞回肚裏，嘆了口氣道：「好吧好吧，靜澈師傅的意思是，小鎮就在前面不遠。我們還得走上半天，休息一晚才能找馬兒.....唉，我這不是為了讓大家在惡劣天氣裏提提神嘛。」

靜澈沒有再理會阿凡提，遙指著前方，回頭向著亞爾法特一行人簡潔地說道：「小鎮前面不遠。我們走路半天，休息一晚，找馬兒。」

把話說過，正要起行時，X微笑著拍拍他的肩膀，說道：「我腹間的傷勢也好得七七八八了，這幾天休息時在愛德華的指導下——」

這時候愛德華揮揮手打斷道：「別這麼說。我哪裏懂得笛子了；只是一起研究罷了。」

X點一點頭續道：「總算是多得他的音樂才能，我才能學會了『風華樹笛』的基本。不如就趁這機會試一試由樹笛吹奏出來的『風滅行』吧！」

靜澈努力地聽明白了X的說話，向阿凡提望望，復又無可無不可地向X點了一點頭。亞爾法特本來被高山症狀折騰了好幾天，這刻終於打起精神來，幾乎拍起手道：「X學有所成呢！讓我們聽一聽完整的曲段吧！」

X把腰間的魔具「風華樹笛」抽出來，慣性地往吹孔中吹一口氣，算是簡單地清理一下笛子的吹管，雙手拿起兩尺長的笛子，橫放於嘴邊，正要吹出音調時卻又猶豫了一下，說道：「這可是我第一次完全地吹奏這『秋之章．第一段』呢；不知透過魔具施放的咒文力量如何？」

「『秋之章』？」莎拉聞言，好奇地多口問了一句。

愛德華點了一點頭，道：「說來真不好意思，這是我們金之一族對這『神之禁曲』的命名。據我們的理解，『神之禁曲』分三段，能夠從旋律的高低抑揚聽出氣候的變化，因此把它們分為夏、秋、冬三章。這也不知是否木之一族的原意，勉強把名字套在『破滅奏鳴曲』上只怕褻瀆了。」

X搖一搖頭道：「哪有這麼一回事！我們自小學習『破滅奏鳴曲』就只七段樂句，本來就沒有甚麼名字。即使曾經有過，那也不過是名字而已，哪有褻瀆不褻瀆之說！何況金之一族的命名代表著三個季節，與我們木之一族對自然的崇尚不謀而合，可說是錯有錯著呢。」

閒話過後，X把風華樹笛的吹孔置於嘴前，閉上眼睛，再次默想一下魔曲，吸一口氣，開始吹奏起來。一星期以來，X與愛德華以豎琴試音，一根一根手指以不同組合在樹笛的按孔上試按試吹，頭兩天就把十數個「破滅奏鳴曲」需要使用的音符全都找出來。之後X又花了一天熟習每一個音階，前後不過三天，本來就是學習魔法的天才素質的他，已經把七段魔曲的旋律斷斷續續地拼湊出來。愛德華也驚喜於X的音樂天賦，自從與他一起研究出笛子的音符後就只需要指導他的拍子感。坐在聖狼拖拉的

木橇緩緩攀山的七人沿途只要稍為停下來休憩，X與愛德華就拿出樂器試練，來到「烏漆高原沙漠」已經把「破滅奏鳴曲」的七段旋律學會。

「秋之章．第一段」正好對應「風滅行」之咒，樂句旋律帶點秋天陽光的和暖，屬中板的節奏，輕柔中帶著偶然而起的強風，像把樹上黃葉吹下的感覺。在七句旋律中，這一句的長度剛好在中間，不過八小節，可是樂句中段連接奏出三十二個十六分音符，更不依從大調的音階，升降音甚多，難度算是最高的一句。這是X第一次完整地吹出「秋之章．第一段」，勉強準確地奏出所有音符，結果還是脫了拍子。樂句奏完，愛德華輕輕地搖一搖頭，其餘的人東張西望，烏漆高原沙漠的風聲依然呼呼作響，沒有像以往他施起「風滅行」後風勢停下來或空氣中發出淡淡的綠色光芒的跡象。

X的臉上紅了一紅，語氣帶點歉意道：「嘿，這段果然十分困難呢。」也不多話，深深吸一口氣，又再一次吹奏。這一次他專心於拍子的準確，卻又吹錯三個音符，咒文的施行再次失敗。X呆呆地站著，似乎有點垂頭喪氣的感覺。

眾人之間索羅最不耐煩，聳一聳肩道：「沒打緊，使用自身的咒文默誦就好了，要學吹笛子的時間將來多的是——呃！你這小王子——」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果然被愛德華一記敲在他的後腦上。亞爾法特咋一咋舌，喃喃道：「嘩，幸好索羅比我快開口，這次避開了被打之禍——哎！」卻是莎拉笑著在他的後腦勺補上一記。

愛德華搖了搖頭，算是鼓勵道：「X你選上了難度最高的魔曲旋律，第一次吹奏失敗數次有甚麼出奇！ 如果你不介意我多口的話.....？」

X微笑道：「當然不介意了，愛德華即管指點我一下吧！」

愛德華道：「你太在意要正確無誤地奏出每一個音符和拍子的準確性了；皺起眉頭來演奏的音樂不會是好的音樂，當然不能順利施咒。你要明白，每一個音符、每一段旋律，在這個星期已經不知練習多少百遍，早已在你的心中深深烙下。既然如此，為甚麼還要執著『準確』呢？只要享受演奏就好.....你想過『破滅奏鳴曲』就如木之一族族人的搖籃曲吧？或者回想一下，這一段旋律在你的生命中代表了甚麼回憶？享受吹奏，頭數遍錯了音、脫了拍，沒有問題；奏多幾次就好了！」

X呆了一呆，若有所思，閉起眼來，回想起闇黑帝國開始圖謀世界、入侵木之一族的土地之前，族人與親人朝夕相處，世上一切似乎毫不重要，歡笑與希望充滿人間。非洲西南部的廣大草原之上，每天晚上只要天氣許可的話，一大班小朋友都會跑到木屋外似乎無窮無盡的草地之上，舖起簡單的被褥，看著夜空中無數的繁星或朗月，一起唱著「破滅奏鳴曲」的旋律，填上孩子氣的好玩歌詞，大笑著入睡。

那個時候，「憂傷」和「憤怒」及它們的同義詞並不存在。晚上沒有玩得太累的話，晨曦時分小朋友們互相弄醒對方，一起撐大嘴巴，看著紅紅的太陽在東方的小丘後慢慢升起來，煞有介事地談論家長們告訴他們關於史前時代留傳著世界不同民族有關太陽神的故事。那時候，每個小朋友都自我設定一個太陽神的身份，一邊看著太陽越升越高，一邊爭論阿波羅、祆、天照大神、阿蒙拉、還是東君才是最厲害的太陽神。爭論到早飯的時間，通常都沒有結論，小朋友們又回到家中，與族人一起做飯。吃過飯後，大家又哼著前一晚填詞的奏鳴曲，或幫忙家務，或與長輩們外出狩獵耕作，想起早上的爭辯，都嘻嘻竊笑，小小的腦袋又急轉著，預備晚上和翌日早晨辯論的論點，如是者日復一日。

想起小時候的事，二十多年來的痛苦回憶似乎忽然消失不見，臉上的交叉疤痕偶然而起的隱痛也不再困擾，X的嘴角掛上微笑。他再次把風華樹笛橫置於嘴邊，「秋之章．第一段」的旋律再次吹出。這

一次，來到中段的三十二連音，X如行雲流水地把整句完成，亞爾法特和莎拉幾乎忍不住拍起手來，不過想起這是X旋咒中的重要時刻，可能打擾他的吹奏，復又把興奮勉強抑壓著。

「秋之章．第一段」的結尾是一小句的顫音，隨著X得到愛德華的指示後順利奏出魔曲，X身上爆發出綠色的光芒，周圍的風聲忽地完全靜默下來。到了這時候，X的顫音才收起，亞爾法特與莎拉再也忍不住歡呼起來。索羅嘿嘿一笑地讚賞道：「真有你的！」

靜澈少見外族的魔法，卻也知道能把空氣的流動操縱於掌中，是木之一族十分高級的魔法。他對忽然沉寂的環境聲音感到奇怪，只管東張西望著；而平時口沫橫飛的阿凡提之前在喜瑪拉雅山脈範圍，已經感受過一遍「風滅行」之咒，這時卻皺起眉頭道：「果然是急行咒文『風滅行』嗎.....為甚麼感覺似乎有點不同的呢？」

愛德華也向X投以詢問的眼光；要知道「莎蓮娜之青銅豎琴」雖然也有聚集精靈、有著特別用途等魔具的特性，彈奏「莎蓮娜之樂章」所引起的卻不是無實質的咒文，而是物理性的琴弦操控術，與木之一族的魔具「風華樹笛」大不相同，愛德華對風華樹笛也有著甚大的好奇心。

X慢慢張開眼睛，左手鬆開樹笛，置於胸前張開向天，微笑道：「厲害！魔力源的消耗似乎完全由樹笛負起，自身的負擔甚少。如無意外，使用風華樹笛後還能以自身的魔力源額外再發出咒文呢！」

索羅點頭補充道：「嗯，就像一般的攻擊性魔具一樣。我的古劍天焚也有著類似的特性，理論上也給予了我使出多於一訣魔法的自由；可是我們家的教導，卻是把天焚的魔力加上自身的潛能，把魔法的威力加乘。我想，這也是選項之一吧？」

「同時使用兩訣不同的魔法，或把同一訣魔法的力量加乘嗎？」X尋思著，想像著種種可能性。三十多年以來，X在族中都被認定是魔法的天才，卻從來只專注於一訣一訣咒文的詠唱，甚少在極短時間內連擊魔法，更遑論同一時間使出兩記咒文了；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嶄新的概念。

阿凡提拍拍手掌，打斷眾人的討論，說道：「好了，我們磨蹭了不少時間了！既然有『風滅行』的協助，我們就盡快往前方的小鎮罷。早點到埗，就多點時間休息，也能補給一下物資。所謂兵貴神速，史前時代的文明在東方的古中國大陸有著這樣的一個故事.....哎，怎麼說走就走的？不要把我丟離在『風滅行』的咒文範圍之外啊！」

亞爾法特等五人不待阿凡提開始說他的歷史故事，已先給靜澈打個憂心忡忡的眼色；靜澈與眾人相處了一個星期，當然明白到阿凡提無止境話題對他們做成的困惱，也隱隱猜到這位「清志」師傅當年為何要還俗了；他微微一笑，率先踏步，帶著眾人往前就走。只是「風滅行」咒文的使用雖然聽聞過，靜澈卻想像不到輕輕舉步而行竟然也像飛奔似的，轉眼間跨越了數十米的距離，腳下一個踉蹌差點絆倒。他吃驚之餘，畢竟有一點點武術底子，雙足交替，才立穩身子，又已颼前十數米。索羅哈哈一笑，已經和亞爾法特、莎拉、愛德華和X跟上，把阿凡提丟在後面。

阿凡提好不容易才一個閃身追上，X回頭笑道：「阿凡提先生，要說話也不妨；不過就請你邊走邊說吧！」

阿凡提氣呼呼的，帶點不忿氣地接道：「不必擔心，我自然會說下去；直到尼瑪我也會找話題說下去的！」

亞爾法特他們聽得他孩子氣的賭氣話，都哈哈大笑起來。談笑之間，一行七人向著烏雲密佈的前方，拖著長長的一道綠色光芒，像離弦之箭般飛奔而去了。眾人腳下沙塵微微捲起，在綠光映照下，宛如

一道劃破灰黑荒漠的翡翠流星，瞬間消失在濃重的烏雲深處。

第七十六章：貧民城角

在新德里城的東南角，仍在恆河河畔，與西北方十多里以外的旅遊區卻是天壤之別。在這裏，木板房與磚屋林立，都是一、二層樓的建築，但若由空中俯瞰，這地區的規劃與「井然有序」一詞相差十萬八千里；一條小巷不過數百米，房子的排列卻九曲八彎，不成直線。河畔不再是觀賞美景之地，卻是住在這裏的貧民洗衣掏水之處。

木屋磚屋之間，不過三、四平方公里的面積，卻住上了不下三萬人，當中又以小孩與老人為大多數，生活的環境不堪入目。在小巷之間，盡是吵雜聲，似乎人們事無大小都無時無刻地爭吵著。天空中猛烈的陽光無情地灑落，卻被層層僭建的屋簷與縱橫交錯、滴著陳年污水的晾衣架徹底阻隔，長街小巷終年籠罩在潮濕陰冷的黑暗裡，連呼吸都帶著一股悶腐的沉重。

這個人工製造的黑暗世界，被古印度領域這裏的住民認定為低賤的貧民區，同時卻也是逃離世人目光的最佳所在，就像中美洲墨西哥古城的城東區域一樣。在瀰漫著濃烈腐臭味道的街巷之間，空氣黏膩得像裹著一層薄膜，髒兮兮的牆壁上裂開一個歪斜的縫隙，也不知算不算窗子，中間卻煞有介事地焊上層層生銹鐵枝，當作窗花。透過那狹窄陰暗的窗縫，一對棕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地窺探著外面，巷子裡人來人往各自忙碌，卻沒有一個人察覺這所看似荒廢的磚屋正被暗中注視。

棕色眼睛的主人緩緩地呼一口氣，「鏘」的一聲抽出一把武士刀，反過來架在左邊肩膀之上。男子的左手把長長的黑髮束起，抓在身旁，猶豫了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右手持刀往上一揮，厚厚的黑髮隨刀而斷。他默默地看著切下的長髮，沉思了一會，然後左手一揚，萬千煩惱絲散落地上。下一刻，武士刀已擱在他的臉上，手起刀落，滿臉的鬚髯也已被剃去，三兩下之間，男子的外貌幾乎完全改變。

磚屋之中，一盞昏黃的油燈照亮著黑暗的室內，男子找來一塊破鏡，在跳躍著的火焰中看看自己的容貌，連自己也認不出鏡中人，滿意地點了一點頭。他把破鏡丟在地上，右手耍一個刀花，武士刀入鞘的同時破鏡在地上粉碎。他的左手按著右肩，隨手找來的灰白衣衫滲出少量鮮血，微一皺眉，正要拿起似是行裝的布袋之時，破鏡碎裂的響聲卻引起了屋外一個流浪漢的注意。

流浪漢滿身污穢，腳步蹣跚地推開幾乎腐朽成灰的木門，探頭入內，正好看見男子的身影。他語氣帶著憤怒，帶著印地語的口音以英語語無倫次地破口大罵：「是誰？是誰擅自闖入了本王的夏宮之中！來人，給我把他打走！」一邊說著，一邊手舞足蹈，明顯地是神志失常的瘋漢。

室內的男子皺起眉頭，慢慢走向流浪漢的身邊，喃喃地道：「哼，若是以往，倒還能就這樣由你去算了——」他的右手微舉，身上散發出微微的橙棕光芒。

流浪漢不知橙棕魔法芒的意義，更不知道自己大禍臨頭，只管謾罵著：「快退下，否則休怪本王無禮！」

「——十分遺憾，既然我已繼承『仙王鸚鵡螺石』，活口、留不得。」男子忽然改以華語自語，同時右手捏成一個劍訣，輕輕往上一挑，地上一條尖銳的石柱破土而出，正是變異的「地裂破牙」。石柱的速度快疾無匹，毫無武術根底的流浪漢又如何反應？只聽得「噗」的一聲悶響，石柱已經穿透流浪漢的胸口，鮮血瞬間噴濺在潮濕的地面上，發出輕微的滋滋聲。

流浪漢睜大眼睛，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口中鮮血淋漓，還沒有叫痛的時間，已經吐出最後一口氣。

男子再悶哼一聲，右手成爪狀，指向地上。但聽得「隆隆」低沉的土石摩擦聲，地上的破瓷磚地板碎

成粉末，一個成人大小的空洞在魔法對土地的操控之下迅速打開，倒地的流浪漢正正跌進土系統魔法做出來的墳墓之中。「超脫於瘋狂與貧苦的生活之中，就在這裏長眠吧。」在男子不知可否算是默默的禱告之間，魔法的墓穴在他的操控下迅速掩埋，被殺的流浪漢也就藉藉無名地在貧民區中消失。

這男子當然就是剛剛在旅遊區和師丈林天勇一同與獵魔旅團死戰一場後碩果僅存的其中一人——近藤烈紅郎了。

「『地隱丸』啊——」他身上魔法芒散盡，舉起入鞘的武士刀，看著刀鞘嘆道：「——現在只剩下你和我了。先師毀滅闇黑帝國的遺志，就讓我們去繼承吧。」說著把刀鞘插入腰間，身影一晃，已閃出磚屋之外，穿著棕色長袍的他消失於人群之中。

===

「這裏是.....我的故鄉。」

同樣在貧民區之中的西面，四名大漢穿越黑暗的橫街窄巷，其中三人身上披上黑袍，把身影遮掩著；而第四人則穿著銀毛大衣，身型比其餘三人更要高出一個頭。這四人的衣著與濕熱的天氣格格不入，銀毛大衣的高貴在貧民區之間更是特別礙眼，惹來街上閒人的注目。

四人的步伐本來就不急速，其中一名黑袍男子更是走兩步停一步，東張西望，似乎對重回舊地甚有感觸；而另外一名黑袍漢與銀毛大衣的巨漢則默默地跟在最前方的男子之後，不發一言。帶頭的黑袍漢一副頭領的樣子，也在街上無所事事的人群中搜尋著甚麼，對身後手下的舉止毫不在意。

「世界在闇黑帝國統一之後，這種把平民歧視分隔的地方仍然無處不在。二十五年，還不足以改變世界嗎.....」

帶頭的黑袍漢喃喃自語著，身後一人忽然接口道：「只要有人類居住的地方，就不會有完全的公義，這是無可奈何的。」

頭領搖頭嘆氣道：「不對，世界不應如此。因此我們的工作更加重要：把與秩序作對的異見份子勸服、教化，必要時排除於制度之外，讓世界擁有共同的意識和理念，才能一起進步，邁向一個美好的將來。」

他身後的黑袍漢眼中閃耀出欣羨的目光，輕輕點頭道：「上校所言甚是。可恨異見之輩二十五年來掃之不盡，在下自當全心追隨，作為上校的輔助。」

上校停下腳步，回過頭來，黑帽子之中的雙眼凝視著手下，溫柔地說道：「自從你毅然離開你的家族、為了我的理想追隨以來，你為我付出的一切，我是完完全全地接受了。感謝已再沒有意義，為了帝國、為了世界，就讓我來完全地使用你的能力吧。」

「上校.....」手下的眼眶幾乎滲出淚水，上校的目光卻往走在最後面的黑袍漢看去：「為了像他身世一樣的人們不再於世間受苦——」他說話的同時卻沒有留意到手下的臉色微微一沉，流露出嫉妒的神色。

「還這麼好整以暇地欣賞這鼠窩的風土人情嗎？」一把冰冷而微小的聲音在他們的左前方傳來，把四人的注意力吸引過去。只見街角中坐著一個流浪漢似的人物，全身包裹於灰白的布袍之中，周圍是無數的垃圾和紙皮箱，但除了他之外一個人也沒有。他慢慢站起來，灰白的布袍掉於地上，現出黑色的

長大衣。大衣的鈕子都扣上，卻仍然可以在領口的開口位看見鮮紅色的襯衫，正是近乎一個星期前在七重天與林天勇一場激戰重傷後消失的雷蒙德．福特。他的手仍然緊緊地按著肚腹，神色頹靡，被巨人土俑重擊的傷勢似乎還沒有全好，在貧民區這裏似乎已經養傷許久。

「本鄉中校，好久不見了。」

「是上校——我們在哈薩克走廊的戰績得到認許，帶隊的本鄉中校升階一級。」在本鄉上校後面的黑袍漢褪下帽子，現出短短的金髮，正是一直緊隨本鄉十六的亨利．華爾特。而在他身後的彪形大漢自然就是剛剛解除了血之契約的前龍騎士——風暴行者，一如既往地沉默不語，臉上卻多出了一份自信的感覺。

雷蒙德向亨利點一點頭，表示明白了的意思，改往在最後面的黑袍男子看去，道：「阿里．弗他多……還是上尉嗎？」

阿里回過神來，回看雷蒙德，點一點頭。雷蒙德續道：「嘿，有功歸老闆，倒還是帝國的作風。看你的樣子，這裏是你的出生地吧？」

阿里嘆一口氣，道：「嗯，已經十多年沒有回來了。這裏還是同一個樣子。」

本鄉皺起眉頭，看著雷蒙德道：「雷蒙德兄，怎麼這樣一副德性？在你的傳訊球中，我知道麥克上校的第五獨立部隊已經全滅，你卻沒有提及你也受了這樣的重傷呢。身為帝國第一號通緝犯的林天勇，果然不是省油的燈。」說著右手舉起，身上的紫色魔法芒漸漸浮現。雷蒙德呆了一呆，身上也發出共鳴的紫氣，已經知道本鄉在幹甚麼，嘿的一聲道：「木系統的回復咒文嗎？嘖，又要欠你一個人情了。」

本鄉十六說做就做，也不管所在何時何地，亨利、阿里與風暴行者見怪不怪，但也同時向周圍掃視一眼。貧民區這裏可算是一個小小的罪惡溫床，但從來沒有嚴重的罪案，其中一個原因是這裏的貧民本來就沒有資金作奸犯科，發生的案件都是扒手小偷等相比下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已。因此這裏雖常有帝國常規警備駐守，魔法的運用可是少之又少，因此本鄉十六的魔法芒也就更加引人注視。

可是貧民區的住民普遍都有著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生存智慧，雖然不知道這五名陌生人的來頭，總算明白本鄉身上的紫氣並不尋常，雖然經過時不時側目而視，倒不太敢走近他們，人來人往的小巷之間忽然騰出一個小小的空間來。不一會，雷蒙德的內傷已在本鄉十六的黑魔法藉由木系統的回復系咒文醫好得七七八八，本鄉深深吁一口氣，紫色的魔法芒在橫街中熄滅。

亨利關心地向本鄉詢問：「上校，回復咒文的損耗甚巨，需要補充魔力源嗎？」言下之意是在問應否把街上的哪個不幸者抓來，成為他魔力源的餌食。

本鄉揚起手，搖頭道：「不必。現在並非戰鬥之中，不需隨時保持魔力源的頂點。到得真的要與誰交鋒時，才再找魔力源不遲。」

這時候雷蒙德左右側首，拉扯一下繃緊多時的肌肉，骨骼發出輕輕的「咯咯」兩聲，道：「果然與你們同行比較順心。第五獨立部隊那幫人動不動就吸取魔力源，令人心寒！」

亨利在一旁聽到，嘿嘿笑道：「這是你避開其他帝國軍成員，不向他們報到的原因嗎？」

雷蒙德聳一聳肩道：「只怕我要報到也無處可報吧？」

「不，」阿里忽然開口道：「第五獨立部隊還有一個活口，是不久前才被挖角的艾曼達．皮利。」

雷蒙德似乎有點驚訝，道：「哦，那小妮子嗎？她的戰力還可以，想不到與林天勇同黨激戰後還能存活下來呢。」

本鄉交手於胸前，皺起眉頭道：「最奇怪之處，是她報告生還後，似乎在帝國的情報網中忽然消失掉。上頭至今已經對她親身發出過數十次傳訊咒文，沒有一個回音；而各地的獵魔旅團駐守特務也沒有找到她的蹤跡。暫時帝國戰略情報局方面已經把她的個案納入觀察，對她的下一步行動還是舉棋不定。」

亨利點頭接道：「嗯，這一帶附近都對『頭號要犯魔陶劊子手林天勇伏誅、生還特務失蹤』這一新聞傳播得翻天覆地，艾曼達．皮利中尉的失蹤確實耐人尋味。獵魔旅團之間甚至有謠言說，身為土之精靈屬性的她與土之一族右將軍交手後，已經投靠了林天勇的同黨。」

「——只是謠言而已。」本鄉揮一揮手，似乎不願相信。他把話題一轉，道：「閒話說過，我們繼續追尋四族聖物使的任務吧。」

雷蒙德嘿嘿一笑，點頭道：「等待你們這一個星期以來，在這附近我倒找了不少情報，可惜還是沒有聖物使們的蹤影。不過想來也不會離開有關他們的情報太遠了，最近幾天的線索都指向這貧民區的地下老大，叫作甚麼『安德魯．巴拉加』來著。」

「安德魯．巴拉加！」阿里忽然大叫出來，眾人都被嚇了一跳。他喃喃地道：「真得這麼巧合嗎……」

本鄉奇怪問道：「上尉認得這個人的名字？」

「不只名字，」阿里搖著頭，嘆了一口氣道：「假如真的是同一個人的話，他是我小時候結拜過的兄弟。」

「結拜兄弟？」眾人奇道。

阿里點頭，雙眼的目光往街角的遠處投去，卻被彎曲的街道和僭建的簷篷擋著視線，想起小時候的事，這天之內不知第幾次嘆氣道：「那是帝國在這地區強行徵兵之事了。十二年前，土之一族魔衛兵發起大規模的反亂，當時獵魔旅團還沒有成立，帝國軍在歐亞戰場受到了嚴重的耗損，一時之間軍員單薄。魔衛兵反亂之後，『獵魔旅團建設計劃書』落實，一半為了補充失去的兵員，一半是為了建立這一個當時還屬於企劃階段的精英部隊，帝國戰略情報局於世界各地實施了『戰後強行徵兵制』。在新德里城這裏，最容易找到人員的，當然就是隨處可以找到小孩子的貧民區了。」

對於闇黑帝國獵魔旅團的這一段歷史，本鄉十六與亨利當然耳熟能詳；風暴行者和雷蒙德卻是第一次聽聞。亨利有點不耐煩，正要打斷阿里的歷史教程，看一看全神聽著的本鄉，復又在心裏悶哼著，把說話吞回肚裏。本鄉知道阿里快要說到他與那「安德魯．巴拉加」的關係，點了一點頭，一句話也不說，耐心地等他說下去。

可是雷蒙德的好奇心比本鄉的耐心更大，趁著阿里說話的空檔發問：「那麼你和那安德魯的關係在那時候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對不？」

亨利瞪著眼，看著雷蒙德，心中卻為他把自己的話先說了出來在竊竊私笑。阿里看一看雷蒙德，也不介意他打斷，點頭道：「不錯。我在貧民區這裏出生，父母都是貧困的勞動階層。在我六歲剛剛懂性，他們在貧民區外圍不遠處的路上被土匪打劫，但因為沒有可以搶的值錢東西，被他們錯手殺死。那個時候，這裏的警備還未完善，殺人犯是誰也就不了了之；我們是貧苦之家，遭遇也沒有甚麼人在意。我的父母本來就沒有留下甚麼遺物，他們死後，我就自然成為了甚麼也沒有的孤兒，在貧民區裏打混，每天為了溫飽，扒手、小偷也幹，就是太過膽小不敢強搶。」

阿里的遭遇是典型貧民區孤兒的遭遇，本鄉、亨利、風暴行者與雷蒙德早已聽過無數遍，只默默點頭，一言不發。他舉起手，指向街角的南面盡頭，繼續說他的故事道：「就在那街角不遠處，我曾經在一所麵包店偷過麵包，被店主抓個正著，幾乎沒有被打個半死。事後，一個比我年紀大兩、三年的少年走過來，扶了我一把，告訴我『要偷，就不能給人抓著』的道理。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加入了他帶領的童黨，在街上打混。這少年的名字，就是安德魯．巴拉加了。」

亨利點頭，接下去道：「之後的故事，自然就是上尉與這安德魯一起生活，結果結為兄弟了吧。後來闇黑帝國強行徵兵，為甚麼卻又失散了呢？」

阿里答道：「算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吧？安德魯從小就有著要主宰貧民區的野心，卻無意參軍。而我卻不同，那時候我只為了生存，哪管得能否成為一方之霸？軍隊有飯吃，有瓦蓋頂，危險性與貧民區打混也不相伯仲而已，即使他堅決反對，我又哪裏聽得進耳朵裏頭？」

一直沉默的風暴行者這時終於說話，點頭道：「人為了生存，總得以自我為先，你沒有做錯。可以想像你與這安德魯的分別並不愉快？」

阿里嘆氣道：「那時候我還被毒打一頓呢。自從我進入軍校以後，也就再沒有與他聯絡了……成為貧民區的老大嗎——嘿，倒也像他的性格。」

本鄉十六聽完阿里的故事，開口說道：「假如這安德魯．巴拉加真的是上尉的舊同伴的話，可能還能溝通溝通。我們即管會他一會，看看他的來頭。」說著轉向雷蒙德道：「麻煩雷蒙德兄帶路了。」

雷蒙德神情有點為難地答道：「這比較麻煩。這裏的人都不太肯對外來人交往；不懂印地語的我更難打聽到這安德魯的所在。」

本鄉正皺眉間，阿里接口道：「——我想，我可能能夠找到甚麼頭緒。假如是『貧民區老大』的身份的話，應該從南德里城公會所開始找起。」也不待本鄉開口，阿里已經率先帶頭，開始往東南方走去。本鄉向後面眾人點一點頭，打個眼色，也就跟在阿里的後面，唯獨亨利的神色中帶著妒忌，恨恨的暗暗瞪著得到本鄉「寵幸」的阿里。

眾人腳步漸行漸遠，貧民區的窄巷彷彿無盡延伸，腐臭與吵雜聲交織成一張無形的網，腳下泥濘的地面黏膩地拉扯著鞋底，將他們的身影一點一點吞沒在灰暗、悶熱的陰影深處。

第七十七章：護山靈熊

西藏烏漆高原沙漠之上，盡是灰黑的沙，放眼看去，幾乎一望無際。可是攀上岡底斯山脈，進入高原沙漠，往內走了一天多的行程，無邊無際的沙漠中，一座尖削的高山漸漸在眾人的眼前出現。

在X的「風滅行」之咒中，亞爾法特一行七人也留意到山峰在眼前慢慢浮現，還沒有開口發問，一路上真箇賭氣說個不停的阿凡提已看出其他人的好奇眼神，搶先似乎無止境地說道：「那就是我們的目的地，無言寺的所在——龍骨峰。別聽得它的名字那麼恐怖，其實遠看山峰倒也別緻。所謂的『龍骨』，是指山上盤纏而上的森林，就像史前傳說中的蛟龍，化為龍骨，保護著山頭。其實這『龍骨峰』也算頗為奇特，除了『龍骨』所在的森林以外，山上寸草不生，怪石磷磷，絕不容易攀爬；可是『龍骨林』——啊，那是那森林的名字——也並非完全安全。如果你們瞇起眼細看，山下不遠處是三個內陸淡水湖，地下水從東面大陸注滿，本來應該是生機湧現的，可是可能是地質的關係，只有數片枯黃的森林，無論草食或是肉食的動物也少得可憐。在這數片森林——我們叫它們作『死之森』——裏面的動物，都會攀山涉水，前往龍骨林覓食。其中的大黑熊每年只往龍骨林狩獵十數次，卻非肚子餓得咕嚕咕嚕不去，性情特別兇殘，成為了無意中守護龍骨峰的吉祥獸；歷史以來，無言寺得以在戰亂的世代交替中保全，可是多得這些大黑熊的聲名呢。說到『龍』，你們可知道史前中國文化中對『龍』的詮譯，與現今世人普遍對『龍』的認知，有著很不同的分歧呢.....」

阿凡提說到這裏，眾人都知道話題將會越扯越遠。一天半以來，阿凡提幾乎無所間斷的說話，終於把他們訓練到能把他的說話在心中篩選過才進入腦袋裏，有聲仿無聲，到達能自動過濾廢話的境界。

「風滅行」之咒把空氣的阻力減至虛無，一行七人前進的速度匪夷所思，轉眼已到達龍骨峰下西南面的內陸湖，龍骨林的「龍尾」已近在眼前。X回頭一看，眼中帶著詢問的神色，靜澈已知他心意，微微點一點頭。X得到靜澈的確認，腳步也就停下來，預備登山。出乎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愛德華的意料之外的，阿凡提的話竟然也隨著大隊的腳步，自己停了下來，換上的是仰首觀望峰頂，眼神中竟有一絲敬畏。

「小心！」索羅忽然喝了一聲，眾人一起嚇了一跳，只聽得「騰」的一聲，亞爾法特已撞在停下來的莎拉身後。亞爾法特「喔」的一聲叫了起來，身體因為反動力，失去平衡，往後便倒。手忙腳亂之間，雙手亂揮，正欲抓著甚麼，只聽得莎拉已「咿」的一聲尖叫起來。索羅、愛德華正看得傻眼，亞爾法特也不知抓著甚麼，只覺手中軟綿綿的，好不容易才站穩陣腳，方發覺莎拉已臉紅耳赤地怒目相向。

亞爾法特奇問：「對不起，一時不知道大家停了下來.....莎拉，甚麼事了.....噫！」自己的話還沒有說完，已發覺自己雙手亂抓之間，竟自抓著了莎拉在斗篷和藍色長裙下的胸脯，頓時自己也臉紅起來，驚道：「對.....對.....對不起！無心之失！真的！」

莎拉身上散發出藍光，周圍濕氣更重，瞪著亞爾法特手中抓著自己的胸脯，咬牙切齒道：「——那．你．還．不．放．開！」說著寒霜匕首竟已出鞘。

靜澈在一旁微笑著，輕輕搖了搖頭，口中沉吟了一句，似乎是「罪過、罪過」之類的話，也沒有人聽到，X已自開口大笑起來：「對不起，莎拉，是我的錯。本來就應先通知大家的，只是來到龍骨峰下，竟然不自覺地像靜澈師傅一樣，噤聲起來了。」

「沒關係，我先宰了這小子，再和你們一起登峰！」莎拉紅紅的臉上勉強擠出恐怖的笑容，身子半跪下來，左手屈指成爪，竟已把亞爾法特牢牢按在地上，右手寒霜匕首高舉，似要隨時插下似的，就像

宰殺家禽一般的架勢。

亞爾法特的臉緊貼地上，顫聲道：「莎拉小姐……饒命啊！」

莎拉左手按得更緊，哼聲道：「還要叫我『小姐』嗎？罪加一等、萬死不辭！」

就在眾人笑得人仰馬翻之時，愛德華揮一揮手，道：「別鬧了，放過亞爾法特吧，我們還要他察看一下魔磁的指向呢。」

「哼！」莎拉身上藍光褪去，怒道：「便宜了這小子了！」說著放開抓著亞爾法特的左手，匕首回鞘，站起來，整理一下身衫，別過頭去。

亞爾法特在地上呆了一呆，才狼狽地把魔磁從褲袋中掏出來，往上微舉。索羅、愛德華與X一起圍攏過來，魔磁的指針果然指著前方。索羅皺一皺眉，把魔磁拿過來，不與地面平放，卻與山峰平行，斜斜的置於掌中。只見指針打了幾個轉，然後牢牢的指往上方；之前一直黯淡無光的第五顆半圓球體，現在卻隱隱發出橙棕色的微弱光芒。索羅「哦」的一聲，道：「那麼說，那甚麼『禁言魔戒』真的在這裏呢。」

「『禁語魔鑽』——」阿凡提忍不住改正索羅，說道：「沿著龍骨林，環山而上吧。直接攀登的話，難度不低；沿著樹林的斜度較緩——」說著往亞爾法特看去，續道：「——這樣比較容易走。」然後令眾人錯愕，阿凡提再不說話，逕自往前行，在靜澈身後停下來。X想了一想，知道阿凡提出身於此，自然是不自覺做回以前的自己，真真正正的回到「慎言模式」。

靜澈蹲下來，食指在泥土上一抹，姆指食指合攏，輕輕揉了一下，用鼻子嗅嗅，皺起眉來。愛德華此時已走到他的身邊，正自奇怪間，忽然醒起之前阿凡提所說的，問道：「有黑熊的氣息嗎？」

亞爾法特站了起來，拍拍身上的塵土，隨口道：「嗅嗅就知道了？是糞便的味道嗎……呃！」

莎拉忽然一個閃身，又回到亞爾法特的身後，輕輕的往他後腦勺打了一拳，道：「猜中了；這是野外追蹤的常識！」

「猜中了還打嗎？」亞爾法特立刻抗議，被莎拉駁回：「剛剛那筆帳，本小姐還沒有跟你算清楚！」

索羅忽然「啊」的一聲叫了起來：「為甚麼莎拉會叫自己『本小姐』，卻不準別人叫她『小姐』呢？」

「有時間想這些問題，」前面的愛德華終於不耐煩，打斷索羅的話題，說道：「不如走吧！否則入黑前也未能趕到無言寺呢！」

靜澈帶著少許憂心的微笑著，點一點頭，正要起行時，一聲巨大的咆哮聲響徹雲霄似的，在眾人前方傳來，震得腳下沙土微微顫動。

眾人互相對望，呆了一呆，索羅首先嘿嘿一笑道：「嘿，大黑『龍』我們也對峙過了，難道區區一頭熊也要怕嗎？」正要踏前一步之際，只聽得「喀嚓」一聲巨響，一顆足有三十多尺高的巨樹在他們面前倒下來，揚起大片塵土，夾雜著樹幹斷裂的木屑味與乾土的腥氣。

塵土之間，一個黑影緩緩展開，眾人的目光由少許的擔心，隨著越來越巨大的黑影，變成驚愕訝異。

只見黑影竟有十多二十尺之高，熊軀體格之壯，更是驚人，連見慣巨獸、機械的眾人也看得呆了下來。愛德華單單額上滲出冷汗，脫口一句：「好樣的！原來阿凡提口中的『大』黑熊，真的這麼巨大啊！」

但聽得「嚓嚓嚓」三聲，古劍天焚、寒霜匕首與黃金雙斧已然出鞘，索羅、莎拉和愛德華三人甚有默契，也不必說話，已自己一馬當先，立於亞爾法特、阿凡提與靜澈之前；而X也已解開繩子，恐懼之杖橫握手中，攔在亞爾法特與靜澈之前，以便隨時發出防禦性的魔法。

「不能攻擊！」一反常態地，靜澈和阿凡提竟然異口同聲地一起叫了起來。靜澈腦中還在組織著如何用英語解釋之時，阿凡提已代為開口，急道：「大黑熊是護山聖獸，不能傷害！」

莎拉急道：「那——那怎麼辦？」

愛德華瞻前顧後，也有點擔心道：「熊影凶暴，似乎真的餓了很久。黑熊不比巨龍，想來無性，御龍使之紋章也不知有沒有壓制的能力，難道我們就這樣，逃之夭夭？」

阿凡提看著眼前塵土背後的巨熊黑影張牙舞爪，像是隨時就要撲過來似的，皺眉道：「當年我們遇到巨熊，都只有避其鋒頭一途而已；現在牠已這麼近，也不知道逃不逃得了！」

這時沙塵散盡，巨熊果然神情凶狠，可是亞爾法特、索羅和愛德華一同揉了一揉眼，不太相信眼前景象似的。

索羅問道：「不是說『黑熊』嗎？為甚麼牠的毛髮……」果然，眼前的巨熊近二十尺高，皮糙肉厚，幾乎是一座小山的樣子；可是閃耀著銀光的毛色反映著中午的太陽，哪裏像是阿凡提口中所說的「黑」熊了？

「少見多怪！」莎拉一邊瞪著巨熊的舉動，一邊罵了一句。

X在後面補充道：「黑熊是統稱，雖然多有黑毛種類，不同顏色的毛色也多的是；只是純銀色的巨熊，在非洲我們管牠們叫作『靈神熊』，極為罕見；如此巨大，更是聞所未聞！」

亞爾法特顫聲道：「那麼我們是要逃吧？還不逃？啊？」

這時候巨熊又再咆哮一聲，一雙巨臂高高舉起，更像要漫天蓋地地撲過來，似乎下一刻就要向他們下殺手。靜澈似乎也有點怕，連聲以華語道：「鈴聲！鈴……鈴聲！能請祂離去！」

「師傅在說甚麼了！」索羅和其他人一般，不懂華語，只聽得一頭霧水；唯一聽得懂華語的阿凡提，也不明白靜澈在說甚麼，皺起眉頭。靜澈呆了一呆，就知道阿凡提不明所以，立刻一個側身，像是絆到似的，撲向地上，在樹旁東找西找。眾人看著靜澈突如其來的舉動，一時之間竟然忘了要逃。

巨熊是天生的狩獵者，加上肚子餓得咕嚕在叫，看見獵物正稍一分神，立刻無聲無息地撲向眾人。站在最前方的索羅、莎拉和愛德華眼裏看著靜澈，忽然感覺到巨大的黑影把日光完全掩蓋，大吃一驚。愛德華首先作出反應，大喝道：「雖說不能傷害這『護山聖獸』，總不能在這裏丟掉小命！得罪了！」

他正要揮斧迎擊，希望至少能在巨熊的雙臂劃開兩道口子，把其去勢暫阻，忽然巨熊怒哮一聲，腳下一個踉蹌，竟自失去平衡，往前要倒。事情發生僅一瞬間，以愛德華為首，加上也正要出手的索羅與

莎拉，三人已本能地立刻停下武器的揮動，往左右一讓。這時候只聽得「砰」的一聲巨響，一枝兩、三尺長的木箭翻過巨熊的後腦勺，在空中打了一個轉，勢道不停，成拋物線地往前飛墜。

到了此時，索羅、莎拉、愛德華、X與阿凡提才醒覺，剛剛的巨響，竟是木箭擊中巨熊後腦勺在先，聲音才緊隨而來。比聲音的速度還快，可想而知木箭破空之勢有多疾速、有多凌厲。出乎眾人意料之外地，木箭雖然正中目標，卻不見任何血跡飛濺。木箭墮地之後，亞爾法特將之拾起，方發覺原來箭頭竟然不是尖銳的利器，只是扁扁的木柱，還包上了重重的破布，竟像怕木柱太硬，會弄傷敵人似的。

靜澈不遠處看見亞爾法特手中的木箭，神色由憂轉喜：「靜心！」同時阿凡提也隨著靜澈，驚呼起來：「司矢僧！」

讓在一旁的索羅、莎拉和愛德華還沒有時間理解靜澈與阿凡提話中意思，巨熊已「嘟嘟」地叫了起來；似乎剛剛那氣勢磅礴的一箭，竟然僅僅撞痛了巨熊一記。巨熊四足著地，似乎晃了一下，「轟隆」一聲，雙掌往地上一擊，竟又再人立起來，同時緊隨震耳欲聾的一聲咆哮，回復力之快，令眾人驚訝。

只聽得這時「咻咻咻咻」四響，四枝木箭又再射來，力度卻不像之前之強，更不是瞄準巨熊。亞爾法特一行人正奇怪間，四枝木箭同時撞上甚麼，樹林之中忽然鈴聲大作，雖不及巨熊的咆哮，聲音的刺耳卻令人不得不掩上耳朵，林中藏鳥忽然破林而出，數百頭禽鳥飛離龍骨林。鈴聲也驚動了憤怒咆哮中的巨熊，竟也靜止了似的，停了下來，耳朵抖動著，似乎被連綿不絕的刺耳鈴聲吸引了注意力。巨熊的神色由憤怒，漸漸變成好奇和迷惑，然後隨著鈴聲漸落，雙眼瞇起來。牠東張西望了一會，最後目光落在亞爾法特等人身上，神情卻不再帶著攻擊性，雙掌又再撐於地上，回復四足著地的勢態。

與巨熊站得最接近的莎拉，在巨熊四足著地後幾乎與牠面對面，不禁後退了兩步。只見巨熊往面前嗅了一嗅，吞了一口口水，然後鼻孔噴了一口氣，竟像是嗤之以鼻似的，別過頭去，竟自往林中回去了，不再理會眼前的眾人。

「這.....這是甚麼一回事？」莎拉在眾人之間最富接觸野生動物的經驗，卻也搞不懂這頭巨熊反常的習性。本來以為不大打一場也解決不了的這次遭遇，竟被無中生有的鈴聲把巨熊冷靜下來；巨熊那甚有靈性的反應，更是大出她的意料之外。

眾人奇怪之間，靜澈卻仍在東張西望。索羅和亞爾法特好奇之下，問他在找甚麼、之前大嚷的「靜心」又是甚麼，靜澈只是微笑不答，自顧自繼續在找。只聽得沙沙聲響，林中走出一個小僧人，一把棗紅色的木弓斜背在身上，腰間掛著箭筒，裏面裝著數十枝木箭。

打量之下，只見眼前這小僧人不過十三、四歲年紀，眉清目秀，一副瓜子臉。小僧人一對薄唇，雙眉微揚，一雙大眼睛，睫毛甚長，像女生多於男生。僧人的頸上圍著一條長長的暗紅色破領巾，與頗為殘舊的橙棕色僧袍相輝映。

小僧人臉上微紅，似乎十分害羞，看見陌生的眾人，有點不知所措的感覺。他的眼神掃過亞爾法特一行六人，最後落在靜澈的身上，終於放鬆一口氣似的，向他微笑，微微頷首，雙手合十，作一個佛禮。靜澈喜形於色，也向小僧人回禮，正要介紹，索羅又忽然「啊」的一聲打斷他的思緒，幾乎大叫道：「通常這個情況出現的，必是甚麼重要人物！亞爾法特，看看魔磁，難道這小朋友就是第五名魔源聖物使不成？」

不待索羅的話說完，好奇的亞爾法特早已把魔磁掏出。只見左量右度後，魔磁的指針還是指著龍骨峰

的峰頂，也不見半圓體的暗光變得明亮，便向索羅搖了搖頭。索羅「切」的一聲，嘆了一口氣：「果然沒有這麼容易！」

這時候小僧人已走到靜澈的背後，似乎十分怕生地在他的背後探頭出來，仔細地打量著這班不速之客。心中正想，「保常僧」靜澈師兄帶來客人，必有原因，「慎言誓」下，腦中不停地轉動著，卻又不敢隨便開口詢問。

「『重要人物』嗎——是沒差啦；」「久」未開口的阿凡提忽然說道，轉向靜澈投以疑惑的目光，問道：「這一輩的『司矢僧』，竟然是這麼一個小不點嗎？」忽然又不知想起甚麼，不待靜澈（不知會不會）回答，嘆了一口氣，搖一搖頭，雙手合十，竟自轉向小僧人行禮，狀甚恭謹：「還俗僧『清志』……」

自報還俗前的法號後，阿凡提又想起人生頭二十年來苦修的緘默，再不說話，神色帶著少許的不服氣、一點點的遲疑，半分的迷惑，只管向小僧人微微低頭。小僧人看看阿凡提，又看看靜澈，眼神帶著猶豫，卻仍然一聲不響。靜澈微微點頭，小僧人便下了巨大的決心似的，從師兄背後踏步出來，向阿凡提還禮，以清脆甜美的聲音答道：「貧……貧僧……」說著頓了一頓，眼睛往天上看去，似乎在仔細思考甚麼似的，想了好一會。眾人對這突如其來的停頓都不知所以，面面相覷。

一陣長久而尷尬的沉默之後，不耐煩的索羅正要說些甚麼，小僧人才忽然下定決心，接下去說道：「貧僧、靜心。」

靜心話音剛落，林中微風拂過，鈴聲餘韻猶存，與銀毛巨熊遠去的低吼交織成奇特的二重奏。龍骨峰的影子緩緩拉長，將這群不速之客與神秘小僧人一同籠罩其中。

第七十八章：無言歸寺

晴空萬里，天上沒有一朵浮雲，猛烈的夕陽在山峰高處發放著難受的灼熱。龍骨峰之上，多得龍骨林的樹蔭，亞爾法特一行人才沒有被曬成焦炭。走在最前方的是身為「司矢僧」的小僧人靜心和「保常僧」的靜澈，重回舊地的阿凡提緊隨其後，一面在頗為顛簸的山路上如履平地，一面舉目四看，似乎在心中嘆著氣，懷緬著人生頭二十年的居住之地。

看著阿凡提無聲無息地行進，一路以來聽著他無邊無際的說話的眾人只覺說不出的詭異。回到龍骨峰，阿凡提就像變回一個小伙子似的，以往毫不間斷的說話的煩厭，連最不耐煩的索羅都覺得不好意思追究。反而莎拉忽然擊打自己掌心一下，嚇了亞爾法特和X一跳。愛德華向她投以詢問的眼光，但也加入這只有大自然聲音的寂靜中，不發一言。莎拉想著想著，忽然噗嗤一聲輕聲笑了出來。眾人回頭，以奇異的目光瞪著她，只見她微笑搖頭，也不打話。

莎拉心中想起的，卻是當時初遇阿凡提，由他協助索羅、亞魯和自己逃離亞速爾號時，被說話不停的他幾乎逼瘋的自己咬牙切齒地暗地發誓，哪天經過西藏要把他的寺廟燒掉；到了今天，自己竟然真的陰差陽錯地來到龍骨峰無言寺，看著靜澈、靜心二人，卻又怎箇真的下得了手。原來不知不覺間，離開亞速爾號、腳步踏上歐亞大陸，已經經過了幾乎三個月的時間。

她一邊撫著胸前的鏡子鍊嘴，一邊看著被樹林半遮掩著的夕陽，心中想道：「爸爸，同樣的夕陽，您應該才剛剛看過吧？自從當初離開澳大利亞，帶著水鏡逃離福特家的追殺，本來已有覺悟不能信任任何人、處處步步為營，是孤單而寂寞的旅程。可是現在不但有人同行，這班同伴甚至可以說是能推心置腹的戰友、伙伴，您女兒我也算不賴吧？不知爸爸和長輩們您們過得如何？但願福特家把身懷『平湖水鏡』的我視為目標，您們能活得平平安安的。」

離家已近兩年，莎拉卻一直不敢違背與父親的承諾，胡亂使用通訊用的魔法球，生怕劃過空中前往目標的魔法能量球會暴露莎娜家族長輩的行蹤，招來仇家的追殺。這長時間以來的鬱悶，莎拉一直不能釋懷。到了這一刻，五族聖物齊集在前，莎拉只盼能盡早前往南極群島闇黑帝國的大本營，打倒闇黑一族的大王也好，根絕黑魔法也好，最終的目的是找出基因系統魔具——如福特家的火焰紋章——的秘密，以及解除的方法，早日回到澳大利亞的本家，解決兩家之間的世仇。

不經不覺間，夕陽已接觸地平線，天色也披上淡淡的紫色，代表著夜幕即將來臨。龍骨林的盡處，是綠草如茵的峰頂，與一路上樹林以外的怪石磷磷格格不入。不遠處，亞爾法特一行人可以看見面前昏黃的燈火和縷縷的炊煙，自然就是西藏尼瑪龍骨峰上的無言寺了。

「好久沒有回來了……虛智住持可好？」阿凡提上山途中反常地甚少說話，這刻到了無言寺門前，才再開口，向靜澈和靜心問道。

靜心疑惑地看著他，心裏想著應該說甚麼、怎樣以言語表達之時，靜澈已開金口：「虛智住持於九年前圓寂了；現在的住持是空色師傅。」

阿凡提「啊」的一聲輕嘆：「生死無常。空色師叔接任了？很好。」

他的說話越來越精簡，索羅擺出一副匪夷所思的樣子往他瞪，只是阿凡提的注意力又回到面前的老家無言寺上，竟沒有留意到索羅的臭臉。換作平常的他，早就連珠炮發，由他的面部表情說到人體肌肉組織、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了。這時候阿凡提才忽然醒起此行的真正目的，回首看看亞爾法特，又再向靜澈問道：「聖上嗣子仍然安好？」

這次連靜澈也擺出一片迷茫的神色，似乎完全不知道阿凡提在說甚麼。阿凡提皺起眉頭，想來這一輩的僧人似乎不知道無言寺與土之一族皇族的關係，倒也不是奇事。自從十二年前魔衛兵起義失敗之後，上一代聖上氣惱成疾，未幾駕崩，就在這無言寺之中。只是土族皇帝匿藏於佛寺內的消息，當然被封鎖的密不透風，寺內僧人反而當局者迷。當時阿凡提已於浮島上打混，周遊列國的他所能接觸的情報網自然較廣，上一代聖上的死亡、留下遺孤等等消息，就算他不想知道，仍然全都鑽入他的耳朵裏頭。

「上代聖上駕崩於此，可是事值亂世，聖上遺孤早已失散於戰亂之中，至今渺無音訊、生死未卜。」

在無言寺石門之外，一句完整的句子忽地傳來，把眾人都嚇了一跳。要知道阿凡提一直在提醒亞爾法特一行人這裏的安靜，而靜澈與靜心也確認了來自這寺廟的僧侶的沉默；登山以來，一行八人的說話沒有幾句完整的句子，一句來至無言寺僧人的完整句子完全超出了亞爾法特等人，甚至阿凡提這個來自無言寺的還俗僧的意料之外。

「清玄師叔。」靜澈似乎見怪不怪，首先向石門前的僧人行禮，靜心也雙手合十，無語間向僧人敬禮。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向這法號清玄的僧人看去，只見他看來三十歲出頭，身穿鮮紅袈裟，比較接近靜澈的打扮，沒有靜心的樸素，換上深邃智慧的眼神，神色帶著和藹，雖然表情嚴肅，不苟言笑，看上去似乎仍然十分容易相處。

「清玄！」阿凡提輕聲驚叫，把眾人的注意力吸引過去。聖上子嗣失蹤故然是大事，但是在這一刻阿凡提卻似乎看見鬼魂一樣：「小時候最害羞的你竟然成為了第五門的『交通僧』？」

為了讓作客的亞爾法特一行人聽得明白，阿凡提與三名僧侶一直以來都盡量以英語對答；驚奇之下也想不起這點，作為母語的華語衝口以出，聽得亞爾法特他們不明所以。清玄瞇一瞇眼，看清楚阿凡提的長相，微微一笑，以英語答道：「啊，好久不見了，清志師兄！」然後望向亞爾法特五人，道：「施主們不似本地人，是清志師兄帶來的朋友嗎？歡迎來到無言寺！天時已晚，想來登山路遙，施主們必已頗為疲憊。不若先來待客室坐坐，再談談施主們光臨敝寺的原因？」

清玄的說話有文有理，句子完整，哪裏是眾人心目中無言寺僧人的形象了？望望清玄，又望望寡言沉默的靜澈、靜心二僧，亞爾法特等人都甚為疑惑，目光不約而同投向阿凡提。阿凡提留意到眾人詢問的眼神，仍然難以置信地再望一望清玄，嘆一口氣，道：「在我還俗離開無言寺之前，這位清玄師傅是小我十歲的師弟。他能夠暢所欲言，是因為他的司職，我們稱作『交通僧』，是寺中唯一兩位不必遵守『慎言誓』戒律的僧侶之一，專責對外以言語溝通。」然後搖頭自言自語：「早知如果連清玄也能進入第五門的話，或許當年捱多個十年，可能也就能想說甚麼就說甚麼了吧……」

「清志師兄，寺裏面不是這樣運作的吧？」清玄又再微微一笑，把身體移往一旁，左手攤開，指向無言寺的石門，作出「請進」的手勢：「施主們，別在寺外乾等了，天色快入黑，先進來吧。」這時候靜澈與靜心也往兩旁一站，雙手合十，微微頷首，作出等候眾人先內進的禮貌姿態。

到這時候，亞爾法特等人才真正有時間看清楚無言寺的外貌。清玄所站之處，是寺前的石門；不過所謂的石門，其實不過是由石磚砌出來的一個拱門，門旁沒有外牆，只有兩個半個人高的小丘。門側小丘雖矮，但微微向左右上升，五、六十多尺外及至一個人的高度，看來似是以沙土堆砌出來的天然屏障；可是這矮矮的土牆也說不上甚麼防衛線就是了。拱石門高十餘尺，僅有象徵著寺廟入口的意義，也沒有牌匾之類的標記，若非寺中僧人帶路指示，就算等閒人攀山涉水登越龍骨峰，也不會知道這裏竟然是隱藏了土之一族魔源聖物重地的無言寺。

跟隨著帶頭的阿凡提，亞爾法特一行五人穿過石拱門，後面又是另一翻景象。石門後面，是一個廣大的庭院，舖著方形的灰石板，偶有綠草在石板之間鑽出來，格局雖然不能說得上絕對工整，隨機的破缺中仍帶著秩序。庭院被左右漸高的土牆包圍，寬百來二百尺，盡處為兩所小小的木板平房，外面各掛著兩盞油燈，昏黃的燈火這刻在飄動著，夜色漸濃的時分把門前照亮著。在眾人面前，是另一所石磚搭建而成的房子，屋頂為三角形，舖著啞紅色的瓦磚。屋子的建築風格雖然仍然樸實，沒有甚麼裝潢，但是可以看出比起旁邊的木房是更加重要的建築物。在這三幢建築物的後面，可以看見幾縷炊煙，也傳來飯香，想來當有其他建築；可是目能所及的，就只此三所房子而已。

靜心與靜澈本來走在最後方，得到師叔清玄頷首指示後，向來客打個招呼，逕自先行，帶著稍微急速的步伐，先一步進入中間的石屋。亞爾法特他們仔細一看，石屋的大門口上掛著一個木牌匾，被懸出來的屋簷陰影遮蓋著。石房子門前不似旁邊的木屋，沒有掛著油燈，陰影之下牌匾上的字更難閱讀，只見是三個方塊形狀的中國字。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與Ｘ五人之間，沒有人懂得說華語；唯獨遊歷過中東的Ｘ卻認得幾個中文字，知道上面寫著「無言寺」三字。

「施主們，待客室就在主殿裏頭。」清玄走到主殿的門前停下來，又再作出「請進」的手勢。亞爾法特嗅著微微燒焦的檀香木頭味道，緊隨帶頭的阿凡提率先踏進主殿之中。愛德華與莎拉最為謹慎，雖然這裏是土之一族魔源聖物的匿藏之所，但是怎能夠知道守護的僧侶——甚或聖物使本人全無惡意？正猶豫間，索羅已越過他們，大剌剌地走進殿內。

「亞魯……！連索羅也……」莎拉輕聲但焦急地輕喚。

Ｘ似乎看穿他們的心思似的，把雙手搭在二人的肩上，輕聲道：「風中沒有奸惡的味道……這裏不必防。」說著拍拍他們的肩膀，已走在前面。

莎拉與愛德華互望一眼，不約而同地又把目光投向站在一旁的清玄，只見清玄也在看著他們，嘴角似笑非笑，卻又全無惡意的態度。一路以來，危機處處，防人之心幾乎以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莎拉和愛德華又怎會不明白？燒著的檀香木頭味道飄來，他們忽然發覺原來世上似乎還有安靜和諧之所，不自禁苦笑自己的機心，豁開擔心，也舉步入寺了。

===

一個橙棕色的魔法能量球在夜空中劃過，向著地面急墜，未幾，沒入高聳的樹林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妳在追求甚麼？』

夜風凜凜，狼號處處，漆黑的叢林中特別嚇人，膽子小一點的，可能已經躲在一旁的山洞中瑟縮著，過一晚夜才在第二天早上再續行程。可是在古代尼泊爾與喜瑪拉雅山脈之間的這一片森林內，一條人影在樹木之間左穿右插，急速地向著東方前進，對周圍陰森的自然環境似乎毫不在乎。

月光穿透樹葉，忽明忽暗，只見飛奔的人影有著玲瓏浮凸的身形，拖著及肩的金髮，反映著月光在風中飛逸。忽然樹林開出一片空地，再沒有樹葉遮擋月光，人影的身形臉龐在銀光中浮現，正是在古印度恆河河畔新德里城中，與林天勇及近藤烈紅郎對戰慘敗後，脫離闇黑帝國的情報網，獨自行動中的艾曼達．皮利。

她在奔跑中接收的橙棕色傳訊魔球在心靈中發聲，伴隨著低沉的男聲，正正屬於她不惜冒著犯上逃兵罪被處以「冥黑十字」之刑的大不諱、即使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挖出來的獵物——近藤烈紅郎。在七

重天一戰，她在戰鬥之間得知「仙王鸚鵡螺石」重臨世上，已默默記認了近藤的魔法波紋，納入她的傳訊對象之中。成為獵魔旅團的特務以來，她的這項本領為她解決了不少案件，是她的得意絕技。

「在正東方嗎……」文蒂一邊奔跑，一邊舉頭看去，默想著剛才傳訊魔球飛來的方向，自言自語，腳步不禁緩下來少許：「呸，明知我在追蹤，還膽敢回應挑釁嗎？」

當初向他發出訊息，本來只是為了試探對方生死以及賭一賭能否憑藉魔球去向找到他的所在，誰知連日來近藤竟然真的與她展開空中的對話。文蒂心中念出咒文，構造出回應的訊息：

『「仙王鸚鵡螺石」百年以前本來就是我們家族的東西。我們家族久居歐洲，本源卻來自古尼泊爾；失去寶石後，連帶自身對土之精靈的儲集性也失去了……我只是要尋找被奪走的東西而已！』

她把能量球投往空中，紫黑色的魔球順著勢道飛出，文蒂卻知道傳訊魔球初期的飛行方向沒有指向性，唯有後半段才能從能量球的軌跡探知對方所在。不過數分鐘，近藤的魔球又再從東方飛來，被她收入掌心。

『不對，不是問這個。我在追求闇黑帝國的毀滅；但妳呢？就算給妳奪回「仙王鸚鸝螺石」，又如何？先不論血之契約能否解開、魔石能否為妳——還有妳的家族——帶來重新自然聚集土之精靈的力量；妳——到底在追求甚麼？』

文蒂不禁一呆，飛奔中的腳步也不自覺停下來。她所在之處旁邊是一個小小的湖泊，樹木不再遮擋月光，可是一片密雲飄來，把幽暗的天色弄得更黑暗。

究竟自己在追求甚麼？自從加入闇黑軍團以來，文蒂只知道遵守指令，上頭要她殺人就殺人、要她破壞就破壞，從來不去辯駁、不去質疑。為了世界的秩序嗎？她沒有這樣的閒情逸致去介懷這種瑣事。是名為「破壞」的快感？她知道自己是麻木的，硬要說的話反而有一種不知名的厭惡；可能正因為如此，得知家族失落百年的魔石的去向後，她才不顧自身性命，違抗帝國的指示，獨斷獨行。

就在文蒂思索之間，一大堆的沙石忽然從她右面的林中掃射而來，速度驚人，不問而知是她的「獵物」近藤烈紅郎的「亂礫射」殺手。久經戰陣的文蒂沉思之中觸覺依然敏銳，立刻察覺情況不對頭。她第一個反應是無比的驚訝，還道追蹤近藤已久，以為他一直以來遠遠領先在她的面前，哪裏知道原來他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之前的傳訊魔球對答，想來只是迷惑她的詭計。可是這刻她也無暇細想，知道若避不開這一下突襲，自己就算不致死無全屍，恐怕弄個半死不活，血洞處處。

危急之際，文蒂的本能反應叫她向下撲倒，下一剎那沙石魔彈已在她頭頂「咻咻」掠過。在不過一秒左右的時間，文蒂才剛剛回過神來，第二波的「亂礫射」已至，卻不瞄準同一位置攻擊，反向她所在的四面八方射去，幸好沙石彈都朝她的上半身激射，向下撲倒的文蒂僥倖逃過一劫。只見第二波的「亂礫射」越過文蒂所在，全都射進她左邊的湖中，激起的水花足足七、八尺高，同時石彈破空之聲才「轟轟」發響，後發的「亂礫射」居然超越音速。文蒂心中一寒，知道自己死裏逃生，倘若正面擊中的話，恐怕皮開肉綻不在話下。

「該死的『仙王鸚鵡螺石』！」文蒂心中暗罵著。她回想不久前才與近藤交手，雖說之前他已力戰七、八人，魔力源本已所剩無幾，但是怎麼看他都是肉搏型的戰士，魔法哪有這麼離譜的強？想來自他師丈林天勇處繼承了「仙王鸚鵡螺石」後，徒手搏擊本來已是怪物級數的近藤烈紅郎的力量得到了幾何級數的增長。

「能打倒他嗎？」七重天一戰，文蒂慘敗於筋疲力竭的近藤的居合斬；事情發生後不過一個多星期，

雖然自己的傷勢不及近藤的重，已經回復得七七八八，但面對也已休養生息的怪物級對手，這一刻的文蒂實在沒有能戰勝——不，甚麼沒有打成平手的把握，更遑論奪回失落百年的魔石了。

她深深吸一口氣，身上散發出紫氣，正要不顧一切，豁出性命與近藤放手一搏之際，出乎她意料之外，林中沒有敵方身影，只有一個橙棕色的傳訊魔球射來。文蒂柳眉一揚，心念一動之間，「崗石劍」之咒已在她右手聚集起來，以防近藤又以聲東擊西之計奇襲。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的她伸出左手，把魔球收入掌心。

『本是同根同源，卻背棄自己的家族、投靠血之魔法……沒有執念的妳，沒有可能把「仙王鸚鵡螺石」從我手中奪回；只怕巨人土俑現身，動根指頭已把妳捏死。我的目的是毀滅闇黑帝國，念在妳脫離了闇黑軍團，以及有躲開我先後兩發「亂礫射」的本領，我就暫且留下妳一命；硬要再追來的話，休怪我手下不留情！』

文蒂呆立當場，夜色之間風聲霍霍，即使她本身擅於追蹤，毫不留神的她這刻連躲在林中的近藤烈紅郎離去的聲音也聽不到。這時候她身上的紫氣已經褪去，手上的沙土之劍再次散落，一堆黃土落在腳邊。

「執念嗎……我在追求甚麼？」

被大片陰雲掩蓋的月亮這時候再次露出臉來，照亮文蒂那張猶豫的臉。這一刻的她只感到無比迷茫，不知不覺間雙足一軟，竟自跪在草地之上。之前「亂礫射」激起的水花飄散於空氣之中，反射著閃閃銀光，與勾月、湖泊與樹林，還有跪在草地上的她，構成一幅奇異的圖畫。

第七十九章：地下老大

南德里毗鄰新德里的貧民區，相距不過十數公里，可是本鄉十六、亨利、阿里、風暴行者與雷蒙德一行五人離開該地時天色已經漸黑，由於尋找安德魯可能還需要時間，本鄉決定在兩區之間的一所小旅店寄宿一晚，翌日再走。離開貧民區數公里外，仍然不算是甚麼旅遊景區，雖然周圍環境沒有之前的骯髒，但是小旅店的設施極其量只能以「簡陋」來形容。小旅店的主人認得闇黑軍團的製服，戰戰競競地斗膽索價，出乎他意料之外，帶頭的軍官帶著笑容付了房錢，也就帶著部下往各自的房間休息去了，倒也一夜無話。

到了第二天早上，本鄉一行人繼續行程，由阿里帶頭，大部份的時間都只埋首前進，不發一言；偶有不熟路的分岔，操流利印地語的阿里總能在偶有途人來往的途中把公會所的方向問出來。本鄉十六對他頗為滿意，而亨利則妒火中燒，自然不在話下。中午時分，一行人終於來到南德里的城中心，一幢兩層樓高的建築物在眼前展現。

建築物沒有甚麼特別，灰白色的外牆雖說不上新簇，但是似乎偶爾也有人清潔，看上去尚算整整齊齊。從途人的指示得知，這幢建築物雖然沒有大大的門牌標示，正是南德里的市公會所辦公大樓。

新德里是一個大城市，其中包括了東、南、西、北與中心的新德里城五區，各區各有公會所處理市政事宜，再由新德里城的市政局綜合決策市政。貧民區本來屬於中區新德里城的範圍之中，但是富有的政客、所謂精英份子，對這爛攤子都不想有交割，數十年前在不公平的投票下把這區域的治權拱手讓給南德里的公會所，實行眼不見為淨的政策。新德里城與外邦進行貿易磋商時，把城市吹噓得美倫美奐的數據，就憑著這一點把貧民區的資料一概忽略。

阿里提議由南德里城公會所找起，只是以為「貧民區地下老大」安德魯．巴拉加的名堂該在管轄該地區的地區政府的黑名單之上；可是途中打聽回來的情報所指，原來安德魯竟然就是南德里市長的左右手，光明正大地在公會所中做著名正言順的正職。得到這個消息，眾人都眉頭一皺，明白到這裏的黑道勢力已經把白道完全滲透；恐怕連這裏的市長都不過是枱面上見人的傀儡而已。

站在公會所之前，正打量應否先找市長還是單刀直入尋找安德魯本人之際，在本鄉一行人面前迎來一名白皮膚的當地人，主動向他們招呼：「各位是來找安德魯．巴拉加大人的吧？請跟我來。」

本鄉五人都打了一個突，心中隱隱覺得不對頭。亨利首先發問：「我們不過剛剛路過，你如何知道這裏是我們的目的地，又如何知道我們在找誰？」

那看來像是公務員的人穿著白襯衣，黑長褲，卻腳踏露趾涼鞋，正是當地人平常不過的服飾。他頭也不回，答道：「安德魯大人早就交代過你們遲早會來；他還說老朋友阿里來訪，怎能不親自見見。」似乎不理會他們會否跟上，逕自帶頭走進公會所裏面。

本鄉一行五人互相對望，心中浮現的都是同一個結論：安德魯．巴拉加的情報網實在神通廣大，對他們的去向瞭若指掌。雷蒙德「哼」了一聲，率先起步前行：「有趣！走吧，即管讓我們會一會這人。」本鄉十六看他一眼，向部下們點一點頭，一同進入公會所裏面。

市公會所外面陽光猛烈，走進室內，即使數有鍛鍊的戰士級人物如本鄉、亨利、阿里與雷蒙德都不禁皺眉瞇眼，因為光線的落差眼前幾乎漆黑一片；唯獨慣於在空中騎龍飛翔的風暴行者，自少就在這種忽然直視太陽，忽然飛入山洞的忽明忽暗的環境中生活和戰鬥，對他的影響最微。可是風暴行者一看見室內的境況，都不禁皺起眉來。

只見公會所的「大」堂小得可憐，待客的櫃檯不過三、四尺寬，後面一道矮牆，然後放眼看去，前後左右密密麻麻的佈滿正在埋首辦公的公務員，與帶著他們進入公會所的那人幾乎一式一樣的衣著。辦公室內，盡是低沉的交談和鋼筆在紙上飛書的磨擦聲音，交織著一片嗡嗡聲響，對於一路以來不是旅行就是戰鬥的他們是一種莫名其妙的壓逼感。

辦公室內沒有良善的通風系統，本已炎熱的室外比起人頭湧湧的這裏簡直小巫見大巫，不過數分鐘之間，即使在印度土生土長的阿里也大汗淋漓，平常在歐洲活動的本鄉和亨利更是汗出如漿；至於生長於北歐極寒之地的風暴行者，更是幾乎立刻熱得頭昏腦漲，不禁隱隱狂燥起來；唯有雷蒙德走遍熱帶地域，才不至於進入快要中暑昏迷的狀態，還能提高著警覺，留意著周圍的變化。

可是出乎雷蒙德的意料之外，這裏的人似乎真的只是在幹文書工作，對他們這班外來的不速之客一點反應也沒有，更加沒有墮入甚麼精心設計的陷阱的感覺；可是不安的情緒仍然在五人之間飄盪著，隱隱覺得這安德魯．巴拉加似乎設下甚麼圈套等待他們的到來。

阿里與安德魯在兒時相交甚深，知道他機心重重，行事亦正亦邪，若他真的不安好心地等著他們，恐怕本鄉一行人脫身不易，心中不安的感覺更濃；他們可以倚仗的，唯有他們幾乎與世無匹的戰鬥力。只是阿里的心情此時七上八落，想起小時候安德魯對他的恩義，實在不想加害於他。

「安德魯大人就在地窖，各位自便，小人就回去辦事了。」帶頭的公務員領著本鄉他們來到一扇門前，往內推開，是通往下層的樓梯。由於沒有窗戶，即使大白天，牆上仍然掛著一盞油燈，昏黃點照亮著走廊，傳來一陣與上面辦公室風馬牛不相及的奇怪陰森氣氛。

可是也因為長年遮蔽的關係，一陣涼風似乎隱隱傳來，對熱得快要發瘋的眾人猶如得水的游魚，也不向那公務員打招呼，已經一個閃身進入門後。那公務員木無表情，見本鄉他們都走在前方，任務完成，也就放開手，由得木門自行關上，又回到人山人海的辦公室內了。

「小心，」亨利走在前面，警告道：「這裏的氣氛不太對。」帶頭下樓。

換作平常的雷蒙德，早就譏笑他的過份謹慎；可是這刻就連他也微微點頭，明白他的感覺。久經戰陣的本鄉、阿里與風暴行者又怎會不知道他們在想甚麼？眾人小心翼翼地往地窖進發，要看一看這安德魯．巴拉加的廬山真面目。

往下走的樓梯不長，就只十數階，一個拐彎，就是進入地窖的木門。由樓上辦公室的吵雜，到樓梯間的完全寂靜，他們完全忘記了之前的酷熱，反而換上了一股不知所以的緊張感。雷蒙德拉開木門，地窖展現眼前：只見地窖的情景幾乎和一樓沒有兩樣，仍然是不下百多人、黑壓壓的一片人堆。不同的是這百來人的衣著不再一式一樣的白襯衣、黑長褲，而是各有各的打扮，甚至有人袒胸露膊，身上刻滿紋身，看來竟全是黑道中人。只見他們手上都拿著文書，似乎本來都在閱讀著，此時卻一同瞪著本鄉等五人，眼神凶神惡剎。

這百多人先後站起，一邊仍然看著這五名不速之客，一邊默默地慢慢往後走，聚集於地窖的室後，拉開與本鄉、亨利、阿里、風暴行者與雷蒙德的距離。奇怪於他們的行為，本鄉正要開口招呼之時，一個身穿著綠色襯衣，杏色短褲和涼鞋的男人在眾人之間走出來，立於兩陣之間。只見這人大約三十來歲，深棕色膚色，相貌平凡不過，棕色的眼眸卻帶著殺氣，臉上沒有表情，雙手插於褲袋之中，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看來就是一幫流氓的頭領。

「安德魯！」阿里輕聲驚叫，似乎是久別重逢的原因，語氣帶著奇怪的歡愉；他這一嚷，倒確認了本

鄉他們眼前的這人就是阿里兒時的結拜兄弟、新德里城南貧民區的地下老大，卻同時又是南德里城市公會所中市長的左右手——安德魯．巴拉加。

安德魯站在他們之前，本來微微揚起的頭稍稍垂下一點兒，定睛看著本鄉等五人，卻不說話。本鄉十六打破沉默，道：「閣下是南德里市的常委會主席——安德魯．巴拉加吧？本人是獵魔旅團歐洲分部第三獨立部隊的本鄉十六，軍階上校。這次冒昧來訪，是為了——」

「——尋找五族逆黨去向的情報。」安德魯打斷本鄉十六的話，然後代他完成句子。

本鄉十六皺起眉頭，還未說話，亨利已怒道：「好歹也是為帝國政府辦事的公務員，一點點對階級尊敬的意識也沒有嗎？論身份，你還沒有打斷上校說話的資格……」

本鄉十六揚手，把亨利對安德魯的教訓截停，點頭道：「果然是十分厲害的情報網，連我們的目的也打聽出來了。那麼我們也就不必轉彎抹角吧……根據帝國法律第二十七條第六項，凡是有關追捕五族逆黨的情報，必須全盤托出。法律的規約下，安德魯先生不會作出愚蠢的決定吧？」

安德魯微微垂下的頭這時慢慢揚起，棕色的眼眸卻在看著阿里，竟然看來完全沒有聽本鄉十六的說話似的。果然，他的說話與本鄉的問題完全沒有關係：「十二年不見了，阿里，看來你幹得不錯吧？獵魔團的薪酬待遇可好？」

對於似乎完全不想談正事的安德魯，阿里先是微微一愕，然後向長官本鄉十六看去，眼中投出詢問的目光。本鄉仍然皺著眉，已經知道這安德魯不好對付，這當話兒也不妨轉打阿里這張「昔日舊友」的牌，看看這場談判去向如何，於是向阿里點一點頭，示意他即管與他對話，同時向亨利微微搖頭。

亨利跟隨本鄉多年，知道這個狀況是微妙的力量平衡點；假如阿里代表了「對談」的牌，亨利他自己則是「以武力逼脅」的牌。本鄉向他搖頭，自然代表了這一刻他希望能不必流血獲得情報。站在後面的風暴行者與雷蒙德雖然不知道細節，但觀微知著，都已經大致明白當前的狀況。

得到上司的許可，阿里向安德魯點頭，答道：「三餐溫飽，倒也不成問題。危險度頗高，但這是工作的風險和挑戰，我是心甘情願的。看來安德魯你也不錯嘛？表面上在打常委會主席的工，實際上整個新德里貧民區的各個幫派勢力都在你的手中吧？」

安德魯背後的百多人同時發出轟然采聲，這種地下勾當在堂堂市公會所宣之於眾，可見阿里的單刀直入。安德魯也揚一揚手，點一點頭，語氣忽然一轉，詭異地笑道：「要得到那些人的情報，看來今天你們要失望了。」竟自轉個身去，不再理會阿里，就像對待陌生人似的，慢慢離開現場，要回到後面的辦公室去。

面對安德魯忽然一百八十度改變的態度，阿里故然呆立當場，連本鄉也百思不解。亨利看見安德魯的反應，知道阿里這張牌已經無效，大喝一聲，道：「斗膽違抗獵魔旅團軍官的命令嗎？說倒底也只是流氓而已！無妨，我的『記憶閱讀咒文』自會把你知道的情報抽出來！」身影晃動處，已撲向安德魯所在。

「有趣的發展！」在後面的雷蒙德看著事情的演變，直覺告訴他這裏沒有幾多個強手，唯獨是安德魯似乎有著甚麼不知名的力量，心中癢癢的，雖然想參一腳，卻又回心轉意，即管留守現場，看看好戲。

只見安德魯也留意到亨利的發難，回過頭來，雙眉一皺，瞪著他看去。這時候一向最細心的亨利心中

突地一跳，直覺有甚麼不對頭的地方。下一剎那，他已經發覺不安的感覺源自甚麼：安德魯那本來是深棕色的眼珠子忽然變成深邃的漆黑色，看上空洞無神，卻自有一股神秘感；只是他的眼珠子本來就屬於深色系，加上燈光和陰影，若不走近，根本看不清楚。亨利隱約聽到安德魯在喃喃自語：「是第六項嗎？沒有分歧……」同時看見他右手一揚，在他身旁的百多人像潮水一般，立時把安德魯的身影掩蓋。只見人頭湧湧的流氓從不知何處拿出各種刀劍武器，砍向撲過來的亨利，端的是護主心切。

亨利閱歷故然過人，但忽然在不算偌大的地窖內對上這麼一大班充滿惡意的敵人，也得嚇了一跳。他大嚷道：「本鄉上校……？」

此時流氓們的武器已經砍至，亨利無暇細想，只丟出四字，身上已爆發出金黃色的魔法芒，一記「磁幻佈網」之咒已在身前展開，同時推開攻來的數人。

「最低限！」本鄉知道亨利所問，也立刻朗聲回答。在一旁的阿里皺一皺眉，卻也已經明白二人的對答。眼見本鄉也已衝前，幫忙亨利應付百多名敵人，回頭看一看，只見風暴行者與雷蒙德也蠢蠢欲動。阿里推想一下，假若那二人認真出手，恐怕這裏的人死十次也不夠，甚至上層無辜的公務員可能也會與這幢大樓埋沒黃土之中。為免在市公會所發生太大規模的血腥打鬥，阿里把本鄉和亨利的對答急急解釋一片：「華爾特少校剛剛在問可用多少武力，本鄉上校則說最低限度，意思是能留活口的要盡量不殺，畢竟書面上這班流氓還是正式的公務員……」

風暴行者點一點頭，身上已散發出藍光，向前邁步前進。在旁的雷蒙德卻「嘖」的一聲，本已浮現的紅光卻又退卻下去：「不能放手一戰的話，不如不打。」說著竟然找來一張椅子，逕自坐了下來，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阿里沒雷蒙德好氣，反一反白眼，也加入混戰中的戰陣。

這時候安德魯已回到地窖自己的辦公室，隔著打開的門口看著形勢。他的目光穿透人群，看見雷蒙德坐了下來，「哦」了一聲，眼眸再次漸漸變成深黑色，自言自語道：「出現分歧點嗎？第三項？有趣。」

「嗚！」亨利咬緊牙關，只輕輕痛叫一聲，左腿已被開山刀劃出一條血痕。此時的他在本鄉的「最低限」命令下，不敢托大，滿身散發著魔法芒，手持刺劍，全力防守，左閃右避，每被瘋狂地砍劈十餘刀後才回擊一劍，劣勢中卻依然百發百中，以流氓們的手足為目標，竟然真的一條生命也不取；可是久守不攻，寡不敵眾，即使強手如亨利，終於也抵不住車輪戰一般的攻勢，左腿掛彩。

那邊廂，本鄉、阿里和風暴行者也是同樣的狀況，雖然盡數避開要害，仍然受了多處傷痕。本鄉和阿里身手敏捷，不過在腿上受傷而已；可是風暴行者本來就不擅守、只擅攻，不能全力以付的後果就是數十處的刀傷。總算他筋肌肉厚，自小就已習慣一如這種戰鬥的鍛鍊，竟也不當這些小傷一回事，鐵錘揮動之下，十數人被轟個昏迷，四人之間戰果最高。而在後頭坐下來觀戰的雷蒙德只管「嘿嘿」冷笑著，雖也有數人往他攻去，藍色的「炫火加護」之咒展開來，誰也走不近他的身旁。

轉眼間，本來以四敵百的局面，在本鄉十六他們壓倒性的戰力之下，慢慢把地窖的敵方人數減少至三十來人；也幸得他們手下留情，至今只死掉不過五人之數，其餘的流氓或被擊昏、倒地不起，或手足傷殘，不能再戰，只得退在牆邊，死命瞪著戰局，倒沒有吶喊助威，想來是不想太過驚動上層的人。

四人之間，阿里最心切要向安德魯問個究竟，戰鬥中不斷前進，不知不覺間已來到安德魯的辦公室門前。才剛剛一腳蹬在一名敵人的肚腹上，把他踢昏，正要開口質問時，兩名手持開山刀的巨漢已經掩在前方，二話不說砍向阿里。

「有完沒完啊！」阿里切齒咒罵，雙腿上的傷雖然不重，畢竟行動不似一般靈活，於是不再閃避，攻

守兼備，帶著紫黑色魔法芒的「殺魑弒魅」一雙寶刀已經往上格去。只聽得「鐺鐺」兩聲，四刀相交，但阿里寶刀上帶著的魔法不被實體的開山刀擋著，仍然轟向兩名敵人。這一擊出其不意，二人被阿里的刀氣砍中，「嘩啦嘩啦」的吐出兩口鮮血，往後便倒。

「安德魯！」阿里大喝一聲，手持雙刀，怒站於安德魯的辦公室門前。安德魯在辦公室中一直坐著觀戰，從容不逼之勢直逼地窖另一角的雷蒙德，這時候終於慢慢站起來。只見他右手食指與姆指於最口中，長長的吹了一下口哨。

安德魯的口哨聲把還在打鬥的流氓的注意力都吸引過來，向本鄉他們亂劈的刀劍一同停下，原來是罷鬥的信號。只聽得「砰」的一聲巨響，一時之間收招不及的風暴行者「喝」的一聲把禿鷹鐵錘轟在一名停下手來的敵人胸口，那人哇哇大叫，吐著鮮血倒下，肋骨似乎碎了好幾根。幸好一來風暴行者已在留力，二來解除血之契約的他再沒有在鐵錘上附加黑魔法魔力的能力，否則他可能早就連五臟六腑都給震碎了。
本鄉十六、亨利、阿里、風暴行者，甚至連雷蒙德也正自奇怪於安德魯的停戰信號背後意義為何期間，安德魯以厭惡的語氣嘿嘿冷笑道：「要我交出五族逆黨的情報，甚至不惜連累樓上循規蹈矩的正職公務員嗎？很可惜，你們沒有我想要的東西來與我交換。」

亨利聞言大怒，喝道：「你進來公會所幹活，難道一點點的法律也不會？第二十七條沒有聽過？流氓、果然是流氓！我們的階級比你高上一班，居然還斗膽和我們談交易！」

本鄉又再打斷亨利，道：「你的人生目標是甚麼？名嗎？利嗎？權嗎？難道有帝國不能給的？」

安德魯哈哈大笑，道：「別以為可以對我使利誘之計！在新德里的市街上，沒有誰不懂得我的名字，難道我還缺名？坐擁全貧民區地下交易的收益，難道我還缺利？位職常委會主席，掌握全南德里的市政決策，難道我還缺權？人心不足蛇吞象，不瞞你們說，我很知足的，有了這些，足夠了，偏偏從來沒有想過更高的位階，讓你們失望真不好意思。」說著望去阿里，嘆了一口氣道：「倘若十二年前你沒有去應召當兵，阿里，在我旁邊的人非你莫屬。可惜、可惜。」

「軟的不成——」剛才混戰中一滴汗也沒有流過的雷蒙德這時候終於站起來，嘴角帶著冷笑，脫下黑色長大衣，一副欲試身手的樣子：「——來硬的就好了。我可不想在這裏浪費著追尋莎拉．莎娜那小妮子的寶貴時間。」

難得亨利也認同死對頭來，點頭接口：「呸，抓著你後，也不必費勁逼供；就讓我查看你的記憶好了……」說著撕開左腿的軍褲褲管，稍微把傷口包紮，眼中仍然盯緊安德魯。

安德魯搖頭大笑，道：「很可惜，你們不可能抓著我……」

「『很可惜』你的娘！」雖然受的盡是皮肉刀傷，畢竟數之不盡的每一個傷口都在微微疼痛，風暴行者早就失去耐性，脾氣暴燥，不待安德魯說完，禿鷹鐵錘已自往他砸去。阿里看在眼裏，嚇了一跳，眼前的始終是兒時摯友，也不及細分敵我，已經脫口而出：「小心！」

只見安德魯在風暴行者舉起禿鷹鐵錘之時，已經慢慢往旁邊踱步，到得鐵錘砸至，轟於地上激起無數沙石時，安德魯竟已離開原地數十步的距離。這一下大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此時已退到牆邊的安德魯手下們卻發出轟然采聲。亨利眼利，已大嚷出來：「黑色的眼珠子！」

果然，此時安德魯的眼眸不再是深棕色，像剛才亨利撲過去一樣，變成深邃的黑色。本鄉等人經亨利提醒，也留意到安德魯的變化，卻又不知其背後意義。

安德魯的笑聲又再傳來，道：「你們沒有怎麼接觸貧民區的住民，不知道他們有這樣一說：貧民區老大安德魯有兩隻翅膀，一隻是無數擁戴他的部下……」說著右手舉起，似在介紹站在一旁的手下，又續道：「另一隻翅膀——」然後左手也舉起，指著自己的眼睛：「——就是一雙看透一切的眼睛！」

眾人不明白他所指為何之間，他又轉向阿里，語氣帶點嫉妒的意味道：「三元適性嗎？你臨走時頗以此自豪吧？可知道我當年沒有參軍的原因？就是沒有對精靈適應性的體質，就算參軍也只能成為陣前卒，當炮灰死掉也不知為何。可是哪，多得這沒有魔法的身體，現在的我比你有更強大的力量！」

說著安德魯又再「哼」的一聲，轉而向帶頭的本鄉十六道：「要打倒你們怕且不行，不過無論如何你們也不會抓得著我。」說著竟又大剌剌地坐回椅子之上，一副「你們耐我不何」的樣子。

本鄉他們五人面面相覷，一時之間也不知道眼前這人是徹頭徹尾的瘋子，或是蓋世無匹的高人。安德魯回到椅子坐下，漆黑的眼眸反射著油燈火光，像兩顆深不見底的墨玉，將整個地窖的空氣瞬間凝固成冰冷的靜默。

第八十章：千拳別離

阿里呆呆地看著眼前的景象，十二年前的畫面又再浮現腦際之間。場地不同了，圍觀者換了另一班人，他與安德魯的位置立場也剛好對調；可是不知怎地，陳年舊事仍然歷歷在目，仿佛不過是昨天的事。

「喝！」風暴行者大喝一聲，把阿里從回憶中喚醒過來。只見禿鷹鐵錘再次高舉，不知第幾次砸向安德魯。最奇怪的，是安德魯只管「嘖嘖」地發出不滿的聲音，不知已是第幾次，只管拖曳著木椅子往左邊踏出數步；下一刻，風暴行者的鐵錘已至，卻再次落空。

南德里市公會所的地窖是開揚式的設計，安德魯所在的地方雖然叫作「辦公室」，其實不過是一個以竹簾間開的空間，唯有進入其中的大門以木製，連著地窖高度的紅木門框。平常日常營運時，若要一點私人的空間進行討論或決策，便落下竹簾；否則辦公室通常都門戶大開，算是安德魯所謂「開心見誠」的管理作風。

可是經過手下們與本鄉一行人的一輪打鬥後，就算竹簾落下，到了這一刻都已經盡數支離破碎了，安德魯的手下們在周圍圍觀著，一時之間也不插手，就只管吶喊著，為老大助威。本鄉一來身為領隊，二來只想把這地下老大擒下問出聖物使的去向，一直只站在後面觀戰，順便為腿上的傷作出簡單的包紮；但是他看著風暴行者連擊七、八次，竟然連安德魯的衣角也碰不著，不禁皺起眉頭來，同時往旁邊的亨利和雷蒙德看去。

雷蒙德擺出一副甚感興趣的臉，一手交在胸前，另一手托著腮子，半仰起頭，斜眼看著風暴行者和安德魯，似乎暫時沒有插手的意思，卻不難看出他在蠢蠢欲動。那邊廂，亨利不知不覺間拿出了分析眼鏡，沒有本鄉的命令下也不出手，只管死命地瞪著安德魯，道：「不會有錯；魔力：零；精靈適應性：無；持有魔具：沒有能辨認的。難道真的是武術的高手？」

安德魯深黑色的眼眸凝望著風暴行者，忽然說道：「嘖，還以為你的攻擊蠻單調的，想不到還有這種後著。啊，真可惜，這張椅子還滿好坐的說。」

在旁觀戰的眾人正聽得不明所以之間，安德魯首次放開椅子，同時往前就撲倒。這時候風暴行者的鐵錘又已雷霆萬鈞地砸下，可是砸擊忽然變招，本來抓著錘柄末的雙手一放，身影晃動之間，在鐵錘下砸之勢未盡時竟搶在前面，抓著近錘子的部份，橫蠻的腕力與腰力發動，硬生生把下砸的鐵錘改為錘柄的橫掃。可是這神乎奇技的招式居然徒勞無功，安德魯早就蹲在鐵錘與錘柄的死角，長矛似的錘柄就這樣打在安德魯放手的木椅上，「卡嚓」一聲巨響，椅子頓成碎片，木屑與灰塵同時揚起，帶著一股陳年木頭的霉味。

風暴行者正驚訝間，蹲下來的安德魯雙膝發力，一記上勾拳轟來。滿以為自己要硬吃一記的風暴行者正咬緊牙關之時，安德魯的上勾拳忽地凝住。下一剎那，只聽得他「哼」的一聲，已後退兩步，同時喃喃地道：「第六項嗎？好奸詐的戰術嘛。」

他的語聲未畢，一道微弱的金黃色魔法芒在他與風暴行者之間幾乎無聲無息、毫無氣勢地掠過，出手的正是正宗金系統魔法使身份的亨利，此時卻帶著難以置信的語氣嚷道：「不可能！這廝怎會躲得過我的『記憶閱讀咒文』的？」

「這種戰鬥的直覺——」這時候雷蒙德再也按奈不住，身上的紅光大盛，脫下黑色大衣，向前踏出一步：「——已經超越了『高手』的級數了！像風暴行者那樣顧忌著不使出全力的話，沒可能把他

制服！」他戴著皮手套的右手舉起，筆直的藍焰燃燒起來。

「嗯，沒有分歧。」安德魯深邃的黑眼睛瞪了步步進逼的雷蒙德一眼，轉過身來，左手在靠著牆壁的書架上的一個小樽子擺設上按了一按，書架發出「軌軌」的聲響，向內打開來，背後竟然是一條秘道。只聽得一聲咆哮，雷蒙德已轟出一記藍色的「轟火龍」，襲向安德魯。

發覺雷蒙德的舉動得太遲的本鄉已經沒有辦法阻止他，只丟下一句：「留下他的命——」卻在完成句子之前啞了下來。只見安德魯頭也不回，逕自往右邊一站，藍色的火龍不偏不倚，正好射進秘道之中，把裏面照亮。秘道看來數百尺深，慢慢往上升，直線行進的火龍撞在微往上斜的坡道上，「轟」的一聲四散，復又沒入黑暗之中，帶起一股焦灼的熱浪與淡淡的硫磺味。

本鄉一行人看得啞口無言，對旁邊安德魯手下們如雷貫耳的吶喊聲充耳不聞。安德魯這時才望向雷蒙德，眼睛回復平常的深棕色，嘴角掀起一絲奸詐的微笑：「可不能把這裏給燒掉！我說過了，要抓著我，恐怕你們還不行。」說著身子一閃，轉到暗門之後，眾人還沒有來得及反應，安德魯以印地語大聲地說了一句甚麼，書架已「砰」的一聲關上。

「這已經不是甚麼『戰鬥的直覺』了……詭異、詭異！」本鄉難以置信地搖著頭，然後環視四周，仍然在靠牆站的安德魯手下們只是瞪著他們，卻完全沒有動手的意思。他回頭往阿里看去，只見他呆呆地站著，似乎完全失了神。他皺眉道：「阿里！發完呆了沒有？你的舊朋友剛剛離開前說了甚麼？」

被本鄉從回憶中喚醒的阿里「啊」了一聲，回答道：「『由他們追』……」

「哼，這麼囂張嗎？」亨利接下阿里語句中的停頓，丟下一句後已跑上前，也不去找安德魯按了哪個秘密按鈕，一記「閃龍擊」轟向書架，「砰」的一聲轟出一個大洞，算是發洩偷襲失敗的怨氣。窮追猛打下卻碰也碰不著安德魯的風暴行者更是懊惱，禿鷹鐵錘緊隨亨利的「閃龍擊」，直直地捅進被打開的大洞中，錘身一絞，整個書架頓成木屑。

看了這兩人顯了這一下身手，安德魯的手下們忽然醒覺之前的群鬥本鄉一行人使出的力量可能連十分之一也不到。望著地上的木屑和紙碎，他們都打了一個寒顫，慶幸自己沒有經歷那書架的命運，血肉橫飛；同時不自覺的又貼得更近牆壁，生怕本鄉他們回心轉意來找他們的碴。

本鄉點了一點頭，說道：「我們追吧。」然後昂首闊步走進秘道之中。雷蒙德、風暴行者與亨利緊隨其後，莫不想抓著安德魯來痛打一頓而後快。需知道他們都是怪物般的高手，深明一山還有一山高的道理；可是這種想碰也碰不著、打也不用打便被對方逃走的經驗倒是一次也沒有試過，只感到無比的嘔氣。

跟在最後面的阿里自然明白他們的心態，可是此刻心中揮之不去的，卻是十二年前他決定離開安德魯的童黨，轉而參軍的回憶。

===

「砰！」

斗大的拳頭毫不留情地打在阿里的右頰上，本來已經頗為瘦削的他受到巨大的衝擊後像斷線風箏般往旁邊飛去。

十二年前，只有十七歲的阿里已經是安德魯的童黨中的第二把交椅，在當時才二十歲、專責對外擴張

勢力的安德魯身旁扮演著內部決策者的角色，與他一剛一柔地在貧民區之中闖出了一個不少的名堂。在他們二人帶領之下，本來只是以偷盜為生的一群小孩子慢慢學會了交易的技倆，不經不覺之間掌握了當地貧民區或明或暗的買賣，從中獲利，勢力在數年之間擴展數倍，收入甚至凌駕於數個成年人為主的幫派。

安德魯帶領的童黨叫作「瓦頂」，只招攬無依無靠的孤兒，卻也因此黨中的羈絆甚深，稱兄道弟之餘真的當自己家人一般對待。因此，可想而知以阿里的身份忽然宣佈要離開「瓦頂」的大家庭，對所有下層成員來說是多麼巨大的震撼。

「十年前我們走在一起，立過誓不能讓與我們有相似遭遇的孩子經歷我們的命運。十年之後，就因為軍中有飯吃這個無聊的藉口，就這樣背棄我們的兄弟，離我們而去？」安德魯怒目凝視倒在地上的阿里，聲音卻帶著令人戰慄的寒冷。

阿里仍然頭昏眼花，卻咬緊牙關，不肯認輸，賭氣地站起來。在他的周圍，除了身為老大的安德魯之外，還有「瓦頂」裏的數個分區首領，都在看著他偷偷笑著。他知道這數人都對他的身份眼紅已久，巴不得哪天阿里忽然消失的無影無蹤，坐上他的位子，掌管這個發展快得不尋常的組織。

在安德魯與阿里之間，安德魯的主張本來就比較激進，即使過程可能牽涉人命，為了擴張勢力他也在所不辭地去蠻幹；唯有阿里能按下他的衝動，從較溫和的途徑去達到目標。可是，溫和的手段換來拖長了的時間，不少「瓦頂」內的成員都不滿發展過慢，早就看阿里不過眼；唯有冷靜下來的安德魯和少部份的首領才真正明白阿里的苦心，也暗中感激他讓自己的雙手不必染滿血腥。

十年過去，組織越來越大，早期的元老級成員不少被拘捕或自願離開，不經不覺之間領導階級的成員都換了一批，只有安德魯和阿里留下來。漸漸成長的安德魯變得越來越狂莽，二人慢慢疏離起來，似乎失去了小時候出生入死都在一起的牽絆。

「你睜大眼看看吧！現在的『瓦頂』哪裏是我們當初心目中的『庇護所』了？在這班新人之下我們不過又是另一個事事向錢看的幫派，談甚麼理想？我對這種生活早就厭倦了。真的要拯救貧民區的孩子，唯有改變社會、改變世界.....起碼參軍的我能有少許貢獻！你呢？不過在為非作歹罷了！」阿里終於按耐不住，把心底的話一次過爆發出來，向安德魯和周圍的首領們控訴著。

「好大膽！」

「不過是元老級的成員就這麼囂張嗎？」

「把他踢死算便宜他了！」

聽到阿里的批判，各個首領都臉紅耳赤，一半是惱怒，一半是討好老大，幾乎就要動手把他碎屍萬段。安德魯卻沒有他們的激動，昂起頭，揚手阻止首領們的騷動，嘿嘿冷笑道：「是這樣嗎？那你就去改變你的世界吧！」

阿里與首領們都呆了下來，想不到安德魯竟然這麼容易就由他去。可是沉默不過半秒，安德魯又把話接下去：「不過要走倒沒有這麼容易！你要走，就是背叛，就要受我們的『千拳折骨刑』！」聽得老大這麼說，一眾首領同時轟動起來，阿里的臉容卻漸漸發白。

「千拳折骨刑」是不過近一、兩年安德魯發明的刑罰，自從「瓦頂」的發展擴張越來越急速，越來越不擇手段，即使主內的阿里不斷挽留，不少「黨員」都決定離開，元老級的成員買少見少。為了阻止

這趨勢，安德魯不理阿里和少部份的首領反對，決定對「叛徒」施以這暴力的刑責。「千拳折骨刑」名副其實，就是要欲離開「瓦頂」的黨員受打一千拳，只要捱得過，這人就從此自由，與「瓦頂」再沒有關係。可是這個幫派的成員始終不過是由大部份未成年的小孩和少年組成，要捱一千記拳打腳踢又談何容易？果然這一命令下來，欲離開「瓦頂」的人數立刻銳減；偶然有甘於受刑的成員，不是捱不過這刑罰「回心轉意」，就是在被打個半死的狀態下離開，數人甚至終生殘廢。

十七歲的阿里還在成長期，雖在貧民區中打混，卻沒有鍛鍊過，一向以瘦弱見稱，這「千拳折骨刑」也不知能否活著捱過。包圍著他的首領們有戲好看，也能發洩悶氣，趕走溫和派的最後一人，自然無比興奮。
「好……來吧！只要能離開這個變了質的地方……」阿里定下決心，堅毅的眼光迎向安德魯。

在他不屑的眼光之下，阿里忽然留意到一絲的憂傷閃過，令他呆了一呆：「安德魯……」一剎那的後悔在他的心頭閃過，令他懷疑，可能其實安德魯沒有他想像中變得那麼多？可能他還念著與他同生共死的這十年？

但是一切已經太遲了。安德魯「哼」的一聲，轉過頭去，冷冷地道：「剛剛我已經打過第一拳了。給我打！」然後漸漸遠去，而在旁的首領二話不說，一擁而上，拳腳都招呼在阿里瘦削的身上。在貧民區的暗巷之間，拳打腳踢的聲音一時之間不絕於耳，夾雜著沉悶的撞擊聲與阿里壓抑的悶哼。

===

昏黃的油燈燈火照亮漆黑的室內，七條影子隨著跳躍著的火焰在牆上舞動著，似乎已經靜默了許久。忽然之間，其中一條人影在正坐的姿勢慢慢站起身來，看著另外六條影子，慢慢搖頭。

「這……唉，罪過、罪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說上這一句佛家中人愛用語的，不是待客的清玄，卻是二十年後才再回來的阿凡提。在待客室之中，就只清玄、阿凡提、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七人；靜澈和靜心兩名較低級的僧侶送他們進來後就已各自回到自己在廟中的崗位去了。

亞爾法特看著阿凡提臉上本來已擠在一起的五官，這時候因為皺起眉頭，擠得更密。他看了看周圍的同伴，眼光落在還未發一言的清玄師傳身上，看看他會不會發言。可是這刻的清玄似乎貫徹了無言寺的宗旨，也是一句話也不說的狀態。

亞爾法特點了一點頭，復又搖一搖頭，終於開口道：「阿凡提你送我們上來無言寺，是報答我們幫助你尋找失蹤人口的承諾。你身為為『天后航海』提供保安的『眼鏡蛇』主管，本來與黑白二道都有根深蒂固的淵源；不方便與我們同行，我們也不會勉強。」

阿凡提揮一揮手，道：「這已經不是和誰有瓜葛的問題了。一路上以來，我以為你們只是為了復興故國，聯手打倒闇黑帝國的統治而已；你們的目的卻原來是把黑魔法完全根絕——你們可有想過後果？」

X搖頭道：「只要斷絕闇黑帝國力量的源頭，其實力自然大減；之後五族之間只要能夠齊心合力，就能藉此推翻闇黑帝國的政權，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血之魔法故之然是邪惡——」阿凡提坐下來，續道：「——可是不論黑道白道，這邪惡的魔法系統卻是維繫著世界各個組織與勢力的制衡；假若黑之魔法不再存在，失去平衡的世界恐怕在數天之間大亂，勢力版圖重新洗牌。『眼鏡蛇』這種幾近僱傭兵的組織——應該說是所有的傭兵組織都將會抬頭，同時意味著暴力與血腥的來臨。」

「——這就要看我們各族高層的能耐了。」愛德華這時插入他們的對話之中：「自從十二年前的魔衛兵之亂與三年前的聯合起義軍之戰失敗以後，五族的皇族都已經失去了鬥心，復國的願望似乎已消失淨盡。土族自十二年前的戰役後一蹶不振；火族在不久前又再受了一次打擊——」說著向索羅望了一望，索羅想起失去大公主的斷箭山之役，向他回報一個嘆息的眼神。

愛德華續道：「金族的皇族早在二十五年前被放逐，消失得無影無蹤；木之一族本來就沒有立國之心，更徨論恢復治權；水之一族嗎……」老實說他對水族的瞭解實在不深，向莎拉投以詢問的眼神。

莎拉點一點頭，把他的話接下去：「澳大利亞本來就是民主政制，要看民意所投。事實上二十五年以來，在闇黑帝國的高壓獨裁統治下，澳大利亞的人民早就放棄了。」

愛德華點頭，道：「五族的領導層一盤散沙，其中一個大原因就是黑之魔法的強大；只要黑魔法仍然存在，就沒有五族的領導者；五族沒有領導者，因為黑魔法的消失導致的勢力變動，將會為世界帶來戰災與混亂。那麼——」

索羅聽明白了他的意思，接下去說道：「黑魔法根絕的時機必須與五族領導者的抬頭配合。問題是，我們怎樣找來能夠凝聚五族向心力的領導者？可別忘記，世上還有許多沒有魔力的普通平民，在二十五前闇黑帝國統治世界以後，都已經習慣了活在一個政權之下；忽然要他們分開五個國家，可不是說做就做的事情。」

這時候X提出了他早在十多年前已經得到、卻一直未能實行的結論：「因此五族融和是唯一的途徑。」

沉默了好一會，五官因為煩惱而擠在一起的阿凡提嘆一口氣，道：「唉，我不知道我能夠幫甚麼忙，甚至應不應該幫忙……假若你們成功的話——唉，罪過、罪過。」

清玄站起來，雙手合十，手上持著的念珠「咯咯」地響著，道：「話題說得太遠了吧？土之一族的魔源聖物豈有說借就借之理？此事貧僧不能作主，還需找來空色住持定斷。」正要走向門口時，半掩上的木門忽地被推開，門外站著二人。清玄看清楚來人，輕聲「啊」的一聲，微微頷首招呼：「住持。」

「空色師叔！」與清玄的反應相反，本已坐下來的阿凡提雙手往木桌上一按，霍地站起來：「好久不見了！」忽然醒起寺廟中該守的禮，雙手合十起來，也微微頷首，跟清玄一樣的打招呼道：「住持。」

亞爾法特還在呆呆看著時，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都已經禮貌地站起來，向空色大師點一點頭，當作招呼。莎拉看見亞爾法特仍然呆坐著，一手扯著他的右耳，拉他起來。亞爾法特只管「痛……痛！」的叫，卻也終於識相，向空色大師作一個九十度的鞠躬。

為空色住持開門的，是一個亞爾法特六人都未見過的寺內僧人，大約二十來歲。他身穿橙棕色的僧袍，與靜心的打扮相似，就是沒有她的紅領巾，想來和靜心一樣是留守寺中的僧侶。而站在他身旁的，自然就是無言寺的住持——空色大師了。

空色的僧袍與靜澈、清玄二人相似，都是深紅色，頸上圍著白色的領巾，還有一串由巨大念珠串成的佛珠鍊。珠鍊的每顆珠子足有半個拳頭的大小，都打磨得圓滑，呈深棕色，上面的木紋交錯，似乎是十分貴重的木材製品，共一十八顆。空色右手拿著另一串念珠，一如清玄手中那串一般，顏色卻比較

深，兩端也紮著兩塊小小的紅布，大概代表了他的身份地位。他看上去大約六、七十歲年紀，臉上留著一撮鬚子，隨著年齡變得灰白；粗大的灰眉下卻是炯炯有神的深棕色眼眸，比起身為「交通僧」的清玄的慧目似乎更深邃，看來早已看透世情，目中透露出智慧。

「大致的情況，我都知道了。」空色大師雙眼橫掃待客室內的眾人，眼光最後落在亞爾法特身上，微笑道：「不必行這樣的大禮啊，貧僧不過區區一個出世人而已。」

「啊……啊？」雖然空色說的是英語，亞爾法特還是聽得一頭霧水，不太理解他的名詞。

空色續道：「『禁語魔鑽』本來就不屬於無言寺，更不是貧僧的私有物，各位要拿的話，即管自便。可是一如清志所言……」說著頓了一頓，望向阿凡提，暗裏提示著還沒有聽慣的亞爾法特一行人「清志」就是阿凡提還俗前的法號，又繼續說下去：「根絕血之魔法是福是禍，還是未知之數。究竟會造福人群，還是為害蒼生？貧僧希望施主們好好想一想。」

亞爾法特一行人完全不明白，莎拉率先問道：「想一想？住持的意思是？」

空色點頭，舉起三根手指，道：「三關。說難不難、說易不易，假如施主們過得這三關，『禁語魔鑽』就是你們的。」說著回頭，向旁邊引路的僧侶吩咐道：「靜澄，備客房。」

那叫靜澄的僧人雙手合十，鞠了一個躬，似乎謹守著「慎言誓」，也不說話，回身就已外出。

索羅對這種避而不答的態度最沒有耐性，追問下去：「住持要我們過哪三關？快說啊……這個，雖然也沒有甚麼期限來著……」

空色微微一笑，答道：「第一關：煩請施主們習佛法一星期，順便細心想一想，『根絕血之魔法』真的是你們的最終目的？真的值得冒令世界陷入混亂的危險？」他頓了一頓，續道：「最重要的是，各位施主的最終需要做的，究竟是甚麼。」愛德華聽到這裏，身子不期然震動了一下。

索羅右手拍額，嘆道：「天啊，這個問題大公主已經問過了啊；又來？」

空色手持念珠的右手舉在胸前，微微作揖道：「阿彌陀佛。施主不必焦燥，假如不想學佛的話，大可以離去，貧僧也不會留你；不過『禁語魔鑽』自然就要留在敝寺了。」

X嘆了一口氣，問道：「第二和第三關呢？」

空色微笑著轉身，竟已走出門外，留下一句說話：「一星期後，自有分曉。」轉眼消失於主殿之中，獨留下清玄和亞爾法特一行人在待客室之中，都呆了下來。

空色大師的背影在昏黃燈火中漸行漸遠，念珠輕響的餘音與七人沉默的影子交織，待客室內的空氣彷彿瞬間凝固，夕陽餘暉從窗縫灑進，灑在木地板上拉出長長的暖色光影，卻掩蓋不住眾人心頭那份沉重的未知。

第八十一章：亂石崩天

寒光一閃，石磚砌成的棟樑出現一道裂痕，然後數片碎石受不住壓力，自石柱的裂痕之間飛射出來。被逼飛的石塊騰出了空間，棟樑支撐著的巨大重量往下重壓，更多的石塊被壓碎和擠出石柱之外；骨牌效應之下，這一部份的地基開始急速地往下塌下來，發出沉悶的轟隆聲與石塊摩擦的刺耳響動，灰塵瞬間揚起，夾雜著陳年石灰的嗆鼻味。

隨著整個結構崩塌，地基之上的石房子瞬間倒塌，在數秒之間頓成瓦礫，把房子內的數百人一同埋葬。伴隨著房子的倒塌，慘呼聲在瓦礫下傳出，現場就像經歷了一場大戰一般；破壞主柱的人，卻早已在一擊之後離開數百碼之遙，嘴角帶著一抹奸笑。他的短髮以髮蠟整整齊齊地梳理在後，身披棕色長袍，一副風塵僕僕的樣子，似乎已經旅行了好久。長袍之下，一條長條狀的物體在身後伸出，細看之下以硬木所製，似是武士刀的刀鞘。

建築物崩塌而揚起的灰塵從後席捲而來，轉眼越過棕袍男子的所在。男子卻像河流中的石塊一般，穩穩站著，一動也不動，只由得長袍被風吹起，袍下的灰色衣衫、黑色長褲，胸前的彩色寶石鍊嘴，以及腰間的長刀都暴露出來。他回過頭去，看著自己的得意傑作，忽然瞇起眼來，眉頭微微皺起，嘴角的笑意卻更濃。

只見一部份崩塌的瓦礫泛起紫黑色的光芒，然後違反地心吸力的慢慢地浮起來，同時六條人影在瓦礫之中掙扎著站起來。那棕袍男子嘿嘿冷笑，喃喃自語地道：「在亞洲本土內，有土魔法屬性的人數量果然較多嗎。」說著回過身來，右手一揮，棕色的長袍揚起，好整以暇地等待著。

一片頹垣敗瓦之中，產生魔法芒共鳴的碎石沙塵往那正在東張西望的六人聚集過去，轉眼成為輕裝的裝甲，正是土系統的黑魔法「灰土甲」之咒。

「在那裏！」六人之中，一名兵士發現了棕袍男子的所在，向那方向指去，同時憤怒於房子被毀的其餘五人一同往他奔去；其中三人念起咒文，三記「闇黑波」能量球如脫韁的野馬，往男子飛射過去。

「嘍囉的級數嘛。」站在數百碼外的男子在揚起的長袍下，右手搭上腰間的刀柄，身體卻仍然一動也不動。就在「闇黑波」來到眼前之際，只見白光一閃，也不見刀鋒出鞘，三枚魔法能量球已被打開。兩枚能量球飛射往天，第三枚卻「轟」的一聲擊在地上，揚起大堆沙塵，帶起一股焦灼的熱浪。

不過數十秒的時間，六人已奔至男子所在處；可是之前被「闇黑波」激起的沙塵卻還沒有落下，視線一片迷糊。其中一名兵士忽然醒悟，驚道：「『黃沙障』！」但是走在最前的二人在盛怒之下卻沒有理會，舉起身旁配刀，已自闖入沙塵之中。

只聽得「嚓嚓」兩聲，兩條尖銳的石柱已穿越他們的胸膛，鮮血淋漓，眼看不活。之前警告同伴的那兵士又再嚷了一句：「變形的『地裂破牙』之咒！這廝不是普通人！」與他一起的其餘三人一起停下腳步，冷靜下來，觀察情況。

兩條懸空掛在石柱上的屍體詭異地抖動著，障眼的「黃沙障」慢慢散落，現出棕袍男子的身影。他慢慢地步向前面，越過石柱數尺後停下來。他嘿嘿冷笑道：「還有少許認識土系統魔法的陣前卒嘛；還以為古不丹國境內的這個屯兵所沒有稍為高級一點的術士呢。」

一名兵士語氣帶著惶恐，怒叱道：「膽敢毀掉帝國軍的軍人宿舍，你究竟是甚麼人？」聲音雖大，這餘下的四人卻也不敢怠慢，配刀高舉胸前，準備這膽大包天的暴徒隨時發難。

「你們嘛——」棕袍男子曲起身來，身體向左微側，右足踏前一步，握著刀柄的右手一鬆一緊，頭部微微揚起道：「——不過是嘍囉而已。嘍囉們，你們沒有資格問我的名字。來吧；若有信心把我打倒便攻過來吧！」

四名兵士你眼望我眼，雖然看過這男子的「黃沙障」與「地裂破牙」兩大咒文，卻還未搞清楚他究竟是純種的土系魔法使，抑或是土屬性的黑魔術士。可是這男子身上沒有散發魔法芒，說明他沒有使用魔法的意圖；而現在他們是以四敵一，對方更失去了突襲的優勢，這一刻在理論上是他們四人佔盡上風。四人當下一同點頭，紫黑色的魔法芒爆發，吆喝之下一同向男子攻去，四柄彎刀一同砍下。

那棕袍男子面對四名能使用魔法的兵士毫不膽怯，臉上掛起一絲微笑，右手一揮，武士刀已然出鞘，一道白芒往四人襲去。只聽得一聲長長的悶響，緊接下來是血花四濺的場面。在他最左側的二人首當其衝，根本沒有預計到對手出手之快，高舉過頭的配刀讓他們中門大開，胸口與腹部被劃開深深的一道口子，傷及內臟；第三人正當斜砍之中，配刀被日本長刀擊中，刀尖反彈向上，「卡嚓」一聲插入腦袋之中。

唯獨之前警告同伴的第四人在這雷霆萬鈞的一擊存活下來，可是日本長刀的勢道凌厲，雙手持刀的他也抵擋不住，雙腕就此折斷，同時巨力把他往橫推出十數尺，跌倒於地上；折斷的雙手無力握緊配刀，被武士刀擊飛數十碼之外。斷腕的徹骨之痛雖然痛入心肺，此刻卻遠遠不及對眼前這棕袍漢的震驚，那兵士口吃地不停重複：「怪.....怪物.....怪物！」

一擊把三人擊殺、一人重傷，身上的棕色長袍隨著刀風飄揚，攻勢過後那男子已經站直身子，日本長刀卻不知何時已經重新入鞘。他慢慢地走向倒在地上的兵士，背著陽光的他在那幸運存活下來的兵士眼中是猶如魔鬼一般的黑影。那兵士震驚萬分，欲站起逃離現場，雙膝卻無論如何也使不出力。他想以雙手借力，但是驚恐之中卻忘記了雙腕已經折斷，雙手撐地一刻，碎骨的痛楚如缺堤的洪水般襲來，兵士像殺豬一般痛叫起來，在地上滾來滾去。

「能夠在我的『居合斬．一閃』下生存下來，不賴！看在這份上，就告訴你吧.....」那男子一步一步地走到滾在地上的兵士面前，緩緩地拔出腰間日本長刀，續道：「『近藤烈紅郎』：即管帶著我的名字到地府向閻王報到吧！」

愛刀「地隱丸」高舉，反射著猛烈的日光，近藤烈紅郎這一刻就像劊子手一般。倒地的士兵雖然心知無倖，屁股和雙腿依然努力往後撐，只盼能夠拖延自己被殺的時間越長越好，一邊叫著救命求饒，一邊緊緊閉著眼睛，不敢抬頭看這叫近藤的索命魔鬼。可是等了好一會，始終沒有等到刀鋒就頸，那兵士不禁好奇起來，睜開一隻眼睛看，卻發現近藤的目光凝視著被他破壞的宿舍廢墟，雖然武士刀依然高高在上，他的注意力早就不在自己身上了。

那兵士循著近藤的目光回頭看去，只見一道黑影正散發著紫氣，緩緩向他們逼近。好奇心起，兵士定睛細看，卻是身穿黑袍的一名女性。心念一轉，他已經知道這一身由頭包裹至足踝的黑袍裝束正是闇黑帝國的精英份子——獵魔旅團的打扮。想來自己命不該絕，救星既至，當下不禁心中一喜，連忙叫嚷道：「獵魔旅團的特務大人！救救小人一命啊！這使武士刀的男人膽大包天，把軍人宿舍搗毀，還親手殺掉了小人的五名同僚！請大人為我們作主！」

沒有理會那兵士的求救，近藤卻開始笑了起來，說道：「你就是一直追著我的文蒂吧？既然現身，自是找到了自己的執念了？」說著「地隱丸」已在瞬間回鞘，清脆地響起「鏘」的一聲，同時又再擺出戰鬥的架式，這次身上也泛起橙棕色的光芒，預備對應文蒂不知將會從何而來的攻勢。

文蒂來到地上三條屍體的所在，掀開黑袍的帽子部份，一邊向第一條屍體舉起右手，一邊像是回答近藤似的自言自語：「『執念』嗎？我都已經忘記為了甚麼了。從小時候，祖父母就教導在二十五年前失去父母的我，家族失傳數代的『仙王鸚鵡螺石』，不論手段，必須尋回。可是，這已經不再重要了。說到底，我的執念，由始至終只有一個——」黑魔法以吸取「弱勢」之人的血交換精靈的契約，屍體當然也在選項之中。僅數秒的時間，第一條屍體已變成乾屍，文蒂身上的紫氣更盛。

只見她又再舉手，指向第二條屍體，另一陣紫霧再次在屍體上浮現，緩緩引向文蒂的身體。文蒂續道：「我要變得更強！我不能再輸！不能像我的父母一般軟弱，隨便就被人殺掉。打倒過我的人，既然殺不死我，我就要以牙還牙。」

吸收了兩個人體份量的血液，文蒂身上的紫氣已經到了耀眼的地步。在地上呆看的兵士這時開始察覺到不對頭的感覺，試探地道：「特務……特務大人！血之契約不是似乎過載了嗎……」

文蒂瞪了他一眼，似乎看見了甚麼昆蟲一般忽視著，也不理會他的說話，右手舉向腦袋被自己配刀轟破的第三條屍體，紫霧再次浮現。她繼續向近藤道：「你知道嗎？我的祖父母教我辨識魔法時這樣告訴過我：五大元素——火、水、木、金、土，都是人類的必需。火之魔法給予人類熱力和光明，度過黑暗與冰寒的古世紀……」

近藤也開始察覺到她的不對勁，臉上的笑容開始僵硬，道：「好強烈的殺意！上次在尼泊爾邊境的交鋒，我把甚麼執念引出來了？」他一邊說，一邊後退數步，胸前彩色的「仙王鸚鵡螺石」鍊嘴開始在他的意識操控下發出光芒，預備應對文蒂那可以預見的驚天動地的攻勢。

「水之魔法保護水的流動，為人類生命的泉源作出淨化……」文蒂的說話開始帶著喘息，一如那兵士質疑，吸取掛在石柱上的第四條死屍的血液過後，文蒂的魔力源早已超過她的負擔，可是卻沒有令她停下來，反而繼續踱步往旁邊的第五條屍體之處。只見她忽然「哇啦」一聲的吐出一口鮮血，過量的魔力源似乎已經開始對她的身體作出傷害。她的右手卻再次高舉，紫霧揚起，她自身耀眼的紫色光芒也佔據越來越大的範圍。

「木之魔法帶給人們呼吸的空氣，和回復受傷的機能，讓人類活得更長久……」不一會，掛在石柱上的第五條屍體的血液也已被吸乾，只餘下枯乾的軀殼。倒在地上的兵士已知道她的下一個目標是甚麼，登時忘記了自身雙腕折斷的痛楚和之前近藤怪物般的存在，只管慌忙地大叫著：「特務大人！高抬貴手！您早已吸收了五人份量的魔力源，不必小人的血了吧？請……請饒小人一命……命……哇！」

兵士的身體爆發出血花，化成紫霧，也被文蒂緩緩地吸收過去。此刻的文蒂又再吐一口鮮血，雙眼因為充血而鮮紅，毫不理會那兵士的哀求，只管艱辛地繼續向近藤訴說她對五大元素魔法的理解：「金之魔法呢，則比較複雜。祖父母說金之魔法是對人類腦瓜子的補品，給予人類五感的敏銳度、記憶，還有情緒，同時亦抑制著人體體內的毒素和疾病。」

救星變成死神，在近藤的「一閃」下存活下來的兵士此刻變成沒有生命的乾屍，倒在地上。吸盡六人份量的血液，文蒂身上的紫色光芒變得越來越誇張，與日爭艷；反映日光的一部份幾近白色，沒有被日光照射的另一邊卻是接近漆黑的深紫色。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巨大的魔力源的展現的近藤在心裏一早就在盤算著，邏輯的推斷他早該撤退，戰士之心卻叫他興奮莫名，欲欲想試。在「仙王鸚鵡螺石」的協助下，在他旁邊搖動著的地面浮出數十具半人型的土俑；而作出戰鬥架式的他卻維持著同一個側身預備拔劍的姿勢，一層強烈的橙棕色光芒把他包圍著。可是土系統的魔法芒雖然強烈，與文蒂的黑之魔法芒相比，卻又小巫見大巫了。

「那麼咱們自家的土之魔法呢？」近藤感覺到文蒂的殺意像烈風一般，不停地刮過他的身體，讓他的

毛管直豎，臉上的笑意卻又回來了，向文蒂提問這一個明知道她說出答案就是巨大魔法攻向他之時的問題。

「創造。」文蒂簡單地答道：「改變不適合人類生活的地勢就是土之魔法的本意。而改變嘛——」說著說著，地面的漸漸憩息的晃動自從近藤呼叫出「魔陶土俑」後又再猛烈起來，就像地震一般，周圍轟轟作響。近藤雖然帶著戰鬥的興奮，心中卻沒有忘記要冷靜判斷：「『諸行無常』……？不對，沒有重力的變動；她也不似擁有唯一能召喚這咒文的聖物。這是……特大號的『地裂破牙』！」

心念一動，周圍的沙石已往他聚集過去，維持著戰鬥架勢的他披上了全裝束的「灰土甲」，同時身後的一堆土俑已逕自撲向同一點，一個小小的山丘慢慢地隆起來，正是由「仙王鸚鵡螺石」引發的「魔陶土俑．盤古輪迴」的起始。

「先發制人！」近藤的心中浮現出這四個字，對他來說卻絕不熟識。他的「居合斬」劍術講究的，正正是背道而馳的「後發先至」，是對應型的武術，亦是近藤的戰鬥理念。可是面對文蒂這巨大得過份的咒文，已經完全地超出了肉搏戰的範疇，若等待她的魔法攻來，就算他的「居合斬」道行再高，恐怕仍如螳臂擋車。在他的意念轉動之際，不過數微秒的時間，已經站立起來的巨人土俑已往前撲出，一雙巨拳轟向文蒂的所在。

文蒂對巨人土俑的襲擊不為所動，鮮紅的雙眼似乎已經甚麼也看不見，只大喝一句：「改變——來自破壞！要創造大地，就要破壞一切，由零開始！」同時四周轟轟作響，地面猛烈地晃動，在她身前的地面首先破裂起來，數十條巨柱自地面急升，轟向巨人土俑。

巨人土俑本來便有十六、七尺高，文蒂「地裂破牙」咒文引發的石柱卻撞上它的「胸口」，把它的鐵錘般的巨拳硬生生擋下之餘還往上推開數十尺，足見其力量之巨。近藤自從新德里七重天一戰後第一次使用師丈林天勇的「巨人土俑」咒文，卻想不到文蒂過載六人份量的魔力源引發的巨大「地裂破牙」之咒，竟比魔具級數的魔法還要橫蠻霸道，情不自禁地大叫出來：「甚麼——」

可是他的驚訝也僅只這一、兩秒的時間，方圓足有數百碼範圍的地面緊隨著文蒂的巨大魔法，由本來甚為平坦的地面爆發為無數巨大的石柱，不規則地左右高竄。毫無規則可言而襲來的石柱忽然從左邊攻來，下一刻又從後面爆發，即使身披「灰土甲」，近藤再也無暇驚嘆，只能全心貫注地左閃右避，最終還是不能完全避開，右側不知從何處襲來的石柱撞在他的胸前。

這一撞猶如用鐵錘敲開花生殼子，近藤的五臟六腑似乎要被撞散；幸好經過「仙王鸚鵡螺石」以倍數加乘的魔力召喚出的「灰土甲」擁有超乎尋常的防禦力，近藤才不至於一擊斃命。可是巨大的「地裂破牙」也不是省油的燈，他胸前的「灰土甲」在一擊之下碎成粉末，重擊下「哇啦」一聲吐出一大口鮮血。近藤苦苦抵住了一擊，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下一條石柱已從後襲來。在空中頭暈眼花、失去平衡的他在眼冒金星的狀態下沒有辦法、也沒有時間應對，下意識只能彎下脖子，同時勉力在空中把身體一扭，以背部迎向襲來的石柱。

只聽得「轟隆」一聲巨響，近藤身體背後的「灰土甲」遭遇了胸甲的同樣命運，一堆沙石在他被轟飛往前的同時在空中四散。可是無巧不成話，正因為這一擊，幾乎昏倒的近藤改變了勢道飛往下前方，不少往上延伸的石柱再也打不著他。

周圍仍然轟然作響，只餘下半條人命的近藤勉強支撐著，只見巨人土俑跌落在自己倒地的不遠處，失去他的全力操控下被瘋狂的石柱轟掉了雙足和右臂，碎片四散，在不停地變異的地面上卻說甚麼也不能回到土俑的身上作出修補，就這樣和主人一般倒於地上，無力地掙扎著，被此刻像有生命的地表左推右擠，活著滾地葫蘆。

「好變態的執念嘛，這女人……」倒在地上的近藤又再噴出兩口鮮血，萬念俱灰的他幾乎已經放棄。可是就在下一刻，他忽然發現石柱竄出的速度開始慢慢放緩，求生的意志再次浮現：「強弩之末了！」他知道文蒂的咒文雖然巨大得誇張，魔力源總有用竭之時；這種超大範圍的咒文更不是能夠長久維持的攻擊。

他開始留意到，與普通「地裂破牙」不同，這特大號的咒文隨著施術著的魔力源多寡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地面的晃動，正是咒文重組地勢的起手式；第二階段是三至四波的石柱攻勢，不規則地亂發，是最致命的攻擊；而到得施術者魔力源用竭，則進入了石柱碎裂的第三階段。近藤勉力抖擻精神，看見周圍雖然還偶有石柱冒起，但已經只是三、四尺高度的小型石牙；更常見的，是已經高昇數十尺的石柱失去魔力的維持，破碎成或大或小的碎石，像下雨一般掉下來。

「嗚哇！」近藤強忍不知碎了多少根肋骨的痛楚，左右滾動著，狼狽地避開落下的石塊。本來毫無速度可言的落石沒有甚麼危險性，可是在數十尺高空掉下來，足有半個人大小的石塊已經能把他砸死，這一點他倒還有自知之明；何況這刻他身受重傷，早已無力把落石打飛了。

「不……不可以再輸了……」魔力源用竭的文蒂也筋疲力盡，半昏迷地倒在地上。可是比近藤還要糟，她似乎漸漸失去意識，數塊豆大的碎石砸在她的身上，劃出鮮血淋漓。近藤眼角看見她的狀態，也不知這亂七八糟的一戰誰勝誰負。忽然「卡啦」一聲，正正在文蒂頭頂的石柱也斷成兩截，掉下來的石塊足有數平方尺的大小，如果擊在她的頭上，恐怕無法反應的她凶多吉少。

近藤咬一咬牙，一個他自己認為是不知所謂的念頭掠過腦際，不自覺叫了出來：「媽的！」他思緒中此刻的這個念頭始終揮之不去，搖頭大叫起來：「為甚麼非救她不可！」

意念周轉之間，剩下半截的巨人土俑已伸出僅餘的左臂，往地上一撐，滑到不遠處文蒂倒下的所在。土俑的左手握成拳頭，往上急揮，轟向那巨大的落石；可是主人的狀態本來就已經奄奄一息，巨人土俑也只剩下半成的力量。石塊相撞，碎成粉末；沙石之雨像慰藉已經盡力而為的文蒂一般，在她身上薄薄的鋪上一張被舖，像是要伴她安睡休息。

到了這一刻，使盡全力的近藤腦中充血，再也支持不住，昏倒原地；保護了文蒂的巨人土俑失去了施術者的操控，「嘩啦」一聲碎成粉末，回歸黃土，獨餘橙棕色的光芒緩緩在空中四散。

昏黃的陽光灑在碎石粉末上，近藤倒地不起的身影與文蒂被沙石輕覆的安睡形成詭異對比。隨著橙棕光芒漸漸消散，空氣中瀰漫著焦土與血腥的餘味，彷彿這場瘋狂對決從未真正結束。

第八十二章：故友異途

阿里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

亨利．華爾特少校自少受著家族把他培養成魔源聖物使的英才教育，無論劍擊、魔法都到了高手的階段，是戰士中的精英；本鄉十六上校的成長更是全武鬥派的典型，自出生以來就鑽研古空手武道，再加上軍中魔法與徒手搏擊的訓練，身手本已是怪物級數；風暴行者．皇后出身北美龍騎士，長年在龍背上東征西討，搶劫為生的他經歷的戰役無數，能與本鄉一戰已經證明他的力量，再加上血之契約的解放，身手之高可非同凡響；至於雷蒙德．福特更是澳洲福特家族的最強戰士，手持火焰紋章的他把徒手搏擊與魔法的運用融合得天衣無縫，戰鬥力比起身為第三獨立部隊領隊的本鄉不相伯仲。

可是這四名出類拔萃的戰士這刻不是被「蠶靭網」高高掛在樹頂，就是被藥迷倒於在地上挖出來的陷阱洞穴；而風暴行者更是四人中最狼狽的一人，雙足被綁，倒掛於十多尺高的樹上。沒有被迷暈的他在盛怒中揮手亂揮，卻連對手的衣服也摸不到。

而這個對手，卻是雖然由孩提時代起已經以打街頭架長大，也打倒過不少混混，學得一身市井間的武藝，可是戰鬥力極其量也只是流氓的級數的安德魯．巴拉加。面對這一班高強的戰士，安德魯能夠恃仗的，只有他在這個小樹林中早已準備好的各種陷阱。可是無論本鄉、亨利、風暴行者、雷蒙德再加上阿里他自己的攻勢如何凌厲、如何出其不意，安德魯卻總是先一步看穿，從容避開，再慢條斯理地把他們一個一個引進陷阱之中。

安德魯走到本鄉和雷蒙德掉進被迷藥迷暈的一個洞穴之旁，從褲袋中拿出一塊手帕，往洞穴旁邊滲滿大量迷藥的一個小水灘沾濕透後，走到倒吊的風暴行者面前道：「安靜點吧，我和阿里還要好好敍一敍舊呢。」說著右手拿著手帕往風暴行者的臉部掩去。

風暴行者卻又那會如此簡單就範？咆哮一聲，倒吊著爆發出藍光，周圍溫度驟降，喝道：「你這滑不溜手的混蛋，還怕你不走過來呢！」同時雙手一合一張，周圍開始凝結起雪花來，一條冰錐慢慢在他胸前凝聚。
可是說時遲、那時快，安德魯右手手中的手帕原來不過是虛招，左手一揚，一抹白色的粉末已撒向風暴行者。「玄冰刺槍」凝結需時，風暴行者全神貫注在安德魯右手的手帕，哪裏想得到真正的迷暈藥竟然早藏在他的左手掌中？

「你.....你.....！」安德魯的迷暈藥特效無比，風暴行者的咒文沒有詠唱完成，只吐出兩個「你」字，身上的藍光已漸漸淡去，倒吊著昏過去，沒有完成的冰系統咒文融化成水，散落地上，帶起一股刺骨的寒意與淡淡的藥粉氣味。

「情勢不妙！」阿里審視現場，風暴行者倒吊著昏迷、亨利身體呈不規則形狀地掛在旁邊矮樹的樹頂，也遭了風暴行者的同一命運；而五人中戰力最強的本鄉十六與雷蒙德更是一起掉到佈滿麻藥的地洞裏去——老實說，阿里眼看著面對著狡獪的安德魯，本鄉連續避開了四個洞穴，雷蒙德也避開了三個洞、兩個蠶靭網的陷阱，已經可算是舉世難尋的高手；可是安德魯的多重陷阱太巧妙，引誘他們的步伐更是精彩絕倫，結果兩大強手雙雙被迷暈。

而阿里，他也自認幸運而已。從小就認識安德魯的他，早知道他不會打沒有十足把握的仗，因此當本鄉他們打著十分精神來對付安德魯時，阿里卻是付出二十分的細心，步步為營，連大氣也不敢透，才沒有跌入他的陷阱裏頭——

「——不過真的是這樣嗎？」太陽還高高掛在天上，樹林雖然濃密，卻阻擋不了多少陽光，阿里此刻滿額是汗，面對著安德魯卻不自禁打著寒顫地動搖著：究竟自己是真幸運？還是安德魯在手下留情？

安德魯在捕獲獵物的三個陷阱周圍迅速走了一轉，停在本鄉與雷蒙德的洞穴之前，蹲下來把洞旁的小水灘又撥了好一些在這兩個戰力高強的怪物的臉上，才滿意地站起來。他的雙手往短褲的褲管上抹了一下，深黑色的雙眼望向數十尺外的阿里，沉吟了一聲，雙手插入褲袋之中，又再傲慢地站著。

「好了，花好大的氣力，終於只剩下我們兄弟倆了。」

安德魯緩緩地向阿里走過去，語氣明顯地放鬆了許多，似乎因為他的上司與同伴全軍覆沒，沒有外人，終於可以暢所欲言。但是阿里卻一點也沒有鬆懈，一面仔細地打量著周圍的環境，一面在心中計算著：「這附近已觸動的二十三個陷阱當中，十一個是地洞，在本鄉上校他們的攻勢下似乎可以觸發的都觸發了；看地勢，除非他引我離開這一片樹林，想來陷阱應該已經用盡；樹木之間的『蠶韌網』和木錐，和地洞一樣，似乎也已經用竭的樣子……不過這是安德魯啊！說不定看來用盡的詭計，正是無中生有之計的『地基』……」

想著想著，阿里身上散發出的紫氣漸濃，在安德魯緩步來到數尺的距離時，更不自覺後退兩步，卻又猛地醒起這可說不定是他騙他後退的詭計，立刻又停下來，右足往後一踏，確定是實地後才迅速地回頭一望——「沒有機關！」不敢把目光離開安德魯多於一秒的阿里低聲地自言自語，卻沒有理會對方的搭訕。

安德魯停下腳步，看著阿里，已經知道他在想甚麼。他不敢莞爾，想起這數天以來得到的情報，得意洋洋地道：「在斷箭山谷面對火之一族的精英、搜尋龍騎士的蹤跡、力戰機器人偶兵團、與敵人合力打倒弒龍教教父、再挑戰龍騎三巨頭之一；一路上戰歷不斷、面不改容，此刻來到新德里，卻被我這個甚麼也不是的流氓老大弄得心慌意亂、不知所措嗎？我可真感到受寵若驚啊！」

阿里仍然瞪著安德魯，卻忽然不再感到他對付本鄉等人進襲之時的戰鬥氣息，反而可以看見那久違了的玩心，十二年前分開之前的親切感，仿佛又再一次回到他的身上。阿里心中又再盤算一下，嘆了一口氣，身上的紫芒收起來，手上的「殺魑弒魅」雙刀也垂放在身旁。他試探地問道：「無論如何，也不能打倒你嗎？即使現在的我得到了正統的軍事訓練，卻不如在市井打混半生的你？究竟這十二年來你經歷了多少？竟然連精英中的精英——獵魔旅團的獨立部隊也奈你不何？」

看著阿里戰鬥的架式鬆弛下來，安德魯卻本能地變得更小心翼翼，半低下頭，深邃的黑色眼眸往他的身上掃視著良久，才閉起雙眼，也嘆一口氣，以印地語道：「十二年來經歷了多少嗎？太多、太多了。」

接下來是好一會的沉默。在二人之間的互相對望，阿里發現安德魯的眼珠子又再慢慢地回復到本來的深棕色，心裏不自覺地又湧起小時候的故事；而他不知道的，卻是安德魯的心中也在想著同樣的回憶。

「已經走得太遠了——我們倆啊，分開得太久了。」阿里打破沉默，也用印地語回答，說出心底話。在他的眼前，再不是新德里城貧民區的地下老大，或是在枱底操控著南德里市市長的幕後主事人，又或是可能是整個故印度領域中持有著最深厚情報網的情報販子；在他眼前的，是好久、好久以前已經和他在一起，同生共死，在貧民窟在為生存打拼、為保護其他弱勢兒童組成童黨「瓦頂」的知心故友。

安德魯抬起頭，語氣帶著阿里熟悉的親切，又再轉用同是母語的英語對答：「或許分開得很久，可是我走的路其實沒有變過。『瓦頂』早已解散了，可是我現在不僅僅保護著孩童，還有廣大的弱勢民眾。我在做我能做的，但你呢？我對你這三年來——自從聯合叛軍一役之後的事——已經查過一遍，知道你到過哪裏，幹過甚麼；但你所走的路，是你想走的路嗎？」

阿里怔了一怔，舊友的表態和質問令他呆了下來。這十二年以來，為闇黑帝國辦事、為獵魔旅團奔波，雖有他不能完全認同的決策，他倒真的要停下來想想。軍事的訓練教他遵從指示，幾乎失去了他的自我，但是他確信的、他堅持的，究竟真的有沒有變過？

安德魯對他的沉默和思索感到興趣，雙手由褲袋中抽出，交差於胸前。思索了一會，下定決心道：「我只會告訴你.....雖然我想你也會向在地洞內睡覺的那個上司報告吧？算了，不管了。」說著右手食指指向自己的眼角，解釋道：「你們沒有辦法動我一根毛髮，不是你們不濟，更不是我武功高強；我這雙眼，早在八年前為了反抗暴政的一場與地區政府的戰鬥中毀掉了。可是機緣巧合，又幸虧我沒有任何魔法的適性，一位我也沒有親眼看見過的恩人把這雙眼交了給我——這不是普通的眼眸，而是史前的魔具，恩人管它叫作『疑忌之眼』。」

阿里聽到這裏，雙眉不禁一揚，似乎不太理解。安德魯嘿嘿一笑，續道：「這件魔具沒有甚麼攻擊力、防禦力那些鬼扯的能力，卻比你們的刀劍都強。藉著這雙眼，我得到了看見未來的能力——從你們的動作、周圍精靈的特性等等，我能夠把任何人下一刻的舉動都猜測出來。可是——」

安德魯頓了一頓，嘆了一口氣，又搖一搖頭：「——這魔具中有『疑忌』二字，是有它的意義的。我可以看見你們未來的動作，卻沒有辦法看見你們的『心』。向我襲擊的人們哪，為甚麼要向我襲擊？背後他們在想甚麼？正如魔具的名稱，我只能猜疑。我不能再相信任何人。你以為我為甚麼要建築起逃走的暗道？為甚麼要在樹林中預先設下這種種陷阱？不瞞你說，我怕。」

安德魯面對小時候的舊友知交，終於把心中藏了許久許久的話一口氣地宣洩出來，好不暢快。他的口中雖說害怕，面上卻絲毫沒有動搖的神色：「我不能倒下。這裏有太多的人依靠著我、太多的不平等要由我改正。既然世界不為我改變，我就要改變世界！」

看著安德魯正氣凜然的模樣，阿里的嘴角不自覺地掀起微笑。回想起小時候的種種，這橫衝直撞的牛王頭，果然一點也沒有變——正如他一開始的宣示。微笑漸漸變成大笑，阿里在安德魯面前難以自禁地狂笑起來。安德魯皺起眉頭，有點氣惱：「有甚麼好笑的？」

「沒有變過呢，安德魯！」阿里雙手耍一個刀花，雙刀已經回鞘：「你知道嗎，臭味相投這一點上，似乎我們大家都一樣。」說著挺起胸膛，阿里續道：「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不過途徑和你不一樣。聽了你所說的，我不認為你錯；可是我仍然認為我的路是正確的。」

安德魯雙手又再交差在胸前，微笑著發出疑問的一聲：「哦？」

「我認為改變民眾之間的不平等，必須由上而下。軍警的力量是人民所倚賴，因此我才站在這裏。路、不一樣；我和你的目的，卻沒有甚麼不同。只是我們倆的立場不同，這刻卻不能合作嗎？我不知道能給予甚麼你想要的，但是五族的亂黨若要生事，就是破壞治安的不法份子，必須根除。因此，我們需要你的情報。」

阿里踏前一步，無意之中表示了不會向安德魯退讓：「順帶一提，無論你的魔具有多厲害，反抗著管治的你也是犯罪份子之一，總有一天我們會把你抓著的！」說著往旁邊地洞裏一指，道：「這本鄉上校哪，我可以告訴你，他也是抱著同樣抱負的。」

「也是為了天下民生嗎？」安德魯撫著下顎，微笑著斜睨眼前舊友，似乎熟悉，卻又似乎很陌生。

「阿里，看來你也長大了不少呢！」他又嘆了一口氣，別過頭來，逕自慢慢離開：「不打了；沒意思。你們要找的人們——最後的情報是往喜瑪拉雅山脈去了；不過若是我的話，我會往土之一族魔源聖物的所在去吧？」

阿里想要追前，卻又醒起安德魯才不會大意地大剌剌背著他，任由他偷襲；想來他們之間可能還有甚麼陷阱。腦中思緒急轉之間，仍然站在原地追問道：「闇黑帝國情報局追查二十五年也找不到下落的魔源聖物，你竟然知道在哪？」

安德魯停下腳步，頭往右微側，譏笑道：「放過我吧，不要把我與帝國的庸才們相提並論！把寶物藏在最不會被懷疑的地方是基本中的基本哦。你們的目的地，是西藏尼瑪——烏漆高原沙漠中龍骨峰上的無言寺。」頓了一頓，又加一句道：「啊，還有，這範圍的陷阱被你們踩光了；只要你們從這裏沿著林中小徑往東走，路是安全的。嘖，區區五人用了我二十三個陷阱，真浪費！」

「最不會被懷疑的地方……」阿里呆了下來，斟酌著安德魯的說話；而安德魯卻已經不知何時消失於小樹林之中。

忽然「霍」的一聲，本鄉十六的身影自地洞中翻出來，跪坐在洞邊，咳個不停。阿里驚訝之餘卻也大喜：「上校！沒有大礙嗎？我還道你和少校、風暴行者和雷蒙德一樣被迷暈了。」

本鄉以手撐地，仍然沒有站起來的意思，答道：「是迷倒了沒錯，但幸好我本身也有木系統較高回復力的體質，在地洞裏醒來了好一會了。」說著抬起頭，微笑地瞪著阿里，續道：「看來這張『朋友敍舊』的牌沒有打錯，不枉我勉強調低呼吸，留在那天殺的佈滿麻藥的地洞裏裝死。」

阿里吃了一驚道：「上校早就醒來了？」

本鄉又咳嗽了幾聲，貪婪地呼吸著新鮮空氣，道：「無言寺嗎？土之一族的魔源聖物竟然還留在早就調查過無數遍的國寺之中……哼，把聖物藏在那裏的人故然心思細密；能把這情報查出來的安德魯更是厲害。你這朋友嘛，真不能小覷！」

「咦，上校已經把我們的對答聽得一清二楚了？」阿里仍然驚訝之間，本鄉卻已慢慢站起來，拍一拍身上的沙土，復又盤坐下來。他揮一揮手，也不答阿里的問題，說道：「先把雷蒙德拉上來和把華爾特少校及風暴行者解下來；他們醒後我們就往西藏去。」

阿里答應著，對這上司不禁更加敬佩。本鄉看了正在忙碌的阿里一眼，身上漸漸浮出紫氣，以魔力慢慢把體內的不純物排出。木系統的回復系魔法本來並不利於使用於自身，本鄉要把自己治療，使用的魔力源加倍之餘還要用更長的時間；可是這刻強敵已去，還有阿里完好無缺地護衛在旁，本鄉也就放下心來，順便治療之前的腿傷。回想起來，看準他不會為了相比下輕微的損傷胡亂使用魔力源治療，卻得到遲緩他們眾人步伐的效果，以致更順利地引他們掉入早有預謀的陷阱之中，安德魯城府之深，早就超過了魔具「疑忌之眼」給予他的能力。

本鄉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道：「還遠遠不及啊，無論武術還是戰略的頂峰……」

太陽隨著黃昏的到來，在西面照耀著小樹林中的眾人。此時微風吹過，把本鄉的長髮吹起來；而阿里也已把最後的亨利解下來，拖到臥在本鄉身旁的雷蒙德與風暴行者旁邊。阿里趁著空檔，把地圖拿出

來，擬定今後的行程；而本鄉此時已把身上的傷患治好八成，轉而向同伴施以援手，卻又同時好整以暇看著夕陽，似乎在欣賞著美景當前。想起阿里和安德魯的對答，本鄉又再喃喃低語：「改變世界嗎……」也不知道心中正想著甚麼。

夕陽餘暉灑在樹林間，斑駁光影如碎金灑落地面，微風捲起地上的落葉與沙塵，輕輕拂過本鄉與阿里疲憊卻堅定的身影，彷彿在靜靜等待他們接下來的抉擇。

第八十三章：龍骨峰頂

曙光初露，太陽透過無言寺中數株矮樹，照耀著主殿前的庭院。主殿之後，是養殖數十隻家雞的雞棚。母雞產卵，未受精的雞卵到了現代，是不殺生的僧侶的主食之一。看見陽光的照射，數頭公雞開始啼叫起來，可見即使世界大變，數百萬年以來的動物習性始終未改。

就在早上的雞鳴響起之際，一把高亢的聲音卻也同時在主殿以西的客舍之間爆發出來：「七天了！自由了！給我們第二關！」緊接著是橫衝直撞的巨響，在無言寺中因不能作聲地學習佛法、幾乎被悶死的索羅，打鑼似的從客舍中跑出來，像與公雞啼叫爭鳴一般大叫著，發洩悶氣。

「天呀，天才剛亮而已！給我靜下來好不好！」莎拉揉著眼，打著呵欠，慢慢跟隨著發狂似的索羅從客舍中走出來，臉上黑黑的，明顯不悅。索羅哪裏理會得她？只管自顧自地大呼小叫著，似乎要把全寺的僧侶和客人都吵醒才滿足。

莎拉對索羅的瘋狂越來越不耐煩，身上竟自散發出淡藍色的魔法芒，警告他道：「我說：給．我．靜．下．來！」同時右手平舉，一堆豆大的冰塊慢慢凝聚起來，竟是「玄冰散彈射」的起手式，看來是要以武力打昏索羅。

「噫！」索羅這才意識到莎拉不是說著玩的，雙肩一縮，後退兩步，喝道：「暴力女皇啊！難道我還怕你不成？」右手往後一伸，平時揹在背上的古劍天焚卻不知所蹤，額上開始滲出冷汗：「糟，把天焚留在床邊了……」

無言寺中，平常僧侶們都遵守一條特別的戒律，正是所謂的「慎言誓」。除非不得不說話，每一字、每一詞都必須三思才能開口，因此寺中經常處於絕對的寂靜。聽得索羅的騷動，不習慣吵鬧的僧侶自是嚇了一跳，不少人都跑出來看看發生了甚麼天大的事故；而這一星期間與來客同住，照顧他們起居飲食的靜澄更是大吃一驚，也不知自己是否還在睡夢之中，連跑帶滾地衝出客舍，衣衫不整地試圖搞清楚現況。

靜澄雙眼半睜，卻赫然看見一堆冰塊炮彈呼嘯著在他面前飛射掠去，勁道十足地打在一個火球之上，「滋滋」地蒸發成水氣；而火球之中不是最令他頭痛的客人是誰？卻原來是沒有帶劍的索羅拼命維持著「炫火加護」之咒，在莎拉早上未睡醒、卻使上全力的冰系統攻擊中自保小命。這一驚非同小可，寡言的靜澄嚇得情不自禁地破戒，不加思索便叫出來：「施主們！阿彌陀佛，大清早你們在幹甚麼！」

經他們這麼一鬧，同住了一星期的亞爾法特、愛德華和X都已被吵醒，來到客舍前的庭院，不知好氣還是好笑地享受著這悶了一星期以來的唯一娛樂；唯獨客舍中的阿凡提居然還能對客舍外的大吵大鬧充耳不聞，貫徹不睡夠、不起床的金科玉律。

===

用過早飯，亞爾法特一行人在靜澄的帶領下，回到主殿裏面，盤膝坐在無言寺的住持空色大師之前。空色的臉上掛著微笑，自然早就聽聞過索羅與莎拉在早上的鬧劇，也不予置評。而把一向平靜的無言寺弄得雞犬不寧的兩人的臉上微紅，狀甚尷尬，卻又要裝作一切如常地等候住持開他的金口。

「施主們，習佛一星期，說到底還是要借土之一族的『禁語魔鑽』，為根絕黑之魔法而戰嗎？」空色單刀直入，向坐在他面前的客人發問。

索羅想也不想，便已率先發言：「風雨不改！」

空色大師觀察著眼前六人，細看他們的反應：亞爾法特與莎拉一張堅定的臉，與索羅一樣，目標不為所動；X的表情嚴肅，似乎也抱著相同的目標，可是眉宇之間卻多了一重思慮，一星期的思索似乎令他重新發現有其他要做的事；愛德華的神情帶著恍惚，看起來像仍然願意與亞爾法特向根絕闇黑魔法的目標前進，心中卻醒起了甚麼更重要的事物，欲言又止。

唯有阿凡提這刻卻首先搖頭，緊接著索羅說道：「無言寺這一行之後，我再不與各位同行了。不要誤會，我是很感謝你們對我尋找失蹤人口的協助喇，可是我已經脫離了『眼鏡蛇』的總部太久，終須對調查失蹤人口一事作個交代。而且我總是對完全根絕黑之魔法這目標有所保留……假如你們真的要幹的話，我祝你們順利；同時我也應該開始部署，萬一一天血之魔法真的消失，世界的勢力版圖大亂，我總要留個後路——無論在個人立場，還是身邊所能顧及的普通人的安危也好……」說著面上帶上憂色，漸漸沉默下來，似乎對未來並不抱有樂觀的態度。

亞爾法特他們看著阿凡提，心中倒是理解的，也不多說話，只微微點頭，表示明白。空色大師的目光落在X的身上，問道：「施主似乎有其他的考慮？」

X點一點頭，道：「不錯。對於根絕血之魔法，我的意向不變；只是幫助亞爾法特你們過了第二和第三關，離開無言寺之後，我大概要與各位暫時分開一會。阿凡提提出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我們不能說根絕黑之魔法便蠻幹，也必須考慮世界的勢力問題。我想以我的身份，說服各族攜手合作，為黑之魔法消失將會帶來的混亂作出應對的準備。」說著微微笑了一下，續道：「現在我得到了御龍之紋章，還有『風華樹笛』的協助，往來世界各地應該比從前容易得多了。」

「X……」亞爾法特可以預見即將來臨的分別，嘆了一口氣，也不知說甚麼好。索羅更不打話，只管把右臂伸出，搭上X的肩膀，輕輕摟了一下，代表支持的心意。

此時空色點一點頭，略過可以看出心意已決的亞爾法特，向莎拉投以詢問的眼光。莎拉也點一點頭，簡單地解釋道：「我會留下來，協助亞魯達成他的心願。根絕黑之魔法的途中，說不定能找到解除福特家族火焰紋章的詛咒的方法。解決莎娜家與福特家的世仇這個目標，我不曾改變過。」

眾人的目光來到還沒有說話的愛德華身上，卻看見他眼神中帶著陰沉：「……可以幫助你們得到『禁語魔鑽』的話，我會幫忙到底。」愛德華猶豫著說道：「但是，同時間我必須與兄長對話；這一點，無庸置疑，是我最重要的事。過了這第二第三關過後，我會留在尼瑪，等候兄長與他的獵魔團同伴的到來。『莎蓮娜之青銅豎琴』嘛，我就先交給你們保管了。畢竟，面對兄長和他獵魔團的同伴，我也不知道將會是吉是凶……」

「不能讓你獨自面對！」出乎眾人意料之外，亞爾法特霍地站起，堅決地道：「無論是剛果森林之中、在亞歷山大利亞與弒龍教的怪物決戰、還是『菩提樓閣』一役，你對我們都不捨不棄，難道你以為我們在這關口會捨你而去嗎？」

索羅嘿嘿一笑，擦擦鼻子，也道：「小王子嘛，別太過高傲了；何況有架可幹，我倒不想放過再次與那個澳洲來的藍火術士交手的機會！」

莎拉白了他一眼，咕噥著道：「雷蒙德．福特可不是獵魔團的一員哦，你哪知道他也會跟著來？」然後不待索羅有機會辯駁，也點頭道：「根絕黑之魔法談何容易？事有輕重緩急，想來獵魔團追來的時間總比找到萬里遙遙的南極群島來得快。解決了你和兄長的交涉，代表解決了獵魔團的追殺，我們也

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X的臉上也掛上微笑，接著他們說道：「『風華樹笛』與『破滅奏鳴曲』失而復得，愛德華你這恩情，我總有一天要還的。」

愛德華眼中帶著驚訝和感激的目光，一時之間語塞起來：「各位……」

阿凡提狠下決心，站起來道：「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各位一路以來的協助，阿凡提銘記於心。我這就回去新德里了，各位珍重。唉，跟你們走在一起這麼久，連我都變得婆婆媽媽了……」說著向亞爾法特一行人瀟灑地揮一揮手，逕自往主殿門外走去，轉眼已離開眾人的視線之中。亞爾法特等人互相對望了一會，想起一路以來與阿凡提共處的時光，竟然不自禁地開始懷念他無時無刻不停口的說話來。

空色大師此時站起來說道：「好，既然施主們心意已決，就請跟我來，闖一闖這第二關吧。阿彌陀佛，但願施主們的行為，不致帶來過巨的生靈屠炭。」說著也不多說話，已逕自往主殿的最裏面走去。亞爾法特一行五人互望一眼，點頭示意，一起站起來，緊隨空色大師身後。一星期來照顧著他們的靜澄看著他們消失於主殿之中，想起身負的重任已完成，不禁鬆一口氣。

===

有說，無言寺和龍骨峰的存在比起「新」人類有記載的歷史更悠久。

堅持這一派學說的學者早在四百年前已經開始勘察龍骨峰的土壤和寺廟的結構，得出的結果是雖然建築物本身經歷多番重建，這形狀獨特的山峰與寺廟的地基，可能早在小冰河時期已經存在著。古時無言寺原址的社會作用是甚麼，至今已經無從稽考，但其身為佛寺的作用，早在土之一族立國時已經有文獻記載。到了大約二百年前，佛教與聖神教在世界上鼎立的全盛期，當時土之一族的玄昴皇朝正式確立佛教為國教，而與首都西安郡相距有好一段距離的西藏尼瑪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了高層政治人物退休後的避世聖地，亦多有信佛出家者。順其自然地，尼瑪鎮不遠處的龍骨峰上的無言寺，成為了土之一族歷來各個皇朝的國寺。

由於龍骨峰的地勢獨特，加上身處烏漆高原沙漠這偏僻得不能更偏僻的與世隔絕之地，得到了「國寺」稱號的無言寺卻從來沒有得到甚麼特別的待遇。遵從著佛家眾生平等的宗旨，即使是皇親國戚在寺中出家，這裏從來沒有得到政府的保護或經濟上的援助。因為這個原故，無言寺無論在任何一方面都必須自給自足，寺中自然地發展出一套只屬於無言寺的文化、制度和規則。

在寺中出家的僧侶，按照年齡、資質、悟性、意向等等屬性，被分派到所謂「七門」的七個派別之中。有些僧侶窮一生只留於一門，亦有僧侶不斷地從一門「晉升」至另一門。悟性、識智決定每個僧侶的崗位，有如靜澄成為負責在外巡邏的「保常僧」的僧人，有如清玄一般身為對外溝通的「交通僧」的；有掌管十八武技中一技之長如身為「司矢僧」的靜心，當然也有身負住持重任如空色，各安其職。

無言寺第一門，又稱「大閉門」，是初出家的僧侶的必經一門，不授武、不學魔法、不見外人。在這一門的僧侶每天與佛典為伍，直至掌門的「相性僧」點頭允許，方可得到進入其他「門」的權利。亞爾法特一行人在無言寺逗留一星期習佛，就是被硬推進了這一門之中。

第二門叫作「授武門」，顧名思義，是傳授無言寺十八般武藝的一門。入門者多是年輕人，習武的目的是當然是為了強身健體而非戰鬥；可是事實上無言寺的悠久歷史中也有被不同組織襲擊過，進入過授武門的僧侶便成為了護衛國寺的最重要戰力。授武門沒有掌門，十八般武藝卻都有一個最高位階的

僧侶；例如這一代弓矢的最高階僧人，就是在龍骨峰山腳從靈熊的襲擊中救了亞爾法特一行人的「司矢僧」靜心。

第三門「辯識門」，大閉門「相性僧」認為不合習武的出家僧侶，大部份都進入此門。在辯識門中的僧人，得到與掌門「大智僧」和同儕之間辯論佛理的權利；不過貫徹無言寺的名號，辯佛的方法當然不是開口討論了，乃是以書寫對質。在這一門中，因為無法頓悟佛心而離開無言寺的初出家人大有人在。

第四門「魔咒門」，按照入門僧侶的適性和悟心傳授土魔法的咒句。與世間一般的術士不同，除了掌門的「誦法僧」熟悉土之一族的所有魔法外，這一門的術士窮一生都只專攻一至兩訣咒文。與授武門一樣，學習魔法乃是以自保為大前提；而事實上即使掌門的誦法僧通常亦不是高強的術士，只是對魔法的知識上比許多人都高。

在這四門之間，除了第一門的入門級別以外，僧侶多有身兼數門者。例如不難看見在第二門習武的僧人同時在第三門辯佛、在第四門學習魔咒。

第五門以上是無言寺中的高層僧侶，人數遞減。第五門叫作「入世門」，由五名僧人組成領導圈，稱作「五梵」，旗下附屬數名輩份較低的僧侶。這一門的僧人負責對外的溝通，靜澄的「保常僧」一職就屬於這一門內；而清玄現任的「交通僧」是門中五梵之首的最高位階，得到豁免遵從「慎言誓」的權利，能夠暢所欲言。可是進入了「入世門」的僧侶，與第六、第七門一樣，直至圓寂為止，只能留在自己的位階。

入世門主外，而第六門「出世門」則主內。出世門的僧人不再管塵世俗事，唯有道行至深的僧侶方可進入。這一門僅只五人，全權決策無言寺內的運作，稱作「五柱」；當中以空色大師現任的「住持」為無言寺之首，也不必遵守「慎言誓」；住持與交通僧，就是無言寺中唯一可以想到甚麼就說甚麼的兩名僧人。值得一提的是，入世門的五梵也有對外的自主決策權，不必向五柱事事交代；可是假如事件牽涉無言寺內的運作或僧人，五柱的決策權凌駕於五梵。寺內第一至第五門的掌門僧人，皆由出世門的五柱甄選任命。

這一星期以來，習佛的過程中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和X也從靜澄和其他僧侶之間知道了上述無言寺六門的大概，可是雖然所有人都知道無言寺共七門，卻沒有任何一人能說得上第七門究竟是怎樣的一門、在寺中的功用為何、門內是甚麼樣的僧人、甚至他們的所在。

直到這一刻。

空色大師帶著亞爾法特他們穿過無言寺主殿，一言不發地從主殿的後門走出，在他們面前是一個偌大的後庭。亞爾法特他們往左右張望，十數幢石磚或木製的房子在眼前展開。從一星期期間與其他僧侶打交道得知，這些房子各有各的功用：有收藏佛經的藏典閣、練習武技的木人房、打坐靜修空禪室、僧人住宿的僧舍、管理膳食的弄齋堂等等，不一而足，猶如一個小城鎮；若不親眼看見，他們也想不到遠處看來像針尖似的龍骨峰上竟然有如此大的空間。

在庭院之後，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密密麻麻地在他們眼前展開。久在野地生活的莎拉走得越接近森林，就越覺得驚訝：從樹幹的粗度和外層的狀態，可以看得出這些樹的樹齡都至少數百年的歷史，可是這種歷史悠久的森林，通常至少有在亞馬遜流域的林木的高度，而這一片樹林卻不過十來尺高，要攀上樹頂似乎是輕而易舉的事。

晴朗的朝日在進入樹林後消失得無影無蹤，在空色帶領下五人穿過像迷宮似的樹林。滿以為會九曲十

三彎的路徑卻出乎意料地筆直，莎拉留意到雖然淡若無痕，地上還是有人經常來往的痕跡。

不多時，一行六人來到一個懸崖之前，一道人工開鑿的石階盤纏而上，通往崖頂。空色停了下來，等待所有人都來到石階之前，然後指著崖頂說道：「施主們，崖頂就是等待著你們的第二關。這上面是『龍頭岩』，是龍骨峰的最高點，也是收藏著無言寺成為國寺後二百多年以來種種皇室寶物的聖地，一向不為外人所知；就算無言寺中，知道這裏的，也只有一眾掌門而已。土之一族的魔源聖物『禁語魔鑽』就在龍頭岩的『龍洞』裏面；而歷來負責守衛這聖地的，就是敝寺第七門『地獄門』的十八修羅。」

空色的這一番解說，卻令亞爾法特五人的腦中浮現出更多的問題。索羅首先發問道：「既然是這麼隱密的藏寶庫，住持卻就這麼輕易地告訴我們這些外人……？」

空色雙手合十，微微作揖，胸前的巨大念珠咯咯作響，回答索羅道：「在貧僧眼前的，是在歷史上曾與土之一族聖物使無數次共同進退的四族勇者的聖物後繼人，並非外人；此其一。不管世界勢力版圖如何，黑之魔法乃是血之魔法，視生命如草芥，乃是魔法中的魔道，將之封印與佛家拯救眾生的悲願類同；此其二。不過若要得到『禁語魔鑽』，就必須闖過十八修羅來證明各位施主的決心和力量；而這一刻的施主們嘛，嘿嘿，阿彌陀佛，恐怕還不行。為了引發施主們的潛力，這一關不得不闖；此其三。」

聽得空色的大言，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不禁在心中嘩然，互相對望著，心中想著的都是同一個念頭：既是四族的聖物使，自然對自己的力量有一定的信心；雖知道天外有天，但居然看扁他們將會不敵於這甚麼「十八修羅」？這十八修羅是甚麼來頭？

愛德華把心中問題問了出來，空色點頭解釋道：「無言寺第二門『授武門』教授十八般武藝，當中道行最高者十八名武僧，就是我們的護寺十八羅漢；可是偶有武藝與他們的實力不相伯仲，卻兼習『魔咒門』之長的僧人，則按照在『大閉門』『相性僧』的首肯、『辯識門』『大智僧』的甄別、『五樑』中的三人、和『五柱』中的三人的推舉下，立『緘口誓』，成為無言寺的『十八修羅』，進入第七門『地獄門』。」

這一連串的專有名詞聽得亞爾法特和索羅頭昏腦脹，X簡化空色大師的說話對他們「翻譯」：「即是說，這『十八修羅』兼具『授武』『魔咒』二門之長，並得到其餘四門認可，是無言寺中最強大的僧侶。」

空色微笑道：「『最強』嘛，要看施主們如何詮釋。佛家講求內斂，即使為了『保護』而戰鬥，我們講究的是『防守』而非『攻擊』。十八修羅的『最強』並非戰鬥力，而是他們保護龍洞的執念。可是『執著』是佛門中人的大忌，修道上他們被迫走在入魔的邊緣，正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正是第七門『地獄門』名字的由來。」

一邊解說，一邊引路的空色，不知不覺間已領著亞爾法特一行五人沿著石階走上崖頂。龍頭岩名副其實，真的是一個由石塊組成的龍頭；愛德華與X卻一眼看出，這一塊高五十多尺、底寬十多丈，像龍頭一般舉目向天的岩石不是天然之物，想來是土系統塑造沙石的魔法築構出來的地標。斧手匠心，石龍頭雖然石表粗糙，比例、細節都掌握得天衣無縫，栩栩如生；只是見識過真正的龍的五人，卻總覺得這龍頭硬是與正貨有著說不上來的分別，之前阿凡提提過土之一族對「龍」這種本來只屬於幻想中的生物有著與西方不同的詮釋的論調，不自禁又在他們的腦中浮現出來。

在龍頭之下，是一道厚厚的石門，該就是所謂的「龍洞」——不過與其說是「石門」，不如說是一個拱形的凹陷位：「石門」被土石完全封陷，根本沒「門」可進；可是同時亞爾法特五人都知道，唯

有使用土之魔法才能把這石門打開，這當然又代表了要過得十八修羅這一關才再說。亞爾法特摸摸褲袋中的魔磁，正在發出陣陣的暖意和抖動，即使不拿出來觀看，也知道魔磁正閃爍著橙棕色的光芒，第五件魔源聖物果然就在眼前的龍洞之內。

龍洞之前，出乎亞爾法特五人的意料之外，是一個整整齊齊鋪設著正方形石磚的庭院，一路引向龍洞的石門處，寬二十多尺。雖在龍骨峰之巔，龍骨岩上卻看似有著無邊無際的空間，除了石龍頭之外幾乎空無一物——

「——咦，不對？」亞爾法特揉一揉眼睛，又再往前看清楚，忽然嚇了一跳：「有……有人？！」

除了空色之外，所有人都大吃一驚，終於發現在引向龍洞石門之前的石磚路旁，盤膝坐著左右各九名的僧人，一動也不動地幾乎與周圍環境合二為一。這十八名僧人都在閉目打坐，身上穿著與庭院幾乎一樣顏色的土黃色袈裟，臉上也像鋪上了一層沙塵似的，像已經在這裏打坐了好幾個世紀。唯一與庭院中的顏色佈置有一點不同的，是十八人的胸前都掛著的一塊以繩繫著的碎玉，大小不一，形狀各不相同。他們胸前的綠玉都晶瑩通透，深邃的顏色猶如天外之物，細看下似乎可以看見有甚麼液體在玉內盤旋。

莎拉對這些綠玉碎片十分好奇，不自覺地慢慢步近，卻忽然發現綠玉漸漸變得橙金色，竟與掛著他們的十八名僧人像同化起來一般——

「——這是……魔法芒？！」她的焦點隨著緊張後退的腳步放大，發現眼前的十八名僧人竟然慢慢地展開了橙棕色的魔法芒；可是比起她一路上以來見過的其他純種土之魔法芒不一樣，這十八股光芒相比之下竟然更接近金系統魔術士的金黃色。

十八名僧侶不約而同地緩緩轉過頭來，三十六隻眼睛慢慢睜開，往不速之客瞪著看。亞爾法特一行五人被瞪個發毛，X更是倒抽一口涼氣：「戰意……飄散在風中！可是……卻沒有殺氣，反而是十分祥和的……『守護』之心？」

空色大師後退至石階之前，默然良久的他又再開口說道：「施主們，身持最強防守魔具『碎玉十八分』、無言寺『地獄門』十八修羅就在眼前，正是要得到『禁語魔鑽』前的第二關。」

在十八修羅的身邊忽地揚起大堆沙塵，像被颶風刮起，慢慢往他們身上聚集過去。索羅、莎拉、愛德華和X不敢怠慢，古劍天焚、寒霜匕首、黃金雙斧和恐懼之杖隨著紅、藍、黃、綠的魔法芒的散發，一同舉立於胸前。在亞爾法特的眼中，四色的魔法芒雖然閃亮，比起面前漫天蓋地的沙塵，卻竟然看來被完全掩蓋著了。

第八十四章：待機尼瑪

深夜，龍骨林的樹木把天空遮蓋著，因為月亮的暗淡而特別明顯的滿天星斗，在稠密的樹葉之間透射進來，照亮幾乎完全黑暗的山道。一雙碧綠的眼眸反映著星光，藏在一團黑影之中，在樹頂不動聲色地等待著。良久，一團微弱的火光從坡上傳來，碧綠眼眸的主人精神為之一振，極為耐心地瞪著微弱火光的來源。火光越走越近，卻原來是一名身穿淡橙色袈裟的僧人，拿著一盞掛在竹子上的紙油燈，巡視著林中通往山頂的山道。

只見僧人忽然停下來，東張西望，令碧綠眼睛的主人不由得緊張起來，心想難道行蹤這麼隱密還是被發現了？正盤算著應否先下殺手之際，僧人把紙油燈放下來，走到道旁的一株樹旁邊，逕自脫下褲子，舒暢地解手去了。

把一切看在眼內，隱身於樹頂的那人心中鬆了一口氣，緊握腰間刺劍的手也鬆開來，心中警戒著自己：「亨利啊，你的任務是偵察，可不能打草驚蛇……本鄉上校不早就這麼交帶過了？」

暗裏來到龍骨峰上龍骨林中的這黑袍人，正是本鄉十六上校帶領著的獵魔旅團歐洲第三獨立部隊之中，除了本鄉自己之外，碩果僅存的原班底亨利．華爾特。

自從於南德里市公會所與地下老大安德魯．巴拉加交手，得到了五族逆黨可能在無言寺這道消息後，本鄉十六帶著亨利、阿里、風暴行者和雷蒙德，五人馬不停蹄地穿越喜馬拉雅與岡底斯山脈，花了大約一個星期時間的旅程，終於到達西藏尼瑪鎮以西的烏漆高原沙漠。風暴行者和雷蒙德主張就這樣攻進寺中，要寺中僧人交帶本鄉他們一路追趕的索羅等人的下落；本鄉卻堅持要先弄清楚作為國寺存在著的無言寺的底細，才決定下一步。對於本鄉的決定，亨利當然是義無反顧地支持，搶在最近「得寵」的阿里之前，率先毛遂自薦，接下他本來就最拿手的偵察任務。

巡邏的僧人漸漸遠去，亨利雙足使力，無聲無息地一躍離開所在的樹幹，繼續往峰頂進發。在樹頂之間左穿右插，花了半晚的時間，他才終於來到龍骨林的盡頭、無言寺的跟前。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寺前的拱石門既沒有門扉，更沒有任何守衛的僧侶，門戶大開，似乎對來客無任歡迎。可是自問是偷偷摸摸的亨利當然不願大剌剌地從正門進寺，當下一邊在樹頂遙望著周圍環境，一邊在懷中取出分析眼鏡，要分析一下這是甚麼的現況。

「好厲害的土之精靈濃度！」亨利從眼鏡中的一角看見閃爍著的紅光，吃了一驚：「早就說帝國對土之一族的佛教太過放任，竟然任由他們肆無忌憚地培養著這許多土魔術士——難道真的不怕他們做反麼？得到了十二年前的教訓，帝國情報局還沒有學乖嗎？」

他心裏想著，同時注意力轉向這範圍內除了土之精靈以外的其他精靈濃度。果然如他們所料，無論金、木、水、還是火，全都微微超出了正常的數值。

「這還未算是足夠的證據呢。」亨利心想，眼裏已訂下潛入路線：「必須證明精靈的濃度越往寺內去越濃密，這樣這些僧侶們才不能狡辯！只是不知五族逆黨來過這裏後，所往何方？」

想著想著，身體力行，已往左邊數百尺外的小丘一個翻身撲去。他的右手抓著一塊突出的小石，用力一扳，借力反身躍上小丘之上，復又立刻伏下，再次確認一個人也沒有，才順著斜坡滑下，來到一所兩層高度的木房子之旁，再次一蹬，輕盈地落在屋頂之上。

「精靈的濃度果然越來越濃！難道他們竟在這裏嗎？那麼說……」亨利心中突地一跳，想起甚麼。他

熟練地雙手抓著屋頂的邊緣，把身子吊在屋簷之下，雙手交替，慢慢地向橫移動，來到第一個窗戶之旁。亨利看準微風吹動的樹影動向，把頭部順著影子側傾，迅速往窗內掃視了一遍。只見裏面是一個小房間，裏面三張雙層的架式床鋪，其中一張床上躺著一個二十來歲的僧人，呼呼大睡。除了那僧侶之外，其他床上的被鋪都整整齊齊的，沒有其他人的跡象。

「不在這裏。」亨利心裏突突地跳，他卻知道這不是來自偷窺的緊張；在他心中想著的，是許久沒有見過，最近卻又忽然再在他眼前出現的人。他確認房間裏的僧人完全熟睡著，才繼續向橫攀移，來到下一扇窗子之旁，又再重施故技，探頭往裏面一看。

這一眼，卻看得亨利呆了下來。只見房中的三張雙層架式床鋪中睡了五人，亨利認得之前在亞歷山大利亞都有過一面之緣；分析眼鏡在閃爍著，驚人的數值分析告訴他這房子內藏有聚集著四族精靈的魔具，推想之下自然是四族的魔源聖物了。可是，令他發呆的，卻是那張既熟悉卻又帶點陌生的臉孔。

「愛德華……」亨利隨著樹影把頭縮回，這次卻再不必前進了。呆了好一會，竟自連雙手的酸軟也忘掉，才咬一咬牙，雙臂發力，一個翻身，一點聲音也沒有地輕盈落在木房子的屋頂之上。

「弟弟……你果然也來了啊。」亨利心中暗暗嘆了一口氣。他舉頭望向星空，回想著當天背棄百立克史密夫家族之名離家出走，把繼承「莎蓮娜之青銅豎琴」的重擔丟給弟弟愛德華的往事。不過想不多時，他已立刻搖著頭，把回憶從腦海中揮去，雙眼射出堅決的光芒：「現在不是多愁善感的時候！當初既已決定的事，現在沒有後悔的餘地了！」然後站起來，慢慢往木房子靠向山崖的一邊走去：「逆黨都在這裏，證據確鑿了。」

目的已達到，亨利再環視一周，把周圍的環境大致記於心中，穿著黑袍的身影又再消失於黑暗之中。

===

「不行！」

與本鄉十六一樣，身穿深紫色軍服的尼爾遜．荷爾上校拍案而起，堅決否定本鄉十六一而再、再而三的借兵請求。在一旁看著上司與他爭拗了兩天的亨利終於忍耐不住，加入口舌之爭：「依照程序也好，親身闖進這行政大樓也好，本鄉上校可謂已經給足荷爾上校的面子了！這裏西面龍骨峰上的無言寺中包藏五族逆黨是鐵證如山的事實，早就違反了帝國的法律，本來就應肅清；上校憑甚麼諸多留難？」

「呸，你們的所謂『鐵證如山』不過是你一人分析眼鏡上記載的資料而已，根本不知道是否捏造出來的假證據！」尼爾遜上校已有五十多歲的年紀，倔強的性格就和他那像鋼鐵打造出來的臉一樣，即使身為獨立部隊領隊、在理論上身份高他這麼一丁點兒的本鄉十六，只要他認為他的要求無理，也不管給不給面子的問題，在不借兵的立場上堅定不移。

本鄉揚起左手，示意亨利冷靜下來，仍然禮貌地向尼爾遜上校解釋道：「上校，我們部隊追蹤這五名五族逆黨已經好兩、三個月了，他們在這裏的情報準確性，我們有至少九成的把握。假如上校堅持無言寺清白的話，那就讓我們一起拜訪，清清楚楚地給搜一遍，不就沒有問題了？」

「沒有問題？」尼爾遜仍然黑著一張鐵臉，身子微微前傾，咬牙切齒地道：「無言寺乃是以往土之一族皇族的國寺，在亞洲大陸這裏仍然有著無可動搖的精神地位。你要帶兵搜寺，難道要煽動這裏的人作反不成？借兵一事，門兒也沒有！要向寺裏質問的話，請自便，不過不要掛上『尼瑪駐軍』這個名號！」

說到這裏，尼爾遜「騰」的一聲又再坐下來，腰背挺直，雙手按於雙腿之上。這下子連阿里也感不平，忍不住道：「這豈不是橫蠻無理？五族逆黨於無言寺之中與否即管暫時放下不提，得到土之一族魔源聖物在寺中的情報可是關乎帝國管治的大事，難道也能置之不理，不加以調查？」

「荒謬！」尼爾遜迅速地打斷他的話：「你可知道在這裏這許多年來，得到『禁語魔鑽』在無言寺中的這個所謂機密情報已經有多少次了？可知道與調查班、獵魔旅團的特務上山多少次？我們連無言寺中最機密的皇族古董收藏地『龍洞』都進過去作出地氈式搜索不下數十次之數，難道還會漏掉魔源聖物這種魔力巨大得離譜的魔具嗎？」

本鄉嘆一口氣，道：「為了保存無言寺，他們當然把聖物收得密實了。事實上你又怎知道他們不會恃著土之魔法的鑰匙在某一天造反起來？」

尼爾遜皮笑肉不笑地哈哈大笑起來，反諷地說道：「對，我們不過在這裏駐守了……多久了？不過二十多年『而已』，又怎會知道即使十二年前捧著復國名號的魔衛兵之亂，一個武僧也不肯參與的國寺無言寺會不會造反呢？」說著又霍地站起，轉過身來，背對本鄉他們，右手向後揮舞道：「好說、好說，我們就查一查『我們的』文獻，看看這二十多年內無言寺僧人有沒有造反跡象的證據。查到甚麼蛛絲馬跡，我尼爾遜．荷爾第一個向本鄉上校你報告。明天請早，送客！」然後只管看著窗外遠處夕陽下的龍骨峰，再也默言不語。

聽得上司下逐客令，房中六名尼爾遜旗下的獵魔旅團特務級兵士一同列隊於尼爾遜辦公的書桌之前，冷冷地瞪著本鄉十六、亨利、阿里、風暴行者和雷蒙德五人，一副看著他們轉身離開才罷休的樣子。亨利和阿里還想爭拗，本鄉已截在他們面前道：「那麼，尼爾遜．荷爾上校，我們明早再來。」說著向他們打個眼色，已率先轉身離開他的辦公室。風暴行者不動聲色，首先跟在後面；一直抱著看戲心態的雷蒙德冷冷笑著，也隨著風暴行者走出室外；而亨利和阿里雖然不忿上司吃了閉門羹，還是乖乖地遵從本鄉的命令，氣鼓鼓地步出辦公室。

隨著大門「砰」一聲地關上，雷蒙德冷冷地開口說道：「哼，不借兵就不借兵，既然已經知道莎拉．莎娜那小妮子在無言寺中，我們來硬闖的就是了，難道還怕打不開他們的大門嗎？」

「這可不行。」本鄉搖頭道：「你也聽說了，無言寺的魔術士與武僧不好惹。他們並不是一般的嘍囉，我們能不能全身而退還是未知之數。有兵員壓制場面是必須的手段，起碼假若真的打起來不會輸在人數之上。」

亨利又再哼聲道：「在莫斯科寨城我們四人與大批的龍騎士戰鬥也活下來了，難道還怕了區區百多人的武僧不成？」

本來是龍騎士的風暴行者這時卻也忍不住插嘴道：「分別是當時與你們戰鬥的，是在平民心目中的惡霸土匪；這次面對的，卻是平民心目中道行極高的佛家僧侶。名不正則言不順，可不能說闖寺就闖寺呢。」

討論之間眾人已來到暫宿的客房樓層，本鄉解散眾人道：「總之我們即管再等一天，看看情況。最壞打算，守株待兔，總能等到索羅他們下山的。」

阿里他們應了一聲，也就各自回房。亨利正要轉身離去時，本鄉捉著他的手臂問道：「自從亞歷山大利亞以來，我一直沒有問。你的弟弟也在我們追緝的五族逆黨之中，你能狠心與他交手嗎？」

亨利定睛看著本鄉，回答道：「上校，亨利當年脫離家族，跟隨上校的步伐，難道到了這刻上校還看不清我的心嗎？」

本鄉鬆開手，嘆一口氣道：「可是你眼前的，是你的親兄弟啊。而且你對我的仰慕……」亨利截斷他的說話，斬釘截鐵地道：「撇開那個不說，我可是誠心誠意地信奉著上校的理念的！」

本鄉把雙手交差背後，直挺挺地立在走廊之中，長長黑髮下的雙眼陰晴不定，語焉不詳地道：「……你知道是沒有可能的。」

亨利眼神帶著一絲悲傷，回過頭去，一邊往自己的房間走去，一邊回答道：「我早有覺悟了。現在，為了上校的理想，我會拋棄所有，包括我的過去……」

本鄉十六看著亨利的身影消失於客房門後，默默地站在原地良久，一言不發。

===

自昨天黃昏尼爾遜．荷爾上校親身拒絕本鄉十六上校的借兵請求後，本鄉五人在獵魔旅團總部、尼瑪鎮的市政府行政大樓過了一晚，打定主意準備與尼爾遜打耐久戰，看看哪一天他會回心轉意，把駐守的獵魔旅團與騎兵隊借給他們；同時真的實行守株待兔，等候索羅等人下山。幸好龍骨峰地勢奇特，山下就只三個內陸湖與所謂的「死之森」環繞著，周圍是甚麼的沒有的沙漠地帶，想來即使五族逆黨一天下山，走出了死之森的範圍後將會裸露於在尼瑪鎮等候的本鄉一行人眼前。

事實上，因為還在調整著時差而遲了用的早飯過後，算是作戰會議的討論之間，想了一晚的風暴行者提出，可能等待他們下山比起他們上山要人更易辦事，至少不必再理會無言寺的介入與否；可是本鄉對這建議只管搖頭，說道比起有可能讓索羅他們利用死之森的地勢逃走，把他們困於無路可逃的無言寺中來個甕中捉鱉更有把握，因此才需要尼爾遜的兵源。最令本鄉他們頭痛的，是駐守這附近的常備軍、帝國騎兵隊與獵魔旅團，都是長年留守的老將，對尼爾遜忠心耿耿，不由他出口根本不可能調動。否則以本鄉十六的軍階與獨立部隊的身份，早就把這批兵員收為己用，三天前已攻上龍骨峰了。

言談間，輪班監察著龍骨峰頂有沒有異常的阿里神情緊張地跑著飯堂來，道：「本鄉上校！龍骨峰頂有動靜……快跟我來看！」本鄉與亨利、風暴行者和雷蒙德望了一眼，立刻站起來，跟著阿里跑出還未到辦公時間而空無一人的行政大樓。

來到向西的空地之前，十多里外的龍骨峰在他們五人的眼前展現。在這個距離，峰頂不過猶如尖頭的大小，可是由本鄉以下的亨利、風暴行者和雷蒙德都看傻了眼：只見一股強烈的橙棕之光在峰頂盤旋，與日爭輝；同一時間，紅、藍、黃、綠的光芒也逐一閃爍，光芒的強烈程度竟在十多里外烈日當空下的尼瑪鎮也能看到。

「這是……」風暴行者甚為疑惑，旁邊的雷蒙德卻狀甚興奮：「是他們了！嘿，竟和無言寺的魔術士打起來嗎？」

亨利把懷中分析眼鏡取出，在這極遠的距離下嘗試分析著：「嘖，距離果然太遠，數值誤差高達百分之三十以上……但即使只取平均數，還比普通的純種魔術士戰鬥時高出五至七倍——哼，土魔精靈的比率更是離譜！他們在幹甚麼了？」

「——總之，這絕對是五族魔術士戰鬥的魔法芒，這準沒錯。阿里！」本鄉霍地回身，向阿里下命令道：「把尼爾遜．荷爾上校找來！」

「現在就去！」阿里答應著，又跑回行政大樓裏面。

可是這非比尋常的魔法芒展現不過十來分鐘的時間，到得阿里把還在堅持辦公時間未到、慢條斯理的尼爾遜．荷爾強行拉到本鄉他們所在時，五顏六色的魔法芒早已消散，只餘下大量的塵埃像下了一場沙雨般在龍骨峰頂飄散著。

「這就是你們所謂的證據？」尼爾遜鐵著臉，嘴角掛著一絲譏諷的淺笑，看了本鄉他們一眼，才望向龍骨峰的峰頂。亨利本已預備好說詞為上司解窘和與尼爾遜爭辯，尼爾遜卻皺起眉頭道：「……嗯，那塵幕看來不尋常。你們說五色魔法芒在峰頂交戰？說這塵幕是土之魔法散發後的餘塵也不為過。」

本鄉一行五人不約而同地對望，臉上帶著驚奇的神情，想不到尼爾遜倒不是一面倒地蠻不講理。尼爾遜斜眼瞪著他們，當然知道他們心裏在想甚麼：「我一直以來都是以事論事；說到底我還是這裏獵魔旅團的領隊，為闇黑帝國辦事。假如包庇逆黨，即使是無言寺也得向帝國作個交代。」說著一個轉身，已向行政大樓走回，一邊說道：「不過話雖然是這麼說，還得讓我們的人親眼看見那魔法芒才行。我將會派人與你們一同監察，在我的人向我報告之前，本鄉上校就等一等吧。」

亨利正要追上，質問他為何不立刻調度，本鄉已伸手攔著，向他搖了一搖頭。看著尼爾遜已走遠，亨利急道：「也不知他們會否再次交戰，加上荷爾上校調動兵力還需一、兩天的時間，怎能在這浪費時間呢？」

本鄉雙手撐著腰間，看著龍骨峰頂漸漸散去的沙塵幕，回答亨利道：「讓我們賭一賭吧。若他們真的在這一、兩天內下山的話，趕來的援兵便成為包抄不知力量成長到甚麼地步的索羅他們的戰力了，百利而無一害。」

在尼瑪鎮行政大樓幽暗的走廊裏，本鄉十六直挺挺地站著，長長的黑髮遮住了他的側臉，讓人看不清他的神色。而在他身後，亨利那披著黑袍的背影正緩緩走遠，兩人之間彷彿隔著一道由理念與過去築成的冰冷長牆。窗外，遠處龍骨峰的殘餘沙塵在星光下靜靜落下。

第八十五章：十八修羅

靜心連跑帶跳，背著隨身的木弓和腰間的箭袋，在通往龍頭岩的石階上攀登著。來到峰頂，兵刃相交之聲鏗鏘傳來，庭院之前已站著六、七名僧侶，都在觀看著難得一見的十八修羅與來客短兵相接。靜心在一角盤膝坐下，往旁邊看去，是同門的「司枴」空相、「司刀」靜意、「司棍」清持、「司棒」清卓、「司戟」靜瀝五僧，加上「魔咒門」的「誦法僧」虛慧六人；可是最出乎意料的，是並非身為掌門的「辯識門」僧人清杳也在現場觀戰，狀甚緊張。

疑問的眼光向站在石階旁邊的清杳投去，眼角看見靜心的他連忙解釋著：「阿彌陀佛，貧僧可是得到住持和掌門空識師伯的允許的。」靜心早就習慣清杳的口齒伶俐和他的諸事八卦，也不太驚奇，點一點頭，注意力和其他僧人一樣，都往戰鬥的二十三人看去了。

只見十八修羅身上都披上透過「碎玉十八分」昇華至最強型態的全裝束「金剛鑽灰土甲」，在沙塵蓋天的庭院中與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交戰著，而亞爾法特早就被擊昏，倒在一旁，看上去倒沒有性命之虞。「金剛鑽灰土甲」外形大致與普通的「灰土甲」相同，但是外表呈漆黑色，幾近透明，像水晶般折射著烈日當空的陽光，閃閃生輝。寶石似的魔裝甲卻非比尋常地堅固，愛德華的黃金雙斧和莎拉的寒霜匕首正好砍在劍修羅僧與枴修羅僧的身上，魔裝甲卻絲毫無損。愛德華與莎拉也不是第一次得手，立即知道二僧不會因這種攻擊停下手來，當下「嘖」的一聲，同時躍後三步，而木劍與木枴果然已砍下來，差點擊中二人。

十八修羅的攻勢配合得天衣無縫，劍枴雙雙落空，旁邊刀、叉和鈎三位修羅僧已補後攻至，後退中的愛德華走避不及，勉強避開了頭部的叉擊，肚腹已吃了一記木刀橫掃；幸好修羅僧的武器都不是利刃，才不致於肚破腸流。可是即使是木刀，強勁的勢道已夠他好受，哇的一聲吐了一口鮮血，在地上滾出了十多尺的距離。而莎拉身手快絕，避開鈎擊的一進一收兩招，正要重整陣勢之間，鐮修羅僧的木鐮又已殺到，攻勢一浪接一浪。她咬一咬牙，身上爆發出魔法芒，皮水壺蓋旋開，祭出平湖水鏡，一個瞬間凝固成冰的水球在她身後與木鐮之間展開，才勉強擋住一擊。

可是像不讓她有喘息的機會似的，使長兵器的其中二修羅僧一把鞭子和一柄木耙又已殺到。剛立穩身子的莎拉以硬碰硬，賭一賭平湖水鏡三態變換的速度，棄守轉攻，身形一扭已鑽進鞭、耙殺著的攻擊範圍之內。平湖水鏡同時由固態化為液態，再次回復固態，在她的頭頂在轉眼間凝結為「水鏡．玄冰水晶牆」之咒，剛好擋下兩下重擊，同時寒霜匕首已取向耙修羅僧。匕首平常的冰劍型態此刻卻凝結成一顆堅硬的圓球，莎拉試圖不以利刃刺擊，改為錘撞，再賭一下能否隔著「金剛鑽灰土甲」以衝撞之勢擊倒修羅僧。

冰錘攻至收招不及的耙修羅僧數寸距離，莎拉正以為終於得手之際，忽然數顆勁道十足的石塊向正往前飛撲的她射來，卻是最強三名修羅僧之一、使用小石作暗器使的暗修羅僧偷襲而來。

「糟！」平湖水鏡三態轉換再快，也比不上已襲至眼前的石塊。眼看胸口要被打個正著之際，一道弧形的火苗剛好飛射而至，截在暗器與莎拉之間。沙石暗器被勢如破竹的魔法之火擊開，飛射往天，莎拉這才醒悟又被索羅救了一次。

但是因為施了這一訣「火狐尾」之咒解救危機中的莎拉，本來正與棍修羅僧與錘修羅僧交戰中的索羅失去了先機，雖然及時使出「炫火加護」之咒自保，咒文未及完全張開的背上還是吃了兩記重擊，口中吐血，失足往前仆倒。就在這時，破風之聲大作，矢頭綁上重重布匹的木箭乘勝追擊，射向倒地的索羅，卻是矢修羅僧的攻勢又至。

索羅戰歷豐富，不必眼看已聽得出大禍臨頭，趕緊反過身來，誰知木箭不偏不倚地瞄準他的額心射來，卻原來神乎其技的矢修羅僧早就把他的動作預計在攻勢之內，索羅額上的熱汗立刻變得冰冷無比：「媽的，我竟然繼亞爾法特後第二個出局嗎？」

但聽得「鐺」的一聲，愛德華的左斧已及時趕至，使盡全力才把勁道十足的木箭打開，本已受傷的愛德華此刻卻說甚麼也再拿捏不住黃金斧，脫手而出，在索羅臉部的右側飛射而去。一張俊臉幾乎被黃金斧劈開的索羅也不管敵我，憤怒地向愛德華喝道：「你的黃金斧可不是木做的啊！小王子想借刀殺人嗎？」

愛德華抹一抹口角鮮血，出言反駁：「呸，救了你還諸多投訴，早知由得你被木箭射個頭破血流好了！」說著左手往地上一撐，一個翻身已拾起索羅身旁的左斧站起來，往旁邊使繩索又蠢蠢欲動的索修羅僧攻去，要搶在她的攻勢之前先發制人。

索羅又唾罵了一聲，背心用力一扳，已翻身而起，天焚劍隨勢劃出另一道火弧，復仇似的飛射向偷襲的矢修羅僧。只見矢修羅僧仍然冷冷地瞪著戰況，一個黑影已擋在他的面前。「火狐尾」之咒打在黑影之上，卻是槍修羅僧「金剛鑽灰土甲」的背部，仍然是一點刮花的痕跡也沒有。槍修羅僧回頭一瞪，看準他與正在攻過來的索羅的距離，也不回身面對敵人，木槍已從後霍地刺向自投羅網的索羅。索羅早吃過他那回馬槍的苦頭，有備而來，眼睛仍然瞪緊前方，身子卻往左一側，已避開木槍，微微燃燒著的古劍天焚劈向槍修羅僧的左腹，卻又被「金剛鑽灰土甲」完全擋下來。

「喝啊！」索羅對這屢攻不破的魔裝甲只感到無比煩厭，當初與「魔陶劊子手」林天勇在北非一戰的回憶又在腦海浮現，怒火中燒，也不顧古劍能不能劈開對方的裝甲，只以一頭蠻力把天焚使勁橫揮，硬生生把槍修羅推開數丈。

「咦，竟然稍稍佔了上風哦。」愛德華正與救駕的斧修羅僧與戟修羅僧戰個忙得不可開交之際，還是看見索羅那邊的戰況，忍不住丟了一句。可是就這麼一時分神，十八修羅中唯一的女尼索修羅僧的繩索已從不可思議的角度襲來，把愛德華正高舉的右手纏著，限制著他的動作，還讓他中門大開。愛德華大驚：「不好！」戟修羅僧的木戟已從他的右方瞄準他的臉部刺來。

只聽得一聲吆喝，沙塵四起，空氣之中浮現出淡淡的綠芒，愛德華由驚轉喜地叫道：「Ｘ！」風勢在數微秒之間刮得起勁，霎眼間由一個小小的氣旋倍增至數十尺高的巨大龍捲風，正是Ｘ的「破空龍捲」之咒。與愛德華交戰中的三修羅僧吃了一驚，反應不及，一同被巨風吹起。愛德華趁機把右手急扭，剛好在飛往空中的索修羅僧把他也拉起來之前把斬之不斷的奇門繩索甩開。

愛德華回頭，正要向負責後援的Ｘ道謝之際，卻驚見一枝飛矢與數顆石塊已往Ｘ飛射而至。遠水不能救近火，正不知如何是好，一大堆的冰彈卻從旁轟來，正是莎拉施發的「玄冰散彈射」之咒，遠距離為剛施放了大咒文而仍未回過神來的Ｘ解圍。

冰彈亂射，終有數顆擊中木箭與小石暗器，把攻往Ｘ的攻勢化解；Ｘ剛好收起之前的咒文，也留意到發生了甚麼事，向莎拉投以感激的眼神，身上同時再次發起綠芒，又要發出下一訣咒文。可是說時遲那時快，一條人影忽然出現在他的身前，被「金剛鑽灰土甲」完全包圍著的石拳毫不留情地轟向Ｘ的腹部。Ｘ本來就是運動的白癡，除了魔法以外沒有武技旁身，又怎能避開武術修為極高的拳修羅僧精妙無比的一擊？他只覺眼前一黑，嘔了一口鮮血，已暈倒在十八修羅之首拳修羅僧的懷中。

「Ｘ！」愛德華再一次呼叫Ｘ的名字，這次卻帶著震驚的語氣。只聽得一聲女聲慘呼，愛德華更是心感不妙。果然，回頭一看，莎拉已被伏兵城下、手持一雙短棍的棍修羅僧趁著她為Ｘ解圍時給了她兩記重擊，把她也打昏了。

「不妙！！」同伴接二連三地被打倒，武技強如愛德華也不禁分神，棒、槍、戟、耙四柄長兵器同時趁機往他轟去。

愛德華瞬間環視，竟然沒有一絲空隙，一咬牙，武力至上主義拋諸腦後，金黃色的魔法芒爆發，「磁幻佈網」之咒已爆發出來，把四修羅僧的攻勢一併推開。可是金系統的防禦魔法只能發出波狀的力場，磁力的防護罩爆發出第一波後立即失去防禦力，在旁邊反應最快、一擊不中的棒修羅僧看準機會，身形一扭，借長棒反彈之勢，一記迴旋棒擊已趁著「磁幻佈網」第二波再起之前，轟然擊中愛德華的胸前。

愛德華本已受了刀修羅僧一擊的傷，棒修羅僧的一擊既中，被轟至飛後十數尺的他再也支持不住，眼前一黑，就要昏倒。在他倒地之前，眼角卻看見以天焚劍用蠻力推開槍修羅僧的索羅在錘、枴、槍、暗四位修羅僧的夾擊下，終於不敵。索羅的雙足膝後被槍桿橫掃，跪倒在地的他腹部與背部同時被擊中，再加上暗修羅僧接連直擊在眉心的數顆小石，強橫如他也終於被擊昏，正在倒往矢修羅僧的跟前。「嘿……嘿……索羅先倒……這局算是……我贏了……吧……」吐血的愛德華昏迷前沉吟了一句，大字形地倒在十八修羅守衛的龍洞之前。

在遠處觀戰的靜心看到此處，才忽然發現「授武門」十八羅漢不知何時都已在場，連同「大閉門」的「相性僧」空賢、「辯識門」的「大智僧」空識，無言寺頭四門的掌門全都到齊，密密麻麻地圍著石階，或站或坐地看著十八修羅的戰鬥。勝負既分，一眾無言寺掌門都默然站了起來，開始散去；其中與靜心同門的五名羅漢點一點頭，把昏倒的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和X五人揹起來，帶他們回去客舍。

靜心默默地在一旁看著，卻留意到本來不應在這地方出現的清杳雙手交差在胸前，搖首嘆氣，自言自語：「嘖，有點進步，不過還是差了一大截。」清杳一邊沉吟著，一邊也慢慢走下石階。

（第三天，還是十八修羅略勝一籌。唉，這五人挑戰十八修羅，竟然不知不覺成為了掌門之間茶餘飯後的大事了。說起來，為甚麼他們要挑戰十八修羅呢？希望不是……嗯，應該不是吧……）

靜心心裏想著，眼中看見十八修羅此刻已卸下「金剛鑽灰土甲」，收起武器，回到石道旁自己打坐的位置，一個一個地盤膝坐下來。隨著魔力的散發，分解出來的黃沙隨著微風在空中四周飄逸，宛如一陣薄霧，在龍頭岩周圍散落，把龍洞前的庭院染上柔和的土黃色。

（有一天，）靜心看著十八修羅，心中輕嘆：（我能夠像他們一樣嗎？）

想著想著，靜心也慢慢步下石階，回無言寺的主殿去了。

===

折騰了一個早上，亞爾法特五人到了下午才一個一個陸續甦醒過來。回復力最為驚人的X微一運力，已知道自己的內傷已經好得七七八八，便轉而對亞爾法特、索羅、愛德華與莎拉施以不同程度的回復咒文，為他們今早戰鬥得來的傷患治療。

「這樣下去可不行，只會在這裏磨蹭時間而已。」索羅身上散發著與X的回心法共鳴的綠光，右手按著傷口還在痛的額心，不忿氣地道：「還不知道獵魔團那幫人甚麼時候會來搞局……」

五人中的智囊團愛德華與莎拉一同坐在客舍中的床榻上，不約而同地以手搭著下顎，思索著這三天以

來屢戰屢敗的主因。莎拉首先開口道：「論武技，可能我們輸了一籌；可是魔法和攻擊的多元化，我們可佔盡上風；我們四名魔源聖物使即使再不濟，在這前提下不過五五之數而已……為甚麼面對這十八位修羅僧一成不變的全防守系魔法和武技，卻輸得一敗塗地呢？」

X說出重點：「可能『全防守系』這四字，正是問題的核心！」

索羅的神色一暗，道：「難道還要我釋放『火神』，方能得到一絲勝機？」說罷卻立刻搖頭，心想這無言寺十八修羅根本就不算是敵人，以火魔法中最誇張的咒文對付，以致生死相搏的地步，畢竟是太過小題大做了。

亞爾法特聽著同伴們沒有結果的討論，想起三天以來自己總是第一個被打昏，戰鬥的過程完完全全地跳過，這刻就算參與討論也不知能有甚麼貢獻，嘆了一口氣，轉而望向客舍房間的窗外。此時日光已開始西斜，龍骨林的雀鳥不知被林中甚麼驚動，一起展翅飛起來。微風吹拂，樹林的葉子反映著夕陽，映出一片橙黃色，像跳著舞一般輕輕地左搖擺，與振翅的林鳥與夕陽構成一幅美景，亞爾法特不由得看得癡迷。

愛德華帶著少許不忿的語氣，握緊拳頭說道：「我就是不信，百立克史密夫家族與金之一族皇族傳承下來的武技，居然比不上土之一族區區一個小寺廟中的武僧！」

索羅忍不住冷笑道：「小王子，這可不是『區區一個小寺廟』啊；這裏可是土之一族歷代皇朝的國寺呢！」

「你——」愛德華正又要反駁，X卻揚起手來，打斷他們無謂的爭執，道：「不過說到底，這第二關『勝利』的條件是甚麼，倒還沒有甚麼人告訴過我們——」

「是把他們打倒在地，或當你們能夠攻破『金剛鑽灰土甲』的時候喇，阿彌陀佛。」

一把陌生的聲音從客房的大門傳來，把五人都嚇了一跳，一同別過頭來，要看看是哪個無言寺的僧人竟然肆無忌憚地在一向安靜的客舍中說話：「今天X施主施放的風咒文終於把索修羅僧、斧修羅僧與戟修羅僧吹飛，他們三位算是出局了；再闖十八修羅，他們該坐於一旁，避而不戰。」

只見門前的僧人一身橙棕色的袈裟，和其他的寺內僧人一般打扮，臉孔卻十分陌生，在五人來寺十天，似乎從來沒有與他打過交道。

那僧人三十來歲，眼角長長的，眼睛總是瞇成一線，即使嘴角不笑，看上去像總是笑吟吟似的，一副不認真的模樣。他雙手合十，微微頷首道：「貧僧清杳，是第三門辯識門的僧人。自從五位施主來到無言寺，貧僧已在觀察著。到得空色住持要你們挑戰十八修羅，貧僧便猜，五位施主的目的想來不是甚麼皇室老古董，而是土之一族的秘寶、土魔法的鑰匙『禁語魔鑽』……」

「——慢著！」亞爾法特越聽越覺得不對頭，搶在前頭問道：「無言寺不是只有『交通僧』清玄師傅和住持空色大師二人能夠暢所欲言的嗎？為甚麼你——」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的心中也是同一個問題，比起清杳如何知道闖關的條件更甚，疑惑地望向清杳。

清杳輕輕一笑，眼角更翹，兩條弧線掛在臉上：「阿彌陀佛，施主們可知道為何寺中僧人都不甚說話？」

亞爾法特早從阿凡提處聽聞，在寺中住了這十天，更能確認。他們互相望了一眼，由X開口答道：「

是因為你們出家的條件之一，是立下了『慎言誓』吧？」

「答對了。」清杳點頭續道：「不過所謂『慎言誓』，是『慎言』，而非『禁言』，並沒有說明不可以說話啊，阿彌陀佛。」

亞爾法特五人睜大了雙眼，呆了下來；然後細心一想，清杳之言卻非沒有道理，一股奇怪的感覺在心頭浮起。愛德華皺起眉頭道：「那麼說，寺裏的僧人數個世紀以來，都誤會了『慎言誓』的真意，遵從著錯誤的戒律……？」

「阿彌陀佛，那倒也不盡不實。」清杳踏前兩步，已走進他們的客房之中，搖頭解釋：「既稱作『慎言誓』，『言』嘛，總要『慎』的。道行不深，當然要更加小心言行了。」意下之意，竟然自認是道行甚高的僧人了。

他這時卻皺起眉頭，口中不停：「不過說到底，這『慎言誓』的存在，都是為了——啊，慎言、慎言！阿彌陀佛。」

說著搖一搖頭，似乎要揮去腦海中越岔越遠的思考方向，清杳瞇成一線的雙眼勉力睜開來，很努力地擺出狀甚認真的樣子道：「貧僧來的目的，是想幫助五位施主們闖過這第二關。」

亞爾法特五人互相對望，不久前才離去的阿凡提的影子不約而同地在他們心中浮現。愛德華問道：「為甚麼要幫助我們？更重要的是，清杳師傅能夠如何幫助？」

清杳昂起頭來，答道：「為了印證貧僧的推論啊，阿彌陀佛。假若五位施主能憑藉貧僧的理論成功闖過第二關，土之一族的魔源聖物將近在咫尺。五族同行，挑戰闇黑之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雖然打倒了闇之一族的野心，黑之魔法卻仍殘存於世上，可知封印這一系統魔法不是易事。但是貧僧相信，假如當時根絕了血之契約的話，闇之一族故然不會再起，世間亦不會如此痛苦，飽受濫用黑魔法為害蒼生之苦的平民自能從此得解脫，我佛慈悲。至於如何幫助嘛，阿彌陀佛——」說著頓了一頓，逐一打量著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和X，續道：「貧僧乃是『辯識門』中人，理所當然地要教五位施主『思考』與『知識』之力。」

「思考與知識？」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五人異口同聲地道，臉上一副好奇的樣子。

客舍的大門敞開著，落日的餘暉將走廊拉出一道細長的影子。清杳雙手合十，那對瞇成一線的眼眸在陰影中閃爍著不尋常的精光，嘴角那抹若有似無的笑意，與他身後那一派莊嚴肅穆的古寺氛圍格格不入。在五位精疲力竭的年輕人面前，這位「辯識門」的僧人就像是投入平靜湖面的一顆石子，正以他那不按牌理出牌的「慎言」哲學，悄悄撥動著命運的輪盤。

第八十六章：龍頭岩破陣

夕陽西下，一名鮮紅袈裟的僧人背著斜陽，慢慢向尼瑪鎮邊緣的一個廣場走去。廣場上站著十多人，其中帶頭的是一個身穿深紫色軍服的軍人，頭上戴著獵魔旅團領隊特有的黑色斜邊帽，挺背收腹地立正著，一臉嚴肅的樣子等待著僧人的來臨。在帶頭的軍官身後，是另一名長著長長黑髮的軍官，也是穿著紫色軍服，似乎與他同階；而立在那長髮男子後面的四人之間，兩人分別穿著寶藍色和墨綠色的軍服，也是帝國軍人的打扮。一人昂藏七尺，身形甚巨；一人則普通人的身高，但體格壯健，不約而同都穿著長大衣，一銀一黑，相映成趣。而在他們六人身後，則是清一色的黑袍人，正是闇黑帝國獵魔旅團的打扮。

紅衣僧人來到年紀最大那紫色軍服的軍人面前，雙手合十，打了一聲招呼：「阿彌陀佛，荷爾上校急召貧僧而來，未知所為何事？」

尼爾遜的態度十分恭敬，向僧人作一個揖，道：「清玄師傅，你是明白人，我就不繞圈子了。在我後面這幾位，是歐洲第三獨立部隊的領隊本鄉十六上校，和他的部下。他們這數月以來，正追緝五族逆黨，追到龍骨峰來。」

清玄面不改容地直視著尼爾遜，只簡單地表示好奇：「哦？」

尼爾遜仔細地觀察著清玄的反應，點頭續道：「這兩天，大約中午時份，遠在這裏的我們都可以看見龍骨峰頂魔法芒四射——五族的逆黨是否窩藏於無言寺中？」

「阿彌陀佛。」清玄的眼光離開與他對質的尼爾遜，反向後面的本鄉、亨利、阿里、風暴行者與雷蒙德打量了好一會。良久，清玄又再望著尼爾遜，卻仍然不發一言。

「是這樣嗎……」尼爾遜嘆了一口氣，明白了他的意思，道：「請代傳空色住持：兩天後帝國軍將會來到無言寺前，給予你們最後一個機會。到時煩請把五族逆黨交出，否則即使是我，也難保會發生甚麼事。」

清玄點頭回應道：「是這樣嗎。上校之言，清玄自會向住持傳達。」說著已轉過身來，緩緩往龍骨峰回去了。

看著漸漸遠去的清玄，阿里不解地問道：「那代表了甚麼？只沉默不語，算是默認了？」

尼爾遜又嘆了一口氣，解釋道：「出家人不打誑語，清玄師傅不能說謊，卻也不能承認，當然不能說任何的話，看來只有上寺要人一途了。今早峰頂的魔法芒，我也看到了，實在不容無言寺狡辯。調動兵力的命令已經發出，兩天之內我們登峰去。」說著右手一揚，屬下的黑袍人都跟著他，慢慢往鎮中回去了。」

雷蒙德嘿嘿冷笑，磨拳擦掌：「還有兩天嗎？」

本鄉雙手放在背後，默默地看著遠處的龍骨峰，然後開口命令道：「亨利、阿里、風暴行者，這兩天要加緊監察，有任何人上山下山，都給我全部記錄下來；假如有索羅的動靜，立刻纏著他們。」

亨利、阿里與風暴行者三人一同應允，本鄉已往鎮內回去。

===

『即使斧、戟、索三位修羅僧將在這一戰中退下，你們以五人之數敵十五位得到最強防禦魔裝甲「金剛鑽灰土甲」的修羅僧，也是以寡敵眾，不得不以「戰略」取勝。這三天以來，你們犯的最大錯誤並非能力不濟，而是戰力分散。』

無言寺一眾掌門與羅漢全部到齊，站在龍頭岩的一角觀看亞爾法特五人第四天來到龍洞之前挑戰十八修羅。一如清杳所料，斧、戟、索三修羅僧都於一旁打坐，避而不戰；可是這天剩下的十五位修羅僧卻明顯地感覺到亞爾法特他們的氣勢完全改變了，不再一股作氣地向他們搶攻，反而聚在一起，密謀緊鼓。十八修羅的本職本來就是守護龍洞裏的寶物，對手不主動進攻，他們也就先處於防守的勢態，靜觀其變。

而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此刻卻在回想著昨天傍晚清杳的解說：

『敵眾汝寡，既然無法包圍他們來取勝，剩下的方法，自然是反其道而行：集中戰力於一人身上，在他們的圍攻之間游走，各個擊破。這無可否認，是挺而走險；可是正所謂「危機」，越要有「危」，方越有「機」——置之死地而後生，就是這戰略的精粹！』

「豁出去了——」索羅手上的天焚劍舉於胸前，立下決心，一股紅光自身上爆發，大喝道：「即管試一試罷，看看清杳的理論究竟行不行！」莎拉、愛德華、X，還有亞爾法特，四人互望一眼，決定把昨天晚上的紙上談兵化為現實，金黃色與青綠色的魔法芒首先爆發。

『要這戰略成功，你們五人的合作不可或缺之餘，你們還需要明白自己所擅長的魔法的極限——這就是我說的「知識」之力。不過在所有的戰略之前，有一點你們要弄清楚：十八修羅都有接近十八羅漢的武技，不要以為單憑武力能夠突破——「魔法」是勝負的關鍵！愛德華施主使金之魔法，最強大的咒文不是攻擊系統的電擊咒文，而是——』

「亢心莫名！」愛德華大喝一聲，一股金黃色的電流直擊索羅的腦際，把索羅的戰意和反射神經都推至最高。索羅雙眼因充血而紅起來，哈哈一笑：「原來如此！這可是靈丹妙藥啊！」說著一記「天火焚」之咒已起，一道火牆轟向十五位修羅僧。

「.....！」

修羅僧對索羅的突然發難吃了一驚，一同四散，同時使長兵器的鞭修羅僧與棒修羅僧已展開反擊，搶攻向索羅。而最高位階的矢、暗、拳三修羅僧亦已準備圍魏救趙，攻向亞爾法特、莎拉、愛德華和X之處，木箭與石塊率先搶出，射向愛德華，以求斷開索羅的輔助咒文。

可是得到「亢心莫名」以倍數增強實力的索羅竟然不理會鞭子與長棒的攻勢，任由武器打在自己身上，身形一扭，反而砍向撲向同伴的拳修羅僧身上。拳修羅僧對此變掛大吃一驚，沒想到鞭、棒二修羅僧完全不能拖著索羅的腳步之餘，索羅的反應竟如此快疾。

「喝啊！」忍住痛楚的索羅在魔法提升的攻擊力之下，以即使在魔具中銳利度也是數一數二的古劍天焚雷霆萬鈞地轟向拳修羅的背部，收招不及的拳修羅僧被硬生生打在地上，防禦力最強的「金剛鑽灰土甲」竟然被這一擊轟出一個小洞，寶石般的碎片四飛。

「出局！」「金剛鑽灰土甲」被攻破，代表了修羅僧的落敗，索羅大喝道：「莎拉！」

莎拉答應了一聲，「平湖水鏡」已經祭出，「水鏡．玄冰水晶牆」在四人面前築構起來，把木箭與石塊一同擋開，同時X已經完成詠唱，共鳴的綠光在索羅身上展現開來，把鞭修羅僧和棒修羅僧打在索羅身上的傷即時回復過來。

『同樣的，X施主——不，該說是木系統最強大的魔法，絕對不是空氣系統的咒文。X施主在這場戰鬥中的角色，該是「治療者」，而不是「攻擊者」。保護使用輔助系咒文的愛德華施主，以及使用回復系咒文的X施主的，自然就是本來就以防禦物理性攻擊為傲的莎拉施主了。利用十八修羅的魔法完全使用於防禦、攻擊完全是武技這一點，莎拉施主的冰系統咒文將會成為最強之盾！』

旋風似的索羅在八名使短兵器的修羅僧中左穿右插，趁著鈎修羅僧的一個空隙，由下至上砍在他的腹甲之上。在強勁的力道下，鈎修羅僧被轟飛數十尺，漆黑寶石的碎片再次在空中四散，代表著第二名修羅僧的敗陣。索羅這一擊使盡全力，不顧防守，頓時木刀、木劍、木錘、木鐮同時擊中他的後腦、背部和雙臂；可是在愛德華的「亢心莫名」下痛感減至甚為輕微的程度，加上X全力維持著回復咒文，傷處瞬間治好。

那邊廂，餘下使長兵器的四修羅與神器的矢、暗修羅，甚有默契地集中火力，一同攻向餘下的四人，但在莎拉的「水鏡．玄冰水晶牆」下完全無功而返。可是正在留神防守目不暇給的遠距離攻擊之際，手持雙棍的棍修羅僧再次發揮他偷襲的長處，鑽進莎拉的懷中，要重施故技把她打倒。莎拉吃了一驚道：「又是你！」

只聽得「砰」的一聲，棍修羅僧的雙棍擊在不知哪來的冰牆之上，卻原來是身披白光的亞爾法特，使用「模仿之眸」把莎拉的防禦咒文複製出來：「怎能讓你得逞！」

「……！」棍修羅僧一擊不中，莎拉的攻擊咒文已至，「玄冰刺槍」造出來的冰錐轟至眼前，無奈之下只得退開，卻忽地感到背後一股熱力。

「哼，這些日子來不停的練習，總算慢慢開始可以駕馭了！」不知何時竟已回到同伴身邊的索羅，右手仍然持劍，左手卻印在棍修羅僧的背部，大喝聲：「零距離火彈破．二連發！」

隨著「轟轟」兩聲幾乎連在一起的巨響，棍修羅像脫線風箏一般被轟開數丈，背部的「金剛鑽灰土甲」崩出一個小洞，碎片四散。看著倒地出局的棍修羅，索羅皺起眉頭，語氣帶點不忿：「嘖，兩記零距離的『火彈破』，都不能把『金剛鑽灰土甲』完全破壞嗎？難道真的要依清杳所說的……」

『要攻破「金剛鑽灰土甲」，必須把自己的魔力提升至最高點。索羅施主，你是火之一族的近衛家族繼承人，魔源聖物「古劍天焚」中隱藏著召喚獸「火神」，我想一路戰鬥以來，你應該已經使用過；但是你可知道「火神」的暴走形態，以及祂是何模樣？對，祂不是普通的紅火，而是「白火」——』

「嘖嘖！燃燒吧，天焚之火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又再打倒襲至身前的叉、枴二修羅僧後，索羅取得一絲空檔，在「亢心莫名」中紅著眼怒喝。愛德華與X維持著他們的咒文已好一段時間，本已甚為乏力，看見索羅身上紅光的暴增，知道他打著甚麼算盤，當下精神為之一振。愛德華嘿嘿一笑道：「死蠢材終於來玩真的了嗎？雖然遲了點，總比不幹好。」

「我可聽到了啊！」索羅丟下一句，然後集中精神全力催谷。一直以來，索羅使用魔法戰鬥的方向，都往如何使咒文攻擊更大範圍、如何令魔法進擊的速度更快這兩個方向想，昨天聽過清杳一席話後，雖然不忿氣，但卻開了眼界，不同的可能性整晚在他的腦際中展現著。如今得到「亢心莫名」對力量的增幅，索羅決定放手一搏，一反自己追求的魔法之路，把火之精靈往一小範圍集中，以提升熱力為

目的。

一眾修羅僧一看就知索羅在打甚麼主意，立刻兵分三路，放棄攻擊愛德華與Ｘ，轉而往正在蓄力的索羅進襲。莎拉與亞爾法特立刻反應，兩道堅固的「水鏡．玄冰水晶牆」分別擋在六名修羅僧之前；可是刀、耙兩位修羅僧卻在後方襲至，一時之間二人苦無計策。

忽然四個小節的笛聲傳來，在他們進攻的路線之間一股颶風刮起，完全沒有預計到Ｘ會轉守為攻的二僧被他先一步以「風華樹笛」祭起的「破空龍捲」咒文吹飛。索羅不再亂衝亂撞，Ｘ的治療咒文自然可以暫時鬆一口氣，改施攻擊咒文。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矢修羅僧與暗修羅僧看準機會，木箭與數顆石塊緊接著飛射至Ｘ的眼前。只見Ｘ微微一笑，竟似毫不擔心，下一秒間，第二股颶風緊接之前的「破空龍捲」已經發動，把襲來的武器一同擋開，正是防禦咒文「暴風障壁」之咒。

『魔法的運用要視乎戰況，不能墨守成規、一成不變。忽攻忽守，此乃奇兵之計，是重要的戰略。施主們隨了魔源聖物外，應該也有其他的魔具吧？不要浪費了它們的功用，要靈活地配合自身的魔法；例如Ｘ施主的「風華樹笛」，就給予了你連續施放兩訣咒文的選擇。至於專門重複魔法的亞爾法特施主，更是這次戰鬥的黑馬，無論加入防守、援護或進攻，施主的戰力在妥善的保護下不可或缺！』

「……！」以詭異的角度進攻的鞭修羅僧襲向愛德華不果，正後退之際，萬萬猜不到前三天一擊即倒的亞爾法特卻在這刻使出了Ｘ才剛剛以「風華樹笛」施放的「破空龍捲」，威力與Ｘ旗鼓相當，把他捲起後重重丟在地上，繼而出局。

「還未行嗎，索羅？」亞爾法特難得打倒一人，又再複製起「水鏡．玄冰水晶牆」之咒，擋住從旁邊突襲而來的長棒。

「久等了！天，魔力源的消耗竟這麼驚人！」說是「久等」，期間不過數秒而已，只是把大量火精靈濃縮在身上的索羅身上劍上披上了白熱的火焰，若非愛德華的「亢心莫名」降低痛感，根本無法長久維持。鐮、錘、劍三修羅僧不敢怠慢，要在索羅發難之前將他制服，同一時間撲向敵人，三件短兵器緊密地分別攻向頭、胸、背三處要害，端的是毫無空隙。

正當武器將至之時，一個白熱的火球急速自索羅身上爆發，正是防禦魔法「炫火加護」。鐮、錘兩位修羅僧反應不及，比平常增長快上數倍的火球已壓上胸前的「金剛鑽灰土甲」，本來屢攻不入的魔裝甲在高熱高質量的白火下迅即龜裂，繼而發出「卡啦」一聲，竟然破碎起來。幸得「金剛鑽灰土甲」把火勢緩下，修羅僧不致烈火焚身而亡，卻還是被推飛十數丈，勉強著地後嘴角滲出鮮血，詫異地看著眼前對手，不敢相信號稱最強防禦力的「金剛鑽灰土甲」竟然在這天敗於防禦系統的火魔法之上。

也是本來正往索羅攻去的劍修羅僧及早察覺到索羅幾乎算是攻擊的防禦咒文，硬生生一個扭身，在空中落下，同時躍後。可是逼退鐮、錘修羅後，白熱的「炫火加護．火箭破」已經爆發，四射的火舌往最接近的劍修羅僧攻去。

劍修羅僧手持九短兵器之首的木劍，武術底子甚高，危急之中還是能夠看清火箭的來勢，終於在最後一剎那把身子一側，避開往他臉部直擊的一擊；可是亂射的火箭毫無章法，第二擊又至。

「……！」劍修羅逼不得已舉起木劍擋格，可是在白熱的火焰之下，即使木劍的素材是甚為堅硬的愈瘡木，還是在瞬間燒成灰燼；但是得到這一剎那空檔，「金剛鑽灰土甲」仍然完好無缺，劍修羅僧得以死裏逃生。

可是得到「亢心莫名」把反應力推至極點的索羅似乎不給予修羅僧們喘息的時間，古劍天焚往橫揮動

，一記燒著白火的「靈火蛇」之咒已轟向才剛剛立穩身子的劍修羅，在他的胸前擦過。隨著索羅大喝一聲：「將軍！」劍修羅僧胸前的魔裝甲破碎成萬千碎片。

這「靈火蛇」之咒卻不是單單針對劍修羅僧，攻破他「金剛鑽灰土甲」的火蛇繼續迂迴進擊，「砰」的一聲打在措手不及的暗修羅僧胸前。可是白熱的火有效攻擊距離較短，加上在劍修羅僧身上耗損了不少能源，殺傷力大大削弱，中招的暗修羅僧保住了性命，胸前的魔裝甲卻已遭到劍修羅僧一樣的命運。

「到極限了……！」索羅大口大口的喘著氣，雖然得到「亢心莫名」的催谷，白熱之火的魔法消耗量可不是說笑，打倒四名修羅僧後已然見底。

「嗚！」愛德華同時也發出一下呻吟，由開戰至今維持著的「亢心莫名」終於因為力有不繼而斷開，二人一同跪倒在地上。

「剩下三人！」亞爾法特焦急地道，同時雙手向左右一推，兩記白熱的「靈火蛇」已經轟出，取向左右兩旁的棒、槍二修羅。可是這一記攻擊欠缺了索羅的準繩，更沒有先把他們逼至退無可退之地，威力雖大，卻被二僧輕易避過。亞爾法特正要代替索羅發起下一波的攻擊，一時之間卻忽然發現無法使用火系統的攻擊咒文，頓時呆了起來。

X再次架起「暴風障壁」，把矢修羅僧全力攻來的三連珠飛矢擋下，同時解釋道：「白熱之火極度消耗魔力源和大氣中的火之精靈，因為索羅和你的數記強大的攻擊咒文，現在大氣中殘存的火之精靈想來應該是『缺貨』了！」

「暴風障壁」既起，「風華樹笛」再次往唇邊放，一句十二小節的樂句吹出來，第二記「暴風障壁」又再施發，這次卻是保住在前方正被槍修羅僧和棒修羅僧窺準空隙攻擊的索羅。暫時脫力的索羅眼看著二僧同時被逼開，使盡全力才向X豎起大姆指，以示感謝。

「那麼——」莎拉此時看見X代替了她的防守職責，放棄維持「水鏡．玄冰水晶牆」之咒，踏前一步，身上爆發出強烈的藍色魔法芒：「讓本小姐收局吧！」

『不對——水的第四形態不是雪。雪，極其量，只能說是固態、液態與氣態之間的混合狀態而已。要到達水之魔法的頂峰，就必須把水精靈提升至真正的第四形態，就像白熱之火一樣。當然了，單靠現在的莎拉施主，恐怕不能獨自辦到……』

莎拉大字形的立於四人之前，獨自面對槍和棒兩名最強的長兵器修羅僧和堅守洞外的矢修羅僧，中間只有懸浮半空，成水球狀態的「平湖水鏡」。她身上的藍色魔法芒前所未見的強烈地閃爍著，腦後卻有一股白色的電流，連接著後面的亞爾法特，竟是以「模仿之眸」重新施發的「亢心莫名」。

「喝啊啊啊啊……」莎拉昂首挺胸，長髮與藍袍在魔法的宣洩下高高揚起。她的雙臂使勁地往內推，「平湖水鏡」的液態結構在她極致的念力下瘋狂向內塌陷。水分子之間的距離被強行壓縮到突破物理常規，極端的高壓在水球內部產生了恐怖的高溫，原本清澈的水體開始沸騰，發出危險的白光。

可是，單靠壓縮產生的熱力，還不足以跨越那道微觀物理的界線。

「還不夠……還要更強的刺激！」莎拉咬緊牙關，雙眼爆發出幽藍的神采。她引導著腦後那股來自「亢心莫名」的強大高頻生物電流，順著她的神經脈絡，將這股狂暴的電壓毫無保留地注入那已經壓縮至極點的高溫水球之中。

「給我剝離吧！」

在極端高壓與超高壓電流的雙重夾擊之下，水分子內部的物理法則終於崩潰。氫與氧的化學鍵被電流無情地撕裂，原本繞著原子核運行的電子被高溫強行剝離了軌道。液態的水精靈在一瞬間跨越了氣態，被強行轉化為由自由電子和帶電離子組成的狂暴電離狀態。

槍、棒二位修羅僧看得傻眼，從來沒有見過能量如此巨大的水之魔法，互望點頭，要恃著槍、棒能遠距離攻擊的優勢把莎拉的專注打亂。

「怎能讓你們得逞！」X已連使兩記防禦咒文，雖然其中一訣透過「風華樹笛」不費自身魔力源，戰到此時魔力源早已損耗甚巨，這一刻卻說甚麼也要保住莎拉。「恐懼之杖」高舉，雖然沒有時間念出完整魔句，引發五系統任何一訣巨大咒文，但透過魔杖聚集精靈的特性，把使出「風烈破」之咒的威力大大加強。

「……！」槍、棒二修羅被攻來的真空利刃阻礙，攻勢緩下來，後退一步，一枝木箭又在二僧之間飛射出來，瞄準正在詠唱咒文而動彈不得的X。X暗叫一聲「糟」，心想結果還是不能完勝之時，一對黃金斧忽然在眼前出現，「鐺」的一聲把木箭格開。得了昨天黃金斧甩手，幾乎把索羅的臉切開的教訓，這次愛德華黃金斧雙交在頭頂，終於完全地擋下來箭。只是畢竟過度消耗體力，半跪著的愛德華還是無法站穩，在飛矢強勁的勢道下被推開，倒進X的懷中。

莎拉「嗚哇」一聲大喊，雙臂像被巨力推開似的，往橫急揮，同時「平湖水鏡」忽然爆發開來，一股彩色的，似氣體而非氣體的漿狀物急速向前展開。跪倒地上的索羅看見，嘿嘿笑道：「水的第四形態——等離子體！比我的白熱之火更高熱、更高壓的狀態……虧清杳竟然知道這些，更要給莎拉讚一讚，真的把這個理論上的形態化為現實了！」

「去吧，平湖水鏡啊！」莎拉高聲大喝，這狀態的水之魔法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本來就不知如何操控；可是莎拉想起「聖水流舞」、「玄冰刺槍」、「幻霧迷津」等控制水份子的魔法的共通之處，用在等離子體的這形態上，果然也成功操縱起來。

只見她身子左傾，右手往前急推，呈電漿狀的水化為利刃，急速瞄準正前方激射。在魔法前進途中的槍、棒二修羅僧還在退避之中，無形的利刃已掠過胸前。只聽得一聲悶響，最堅硬的「金剛鑽灰土甲」不過在等離子體狀態的水之利刃掠過之下，居然被轟成碎片，漆黑色的魔裝甲在空中四飛，把包括莎拉在內的所有人都嚇了一跳。

這一驚非同小可，十八修羅僅餘一人，矢修羅僧心知已經沒有時間逃離水之利刃廣闊得誇張的攻擊範圍，假如被直接擊中，恐怕肉身連著「金剛鑽灰土甲」一起被轟個粉碎。他心念一轉，立刻放棄只以魔法維繫「金剛鑽灰土甲」，保命要緊，在「碎玉十八分」對魔力的增幅下向地面施發變異的「地裂破牙」之咒，一幅厚厚的土牆轟然升起，隔在二人之間。

而莎拉也想不到第四形態的水之魔法攻擊力強大如斯，本來就沒有傷及修羅僧的性命的意圖，立刻要把水之利刃改變方向；誰知眼前一黑，過度使力的她忽然一陣暈眩，失去對魔法的操縱，水之利刃如脫韁的野馬飛射向前，把「地裂破牙」築起的高牆輕易地撕碎。

「不好……！」亞爾法特的「亢心莫名」忽然失去施術對象，正要複製莎拉的巨大咒文將之抵消，卻發現這咒文的需時甚久，這一刻已無法阻止，脫力的索羅、愛德華與X更是眼看著乾著急。

只見這時候觀戰的一眾掌門與羅漢都已看出形勢的險峻，能使用魔法的都立刻奔向龍洞之前，加上被算作戰敗的十多位修羅僧，同時幾乎三十訣「地裂破牙」之咒爆發，在水之利刃的前進軌道築起一道又一道的土石之牆。

但聽得天崩地裂的巨響，龍洞之前本來坦蕩蕩的庭院忽然變得怪石嶙峋，二十多幅土石之牆組成一個小丘，這才勉強把第四形態的水之利刃擋住。一個被其粉碎的巨坑在矢修羅僧的面前展現，矢修羅僧知道自己終於撿回一命，呆呆看著眼前一塌糊塗的戰場。

這一下變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金剛鑽灰土甲」完璧無缺的矢修羅僧未算輸掉這場戰鬥，而亞爾法特一方除了亞爾法特一人之外，全員都在脫力的狀態，一時之間無法再戰。亞爾法特忽然醒悟眼前現況，「噫」的一聲驚叫起來。

「剩……剩下我一個人？！」

龍洞前的庭院已不復先前的平整，而是堆滿了二十多道土牆崩塌後形成的怪石堆。煙塵之中，莎拉、索羅、愛德華與X或坐或跪，氣喘吁吁；在他們對面，是剛從死裏逃生的矢修羅僧，有點發呆地望著亞爾法特。而在這慘烈的戰場中央，只剩下亞爾法特一人孤零零地站著，雙手微微顫抖，卻是全場唯一的希望。

第八十七章：兵臨寺前

空色住持不知甚麼時候來到變得怪石嶙峋的龍頭岩庭院之前，胸前的大顆念珠咯咯作響，默默地看著仍然站於龍洞石門之前的矢修羅僧、獨自面對著他的亞爾法特、還有在不遠處跪地喘息著的索羅、莎拉、愛德華和X四人、以及已算落敗的其餘十七位修羅僧。

矢修羅僧也看了空色一眼，心中的念頭轉了一轉，向著亞爾法特他們微微頷首，身上的橙金色魔法芒慢慢消散，漆黑色的「金剛鑽灰土甲」漸漸散落，成為黃沙在他的四周飄浮，獨餘碧綠的碎玉鍊墜掛在他的胸前。矢修羅僧往旁一讓，也加入此刻已盤膝坐下的其餘十七位修羅僧，代表他們承認了亞爾法特五人的勝利。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不約而同地一起向空色望去，眼中都是一模一樣的詢問目光。空色微笑點頭，道：「這第二關，五位施主算是闖過了。」說著右手舉起，向著堵住龍洞的石門在心中念一訣咒文，石門由石塊化為細沙，整齊地往左右散落，堆起兩個小沙丘。

空色緩緩步向龍洞，同時向亞爾法特五人說道：「貧僧這就把『禁語魔鑽』拿來，然後就是最後一關了。」

索羅急不及待地追問道：「第三關究竟是甚麼？」

空色還沒有答話，正要獨自走進黑暗的寶物庫之中的時候，一名紅袈裟僧人慌忙地跑上平常不能隨便來的龍頭岩。他似乎帶著甚麼重要的訊息，卻忽然發覺本來是一片平坦的小廣場現在竟然完全變了個樣子，頓時呆了下來，本來就沉默寡言的他連要說甚麼也一時忘記了。

亞爾法特望向這突然闖入的僧人，認得紅袈裟正是第五門「入世門」僧人的標記，正好奇為何這主外的僧人會跑進無言寺這個裏面得不能更裏面的範圍之間，紅衣僧人已開口：「.....住持！」在「慎言誓」之下，卻又忽然啞了下來。

空色卻似乎知道他要說甚麼，臉色凝重地點一點頭，問道：「來了嗎？」

紅衣僧人點頭答應，又道：「龍骨林山道.....現在。」他的說話詞不達意，但一眾僧人都大約知道他的意思是甚麼人正沿著龍骨林的山道，向無言寺前來。

空色再也無語，逕自走進龍洞之中。不過半分鐘的時間，亞爾法特他們卻感覺到氣氛的緊張，像已經過了半個世紀似的，空色才再由龍洞中走出來，手中緊握著甚麼，一條黑繩子在拳中延伸出來。亞爾法特自褲袋中拿出魔磁，只見指針在不停打轉，最後一顆半圓球也閃爍著刺眼的橙棕色光芒：「這就是.....第五件魔源聖物——土之一族的『禁語魔鑽』！」

亞爾法特的眼中發出興奮的光芒，歷時數月、跨過千山萬水、渡過重重障礙的旅程，到了這刻終於迎來最後一件「寶藏」，心情的激動可說是無與倫比。

只見空色還是沒有往亞爾法特他們看去，反而望向人群中的「司矢僧」小僧侶靜心，眼神堅定地點一點頭。亞爾法特他們循著空色的目光看去，注意力都落在靜心的身上。

（噫！甚麼？他們的目的果然是「禁語魔鑽」？！）

靜心吃了一驚，可是住持要自己取回魔源聖物，可不是第一天的事，只得硬著頭皮，踏前一步，雙手合十行禮。空色這時才轉向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與X，說道：「阿彌陀佛，這位靜心，是這一輩十八羅漢之一的『司矢僧』，我想大家是見過了。她就是你們的第三關。」

「這小不點是我們要得到『禁語魔鑽』的第三關？」索羅、莎拉、愛德華和X異口同聲地驚訝問道；而亞爾法特同時嚷出口的，卻是一句：「『她』？你說靜心是女尼？！靜心不是男孩子嗎？」

眾人的眼光這次反而集中在亞爾法特身上，一副「你現在才知道？」的樣子。

（這……這男孩……好失禮！）靜心的臉因為尷尬而漲紅起來，卻仍然緊守「慎言誓」，口中只吐出一句：「阿彌陀佛！」，便再二話不說地低著頭，眼角卻往眼前一群外來客人瞪。

===

「哐啷哐啷！」

「該死！」

龍骨林之中，一隊四十人的騎兵隊緩緩跟隨著林中隱約可見的山路往山頂盤纏而上，向著峰頂的無言寺進軍，後面另一隊五十人隊的步兵隊緊隨其後。在樹林之中，馬兒和士兵不時觸碰到樹旁接近地面的無數銅鈴，「啷啷」作響。本鄉帶領的歐洲第三獨立部隊五人總是被這些突如其來的鈴聲嚇一跳，亨利更認定這是無言寺僧人備戰的跡象；帶頭的尼爾遜．荷爾卻向他們解釋，這些無處不在的銅鈴是為了驅趕偶然上山覓食卻誤襲人類的巨熊而設的警報系統——亨利、阿里等人自然是半信半疑了。

「……又來了。」風暴行者在密密麻麻的樹葉之間往山峰之上看去，五彩的光芒在空中四散了好一會。不多時，一陣低沉的隆隆巨響傳來，一時之間竟像地震似的。尼爾遜皺起眉頭，道：「無言寺的師傅們怎麼搞的？」

阿里卻在分析著：「這分明是以魔法戰鬥的現象。華爾特少校不是說看見逆黨們在無言寺的宿舍中渡宿的嗎？怎麼打起來了？無言寺與索羅他們的關係究竟是敵是友？」

本鄉沉吟著，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無言寺的僧人與五族逆黨交手嗎？希望荷爾上校是對的，他們在嘗試打倒逆黨之流或許說明他們沒有反心。」尼爾遜卻不再打話，只管獨自皺眉。

向無言寺「交通僧」清玄發出警告兩天以來，尼爾遜自周圍城鎮召來駐軍，當中以騎兵隊為主力，步兵隊為副，份屬獵魔旅團的高階軍人卻不分開行軍，反而編進步兵隊內。脫掉黑袍的他們身上穿著或黑或藍的軍裝，外表上看來就與一般兵無異；而事實上，即使是普通的士卒，似乎也有著像正統軍人的氣勢，一反本鄉十六周遊多時對各處常駐軍的壞印象，可見尼瑪鎮周邊的軍旅在尼爾遜的率領下訓練有素，軍紀甚嚴。

走在中陣的本鄉、亨利、阿里、風暴行者與雷蒙德對尼爾遜召來的這一批駐軍甚感興趣，亨利更在細心地觀察著，微微帶著稱讚的語氣向本鄉上校進言：「荷爾上校帶領的這一旅軍人可非平凡之輩，和平的時候能夠建立帝國軍的威嚴，進入戰爭狀況時更能發揮力量。我們有機會回到歐洲總部匯報時，必須向上層提交一份表揚書，把荷爾上校的治軍方法套用在我軍之上。」

雷蒙德聽得亨利的說話，嘿的一聲冷笑道：「想不到少校你也不是只有酸醋味的抗議論調嘛？」

亨利冷冷地瞪著他，回應道：「賞罰分明，一向是我們治軍的理念。雷蒙德先生何必冷言嘲諷？」

雷蒙德聳一聳肩，也不多加評論。這時候，尼爾遜朗聲下令：「停軍；列陣！」

原來不知不覺間，這百多人的步騎混合軍已來到龍骨峰頂。在前列的騎兵首先一字形排開，步兵隊則分為數列，留在正中間。中列的步兵甚有默契地從中間打開一條通道，尼爾遜帶著本鄉、亨利、阿里、風暴行者和雷蒙德來到無言寺拱石門的面前。眼利的阿里留意到在中陣外圍的步兵隊中，一個八人小隊甚為敏捷地躍身而起，其中二人往左右飛奔，想來是偵察兵；其餘的都找到自己的位置，佔據戰略重點，高高在上地監察著狀況實情。阿里的心念一轉，已知道他們是尼爾遜手下的獵魔旅團精英群。

只見無言寺拱石門之前，站了數十名僧侶，中間有數名第五門「入世門」的紅衣僧，但更多是駐寺的橙衣僧人，全數雙手合十，目光堅定地正視著這百多位不速之客。

尼爾遜掃視現場一週，認出了不下十位第二門「授武門」的最高位階羅漢僧、以及第四門「魔咒門」精通防禦咒文的僧侶，看似隨機地散開，卻分佔著橫排的重要戰略位置，隱隱能在危機狀況下發難。可是同一時間，他也認出了數名無言寺內的高階僧侶，卻非戰士之流；把他們置於此地，假如真的開打的話他們只會成為累贅，間接表明了無言寺無心戰鬥。面對這個亦文亦武的迎客陣列，尼爾遜的眉頭緊皺，甚為不解。

本鄉看見尼爾遜的神色，知道即使熟識無言寺的他也無法在一時之間解讀現況，向他點一點頭，雙手握著的馬韁輕輕一拉，坐騎往前走出數步，朗聲道：「我是帝國軍獵魔旅團歐洲第三獨立部隊的領隊——本鄉十六，軍階上校。此次冒昧來訪，還請恕罪。我們得到重要情報，五族的逆黨來到龍骨峰，現正在貴寺的保護之下；而土之一族的魔源聖物更在寺中。我們尊重佛家重地，但希望貴寺能諒解，並也相對地遵守帝國法律，把五族逆黨與魔源聖物交出。」

一眾僧侶仍然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原地，臉上幾乎木無表情，但本鄉看出至少僧侶們不似有敵意。等了好久也得不到回應，尼爾遜才揚手輕揮，向本鄉道：「沒用的，無言寺之中一向和我們打交道的『交通僧』清玄大師不在，在『慎言誓』下，師傅們不會開口答話的。」

亨利聽著他們的對答，不禁哼了一聲，道：「難道就這樣再對峙半天？依我說，根據帝國法律第二十七條第八項，就這樣闖進去就是了。」

本鄉正搖頭之間，尼爾遜已喝道：「不得對無言寺無禮！放心吧，不必等多久，清玄師傅或住持空色師傅必然會出來。」

「多謝施主信任，阿彌陀佛。」

拱石門之後，兩名僧侶讓開通道，雙手仍然合十，微微頷首，胸前掛著十八顆巨大念珠的空色在靜澄和清玄的陪同下緩步走出來。

尼爾遜敏捷地一躍下馬，恭敬地向空色鞠躬道：「住持。打擾靜修了。」

空色向他點頭，復又向仍然騎在馬背之上的本鄉一行人看去，雙手合十，行一個佛禮：「阿彌陀佛。大致的情況，貧僧已經知道。這位自然是剛剛叫陣的本鄉上校了。很不巧，無言寺既沒有五族逆黨、更沒有『禁語魔鑽』，恐怕各位施主是白行一轉了。」

亨利不滿意地道：「窩藏五族逆黨和魔源聖物乃是叛國大罪，豈能由得你說一句話就算數？」說著已戴上分析眼鏡，也不理會本鄉給他打的眼色，已自顧自查看著周圍的環境。

空色微微一笑，搖著頭道：「出家人不打誑語，各位施主要找的東西和人物，的而且確不在無言寺之中。不過這位軍官施主也沒有錯，事關重大，若各位施主要搜寺，請讓貧僧安排帶路。上山路遙，順便請休息一會，讓敝寺給各位施主備點茶水點心。」

「土之一族皇國的藏寶庫也可以搜？」阿里早從尼爾遜處得知幾乎算是秘密的「龍洞」的存在，對空色的合作帶點驚訝。空色點頭答道：「當然。二十多年以來，由荷爾上校帶來了不知多少次聖物搜查班，哪曾被敝寺阻延過了？阿彌陀佛。」

此時先行偵察的兩名獵魔旅團特務剛好繞了無言寺外圍一圈回來，低聲向尼爾遜報告。尼爾遜點一點頭，向本鄉道：「似乎沒有可疑人物。」說著高舉右手，朗聲下令道：「將士們，原地待機。獵魔旅團跟著我和本鄉上校的部隊，我們進寺一看。」又轉向空色道：「茶水點心甚麼的，也就不必客氣了。他們在這裏等著就好。」

空色點頭道：「阿彌陀佛，過門也是客，貧僧吩咐奉茶僧把點心拿出來。」說著已回過頭去，正要帶著尼爾遜他們進寺。本鄉、亨利、阿里和風暴行者也一同下馬，跟在他們後面。

「慢著。」忽然之間，仍然在馬背上的雷蒙德卻開口問道：「住持師傅，你剛剛說『出家人不打誑語』嗎？意思是不說謊話？」

空色錯愕地回頭，禮貌地答道：「是的。」

雷蒙德皺眉道：「那麼說，五族的逆黨和魔源聖物真的不在寺中了？」

空色肯定地點頭答道：「的確，『禁語魔鑽』、五族逆黨，都不在無言寺之中。施主想要貧僧說多少次也行。」

雷蒙德眼中閃過一絲狡獪，續問道：「師傅，其實你是說，『禁語魔鑽』和五族逆黨『現在』不在寺中吧？」

清玄、靜澄聽得雷蒙德對空色的質問，同時呆了一呆，互相對望一眼，又往住持看去。只見空色的臉色不再像之前從容，與周圍的人一樣，都聽懂了他話中意思。雷蒙德續道：「那麼，住持師傅請答我一個問題：他們『曾經』在無言寺當中嗎？又或，他們在『多久前』還在寺中呢？」

空色沉默良久，只說一句：「……阿彌陀佛。」便再不打話，可是他的沉默卻已經確認了目標人物他們的逗留；而上山時看到的魔法戰鬥展現的光芒，更是說明了直到尼爾遜的駐軍來到門前之前，他們還在寺中這個事實。

雷蒙德首先勒馬回首，已經開始往原路回去：「茶水點心甚麼的，不過是拖延之計。搜寺也不過是徒勞無功之舉，反而給莎拉．莎娜她們逃離的時間而已。下山吧，或許能趕在他們於烏漆高原沙漠上失去身影之前追上！」說著已策馬飛馳，也不理會仍然留在原地的尼爾遜、本鄉一行人和駐軍。

本鄉向手下們打個眼色，眾人又再翻身上馬，緊隨雷蒙德而去；而本鄉則向尼爾遜說道：「麻煩上校下令了。」說著也追著手下們去了。

尼爾遜臉色一陣紅一陣白，望了空色住持一眼，心中百感交集，甚至隱隱覺得竟然被無言寺出賣了，也不知說甚麼好。咬一咬牙，又再下令道：「全軍聽令：全速下山！自由陣型，在山腳重組！」然後也一聲吆喝，騎著坐騎飛也似的奔下山去。

空色仍然立在原地，一句話也不說，呆呆看著近百名士兵蜂擁下山，追著先行的上司離去。清玄看看身後數十僧侶，也是和他自己一樣疑惑的表情，負起代表僧侶們發問的重任，向住持問道：「我們不用追上去嗎？靜心和其餘四族聖物使他們……」

「不必。」空色輕輕搖頭嘆息：「那人好厲害的心計！」

說著舉頭看著天空好一會，才又回答清玄：「無言寺僧侶的安全為最重要之事，阿彌陀佛。而且這是他們的考驗，我們不應加以阻攔。假如連這小小的難關也過不了，還談甚麼根絕血之魔法？」

說話之間，空色已回過身來，緩步回寺。一眾僧侶看著前面沙塵滾滾，擔心之餘卻又知道不能就這樣追上，把無言寺置於危機之中，復也跟隨住持的步伐，要回到寺院裏面。

忽然一聲怪獸似的巨響在北方傳來，一眾安靜慣了的無言寺僧侶都吃了一驚，一同停下腳步，往天空看去。空色的腳還沒有踏過主殿的門檻，被巨響吸引了注意力，也循著眾僧侶的眼光回望，只見黑壓壓的一片影子，正由北方往南捲去，離龍骨峰越來越接近。驚訝的僧侶還沒有回過神來，修為較淺的靜澄已大驚開口道：「住持，這是甚麼妖孽？！」

靜澄把這堆黑影形容為妖孽倒不是誇張說法，空色定睛細看，可以看見不下數十頭怪異的生物，遠看就像長著蝙蝠翼似的，從距離推算每頭怪物卻至少二十尺的長度，振翅拍翼之聲破空傳來。

「這些是……惡龍！」空色活了六十七年，總算親眼看見過龍族；遭遇的次數雖然五根指頭數得出來，至少知道這種傳說中的幻獸可不是只在故事書中存在著。但是自他以下的二百多名僧侶——即使是與空色同輩的空字輩僧人，甚至上一輩的虛字輩僧人——都從來沒有見識過龍族的真面目。

眾僧侶看得目瞪口呆之際，數十頭飛龍已掠過無言寺的上空，一時之間龍族的輕嘯聲和拍翼刮起的巨響不斷，不少僧侶都抱頭蹲下，也有數十名「授武門」的人驚恐地高舉武器，以防怪獸襲擊。清玄看見每頭飛龍身上在不同的部位都披上鐵甲，背上更坐著身披毛皮大衣的男子，各人手持形狀不同的鐵錘，飛過主殿之上時都向僧侶們投以冷漠的眼光。他驚訝得無法說話，只管指著漸漸遠去的龍群，撐大著口說不出話來。空色臉上的神色比起之前更加不安：「素來聽聞『龍騎士』的惡行，但他們甚少多於五騎小隊出現……這個規模——」

正當空色還在大惑不解大批龍騎士在中西亞這裏出現為何之時，遠處帶頭的龍騎士忽然在空中繞一個大圈子，竟回頭向龍骨峰飛返；後面的龍騎士也緊跟著領航的首領回頭。只見空中的黑影開始閃爍出紅、橙、黃三色的魔法芒，龍背上的人也高舉著鐵錘，竟然是要戰鬥的架式。

無言寺的僧侶見狀大驚，連本來已經放鬆的一眾武僧也立刻慌張地擺出戰鬥的陣式。靜澄再次大驚開口道：「阿彌陀佛，他們竟是要對我們進襲嗎？」

「不對！」清玄已從龍騎士的飛行軌跡看出他們的目標：「他們不是找我們——」

「——山腳！」空色也看出了龍騎士的目的地，手上的念珠緊握，說道：「荷爾上校的尼瑪駐軍嗎……」想起剛剛負起保護聖物和帶領其餘四族聖物使下山重任的靜心，不禁又擔心起來。

第八十八章：復仇龍騎

由幾乎光禿禿的枯枝構成的樹林之中，枯草滿地，在亞爾法特一行人行進之下「沙沙」作響。由靜心帶頭，索羅、亞爾法特、愛德華、X依次緊隨，莎拉殿後，六人在龍骨峰山腳下的「死之森」快步疾行，卻沒有運用X的「風滅行」之咒加速，為的正是由殿後的莎拉以最短的時間一路上或清除走過的痕跡、或反其道而行加上障眼的假痕跡，擾亂由本鄉帶隊的獵魔旅團的追蹤——亞爾法特跑得氣喘連連，自然不在話下。

「死之森」與三個內陸湖是龍骨峰的天然屏障；內陸湖的面積算不上大，枯黃的森林覆蓋的地域更是少得可憐，與從龍頭岩後的危崖絕壁逃離無言寺的險途相比，穿越死之森不過是彈指間的時間。枯乾的樹幹本來就擋不了多少的陽光，在六人穿過森林後更加猛烈地照射著，十二隻眼睛一時之間適應不了，六人的腳步都慢了下來。

此時眾人西面的龍骨峰頂傳來數聲獸叫，亞爾法特五人立刻就認出是龍吼；即使是靜心也被叫聲吸引了注意力，一同回頭望去，果然看見黑壓壓一片的黑龍在空中掠過。眼利的莎拉隱約看見龍背上騎了人，輕聲驚叫道：「龍騎士！好龐大的數量！」

眾人還未及反應過來，數十頭黑龍又已繞一個圈子，往龍骨峰折返，卻可以看見他們正向山腳飛去。X不解地喃喃自語：「這……不對頭？為甚麼以北地為據點的龍騎士會在這麼南面的亞洲中部出現？難道是往南亞森林取卵的團隊？」

索羅一面看著天空，腳步也停了下來，接著X的說話道：「可是為甚麼又要折回龍骨峰的山腳？難道龍骨峰真的是甚麼巨龍的巢穴，有甚麼史前龍卵不成？」

靜心自小聰穎過人，接受精英教育，精通數種語言，對這班外來客的對話完全明白；聽得索羅的突發奇想，只管沒好氣地翻白眼，搖著頭嘆氣。她雖然仍然謹守「慎言誓」，一貫沒必要不說話的宗旨，輕輕的嘆氣聲總把其他人的目光吸引過來。亞爾法特他們不需靜心解釋，也知道龍騎士要往龍骨峰取卵之論應該不實了。

「——是找闇黑軍團的碴來著吧？」愛德華沉思一會，得出結論：「空色住持說闇黑帝國的尼瑪駐軍和本鄉十六的小隊正趕上山來，在山腳的自然是他們了。要說闇黑軍團和龍騎士沒有過節，我也不會相信。」說著眉心緊鎖，右手托著腮，沉默下來，不知心中所想何事。

靜心輕輕拍一拍手掌，臉上仍然沒有表情，打一個手勢，往東面指指，示意此時更應加快腳步，趁龍騎士纏著尼瑪駐軍這一關頭，拋開兩者之間的距離。

亞爾法特他們又怎會不明白？可是愛德華卻一動也不動，只管看著龍骨峰的方向，臉上竟有一絲擔心的愁容。索羅雖然最經常與愛德華爭執，卻立刻知道他心中打甚麼算盤，慢慢走過去愛德華的旁邊，左手搭上他的肩膀，說道：「擔心你的兄長嗎？也好，此刻他肯定在那，回去跟他見面，把話說清楚了，以後再無牽掛。可是這個數量的龍騎士，加上他們佔盡高度的優勢，恐怕不好惹；尼瑪駐軍數量再多，算上勝面也只是五五之數。」說著說著，竟已往死之森跑回去，丟下一句：「我來幫你！」

看著索羅的人影在樹林之中消失，靜心的下巴差點掉下來。愛德華回頭看看亞爾法特他們，只聽得X已開口說道：「莎拉也回去幫忙吧；亞爾法特、靜心和我留下來。金、火、水三族的聖物使聯手，即使打不過，要逃也比較容易。」莎拉二話不說，點一點頭，也走到愛德華身旁。

愛德華感激地點頭，說道：「等我們回來吧！」

莎拉輕輕拉一拉愛德華的手臂，似乎有點擔心索羅的蠻衝蠻撞，不等愛德華行動，已追上去了。愛德華也不怠慢，緊隨其後。亞爾法特和X走到一旁的一塊大石旁，倚石坐了下來，只餘下靜心瞪大眼睛在發呆，搞不清狀況。

「——這裏有點前因後果喇……橫豎要等他們回來，我們給妳解釋一下。」亞爾法特看見靜心的詫異，搔搔頭，知道她不怎麼說話，便主動向她解釋。

（這班人……怎麼搞的？）

＝＝＝

尼爾遜和本鄉十六帶領的駐尼瑪獵魔旅團和闇黑軍團總數近百人，在尼爾遜的嚴格訓練和充滿魅力的領導下，無論素質還是士氣，都是絕佳的一個軍旅；可是除了以魔法見稱的獵魔旅團八人之外，其餘的步、騎兵大部份都不會魔法；即使是獵魔旅團的精英，由於地理因素的關係，幾乎全都是闇屬性土系統的魔術士。他們的魔法雖算是不賴，卻都是土石系統咒文的使用者。面對六、七十名騎著飛龍、高高在上，還是精通火、金和重力系的土屬性咒文的龍騎士，可說是佔盡下風。

本來已到達山腳的軍隊在龍騎士的第一波攻勢下立刻損失了十多人，看見形勢不對的尼爾遜當機立斷，即時下令全軍退回龍骨林中，以地勢爭取回微少的戰略優勢，才勉強暫時得到喘一口氣的時間。

「這是怎麼一回事？」尼爾遜怒喝問道：「有誰能夠告訴我久未露面的龍騎士為甚麼會忽然以這個龐大數量出現？」

此時他已經下馬，環視四周，士卒們都在狼狽地左閃右避，維持著陣型已經耗盡心力，還哪有人有空跟上司一起參詳現況？難得數名獵魔旅團精英使出數記「亂礫射」反擊，在土屬性龍騎士的高重力咒文影響之下，土石魔彈還射不到半空，已經墜回地上，徒勞無功。本鄉十六一行五人大致猜得到，這一次龍騎士來找碴，應該和不久前在莫斯科寨城的戰役不無關係。

龍騎士的高空轟炸不停，阿里和風暴行者全力運行著水屬性魔法，大量的濕氣阻止著林木被點燃起來，以免和所有士兵一起葬身火海。本鄉看見他們還能夠長久維持下去，正要答尼爾遜時，兩個紫黑色的能量球從不知哪裏飛來，在他們二人的頭上盤旋。

本鄉和尼爾遜你眼望我眼，一股奇怪的心情湧起來，不約而同地同時舉起手，把傳訊魔法球的訊息收下來。二人閉目「閱讀」不過數秒的時間，又睜開眼來。本鄉擺出一個無奈嘆氣的表情，而脾氣暴躁的尼爾遜已破口大罵：「『緊急告知各獵魔旅團領隊：一隊不下五十人的龍騎士團在各地襲擊闇黑軍團，疑似無差別攻擊……』天殺的，現在才『緊急告知』遲了一點吧？！」

「荷爾上校可有聽聞不久前的幻雪迷城戰役？」本鄉趁著尼爾遜謾罵的空檔之間嘗試說明。

尼爾遜雖然心頭火起，總算聽到本鄉的說話：「以亞洲第二獨立部隊的犧牲換來龍騎士三巨頭之一、杜杉．西伯利亞的殞落，希望藉此打擊亞洲北部龍騎士的勢力，重新打開哈薩克貿易走廊那場戰役？」

本鄉點頭，嘆氣道：「從這裏看來，副作用還包括了挑起他們對闇黑帝國的復仇心和三族同盟的團結……」

「哼！」尼爾遜也知道本鄉隊參與了那一場戰役，本來還對他們制服了北亞龍騎頭子有一點欣賞之心，這刻只感到心頭鬱悶，一股悶氣無從發洩。對談之間，倒還不忘留意著戰局；看準一名懸空較低的龍騎士，已自無聲無息地自馬背借力，在樹叢之間飛躍往半空中，掩至那龍騎士的背後。

「你娘的見鬼龍騎士，阻我軍去路，這就去死吧！」尼爾遜心頭火起，紫黑氣大盛，到得那龍騎士驚覺敵人已來到背後時，尼爾遜的大掌已印在他的背後，大喝一聲：「滾下去！」一記極近距離的闇屬性「天火焚」由內至外，龍騎士還沒時間慘叫已五臟俱焚而死，被推離飛龍數丈，一個紫色的火球在空中飛射出去。

「好一個荷爾上校！」本鄉在地上看著，不禁吹了一聲口哨讚嘆著。只見尼爾遜十分有技巧地留下飛龍的生命，在失去主人亂竄的龍背上平衡著，再以牠為跳板，又已靜悄悄地躍向下一個最近的目標，展開他的空中攻勢。

本鄉正要照辦煮碗，趁龍騎士們還沒有留意他們二人之前投入空戰之時，亨利已猜到他的心意，趕在他前面進言道：「這樣磨蹭下去，恐怕會失去索羅他們的蹤影！風暴行者與阿里要留下來維持著濕度，以免林木起火；上校的戰力對擊退龍騎士更為重要。此刻該由我和雷蒙德先行，緊隨著五族逆黨的身影。當然我們會避免與他們正面交鋒——」

「就交給你去辦罷！」本鄉好戰心起，不待亨利說完，已知道這心腹早已全盤打算好。他的心念一轉，使出木系統空氣系的魔法，頓時身輕如燕，幾近在半空飄浮，在林木中穿梭，等待機會，尋找能下手的目標。

亨利看著本鄉遠去，臉上掛起一絲微笑，也回身向不遠處正在往一名在空中左穿右插的龍騎士亂轟「靈火蛇」的雷蒙德走去，嚷道：「嗨，藍火老鬼！」

不知甚麼時候起的新混號，卻也起到了吸引了注意力的作用。雷蒙德皺起眉頭，一個閃身回到樹蔭之下，瞪著亨利，言簡意駭地喝了一聲：「說！」

亨利把頭往山下枯萎的死之森一揚，道：「我們先追蹤去，這裏交給本鄉上校、風暴行者和阿里——」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一條火龍來勢匆匆地對準他轟來。

「哼——」亨利看準形勢，確定僅此一擊，「磁幻佈網」之咒爆發。突發的「磁幻佈網」是波狀的魔法，只能擋下一擊，是亨利計算好的風險。

急速廣散的防護網把在上空轟來的龍騎士攻擊撞個四散，一時之間空中就似爆發出一個小小的煙花；可是龍騎士還沒有看清楚發生甚麼事之前，亨利已緊接著轟出一記「閃龍擊」，一道電柱穿越剛剛散去的防護網激射而上。此時龍骨峰山腳被數發龍騎士施放的土系統「阿鼻道」高重力咒文制壓著，由地對空的攻擊都減弱一半，反而空對地的攻擊則得到重力咒文的牽引而威力加倍；亨利的這一擊卻似乎完全不受重力咒文的影響，勢如破竹。火魔法被破掉的龍騎士完全猜不到對手的還擊如斯凌厲快疾，吃驚之餘只能勉力把飛龍拉起，「碰」的一聲之下伴隨著哀號，坐龍就這樣被雷霆萬鈞的一擊轟死。

龍騎士死裏逃生，連同已死的坐龍在半空中飛墮下來。只見那龍騎士本身的底子還算高手級數，臨危不亂，看準距離往林木中一躍，「喀嚓喀嚓」地以壓斷無數樹枝來緩衝下墜之勢，一個翻身已然雙足著地，同時右手往腰間一摸，已經鐵錘在手，預備反擊，一點也沒有失去了空中優勢的窘態，端的是久經戰陣。

可是出乎那龍騎士的意料之外，他方重整體勢，一隻披上紅芒的大手已按在他胸前皮甲之前，卻是之前亨利還沒有來搞局之前被他轟個不亦樂乎的雷蒙德：「抓著你了。去死吧——三連發！」

「轟、轟、轟」三聲串連著的巨響，那龍騎士臉上帶著驚怒的表情，胸前一片血肉模糊，口中吐出一大口鮮血，還沒有時間痛叫慘呼，已被往後轟飛數十尺，撞上大樹而死；在他的身軀軟攤下去的同時，胸前傷口的藍火燃燒起來，轉眼蔓延至全身。林中因為阿里和風暴行者的關係，濕氣甚重，倒沒有連大樹也燒掉。

「還算不錯的金系統攻擊魔法！」雷蒙德的左手握起拳，把還在燃燒著的藍色火焰捏熄，回頭瞪著亨利，語氣帶著難得的少許讚揚。亨利只點一下頭，也不打話，右手戒備地握著腰間刺劍的劍柄，已自轉身前行。雷蒙德「嘿嘿」一聲冷笑，整理一下他的黑色大衣，也就跟著他離開龍骨峰山腳這個戰場。

===

「尼泊爾的皮利家族嗎……？之前雖然只是偶然聽到你提及，這個姓氏和地區的組合倒是十分似曾相識。到了現在，靜靜地坐下來想一想，方才醒起在哪裏聽過。」

天上萬里晴空，反常地耀眼的半月高掛，反而令一顆星星也看不到了。月光照射著森林，化為無數的光柱，穿透枝葉，為漆黑的林地染上一片銀白色。森林之中，一個小小的空地上築起營火，上面架起由枯木搭成的支架，數隻野地的松鼠剝了皮，穿著數根較硬的木條，架在支架上燒著，陣陣肉香傳來，令人垂涎三尺。

坐在營火之旁的，是一男一女兩條人影，卻是之前才鬥個你死我活的近藤烈紅郎和艾曼達．皮利。只見近藤伸出右手，翻弄著其中一隻松鼠，左手卻不離愛刀「地隱丸」的劍柄。他的臉上漫不經心，卻沒有疏忽對文蒂的戒心。

文蒂坐的位置離開他十數尺，神色萎頓，眼神卻仍然帶著殺意，瞪著近藤不放，想來是不久前古不丹境內的一戰過度摧谷和戰鬥換來的重傷還沒有全好。近藤卻似乎毫不為意，拿起其中一隻烤熟的松鼠，遞給不久之前還是敵人的文蒂。

近藤抬頭看一看天色，忽然嘿嘿一笑，道：「想起來，古不丹境內交手之前的一次會面，也是在月下林間呢。」文蒂不答，瞪了好一會，結果還是把熟食接下，低下頭來，張口就咬。

「熙治皇朝末年，史上著名的昏君第四十四帝禁止私營商務，把所有經濟貿易收入納入官庫，引起民憤，導致四年後的暴動——」近藤看見文蒂接過烤松鼠，自己也拿起一隻，咬了一口，卻說起土之一族歷史的陳年舊事來：「——民眾發起的暴動召集了超過五萬人的義勇軍，毫無阻力地一路進軍至首都西安郡以東三十公里，兵臨首都邊境。正以為要開打之際，城內卻派出使者，通告第四十四帝廢除不公平的新政，還商於民，暴動不流一滴血，完滿解決、可喜可賀。這箇中原因，正是因為首都內親皇的三大家族發起了『武諫』，先於民間義勇軍攻入皇府，脅逼第四十四帝廢除新政。這三大家族，乃是鑄造兵器的兵部黃氏家族、觀星與研究史前科技的科學部日向氏家族，還有保管土之一族魔石的寶石部巴梨氏家族。」

文蒂似乎對近藤的說話略感興趣，一邊吃著烤松鼠，一邊抬起頭看著他，眼裏的殺意減弱不少。近藤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吃數口熟肉，才又續道：「三大家族雖然為民請命，脅君之舉畢竟是以下犯上，更是叛國大罪。所幸滿朝大臣力保，第四十四帝免了三大家族的滅門死罪，卻要他們流放海外，

永世不得再次踏足中土大陸。黃氏家族北上古俄羅斯舊土，消失於冰原之中；日向氏家族南下古印尼領土，在南亞叢林中開枝散葉；至於巴梨氏家族則西遷歐洲大陸，待了近百年。

「時移世易，熙治皇朝沒落，順明皇朝抬頭，熙治第四十四帝的舊事如過眼雲煙，早已沒有人記得黃氏、日向氏和巴梨氏的所謂彌天大罪了。懷緬故鄉心切，日向氏與巴梨氏的部份後嗣都回流中土，卻仍然不敢使用本來的姓氏。日向氏的後嗣落腳於長江流域，更名本鄉，後來成為東南亞的其中一個大姓；至於巴梨氏則來到尼泊爾……」

說到這裏，文蒂已經大約猜到近藤所說的故事的收尾，眉頭不禁皺起來。她早就知道自己的家族與遠古的土之一族有淵源，卻從來沒有從長輩中聽過這一段典故，想來年份久遠，竟然在自己家族當中失傳了。近藤把吃剩的松鼠骨丟在一旁，續道：「巴梨家族久居歐洲，與當地人同化交媾，自然也就順便化名為歐洲一個普通不過的姓氏了。想來妳也猜到了吧？妳們皮利家族，正是當年熙治皇朝三大家族之一，巴梨家族的後裔。至於往後數百年期間，為甚麼又忽然回到歐洲定居，就再沒有紀錄了。」

近藤此時慢慢地站起來，正色說道：「妳家族失傳的，並不止於土之一族僅次於魔源聖物『禁語魔鑽』的第二貴重魔石——『仙王鸚鵡螺石』。事實上，土之一族數以百計的魔石系魔具，由我們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就由你們家族保管——直到熙治第四十四帝流放三大家族，魔石才失落於民間。」

忽然間近藤眼神閃出一絲殺意，竟自曲起雙膝，手按武士刀刀柄，架起戰鬥的架式來。文蒂留神於近藤的說話，加上自身的重傷未癒，對周圍的警覺性大減；察覺到近藤的神色有異，才驚覺夜間的森林之間氣氛不對。她深深吸一口氣，集中精神，隱約可以看見林間的閃閃紅光。近藤趁著空檔瞄了文蒂一眼，重傷之餘使用闇系統魔法的她更久未補給魔力源，完全不能成為戰力。他當下不敢托大，身上泛起橙棕的魔法芒，連胸前的「仙王鸚鵡螺石」鍊墜也共鳴起來：「沒有生氣……難怪這麼遲才感覺得到！這些是甚麼？究竟是敵是友？為甚麼佈了這麼一個包圍之勢？」

文蒂瞇起眼睛，才終於看清林間事物，隱約可見一個個的黑影，倒抽一口涼氣道：「天，之前不是已經根絕了的嗎？竟然這個時候在這裏遇上了？」

近藤不耐煩地輕聲喝問：「遇上甚麼？」

文蒂勉強站起來，微微運勁，只感暈眩虛脫，久未嚐血，魔力源果然已經見底。她嘆一口氣，向近藤簡單地回答道：「機器人偶。」

殘月如鉤，清冷的銀白月華穿透枯枝，化為無數道銳利的光束直射林地。林地中央，一堆即將熄滅的營火吐著微弱的橙黃餘燼，照亮了這片與死神共舞的方寸之地。重傷萎靡的文蒂單手扶著粗糙的樹幹，雖然身形搖搖欲墜，但一雙眸子在月光下依舊倔強、殺意凜然；在她身前，近藤烈紅郎沉身曲膝，右手按在愛刀「地隱丸」的刀柄上，胸前的「仙王鸚鵡螺石」正與他身上爆發的橙棕色魔法芒產生共振，激盪出狂暴的氣流。

然而，在這冷暖交織的光影之外，四周那不見底的漆黑森林陰影中，無數對冰冷、毫無生氣的猩紅色光點正悄然亮起，如同一張無形的死亡之網，將兩人徹底包圍。

第八十九章：人偶再現

近藤烈紅郎仍然維持著居合斬的起手式，與文蒂背靠著背，站在幾已熄滅的營火之旁。包圍著他們的，是無數的樹木，下面大約十數具閃著紅光的黑影，正是文蒂所說的機器人偶。

「還算幸運，」文蒂看清楚周圍，向近藤說道：「都是低等接近戰的型號，沒有炮擊的……咦，這些圓碟頭是甚麼？」

文蒂在波爾多時與Ｂ、Ｄ與Ｉ型人偶戰鬥，卻從來沒有見過亞爾法特他們在菩提樓閣附近見過的偵察型人偶「Ｅ」型，不自禁被這數台披著奇形怪狀的外殼的人偶吸引了注意力。相比起文蒂，近藤卻是連見都沒有見過機器人偶，看著這一堆金屬造的人形怪物，不禁嘖嘖稱奇：「這些鐵筒人……居然自己在動嗎？妳是說不是裏面有人穿著鐵皮衣的玩意兒嗎？」

文蒂還沒有答話，三具Ｄ型的人偶已自發難，撲向二人。文蒂急嚷道：「它們的弱點是關節——」

「——哼，哪有這種閒情逸致！」近藤皮笑肉不笑地哈哈一聲，打斷文蒂的話，身上的魔法芒瞬間閃耀，「地隱丸」仍然不出刀鞘，右足卻氣勢磅礴地往地上一踏，大喝一聲：「滾開！」

近藤胸前的「仙王鸚鵡螺石」發出共鳴的橙光，圍著他和文蒂二人一個小小的四尺直徑圓形以外的土地「隆隆」地爆裂起來，卻是變異的「地裂破牙」之咒。土地之中石塊與沙土急速成形，一個高及人頭的圓形石柱陣像開花一般向外伸展，雖然沒有破壞進攻過來的三具人偶，卻已把它們橫蠻地撞開，順便化解掉它們的攻勢，還把近藤和文蒂保護起來，一舉兩得。

「嗚！」近藤的重傷未癒，使用這麼強大的咒文戰鬥其實是勉強了，胸口微痛，卻自強忍，道：「這概念是跟妳上一次戰鬥後學回來的，不過是小型版本罷了——」

他嘿嘿地回頭向著文蒂一笑，甚為得意，身上的橙光卻不減弱，續道：「——然後，加上『仙王鸚鵡螺石』的力量……」

近藤一邊說話，心中的念頭一邊急轉，同時念出「魔陶土俑」。只見石柱陣發出共鳴的魔法芒，十多具半人形的土俑在石柱當中「長」出來，在文蒂眼中看得說不出的詭異。

剛剛「出土」的土俑們揚起沒有手指的手臂，或化為石劍、或化為石錘，不過數秒的時間之間，已群起撲向包圍他們的人偶。沒有戰鬥力的Ｅ型人偶本來正要轉身就逃，卻不及土俑的速度，轉瞬之間頓成廢鐵；Ｄ型人偶與土俑們近身搏鬥，卻只打成五五均勢。數量較多的土俑此刻佔盡上風，整個形勢居然在近藤的兩發咒文下忽然逆轉。

文蒂想起在波爾多的戰役，即使當時身體沒傷，魔力源充足，雖然不能說是舉步維艱，卻又哪能像近藤此刻以一人力敵十數台人偶？雖然說過不要再輸，卻心知肚明若自己過載血之契約也不能打倒近藤，此刻無論如何也沒有獲勝的機會了。

忽然聽得連聲的「碰碰」巨響，近藤輕聲嚷了一聲「糟」。文蒂心感不妙，問道：「甚麼事？」

近藤也不答話，只管忽然猛地抬頭，一具半破爛的土俑飛上半空。文蒂知道操控著土俑的近藤大概不需眼見也能大致知道土俑的狀況，已能推斷本已佔盡上風的土俑「大」軍竟然面臨危機。

只見一條白色的影子反映著銀月光，如破空之箭般追擊似乎被丟到半空的土俑，然後「碰」的一聲巨響，土俑粉碎成土壤，在空中四散。

「嘖，我的身體還沒有完全復原，近身戰不利——這是甚麼鬼人偶，怎麼比起其他的強那麼多？」近藤一半是自言自語，一半在問文蒂，同時「地隱丸」已經出鞘，一閃寒光砍向飛越石柱向他們攻來的白影。

只聽得「哐」的一聲悶響，武士刀被白色的手腕截住，白色人偶的動作也同時短暫停下來。文蒂不必看清「敵人」的樣子，已經驚呼：「是最難纏的白色型號！」

攻來的人偶正是防禦力最高、戰鬥力最驚人的 I 型，擋下近藤的攻勢停頓不過數微秒的時間，右腿已從不可思議的角度由上至下劈向近藤。

「甚麼？！」第一次碰著 I 型人偶的近藤雖然是近身戰的專家，卻完全捉不到、猜不透這人偶詭異的動作，第二招便被佔了先機。他立時收起與 I 型人偶對峙的「地隱丸」，身體向左後方一讓，同時由下至上地還砍一刀，狼狽地避開一擊之餘勉強還擊。

可是「地隱丸」雖為名刀，砍上人偶的裝甲卻只能劃出零星火花，連一點刮痕也沒有。人偶一擊不中，左臂又已從上往下劈向近藤。文蒂眼看近藤似乎避無可避，只得驚叫一聲「小心」，身體虛弱的她卻甚麼也做不了。

近藤畢竟武藝非凡，危急之際卻還能借勢在地上一滾，避開攻勢，同時右足看準目標一踢，正中人偶單腳支撐身體的左後膝。這一踢正是人偶的關節所在，受力下不得不曲，竟然就這樣倒下來了。可是 I 型人偶的動作仍然匪夷所思，身體雖然倒下，右足卻連同大堆沙土，刮向還在地上的近藤的頭顱。到了這一招，假若近藤身上沒有傷的話，還能勉強避開；可是一連串高難度動作後，此刻的他只感到全身疼痛，再也反應不來，心中嘆一口氣，咬緊牙關，看來似乎要硬吃一記了。

文蒂正要撲出去，想要推開人偶還是甚麼的，忽然眼前一花，一條銀色的鐵棍勢如破竹地由上至下轟來，準確地插在人偶右膝那幼小的關節裂縫之間，把攻向近藤的攻勢擋下之餘，還硬生生把它的右小腿截斷。對這突如其來的一棍，近藤和文蒂都吃了一驚，立時抬頭一望。

只見來者身上似乎穿著麻布製的短衣短褲，胸前一串珠鍊在大動作下飛揚。一擊得手，鐵棍又已高舉過頭，月光之下一時之間無法看清臉容。但聽得再次「轟」的一聲響，前來幫助近藤和文蒂的這男子又已轟出下一擊，這次卻是人偶「喉」間要害。勁力到處，竟然穿透它的關節，把人偶釘死於地上。可是人偶還沒有死心，左足已起，竟自踢向麻衣男子的頭，看得近藤和文蒂緊張無比。

二人正要開口警告，麻衣男子身上已發出金黃色的魔法芒，大喝一聲：「殛！」一股電流經過鐵棍傳導，「激電寄附」之咒透過武器直擊人偶體內。人偶體內發出爆炸的悶響，沒有容顏的臉上紅色光芒亮麗地閃爍數下，一陣燒焦的味道和黑色的濃煙滲透出來，活動機能終於被強制停止。

此時文蒂已把近藤扶起來，二人這刻才看清楚來者何人，文蒂不禁驚呼：「你……你是當時在波爾多參與過戰鬥的數名『苦行會』僧侶中的其中一人！」

苦行僧的魔法芒收斂起來，右手持著鐵棍，插在地上，月光下的臉容木無表情，冷冷地凝視著近藤與文蒂二人好一會，又抬頭往夜空瞪著，似乎邀請二人一起看天。

近藤與文蒂猶疑了半刻，也循著苦行僧的目光看去，一起呆了起來。只見天上一顆似是彗星的亮點，

閃爍著粉紫色的光芒，就在半月的旁邊。若不細看，粉紫光點被月光掩蓋，甚是容易錯過；可是看到那「彗星」之後，這顆彗星卻能與明亮得看不到其他星光的半月爭艷，可見其亮度之強，前所未見。那亮點的後面拖曳著一條短短的淡紅色尾巴，似動不動地指著東北方。

苦行僧喃喃細語，也不知道地解釋還是自說自話，道：「第七印打開了.....第三號角。」

苦行僧的說話幾近猜謎，近藤和文蒂相對望著，不知其所言為何。

===

對於亨利與雷蒙德來說，在這麼短時間內就遇上了索羅、莎拉及愛德華，可說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呆呆地看著他們好一會，說不出話來。前半段路他們行進的痕跡或是幾乎無跡可尋，或是雜亂無章；亨利和雷蒙德前一刻本來還在暗自慶幸對方都是追蹤的專家，二人合力才勉強跟得上亞爾法特一行人的行蹤，下一刻在追尋的人已自動出現在面前，一時之間還真箇反應不來。

至於索羅和莎拉早就打定算盤，愛德華是這次的主角，一切依他所言行事；至於不必與龍騎士戰鬥便與兄長相遇的愛德華這刻和敵人一同呆著，倒是沒有猜得著。愛德華不動，二人也就只得默默地站在一旁，一手握著古劍天焚和寒霜匕首的劍柄，以免亨利和雷蒙德突然發難。

呆站的愛德華腦海裏，卻不停地溢出兒時的往事，想起當年小時候和兄長的關係還頗密切。在家族鑄造鐵器、武技搏擊和音樂課程之間的空閒，總偷偷地溜進從前家族氏宅的所在地波爾多市，在市集四處搗蛋，玩個不亦樂乎，也惹過不少麻煩。他們兄弟自小接受戰鬥的英才教育，身為「莎蓮娜之青銅豎琴」的繼承候選人，運用魔法的能力更由孩提時代便被開發。來到市井之間，卻一起立下非生死攸關之時也不能使用咒文的誓言；即使有時挑戰比自己大塊頭的流氓落於下風，也從來沒有對普通人使用過魔法。這一點，二人曾幾何時是頗為自豪的，即使回到鑄鐵窖口腫鼻腫地面對長輩的責問，二人總是驕傲地昂著首一起受罰。

忽然之間，記憶跳躍到愛德華十六歲的時候。百立克史密夫家族是金之一族魔源聖物的保護者，長子到二十一歲時必須繼承「莎蓮娜之青銅豎琴」。年長愛德華五歲的亨利剛剛過了生日，家族的長輩正緊鑼密鼓，籌備魔源聖物的交接儀式的前夜，愛德華旁邊是徹夜未眠的兄長。他當時毫不為意，即使看見亨利憂心忡忡的樣子，也以為他只是為了翌日而緊張而已。到得晨曦到來，亨利卻忽然失蹤，一轉眼便已數年。

是甚麼時候開始呢？小時候的親密，在不知不覺間隨著年紀漸長，兄弟之間疏遠起來。到得少年時期，一天說得三、四句話已算罕有，更多時候甚至一個星期也不交談。二人唯一的交流，就在武術搏擊訓練的拳腳交鋒。

從小到大，愛德華從來不曾贏過亨利；到得愛德華十二歲，首次拿起雙斧學習兵器戰略時，亨利已經使刺劍使了五年。為了追上兄長的武技，愛德華疏懶了音樂的練習；可是過得兩、三年，他總算能作為亨利的武技練習對手。

良久，似乎也在回想小時候的事的亨利，終於打破沉默，沉聲地開口問道：「愛德華啊，還記得不久之前在亞歷山大利亞，我們相遇後我說過甚麼嗎？」說話的同時，身上微微滲出金黃之氣，右手也搭上了腰間刺劍的劍柄。

在一旁的雷蒙德看見亨利的舉動，自然知道他即將要發難，臉上露出躍躍欲試的微笑，本來插在黑色長大衣口袋中的雙手也抽出來，舉在腰間，紅芒驟現。索羅和莎拉也不是蠢材，眼前是甚麼形勢他們

哪會不知曉？當下也拔出武器，魔法芒跟著展現。隨著亨利的一句說話，氣氛變得劍拔弩張、如箭在弦。

可是五人之間，唯獨愛德華一人依然維持同一個姿勢，身上也沒有發出魔法芒，雙眼直視著兄長，語氣平靜地答道：「『再次見面我們就是敵人』吧？兄長啊，無論如何，你都必須對我——不，對百立克史密夫家族作一個交代！」

亨利仍然一言不發，右手卻慢慢把腰間的刺劍抽出來，遙指著愛德華。愛德華卻不為所動，反而繼續說下去：「『銀天蠍刺劍』嗎？六年以來，兄長還配戴著我們家族的四大神兵之一，你難道還能否認百立克史密夫家族在你心中的地位？」

「使慣了，可不會說換就換，這是基本的兵器常識，與家族記憶甚麼的，一點關係也沒有。」亨利輕輕地「哼」的一聲，心念一轉，「激電寄附」之咒已起，刺劍上爆發出零星的閃電火花。

亨利冷眼看著愛德華，旁若無人，說道：「沒有甚麼好說的，如今我為本鄉上校辦事，他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說著立直身子，左手收於腰後，叱喝一聲：「——即使是我的親弟弟也不例外！」

猶如閃電一般，亨利的動作如脫韁野馬，銀天蠍刺劍已攻至愛德華的跟前。可是出乎索羅和莎拉的意料之外，愛德華對這即使掠過身體也難保不被電極擊中的一擊竟然完全沒有反應，只管帶著悲傷的眼神，仍然直視著眼前這彷如陌生的兄長。

「大白癡，找死嗎？」披上火焰的天焚劍從旁截擊，剛好擋在愛德華的面前，千鈞一發之間把亨利的刺擊格下來。索羅輕輕「嗚」的一聲，手腕發麻，知道一半是帶電的刺劍所致，一半是亨利的刺擊帶著與他不相伯仲的力量。

「好雄渾的一擊！果然是小王子爭氣的兄長！」

亨利的刺擊一擊即收，回劍的同時後躍數尺，旁邊的莎拉已緊接搶攻，水氣聚積，「玄冰散彈射」之咒爆發，一堆冰彈飛射向亨利。只聽得一聲大笑聲，一條弧形的藍色火舌從旁轟至，把一眾魔法冰彈「蓬」一聲地融化掉，同時雷蒙德的聲音已響起來：「小妮子，今天妳是我的獵物了！」

「哼！」莎拉一擊未果，本也已後退數步，雖然稍為狼狽，微一擺首，雷蒙德的「靈火蛇」之咒已然避開。正要反擊，一個火球已從旁飛過，轟向雷蒙德，卻是索羅揮動天焚發動的「火彈破」之咒。莎拉一怒回頭喝道：「多管閒事！」

「不就像當時在亞馬遜森林一戰的延續嘛！」索羅臉上掛著豪邁的笑容，站在莎拉旁邊，左手單手舉起天焚在前，一副戰鬥的架勢。莎拉右手一揮，寒霜匕首的劍刃在魔法的啟動下延伸出冰刃，正要回話，索羅卻忽然一手摟著她的腰，往旁邊一躍而去。

莎拉嚇了一跳，臉紅耳赤地喝問：「你……你要幹甚麼？！」

雖然尷尬當中，莎拉稍一留神，立刻就知道索羅動作的意義為何。果然，展開藍火「炫火加護」之咒的雷蒙德毫不理會直擊的「火彈破」之咒，以防護罩彈開攻擊，逕自衝向二人的所在。早就見識過雷蒙德在亞歷山大利亞與諏敖一戰時使用過的超近距離連發魔法那匪夷所思的攻擊力，莎拉自然知道雷蒙德這次是全力一搏，能夠與他對抗的必要戰略，就是必須拉開距離。她與索羅的對談之間稍一分神，被這家族世仇有機可乘，若非索羅出手，恐怕已經身中不知多少記火魔法了；換而言之，她又再一次被索羅解救了。

雷蒙德突擊未遂，身上的紅光不減，「騰」的一聲雙足頓地，曲著身子，昂首大笑：「本家的小伙子說得不錯！之前亞馬遜叢林之戰你們不討我便宜，沒有在我烈火焚身時了結我的小命，還沒有感謝你們呢！就讓我們在這裏再續之前一戰，當作謝禮吧！」說著左手往前一推，藍色的「轟火龍」之咒轟向二人。

「分開夾擊！由愛德華對他的兄長吧！」索羅瞥眼間看見愛德華已經拔出腰間雙斧，當機立斷，輕聲對莎拉交代戰略，放開她的蠻腰，也不等她回答，已哈哈一笑對雷蒙德說道：「這份大禮嗎，我們可收不起呢！」

同時古劍天焚一揮，正宗的「轟火龍」之咒施放出來，不偏不倚地反擊向雷蒙德的藍火「轟火龍」。莎拉趁機也看了愛德華一眼，也不理得才被索羅摟了一下的「恥辱」，點一點頭示意，一個側身，已撲向右邊不遠處。

在兩道巨大的「轟火龍」之咒撞擊爆發出驚人的巨響之際，雷蒙德的大笑聲又再傳來：「分頭行事嗎？不過沒有樹葉掩人耳目的這裏，可不容莎拉．莎娜妳再重施那反射魔法的故技了——嘖！」

只見一條巨大的冰錐向他直射過來，雷蒙德往左邊急躍，才勉強避開這「玄冰刺槍」之咒。莎拉一邊施放攻擊咒文，腳步卻毫不減慢，口中大罵道：「本小姐的全名哪到你這福特家的低等生物來叫！」

雙方交手數招，此時才能停下來喘一口氣。雷蒙德立於索羅與莎拉之間，周圍除了越打越遠的愛德華和亨利的兵器相交之聲以外，幾乎萬籟無聲。他深深吸一口氣，撫摸自己的胸前，臉上的笑意更濃：「沒有發作之虞……能打下去！」

冰與火在黑夜中瘋狂交織，將這片戰場無情地分割開來。一邊是索羅與莎拉並肩作戰，古劍天焚的熊熊赤焰與寒霜匕首的幽藍冰刃，正與雷蒙德那狂暴、病態的藍色火龍正面撼擊，激盪出漫天刺目的火花與白霧；另一邊則是愛德華與亨利這對宿命兄弟的激烈交鋒，銀天蠍刺劍與黃金雙斧的凌厲電光正不斷撕裂夜空。而在這一切混亂、魔法與仇怨之上，那顆散發著詭異粉紫光芒的彗星，正靜靜地高懸於詭譎的半月之旁，拖著淡紅色的尾巴，冷冷地俯瞰著大地上這場不死不休的廝殺。

第九十章：手足相殘

百立克史密夫家族是歷代金之一族皇族的皇家御用鑄鐵師，同時掌管著皇族的樂譜和一切音樂的歷史。除了武器之外，百立克史密夫家族還負起了鑄造樂器的責任，因此在著名的鑄鐵窖之內，其實還有較少人知道的木工房。

可是最為普通人所知道的，說到底還是其鑄鐵工藝和對史前科技的研究。當中，為皇族打造兵器，對抗歷史以來金、土二族的戰爭，保持金之一族擁有的、相對下只是冰山一角的珍貴土地以作農耕及畜牧，更是闇黑帝國統一世界前歐洲平民歌頌的功德。

而數百年以來，這家族鑄造過的眾多兵器之中，無論以質量還是手工來算，其中有所謂的「四大神兵」，是世所公認的兵器鑄造的頂尖精品，作為百立克史密夫家族的家傳武器，由家族中的重要人物配備。由最貴重的兵器數起，四大神兵分別是象徵家族守護獸、四大神器當中唯一媲美魔源聖物精靈聚集量的「鐵狼紅錘」；代表了木工與鐵工的頂點、槍身以合金精銅製、槍柄以愈瘡木製的「銅虎騎槍」；代表家族以代代相傳的音律為傲的「銀天蠍刺劍」；以及象徵著世代作為皇族守護者的「金飛獅斧」、和金之魔法鑰匙守護者的「金天馬斧」組成的「黃金雙斧」。

在死之森這裏，二大神兵「黃金雙斧」與「銀天蠍刺劍」的配戴者正在生死相鬥，卻是百立克史密夫家族近千年歷史裏面難得一見的奇聞異事。歷史上，對上一次四大神兵相鬥，已經是三百多年前一段鮮為人知的家族爭權內訌；至於兄弟相鬥，更是聞所未聞。

愛德華與亨利揮舞著黃金雙斧和銀天蠍刺劍，就像跳著舞一般；偶有兵器相格，發出猶如音韻的清脆敲擊聲，閉上眼睛不看，實在沒有人會相信這是手足相殘的悲傷場景。

兄弟二人的武技一脈相承，即使兵器不同，二人的身法卻同樣快疾，遠處觀望，只能看見銀影金光。可是身為兄長的亨利離開祖家六年，跟隨本鄉十六帶領的獵魔旅團連年征戰，經驗比起最近一年才離家尋兄的愛德華高出了幾截，不過數十招交鋒，已經得到明顯的優勢，盡佔上風。

要說的話，其實愛德華又怎會猜不到自己技不及兄？只是一來他一心以為能夠以言代武，說服兄長回波爾多近郊的祖家向長輩交代；二來更沒料到連龍騎士的影子也見不著，加上忽然殺出一個雷蒙德，更遑論能夠打響趁亂與索羅及莎拉合力壓制亨利的算盤。

但是，愛德華嘴角掀得更高，佈滿汗水的臉上笑意更濃。

亨利把一切看在眼內，只覺心中越來越煩厭。刺劍的攻勢當然以刺擊為主，使雙斧的愛德華本來就難以擋格，只能以閃避為主要的防守動作，打起上來自然越來越糟；可是連亨利自己也說不上為甚麼，鬱悶的心情終於爆發出來，大喝一聲，銀天蠍改直刺為斜砍，由左上到右下大開大劈地一劍揮去。愛德華一直以來全神應付著亨利的刺擊，對這一劈吃了一驚，左足使力，後退數尺，對方卻沒有追擊過來。

愛德華雙斧架在身前，臉上笑意不減，防備著亨利下一輪攻勢的開始。亨利使一個劍花，刺劍筆直地在身前舉起，左手回到腰後，卻是回到起手式了。他忍耐著煩躁的心情，沉聲喝問：「有甚麼好笑的？」

「武力至上主義——」愛德華放鬆雙手，右手手背不自覺地摸了自己的下顎一下。與他對峙著的亨利想起愛德華這個自小時候從他身上學來、現在自己卻不再做的小動作，不期然身體微微震動了一下

。愛德華續道：「——還記得小時候我們立過不到生死關頭不使用魔法的誓言嗎？」

亨利身體不知是因為興奮還是憤怒在顫抖著，才忽然醒覺不知何時起，之前在銀天蠍刺劍上施放的「激電寄附」早已消散得無影無蹤；與弟弟交手數十招，全是兵器格鬥，一個咒文也沒有使用過。

「究竟是為了甚麼？」愛德華趁著這對峙的停頓，急急地追問：「為甚麼離開鑄鐵窖——不，為甚麼離開我？為甚麼放棄繼承『莎蓮娜之青銅豎琴』？」

「家族、兄弟、名譽、聖物繼承權……」亨利身體抖動不已，喃喃低吟著。愛德華聽到一點，卻又不能確認兄長在說甚麼——只知道不是在答他的問題，不禁問道：「兄長，你在說甚麼？」

亨利把刺劍高舉，臉上的表情變得猙獰：「——在我把身心都交給本鄉上校後，『過去』再不存在！阻礙我們建立完美世界的人或物，都必須抹消！」話還沒有說完，身上的金黃色魔法芒再次展現，劍上再一次佈上「激電寄附」的電流。

「……哥！」一直以敬稱稱呼兄長的愛德華被他的臉目嚇了一跳，不自禁輕叫出來。與兄長練武的那些年間，他早就知道兄長被惹怒時的樣子。他的心中感到一股莫名其狀的失望感，同時卻也知道，亨利的強大攻勢再不會留情，必須嚴陣以待。愛德華深深吸一口氣，集中精神，帶電的銀天蠍刺劍已刺至面前。

愛德華不再怠慢，心念急轉，「激電寄附」之咒也披在黃金雙斧之上，右手斧由下至上急揮，格向攻來的刺劍。可是亨利認真起來的攻勢快如疾風，一擊不得手，刺劍已然一收一放，刺向愛德華的下腹。愛德華「嗚」的輕聲呻吟一聲，調整自己的節奏，身體往右一讓，同時左手斧順勢反手回劈一記，欲挽回一直捱打的劣勢，卻仍然避開亨利的要害，砍向他的左臂。

「別天真了！」亨利一眼看穿愛德華的用意，大喝一聲，刺劍又再收回，刺向愛德華轉身落腳點的背部。亨利的刺擊後發先至，攻敵之不得不救，反身攻擊不忘側著頭注視著形勢的愛德華左手斧未到亨利的身邊，又已被逼硬生生收回，以左足為軸，一個轉身，正面迎望兄長，同時回收的左手斧格向刺劍所在。

只聽得「嗞」的一聲輕聲悶響，兵器相格的金屬碰撞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魔法的電流相互排斥的怪聲。之前仿如音律的敲擊聲不知所蹤，名為戰鬥的聲音卻帶上更肅殺的感覺了。

亨利的刺擊猶如刺劍名字一樣，像蠍子的毒尾一般，一發即收，也不與愛德華的左手斧對峙，第四劍已經刺來，再取愛德華的胸前，端的是招招狠辣、劍劍索命。愛德華的身軀姿態不穩，眼看要被將一軍。只見他不顧狼狽，右足勉強使力，完全地破壞身體的平衡，往左側踉蹌跌倒，同時避開要害。

可是亨利帶電的刺劍攻擊力驚人，電流掠過愛德華的腰間，只聽得「啪」的一聲輕響，愛德華一直帶在身邊的斜揹包的揹帶被燒斷，袋子飛離愛德華的身體，拋在地上，發出奇異的「噹」的一聲，竟然有點美妙的音感。

「糟！」

「咦！」

愛德華與亨利同時發出驚訝的聲音，都知道袋子裏裝的是甚麼東西。愛德華借勢一個滾地葫蘆，立刻重整態勢，蹲身的姿勢昂起頭，右手斧交左手，雙目鎖緊目標，雙足使力，已撲向墜地的皮袋。可是

佔有地利的亨利早就看穿他的動作，銀天蠍刺劍連發三劍，劍網把愛德華的去路盡數截住，同時一個彎腰，也一手撈向皮袋。

愛德華雖然先於亨利行動，卻說甚麼也無法穿過刺劍的劍網，伸出的手被逼收回，一個筋斗再次拉開與亨利的距離，眼巴巴地看著亨利已經拿起皮袋。亨利也不須看袋子裏面，和愛德華異口同聲地驚嘆：「『莎蓮娜之青銅豎琴』！」

魔源聖物易手，激烈的戰鬥忽然停下來，愛德華與亨利互瞪著，心中念頭都急轉著。亨利知道愛德華他們的目的是集齊五大族的聖物，前往南極群島，企圖封印闇之魔法；此刻金之魔法的鑰匙在手，不就代表了把他們的計劃已無法成功？愛德華的心裏想著的，卻不單是眼前魔源聖物落入同樣擁有使用權的兄長手中這狀況。不知道為甚麼，此時的他卻更想著同在皮袋之中、之前伊莎貝拉戰死後的古代戰鬥用護臂遺物。就是在亞歷山大利亞，六年後的他再次與兄長相遇；就是在亞歷山大利亞，伊莎貝拉這個不是敵人的敵人、他的心中藏著一絲不想承認的曖昧的對象，在與弒龍教教父諏敖的戰鬥中失去了性命……

「我在想甚麼啊？有甚麼比失去金之一族的魔源聖物更嚴重的問題了？」愛德華猛地搖頭，把沒相干的前事記憶從腦海中揮去，收拾精神，身上散發出金黃魔法芒，「閃龍擊」之咒爆發，巨大的電龍直線轟向兄長，這次卻再沒有留手。

「久違了的豎琴啊。」亨利感覺得到袋子的重量不對，該還裝有異物；可是卻也沒有理會，劍收腰間，把「莎蓮娜之青銅豎琴」拿出來，看了一眼，感嘆地自言自語。他把皮袋連著裏面的東西丟在一旁，也不理會愛德華的「閃龍擊」已經發出，竟然逕自彈奏起來。

只聽得「轟隆」一聲巨響，「閃龍擊」似乎已經直接命中亨利。高熱高質量的魔法爆出火花和白煙，一時之間亨利所站之處被濃煙掩蓋。可是深識家族樂譜的愛德華卻聽得出亨利彈奏的樂章，已經知道這一擊無效，咬牙道：「『莎蓮娜之沉思』！不可能……以這速度彈奏出來的『沉思』並不符合樂曲的標示速度，為甚麼魔髮之盾能夠成功織結？」

果然，濃煙散盡，一面金色琴弦交織而成的「盾牌」擋在亨利的面前。這由傳說中的歌女莎蓮娜的金髮所製的琴弦所織成的「盾牌」軟如毛毯，但金光閃閃，散發著金之魔法特有的光芒，竟把愛德華氣勢如虹的攻擊咒文完好無損地接下來。

「是『力道』，不是『速度』——」亨利輕描淡寫地彈奏出一小節「莎蓮娜之寂靜」，金弦盾牌隨之看似反物理性地自行解開，看似無數的金色琴弦在魔曲的指令下回收到亨利拿在胸前的豎琴之中。

亨利看著手中的豎琴，向愛德華解釋：「不明白這原理的你，可見實在疏忽了對魔源聖物的學習。啟動『莎蓮娜之青銅豎琴』的魔曲，是兩個條件：樂曲彈奏的準確性——魔曲中每顆音都必須奏出，而樂章之間的停頓位，即每顆音階之間的連接及間隔、音符之間的密度都必須符合比例，此其一；每顆音的彈奏力道——魔曲的樂音彈奏力道必須在啟動範圍之內，不能過多、不能過少，此其二。對普通人來說，力道的操控與彈奏的速度是相對的；彈得越快，每個音階的力道就越淺，反之亦然。換言之——」

「——只要勾弦的節奏和力道準確，速度不是重點？哼！」愛德華把亨利的話接下去，心跳卻越來越快。少年時代為了追上兄長的武技，自己的確是對音律沒有甚麼興趣；事實上若非六年前亨利忽然失蹤，愛德華根本無心習樂。可是亨利這一番見解，卻非長輩的教導，在兄長離家後被他們急就章把知識灌水似的傾囊相授的愛德華能夠確認這點是無庸置疑的；亨利單靠自己練習魔琴的操控而領悟這一點至關重要的秘訣，事實是證明了他的天份；而把理論付諸實行，更非說做就做之事，亨利離家前

必定經過無數的練習，才能在六年的空白後還能拿起豎琴就彈。單單就這兩點，令愛德華深深感受到兄長才應該是真正的魔源聖物繼承人。

愛德華斜眼看著被亨利丟在二人之間的皮袋，低聲道：「兄長，直到現在，能力上來說，我仍然認為你才是最適合繼承『莎蓮娜之青銅豎琴』的人選；可是我卻無法讓墮入闇黑帝國的罪惡中的你掌管代表了金之一族維持正義的精神的魔源聖物！」

「天真！」一直一臉嚴肅的亨利不禁不屑地笑起來，道：「『維持正義的精神』嗎？別笑話了！為了爭奪北非土地引發的戰爭，算甚麼的狗屁正義！」

「那是多少百年以前的陳年舊事了！」愛德華忙不迭反駁著說道：「自我懂事起，歷史書上說我們百立克史密夫家族就作為金之一族的保護者——」

愛德華還沒有說完，亨利卻以鄙夷的大笑聲打斷他的話：「弟弟啊，清醒一下吧？歷史書本來就是勝利者寫的童話故事！想一想吧，我們家族的守護神獸『血紅戰狼』算是『保護者』的象徵嗎？有沒有想過為甚麼這數百年來我們家族從來沒有對外以『血紅戰狼』為傲？」

「這——」愛德華對亨利的反擊無言以對；想反駁說三眼聖狼就是保護龍族的幻獸，實際上歐洲傳說中的戰狼卻又真的以好勇鬥狠著名，而當中幻獸級別的「血紅」種族更因嗜血得名。

亨利輕撫著琴弦，嘆氣道：「若非遇上本鄉上校，我根本沒有想過闇黑帝國——不，是本鄉上校他自己的理念是多麼的高尚、多麼的偉大！世界一統是第一步、排除不安份子是第二步，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和平幸福的世界！為了我們的理想，作為棋子的我們、作為血腥之手的我們就更為重要了。單單只這一點，苟且偏安的百立克史密夫家族就不會理解了！」

久未訴說心中所想的亨利一口氣把隱藏在心中的話悉數流露，愛德華深深地震動著，想著想著，兄長的說話也不無道理。自小接受家族強國愛民的教育，愛德華的心中就只關心「金之一族」的興衰；直到與亞爾法特一行人同行，方才開始真正地思考超越五族、世界上所有人的平等、公義。對於自己家族的理念，或多或少開始動搖。但是——

「——家族的名譽、我們的騎士道精神，這些必須凌駕於個人的意念——」

愛德華大聲地辯駁著，亨利卻再次打斷，厲聲道：「『個人的意念』嗎？你——不，我們整個家族的執著，不就是一廂情願？不正正就是『個人的意念』？這永遠沒有盡頭的迴廊，哪裏是盡頭？我只有活出我的意義，『愛』比一切更高！你知道嗎？愛上一個人，你會甘心為他奉獻所有！包括自己的性命、包括家族的名譽！」

「愛……？」愛德華聽到這裏，不禁呆了下來，道：「原來你是因為——愛上了那個甚麼本鄉？」

亨利說到這裏，知道自己已經告訴弟弟太多，也就豁出一切，真心剖白：「對，同性的愛，即使不被對方接受，難道你認為世代以名譽為傲的百立克史密夫家族會接受？你認為我還有在家族中立足的地位？」

愛德華猛力揮手，聲音不自禁地軟下來：「我可不會有問題啊！難道你認為你的弟弟我會介意嗎？」

亨利「嘿嘿」冷笑著，帶著諷刺的語氣道：「你不介意，難道那奧雲．彼德就沒有問題？」面對亨利的反問，愛德華無語。奧雲．彼德就是當時在波爾多的人偶戰爭時帶著其他長老加入戰團的領導，是

少主愛德華離開鑄鐵窖的代理族長，一向就是以奉行傳統聞名。對於家族的子弟是同性戀、還要尊崇闇黑帝國的走狗的理念，愛德華也可以想像輕則將亨利趕離家族、重則將他當眾處死。

「你不是說『不被對方接受』嗎？兄長，回頭是岸啊！只要回到鑄鐵窖，我不但不會把你這段『情史』揭露，更會把魔源聖物回歸……」愛德華想了一想，以最後的說詞，希望可以打動兄長的心。可是心力交瘁、自小深深明白兄長性格的他自己也知道這番說話是多麼的軟弱無力。

不出他所料，亨利微微低下頭，冷冷地道：「太遲了。無私的付出，才是真正的愛啊！」說著雙手再次撥弄琴弦，愛德華從頭三個音已經知道是直線攻擊的「莎蓮娜之怒吼」的樂曲起手式；只是反之前「莎蓮娜之沉思」其道而行，這首本來是大調快板的魔曲在亨利的心中卻不再快疾，反而帶著壯烈的慢板節奏，似乎反映著亨利對擊殺親弟弟的猶豫心情。

熟悉魔源聖物攻擊特點的愛德華當然知道以亨利遠高超於自己的魔琴操控來說，這一擊當會包含著無數的後著，務求一擊致勝。雖然明知道擋不了多少根魔髮琴弦，還是預備築起「磁幻佈網」之咒，眼角卻瞥見半打開著的皮袋，驚奇地輕聲「咦」了一聲。

亨利冷眼看著愛德華身上的魔法芒，當然知道他要使用「磁幻佈網」，手上不停，「莎蓮娜之怒吼」已彈奏一半。一心能夠二用的他不屑地說道：「『磁幻佈網』不能有效防禦『怒吼』，難道你還不清楚嗎？」

（現在還不是時候……要在最後一刻……！）愛德華心中已經想到下一著，卻忽然聯想起索羅來：（甚麼時候我變得和那蠢材一樣，那麼愛賭博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臉上不知不覺地掛上了微笑。

隨著「莎蓮娜之怒吼」奏畢，大量的金色琴弦自豎琴頂像有生命的頭髮一般蜂擁長出來，閃著魔法芒的髮之劍刃直射向愛德華。亨利心中微微一痛，厲聲喝道：「在地獄見吧，我的親弟弟啊！」

「現在！」愛德華看準時機，不自覺地也大喝一聲，「磁幻佈網」的波狀防禦既起，在「莎蓮娜之怒吼」的攻擊來到之前同時向右前方急撲，目標是在二人之間的斜揹皮袋。金髮琴弦的速度快如疾風，轟至愛德華身前，數根琴弦被「磁幻佈網」撞離軌道，更多魔髮絲卻穿透了沒有實體的魔法保護網，直接命中愛德華，頓時血花四濺。

「嗚！」愛德華痛呼一聲，身上魔法芒更盛，手中卻已抓著袋中的物件。劇痛之間，愛德華卻笑起來，心中想起在亞歷山大利亞戰死的伊莎貝拉：「這是妳的保佑嗎？」

漫天飛舞、如狂暴箭雨般的金色魔髮琴弦，為這場手足相殘的悲劇留下了最慘烈也最決絕的定格。在血花飛濺的光影中，戰場的畫面被無情地撕裂：前景是身中數擊、渾身浴血的愛德華，他那佈滿汗水與血污的臉上，此刻卻掛著一抹像極了索羅的狂放微笑，傷痕累累的雙手正用力地抓著從皮袋中奪回、屬於伊莎貝拉的古代遺物；而在背景的夜色中，亨利的雙手仍按在散發著神聖金光的魔源聖物上，冷酷的面容深處正交織著一絲隱忍的痛楚。禁忌的盲目之愛，與跨越生死的靈魂守護，在這一刻，被凝固在漫天的血霧與金芒之中。

第九十一章：枯林死鬥

死之森南部，在亨利和愛德華兩兄弟生死相鬥的同時，林中的枯枝正在燃燒著或藍或紅的烈火，但無論燒得多猛，都在短時間內熄滅，在烈日中忽明忽暗地閃耀著——這裏正是索羅加上莎拉面對雷蒙德的戰場。

索羅與雷蒙德皆是火之魔法萬中無一的高手，打定避開埋身肉搏的索羅與無法近身的雷蒙德，自然以中、遠距離的魔法互轟。死之森當中乾燥無比，枯枝遇熱即焚，本來預算與索羅一起夾攻雷蒙德的莎拉，為免三人一同葬身火海，與龍骨峰下的阿里與風暴行者一樣，不約而同地帶著無奈地負擔起滅火者的角色。無法參與戰鬥卻在不斷消耗著魔力源的莎拉，只感到無比煩躁，卻也猜到雷蒙德撇下她不顧、只集中和索羅交戰的理由：假若雷蒙德真的能戰勝索羅，酣戰需時，不斷維持著「幻霧迷津」之咒的莎拉必定筋疲力竭，只是一隻待宰的羔羊；而身負降溫重任的她更不會中途退出，自然沒有讓「獵物」逃走之虞。

但是莎拉沒有想到的，是雷蒙德雖然有此打算，與索羅的戰鬥卻出乎他意料之外地艱辛。本來有著魔具「火焰紋章」的他通常在戰鬥中獨佔現場的火精靈，這刻在「古劍天焚」同時出現下，這優勢已被均分；加上之前在亞歷山大利亞與諏敖一戰露了自己之前在亞馬遜留下的一手，對方堅持拉開距離，無從使出他自豪的「零距離」魔法，也就無法速戰速決。而他心中那使用「妖火爆擊」這可說是兩敗俱傷的念頭，看一眼在旁伏兵城下的莎拉，也只得嘆息放棄。

相對心事重重的莎拉與雷蒙德，索羅的思維就簡單得多了。「拉開雙方距離」、「遠距離攻擊咒文」，除此之外別無他想，心裏的選項就是就著雙方的位置走位，應該用橫掃的「火狐尾」、弧形飛行的「靈火蛇」、直線高速的「轟火龍」、還是中距離投射的「火彈破」；至於「火神」的召喚，索羅倒沒有遲鈍到聯想不起「枯枝」與「火」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使用。

「這樣下去只會成為持久戰，不知何時將再烈火焚身的我將不會有任何優勢——必須打開缺口！」雷蒙德喃喃自語，心意既決，再一記藍色的「轟火龍」轟向敵人。

酣戰良久的索羅不假思索，天焚往橫一揮，同樣一記「轟火龍」反擊。紅藍兩條火龍相撞，一個巨大的火球在索羅面前爆發開來；可是在一旁半觀戰的莎拉此時卻緊張地警告嚷道：「索羅！小心！」

索羅聽得莎拉嘅警告，心下一突，卻不知道要提防甚麼之際，雷蒙德的身影突然穿越火球，身上竟然不施「炫火加護」的防衛咒文，就是要騙過索羅的耳目。藍色的火舌燒著早已脫下黑色長大衣下的鮮紅襯衫，神不知鬼不覺地竟已掩至索羅的跟前，教他吃一大驚。

「糟！」在這個距離下二人都知道雷蒙德的超近距離魔法即將爆發，恐怕索羅不硬接下來不行。莎拉立刻反應，平湖水鏡祭出，「水鏡．玄冰散彈射」之咒已起，可是事情發生不過數微秒的時間，魔冰彈再快也趕不及圍魏救趙。

只見雷蒙德的左手成爪，已快要貼上索羅的胸前。危急之際索羅也顧不得那麼多，本能反應之下右手鬆開天焚劍柄，五指向下，迎向雷蒙德的左爪。雷蒙德本來以自己犧牲少許換來接近敵人的計謀自豪，這刻卻不喜反驚。心想對方沒有土之魔法系統的防禦力，二連發的「零距離火彈破」已足夠轟得他皮開肉綻，雷蒙德心中已念出咒文，收也收不回來。他的左爪碰上索羅旋起來的右掌，魔法爆發開來，卻證實了他數微秒之間的擔憂。

「轟轟轟轟」連續四聲連貫的悶響，二人在零距離的魔法互轟下被魔法相撞產生的反作用力震飛，一

同往後飛墜數十尺；之前莎拉忙亂之間發射的「水鏡．玄冰散彈射」失去目標，在空中穿過火球，融化成水氣。莎拉不知索羅生死，心中一轉念，化為氣態的平湖水鏡已自返回她的水壺之中。

「好小子，居然也練就了我們福特家族秘傳的『零距離』攻擊魔法，還算似模似樣嘛！」雷蒙德在地上一滾，順手拍熄身上紅藍二色的火舌，「哼」的一聲，也不知算是讚賞還是不屑地向倒在地上的索羅說道，同時眼睛不忘瞪著待機在旁的莎拉，以防她突然發難。

莎拉的目光卻理所當然地留在倒地的索羅身上。只聽得一聲呻吟，索羅「嘖嘖」聲響地坐起來，莎拉才立刻鬆一口氣。索羅以古劍天焚撐地，蹲起身子來，才發覺自己的衣衫也燒著起來。他一邊拍熄餘火，一邊說道：「老頭子的超近距離魔法果然厲害！危急之際我只念得兩訣『火彈破』之咒，若非幸運，只怕早輸在這一招上了！」

三人正在重新評估形勢之時，一片黑影卻忽然在頭上經過。莎拉首先抬頭，看見的正是一堆飛龍的肚腹，往東南方飛去。她驚訝地道：「龍騎士！數量少了好多！」

雷蒙德斷定索羅不是會偷襲的小人，也抬起頭來，「嘿嘿」笑道：「看來本鄉十六與尼爾遜的尼瑪駐軍終於擊退這班龍騎士了！」然後身上的紅光暴現，向索羅喝道：「在他們來到把你們逮住之前，讓老子痛痛快快地打一場吧！」

「可惜呢，雷蒙德兄，已經太遲了！」

本鄉十六的聲音忽然從右方傳來，索羅、莎拉與雷蒙德一同往他望去。只見本鄉十六騎著他的棕毛壯馬，後面則是阿里和風暴行者二人，也在馬上。三人在龍騎士初現敗勢，第一時間立刻把戰局交給殺得性起的尼爾遜，先行騎馬離去，目的地當然是最顯眼、紅藍火光閃爍著的死之森南部了。

「不好！與老頭子打得火熱，竟沒有留意到來了不速之客！這下子可是敵眾我寡了……」索羅緩緩走到莎拉旁邊，語氣中有點不知所措。

莎拉也緊張起來，輕聲對索羅道：「敵眾我寡是沒錯；來的更是三個強手中的強手，恐怕連逃也不容易。而且之前空色住持所說的大軍似乎還緊隨其後——」

忽然之間，眾人所在的東北方向傳來「啵」的一聲巨響，把他們的注意力都吸引過去。莎拉和本鄉同時有著不好的預感：

「愛德華！」「亨利！」

二人同聲輕呼著。

===

亨利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他以為「莎蓮娜之怒吼」得手之際，一個紫色的能量球忽然在不知為何撲倒於地上的愛德華身上展開，驟眼看來竟似闇系統防禦咒文「黑天咒幕」。這個能量球把連「磁幻佈網」也擋不住的魔髮之劍全數擋下，金色的琴弦雖然還在增長著，碰上能量球卻「滋滋」地碎成粉末。

「『黑天咒幕』……不，這顏色……這是史前的科技！」亨利奏起「莎蓮娜之寂靜」，回收琴弦，瞪

大雙眼，看著滿身是傷的愛德華臂上的白色物件。紫色的能量球的根源，就是來自這護臂似的東西。護臂的內側是一片膠片，遠看似乎是操縱的介面，微微閃爍著藍色的暗光。

亨利的腦海之中不停運轉，卻想不起曾經讀過的考古書籍裏面有否類似的武器的記載。是獨立的武器？還是甚麼全身裝甲的一部份？或者跟本不是裝甲，而是甚麼機械的部件？

可是他想不了多久，眼前的紫光更亮，包裹著愛德華的能量球消散無痕，換來的卻是一記遠距離的炮擊，直射向他。

「嗚！是類似B型人偶的炮擊嗎？」亨利趕忙施放波狀性質的「磁幻佈網」之咒，把能量彈彈開，同時不敢怠慢，出於發招快慢的考量，琴交左手，右手已拔出銀天蠍刺劍，擺出戰鬥的架勢。

對於愛德華來說，能夠使用這護臂是喜出望外的事。自從亞歷山大利亞伊莎貝拉把護臂的能量用竭以來，愛德華數次查看，都沒有復甦的跡象；把護臂留下來，其實只有紀念性質而已。誰知道剛剛亨利把皮包丟在地上，愛德華偶爾之間看見袋裏的暗淡光芒，才放手一搏，賭這護臂的能量回充，以長距離的高速炮擊作為與失落於兄長手中的需時奏曲的魔源聖物抗衡的武器。至於乾竭已久的護臂為何忽然又再活過來，現在卻不到愛德華細想了。

「哥，或許你才是最適合繼承『莎蓮娜之青銅豎琴』的人，你的本鄉上校可能也有崇高的理念；但是闇黑帝國本身的罪行、闇之魔法的邪惡——即使以我自身的判斷，我也不能原諒為虎作倀的你！」愛德華立下決心，要在這裏阻止亨利繼續錯下去。

亨利哈哈一笑，道：「我也不打算讓你阻礙本鄉上校理想的實行啊！」說著身上的魔法芒更亮，刺劍往上一舉，一道電流向上射出，卻打一個弧形繞彎向下，似乎連結著自己的腦袋。愛德華大吃一驚道：「哥！在自己身上使用『亢心莫名』……難道你——這是不歸路啊！」

「——沒有必死的決心，你不可能把我打倒。來吧，愛德華！」亨利的雙眼因為「亢心莫名」變得通紅，面目更猙獰，刺劍一揮，巨大的「電光破」已轟向愛德華。

知道戰力加倍的亨利不是自己能夠戰勝的對手，同樣向自己使用「亢心莫名」的話卻必定戰鬥至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終點，愛德華心中絞痛，眼淚已經流出來。他聲音嘶啞地哭叫著：「真的要置我於死地嗎……不，哥你是在追求死亡！」

愛德華心中猶豫，向右一讓，亨利帶電的刺劍果然已經迅雷不及掩耳地攻來。愛德華左手斧順勢一格，刺劍卻如靈蛇一般繞彎，「噗哧」一聲帶著「激電寄附」的魔法插進愛德華的左臂。刺劍撕裂肌肉的痛楚本已痛徹入骨，隨之而來的魔法電流的電擊更是傷口上灑鹽的折磨，愛德華痛苦地慘叫起來。

可是得到「亢心莫名」催谷精神和肉體極限的亨利不以為意，銀天蠍拔回，下一擊卻直接取愛德華的頸項。愛德華痛楚之中反應沒有慢下來，知道若不對應只怕第二招就喪生現場，立刻念起「磁幻佈網」之咒，把亨利連人帶劍以力場推開數丈。

「哥……！」身心皆疲的愛德華流著淚，咬著牙，戴著護臂的右手高舉，電流也像亨利一樣，射離手掌後回到自己的腦際，卻也是一模一樣的金之魔法高等咒文「亢心莫名」。在眼中被自己的血染成紅色之前，愛德華只聽得自己帶哭的聲音大嚷著：「回不了家，就只有死路一條嗎？這是甚麼樣的命運！」

亨利卻再聽不到弟弟的呼喊，嘶喊著的他像野獸一般撲向眼前的死敵。愛德華的意識逐漸模糊，隨著

「敵人」的吶喊牽引，自己也發出獸性的呼喊，左手單斧、右手光刃，也撲向因為「亢心莫名」影響之下已經再不認得的亨利。

===

「血腥味.....風中再次帶著不祥！」X警覺地坐直身子，在小丘之上往西面死之森的內部看去。枯木之間，是兩處由魔法芒標示著的戰場。較接近他們所在的，一直都閃爍著金黃色，現在卻滲進了似是闇之魔法的紫色；而離他們的較遠的，則是被淡藍色大範圍籠罩著、中間卻是耀眼的紅。

「.....」

靜心也站了起來，右手握著斜揹在身上的紅木長弓，神色甚是擔心。亞爾法特心中一動，遙指著西方的天空：「看！是之前繞道襲擊闇黑軍團的龍騎士.....不過數量少了好多！是打敗仗嗎？」

亞爾法特本來就不是特別眼尖，只是自從與龍族打過交道後，不知不覺間對幻獸越來越敏感。果然，十來頭飛龍狼狽地似乎向著他們飛來，可是越飛越近時則繞彎轉向東南方，漸漸遠去。到得殘存的龍騎士到達他們目視可及的距離時，三人皆可以看見無論是人是龍，都受傷不淺。亞爾法特看到其中數人恨恨地瞪著地上的他們，卻似乎再也無力理會。

（龍騎士敗走戰場——那三名聖物使失算，與不知名的敵人提前展開了戰鬥——時間被拖延——尼瑪駐軍軍紀之嚴，重整必快——下一步則是追捕金、火、水三族的聖物使——他們三人有危險——為保「禁語魔鑽」，應該先逃離現場——唉，阿彌陀佛，這木之一族的聖物使和這粗魯的小男孩又哪會跟著走——罪過、罪過！我在想甚麼了？我佛慈悲，我又怎能這麼自私，離有難之人而去呢？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假如我這樣逃避的話，又怎能向修羅之道邁進呢？）

靜心心思轉過不停，也不過數秒的時間。亞爾法特與X還在一旁討論著現況，靜心已把手一揚，轉身便往愛德華與亨利的戰場方向跑去。這期間她不發一言，亞爾法特和X雖也知道她的動機，卻又怎會想到她的內心如此交戰了好一回？

這個時候的靜心一邊奔跑，一邊卻暗暗一肚子氣。本來空色的本意就是要他們盡快離開烏漆高原沙漠，把土之一族的魔源聖物帶得越遠越好；誰知「要讓兄弟會面」這個單純的理由，卻要致「禁語魔鑽」——應該說是全五族的五件聖物於落入闇黑帝國手中的危險之中。要知道即使五族聖物使同場，對方卻有著數量和地利的優勢，要全身而退可能還不容易。

愛德華和亨利的戰場早就隨著兩人的激鬥越戰越遠，隔著重重枯枝，亞爾法特、X和靜心只能靠戰鬥的聲音和之前在小丘上的認知向一個大約的方向跑。可是野獸似的嘶叫聲忽然沉寂下來，只餘下風吹樹幹的寂靜。

但是寂靜維持不了多久，魔法的爆發和雜亂的腳步卻從南面傳來。X的心思細密，謹慎地道：「該是索羅與莎拉他們和闇黑軍團的人也被愛德華和亨利的戰鬥吸引，一邊打一邊向這邊移動吧？」

奔跑中的靜心回頭點了一下頭，算是表示贊同，同時紅木長弓已握於手中，右手也搭上腰間箭筒裏的鈍頭箭，預備隨時進入戰鬥狀態。亞爾法特一邊喘著氣，一邊擔憂地道：「他們越來越接近我們的所在，這時候不是應該轉往南行幫索羅他們的忙嗎？」

「不——」X仍然面向著愛德華與亨利的方向，道：「比起索羅和莎拉，愛德華那邊令我擔心。」

「……！」靜心此時卻忽然停下來，昂首風中，緊張地回頭向南方看去，紅色的領巾在飄揚著。亞爾法特不解，正要發問時，靜心忽然沉腰開弓，鈍頭箭搭在弓上，遙指著南方。X這才留意到不對，也停下來，卻甚麼也看不到，只知道靜心當不會無原無故進入戰鬥狀態，當下也斜舉起恐懼之杖，以備不時之需。

可是這「不時之需」卻來得出乎亞爾法特和X意料之外的快，但聽得「喀嘞」一聲巨響，在他們面前的枯木忽然碎成粉末，木屑四飛。隨著第一根樹幹爆發開來，旁邊數棵枯木也跟著倒下，兩團黑影從一片混亂中跌出來。亞爾法特和X看清楚黑影，驚呼道：「索羅！」「莎拉！」

跌出來的黑影正是索羅與莎拉二人，身上都受了不少傷，更有不少火燒的烙印，卻是二人面對本鄉帶領的獵魔旅團精英邊戰邊退的痕跡。可是相對於自身的傷痕，二人似乎更擔心東北方愛德華與亨利那邊的戰鬥，重整戰鬥的架勢後不停往之前愛德華與亨利發出巨響的方向看去。忽然留意到亞爾法特、X和靜心也在，索羅與莎拉都打了一個突，卻也立刻醒覺他們該也與自己一樣，因為擔心愛德華而來。

「哼，這下子四對四，加一個小和尚？罷了，至少總算勢均力敵了吧？」雷蒙德拍拍身上的沙土，本來正自鬱悶著與本鄉、阿里和風暴行者聯手對抗索羅與莎拉，打得一點也不過癮；看見亞爾法特一行人，忽然又提起精神來。

亞爾法特皺起眉頭，思索了好一會，忽然又「噫」一聲輕聲低呼：「大叔又當我是戰力？天呀！」

落日餘暉穿不透死之森厚重的枯枝，卻將這片戰場染上一層近乎凝固的血色。一邊是渾身傷痕、重整旗鼓的索羅與莎拉，伴隨著嚴陣以待的靜心、X和一臉驚愕的亞爾法特；另一邊則是氣勢凌厲、如狼似虎的本鄉十六與雷蒙德一眾強者。就在這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九人對峙之外，東北方之前被愛德華與亨利那對雙眼通紅、開啟了「亢心莫名」的殘酷金芒與紫色能量軌道瘋狂撕裂的夜空，此時變得令人心寒地死寂。一場決定五族命運的生死大對決，在漫天飛散的枯木碎屑中，正式拉開了最慘烈、最混亂的序幕。

第九十二章：禁語魔咒

在雷蒙德身後，阿里的「殺魑弒魅」雙刀披上與他身上同色的紫芒；風暴行者則散發著與亞爾法特一行人記憶不相符的純種藍芒，仍然使著慣用的巨型「禿鷹鐵錘」，維持著剛剛揮動的姿勢，可想而知把樹木盡碎的一擊正是由他發出。而在二人後面的本鄉十六，此刻也佈滿黑魔法特有的紫色魔法芒，雙拳高舉，卻是徒手搏擊的姿態，想來一直以來正以他自豪的古空手武道與屬下夾攻著火、水二族的聖物使。以眾凌寡，本非本鄉愛行之事，但是眼前乃是五族逆黨的大人物，更關乎帝國機密情報，可不容他公平地戰鬥。這時候亞爾法特、X和靜心這個素未謀面、卻開著弓嚴陣以待的小和尚在眼前出現，本鄉的心裏其實也暗笑著，所想的與雷蒙德所說的話也相差無幾。

人數拉成均勢，局面忽然靜止起來。索羅和莎拉甚有默契地退向同伴之處，X則踏前三數步，與他們並肩而立，恐懼之杖橫舉；亞爾法特和靜心則同站於後方，分別卻是一個在手足無措、雙足發抖；一個在劍拔弩張、預備戰鬥。

微風吹拂，乾燥的空氣掠過眾人，九人之間卻沒有一個人先動，都知道誰在此刻先動手，局勢將一發不可收拾。過了好一會，西南方隱約傳來馬蹄聲與腳步聲。雖然聽來還有一段距離，眾人卻都知道是尼爾遜．荷爾上校帶著的尼瑪駐軍，已經從與龍騎士的一戰之後重整陣勢，向著他們而來。本鄉一方暗喜，亞爾法特一方則自然更是擔憂。

忽然沙沙聲響，沉重而緩慢的腳步聲從東北方傳來，頓時把九人的注意力吸引過去。只見愛德華身上血跡斑斑，神色呆滯地向著他們走來。他的目光渙散，沒有焦點似的，完全沒有留意到本鄉和亞爾法特雙方，臉頰上血汗跡之餘隱約還有兩行已乾的淚痕。他的右臂仍然戴著白色的護腕，手中卻拿著斷掉的皮包帶子。裝著「莎蓮娜之青銅豎琴」的皮包該是重要物件，此刻卻像是垃圾般被拖行在地上。此時他的雙斧已回到左邊的腰間，右腰卻掛著亨利的銀天蠍刺劍。沒有劍鞘的百立克史密夫家族神兵利器的劍刃之上，閃亮的銀光被血跡遮蓋著，散發著不祥的氣氛。

「.....亨利.....」本鄉首先留意到掛在愛德華腰間的亨利的愛劍，臉色越來越陰沉。一向沉著冷靜的他，這時候竟然按捺不住，再也不管眼前形勢，首先發難，右拳急揮，一記闇屬性的「風烈破」轟向愛德華。

只見愛德華仍然無動於衷，只管繼續向前漫步，連在旁邊大叫大嚷警告著的索羅、莎拉和X也聽而不聞。「風烈破」劃出弧形軌跡，轉眼來到跟前，眼看快要把毫無防備的愛德華從中割成兩半。忽然「啪」的一聲輕響，愛德華的右膝屈起，半跪下來，真空的利刃掠過他的左側，割下數根頭髮。眾人正奇怪之間，細看之下只見他的右膝竟然夾著一枝鈍頭木箭。原來情勢危急，靜心心想救人要緊，以匪夷所思的角度、力道與準繩，竟把愛德華射倒下來，「幫助」他避開致命一擊。她的力道操控之準，木箭竟然在僅僅撞倒愛德華的後膝之後立刻失去力道，留在他的大、小腿之間。

這一矢幾近神技，一鳴驚人，亞爾法特一行人固然驚奇，即使本鄉陣中的阿里與風暴行者也看傻了眼，呆了起來。可是本鄉一擊既發，身體已順勢衝出，攻向愛德華；同時雷蒙德也看準這機會，無聲無息地掩向索羅，手上紅光驟現。

幸好本鄉的第一擊已驚動索羅這邊陣型，X首先念起「大回心法」，莎拉同時躍向愛德華方向，知道他這時候無心戰鬥，要把他從本鄉的攻擊中保護起來；同一時間，索羅眼觀四面，已察覺到雷蒙德的動靜，古劍天焚揮向進襲的敵人，把他逼開。

跟隨著本鄉和雷蒙德，阿里與風暴行者也立刻回過神來，叱喝著加入戰陣。亞爾法特本來正膽怯著，

側頭卻見靜心也抽出腰間箭筒中的箭矢，架於紅木弓上，心中不自禁冒起「不能輸給這小尼姑」的奇怪想法。他「啊呀呀」地大喊著，算是壯膽，「模仿之眸」啟動，首先複製本鄉首先發出的「風烈破」咒文，丟向四人之中看來最瘦弱的阿里。

「咦！」阿里猜想不到亞爾法特居然主動進攻，側身避開有力道沒準繩的白色「風烈破」，嘿嘿一笑說了一句「有趣」後，也就使出一記闇屬性的「轟火龍」反擊，同時一個轉身，「殺魑」刀緊隨魔法的施放後從左方劈向對手。

亞爾法特自然不諳戰鬥，匆匆忙忙還擊一記「轟火龍」，手忙腳亂之下避過攻擊咒文相撞的爆炸，阿里的魔刀已至，眼看快要砍在亞爾法特的身上。忽然聽得「鐺」的一聲巨響，阿里的刀卻無法揮動下去，反而被強勁的力道彈開，連攻擊的勢道也被逼截停下來。

「好強勁的力量！」阿里右手發麻，不禁脫口讚賞。只見靜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第二箭已經離弓飛射，瞄準他的胸前。阿里看見靜心解救愛德華的一箭，已知她非一般僧侶；這擋下他一刀的第一箭和直射向他的這第二箭，更讓他不敢怠慢。他立刻凝神，身子一扭，在極近距離避開靜心的鈍頭箭，暫時放棄亞爾法特這目標，左手「弒魅」刀已襲向靜心。

靜心專心於矢技，身手卻非高手級數。看見阿里攻來，不敢久留，立刻往旁躍開；同時右手再抽出一箭，一邊逃開，一邊搭上紅木弓，預備侍機反擊。阿里一擊不中，後面感到壓力，立刻回頭，果然一記白色的「風烈破」又至，卻又是亞爾法特的複製咒文。

阿里不耐煩地「嘖」的一聲，帶著紫氣的「殺魑」刀用力一揮，把未成氣候的「風烈破」打開，正要再次攻向靜心之時，心中一凜，發覺自己已失先著，靜心已找到立足之地，木矢正正瞄準著他。

只聽得一聲吆喝，風暴行者像天神般由空中撲來，「禿鷹鐵錘」轟向靜心。面對如此雷霆萬鈞的一擊，靜心只得放棄放矢，再次後躍數丈。但聽得「轟隆」一聲巨響，大量沙土在鐵錘擊地後四射往天，同時三、四株枯樹往四方倒下，一時之間漫天沙塵。

愛德華右膝微微疼痛，散渙的目光隱約看見索羅對上雷蒙德、阿里與風暴行者和亞爾法特與靜心開打正酣、而近處的莎拉和X卻在保護著他，與盛怒的本鄉纏鬥起來。他感到身上一陣溫暖，似乎披上一層共鳴的綠光，之前戰鬥的傷處正在慢慢癒合。

即使周圍的戰鬥聲響不絕，愛德華卻似乎一點也聽不到。他慢慢舉起右手，看見的是一片鮮血。血還暖，一滴一滴地落於地上，他的腦海之中卻無法揮去剛才與兄長亨利死鬥的記憶。

「我.....我幹了甚麼了？兄長.....」兩行淚水再次從他的眼眶中湧現，目光漸漸變得一片模糊。周圍的聲音混成一片，變得沒有意義；似乎聽見大堆的馬蹄聲與腳步聲越來越接近，愛德華卻已不再在意了。

===

死之森內，本鄉隊與五族聖物使戰鬥的場地的西方不遠處，一頭黑馬領先數丈之遙，騎在上面的是不久前與龍騎士的戰鬥中扭轉劣勢的尼爾遜．荷爾。他帶領著二十多騎與五十多名步兵，在枯木之間向著東方飛馳。另一頭白馬忽然從旁闖出，尼爾遜認得是之前派出的偵察兵，向他點一點頭，但仍然維持著前進的速度。

偵察兵似乎甚為善騎，雙手拿著馬韁一勒，白馬回頭，四足不停，幾乎成直角地一個轉身，已並排在

尼爾遜自身黑騎之旁，速度相等。

「報告上校：本鄉上校與他的部下正與五族逆黨交戰中，暫時拉成均勢，不分上下；他們就在前面五百米左右。」偵察兵一邊騎著馬，一邊報告道。

尼爾遜聽罷點頭，回頭朗聲號令，聲音嘹亮得竟然在風聲與馬蹄聲之間聽得清清楚楚：「不過一分鐘多一點的行程了！全軍聽令：減速，等候步兵隊到來後重整陣型。騎兵隊全隊繞到五族逆黨的後方，步兵隊第四、五小隊留在正前方。獵魔隊分左右兩翼各四人，左翼帶著步兵隊第一小隊往北、右翼帶第二、三小隊往南。」

騎陣之中，兵士們不以聲音回答，帶隊的隊長只舉起右拳，示意已經明白指令。不多時，全軍集合，已經可以隱約看見本鄉隊與五族逆黨在枯木中穿插的身影，聽到魔法與兵器交擊的聲音。尼爾遜回頭一看，全軍大致到齊，再不朗聲號令，只高舉右掌，往前方一揮，騎兵隊與帶著部份步兵隊的獵魔旅團精英按照之前的戰略往東飛馳，佈下包夾之勢。

尼爾遜翻身下馬，身影一動，已來到戰場之上。眼前境場有點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只見戰場似乎圍成一個小圓圈，本鄉與一個藍袍女孩和一個黑人在離他最遠的東面；阿里、風暴行者與一個小孩和一個小和尚在南面戰鬥；而明顯不屬於闇黑軍團的黑色長大衣男子雷蒙德，則與火族的男子在西方與北方遊鬥著，紅藍二色的火舌處處。在圓圈的中心點，卻是一個金髮男子，神色委靡地跪在地上，一動也不動。至於本鄉那驕恣的副手亨利．華爾特，此刻卻不在現場。

「各個擊破，從最弱之環先攻。」尼爾遜迅速分析現場形勢，除了中心點那全無戰意之人以外，看見阿里和風暴行者那邊似乎最順利地壓制著敵人，而無言寺的小和尚也不似懂得魔法，立刻就斷定這邊的戰鬥將最容易解決，便向後面的傳令兵舉起右拳，示意全軍待機，同時進入戰鬥狀態，展現出紫色的魔法芒，奔向南方。

===

面對阿里和風暴行者這兩個魔法、身手都是高手級的人馬，亞爾法特與靜心狼狽地左閃右避著，複製的攻擊咒文與鈍頭矢都無法挽回劣勢。亞爾法特不忘一邊觀察形勢，只見又一名紫色軍裝的軍人搶向他們這邊，緊張地道：「我們的戰力太分散了！」想起剛剛聽到的馬蹄聲與腳步聲，知道對方的大軍已經來到，大概已經包圍著他們了。

「……」靜心何嘗不知現況？心下也自煩惱著。她只看見愛德華似乎完全失去了靈魂似的，不成戰力；最強的戰力索羅正被使用藍色火焰的大叔纏著，力量僅次於他們的莎拉與 X 卻又被對方的頭領拖著腳步，這刻她和亞爾法特孤立無援。

（本來在無言寺平安無事，忽然來了這其餘四族的人加一個黃毛小子後，現在淪落到要與軍人戰鬥……嘖嘖，罪過、罪過！我不過想好好地在寺中過平淡的生活而已；阿彌陀佛！）

靜心一邊在心中埋怨著，一邊思考對策，終於開口道：「……五秒！」

言簡意賅，卻是叫亞爾法特為她爭取五秒的時間。亞爾法特「嚇」的一聲，道：「哪裏能找來這五秒的空檔啊！」

可是靜心當然不會與他爭辯，只向他狠瞪一眼。亞爾法特無奈，想起這十數分鐘以來，在阿里與風暴行者的攻擊中撐了下來，已經算是奇跡；要在第三人加入戰鬥的情況下爭取五秒的時間——「就算

再不可能也得做到！」亞爾法特立下決心，逃跑之中他看見其餘的同伴的戰鬥，模仿之眸啟動著。

「有了！」他的眼角看見索羅與雷蒙德的戰鬥，剛好抓著重要的一刻：「『天火焚』！爆發吧！」

枯林之間爆發出白色的光芒，一道巨大的火牆在亞爾法特、靜心與阿里、風暴行者和尼爾遜之間展開，把他們三人嚇了一跳。尼爾遜脫口讚道：「好小子，這奇異的魔法芒——好強的『天火焚』！」說著與阿里和風暴行者不約而同地向後躍開數尺，卻不知道他不過在複製著不遠處索羅的咒文。風暴行者「哼」的一聲，身上藍光更盛，周圍不多的水之精靈聚集起來，形成一團水氣。

「熄滅吧！」風暴行者本來就懂得水、火二系統咒文的精要，立刻念起「聖水流舞」之咒，把幾近霧氣狀態的水氣向四周推出。無數細小的水珠掩向亞爾法特的火牆，「滋滋」的蒸氣聲散發出來，慢慢把烈火淹熄。

烈火耀眼，三人之中阿里首先在漸熄的光芒中看見亞爾法特和靜心的動態，驚道：「小和尚的箭！」

「嘖！」靜心藉著這少許的空檔，小小的腦袋已計算好敵人大致的位置和可能的動向，以至周圍環境風向等因素，三根鈍頭木箭同時搭在弓上。本來以為亞爾法特那火牆能為她爭取更多時間，但風暴行者的水系統咒文提前把火勢減弱，把她預算中的偷襲暴露眼前，當下知道不能再等，三根木箭同時發出。

穿越火牆，木矢向著阿里、風暴行者與尼爾遜三人疾飛，把他們都嚇了一跳。本能反應，三人同時向側一讓，那知道才發現木矢本來就不是瞄準他們，而是向著他們避開的方向攻來。尼爾遜吃驚地道：「這準繩、這技巧——難道是『司矢僧』？」

三人畢竟是高手中的高手，立刻察覺到不對頭，都勉力硬生生地止住動作，或往前仆倒、或往旁跌開，險險避開一箭。可是尼爾遜心知無言寺的「司矢僧」可不是省油的燈，這三箭之後必有後著，立刻嚷道：「小心！應該還有——」

可是他的警告已經太遲，只聽得「噗噗」兩聲，阿里和風暴行者的頭胸各中一矢。卻原來靜心的第一波本來就用以破壞對方體勢，看出他們如何避開才再發三箭，直擊要害。

靜心年齡不過十四，個子小小，身任位同掌門的「司矢僧」之職卻非徒具虛名，其射箭的力道可比巨熊掌擊。雖然她使的木箭乃是特製的低殺傷力鈍頭矢，撞擊之力足以令高手如阿里，甚至大個頭如風暴行者身受重傷。風暴行者額心中箭，立刻暈倒；阿里比較幸運，可是胸口的一擊已令他眼冒金星，口吐鮮血，也不知肋骨有否斷掉幾根。

尼爾遜早有預備，側身閃避後左臂還是中了一箭，立刻感到斷骨的痛楚，怪叫一聲只能再後退數步，先避其鋒。只見亞爾法特和靜心也不戀戰，往莎拉及X的方向跑去，同時往索羅揚手，示意集合撤退。尼爾遜嘿嘿苦笑，自言自語道：「還以為小孩子好欺，誰知碰上了『司矢僧』嗎？無言寺這筆賬，遲些兒倒要跟他們算算！」

他右手食指和姆指成圈，放入口中，高聲吹了一聲口哨，又大嚷道：「全軍：包夾！」

司令的號令一發，傳令兵一傳十、十傳百，早佈好陣勢於四方的闇黑軍團立刻衝向戰場，頓時人馬聲隆隆。此時索羅已以一記大型的「天火焚」逼開雷蒙德，來到亞爾法特、莎拉、X和靜心之旁。X趁著空檔，抓著呆若木雞的愛德華的後領，一把拖往他們身邊。

本鄉與莎拉和X的戰鬥正酣，卻也留意到形勢。聽得尼爾遜的號令，馬上也與敵人拉開距離，「呸」的一聲吐一口唾液，重新評估現況。只聽得靜心大嚷一聲：「東方、退！」

五族逆黨同時往東方跑。本鄉迅速環視一周，阿里與風暴行者雖然重傷，卻無生命之虞；雷蒙德更只在與索羅的戰鬥中受了一點點小傷，於是幾乎和應著靜心似的大嚷道：「不要讓他們逃掉！」

「不打緊，那邊是騎兵隊，他們逃不了——」尼爾遜忍痛抓著斷骨的左臂，向本鄉說完後又破口大罵：「天殺的，在空中飛來飛去的龍騎士也不能傷我多少；在這裏卻被那小和尚擊傷我的左臂……媽的！我們追上去！」

===

果然，一如尼爾遜所言，亞爾法特一行六人跑了不過數百米，卻在巨牆一般的騎兵隊前被截停下來。早在尼瑪就受了尼爾遜「留下活口」的命令，與龍騎士激戰後還有二十多騎的騎兵隊冷冷地瞪著五族逆黨，一時也不進攻。

「不好……」索羅這時候已負起揹著愛德華的責任，看著騎兵隊恨恨地道。莎拉往左右一看，隱約看見左、右兩邊也有大隊的士兵追來；亞爾法特也在此時嚷道：「後面的也追來了！」

X嘆一口氣，道：「看來不使用『恐懼之杖』不行了？」使用上「懼．」系統的咒文攻擊範圍太大，只怕殃及同伴，一時之間猶豫不決。

只見靜心這時候卻把紅木長弓掛在右肩，左手掏出藏在紅色領巾與僧袍之間、掛在粗繩子之上的鍊墜。在項鍊上掛著的，是一塊不規則形狀的透明石頭，大約半個拳頭大小，毫不起眼；可是在陽光反射和折射之下，閃爍出耀眼的光芒，折射出來的陽光讓直視它的人睜不開眼來。

「這就是——『禁語魔鑽』？」自從空色住持從龍洞中把魔源聖物拿出來，交到靜心手上之後，亞爾法特等人在匆忙中還沒有看過寶物的實物一眼，這刻終於看到，所有人的心中都不禁「突」地一跳。

靜心不發一言，環視一周，審視形勢後，向著東方的騎兵隊看去，又再開口小心翼翼地道：「他們，倒下；我們，逃！東方，不要停！」

亞爾法特皺起眉頭，與同伴對望，都一同點頭示意明白；可是卻不知道為甚麼寡言的靜心說話這麼斷斷續續，更不知道她在打甚麼主意。

「要幹甚麼的話，就快點了——」索羅不耐煩地道。這刻他揹著愛德華，不利使用大範圍魔法開路；想到莎拉除了那沒有愛德華的「亢心莫名」就不能使用的第四形態平湖水鏡之外沒有大範圍咒文，X的「懼．」系統魔法又太過巨大，一時之間也想不到怎樣解開這包圍之局，心煩氣躁之餘，左、右後的追兵更是越走越近。

靜心深深吸一口氣，似乎終於立下決心，柳眉一揚，喝道：「『破』！」

隨著禁語的讀出，地上傳來隆隆的巨響，把騎兵隊和現場的眾人都嚇了一大跳。只見靜心的身上爆發出橙棕色的光芒，禁語魔鑽也發出共鳴的橙氣，突然之間地上長出無數的尖牙，轟向面前的騎兵隊。土石的尖牙足足十多尺高，前進的速度更快如閃電，把騎兵隊往左右兩邊推開，同時重傷了不少的兵士和馬匹，正是一記大型的變異「地裂破牙」之咒，一時之間痛叫聲不絕於耳。

被這巨大咒文打開一條血路，亞爾法特一行人都又驚又喜，以魔法重傷敵人的靜心卻陰沉著臉，念著「罪過、罪過」，像是要哭出來似的。

「走！」索羅發號施令，揹著仍然呆滯的愛德華率先往前飛奔。亞爾法特、莎拉、X和靜心立刻緊隨其後。

「可沒這麼容易！」雷蒙德的大叫聲卻忽然從後方傳來，同時一條巨大的藍火龍已轟至眾人身後。在怪石嶙峋的地面之上，要奔跑本來就不容易；感覺到熱力逼近，在攻擊範圍之內的索羅、X和靜心都只得立刻往旁一讓，撤退的時機卻被阻截住了。

就得這一刻的阻延，身手快絕的本鄉、雷蒙德與忍痛追上的阿里和尼爾遜已追到，同時左右兩翼的援軍已至，再次成為包抄之勢。

X咬一咬牙，道：「果然要使用魔杖的巨大魔法嗎！」再不遲疑，恐懼之杖已經橫舉，佈滿與平時那和諧的淡綠色魔法芒不一樣的刺眼綠芒，代表著魔杖特有的魔法系統周期轉換的起始。

忽然之間在眾人身旁的石柱再次泛起橙色的光芒，地面劇烈震動著，眾人都立刻往靜心看去。只見她也一同呆著，留意到眾人的目光後只管搖頭，示意這次並非她的禁語魔法。

發光的石柱中，數以十計的圓球詭異地生長出來，一輪變形後，活脫脫就是半人型的土俑，地震也同時停下。尼爾遜、本鄉等闇黑軍團士兵都大吃一驚，雷蒙德更在新德里吃過林天勇「魔陶土俑」的大虧，記憶猶新，首先嚷道：「『魔陶土俑』！還有五族逆黨之外的高等土族術士嗎？」

雷蒙德一語驚醒夢中人，所有人都立刻東張西望。果然，就在亞爾法特他們旁邊不遠處未倒的枯樹之上，是三條人影，其中一人蹲在粗粗的樹幹之上，短髮整齊地梳在腦後，腰間插著古日本樣式的武士刀，身上的橙光與胸前的鍊墜共鳴著。其餘二人一男一女，穿著長袍與麻衣，一時之間也看不清楚樣子。

施行「魔陶土俑」的男子知道此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嘿嘿笑道：「本來只要在這裏從遠處偷偷看看之前在巴格達見過的奇怪保鏢隊為甚麼在這裏和闇黑軍團的精英打起上來而已；哪知道會在這裏遇上——嘿嘿。」說話的同時，土俑們已纏上了尼瑪大軍，連本鄉隊也自顧不暇了。

腰掛武士刀的男子向旁邊的同伴打一個眼色，三人同時躍下，來到亞爾法特他們的旁邊。他低頭跪下，對象卻竟然是靜心，把所有人都嚇了一跳：「聖上，趁現在。我們走吧！」

他語出驚人，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X都反應不過來，下巴幾乎掉到地上去。他的這一句話，卻連一路上呆著的愛德華也驚醒了：「聖上……？！」

落日餘暉終於穿透死之森厚重的枯枝，將這場荒誕而震撼的對峙染上一層近乎凝固的血色。前景是滿臉通紅、雙手合十、支吾著「阿彌陀佛」的小尼姑靜心，她那平日裏淡然出塵的清秀臉龐此刻寫滿了不知所措的羞澀與尷尬；在她身前，是那名神色恭謹、按刀低首跪地的神秘男子，與身旁目瞪口呆、下巴幾乎掉到地上的亞爾法特等人形成了強烈反差。而在背景的戰場中，無數「魔陶土俑」正與闇黑軍團的鋼鐵洪流激烈碰撞。一個隱藏在佛門與塵埃之下的驚天身份，伴隨著這場突如其來的混亂，在死之森的血色暮光中，被徹底揭開了面紗。

第九十三章：靜夜沉思

「苦行僧」一詞在現代有著兩個意思。有趣的是，世界兩大宗教——西方「聖神教」與東方「佛家」均常用此詞，但用法卻有根本性的差異。

在東方，「苦行僧」是一個泛用詞彙，嚴格來說，只要是出家的僧侶就已經算是「苦行僧」。所謂的「苦行」，自古以來土之一族與有關的民眾都泛指遠離日常生活的行徑；所以簡單如剃度、守齋等行為，已經算是「苦行」。至於如國寺尼瑪無言寺這種要出家僧人立「慎言誓」這種不能胡亂說話的奇怪規矩，更是「苦行」中的「苦行」；阿凡提在阿速爾號向亞爾法特、索羅與莎拉自我介紹時，就曾自稱「苦行僧」。

與「佛家」相對，西方的「聖神教」對於「苦行僧」一詞有著十分狹義的意思。聖神教歷史以來內爭不斷，到了現今分開許多支派，包括了正宗羅馬派，極端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等等；而其中一大勢力，是一個名為「苦行會」的異端教會。就像黃金十字教，苦行會的教眾也分為普通的教徒與僧侶兩大種類。僧侶當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數能夠加入苦行僧的行列，是苦行會聖戰師團的主力。

苦行僧奉信行「苦工」，藉以鍛鍊身心，堅定信奉聖神的意志；同時也兼備了把身體奉獻給教會的意義。這些所謂的「苦工」，不像是佛家僧侶精神層面的訓練，而是實實在在的皮肉之苦：每天晚上，苦行僧手邊的小鞭子逕自往自己身上鞭撻，自殘軀體，可算是例行的工事。與亞爾法特他們對戰過的黃金十字教聖戰師團不同，由於苦行僧日以繼夜對痛楚的磨練，他們不需要護法的「亢心莫名」，本身就已經對「受傷」、「死亡」等「痛感」麻木，以致能冷靜地在「聖戰」的時候無私地獻身給教會。

因此，由這些苦行僧作為主導的苦行會聖戰師團，即使歷史上人數比起其他支派的聖戰師團至少少了十倍，卻是歐洲歷史以來極度危險的組織。大約八十多年以前，苦行會開始偏離本身「忍耐」、「低調」的宗教立場，出現了與聖神教歷史中堅持政教分離有所違背的「擁立領地」的思想，終被視為異端。當時的苦行會煽動暴亂，企圖得到古代波蘭一帶的版圖，金之皇族與羅馬「正宗」藉平亂為契機，將為抗衡土族而初建、卻一直如一盤散沙的歐洲眾多小型騎士團正式統一，組織成金之一族皇族旗下的「聖殿騎士團」。聖殿騎士團打著「排除聖神教異端」的旗號，與勢單力薄的苦行會發生了數十次的小型戰事，最終以羅馬正宗的出面調停作落幕。

時移世易，聖殿騎士團到了近代，經過聖神教內部越趨旺盛的內鬥和闇黑帝國的世界統一後，幾乎銷聲匿跡於歷史的洪流當中；曾被打壓的苦行會卻藉著各個聖神教支派的分歧與闇黑帝國對聖神教的半懷柔政策，慢慢又再抬起頭來，最近更成為與極端教派黃金十字聖徒教會分庭抗禮的教會——眾多聖神教的支派當中，近年就有「正宗羅馬、極端黃金、異端苦行」的順口溜，說明其地位之高。

可是自從八十多年前被聖殿騎士團打壓之後，苦行會似乎回復了古時無心領土的主張，再也沒有——至少在表面上——對歐洲版圖的窺視。相對地，他們更重視教徒的數量，與黃金十字教展開了一幕充滿血腥味道的教徒數量競賽。由於不久前龍騎士對黃金十字教的襲擊，苦行會趁機吸納了大量對黃金十字教失去信心或抱著懷疑的信徒；而黃金十字教暫時解決了龍騎士和忽然崛起的機器人偶之禍後，又再與苦行會文爭武鬥起來，近一、兩個月以來慢慢變成歐洲聖神教支派中的大事件，連正宗羅馬教派也為此頭痛，束手無策。

當然，遠在亞洲、忙於為尋找失蹤人口和第五件魔源聖物「禁語魔鑽」奔波勞碌的亞爾法特一行人，對這些近期才發生的歐洲大事，自然是一頭霧水；可是當時在亞歷山大利亞與瑪莉亞三世分別時，她向亞爾法特他們透露過要盡快回到歐洲與教眾處理與苦行會的鬥爭，熟知聖神教教派紛爭的愛德華和

X就已經推論出前因後果，在旅途中數次與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已離開的阿凡提、在菩提樓閣中身亡的拉忽等人，作為茶餘飯後的話題談論過不少次。

嚴格來說，與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的小小教主瑪莉亞三世同為「御龍使」的亞爾法特和同伴們，苦行會算是「順勢牽連」的敵人；此刻隔著營火，亞爾法特看著遠處幾近消失於黑暗中，赤裸著上半身，小皮鞭無情地往自己背上抽打的苦行僧，心裏一股奇怪的感覺揮之不去。

從龍骨峰逃離本鄉十六帶領的歐洲第三獨立部隊小隊和尼爾遜．荷爾的尼瑪駐軍的追捕，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X與靜心一路向南，在X的急行咒文下，走了近兩個星期，穿過了中南亞的廣大平原和數條大河，來到靜心（難得開金口）口中的「古孟加拉國」領土的南部。到了這個時代，這一大片土地幾乎被完全荒廢，沒有人跡，沿途只有寥寥可數的三、四個以農耕畜牧為生的小村落，有點像亞爾法特記憶中北美洲中、南部的印象。這些村落大部分都自給自足，可說是與世隔絕，唯一的共同點，是對闇黑帝國統一世界之前的土之一族皇族有著幾近盲目的信仰。這一帶的居民雖未致於明目張膽地公開對抗帝國的統治，二十五年以來每有大小反亂，都為叛軍暗中供糧奉金，是他們重要的支持者。

對於這一帶的地理，除了靜心以外亞爾法特一行人一無所知；即使是靜心，既不屬於「入世門」，長駐寺中的她也只能從無言寺藏書閣的書本中把這些知識讀回來而已。反而，被索羅形容為「厚顏無恥」地跟隨著他們的近藤烈紅郎、艾曼達．皮利和這名叫域多連勞．費沙諾的苦行僧，卻搖身一變成為了他們這一帶的導遊。文蒂和域多連勞還只是跟在近藤後面而已；近藤對這附近卻甚為熟悉，自誇中南亞這一帶正是他家的後花園。

亞爾法特的眼光這時隨著思想，來到坐在不遠處的近藤烈紅郎身上。

驟眼看來，近藤在與亞爾法特他們一行人保持著一段距離。他的愛刀「地隱丸」在刀鞘之中，筆直地插在地上，而自己則倚在一株矮樹的旁邊，吃著途中摘來的野果。在他不遠處，那叫文蒂的闇屬性術士在周圍緩緩踱步，似在巡邏；畢竟雖然已經拋離闇黑軍團頗久，本鄉隊對五族聖物使追蹤的堅持，他們早已見識過，加上這兩個星期以來，機器人偶零星出現，即使沒有相討過，眾人還是甚有默契地保持著高度戒備的狀態，以防不測。

「文蒂……嗎？」亞爾法特看著她的身影，皺起頭來。

兩星期前，近藤三人忽然出現，使出「魔陶土俑」為他們解圍，逃離死之森，亞爾法特、莎拉和X費了好大的勁，才把幾乎與文蒂大打出手的索羅壓下來。據愛德華在橫越巨人鹽湖的旅途上所說過，之前在機器人偶的戰鬥中索羅和文蒂於波爾多市之役有過一面之緣，對文蒂那犧牲志願兵來為闇黑軍團補充魔力源的行徑極度不滿；這時候文蒂在他們面前出現，那不屑的態度不知為何令他怒火中燒。

文蒂曾經加入過由麥克．莊遜中校領班的獵魔旅團歐洲第五獨立部隊，短時間代替過本鄉十六的第三部隊追蹤索羅和莎拉一行人的行跡，對索羅頗有印象，卻僅此於言語上的描述而已；到得搞清楚他們的身份後，對這個曾在波爾多向她不禮貌對待的男子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火之一族魔源聖物使、古劍天焚的持有人，不能說不驚訝，很不期然地對他冷嘲熱諷了數句。

二人惡言相向，卻還得近藤解圍，把話題岔開，回到當時在巴格達的那場奪鏢比武上面。經歷了新德里七重天之戰、師丈林天勇力戰雷蒙德而亡等事，近藤為了掩人耳目，早就改頭換面，一反最初頭髮蓬鬆、衣衫襤褸的外表。若非他首先提起，加上腰間那柄甚少見到的武士刀，亞爾法特一行人倒真的認不出他。只是他提及文蒂已脫離獵魔旅團，反以尋找土之一族的魔石系統魔具為目標，索羅他們只感到難以置信。

「由為獵魔團作走狗，忽然變成尋找寶藏的寶物獵人，這轉變也未免太大了吧？」亞爾法特記得離開死之森第三天，眾人終於可以喘一口氣時，莎拉首先對這一點提出質問。文蒂的答案簡單得令人皺眉：「因為我喜歡。」

這自然是表面的答案。文蒂當初從軍，本來就為了鍛練自我，為尋找家傳寶石鋪路。然而連續敗於近藤烈紅郎手上數次，「仙王鸚鵡螺石」不能得手，這個自己忠心耿耿的家族任務自知無望實現，本來已經心灰意冷，了無繼續生存下去的意義；可是在這關鍵時刻，卻又得悉了自己家族在遠古時的歷史，「追尋家族魔石」順理成章地演變成「追尋家族失落的土之魔石」這個更為宏大的目標。事實上，在她自己也不意會的潛意識中，這個新的目標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了彌補她失去目標的空虛內心的填充物。在這一個層面上，文蒂算是欠了近藤一筆救命的債而不自知——或許只是她不肯去承認——這解釋了為何之前兵戎相向的文蒂到了這時候反而緊隨著近藤，幾乎寸步不離。

對於文蒂為何與近藤一起行動，亞爾法特不太在意；近藤在推理出「靜心就是皇族後嗣」這個結論後，那本已熄滅的復國之心再次燃起，像蜜蜂黏著蜜糖似的纏著靜心，這一層包括亞爾法特在內所有人都明白，不算奇事；問題是那苦行僧——為甚麼他在這個時候出現？為甚麼又會與近藤和亞爾法特兩個小隊並肩而行？

這兩個星期以來，往南行的途中他們遇上了十數台久未出現的機器人偶；代替萎靡不振的愛德華，身為金之魔術士的域多連勞成為了有效率地擊倒人偶的重要戰力。他雖然不多說話，與人偶的戰鬥期間流露出擔心的神色，卻是所有人都看見的，更添他突然出現的神秘感和眾人對他的疑惑。

左思右想之間，亞爾法特的思想繞了一個大圈，又回到這苦行僧的身上。

域多連勞鞭打自身的儀式似乎已經完畢，現在只靜靜地跪坐在一株樹旁，合上雙眼，舉頭向天，雙手合掌，無聲地禱告著。亞爾法特想起這兩個星期以來，眾人也嘗試向這忽然出現的歐洲苦行僧打探他遠道來到亞洲的目的，可是他說話的次數與立了「慎言誓」的靜心不相伯仲，加上他含糊沙啞的口音，也打聽不出個所以然來。從與他的對答和近藤的補充當中，他們只知道他開口閉口都是聖書的章節，似乎在打謎，也不知他在使用比喻法或是在傳道。

而他難得的說話當中，大部份的經文都有關於甚麼「封印」，甚麼「號角」，聽得不熟悉聖神教聖書的眾人一頭霧水。所有人之中，對聖神教算是最有知識的，要算是帶著金之一族皇家鐵匠身份的愛德華；可是偏偏他在死之森與兄長亨利死鬥之後，精神完全地崩潰，總是在發呆，對周圍事物不聞不問，自然也沒有空閒理會域多連勞「開出」的謎題。

「先睡吧。」X的聲音忽然打斷亞爾法特的沉思，把他嚇了一跳。亞爾法特還沒有回應，X環顧四周，繼續說道：「走了兩個星期，空氣之中再也沒有那本鄉上校帶領的獵魔團小隊緊追著我們的氣息。這附近也沒有機器人偶存在的感覺，想來今天晚上可以好好休息了。明天早上，我們得從長計議，今後我們該作的事、該走的路了。」

「X，你的意思是……」亞爾法特想起在無言寺「闖」過第一關後，X靜思一星期後得出的結論。

他的話沒有繼續下去，X卻也沒有解釋，只微笑地點了點頭，便已轉身，向著還在巡邏和坐在一旁的文蒂和近藤走去。亞爾法特回過頭來，看了同伴們一眼：索羅和靜心早已呼呼大睡；莎拉看著星空，似乎在思念著遠在澳洲的家庭，臉露疲態，應該離入睡不遠；愛德華合上眼，倚在樹旁，亞爾法特知道他還沒有睡著，至少算在休息著。那邊廂，域多連勞已穿回短袖麻衣，就地側身躺下；近藤與X在對話，發出輕聲的笑聲，當中帶點不屑，想來是在懷疑X的「空氣閱讀」；而文蒂則愛理不理，仍然

堅守自己的崗位，在營地的周圍巡視著，只是可能聽了X的話，似乎放下了戒備。

亞爾法特輕輕地呼了一口氣，又回想起過去這數星期的種種——從踏上龍骨峰，接受空色住持的挑戰，經過第一關「靜思」、第二關「十八修羅」，到逃到峰下，在死之森與追來的闇黑軍團和獵魔旅團展開激烈的戰鬥，再南行兩星期，來到這可算是荒蕪的廣闊平原，現在想起來，感覺不過是一轉眼的時間——

「——咦？」亞爾法特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空色住持說，靜心就是『禁語魔鑽』的第三關……他的意思究竟是甚麼？要我們和她開打一場？還是有甚麼謎題？明天倒要提出來問問。」

想著想著，他把手插進褲袋，拿出不多時便震動一下的魔磁，代表「禁語魔鑽」的第五顆圓球閃爍著橙棕色的光芒，指針牢牢地指著睡在地上的靜心。

「第三關還沒有過，這第五顆圓球，不應按下去。」亞爾法特看看靜心，又看看魔磁，心中輕輕嘆息著。轉念一想，目光卻來到第六顆仍然透明的半圓形裝飾：「金、木、水、火、土……那麼這第六顆圓球，代表著甚麼元素？以現今的魔法分類推理下去，想來應該是黑魔法的『闇』屬性吧？可是既然有代表『闇』的圓球，那麼代表『光』的球體呢？他們都說，我是『光之遺裔』……是真的嗎？我沒有見過面的父母，難道也是光之一族的後人？話說回來，既然五大元素魔法的魔源聖物有著『逆相剋』的封印機制，『黑魔法』的魔源聖物，又以甚麼來封印呢……」

營火的餘燼在夜風中忽明忽暗，劈啪的微響在死寂的荒原上顯得格外清晰。亞爾法特緊握著魔磁的手指終於徹底放鬆，沉重的眼皮緩緩合上，將滿天繁星與同伴們的身影隔絕在意識之外。

第九十四章：變革之風

「就算只有一絲機會，還是要拯救他的性命嗎？」

目送著在這之前從來沒有見過的紫袍小隊推著裝上滾輪的病床上船，阿里向也要踏上船上的本鄉十六問道。

時值初秋，天氣卻極度嚴寒，海面結著一層寒霜，似乎也快要結冰的樣子。跟來的雷蒙德有點氣悶，別過頭去，也不理會阿里與上司的對答，逕自往北方看。只見長年的冰雪早把山岳包裹著，一片白茫茫，除了偶爾可見屹立的數株矮樹之外，甚麼也看不見；而他們的所在地雖然還沒有下雪，卻能看見北方的雪雲正迎著寒風，慢慢向南方這裏飄來。

「這裏的氣候可真的很嚴峻啊。」雷蒙德呵了一口氣，白霧隨著他的呼吸溢出，溫暖著他戴著毛手套的雙手。這刻他正在考慮，應否放一把火，燒掉旁邊那簡陋的建築物用來取暖算了。畢竟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是討厭嚴寒，平時的黑色長大衣也不夠看，外面還要多包一件毛大衣才能稍稍抵得住這寒冷的天氣。

他不期然狠狠地瞪著旁邊的風暴行者。

他那銀色的毛大衣雖然沒有脫下，胸前卻仍然是坦蕩蕩的，似乎對這天氣毫無感覺，只在沉思。

「畢竟是北冰原出身的龍騎士嗎？」雷蒙德低聲咕噥著，視線又回到獵魔旅團的二人組身上。

本鄉這時候已經踏上船，也不回頭，輕輕嘆息，算是回應著阿里：「他對我有著幾近癡迷的戀慕之情，我卻無法回報他……可是這份感情轉化為對我理想的完全支持，並作為我的左右手，實踐我們的每一步。這一點，即使對同性沒有這種感情的我，還是十分感激的。」

他回過頭來，繼續說道：「假如得知有機會把昏迷多時的他救回，卻甚麼也不做的話，我又怎樣以他愛慕的對象——不，我又怎樣以他的上司的身份自處呢？」

接下來是好一會兒的沉默，本鄉坐下來，十指扣在一起，托著下顎，雙肘抵在雙膝之上，目光又回到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亨利身上。想起一個多月前在龍骨峰下死之森的激鬥，勉強以木系統的回復咒文把重傷的亨利從生死的邊緣救回來，他卻從此不再醒來。這狀況本鄉從來沒有見過，只能推斷他與同是金系統魔法高手的弟弟在戰鬥的過程中，使用了最高等的「腦」系統咒文，以魔法危險地擺弄著人類最未知的器官，導致這即使身上的傷已全好，卻仍然無法醒來的田地。

「那麼——」阿里也看著床上的亨利，似乎明白，口氣卻仍然有點焦燥：「——追尋五族逆黨的任務又怎樣了？」

本鄉回過頭去，第二次嘆息，語氣帶著傷感：「五族聖物魔具使同時聚集的這當兒，我們追捕索羅的任務已經完完全全地失敗了。也不知算不算作為懲罰，來到上海後我們已經接到解散令。雖然我們的軍階不變，『獨立部隊』這名號可得乖乖奉還，再沒有特權了。」說著頓了一頓，向旁邊像在監視的紫袍人員看去，續道：「事關國家機密，從這裏開始，五族逆黨的任務就由他們接手。」

阿里環視船上七、八個紫袍人一眼，帶著試探的口氣說道：「孔彤大王的……近衛團？」

眼前這些陌生的人員沒有對其他人自我介紹過，阿里僅從傳聞猜測他們是闇黑帝國之王——孔彤的近衛團的高級兵士。他們的紫袍把全身覆蓋，開口在左右兩邊，裏面可以隱約看見緊身的黑衣，卻也看不清楚，更不像是軍服。紫袍的邊緣是一條厚厚的白色縫線，上面綉著弧形的花紋。不像獵魔旅團的遠行裝束，這些紫色的布袍沒有帽子，近衛團的人員卻全數戴著黑色的口罩，頭上也包裹著黑巾，只能看見他們閃著不同顏色瞳孔的一雙眼珠，一副神秘莫測的樣子。

他們帶來的船隻也是阿里從來沒有見過的樣式：木製的船漆成黑色，只屬小型船隻的大小，一枝桅杆屹立在前方，帆布卻沒有揚起來，似乎只是後備的推進工具。小船主要的動力源似乎來自船後一個小箱子，從箱子中一條金屬的管子連到水面之下，連接著一個小圓筒，也不知是魔法還是科技的產物。不管如何，這個體積的小船無法遠洋，聽本鄉之前的解釋，卻是接駁船而已。

本鄉點頭，算是回答。這時候在一旁一直冷眼旁觀著的風暴行者終於開口道：「那麼，我和雷蒙德又該何去何從？」

風暴行者與雷蒙德一路以來作為本鄉帶領的歐洲第三獨立部隊的協助者，算是頗為特別的存在。他們本來就不是闇黑軍團的人，也沒有軍籍，此刻第三獨立部隊四散在即，他們再沒有聽從本鄉或其他軍官調度的義務。對於風暴行者而言，他的性命交於本鄉手上，也因為他，間接解開了血之契約，算是欠了他好大的一個人情。

本鄉還沒有回答，一個淡紅色的能量球自空中飛來。阿里與風暴行者正自奇怪之間，雷蒙德已舉起手，把傳訊魔球收下。他們這才忽然記起，雷蒙德雖然使藍色的火焰，始終是火之術士，想來是同樣是火屬性的同伴向他傳話了。雷蒙德說過，他的本家來自離這裏頗遠距離的澳洲，也解釋了一路消耗能源，只餘下暗淡紅光的傳訊魔球。

「你們是自由的。」本鄉向風暴行者點頭，由得雷蒙德合上眼，閱讀他的訊息：「一路上的協助，已經不存在你還欠不欠我的責任問題了，只是遺憾無法更進一步地報答你們為帝國所做的一切了。風暴行者，你的命，我還給你了。之後要跟隨阿里的委任回南美洲，還是到哪裏去，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風暴行者無言，只點了一點頭，忽然之間有一點惆悵。北美洲的老家，在莫斯科塞城殺死杜杉．西伯利亞，成為龍騎士三姓之間真正的叛徒後，已經無法再回去了，此刻的他只是一個沒有根的浪人。

本鄉再不說話，以擔憂的目光看著亨利，也不話別。紫袍兵士知道他們要說的話都已說過了，向駕船的水手揮一揮手，小船往東駛去，越飄越遠。

阿里呆了好一會，雙手執著禦寒的皮大衣的雙領，整理一下，回頭又向風暴行者與雷蒙德問道：「那麼你們有甚麼打算？」

他本來屬於泛美洲的特務頭領之一，斷箭山谷一役之後被「貶」到本鄉十六的隊伍裏去，在這時候卻又忽然接到回歸南美的命令，算是離奇地復職了。阿里打定主意，只要風暴行者和雷蒙德二人開口，無論如何也會騰出兩個空位，把他們納入泛美洲的獵魔旅團行列，算是代替本鄉十六向二人的「報答」。

「從上海這裏，你是要坐『浮島』回南美了吧？」雷蒙德合上眼，難得地嘆了一口氣，向阿里道：「麻煩你，可能要弄一張船票還是怎麼的……」說著轉向風暴行者莫名其妙地說道：「嗨，重掌純水精靈屬性的你，有沒有興趣來個『尋根之旅』？」

「『尋根』？」風暴行者和阿里異口同聲，不解地問道。雷蒙德點了點頭，擺出一個不屑的神色，道：「對，澳大利亞那班老太婆似乎有動作了。」

===

「浮島」五號艦——「馬達加斯加」號之上，「大平台」內以最廉價的普通級船票買到的旅客區之中，一個小亭園被三幢旅舍包圍著，五、六個小孩子在亭園中的追逐玩耍，也有十多個成年人坐在一旁的木櫈，或在看著自己的孩子，或自顧自地在談話，各有各忙。

其中，一人披著蓬鬆的啞金色長髮，默默地看著玩耍的小孩子，似乎頗為感觸。他的腳跟擺放了一個長長的盒子，毫不起眼，卻不離身旁，似乎是十分重要之物。在他的旁邊，一個黑色皮膚的中年男人拿著一根造型甚為自然的木杖，木杖末端擱在地上。他端正地坐著，頭上包著灰白色、厚厚的頭巾，頸上也圍上了棕色的領巾，重重圍著下顎，把他的臉遮掩了大半，驟眼看就像在中東沙漠中生活的商人。

戴著頭巾的男子斜眼看著按時巡邏的「眼鏡蛇」保安走過，對他們不看一眼，心中暗暗竊笑：「假如他知道我們是金、木二族的魔源聖物魔具使的話，恐怕會大吃一驚吧？」

坐在這長櫈上的，正是愛德華和X。

這刻的愛德華的精神比起不久前似乎好了不少，對X的輕聲低語也甚為警覺。他的雙眼迅速地掃視周圍一眼，發覺沒有異常，放下心來。仍然不語的愛德華的神情比起死之森一役嚴肅了許多，眼裏亦閃出悲傷和感慨。

「你那邊有沒有甚麼異樣的動靜？」X向愛德華詢問。

愛德華搖一搖頭，坐直身子，雙手交疊在雙腿之上，說道：「似乎十分平靜。只要沒有人留意到你臉上的交叉傷痕，應該沒有人會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非洲聖者』吧？」

半蒙著臉的X右手在頭後搔了一下，道：「這可是我在與你們同行之前經常使用的旅行裝束呢。」說著話題一轉：「不知道亞爾法特他們前往印度尼西亞的旅途如何？」

愛德華站起來，輕輕嘆了一口氣道：「但願不要出甚麼大事才好。」

他把腳旁的盒子拿起來，裏面發出輕輕的金屬碰撞聲。愛德華的心中絞痛，左手抓著胸口，眉頭也皺起來，動作也暫停下來了。X知道盒子裏裝著的，就是他的黃金雙斧與他兄長亨利的銀天蠍刺劍，兵器相碰，又勾起了他在死之森與兄長生死鬥的痛苦回憶。

「空氣中……這悲傷的氣氛……唉。」X的右手使力，扶著毫不起眼的恐懼之杖站起來，嘆息道。

愛德華鬆開左手，抖擻精神，回復過來，道：「現在可沒有空閒過於掛心他們。明天就要抵達開普敦了……今晚我們要養足精神，下船之後要按計劃避過闇黑帝國的巡檢的耳目。」

自從古孟加拉領土與亞爾法特一行人分別以來，穿越古印度領土到西岸的孟買港，到乘上馬達加斯加號前往南非洲，一路上愛德華和X都留意到帝國的軍警戒備都比以前更加嚴密。在離開新德里後，他們已經許久沒有踏足大城市，可是即使是超級大都會級別的新德里的保安，也明明沒有這陣子嚴謹。愛德華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即使索羅拿著古劍天焚大模大樣地在大街上走，也沒有人多看一眼。

導致這狀況的其中一個原因，應該與近期再度出現的機器人偶不無關係。即使往孟買港的途中，愛德華和X也遭遇了四次人偶的進襲；其中一次更秘密地避免了一條小村落的毀滅，卻又沒有人知曉了。可是，單單因為機器人偶，還不至於令闇黑帝國的邊境保安加強到這地步——畢竟世界早就經歷過一次機器人偶的戰爭，闇黑軍團和各城邦的駐軍都大約知道如何應對。

根據X的推斷，近藤烈紅郎描述之前在新德里七重天發生的大型戰鬥，加上驚動了尼瑪和周圍駐軍的死之森一役，恐怕已經把「五族聖物魔具使」與「破壞社會秩序」和「恐怖份子」劃上等號了。五大族的魔源聖物魔具使聚集在一起的情報既然透過尼瑪駐軍的頭領尼爾遜．荷爾上校的口中流出，這等關乎顛覆國家的緊急狀況，可不是單單由一個獵魔旅團獨立部隊就能處理掉的小事。順其自然地，由闇黑帝國近衛團下的命令，在帝國統治下的所有屬地也把他們六人，加上破壞了數個軍事基地的近藤烈紅郎與正式被定位為叛徒的艾曼達．皮利列為頭號通緝犯，利用全境的軍警來追尋他們的下落。

在這個時勢，X卻明白這是理所當然的——畢竟他們正在緊鑼密鼓密謀籌劃的，正好是聯合世上五族遺裔，根絕黑魔法、推翻帝國的革命之舉。

在五族聖物使齊集的當兒，為了平民的福祉，正是落實X一直以來所推廣的「五族融和」的理論的時候。

一如之前在無言寺靜思得到的結論，為了預備應對阿凡提所預言的闇之魔法被封印後將會導致的動盪，五族的領導者必須再次在壓抑著這世界的洪流之中冒出頭來，以五元素魔法的力量抑制暴力；而能夠成功勸說隱匿多年的各族遺族站出來的——尤其是在三年前聯合起義軍大敗於以獵魔旅團為主導的闇黑軍團之後——世上就可能只剩下鼓吹「五族融和」多年的「非洲聖者」X。

三年前的動亂，對X的政治運動而言是一把雙刃刀：這事件證明了不把五族的最高領導層包括在內無法成功壓製闇黑軍團；但同時戰爭本身已對五族的戰士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上代索羅、他們的同伴的父親，就在這場戰爭中成為眾多犧牲者之一。

現在X手中拿著的皇牌，就是五族聖物使已經齊集一起這一項消息而已——在道聽途說的年代，還要別人相信他才行。

因此他們才要以宣傳大使的身份親身行動，以「魔源聖物魔具使」的名譽作為賭注。而X與愛德華的第一站，就是流離浪蕩的木之一族的所在——中、南非洲大陸。

要聯絡上木之一族的族長哈辛．比亞，對X來說不是難事；本來就支持X的理念的族人，要說服他們暫時放棄流浪的生活，齊集一起作為保護在非洲大陸的平民的「力量」，也應該甚為容易；可是他們的下一站——歐洲方面，金之一族的皇族卻是首先在闇黑軍團的力量下屈服的領導階層。即使再次踏上政治的舞台，恐怕也不會為民眾所接受。

眼看著慢慢走向旅舍的愛德華的背影，X回想起數星期前與亞爾法特分別之前他所說的話：

「——鑄鐵窖的長輩們。」

兩個多星期的沉默後，首度開腔的愛德華的聲音帶著沙啞，提出X的擔心的解決方案：「即使不倚靠金之皇族，單以百立克史密夫家族在歐洲的名聲與號召力，已經能夠凝聚保護民眾的力量。」

愛德華的語氣中帶著切膚之痛，在場的所有人都明白背後的原因，卻不知可以說甚麼來安慰他。愛德

華繼續解釋道：「『銀天蠍刺劍』既然已失去傳承者，百立克史密夫家族的四大神兵之一必須回歸祖地。無論如何，我都必須把刺劍親手帶回波爾多近郊的鑄鐵窖；而我確信著，我的話能夠說服我們的族長奧雲．彼德。金之皇族的大人物們早就想退居幕後，無意重掌權力，也樂得交給我們走在革命的前線。」

文蒂出身歐洲，在眾人之間最明白金之一族的形勢，知道愛德華說的是事實，卻不禁質疑：「但是你又可以用甚麼理由來說服你的族長呢？」

「既然兄長因為闇黑帝國而死，」愛德華迎著晨曦的陽光，似乎立下決心，堅決地道：「讓我至少以他的名聲作為推翻帝國的工具吧。」

那一天早晨，像浴火重生一般的愛德華的舉止，深深印在包括X在內的眾人的印象之中。

「吹起來了——」X計算著牽涉到五族的戰力、世界的意向等種種變數，計劃成功與否的可能性，喃喃自語：「這推動世界的變革之風……」

隨著他的話音落下，一陣凜冽的夜風猛然颳起，捲起了「馬達加斯加」號甲板上的塵埃，呼嘯著掠過無垠的大海。這風，似乎穿透了空間的藩籬——它拂過了遠在古孟加拉平原上、在營火旁望著星空的亞爾法特與索羅；拂過了在上海港口的寒風中、站在接駁船頭目光深邃的本鄉十六；也拂向了那座矗立在黑夜盡頭、象徵著絕對統治的闇黑帝國皇都。在漸濃的夜色與翻滾的雲海之間，分散在世界各處的棋子已然就位，伴隨著這場席捲全球的風暴，命運的齒輪正發出低沉而不可阻擋的轟鳴。

第九十五章：末世預言

在Ｘ與愛德華前往非洲大陸與歐洲大陸的同時，依照Ｘ的計劃，亞爾法特、索羅、莎拉與靜心以澳洲為目的地前進。

作為水之一族聖物使的莎拉，本來是為了逃避福特家族的殺手——雷蒙德而離鄉別井；可是在火、土二族聖物使同行的當前，再加上亞爾法特「模仿之眸」的力量，雷蒙德的狙擊已再非不得不避之則吉的大問題了。與其他地區不同，在澳洲，守護水之一族魔源聖物的家族並不牽涉到政治，算是有利的一點。莎拉深信，只要能夠說服父親帶領族人出頭，在澳洲的水之一族戰士足夠作為對抗可以預見的混難的力量——大前提是莎娜家族在一年多前福特家的突襲中殘存下來。

事實上，在莎拉的心底，她更希望能藉今次回鄉之行，尋找莎娜家與福特家的和解之道。假如之前擁有基因系魔裝甲的伊沙貝拉能夠被Ｘ的「心清神明咒」抽出其中的鑰匙，同樣是基因系魔具的福特家火焰紋章，也應該有解除的方法才是。要立刻找到辦法，想來是沒有可能；但只要能夠同心協力，一同尋找適當的協助者，如能使用高等回復咒文的Ｘ，又或能夠神奇地看穿一切的瑪莉亞，未必就不能成功。

這也是出於戰術上的考量：即使好戰如雷蒙德，與他們多次交鋒，只要事關他的家族利益，應該也能勸說他加入亞爾法特組成的五族同盟，反而成為對闇黑軍團和獵魔旅團強而有力的幫手；而假如能夠令莎娜與福特家族一解前仇，二大家族的戰士都能成為保護民眾的力量。

欲前往澳洲，最容易的途徑自然是北上古中國的領土，在上海港乘上穿梭太平洋的浮島三號艦「夏威夷」或四號艦「波利尼西亞」，直接到達澳洲的珀斯港。可是已經南下至古孟加拉領土的他們，要回上海的話一來是繞大圈子，二來要在東亞闇黑軍團的大本營穿街過巷——尤其是與尼爾遜．荷爾上校帶領、西亞大陸的一支雄師激戰一輪之後——無論怎樣想也不是明智之舉。

因此，在近藤的建議下，莎拉決定取道印度尼西亞，穿過南亞叢林，直接自澳洲北部登陸。

至於土之一族方面，Ｘ提議由近藤烈紅郎重新聚集和組織自從十二年前復國運動失敗後四散於亞洲大陸之內的魔衛兵，對抗闇黑軍團與阿凡提預言會興起的、在亞洲大陸特別流行的僱傭兵集團。對於近藤而言，在靜心這無心權力的「聖上」作為統治者的合法繼承人的前提下，Ｘ提倡的「五族融和」給予了土之一族民眾的自治權，與他的復國理念已經是最接近的選項。他對土之一族的皇族有著絕對的忠誠，既然靜心作為至少在名義上的皇，她的意見就等同聖旨。無論如何，只要有益於土之一族從闇黑帝國的統治中冒出頭來，近藤可以說是義無反顧地接下這任務。

文蒂既然得知近藤要走遍亞洲大陸，尋找魔衛兵的殘餘兵士，立刻主動地要求作為他的副手，箇中原因與她忽然轉變的生存目標——尋找土之魔石——不無關係。土之一族的魔石本來在數百年前由她家族的前身——巴梨家管理著，現在卻毫無紀錄地四散於世界各地，其中絕大部分在古中國境內流傳。尋找失散的魔衛兵，當然就要走遍古中國的領土，那麼順理成章地，也就是文蒂追尋失落魔石的最好機會——而且還有身負「仙王鸚鵡螺石」的近藤在旁，若要進入戰鬥狀況，也多一個照應。

為公為私，近藤與文蒂繼愛德華及Ｘ，也在孟加拉境內與亞爾法特他們分別；而靜心樂得有藉口使開那盡忠職守地以皇族近衛自居、卻令她感到頭痛無比的近藤烈紅郎，自然是舉腳贊成了。

而把近藤和文蒂從機器人偶的襲擊中救出，一路而來同行的域多連勞，卻沒有跟隨他們北上，反而黏著亞爾法特他們，不願離去。索羅語帶挑戰地質問他，他卻木無表情地說了一句：「也是去印度尼西

亞；同道。」

在人偶的襲擊越來越頻繁的這陣子，身為電擊魔法使的域多連勞是強而有力的協助者，這一點索羅倒也清楚；而域多連勞除了經常性的木無表情和晚間的自虐儀式之外，莎拉倒認為他「人畜無害」，也就由得他跟著了。

「……可是，」與愛德華、X、近藤和文蒂分道揚鑣，旅途之中亞爾法特從馬背上翻身而下，向靜心問道：「既已擺脫了尼瑪駐軍的追捕，靜心難道不想回無言寺嗎？話說回來，空色住持說靜心是『禁語魔鑽』的第三關，意思究竟為何？」

自從離開古孟加拉的領土，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嘗試召喚龍族，卻可能因為距離的關係，無法成功；可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龍族呼喚不成，卻來了五匹野馬。靜心和域多連勞不知箇中原因，只道他們運氣不錯；亞爾法特三人不愛炫耀，也就懶得解釋。野馬腳力甚壯，五人騎了一個多星期，來到古時泰國灣的南面。

靜心那精靈的眼珠子打了一個轉，嘆一口氣，趁眾人下馬休息，竟自把紅領巾之下的禁語魔鑽拿出來，向著不遠處的一塊大石頭，同時身上與魔鑽發出刺眼的魔法光芒，像要施行咒文的樣子。

她的舉止把在場的所有人都嚇了一跳，畢竟在死之森一役大家都見識過禁語魔鑽引發的咒文可不是說笑的巨大——那一次靜心似乎還在留力呢。索羅首先急急問道：「嗨，小尼姑，妳要幹甚麼了？！」

靜心對他毫不理會，身上的魔法光芒卻更刺眼，同時禁語已經讀出：「『緩』！」

「噫！」最膽小的亞爾法特也不看看咒文的展現，已經立刻抱頭鼠竄，躲在索羅的身後。也許是被亞爾法特的膽小感染到，雖然不相信靜心會毫無原因地傷害他們，索羅、莎拉和默默地站在一旁的苦行僧域多連勞還是反射性地一同把身子縮了一縮，往後退了一步，四對眼睛狠狠地瞪著那發出共鳴的橙棕色光芒的大石塊——

——然後甚麼也沒有發生。

可是靜心身上的光芒並沒有減退，反而越來越亮。眾人正奇怪間，光芒卻忽然熄滅，就像油燈忽然被吹熄一般。

然後，令所有人更驚訝的事情發生了——

「——好了，禁語魔鑽的魔力暫時揮發淨盡了，就讓貧僧說明一下吧，阿彌陀佛。」靜心以沒有拿著魔石的左手舉在胸前，五指向上，微微頷首道。靜心身為女性，卻以男性的「貧僧」自稱，與她在無言寺被教導掩飾自己的身份、保護皇族遺嗣仍然健在這個秘密不無關係；可是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卻沒有在意這一點微小之處，反而異口同聲地發出難以置信的聲音：

「咦……咦咦……？咦咦咦……！」索羅和莎拉不敢相信眼前在無言寺立下「慎言誓」的靜心此刻竟然口齒伶俐，暢所欲言。那邊廂，亞爾法特也驚訝著，卻緊接著發出驚叫：「『魔力揮發淨盡』的意思是甚麼？為……為甚麼禁語魔鑽變成黑炭的……咦！」

索羅和莎拉這才領會到亞爾法特的意思，往靜心右掌上的魔石看去，本來透明的聖物果然變得漆黑，就像一塊毫不起眼的黑炭。

亞爾法特手忙腳亂地從褲袋中把魔磁找出來，看著穩穩地指向南方的指針和不再閃動橙棕色光芒的半圓球體，幾乎沒有昏了過去：「土之魔法的魔源聖物果然從魔磁的探測中消失了……」

靜心看來被他的反應嚇著，真的以為他快要暈倒，趕忙解釋道：「不不不，亞爾法特施主，別昏過去，阿彌陀佛。『禁語魔鑽』是非常獨特的魔具……它儲蓄大氣中的土之精靈，以聖物使的禁語為媒，啟動魔咒；可是精靈使用過後，不會立刻回充，必須把魔力揮發淨盡，方會重新啟動。」

靜心看著手中焦黑的石塊，眉頭微蹙，似乎在尋找合適的詞彙：「魔力用盡之時，貧僧感覺到的不是普通的疲累，而是一種突然被切斷了某種無形聯繫的空洞感。就好像這塊石頭正在重新向大氣發出微弱的搜尋信號，直頭再次與天地間的土之精靈建立連接為止。魔石回充魔力源的時間由一天到數天不等，期間便回復為原本的模樣，就是這一塊黑炭般的石塊；善哉、善哉。」

說著把魔石拿起到自己的面前，像欣賞一般仔細地看著，續道：「也多得這奇怪的特性，土之一族的魔源聖物才能在無言寺藏了這麼多年而不被闇黑帝國的分析眼鏡找出來。每有巡檢，住持就會吩咐身為魔石繼承人的貧僧前來龍洞，把魔石的魔力用光，掩人耳目。剛剛就在那塊大石塊上施行了『魔鑽．人間道』之咒，是增加受術物摩擦力的咒文，屬於土之魔法中的引力系魔法之一；阿彌陀佛。大石塊沒有動態，各位施主自然看不見咒文的作用了。善哉、善哉！」

索羅對靜心的話甚有興趣，手托下顎，問道：「『引力』嗎？我還道除了最常見的『土石系』和鮮見的『召喚系』之外，第三大系統的土魔法是『重力』？」

靜心由得已失去魔力的禁語魔鑽掛在胸前，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那是世人的誤解。土之魔法之中，以召喚咒文最為上乘，引力次之，土石再次之。當中引力系的咒文六訣，以佛家的『六道』為名，卻只有『阿鼻道』和『天昇道』兩訣操控重力的咒文能夠不透過魔石使出。魔石在世間頗為罕有，因此能夠使用引力系咒文的術士大部分都只使用重力系統的魔法，因此許多人都以為土魔法的這系統魔法只能操控重力。」

身為無言寺僧人，卻這麼多話的，除了早在二十年前還俗的阿凡提、身為住持和交通僧的空色與清玄、以及辯識門的清杳之外，現在又多了一個靜心。令亞爾法特他們有點擔心的，卻是靜心不必緊守「慎言誓」後說話的長度與密度，竟已超過清杳，只怕假以時日甚有可能直逼阿凡提。

莎拉也聽得側起頭，忽然卻醒悟過來，右拳擊在左掌之上：「『慎言誓』是要避免魔具使胡亂說話，不慎說出禁語；那麼無言寺『慎言誓』的意義，就是以全寺的僧人來掩飾誰是真正的禁語魔鑽繼承人的真相了。嗯……有趣！」

靜心頷首合十，簡單地答道：「莎拉施主，妳是對的，阿彌陀佛。」

知道禁語魔鑽沒有『消失』，亞爾法特鬆了一口氣，也沒有理會索羅和莎拉對土之魔法和慎言誓的詢問，想了一會，問道：「喔，對了，那麼空色住持所說的『第三關』是甚麼意思呢？」

「要說的話，」靜心整理一下揹著的紅木弓，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回答道：「禁語魔鑽的第三關，就是魔石持有者的應許。」

她的話特別吸引了亞爾法特的注意力。他的頭微微一揚，問道：「應許……甚麼？」

「借助土之一族魔源聖物使的力量，使用魔石的動機——身為魔具使的貧僧必須應許施主們的理由

，才能助施主們實現你們的願望，善哉、善哉。」靜心有點不自然地後退半步，但對答之中沒有猶豫。

可是說了這句話後，她卻沒有更進一步解釋，令亞爾法特不禁追問：「既然位居『司矢僧』之職的妳沒有選擇回到無言寺、與我們同行，即是代表了妳承認了我們的動機了，對不對？」

靜心的眼裏閃過一絲不悅，卻又旋即嘆了一口氣，有點懊惱自己的懊惱，答道：「不，貧僧不回無言寺，是因為『不能回』，而非『不想回』。無言寺作為自古土族皇朝的國寺，本來就在闇黑帝國的監視之下。這些年來好生困難才與尼瑪的荷爾上校打好關係，把魔源聖物好好地隱藏下來；這一次卻被各位施主把這信任的關係打破，試問貧僧又如何能夠帶著禁語魔鑽回寺，連累無關的僧人？所謂『司矢僧』之職，虛銜而已；五柱只要點一點頭，自然就有第二位僧人取代；阿彌陀佛。」

說著頓了一頓續道：「貧僧雖然身為土之一族皇族的後嗣，但無心權力地位，只一心向佛。施主們要根絕血之魔法，表面上是保護生靈；但此舉導致的後果，卻是已離開的X施主所提議的革命。變革伴隨流血，塗炭生靈，卻又難說是造福眾生了。是福是禍，還真有待參詳；善哉、善哉。」

「既然無家可歸，」索羅嘿嘿一笑，道：「就跟著我們行動，看看我們是殺生的惡魔，還是救世的英雄吧！」

靜心堅定地環視眾人一眼，點頭道：「阿彌陀佛，貧僧正有此打算，善哉、善哉。」

一直站在一旁，存在感極度薄弱的域多連勞忽然開口道：「出於善意的惡行，是最遺憾的罪孽。」他似乎也要加入對話，踏前數步，走近眾人。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當然明白他的話的意思，都默然不語，卻仍然維持堅定的目光。在古墨西哥內城與大公主的對話、在無言寺的靜思，都已確定過他們的意志。

域多連勞與他們相處不久，但也明白他們的意向，只點一點頭，再不多加意見，續道：「『拯救世界』.....在下——不，苦行會的目標一致。」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靜心互相對望，對域多連勞那含糊的言詞都感到疑惑。一路以來，他都沒有說過要往印度尼西亞的目的為何；這一刻卻忽然透露出「拯救世界」這個偉大得幾乎幼稚的目標，令他們頗為無所適從。

「苦行會究竟有甚麼不為人知的計劃？」索羅越想越奇怪，以他們所知道的情報，苦行會在歐洲與黃金十字聖徒教會進行著血腥的教徒數量競爭，實在聯想不到與「拯救世界」有甚麼關係。

域多連勞沙啞的聲音帶著猶豫，道：「第七印——第三號角.....」他的這句話說了三個多星期，卻從來沒有多加解釋。莎拉正要說話，域多連勞向她舉起右手，在她說話前把她停下來，續道：「那是聖書描述，有關世界末日的典故。苦行會對末日的知識，比其他教會要深——即使是羅馬正宗也不知道的，我們都有流傳下來。」

他說著頓了一頓，舉頭向天。亞爾法特他們循他的目光看去，只見陽光耀眼，不知要看甚麼。域多連勞一反常態，繼續解釋：「『殞石』、『毒水』.....這是第三號角被吹響後的警兆。我們知道要避免全人類的滅亡，必須得到人力，對抗即將降臨的『屠殺』。」

亞爾法特、索羅和靜心聽得一頭霧水，莎拉卻明白「必須得到人力」的意思，就是要聚集同道中人。說到聚集人力，名為「宗教」的旗幟自然是最佳的號召：不必多餘的解釋，還有為自己的信仰犧牲的

精神，最終就是組成同一陣線，聯合抵抗——

「——『屠殺』？」莎拉托著腮子，苦苦地思考著，終於把最近發生的事連繫起來：「你的意思是機器人偶的崛起？」

域多連勞點了點頭，道：「之前還不能確定，但自從苦行會派在下前往印度尼西亞此行途中經歷的種種，現在在下確信了。兩個多月前，雖然全世界皆有報告，但數次機器人偶戰役都集中在歐洲和北非地區——這本來就是預兆。平靜了好一會，人偶卻忽然再次出現，雖然攻勢不及上一次，這次更有組織性，覆蓋的地區更加廣泛和分散……苦行會之中，自從上代文明已經流傳下來的預言之一，『第三號角』提及的『殞石』的重現，正是『第五號角』『蝗蟲』之災的先兆；而所謂的『蝗蟲』，自然就是指這些機器人偶了。」

這下子連莎拉也聽得越來越糊塗，默然不語。索羅卻不再理會域多連勞說話裏的甚麼預言、甚麼警兆，提出一個根本的問題：「苦行會雖然被定位為異端，始終是聖神教的分支。我是不懂得聖神教的教義甚麼啦，但是假若聖神要世界經歷末日，身為聖神教徒的你不是應該『順從』嗎？」

「不。」出乎意料地，靜心比域多連勞更先搖頭，開口答道：「對苦行會來說，末日之說，是魔鬼的計策、是對信徒信心堅定與否的考驗。經歷了末日的百災，受過百苦，方能到聖神的跟前，接受最後的審判；阿彌陀佛。」

亞爾法特他們都知道靜心大概學習過其他宗教信仰的歷史和哲學；只是由一個小僧人口中說出聖神教旁枝的理論，後面還要加上一句「阿彌陀佛」，無論怎樣聽，也覺得奇奇怪怪的。事實上，索羅和莎拉不約而同地想著，由亞爾法特組成的這個小隊伍當中，佛家的僧人搭上苦行會的苦行僧，本來就是一個不知所謂的組合。

第九十六章：急行印尼

亞爾法特對域多連勞所說的話有點不明所以，一邊搔頭，一邊向他問道：「域多連勞你不是說，要藉著信徒的數量，對抗機器人偶的襲擊嗎？那麼為甚麼苦行會又會派你獨自前來亞洲？」

域多連勞看著遙遠的前方，語氣帶著壯志雄心，右手拿著的鐵棒「噗」的一聲重重擱在地上，像要加重自己的語氣似的，說道：「在下在尋找『墜落之地』，嘗試避免機器人偶屠殺的起始。這是教會給在下的差事，在下必將達成。」

亞爾法特、莎拉和靜心都呆呆地看著他，索羅卻嘿嘿笑起來：「好了，人偶之患倒也要應對，既然順路，我們也即管看看。之前既有『菩提樓閣』的經驗，這次至少不會被那些古怪的史前科技嚇著。先解決這甚麼『墜落之地』，再前往澳洲，搞定莎拉的家族和那藍火大叔的家族的事，和X和小王子會合後，就到我回到美洲，預備我族戰士應對即將來臨的動盪了。說起來，只要人偶不搞局，X說的甚麼革命也就能夠事半功倍……」

說著，索羅回頭往亞爾法特看去，道：「說來我們應該已接近南亞叢林。那裏不是龍族的地盤嗎？亞爾法特能否召喚兩頭過來，縮短我們的行程時間？還是又有甚麼奇怪的『逐龍之印』存在著了？」

亞爾法特全身放鬆，往周圍看去，「嗯嗯」地點頭道：「似乎沒有『逐龍之印』的存在；算來距離也真的較接近——應該可以進行召喚。」

他這一番說話，除了索羅和莎拉之外，靜心與域多連勞聽得一頭霧水。只見亞爾法特舉起左拳，背後一個等號的紋章發出白色的光輝，把二人都嚇了一跳。靜心才剛剛在死之森第一次見過龍族，與近藤和文蒂後至的域多連勞卻錯過了龍騎士的敗退，連龍族是否傳說也還沒有親眼確認過，更是對索羅與亞爾法特的對答感到無比迷惑。

莎拉微笑，也向靜心和域多連勞舉起左手手背，現出等號的刻印，解釋道：「『御龍使』之紋章，是我們得到龍族認可的證明。亞魯這是在召喚坐龍——用飛的始終比騎馬快——」

「——奇怪……」本來合上雙眼的亞爾法特慢慢地睜開眼睛，猶豫地道：「以前召喚龍族時，只要在召喚範圍之內，總會感應到對方的存在。今次雖然感受到牠們，卻有一股不祥之意，好像有甚麼危機的感覺似的，也沒有龍會過來的樣子……」

索羅和莎拉對望，知道亞爾法特——可能是身為光之遺裔的關係——對幻獸似乎特別敏感；之前在死之森就先於所有人感覺到龍騎士的撤退，亦在中東的石林之中奇異地解決了雙頭大蛇事件。

「龍族可能有危險嗎？」莎拉再次發揮她作為這數人之間的腦袋的作用，思考著種種可能性：「在龍骨峰龍騎士襲擊闇黑軍團之前，本來向著東南方飛，卻忽然折返——找闇黑軍團的碴這件事現在看來，倒像是偶然。往東南飛——難道他們本來就以在印度尼西亞叢林群居的龍族為目的？嗯，這可能性其實頗大……」

「若真的如此，我們就必須盡快趕去了！」索羅的神色認真起來，道：「據近藤所說，從這裏去南亞叢林還有千多公里，依現時的速度行進的話至少還要一、兩個星期，到達時可能已經太遲了。唉，怎麼辦才好？」

忽然之間，兩聲低沉怪異的獸叫由遠至近，兩頭異獸在五人旁邊的樹林躍出，五匹野馬受驚人立起來

，嘶鳴不止。五人也吃了一驚，正要擺出戰鬥架勢之時，方才想起這情景就和一個多星期前五匹野馬忽然出現時一模一樣。索羅皺起眉頭，道：「這又是亞爾法特的龍之紋章召來的……這次是幻獸嗎？」

靜心仔細看清楚眼前的異獸，呆了一呆，道：「這是『百獸錄』中記載，自從熙治皇朝已經絕種的瑞獸——獅龍馬嗎？阿彌陀佛！竟然在這麼南面的樹林中存活著！」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與域多連勞聽得靜心的簡介，也仔細觀看眼前這一對獅龍馬。只見這兩頭異獸果然一如其名，頭部就像母獅，沒有鬃毛，卻活脫脫是獅子的臉；身軀極為巨型和健碩，足以載起三個成年人有餘，披上紅鱗，尾巴也成箭頭狀，像龍族的身軀；而四足卻是粗大了三、四倍的馬足，只是馬蹄的部分是獅子一般的利爪。從這些特徵看來，的確是獅子、龍和馬的混合體。

「我們走運了；獅龍馬以能長時間飛奔著名，假如能夠騎乘牠們，到達印度尼西亞的南亞叢林應該只是數天之事，善哉、善哉。」靜心仍然驚嘆著這兩頭獅龍馬，目光不願離開牠們，說話也因為興奮而帶著微微震動：「可是獅龍馬是野獸，驕恣不馴，又豈會予我們坐騎？可惜、可惜，阿彌陀佛。」

索羅卻像沒有聽到靜心最後一句話似的，已經一躍而上，坐在其中一頭獅龍馬的背上。靜心嚇了一跳，驚道：「索羅施主，小心——」

滿以為索羅會被獅龍馬拋下，誰知他仍然穩穩地坐在其背上，還用手撫著牠的後頸，臉上是滿足的微笑。他騎著的獅龍馬也享受著撫摸，低沉地吁一口氣，像在示意其他人也能騎在牠與同伴的背上，甚有靈性。

靜心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喃喃地道：「時間令獅龍馬馴服了嗎……？不可能……」

「是『龍之紋章』的力量啦。」亞爾法特微笑著解釋，坐在另一頭獅龍馬的背上，同時向五匹後退了數十步的野馬揮手，嚷道：「謝謝你們一路上的幫忙！從這裏我們就換乘這兩位獅龍馬，你們可以回去了！」

亞爾法特使用的量詞就像把獅龍馬形容為人，不倫不類，聽得靜心眉頭大皺。出奇地，五匹野馬竟然像聽得懂人話似的，嘶叫數聲後回頭奔去，巴不得盡快離開這兩頭看來隨時會把牠們吃掉的怪獸。

靜心雖然驚訝，畢竟好奇，也翻上亞爾法特騎著的獅龍馬背上。莎拉打定主意不肯與索羅親密地前後同騎，也就坐在亞爾法特和靜心身後。

索羅向域多連勞招手道：「嗨，看來你是我的騎伴了。時間無多，快上來吧。」說著又撫摸騎著的異獸，道：「不知你聽不聽得懂呢？我們要到南亞叢林去喔，不好意思，麻煩你們了。」

他的左手手背這時候發出光輝，獅龍馬像是收到他的訊息似的，「嘲嘲」地叫了一聲，竟似在答應著。

域多連勞看傻了眼，擺出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疑惑地道：「龍……族？幻獸？這些傳說中的生物……真的存在嗎……？」

===

南亞洲的地理環境與史前時代有極大的分別。根據現代地理學家的推斷，古時亞洲文明的中心集中在

東南亞，自然地伴隨著大量的人流和各種設施；而其中，當然也包括了軍事設施。雖然實際上上代文明崩壞的原因已不可考，但是從地理、文獻等資料可以得出「戰亂」是其中一個重大原因的結論。

上代文明，人類擁有大量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這一點是可以確認的；而東、南亞洲經歷巨變的地理，正好反映出這裏是被破壞的目標和重災區的事實。在歐洲、美洲、非洲等地，古時的城市還能透過口耳相傳，大致找到原有地點的所在，但這地區卻已經面目全非。因為毀滅性武器的破壞，加上全球水位和地殼的變異，令到尋找故地的工作變得不可能。

泰國灣是其中一個可以辨認的地區。雖然叫作「灣」，曾是一個巨大海灣的這一帶在現代卻不是水體，而是低於水平線之下的低窪濕地。根據考古，泰國灣的西面曾是往東南偏南延伸一千五百多公里的半島，是文明崩壞前古泰國和古馬來西亞的部分領土，現在卻成為了連綿不斷的中、低等高度山脈。

從古時南面馬來西亞的沿岸，曾經是一道名為馬六甲的海峽，與古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群島相對，到了現在也已經消失不見——實際上，包括蘇門答臘群島在內，婆羅洲、爪哇，以及數百個西部的小島嶼，都已成為同一板塊，也就是所謂的西印度尼西亞，亦是南亞叢林的所在。這些島嶼、海峽等地理環境，只餘下以岩石和植被的分佈來區分的證據。

這裏的氣候保存了古時熱帶的一貫潮濕與高溫，叢林的面積雖稍遜於南美洲的亞馬遜流域，卻比剛果森林更廣，是許多物種的聚居之所。可是以歷史計算，南亞叢林卻沒有前兩者久遠，大部分的動植物都是從世界其他地區移居而來，然後發展出一套獨立和獨特的生態系統。

而從南美和中非移居過來的龍族也以這片森林作為家園，稱這裏為「第三龍穴」。龍族在西印度尼西亞的叢林中繁衍著，與東部森林及東印度尼西亞群島不過咫尺之距，歷史以來卻從來沒有被主要集中在蘇拉威西島上的城鎮居民發現，仍然以「幻獸」之名活在當地人的心中。這當中的原因很大部分是現代人類對森林那無意識的自我隔離，和由東南亞各個港口到東印度尼西亞那發達的海路交通。三百多年前，土之一族和水之一族曾經為印度尼西亞展開後來導致工業革命停滯不前的戰爭，土之一族的水軍就曾經視控制這段海域的水路交通為重要的戰略要綱。

相比南美洲與中非洲的叢林，南亞叢林的龍卵最常受到來自北冰原龍騎士的垂涎，原因是通往這裏的飛行路線最少涉及人跡。可是隨著接近兩個月前哈薩克走廊的重開和莫斯科塞城的陷落，失去補給據點的龍騎士唯有向東面摸索。雖然之前還沒有被亞洲西部的平民發現，結果還是引發了與闇黑軍團的零星戰鬥——龍骨峰與尼瑪部隊的戰鬥是出乎北亞洲龍騎士狩獵龍卵部隊的意料之外，卻不是近期的第一宗事件。只是闇黑帝國的情報局還是偏向把龍騎士的消息隱瞞起來，尼爾遜．荷爾上校才被攻個措手不及；若非獵魔旅團的上頭反對情報局的做法，恐怕連那遲到的警告訊息也無法傳遞過去。

由於近年龍騎士三氏族與闇黑帝國的正面衝突越趨激烈，即使兩者拉成均勢，無論龍騎士還是坐龍的死亡率也大幅增加，令龍騎士南下的次數越發頻繁。莎拉在泰國灣南面時候的推理並沒有錯，途經龍骨峰的龍騎士部隊，正以南亞叢林為目的地；而龍騎士的這個目的，從沿路發現得越來越多的臨時營地和抵抗的幼龍屍骸，亦已得到證實。

從泰國灣南面起程，三、四天的行程間，亞爾法特他們發現了三條幼龍的屍體——這還只是他們途經的森林而已，恐怕更多的龍族已遭龍騎士的毒手。身為御龍使的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固然憤怒，心地仁慈的靜心更是為牠們悲傷；至於域多連勞，似乎還難以相信傳說中的「惡龍」真實存在，加上對龍族自小以來的誤解，對於一路上看見的龍屍只感到迷惑，倒沒有特別感覺。

獅龍馬飛奔的速度果然快疾，而亞爾法特一行人終於知道牠們神出鬼沒的原因：獅龍馬奔跑時身上也發出白光，原來也是能夠使用魔法的幻獸。雖然無法肯定，熟知魔法的他們都認為這就是X經常使用

的「風滅行」的光之魔法版本。多得魔法幫助，他們前往南亞叢林的時間大大縮短，到了第五天，天氣漸漸變得濕熱，也已經可以看到逐漸高聳和茂密的森林。

擅長追蹤的莎拉在獅龍馬疾走的同時，也留意著沿路龍騎士在中途停下休息的營地痕跡。雖然龍騎士旅途之間在空中飛翔，著陸時因為坐龍的關係，營地的範圍大得擴張；加上他們在龍骨峰一役後似乎受了不少折損，一路上同時要養精蓄銳，休息得極為頻繁，追蹤甚為容易。可是令她擔心的是，在他們來到南亞叢林的邊緣時，營地的規模忽然增大了一倍有多，令她不得不得出一個結論：

「——由龍骨峰飛來的龍騎士在這裏與另一團隊合流了。」

傍晚時分，眾人都下了獅龍馬休息，任由牠們往林中覓食。隨著他們越來越接近目的地，代表了與龍騎士交手的時日也越來越接近，久經戰陣的索羅堅持把未來數天旅行的時間依次減少，讓身心都得到戰鬥的準備。

莎拉一邊在龍騎士遺留下來的營地巡視觀察，一邊說道：「這裏的痕跡甚為簇新，即使把龍族飛行的速度計算在內，也不過半天至一天的時間而已。假如X在這裏的話，應該又會說甚麼『風中有戰鬥的預感』了吧？」

禁語魔鑽早就回充了土之精靈，靜心又再變得沉默，卻無阻她的好奇心，跟隨莎拉一同觀察四周。只見她像有感而發，忽然停下腳步，向重重的林木之中看去，同時把揹著的紅木弓解下來。雖未拔箭，她的舉動已經吸引了索羅的注意力。

「小尼姑……？」索羅循著靜心的目光看去，卻甚麼也看不見。可是索羅清楚知道，雖然沒有X所追求的「未來視界」、「風之預感」般神奇，靜心對戰鬥的觸覺可是比索羅還要敏銳，哪怕只是一丁點兒的風吹草動，已足夠令她劍拔弩張。他立刻也把古劍天焚從背部的半開揚劍鞘拔出來，巨劍觸地，向著靜心的方向遙指著。

靜心的舉止還算安靜，索羅那大動作的拔劍卻發出了「錚」的一聲輕響，把亞爾法特、莎拉和域多連勞同時驚動。

「噫！」亞爾法特的心中忽然「突」地一跳，輕聲道：「龍……是被奴役的一頭！很接近！」

眾人都聽到亞爾法特的說話，默然不語，全都擺出戰鬥架勢。索羅卻在這時候輕聲問道：「只有一頭嗎？」

亞爾法特合上眼睛，用心感覺：「是的。不過我可不知道後面有沒有騎著人……」

「……那是偵察兵——牠的主人也可能在讓牠在林中覓食。」域多連勞開口說出他的分析。一路以來，域多連勞的說話幾乎比靜心還少，卻每每言必有物，說的總是重點。

索羅頭也不回，仍然看著前方，點頭道：「我想你是對的。我們先躲起來，跟著這龍騎士，應該就能找到他們的大本營。」亞爾法特、莎拉、靜心與域多連勞同時向索羅點一點頭，也就找來最接近的一株樹，隱藏自己的身影。

忽然聽得一聲吆喝和一聲龍嘯，樹林之中發出沙沙的巨響。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大約都猜到是龍騎士拉著坐龍飛起來了，卻把靜心和域多連勞都嚇了一跳；靜心甚至還把鈍頭矢搭在弓上，預備轉身就鎖定目標放箭。在靜心一旁的亞爾法特出奇地冷靜，右手搭在紅木弓之上，向她搖一搖頭，示意她別

輕舉妄動。

五人舉頭看去，剛好看見一條身上披上鐵甲的紅斑黑龍，口中咬著一頭小野豬，在空中拍翼懸浮。龍背之上，是一個披頭散髮的女子，身上穿著棕色的毛衣和皮革製的輕甲，腰間看來掛著兩柄鐵錘，手上執著連著龍嘴鐵甲的鐵鍊子，在空中環視地上。亞爾法特五人心知他們在那女性龍騎士的視野死角，不可能被她發現，但是仍然手心滲汗，實在不願在這時候打草驚蛇，失去跟蹤她到大本營的大好機會。

那女性龍騎士似乎不太耐煩，只草草看了四周一眼，手中使力一抽，坐龍吃痛，也就順著她抽動的方向在空中轉身。龍騎士再吆喝一聲，紅斑黑龍振翅往東面飛去。

「追上去！」索羅輕呼，同時把天焚回鞘，帶頭向女龍騎士飛走的方向奔跑。莎拉呆了一呆，心裏咒罵著索羅就這樣撇下獅龍馬的魯莽，卻又知道機不可失，可以省掉不少追蹤耽誤的時間，「嘖」了一聲，也跟著他的身後。靜心和域多連勞也二話不說，緊隨他們二人去了。

亞爾法特擔心地四周張望，還是不見兩頭獅龍馬的影子，嘆了一口氣，也就（吃力地）追上去，五人的身影消失於南亞叢林之中。

第九十七章：雨中會面

愛德華抬頭往天空看去，臉上剛好迎上第一滴雨點。直到今天早上，天空中萬里無雲，現在卻忽然烏雲密佈，閃電和雷鳴也越來越頻密。

「雷電交加嗎……」愛德華呆呆地看著灰色的天空，雨點越來越密。這閃電的光芒和雷鳴的巨響，又勾起了他在死之森與亨利兄弟相殘的回憶。沒有金黃色的魔法光芒，也沒有電擊魔法擦過耳邊的轟鳴，但這種自然界的雷電，實際上和魔法的版本沒有太大的分別——事實上，自然界的版本可能比起人造的魔法更加令人敬畏。

曾幾何時，小時候的愛德華極為害怕雷聲，每每在鑄鐵窖的住所遇上暴風雨，孩提時代的他總會瑟縮於被窩裏面，可憐兮兮地自個兒哭著。直到他五歲那一年，身為兄長的亨利把他從被窩中拉出來，穿著睡衣的兩個小孩子手拖著手跑到室外。在愛德華和亨利二人都被雨水淋得濕透的同時，亨利使出才剛剛學會的「閃龍擊」咒文，幼小的電柱要與天空中的閃電比光，逗得愛德華破涕為笑。不知甚麼時候開始，二人都在雨中以幼稚的童聲大聲嘶喊著，與雷聲較勁。

然後，愛德華再也不怕雷電交加的暴風雨了。

「快點過來這邊！」X的聲音在不遠處響起，把愛德華從思緒中拉回現實：「先避一避雨吧；從這雲堆看來，雨可能會下很久。」

此時二人在一個沙灘之上，沿海有十來個草木建成的小房子廢墟，還頗為簇新，想來是在近期發生的機器人偶襲擊事件中被破壞的小村落之一。讓X感到欣慰的，是這裏似乎沒有甚麼死亡的氣息，這裏的村民看來是避過一劫了。

自從由馬達加斯加號下船，順利避開帝國的邊境防衛軍離開開普敦後，在X的「風滅行」急行咒文下，加上沿路買來的兩匹馬兒代步，愛德華與X沿著南非洲的海岸線已走了近一個星期。非洲是木之一族的家，X對這裏的地勢非常熟悉，盡是挑易走但沒有人煙的路往東北而去，轉眼已到達名為馬普托的地區。馬普托在上代文明曾經是非洲南部的一個大城市，現在卻是一個地區的名稱，由數十個小村落組成。從這裏向北，就是三個月前亞爾法特、莎拉、X和瑪莉亞與木之一族族長哈辛，比亞和其他族人相遇的莫桑比克鎮近灘。

根據口耳相傳，上代文明消失之前的非洲有一個叫作莫桑比克的國家，而莫桑比克城就是其中一個大城市。被第一次機器人偶戰爭毀滅的莫桑比克鎮，就是以這傳說中的城市命名。

自從第一次人偶戰爭平息之後，成為死城的莫桑比克鎮仍然沒有復甦——事實上木之一族和跟隨他們的平民本來就是沒有根的游牧民族，失去了城鎮對他們來說並不是甚麼大事件，亦甚少會考慮重建被破壞的家園。可能是這個原因，自從二十八年前闇黑軍團入侵非洲，木之一族的人民受到毀滅性的屠殺後，闇黑帝國仍然沒法完全鎖定木之一族族人的所在，同時也免卻了木之一族滅族的危機。

灰黑的密雲此刻已完全掩蓋天空，就在愛德華拿著裝著家族兵器的長盒子，跑進X所在的小房子之內的時候，豆大的雨點「嘩啦嘩啦」地落下來，把乾燥的土地滋潤起來。

「離與族長相會的地點應該很接近了吧？」愛德華收拾心情，拍一拍身上微濕的衣服，向X問道。

X把頭上的頭巾拿開，同時拉下遮蓋下半邊臉龐的頸巾，回答道：「嗯，不過一個多小時的行程了。

」說著環視周圍環境一周，嘆一口氣道：「機器人偶的出現越來越頻繁，造成的慢性破壞也越來越大了。雖然沒有上一次戰爭的一次性破壞，人們亦有了對應的意識，但是機器人偶的襲擊竟已變成平常事，實在有點不尋常。」

愛德華找到一張小椅子坐了下來，認同道：「上一次人偶出現是突如其來的，也沒有甚麼組織性，似乎以『破壞』為目的。可是這陣子它們再次出現後，每次出現的數量都甚少，也不在乎每次戰鬥的損耗。由『馬達加斯加』上的平民口中可知，被破壞的機器零件總是無緣無故消失掉——這不就像能隱身的C型人偶幹的好事嗎？如果我的推測沒錯，它們正在把破損的人偶循環再造……」

X也撫著下顎思索，道：「這麼說來，這次人偶再度出現，背後是有甚麼陰謀了。」

愛德華點頭說道：「不錯。依我看，它們日漸頻繁的襲擊是拖延的手段——它們正在隱瞞甚麼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在『菩提樓閣』中，那叫『Ｉ』的不是說過，它們正在嘗試重建甚麼網絡嗎？從全世界都有人偶的襲擊這一點看來，難道它們已經成功……？不，這太匪夷所思了。」

房子外的雷聲再度「隆隆」地響起，X忽然站起來。愛德華從思索中抬起頭，皺著眉，看著X道：「你不像是會害怕雷聲的類型啊。」

X警覺地輕擺著頭，舉起右手的食指作一個噤聲的手勢，道：「空氣中帶著危險的氣氛！沒有生氣……是機器人偶吧？」

愛德華立即打開盒子，看見銀天蠍刺劍呆了一呆，心痛之餘，把盒子裏的黃金雙斧取出，又迅即把盒子合上。自從開普敦以來，一路上安靜無事，愛德華今天才第一次拿出武器。

雨聲淅瀝，周圍的雜音甚多，愛德華和X集中精神，才隱約聽到霍霍的腳步聲，從北面由遠至近，大約能分辨出是二至三台的人偶。他們互望一眼，甚有默契地點一點頭，也不顧雨水，一個轉身已走出房子之外，同時身上披上預備戰鬥的魔法芒，黃金雙斧與恐懼之杖高舉著。

這時候的雨勢甚大，能見度極低，伸手幾乎不能看見五指，愛德華與X瞇起雙眼，才能從雨中勉強看見三條影子。只見其中一條影子沒有雙手，另一條影子則一拐一拐的，其中一條腿似乎廢掉了；唯獨第三條影子還是完整的人型樣子，走在最前方。只是煙雨朦朧，一時之間也看不清楚是甚麼型號。

「這是……戰鬥過後逃走的機器人偶嗎？」X疑惑地打量著越走越近的三條影子，得出結論。愛德華皺起眉頭，還沒有說話，三條影子似乎也察覺到愛德華和X的存在，都停了下來。這時候兩者距離已較為接近，可以看見兩點暗淡的紅光和兩點寶藍色的光芒，愛德華立刻就能認出是機器人偶發光的雙眼。

「——咦……」愛德華仔細觀察，留意到不對頭的地方：「只有兩對『眼睛』嗎？難道第三台人偶的雙目毀掉了？」

帶頭的機器人偶看來判斷出眼前二人的敵意，首先發難，撲向愛德華；在後面的兩台卻反而後退一步。愛德華「哼」了一聲，也不念咒，就這樣迎上去，同時向X嚷道：「是重裝甲的A型！後面兩台拜託你了！」

「守護神聖老樹的森林精靈，風起雲湧，雷聲初鳴，僕人願借汝等之力量，驅除電擊之災為禍老樹，轉生現世之時——」

不等愛德華說完，X早就開始念出使用恐懼之杖的魔句，同時魔杖亦發出共鳴的魔法芒，由刺眼的綠色隨著五行相生的循環，變化到黃金色的耀眼光芒。魔杖的杖端電流四射，雨點接觸到一絲絲密密麻麻的幼小電柱，都因為高熱而蒸發掉。既然四下無人，X也不需留力，巨大的「懼．電光破」之咒爆發開來：

「——電殛！」

一個三、四尺直徑的球形閃電在X的恐懼之杖面前成形，在魔杖向前推動之下向著留在後方的兩台人偶飛射過去。同一時間，愛德華的右手斧已砍在A型人偶的肩甲之上，水花四射，卻只砸出一個凹痕：「嘖，這裝甲果然堅固！」

金系統的正宗魔術士不使用魔法，木系統的魔術士卻使出金系統的咒文，這情境看來實在有點怪異。可是第一擊失手的愛德華雖然身披魔法芒，卻仍然堅守「武力至上主義」的原則，身體往左一讓，雨中劃出一個弧形的身影，避開人偶砸來的鐵錘之手，同時看準目標，一個翻身到人偶的左後方，左手斧已劈在它的後頸關節。這一擊明顯奏效，零星的火花從裂縫中爆發出來。

這時候X的巨大咒文已轟至兩台人偶面前，電光映出前面的機器人偶的「臉」，原來是近戰型的D型，身上凹痕與裂縫處處，果然已經經歷過一番戰鬥；可是在電光之下，X才赫然發現第三台沒手的人偶竟然沒有實體：雨水打在透明的軀殼上反彈起來，才把它的外形勾劃出來。

「是隱身的C型！」X的腦袋轉了一圈，記起了在「菩提樓閣」的往事，大嚷道。廢了一條腿的D型人偶動作果然十分遲緩，面對向它轟來的「懼．電光破」魔法無法避開，把球形閃電照單全收；可是帶著光學迷彩的C型人偶雖然失去了一雙臂膀，動作仍然快疾，立刻就往左邊閃開，在D型人偶能夠把過剩的電流傳導到它身上之前，已經避過這雷霆萬鈞的咒文。

隨著「轟隆」一聲巨響，D型人偶爆發成無數小塊，在滂沱大雨中四散，愛德華也在同一時間旋風似的再一個翻身，右足飛起，踢在A型人偶被砍掉一半、搖搖欲墜的頭部後方。但聽得「卡啦」一聲輕響，人偶的鐵頭就像足球一般被踢飛，連帶數根鋼管和不知名的液體也自頸部飛射出來。

「這是以防萬一！」也不知在向誰解釋，愛德華的右斧劈在人偶破開的頸部大洞之中，同時一記「激電寄附」之咒施於黃金斧之上，A型人偶的體內發出連聲悶響，身軀抖動不停。愛德華回頭看去，正好看見沒有實體的C型人偶往左方逃逸。他把咒文收起，A型人偶失去頭顱的身軀停下抖動，軟倒在地。

X的目光鎖定在逃走中的C型人偶身上，同時已經念出「風烈破」之咒，左手向上一揚，真空的利刃劃破無數雨點，射向C型人偶。可是C型人偶早一步發覺到X的行動，硬生生凝住動作，「風烈破」僅僅在身前擦過。雖然沒有擊中，魔法帶動的氣流還是把C型人偶扯動了一下，它身上的隱身系統發出奇異的閃光，像只有骨架一般的真身顯露了半秒的時間。

愛德華把黃金斧從A型人偶的「屍骸」中抽出來，立刻借X以魔法把它緩下來的一剎那，搶向C型人偶的所在。他的身法屬高手級數，區區數十尺的距離不過一、兩秒的時間就能趕到；可是在他來到人偶面前之時，卻感到另一股氣流從不遠處攻來。下一刻，一股真空的球形魔法已轟至，正中C型人偶停頓下來的身軀。

「『真空氣旋』之咒……？」X訝異地道，同時愛德華也已停下腳步。C型人偶的裝甲幾近於無，正面擊中目標的「真空氣旋」輕易把它轟個稀巴爛，雖然沒有像吃了一記「懼．電光破」的D型人偶爆發時那麼誇張，失去光學迷彩的組件還是像被石塊丟在池塘之中激起的水花一般向周圍飛射。

一直下著的暴雨像是看見戰鬥的終結似的，在這時候慢慢停下來。雨勢漸弱，不遠處可以看見七、八人佈成甚麼陣勢，弧形包圍著愛德華和X的所在，其中正中間那人身上還散發著綠芒，明顯是剛剛轟出「真空氣旋」之咒的魔術士。他定睛一看，認得X的身影，歡喜地嚷道：「聖者！果然是你嗎？」

X微笑起來，戰鬥的架勢也放鬆下來，慢慢向忽然出現的人們走過去。愛德華沒有見過這些人，只見他們其中三人也是和X一樣的黑皮膚，而其餘五人有著不同的膚色。膚色不同，但所有人都和X有著相似的打扮，愛德華已經大約知道來者何人：「是木之一族的族人嗎？」

這時候X已走到帶頭人那裏，熱烈地擁抱了一下，回頭向愛德華介紹道：「這就是我族的族長——哈辛．比亞；這些也是我們的族人。」

愛德華把雙斧掛回腰間，整理一下斜揹袋，也走過去與哈辛伸手相握：「你們好。我是愛德華．華爾特．百立克史密夫——」

「啊，是金之一族的皇家御用鐵匠家族！」哈辛熱情地握著愛德華的手，興奮地道：「從聖者的傳訊得知，五族的魔源聖物使已經聚集在一起，果然沒錯！」

愛德華微笑回應，再不說話，往X看去，向之前的小房子指了一指，示意要拿回裝著銀天蠍刺劍的盒子。

X點了一點點頭，話題一轉，向哈辛詢問：「這三台機器人偶，想來就是各位追來這裏的了？」

「是的。」哈辛看著愛德華回到小房子的廢墟，神色變得認真：「機器人偶最近再次出現，滋擾著許多木之一族或附屬族群的村落，就像蒼蠅一般討厭。幸好與它們的第一次戰爭不同，這次沒有被它們攻個措手不及，我們亦早有預防，損害沒有上次那一次那麼大。」

他指向只剩下身軀的那一台A型人偶，續道：「這三台人偶是襲擊莫桑比克鎮以西一條小村落的機器人偶小隊的餘孽。我們昨天已經到達預定會面的城鎮入口之前，碰巧看見被這班該死的史前詛咒之物攻擊的村民的求救訊號，便趕過去，和它們打起上來了。」

愛德華此時已拿回盒子，回到他們談話的地方，好奇地向哈辛問道：「『人偶小隊』嗎？和你們交戰時有多少台？是甚麼型號的？」

哈辛向同伴看了一眼，向他們確認一下，回答愛德華道：「大約六台左右吧？都是這兩台重裝甲或近戰型的——那是看得見的人偶；直到剛才下起暴雨來，我們才發覺原來還有至少四台以上隱形的跟在旁邊。神樹保祐，我方沒有損折，只有兩人受了輕傷。」

愛德華沉吟了一會，道：「六台戰鬥型的機器人偶嗎……也沒有指揮型的Ⅰ型……不像是能毀滅村莊的數量。如哈辛族長所言，這種程度——尤其是在全世界都對機器人偶早有防範的今天——根本就只是『滋擾』而已。」

與哈辛同行的七名木之一族戰士在他們對話的同時在四周搜查，以防有一、兩台「隱身的」藏了起來向他們偷襲。這時候，大雨終於停下來，天上的密雲也慢慢散開，下午的陽光照射在地上。

X拍一拍手，道：「好了，既然機器人偶的襲擊已經暫時解決，我們進入正題吧——這一次我和愛德華兄弟來到非洲——不，來非洲和歐洲的原因。」

愛德華沒有附和著X，反而往天空看去：「.....雨過天晴了呢。」

隨著大雨的止息，莫桑比克近灘的空氣中瀰漫著泥土與海水的清香。陽光穿透雲縫，在那排殘破的草房廢墟上投下柔和的金光，彷彿將剛才冷冰冰的鋼鐵交鋒徹底抹去。愛德華握著裝有聖物的盒子，手指輕輕摩挲著木質的紋理，他感受到陽光的溫暖，卻也察覺到這份寧靜背後那股如影隨形的寒意。哈辛族長與木族戰士們的身影在光影中顯得剛毅而疲憊，他們就像這片土地上的根鬚，頑強地抓著支離破碎的家園。在這看似「雨過天晴」的瞬間，愛德華與X對視一眼，他們知道這只是風暴前夕短暫的喘息，誰知道更巨大的機器網絡，會否正像隱身的C型人偶一樣，隱藏在世界的某處，等待著下一次更為致命的獵殺。

第九十八章：深夜野營

南亞叢林之中，夜幕低垂，夜間出沒的動物和昆蟲林林總總，看不見身影，窸窣之聲卻響不絕耳。高聳的熱帶樹木之巔，是明亮的半月，從茂密的樹葉之間透射出一絲絲的銀光。

「就在這前面了。」莎拉藉著微弱的月光，仔細地檢查著周圍的環境，輕聲地向同伴說道。她先向亞爾法特他們舉起右掌，示意他們停下，然後食指回到嘴前，作一個安靜的手勢。看見亞爾法特、索羅、靜心和域多連勞點了一點頭以示明白之後，她輕輕地推開面前足有她半身高度的矮樹葉子。

從空隙中看去，數株大樹之外是一片空地。空地之上，六、七頭紅斑黑龍捲起身體，看來正在休息。在坐龍之旁是一個小小的營火，三名龍騎士圍著營火坐下來，輕聲地以亞爾法特他們聽不懂的北歐方言談話。不遠處是其餘的龍騎士，似乎和坐龍一樣也正在睡覺。在他們的身邊，一個以枯藤編織而成的巨大籃子放在一旁，裏面可以看見三顆十寸左右大小的墨綠色龍卵。

莎拉放開按下的葉子，營地的景象消失於他們的眼前。她回過頭來，左手揮了一揮，往原路走回去。亞爾法特四人明白她的意思，也靜悄悄地跟在後面。

走了好一段距離，莎拉才停下來，向同伴們解釋：「七頭幼龍，七名龍騎士。他們似乎也拿著數顆龍卵——應該是主陣營之外的偵察班，看守著營地的外圍。」

索羅低頭思索，道：「對方數量太多，假如不能一次過解決七人的話，就有機會打草驚蛇，讓他們通風報訊。」

「即使能夠一次過解決七人——」莎拉搖頭補充道：「我們可沒有能阻止幼龍被驚動的方法。在不可以胡亂傷害無辜的坐龍的大前提下，這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這班施主不願意濫殺無辜，更視眾生平等，善哉、善哉。）

靜心靜靜地看著他們，心中暗暗嘉許著。亞爾法特嘆了一口氣，加入討論：「假如愛德華和他的『莎蓮娜之青銅豎琴』在這裏，就可以用那髮絲一般的琴弦，一次過把所有人都制服了。」

「.....無聊的仁慈。」域多連勞忽然插口，語氣帶點不屑，道：「你們來是為了阻止龍騎士屠殺龍族，他們坐龍的犧牲是必要的。」

「那是因為你沒有接觸過這些幼龍！」亞爾法特不滿地反對著，道：「龍族是有高度智慧的生物，這些幼龍自小被奴役，是無辜的，哪能就這樣殺掉？」

索羅嘆了一口氣，卻有點贊成域多連勞：「的確，實在沒法同時說服七頭龍呢。記得當時在聖彼德堂，單單要受驚的幼龍冷靜下來，就花了不少時間了。事實上，恐怕除了亞爾法特之外——可能還有莎拉吧——能與龍族冷靜地溝通的應該沒有誰了吧？小尼姑是一個好人選，但卻沒有與龍族溝通的經驗，只怕她自己也大吃一驚.....」

「或許——」莎拉托著腮子，思索著辦法：「記得當初在中東石林的雙頭大蛇事件嗎？」

索羅緊接著她的說話，「啊」的一聲道：「內封的『逐龍之印』！施下一個特小型的結界，不讓坐龍飛走嗎？嗯，如果真的能夠成功的話，倒是一個好方法。」

當時為了保護人類不再被雙頭大蛇襲擊，亦為免全種族的雙頭大蛇被莎拉和X抹殺掉，亞爾法特發動了一個小規模的「逐龍之印」，把牠們的行動範圍限制在十多里的直徑之內。

亞爾法特呆了一呆，搖頭嘆息道：「不可行。第一，我根本不知道把『逐龍之印』發動的條件和方法；第二，即使我能夠施下結界，我可不知道有沒有把結界解開的方法。把牠們留在這裏，不就是不人道的監禁嗎？更何況上一次的結界有十多里的範圍，在這環境根本就不適合。」想著想著，越來越覺得自己這不知有著甚麼未知的能力、就算知道的能力也不知怎麼發動的「光之遺裔」的這個身份不知所謂，有點氣惱。

「……總而言之，」域多連勞這時卻把鐵棒擱在草地上，向著那偵察班的營地看去：「只要不傷害牠們，令龍騎士的坐龍不能飛走就行了吧？」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靜心呆看著他，不知他在打甚麼算盤。那邊廂，域多連勞已一邊向那營地走去，一邊說道：「那七頭坐龍都正在休息，只要加上『神委頹頓』，就能令牠們投入夢鄉，睡個不知時日。那麼——」

域多連勞想做就做，身上已自散發出金黃色的魔法芒，續道：「——那七名龍騎士就拜託你們了。連續使出七訣『神委頹頓』，恐怕已是我的極限。」

「慢——」亞爾法特還未趕得及阻止，域多連勞已一個閃身穿過矮樹叢，走到集中在一起的幼龍們的身後。他心中念起咒文，身上金光燦爛，七道「神委頹頓」的電流同時從他的手上放射出來，導入聚在一起的七條紅斑黑龍的頭部。

（這苦行僧說做就做哦！）

靜心不知好氣還是好笑，同時感到戰鬥的氣氛，回頭一看，索羅和莎拉已經一個閃身，分別搶向兩組龍騎士的所在。這時候營火之旁的龍騎士似乎也稍稍感到氣氛不對，站了起來。可是可能沒有預計到會有人忽然襲擊，他們的臉上都是好奇的樣子，向坐龍的方向看去。

只見七頭幼龍身上都泛起與域多連勞共鳴的金黃色魔法芒，本來還有動靜的眼珠子像是繫上了石頭似的，疲憊地緊緊閉上。到了這一刻，就算再遲鈍的他們都立即知道出事了，當下把腰間的鐵錘都抽出，同時正要大喊出來。

「太遲了啦！」索羅的身影在營火之旁出現，古劍天焚已高舉過頭，魔法之火點燃起來。索羅的劍勢順帶捲起面前的營火，猶如一條火藤一般砍向三人。可是突襲的攻勢當然無法阻止他們的喊叫，看似睡著的三名龍騎士也被驚醒。

可是，驚醒的三人也就只能「驚醒」而已，醒來的他們忽然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動彈，莎拉的輕聲咒罵緊隨而來：「笨蛋索羅，既然是『偷襲』，就不要出聲好啦！」

莎拉的雙手打著一個三角形的手印，右手的腕上掛著空空的皮水壺，顯然平湖水鏡已經祭出，此刻正由霧態急速轉化為固態，正是「水鏡．幻霧寒獄」之咒，把三名躺著的龍騎士牢牢地凍結於地上。

既然被委派在最前線站崗，這一小隊的龍騎士倒也不只是一般小嘍囉的級數，面對索羅的三人之間似乎甚有默契，由手持雙錘的大漢立穩馬步，獨自擋格索羅的砍擊，阻延他的攻擊，同時另外二人已自向左右躍開，身上泛起一紅一黃的光芒，預備向索羅還擊。

（咦……不對！一、二、三、四、五、六……應該還有一人！）

靜心一邊旁觀著戰況，一邊已把紅木弓和鈍頭矢握在手中，以她銳利的目光掃視著由營火暗淡地照亮著的周圍環境：（在哪裏……？）

像是看穿靜心的心思似的，亞爾法特指著右前方，輕聲嚷道：「那邊！」

得到亞爾法特的指示，靜心的眼光已經抓住在黑暗中奔跑的身影，不到半秒的時間，鈍頭矢已經疾飛向第七人，破風之聲與沉沉的「噗」的一聲輕響幾乎同時傳來，正中逃走中的龍騎士的後腦，把龍騎士通風報訊的危機暫時解除。

那邊廂，三人對上一個索羅，卻低估了他的實力，以為只需一名戰士就能輕易擋下他的巨劍劍擊。只聽得「鐺」的一聲響，古劍天焚硬生生地砍破使雙錘的龍騎士的防線，深深陷入他的左肩之中，血花四濺。受重創的龍騎士痛苦地大叫，站著昏迷過去，同時身上燃起火來。旁邊的兩名龍騎士雖然驚訝，畢竟仍是久經戰陣的好手，一訣「閃龍擊」和一訣「轟火龍」之咒已同時進襲，攻向索羅。

只聽得「轟隆」一聲巨響，兩大系統的攻擊咒文已正正擊中敵人。莎拉擔心地嚷道：「索羅！」同時身邊的水氣已經聚集起來，「玄冰散彈射」之咒隨著她的寒霜匕首的揮動，散射向一金一火的兩名龍騎士。那兩名龍騎士戰鬥至此，已經知道對方大概的人數，也不酣戰，一個轉身已避開大堆的冰彈。

可是「玄冰散彈射」只是前奏，身法快極的莎拉已閃至金屬性龍騎士的身邊，吆喝道：「既不是福特家族的人，本小姐就不必手下留情了！」

寒霜匕首的刃上不知何時凝結起冰封之劍，被莎拉盯上的龍騎士沒有預計到這藍袍女子的速度，驚訝地張開口，還沒有發出聲響，胸腔已被冰劍刺穿，眼看不活。

「好危險！好兇殘！」索羅的聲音從大堆煙霧中傳來，莎拉喜出望外：「大笨蛋沒有事嗎？」

煙霧之中索羅的身影向火屬性的龍騎士搶去，身上的火焰圓球若隱若現，自然是以「炫火加護」之咒把攻擊都擋下來了：「幸好我的魔法護罩比起妳的冰彈強上這麼一點點——妳要把我弱不堪風的身體也打穿嗎？」

「呸，你哪裏弱不禁風了！」二人帶著玩笑的對罵之間沒有忘記攻勢，「靈火蛇」與「玄冰刺槍」兩記魔法已瞄準火屬性的龍騎士疾飛而去。龍騎士看見同伴被莎拉擊殺與被索羅一擊打倒，早就知道這二人並不好惹，發出攻擊咒文之後已立即念出「炫火加護」之咒，同時深深吸一口氣，身形向下一墜，千鈞一髮之際避開直擊，可是火焰的防護罩已被掠過的「靈火蛇」抵銷掉了。

索羅和莎拉同時「嘖」的一聲，正要追擊之際，一枝鈍頭矢無聲無息掩來，正中龍騎士的額心。這一擊雖然留力，當代「司矢僧」的力量可非同小可，龍騎士悶聲不響已然昏倒過去，倒於地上。靜心的焦急而斷續的說話傳來：「殺生……不可亂來！」

「嗶——」

尖銳的口哨聲從他們身後傳來，緊接著的是因為魔力源耗盡已幾乎累倒的域多連勞的警告：「龍騎士跑出來了——」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靜心一同回頭，索羅皺眉道：「莎拉妳不是把他們困在水鏡的冰櫃之中的嗎？」莎拉一樣一時想不到箇中緣由，視線對上剛才被冰封的龍騎士後才恍然大悟：「好心狠手辣的戰士！」

只見他們眼前燃著熊熊的紫黑色烈火，左右兩旁是龍騎士的乾屍，明顯地闇屬性的這名龍騎士強行吸取了同伴的血液，過載血之契約，以高熱燃燒起來。面對這高熱的黑火，即使堅固如平湖水鏡築構的冰牢，也抵不住魔力而溶解——

「——不對！莎拉的『水鏡』系統咒文不可能這麼容易破解！」亞爾法特幾乎大叫出來，實在無法相信身為水之魔法使高手的莎拉所施放的冰封咒文竟就這樣失效。

域多連勞從睡死的七頭坐龍後面疲憊地走出來，道：「是因為她把集中力分散了——因為擔心被夾擊的索羅。」

他以毫無感情的語調說出見解，眾人倒知道這是旁觀者清的事實；可是莎拉的臉卻在瞬間紅得通透，口吃地道：「這、這、這、這……沒有這回事！本、本、本小姐還要擔心別人嗎？尤其是這大笨蛋！」

「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我們眼前有很大的麻煩呢——」索羅似乎沒有留意到莎拉表情的變化，只緊張地看著那趁亂掙脫冰封牢獄的闇屬性龍騎士的背後。

亞爾法特與靜心也循著索羅的目光看去，嘴巴驚訝地張大，不約而同地只能吐出三個字：「這數量……」

掙脫冰封魔法的龍騎士的口哨明顯地成功警示同伴，野營之後的叢林之中一頭又一頭的紅斑黑龍逐一飄浮起來，背後都騎著龍騎士，紅、橙、黃、紫的魔法芒佈滿天空，數來至少五、六十人。

亞爾法特才剛剛回過神來，驚道：「除了金屬性之外，還有……火、土與闇屬性的龍騎士嗎？！怎麼沒有聽聞過？」

面對這龐大的數量，即使好戰如索羅也暗自心驚，身體因為戰鬥之前的興奮顫抖著：「闇屬性的我們本來就知道一個了，本鄉帶領的獵魔團小隊之中不就是有一個甚麼風暴行者的嗎？他本來就是闇屬性的龍騎士，不知怎麼現在成為了水屬性罷了。既然在歐洲見過金屬性的，又有闇或是水屬性的，有火、土二系統的龍騎士倒不是甚麼稀奇事！」

尷尬完畢，莎拉也回復到戰鬥的狀態，既然本來預想的偷襲失敗，腦中急速地思考著將戰局拉向他們一面的可能性：「每次遇上龍族時，都因為牠們能夠飛行而令我們落在下風——在這數量之下任由牠們在空中轟炸的話，我們將會束手無策！現在我們所在的空地，不是戰略的上佳之所……我們必須到叢林包圍之處，一來得到掩護，二來能借樹木縮減高度上的劣勢——」

「——不。」靜心忽然再開金口，這一次的句子似乎經過深思慮，一口氣地說出來：「只要令牠們不能飛就可以了吧？」

莎拉想了一想，搖頭道：「使用重力咒文嗎？即使範圍再大，也不可能概括這數量的龍騎士；而且也將會令我們自身難以行動——危險！」

被召來的龍騎士當然不會任由這班外來的不速之客堂而皇之地在他們面前討論對策，在北歐方言的吆

喝下，數記火系統與金系統的攻擊咒文已往亞爾法特五人招呼過去，逼得他們不得不先避其鋒，往左右逃竄。同一時間，土屬性的龍騎士已開始展開陣勢向他們飛來，正要施放限制他們行動的重力魔法。

危急之際，靜心不再花心機思考用甚麼詞彙解釋，右手本來拿著的箭矢收回腰間箭筒之中，轉而把紅領巾之下的禁語魔鑽抽出來，讀出禁語：

「『急』！」

禁語魔鑽與靜心身上發出共鳴的橙棕色光芒，以她為中心作波狀向外急速擴展，有點像金系統魔法的急性「磁幻佈網」防禦咒文。亞爾法特、索羅、莎拉與域多連勞都不自禁向後縮了一下，卻沒有感覺到預期之中的暗湧，空中的龍騎士卻在光芒掠過之後一隻一隻地從空中掉下來。

「減弱高空中空氣的摩擦力，令惡龍拍翼無法產生阻力，在空中維持飄浮的狀態……就是之前小尼姑說的引力操控魔法之一嗎？」一反平常的遲鈍，索羅竟然立刻聯想起靜心之前在泰國灣以南對土之魔法的解釋，無意中透露了他對魔法和戰鬥的天賦與理解。

靜心看看魔鑽，使用了如此巨大的魔法之後仍然沒有變成黑炭，說明土之精靈的存量猶豐，也不多解釋，只點了一點頭，算是證明了索羅的推論正確，仍然集中精神維持著引力魔法，製造出一個廣範圍的「禁飛空域」。

亞爾法特瞪大眼睛看著索羅，實在不太明白他說了甚麼不可思議的話，半側著頭思索著。莎拉倒明白索羅的解釋，語氣由擔憂轉變為帶點希望：「雖然仍然大比數地以寡敵眾，龍騎士下地，我們的勝算倒是提高了！」

最初從冰封咒文中掙脫的闇屬性龍騎士最接近亞爾法特他們，在空中掉下來的龍騎士陣腳大亂之際，沒有放過機會向他們搶攻，「天火焚」的紫黑色魔法火牆已轟向敵人。

在他正面的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靜心立刻往旁一讓，避開攻擊魔法，正要還擊之時，域多連勞不知從何處在那龍騎士的身後冒出來，鐵棒重重地砸在他的後腦之上。這一擊正中要害，龍騎士往前仆倒，口噴一口鮮血，不知是生是死。

亞爾法特四人往域多連勞看去，只見他攻擊後失去平衡的身體再次站直，然後把鐵棒插在地上，胸前一挺，深深吸一口氣，抖擻精神道：「魔力源是處於低下的狀態，體力倒還有一點。」說著往龍騎士大軍那邊看去。

只見倒地的數十頭坐龍不停地拍翼，數頭幼龍成功飄浮起數尺，卻無法更往高處去；而大部份的龍騎士都已瞭解到他們已經失去名為「天空」的戰場優勢，卻只令他們更加憤怒，翻下坐龍，向亞爾法特五人奔來。

「將會是很艱辛的戰鬥。」域多連勞執起鐵棒，平平指著前方，胸前的珠鍊抖動著，即使沒有散發出魔法芒，平靜之中仍然帶著濃烈的戰鬥氣息。

索羅「嘿」的一聲輕笑，有點讚揚眼前這苦行僧的骨氣，雙手緊握天焚巨劍，目光鎖定攻來的龍騎士，也道：「獵殺龍族的，不能饒！」

亞爾法特「骨碌」一聲吞一口唾液，沒有接受過格鬥訓練的他不知道該擺出甚麼架勢，努力地參考著

同伴，手足無措地舉起雙手。

隨著靜心手中禁語魔鑽爆發出沉穩的橙棕色光芒，原本喧鬧的叢林上空瞬間陷入了一種詭異的沉重。數十頭不可一世的紅斑黑龍，像是被無形的巨手生生從虛空中拽落，巨大的肉翼在稀薄的阻力中徒勞地拍擊，伴隨著龍騎士們驚恐的呼喝聲，沉悶地重摔在潮濕的泥土與斷裂的枝幹之間。銀色的月光被密集的魔法芒攪碎，紅、橙、黃、紫的流光在林間交織錯落，照亮了亞爾法特那張因緊張而蒼白、卻又不得不直面死亡威脅的臉龐。在這一刻，攻守之勢雖然依舊懸殊，但「天空」已不再是敵人的盟友。五人背靠著古老而幽暗的熱帶巨木，面對著正前方如潮水般湧來的憤怒身影，這場發生在南亞深處、實力極其不對稱的困獸之鬥，才剛剛拉開血色的序幕。

第九十九章：無常地獄

龍騎士三姓：皇后、西伯利亞、斯法爾巴德，分別代表了火、土、金三大系統的魔法；而當中偶有非純粹血統，或本來沒有魔力儲存能力的族人，則大部分選擇了進行血之契約，得到闇屬性的魔法。身騎飛龍，高高在上，能夠使用進行空中轟炸的魔法成為了作為龍騎士的必要條件。

可是，同樣因為經常在空中的關係，絕大部分的龍騎士都不會修習多餘的咒文，直射式的攻擊魔法成為他們的攻擊主導。於是火系統的「轟火龍」、「火彈破」；金系統的「閃龍擊」、「電光破」，以及闇屬性的同型魔法「闇黑波」就成為了龍騎士在空中轟炸的主要咒文。至於在空中飛行的土系統龍騎士，自然與土石系統的土之魔法無緣，在同伴之間作為施發攻擊性的輔助咒文的存在，幾乎清一色地使用增加重力的「阿鼻道」咒文，限制著敵人的行動。在歷史上——至少在平民不知道的歷史之上——但凡牽涉到三姓同盟同時出現的大規模戰爭之中，這樣的陣式為龍騎士帶來極高的勝率，幾乎毫無瑕疵。

即使現在面對三大族的魔源聖物使，外加一名金之魔法的高手和擁有能夠複製魔法的「模仿之眸」的「光之遺裔」也不例外。

雖然靜心使用「魔鑽．畜牲道」咒文，限制了龍騎士大軍在空中制壓的優勢，但在人數超過十倍的大前提下，即使高手如索羅、莎拉和域多連勞，也被排山倒海的人海戰術壓倒。靜心為了維持引力咒文，根本不能成為戰力；域多連勞因為七訣「神委頹頓」，只餘下一點點的體力；戰鬥整夜至今，幾乎是獨撐大局的索羅及莎拉已經身受無數的傷，連負責施放複製咒文的亞爾法特也因為保護靜心而傷了右臂，動彈不得。

五人的犧牲倒不是毫無成果，五、六十人的龍騎士大軍到了這刻，只剩下三十多人而已；然而最初被打倒，受了輕、中等程度傷害的龍騎士，到了這時候卻又已回復過來，再次加入戰鬥之中。

在這一面倒的局勢之中，到了這關頭，亞爾法特終於再次動用了「御龍之紋章」，身在叢林之中、作為龍族的守護獸的數十頭三眼聖狼出現在亞爾法特他們的身邊，一同奮力抵抗著龍騎士的暴虐。可是面對如此大軍，三眼聖狼被殺個死傷狼藉，反而令到亞爾法特深深地後悔著。

「不是你的錯！」莎拉按著右腹，口角盡是血跡，看著痛哭著的亞爾法特，趁著戰鬥之中難得的空檔安慰著他：「假如不把龍騎士擊退的話，狩獵龍卵後這裏的龍族將會被屠殺。我們可不能讓他們繼續作這樣的罪孽——三眼聖狼亦因此存在，與我們共同進退！」

莎拉的話才剛說完，另一名走近的龍騎士已大喝著，以巨錘的錘柄尖端捅向她，要把她置諸死地。重傷之中的莎拉咬緊牙關，正面迎敵，冰封之刃格向敵人，「鐺」的一聲勉力把錘柄擊開。可是在龍騎士的身後，另一名女性的龍騎士又已搶出，鐵錘砸向中門大開的莎拉。

「小心！」亞爾法特抹乾眼淚，左手急揮，複製起索羅的「靈火蛇」之咒要為莎拉解圍。只是火蛇未至，第三名龍騎士已經趕至，鐵錘揮動之處，正好把亞爾法特的魔法打開。

莎拉重傷之際已無力反擊，正要硬生生吃一記重錘之際，一頭滿身血污的三眼狼從旁邊撲出，張開利齒咬住女龍騎士的右臂。女龍騎士吃痛怒吼，右臂急揮卻無法掙脫。剛才為她擋了亞爾法特的「靈火蛇」之咒的龍騎士回身一錘，正正擊在三眼狼的腦袋之上，本來已經重傷的三眼狼就這樣活生生被砸死。

「嗚呀呀呀！」眼看又一頭三眼聖狼身死，亞爾法特悲痛之中使出一記「轟火龍」，這一次再沒有人阻擋，正正擊中擊殺三眼狼的龍騎士背心。吃了一記重重魔法的龍騎士「哇」的一聲吐出鮮血，仆倒在女龍騎士身上昏迷過去。

趁著混亂，莎拉的冰劍已反手一刺，穿透第一名向她攻擊的龍騎士的肚腹。那龍騎士眼前一黑，知道生命將到盡頭，垂死之間巨錘急揮，不偏不倚地擊在莎拉胸前。莎拉口吐白沫，似乎感覺到肋骨斷了數根，目中盡是血紅，一陣暈眩之下終於昏倒過去。

那女龍騎士此時推開屍身，怒吼著向亞爾法特發出一記「火彈破」。亞爾法特本欲避開，卻沒有忘記背後的靜心，咬牙舉起左臂硬吃了一記火球，往後便倒。女龍騎士一擊得手，錘交左手，已往昏迷的莎拉擊去，眼看要把她擊殺在錘下。

只聽得「鐺」的一聲巨響，卻是域多連勞趕到，以鐵棒格下錘擊救了莎拉一命。

「在下只想尋找『墜落之地』，阻止人偶對人類的屠殺；這五族的魔源聖物使的力量，是在下所需要的——不能在此被你們抹殺。」域多連勞臉上盡是鮮血，左額腫起來，眼睛也幾乎看不見，可是出手卻還沒有手軟，即使對手是女性，鐵棒卻不留情，重重地擊在她的頸上。女龍騎士的咽喉被一擊破碎，眼中血絲滿佈，口中鮮血溢出，倒在域多連勞腳下。

（這.....這是修羅地獄！）

靜心的精神力都使用於維持魔法之上，卻沒有失去對周圍的警覺。眼看著同伴倒下復又站起，前來協助的三眼聖狼一頭一頭地被擊殺，為了根本還沒有見過面、苟延殘喘於南亞叢林這裏的龍族，與來自北方冰原、罔顧生命、窮兇極惡的龍騎士拼上生命戰鬥，她的心在淌著血。

她用心感覺著胸前的禁語魔鑽，維持了「魔鑽．畜牲道」之咒一整夜，土之精靈的存量已經不多，更添壓力。

域多連勞把稍稍回復過來的莎拉扶起來，背後卻又吃了一記「轟火龍」，與她一同跌倒在剛剛擊殺的三名龍騎士的屍體身旁。亞爾法特怒喊著，一記又一記的「火彈破」向前方亂丟，把欲前來追擊的龍騎士腳步阻延；而遠處的索羅雖然擔心著他們四人，卻身負進擊的任務，此刻滿身傷痕地被包圍著。

「可惡的龍騎士啊！」索羅早就想解放「火神」，苦於身在叢林之中，加上周圍無數無辜的幼龍和重傷的同伴，無法使用這個幾乎可以肯定會玉石俱焚的巨大禁咒。陷於五人包夾的劣勢之中，索羅大喝一聲，「炫火加護」之咒已構築起來，把數記錘擊和魔法擋下。不待龍騎士的攻勢加劇，變化的「火箭破」已經爆裂，把眾人逼開。

索羅一個閃身已回到亞爾法特身邊，同時古劍天焚已經高舉，一把二十尺高的火焰衝天，正是「擎天火」的起咒式。趕至他們面前的十多名龍騎士大約知道這咒文的厲害，連忙停下來向左右四散；可是索羅酣戰至今已經憤怒無比，可不只要開路而已。只見他的「擎天火」既已成形，下一刻巨劍已往左前方斜砍下來，把攻擊範圍之內的五名龍騎士一次過燒著。在龍騎士的慘叫聲之間，索羅怒吼著，雙臂青筋暴現，繼續維持著火焰巨劍的型態，由左至右橫掃過去。沒有預料到索羅的橫向攻擊，在他右前方、以為自己避過一劫的六、七名龍騎士走避不及，一起葬身火海。

這一記橫掃千軍氣勢如虹，一時之間把僅餘的二、三十人嚇住，不敢再攻過來；可是為了換來這一刻的喘息時間，索羅的體力已經透支，跪倒下來，右手單手拿著古劍插於地上，氣喘連連。

「這樣下去沒完沒了！」索羅極度疲勞之餘火氣不減，大聲謾罵著。莎拉與域多連勞此時已經互相支撐著再次站起來；而亞爾法特左右臂雖然皆受重傷，也勉強倚在靜心所在的小樹之旁，忍著痛憤恨地道：「可恨的『光之遺裔』身份啊！沒有X的回復咒文作為原型，就沒有辦法施行複製的魔法……這狗屁的『模仿之眸』有甚麼用！」

「——嘎！」靜心的身上忽然閃爍出巨大的光芒，然後變得暗淡。亞爾法特他們都留意到不對，一同回頭看著她。只見她跪了下來，手上的禁語魔鑽終於變成黑炭般的狀態，語帶哭音：「土之精靈的存量——」

「糟——」四人異口同聲，都知道危機逼近。域多連勞更是咬牙切齒，憤慨地道：「難道還沒有找到『墜落之地』，就要在此一命嗚呼嗎？」

在野營對面的龍騎士你眼看我眼，已經留意到對方已是強弩之末，忽然之間又再大喊起來，二、三十名龍騎士同時向亞爾法特五人跑去，要做個了結；而三、四頭紅斑黑龍已經發現能夠再次浮空，一同拍翼慢慢地飄浮起來。

「才不能就這樣放棄！」索羅再次運勁，古劍天焚往橫急揮，巨大的火牆在五人身前展開，正是「天火焚」之咒。可是他之前損耗的魔力源還沒有完全回復，這一下是勉強使力，當下傷及自身，「哇啦」一聲嘔出一大口鮮血。

「索羅！！」莎拉擔心地呼叫，再不顧尷尬，滿身是血的身體撲向索羅，攙扶著他看來快要倒下的身體。

「不……不必擔心嘛……咳咳！」索羅雖然還是嘴硬，身體狀態畢竟騙不了人，說完這一句話後眼前一花，幾乎昏倒過去。

可是使盡全力的這堵火牆卻總算發揮了作用，再次把逼近的龍騎士逼開；但是這時候數名龍騎士已經發現坐龍能夠再次飛翔，立刻往陣地處跑回去。亞爾法特他們都知道，到得他們騎著坐龍在空中攻來，就是他們的末日。

靜心這時卻滿臉淚光，說道：「貧僧實在不想使用啊……」

索羅聽得出她的話中別有深意，急急問道：「使用甚麼？這是生死關頭了，有甚麼秘寶就快拿出來吧！是甚麼收起來的魔石嗎？」

只見靜心搖著頭，握緊手中變成黑炭狀的禁語魔鑽，道：「禁語魔鑽的咒文之中，還有一訣禁咒，是唯一兩訣不使用禁語作為發動條件的咒文之一。還有——」說著把魔石拿起攤開手掌：「——魔鑽必須在這個『滅佛』狀態。可是這一訣咒文一經發動，就是生靈塗炭、毀滅天地的至惡之事……貧僧……貧僧……阿彌陀佛！」

「這罪孽就由我們一起承擔吧！」亞爾法特跪坐在靜心的面前，激動地說道：「為了挽救被殘害的龍族……不，假如連挽救龍族這一點小事也做不到，如何談得上根絕血之魔法！」

遠處的龍騎士已經騎上坐龍，在空中飄浮起來；而靜心卻仍然在猶豫：「即使把無辜的幼龍們也盡數波及？貧僧沒有施放這咒文的經驗，不知道能否控制這一訣魔法——」

「——『諸行無常』……」打斷靜心的說話，索羅打著寒顫坐倒下來：「小尼姑要使出土之魔法的終

極破壞咒文……嗎？」

三個月前，索羅、愛德華和當時還在生的伊沙貝拉為了修理斷開兩截的古劍天焚，前往南歐鑄鐵窖的途中經過海格力斯之柱，曾與「魔陶劊子手」林天勇展開了一場死鬥。當時初次面對他的「魔陶土俑」時，愛德華就曾懷疑過他是否要使出「諸行無常」。

曲終人散之後，索羅曾向愛德華詢問過這一記驚天地、泣鬼神的所謂「末世咒文」是怎麼一回事，愛德華自然詳盡地把這一段轟動金、土二族族人的歷史告訴給索羅。當時的索羅雖然震驚於這咒文傳說中的破壞力，畢竟聽過就算；可是到了這刻，卻不禁嚇出一身冷汗。

這一段逸事索羅與愛德華卻沒有告訴給亞爾法特等人知道，亞爾法特和莎拉既然不知道這一段典故，也就對他和靜心的不安一頭霧水。可是域多連勞畢竟是歐洲人，總算知道這一段歷史，聽到「諸行無常」一詞，不禁也動搖起來。

「——沒有時間猶豫了。在這邊失去性命，就沒有辦法拯救更多的生命……之前說過了，無聊的仁慈不能救世，幼龍只能無奈生不逢時——嗚！」域多連勞正在嘆氣解釋，忽然之間感到身體重了幾倍，卻原來是在空中飛來的龍騎士中，使用土屬性重力魔法的術士已先行使出「阿鼻道」之咒，壓制亞爾法特五人和僅餘的數頭三眼聖狼的行動。

緊隨而來的是數記「轟火龍」之咒，卻在亞爾法特緊急展開的複製版「炫火加護」之下被擋下來。莎拉身上的藍光暴現，身邊的水氣急速形成冰彈，「玄冰散彈射」之咒一邊以極大的廣範圍往空中的龍騎士飛射過去，一邊大喊著：「現在就死掉的話，就甚麼也做不成了！敵人要取我們性命，難道我們就要引頸就戮嗎？」

莎拉的魔力強大，使出的冰彈威力算是數一數二，可是在數訣重力咒文之下，連紅斑黑龍的龍爪也碰不著就在空中回跌。一眾龍騎士狂妄地大笑著，「轟火龍」與「閃龍擊」之咒如下雨般轟向五人。幸好亞爾法特使用的「模仿之眸」用的是大氣中的精靈而非自身的魔力源，大範圍的「炫火加護」雖然在高重力之下嚴重變形，保護作用倒沒有因為使用時間長久而變弱。

在「阿鼻道」之咒的影響之下，所有人都步履維艱，靜心卻下定決心，向前艱辛地踏前數步，立於亞爾法特、索羅、莎拉與域多連勞之前。她抹去眼角的眼淚，喝道：「阿彌陀佛……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既然貧僧要踏上修羅之道，殺戮的罪名，就由貧僧去背負！」

「妳不是獨自一人的！」亞爾法特雖然不需魔力源維持著「炫火加護」，重了幾倍的自身體重卻成為沉重的累贅，加上勉強舉起重傷的雙臂，到了這刻已經是燈枯油竭，唯獨是要保護所有人的決心讓他苦苦支撐。他在極度痛苦之中還在鼓舞著靜心：「保護之心——我們和妳一樣啊！」

靜心回頭環視眾人，大家都以肯定的眼神回應。她的目光落在亞爾法特身上，向他點頭致謝，確認過同伴與三眼狼都在自己身後之後，猛地回頭，雙手把黑炭狀的禁語魔鑽高舉過頭，輕聲道：「滅佛魔鑽啊，請讓貧僧好好控制你——不，貧僧必須把你控制著！貧僧不會讓你失控的！」

在空中轟炸的龍騎士只見地上一大片橙棕色的光芒在靜心的身前展開。光芒不以球形向外擴展，卻像一個貝殼一般由原本的一直線向上下左右打開，直至把她身前的數百尺範圍籠罩。但在光芒要超越靜心左右時卻激烈地閃爍著，似乎被她使盡全力控制著漫延。不到數秒，這巨大的光芒已把空中和地上所有的龍騎士包括在內，一時之間卻甚麼也感覺不到。

面對這奇異的景色，數十名龍騎士的攻擊都停了下來，在空中互望著。只聽得一聲吆喝，一名身穿紅

棕毛大衣、貌似首領的龍騎士以北歐語急急說著甚麼，然後把手中鐵鏈用力一拉，坐龍吃痛之下往上急飛，明顯察覺到勢色不對想要逃離光芒範圍。其他的龍騎士見首領如斯緊張，雖不明所以但也開始向左右四散。

在地上的亞爾法特見龍騎士攻勢停了，也就解開「炫火加護」的護罩，雙膝跪地嘎嘎地急喘著；而索羅、莎拉與域多連勞卻因為眼前的景象看傻了眼，知道這是名為「毀滅」之前的寂靜。

「這.....這就是『諸行無常』嗎——」索羅緊張地吞了一口唾液；話音未落，緊接著是一聲低沉的轟鳴和數條由地上往天空閃爍延伸的地閃，把所有人都嚇了一跳。

只見空中的龍騎士此時像無頭蒼蠅般左搖右擺，卻無法飛離橙色光芒範圍之外；其中數頭坐龍更忽然失去浮力急墜，一名龍騎士甚至失足從龍背上跌進之前索羅施放、現在火勢已減弱的「天火焚」之中。在低空跌下雖然未死，但火燒身軀讓他發出淒厲慘叫，在地上急滾。

域多連勞深深吸一口氣，語氣帶著驚悸的抖顫：「引力的異常——接著的就是——」

就在他說完這句話後，地上發生強烈震動。即使亞爾法特一行人不在影響範圍內，劇震仍令重傷的他們失去平衡坐倒在地。

索羅見識過林天勇施放「魔陶土俑」時的地動山搖，這次的晃動卻比那一次強上數十倍。想到這點，即使好強如他也禁不住發出驚慄的顫抖：「小王子所形容的，還不及現場這裏的十分之一.....」

靜心的眼中再次泛出淚光。此時，在不規則的地閃光照耀下，可以看見「諸行無常」範圍內的引力已經混亂無比，數名龍騎士和十頭左右的坐龍在空中被完全沒有規則地拋擲，似乎都已被離心力拋得昏厥，鮮血從口中四濺。其餘的龍騎士有的墮地跌死，肢體不規則地扭曲；倖存者則在地上狼狽晃動，滿臉驚恐。

「——來了！」莎拉大約猜到了這之後會發生的狀況。

只聽得地裂之聲處處，更多因礦石摩擦發生的閃電激射而出，無數岩石在範圍內如獠牙般向天空四處插出，高達數十尺。大樹在石牙間被撕裂，夾在其中的龍騎士血肉之軀更是瞬間破碎，現場慘號聲與血肉橫飛。隨後，地殼中的熔岩開始從裂縫溢出，倖存者被岩漿濺中，四肢瞬間熔掉，發出絕望的呼喊。

整片叢林彷彿在這一刻活了過來，卻是以最猙獰的姿態發出怒吼。橙棕色的禁忌光幕內，重力規律徹底崩壞，原本生機勃勃的熱帶植被被無數破土而出的巨大石樁絞碎、撐起，化作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白骨石林。那些曾經翱翔天際、代表權威與暴力的紅斑黑龍，在此刻強大的引力扭曲下，脆弱得如同被頑童隨意拉扯的布偶。空氣中充斥著地底熔岩溢出的焦灼味，與那此起彼伏、穿透耳膜的淒厲哀嚎。在靜心模糊的淚眼中，這片土地已不再是溫柔的南亞叢林，而是一座由石牙、地閃與黑火構築而成的真實煉獄，將那些罔顧生靈的「龍騎士」連同他們的野心，一同埋葬在瘋狂的地殼震盪之中。而看著眼前地獄般的景色，亞爾法特、索羅、莎拉與域多連勞臉色慘白，伴隨著數頭三眼狼恐懼的低鳴。

第一百章：愛麗絲的身影

隨著「隆隆」低響漸弱，地閃光不再頻繁，橙棕色的光芒在早晨的叢林之中慢慢消卻，剩下一片狼藉的怪異地形，和岩漿消逝後的焦土與白煙。方圓數百尺之內，倒下和被撕裂的林木處處，伴隨著大量龍騎士的屍體和斷肢，以及被捲入「諸行無常」中身亡的十數頭紅斑黑龍；而一些周圍的沙石，甚至數具斷肢，仍然在反常的重力之下，詭異地在低空飄浮著。所幸戰鬥的後半段只剩下二、三十名龍騎士，而「魔鑽．畜牲道」的引力咒文失效之後重新騎上坐龍的龍騎士只有十多人，沒有被騎上的幼龍都趕及在被禁咒波及之前，藉著本能的驚惶讓牠們後退至魔法的範圍之外，才不至於把牠們全數抹殺。

在這充滿死亡氣息的不自然墓園外圍，靜心雙膝跪在地上，雙手撐地，為自己所造成的殺戮和破壞飲泣著，卻無法哭出聲音來。仍然是黑炭狀、靜心形容為「滅佛」狀態的禁語魔鑽在她的胸前垂吊搖擺著，卻得不到物主看它一眼。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域多連勞都互相攙扶著站起來，站在靜心身旁，仍然震撼於「諸行無常」所造成的破壞，臉色依然蒼白。亞爾法特呆呆地看著面前的場景，回想起當初在中美洲斷箭山谷獵魔旅團對上火之遺族一場戰役，索羅釋放「火神」後的戰場一樣佈滿死亡的肅殺氣氛，可是烈火掠過之處也不過是琉璃化的焦土而已，哪裏比得上眼前的毀滅，簡直就像是世界末日的景象。

而這一切的破壞，都是來自眼前這一個小小的僧人的一訣咒文——而從咒文的發動看來，靜心還把咒文的威力控制在極小範圍了。

索羅看著她瑟縮的身軀，紅領巾在風中飄逸著，心中想起自己的「火神」，還遠遠不及這咒文的霸道，不禁不寒而慄。啟動「火神」的禁語是「煉獄」，可是與這情景相比，「火神」製造出來的煉獄，不過是「諸行無常」這名為「血池」的巨大湖泊中的「小島」而已。

莎拉首先回過神來，因為驚恐而顫抖著的手指指向粼粼怪石的中心，乾涸的嘴巴吃力地警告著同伴：「有……有倖存者……」

只見咒文發動之初首先察覺不對勁的紅毛大衣龍騎士，把周圍的斷木推開，緩緩地站起來。他的身上盡是血污，卻似乎沒有甚麼重大的創傷，只是額上鮮血淋漓，似乎是被四射的岩石擦傷的痕跡。他的臉上雖然有驚愕的神色，眼中卻更是憤怒的目光，咬牙切齒地以破碎的英語低沉怒道：「我——白蘭頓．斯法爾巴德——失去手下——羞辱！對著——龍騎士——不敬畏——殺！」

這名叫白蘭頓的龍騎士的說話聲低沉而嘹亮，距離亞爾法特五人雖遠，還是清晰地傳到他們的耳中。域多連勞搖著頭道：「經歷了這一訣恐怖的魔法，卻不因而畏懼，反而惱怒起來……在下實在不明白這些龍騎士的思考模式。」說著又「咦」的一聲，也指向正前方：「也有『諸行無常』沒有波及的。」

眾人循著域多連勞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還有六名龍騎士幸運地避開了靜心刻意剋制著攻擊範圍的巨大魔法，在數百尺之外慢慢站起，互相對望著。其中三人咕噜著說些甚麼，然後回頭騎上坐龍就逃，往北方飛去；剩下三人不約而同地「呸」的一聲把唾液吐在地上，似乎不屑膽小的同伴，牽上四頭幼龍，慢慢走向白蘭頓的身邊。

那四頭被硬拉著的坐龍仍然十分懼怕眼前的景象，發出「吖吖」的輕聲嘶叫，卻又不敢違抗主人的命令，四雙翅膀無意識地拍動著。

「不妙啊……」索羅撫著胸前，左手抹去嘴角的鮮血，細心地計算著現在的戰況：靜心使出「諸行無常」之後，想來禁語魔鑽已經暫時廢掉；從一直以來的戰鬥看來，不使用魔石的她似乎沒法使出魔法，加上她現在的精神狀態，根本就不是能夠計算在內的戰力。亞爾法特雙臂皆傷，而且經過漫長的「諸行無常」之後，仍然留在他的「模仿之眸」的印象之中、能夠複製的咒文，恐怕就只剩下這一記毀滅性的魔法了；回想當初在「菩提樓閣」他複製出「火神」卻無法限制魔力的情景，這刻讓他施放這土之一族的終極魔法，可能連整個南亞叢林都毀掉。域多連勞本來就耗盡了魔力源，經過一夜之後即使回復了少許，長時間的戰鬥早就把他的體力磨個殆盡。至於莎拉和索羅此刻重傷在身，無論搏擊還是魔法，根本就不成氣候。身邊的六頭三眼聖狼最多也只能拖延時間而已，恐怕還是不得不把性命犧牲掉的任務。

而眼前的龍騎士共四人，加上坐龍四頭。四名龍騎士之中，除了白蘭頓受了輕傷之外，另外三人都完好無缺；加上四頭坐龍雖然在驚恐的狀態，想來不會反抗主人。到得以白蘭頓為首的四名龍騎士坐上紅斑黑龍，高高在上地在空中轟炸之時，亞爾法特他們連反擊的途徑也沒有。何況即使他們能幸運地把坐龍擊倒，沒有被「諸行無常」波及的紅斑黑龍還有十數頭，可說是眼前這四名龍騎士的無限資源。

索羅看著插在地上的古劍天焚劍柄的末端，深紅色的紅晶體反射著晨曦的陽光，閃閃生輝。他的手握著纏上繃帶的劍柄，盤算著應否解放「火神」。可是他深深明白，在沒有X的回復咒文，加上重傷之下不知能否維持冰封魔法的莎拉，單靠自己的話現在無論體力還是魔力都不能控制「火神」太長時間；當天焚劍柄離手，「火神」暴走之時，毀滅敵人的同時，只會把自己與同伴一同吞噬。而事實上，面對能夠高飛天上的飛龍，一直只在地上遊走的「火神」也不知道能否有效地擊殺敵人。

他的眼光投放在亞爾法特身上，心中不禁閃過一個荒謬的念頭：「身具『光之遺裔』身份的亞爾法特……嗎？假如『火神』暴走，要加害於他的一剎那，會否發生像當時聖彼德堂之中基絲汀的三叉戟快要奪去他性命時的——『奇蹟』？」

索羅猛地搖頭，把這不負責任的想法從心中揮走。無論怎樣想，到了這時候，「火神」是最後、而且唯一的手段。

『只剩下我了。』

索羅堅毅地抬起頭來，瞪著仍然站在原地，正要騎上坐龍展開空中攻勢的四名龍騎士，左手搭上紅晶體的頂部，右手放開劍柄，輕輕地拈著在風中飛揚的繃帶。

就在這時候，索羅才發覺到身邊的四人一起以詫異的目光看著他。還沒有弄清楚甚麼一回事之前，一把熟悉的聲音在腦際響起：

『汝等非孤身一人也。』

不知甚麼時候起，所有人都沐浴在一股溫暖的白光之中，身上也發出了共鳴的白色光芒來，而旁邊的六頭三眼聖狼已回過身來，恭謹地伸出一隻前足，三隻眼都合上來，向後方擺出一個跪拜的樣子。

『這……這是甚麼一回事？！』

域多連勞從來沒有這種能夠不開口說話便以心靈溝通的經驗，吃驚非常；而靜心也是第一次體驗，悲痛的心情被好奇超越，回過頭來，卻發現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已向著三眼聖狼跪拜的方向抬起頭，

身上的傷口在共鳴的白光之下慢慢癒合，同時左手上的「御龍使之紋章」閃出刺眼的白色光芒。

『白色的……龍？』

循著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的眼光，靜心和域多連勞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低空。只見一頭飛龍足足四十多尺，在空中拍翼懸浮著。和一路上見過的龍屍和龍騎士的坐龍不同，這一頭龍沒有披著鱗片，反而長出長長的白色鬃毛，一雙紅眼睛帶著憐憫和堅強，環視著眾人。

『愛麗絲……想不到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再見面。』

莎拉向白龍頷首，也不說話，只以腦中的思想交流著。她撫摸著自己的胸前，之前斷掉的肋骨到現在已經幾乎完全治好。

眼前的白龍，正是之前亞爾法特他們在剛果叢林之中見過面的龍族之首愛麗絲。

『我們不是孤身一人的意思是……？』

得到愛麗絲的回復咒文協助，索羅知道同伴的體力已回復到能夠再次戰鬥的程度，使用「火神」的念頭也就打消了；可是他並不明白愛麗絲的意思。愛麗絲的龍形面部似笑非笑，向龍騎士的後方微微一抬，示意眾人往回看。

殺龍取卵多年，白蘭頓與其他龍騎士的族人早就見慣龍族這種所謂「幻獸」的種族；可是如愛麗絲一般的大白龍倒是從來沒有見過，加上牠那不言而喻的莊嚴，把他們都震撼得不敢妄動。多次與龍族交手，他們都知道龍族能使用奇怪的白色魔法，可是一直以來大部分都只是把對手推開的力場類型咒文，偶爾也有一、兩頭年紀較長的黑龍能夠噴出火球或冰彈；如此高等的回復系統咒文，卻是沒有聽聞過。而至於以心靈廣域溝通，不在愛麗絲的白光籠罩之內的他們連想也沒有想過這個可能性。

站在白龍面前的敵人身上的傷勢已經幾乎全好，目光都往白蘭頓他們的方向送，卻不是看著他們。白蘭頓慢慢回過頭來，其餘三人也跟著一起看。

只見叢林之中，五頭二十多尺長的成年黑龍慢慢地在空中升起，身上都披上了白色的光芒，其中一頭的龍顎慢慢張開，一團火焰在牠的口中慢慢成形。到了這時候，白蘭頓與三名龍騎士都知道情勢的不妙，這場戰鬥已經算是完完全全地輸掉了。

四名龍騎士以北歐語咒罵了一聲，一同躍上坐龍的背上。可是無論他們怎樣拉扯繫著坐龍的鐵鏈子，四頭紅斑黑龍都不肯動，只驚惶地向著愛麗絲的方向半俯下身軀。看來即使之前從來沒有遇過龍族之首，本能的反應讓牠們都知道要敬畏，眼前的大白龍比起作為主人的龍騎士們是更為神聖的存在。

白蘭頓和同伴們不停地罵著，聲音卻開始變得惶恐。其中一名龍騎士驚怒之餘，拿起鐵錘，以尖銳的錘柄慣性地捅向坐龍的肩部以作懲戒。只聽得一聲痛叫，他的坐龍人立而起，雙翼急拍，背上的龍騎士不欲被甩下龍背，手上拿捏不穩，鐵錘飛墮下地。

說時遲那時快，背後的一頭黑龍已經無聲無息地掩至，四趾龍爪深深地插進那龍騎士的兩腰之間。黑龍的翅膀一振，把他往空中扯去。巨力之下，龍騎士慘痛地嚎叫起來，血花四濺，吃痛之餘雙手再也抓不穩控制坐龍的鐵鏈子，被黑龍帶上空中。下一刻，黑龍與龍騎士成為空中的一顆黑點，就算用想的也知道他凶多吉少了。

白蘭頓與餘下的兩名龍騎士互相望著對方，心知無倖，都是同一個念頭。知道坐龍再不聽從自己的指令，三人一同躍下，其中一人首先回身，看準時機，構築起一訣大範圍波狀的「磁幻佈網」咒文，同一時間一個白色的火球已撞在護罩之上炸裂開來，正是其中一頭黑龍的攻擊魔法。

「龍騎士——是戰士！死亡——必要——戰鬥——死亡！」白蘭頓和身邊的龍騎士閃出一黃一紅的魔法芒，兩記比平時更巨大的「閃龍擊」與「轟火龍」之咒向著亞爾法特和同伴的方向轟去，同時二人已經取出腰間的鐵錘，搶向他們的所在。

身上的傷雖然已經痊癒，索羅和莎拉自身的魔力源仍然偏低，警覺性卻沒有減弱，同聲警告道：「小心！」

『無礙。此等魔法，不能破吾之加護。』

愛麗絲的聲音在眾人的腦際中傳來，像霧氣一般的白芒同時慢慢聚焦，一個溫暖的能量球在亞爾法特一行人面前成形。只聽得「轟轟」兩聲悶響，「閃龍擊」與「轟火龍」之咒撞上愛麗絲的保護咒文之上，也不見魔法的四散，就此消失不見，瞿眼看來就像被白光吸收了似的。

白蘭頓和同伴看著自己咒文的消失，一同呆了一呆，卻被背後一聲慘呼吸引了注力，一同回頭。只見作為殿後的龍騎士此刻全身著火，在地上滾動著；後面兩頭黑龍在空中盤旋著，嘴中冒著白煙，想來他的「磁幻佈網」施放的頻率力有不逮，敵不過雙龍的多角度攻擊，為畢生殘殺龍族付出最終代價。

看著在地上滾動的同伴的動作慢慢靜止下來，最後再也一動也不動，倒在地上的軀體任由反映龍族魔法屬性的白光變回正常的橙黃色火焰吞噬著，只餘下沒有生命的血肉燒得「瀝瀝」作響。

留意到黑龍的數目還欠了兩頭，白蘭頓與同伴呆了不到半秒，已經知道牠們大概正從高空飛向他們。心知時間無多，他們立刻嘶喊著，撲向在最面前的靜心和索羅，再也不顧愛麗絲的護罩力場會否也把他們擋開或傷害，只求在死前至少報回一箭之仇。

索羅的注意力全神貫注在白蘭頓與僅餘的龍騎士身上，既然敵人再次張牙舞爪攻來，保護靜心成為第一要事，當下舉起天焚劍，擺出戰鬥的架式。可是他們還沒有踏進索羅的攻擊範圍，「消失」了的兩頭黑龍同時大吼一聲，從左右飛來。只聽得「嚓嚓」兩聲，白蘭頓與手下已被牠們抓起，逕自往高空飛去，只留下一團血霧；之前抹殺掉殿後的龍騎士的兩頭黑龍也緊隨其後，就像要享受撕碎這兩個龍族的大仇人似的，發出了帶著興奮的吼叫。

隨著龍騎士們的慘叫聲越離越遠，周圍除了火焰還在燃燒著屍體的「啪啪」聲響之外，只有難以言喻的恐怖寂靜，連蟲叫聲和風聲等大自然的聲音也似乎完全消失了。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靜心與域多連勞看著眼前的情景，實在難以相信這不是夢境；而把他們拉回現實的，卻是被遺留下來的十數頭龍騎士的紅斑黑龍所發出「咕嚕咕嚕」的不安喉音。

愛麗絲的雙翅一振，飛到幼龍的附近，白色的光芒離開了亞爾法特他們，轉而包圍著仍然驚恐著，卻不自知已經從龍騎士的奴役中解放的紅斑黑龍們。愛麗絲以優雅的姿態著陸，收起一雙翅膀，安撫著受驚的幼龍。

亞爾法特五人呆呆地看著，大約也猜到牠在與牠們進行甚麼樣的對話。只見幼龍們都慢慢地平靜下來，龍首低垂，敬畏地向著愛麗絲行禮。

「這……解救龍族的任務，算是成功了吧？」亞爾法特搔著頭，向索羅問道。索羅聳一聳肩，不置可否道：「其實話說回來，我們又哪裏接過甚麼任務了？」

莎拉沒有理會他們，反而走到靜心身旁，右手摟著她的肩膀安慰道：「靜心，殺戮的罪疚感不容易消去；可是如域多連勞所說，犧牲了少數，卻能拯救更多的生命，或許這是值得的。」

靜心回頭看著莎拉，臉上的淚水還沒有乾掉，一時無語。域多連勞活動一下臂膀，感覺到之前所受的傷已幾乎被愛麗絲完全治好，不由得覺得有點兒神奇。畢竟在這之前即使親眼目睹X為同伴在與機器人偶的戰鬥後的治療，親身經歷回復咒文還是第一次。他回頭向眾人說道：「好了，既然挽救了龍騎士對龍族的虐殺，下一站就是『墜落之地』了——」

「『明鏡台』——」

域多連勞的說話還沒有說完，一把亞爾法特、索羅與莎拉似曾相識的巨大聲音在空中傳來，打斷他的話，震耳欲聾。

靜心被這巨響嚇了一跳，舉目四望，一時之間卻找不到聲音的來源，情不自禁地問道：「那是甚麼聲音——『明鏡台』又是甚麼意思？」

莎拉身體帶著顫慄，緩緩地放開靜心，與索羅和亞爾法特並肩而立，向著東面看去。只見本已平靜下來的龍騎士坐龍也被這巨響驚動，不自然地抖顫起來；而愛麗絲似乎也被動搖，雙翼一拍再次懸浮於空中，也向著東面看去。

「不是甚麼『墜落之地』——這苦行僧在找的地方，上古的人類管它叫作『明鏡台』。」

巨大聲音的來源似乎聽到靜心的疑問，繼續解釋著。只聽得「隆隆」聲響，東面的樹林東歪西倒，一團長著翅膀的巨大黑影背著晨曦的陽光浮現於空中，瞿眼看去是另一條龍的影子，卻帶著不自然的反光和寶藍色的眼珠子。

靜心與域多連勞感覺到氣氛的不對勁，不自禁擺出戰鬥的架式。域多連勞自言自語地問道：「也是……龍族嗎？」

「不，」亞爾法特的聲音帶著不知憤怒還是驚懼的顫抖，回答域多連勞的疑問：「弒龍教教父——諏敖的亡靈！這是……『真．龍魔裝甲』！」

回想起亞歷山大利亞與本鄉隊聯手才險勝的慘烈戰鬥，索羅理論上已全好的雙手像是想起舊患似的痲癢起來：「好傢伙！竟然從灰燼中重生……真的是不死之身嗎？」

晨曦的微光本應帶來希望，卻在東面地平線上被一抹更為深邃、冰冷的鋼鐵陰影所割裂。那原本神聖威嚴、被白色鬃毛覆蓋的龍族之首愛麗絲，此時在空中不安地低鳴，雙翼捲起的氣流透著前所未有的凝重。林木在鋼鐵的重壓下如雜草般倒伏，隨之而來的是那雙冰冷奪目、閃爍著幽幽寶藍色光芒的電子複眼。這不是血肉之軀的龍，而是融合了遠古科技與詛咒的殺戮機器。當「真．龍魔裝甲」那充滿金屬質感的低沉嗡鳴響徹叢林，原本被治癒的亞爾法特與索羅，手心中的舊傷彷彿再次被恐懼點燃，因為他們知道，那個曾經讓他們和敵人一同陷入絕望、自灰燼中歸來的弒龍教教父——諏敖，正以他最強的戰鬥姿態，俯瞰著這片剛經歷過地獄洗禮的焦土。

第一百零一章：再戰諏敖

披著金屬外殼的龍形怪物雙翼一振，「轟」的一聲響地降落在由焦土與石柱組成的受災範圍以外，帶著邪氣的藍色眼睛傲視著前面的人與龍。愛麗絲的龍首微微一側，發出輕輕的嘶叫，在牠身邊的幼龍似乎有點依依不捨，一同後退數步後翅膀一振，帶著被龍騎士硬套上的鐵甲和鐵鍊碰撞的聲音，向西北方飛走。

『汝非我族，卻身為龍體……汝為何人——非也，汝為何物？』

愛麗絲身上的白光擴散開來，把諏敖與亞爾法特五人一同包括在內。諏敖還沒有答話，索羅的聲音已經在所有人的腦際響起：

『這就是弒龍教的教父——諏敖。他本來就是怪物一般的「非人」，這型態是他的魔裝甲「龍魔裝甲」的甚麼「真．龍魔裝甲」型態……咦？那麼說……』

自從亞歷山大利亞之後，眾人除了偶然在閒談之間討論到諏敖之外，一直沒有把他們認為早已灰飛煙滅的怪物視為重要之事。這時候重見金屬之龍，加上旅途以來的經歷，一切忽然像拼圖一般組成一塊：

『諏敖說過他是甚麼王……凌駕於人類之上的存在、金屬的身軀——這不是和當時在「菩提樓閣」那叫Ｉ的機器人偶一樣嗎？』

莎拉先於索羅在腦海中得出結論，亞爾法特和索羅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弒龍教的教父是機器人偶的領導者……嗎？』

龍型的諏敖冷笑數聲，似乎「聽」得到各人的思想，卻開口道：「把我與『棋子』比較，也太失禮了。我乃玉天皇三王之一，主宰『憎惡』——算了，低等的人類，你們不會明白。」

與其他人不同，即使諏敖在說話，不像當時瑪莉亞一般，心靈的聲音沒有加倍放大。愛麗絲卻在此時插口：

『莫視人類為低等物種；人類于世上存活，乃大自然之一部份！』

「愛麗絲啊，妳實在令我失望。」諏敖的龍首望向愛麗絲，口中不動，說話聲卻不斷廣播開來：「妳所帶領的龍族代表了『大自然』，是眾生之首；人類對世界只有破壞，妳不憎恨他們之餘，還與這班人締結同盟，並給予他們『御龍之紋章』？」

『憎恨……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芥蒂？這就是你所「主宰」的情感？就是你的任務？』靜心不等愛麗絲答覆，搶先提出質問。

「不盡不實。這並非我所負責的『情感』。『憎惡』是玉天皇地球重生三部曲的第二步，是人類自己帶來的；我所負責的，只是讓這人類自己的情感確實地實行而已——」

『——作為「弒龍教」的教父，教唆部下殘殺龍族……假如說人類與龍族之間存在憎恨，根本就是由你製造出來的！』莎拉打斷諏敖的話，憤怒地反駁。

諏敖冷笑數聲，道：「是嗎？弒龍教的出現是因為他們打擊龍騎士無力，我只是後來出現，作為領導而已。因為無法自相殘殺，就轉而殘殺龍族，不是我的甚麼『教唆』啊；而且，弒龍教的出現並非我一手做成，歸根究底，就是殺龍取卵的龍騎士的錯。那麼，你還能狡辯說人類並非破壞大自然的元兇？」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靜心與域多連勞互相對望著，無言以對。愛麗絲卻仍然為他們辯護著：

『人類自是獨立之個體，稟性各異；此五人正以保護吾族之心，擊退龍騎士於此地之肆虐！』

「這個說來就好笑了；」諏敖口中說「好笑」，語氣仍然冷冷的，瞪著靜心說道：「保護的手段，就是殺戳異見者；這佛家的僧侶終生學習寬恕與仁慈，萬物平等共存，轉個頭來卻把這裏破壞淨盡，還親手殺掉了……多少人了？」

靜心被諏敖點名，本來就被罪疚感折磨著的她再次崩潰，兩行眼淚水在臉上落下。諏敖回頭往愛麗絲看，續道：「愛麗絲啊，這就是人類！每個個體由謊言與藉口所組成，再由這些個體組成了為了自身利益，不惜毀滅生物和破壞環境的毒瘤。因此地球並不需要人類！因此我才讓我的棋子在世上各地逐步把大自然的毒素清除掉！」

『就是因為你的好事嗎？』索羅越聽越不耐煩，憤怒終於爆發：『近期機器人偶的襲擊越來越頻繁，沿路收到的消息，全世界都死傷狼藉……』

在所有人都沒有留意到的期間，索羅已經緩步走向愛麗絲的身旁，像是加重語氣似的，在以思想交流的同時也開口說話：「假如說人類為了『保護』而殺戳，至少有生命得到拯救；『憎惡』卻只會帶來沒有意義的紛爭，最終導致死亡……既然我天焚劍中有『火神』的存在，就讓我來把『憎惡』燒清光，一乾二淨！」

不向同伴說明，索羅已迅速地解開古劍天焚上的繃帶，口中說出禁語：「煉獄！」

「火神」被解放，一團烈火在愛麗絲與索羅面前洪洪燃燒起來，化為人形，蹲身抬頭，臉上雖然沒有雙眼，還是感覺到它正往諏敖處怒視著。諏敖的藍眼睛也向「火神」回望，身體發出不自然的抖動，竟然有點像害怕似的。

「是因為知道你走不出『火神』的掌心吧？既然化灰過一次，應該記憶猶新吧？」索羅把天焚倒插於地上，雙手搭在紅晶圓球之上，熾熱的劇痛警告著他不能在沒有援助之下使用禁咒太久——

『——蠢材！』莎拉的聲音在眾人的腦際響起，「水鏡．聖水流舞」之咒已形成一團水球，高速地圍繞著索羅的雙手旋轉，為他降溫：『你不是孤獨一人的！』

索羅回頭向莎拉點一點頭，以笑容答謝，又再向諏敖怒目而視：「焚燬吧！」

對應著索羅的呼喊，蹲下的「火神」忽然向著伸長十數尺，火焰在瞬間化為人形，右手前伸，數十尺的距離猶如無物，在一步之間抓著諏敖的右前足。

「好快！」諏敖脫口而出，身上立刻散發出白色的魔法芒，作為保護罩；被抓著的前足卻遲了一步，在高熱之下化為焦炭。諏敖怒吼一聲，後退數步，數道攻擊性的魔法光芒射向面前的「火神」，可是正如在亞歷山大利亞一般，無功而返。

只見燒著諏敖右前足的火焰如蛇隨棍上，把披著白光的金屬龍體包圍在內。下一刻，火焰已成為人形，肚腹之中是諏敖掙扎的影子。

沒有X的回復咒文，即使得到莎拉的水之魔法輔助，索羅的雙手已幾乎到達極限，大聲喝道：「給我化灰吧！這次我會把你確實地燒個精光，不留半點渣滓！」

被保護力場包圍著的龍形軀體在火團之中劇烈地掙扎著，正是當時在亞歷山大利亞一戰的重現。等待著諏敖再次說出甚麼「你們不可能抹殺我」、「我會再回來」等等的大言，這一次亞爾法特他們卻只聽到寂靜；而第一次看見「火神」的靜心與域多連勞，只管張大嘴巴，詫異地看著這火焰的巨人吞噬著諏敖。

「還在死撐嗎？」索羅的雙手痛不可言，若非莎拉的咒文，早就燒成焦炭。只見火團中的龍首影子忽然停下來，寶藍色的眼珠穿透火焰，直射向索羅。

『笑……笑了？』域多連勞揉一揉眼睛，本來木無表情的金屬龍首理論上不會作出任何表情，他卻似乎看見了諏敖的笑容。

只聽得燒得「霹靂啪啦」的烈火之中忽然傳來一聲輕響，諏敖身上的白光突然消散，再次開口說話：「果然是『破滅』的原形。」

『這是甚麼意思……』亞爾法特心中打了一個突，隱隱感到不對頭的感覺。可是還沒有追問下去的機會，失去魔法護罩的諏敖化為一縷縷的黑絲，消失於「火神」肚際。

「哼！」索羅痛苦地叫了一聲，待得諏敖完全消失後，念起重新封印「火神」的咒文。包圍著「火神」的紅光隨著咒文的念出，回收到天焚劍的紅晶圓球之中，組成身軀的火焰在空氣中消散。「火神」既已收起，莎拉卻不敢就這樣解除「水鏡．聖水流舞」之咒，仍然在索羅的雙手上流轉著，以水溫減輕他的痛楚。

『三個滿月之前，』愛麗絲的聲音在眾人的腦間響起：『吾得悉此龍穴偶有異象，然到此地視察之時，卻無蛛絲馬跡，只好作罷。吾現下猜度，未知是否正與此怪異之龍有關？』

域多連勞的手托著下顎思索著：『「怪異之象」嗎？不知與聖書的預言有沒有關係？』

『先不說這個，』亞爾法特的思緒「打斷」域多連勞，向愛麗絲詢問：『索羅的雙手需要回復魔法的治療呢。愛麗絲，這裏能使用回復咒文的就只有妳了。』

『嗯。』愛麗絲的身上散發出溫和的白色光芒，啟動回復系統的魔法。可是緊接著發出猶疑的「咦」的一聲：『吾之回復魔法，竟無法在索羅小友身上發出共鳴之光？』

『我哪裏是小朋友了……』索羅在心中公開地埋怨著，卻也感覺到不對頭。亞爾法特的「模仿之眸」無意識地運作著，也奇怪著：『「大回心法」確事實行，卻不在索羅的身上反應？』

時間過得越久，眾人的不安感越強，心中盡是疑問的句子。忽然一聲「啪啪」巨響，把已習慣了「聆聽」同伴心中聲音的眾人嚇了一大跳。莎拉警覺地「道」：『拍翼之聲！但是除了愛麗絲之外，這裏應該沒有其他的幼龍了……』

習慣了沒有方向感的心靈交通，拍翼聲的來源特別明顯，眾人一同抬頭向東方的空中看去，都吃了一驚；只見一個成人高度的人形生物振翅而起，在空中懸浮。眼前這「人」身上披上龍鱗，臉上是龍族的型態，還有一條長長的尾巴，在空中左右輕擺著。他的右手舉於腹前，一團紫色的光芒在散發著。

靜心和域多連勞的心中都充滿疑惑，不知眼前為何物；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的腦際中卻發出難以置信的聲音：『不……不可能！』

『你們知道這是誰？』靜心從他們心靈的聲音聽得到驚懼，不安地問道。亞爾法特的腦中極為混亂，分不清是現實還是夢境：『剛剛……剛剛不是已經……不可能！』

『這是我們剛剛才消滅的諏敖啊！』索羅雙手的痛楚在這刻忽然像加重了十數倍似的，不敢相信這沒有可能的現實。

眾人眼前的正是身處「元．龍魔裝甲」狀態中的諏敖，與當時亞歷山大利亞一戰時幾乎一模一樣，就只差了他的衣飾與血紅披肩。

對於面前亞爾法特一行人的驚訝，諏敖的分身冷冷地解釋道：「你們剛剛燒毀的，不過是在『明鏡台』儲備的三號軀體而已。我說過了，我的意識不滅，尤其是在『太乙』復甦的現在。」

諏敖的手臂隨著他的說話伸向天空，龍爪一般的食指指著遙望著早上的陽光的一顆拖著紅雲的淡紫色光芒。域多連勞立刻知道他所指為何，震驚地道：「『第三號角』的殞石！」

從離開歐洲苦行會總部，一路以來到亞洲與亞爾法特一行人相遇，域多連勞都緊隨著這淡紫色、名為「殞石」的光點，深深相信著聖書上的末日警兆，到了這一刻才知道這叫諏敖的怪物管這紫芒叫作「太乙」。

「『太乙』是最重要的連結；繼在近三個月前玉天皇以物理連線重新掌管『棋子』的編控權後，現在『太乙』得到足夠的能量復甦，作為無線連結的存在，全世界大部份要塞重歸我們的掌握……嘿嘿，恐怕這樣解釋你們還是不明所以吧？」諏敖沒有說錯，包括最具智慧的愛麗絲，根本沒有人聽懂他的說明。

諏敖把手一揮，舉起散發著紫色光芒的另一隻手，續道：「一切在計算之內。由『我』以『真．龍魔裝甲』的姿態先聲奪人，引出當代索羅的『原型．終結者』，把索羅的雙手燒傷，再加上『噬夢紫水晶』把回復系統的木之精靈抑壓；回復咒文既然無法使用，也就令『原型．終結者』重現的機率減至百份之一以下……」

愛麗絲和亞爾法特一行人還在消化這一個諏敖分身的說話，諏敖卻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消失於空中。靜心大聲地以言語警告：「小心！」可是已經太遲。

只聽得「刷」的一聲，身影出現於莎拉之旁的諏敖以巨尾橫掃向她的頭部，一時之間血花四濺。總算莎拉身手不凡，在危急關頭把頭一側，避開直擊，可是右肩已見一片血紅，痛苦地嚎叫起來。同一時間，一枝鈍頭矢已直擊諏敖的後腦，卻似乎傷不了他一根毫毛。總算靜心的神箭巨力無匹，把諏敖推開數尺，給予了莎拉在劇痛中退開的時間。

諏敖也不追擊，背上的雙翼再振，又再飄於空中，尖刺般的尾巴淌著莎拉的鮮血，冷冷地看著靜心瞄準著他的箭，續道：「使用『諸行無常』後的禁語魔鑽已燈枯油竭，苦行僧的金之魔力源正處於低下狀態，加上水之術士此刻重傷——結論：戰略成功。」

諏敖說著，忽然「嘿嘿」一聲冷笑，竟自岔開話題：「你們那叫皮利的同伴正跟著前魔衛兵叫近藤的，此刻正在古中國大陸四處尋找魔石。可是我手上的這『噬夢紫水晶』他們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了。」

『他知道……文蒂與近藤的行蹤？』幾乎忘記了雙手的痛楚，索羅對這個諏敖的分身所說的話極為詫異。眾人仍然在愛麗絲的心靈交流網絡之內，諏敖也「聽」到了他的思想，又回復冷傲的語氣：「在『太乙』復甦的此時，世上再沒有我們不知道的情報——尤其是你們這些高危群族！」

『這不是重點罷……為甚麼才剛剛消滅的「諏敖」現在又以這狀態出現？』

劇痛中的莎拉把疑問提出，換來諏敖的竊笑：「既然大部份的無線聯網再度構成，那麼我意識的無限複製、身軀的無限構成，自然在『明鏡台』的環境中得到實現了。這副身軀早就準備好，是備用軀殼第四號；你們燒燬的是三號，雖然與我共享意識，卻不是物理性的『我』。」

『就像「菩提樓閣」中的Ｉ……「集體式獨立意識」……嗎？』亞爾法特「骨碌」一聲吞下一口唾液，腦中只感頭昏腦脹。

「也罷。火之術士、水之術士、金之術士以及土之術士的戰力跌至百分之十以下，也就代表了『光之血脈』只能靠自己保護自己了吧？而在『貝塔』狀態的你嘛……」

諏敖的目光隨著說話，來到亞爾法特身上。眾人這才忽然醒悟，原來自從亞歷山大利亞與他第一次交手之後，他一直以來的目標都沒有改變過，就是抹殺亞爾法特在世上的存在：「『貝塔』狀態的你並沒有自我產生魔法的能力。抹殺成功率：極高！」

亞爾法特大約已經猜到諏敖在打甚麼主義，心裏卻還是打了一個突：『為……為甚麼堅持要把我去除掉？「光之遺裔」的這個身份對弒龍教有甚麼影響？』

諏敖不答話，身影又已晃動，撲向亞爾法特，同時利爪攻向目標。到了這個時候，亞爾法特的「模仿之眸」之中殘留的有效魔法只剩下索羅的「火神」和愛麗絲的回復咒文的記憶；回復咒文無助戰鬥，而他卻沒有規限著「火神」的形象的方法，勉強複製出來只會再次發生在「菩提樓閣」中失控的巨大破壞。

正愁於不知如何是好之際，一根鐵棒自亞爾法特的旁邊揮來，「砰」的一聲擊在諏敖的手腕之上，把他的攻勢一緩，同時兩枝鈍頭矢已「噗噗」兩聲巨響，打在他的胸前，把他硬生生推開數尺之距。

「域多連勞！靜心！」危急之中亞爾法特也沒想太多，二人的名字衝口而出。

『「墜落之地」就在附近……』域多連勞救了亞爾法特，心中的思緒卻在愛麗絲的魔法之中廣播出來；反而靜心要保護亞爾法特的心思則純粹得多：『貧僧不能任由亞爾法特施主就這樣被殺，阿彌陀佛——即使貧僧如你所說，只餘下不到百份之十的戰力也好！』

靜心再次把一枝鈍頭箭搭在紅木弓之上，拉弓的同時身上卻展現出橙棕色的魔法芒。眾人正差異一直以來除了使用禁語魔鑽外從來沒有展現過魔法的她此刻明明就是一個魔法使的樣子之間，靜心身旁的沙土已在魔法的引力下聚集於箭頭，成為了一把小小的石刃，正是小型版本的「崗石劍」之咒；同時更多的石塊在她手持的弓旁，作為「亂礫射」的預備發射狀態在空中飄浮著。

索羅雙手雖痛，神志猶清，「啊」的一聲在心中讚道：『有意思！「亂礫射」本來就多靠術士的指力

或體術作反動力發射出去；假如以靜心射箭的巨力作為誘導的話，這一堆石彈的威力可大了。話說回來，小尼姑能夠使用在禁語魔鑽之外的魔法，為甚麼不一開始就這麼做？』

莎拉卻嘆了一口氣，代替專心一志的靜心回答索羅：『大笨蛋！靜心有多仁慈，難道到現在你還不清楚嗎？一直以來她是希望以最小的傷害擊倒敵人啊！』

一擊不中的諏敖已退回空中，冷眼觀察著戰況的變動。面對靜心向著他蓄勢待發，冷冷地笑道：「沒有計算錯誤，是百份之十以下沒錯。這僧侶之前數次戰鬥之中都不用自身的魔法，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她天真沒錯；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靜心當然不會等待諏敖慢慢解釋完才攻擊，紅領巾在風中飄揚，她大喝一聲，右手已放開弓弦，附帶著「崗石劍」的魔法利箭連同誘導的「亂礫射」魔彈向空中的諏敖疾飛而去。下一刻，眾人只覺眼前一花，另一枝箭已搭在弓上，靜心的動作竟像沒有變動過似的，已在預備下一擊。

『還……還不動？「無」的動作——沒法計算他下一步的行動！』靜心的心思廣播出來，帶著不常見與沒有自信的擔心。

諏敖果然一動也不動，默默地看著利箭瞄準他的胸前正中心疾飛而來，說話沒有停下來：「——是因為土之魔法本來就不利於遠距離攻擊。使用矢技的她，土石系的魔法對戰力的輔助幾近於無——」

就在他說到「無」字的時候，帶著「崗石劍」利刃的鈍頭箭已正正擊在他的胸前。只聽得「卡嘞卡嘞」的巨響，諏敖被靜心的箭矢推後數十尺，由石塊組成的「崗石劍」之刃卻在「元．龍魔裝甲」面前無力地破碎成為細沙。緊隨著疾飛之箭的一大堆「亂礫射」魔彈本為封住他上下左右的行動而來；諏敖的身形位置既然沒有移動，沙石魔彈全數落空。

「——然後，」諏敖在箭頭破碎的鈍頭矢跌落之前眼明手快地把箭抓起，舉在自己的眼前，不屑地把箭折成兩半，續道：「在『元．龍魔裝甲』面前，這種小把戲更加沒有意義。」

靜心拉弓的右手放鬆下來，難以置信地想道：『毫……毫無破綻！』

諏敖把手上的斷箭一拋，身影再次晃動，攻向亞爾法特：「納命來吧！」這一次的攻勢突如其來，靜心與域多連勞都反應不及。

就在他的利爪抓著亞爾法特之前的一剎那，兩聲異獸的怪叫聲咆哮起來，兩道白光一左一右撲向諏敖。諏敖「咦」的一聲，在空中硬生生凝住身體，攻勢忽然停止，白光在他的面前交錯而過。亞爾法特已經認出兩道白光的原主，驚喜地嚷道：「獅龍馬！」

兩頭獅龍馬載著亞爾法特五人來到南亞叢林之後，亞爾法特他們為了追蹤龍騎士的所在而在牠們覓食期間與牠們分開，在這一刻終於再次出現，為了解救身為「御龍使」的亞爾法特向諏敖展開攻擊。

『我們不是孤獨的……』莎拉重複著之前愛麗絲說過的話，感慨地想著。

兩頭獅龍馬一擊不中，立於亞爾法特身前；雖然木之精靈在「噬夢紫水晶」的影響下無法運作，身上仍然披著類似「風滅行」之咒的白光，威風凜凜；旁邊僅餘的六頭三眼聖狼也慢慢地步前，在這兩頭新來的後援旁邊排成一行，毫不畏懼地往眼前這龍族與御龍使的敵人瞪著看。

在那被禁咒肆虐過的焦黑大地上，黎明的微光穿透了沉重的硝煙。亞爾法特身前，兩頭如雪般純白的獅龍馬發出了震懾靈魂的低吼，牠們身上縈繞的白光在紫色的霧氣中顯得格外出塵，彷彿是這混亂世間最後的守護靈。而在牠們對面，懸浮於空中的諏敖緩緩張開那佈滿鱗片的金屬雙翼，龍爪間「噬夢紫水晶」發出的紫色光芒與天際那顆詭異的「太乙」遙相呼應。一方是誓死守護人類的上古異獸，一方是意識永生、擁有不知多少具備用軀體的金屬惡魔；在這片連風聲都靜止的戰場上，一場跨越物種邊界、揉合了原始野性與禁忌科技的生死對決，已然推向了最緊繃的臨界點。

第一百零二章：明鏡要塞

獅龍馬與三眼聖狼向前踏出數步，張牙舞爪，「嘲嘲」地直視著在空中懸浮的諏敖，一時之間卻知道無法躍起至他的高度，成為了對峙的狀態。

諏敖手中仍然拿著「噬夢紫水晶」，在其魔力影響範圍之下，即使亞爾法特嘗試使用愛麗絲的回復咒文，卻無法引起魔法的共鳴。他看著索羅勉強把古劍天焚夾在腋下，雙手在劇痛之下顫抖著，豆大的汗水在臉上流下來；而莎拉右肩的重傷雖然看來已半止住血，外觀仍然糟透，在域多連勞的攙扶下勉強站著。

『索羅與莎拉急需治療啊……』

諏敖看著地面上的異獸，出奇地嘆氣道：「可能的話，我可不想傷害非人類的生物；尤其是這對瀕臨絕種的獅龍馬。」說著向亞爾法特等人厲目而視：「就是因為你們的存在——為了保護你們這些毒素、渣滓！」

一條巨大的光柱忽然由諏敖的側面激射而至，察覺到的諏敖「哼」的一聲，雙翼一振，懸空的身體向後飄浮數尺，避過魔法的直擊：「連龍族之首都要幫助這些低等生物嗎？」

愛麗絲的一對翅膀在拍動著，以高速飛行，開始了對諏敖的攻擊：

『若然「御龍使」乃為毒素，給予其紋章之吾豈非罪魁禍首？吾認同此五人之護龍之心，保全生靈之意，誓必護其性命！』

在牠思想的怒吼的同時，三個圓形的魔法球跟隨著牠的速度在牠的身邊形成。愛麗絲在與諏敖還有十數尺時，雙翼往前急速一振，把前進中的身體在空中凝住，而身旁的三個光球卻不隨牠停下，向諏敖疾飛。

在諏敖左閃右避之時，域多連勞的思想再次廣播開來：『假如這怪物的分身能在這麼短時間之內出現，這叫「明鏡台」的「墜落之地」也在這附近！趁白龍與這怪物打起來的時候……』

域多連勞毫不在意自己的心思被所有人都聽到，身付苦行會委託的重任重於一切，竟然真的轉身就走，往東方跑去，消失於叢林之中。

『喂……天呀……假如「明鏡台」就像「菩提樓閣」一樣，域多連勞沒有可能靠自己一個進入要塞，更遑論將之破壞——』

在場的亞爾法特、索羅、莎拉與靜心都猜不到域多連勞說走就走，而有過闖入「菩提樓閣」的經驗的亞爾法特三人更欲掩臉而不能。

只聽得隆然一聲巨響，大量的白煙在諏敖身上散發出來，把他的全身掩蓋。愛麗絲仍在原處懸浮著，一時之間未敢輕舉妄動，龍首卻向亞爾法特看去：

『無妨！此……此「物」由吾對付；汝等自當追上該金之術士，順道遠離「噬夢紫水晶」之範圍，施放光之回復咒文，治癒索羅與莎拉，並向金之術士施予援手。』

『但是……！』亞爾法特實在不想把愛麗絲就這樣留下來，與幻獸們對抗怪物似的諏敖，卻又知道離開「噬夢紫水晶」是唯一救助索羅與莎拉的方法。

在濃密的白煙之中隱藏了身影的諏敖怒吼著：「愛麗絲！阻礙我諏敖就是阻礙玉天皇的計劃！難道你竟要背叛『大自然』嗎？」

在濃煙之中，諏敖的黑影似乎在增大著，看來是為了以魔法對抗愛麗絲而正在展開「真．龍魔裝甲」當中。在地上的獅龍馬與三眼聖狼緊張地盤旋著，對著諏敖隱藏於煙霧之中的身影吼吠著。愛麗絲當然看得出形勢，包圍著牠的白光逐漸聚焦，就像之前從龍騎士的攻擊中保護亞爾法特他們一般，組成一個魔法的保護力場；這一次卻是戰鬥的準備了。牠心靈的聲音吶喊著：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與……靜心小友，汝等速去！』

亞爾法特還在磨蹭，莎拉已忍著右肩的劇痛以沒有受傷的左手拉著他的後領，強行把他拖向東面：『亞魯，走啊！總不能讓域多連勞自個兒去送死！』

「愛麗絲！」亞爾法特開口喊著，卻掙脫不了莎拉的拖行。索羅雙手仍在重傷之中，無法回劍入鞘，就這樣把天焚夾在腋下，心中呼叫道：『愛麗絲，不要死啊！』

『吾自有分寸！』

愛麗絲的「說話」與下一記攻擊同時發出，這一次卻是類似「玄冰散彈射」和「亂礫射」的廣域散射魔法，不過散彈由魔法的光球濃縮而成，並非實體的冰塊或石塊。

在愛麗絲無數光彈的牽制之下，諏敖的「變身」雖然仍然順利完成，還得立刻架起光之護罩，一時之間行動不了。諏敖的眼角看見亞爾法特、索羅、莎拉與靜心漸漸遠去，消失於叢林之中，憤怒地吼叫著：「『光之血脈』啊，即使現在你逃得掉，其他的『我』終會把你除去……」

『汝之對手乃是吾也！』

愛麗絲的龍吼聲傳來，一股巨大的壓力把這刻已成為龍形的諏敖壓低數十尺，竟是光之魔法版本的重力魔法。諏敖變得巨大的身影既然下墜，獅龍馬與三眼聖狼已能以跳躍觸及他的所在，一瞬間白影銀影往敵人交叉攻去。

「吼——」

由愛麗絲、獅龍馬與三眼聖狼組成的幻獸小隊與諏敖戰鬥的景象在叢林裏的樹影之中消失，諏敖的吼叫彷彿成為亞爾法特、索羅、莎拉與靜心最後聽見的聲音。

===

不知是否為了節省飛行的體力，還是甚麼其他原因，被索羅的「火神」焚燬的所謂「諏敖三號」前來亞爾法特等人與龍騎士開戰的這一段森林時，一路維持著龍形的姿態，在叢林中穿過樹海，完全沒有隱匿自身的意思。

由於這一關係，追蹤他沿路而來的途徑出奇地容易：只要跟隨被推倒的大樹或踩得一塌糊塗的地面就是。而先於亞爾法特他們離去的域多連勞也沒有特別要隱藏自己的行跡，莎拉甚為容易就找到他的腳

印。

離開了愛麗絲與諏敖的戰場兩公里多，就在亞爾法特的「模仿之眸」對愛麗絲的回復咒文快要失效之時，他們終於走出了「噬夢紫水晶」的籠罩範圍。到得亞爾法特剛剛把索羅的雙手和莎拉的右肩治癒，回復咒文的複製同時失效，教他們捏一把冷汗。

靜心一路上不敢鬆懈，紅木弓與鈍頭箭不離雙手，可是往腰間的箭筒一看，到了這時候只剩下三數枝箭矢了。回想起由昨天晚上到現在，期間經歷的戰鬥就像數個世紀似的，與龍族和諏敖的相遇更是做夢一般，一時之間也不知道現在身處夢境還是現實之中。

尤其是使出了「諸行無常」之後，靜心實在沒有活在現實之中的實感。離開了毫無秘密的愛麗絲的白光之外，往東行進的這一段路之間，在她的心中，就只不停地反問著自己是否真的屠殺了數十名龍騎士？還有無辜的幼龍們？

連續兩天的行程的疲乏，慢慢地噬食著她的精神。

「加油啊，靜心！」莎拉的聲音再次響起，剛剛才從重傷之中回復過來的她再一次安慰著靜心。

從腰間解下水壺，趁著停下來療傷的空檔喝一口水的索羅也似乎看得出靜心的悲傷，接著莎拉說道：「在無言寺練武之外，我猜小尼姑是第一次參與正式的戰鬥——不，與闇黑軍團和與龍騎士的戰鬥已經可說是戰爭的層面了。戰爭伴隨殺戮，不是容易消化的事情，妳的心情我不是不明白。可是我們也必須理解，戰爭的意義是甚麼？我們是為了甚麼而戰？很不巧，這些答案，是要靠自己尋找的。」

靜心仰首看著林間綠葉在風中飛舞，嘆了一口氣，道：「貧僧是皇族的後嗣，以及『禁語魔鑽』的繼承者，自從在無言寺長大懂事以來，就知道總有一天這個身份會帶來戰鬥與殺戮。只是一天不親身進入這個修羅場，就沒有生死之間的實感，阿彌陀佛。假如世間沒有紛爭，世上的生物和平共存，那會有多美好呢；善哉、善哉。」

「——因此我才要尋找根絕黑魔法的途徑啊！」亞爾法特堅決地說道：「闇黑魔法的封印，代表了闇黑帝國的沒落，也就是暴力與血腥的統治的終結，與X提倡的五族融和的和平主義得以實行的契機。」

靜心瞪著亞爾法特看，有點佩服他那近乎天真的自信，微笑搖頭道：「紛爭的根源可不只是闇黑帝國啊，阿彌陀佛。無庸置疑，在死之森的戰鬥是闇黑帝國意欲抑制土之皇族再度抬頭的因果；可是與龍騎士的這番戰鬥卻與闇之魔法無關，是單純地作為有惻隱之心的人類，為了龍族與敵人對抗。龍騎士為了生存，需要狩獵龍卵作為坐騎；這可說是為了生存的戰鬥，其實也是無可厚非的，阿彌陀佛。」

莎拉撫著下顎，臉上一副苦苦思索的樣子：「硬要說的話，龍騎士雖然以搶掠為生，也就未必不能南遷往較暖和之地，與平民共存；可是闇黑帝國的強硬手段卻不容許他們這麼做。我是不懂帝國的內政啦，但是他們似乎沒有準備招降龍騎士的打算？」

「這個問題恐怕只有愛德華才能夠解答了。」索羅旋緊水壺的蓋，雙手整理一下腳上的短靴。由北美洲開始環遊世界以來這一對短靴經歷了大小戰役，雖然仍然保持著外形，畢竟已經破破爛爛了。

「磨蹭了這許久，我們的傷也大致治好，也是時候繼續追上去了。『明鏡台』嗎？說來機器人偶近期的襲擊也是紛爭之源的一種呢。」

亞爾法特點頭認同道：「根據域多連勞所說，似乎只要解決了這叫『明鏡台』的甚麼『墜落之地』，就能夠免除了這甚麼『蝗蟲』的末日警兆。失去機器人偶，作為它們的首領的諏敖也就無法作惡吧？」

靜心聽著亞爾法特所言，輕輕地搖頭，說道：「阿彌陀佛；諏敖是弒龍教之首沒錯，可是能夠即使（注：疑為『即時』）把他消滅，大部份人對龍族的憎恨之心不會改變。而且據我所知，弒龍教倚仗的本來就不是機器人偶，而是身懷『龍魔裝甲』的教徒。」

莎拉的手搭上靜心的肩膀道：「假如愛德華沒有推斷錯誤，弒龍教教徒的『龍魔裝甲』都是複製自在亞歷山大利亞被我們消滅的諏敖的『元．龍魔裝甲』的附屬品。附帶著『鑰匙』的諏敖軀殼既被消滅，『龍魔裝甲』理應已經消失於世上。失去『龍魔裝甲』，弒龍教將不會成為龍族威脅；最大的問題其實還是龍騎士吧。」

索羅對莎拉的話回應道：「事實上，以整體來說，人類對龍族的憎恨其實本來並不甚深；要說的話，兒童之間的童話故事反而把龍族英雄化了。『龍騎士』、『弒龍教』，這些其實都是秘密的地下組織和族群；若如諏敖所說，要在人類與龍族之間製造『憎恨』——先不說這與他的甚麼『地球重生計劃』有甚麼狗屁關係——首要條件就是要把龍族的存在暴露於世人面前。這些年間，龍族的存在的確越來越多人知曉，加上龍騎士最近越來越猖狂，只怕直接或是間接地都是諏敖作的好事——」

「噓——」亞爾法特忽然像受驚的兔子一般，警覺地橫伸雙手，停下來道：「這感覺——機器人偶的要塞周圍的廣域結界——『逐龍之印』！」

就在索羅、莎拉與靜心一同停下對話的下一刻，東南面不遠處傳來「轟隆」一聲巨響。他們互望一眼，立刻跑前數十尺，茂密的森林忽然豁然開朗，有點像當時來到菩提樓閣之前，只是林木不像該處逐漸地變得稀疏。

有到過機器人偶要塞經驗的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對眼前人工與大自然的對比早有預期，靜心卻不自禁地被鐵網和金屬製的圍牆和建築物嚇了一跳；可是她的注意力也立刻與亞爾法特他們同步，注目於眼前的巨大金屬巨龍和熟悉的域多連勞的身影。

在鐵網之內，域多連勞拿起鐵棒，架起戰鬥的架式與另一個複製的諏敖龍形個體對峙著；旁邊一個寬、深各數尺的大坑，和半浮在空中的諏敖的龍尾，看來域多連勞剛剛避開了對方的一擊。

莎拉迅速地打量了域多連勞一眼，除了呼吸稍為急喘之外，似乎沒有受傷，隨即也和索羅和靜心一般，拔出旁身的武器，開始向域多連勞和諏敖的所在跑去，要加入戰陣。

這時稍為墮後的亞爾法特的腳步卻慢了下來，警覺和疑惑地道：「……沒有其他的機器人偶守衛？連要塞防禦型的G型也沒有？」

「——不對！小心！」索羅敏銳的戰鬥觸覺首先留意到氣氛的不對勁，還沒有跑到域多連勞身旁之前先自停下來，同時舉起雙手，截停眾人。說時遲那時快，在域多連勞和諏敖之後的金屬圍牆已「隆隆」地向左右展開，機器人偶的身影漸漸顯露出來。

在眾人之中，唯獨靜心沒有見過機器人偶真身，再次呆了一呆；但見識過幻獸群與金屬龍體的三頭諏敖之後，忽然覺得天下更怪誕的事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了，立刻精神一抖，舉弓上箭。只是到了這時候，身上的箭矢已所餘無幾，心裏盤算著下一步該當如何。

但聽得「啵啵」數響，五、六個紫色的能量球呈拋物線轟來，目標直指正搶前的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靜心四人，同時「轟轟」的腳步聲響起，圍牆後的人偶列隊前進。

「好多的……怪物！」靜心即使再鎮定，也不禁輕呼起來；可是緊接著的卻是亞爾法特帶著質疑語氣的低叫：「數量……好少！」

「咦？」沒有見識過「菩提樓閣」防守軍陣容的靜心對亞爾法特所說的話只覺訝異，卻不知道比起無數的A型人偶，這裏只配置了不及五分之一的數量。可是換一角度看，對比於單調的A型人偶軍團，這「明鏡台」的佈陣卻更深層次。

眾人頗為狼狽地左閃右避，第一波的能量球還沒全擊在地上，圍牆那邊再次傳來開炮的聲音，明顯地第二波的炮擊已再次襲來。「到我的後面來！」索羅大叫著，身上同時爆發出「炫火加護」防護罩的光芒。

莎拉拖著看來呆了下來的靜心的手，把她也帶到索羅的護罩的裏面，也疑惑地自言自語道：「這種質量的能量彈……不是G型的！」

在亞爾法特也來到築構完全的「炫火加護」之內後，莎拉的目光投向圍牆，眉頭皺得更深。只見四個打開的缺口之間，是四個圓座，似乎是G型人偶的基座，卻沒有巨大人偶的影子。

「B型與D型的混合軍……是較全A型稍為高檔次的組合！還有誘敵深入及隔離域多連勞的戰略——人偶在『進化』嗎？」在眾人之間，索羅最為熟悉較大規模的戰役和戰略，在保護眾人的同時提出疑問。

「域多連勞！」亞爾法特關心的卻不只是抑壓著他們的人偶防衛軍，還有這不久前才加入他們的同伴。隨著他的叫嚷，索羅、莎拉與靜心的注意力也從遠方回到近處。

感覺上是無止境的數波牽制攻擊，實際上不過數十秒的時間；在四人不為意之間，域多連勞早已與金屬之龍再次打起來。諏敖的龍尾像靈動的巨蟒，刺向正好在空中以鐵棒襲來的域多連勞。眼看避無可避的他勉力在空中扭轉身體，一道血柱在箭頭狀的龍尾劃過的軌跡激射而出，亞爾法特、莎拉與靜心不約而同地輕聲驚呼起來。

只見域多連勞失去平衡，在地上滾了兩圈，痛苦地跪站起來。他勉強避開了要害，所受的傷卻一點兒也不輕，右手拿著鐵棒支撐著疲累而受傷的身軀，左手則按著腰間血流如注的傷口，瞪著眼前的巨龍。

「沒有……沒有情感？！」經歷無數戰鬥，每次都熱血滿腔的索羅看見落在近處的域多連勞的眼神，忽然心中突地一跳。早在愛德華口中聽聞過歐洲苦行會的主要戰力——苦行僧在戰鬥中的傳聞，到這刻才真正親身見識到所謂的「視死如歸」，索羅腦際之間飄過一絲不祥的預感。

刺眼的紫色能量光彈無情地砸在「炫火加護」那熾熱的赤紅壁障上，濺起漫天刺目的火花與光暈。在防護罩那斑駁的光影中，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的臉色凝重到了極點，而在這鋼鐵與硝煙交織的肅殺戰場中心，域多連勞那被鮮血染紅的單薄身影，在諏敖那龐大、冰冷、宛如活生生鋼鐵雕像的龍軀面前，顯得如此渺小卻又悲壯。一邊是殘忍而有條不紊的科技機械陣列，一邊是拋卻了所有求生本能、化身為純粹戰鬥兵器的苦行僧；空氣中瀰漫著濃烈的血腥味與金屬燒焦的刺鼻氣息，將這座隱藏於大自然深處的鋼鐵要塞，徹底推入了毫無退路的死鬥深淵。

第一百零三章：紫金血咒

仍然維持著「炫火加護」以保護亞爾法特、莎拉和靜心免受B型人偶的遠距離魔彈炮轟，索羅同時把右手巨大的天焚劍向橫揮動、左手向外推出，「靈火蛇」和「轟火龍」之咒往左右轟去，穿越火之護罩，襲向包圍著他們的D型人偶。只聽得兩聲巨響，首當其衝的數台人偶被攻擊咒文炸裂，可是更多的人偶早已看清攻擊路向，迅速從索羅的火焰中避開。

「嘖！」

同時使出多訣咒文，是索羅從雷蒙德的連發咒文中得到啟發而慢慢磨練純熟的技巧，在這一刻卻似乎發揮不了多大的作用，只讓他感到越來越焦急。

在他的旁邊，莎拉、靜心和亞爾法特不斷地使出和複製著大範圍的亂射型咒文，勉強把步步進逼的人偶群阻隔在數尺之外。沒有愛德華或X的金系統魔法幫助，他們無法輕易衝破包圍網，只能眼巴巴看著身負重傷的域多連勞孤身隻影地挑戰四十尺長的巨型金屬龍，鮮血四濺。

莎拉憂慮地道：「這時候最需要的是X的回復系統咒文，偏偏我們又分頭行動著……」

索羅聽到莎拉的話，忽然靈光一閃，急急向亞爾法特道：「亞爾法特！我們索羅家族中有著秘傳的小型回復咒文，相傳是異種的木、火兩系統精靈的混合型魔法。我這就唸出來，你看看你的『現在視界』能不能將之複製，運用在域多連勞的身上！」

本來就已處於「模仿之眸」運行狀態中的亞爾法特，深邃漆黑的雙眼回頭看著索羅，只見大量消耗魔力源的索羅，身上本已耀眼的魔法芒變得更加鮮紅。亞爾法特點一點頭，下一剎那身上的白光閃爍，卻又立刻搖起頭來：「我不知道這是木之魔法還是火之魔法，這訣咒文並不能施加於別人身上——哼！」人偶的攻勢一浪接一浪，索羅的小回復咒文既然無法被加以利用，亞爾法特唯有再次使出「轟火龍」之咒，轟開數台D型人偶。

（這樣下去只會沒完沒了！）

四人心中不約而同地想著同一件事，焦躁地看著域多連勞和諏敖的戰鬥。

不知從何時起，諏敖開始「嘿嘿」地冷笑起來，一直不說話的他終於傳出如廣播般的聲音：「五族的術士啊，看看你們是如何無力吧。這苦行僧的命，就由我收下了！」

代替G型人偶守護「明鏡台」入口的諏敖，藍色的雙眼閃爍了一下。戰鬥開始以來，他一直沒有運用飛翔的空中優勢，只是把域多連勞玩弄於股掌之中。此時他忽地展開雙翼，一對翅膀奮力一振，左邊龍翼回拍的反作用力，把域多連勞像玩偶般挑飛至半空。一時之間血花四濺，點點灑落在金屬龍軀上。

在空中的域多連勞咬緊牙關，重整架勢。他看準形勢，身上爆發出強弩之末的金黃色魔法芒，帶著「激電寄附」之咒的鐵棒，準確且重重地擊在諏敖的頭顱之上，卻似乎無功而返。

「蠢材！同樣是金之術士，連黃金十字教的巨漢護法也沒法傷我分毫，就憑你？」諏敖的冷笑漸漸變成狂笑，懸浮在低空的他龍尾一擺，猛烈橫掃向域多連勞。只聽得「鐺」的一聲，域多連勞在千鈞一髮之間雙手緊抓鐵棒，勉強擋下這一擊，卻無法阻擋其衝擊力，像斷線風箏般被撞飛數丈，直墮地面

。

亞爾法特四人看著域多連勞傷痕累累地再次面無表情地站起來，雙眼卻越來越無神。不用想也知道，失血過多的他雖然以歷年的苦修抑制著痛楚，卻無法改變身體快要缺氧昏厥的事實。

靜心的鈍頭矢到了這時只剩下六枝，不敢再胡亂發射，只以「亂礫石」牽制著人偶軍團。她看著域多連勞每況愈下，心想若要衝破重重圍困，這一刻果然要先把遠距離牽制著他們的炮擊型人偶擊倒，遂提出關鍵問題：「那些炮擊型的金屬怪物……有弱點嗎？」

莎拉再次射出一堆冰彈，百忙之中答道：「背包！只要攻破它們的背包，就能引發爆炸——」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與靜心並肩作戰數次，已經慢慢培養出戰鬥的默契；這刻靜心提問，索羅與莎拉立刻意會到她心中的主意。索羅向莎拉點頭，以近乎下命令的語氣道：「再靠近一點！我來使出『火箭破』，把人偶們逼開；莎拉在這裏施展『玄冰刺槍』開路，靜心往敵陣後方衝，由亞爾法特複製『炫火加護』掩護前進！」

「撐著啊，域多連勞！」亞爾法特、莎拉和靜心向索羅靠得更近，包圍索羅的火球同時濃縮起來。組成包圍網的D型人偶似乎能與B型溝通，B型從遠處發射的魔法炮彈總是在攻擊他們的人偶之間落下；此刻索羅的防守範圍縮小，D型人偶的攻擊當然更加緊逼，B型人偶魔彈的攻擊範圍亦隨之集中收窄，攻擊力也順勢上升，就像一波接一波的海浪，不停地向他們席捲而來。

可是索羅的「炫火加護」又豈會如此輕易被攻破？只聽得他大喝一聲：「現在！」保護著他們的火球立刻爆裂開來，「炫火加護．火箭破」的火舌向四面八方飛射。「火箭破」的威力本來不大，除了首當其衝的人偶和魔彈被穿透擊倒或撞開外，其餘的人偶都只是被點燃了一點，但動作全都被迫停了下來。

與此同時，莎拉把握時機凝聚的「玄冰刺槍」向右前方轟射而出，靜心與亞爾法特的身影一先一後，緊隨其後。魔法冰槍為二人開路，將處於攻擊軌跡上的人偶轟碎剖開；但奔出不過數步，B型人偶的炮擊已迅速調整攻擊目標，原本襲向索羅的「巨浪」一分為二，其中一股直奔亞爾法特和靜心的所在。

跑在前面的靜心留意到攻來的紫色能量球，但她的雙眼只鎖定在最後方的炮擊型人偶，手中緊握著紅木弓和木矢，口中喊道：「還要再靠近一點！」

也不必靜心多說，亞爾法特的眼眸瞬間變得漆黑，白色的「炫火加護」之咒已被複製出來，剛好在紫色魔彈轟至的數秒前完全張開，將攻擊格擋開來。下一刻，沒有被中和或彈開的魔彈直擊地面，發出「轟隆」巨響，亞爾法特和靜心這才發現，他們已經衝出了D型人偶的包圍網。

「三台遠距離攻擊的還在瞄準施主和貧僧！阿彌陀佛，這該如何是好？」將「禁語魔鑽」的魔力耗盡後，靜心在戰鬥中也不自覺地話多了起來。亞爾法特點一點頭，提議道：「我去分散牠們的注意力！」

他的話還沒說完，腳步就已經停了下來。「模仿之眸」再次運轉，直線高速疾衝的白色魔法芒版「轟火龍」，已從雙手狂推而出，以吞噬天地之勢，直轟正向他們發炮的人偶。靜心也不浪費時間，加緊腳步以該三台B型人偶為圓心，呈弧形繞向牠們的後方。

亞爾法特的「轟火龍」之咒起到了牽制作用，一直向他們開火的三台B型人偶暫時停下攻擊，往左右

兩側退開，試圖避開這記攻擊咒文。

「就是這裏了！」閃耀著橙棕色魔法芒，高速奔跑中的靜心看準時機。在三台人偶的背包連成一線的瞬間，她腳下的沙土或以迷你版的「崗石劍」狀態凝聚於鈍頭箭的箭尖，或化成無數的「亂礫射」沙石魔彈，隨著離弦之箭，如雷似電地幾乎同時貫穿了人偶的背包。在他們的眼中，這一連串動作彷彿隔世，但事實上只經過了短短數瞬。隨後像看著慢動作一般，被魔箭和魔彈貫穿的三具B型人偶背包放射出刺眼的紫色光芒，繼而蔓延全身，引發了巨大的爆炸。

靜心的腳步沒有因為一擊成功而停下，繼續往其餘七台人偶的背後奔去，下一枝箭已搭在紅木弓上。亞爾法特的注意力也落在其餘的B型人偶身上；只見其中四台已經留意到同伴被擊破，正要迴轉身軀，再次以兵分兩路的他們二人作為目標。可是牠們的轉身動作還沒完成，「咻咻」兩聲輕響傳來，緊接其後，四台人偶就被自身的能量吞噬引爆——這除了是靜心的魔箭，還能是甚麼？

到了這一刻，亞爾法特知道靜心已完全掌控了這邊的戰局，不再需要他的援護。他回頭看去，索羅的「炫火加護」已再次展開，與莎拉的「玄冰散彈射」聯手，將包圍著他們的D型人偶再次拒之於外。在牽制著他們的能量球攻勢越來越弱的當下，D型人偶包圍網被擊潰只是遲早的問題了。

可是亞爾法特畢竟不擅長戰鬥。在包圍網與牽制攻擊正被處理的當下，看著仍然在諏敖身上灑落血花的域多連勞，他卻不知該如何是好。只見對方一次又一次地成功以鐵棒擊在諏敖身上，卻依然無法傷及分毫，徒然讓身上的傷口不斷撕裂，亞爾法特只覺自己無能。應該向諏敖使出支援的攻擊咒文嗎？但他又怕不斷移動中的域多連勞會誤中自己複製的魔法——畢竟自己不是正統的魔術士，複製出來的咒文不過是有樣學樣而已，別說準繩度，連脫手的火藤或冰槍能否操控自如也成問題。

然後，最令他始料不及的局勢逆轉，毫無徵兆地發生了。

「隱形的——呃！」

「索羅——」

「嗚——」

索羅、莎拉與靜心的呼叫聲相繼傳來。此時，獨自留在域多連勞與諏敖戰鬥範圍旁、剛好身處D型人偶包圍網與B型人偶後陣之間空白地帶的亞爾法特大吃一驚，好一會才搞清楚發生了甚麼事：隱身的C型人偶早已伏兵城下，成功偷襲了他們。

索羅那邊，在最後三台B型人偶被靜心破壞後，他本想重施故技，以「炫火加護．火箭破」開路，展開真正的反擊。先前一次順利的「火箭破」，讓索羅與莎拉放鬆了戒備，卻沒料到C型人偶竟趁這關鍵一刻得手。幸好索羅和莎拉戰鬥經驗豐富，同時發現勢頭不對；索羅率先出聲示警，莎拉也以身作盾，二人互相補位，雖然同時掛彩，總算避開了要害。

那邊廂，勢單力薄的靜心也被隱藏在後陣的四台C型人偶偷襲，慣常拉弓的右臂被劃出一道長長的口子，鮮血淋漓。失去了最主要的弓箭攻擊手段，靜心不敢託大，立刻發動魔法，先築起「地裂破牙」的土牆，同時唸起「灰土甲」之咒，在身上要害披上土石構成的輕裝魔裝甲，不求進攻，專注防守。

在無言寺之中，即使是第四門「魔咒門」出身的僧侶，通常也不會精通三訣以上的土之魔法咒文；換作平常第二門「授武門」的十八羅漢，能夠運用魔法已屬難能可貴。靜心能懂得土之一族的全數魔法並運用自如，全憑她身為皇族後裔的身份；然而她並非高階魔法使的事實，也能從她只能使出輕裝型

的「灰土甲」中窺見一斑。

權衡之下，亞爾法特知道相比起已作出應對的索羅與莎拉，以及仍在與諏敖苦戰的域多連勞，不擅長近戰且右臂受傷的靜心更需要支援。事急馬虎不得，在莎拉施展以水花顯現C型人偶身影的「水鏡．聖水流舞」之咒，與索羅單臂揮動古劍天焚反擊的同時，亞爾法特按捺著想要加入域多連勞戰局的衝動，奔向靜心的所在。他的「模仿之眸」全力發動，雖然沒有像莎拉那般的液態魔具，還是勉強在空氣中凝聚起霧氣，試圖以同樣手段揭露C型人偶的行蹤；然而不懂操控咒文流動的他，無法像莎拉一樣將光學迷彩的身軀完整描繪出來，只能隱約看見四個模糊躍動的身影。

「可惡啊！」亞爾法特來到靜心右側不遠處，深感自己的無能，憤恨地喊道。強忍著右臂痛楚的靜心卻下意識地點點頭，道：「不，亞爾法特施主，這樣就足以讓牠們的身影顯露出來了；只是要打倒牠們，就必須全靠施主您了——」

維持著「灰土甲」的靜心，身上本來披著略顯黯淡的魔法芒，此刻隨著她的咒文忽然一亮，隨後又變得更為暗淡：「——這是貧僧最後的魔力源了！『黃沙障』！」

靜心雖然是無言寺中唯一能使用最多土之魔法咒文的僧侶，但這畢竟是基於皇族背景的緣故，本身專注尚武的她，魔力源其實相當低。加上這場從與龍騎士交手便開始的漫長戰鬥，她自身的魔力源早已嚴重損耗。換作平時，土之魔法鑰匙『禁語魔鑽』能為身為聖物使的她聚集土之精靈，減少她自身的魔力耗損；但先前耗盡魔力行使重力咒文後，又使出了負荷過重的「諸行無常」，此刻這件聖物實在與普通頑石無異。

只見以靜心為圓心，地上揚起薄薄的一圈沙塵，略高於人身，迅速地向外擴散。「黃沙障」本來就是障眼魔法，毫無攻擊力。魔力短缺、且還要維持「灰土甲」自保的靜心此刻施展的咒文，只能以『弱不禁風』來形容。然而，在亞爾法特施展了「聖水流舞」後，後陣中僅存的C型人偶身上都沾滿了水氣，『黃沙障』揚起的微塵碎沙，頓時將這群翻過矮土牆的敵人身上，染上了一層清晰的土黃色。

「看到了！」亞爾法特喜出望外，「玄冰刺槍」的咒文已被複製出來，朝目標飛射而去。C型人偶因為裝備了光學迷彩裝置，一來行動不夠迅捷，二來裝甲極薄，這兩點亞爾法特早在「菩提樓閣」一役中便已了解。只聽得排成一線的四具人偶在攻擊範圍頗大的「玄冰刺槍」掠過下，發出刺耳的金屬撕裂聲，或開膛破腹，或背部剖開，紛紛發出光學迷彩裝置失效的閃光，現出骷髏般的身影倒在地上。

亞爾法特衝到靜心身旁，將耗力過度而軟倒的她扶起。靜心氣喘吁吁，帶著少許責備與讚揚的複雜語氣道：「善哉、善哉！亞爾法特施主，打倒這些隱形怪物後，就這樣毫無防備地衝過來，未免也太魯莽了吧？」

亞爾法特俏皮地吐了吐舌頭，一雙眼睛再度變得漆黑。隨著沙土揚起，與靜心同款的輕裝版『灰土甲』也在他身上凝聚而成。他答道：「這樣就能以防萬一了。」

忽然聽得『轟隆』一聲巨響，亞爾法特與靜心往索羅和莎拉的方向看去，只見大堆的金屬人偶像廢鐵般倒在地上，或燃著零星火花，或結起薄薄寒霜。只剩下左腰染紅的莎拉，身上仍閃爍著藍光，正摟著同樣按著腰間傷口的索羅，站在金屬墳場的正中心。不問而知，最後的人偶守衛軍已被他們徹底掃蕩清理。

相隔一段距離的四人同時點頭，注意力都拉回到諏敖與域多連勞的戰鬥上。他們同時起步朝二人走去，然而在人偶軍團被肅清的下一刻，這場人與龍的廝殺也已分出勝負。

只聽得『嚓』的一聲，四人親眼目睹諏敖的右前足，在被拋上半空的域多連勞背上颳出一道血霧；緊接著，巨型的龍尾由上至下穿過血花，狠狠鞭打在他的背部，將他硬生生轟落地面。戰鬥至此，只餘下域多連勞無力地倒在血泊之中，這一次，他遲遲無法再站起來了。

「——諏敖！」索羅因憤怒而雙眼通紅，即使重傷在身，仍在莎拉的扶持下勉強站直身體。古劍天焚『騰』的一聲倒插在身前的地上。經過先前與第一頭龍形諏敖的戰鬥以及「火神」的解放，天焚劍柄上的繃帶早已不知所終，但這一刻，所有人都知道他想做甚麼。

莎拉立時按住他的嘴巴，擔心地喝止道：「你在找死嗎？在這種狀態下發動『火神』，先不說你無法控制祂會遭到反噬，你認為亞魯、靜心和我能躲開嗎？你認為生死不明的域多連勞能躲開嗎？！」

一直以來頂多懸浮在低空的諏敖等了數秒，見域多連勞未再站起，終於雙翼急振，飛升至十多尺的高空，狂妄地大笑道：「哈哈哈哈！光之遺裔、五族的術士啊！即使把棋子們都打倒，在這種狀態下的你們，就讓我諏敖像踩死蟲子般逐一抹殺吧！愛麗絲的出現雖是變數，但現在終於能把你們一網打盡了！」

諏敖滿身染滿了玩弄域多連勞時濺上的鮮血，帶著邪異魔光的藍眼掃視著亞爾法特等人，冷笑道：「『光之血脈』嘛，讓我留到最後才好好折磨。現在，你們想一起受死？還是像倒在血泊中的這條蟲子般，一個個單挑戰死——」

諏敖的話還沒說完，亞爾法特四人卻同時驚呼打斷：「——域多連勞！」

「沒……沒有這麼容易……啊！」域多連勞以鐵棍撐地，全身幾乎虛脫。他身上的麻衣早已染滿血跡，但竟然再次巍巍顫顫地站了起來。

諏敖在空中「哼」了一聲，不屑地道：「有完沒完啊！」

域多連勞這次完全不理會眼前的巨龍，轉而望向亞爾法特四人，微笑道：「在下原本想跟各位說……拜託……請務必破壞『墜落之地』……不過……其實不用在下交代……各位也一定會做到吧……」

他的語氣帶著強烈的不祥之兆，四人都知道他已打定犧牲自己的主意，卻不知在這種極限狀態下，他究竟還能做到甚麼。一向慈悲為懷的靜心聽完他的話，淚水早已奪眶而出。

「你這半死不活的蟲子，還能做到甚麼！你的愚昧徹底惹怒我了！」諏敖的身上隨著話音落下，披上了一層白色的光芒。牠在空中一個扭身，一個能量球在牠張開的血盆大口前凝聚起來，瞄準了域多連勞的所在。

亞爾法特是五人中唯一沒有受傷的人，他動作反常地敏捷，瞬間閃身立於域多連勞身前，白色的「炫火加護」迅速伸展開來：「豈能讓你這樣殺掉域多連勞！」

然而對峙不到一秒，保護著兩人的火焰護罩，連同亞爾法特身上的「灰土甲」突然瓦解，微弱的殘火與沙塵消散在空氣中。亞爾法特『啊呀』地痛苦慘叫一聲，抱頭跪倒，顫抖著道：「複製的時效……到極限了嗎？」

一如黃金十字聖教小教主瑪莉亞三世的「鑑別之瞳」，對於魔眼的運用，即使是身為「光之遺裔」的亞爾法特，也依然有著時間限制。只是一直以來，亞爾法特經歷的戰鬥從未像這一次般漫長，加上他能維持魔眼的時間確實比瑪莉亞長，才讓他產生了自己能無限使用「模仿之眸」的錯覺。

「難得『光之遺裔』主動過來送死，就讓我諏敖送你和這苦行僧一程吧！」諏敖的狂笑聲響徹雲霄，牠高昂起頭，眼看就要將光球噴射而出。此時遠水救不了近火，索羅、莎拉與靜心只能在遠處驚恐地呼喊著兩人的名字。

「不用怕。願聖靈與你們同在——」域多連勞以虛弱的聲音，對跪在他身旁的亞爾法特說道。他那隻沾滿鮮血、劇烈顫抖的左手高高舉起，抬頭瞪著半空即將發動攻擊的諏敖，用盡最後的力氣大喝一聲：「——妖孽之龍！在苦行會的終極密技下俯首稱臣吧！『血藤荊棘』——！」

伴隨著域多連勞的吼叫，他的身上披上了極其刺眼的魔法芒，但卻非平日慣見的金黃色。只見一股交織著金黃的亮紫色魔法芒，從域多連勞的左手急速延伸出去，不偏不倚地直接纏住了諏敖的龍頸！幾乎在同一時間，先前灑落在龍軀上的鮮血發出了共鳴的紫金色光芒，與域多連勞的魔法血藤連成一氣、重組形態，化作無數荊棘繩索，將那四十尺長的巨龍之軀重重捆綁。

不浪費絲毫的時間，域多連勞的左手看似無力地往下一拉。捆綁著諏敖的魔藤呼應著他的動作，爆發出一股龐大巨力，將諏敖硬生生向下急扯了數尺；諏敖的光彈也在此時脫手，雖然依然飛向亞爾法特與域多連勞的方向，卻早已毫無準頭可言，『轟』的一聲重重擊在他們身旁的泥地上，揚起了漫天塵土。

「闇……闇之魔法？！」索羅震驚得失聲喃喃自語，莎拉和靜心更是看得目瞪口呆。

「血之契約？！苦行僧所謂的『密技』，居然是在生死關頭啟動禁忌的黑魔法？哼，你以為這種程度的捆綁就能阻止我諏敖嗎？！」諏敖的聲音夾帶著無比狂怒。牠雙翼瘋狂急拍，卻似乎只能與血藤的怪力打成平手：「『太乙』沒有這項資料……居然沒有這個紀錄？！」

在飄揚的塵土中慢慢站直身軀，域多連勞一向面無表情的臉上，此時竟掛起了一絲微笑。因失血過多而視力模糊的雙眼，望向諏敖朦朧的龍影，他強打起精神道：「當然……沒有紀錄……苦行僧締結血之契約後……從來沒有人能活著回來……把真相流傳開去啊……」

說罷，他轉頭望向索羅的方向，道：「由始至終，在下接下的任務就只有一個……看來……還是得交代這句……『墜落之地』的破壞……就拜託各位了……願神賜福……」

索羅知道這是他最後的遺言，失聲大喊道：「域多連勞——！」

只見域多連勞的笑容漸漸變得安詳，身上的紫光再次被金黃色的魔法光芒掩蓋。伴隨著魔法血藤爆發出的霹靂雷鳴之聲，光芒迅速蔓延至諏敖身上，將巨龍原本散發的白光完全吞噬。這股滲著紫色幽光的金黃色魔法芒刺眼無比，令在場眾人幾乎無法睜開雙眼。光芒深處，巨型金屬龍與域多連勞化作了兩道交纏的黑影，在諏敖不甘的怒吼聲中，漸漸消逝無蹤。

漫天飛揚的焦黑塵土與消散的金黃紫光中，一切最終歸於死寂。地面上，唯有域多連勞那根在戰鬥中脫手、深深斜插在龜裂大地上的黑色鐵棒，在清冷的陽光下反射著微弱而冰冷的光芒，無聲地訴說著方才那場慘烈而悲壯的靈魂獻祭。

第一百零四章：九號軀殼

「這裏……跟『菩提樓閣』幾乎一模一樣？」

亞爾法特停下腳步，看著眼前無數的傳送帶與管道，這裏與之前在喜馬拉雅山脈中的要塞簡直是同一個模版。眼前的傳送帶還在運轉，卻沒有像「菩提樓閣」那樣，運載著裝滿廢棄人偶殘骸的卡車以及光學迷彩C型人偶，這可說是兩者之間難得的不同之處。

藉著域多連勞的犧牲，亞爾法特、索羅、莎拉與靜心成功進入了這座名為「明鏡台」的人偶基地。在擊敗了守門的諏敖，以及部署嚴密的人偶軍團後，一如以往的經驗，要塞內毫無主動佈防的人偶或機關。多虧了這裏與「菩提樓閣」幾乎相同的結構，四人輕易地就找到了通往中樞的通道，來到了正中心的建築物之中。這座位於心臟地帶的高塔，似乎是「明鏡台」與「菩提樓閣」在微觀外觀上的唯一分別——「明鏡台」的塔頂多了一個直徑三十多呎的圓形金屬碟盤，雪白的外漆反射著陽光，顯得格外耀眼。碟盤的正中心是高約十呎的金屬支架，筆直地指向天空。整個結構看來能進行前後左右的擺動，正追蹤著此刻被太陽光遮蓋、亦即之前諏敖口中所說的「太乙」的位置。索羅猜想，這就是「明鏡台」特別被苦行會重視的原因。

進入中心的塔狀建築物後，莎拉是四人中最清楚要塞結構的人。她一邊按著左腰草草包紮的傷口，一邊帶頭摸索著牆邊，來到了以前在「菩提樓閣」會見「Ⅰ」的房間外的暗門。這一次四人都不在戰鬥狀態，莎拉更是小心行事，先以寒冰匕首撐開一條裂縫，往裏面張望，以確認沒有人偶的存在。

「……安全，可以進去。」莎拉回頭向亞爾法特、索羅與靜心說道。索羅點了點頭，幫助莎拉推開暗門，一個雪白色的小房間展現在眾人眼前。

靜心只覺得每走一步，都彷彿進入了不同時空的幻境一般，到了這一刻精神終於支持不住。她雙腿一軟，幾乎暈了過去。亞爾法特雖然暫時失去了「模仿之眸」，倒沒有受重傷，反應還算敏捷，立刻就扶住了她，同時安慰道：「被這裏嚇著也是正常的。當初我們進入喜馬拉雅山脈的『菩提樓閣』時，也是一般的反應。」

「阿彌陀佛……這就是史前的詛咒嗎？」靜心向亞爾法特道謝。她稍一回神，右手往房間正中心的小桌子按去，想要借力站穩，卻沒有留意到桌子上透明的半圓形琉璃罩。

索羅在她的手碰上之前警告道：「小心——」

可是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靜心的手已按在琉璃罩之上。過早發生的觸碰感讓她吃了一驚，不過總算沒有讓她再次失去平衡。只見琉璃罩之中一陣閃爍，一個虛擬的立體球形物體投射在半空中。靜心仔細一看，再與腦海中讀過的書籍對比，那竟然是地球的影像。

「——咦？」莎拉最為細心，觀察了這似曾相識的畫面一會兒後，發現這與之前在「菩提樓閣」看過的不太一樣：「這個廣闊的平原……這是北冰原！這個影像比起之前看過的，更加接近現代。」

亞爾法特和索羅在「菩提樓閣」也看過這個虛擬的地球影像，和莎拉一樣感到驚訝。亞爾法特圍著影像轉了一圈，找到南亞叢林的位置，看到一個稍微明亮的圓點，便向其他人指出道：「這裏應該就是我們所在的『明鏡台』了吧？」

索羅走到他的身旁，強烈的好奇心讓他忍不住伸出手指，在虛像中碰了該處一下。瞬間，那圓點閃爍

起一陣紅光，地球的影像在一瞬間被放大，鏡頭穿越叢林，「明鏡台」建築物群的外觀取代了地球，呈現於眾人的眼前。

只見建築物群的最外圍閃爍著大量的紅色交叉，其中一個覆蓋著阿拉伯數字「6」，體積比其他的交叉大了一倍有餘；在畫面的盡頭，又有兩個小三角形指向西方，同樣有兩個不同大小、被交叉覆蓋著的阿拉伯數字「3」和「4」，似乎代表要顯示的資料在畫面之外。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靜心面面相覷，都已大致猜到這畫面的意思——畫面上的每一個交叉代表了剛剛被擊破的人偶；而「6」字如無意外，代表了與域多連勞同歸於盡的諏敖分身，「3」和「4」則是之前與龍騎士之戰後出現的兩個諏敖。之前諏敖也說過，第一頭金屬龍是「第三號軀體」。

莎拉「咕嚕」一聲嚥下一口唾液，說道：「這是……即時的『報告』！這麼說，剛剛的『地球』也就是實時的影像……？」

「好傢伙……」索羅背上冒起一陣冷汗，想起之前在林中諏敖說過的話：「『世上沒有他們不知道的情報』……他竟然不是在吹牛嗎？哼，至少這被劃去的『4』字，代表了愛麗絲的勝利吧。」

「看！」靜心的注意力從建築物群的外圍移開，指著中心部分的塔狀建築物內：「這裏有一個閃著黃光的『9』字！阿彌陀佛，這代表還有諏敖的分身嗎？」

「『9』……第九號分身？！天哪，還有多少頭金屬製造的龍形怪物要應付！」索羅以手掩面，搖頭嘆道。

亞爾法特卻感到更加心寒：「更迫切的問題是……這不就是我們的所在之處嗎？」

亞爾法特一語驚醒夢中人，四人都呆立當場。四人之中，索羅與莎拉腰間的傷勢最重，雖然還能使用魔法，但即使使用了自我回復咒文的索羅，也只是回復了少許體力而已，兩人都不是能夠全力作戰的狀態。靜心右臂受傷，暫時不能拉弓，等於武功被廢了大半；同時她的魔力低下，連使用魔法戰鬥的選項也沒有了。然而若要說到累贅，運動白痴加上「模仿之眸」失效的亞爾法特，可說比靜心更沒用，連能否避開敵人的攻擊都成問題。

在這關鍵時刻，面對數台普通的機器人偶，他們還有勝算；若只是一具Ⅰ型，索羅與莎拉合作還能將之打倒；但如果多於一台的Ⅰ型人偶出現在四人面前，勝負便難以預料；假如來犯的是諏敖的分身，恐怕四人凶多吉少——

「——先不用那麼緊張，」莎拉考慮了一下，嘆了一口氣道：「我們身處『明鏡台』的中心，難道諏敖還會不知道？要襲擊我們的話早就動手了。從這畫面看來，他根本還沒有移動過。我們還是首先找到他的所在吧；這樣無論是要避開還是迎戰，總能有個打算。」

眾人想想也有道理，便稍稍放下心來。亞爾法特皺起眉，側頭思索道：「那麼，我們怎樣才能知道這『九號』在哪裏呢？」說著，他伸手虛按投影中的數字，畫面卻再也不動了。

在開始與亞爾法特展開環遊世界的大冒險之前，索羅本來對「機械」和「科技」有著濃厚的興趣和無比的好奇；直到與這些史前科技交戰，才產生了厭惡感。這時候，他的好奇心又再度冒了出來，想起「菩提樓閣」的往事，便將之前「Ⅰ」的動作和畫面的變化在腦海中大致串連起來：「那時候，那具Ⅰ型的傀儡是這麼做的……」

他把雙掌合攏，伸進立體的虛像之中，再慢慢打開。果然，畫面隨著他雙手的動作緩緩移動和伸展開來，位於中心的建築物漸漸描繪出內部的結構。索羅把畫面放大到一定的程度，四人已經可以辨認出之前佈滿傳送帶的偌大空間，以及他們四人身處的房間；而似乎代表了諏敖分身的那個「9」字，就在他們所在小房間的牆後。

「阿彌陀佛！這麼近！」靜心嚇了一跳。她回頭看去，想到那金屬怪物就在背後的牆壁之後，不禁打了個寒顫。

「這個像倉庫一樣的空間……不就是『菩提樓閣』中『人柱』的所在？」莎拉帶著疑惑喃喃自語。隨後，當時拉忽和他父親默剎德葬身要塞的回憶再度湧回亞爾法特、索羅和她自己的心頭，頓時讓他們百感交集，悲哀中帶著無比的憤怒。

靜心不知道這段往事，也沒有留意到三人的情緒變化，只管盯著身後的牆壁問道：「阿彌陀佛……我們該進，還是該退？」

「假如這牆壁後面的倉庫是我們預期中的『墳墓』——」索羅的身上散發出令靜心感到不安的憤怒感，背後的古劍天焚已離開了半開的劍鞘，他冷冷地說道：「——我們不單要『進』，還必須把這裏徹底破壞。」

亞爾法特苦苦思索，然後向莎拉說道：「當時在『菩提樓閣』，索羅的『火神』被釋放後一片混亂，愛德華帶著我、重傷昏迷的X，還有嘮叨的大叔阿凡提逃離倉庫，就在這邊的牆壁找到了另一扇滑門，通往塔外的空地。可是之後你們如何離開，我可沒有記憶了……」說著想起當時的混亂，其實不就是由自己複製了無限制的「火神」所引起的？當下臉色稍微泛紅。

索羅和莎拉面面相覷，對亞爾法特製造出來、名副其實的「煉獄」仍猶有餘悸；可是又忍不住往緊張盯著牆壁的靜心看去，想起剛剛才經歷過的小規模「諸行無常」，那一處火海相比之下卻又顯得微不足道了。

莎拉稍一回神，向亞爾法特點頭，走向他所指示的方向。仔細檢查後，果然發現了一道門縫。莎拉再次以寒霜匕首撐開小縫隙，一邊慢慢推開滑門，一邊說道：「先確保退路總是沒錯的。誰知道這衝動的蠢材甚麼時候又放出『火神』，把這裏給燒了！」

索羅沒好氣地翻了個白眼，天焚劍已插進通往倉庫的門縫之間。亞爾法特向靜心嘆了口氣警告道：「靜心，這之後看見的景象，可能比你們佛家書籍中的修羅地獄還要可怕……你可得有心理準備啊。」

亞爾法特說話期間，索羅和莎拉已分別推開滑門。莎拉那邊的滑門果然通往外面的空地，一時之間陽光耀眼；至於索羅打開的倉庫之門，則一如之前在「菩提樓閣」般暗淡無光。在外面的陽光反襯之下，更顯得漆黑一片。

得到亞爾法特的警告，靜心嚥了一口唾液，即使右臂無力，還是不自覺地微微舉起持弓的左手，以防有甚麼地獄的妖魔鬼怪突然飛撲出來。

滑門完全打開以後，索羅與莎拉都如箭在弦，擺出了戰鬥的架式。畢竟之前的立體影像標誌著另一個諏敖分身的存在，而此刻的倉庫又如此漆黑無光——

「——咦？」出乎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的意料之外，他們才踏進倉庫，還沒有決定要使出索羅的照明咒文還是尋找照明機關，周圍像是感應到他們的存在似的，忽然明亮起來，整個倉庫的環境盡收

眼底。只見整個倉庫空空如也，沒有裝著「活死人」的綠色人柱，更沒有任何機器人偶出沒的跡象。

靜心這時卻「噫」的一聲輕叫出來：「果然是地獄的景象！這吊在天花板的半截人偶，簡直就是象徵地獄受苦眾生的雕塑！善哉、善哉！」

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聽到靜心所言，都驚訝地張大了口——這裏根本不是他們記憶中的「活死人墓地」。順著靜心的目光，他們細細觀察著她形容的所謂「雕塑」：

有著三、四層樓高度的倉庫天花板由無數的六角形金屬板組裝而成，正中心的六角形正打開著，漆黑的機械臂從中延伸出來，往下垂落數呎。機械臂的盡頭連結著一個半人形的物體，如靜心所言，那是半截人偶，只有頭部和胸膛，都已鋪滿了金屬的「外皮」。人偶的肩膀只有裏面的支架外露，一雙手臂還沒有建造出來，數根五顏六色的膠管軟軟地垂掛著；胸膛以下肚腹的位置，和手臂一樣都是外露的膠管，還有一條像是鞭子似的銀色節狀金屬條在背後垂下來，驟眼看去像是脊椎骨的結構。

披上金屬板的人偶胸膛和頭部有點像Ｉ型人偶，卻沒有它們幾近完美的接縫，反而比較接近D型人偶，可以看見明顯的縫隙。與之前見過的型號不同，這半截人偶頭部的造型十分像人類，有著凹陷的眼眶、隆起的鼻樑和開縫的嘴巴，但沒有耳朵，只有左右各一個小孔，也不知是還沒有完成，還是原本就是這樣的設計。

人偶垂著頭，燈光的陰影讓亞爾法特他們無法看清人偶有沒有眼珠。可是聯想起之前在小房間內的立體投影，眾人都大致猜到了眼前之物是甚麼：

「這是未完成的……第九號諏敖？」亞爾法特首先開口說話，卻是語氣毫無把握的反問句。

「——是的。」

巨大的聲音彷彿從四面八方傳來，把四人都嚇了一跳。那不是諏敖的聲音還能是誰？只見眼前的人偶慢慢抬起頭，眼珠的位置閃爍著邪異的藍光，默默地掃視著眼前的狀況。

「妖孽之流！」索羅一半是憤怒，一半是興奮。他握著古劍天焚的右手微微顫抖著：「還以為要與龍形狀態的你打架，卻原來你還沒有完全成型，這不就更容易把你大卸八塊了嗎？還是你偏好被燒成焦炭？」

「沒有必要啊。」諏敖的聲音帶著微微的譏笑，機械的嘴巴仍然一動也不動：「這幾個月以來，這座『明鏡台』的資源都投放在複製我的數個軀體上面。別說高階的Ｉ型早就作為零件用罄，即便是低等的卒子，剛剛也已被你們破壞殆盡了。不瞞你說，自從那苦行僧自我犧牲，把六號擊破之後，這一局棋，已被你們將了一軍。」

莎拉聽著諏敖的解釋，忽然警惕起來，又偷偷看了看周圍，似乎真的沒有異常。回想剛才的立體投影，也只顯示了眼前這個半成品的存在而已，似乎沒有其他人偶在要塞之內的提示。她疑惑地喃喃自語道：「既然口說已被『將軍』，這半截的諏敖還在說個不停幹嘛？現在剩下的，就是要尋找這要塞的結構中樞，將這歷史的詛咒從現代抹去吧……？」

「廢話連篇！今天聽你的聲音次數太多了。好，我決定了，就當練一練劍，把這金屬怪物切件出售吧！」索羅也受夠了諏敖，舉起巨劍。他口裏說要把人偶砍碎，卻又忽然醒起自己又哪能躍至三層樓的高度？話已說出了口，卻又不想就這樣收回，臉上一紅，竟自呆住了。

諏敖「嘿嘿」地冷笑起來，也不點破，不屑地道：「沒有用的。無能的蟲子，你們應該知道即使把我破壞，也無法抹殺我的『存在』吧？『太乙』既已復甦，世界已在我掌握之中。監察系統重啟、自主網路的再連結，意味著把全世界所有的要塞都聯繫起來再不是難事！這樣說吧，即使作為與『太乙』通訊中樞而獨特存在的這座『明鏡台』被毀，在現階段已不是問題了。只要有足夠的時間，被聯繫上的其他要塞隨時都能改建成第二座『明鏡台』！」

諏敖的這一段話，亞爾法特他們雖然只聽懂了一半，卻已足夠讓他們汗流浹背。莎拉同時清醒過來：「他是在拖延時間！既然說我們已『將了他一軍』，他的用意是……？」

亞爾法特、索羅和靜心被莎拉的話提醒，都更加警惕起來；可是諏敖的話實在太難消化，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當如何。靜心卻想起讀過的兵法書籍，喃喃地道：「這非人的怪物在強調即使把他和要塞破壞也沒有用——『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索羅與莎拉互相對望，同時想起域多連勞的犧牲，緊張地往諏敖盯去。諏敖嘿嘿地冷笑：「不錯的頭腦，發現我的計劃比我預期中還要快。無妨，即使你們早已安排好退路，由現在起計，你們也沒有足夠的時間以物理方式離開這座要塞的預計受災範圍。而且，我還有讓你們留下來更長時間的理由——」

四人中最遲鈍的亞爾法特這才終於理解到，諏敖的計劃是要與他們玉石俱焚。他正要拉著靜心帶頭離開之際，卻回頭發現索羅與莎拉呆立原地；當他自己也看到他們在看甚麼的時候，連他自己也呆住了。靜心還未回頭，卻發現拉不動亞爾法特，急道：「阿彌陀佛，假如那怪物所說屬實，我們更要加快腳步了！」

「不……你也看看……」亞爾法特回過頭來，嘴唇乾枯地指著諏敖的方向說道。

靜心不解地回頭，也加入了這個臨時組成的「呆站小隊」——只見在諏敖的下方展現著數十個投射影像。與之前小房間的立體投影不同，這些影像只是平面的，沒有立體感，像是懸在空中的螢幕。影像群大致分為十數個區域，每個區域由一個特大的螢幕、一個特小的，和數個中型大小的影像稍微重疊交錯而成。

對於這些史前的高科技玩意，更炫目的也不是沒有見過，真正吸引他們注意力的，是這些影像的內容：索羅專注看著的，是一片五顏六色的畫面，其中紅色分佈佔了大多數。仔細一看，影像的背景是黑夜中茂密的紅葉森林，一個小小的村莊正在燃燒，照亮了黑夜，大量身穿墨綠、寶藍或深紫色軍服的軍人或騎著馬、或四處奔跑，那正是火之術士與闇黑軍團戰鬥的畫面。另一邊，莎拉看了一會兒，雙手合十掩著嘴巴，兩行眼淚已如山洪暴發，那同樣是戰爭的場面。在莎拉看著的影像群組的右上方，似乎正顯示著畫面所在的小地圖；從地圖的外形，靜心認出那是莎拉的故鄉——澳洲的西岸。

「那是——火之魔法？」亞爾法特留意到不對勁的地方，詫異地自言自語道：「為甚麼……這些全都是女性！為甚麼全由女性組成的火之術士會在澳洲戰鬥？而她們戰鬥的對象是……水之術士？？」

諏敖的聲音在空中傳來：「『精靈視界』——這就是『太乙』的監察系統。看吧，人類總是在戰爭之中，哪裏配擁有管治世界的權利？他們眼前的，是火之一族對復仇的闇黑軍團的反抗，與澳洲莎娜家族與福特家族的戰爭，正展示著他們的愚昧。然後——」諏敖話音未落，周圍的地面開始激烈地晃動起來：「——『光之血脈』將在這裏消亡！」

「要塞的自我毀滅——」靜心被突如其來的震動從幻境拉回現實，卻發現無論是亞爾法特、索羅還是莎拉都沒有任何動作的意思；而她沒有留意到的，是索羅那越來越難看的臉色。

巨大的倉庫半空中，未完成的「九號軀殼」猶如被鋼鐵荊棘禁錮的殘缺神明，在幽暗中透著冰冷的銀光；機械臂末端垂落的彩色纜線，在震動中如蛇群般狂亂舞動。而在這具鋼鐵殘軀之下，數十面全息螢幕如燃燒的墓碑般懸浮於半空，投射出全球各地戰火連天的慘烈景象——南亞森林的焦紅、澳洲西岸的幽藍，在那強烈而詭異的光芒映照下，亞爾法特、索羅與莎拉的側臉顯得蒼白而支離破碎，與地面上升起的煙塵與碎石混合在一起。

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峙：一方是象徵史前文明極致、正準備與世界同歸於盡的冷酷機械；另一方則是遍體鱗傷、在命運齒輪下顯得無比渺小的血肉之軀。隨著要塞深處傳來金屬斷裂的低沈哀鳴，那雙邪異的藍色電子眼與索羅手中天焚劍映射出的殘火，在即將崩塌的黑暗中對撞出一道令人窒息的終焉色彩。

第一百零五章：要塞潰滅

人偶的要塞都是以模組構成的建築物，無論是以前在喜馬拉雅山脈的「菩提樓閣」，還是現在位於南亞叢林內的「明鏡台」，只要建築物群的中樞點被破壞，整個要塞就會因應骨牌效應全面倒塌。

古時，製造人偶的工場都是全自動運作，就算偶有駐場的人員，皆是作為監察的存在，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要塞屬於軍事建築，儲存了大量容易燃燒和誘爆的危險化學物。為免要塞落入恐怖份子之手，世界上所有的工場都裝備了自我毀滅的機關；可是同一時間要塞的安全機制甚為嚴謹——畢竟每一個要塞的造價都幾近天文數字——由啟動自我毀滅的機制到真正的崩潰，有足夠的警報和時間讓身處要塞之內的工作人員停止機關或離開。

當然，這些警報都被主宰著「明鏡台」的諏敖隱藏了。

取而代之的，是他那不屑和冷漠的笑聲：「愚蠢的蟲子們，給我埋葬於此吧——」

「明鏡台」的地面震動漸漸擴大，搖晃不停的中心塔也開始崩壞，首先脫離模組的，是六角形的金屬天花板。數十塊金屬版掉下來的同時，諏敖的聲音開始變得斷續；過得一會兒，說話聲成為嘈吵的雜音，繼而完全靜默，只餘下建築物塌陷的「隆隆」巨響。

索羅把失神的莎拉拉到身旁，回頭向亞爾法特和靜心示意，同時身上展開「炫火加護」的護罩。亞爾法特與靜心對望了一眼，點一點頭，左閃右避地都跑進索羅的庇護之下，仍然掛在他們頭頂的諏敖的軀體卻在這時候忽然搖動起來。只見他的頭部昂起一點，又再垂下，嘴巴的部份張合了數下，僵硬的聲音從口中發出，似乎把說話的功能交回未完成的身軀上了。

「根據計算，即使得到複製將能量相乘，作為防禦力最弱的防護咒文『炫火加護』沒有足夠的質量完全擋下這『明鏡台』的崩潰。可惜我無法親眼看著你們四條蟲子被壓成肉醬，不過至少可以在伺服器找回這段影片觀看，總算沒有浪費——多得『精靈視界』與復甦的『太乙』。嘿，這些掉下來的金屬板只是前奏啊！」

這時已走進「炫火加護」的保護之內的亞爾法特及靜心聽得諏敖的話，都不免擔心起來；畢竟即使是身為魔源聖物使的索羅，使出的這訣咒文的確有著火之魔法防禦力偏低的先天缺憾。假如諏敖所言屬實，即便亞爾法特能奇蹟地在這時候回復「模仿之眸」的力量，只怕也幫不了多少忙；而此刻情緒失去控制的莎拉，更不在能夠參與防守的狀態。

只見一塊在諏敖軀體之旁的六角形天花板正好在這時候掉下來，墮落的軌跡斜斜地飛向索羅的火之護罩。諏敖的笑聲又再傳來，令人煩厭：「火之護罩能夠勉強把這金屬版彈開吧？在這幢建築物完全塌陷之前你能夠彈開多少質量的物料呢？」

就算知道「炫火加護」暫時能夠抵擋墮下的碎片，本能反應仍然讓靜心在金屬板塊擊落的一刻閉眼縮頭。然而，亞爾法特卻強忍著恐懼，雙眼目不轉睛地盯著那塊砸向他們的巨大金屬。就在他的注視下，他親眼見證了奇蹟的發生——索羅身上原本赤紅的魔法芒瞬間變得刺眼無比，紅色的火之護罩在金屬板觸碰的前一微秒，化作了極致的白熱火光。預期的撞擊聲沒有傳來，取而代之的卻是「噗嗞」一聲的金屬熔化聲，讓他們二人驚奇地回頭望向索羅。

「不可能！」諏敖幾近怪叫起來：「之前在龍骨峰頂必須靠金之魔法的『亢心莫名』才能使出的『白熱之火』……嗎？為何——」

「『憎惡』嗎？」不知不覺之間，索羅身上的紅色魔法芒變得刺眼無比，「炫火加護」的火之護罩亦果然變成了白熱的火光：「假如要說憎惡的話，你確實讓我對你憎恨透了，這算是你的成功吧？」

吊著諏敖的機械臂隨著晃動變得不穩定，諏敖的聲音仍然帶著驚訝：「……因為憤怒而引發的變異嗎——失算了！」

「還沒有根絕邪惡的血之魔法，怎麼可能在這裏被你埋葬啊！」燃起白熱之火的索羅理論上正在大量消耗著魔力源，現在卻沒有疲累的感覺，憤怒地大喝一聲，火之護罩急速地先微微縮小一圈，然後再放大幾近一倍。火球的光芒不減，透明度卻增加了，代表著護罩的質量隨著範圍的擴大而遞減，內外的溫度卻似乎沒有改變。同一時間，諏敖身後的吊臂終於斷開，未完成的身體筆直地往四人身上掉下，聲音帶著憤恨，大叫著嚷道：「可恨啊！」

諏敖的頭部首先碰上火圈，然後立刻熔化變形，成為漿狀的頭部連著胸膛沿著幾近透明的火之護罩滑落地上，諏敖的聲音終於在一片混亂的撞擊與震動聲中停下來。

「終於靜下來了嗎！」索羅向諏敖「屍身」的方向不屑地吐了一口唾液，手上緊握的古劍天焚耍一個劍花，回到背後的劍鞘。

靜心帶著擔心的語氣問道：「在龍頭岩之上，索羅施主的白熱魔火只維持了數分鐘的時間。這一點的時間能夠讓我們抵擋下『明鏡台』的崩潰嗎？」

一片混亂之中，再有數塊碎片飛射向索羅，也遭到了一觸即熔的命運。連同諏敖的軀殼在內，在索羅的火球之外出現了數灘金屬熔漿；神奇地，同樣是金屬板所造的地板，卻沒有被熔掉。

索羅的臉容也帶著疑惑，看著舉起的右手掌心，不知算不算回答靜心地自言自語道：「——有甚麼改變了……」然後他抬起頭，向亞爾法特與靜心道：「假如之前『菩提樓閣』的經驗能夠借鑒的話，要塞毀滅之前，我們身處的這中心巨塔會首先崩壞。留在這裏不安全——不是因為掉下來的碎片，而是即將塌陷的地面。來，我們先走到外面的空地去——」

說著「轟隆」一聲巨響，蓋過一直以來震動的聲音，然後在「炫火加護」保護之內的四人都能夠身在其中，卻隔岸觀火、事不關己地看著周圍的毀滅：中心的塔底似乎有甚麼被誘爆，一片火海由四面八方蓋天而來，掩至魔法形成的護罩面前時卻似乎被白魔火融合了似的繞過他們而去。四人的所在仍然溫暖，空氣仍然流通，竟然沒被外面天翻地覆末日般的景象影響。

這一波火海連索羅也動容，找著莎拉後領的左手一緊，喝道：「時間無多了，跟著我向外面走！」說罷認清之前小房間的方向，確定亞爾法特和靜心緊隨在後之後微速奔跑。來到燒得變形彎曲的滑門之前，披著白熱之火的索羅也不必停步，金屬的牆壁又再「噗嗞」地液態化，一個繪上紅邊的圓形空洞在他們跑到之前伸展開來。不過數十秒的時間，索羅已帶著亞爾法特、莎拉和靜心來到外面的空地，同一時間中心塔就在他們眼前完全向內塌陷，火舌四射。

「地面！」還沒有喘氣的時間，亞爾法特大喊一聲，指向面前瞬間成形的廢墟越隨著中心巨塔的毀滅，四人面前的地板像有生命地躍動著，被爆破開的金屬板向外翻開，猶如一個巨浪般向他們席捲而來。索羅指向南方最接近他們的圍牆，幾乎以發號施令的語氣大喝一聲：「由那邊走！離開要塞的範圍還要多走幾公里的距離才算安全——我們沒有多少時間了！」

莎拉被索羅拖著，半跑半跌地隨他往圍牆去；靜心也不浪費時間，跟隨在後。亞爾法特當然也知情勢

險峻，還是忍不住回頭再看一眼：只見在地底的爆炸接二連三，金屬造的要塞此刻像沸騰的水面，因為熱力令其拱起的半圓鐵球處處，一個接一個地爆發開來，無數的火柱激射往天，帶上要塞之內的雜物碎片像雨點灑下，偶爾數件被回收的人偶斷肢從空中掉下，詭異非常。建築物群的外圍開始向內塌陷，一幢一幢箱形的建築像積木似的崩潰，被火柱吞噬。

「真正的……煉獄……嗎？『菩提樓閣』的時候，我就是造出這一片火海的原因……」亞爾法特還在喃喃自語之間，臉上感到越來越熱，代表著索羅「炫火加護」的外圍邊緣越來越接近，再不走的話就會被留在火之護罩之外，真箇如諏敖所言，與要塞一同埋葬在南亞叢林之中。他揉一揉眼睛，「模仿之眸」果然還沒有回復，欲複製這最高級版本的白熱魔火自保而不能，嘆一口氣，後退兩步，也就回身跟隨三人而去。

===

叢林之中，茂密的樹海出現了一片偌大的空間。其中怪石嶙峋，凹陷的巨坑與高聳的石柱處處，地面一會兒尖銳、一會兒光滑，或紅或黑，盡是焦土，數縷帶著硫磺味的輕煙飄逸於空中。空地之間，數十株折斷掉的巨樹，只剩下燒焦的枯枝，隨機地倒於地上，唯獨還有一株黑炭似的枯樹在空地的正中心屹立著，枯萎的樹枝雖然沒有樹葉，仍然傘狀散開，但是樹幹本身已經被熱力折磨得九曲十三彎了。

光禿禿的枯樹之頂，一塊薄薄的石片，足有三、四尺的直徑，只有平均一寸多的厚度，違反物理法則地飄浮在半空之中，隨著微風輕輕擺動，卻離不開樹頂枯枝的範圍，竟然在像與枯樹在互動著似的。

細看之下，違反物理法則地懸空飄浮著的，原來還不只這一塊石片。在怪異的地形上，數十塊小石塊、沙土堆、或燒焦的小樹枝，或高或低地懸浮在空中，最高的足足離地五尺，散佈在空地的範圍之內。可是這些反常的物理，似乎迎來了週期的尾聲，每隔數分鐘就會聽到輕輕的「啪」的一聲，代表又有一塊小石塊失去由魔法引起、排斥引力的奇妙力量，掉落在地上。

在空地的外圍，一條石柱幾乎橫向地斜斜的向外伸展，足有約十尺的長度。圓柱狀的石柱根基大約四、五尺寬，末端收窄至兩尺左右的寬度，變得扁平。石基之旁，一塊數寸大的小石塊又再忽然失去魔力的影響，在三尺的高度掉下來；可是掉了不到半尺，一隻手掌迅速地伸出來，把石塊接著。

接下石塊的，正是與同伴回到這片被靜心「諸行無常」禁咒毀滅的林地的亞爾法特。

亞爾法特接下了石塊，拿起來看了一眼，除了外表似乎被熔岩灼得焦黑之外，沒有甚麼特別之處。他把石塊向不遠處小枯枝丟去，準確地擊中目標。離開了引力範圍的枯枝「噗」的一聲掉在地上，被丟出去的石塊卻取代了它的位置，輕輕一沉，飄浮在一尺多的半空之中。

「奇怪……」亞爾法特已經在這死寂的空地之上走了數圈，除了反常地引力現象之外，還有一股說不出的詭異，卻一時之間又說不出是甚麼來。

「三眼銀狼、幼龍與龍騎士的屍骸都不見了啊。不知愛麗絲與諏敖分身的戰鬥做成了怎麼樣的——唉，也不知這算不算是破壞。希望獅龍馬和剩下來的三眼聖狼沒事罷。」莎拉的聲音在亞爾法特後方傳來，然後慢慢走到他的身旁。

亞爾法特看著莎拉，也不管屍體到哪裏去了，忍不住先給她一個擁抱：「心情好一點了嗎？」

莎拉帶著苦笑，輕輕地敲了他的後腦勺一下：「多謝你的關心，亞魯。在『明鏡台』看見的影像之中

，我看見了父親的身影，一時之間忍不住眼淚。父親和我家族的長輩們窮一生精力，為了莎娜與福特家族能夠解除仇恨、避免世代的戰爭，以和平的方針談判，甚至把身為魔源聖物使的女兒送離澳大利亞的家園。可是這些年所作的，竟是完全白費，結果兩家族還是開始了全面戰爭。」

說著莎拉的眼眶又再濕起來，但她堅忍著眼淚，繼續道：「——我不明白——『平湖水鏡』在我身上，這一點福特家族是知道的；從雷蒙德的狙擊就可以得到證實。福特家族攻擊我們家族，即使戰勝，也不會得到解除『火焰紋章』的鑰匙——『逆相剋』機制的封印魔具。難道他們被煽動？不可能；福特家的長老們性格驕恣，不會被任何人左右她們的思想。難道她們的少主湯馬斯．福特已介十六歲，『火之詛咒』開始發生，到了長老們不得不為了拯救最後的男丁而不擇手段的地步？」

亞爾法特放開莎拉的擁抱，道：「不擇手段嗎……為了要脅你回去的手段？那麼只要她們還沒有得到『平湖水鏡』，莎娜家族的長輩就應該沒有性命之憂吧？」

「我們無法得到消息，只能這樣推斷。」

在他們的頭上傳來索羅的聲音，二人都抬起頭，看著已經坐在石柱的尖端已經半天的索羅。索羅的右手舉於胸前，一團微弱的火球離開手心數寸飄浮著。他的手臂泛著紅光，忽明忽暗，手上的火亦時大時小，但總是維持紅色的，與背後從西面射來的夕陽相輝映著。

亞爾法特看著他，又輕輕嘆一口氣。

自從下午從自我毀滅的要塞「明鏡台」中逃出，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靜心再次回到與龍騎士三姓同盟大軍展開一場大戰的這裏。戰場仍然大致保留著愛麗絲帶上幻獸與諏敖對上的時候的樣子，只是屍體都神奇地消失了。

回到這裏，索羅首先站上這石柱，在高處遙望著要塞的潰滅，以防再有甚麼人偶出現偷襲。待得塵埃落定，靜心解下紅領巾，為自己受傷的右臂草草地包紮，然後走進森林，採集合乎規格的樹枝，以迷你的「崗石劍」之咒造出一柄小石刃，自顧自坐在一旁，沉默地重新打做仍然不肯削尖箭頭的箭矢。

至於索羅則仍然呆呆地坐在石柱的尖端，開始的時候還以「炫火加護」作實驗，慢慢意識到自己再不能單靠自身的力量做出白熱的魔法之火，有點氣餒之餘卻百思不得其解，也不知之前在要塞之中發生了甚麼諏敖口中的「變異」。

「無論如何，」索羅似乎打起精神，站起來道：「我們當初的目標本來就是繞道印度尼西亞，前往莎拉的故鄉。既然龍族和人偶的事都暫時告一段落，我們更應盡快到澳洲去，解救莎拉的家族也好、收拾殘局也好——與X和愛德華的會合地點本來就是珀斯港嘛。」

亞爾法特回想起在要塞中「精靈視界」所顯示的影像，有點擔心地道：「發生戰事的，可不只澳洲，還有在緋紅之森、由帕積西亞少公主——不，她現已是火族之皇了——由她帶領的火族遺族，現在正被由獵魔團帶領的大軍狙擊當中。我們不是應該兵分兩路嗎？」

「『兵分兩路』——」索羅輕輕嘆了一聲，道：「現在只剩下我們四人了，何來『兵』之可言？這個時勢，還是集中戰力方為上策。而且由帕積西亞帶領的遺族都是經歷了斷箭山一役的戰士，又怎會這麼容易被消滅？假如我族打不過，自然會往南方退軍；得到亞馬遜的屏障，更能讓本來就打遊擊戰術的火之一族得到戰鬥的優勢……即使贏不了、至少不會輸。」

莎拉向索羅投以感謝的眼色，亞爾法特則向坐在一旁的靜心看去。只見靜心正好舉起一枝箭於面前，

單起眼睛，檢查木箭的筆直度，剛好與亞爾法特的眼神遇上。亞爾法特心裏仍然記掛著封印闇之魔法這最終目的，小心翼翼地問道：「那麼，有關土之魔源聖物使的『應許』——還會繼續監察下去嗎？」

靜心把手上剛做好的木箭收回腰間箭筒之中，答道：「阿彌陀佛，以『諸行無常』殺生的重重罪孽，貧僧是揹上了。以前在龍骨峰頂，多有羨慕十八修羅為了保護無言寺甘入地獄之時；現下至少讓貧僧跟上各位施主，為根除血之魔法，親身作為修羅，為拯救更多的生靈而戰罷。『禁語魔鑽』的使用，貧僧這是應許了。善哉、善哉。」

說著她放下手上的木箭站起來，雙手合十，向三人微微頷首示意。亞爾法特、索羅與莎拉都相視而笑，亞爾法特更感鬆了一口氣：「這下子，五族的魔源聖物使都意向合一了；剩下的就是解決澳洲和美洲的戰事與說服各族的首領，然後前往南極群島，尋找封印黑魔法的方法了。」

索羅從石柱躍下，拍一拍腿上的沙塵，拍拍靜心的肩膀，道：「歡迎正式加入我們為了改變世界而組成的小隊！雖然想熱烈慶祝一下，可是時間緊逼，我們在這裏休息一晚，這就往澳洲進發吧。」

戰亂之時，莎拉更是思鄉心切，看著遙遠的東南方，喃喃地道：「父親，莎拉．莎娜這就要回家了……撐著！這一次，一定要解除與福特家的世仇！」

來到南亞叢林，經歷了三場大戰，帶來的行裝早就不知丟失在哪裏了；亞爾法特欲要幫忙收拾，預備翌日起程，卻也收拾不了甚麼，呆呆地看著被夕陽染成橙紅色的天空漸漸變暗，自言自語道：「不知愛德華和X現在如何？近藤和文蒂還好嗎？愛麗絲和生存下來的幻獸們，應該在甚麼地方漫遊著吧？」

掛念著同伴之間，夜幕漸漸低垂。地平線的盡頭，最後一抹殘陽將南亞叢林的樹海染成如血般的深紫。

在被「諸行無常」禁咒削平的焦黑空地上，四個身影顯得孤獨而堅定。索羅將古劍天焚插在石縫中，身披夕陽染紅的一抹紅白霞光，宛如一尊守護神；莎拉遙望著東南方那片看不見的海域，眼底映照著遠方隱隱雷動的戰爭火光；靜心盤坐於焦土，身旁的箭筒插滿了不具殺傷力的木箭，慈悲與殺伐的氣息在她身上奇妙交織；亞爾法特則站在那棵九曲十三彎的焦黑枯樹下，接住一塊又一塊飄落的浮石。

在他們身後，遠處「明鏡台」的餘燼化作一道直衝雲霄的黑色煙柱，與逐漸升起的繁星交錯在一起。微風吹過，幾片從潰滅的要塞隨風飄來的殘骸灰燼在重力異常的空地中如黑蝶般起舞，畫面在此刻定格：一場文明的毀滅剛落幕，而一場賭上世界命運的環球救援，正要在這星光熠熠的夜色中啟航。

第一百零六章：紛亂雅典

歐洲東部，地中海的最東方是名為愛琴海的一片平原。就像之前亞爾法特一行人所在的「泰國灣」一樣，這片土地雖然有著「海」這個水體的名字，卻不是真正的水體，只是為了紀念古時這片曾經孕育出由希臘領導的西方文明、以經年的考證確認確實位置而命名的地區。

世界經歷過巨大的地形變異，地中海的內陸海岸線普遍都往歐洲與北非大陸伸展；唯獨愛琴海這一帶卻從水平線隆起，成為土地，由西北至東南連結著南歐與北非，延伸了古時土耳其的土地，因此比起史前時代，地中海的面積沒有變得更大。

在愛琴海的西南部，就是作為重要港口存在著的亞歷山大利亞；而相對的，在西北部邊緣，則是另一個中型城市，屹立於海邊，遙遙與亞歷山大利亞對望。在歷史的巨輪推動之下，這城市被冠上了「雅典」之名，作為地中海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貿易港，映照著傳說中曾經作為文明中樞的古城之名。

以商業為主的城市都有著一個共通點，就是普遍不太反對闇黑帝國的獨裁統治；商人的心態都是有錢賺就好，嚴厲的管治反而保障了治安，代表了穩定——即使這穩定建築在平民被剝削的利益之上。

在這類商業城市之中，貧富的差距頗大，權力集中於富人身上，人民多數怨聲載道。雅典也一樣，不過人民從來沒有反抗，原因卻在於他們有著心靈的寄託——聖神教的各支派在這一帶有著頗大的影響力。

傳統來說，歐洲東部是羅馬正宗的勢力範圍之中。古時在附屬於金之皇族軍旗之下的聖殿騎士團與苦行會引發的大規模內戰，由羅馬正宗出面調停平息後，這一帶成為了非常著名的「聖神教支派共和圈」，以正宗的主城羅馬與東部的雅典為首，各個聖神教的支派和平共存，甚少出現明爭暗鬥，為了宣揚聖神教仁愛的教義並存著。有一段時期，雅典甚至主持過每半年一度的聖神教支派辯論大會，讓各支派派出代表，公開地辯論其或同或異的主張，藉此推廣和平共存，分享知識。這些辯論大會曾經興盛一時，除了歡迎聖神教的異端參與之外，甚至邀請過土之一族的佛家智者出席，務求理解世界。

這些集會性質的活動，在二十五年前闇黑帝國統一世界後被全面廢止，聖神教各支派的和平共存卻沒有受到影響；也因為如此，雅典「百家共存」的和平聲譽仍然完好，可說是歐洲之中最為和平的城市之一。

可是這和平卻經不起機器人偶的考驗。

數月之前，機器人偶冒起，歐洲作為史前埋葬大量人偶的地區，成為了「復活」的人偶的重災區。人偶的第一波攻擊過後，雅典也受到了不輕的損害，卻在由闇黑軍團帶領、各支派組成的少數聖戰師團同盟軍的保護下殘存下來。但是這裏畢竟是共和圈，作為代表了暴力的聖戰師團的數量甚少，人偶戰爭一役後犧牲者眾。為了保障這重要的聖神教據點，各個支派都派出了不少數量的聖戰師團戰士，作為援軍來到這和平之城。

問題是，這些戰士在歐洲與北非其他城市之間有著豐厚的爭鬥史，沒有雅典和平共存的傳統。這些聖戰師團的戰士來到雅典，各個支派的勢力均衡頓時緊張。

好一段時間，在各支派的上頭嚴格命令之下，這些聖戰師團都只你眼看我眼的仇視著對方，沒有甚麼爭執發生；可是近幾個星期以來，整個歐洲發生了兩件大事，把這個微妙的平衡打破。

第一，就是機器人偶的再次崛起。不像上一次，這一次的人偶戰爭的時間拖得更長，到現今還沒有解決，而人偶的軍團也更有組織；滿以為在第一次戰役中破壞淨盡的人偶和倉庫，卻似乎完全沒有影響這一次的人偶大軍的數量。在機器人偶之海的覆蓋之下，人們雖然有對抗的對策，物資和鬥志卻被慢慢地研磨淨盡，人心漸漸變得不耐煩。不知不覺之間，不少歐洲和北非的城市或因不敵人偶大軍失守，或因資源用罄而棄守，不論平民、軍人還是聖神教的支派，都往東遷移；東面的城市，包括雅典在內，都受到了這難民潮的衝擊。

隨著人流變得複雜，即使有著「和平之城」美名的雅典的治安也漸漸地變差。與人偶戰爭筋疲力竭的帝國軍警在大軍隨時壓境的緊張局勢之下，無力監管城市的治安，本來作為地下勢力的聖戰師團憤而抬頭。可是聖戰師團本來就是戰鬥的單位，維持治安並非老本行，反而引起了不少的鬥爭；當中不少更是借故向其他支派的聖戰師團尋舊仇的暴力事件。

而令紛爭更加劇烈的，卻是數星期前開始的怪異現象：傳訊咒文在歐洲這一帶忽然完全失效。由於地域遼闊的關係，各聖神教支派的領導階層一直以來都以傳訊魔法交換消息與發號指令。自從人偶的進軍開始以後，不知為何最方便的通訊方式被隔絕，上層的指令無法有效率地傳遞至各個城市在不久之前還勉強遵守著領導層的不戰指令的聖戰師團，直接導致各個聖戰師團開始各自為政。

在這個紛亂的環境之下，這些支派漸漸分為三個黨派，建立出奇妙的同盟關係。以羅馬正宗為主導的一派是主張和平的一黨，人數雖然最多——包括了著名的溫和派系如路加會、以馬內利使團等支派——卻因為和平主義，甚少介入紛爭，反而無意地助長了其他支派的爭鬥。而被定性為紛擾之源的兩黨，則由歷史以來就以爭鬥聞名的苦行會，以及因為亞歷山大利亞一役後忽然由凋零的頹勢再次復興、被信徒和旁觀者冠上「次世代」三字之名的黃金十字聖徒教會帶領著。

——對此，黃金十字教的小教主瑪莉亞三世是極為無奈的。

地中海要港亞歷山大利亞在本鄉十六的帶領下安然無恙地抵禦了人偶軍團的第一次進襲，卻在亞爾法特一行人與本鄉隊的對戰，以及諏敖的進擊下被破壞了一大片城區。被「金屬之龍」襲擊的消息由於太過誇張，被帝國戰略情報局謹慎地隱瞞起來；順理成章地，破壞亞歷山大利亞的罪名也就落在「五族逆黨」身上。至於也在現場的瑪莉亞、基絲汀和伊爾尼爾，卻因為得到本鄉的保護，反而成為了協助擊退逆黨的協助者的身份，事後被亞歷山大利亞的市長從古西班牙的暫居地中硬拉出來，捧為天人。

即使瑪莉亞不喜歡得到這種程度的吹捧，也不得不接受現實：正因為這一次事件，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的聲望在總堂被龍騎士毀滅後忽然反彈，再次成為炙手可熱的聖神教支派，多有曾失望離去的信徒回歸其懷抱，再次與不停地和他們進行血腥的教徒數量競爭的苦行會分庭抗禮。可是急劇增長的信徒人數卻遠遠超出瑪莉亞和主持大局的保羅．約翰大祭司的預期，在失去有效通訊手段的關鍵時刻回復成為從前本來就臭名遠播的暴力教派。

黃金十字聖徒教會之中，溫和派本來就佔極少數，即使得到二大護法與大祭司的協助，回到古西班牙地區的瑪莉亞無法遙距把主戰派抑制下來；到得人偶的進軍行動忽然爆發，黃金十字教的重要領導層雖然避開了一劫，已經無力控制東歐教徒、被人稱為「次世代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的暴力行為了。為了抑制信徒的暴力行徑，瑪莉亞唯有與基絲汀、伊爾尼爾和保羅四方奔走；可是雅典與亞歷山大利亞等地卻位於歐洲的最東方，一時三刻卻未能親身前往。

同樣的窘態也發生在分散各城市的其他支派的聖戰師團身上，唯一沒有被影響的，似乎只有在天然屏障保護、沒有受到人偶戰爭太大影響的羅馬正宗總部，與本來就只有極少人數、無論到哪裏都集中在一起的苦行僧。

作為聖戰師團性質存在的苦行僧只有少數的精英，堅定的理念令他們成為少數完全理解和服從苦行會教義和主張的戰士集團，因此即使失去有效的通訊手段，苦行僧侶們仍然能緊隨苦行會自遠古以來就定下的方針，以「吸納人員、對抗即將來臨的種種末日徵兆」為大前提，在動盪的時局下聯同信念相近的極端和異端支派如啟示錄使徒眾、末日騎士團、號角教會等等，與其他的支派爭奪對抗人偶軍團的領導地位與物資分配的決策權。

而他們的手段，就是在其他支派召開崇拜或會議時強行闖入其教會會堂之中，以強硬和幾近恐嚇的說詞把在動盪局勢中舉旗不定的信徒納入他們的旗下。失去上層聯絡的這些支派分部主事人，若非欲拒還迎地就範，就是引出在背後守護著教會的聖戰師團小隊，與這些苦行會的同盟教派大打出手；而隸屬苦行會的少數精銳苦行僧群，卻甚少露面，總是在背後策劃和打聽情報。

受襲的教會之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依附於黃金十字聖徒教會或其同盟教會的支派，而以好戰聞名的黃金十字教聖戰師團理所當然地與這些為苦行僧們作陣前卒的附屬支派教徒或聖戰師團成員發生不少衝突。

這些類型的衝突自從第二次人偶戰爭再次發生之後日益頻繁，雖然打著「團結對抗人偶」的名義，甚少信徒或聖戰師團的戰士因為這些鬥爭殉教，受傷的人數卻每日遞增；而或許更嚴重的，是比起人偶出現之前的半冷戰狀態，支派之間的仇恨像野火一般燒得越來越烈了。

因此，可想而知，此刻剛好站在雅典近郊的次世代黃金十字聖徒教會分部之中、本來就熟知聖神教一眾支派之間的世仇的愛德華與X看到啟示錄使徒眾與被引出來的次世代黃金十字教的戰士大打出手時有著怎麼樣的複雜情感。

事實上，他們早就大約預計到這情況的發生，只是錯愕於事情發生於槍口最需要一致向外的這當兒。驚訝、失望、同情……他們已經沒有能夠一字概括的詞彙來形容他們的心情了。

「小教主瑪莉亞怎麼搞的……怎會讓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愛德華的臉仍然埋在斗篷之中，喃喃自語地低吟道。在旁邊以頭巾裹臉的X嘆了一口氣，看著祭壇上你一拳我一拳地毆打著，算是回應著愛德華低聲說道：「前來東歐的路程中打聽來，黃金十字教近期忽然擴張起來，大量出現的新教徒本來就難以駕馭；這幾個星期遠距離傳訊的手段又忽然失去，無法有效傳遞指令，這結果幾乎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

二人在起哄的人群中低聲對話，視線卻不離祭壇上的毆鬥，心中所想的都是同一件事：假如任何一方開始使用大殺傷力的魔法的話，二人必定會插手干預。令愛德華擔心的，是早在半個小時進來之前，以防萬一，他以隨身攜帶的分析眼鏡檢查過周圍的人群一片，身懷金魔法屬性、魔力源至少在中低等戰士階段的人數共六人，都是平民的裝扮。聖戰師團本來以擁有魔術士聞名，現在在祭壇上大打出手的卻似乎只是近乎零魔力屬性的下層打手，可見近期各支派的擴張已到了良莠不齊的地步；但假如這不知何門何派的六人出手的話，只怕事情一發不可收拾。

愛德華的心中盤算著現狀；既然兩派的人已經大打出手，這六名術士若非兩派同盟留下的殺手鐧，就是和他與X一樣，隱藏在鬧市之中、不想惹人注目的術士。假如祭壇上的人真的開始使用魔法的話，他們的行動只有兩個選擇：離開教會的分部，以免受到牽連暴露身份；或加入戰團，幫助同盟的教派。

他向X看了一眼，二人不禁同時現出苦笑。

一路以來，他們二人都極力隱藏自己的行跡，想到此刻可能在這一大堆人群之中為了保護其他無關痛癢的途人的性命而暴露身份，都是一份無可奈何的感觸。二人早就打定主意，真的要出手的話，必須先由愛德華行事，而他信奉的「武力至上主義」就能完全發揮作用了。X的體技低下，攻擊防守的方法只有魔法一途；在這裏卻不能使用。畢竟魔術士的數量本來就不多，而這地區有最多數量魔術士依附著的勢力，又是屬於半地下組織、幾乎完全是金之魔法屬性的聖戰師團，只要X使出任何一訣木系統的魔法，鐵定會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所幸現在雅典一片混亂，闇黑帝國軍警皆沒有多餘的人手在城內巡察，就算二人的身份真的暴露，在沒有遠距離傳訊魔法的這時候，風聲倒不會立刻傳到帝國情報局去；只是要達到原本的目標，則變得難上加難了。

自從與木之一族族長哈辛．比亞相會，交代了亞爾法特一行人商討有關在闇之魔法被封印後保護民眾與各族再次從地下浮上地面的計劃後，愛德華和X本來以北非中西部、以往到過的突尼斯為目的地，坐船北渡，回到古法國領土的鑄鐵窖與長老奧雲．彼德會面。可是二人召喚來借坐的飛龍卻因為二人不知道的「逐龍之印」的存在，無法穿越突尼斯以南二百多公里之外的地域。到得二人接近突尼斯時，卻又發覺原來碰上這「逐龍之印」竟是意料之外的幸運：北非西部到中部一帶因為人偶軍團的襲擊被破壞或廢棄，早就成為無人地帶了。留在這一大段地域的，就只有三台A或D型為一組的無數機器人偶小隊，機械式地在周圍巡邏著。愛德華與X都決定了不要打草驚蛇，唯有向東走，試圖繞過愛琴海地區回到南歐洲。

在X的「風滅行」之咒下，穿過這一段頗長距離的時間縮短了數倍；可是途中愛德華卻終於發現到比繞道更大的問題：不知何時開始，傳訊咒文再也用不上了。而來到雅典之後，更收到了除了北非之外，南歐也受到人偶佔領的消息，波爾多城也是受災區域之一；恐怕甚少人知曉、在波爾多近郊的鑄鐵窖也難逃受襲的命運。

在愛德華的推斷之下，失去波爾多資源的支援，鑄鐵窖眾人不會留守於據點，只怕在這時候若非向著北冰原的南部邊緣撤退，就是混入逃難的人群之中，也來到歐洲東部了。

理論上，鑄鐵窖的長輩們來到東歐的機會率比較高，可是失去傳訊咒文後，愛德華無法輕易地聯絡上他們。鑄鐵窖的存在自從金之一族亡國後本來是秘密，亦因為隨時要應對這種忽然遷徙的狀況，窖中的家族依據古時的文獻發展出一套緊急聯絡的方法，可是愛德華必須從根據地——即是波爾多近郊開始追尋族人留下的記認。這一刻他身在二千多公里以外的東歐，莫說不知鑄鐵窖的族人有沒有在這附近留下記號，即使他們果真巧合地經過這城鎮，要在人煙稠密的雅典裏面尋找可能小如手指長度的特別標記，可說是大海撈針之舉，不切實際。

於是，和X沿路商討得出的結論，就是從黃金十字聖徒教會入手，透過與瑪莉亞的關係，運用其聖戰師團的脈絡，尋找鑄鐵窖族人的蹤跡。這本來是一石二鳥之舉，因為要在闇黑魔法失效後可以預期的混亂之中保護民眾，本來就需要聖神教的幫忙；可是這數天以來目睹這一批次世代黃金十字教的教徒的惡行，愛德華和X又不禁猶豫起來了。

「啊，使武器了！」

群眾之間忽然嘩然，祭壇之上一落於下方的啟示錄使徒眾一方的一名戰士從背包抽出一柄兩尺長的土耳其式短彎刀，正在毆鬥的其餘三人頓時分開，氣氛緊張。

抽出短彎刀的戰士口腫面腫，被打得失去理智的樣子，向著次世代黃金十字教的人怒喝道：「這裏本來就是我們啟示錄使徒眾的分部教會，強佔了我們的地方卻在這裏撒野？哪有這種道理？」

次世代黃金十字教的戰士冷笑數聲，慢慢從背後也拿出長劍，回答道：「聽聞這裏早在三個月前已被丟棄，黃金十字聖教拿來使用，可是有政府和羅馬正宗的文件證明的。怎麼了？打不過就撒賴？不是說我們無力對抗人偶大軍嗎？無論用甚麼角度看，都是附從苦行會的你們是沒有力量的一方啊？拔刀就怕你們嗎？」

在這段期間支派之間的聖戰師團引起的紛爭中，徒手毆鬥是平常事；偶有使用魔法的事件，都因為這一片地區的術士普遍地質素低下，殺傷力甚低。可是當利器出現於爭鬥之中時，總是不流血不收手。

圍觀的群眾之中，多有和平主義的各支派教徒，這時候都開始起哄，嚷著「不能使用武器」、「都是聖神教的弟兄，大家收手」、「自己人打自己人，不是聖神教教徒的所為」等等的語句，卻都被在一旁守陣的次世代黃金十字教和啟示錄使徒眾的戰士喝止。

「有動靜了！」愛德華和X的注意力沒有離開過那六名術士；此刻紛爭加劇，果然令他們開始行動起來。只見其中四人悄悄地從人群中退出，離開了教會的範圍，消失於外面的市集人群之中，可想而知這四人並不想旁人知道他們的身份。至於其中一人右手按上腰間，一個似曾相識的彎管子物體隱約在長袍下浮現出來。

愛德華瞇起眼睛，認出那管狀物，嘆著氣地道：「『火槍』……」

X點一點頭，接下去道：「那麼說，這人是黃金十字教的真正成員了。」

只聽得吶喊聲忽然響起來，原來祭壇之上的兩派人馬爭拗過後，真的動起手來了。隱藏在人群之中、手持槍的黃金十字教戰士還沒有出手，在另外一方的第六人卻一躍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掩向刀劍快要相交的四人。

「咦！！」愛德華的視線投向這闖入的低魔力源術士，立刻留意到一個令他驚訝的細節；X也「咦」的一聲輕叫了出來：「這女人的身法……好像似曾相識的樣子……」

還不到一秒的時間，一身黑衣打扮，外面穿著棕色無袖皮革外衣的女子已在祭壇上的四人之間落下，「鐺鐺鐺鐺」四聲響起，在蹲下來的她的一雙短鐵棍之下，兩個支派的戰士的武器都一概被強行壓在地上。

「甚……甚麼人！」祭壇上和祭壇外的次世代黃金十字教和啟示錄使徒眾人馬不約而同地驚訝於這女子的身法，都停下來瞪著她。

只見女子見得所有人都暫時停下來後，啞紅色短髮往後一揚，左耳的耳飾晃動了一下，近乎六尺身高的她慢慢站起來，帶著細紋的雙眼冷冷掃視一周，也不說話，不知何時已把四柄刀劍拿在手中，不顧所有人的目光，逕自往門外走去。圍觀的眾人看得傻眼，自動自覺地左右開出一條通道，讓她走過。

其中數人低頭接耳，喃喃地討論著，說這就是最近忽然出現的甚麼「武器警察」，總是在涉及武器的爭鬥中出現，無聲無息地撿走武器。可是神奇的是，這些人倒不是趁火打劫，搶走的武器總是丟棄在教會的門外，任由武器的擁有者在事後撿回；他們的目的，似乎真的只是避免武器導致的流血。

事實上，被這紅髮女子一擊壓制，次世代黃金十字教與啟示錄使徒眾的氣焰早就被熄滅了，一時之間也不知繼續打下去還是就此罷手，呆呆地瞪著對方。

「這女子是誰？你大約知道她的身份嗎？」

Ｘ低聲地向愛德華問道，愛德華卻似乎十分興奮：「奇遇啊！我們追上去！」話還沒有說完，已拿拿起身旁的鐵箱子，追向她離開的方向。

Ｘ緊追其後，急急地追問道：「你真的知道她是誰？那麼這教會呢？不是要找他們的祭司問問小教主的所在的嗎？」

愛德華與Ｘ在人群中左穿右插，同時反問一句：「你沒有看見她的耳飾嗎？」

Ｘ皺一皺眉：「耳飾？」

他隱約記得是一個小小的黑色鐵錘狀耳環，一時之間也不知道是甚麼意思。愛德華這才想起Ｘ還沒有見過鑄鐵窖的長輩們，解釋道：「那是鑄鐵窖族人的標記——她是我武技的師丈，格蕾絲．麥格連！」

追在愛德華後面的Ｘ呆了一呆，這才聯想起剛剛格蕾絲壓制四名聖戰師團戰士的一舉一動，根本就是愛德華戰鬥時的身影。

集市外圍的空氣中，鹹濕的海風裹挾著碼頭特有的魚腥味與粗亞麻布的乾澀氣息，在逐漸冷卻的暮色中流淌。

格蕾絲那頭啞紅色的短髮，在周遭一片灰土色的避難帳篷與斑駁石牆中，顯得格外刺眼，猶如這座死氣沉沉的城市裏唯一跳動的火苗。她懷中橫抱著的幾柄利刃，刃口在殘陽的斜射下不再反射寒光，反而被映照出一層如熔銅般的昏黃與鈍重，隨著她的步履發出節律沉穩的「鏘、鏘」金屬碰撞聲。

愛德華與Ｘ在沸騰的人潮中穿梭，周圍是喧鬧的討價還價聲與遠處教堂的鐘聲，但他們的視線卻鎖定在那枚隱沒於紅髮間、深邃得幾乎能吸收所有光線的黑色鐵錘耳飾。那一抹極致的黑，在橙紅色的天際線下閃爍著鑄鐵特有的質樸光點。當三人先後沒入那片由無數飄揚帆布與煙塵構成的迷霧時，雅典港口的波光正倒映在他們急促的瞳孔裏，將這場久別重逢的追逐，化作一副由海鹽味、鐵鏽與希望交織而成的動態浮世繪。

第一百零七章：回歸鐵窖

格蕾絲在次世代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的教堂門前從容地把四柄刀劍丟在門前，也不理會旁人的異樣目光，逕自往北方快步離去。

「師丈！」愛德華看見格蕾絲的身影漸漸在人群之中消失，情急之下輕聲叫了出來，同時與X的腳步不停，仍然向她的方向追去，可是卻似乎無論如何都追不上她。

愛德華的輕喚似乎喚起了格蕾絲的注意力，快速的腳步稍微一緩，微微回首，眼角已看見愛德華的臉容，卻不是自家少主是誰？只見他啞金色的長髮束在腦後，臉上比起上一次在波爾多城見面時多了一分滄桑和悲涼。

格蕾絲「嘿嘿」一笑，正要答應，卻忽然留意到愛德華身後一名蒙面男子神神秘秘地緊追他的身後，眉頭不禁一皺，只道少主被誰跟蹤了而不自知，立刻回身加快速度，越走越遠。此刻她心中想的，卻是要是少主沒有荒廢練武的話，自然會跟得上來；看來那蒙面漢身法平凡，只要這麼一跑，當能與愛德華一同把他拋離。

可是她又哪裏會想到，這神秘的蒙面客，卻是鼎鼎大名的木之一族魔源聖物使、非洲聖者、運動白癡X？這下子愛德華又要嘗試追上格蕾絲，在無法使用傳訊咒文的現時，卻又不能就這樣丟下X不顧，情況變得異常尷尬。

愛德華自少跟隨格蕾絲習武，格蕾絲看到X之後的異樣眼神都被他看到，轉念一想已經知道她心中打著甚麼算盤，看著後面苦苦跟隨的X，忽然有點哭笑不得的感覺。然後，愛德華的身子打了一個寒顫，卻是因為一個他隨機想起的念頭：『假如這次同行的是索羅就不會有這種窘況出現了——天，我在想甚麼？！我竟然在掛念那大白癡嗎？罪過、罪過！』

與靜心（索羅）同行相處許久，連思考的模式也不自覺同步的愛德華因為這稍一分心，竟然把格蕾絲的身影丟失了。

「.....慢——天，她怎麼好像見了鬼似的，跑那麼快幹嘛！」X喘噓噓地跟上，愛德華苦笑著，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在鑄鐵窖四宿中，愛德華的「雁布林馬舍」比較注重武技，師徒之間無時無刻都在考驗試煉著，本來格蕾絲這一舉動就正好符合了舍中的潛規則，愛德華理應盡全力以自己的力量趕上才是；這時候移動力低下的X在後，愛德華卻又怎能真箇與格蕾絲一起把他拋離？

「對不起，我要作弊了——」愛德華苦笑地自言自語，已自把分析眼鏡從布袋中取出，架在鼻樑之上。他一邊遷就著X的步調「奔跑」著，右手一邊在眼鏡旁的軟按鈕按了幾下，格蕾絲帶著魔力屬性的身影在眼鏡上以一團淡淡的金黃色人形在黑壓壓的人群之後標示出來，同時列記了所在的距離。愛德華把這身影鎖定，在有效範圍之內將不會離開他的視線。

然後，就是接近一個多小時的鬧市慢跑「追逐」。

說是「追逐」，不如說「跟蹤」更為貼切。格蕾絲的身影早在人群之中消失得無影無蹤，若非愛德華的分析眼鏡把她的所在標記著，只怕愛德華和X在這一刻連往哪一方向追去也不知道。

二人一前一後急步走著，未盡全力追上的愛德華不像X，倒有餘暇觀察著雅典城邦的街景。只見因為人偶戰爭帶來的難民潮，不同種族的人分成不同的小組，在街上聚集著，各有各忙。其中令愛德華比較注意的，卻是不少人都穿著與X的裝扮十分相似的木之一族裝束，唯一不同的，是手袖、褲管都捲起來，頭上都戴著各式各樣的頭巾，一副做勞力工作的樣子。愛德華對此的疑惑，在追隨格蕾絲繞過港口邊後得到解答：原來不少木之一族的族人都為了生計離開非洲本土，往中立地帶的北非與南歐前來。

在這個難民潮中，不少各個聖神教支派的中層領導者來到東歐。隨著羅馬正宗對意大利島西西里地區的開放，商人與平民固然在西西里與東歐之間經常往來，這些中層的領導者在失去傳訊魔法的這時候，更要經常與意大利島東部南意大利半島上羅馬正宗的領導層聯繫交流，希望把歐洲東部這混亂的局勢稍稍控制下來。而在這時勢，穿梭地中海最快捷安全的方法，正是以操縱氣流的魔法行使船隻——這恰好是不少木之一族族人的專長。

使用純種木之魔法的魔法使本來是闇黑帝國偵緝的對象，無論有沒有做過甚麼、與木之一族的中心領導層有沒有關係，「五族遺黨」這四字套在身上，已經有足夠理由給情報局在他們身上施加嚴刑拷問。但是在這地區真正能以魔法行船的術士其實為數不多，本來就因為尋找位於馬達加斯加島上神樹所在的原因而擅於航海的木之一族族人當中，十之八九也只是老實地以體力勞動揚帆開船的移民而已，要在人堆之中尋找真正的術士，猶如大海撈針。更重要的是，這本來就是頗為吃香的黑市工作，無論是來往地中海各個港口，還是旅遊性質，這行業的需求頗大。基於這兩大前提，帝國軍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沒有人告發就當沒事發生；在這風頭火勢，帝國軍更是沒有餘閒去打擊木之一族的黑市勞工。

除了這批木之一族的族人之外，歐亞交界的這裏也有很多亞裔的臉孔，愛德華幾乎可以斷定是土之一族的遺裔。土之一族主要由黃皮膚的東亞裔、或淺棕色皮膚的南亞裔組成，與包含了各式各樣的人種的其餘四族頗為不同。曾經有學者研究過這個現象，雖然沒有定論，普遍都認為這與土之一族古時極度重視族人同住在一起的習性有關。

這些貌似土之一族遺裔的人散布在雅典各處，或男或女，但都不甚聚集在一起；當中不少更是衣衫不整的中年流浪者。然而他們精悍的眼神卻逃不過愛德華的目光，表示著他們大概都是習武之人，甚至可以推斷是和近藤烈紅郎身份不相伯仲、土之一族亡國之後流落四方的前魔衛兵。

這些前魔衛兵有許多人在亡國後都成為了雇傭戰士，或為保鏢、或為殺手，都過著活一天過一天的生活。此刻雅典混亂非常，對他們來說是「找工作」的熱點，自然不約而同地來到這一帶地方。

穿過港口，是一個短短的沙灘，人煙漸漸變得稀少，格蕾絲的身影再次從人群中出現，可是已經把愛德華與X大大拋離。愛德華正納悶如何聯繫上師丈，格蕾絲已一個閃身，鑽進石灘旁像是貧民窟的木屋區的小巷之間。

木屋區建得不算密集，長長的向南北展開，不過兩至三所房子一排，背後則是一個連綿數里的小丘。小丘的低坡以前似乎種植著許多大樹，現在卻只剩下樹根的部份，樹幹都被砍下來了，想來就是建造這些木屋的建材。往上看去，不少幼樹漸漸一株一株地出現，種在砍下來的樹根之旁，可見建屋之人倒不是胡亂地砍伐，也有種植新樹、保障樹林循環生息的概念。繼續往上，就是漸漸茂密的矮樹林——

「——糟。」愛德華一邊追著格蕾絲，一邊觀察著周圍地形，已經大概知道格蕾絲的戰略。果然，眼鏡中格蕾絲的身影在一晃眼間，已佔據了樹林的高處，隱身於樹海之中。

此時愛德華剛好追到木屋之間像是休憩用的小空地，連接著砍伐和種植區，遙遙望著小丘上的樹林，似乎能夠隱約看見格蕾絲的身影。

愛德華和追在後面的Ｘ穿過木屋區時，沒有隱藏行蹤的意思，引起了不少在木屋中休息的居民的注意，數名赤裸著上半身的漢子都從木屋的窗戶中伸頭出，要看看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愛德華也懶得理會旁人的目光，只想盡快解開格蕾絲的誤會，張口就喊道：「師丈，先出來吧，情況不是你想像的——」

只聽得「霍霍」聲響，Ｘ有點踉蹌地從一道狹窄的小巷中走出來，打斷了愛德華的喊叫。愛德華回頭一看，忽然猛地醒起一事：「一路追逐以來，我沒有回過頭與Ｘ打過任何交道，這點師丈該是看在眼內了；那麼說，她又怎會知道我識得他？Ｘ這樣跌撞出來，加上我這個驚訝回頭的樣子——」

在愛德華回頭的下一刻，Ｘ的眼神露出驚訝，卻又忽然認真起來，左手向前一揚，同時右手伸進背後的背包，身上泛起淡綠色的魔法芒。愛德華還沒有完成心中的想法，已經嘆了一口氣，道：「師丈的攻擊咒文來了——吧？」

「『暴風障壁！』」Ｘ口中碎碎念，同時木魔法系統的防禦魔法已經築構起來。下一秒，一道中等強度的「閃龍擊」電柱已在愛德華的右後方轟然襲來，剛好擊在風壁之上。

Ｘ雖然是運動白癡，卻不是戰鬥的外行，早就猜到愛德華這個莫名其妙的師丈的後著。第一記「暴風障壁」還沒成形之前，他已經掏出「風華樹笛」。到得「閃龍擊」與「暴風障壁」撞上，悠揚的一個音樂小節已開始奏出。

果然，說時遲那時快，格蕾絲的身影已閃至仍在沒好氣地嘆息的愛德華身旁，一對短棍勢如破竹地攻向Ｘ。就在第一波魔法攻勢被中和後，一雙短棍已至，Ｘ第二訣由「風華樹笛」奏出的「暴風障壁」也同時架起。

「多重咒文！」格蕾絲的短棍被無形的風壁阻隔著，驚訝地輕呼：「這蒙面的是極高等的魔術士！」

愛德華就在等這一刻的空檔，急道：「不對，師丈，妳搞錯了！他——」

「那是『神之禁曲』的其中一句！」格蕾絲這才忽然醒起由「風華樹笛」奏出的咒句，竟然是族中禁曲的一段，立刻打斷了愛德華的說話。緊守家族訓言，也不浪費時間，連隨身的武器也棄之不顧，雙手短棍一甩，也不理準繩，已立刻抓著自家少主的手腕，使勁地把他強行拖走。

可是愛德華畢竟不是三歲小兒，哪有說拖就拖的道理？他雙腿一沉，已經抵住格蕾絲的拉扯。愛德華不知好氣還是好笑，回望師丈，卻見她的臉色越發陰沉，腳步也停了下來。他這才發覺，這麼一鬧，原來三人周圍已被十數名木之一族打扮的黑市勞工包圍著，臉上都不懷好意。

在這地區，這些非法工作的木之一族族人都受盡欺凌，當中自然不少是來自金之一族的本地人。Ｘ不出手還好，這下現了兩記正宗的戰鬥系統防禦魔法，旁觀的木之一族居民都知道這蒙面漢來頭不會小，立刻都展現出團結的精神，成為了Ｘ的援手。

「誤會了啦！」Ｘ看得形勢不妙，只怕愛德華和格蕾絲下一刻就會被族人圍毆，也不顧暴露身份，開口大嚷，同時已解下頭巾和拿出「恐懼之杖」，凜然而立。包圍著他們的族人就算不認得本族的魔源聖物，倒不至於連臉上掛著交叉疤痕的「聖者」也不知道，頓時嘩然。

這下子得到愛德華解話：「師丈，我不是被跟蹤；他是同伴，就是跑得慢。『神之禁曲』他是知道的，不會使出來，不用擔心。」

而X則趁這個空檔，向族人道：「我來這裏是個秘密，風微氣薄，麻煩大家不要宣揚出去。」

非洲聖者影響力深遠，甚至被帝國列為二號通緝犯，這是眾所周知之事，行跡必須隱密，在木之一族的族群內是理所當然。圍觀的族人既得聖者口諭，你眼望我眼，也就無聲無息地慢慢散開。

格蕾絲看看眼前的「非洲聖者」本尊，又看看少主，不自覺啞口無言起來。

===

鑄鐵窖暫時的大本營離他們所在的木屋區不遠，就在北方不過數里之處；格蕾絲往這個方向來，本來就有在必要時呼叫援手之意。

格蕾絲引著愛德華和X緩步走上斜坡，還是忍不住不時回頭，難以相信自家少主竟帶著能夠把金之一族全族魔法封印的「炸彈」同行。可是，相比之下，其實她更好奇於少主手上拿著的鐵盒子。

愛德華告訴她，盒子內的，正是被他兄長亨利帶走的四神兵之一——「銀天蠍刺劍」。被授與神兵的繼承人若非身亡，神兵不可離身；這麼說來，亨利似乎是凶多吉少了，難怪身為他弟弟的愛德華臉上盡是悲愴的神色。

可是有關亨利的離家出走，族中有著不同的猜測。四宿當中，亨利所屬的「安達利斯」和被默認為首領的「芬里爾」二舍都偏向相信這件事的背後有著他們不知道的原因；而餘下的二舍「白虎」和他弟弟所屬的「雁布林馬」則抱著質疑的態度，認為當年被選為魔源聖物「莎蓮娜之青銅豎琴」繼承者的亨利若非因為受不了壓力而離開，就是與外面的敵對勢力有甚麼交葛，作為鑄鐵窖的背叛者叛逃。

格蕾絲在途中問過愛德華好幾次，愛德華都不肯立刻就回答，堅持要回到鑄鐵窖，在族長奧雲．彼德和各舍長老之前，才與族人解釋一切。對於少主的固執，身為他師丈的格蕾絲倒也不是陌生，唯有由他去。

「X先生……就像是之前波爾多一役中，我們為他維修寶劍的索羅一樣，是少主同行的旅伴嗎？」少主的沉默既是事實，格蕾絲便轉移談話的對象，也不特地回頭，向X提問。

X雖然並非運動天才，這一點點的斜坡倒不至於讓他氣喘連連，也不管格蕾絲沒有看著他，下意識地點頭道：「是的。其實在索羅和愛德華他們回到波爾多之前，我們已經認識了。」當中對峙情節、龍族與弒龍教之戰等故事，此刻無關痛癢，略過不提。

少主帶著索羅，拿著斷開兩截的「古劍天焚」，尋找鑄鐵窖長老們修理一事，倒是四宿之間一路以來茶餘飯後的一段逸事。愛德華本來就好動，但總算是沉默寡言的類型；可是那一次與索羅到訪，他像變了一個人似的，總為無聊小事與索羅吵嘴，鑄鐵窖中的族人都頗為驚訝。還以為少主找到志同道合、讓他打開心扉的好朋友，誰知這次見面，也不知是否兄長之死的關係，愛德華又回復以前總是帶點抑鬱的個性了。

也不知道為了甚麼感慨，格蕾絲嘆了一口氣，不經不覺已帶著二人走到一個小山谷的入口處。

鑄鐵窖本來位於波爾多近郊，但其實早在闇黑帝國征服世界之前的數十年，因為與土族的大規模戰爭的關係，就沒有視之為長居久安之所。同樣規模的大本營，在歐洲各個主要城市的近郊都有隱藏著的基建，預備隨時應付突發狀況，說搬就搬，放棄原居地，在極短時間內於新據點繼續作為戰略要塞運作。

來到雅典城北，族人一如既往，憑藉熟手的技能和木工與鐵工的高超造詣，短時間之內就啟用早有準備的工場與住所。在谷外的愛德華驟眼看去，這暫建的大本營竟如在波爾多近郊時幾乎沒有甚麼大變動，看一眼就能認出哪裏是休憩室、哪裏是木工場等等。

在山谷的入口，是通往谷底的小石道，粗壯的白色樹幹搭成巨閘，以作防衛的用途。巨閘兩旁是兩幢瞭望塔，能夠在別人來到大本營之前遠遠就能示警。鑄鐵窖建於谷底，驟眼看來不擅守城，事實是要塞本來就不必防守，若真的有敵人來攻，族人能夠從早就預備好的地下通道離去。以這個角度看來，鑄鐵窖的隱密性更加重要。

瞭望塔的四名守衛看見格蕾絲帶著二人前來，立刻拿起身旁的火把，以約定的暗號揮動著。格蕾絲知道這是詢問她的安全狀況，點了一點頭，向守衛作一個手勢，表示同行的是同伴。X留意到這些細節，心中暗暗讚許著鑄鐵窖族人的謹慎。

三人還離入口一段距離，閘內的守衛得到塔上守衛的指令，已拉動機關，巨閘「吱呀」地慢慢往左右打開。到得三人走到閘前，一個足夠兩、三輛馬車經過的通道已經豁然打開；而站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名騎在黑馬之上，臉上滿是鬚髯，看上去年紀卻不過三十的年輕人。這男子一頭濃密的黑髮，漆黑的烏黑眼珠說明了他帶著亞裔血統，胯下挾著一把刺槍的長柄，槍頭呈圓錐形，足有五尺長，啞金的光澤帶著黃氣，槍身雕著飛虎的刻紋，巨大的體積與索羅的古劍天焚不相伯仲。身穿黑皮衣的男子左耳上也戴著小黑錘的耳飾，看見愛德華呆了一呆，然後向格蕾絲與少主微微頷首，再向格蕾絲投以疑惑的眼光，一時也不說話。

「奈斯達，久違了。」自少就和愛德華一起在波爾多近郊的鑄鐵窖中長大、習武，這人就是四大神兵中「銅虎騎槍」的繼承人、奈斯達．霍斯。身為「白虎舍」頭號戰士的他兼任閘門守衛長之職，自然是第一個迎接他們的人。

格蕾絲向身為後輩的奈斯達點一點頭，道：「如你所見，少主找到我們了。這是重要事件，麻煩向長老通傳一聲，我們需要召開緊急窖眾會議。四宿舍的長老都在吧？這個會議你也要參加；如果可以的話，還要把積琪叫來。」

「積琪蓮．李？」奈斯達有點吃驚。積琪蓮是「鐵狼紅錘」的繼承人，加上要求身為守衛長的他參與會議，少主愛德華這次的來訪，似乎背後有甚麼重大的原因。奈斯達搖一搖頭，道：「她兩天前出門，前往會見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的教主去了。」

這下子到愛德華與X吃了一驚，有點喜出望外：「鑄鐵窖與黃金十字教聯絡上了？」

「這位是？」奈斯達留意到包上頭巾的X，有點不滿意他的神神秘秘，皺眉問道。

愛德華介紹道：「這是木之一族的魔源聖物使——X。」

X這才醒起自己還是旅行的隱蔽打扮，實在是有點兒不禮貌，立刻把頭巾解下來：「冒昧來訪，這次確實是有點重要的事情，要與各位商討。」

奈斯達聽得「魔源聖物使」一詞，也嚇了一跳。不久前少主才與火之一族的索羅來過，現在又到木之一族的重要人物拜訪，隱隱覺得事出必有因。當下再不浪費時間，點一點頭，手上馬韁一拉，騎著黑馬往谷中飛馳。

當巨閘完全敞開，谷外屬於雅典港口的海風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從谷底深處湧上來、夾雜著焦炭與熱鐵氣味的沉重空氣。奈斯達胯下的黑馬噴出一口燥熱的鼻息，那柄巨大的「銅虎騎槍」橫在馬鞍上，槍尖那些斑駁的啞金刻紋，在火把光芒的折射下，隱約透出一種如烈日灼燒後的赤黃。

愛德華抬頭望向谷內，只見密密麻麻的木構造棚屋頂端，無數根細長的排煙管正垂直吐出一縷縷灰藍色的細煙。那些煙霧在無風的深谷上方匯聚，形成了一片如磨砂玻璃般的薄霧。谷底深處不斷傳來規律的「鏘、鏘」鍛鐵聲，與高處木塔懸掛的鑄鐵風鈴那種沉悶的撞擊聲相互交織，整個鑄鐵窖大本營猶如一座正在深呼吸的鋼鐵巨獸。三人腳下的白石小徑被火光映照得如同曝曬後的枯骨，一直延伸向那片蒸騰著熱氣與家族宿命的金屬內臟。

第一百零八章：窖中作客

整個鑄鐵窖建築物群的中心是平常族人聚會用的大殿，此刻密密麻麻地站滿了人。大殿的正中心是一張中等大小的長方形桌子，當中族長奧雲．彼德坐於首席位置，身旁則是四宿的長老。作為「銅虎騎槍」繼承人的奈斯達則站在白虎舍長老的身後，其餘的族人就站在方桌的四周。族人之中，曾經參與波爾多城人偶攻防戰的戰士大部分都不在其中，愛德華知道有經驗的他們在人偶復現的這段風頭火勢之中，大概都外出參戰了。

愛德華作為少主的身份，此刻坐在次席的位置上，對望著奧雲；而X身為來賓，也有一席位，坐於愛德華的旁邊。少主在這個時勢找上門來，本是患難中重逢的喜事；可是殿中氣氛嚴肅，大家都瞪著桌上那已經被打開的鐵盒子，裏面正是亨利的四大神兵之一——「銀天蠍刺劍」。

「亨利……去世了？」奧雲的面色陰沉，沉重地提出眾人心中的疑問。

愛德華點頭，語氣帶著傷痛，簡單地回答：「是的，亨利於戰鬥中貢獻出自己的生命。」

得到愛德華的確認，鑄鐵窖一眾族人一片嘩然。等不及愛德華交代詳細的前因後果，安達利斯舍的長老、兼為愛德華二伯父的米羅．百立克史密夫搶先問道：「誰是凶手？他可有背負百立克史密夫家族的名譽來戰鬥？」

當年亨利出走，讓許多族人都震驚了；其中他所屬的安達利斯舍更是大為震動，最看重家族名譽的他們，一直以來都害怕白虎舍和雁布林馬舍對亨利叛逃的質疑屬實。

愛德華和X不自禁互望了一眼，都決定了不把事實的全部告訴族人：「害死兄長的，是闇黑帝國。」

然後二人把早就商議好的故事在鑄鐵窖的長老和族人面前搬出來：說亨利如何決定了深入虎穴，作為間諜潛入闇黑軍團的外部雇傭兵部隊，滲透各階層，最後在獵魔旅團歐洲第三獨立部隊中作為高階士官，尋找從中破壞肆虐的闇黑軍團的機會。然後他又如何在西藏烏漆高原沙漠的死之森內，為了保護之前已在亞歷山大利亞相認的愛德華，反抗長官本鄉十六，最後與尼爾遜．荷爾上校帶領的獵魔旅團精英戰鬥後力戰身亡。

鑄鐵窖本來就存在於現代舞台的黑暗一角，對外界世事不太瞭解，愛德華與X的故事真假混雜，與他們探子收到的消息大致吻合，族中由族長到長老到低階的族人都信以為真，莫不為亨利之死悲憤莫名，皆欲把闇黑帝國推倒而後快。

「各位，因此我們更加需要你們的協助。我們五族的聖物使已經齊集，正打算進行一場史上只發生過一次的戰鬥，最終的目的是要根絕闇黑帝國的力量之源——血之魔法。」X此言一出，鑄鐵窖族人同聲驚呼。

愛德華當然猜到他們的反應，在長老們開口前首先截住說道：「——這對各位來說可能是天方夜譚；可是歷史上這既然曾經發生過，我們自然成竹在胸，現在正著手尋找五族領導層的支持；木之一族已經答允，火之一族與土之一族也可以預期得到成果。現下由我們在這裏向你們遊說，而我們的同伴則正向澳洲出發。老實說，即使無法根絕闇之魔法，我們至少有信心能夠打倒闇黑帝國之王，把闇黑帝國推翻。無論最後的結果如何，世界將會進入無比混亂的局面，因此我們需要長老們的協助。」至於他們還沒有找到封印黑之魔法的這個技術性問題，愛德華自然先避而不談了。

打鐵趁熱，X把他們商議好的「世界子民」概念與「五族融和」壓制黑魔法被封印後可以預期的動亂計劃，向鑄鐵窖解釋。而愛德華作為總結，則提出與聖神教支派合作，預備北非和南歐等對五族持中立關係、或明或暗的各種勢力。

以奧雲為首的鑄鐵窖眾人聽罷X的大計，都面面相覷，臉上一副奇怪的神色。愛德華與X留意到長老們竊竊私語的樣子，有點不明所以，但又不便過於踴躍查問；不過他們的好奇心倒是很快得到解答。奧雲先點一點頭，然後開口道：「少主是百立克史密夫家族的正統繼承人，少主的話我們當然遵從。我們只是——有點訝異吧，少主與同伴們的長遠計劃與我們的短線計劃竟然恰好接軌了。」

愛德華想起之前奈斯達所說的話，「啊」的一聲輕呼出來，語氣帶點興奮：「對了，之前聽奈斯達說，鑄鐵窖與黃金十字教聯絡上了？」

「是的。」奧雲點頭確認，然後解釋道：「由於人偶肆虐，歐洲與北非的平民都被逼遷徙到東歐這一帶，這點少主當然知道了，否則也不會來到雅典這裏。我們在歷史上一向都是皇族的左右手，說到底的目的都是為了保護平民的安危，不論支派、不論勢力，為的是金之一族的大統。為了這個大前提，我們才在第一次人偶戰爭中出手；而現在人偶再次出現，規模更大，人民的損害更是長遠和深重，即使有闇黑帝國在前，我們又怎能繼續袖手旁觀？可惜的是，為了支派的異見，人們在這個緊張關頭卻在內鬥，實在無助於對抗外患。因此，我們本來就打算聯絡上聖神教的支派，希望透過我們作為前皇族御用鐵匠的影響力，讓人們明白到團結合作的重要性。」

「因此你們便選擇與曾經在波爾多一役共同作戰的黃金十字聖徒教會作為同盟了。」

X明白地點頭。畢竟他在遇上亞爾法特一行人之前，經年周遊列國，遊說「五族融和」和平抗爭的理念，涉及的無非是政治的交際手腕，這與鑄鐵窖所選擇的行動大有相似之處。可是他還是有點不解：「在傳訊咒文失效的這當口，即使你們有黃金十字教領導層的魔法波紋，你們又如何聯絡上他們？」

奧雲與一眾長老此時往奈斯達看去，奈斯達明白到這是長輩們要他回答的意思，於是點一點頭，開口道：「傳訊咒文失效是大約一個月之前的事，確實日期沒有人能夠確定；可是我卻沒有停止過每三天便與外邊探子互傳消息、每一週與流落的皇族溝通的習慣——這是白虎舍在鑄鐵窖成立以來已經定下的規矩。」

奈斯達的個性單純而倔強，難聽一點就是不會變通，卻也是他被選上繼承代表了鑄鐵窖木工與鐵工造詣頂點的「銅虎騎槍」、負起保護族人的守衛長職責的原因之一。作為守衛長，「銅虎騎槍」繼承人也兼負與經常在外地收集情報的探子聯絡的職責；而這些探子多是白虎舍的子弟，奈斯達更加不願棄他們於不顧，這點自然是不言而喻。

「自從傳訊咒文失效，外出的探子大約四分之三的人數在外面以暗號的方式互相聯絡起來，當中四分之一在相議後回到鑄鐵窖尋求指令；而剩下的四分之一則嚴謹遵從舍規，留守於高危的地域，因而無法與我們取得聯繫。當然，這更是我不得不繼續嘗試聯絡他們的理由。可是在一個多星期前——正確來說是九天前，我嘗試發出的傳訊魔法卻忽然成功運行了。雖然傳訊咒文的恢復只維持了三天，鑄鐵窖與剩下的探子和皇族總算再次取得聯繫，讓我們成功交代他們以後的行動和應對……這等事情無關這個會議，暫且略過不表——」

說到這裏，奈斯達的眼神不自覺地往X瞄去，可見他對於這少主的同伴還是有著對待外人的戒心。白虎舍在鑄鐵窖四宿中本來就有著東方俄羅斯地域與古中國大陸的影響，與代表北歐的芬里爾、南歐的安達利斯及西歐的雁布林馬實在有點格格不入，潛意識中被排擠的他們對非鑄鐵窖的外人也有微微的歧視傾向。

這一點Ｘ當然不知道前因後果，只道身為守衛長的奈斯達只是盡忠職守，把作為鑄鐵窖機密的探子與皇族所在和情報從護衛兵之外的人面前隱藏起來而已。

「——這個重要的情報，我當然立刻傳達與各長老和族長。經商討之下，奧雲．彼德族長決定嘗試與曾經並肩作戰過的黃金十字聖徒教會作出聯絡。」

奧雲點了點頭，接下去道：「.....在這數星期，不少戰士階級的鑄鐵窖眾都外出，或作為對抗人偶的戰力、或像你們遇上的格蕾絲一般，作為避免支派手足相殘的糾察員，曾經參與過波爾多一役的，就只剩下留守本陣的我。也許是幸運，在傳訊咒文恢復的兩天之內，給我聯絡上了黃金十字教的左右護法，伊爾尼爾與基絲汀。」

「團結東歐各派勢力、合力對抗人偶侵略，可以預期瑪莉亞小教主與你們所冀盼的，在大前提上應該一致。」愛德華終於明白，闔眼點頭。

Ｘ的右手撫著下顎，問道：「因此鑄鐵窖才派上『鐵狼紅錘』的繼承者與他們溝通嗎？」

奧雲輕輕搖頭，道：「那不是積琪的任務。據基絲汀說，瑪莉亞聖教主交代，單憑黃金十字教的力量，連抑制衍生出來的旁枝也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她已聯絡上主要敵對教派苦行會的高層，在這幾天前往羅馬正宗的所在——意大利島，參加教皇召開的跨支派會議，為了教派的統一和對人偶的戰事商討日後的對策。」

「啊，」Ｘ的手掌擊額，道：「空氣中盡是危險的味道啊！苦行會與黃金十字教是世仇，雖知他們的高層無意加劇紛爭，難保有他們不知道的刺客啊。」

「——我們也不是不相信伊爾尼爾與基絲汀的能力；可是苦行會的苦行僧是出了名的無情狠辣，派出積琪作為護衛，是我們唯一能做到的事。事實上，經過波爾多一役，我們願意相信黃金十字教的真誠。」奧雲點著頭，向愛德華與Ｘ解釋道：「這是我們討論多時的結論，可惜耽擱了這許多時間，以至積琪兩天前才能夠得到我們的首肯出發。畢竟鑄鐵窖行事本該隱密，此舉是有可能把我們暴露於闇黑帝國面前的賭博。」

Ｘ向愛德華看去，帶著催促的語氣道：「我們也該跟上，與瑪莉亞商討『世界子民』與『五族融和』才是；也得作為積琪蓮小姐的後援，以防萬一。」

愛德華點頭道：「Ｘ，我明白你的緊張，可是眼前最重要的事，很抱歉，是鑄鐵窖。」說著站了起來，道：「族長，各位長老，我的兄長既歿，我們應該盡快為『銀天蠍刺劍』選擇下任繼承人。這項要事，必須交由族長發落。」

一眾鑄鐵窖的族人點頭稱是，奧雲也就緩緩站起來，帶著一半下命令的語氣道：「少主所言甚是；我們的時間緊迫，煩請四宿長老和在現場四大神兵的繼承人留下，我們就在這裏召開會議。」

愛德華向Ｘ現出淡淡的一笑，道：「Ｘ，麻煩你跟隨師丈往外面去，她會帶你到待客廳等候。對不起，鑄鐵窖始終是我的家，必須作為首要事項。選任繼承人需時，一切辦妥後我們才前往意大利島吧。」

忽然之間，Ｘ對愛德華的印象多了一重領會。身為魔源聖物使的他們本來就背負著無比的重責，但愛德華所負擔起的，還有鑄鐵窖族人的興亡，責任之重，比起Ｘ與族人的關係還要唇齒相依、還要深深

緊扣。

===

「鑄鐵窖自古以來作為金之一族皇族的御用鐵匠家族，為了保護子民在明在暗活躍著。『百立克史密夫』這姓氏是『鐵匠』的意思，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鑄鐵』只是我們其中一個表面上的工作，在人前我們通常只展現出木工和鐵工一面，事實上我們涉及的比普通人所知道的還要深、還要廣——要說金之一族的傳續完全是因為我們族人的功勞，也不為過。」

愛德華與長老們在大殿中商討「銀天蠍刺劍」的後繼者人選，乃是鑄鐵窖的族務，X當然不能留在殿中。可是他既是少主的同伴，族長奧雲也得待之以禮，在他等待的期間，讓格蕾絲帶著他參觀鑄鐵窖的內部，順便介紹族人的歷史。

此時二人從山谷的中心來到鑄鐵窖中的北面建築群，正是冶鐵場的所在。格蕾絲在數個冶鐵爐之前說起百立克史密夫家族的歷史，語氣中帶著驕傲。

「遠古時代，鑄鐵窖就只有百立克史密夫一姓，冶煉精鋼、武器研發、製造樂器，都由他們負責。數百年間，百立克史密夫家族先後與其他大家族合併，又漸漸接納因為各種原因前來投靠的小姓，本來一個小小的家族慢慢變成了一個融合了數十個氏族的族群。由於人口漸多，在皇族的首肯之下，鑄鐵窖的擴展得到認可，在數年間經過不斷的商討，終於成立了『四宿』。」

X本來就喜歡研讀歷史，鑄鐵窖的成立更是甚少人知道的逸事，在格蕾絲的講解下聽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覺間從北方繞著圈兒走到西方的練武場附近。

格蕾絲本來並不多言，唯獨說起家族的歷史時卻忽然變了一個人似的，說得興致勃勃：「鑄鐵窖的『四宿』是南舍『安達利斯』、北舍『芬里爾』、東舍『白虎』和西舍『雁布林馬』，分別代表了歐洲的四方。『安達利斯』代表了南歐一帶，以希臘為代表地區，掌管『樂藝』，歷來負責樂器的製造與音樂的傳承。相對地，『芬里爾』代表了北歐一帶，以挪威為代表地區，掌管『冶煉』，是百立克史密夫家族的祖家，負責的自然是最具代表性的鐵工。『白虎』是最後加入鑄鐵窖的一宿，以俄羅斯為代表地區，掌管『情報』，但更重要的是其守衛鑄鐵窖的重責，是保護我們的最強防線。『雁布林馬』則以古代英格蘭列島及西岸為代表地區，掌管『戰鬥』，傳統上是魔法與武技之家，也是我和少主所屬的一宿。」

在X和格蕾絲的面前，是一個偌大的空間，遠處的石壁之旁是連綿數十尺的武器架子，置放著數之不盡的長短兵器。X好奇地遙指著武器架，問道：「風中帶著血汗的味道.....這裏是鑄鐵窖族人練武的場所嗎？」

格蕾絲點頭道：「沒錯。這練武場是我們『雁布林馬舍』居處的中心，也是其他三宿的族人練習武技時借用的地方。」說罷右手向外一擺，向X示意練武場的四周：「這些木房就是我們的居所。我們繼續往南面走吧。」

X點一點頭，跟隨著格蕾絲繼續他們的行程，向南方沿著木房子之間的小巷前行。前往南區的小巷比之前的路更窄，木房子也建得更密集，一時之間看不見前路。X想起亨利的「遺物」，向走在前方的格蕾絲問道：「那麼，『四大神兵』也就是四宿的代表武器了？」

「嗯，」格蕾絲推開一扇象徵式地分隔開兩區的小鐵閘，來到南區的邊緣，同時回答X道：「四宿各擁四神兵之一，各自代表了家族的四大守護獸，算是各宿的徽章吧。『芬里爾』是四宿之首，持有代

表著鑄鐵窖鐵工尖端的『鐵狼紅錘』，是四神兵中能媲美魔源聖物精靈聚集量的魔具。『白虎』舍擁有『銅虎騎槍』，剛剛奈斯達迎接我們時你見識過了。騎槍顧名思義是馬上戰的武器，代表著鑄鐵窖鐵工與木工的相輔相成。『雁布林馬』的意思是『紋章』，代表的守護獸有兩頭，分別是獅子與獨角獸。獅子代表了我們家族身為皇室與子民護衛的身份；獨角獸則代表了我們同時守護金之魔法的神聖任務，『黃金雙斧』正有此意義。至於『安達利斯』是空中天蠍座的心臟天體名字，傳說中是根據『銀天蠍刺劍』這神兵命名，是否屬實則無從稽考了。『銀天蠍刺劍』象徵了家族音樂的造詣，繼承人並不限定有深厚武術底子的子弟，卻必須有高度的音樂知識；能夠武、樂雙全的族人百年難得一見，愛德華的兄長亨利正是如此難得一見的人才……」

即使亨利被懷疑帶著名為「怯懦」的罪名離家出走，他總算是四宿嚴格甄選出來、有關全金之一族魔法存亡的「莎蓮娜青銅豎琴」的準繼承人，有著頗高的聲望。此刻少主把噩耗帶回鑄鐵窖，既然已把亨利的名聲還了一個清白，言談之間涉及他的名字，格蕾絲難免一陣黯然神傷。

X當然知道對於鑄鐵窖四大神兵的這一番解釋無意觸動了格蕾絲——或該說是整個鑄鐵窖的痛處，又想起他和愛德華所言其實不盡不實，卻又不願意打破他們一族人對亨利難得恢復過來的好印象，不習慣說謊的X心中總有一點愧疚，也跟隨著格蕾絲沉默起來。

對於鑄鐵窖的「參觀」，到了這一地步，二人皆已索然無味，只顧慢慢地走，甚麼建築物、工作間，草草經過就算。繞了位於谷底的鑄鐵窖一周，格蕾絲帶著X來到東區的建築物群，指向前方一幢樓高三層的木房子，道：「東區是『白虎舍』所屬，子弟多為外出的探子和駐守的衛兵，也是傳統待客之處。我們面前這房子是迎賓間，聖者可以入內休息。甄選『銀天蠍刺劍』的下任繼承人不是一時三刻之事，恐怕通宵商討也不會立刻得到結論。」說著她抬起頭，看著漸被夕陽染成血紅的天空。

X順著格蕾絲的眼光，被漂亮的黃昏景色吸引著，不禁呆了。只聽得格蕾絲的聲音又再響起，道：「這個暫建的鑄鐵窖位置似乎還沒有被機器人偶找得著，這地域還算安全；可是人偶的行動難以猜度，入夜之後敵在暗、我在明，還是留在這裏比較好。聖者等待我們選擇神兵繼承人的期間，先在這裏過一夜吧。如無意外，明天也應該有結果了。」

「那麼打攪了。」X向著格蕾絲露出感謝的微笑，與她一同慢慢走向迎賓間。想起今天早些時候差點與她大打出手，現在卻成為了她的貴賓，不禁輕嘆世事無常。

夕陽將天際燒成一片沉重的絳紫色，連帶著山谷上空的雲層也鍍上了一層不真實的鐵鏽紅。X與格蕾絲並肩走向那幢三層高的迎賓木樓，腳下的泥土因為冶鐵場經年累月的廢料堆積，呈現出一種帶著微光的深灰褐色。周遭的空氣中，除了那股始終揮之不去的焦炭味，還多了一種夜露滴落在乾枯木料上的清冷氣息。

遠處的高塔瞭望台上，幾枚火星隨著晚風從火把中迸裂而出，如同細碎的紅寶石轉瞬即逝。迎賓間那扇厚重的櫟木大門正微微敞開，從內探出的燈火光線不是刺眼的亮白，而是一種如老舊羊皮紙般的溫潤昏黃。格蕾絲的腳步踏在木階上，發出「吱呀、吱呀」的深沉悶響，那聲音在逐漸安靜下來的谷底迴盪，與下方冶鐵爐內尚未熄滅的紅火殘溫交織在一起。X回過頭，看向大殿的方向，只見那邊的窗格內人頭攢動，一場關於家族繼承與世界命運的博弈，正躲在那片如熔岩般濃稠的暮色之中，靜靜地醞釀。

第一百零九章：踏足聖域

「銀天蠍刺劍」的繼承人在一整晚的討論後，在少主愛德華、族長奧雲、四宿長老與留守在鑄鐵窖中的神兵持有者——「銅虎騎槍」奈斯達所達成的共識之下，決定交給安達利斯舍中音樂知識最高的傑拉德．愛芙蓮。

一如格蕾絲之前所提及，武樂雙全的人選百年難得一見，年僅十五歲的傑拉德音樂造詣雖高，被稱為鑄鐵窖中難得的音樂神童，魔法的運用卻只是中等級數，武藝更是不堪入目。可是長老們深知，代表「樂藝」的繼承者必需擁有高度的音樂知識，這倒不只是文化的傳承，而是為了繼承魔源聖物「莎蓮娜之青銅豎琴」的啟動魔曲；還有——可能是更重要的——金之魔法的封印魔曲「神之禁曲」，以至隱藏在各族中的音樂系魔具的啟用魔曲。在隨時可能面臨滅族的戰火中，傑拉德腦海中的音樂知識比起他的魔法、武術都更加重要。「銀天蠍刺劍」交於他的手中，雖然看似只有少量聚集金之精靈的膚淺用途，其實已經成為了保護這份終極知識的最後象徵。

家事既了，愛德華與奧雲商討日後鑄鐵窖的去向及聯絡方法後，與X在當天的傍晚就在奈斯達的護送下離開雅典城北的大本營，以意大利島為目的地進發，以圖在瑪莉亞三世與正宗和各支派會面的時候或之後趕到與她相談。

意大利在遠古時是著名的靴狀半島國家，三面環海，在地中海之間別樹一幟。可是世界地形在小冰河時期之後大變，意大利北面連著歐洲陸地的山脈至今全數陸沉，只餘下南部不到六分之一的面積，與古時東南方的西西里島由浮出水面的陸橋合併，成為地中海中心一個長條狀、幾乎四面被峭壁環繞的島國。

多得這項地理的異常，在兩次人偶戰爭以來，偏僻隔涉的意大利島受害甚微，作為聖神教正宗的大本營，在天然的屏障下得以無風無浪地繼續日常運作。

要登陸意大利島，唯一的兩條途徑就在連接「靴頭」南意大利半島和西西里半島之間、各自不過五公里寬、分別名為「聖馬可」與「聖約翰」的西北和東南陸橋淺灘。在第一次人偶戰爭初期，曾有水戰型的H型人偶嘗試登陸，所幸被自遠古以來便駐守於兩邊淺灘、深知其戰略重要性的羅馬正宗聖戰師團及闇黑軍團常駐軍多次擊潰。H型人偶由於在戰術運用上需求不大，並非大量生產的型號，在第一次人偶戰爭的無差別攻擊過後，數量已所剩無幾。到得近期機器人偶再次暴起，嘗試侵攻的H型人偶只得寥寥數具，根本構成不了威脅。

多得陸橋守軍在第一次人偶戰爭中的奮戰，即使在現今這風頭火勢，經水路往來地中海仍然是歐洲難得的安全途徑，維持著北非與南歐木之一族移民的黑市駕船工業，間接養活了許多人口。

在地中海經營水上交通生意的船家，大部分都接載旅客往來各個地中海港口，包括著名的港口如新巴塞隆那、亞歷山大利亞、突尼斯等地；而前往意大利島的客人，傳統上卻是少之又少。這是因為作為羅馬正宗的大本營，意大利島算是「聖域」的存在，並非隨便任何人都能進入。但是最近的第二次人偶戰爭卻把這個傳統打破了，當中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各個西部港口的淪陷，令旅客和黑市勞工都集中於東部；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戰亂而忽然驟增的流離失所難民。面對這個跨地域問題，羅馬正宗的教皇決定開放西西里地區，作為對難民的臨時收容所。由於羅馬正宗對意大利島的開放，西西里半島與地中海東部港口的往來日益頻繁，木之一族的勞工，無論能否使用魔力行駛船隻，都順其自然地得到了不少工作機會，這數星期間他們的生意額甚至比起之前和平時的旅遊旺季更勝一籌。

而在穿梭往來西西里地域與地中海東部重要港口（如雅典）的旅客當中，各聖神教支派的教徒或領導

層雖然佔了大多數，由於難民潮的關係，各式各樣的戰士、商人、平民等等都多了起來。可以說，這陣子對這班木之一族的勞工來說，甚麼人出現都已經見怪不怪了。

——直到愛德華和X登上這艘由船家加里．尚駕駛的輕型帆船。

在這個闇黑帝國以極權與嚴法管治世界的年代，即使以純粹的木之魔法行駛船隻，本身其實並非違法；可是問題卻在於施術者的身上：只要術士帶著純種五族血統的嫌疑，都是能被帝國軍作為「五族逆黨」緝拿逼供的罪狀。身為五族血統的族人，若不宣誓效忠闇黑帝國、納入情報局內所謂的【高危魔法適性術士目錄】中受到嚴密監管，就只有被監禁這項選擇；而視乎術士身分，最終極有可能被流放邊疆甚或處死。

因此旅客即使懂得透過船上的暗號從眾多船家中選擇出真正的魔法御船使，要請船家使用魔法加速，除了需要經過一堆猜謎似的交談之外，該船家通常也不會一離岸就立刻使用風系統的木之魔法，以免太過招搖。

恰巧地，加里就是其中一名魔法御船使。

愛德華與X選上加里的船似乎純粹巧合，從他們毫不猶豫地踏上最接近他們的這艘船即可得知。可是為了招攬生意，加里倒沒有忘記與乘客開始那猜謎一般的對答，換來的卻只是愛德華帶有深意的微笑，完全搞不清他們究竟需不需要「特別服務」，令加里納悶。

不使用「流氣操」推進船隻，小帆船的航行倒未至於龜速，全賴海上雖然微弱卻穩定的海風和加里專業的航海技能。微風輕輕吹拂著三人的臉，加里留意到愛德華與仍然蒙著臉的X悄悄地交頭接耳，忽然又發出小聲的笑聲，目光始終沒有從他身上離開過。

「難道他們是帝國派出的便衣探員？」加里別過頭，緊張地咕噥著。

雖然他沒有親眼見過，但帝國戰略情報局利用喬裝的獵魔旅團人員搜尋五族遺裔的消息，倒是在同行之間熱烈流傳。可是轉頭一想，獵魔旅團是難得少數擁有高科技產物「分析眼鏡」的精英，又哪會需要幹這種偷偷摸摸的勾當？

加里搖一搖頭，輕嘆一聲，自言自語道：「算了，上船也上船了，即使真的是帝國方面的特務，大不了交出無牌經營的罰款就是了。只要死口否認，沒有分析眼鏡的他們總不會查得出我的背景吧。」

心緒繚亂之際，裹著臉的X卻忽然站起來向他走來。加里吃了一驚，拉著帆繩的手不禁一緊，臉上堆出硬生生的微笑：「客.....客人有甚麼需要呢？往意大利島的航程才剛剛開始啊.....」

「活在這種無時無刻都在擔心的生活之中，真的辛苦你了。」X慢慢地解開頭巾，微笑地向加里說道。

加里看著以真面目示人的X，臉上的表情由害怕慢慢變成震驚：「臉上交叉的疤痕.....胸前的神樹果殼項鍊.....你.....你是.....你是.....」

X的右手食指架在嘴前，溫柔地笑道：「今天的事還請船家先生不要宣揚開去。我的同伴已經告訴我，從你們的對答之中，知道你是我族的術士之一——」說著指向現在正坐在船頭，悠閒地吹著海風，一洗徹夜不眠疲勞的愛德華，續道：「平常你也過著應否與乘客搭訕、提供魔法駛船服務，卻又要擔驚受怕被帝國密探檢舉的生活吧？今天你走運了。只管操舵就好，『流氣操』就由我來吧！」

加里到了這個時候已經無言以對，只管無意義地點著頭。還沒從遇上非洲聖者本尊這個震撼中回復過來，只見X已從背包掏出一根木笛，架在嘴邊。

「這是……失落已久、傳說中的『風華樹笛』！」加里從笛子的外形看去，已經大約猜到X所持的是甚麼魔具。

X臉上帶著微笑，道：「不錯，船家倒認得。麻煩你指示方向，並在快到達意大利島離岸三數海里之前提示，給我時間收起樹笛和重新包裹臉容。今天的風——很不錯！」

說罷X已吹起「破滅奏鳴曲」中的「秋之章．第二段」，身上由風華樹笛發出共鳴的綠光泛起，空氣的流動首先停止下來，繼而頗為強烈的風勢吹起，前後、左右、上下都吹成一片，卻是X對咒文運行的試用。

「好了，」X仍然握著樹笛，向加里問道：「我也沒有試過長時間使用『風華樹笛』驅動『流氣操』之咒，這次剛好可以作為實驗。我猜我們仍然向著這個方向航行吧？」

加里第一次見識魔具的運作，驚訝得張大口。X向他提問，他才稍為回復過來，往天空一看確定太陽位置，再對照手上的指南針，向X點一點頭道：「還……還是這個方向，多航行一海里，之後就向左舷轉向——這樣繞圈航行是為了避開其他行家，以免被載著的乘客留意到魔法芒而檢舉。不過可以放心，即使在我這種低階術士的『流氣操』之下，我也能比平常航線快上一倍到達，聖者的『風華樹笛』引發的咒文，理論上應該更有效率吧……」

X點一點頭，道：「嗯，是魔法御船使使用的特別航道嗎……也對。」說著心念一轉，被操縱的氣流像一團氣彈似的，無形地衝擊在張開的帆布之上，經過特別改造的小帆船勉強抵得住這種高速航行，立刻如離弦之箭般向前方破浪疾馳，比起之前在微風中航行快上五、六倍有多。

「好……好快！」加里並非高階術士，自他手中使出的「流氣操」哪有X的咒文強大？現在小帆船比起他平常以魔法御船的速度還要快上一倍有餘，令他不自覺地緊張捉緊船舵，專心不要讓小艇翻船，連在船頭因為高速而興奮呼喊的愛德華也聽不見了。

===

小帆船在地中海的航程無驚無險，在「風華樹笛」施行的「流氣操」驅動之下，即使繞了一個小圈子，還是比原定時間快了兩倍有餘到達意大利西西里陸橋東南部的聖約翰淺灘。船家加里自然不敢收取本族聖者的旅費，代替重新裹上頭巾的X行動的愛德華卻以黃金斧架在他的頸上，才把加碼的旅費硬塞在他的手中。

也不知是否因為這加碼旅費的關係，還是非洲聖者本尊就在面前的威嚴，加里不問自招地把有關意大利島的情報告訴愛德華和X：「最近三天在船家之間的流言說，教皇把羅馬聖城的人口暫遷至西西里半島一個星期，背後真正的目的是要召見聖神教支派的領袖。」

「——慢著，」愛德華截住加里的說話道：「教皇要清空羅馬聖城？」各聖神教支派召開秘密會議的消息，他們早就從鑄鐵窖的長輩處聽來；然而羅馬忽成空城，卻把他們嚇了一跳。

「你們沒聽到這消息嗎？我還以為你們正要趁混亂潛入西西里半島找甚麼人。」加里搔搔頭，瞇著眼向二人道：「現在羅馬聖城只剩下教皇的護法和最高級的聖戰師團戰士大約一百人。教皇對外的公布

是對羅馬聖城和梵蒂岡的聖水淨化儀式，是百年難得一遇的聖工；可是我們行家之中流出不少風聲，這兩、三天以來已經至少有六個支派的主教和牧師被送到意大利島上，卻沒有人在西西里半島見過他們的蹤影。」

加里解開船塢上的繩子，把小帆船往外一推，跳進艇中一邊收繩一邊結語道：「無論如何，從這裏往西是西西里，往東則是南意大利。我的責任就到這裏了——」說著已把繩子捲好，向蒙著臉的聖者微微頷首，不作太大動作的敬禮以免惹起注意。他把船帆一揚，小船慢慢駛離聖約翰淺灘。

聖馬可與聖約翰兩個淺灘雖有「淺灘」之名，數百年間早就被鋪上混凝土，演變成規模不小的停泊碼頭，再非從前的石灘了。

負責兩個碼頭運作和維修保養的，是東面意大利島羅馬聖城的聖神教羅馬正宗事工部。歷史以來，無論物質或是人員，這裏都自給自足；即便二十五年前闇黑帝國統一世界，對帝國態度中立的聖神教正宗仍然能在帝國對聖戰師團的戒備下，與帝國領導層達成協議，重新掌握兩個淺灘的操控權；而帝國開出的唯一條件，是一個小隊的帝國監察兵長期駐守。

兩個淺灘各自大約五公里寬，中間約二公里地域是船隻停泊的數個碼頭，每天可以處理數百艘小型船隻進出港口。兩個碼頭的範圍向陸地延伸兩公里，長條狀的陸橋中間經營了三所旅店，客人多是往來歐洲的各教派人員。隨著西西里地區的開放，這三所旅店忽然忙得不可開交，成為了暫時容納難民的避難所，人流也變得複雜。

愛德華和X到達的聖約翰碼頭通常接收來自地中海東部與南部港口的船隻；然而在西部港口淪陷的現今，這裏成為了兩個碼頭之間最繁忙的一個，同時給予了他們輕易避開帝國駐軍海關的機會。

聖約翰西面連接前往西西里半島的大路，等待接載的人龍長達數百米，教皇遷移人口的指令正在執行中。西西里半島本來就是給予教會家眷的平民地區，現在順其自然地成為了難民暫居之處，通往西西里的街道絡繹不絕。而愛德華和X要前往的，卻是杳無人煙的東部——在現時仍然被視為「聖域」的南意大利半島。

X十分謹慎地沒有使用「風滅行」之咒，以免身分暴露。二人在樹叢掩護之下走了七、八公里，攀上微斜的山坡，不知不覺已爬升了數百尺高度，來到進入「聖域」的巨型拱石門之前。

拱石門足有三十尺高，上百尺寬，以雲石為建材，上面雕著聖書中救世主受難到復活的情節，栩栩如生，是雕刻藝術的頂尖作品。門的左右各有一個站崗亭，平常駐守了六人，由隱藏身分的羅馬正宗聖戰師團成員作為守衛。由拱門往北二十公里以外就是羅馬聖城，是重要戰略要地。

「停下來！」兩名拱石門守衛踏前兩步，右手持矛，左手挺舉示意。愛德華停下腳步，後面的X仍以頭巾裹臉。

守衛身穿鮮紅色軍裝，肩上是金黃色布紇，黑腰帶連著銀鋼鍊，腳踏皮革長靴，戴著紅帽子，衣飾尚算整齊，卻帶著不尋常的不自然感。他們的左腰掛著刺劍劍鞘，五尺長的長矛以楓木為身、精鋼為尖。

愛德華左前方的守衛向同僚點一點頭，說道：「拱門之後是聖域，只有要員方能進入。你們的打扮不像聖神教有關人等，請回吧。」

「風中帶著不自然的氣味.....這兩名守衛有古怪。」X走近愛德華耳邊低語。愛德華點一點頭，從拱

石門探頭看去，二十公里外位於碗狀地勢中的羅馬聖城依然清晰可見。

愛德華開門見山道：「我們是教主瑪莉亞三世的朋友，聽聞她在羅馬召開會議，特意前來傳達消息，未知是否趕上？」

兩名守衛神色忽然緊張，其中一人聲音顫抖：「沒有這回事！你們回去吧！」兩人隨即持矛遙指，一副開戰架勢。

愛德華揚出黃金雙斧，冷冷道：「教皇召開會議是機密消息，我說出領袖名字，正常反應該是確認一下吧？你們二話不說就動武，是為了隱瞞甚麼——你們是誰？守衛不是應該有六人的嗎？」

愛德華話音剛落，遠處傳來一聲巨大的悶響。兩名守衛趁二人分心，長矛橫掃直捅襲來。

愛德華戰歷豐富，黃金雙斧左右開弓，先化解攻勢，再借反彈之力一個轉身，幫X擋開直擊。

「這不是矛法，是棍法……你們不是羅馬正宗的人！」愛德華怒喝。正預期對方會散發紫黑色闇魔法芒時，他們卻發出純金色的魔法芒，射出兩道淡黃金光。

愛德華感應到金之魔法波紋，以「磁幻佈網」之咒擋開：「極高級的金之魔法『神委頹頓』？」

偽裝守衛見魔法被破，愈感吃驚。正要再攻，右方守衛卻「啊」的一聲痛叫，被撞飛十數丈直撞上拱石門牆壁昏死過去。

「艾恩——」另一名守衛大駭，才留意到逐漸消散的綠光：「——木之咒文——」

將「艾恩」打飛的正是X發出的「真空氣旋」。愛德華趁機以右手斧柄砸在那守衛後腦，將其打暈。

緊接著守衛倒地，遠處羅馬聖城方向傳來數聲悶響，隱約可見金光四散，代表戰事已開。X憂心地道：「不好，我的預感實現了——」

愛德華敏捷地跑到守衛處，施展金系統變異記憶咒文。雖然副作用大，但情勢危急，他顧不了那麼多。數秒間，對方短期記憶湧進腦海。愛德華呆住了：「苦行會……在策謀叛變？」

「找到原本的守衛了……六人都在，只是被精神魔法弄昏了。」X在拱門後發現了被綑綁的守衛。

「沒時間救醒他們了——」愛德華抓著X手臂道：「教皇召開會議、清空羅馬，都在苦行會計算之中。他們要脅持教皇，血洗聖域整合各派。我們必須立刻起行！」

X點點頭，「風華樹笛」奏起「秋之章．第一段」。風勢驟靜，隨即「嗖」的一聲，二人化作綠芒向羅馬疾馳而去。

從地中海湧上的潮濕海風，在觸及那座巨大的雲石拱石門時，彷彿被一種無形的威壓撕裂。夕陽的餘輝正越過山脊，將原本潔白的拱門石壁染成一種帶著不祥意味的冷金色，浮雕上受難救世主的眼眶中，正積聚著深紫色的陰影。

第一百一十章：聖教危機

自遠古時代起，羅馬與其中的小國梵蒂岡就是宗教的重要城市。古文明崩潰，世界經歷了一個至少二百年的小冰河時期，令地球的地形變異；其中意大利半島北部陸沉，這個自古以來的宗教重鎮也隨之消失於世界的版圖之上。可是如同大部分重要的城市，羅馬與梵蒂岡的名字沒有從人類的心中消失，在人類重新繁衍之後，移居到地中海地區的金之一族人民雖然再也找不到羅馬的蹤影，仍然在剩下的意大利島上重新建立名為羅馬的城市。一如遠古時代，漸漸地，羅馬再次成為宗教的核心。

經歷了重重時代變遷，聖神教中最純粹教義的宗派從羅馬開始，到南意大利半島，繼而掌管了包括西西里半島在內的整個意大利島。根據歷史記載，在宗教的和平旗幟之下，加上當時本來就不多的人口，意大利島的統一沒有經歷任何流血的衝突。

南意大利半島雖然名字中有一個「南」字，事實上世界上再沒有所謂的「意大利北部」，這名字只是人們對史前完整的意大利半島的一個懷緬；而建於半島上面的羅馬聖城卻如浴火重生的鳳凰，在過去數百年間蓬勃地發展成為一個繁盛而自給自足、人口接近一萬的小型城市，住民絕大部分是聖神教的教士和為其工作的聖職人員，被公認為聖神教的聖城。

羅馬聖城的結構與史前時代大相徑庭，而聖城的最中心點是直徑五公里的圓形內城，普遍稱為梵蒂岡聖域，紀念史前由教皇統治的小國。就像遠古時代的梵蒂岡，這個小小的城區正是聖神教羅馬正宗現任教皇所羅門．聖伯納的行政和居住之所，一切大小聖神教的事宜和情報，都會經過教皇的審核——至於聖神教支派最終有否接收到教皇的指令、支派的領導人又會否遵守，卻又是另一回事了。

整個意大利島經歷了地形的變遷之後，除了中部意大利 - 西西里陸橋的聖馬可和聖約翰淺灘之外，四面皆是至少百尺高的峭壁，成為了極佳的天然戰略屏障。從淺灘往東北，巨大的雲石拱門標記著通往羅馬的古道入口處，終年由六名守衛駐守，皆是聖戰師團中精英的精英。比較之下，在聖馬可和聖約翰駐守的守衛，撇除闇黑軍團的駐守軍，戰鬥力偏低，卻有數量的優勢。在這兩重守衛之下，把南意大利半島的最後防線牢牢守住，建設於半島西部的羅馬聖城在重重的保護之下安然繁衍。

可是，明顯地，再堅固的外部保障，仍然不敵於潛入滲透的危機。

從拱石門往北，羅馬聖城在大約二十公里之處，說近不近，說遠不遠。X以「風華樹笛」奏出「風滅行」之奏，目的是要保留著自身的魔力源，為了到達羅馬時可能發生的戰鬥作好準備——當然，事實上在梵蒂岡聖域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他和愛德華一時都搞不清楚。

「只盼小教主沒有事。」愛德華心中越來越焦急，可是「風滅行」之下行進的速度再快，也無法超越物理性的極限。到了這個時候，X再不理會容貌的暴露，蒙著臉的頭巾阻礙視線，在離開拱石門後早就解下來了。奔走之中他的預感告訴他事情沒有發展到最壞的地步，安慰著愛德華道：「風中的確是有戰鬥的味道，卻暫時沒有血腥味。如加里所言屬實，羅馬正宗留下了一百人的聖戰師團保護教皇，當然也會保護其他支派的領袖。剛才拱石門的苦行僧沒有下殺手，苦行會明顯地在留手。無論羅馬現在可能有多混亂，我願意猜想瑪莉亞——不，所有的支派領袖應該都安然無恙。事實上，鑄鐵窖早就派出了『鐵狼紅錘』的持有人作為保護者，而伊爾尼爾和基絲汀也不是省油的燈，在保護眾人的層面上，應該沒有問題。」

愛德華苦笑一聲，道：「X，你的論調實在太過樂觀了。」可是X的分析亦算有根有據，確實令愛德華稍稍安心下來。

在草原上使用「風滅行」急奔的二人，由於在魔法之中空氣失去了由外至內的傳聲特性的關係，之前發自羅馬或梵蒂岡的攻擊咒文相擊發出的「隆隆」悶響再也無法聽到，不禁越來越擔心。飛馳接近半小時，羅馬聖城的外牆才終於在二人的眼前出現，可是愛德華的知識告訴他，即使進入城中，還有好長的一段路才到達城中心的梵蒂岡聖域；而這段路還會因為城區的結構而九曲十三彎。唯一可以預期把時間稍為節省一點的，是人數已經不多的正宗聖戰師團在這緊急時刻應該都已回到梵蒂岡協助保護教皇，羅馬在這刻應該是空城。

果然，進入羅馬城門之後，黑壓壓的、樓高二層的大堆平房在他們的眼前展開，無數的平房之後可以看見數縷黑煙和仍在閃爍的金黃色魔法芒。不知戰事如何，愛德華不禁「嘖」的一聲，焦急地道：「——還要走多遠啊！我可不知道這裏的捷徑啊。」

「——捷徑嗎。」X的聲音仍然鎮定，「風滅行」之咒解除，「風華樹笛」卻又再次架在唇邊，一段爽快的樂句吹奏出來。愛德華「咦」的一聲，嘆道：「『夏之章．第一段』.....『御空步』！」

魔句奏畢，綠色的光芒包圍二人，在魔法的輔助下二人一同慢慢浮升。X微笑道：「捷徑，總能由我們創造的！」語畢，二人已經站在屋頂之上，整個羅馬城和梵蒂岡的城市架構盡入他們的眼簾。X續道：「就這樣衝過去！不過平房與平房之間的空隙不易看出，『風滅行』的話就不應使用了，以免掉下去受傷——」

「——單是由高處直線跑去，已經節省不少時間了！」愛德華向X作出感謝的眼神，二人點一點頭，一同向著烽煙之處繼續奔跑。

===

梵蒂岡聖域之中，正中心點是羅馬正宗的聖殿，正是教皇的辦公地點。聖殿的建築華麗無比，純白色的外牆是無數的雕刻，一個接一個的聖書故事從雕塑中訴說著，之前在雲石拱門的雕刻與之相比，卻又小巫見大巫了。

聖殿從空中望去，呈十字形，代表著聖神教中最重要的標誌。十架的頭部指向東南方，暗中指示著古時中東以色列的大致方向；而這部分的聖殿，是教皇處理工事的私人重地，並非普通的教徒以至主教們能夠隨便進入的區域。

而十字架的右臂部分，通常是會客區，現在卻完全塌陷，只餘下頹垣敗瓦，數縷黑、白的輕煙緩緩升起，似乎曾經發生了甚麼火警，到現在已慢慢熄滅。

同樣慢慢淡下來的，還有之前籠罩全殿的金光——或許這才是最令愛德華與X最驚訝之處。

而正如之前X所預言，事情的確沒有往最壞的方向發展。

沿路從羅馬聖城的屋頂飛奔而來，進入梵蒂岡聖域之後，零星可以看見越來越多昏睡過去、身上穿著白布黑衣的教士，可想而知是羅馬正宗留下來佈防的百名聖戰師團成員。從高處驟眼觀察，他們大部分都沒有受傷，只是中了苦行僧們的高等金系統魔法而昏厥。可想而知，苦行會不惜大量消耗魔力源的原因，正正是為了把叛變要流的血減至最少。

在憂、喜交雜之下，愛德華與X來到聖殿的所在。在倒毀的聖殿之前，十二名各聖神教支派的領袖分散在各處，臉上百般表情。在聖殿旁，各支派共十八名的護法和武祭司當中，其中四人守在「東正聯合教會」和「伊斯蘭聯合教會」兩個出了名不願意參與聖神教支派派系鬥爭的主教身旁，而其餘的十

四人臉上則帶著不屑的表情，一邊瞪著他們，一邊把身上的輕傷包紮。當中沒有受傷的，則各自把十名苦行僧打扮的僧侶以麻繩綑綁起來。苦行僧當中數人在表面上有輕度的損傷，但同樣都已經昏迷過去。唯一沒有昏過去的，只有三名苦行僧，在一眾支派領袖前面被三人壓制於地上。倒地的苦行僧都是一般驚訝的表情——在普遍認為苦行僧沒有感情的眾人之間，這是極其罕見的。

「……愛德華——還有X弟兄！」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的小教主瑪莉亞三世甚為眼尖，看見站在聖殿以南的木屋頂上的舊識，顫抖的語氣帶著興奮。伊爾尼爾與基絲汀聽得教主的輕呼，也留意到他們的所在。

「——少主？」壓制苦行僧的三人之中，其中一名女子一身黝黑的皮膚，頭上是自然的卷髮，身上只穿一件無袖的皮革外衣，聽得瑪莉亞的輕呼也被吸引了注意力，一雙大大的眼睛瞪著愛德華和X的方向，汗水沾濕的臉上一副驚訝的神色，蹲著的身形卻沒有放鬆手上壓在苦行僧背上的啞紅色鐵錘。

X看見場面基本上已鎮壓下來，熟悉的臉孔亦在面前出現，戰鬥的戒備終於放鬆下來。他把魔具收回背上的背包，心中一轉念，「御空步」咒文已施放出來，與愛德華一同慢慢自空中浮下樓高一層的木屋，慢慢前往瑪莉亞的所在。

愛德華著地之後首先與瑪莉亞的小手雙握一下，然後向剛才的黑皮膚少女揮手道：「嗨，積琪。大顯身手了吧？」

「……不。」積琪蓮對同樣來自鑄鐵窖的同伴對她親暱的簡稱有著難以言喻的親切感，臉上露出微笑，回答愛德華道：「我根本沒有怎麼『盡力』可言。闖入聖殿的共十三名苦行僧，當中十人早已疲態畢現，似乎在入城前已把魔力源消耗淨盡，把他們收拾是護法和祭司們的功勞。當中只有這三人稍為構成威脅，其中二人衝著教皇而去，我地上壓制著的這一人卻嘗試從瑪莉亞教主入手，把護法和祭司們的注意力分散。我又怎能不顧及長老們交給我的任務了？當然先把他打倒。而這兩位深藏不露的高手——」說著側頭瞄了一眼，示意她指的是身旁兩名不同支派打扮、與她一起壓制著苦行僧的一男一女，續道：「——打倒較厲害、襲向教皇的兩位苦行僧，則全是他們的功勞。」

護法和武祭司們此時已把昏睡過去的苦行僧們綁好，把他們倚在倒毀的聖殿內側。愛德華觀察著他們，似乎當中也有數名懂得「神委頹頓」的高手在其中。X的心中好奇無比，與瑪莉亞回到伊爾尼爾和基絲汀身邊，向他們問道：「究竟剛剛發生甚麼一回事了？」

基絲汀正要回答，十三支派之一的東正聯合教會的主教終於按捺不住，向壓制著苦行僧的其中一人喝道：「雲德可夫！我們東正聯合是中立的支派，苦行會與黃金十字教或正宗的爭鬥我們不能參與其中，這點在我們出發前已經說得很清楚了。苦行僧這次對教皇的攻擊，就算是外行人都看得出他們沒有使全力，我們更應該劃清界線；你這樣出手，可是會破壞我們教會辛苦建立的中立地位的大罪啊！」

愛德華和X這才有時間打量與積琪蓮合作打倒苦行僧的另外二人的裝扮。只見叫雲德可夫的無論身形、容貌都毫不特出，只五尺四、五寸的高度，穿著東正聯合教會武祭司的衣飾。而另一人則是身高五尺八寸左右的三十來歲女性，全身都披上黑藍色的長裙，幾乎密不透風，是著名中立支派「萬福瑪利亞修道院」的修女裝束。令愛德華覺得奇怪的，是這支派以沒有組織起聖戰師團而聞名，與「以馬內利使團」和「聖靈恩典堂」一樣，為聖神教十三支派當中唯一三個沒有聖戰師團的支派之一。這二人和「東正聯合教會」和「萬福瑪利亞修道院」的同伴不一樣，頸上多了一條銅製項鍊，連接著一個雕著通花十字架小小盾牌鍊墜，似乎暗中說明著他們仍然是聖神教的背景。

雲德可夫皺起眉頭，語氣帶著嘆息：「到了這個關頭，還要堅持『東正』獨立於『聖神教』這個大旗幟之下的這個主張嗎？」

「這位弟兄說得好——」一把蒼老但嘹亮的聲音在後方傳來，把眾人的注意力都吸引過去。愛德華和X早聞教皇的大名，到了現在才真正第一次親身見到：年紀老邁的教皇所羅門．聖伯納已經七十二歲，但是體格仍然壯健，一頭銀白色長髮束在腦後，容貌神聖莊嚴。此時他的身上穿著白底金繡的長袍，卻染上數灘血跡；可是在場的人都知道這些是他的護法被苦行僧棒擊內傷嘔出的血，想來教皇只是救助屬下而已，倒沒有擔心他的安危。

教皇的右足自年少便已行動不便，必須攙扶著手杖。他把手杖在面前輕輕一擱，是他就任教皇十數年以來表示要求眾人注意他即將說話的習慣。見得所有的主教和護法都向他注目，教皇開口續道：「這次邀請各位主教召開秘密會議，目的本來就是商討如何在主內一心同體，讓教眾們在這個機器人偶肆虐的現今團結一致，救濟災民和對抗外物的進襲。苦行會對我突施偷襲，卻非但沒有下殺手，更似乎留有餘力，其中必有深意。」

說著他向雲德可夫和仍然把苦行僧壓倒於地的修女點頭示意，二人立刻明白，都把苦行僧放開。積琪蓮看著他們，不以為然地皺起眉頭；不過既然聖神教的教皇都這麼指示了，也就模仿雲德可夫二人，把鐵錘下的苦行僧都放掉。

三名苦行僧慢慢站起來，互相對望了好一會，才由其中一人開口道：「感謝教皇的大量。這次我們是一敗塗地了；不過我們的心意不變。聖神教世世代代分裂為十三支派，到了第七印開啟的這時刻，已經到了不能不整合的地步了。我們派出同伴前往『墜落之地』，至今音訊全無，然後出現了傳訊咒文失效的異象，只怕他凶多吉少。到了這一步，我們本來希望藉著挾持教皇，把聖神教重整，對抗人偶的進襲，可是似乎這條路也已經走不通——尤其是在聖殿騎士團重現的這一刻。」說著三人都向雲德可夫二人看去，暗示著二人的身分。

苦行僧的這番話令眾人嘩然，連教皇自己也臉色動容，聲音帶著顫動：「聖殿騎士團的成員……嗎？蟄伏五十年，終於在這時刻抬頭？」

雲德可夫二人互望一眼，一同解下頸上的銅鍊，然後一同把銅鍊纏繞於右手手臂之上，踏前一步說道：「既然苦行會知道，我們也不必隱瞞。是的，我們是潛伏於各支派之間的聖殿騎士團成員之一。我是雲德可夫．德夫斯基，而她是米雪．萊恩，都是戰士階級。自從六十年前開始淡出聖神教的爭鬥之後，我們一直都在暗中嘗試維持聖神教的安穩。可是我們越來越發覺有一股某些弟兄口中的『不可抗力』正在慢慢把聖神教導向毀滅，超越了各支派的能力所及。我們認為，現在是時候再次踏上世界的舞台，為團結聖神教支派出一分力。可是，有一事我和米雪十分不解……」

一眾主教和護法都被他的說話吸引，正好奇他不解於甚麼之時，卻發覺雲德可夫的目光落在愛德華和X的身上。忽然之間，眾人才醒起一個重大的問題，由一直沒有開口的米雪的口中道出：「聖神教支派的會議是秘密，拱石門的守衛早就被吩咐過不能讓外人進入；尤其是這中年人的魔法、打扮皆為木之一族的人，既與聖神教素無交往，亦不像是聖神教的教徒。你們二人的存在，只說明一事——」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雲德可夫和米雪的身影已然一晃，襲向愛德華和X二人。米雪在空中喝道：「你們把守衛們怎麼了？你們來到聖域有甚麼意圖？」

愛德華和X面面相覷，拱石門的守衛們被苦行僧換包，又豈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之事？米雪的吆喝雖是問句，但二人的動作卻是要先把他們制服才審問的樣子。

「怪得他們嗎？他們才剛剛把教皇從行刺行動中救出來……」愛德華無奈地先後退一步，一邊向X苦笑道。只見X的口中念念有詞，「暴風障壁」之咒已經發動，在綠色的光芒下把雲德可夫和米雪的攻

勢逼開，臉上卻反常地凝重：「不對——空氣中的不祥預感——不是來自聖神教的眾人！」

一擊不中，雲德可夫與米雪借「暴風障壁」的反彈力，以漂亮的身法落回原位，兩邊回到對峙的勢態。瑪莉亞正要出言解釋，X的目光卻凝視著南方，臉色陰沉地道：「看！」

循著X的目光看去，在場的所有人心中不禁一沉：在苦行僧大鬧期間，南方數個深紫色的光球不知何時開始一個一個地浮升於空中，足有數十尺的高度。這些光芒大部分人都很熟悉，正是闇之魔法裏面的死刑咒文「冥黑十字」。在羅馬聖城幾近丟空的這當兒，大街上就只有被苦行僧以「神委頹頓」弄昏的正宗教士；這些「冥黑十字」的光芒說明了不知甚麼人正在無恥地屠殺著毫無反抗能力的他們。

「冥黑十字」的光芒由遠至近，出現的速度快得不尋常，即使常用「風滅行」急行的X，也開始懷疑自己能否比以這個神速前進的術士更快。突如其來地，一具胸前一片焦黑的人影緊隨著一聲慘呼，從空中飛來，跌在對峙中的愛德華和X及雲德可夫和米雪之間，把眾人都嚇呆了好一會。眾人正不知如何應對之時，一股淡淡的紫氣從南方飛射，擊在他的身上。痛呼聲再次傳來，重傷的人立刻昏死過去，未幾失去生命，然後被筆直地豎立起來，雙臂向橫舉起，猶如十架一般，紫黑的光芒在烈日之間還是直射上天，正是黑魔法邪惡的「冥黑十字」之咒。教皇認得被害者的服飾，卻帶著陌生的臉孔，疑惑地道：「拱石門六人守衛團的制服——但他是誰？」

「我們的同伴——」其中一名苦行僧咬牙切齒道。到這一刻，雲德可夫和米雪才恍然大悟，大概愛德華與X就是察覺到拱石門守衛的不妥，才直接闖進聖域。

「——聽說守衛拱石門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八個人卻在那裏睡午覺。也好，至少把這人弄醒後，總算發揮了把我們帶來『聖域』的功用。」一把陰沉的聲音在木房子之後傳來，然後十條身影隨著聲音步出房子的陰影。只見這一班人身上都散發著紫黑色的魔法芒，身上穿著繡有白色弧形花紋的紫袍，裏面似是一身緊身黑衣。所有人的臉上都包著黑色頭巾和戴上口罩，只露出一雙眼睛，比之前X隱藏身分的裝扮更神秘。

愛德華與X理解到他們無意中間接殺害了這名苦行僧；而從這班人一路上以來的「冥黑十字」咒看來，恐怕他另外被打倒的同伴、和在拱石門後被苦行僧迷倒的六名守衛也凶多吉少，心中頓時憤怒無比。

聖殿騎士團的二人、以至一眾聖神教的護法和武祭司，都感覺到這一班人的邪氣，卻無法從他們的裝扮中找出辨識他們身分的端倪，只你眼看我眼，本能地擺出戰鬥的架勢。空氣中的溫度在這一刻彷彿下降了數度，原本乾燥的羅馬午後，竟滲透出一種如腐肉與潮濕鐵鏽混合的腥甜味。遠處那些被「冥黑十字」釘在地上的屍體，在紫黑色的光芒中發出細微的、皮肉被灼燒的「滋滋」聲，焦糊的氣味正隨著微風在梵蒂岡聖域蔓延。

那十名紫袍人步出陰影時，就像行走的瘟疫。為首那人的眼神透過黑色口罩，像毒蛇般在教皇、聖殿騎士與愛德華身上掃過。他右手緩緩抬起，指尖跳動著幾縷如毒煙般的紫色電光，與聖殿崩塌後的黑煙交織在一起。

整個聖殿廢墟陷入了一種死寂，只有那「冥黑十字」散發出的紫芒，正與教皇身上的金繡袍服交錯閃爍，照亮了眾人臉上那種混合著憤怒與恐懼的僵硬神情。這場原本屬於聖神教內部的紛爭，在這些不速之客出現的瞬間，已經徹底轉變成了一場關乎存亡的血色屠殺。

第一百一十一章：梵蒂岡攻防

紫袍客後方的其中一名男子不知何時架起了一副透明的眼鏡，正是和愛德華不知從何處得來的一樣、代表著帝國科技頂端的分析眼鏡。他在眼鏡旁按了幾下，「嗤」的一聲，語氣帶著嘲諷地笑道：「頭子，我們似乎走運了。苦行會似乎策劃了甚麼叛變卻失敗了，許多苦行僧的出現雖然在意料之外，但已被支派的護法們收服，不成戰力。除了苦行會的最高領導者不在之外，聖神教十三支派中十一位主教與正宗的教皇都到齊了……這方面的情報來源可十分準確——」

之前首先開口、被這人口中稱為「頭子」的男子點頭道：「這是理所當然的。難道你還會懷疑大王的私人情報網絡嗎？」

「——不，這個當然；可是更重要的是，金、木二族的魔源聖物使在場之際，連金之皇族皇家鐵匠的家族魔具也在這裏！」戴著分析眼鏡的紫袍漢子續道。闇黑帝國統治世界二十五年以來，一直無法確知五族聖物的位置，此刻其中兩件同時在面前出現，自然是「幸運」了。

「……很好。」「頭子」語氣隱約帶點不明所以的興奮，卻在他後續的話中得到解釋：「孔彤大王給予我們的任務模組中包括了對五族聖物使的抹殺，雖然不是我們小隊的主要目的，這次還是一石二鳥了。」

那紫袍客的一番話卻把所有的主教、護法都嚇了一跳；尤其是雲德可夫與米雪，更是面面相覷，雖然早知鑄鐵窖「鐵狼紅錘」持有人——積琪蓮的存在，卻猜不到眼前愛德華和X這兩名「入侵者」的來頭竟然這麼大。

「代替本鄉的獨立小隊前來的追殺者嗎——」愛德華聽著他們的對話，同時也架起了自己的分析眼鏡。仔細觀察了這班來者不善的人片刻之後，帶著疑惑道：「純粹的黑魔法屬性……魔力源屬極高級的階段，對其他的精靈卻是零適應性嗎？這可不常見……分析眼鏡是因為其他元件的干擾而出了問題嗎？」

「——不，你的分析沒有錯。」瑪莉亞的聲音從愛德華的身後響起，愛德華和X一同向她看去，果然也看見了她那一雙變得深邃的眼眸。瑪莉亞疑惑地續道：「可是他們有點不對勁——是不自然的感覺嗎？是甚麼基因系統的魔具？過剩的闇之魔法衍生出來的能量？不，不是魔法——為甚麼我看不出來？」

伊爾尼爾和基絲汀踏前一步，攔在瑪莉亞的面前。基絲汀喝問：「來者何人？謀殺聖神教的守衛，即使是闇黑軍團，也不得不被帝國律法制裁！」

「不對、不對……搞錯了。」在「頭子」後面另一人此時踏前，冷冷地道：「第一，我們是凌駕於闇黑軍團的存在；我們就是『帝國律法』。第二，我們可不只要幹掉你們的守衛，而是這裏的所．有．人。」

聽得這人的說話，在場所有人一同嘩然，所有人的神經一同繃緊，本來已經因為苦行僧一鬧而抽出的武器更立刻遙指著這十名明顯帶著惡意的紫袍客。當中不少護法更是心想，若然沒有把十名苦行僧都以「神委頹頓」弄昏就好了——可是轉念一想，把百人的聖戰師團迷倒，本來就是極度消耗魔力之舉；恐怕亦因為如此，以高度戰力聞名的苦行僧們才這麼容易被他們打倒。在這個狀態之下，即使沒有被護法們綁起，恐怕也幫不上多少忙。

愛德華、X，還有數名久經戰陣的護法和武祭司都知道，這群人的來頭實在不小。先不論護法們加上「外援」後超過兩倍的人數優勢及木之魔源聖物「恐懼之杖」的存在，單是金之魔源聖物「莎蓮娜青銅豎琴」、加上媲美魔源聖物精靈聚集量的魔具「鐵狼紅錘」就在現場，還有護法和武祭司們本來就帶著的數件次一級魔具，眾人身處的數公里範圍之內的金之精靈存量恐怕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群紫袍客沒有對金之精靈的適應性，這個數量的精靈必然造就了不利他們戰鬥的環境，能使用分析眼鏡觀察的他們不可能不知道。面對如此戰鬥劣勢，他們仍然有恃無恐，還不介意把來意娓娓道來，讓聖神教眾人處於警覺狀態，說明了他們對自己能力的自信。

「『凌駕於闇黑軍團的存在』嗎？」雲德可夫低沉地道：「即使是精英份子的獵魔旅團也是隸屬於闇黑軍團的組織……加上你們之前所說有關『大王』的甚麼情報網絡——」

「是傳說中從不離開南極群島的近衛團吧。」愛德華的思考與雲德可夫相同，把他的話接下去，然後向近衛團的人問道：「即使是孔彤大王，侵佔世界二十五年，近年不是發出過、並維持著對聖神教採取懷柔政策的指示嗎？如今卻要在暗中抹殺十三支派的主教，這是甚麼道理？」

近衛團的「頭子」「嘿嘿」一笑，道：「政策當然不變，大前提是聖神教仍然在『十三支派』這個狀態之下。現在你們籌備的，是聖神教的合一，這有礙大王統治世界的政策，必須在火苗的階段捏熄。剛好你們這是『秘密』的會議，正好給我們『秘密』地抹殺掉，重立十三支派的領袖，維持現在世界的狀態——」

X難得地聲音帶上憤怒，說道：「『現在世界的狀態』嗎？『現在世界的狀態』是一片混亂啊！」他的魔杖「喀啦」一聲重重擊於地上，杖身與他的身上爆發出鮮綠色的光芒，續道：「在機器人偶肆虐的當下，豈能讓你們抹殺聖神教支派的主教們，失去歐洲人民團結抵抗人偶的最後機會？」

「頭子」右後方的另一人這時開口道：「機器人偶的存在的確是一個問題，他們忽然出現這一個謎團連大王也頗為不解；可是這卻正好是清除一大部分好戰份子的好機會，大王才任由北非、南歐一帶讓機器人偶放肆著。對抗機器人偶，不需要聖神教的聖戰師團，只要闇黑軍團大量的中、低級兵士就夠了。聖神教假如合一，本來分散的勢力團結起來，是潛在的反對勢力，對帝國的管治百害而無一利。」

教皇聖伯納喃喃的低吟傳進眾人的耳中：「統一世界，卻要維持混亂……這是甚麼荒謬的管理模式？」

「頭子」向剛剛說話的人厲視了一眼，似乎怪他多言，然後回頭道：「大王的命令是絕對的，背後有甚麼原因，哪到我們管？既為大王的近衛團，我們就要捨命執行他的指示，就是這麼簡單。」

「盲目信從上司的命令、不去思考背後的對與錯，你們只是走狗！」米雪掀起長裙，從裙下抽出一柄短刀，以快得看不見的速度在裙上和雙袖揮動，然後把阻礙行動的長袖與長裙撕開，露出一雙玉臂玉腿。只見她的雙臂和一雙大腿之上都套上了皮帶，上面無數一式一樣的短刀，看來本來就是使飛刀的暗器高手。

「噢，修女米雪……」與米雪同來的「萬福瑪利亞修道院」大修女和另外兩位同行的修女長久以來都在極度傳統的規條下生活，即使已經知道她的秘密身份，看見幾乎相處了一生的米雪毫不猶豫地背棄掉「穿著不能過於暴露」的戒律，還是幾乎立刻就昏倒過去，在互相攙扶下雙足發軟坐倒。

「頭子」舉起右手，握緊的拳頭下的手臂從紫袍中露出白色的外甲，愛德華只覺似曾相識，竟然與自己一直以來帶在身旁、本來來自戰歿的伊沙貝拉的護手甲十分相似。震驚之餘，愛德華不自覺地摸上

在腰間的斜揹袋，「頭子」的聲音又再響起：「走狗也罷、命令無理也罷。今天就是你們一眾支派主教的死期！」說著發號施令，喝道：「戰鬥陣型：0；無需維持隊型，各自為戰。以零戰鬥力的一眾主教為主要目標、戰果定義為『擊殺』；次要目標是各支派護法，階段戰果定義為『癱瘓』、最終戰果定義則與主要目標雷同。第三目標為魔源聖物使及『鐵狼紅錘』的持有者，階段戰果定義為『強奪』、最終戰果定義亦與主要目標雷同。」

一眾紫袍客同聲「是」的一聲響亮地回答，所有的紫袍一同褪下，露出在黑色緊身衣上披上部分白色輕裝護甲的底蘊。每一個近衛團的成員的雙手都戴上了左右一對護臂，與愛德華擁有的一模一樣；胸前是模仿著胸肌倒模而成的胸甲，右胸上一個深紫色的圓晶體在放射著類似闇魔法芒的光芒；腰帶連著護陰，雙足則是一對及膝的白色裝甲式長靴，泛起的紫光似乎訴說著背後有著甚麼隱藏的功能。

「全套的——」愛德華和X面面相覷，不約而同地苦笑低吟。只有一具、攻防合一的護臂的力量，愛德華、X、甚至瑪莉亞、伊爾尼爾及基絲汀都已經在亞歷山大利亞見過；全套的護甲背後代表著的戰力，可是超乎他們想像的強。

瑪莉亞後退一步，語氣帶著顫慄：「不是魔裝甲，因此之前無法在看見實物之前鑑別！這是來自史前文明的『第八十八型戰甲』——文明崩滅前最後完成研發及量產投入戰場、步兵戰汎用攻守合一的終極外裝甲……」

在最前線的X、伊爾尼爾、基絲汀一同聽得一頭霧水；而雲德可夫與米雪從來沒有見識過瑪莉亞「鑑別之瞳」的能力，更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唯有愛德華的背上冷汗直冒：「史前的科技是我們百立克史密夫家族掌管的『知識』秘密之一；外裝甲的一切卻不在我讀過任何有關戰爭的文獻當中——這是極度秘密的武器！」

「甚麼『八十八型』的，我是不知道喇——」「頭子」冷冷地笑道：「但是我們可不是只倚靠史前科技的愚者，就讓你們見識一下。」

語畢，「頭子」口哨聲響起，手下九名近衛團的成員右手舉起，九記紫黑色的能量彈轟向一眾聖神教支派的主教。

「保護教主！」

「不要讓主教受傷了！」

「號角的——以馬內利的主教交給你了！」

「聖靈恩典堂的牧師由我們伊斯蘭聯合保護！」

「修女！來我的後面！」

「教皇為重點保護對象！」

近衛團的攻勢既起，一眾護法和武祭司忽然之間理解到這已經不是支派異見的問題，而是整個聖神教的生死存亡，本來各自為政的他們不約而同地分工合作起來。

「……！」

伊爾尼爾本來就寡言，也不多話，「磁幻佈網」已經施放。雖然只有極短的時間發動，金之魔法的防禦魔法也只能作出波狀的一次性保護，在伊爾尼爾精確的時間計算下，一發「磁幻佈網」仍彈開三記能量彈。在後面十數個「磁幻佈網」緊隨架起的同時，其餘六個能量彈卻同時吹飛，卻是X遲發但防禦力更大的「暴風障壁」。

「主教們的命，你們碰也別想碰——」「暴風障壁」刮起的風沙漸弱，憤怒中的X的疤痕把他的臉容顯得更加可怖，可是他的神色卻立刻變得疑惑：「——甚麼？！」

只見發出遠距離的牽制攻擊後，除了「頭子」以外的九人已經身影一晃，透過護甲的加速功能，以極速各自繞過面前的愛德華和X等數人，撲向自己鎖定的目標。近衛頭子自己也毫不浪費時間，右腕的護甲已經轉換成光劍模式，趁著X的魔法時差盲點砍向他的所在。只聽得「噗嗞」一聲，愛德華帶著「激電寄附」之咒的黃金斧已攔在X的身前，電流與無形的光劍在空中相格。

「哼！」近衛頭子一擊不中，紫色的光劍已立刻收回，一個閃身，再也不理愛德華和X這兩個「第三目標」，反往最接近他的瑪莉亞和守護著她的伊爾尼爾及基絲汀，動作乾淨俐落。

伊爾尼爾與基絲汀把各自的武器高舉，嚴陣以待良久，正要作出反應之時，一道巨大的電柱卻在他們面前橫向飛來，「閃龍擊」的軌道精確地對準敵人著地之處劃去。

近衛頭子對這出奇不意的一擊吃了一驚，空中無法轉身的他也沒有時間啟動護甲的護罩功能，心念一轉，「黑天咒幕」的咒文自身上爆發，保住要害，卻受到「閃龍擊」的巨大質量撞開數丈。

「不是只倚賴『科技』的愚者——也會配合體術和魔法嗎？有趣。」一把女性的聲音隨著步伐響起，瑪莉亞知道是一路以來被鑄鐵窖派來保護的臨時保鏢，小聲輕呼：「積琪蓮——」

「——既是少主的朋友，也叫我『積琪』就好。嗨，近衛團的，告訴你們作戰計劃中的最大破綻吧：」積琪蓮把手上泛著金光的鐵狼紅錘揮了一個圓圈再捉緊，一邊遙指著剛站起的近衛頭子，一邊仍然慢慢地向他走近：「你本來就不應把我、少主和木之一族的視為次次要的目標。」

隨著她的說話，比人頭更大的鐵錘由高空砸下，氣勢無匹地瞄準近衛頭子的頭部擊去。只聽得「喀」的一聲，近衛頭子雙足互擊，整個人如離弦之箭般向後急彈，然後在低空一個翻身，在地上借力，往上一躍，然後在空中忽然凝住動作，竟自在低空飄浮起來。

「嘖，甚麼鬼外裝甲的『功能』嗎？」積琪蓮的錘擊無功而退，瞇著眼瞪著近衛頭子。對峙之間，積琪蓮卻往愛德華拋一個眼色，愛德華點一點頭，對X道：「積琪不是省油的燈，再加上伊爾尼爾和基絲汀，沒有誰能夠傷害瑪莉亞小教主。我往教皇那邊去！」

X看了積琪蓮一眼，又看看浮在空中的近衛頭子，此時被積琪蓮的兩記攻擊攻得連口罩也弄掉了，咬牙切齒地與她對峙著，明顯地低估了她的實力。積琪蓮加上伊爾尼爾和基絲汀的戰力無容置疑，X稍稍放下心來，立刻轉而觀察周圍戰況。

只見愛德華口裏雖說要前去保護教皇聖伯納，看見得到兩名護法外加雲德可夫的保護的他，此刻暫無危險，已自轉移目標，搶向為了保護其他支派而分薄戰力、現時險象橫生的伊斯蘭聯合教會那一邊。

把體術、科技與魔力融為一體的近衛團戰鬥力果然不同凡響，同樣險象橫生的支派被分散為四、五組，一時之間無法應對高速的強力衝擊，已有三數名護法和祭司掛彩。只聽得之前大鬧一場的其中一名苦行僧一邊戰鬥，一邊以發號施令的語氣喝道：「主教眾多，必須集中一起保護！」

與苦行會素有交往的啟示錄使徒眾、末日騎士團和號角教會早就習慣了與他們共同作戰，護法們聽得苦行僧的指令，立刻把自己和數個支派的主教、牧師聚集起來，圍成一個小圓，勉強地合力抵抗著近衛團一浪接一浪的攻勢。

「黑魔法以血交換魔力，為甚麼他們的攻勢毫不減弱？」在近衛團襲來之前已經和苦行僧們纏鬥了許久，其實護法和祭司們無論體力或是魔力，都已經是中、低下的狀態，面對突如其來的強勢敵人，數人受傷，實在有點應付不來。

瑪莉亞的「鑑別之瞳」自從開始戰鬥後就沒有停止運作過，此時在基絲汀的保護下也來到一眾主教的身邊，以她得到的知識向主教和護法們提示道：「是他們的胸甲——那紫晶體在產生著大量的能量，與他們自身的魔力源互相回饋，因此本身的魔力源消耗甚低……」

「知道又如何？」近衛團的成員在戰鬥中都收起嬉皮笑臉的態度，其中一人語氣帶著不屑，對瑪莉亞的提點回應著：「你們無論體力、魔力都已經處於低下的狀態，我們胸甲上的紫晶體看似外露，實際上在胸甲的透明物料的重重保護之下——憑你們還沒法擊倒我們！」說著半浮在空中的他左右手都凝起光劍，往福音浸道的護法砍去。只見血光四濺，雖然護法已避開要害，胸前還是一片鮮血，幾乎痛暈。旁邊的護法們看見形勢不妙，一同攔在他的面前。

忽然之間，重傷的護法身上泛起綠光，胸前的傷口迅速癒合。一眾護法自然喜出望外之餘，另外受了輕傷的數名護法和祭司也逐一治癒。進攻中的近衛大吃一驚，回頭看著不遠處的X，道：「回復魔法——對了，還有木之魔源聖物使……」

「不錯。」X使出本家的回復咒文，自身的魔力源消耗不過爾爾，心中已經念出下一訣咒文，同時說道：「積琪蓮說得對，無視我們是你們最大的失算。而且，之前聖神教支派之間的互鬥沒有人受重傷，大部分只是體力的損耗吧？」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在場所有的聖神教護法和祭司們身上同時泛起綠光，一時之間比起「主場」的金黃色魔法芒還要耀眼，正是木系統咒文裏面回復系統魔法的最高等級咒文「回心魔球陣」。既然不必專注醫理傷口，「回心魔球陣」是讓多人同時受益的團體型大魔法，一瞬間全體的體力都回復過來。在回復咒文的功效之下，護法們都同時精神一抖，預備展開猛烈的反攻。

「這……這木之魔法使是潛在的危機——」其中一名近衛終於明白現況，正要尋找頭領變更作戰指示之時，卻發覺他與積琪蓮在激烈的戰鬥當中，更身處劣勢，自顧不暇。他和同僚互望一眼，咬一咬牙，代替頭領喝道：「既然給予我們『各自為戰』的指令，形勢的變化我們也必須顧及！作戰指令變更：頭號目標為木之一族的魔源聖物使——」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口中「嘩」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低頭一看，肚腹被黃金斧的利刃砍中，血肉模糊。近衛團戰士的眼裏被血液充滿，眼中一片鮮紅，再也無法控制助他浮空的戰甲，從低空中掉下，昏死過去。愛德華一擊得手，冷冷地道：「哼，戰鬥之中還多多說話嗎？胸甲多厚多結實也好，輕裝戰甲本來就有守備不完善的缺點。」

護法們和近衛團的戰士看得呆了；畢竟即使是偷襲，近衛團的戰士豈只是一般高手的級數，任人鑽入懷中攻擊？再一次證明最初把愛德華、X和積琪蓮視為次次要目標果然是天大的錯誤。

近衛團剩下的八人再不遲疑，兵分三路，由三人纏著保護著教皇和主教的護法和武祭司，一人纏上愛德華，其餘四人搶向X的方向。愛德華擋開一記炮擊，「嘿嘿」一笑，道：「戰鬥了這許久，這個戰

術終於稍為合理。」

Ｘ面對攻來的四名近衛，無畏無懼，「哼」了一聲道：「防守力號稱世上數一數二的『龍魔裝甲』在我的『懼．』系統魔法下也只落得毀滅的命運；你們的甚麼『八十八型』，能比得上嗎？」

攻向Ｘ的四人離開他還有數十丈的距離，聽得Ｘ的說話，隱隱覺得有些不妥，Ｘ念出魔句的聲音已經響起：

「守護神聖老樹的森林精靈，星火燎原之夜，晚風吹送之時，僕人願借汝等之力量，驅除火障之災為禍老樹，轉生現世之時——」

Ｘ高舉「恐懼之杖」，魔杖的末端隨著魔法放射出閃耀的魔法芒，由綠色隨著五行相生的機制轉化為代表火之魔法的血紅，同時Ｘ的咒句已完成詠唱：

「——火焚！」

對於五族的聖物，即使是帝國的戰略情報局，也只是知道它們作為「鑰匙」的存在而已。木系統的魔法本來就以「回復」與「操風」著名，見識過魔源聖物「恐懼之杖」真正力量的人屈指可數，情報更未被整理，「魔杖能夠使用五族魔法」這事實對大部分人來說只是天方夜譚。

先不論「第八十八型戰甲」只是本來就沒有覆蓋全身的輕裝戰甲，並非魔力合成的這一套裝甲即使在設計上已經與魔法相類的力量共鳴，對咒文的免疫力仍屬低下階級，沒有如「灰土甲」或「龍魔裝甲」等魔裝甲對魔法的自然中和作用。可憐的四名近衛還不知道自己的計算在甚麼地方出錯，轉瞬之間就被轟然的火光無情吞噬。

在這被歷史遺忘的梵蒂岡聖域中，純白色的雲石殘骸在紫與紅的交錯光影下顯得支離破碎。背景是倒塌的十字形聖殿，斷裂的石柱斜插在焦黑的草坪上，數縷白煙在聖經故事的浮雕間繚繞。畫面中心，Ｘ高舉著散發血紅光芒的「恐懼之杖」，那抹奪目的緋紅與他臉上的猙獰疤痕交相輝映，顯得威嚴而可怖。在他前方，四具穿著白色「第八十八型戰甲」的近衛兵正被狂暴的烈火吞沒，裝甲表面的紫色光芒在火海中劇烈閃爍、崩潰。不遠處，積琪蓮揮舞著沉重的啞紅色鐵錘，與半空中浮動、閃爍著紫色光劍的近衛頭子對峙，激盪的氣流捲起了地上的聖職殘衣。這是一幅科技與魔法、純潔聖域與邪惡闇能激烈碰撞的終極構圖，每一寸空氣都彷彿在戰慄。

第一百一十二章：聖殿密會

十三個聖神教支派當中，十個支派都擁有自己的戰鬥團體，自古稱為聖戰師團。其餘三個支派雖然沒有自己的聖戰師團，除了「萬福瑪利亞修道院」能夠做到真正獨立於爭鬥的洪流之中以外，「以馬內利使團」和「聖靈恩典堂」都各自與羅馬正宗或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結盟，受其聖戰師團的保護，捍衛著支派的宗教觀點。

自古以來，支派之間發生的聖戰多不勝數，把身在聖戰師團之內的教徒都磨鍊成為能獨當一面的戰士；而戰士們的頂端，視乎支派制度，就是為了保護支派領袖的護法或武祭司職位。這些護法和武祭司無時無刻作為保護主教們的存在在暗地裏活躍，除了對支派忠心耿耿之外，更是體術或魔法的高手，領導著聖戰師團的教眾。

這一點，本來都在企圖暗殺十三支派領導者的近衛團計算之內。在戰鬥力與科技的絕對優勢之下，近衛團的計算是只需五人就可把護法們盡數抹殺；而歷史以來為了躲避闇黑帝國魔法使管制條例而選出的零魔力的一眾主教、教主、牧師和修女們，更只是作為待宰羔羊的目標而已。近衛團這次派出預算的兩倍共十名戰士，本來就已經是預備突發事件發生的「安全網」；即使其餘十名苦行僧的僧侶沒有被打倒，這個人數在理論上也足夠應付。

可是卻沒有人預想到，「突發事件」竟然包括了能一記魔法擊倒四名近衛、近代史上數一數二的天才魔法使、身為木之魔源聖物使的Ｘ。

「不……不可能……這強大的火系統咒文……就是火族的戰士恐怕也沒有幾個人能夠使出……」正面硬吃了Ｘ的「懼．天火焚」之咒的四名近衛都同時是高階的魔法使，雖然Ｘ的咒文出奇不意，總算四人之中有一人反應過來，在完全被烈火吞噬之前勉強架起了「黑天咒幕」之咒，硬生生把已經攀附身上的洪洪烈火排開。可是Ｘ的巨大魔法既急且勁，「黑天咒幕」的啟動太遲，魔法之火已經把他身上的「第八十八型戰甲」燒毀，造成的傷勢也令他無法繼續戰鬥下去——

「——我們是孔彤大王的近衛兵，哪能這麼容易倒下！」四人之中碩果僅存的近衛從口袋中抽出一張膠片，在上面掃了幾下，一陣綠色的光芒在膠片上浮現。

Ｘ把恐懼之杖從身前拿開，皺眉道：「咒符嗎？我還以為你們會有身為術士的尊嚴。」

「我們只是兵士而已。」近衛把木系統的療傷咒符啟動，身上發出共鳴的綠光，深度燒傷的皮膚慢慢癒合起來。只是咒符的力量有限，不像Ｘ的本家回復咒文，無法完全把他身上的傷勢治好。

近衛深深吸一口氣，身上雖然還披著血膿，痛感已經大大減退，動作亦已回復七、八成。他雙手向地上一伸，仍然燃燒著的同伴屍體僅餘的血液化為紫霧，被他盡數吸取體內，閃爍的紫氣代表了他已接近黑魔法的過載點：「失去戰甲共鳴的紫水晶，我可沒有幼稚得以為不準備一下就能把你打倒——破！」

近衛突如其來地把右手向前一推，一記足足兩尺直徑的「闇黑波」能量球直線轟向Ｘ，同時雙足使力，緊追攻擊魔法其後撲向敵人，預備施展連攜攻擊。

「哼。」Ｘ自從加入亞爾法特一行人後甚少單獨戰鬥，但從前單身為保護龍族而奮戰的他絕非以寡敵眾的生手，怎會預計不到近衛的攻擊？只見他把魔杖在胸前橫舉，心中咒文已念畢，周圍的沙塵被巨風刮起來，形成一道風牆，正是防守咒文「暴風障壁」。

只聽得「轟隆」一聲巨響，大質量的「闇黑波」竟把防禦力甚高的「暴風障壁」完全中和。近衛從風沙中穿過，拳頭高舉，哈哈一笑，喝道：「納命來——咦！」

風牆之後是一片寂靜，X的人影竟然在瞬間倒退十數丈，魔杖早已收回背上，嘴邊卻搭上了「風華樹笛」。近衛一擊不中，著地站穩身子後才猛然醒悟，X的「暴風障壁」只是障眼法，在風牆之後緊接急行咒文「風滅行」，迅速後退爭取下一訣咒文的時間之餘，空氣停止流動附帶的滅音特性，把樂器型魔具的運用也同時掩蓋。

「糟——」「風滅行」咒文的效力消逝，近衛剛好聽得X把最後一個音符奏出，預期的攻擊咒文卻沒有立刻出現。X嘴角掀起，自信地笑道：「恭喜，你成為我把咒文威力融合加乘的頭號實戰實驗品。盲從闇黑之王暴政的走狗，一路好走吧！」

X的身上綠光暴現，雙手向前一推，把儲蓄起來、由「風華樹笛」引發的魔法，融入由自身發出、本來威力就強大無比的咒文之中：「『破空龍捲』！」

近衛周圍的寂靜在瞬間被風聲充滿，無數的氣旋同時往他的身上襲去，把他重重包圍。由颶風組成的利刃從近衛身上割出無數血痕，近衛忍著痛楚，「黑天咒幕」再次使出，紫黑色的魔法護罩卻在轉眼間被烈風割破。還沒有時間發出驚懼的慘號，眼前一亮，竟然是穿越雲層、陽光耀眼的奇異景色，卻是已被魔法之風吹向高空的原故。突如其來的離心力這時才忽然湧進他的腦際，眼中先被血液染紅，隨後眼前一黑，身體像不再屬於自己般輕盈，意識逐漸模糊。

===

「只剩下三個。」

愛德華和積琪蓮不約而同地解決了纏上他們的近衛，一左一右地向X跑去。只見X指向已完全圍成一個圓圈的主教和護法們，微笑說道。愛德華與積琪蓮順著X的目光看去，看見那邊的戰鬥也已接近尾聲。

預算中，近衛團得五人方能完成任務；此刻只餘下三人的他們，即使實力再強橫，也無力戰勝人數接近八倍、漸漸習慣了他們高速戰法的護法們。三名近衛中，其中一人已經退下戰線，身上刀傷處處，右胸和左腿上還插著短刀，看來是吃了使飛刀的米雪的大虧。他在拔出暗器的同時，啟動著木之回復咒符療傷。另外一人在高明的身法和穩健的實力之下總算只受了輕傷；第三人卻剛在愛德華、X和積琪蓮解決其餘近衛團戰士的同時，被伊爾尼爾的儀杖狠狠地擊在沒有護甲的肚腹上。只見近衛「嘩」的一聲口吐鮮血，如斷線風箏般被擊開數十丈距離，倒於地上抖動數下後竟自一動不動，似乎在伊爾尼爾的重擊之下，若非昏倒就是已被擊斃。

剛好完成咒符療傷的近衛心知已再無勝算，這一番奇襲卻已把聖神教十三個支派團結起來，大王的命令是完全違反了，即使撤退回到南極群島也只會被處死。他把心一橫，趁同伴被「路加會」的護法以「閃龍擊」撞開數丈之時，高喊著「闇黑帝國萬歲」，往腰間一個不知名的按鈕一按，隨後看準空隙，躍向主教們的所在。

「不好！」愛德華與X和積琪蓮同時都知道這是同歸於盡之舉，此時卻遠水難救近火，即使已立刻起步飛奔，也無論如何趕不及回到他們身邊。

一陣紫光這時候忽然爆發開來，卻不是來自該名近衛，而是其中一名苦行僧。那苦行僧向同伴微微一

笑，以不知名的利器在雙腕大動脈一割，兩條血柱直射向撲向主教們的近衛。血柱帶著混入金色的紫色魔法芒，像兩條有生命的血藤般纏上了要同歸於盡的近衛。隨後，在包括該近衛在內的眾人都無法反應之前，苦行僧大喝一聲，血藤把近衛硬生生地拉回來，隨後以難以置信的速度推上高空。

「不可能——」被紫金色魔法芒覆蓋的血液包圍著的近衛在高空像看見鬼怪似地大叫著，隨後戰甲在瞬間變得通紅，緊接著的是「轟」的一聲巨響，一個火球在空中爆發開來，足有數十尺直徑。爆風把眾人都壓得半跪於地上，在場所有人這才明白，戰甲的最後用途竟然是作為炸彈與敵人一同炸成粉末。

使出苦行會高度秘密魔法「血藤荊棘」的苦行僧使用了大量自身的血液解救了在場所有人，這時雙膝一屈，跪倒於地上。魔法芒在瞬間消逝，沒有被近衛人體炸彈蒸發的血液失去了魔法操控，從天空落下，猶如一陣血雨，大部分原地灑在苦行僧身上。同行的另外兩名苦行僧同時撲向為救人而犧牲的同伴，只看一眼，就知道他失血過多，已經沒救了。

「締……締結血之契約……必須與敵人同歸於盡……以免苦行會的機密……洩漏於世上……我卻做不……做不到……真沒用……」自我犧牲的苦行僧虛弱地道。同伴只能以憂傷的目光靜靜看著，知道這是苦行僧的命運，不能為此流淚。此情此景，周圍的支派主教和護法都被打動了，由瑪莉亞帶頭，七、八個支派的主教和牧師都跪下，為他祈禱。

最後一名近衛此時卻無聲無息地掩至，在眾人分心之時竟然已來到他們身邊，冷笑道：「將軍了！」同時腰間的按鈕已經按下：「你們就一同上天堂吧——嗚？！」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一道怪風刮向他的所在，竟把他急速地帶往空中。眾人震驚之餘往風起之處看去，卻是臉露怒容的X：「幸好要把你吹飛，只要我的風之魔法就行，不必再犧牲他人了！」

X的御風魔法隨著他的心思發動，最後一名近衛還沒有時間抗議，已被吹飛數百尺之外。隨後，他在無人的空地上與身披的史前詛咒「第八十八型戰甲」化為耀眼的白色光芒，灰飛煙滅。

===

自闇黑帝國近衛軍突襲的戰鬥過去後，已經三、四個小時。此刻梵蒂岡被夕陽染上一片昏黃，被破壞的會客翼在黃昏中更覺蕭條。

滿目瘡痍的梵蒂岡聖殿中，代表著教會之首的教皇室密密麻麻地站滿了人，包括不到半天之前還在爭鬥得你死我活的苦行僧和其他各個支派的護法們，就只欠了各主教、牧師和在之前的戰鬥中最後剩下的兩名苦行會高層。在教皇所羅門．聖伯納的堅持之下，所有人不分教派地混雜在一起，可以看出各人臉上盡是尷尬或憤慨之情。而身為外人的愛德華、X和積琪蓮則倚在教皇室一旁的牆角，默默地看著這關乎聖神教今後去向、以致歐洲、北非地區生死存亡的密會。

關乎「生死存亡」這一形容倒不是誇張的說法；在現今機器人偶明顯地控制著局面的當下，若聖神教各支派再不合作，聯同地方勢力組織起對抗人偶的戰力，恐怕愛琴海一帶的陷落將是指日可待、無可避免之事。

等得有點不耐煩的眾人竊竊私語，大致上都猜想到這一次密會的結果，討論著各支派的定位何去何從。忽然聽得一片騷動，教皇室最遠處通往教皇私人居處的木門「吱呀」一聲打開，由教皇所羅門．聖伯納帶領，包括瑪莉亞在內的其餘十一支派領導一行人從門後現身，緊隨其後的是兩名苦行僧高層。騷動沒有持續多久，數十秒後眾人都自動自覺地沉寂下來，等候著領導者們就坐及教皇發言。

教皇與眾主教來到長木桌前，把手杖擱在桌旁，向左右一望，雙手向橫微微攤開，示意各支派的主教、牧師們就坐。待眾人就坐後，教皇以嘹亮的聲音開始發言：

「苦行會的苦行僧們，你們的『武諫』，我們確實聽到了。而透過這次闇黑帝國近衛兵的襲擊，我們也看清楚了帝國的意圖。二十五年前開始，我們就太過忙碌於各支派之間的爭鬥，忽略了一個擺在眼前的事實：闇黑帝國本來就視我們聖神教為潛在危險，亦因如此各支派的聖戰師團才成為了地下組織。可惜這二十五年以來，我們從來沒有醒悟，反而恃著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態度，抱著只要聖神教能苟且偷安就好，不問世事，任由世界漸漸墮落進水深火熱之中。」

身處教皇室之中，本來沉默的一眾聖神教支派護法、武祭司和苦行僧都是在地下活躍地鬥爭的一群，深深明白教皇所言刺中痛處，不禁發出低沉的呻吟。

教皇的演講繼續下去：「聖神教的宣教，不能沒有政權的首肯。可是到了今天，我們才驚覺，帝國本來就沒有讓聖神教穩定獨立發展的意思。他們一直利用著我們的鬥爭，透過我們影響著民眾，達到以混亂抑制反對勢力抬頭的管治模式。今天我們只稍稍露出合作意向，帝國就立刻要抹殺我們的存在——這是不可理喻的。我們不求管治土地，只求人們接觸到聖神教的福音，本來沒有涉足政治的意思。但是到了今天，我們的立場已經到了不可不調整的地步了。」

群眾之間再一次鼓譟起來，這次教皇得舉起雙手才讓眾人冷靜下來。

「聖神教正宗聯同十二支派，我們今天決定再不分你我，作為名為『聖神教』的大旗幟之下的分會繼續運作。今後聖神教的行動將會以公投表決——各支派的領袖，包括我在內，將會放棄絕對的命令權。」

雖然眾人早就猜到這次支派密會將帶來某程度的共識，但是沒有人預計到這「共識」竟然是十三支派的統合。本來輕聲的低談因為震驚而轉變成為完全的寂靜。

教皇的演講頓了一頓，給予眾人緩緩消化這個震驚而重大決定的時間。此時群眾之中一隻手猶豫地舉起，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過去。長桌上的領袖當中，福音浸道會的主牧師基斯杜化．維特斯認得是自己的護法，向教皇投以請示的目光。教皇知道所有人都有無數疑問，向基斯杜化點一點頭道：「如我之前所言，教會應該是一心同體的；維特斯牧師當然可以決定是否接受護法們的提問，也不必向我請示了。」

主牧師基斯杜化點一點頭也不說話，右手向前一攤，示意護法可以提問。那名護法嘆了一口氣，提出心中的疑問：「現下我們各支派的教眾還在爭執得你死我活當中，先不說世代仇恨能否在一夜之間清除；失去傳訊咒文的現在，我們又如何把消息傳揚開去？」

「我們今天立下決心把聖神教統合，細節方面當然要時間商討。我們也明白時間緊迫，可是傳訊咒術本來就不是普及的魔法，只有中上級的術士方能使用；把消息宣揚開去一事嘛——」基斯杜化代替教皇發言，說話卻忽然被一把女聲打斷：「——有關把消息傳揚開去一事，我們願意揹上這個重責。」

眾人往聲音來源看去，看見穿著破爛「萬福瑪利亞修道院」修女服的修女，正是以「聖殿騎士團」間諜身份潛伏其中、在剛才激戰中頗有功蹟的米雪．萊恩。這時候她與同來的修道院同伴們離得遠遠的，身邊只有同是「聖殿騎士團」成員的雲德可夫．德夫斯基。即使教皇指示眾人不該再分支派聚集，對二人的疑心令所有人都不太願意接近他們，反而讓眾人一眼就看見她的身影。

「『聖殿騎士團』的意向一直以來都是聖神教的一統，本來就在時機未成熟時暗裏作為聖神教的最後防線，各個支派當中都有我們的成員。數十年以來，我們就不以能被目視的傳訊魔法交流，自有一套傳遞消息的方法；既然聖神教再次統合，我們能再次在人前出現，也就讓我們光明正大地為聖神教做事工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米雪的發言甚為謙卑，反而更令眾人疑惑。

人群之中竊竊私語之聲不絕於耳，另一名支派的武祭司以幾乎抱怨的語氣咕噥著：「即使讓『聖殿騎士團』負責傳遞消息，總不能也靠他們壓制著不安分的教眾吧……」

「有關這個問題，我倒有一個提議。」長桌上一把稚嫩的女孩聲音傳來，小教主瑪莉亞再次發出與她年紀不相稱的成熟言論：「說到維持教徒的紀律、不讓爭執演變成重大的流血事件，這陣子我們本來不就已經有一個外在組織在志願工作著了嗎？」

瑪莉亞的目光向教皇室的一角投去，眾人的注意力也集中在一點，卻是這次保護了一眾支派領導和戰士們的大功臣——愛德華、X與積琪蓮。

「——苦行會的終極魔法、『聖殿騎士團』的復出——現在還要把我們『鑄鐵窖』的存在再次暴露於闇黑帝國的眼前嗎？」愛德華與積琪蓮對望一眼，嘿嘿地苦笑道：「現下歐洲還有多少個秘密還沒被揭穿的？」

X看著愛德華和積琪蓮，臉上掛上微笑；隨後又回過頭來，看著一眾熱切期待著他們答案的聖神教高層、各派的護法、武祭司和苦行僧，不自覺地點一點頭，自言自語地道：「反擊之風——在空氣裏的滋味啊。」

第一百一十三章：兩家相鬥

澳洲，或當地住民使用的敬稱「澳大利亞」，位於東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東南方，與列島相隔了一個寬五百公里的帝汶海海峽。經歷了史前毀滅性的戰爭、地球表面冰層的融化遷徙和地殼的重大變遷之後，澳洲的面積比史前少了五分之一；古時重要城市集中地的東岸幾乎完全消失，只剩下東南部一小部分陸地與大陸分離，在隆起的巴斯海峽陸橋連接下，與塔斯曼尼亞島連接起來，成為該島的延伸部分。

在澳洲的中部，生態環境得到時間的滋潤下，與史前的沙漠化環境成為莫大對比。以往的荒蕪之地現在是蓬勃的森林，世界被毀滅後大量被認為已滅絕或瀕危的物種在沒有人類的滋擾下，再次慢慢發展出健康的數量。可是與史前最大的分別，要算是位於澳洲正中部的埃爾湖，亦是水之一族來到澳洲之後的發源地。

埃爾湖是澳洲的最低點，位於水平線以下十數米，是現世代的世界第一大湖。在澳洲當地，歷史以來這裏都被認為是史前時代同名大湖的所在，只是從史前的發源地往北，該湖面積增加了數百、甚至有說是數千倍。除了歸咎於地理變化之外，亦有學者認為古時「十二巨人兵」事件中，其中一具巨人兵曾在此肆虐，被破壞的地形成為了埃爾湖湖底盆地的根基；而湖中心獨特的一個小島，正是許多人認為是巨人兵骸骨的證據，亦因此埃爾湖在某些澳洲住民之間又稱作「巨人之湖」。

可能是因為巨人兵事變的原因，本來作為澳洲皇族的水之一族族人在不知何時起，放棄了位於埃爾湖東南方、名為新坎培拉的首府，往西遷徙，來到西岸天鵝河口的珀斯港，另立新都。澳洲住民在水之一族皇族帶領下，進入了繁榮發展期，燃起了水之一族與土之一族爭奪東印度尼西亞群島的野心。及後工業革命興起、戰爭爆發、以致科技熱潮息微，間接導致了皇族管治崩潰與共和體制確立。至此水之一族領導消失於歷史洪流中，澳洲成為了由人民作主的民主政制。

隨著皇族解散，水之一族與平民混雜相處，其中一個旁枝就是秘密掌管著水之一族魔源聖物——「平湖水鏡」、位列侯爵的莎娜家族。珀斯身為首府的地位沒有變更，莎娜家族和許多其他水之一族的家族一般，為了避嫌都遷離首都。莎娜家族往北搬遷，沿著海岸線慢慢遠離珀斯，歷時數代，直到來到五百多公里以外、從人們記憶中重新建立起來的杰拉爾頓鎮才真正定居下來。

杰拉爾頓的發展被作為澳洲首都的珀斯繁華四射的光芒掩蓋，人口漸少，數十年內變成一個荒蕪小鎮，卻正好成為莎娜家隱姓埋名的理想避居地——直到大約二百年前，火之一族的福特家族在澳洲西岸出現。

根據傳說，福特家是以難民身分來到澳洲的；而以時間推算，當時剛好就是還沒有成立帝國體制的闇之一族第二次世界侵略戰爭發生的前後。接濟了福特家的莎娜家在一段時間後成為了福特家的摯友，甚至結為姻親。可是不知從何時起，最親的兩個家族忽然反目成仇，福特家當時的當家甚至誓言要把莎娜家趕盡殺絕。

得到「平湖水鏡」力量增幅，加上水火本來就是相剋元素的關係，莎娜家完完全全地把福特家壓制著。為了得到能與「平湖水鏡」抗衡的強大力量，兩代之後的福特家當家終於與研發不完全的魔具「火焰紋章」締結契約，全家族人沐浴於魔具的「傳承之光」中。

因為「火焰紋章」的關係，福特家的直系男丁都透過隱性基因代代傳續這魔具。十六歲起得到巨大的藍焰力量，卻同時開始受到力量過盛而引致的烈火焚身詛咒，大都活不過五十歲，控制不了自焚而歿。

百年以來，兩家的戰鬥互有勝負，但莎娜家穩守著魔源聖物，家族根基也沒有受到動搖。莎娜家一直抱著百般忍讓的心態，即使數次把福特家的人打倒，從來都沒有趕盡殺絕。反而福特家似乎越來越殘暴，戰敗的莎娜家男性族人多數被殺；可是由於「火焰紋章」的缺憾，福特家男性數量在時間洗刷下亦越來越少，結果形成了兩個女多男少的家族局面。

數十年過去，福特家對莎娜家非殺不可的家訓早就廢除；可是兩家的仇恨種得已深，福特家轉而為了以「平湖水鏡」解除「火焰紋章」這目的，屢次與莎娜家發生大戰。男性子嗣數量接近谷底，福特家越來越不擇手段，數次把莎娜家逼得舉家遷徙，直到二十五年前闇黑帝國統一世界，不欲招人注目的福特家活躍才稍稍緩下來，不再進行幾同小型戰爭的戰鬥。可是他們對莎娜家的狙擊並沒有停下，身懷「火焰紋章」的戰士以遊擊戰略，無數次對莎娜家的家人進行暗殺。

這一代，狙擊莎娜家的責任落在雷蒙德身上；同時，福特家已經到了燈枯油歇的地步，「火焰紋章」的直系家族成員只餘下雷蒙德和少主湯馬斯兩名男性，以及身負隱性基因的女族長維羅納．福特。雷蒙德的攻勢比起上數代更加狠辣，數年間多達十名莎娜家的家人在戰鬥中失去性命，當中也有被逼供而喪生的非戰鬥人員。一年多前，個性比雷蒙德還要火爆狠辣的維羅納不滿於雷蒙德數度無功而返，看準莎娜家自從皇族沒落之後失去於澳洲影響力這個事實，擅自聘用了當地水之一族的僱傭兵，在沒有知會雷蒙德和大部分族人的情況下，展開了對莎娜家的突襲。

此次突襲得到了重大戰果，莎娜家死傷狼藉，連身為當家、「平湖水鏡」聖物使、莎拉的父親——肯尼斯．莎娜都受了重傷。可是目睹「平湖水鏡」實物，福特家聘來的水之一族僱傭兵才知道與他們戰鬥的是甚麼人，當然不願意與本族的古侯爵家為敵。結果這次戰鬥以僱傭兵離去、剩餘的莎娜家戰士把試圖攻進祖家、人數單薄的福特家戰士擊退而告終。雷蒙德和不少家族的人對維羅納這次自把自為的做法頗為不滿，但始終明白她的動機；雖然氣憤，卻也沒有抗議她的做法。

重傷的肯尼斯．莎娜預料在這種不擇手段的攻擊下，家族將被逼作出強力反抗，甚有可能要把福特家最後的男性抹殺。雖然「火焰紋章」還是會透過隔代遺傳在男性後代身上出現，但假如把這一代福特家男性全數抹殺，等同把福特家滅門，這個世仇就永遠都不用妄想可以解決了。為了保留兩家和解的希望，肯尼斯作出了狠心的決定，把「平湖水鏡」傳承於女兒莎拉．莎娜身上，吩咐她為了兩族家人的性命和水之魔法的存續，把聖物帶離澳洲大陸。

藉著帶著魔源聖物的莎拉和緊追其後的雷蒙德離開，半年後幾乎完全康復的肯尼斯與族人嘗試與維羅納展開對話。可是數次談判下來，局勢完全沒有進展，其中一次會議更以對罵終結。直到一個多月以前，湯馬斯．福特終於過了十六歲生日，「火焰紋章」在他手背浮現。隨著魔力大幅增強，伴隨著紋章的詛咒——湯馬斯在兩個星期後終於經歷了第一次自燃。維羅納再也沒有耐性談判下去，聯同一眾激進派系的女戰士，在最後一次與肯尼斯會面時再次出手，這一次卻得到大部分族人的支持，作出全面攻擊，正是當時亞爾法特一行人在「明鏡台」中從諏敖展開的「精靈視界」看到的映像。

正如索羅的推測，這次戰爭從初期在莎娜家的祖家轉移到杰拉爾頓南方的第二退避點後，持續了一個多星期，雙方互有損傷，漸漸進入拉鋸戰局面。福特家少主得到「火焰紋章」力量，不理會家人反對也投入戰鬥中；可是剛剛「長成」的他缺乏戰鬥經驗，數次攻擊後幾乎被莎娜家戰士俘虜，終於被維羅納強行安排在防守陣線中。

面對福特家越來越厲害的攻勢，莎娜家終於不得不下殺手，接連擊殺了兩名強行闖入的女戰士。可是一如肯尼斯所料，此舉非但沒有阻嚇作用，反而更加激起福特家戰意，戰事更趨激烈。

在第二退避點的這一場戰鬥，終於驚動了自一年多前突襲已留意著福特家舉動的澳洲西部闇黑帝國駐

軍。在幾乎毫無預兆下，為數二十騎的先頭部隊兵臨兩家戰場，家族戰爭演變成國防級的大事。僅二十人的騎兵隊瞬間被福特家火焰魔法擊倒，緊隨其後的一百騎主力軍與二十人獵魔旅團卻令他們損折不少人馬。

闇黑帝國軍的介入令小村莊戰場進入嶄新局面。勢單力薄、吃力地帶領著族人抵禦著帝國軍攻勢的維羅納和湯馬斯，得到肯尼斯派出的五名莎娜家戰士協助，兩次保住性命。福特家之內，屬於溫和派系的少數族人趁機提出與莎娜家休戰、聯手抵抗帝國軍的建議，幾乎把維羅納打動。

就在此時，久未露面的雷蒙德帶著同是自由身的風暴行者在維羅納面前出現。

乘坐「波利尼西亞號」浮島四號巨艦從上海來到珀斯港的雷蒙德和風暴行者，正愁於傳訊魔法失效，無法與族人取得聯絡之時，闇黑帝國決定出發征討福特、莎娜兩家的消息開始在珀斯港傳得沸沸騰騰。到雷蒙德二人跟隨在獵魔旅團後面，來到杰拉爾頓南方被福特家火族女戰士包圍著的莎娜家退避點時，雷蒙德才發現族人已到了不得不借助世仇幫忙的地步。

天不怕地不怕的雷蒙德沒有顧忌之前一直同行的本鄉十六的身分，在保存家人性命的大前提下，對以「驅除五族逆黨」名義討伐兩家的帝國騎兵隊和獵魔旅團特務們毫不留情地痛下殺手。與他同行的風暴行者既已決定成為他的同伴，也二話不說地加入戰鬥；只是為了避免誤會，倒沒有使用水系統魔法，以自身本來就強橫無匹的力量，揮舞著隨身禿鷹鐵錘，也擊殺了不少帝國軍兵士和獵魔旅團特務。

肯尼斯打探到福特家來了強橫幫手，立刻召回本來協助福特家的五人，同時趁福特家被闇黑帝國糾纏著，帶同族人往南方打開一個缺口，再一次撤退。

雷蒙德和風暴行者的出現，令帝國軍被殺得措手不及，終於在折損了過半戰力後被逼退軍。難得逼退闇黑帝國軍隊，福特家卻只得到一個空空如也的小村落，一眾脾氣暴躁的女戰士都以破壞來發洩，第二退避點也就頓成廢墟。

雷蒙德與姪子、族長和其餘家人敘舊後，向眾人介紹了同行風暴行者。當他提及風暴行者以自身力量強行解除了血之契約後，眾人都現出難以置信表情，半信半疑。

「——不要以為能用這個理由說服我，要我相信湯馬斯也能夠自我解除『火焰紋章』。他已經歷了第一次自焚，以後情況只會越來越糟。莎娜家不給予湯馬斯生存希望，他們也不配活下去！」

維羅納今年已近六十，可是除了頭髮變得花白之外，身體仍然健壯，一貫武人風格。身高才五尺二寸的她氣勢逼人，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猶如鷹目一般，被她瞪著的雷蒙德久違了她凌厲目光，心中暗暗低罵：「果然是固執的老太婆.....」

雷蒙德倒知道要尊敬族長，點一點頭，語氣居然頗為恭敬：「我沒有勸止妳們的意思。風暴行者明顯是特別例子，我倒沒有想過『火焰紋章』能一樣容易地解除。只是『平湖水鏡』並不在肯尼斯他們身上，現下莎拉．莎娜那丫頭在世上哪一個角落也不能確定，不如先活捉莎娜家族人，以作交換魔源聖物的籌碼不是更好嗎？」

維羅納「哼」的一聲道，撫著下顎思考，點頭認同道：「你說的倒也有道理。先抓著他們，然後逼他們發出消息——不，讓我們把消息傳出，把那丫頭喚回來。傳訊魔法失效怎麼的，沒有關係；傳訊魔法本來就只有高階術士才能使用，靠傳統方法傳遞消息，也總會有辦法聯繫上莎拉．莎娜的。廢話少講，即管讓肯尼斯．莎娜他們先走一步，今晚我們休息一晚，明天早上再追。事實上帝國軍也插手的話，我們倒要速戰速決。」說著她回頭環視，微微嘆氣，下令道：「這些戰死的，不分敵我，都埋

了吧。」

她把要說的話一口氣說完，就一個轉身，頭也不回地離開，指揮族人工作。雷蒙德看著她背影，又看看風暴行者，聳一聳肩，臉上是一副沒好氣表情。

===

從南亞叢林離開，亞爾法特、索羅、莎拉與靜心喚來坐龍，經歷了一個多星期的旅途，飛越帝汶海，沿著澳洲西北岸往東南低空飛翔，到達西部莎娜家大本營。

在行程第五天，莎拉按捺不住，即使明知可能令族人所在位置被發現，還是嘗試使用傳訊魔法與父親聯絡；可是正如他們所不知道的歐洲以至世界其他地區一樣，儲存信息的能量球無法發出，以咒術傳訊的手段完完全全地失效。亞爾法特四人本來甚為奇怪，可是想起以前愛德華那「魔法就是科技」的理論，又想起在「明鏡台」的戰鬥，既然諏敖能夠掌握全世界實時資訊，推理下去，怕且傳訊咒術失效也是諏敖和它口中上頭「玉天皇」的好事。無法與族人取得聯絡，莎拉的心情更是七上八下。

坐龍著地後，四人只見在近海平原上的小村莊早就滿目瘡痍，剩下頹垣敗瓦。莎拉看到燒毀破爛的祖屋，心如鹿撞，不安情緒在臉上表露無遺，好不容易才勉強收拾起幾近崩潰的心情。草草埋葬數名戰死野地的長輩與族人後，她與亞爾法特、索羅和靜心叫飛龍回到南亞叢林，決定之後行程用走的，以免龍族出現驚動還把牠們當作傳說中生物的澳洲住民。

不幸中之大幸是，福特家與莎娜家戰爭沒有把莎拉家人滅絕。在倒塌祖屋旁邊，莎拉迅速找到父親和其他長輩留下的暗號，大部分族人早在戰鬥初期就已往歷史以來定下的退避點撤退；同時暗號的存在也代表了還有外出未歸的莎娜家族人，多半避過了這次戰鬥。

亞爾法特、索羅和靜心由莎拉帶路，沿著海岸線南下，走了兩天半，繞往東部進入矮林。黃昏夕陽下，迎在四人眼前的卻是另一片廢墟，心下更是一沉，只怕莎娜家族凶多吉少。

「第二退避點也……」莎拉看著全毀的小村莊，腦中一片空白，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反應。

「看——」難得出聲的靜心向第二退避點小村落的西北角指去，只見數十個微微隆起的土丘，上面草草塔上了數塊石頭，看來該是甚麼人的新墳。

莎拉好奇地走過去，皺起眉搖頭道：「不是水之一族的蓋墳方式……這些是福特家的女戰士吧？不——不對。這個數量假如全是福特家的人的話，只怕戰事早已完結，福特家也已滅門了……這裏發生了甚麼事？」

「那麼說，這裏的攻防戰中，牽涉到第三方勢力？」亞爾法特跟在莎拉後面，托起腮道。

莎拉仔細地觀察著墳墓，道：「是有分別的。這裏確實有陣亡的福特家女戰士；可是更大部分是無名外人的墳。」

這時候索羅已在小村落附近大致地走了一圈，回到三人身旁道：「還有兩個墳丘在那邊，跟妳之前在大本營蓋起的樣式差不多，都是以木頭為標記……是妳家族的人吧。」

莎拉不語，開始慢慢地往村落周圍踱步，尋找線索。亞爾法特思索著，自言自語地說道：「莎娜家對福特家一向策略不是『不殺』的嗎？既然有數名戰死的福特家族人，那麼說莎拉的長輩們已經被逼得

不得不反抗的地步了嗎——唉。」想起莎拉提及過的家族爭鬥史，忽然之間感到難以言喻的悲傷。

「……有時間蓋墳的話——這一陣似乎打了許久；從剛才那邊糧倉留下的痕跡看來，這次會戰應該是超過一星期的事。」索羅觀察著周圍，想起小時候學習過的戰略，得出結論。他指著周邊被破壞的建築物，解釋著：「那些是瞭望塔，說明莎娜家築起了防守陣勢。還有，主要通路都設置了障礙物——雖然現在已經都支離破碎……莎娜家防守了好長一段時間，損折也比起大本營那邊少——應該是福特家失去了突襲優勢了吧——照推斷莎拉大部分家人都應該已安全退卻。令我奇怪的，反而是雜亂無章的馬蹄足印……難道是闇黑帝國騎兵隊？」

「——新的……不久前。」

不知甚麼時候，靜心又已回到像經歷了一場大火般的廢墟中，拿起一塊碎木，東嗅嗅西嗅嗅，苦苦思索著用詞後，高舉木塊，打斷了索羅的話，向眾人報告自己的發現。

亞爾法特和索羅跑過去，與靜心一起查看被破壞的建築物。果然，雖然沒有冒煙，木頭還是帶有剛剛燒焦的味道；數個焚毀村屋的建材甚至還帶著微微溫暖。

「這個狀態……不會超過一天的時間！」索羅語氣帶點鬆一口氣的興奮：「嗨，莎拉，距離妳的族人應該很接近了！」

蹲下去察看著甚麼暗號的莎拉此時緩緩站起，看著南方點頭道：「——對。爸爸和長輩們都向第三退避點退卻了。這裏雖然沒有守住，族人還安全。從暗號標記下又刪去的狀態看來，我家的家人全都會合於此了。」

「那麼，我們下一步就是往南方進發嗎？」索羅順著莎拉的目光看去，只是一片林木，也不知她目的地在哪。

「我的族人從這裏撤退沒有隱瞞行蹤的意思，不像之前由大本營來到這裏的行動。」莎拉的目光又回到小村莊之外，看著地上雜亂無章的馬蹄足印，皺起眉頭推理著：「似乎有第三方勢力加入了戰鬥，逼得我的族人狼狽而逃——應該可以斷定是騎兵隊沒錯。雖然可以推斷騎兵隊沒有攻進村內，村莊破毀代表了福特家突破了我們防線。無論此戰誰勝誰負，如無意外我父親是預計到帝國軍將派來更強大戰力，才決定放棄這裏。把村莊破壞，恐怕是福特家恨意的發洩。」

索羅皺起眉頭道：「帝國軍介入了嗎——這次麻煩了。騎兵隊還好，驚動了獵魔團的話，恐怕戰事更棘手了。」

「——怕只怕，」亞爾法特伸一伸舌頭道：「之前那個本鄉甚麼上校帶的小隊也在。光是福特家族已經難以對付了；若闇黑帝國軍也插手，這將會是一場惡戰。啊，如果本鄉在的話，雷蒙德恐怕也在……」

聽得雷蒙德的名字，好戰的索羅語氣不自覺地興奮起來：「藍火大叔嗎？也是時候了結我們之間從來沒有幹完的架了！」

「不要忘記我們這一次缺了愛德華和X啊。」莎拉輕輕嘆一口氣道。

索羅明白到莎拉的擔心，冷靜下來，語氣仍然帶著不屑：「哼，也不是第一次了。怕甚麼！我們還有妳的族人助陣，難道還會在人數上輸掉陣勢嗎？」

靜心呆呆地看著他們的對答，理所當然地一言不發，搖一搖頭，慢慢向莎拉的方向走去。

莎拉也不理會索羅，留意到已來到身旁、以目光詢問著下一步如何的靜心，拍一拍她肩膀道：「無論如何，我們得早一點找到我的家人。先假設帝國軍已經插手這次兩家戰爭……今晚我們在這裏休息吧，明天我們向珀斯港的方向前進。養足精神、腳程夠快的話，從這裏應該四天就繞過珀斯，橫渡天鵝河，到達費里曼圖廢墟以東的第三退避點。同時這也讓我們有充分準備，應付帝國軍和福特家的女戰士。」

亞爾法特與索羅對望一眼，隨後也向莎拉點一點頭。索羅明白莎拉此刻心情應該如熱鍋上螞蟻，卻又不得不預備最壞狀況，當下決定分散一下她的心神：「今天晚餐就由我去狩獵吧。昨天路上看見這一帶也有野豬、水牛甚麼的，你們要吃甚麼，儘管告訴我！靜心——妳個子小，山雞對不對胃口？」

靜心身為僧侶，當然吃素；聽得索羅的話，立刻嚇得揮手搖頭，卻又不敢胡亂說話拒絕。莎拉果然忍俊不禁，「噗哧」一笑，低罵道：「亂七八糟的索羅，靜心又哪裏能夠吃肉了！你去狩你的獵吧；亞魯，我們採菇去！這附近應該有不少可吃的野菇。靜心，麻煩妳生個火，順便安排睡覺的地方——」

莎拉說著說著，忽然明白索羅讓她轉換心情的用意，臉上不禁微微一紅。她頭轉向索羅所在的方向，只見他已經一邊吹著口哨、一邊往林中遠去了。回想起「明鏡台」中「精靈視界」的映像，這段期間索羅的族人多半也和她家人相似，面對著由闇黑帝國帶來的戰禍。索羅不可能不像莎拉一般焦急；現在卻還擔心她的心情，繞個大圈子來開解她，讓莎拉心中泛起一片不知好氣還是好笑的茫然。

廣袤的澳洲紅土地上，夕陽如血般將矮林染紅。前景是兩處截然不同的墳塚：一邊是草草堆疊、毫無規律的亂石堆，另一邊是帶著優雅水系統風格、插著簡單木頭標記的莎娜家墳。莎拉孤獨地站在焦黑的村落廢墟中，手輕觸著帶有餘溫的斷壁殘垣，眼神中既有對家園毀滅的哀慟，也有一絲發現父親生還暗號的希望。遠處，索羅正扛著獵物逆光走來，夕陽拉長了他的身影，而在更遠的南方地平線上，似乎隱約可見帝國騎兵隊金屬鎧甲閃爍出的寒光。

第一百一十四章：靜止之鏡

作為莎娜家第三退避點的莊園，位於澳洲西岸廢墟費里曼圖以東大約五公里的小樹林之中。一如杰拉爾頓附近的祖家和第二退避點一般，此刻滿目瘡痍，已成廢墟。

與第二退避點的小村落不同，第三退避點沒有利用建築物佈成便於防守的格局，反而是一片刻意荒廢掉的農地，唯獨一幢大屋聳立於其中。

大屋的樣式參考歐陸式建築風格，樓高四層，佔地數千平方米。外表看來，這幢建築物是弱不禁風的磚屋；實際上在外牆裏面是特製的鋼芯，往內再另建一層同樣堅固的內牆，堅固程度可比歐洲古時的堡壘，易守難攻。同時雜草叢生的農地亦佈滿陷阱，要攻陷這裏花的氣力，比莎娜家祖家與第二退避點更大。

但是此刻雜草早就被燒得乾淨，只剩下光禿禿的焦土，被破壞的陷阱暴露眼前；城堡似的大屋現在亦只剩下基層，破碎的磚石四散。

大屋被破壞，莎娜從數百米之外已經留意到；可是她卻沒有預計到，會看見坐在莊園外圍其中一大塊被炸離建築物原本所在的破牆之上的黑衣人，和在他旁邊站著的銀衣大漢。

「藍火大叔……和過氣龍騎士！」索羅本能地站在呆看著二人的莎拉之前，亞爾法特和靜心則在莎拉之旁。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以前每一次看見雷蒙德和風暴行者的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戰意，此刻卻無影無蹤。索羅的手握著背後「古劍天焚」的劍柄，卻猶豫著；連靜心也是皺著眉頭，右手握著斜揹身上的紅木弓，也沒有需要擺出戰鬥架勢的感覺。

亞爾法特四人就這樣站著，與雷蒙德和風暴行者相隔十多尺對峙著，氣氛竟然有點尷尬。

對於莎拉來說，雷蒙德就這樣大剌剌地坐在大屋的破牆之上，代表了莎娜家已經敗下來，只是未知家人的命運而已：已經敗走，還是被擒？抑或是更可怕的結局——被福特家趕盡殺絕了？不知父親和族人安危，莎拉心裏砰砰直跳，手心冷汗直冒。

以索羅的脾性，果然還是忍耐不了多久，古劍天焚「錚」的一聲輕響，已從背後半開揚式的劍鞘中拔出來，試探地道：「藍火大叔……是打還是不打？旁邊沒有龍的龍騎士名叫風暴行者吧？一起上啊？還是還有其他福特家的援軍待機在旁？那個甚麼本鄉也在嗎？」

「不打！」雷蒙德立刻舉起雙手至胸前，臉上掛著曖昧的微笑：「我們也早就在上海與本鄉和他的手下們分開了；這裏就只我們兩人。你也感覺到我們沒有要戰鬥的意思吧？所以身上才沒有預備使用咒術的魔法芒。嗨，莎拉．莎娜——」

雷蒙德不再理會索羅，目光投向莎拉道：「——妳的家人大部分都還活著。肯尼斯．莎娜受了點傷，不過沒有大礙。」

莎拉得知家人無恙，心頭的大石終於放下。正想放鬆地嘆一口氣，卻忽然醒起這是來自家族敵人之中最強戰士的口吻，哪能由他說說就相信：「你怎麼知道！」

「他們的反抗可激烈了，但是結果還是我們稍勝一籌。現下他們被我們監禁著，就在這裏西北方數公里之處，小天鵝灣旁、蓮花潭中的獄門島上。」雷蒙德雙手再次慢慢地插進大衣袋中，續道：「你們

收到消息可真快呢？抓著莎娜家的家人不過是前天的事；雖然我家的老太婆立刻就廣發消息，沒想到真的這麼效率。我還以為要預備等上一、兩個星期的時間呢。」

亞爾法特四人你眼望我眼，想的都是同一件事：得知福特家和莎娜家開戰，哪裏是「他家的老太婆」發出的消息了？可是即使告訴雷蒙德有關南亞叢林中「明鏡台」之事，難道他又會相信？事實上，他相信不相信也沒有關係，總之他們都來到這裏，早一點遲一點，結果都是一樣。

沒有說過一句話的風暴行者看著亞爾法特的神情，覺得頗有意思，摸一摸下顎開口道：「他們似乎不是因為你族長散發的消息而來的呢。這樣不是很好嗎？早一點來，早一點解決事情。」

雷蒙德抽出右手，下意識地一揮道：「也罷。老太婆們攻擊莎娜家是出於恨意，我可沒有這種無益於奪取『平湖水鏡』的情感；可是就結果論，因為與莎娜家族的戰鬥而把妳引回來，這倒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行動。」

「你這老頭子……」索羅不知為何感到莫名的憤怒，握著天焚劍柄的手握得更緊了。

雷蒙德看在眼內，搖頭道：「都說過不打了；躍動中的『平湖水鏡』不能中和『火焰紋章』，我只有兩個選擇：把小妮子打昏，或讓她心甘情願地跟來。莎拉．莎娜——怎樣，想見一見族人嗎？」

「你這是要挾！」亞爾法特皺起眉頭，抗議地道：「中和『火焰紋章』，不就是把水之魔法給封印掉了嗎？」

作為旁觀者的風暴行者提出質問：「即使是封印掉水之魔法，假如可以換取福特、莎娜兩家族的休戰與和睦共存，難道不值得嗎？」

他的這個問題，把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都問得啞了。

一路以來，亞爾法特一行人的目的都是為了封印眾人心中認定為「邪惡」代表的闇之魔法，這時在世界各地奔波的眾人，也在為了黑魔法被封印後可能帶來的動盪作準備；以前愛德華在他們得到「風華樹笛」和得知X識得傳說中能封印金之精靈的「破滅奏鳴曲」之後，也因為封印魔具落在自己人身上，從來沒有如何擔心過魔法真的會被封印。

這次，水之精靈被封印卻是近在眼前的事，而且真正發生的機會還是五十五十之數，他們才認真地思考把一族精靈封印掉的後果。

說到底，魔法在現代帶來破壞多於建設，要把水之魔法從世上抹掉的話，本來擁有水屬性的魔法使就成為了普通人，透過血之契約得到水屬性力量的闇之魔法使實力恐怕也大打折扣。但是失去「水之力」的水之一族，將不會有能力保護自己，到時反而更要倚賴外來勢力，例如老老實實地臣服於闇黑帝國的統治之下——

「——你們這是對『力量』的執著。」雷蒙德冷冷地說出他的結論：「安穩地在別人的統治下生活，難道真的那麼難堪嗎？」

他的話讓所有人的心中——包括風暴行者在內——都微微一震。一直以來都奉信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地行動的他們，從來都沒有想到這一層面去。

亞爾法特還要抗議，雷蒙德的聲音又再響起道：「不要浪費時間了；我們先往蓮花潭去吧。之前帝國

騎兵團的襲擊之中，我們奪來了好幾匹馬；除了受了傷必須人道毀滅的數匹外，其餘的馬匹還挺壯健的。不知你們多少人會來，我們在林中留下了八匹；看來也用不著全數的了。」

雷蒙德一邊說著，一邊往旁邊的樹林走去，風暴行者默然跟在其後。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靜心互看了一眼，點一點頭，也就跟著去了。

===

「爸爸！」

騎在馬上的莎拉離得遠遠就看見父親的身影，語氣帶著一點點擔心和興奮的顫抖，高聲地叫喚著。

被稱作「蓮花潭」的這裏位於被攻破的第三退避點西北方三公里左右，在岸邊的一片矮樹林之中。樹林的樹木頗為稀疏，不過數株樹之外，已是短短的一片淺灘，正是連接印度洋小港灣「小天鵝灣」。

蓮花潭的面積甚小，雖稱作「潭」，潭中的水早就乾涸，倒不知道是天然形成，還是福特家的族人臨時把水抽走。潭底是無數的圓石，是石塊被潭水在年月之間磨滑的證據，說明這裏直到不久前的確是一個小湖。

在蓮花潭的西南角，一個可以容納五、六十人的小島孤獨地聳立著，正是福特家囚禁僅餘三、四十名莎娜家家族親戚的所在。

雷蒙德形容他們被福特家的人「監禁」著，倒是沒有誇大。在小島之上，數之不盡、末端削尖了的枯枝向內插滿小島的周邊，像長矛一般警告著被囚之人不能自由活動；在莎娜家的家人腳下，則鋪滿乾草，而且遠遠就能聞到一股酸臭味，似乎上面還灑了甚麼易燃物。這一切，當然是為了在莎娜家家人反抗時，福特家的女術士們能隨時把他們的所在點燃而設置的佈置。

周圍雖然沒有潭水，小島離潭底還有近十尺的高度，離岸也有數十尺。聯繫著小島和岸邊的，就只有西面一條被兩名福特家女術士守衛著、臨時建起的木橋，可容二人並肩通過。木橋上，一層厚厚的枯草結紮在上面，當然又是方便點火的設計了。

在小島上，莎娜家的戰士或多或少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傷，都已包紮起來；非戰鬥人員的婦孺倒似乎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在最外圍，莎拉的父親肯尼斯帶著百般情感，遙望著從遠道而來的女兒。肯尼斯明顯地受了不輕的傷，赤裸著的上半身被染著血跡的繃帶將胸腹和臂膀都緊緊纏著，但是精神甚好，如雷蒙德所言，似乎沒有傷到要害。

既然已經看見家人，莎拉再也忍耐不住，不再跟在雷蒙德和風暴行者之後，一馬當先，跑在最前面，要盡快與家人會面。

在她距離通往「獄門島」的木橋還有數十尺之時，一道烈火「蓬」的一聲忽然橫掃在前，嚇得馬兒人立起來。莎拉並不善騎，身手卻極佳，雙足一蹬，已在空中打了兩個筋斗，飄逸地落在地上。她怒目一瞪，要看看是誰發出這挑釁。

只見在木橋和她之間的泥路旁，是一個臨時搭起的木亭，周圍站了幾名藍衣白褲的福特家女術士，亭內卻坐著一個五、六十歲的女人，右手手心還泛著紅光，正是施放咒文的族長維羅納。

「來得倒夠快。沒想到傳訊咒文失效，消息的傳播倒仍然頗有效率。庶民的智慧真不能小覷。」維羅

納慢慢地站起來，雙手交叉在背後，緩步踏前道：「莎拉．莎娜，要與父親重聚，沒有這麼快。『平湖水鏡』不交出來，別妄想能夠讓族人活著離開這裏！」

就在莎拉和維羅納對峙之時，亞爾法特、索羅和靜心也已下馬，走到莎拉旁邊。那邊廂，雷蒙德與風暴行者也已繫好馬韁，走到小亭之旁，一時之間氣氛緊張起來。

「莎拉.....為甚麼妳要回來？當初叫妳把水鏡帶離澳大利亞，不是說過無論如何我族的魔源聖物都不能落在福特家的手上嗎？」肯尼斯抓著面前枯枝，語氣帶著一點責備、一點擔心、另加一點悲傷地嚷道。

莎拉再不理會擋在面前的維羅納，向著父親說道：「她們一個多星期前在我們祖家的攻勢，分明要置你們於死地；我又如何可以置諸度外？」

福特家對莎娜家的襲擊的確有著滅門的企圖，可是卻不在維羅納發放的消息裏面。莎拉的這段對話，令不知道「明鏡台」一事的福特家族人都頗覺詭異；維羅納更是皺起眉頭，低聲罵道：「是哪個傳訊使把消息誇大扭曲了嗎？知道是誰的話不能輕饒！」

肯尼斯明顯地被女兒對自己的關心感動，但是心中還有一點惱怒：「妳在說以一個家族的生命，換取世上水之一族的存續、與所有使用水之魔法自保的人的生命啊！莎拉，有些東西，是值得由一族人的生命來保護的——這不是我們對妳的教導嗎？」

靜心一直無言，將父女的對答看在眼內，心中想道：（對「力量」的執著嗎.....相對起來，為了族人、後代的生命而戰鬥的雷蒙德的信念、身負的責任、還有只把少主的紋章中和的自我犧牲精神，難道還更崇高？世上還有甚麼是絕對的對、絕對的錯嗎？）

此時索羅踏前一步，難得沒有拔劍，幾乎是好言相勸地道：「基因系統的魔具也有除了使用『封印』手段才能解除的辦法，這一點我們是親眼見證過的。封印他族精靈只是最後手段；在實行之前，難道我們就沒有嘗試其他方法的餘地？不是說『火焰紋章』的持有者能活到五十歲嗎？你們的少主才剛滿十六，換而言之還有三十多年的時間去尋找不用封印水之精靈的解決辦法.....」

亞爾法特在他身後伸一伸舌頭，輕聲地自言自語道：「還要自燃三十多年.....哎喲！」

索羅的耳朵還算靈敏，聽得亞爾法特的話，首先一拳打在他的頭頂上，輕聲低罵：「你是幫哪一邊的？」

維羅納瞪著眼前的年輕人，也不答覆他的問題，「哼」的一聲道：「附有『火之紅晶』的劍柄.....這個大小，是『本家』繼承『古劍天焚』的索羅嗎？已經第二十一、二代了吧？」

雖說自己的身分並非甚麼秘密，對於眼前這不認識的女人一眼就把自己的背景道破，索羅倒是有點驚訝：「妳倒知道我族的歷史？」

「甚麼我族、你族——」維羅納「呸」的一聲，有點不屑：「先不說福特家本來就是火族之民，我們本來就是位至公卿、皇族的旁枝啊。」

說著維羅納從腰間劍鞘抽出一柄匕首，大約兩尺長短，紅光閃爍。與「天焚」「地煉」不同，匕首的柄末沒有象徵火之皇族的「火之紅晶」，只是十分平凡的銅製手柄；可是接近護手的刀刃上，中間是一個八角形的紅晶體，赫然就是皇族象徵的寶石。

索羅自小在皇族身邊長大，火之一族的故事從父母和大公主身上聽過不少，卻從來沒有人提及過這一把匕首。眼前的紅晶寶石，卻明確地表示著這匕首是皇族之物，不禁皺起眉頭，不知該作出甚麼反應。

「『躍焰』。」維羅納一邊把玩手中的匕首，一邊介紹著，臉上難得掛起微笑：「澳大利亞的人都以為，福特家是以難民的身分移居此地，卻不知道我們的祖先其實是不滿於『本家』對闇之一族侵略的政策，脫離火之一族，遠走他方。『福特』在史前本來是北美洲北部的大姓，北冰原卻把我們的家園奪去。在中、南美洲與其他的火之一族族人同住，我們本來就是過客的身分；因此即使躋身於皇族之列，對『火族公卿』這個身分，我們並沒有甚麼留戀。」

維羅納將名為「躍焰」的皇族匕首收回腰間續道：「反而二百年以來，澳大利亞已是我們的家、我們的根。『火焰紋章』的繼承人沒錯有可能活到五十歲，但也有不少不過二十歲便因為抑壓不住溢出的力量而燒死的少年。福特家不能在這一代滅絕，我們不能承受這個風險——既然湯馬斯的力量已經開始覺醒，我們就必須得到『平湖水鏡』。」

亞爾法特摸著還痛的頭殼，忍不住開口道：「說到底是福特家的祖先自找的麻煩吧？當初若非你們與『火焰紋章』定下契約，如今又怎會來到這個局面？」

「逼得我們植入『火焰紋章』的罪魁禍首又是誰啊？」維羅納對亞爾法特的說法似乎甚為不悅，厲聲喝道：「身為外人，你又知道多少福特、莎娜兩家之事？你又能夠有多理解我們之間的恩恩怨怨？」她的吆喝把亞爾法特嚇了一跳，已到喉頭的話又再「骨碌」一聲吞下。

維羅納目光往莎拉投去，幾乎以喝罵的語氣道：「若非傳說中『平湖水鏡』的繼承人必須在存活狀態才能以水之精靈中和『火焰紋章』，此刻妳和妳全家早就碎屍萬段了；哪有空閒照顧著這班莎娜家的人，作為招降的籌碼！水鏡，妳是交出來還是不交？不交我們也得搶，殺掉其他人後把妳打昏就是了。」

「不能交！」肯尼斯雖然身在遠處，他們的對話還是聽得清清楚楚：「莎娜家可以滅亡，水之魔法不能消失！自從人類得到光之一族的魔法之後，作為五大元素之一的『水』是平衡世界的力量之一；失去控制水的力量，誰能保證會有甚麼不能想像的後果？我們不能成為人類毀滅的兇手！」

在肯尼斯背後的莎娜家眾人百般表情，有不憤的、有悲哀的、有昂然面對的、也有展露出害怕神色的。可是不約而同地，無論害怕還是從容面對，眾人似乎都已經有所覺悟。莎拉看著父親的視線轉移到他身後的族人，當目光接觸到其中一個只有三、四歲的堂弟時，全身不禁一震：「這個年紀的小孩，究竟犯了甚麼錯，要面對這種生死抉擇啊！」

「人類——」靜心打破沉默，思想許久後提出問題：「——人類、有管理、大自然的、權力嗎？假如——」她為免不慎說出「禁語魔鑽」的禁字，小心翼翼地整理口中說出的句子，一頓一頓地說：「——大自然、選擇、淘汰、人類的、存在，人類、有權力、反抗嗎？」

「這不是我思考的問題。」雷蒙德踏前數步，右手按著胸口，額上滲出冷汗。在眾人忙於與維羅納對話期間，臉容開始微微扭曲起來。見識過「火焰紋章」引起的人體自燃的眾人都知道，雷蒙德距離發作的時間不遠了。他繼續他的說話：「……我在意的，只是家族的存續……」

雷蒙德走到莎拉跟前，舉起顫抖著的左手：「在這一層面上，莎拉．莎娜，我們的目的是一致的。」

莎拉心中一震，看著雷蒙德展示友善之意的手，又看看獄門島上的數名小孩，不禁躊躇起來。靜心走上前，左手搭在莎拉的肩膀上道：「是妳的決定。」

此刻亞爾法特卻在想，假如水之魔法真的被封印了的話，「平湖水鏡」會發生甚麼變化？闇之魔法還能被封印嗎？如果闇之魔法因為「平湖水鏡」的失效而無法封印，闇黑帝國無法被推翻，這半年以來的種種經歷，豈不全都白費了？血魔法留存世上，無數的平民豈不是要繼續受苦？但是反過來說，假如「平湖水鏡」在水之精靈被封印後，對於封印闇之魔法沒有影響的話，透過一個系統的魔法消失，換取兩個家族、甚至全澳洲的和平，難道不是美事嗎？轉念一想，莎拉父親的警告卻也似乎有道理；如果水之封印帶來災害，這又是超越闇黑帝國興衰或闇之魔法存亡的大問題了……

「啊呀呀呀呀呀！」

亞爾法特紊亂的思緒被雷蒙德的痛叫打斷，這才如夢初醒。原來莎拉已把裝著水鏡的皮水壺交在他的手上；而巧合地，雷蒙德的焚身詛咒同時發作，藍色的烈焰在他身上爆發開來。

「不可以！」遠近傳來兩聲呼喝，卻是來自肯尼斯和索羅不約而同的反對聲音。被囚禁著的肯尼斯無法做到甚麼，索羅的天焚劍卻已橫砍而來。維羅納的身手算是快疾，看見索羅有所動作時已自撲向雷蒙德，卻趕不及以「躍焰」擋下巨劍的揮舞。只聽得「嚓」的一聲，天焚劍的劍尖已把皮水壺的瓶頸割開。

雷蒙德披上全身的藍火，痛楚之間反應慢了數倍，但仍然有足夠時間伸出右掌，看似要接住掉下的水壺。索羅急嚷：「雷蒙德啊，難道你不明白嗎？焚身的意義就是在於要承受這『詛咒』的人，意識到在有生之年，要燃燒自己的生命……人生總有短有長，但總有完結的時刻，重點在於為了甚麼而活、傳承甚麼給予後代啊！」

「太……太遲了！」皮水壺反常地懸浮空中，雷蒙德右手輕抓，皮水壺外殼褪去，一個直徑一尺、完美無暇的水球在他身前折射著藍色的火光，正是最平靜狀態之中的魔源聖物真面目：「聖物使的心，是要『拯救家人』啊！」

索羅第二劍未發，雷蒙德已將圓球隔空撥向維羅納。為了拯救族人而狠下決心的莎拉，看著神色凝重的維羅納將身子一讓，一直隱藏於她身後的湯馬斯．福特現出身影，要把水鏡接下來。

「不要——」肯尼斯的呼喊和族人的驚嘆聲在蓮花潭迴盪著，同時湯馬斯的身上泛起紅光，讓場景定格在乾涸的蓮花潭。

背景是插滿尖銳枯木、灑滿易燃液體的「獄門島」，莎娜家幾十名族人在驚恐與絕望中望向前方。畫面中央，雷蒙德全身爆發出劇烈的藍色火焰，臉部因痛苦而扭曲，但他正用盡最後的意志力，將那個懸浮在半空、晶瑩剔透的水球撥向年幼的湯馬斯。索羅的天焚劍帶起一道紅色的劍氣剛劃破空氣，而莎拉則在絕望與犧牲的交織中，眼睜睜看著水之魔法可能毀滅的一瞬間。

第一百一十五章：毒水海嘯

風暴行者作為旁觀者的角色，把一切看在眼裏。

福特家的少主湯馬斯雙掌一左一右，隔空以魔法的力量將靜止狀態中的「平湖水鏡」圓球懸浮於胸前，身上的紅光泛起，說明他正在念動甚麼魔法。不過數秒的時間，他那附有「火焰紋章」的左手發出刺眼的藍色火光，千絲萬縷的火舌躍出他的手心，穿透液態狀的水之一族魔源聖物，在水球之中打了數個轉，然後飛射離開水鏡，與他的右掌接觸後消失於掌中。

看著湯馬斯的封印儀式，所有人都呆了下來；連本來在揮劍的索羅也知道已經太遲，「古劍天焚」橫舉身側，卻再沒有揮動的意思——事實上福特家的族長維羅納已擺出戰鬥架式，平常不使武器的她難得地手持著「躍焰」匕首，高舉胸前，守在福特家最年少的男丁身前，嚴陣以待，務求假如索羅發難，便在一瞬間將攻勢瓦解。

風暴行者在等待水之魔法被封印後甚麼奇怪的感覺——

——然而甚麼也沒有發生。

勉強要說的話，湯馬斯身前的水球慢慢凝固成固體，就像占卜用的水晶球一樣，只是漸漸混濁，再不是透明的狀態；然後毫無預兆地，他手中的藍色火舌忽然消失，像鋼珠似的「平湖水鏡」也失去了浮空的特性，在他未及反應之下掉在草地之上。同時，一片不知是塑膠或是紙張、不規則的菱形狀薄片從水鏡上剝落，上面像是印著一個黑色的火焰標誌，飄落在水鏡旁邊。

風暴行者看著湯馬斯舉起左手，呆若木雞地往手背狠瞪。

「火焰紋章」的紋身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成……成了。」仍然在焚身詛咒當中的雷蒙德，臉上展現出真心快樂的微笑，回頭向維羅納道：「是時候……把莎娜家……都放了吧。」

維羅納臉上的歡愉之色無法遮掩，同時看著雷蒙德的眼神卻又滲出憐憫，知道侄子雖然能夠擺脫藍色火焰的詛咒，恐怕與她同輩的雷蒙德卻已無法逃離最終自燃而死的命運，只是不知是遲是早而已。她向獄門島的方向揮了揮手，守衛著出入口的兩名女術士也就點一點頭，向島上莎娜家的人叫嚷了甚麼，然後往橋下的一個機關一拉，島上所有的枯枝之矛同時向外翻開，代表著莎娜家族人重獲自由。

在風暴行者的眼角，可以看見肯尼斯急步奔向女兒，然後似乎狠狠地刮了她一巴掌，不知說了些甚麼——不過即使聽不到，內容大約也能猜得到。

他所關心的，是本來只擁有水精靈屬性，後來透過黑魔法習得北美龍騎士「皇后」氏族的代表——火之魔法，之後卻又強行解除血之契約，回復原來屬性的自己。

「水之魔法……消失於世上了……？」風暴行者再不理會亞爾法特一行人，以及莎娜、福特兩家，反而舉起雙手，看著雙掌的掌心。他嘗試念出簡單的「幻霧迷津」之咒，果然甚麼也沒有發生。

「魔法芒——也沒有了。嗯，魔力源沒有消耗……」風暴行者自言自語，深深吸一口氣，閉上眼睛，聽著海潮聲，感受身體的狀態：「失去了火屬性的闇之魔法，現在連本屬的水之魔法也沒有了……沒

有了家、沒有了根，今後我風暴行者何去何從？」

他睜開眼睛嘆一口氣，一時之間想不到答案，不期然地輕輕搖頭。可是他的頭扭到右邊時，目光卻與一個不尋常的景象相接，緊隨的是連聲的驚呼和慘號，不由得驚嚇得呆了。

只見一個幾乎完全漆黑、帶著強烈酸臭味的巨浪從港灣捲來，正緩緩掩向眾人所在的方向。途中浸過數名呆站著的福特家或莎娜家族人，海水並沒有把他們捲走，但被黑浪接觸到的人卻發出鬼哭神號的慘叫。風暴行者定睛一看，只見被黑浪碰著的人，身體都滿是血膿，竟是灼傷的痕跡，掙扎不了一會兒便昏迷倒下，似是不活——想來巨浪竟然是帶有強烈腐蝕性的酸水。

第一波黑色的巨浪褪去，第二波又來，這一次勢道更強，直線捲向風暴行者的所在。風暴行者發了好一會呆，只見巨浪似乎比他能夠跑開的速度快上數倍，逃是逃不了；失去水之魔法的他不知該如何在死亡之浪中保住小命——

「——要在這裏喪命了嗎？龍騎士的命運應該是『戰死』啊……」黑浪掩至他身前數尺，撞上石塊，濺起十數尺的高度。驍勇的風暴行者面對大自然無情的吞噬，不期然閉眼縮首，雙臂擋在面前，心中卻不假思索地想起以前還擁有血之契約之時的「炫火加護」之咒。

「嗚！」風暴行者不知道自己能夠在血之契約下使用火之咒文，本來就是因為他的身體有著火之精靈的適應性。即使現在沒有了「血之契約」，其實只要集中精神，就如以前黃金十字聖徒教會的基絲汀一樣，能夠使用次屬性魔法。只見危急之中的他誤打誤撞啟動了火之精靈，身上發出紅光，胸口一緊，魔法做的火之護罩卻確切地使出來了；只是勉強行使次屬性咒文，魔力源的消耗不只數倍計，身體一時之間難以負擔，「炫火加護」一閃即逝。

也算風暴行者幸運，就在「炫火加護」消失的下一刻，在他跪倒在地之前，魔法之火已把掩至身前的巨浪蒸發，竟然有點像緊急使用的波狀「磁幻佈網」之咒。

可是魔法的保護只持續了數秒的時間，在風暴行者身邊的黑水又已漸漸湧回他所在之處。痛楚之中的風暴行者畢竟是高手，不敢托大，雙足使力躍往一旁高高的石塊之上，以圖避過毒水之災。可是使用次屬性的火之魔法後又勉強使力，即使強如風暴行者，這一刻都眼前一黑，要昏迷過去。

在石塊之上失去意識之前，他最後聽到的，是肯尼斯帶著絕望和憐恤的溫柔聲音，對象當然是自己的女兒：「莎拉小姐啊……看妳闖出甚麼禍來了……」

===

亞爾法特在「平湖水鏡」固態化後，立刻掏出褲袋中的魔磁，察看代表水之魔源聖物的半圓晶體有沒有發生甚麼變化。只見魔磁的指針仍然筆直地指著正南方，代表著闇之魔源聖物的方向；遠離他們所在的「恐懼之杖」和「莎蓮娜之青銅豎琴」所代表的綠色和黃色圓晶體，此刻則失去了透明度，半圓球體的顏色變啞。而代表「水」元素的藍色晶體則仍然光亮清澈，可是細看的話，正中心似乎有一點混濁的黑雲。

「魔源聖物作為『鑰匙』的作用，與魔法的運行與否沒有關係嗎……」亞爾法特皺眉思索著。忽然「啪」的一聲傳來，把他嚇了一跳，卻是莎拉的父親肯尼斯跑到她的身前，一巴掌刮在她的臉上。

然後他又立刻將女兒緊緊擁在懷中：「莎拉小姐，世上有些事是值得以複數的性命去守護的！」

直到這一刻，亞爾法特和索羅才恍然大悟，為甚麼一直以來莎拉都不許旁人叫她「莎拉．莎娜」或「莎拉小姐」。原來叫她全名的，都是莎娜家的人；而「小姐」這一詞，則是莎拉父親對她的奇怪暱稱。

莎拉忍著臉上的痛楚，卻又敵不過父親的溫柔，淚水不禁掉下來，雙手也緊抓著父親的背部道：「世界上沒有比爸爸和家人更重要的東西了，即使失去水之魔法……」

「這是甚麼怪味道……」索羅在水之魔法被封印之後，就一直擔心著，留意周圍環境的異常。忽然之間，一直帶著少許鹹味的海風，慢慢變成奇怪的酸臭味。

眼尖的靜心看見小天鵝灣連接海洋的開口處忽然浮現了無數黑點，同時在海洋中的遠處有更多的黑點漸漸聚集在一起，似乎是甚麼生物。與許多四散在蓮花潭四周的莎娜家和福特家族人一樣，她也十分好奇，猶豫地開口問道：「是……甚麼？」

索羅和靜心的說話將亞爾法特、莎拉和肯尼斯的注意力都吸引過去，一同望向港灣的方向。亞爾法特瞇起眼睛，雖然看不見黑點的外貌，卻確切感覺到在灣外聚集的是甚麼：「人魚……是以前在非洲勝利之湖遇見過的類似品種——」

「——海人魚！」在一旁的維羅納甚為訝異道：「在東南部塔斯曼尼亞海已經消失了數個世紀的幻獸，原來在西部聚居嗎……為甚麼忽然聚集起來——」

眾人正奇怪之間，小天鵝灣的水位忽然急速下降，一個長長的淺灘在眾人面前出現。在現代，「海嘯」這個概念並不存在。這個在史前時代曾毀滅過無數沿岸城市的天災，已經不知多少千百年沒有出現，因此亦沒有人知道水位急降背後代表的重大危機。唯獨肯尼斯感覺到氣氛不對頭，立刻朗聲吆喝道：「所有人，離開海岸線！我不管是哪一家的，立刻往矮林那邊或高地退去！現在！」

可是此時無論莎娜家或是福特家的族人都已四散，距離頗遠，沒有多少個聽到肯尼斯的呼喚；而聽到的，大都一臉大惑不解，呆站的人比走動的人更多。肯尼斯沒有「海嘯」的知識，卻有強烈的不祥預感，回頭厲聲喝道：「莎拉小姐……還有妳的同伴們！你們還在這裏幹嘛——」

「海人魚——！」一瞬間太多事情同時發生，所有人的腦袋都還未及處理，靜心又已指著遠處訝異地道。只見無數幼小的白色光柱在港灣口聚集的海人魚之處向上急升，然後劃出一個弧形，在空中數十米處交錯。下一刻，光線之間無數的光幕構築起來，同時隱約可見電流四射，一個一個貝殼狀的魔法護罩爆發開來，將小天鵝灣重重疊疊地包裹著，把海水一波一波地推開。緊接而來的，是無數尖聲的哀號，聽得眾人皺眉側首。

亞爾法特不知不覺流下眼淚，為了甚麼卻連自己也解釋不了。他的聲音帶上顫慄，語帶哭音地道：「海人魚在哭號……這無數的波狀魔法護罩——是金系統『磁幻佈網』的同型咒文……在海水中使用電擊系統的咒文，牠們等同自殺！以前瑪莉亞不是說，人魚沒有魔法的適性和魔力的嗎？」

肯尼斯倒抽一口涼氣道：「水之魔法被封印，世界上的水失去了某種不知名的抑制，正由小天鵝灣蔓延開去……這些海人魚若然本身沒有魔力，那麼牠們就是以自己的生命，傳導本來就存在於大氣之中的魔法——像血之契約一樣嗎？牠們是在犧牲自己，不讓小天鵝灣的海水湧出印度洋，使用最後的生命力保護著世界的海洋……天啊，我們幹了甚麼啊？」

這時候小天鵝灣的海水開始回湧，第一波黑浪席捲往岸上，一瞬間將蓮花潭再次填滿。忽然聽得無數慘叫，卻是被海水沾著的福特家或莎娜家族人，一同被嚴重灼傷，然後寂靜無聲，竟已失去知覺，繼

而身亡。

「『毒水之災』……」莎拉忽然醒起在「明鏡台」戰死的域多連勞曾經說過的末世預言：「『第七印、第三號角——隕石、毒水』……？」

「嗚呀！！」帶著強烈酸臭味的第一波黑浪湧至亞爾法特眾人身邊，慢慢褪下，海水卻浸過了肯尼斯的一對足踝，刺骨的痛楚令他支持不住跪倒下來。

「爸爸！」肯尼斯的雙手向還濕的地上按去，身在稍為高隆地面上的莎拉正要伸手攙扶，想把他從毒水中拉開，卻已經太遲。眼巴巴看著父親雙手觸地，發出更痛苦的慘叫。看見周圍的慘況，亞爾法特、索羅和靜心都立刻向矮林的方向退後數步。維羅納與湯馬斯也不落後於人，立刻抓著自燃中的雷蒙德後領，連拖帶跑地先於他們跑向矮林之中；其餘四散的兩家族人驚駭之餘，也立刻緊隨往林中跑去。還沒有弄清楚甚麼一回事，第二波黑浪又已捲來，這一次勢道更猛。

「爸爸！！」這時候已經淚流滿面的莎拉幾乎想跳進水中，拯救快要被第二波巨浪掩沒的父親，卻被回頭的索羅一把抱住，強行拉開。
肯尼斯迅速回頭一看，已經知道自己大限已至。他忍耐著痛楚，絕望而溫柔地向莎拉說道：「莎拉小姐啊……看妳闖出甚麼禍來了……」

「不要啊……！！」莎拉痛苦地呼喊，雙手高舉，卻再也抓不著父親。肯尼斯跪下的身軀被第二波巨浪掩過，聽不到他發出任何聲音，來勢凶猛的巨浪將他無情吞噬。後退的海水將無法支撐身體的他拖走，肯尼斯的身影就此消失不見。

維羅納與湯馬斯將世仇的死亡看在眼內，只覺膽顫心驚。沒想到將「火焰紋章」從湯馬斯身上消除，帶來的後果竟然是人類滅亡的可能性。

只見後退的海水回流到小天鵝灣內，海人魚自我犧牲組成的最後防線將灣中的毒水推回，一個高達三十多尺的黑浪慢慢從港灣鋪天蓋地地掩來。眾人觀察四周，已經知道這一浪蓋過來，無論如何逃跑，恐怕也逃不出其覆蓋範圍了。

雷蒙德不知何時卻已奮力站起，站在眾人之前道：「救我侄兒之恩，豈能不報？莎娜家的性命，我必須守住！」

藍焰焚身的詛咒，本來就是「火焰紋章」力量過盛、自身控制不了的宣洩；以自我的力量將力量過載，就是以前在新德里「七重天」之戰使用過的「妖火爆擊」。雷蒙德強忍著痛楚大喝一聲，將過盛的力量轉化，架起一個巨大無比的「炫火加護」之咒，將直接在他身後的亞爾法特四人、維羅納、湯馬斯，以致數名莎娜家和福特家的成員都擋在藍色火焰之內。

其餘十數名福特家的女戰士看見雷蒙德之舉，互望一眼點一點頭，立刻站在已經失去魔法防衛力量的莎娜家族人之前，十數個「炫火加護」之咒逐一架構起來。

「沒有用啊……擋得一次、擋得十次又如何？水之精靈已經失效，世界被毒浪掩沒，恐怕只是遲早之事了——」年紀尚小的湯馬斯只感到無比悔恨，跪倒在地。在他身旁的維羅納也呆站著，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該當如何。

「臭……小子……老子難得費盡心思……把你的命從『火焰紋章』的詛咒中……解放出來……你給老子好好振作……好好活下去……！」全身燃著藍火的雷蒙德「嘿嘿」兩聲，不知算是鼓勵還是責備著侄兒

。湯馬斯聽得雷蒙德的話，身體震了一下，像被刮醒似的呆了。

只聽得「隆隆」的浪潮聲蓋天，第三波的滔天巨浪已掩來，然後數聲慘呼，數名力有不逮的福特家女戰士抵受不了海嘯巨浪的衝擊，與身後的莎娜家族人一同消失於漆黑的毒浪之中。

海嘯的力量實在無與倫比。雷蒙德本來就已經在極度痛苦之中，勉強抵住了第三波後，終於忍受不住單膝跪下，同時右手也按在已經浸濕了的地面之上：「啊呀呀呀呀！」

高酸度的黑海將雷蒙德的膝蓋和右手灼傷，藍色的「炫火加護」之咒閃爍數下，縮小數倍，不再將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靜心保護在內。只聽得「哼」的一聲，索羅的「炫火加護」也已展開，重疊著雷蒙德的覆蓋範圍。他瞪著眼前又再退去的海嘯巨波道：「既然藍火大叔也拚命保護著兩家的人，我又怎能置身事外！」

「哼.....我們不是.....還要分個勝負的嗎.....怎麼把我認證為『友方』，成為『炫火加護』的保護對象之一了.....」雷蒙德在自身的痛楚之上外加毒浪的摧殘，感覺幾乎麻木了。

「對！」索羅狂傲地笑了一聲，眼中卻是第四次掩來的巨浪：「還要分勝負！你可不要在這裏死掉啊！」

「可惜.....這個約定.....我守不住.....恐怕要來生才能再戰一場了.....」雷蒙德「妖火爆擊」的力量本來就維持不了多久，現下更被毒水重傷，終於支持不住。眼前一黑，仍然焚燒著的身體失去意識倒在地上。黑色的酸水浸過他的半邊臉，腐蝕著他的皮肉筋骨；恐怖的「吱吱」聲響鑽進所有人耳朵之中。一代高手就此在毒浪之中身亡，慢慢地化為一攤血漿，只餘下他身上經常穿著、似乎有著自我修復功能的黑色長大衣，勾在石塊之上，在黑浪中漂浮。

「藍火大叔！」

「雷蒙德！」

一時之間無論敵我，眾人都發出驚恐的呼叫。

靜心看著這修羅場，雖然沒有之前「諸行無常」的血腥，死亡的氣息卻不遑多讓。她正猶豫著不知應否使出土地變異的咒文，卻知道即使築起土石之牆，也不能阻擋海嘯的進襲；唯一可以考慮的，可能只有將土地完全破壞的「諸行無常」終極咒文；可是這麼一來，恐怕只會水花四濺，結果一樣是將所有人灼傷。她嘆一口氣，只得說了一句「阿彌佛陀」，也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第四波巨浪捲來、眾人都瞪著面前巨浪之時，索羅頭也不回，急急地喝道：「亞爾法特！複製我的『炫火加護』，幫忙把眾人都保護起來啊.....」

可是他卻得不到亞爾法特的回答。

「亞爾法特.....！」焦急的索羅回過頭，才發現莎拉、靜心、維羅納，還有數名福特家和莎娜家的族人此時都驚訝地瞪著亞爾法特。

不知何時起，他的雙眼牢牢地瞪著前方，似乎已經失神，全身披上光亮的白色魔法芒，雙手左右攤開，完全沒有留意周圍的環境。眾人還沒反應過來，不過數秒的時間，「隆隆」的浪聲猶如雷震蓋天而來。第四波的黑浪比之前的更巨大，覆蓋範圍更廣，逃離海嘯吞噬的可能性比起之前三波更是微乎其

微。

『這就是大自然的憤怒.....這就是人類互相傾軋所換來的末日嗎？』

渾然不知周圍正在發生甚麼事，只知眼前景象越來越精晰、放得越來越大。外面的人以為他已經失去意識，而亞爾法特的腦際，一把熟悉的聲音不停地迴盪著：

『毀滅性事件發生確認。目標生存為第一要項；第二保護模式運作當中——效果：低微。跳過模式啟動規律，啟用緊急保護模式。保護模式【澤塔（ζ）】認證、自動運作模式設置——』

巨浪將陽光完全掩蓋。在下面的即使是驍勇善戰如索羅、維羅納，甚至是莎娜、福特兩家的戰士，此刻都只有驚懼的心情，一同閉上眼睛，不知各個火之護罩能夠支撐多久，等候命運的降臨。

下一刻，「嘩啦」一聲，巨浪已將所有人都蓋過，周圍似乎只餘下寂靜。

第一百一十六章：巨災過後

天空蔚藍一片，溫和的微風吹拂著岸邊的土地，帶著淡淡的鹹味。輕輕的浪潮聲跟隨著緩緩的節奏，沖洗著土黃色海岸線，奏出悅耳的潺潺之聲，有如天籟。

這不是經歷了毀滅性海嘯的倖存者所預期的景象。

海嘯引發的第四波巨浪蓋過矮林前的眾人，索羅以「炫火加護」之咒保護著身後的亞爾法特、莎拉、靜心和數名莎娜家的族人，勉力抵受著無情的水壓。可是火系統的魔法在防禦咒文中本來就不屬高等，在巨浪的衝擊之下支持了許久，仍然不敵大自然的力量，終於失守。

索羅只記得自己在絕望而憤怒地咆哮著，奇蹟的白熱之火卻不爭氣地沒有出現，眼巴巴地看著火之護罩被巨浪逐漸地穿透。一條條的水柱從魔法的火球中溢出，不知不覺之間索羅的全身已經濕透。可是正以為被高酸度的毒水淋濕全身後了無生望的他，卻沒有感受到預期中灼傷的痛楚；巨大的大自然之力的拉扯之下，也沒有把他們全部人捲往大海——蓋上來的巨浪在空中完全地失去了力度，像下起滂沱大雨般落在眾人的身上。

「炫火加護」被沖散，一切回歸寂靜。他和在場的人濕漉漉地呆站著，不能太肯定自己仍然活著。明明不過數分鐘之前，莎娜家的當家肯尼斯和福特家的最強戰士雷蒙德二人——還有無數的兩家族人——才在所有人的眼前被毒浪吞噬；地上消失不見的草皮和光禿禿的黃土地也說明著海嘯肆虐的真實。

靜心第一個回過神來，快速地上下左右摸摸自己的身體，確定沒有缺少甚麼部位後，映入眼簾的是仍然身披白光的亞爾法特。她沒有看過亞爾法特引發無意識的力量，疑惑地輕聲叫著他的名字：「亞……亞爾法特……？」

亞爾法特的目光仍然集中在港灣與印度洋的開口處，身上卻反常地一滴水點也沒有。他的臉上是一個放心的表情，喃喃地道：「海人魚的護罩魔法停下來了……是這樣嗎……牠們在遵守著所謂『神之憐憫』的約定，在地球踏入毀滅的危機時作為最後的防線挺身而出。啊，牠們散開了——」

索羅瞪著亞爾法特，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這一次你又幹甚麼了？」

「——水之魔法復活了。」

不遠處，一把冷靜沉著的聲音傳來。索羅等人立刻回頭，只見奇蹟地生存下來的風暴行者站在一塊巨石之上，身上散發著所有人都已經以為不再存在的淡藍色魔法芒，身上的水份隨著魔法的運行，在他身前聚結成一團水球，不斷地改變著形狀，正是「聖水流舞」之咒。

「咦？」數個莎娜家的族人看見風暴行者能夠使用水之魔法，好奇之下都使出相同的咒文。果然，水之魔法似乎全面回復了。

「好傢伙——」索羅瞪大眼睛，難以置信地看著不停地引發幾乎是「奇蹟」等級的事件的亞爾法特：「竟然把整個系統的元素魔法重新啟動，還『順便』平息了能毀滅世界的驚濤駭浪……」

「湯馬斯！」

維羅納驚惶的聲音傳來，然後連跑帶跌地衝到不遠處、還在呆呆地跪在地上的侄子身前，將他的左手一把抓起。湯馬斯還沒有反應過來，維羅納已經深深地「吁」了一聲，似乎放下了心頭大石的樣子：「沒有『火焰紋章』的蹤影——『詛咒』沒有回到你的身上。太好了！」

靜心看著維羅納和被她抱著的湯馬斯，心中也鬆一口氣。她回過頭來，看見蹲在地上飲泣的莎拉，雙手合十，嘆一口氣，想要說些甚麼，但紊亂的思緒卻讓她沒有精神思考甚麼字用得、甚麼字用不得。她的秀眉微微一皺，只簡單地說一句「阿彌陀佛」，包含了安慰莎拉、與她一同悲傷等心意。莎拉聽得靜心的聲音，也感受到她背後的含意；可是父親在眼前去世，而且歸根究底還是由自己一手做成，悲傷的心情又怎能說收起就收起？

「可不能讓爸爸笑話……」莎拉知道再哭也於是無補，決定要振作。她慢慢站起來，也留意到水之魔法的復甦，卻忽然醒起更重要之事：「——『平湖水鏡』！」

在湯馬斯腳下，就只有被他機緣巧合地踩著、實體化的「火焰紋章」薄片，本來已經固態化的水鏡此刻卻無影無蹤。莎拉幾乎再受不了刺激，快要暈過去之時，索羅的手往她的肩膀一捏，提示道：「不要這麼慌張！『平湖水鏡』本來就是液態系的魔具嘛！」

「啊！」莎拉哭得手忙腳亂，一時之間竟然忘記了這一個重要的細節，立刻使出操控流水的咒文。「水鏡．聖水流舞」之咒既起，四散於地上的魔具果然立刻閃出共鳴的藍光，在她的操控下慢慢在身前聚集起來。莎拉看著懸浮胸前的水鏡，又再想起父親，不自禁眼淚又流出來了。她往腰間一摸，才醒起平時載著魔源聖物的皮水壺已經被索羅割破，現下只怕已經被海嘯引發的巨浪沖到海中心的不知甚麼地方去了。她一邊流著淚，一邊念起把水鏡固態化的咒文，一個小小的冰球凌空飄浮在她的手心之上。

可是雖然水鏡再次化為液態，但中心卻留下了一抹無法抹除的暗紅雜質。莎拉知道，「平湖水鏡」再也無法回復到之前那絕對純淨的狀態。這是水之一族為了和平所刻下的永恆印記。

「不管水之魔法是否重啟，既然湯馬斯的『火焰紋章』已經解開，由他繁衍的後代將不再被詛咒，福特家也再沒有與莎娜家交惡的原因。對於肯尼斯．莎娜的離世，我們深深感到遺憾……」維羅納走到莎拉面前，語氣比之前變得溫和無比，幾乎可以說是和藹可親。她的右手握拳置於胸前作出家族對同伴的敬禮，表示友好。

莎拉呆了一呆，忽然醒起當家的父親既逝，身懷水之一族魔源聖物的自己現在成為了僅存的莎娜家族的最高負責人。她向周圍環視，族人之間無論長輩還是同輩，都向她點一點頭，以示對她的身份的承認。

莎拉咬一咬唇，然後迅速地以手袖抹乾臉上的淚痕，左手仍然隔空「持」著魔源聖物，右手模仿維羅納的敬禮：「但願福特、莎娜兩家從今以後，永世交好，為了澳大利亞人民的福址，共患難、同富饒。」

父親離世，確是因為莎拉自己；可是此刻兩個家族終於握手言和，總算是還了肯尼斯的一個心願。莎拉呆呆地看著與維羅納相握的手，心頭百感交雜。

在場的莎娜、福特兩家族人看著她們歷史性的和解，首先呆呆的互相望視，然後臉上都不自覺地掛起微笑。不知甚麼時候起，某個福特家的女戰士首先發出了興奮的嘯聲，忽然之間整個小天鵝灣都充滿著喜慶的口哨聲和歡呼聲，慶祝著兩家無需再互相爭鬥，流出無益、無謂的血。

這時候索羅卻踏前一步，一躍而起，落在一塊大石之上。他瞇著眼，狠瞪著北方矮樹林之外的遠方，然後把天焚劍橫舉在前，警覺地朗聲道：「要慶祝，現在還不是時候。」

眾人被索羅無中生有的警覺感吸引了注意力，逐漸地靜下來——然後陸續都感覺到索羅所察覺到的異樣。

「矮林北方的紫氣；還有地上微微的抖動……有大數量的人正往這邊趕來——闇黑軍團嗎？嘖，在莎娜家的村落吃了大虧，現在回來復仇了嗎？選的時候還真準……」維羅納皺起眉頭，五、六十年來見慣大場面的她已經從大氣中的戰鬥氣息中大致推斷出是甚麼一回事。

「他們的目的，多數還是要把水、火族的『餘黨』緝拿和抹殺——這一點，恐怕他們自統一世界以來，就從來沒有放棄過。」莎拉拔出腰間的寒霜匕首，左手的冰球狀的「平湖水鏡」亦在她的意念之間慢慢改變形狀，與她右手的匕首同化，成為一柄三尺長的冰刃：「看來立刻就要測試代表水、火兩家的合作性了。」

索羅此刻卻有著不安的感覺，身上無意識地披上淡淡的紅芒：「可以感覺到正規軍和獵魔團的存在；可是似乎還有一隊甚麼人同行……好強大而邪惡的氣息！」

白光不再披身、終於回到現實的亞爾法特似乎回復原來的性格，「噫」的一聲輕呼，語氣帶著過份的擔心：「平時火不燒到眉前也不作出反應的索羅也開始感受到X的『風中預感』了嗎——哎！」

即使在認真模式，索羅還是忍不住，給亞爾法特的頭殼一拳：「胡說八道……那是甚麼亂加的形容詞啊？我這是戰鬥的預感、理志的分析；與X追求的那幾乎是天方夜譚的甚麼『未來法眼』，哪裏有得比較？」

維羅納托著下顎，思索著種種變數，終於作出決定：「他們雖然接近這裏，一時三刻倒不會立即就到。矮林雖然能作為天然屏障，我們卻沒有物資固守。反而這裏往南是費里曼圖，不過半日路程；那裏雖然是廢墟，建築物倒還健在，能夠給予我們藏匿的空間和高度的優勢。沿途我們還可以在叢林中順便狩獵和採集野果野菜，作為儲糧，以備長期戰鬥之需。」

莎拉點一點頭，也贊同維羅納所言，道：「費里曼圖在天鵝河口三角洲的南方，北有河水、周圍也有木材，能作為燃料，是水、火兩系統魔法都能發揮所長的理想戰場。珀斯以東數里有歷史以來建下的木橋，我們渡過天鵝河後把木橋破壞，還能拖慢帝國軍的行軍速度。」

湯馬斯似被死前的雷蒙德罵醒，稍為回復了作為福特家少主的風範。他撿起地上叔父的遺物、黑色的長大衣，感慨地穿在身上，然後向維羅納和莎拉點一點頭，站起來，向兩家的人發問：「有異議嗎？有附加的議案嗎？」

在場的兩家家人考慮和低聲討論了好一會，異口同聲地道：「我們贊成當家的主意。」

莎拉、維羅納與湯馬斯互相對望一眼，然後向族人點頭，道：「就這樣決定。我們這就走吧！」

在二人的帶領之下，兩家的族人稍為收拾，然後快步跟在後面，向南方天鵝河方向以像是急行軍似的速度進發。亞爾法特、索羅和靜心對他們共同商議對策、尋求多數的同意、徵求額外的意見等甚有民主風範的舉動，都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嗨，過氣龍騎士！」索羅對從水之魔法復原後一直舞動著流水，呆呆地看著手心的風暴行者喊道：

「那你現在想怎樣？要不加入莎娜家並盾作戰吧？」

風暴行者完全不理會索羅的呼喚，反而搖一搖頭，好像想通了甚麼似的，身上的魔法芒褪去，右手一揮，懸浮在空中的水球嘩啦一聲撒了一地，自顧自的往闇黑軍團的相反方向漫步而去，一副對世事已興味索然的樣子。

索羅看著風暴行者逐漸遠去，與同伴對望，聳一聳肩，也就逕自跟隨莎娜與福特家族起行。

靜心卻想著另一回事：（澳洲的社會自從皇族下台之後，在歷史以來就是這樣運作著的吧？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靜心甚為感嘆，可是又想起即將面臨戰爭的暴力和殺戮，隱隱又覺不安，嘆一口氣，跟在亞爾法特一行人之後，也往費里曼圖廢墟進發。

===

以墨綠色帆布搭成的臨時帳篷之下，一名身穿紫袍，黑色頭巾包裹著短髮，看來大約四十歲左右的女人來回踱步，貌似極度不耐煩的樣子。

帳篷之外，忽然傳來「轟隆」一聲巨響，女人立刻停下踱步，跑出帳外，目光循巨響的方向看去。只見她的嘴角掀起微笑，卻又僵直起來，然後臉容慢慢露出憤怒的神色，「哼」了一聲，又回到帳篷之中。

一陣倉促的腳步聲從不遠處傳來，一名傳令兵跑到女人的帳前，身上的綠色制服可說是衣衫不整，沾滿黃土。他看見女人這時已經大剌剌地坐下，皺起眉頭，微微低下頭，一副陰森的樣子。

「報……報告佩雷斯近衛長！」傳令兵當然留意到女人的不悅神色，語氣帶著惶恐地道：「近衛團加入陣型之中的第二十七次突擊失敗，六名步兵、三名騎兵陣亡；五名騎兵、兩名獵魔旅團特務及一名近衛受傷，退下前線；另外失去八匹馬，被敵方偷走，但這次沒有損失糧草。敵方損折二人，但無法擊殺——噫！」

佩雷斯近衛長霍地站起，雙目瞇成一線，在帳篷陰影下的她份外恐怖。她瞪著傳令兵，憤怒的心情似乎要發作，卻又沒有藉口隨便把不屬於她麾下的兵士「處分」掉，紫袍隨著身體微微抖動著。傳令兵被她的黑臉嚇著，知道傳說中的大王近衛團都是沒有人性的冷血，惹毛任何一人都會隨時丟掉小命，更何況是近衛團領導階級的近衛長。可是沒有她的命令，他卻又不敢就這樣轉身就離去，只怕給予她充份理由抹殺掉，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嘉德蓮，由他去吧；他只是帶個消息而已。」在帳篷中的一個角落，一把冷靜沉著的聲音響起，原來在同一個帳中另一名長官一直站著，只是一直沒有聲息，以致傳令兵竟然完全沒有留意到他的存在。

名叫嘉德蓮．佩雷斯的近衛長迅速地別過頭，轉而瞪著那軍官，然後右手向傳令兵一揚，示意退下。傳令兵如獲大赦，當然不再多嘴，只點一點頭，也不理會佩雷斯近衛長有否看見，立刻以逃跑的速度離開帳篷。

「……尼爾遜．荷爾上校。即使十八年前我曾經是你的屬下，現在我的所屬單位凌駕於獵魔旅團之上，對我的稱呼還請你尊敬一點，免得下屬們以為我們尊卑不分。」嘉德蓮對尼爾遜以名字相稱顯然顯

得不悅，語氣中帶著沉沉的怒意。

「沒有辦法啊；習慣了嘛。」眼前的軍官正是之前在尼瑪駐軍的領導，在死之森與亞爾法特一行人大打一場後左臂骨折後復原的尼爾遜．荷爾。

自從一個多月前龍骨峰下的戰鬥後，尼爾遜棋差一著，輸在靜心的神箭手上，讓聖物使們溜走，心裏滿不是味兒。欲向無言寺算賬，住持空色卻又與「禁語魔鑽」和魔源聖物使靜心劃清界線，揚言無言寺並不保護土之一族的聖物，靜心離開無言寺後，更不是寺中僧侶。根據上頭對佛家的懷柔政策，加上地區駐軍本來就與作為國寺存在的無言寺交好，尼爾遜根本動無言寺不得。

在本鄉十六領導的歐洲第三獨立部隊解散之後，闇黑帝國之王孔彤的近衛團繼承了追蹤五族聖物使的任務，首先找著最近期與他們戰鬥過的尼爾遜，詢問他們的情報。懷著復仇的心態，尼爾遜也就順便自薦，跟隨著近衛團的行動。在近衛團強大的科技及情報支援之下，亞爾法特一行人從離開死之森後的行進路線無所遁形，轉眼找到澳洲來。剛好福特家與莎娜家開戰、闇黑帝國騎兵隊和當地的獵魔旅團先吃了一場敗仗的消息在這時候傳來，近衛團斷定事件的發展符合孔彤大王定下的機率演算表中五族聖物使出現的可能性，也就與當地駐軍合流，以三十名近衛團作為後勤，帶領常規軍和獵魔旅團再次追擊兩家族。

本來預算莎娜家與福特家鬥得你死我活之後，五族聖物使理論上沒有具有實力的後援，這個數量的大軍應該早就把他們生擒了；可是事情的進展卻出乎意料之外地艱巨。

嘉德蓮最大的失算，早在泰國灣一帶時已經發現：由五族聖物使組成的小隊分成三組，向著不同的方向前進；這一個事實讓她無法實踐把五族聖物使一網打盡的計劃。她作出戰略性的決策，決定全數三十人的近衛團，加上尼爾遜和他的直屬手下共十人，依然追蹤著有著最多人數的亞爾法特小隊的方向，以圖把最多的逆黨成員緝捕或擊殺。

追蹤亞爾法特等人的途中，嘉德蓮發現了他們經歷了數場大戰的痕跡；以破壞的規模看來，若非大軍相遇的戰鬥，就是有著強大的魔法使的存在。這些證據更讓她覺得自己的決定正確，四十名精英中的精英，對上戰力分薄了的五族逆黨，理論上是能夠順利完成的任務。

可是來到澳洲，騎兵隊戰敗的消息卻帶來了隱憂，因為這說明了莎娜、福特二家族的力量並不能被低估。在尼爾遜的力諫之下，近衛團破天荒地與當地駐軍合流，追蹤至杰拉爾頓南方的莎娜家第二退避點。然而就在他們要繼續前進的時候，大氣中出現了異常。他們除了少數闇魔法系統的「風滅行」使用者之外，沒有使用魔法的必要——尤其是水之魔法——因此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經歷了千百年以來歷史難得一見、水之魔法的封印與重啟的重大異象。可是遠方小天鵝灣由海人魚引發的巨大光魔法系統「磁幻佈網」之咒，卻是在海岸線上行軍的他們也能隱約看見的奇景。

這個異象令嘉德蓮、尼爾遜及澳洲駐軍聯軍警惕起來，全軍進入了戰鬥行軍的狀態，不得已地暴露了大軍的所在，讓索羅察覺之餘，更重要的是把行軍的步伐拖慢，給予了亞爾法特小隊和莎娜、福特兩家族逃走及備戰的時間。

千辛萬苦跨越過河大橋被截斷的天鵝河，來到古代廢墟費里曼圖，迎在闇黑帝國大軍面前的，卻是地勢被靜心的土之魔法大肆改造、以無數的石柱建造出的巨崖，把雙方幾乎完全地隔絕，唯獨中路一條羊腸小道大開，像是挑釁大軍進攻似的。

嘉德蓮與尼爾遜面面相覷，都知道這是戰略性的瓶頸佈局，目的是把敵方集中在一點，專注擊破。數天前海人魚做出來的巨大魔法護罩在帝國軍一方實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嘉德蓮和尼爾遜都不敢恃著

人數的優勢強攻，於是集中軍力在崖上各處開山破石，以圖打開數個缺口，給予軍隊進攻的路線。可是這正中由索羅、莎拉、維羅納和忽然成熟起來的湯馬斯帶領的聯軍的下懷，數天下來，由索羅帶領的福特家火魔術士十人小隊採取遊擊戰法，把帝國軍的軍力慢慢地削弱著，同時靜心的「地裂破牙」又把石崖被打開的缺口填補起來，端的是毫無破綻。

從反抗軍的勢力看來，水之一族的莎娜家和火之一族的福特家不但已經停止了爭鬥，還團結地聯手起來。火之魔法擅攻、水之魔法擅守，兩家合作，加上水、火、土三族聖物使，還有亞爾法特這個光之一族的變數，戰鬥的難度忽然提升了數十倍。

對此嘉德蓮是極度氣忿的。

尼爾遜沉著地思考了一會，向嘉德蓮問道：「聽說過半年前中美洲斷箭山谷中獵魔旅團與火之一族的戰鬥嗎？」

嘉德蓮「哼」了一聲，答道：「該場戰役當中，美洲四大皇牌死了三個，戰略情報局把消息蓋得密密實實的，虧你還知道！」

「我這一把年紀，在帝國軍中服役了這些年，只要有心找，沒有甚麼情報是找不著的。」尼爾遜揮一揮手，似乎無意自誇：「重看情報局的報告，當時帶軍的亞當．艾佛斯犯了一個大錯——」

「——戰力分散……」嘉德蓮曾在尼爾遜的麾下任職數載，後來才被孔彤親自甄選提拔，其實無論戰略的思量、戰鬥的風格，都與她不願意承認的「恩師」十分接近。尼爾遜的話不必說完，嘉德蓮就已經知道他所指為何。

「對。」尼爾遜把說話接下去，道：「直到現在，之前海上那巨大的魔法芒沒有重現，他們反而龜縮在土壘之後——即使有火之術士的遊擊戰略，我不認為他們有確實反擊的能力。古時中國大陸有句諺語，叫作『實則虛之、虛則實之』；或許現在是時候正面迎接他們的挑戰了吧——」

「——開闊中路、從中路進軍！」嘉德蓮再次把尼爾遜的說話接下去，然後也不猶豫，一手拿起旁邊枱上的口罩，一邊扣上臉上，一邊闊步離開帳篷。

尼爾遜看著十八年前的手下，臉上掛上微笑：「對有效的意見立刻採用，沒有因為地位而猶豫。當時的小妮子長大了啊！」

陽光斜照在費里曼圖的廢墟之上。在眾人面前是由靜心以土之魔法築起的參天巨崖，而遠處的地平線上，闇黑帝國的大軍正揚起漫天塵土，紫色的近衛團旗幟在風中飄揚。中路那條狹窄的小道，預示著一場慘烈的絞肉戰即將爆發。

第一百一十七章：費里曼圖守衛戰

索羅瞪著靜心已經至少三數分鐘，正在用餐的靜心當然留意到他的眼光，只感到心中發毛。

（阿彌陀佛；索羅施主這樣子看著我已經好久了，究竟是為了甚麼呢？啊，難道索羅施主知道我是女兒身，竟然忽起色心？罪過、罪過！貧僧才十四歲啊。不可能、不可能。莎拉施主對他的情意，雖然淡如輕煙，他亦是遲鈍漢子，但是他們同行許久，沒有可能完全沒有感覺到吧？不……以索羅施主的性格，沒有感覺到倒不是沒有可能……這個，他還在瞪！他在看甚麼啊；阿彌陀佛！）

靜心三扒兩撥，把木碗中的玉米糊匆匆吃完，站起身來，正要逃離臨時飯堂之時，坐在椅子上以雙手托著腮的索羅卻忽然開口，把她叫住：「嗨，小和尚……不，他們叫女性的小和尚作『小尼姑』吧……」

「嗯……嗯……？」靜心聽得索羅模稜兩可地拉上男女稱謂的題目，心中更是打了一個突，不太猜到索羅要說甚麼。

「『小尼姑』，有個問題想問一問妳。」索羅坐直身子，雙手離開腮子，交叉置於桌上，看著臉上不知為何慢慢紅起來，卻又不作出反應的靜心，也不等她回應，把抑壓在心頭上許久的問題問出來：「土之魔法系統當中有著引力變更的咒文，其中有把阻力改變的魔法，是不是？」

靜心沒有猜到索羅會問及如此正經八百的問題，想起自己竟然在左思右想有關情情愛愛之事，不自覺面紅耳赤，雙手「啪」的一聲按在臉上。

索羅打了一個突，完全弄不明白靜心動作的意義，只道她那是甚麼佛家的手印之類，呆了一呆，像是代她回答似的道：「嗯，之前與龍騎士的戰鬥當中，妳就用過這一記魔法了，把一眾坐龍的制空權奪去，我們才能支撐到愛麗絲的到來。既然能把空氣的阻力改變，那麼理論上這魔法便能做出和木之魔法的『風滅行』一樣的效果了，對不對？」

靜心這一次真正的呆了下來，細心地思考著。靜心身為皇族子嗣，必須學習所有土之咒文。雖然學習咒文時都知道它們的個別效果，無言寺卻從來不著重魔法的研修和運用——即使是第四門「魔咒門」之中，教授魔法也以因應個別僧侶的性格和體質傳授不多於三訣咒文為教學重點——靜心對魔法的理論與實踐，也就止於書本上的記載而已。反之，索羅對魔法的理解出自興趣，實習亦多在戰場之上，這種以不尋常的角度思考魔法的運用，正是他的長處，這一刻更是啟發了靜心對自己魔法的認知。

「啊，」坐在一旁的亞爾法特一直沒有加入這段對話，這刻卻忽然如夢初醒似的，雙眼發亮，道：「那麼之前穿越泰國灣時，我們豈不是浪費了許多時間——呃！」

亞爾法特再一次後腦勺被敲，這次卻不是索羅的好事。不知甚麼時候，莎拉從臨時飯堂外面進來，正好聽到索羅與靜心的對答，贈了亞爾法特一拳。

莎拉沒好氣地道：「先不說當時靜心不理解魔法的變化與可能性，現在才埋怨是秋後算帳，沒有意義；在陌生的叢林之中以急行咒文高速前進，本來就是危險之舉，哪知道甚麼時候撞上樹上，或被樹根絆倒？騎乘野馬，以及後來的獅龍馬，是最合理的旅行方法。」

靜心一來沒有受過高等的魔法啟蒙，二來自身對習武的興趣較濃，從來都沒有細想魔法的運用與實踐

；可是她本身就天資聰穎過人，索羅既然問對了問題，引發了她的想像，竟然就站在原地，雙手仍然按著紅潤的瓜子臉，就這樣呆呆地陷入沉思了。

「帝國軍的進攻模式改變了。」莎拉的話題一轉，把帶來的訊息傳達給剛剛才從防守性的突襲中回來、正在休息中的索羅，然後回頭對亞爾法特和靜心說道：「這次似乎是總攻擊，你們也該跟來了……恐怕每一分戰力也得投入這場戰鬥當中。湯馬斯正在準備非戰鬥人員和傷員從水路的撤退，以備不時之需；維羅納和約瑟夫則在集合兩家的戰士，預備應付帝國軍的突擊。」

莎拉口中的「約瑟夫」是莎娜家的母系長輩，全名約瑟夫．本鄉，是日裔的澳洲人。雖然有著與本鄉十六上校同一個姓氏，倒與他沒有直接的親戚關係。在肯尼斯和另外輩份較長的三名長輩去世的這當話兒，四十七歲的約瑟夫是莎娜家族中最具戰鬥資歷和軍事經驗的頭號人物，在默認的莎拉之外坐著莎娜家的第二把交椅。

索羅的頭左右搖擺一下，發出「咯咯」兩聲輕響，也沒有展露疲態，道：「也差不多是時候了，利用小和尚——啊，不，小尼姑建造的石壁、莎娜家的防線、加上福特家的火之魔法遊擊小隊，把他們逼得從中路進攻，正是這瓶頸戰術的目的。」

忽然聽得外面「隆隆」聲響不絕於耳，似乎是不斷的爆破。亞爾法特四人正呆著之際，滿頭大汗的約瑟夫從外面急步跑來，急道：「二十多名身穿輕裝甲、貌似高級戰士的帝國軍正展開炮擊，中間的狹窄小徑正被轟開來——」

在數天的攻防戰之間，迎戰帝國軍的索羅和莎拉早就見識過近衛團與「第八十八型戰甲」的戰鬥力，明白到約瑟夫說的「展開炮擊」就如字面上的意思，類似 B 型人偶的能量彈正在開闊著進攻費里曼圖的通道。假如通道的闊度拓展至一定程度，能夠橫排前進的大軍攻入廢墟，守備方將會面對巨大的危機。

索羅「哼」的一聲，道：「中路進攻是用對戰術了，猜不到是如此的猛攻……」說著回頭向靜心道：「『禁語魔鑽』的狀態還可以嗎？現下帝國軍要開闊通往這裏的小路，假如我們抵擋不住，還得要你重建由『地裂破牙』組構而成的石壁——必要時還要有重施『諸行無常』的心理準備！」

靜心從紅領巾之內抽出魔源聖物「禁語魔鑽」，想起在南亞叢林的激戰，眾多生靈的塗炭，不自禁地嘆一口氣。她的眼神帶著決心，向索羅點頭，簡單地回答道：「非絕境……不用。」

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都明白「諸行無常」帶來的毀滅，對年紀小小的靜心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心理負擔。可是對靜心來說，在南亞叢林做出的毀滅與破壞，卻是令她踏進佛家修行另一個境界的契機。

佛家從文明崩潰之前留傳到現代，古代的典籍當然消散無存；但其最重要的基本理念，卻沒有怎麼改變過，當中所謂的佛家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以至涅槃寂靜，仍然是佛家的根基。遠古之時，土之一族從光之一族得到魔法，作為傳承古時宗教哲學的族群，十分順其自然地把佛家的名詞安插於咒文的名稱，例如六訣引力系統的咒文，就以「六道」命名。至於本來不屬於基本魔法的「滅佛」系統，則以「諸行無常」和「諸法無我」作為咒文的稱呼，當中其實有著以魔法的運行體現其意義的隱喻。

「諸行無常」的破壞力雖然驚人，事實上是把「世事一切無常規」這概念展現開來。捲入咒文之中的生命當然難以倖免，但在親眼看見魔法的引起的後果後，靜心確切地被敲醒，把三法印中的第一印真真實實地理解起來。這一點，卻又不是亞爾法特一行人所能夠理解了；當然，遵守著「慎言誓」的靜心也不會主動向他們多作解釋。

「索羅——」飯堂之外，繼約瑟夫闖入後，福特家的第三把交椅依玲娜．謝菲亦氣喘連連地跑進來，緊張地道：「從水路.....有船！」

依玲娜披著僅過耳垂的短髮，此時因為緊張和炎熱的天氣被汗水濕透，披頭散髮地掩蓋了半邊臉，竟然有點嚇人。她亦是跟隨索羅突擊帝國軍的福特家戰士之一，一向鎮定，是領導的人材，這時候的慌亂不像她的風格；可是索羅與莎拉相望，都知道她在擔心甚麼，皺眉道：「在這個時候？帝國軍應該集中戰力在陸路才是.....」

費里曼圖以西是通往印度洋的海面，是兩家退卻的最後路線，在現在帝國軍發動總攻擊時才被截斷，後果可大可小。

依玲娜搖頭道：「不像是帝國水軍的船；船是小型的，看來是只載三、四人渡河用小船的樣式。小船在海面上逆風而行，速度卻反常地快；最奇怪的是帆上帶有木之魔法的綠芒.....」

聽得依玲娜的形容，索羅、莎拉和靜心都不約而同地隱隱放下心來，只是覺得還需要目視確定他們的猜測；而亞爾法特卻已經衝口而出道：「啊，大概是X和同行的愛德華吧。往非洲和歐洲一個多月，也差不多來跟我們會合了？」

===

之前的攻防戰之中，根據嘉德蓮與尼爾遜的戰略，近衛團一直在保留著實力。每一次常規軍與獵魔旅團嘗試從石壁打開新的通道，近衛團都只派出二至三人的小隊，作為對抗由索羅領導的火魔法小隊的戰力。可是在索羅和福特家族強大的戰鬥力之下，即使每一個近衛兵都有著以一擋十的實力，還是被不需固守己方陣型的防守方佔盡優勢，數天下來已有四名近衛兵受傷。

隨著嘉德蓮接受尼爾遜改變戰術的提議，大軍從中路突進，近衛團的策略改變為傾巢而出，防守中路的困難度忽然大大提升。因為「第八十八型戰甲」的力量，近衛團得到了低空飛行的優勢。分為兩隊的近衛團，其中一方主力協助以魔彈開山劈石的常規軍，另一隊則作為擾亂軍，利用其基本上能夠輕易翻越石壁的優勢，從空中使用炮擊轟炸，壓制著主力防守的莎娜家，給予帝國軍開闊山路的時間。

戰況一如尼爾遜所料，形勢逆轉，大軍進入費里曼圖似乎只是時間問題。可是正在嘉德蓮與尼爾遜磨拳擦掌，要與五族逆黨和莎娜 - 福特聯軍決一死戰之時，巨壁忽然傳來「隆隆」巨響，一陣橙棕色的淡光把山道包圍著，在其旁邊的無數的石柱自土中浮升而起，石壁彷彿正要再次慢慢地合上。

「被開闊的石壁又要緊合起來了嗎？敵人至少在數百尺之外吧？這土之魔源聖物使的咒文有效範圍實在大得太離譜了吧？」嘉德蓮氣得七竅生煙，老練的尼爾遜卻察覺到不對頭。他舉頭望向石壁的頂部，一直以來不時丟下來的冰彈、火球，甚至無時無刻架起的魔法冰牆，現在卻忽然無影無蹤，莎娜 - 福特聯軍仿似突然放棄了防守。

尼爾遜也不必說話，嘉德蓮已留意到他的目光，也立刻知道他在想甚麼。她看著面前破地而出的石柱，忽然發覺石柱出現的位置不像以前，似乎毫無規律可言，而且代表土之魔法的橙棕色魔法芒仍然持續著。她的心頭一突，立刻喝道：「在山路之前的將士們，散開！立刻！」

近衛團的成員素來聽命即行，不會質疑長官的指令；聽得嘉德蓮的吆喝，立刻停下用以壓制敵軍防線的無差別魔彈轟炸，往後或跑或躍，也有使用戰甲的飛行功能的，真的四散開來。可是在山路正中間的常規軍與部份獵魔旅團的成員，卻沒有這種高度的行動力，大部份都對嘉德蓮的指令疑惑不已，少

有真的立即就回頭走的。

說時遲那時快，這一堆嶄新的石柱分裂成無數的碎片，然後向四方爆發開來。無數的石片就像散彈，轟向正在前方的帝國軍將士，竟然是一訣大型的「亂礫射」之咒。正在開山劈石的帝國軍還在對近衛團隊長的指令發呆當中，下一秒碎石散彈的攻擊已蓋天而來，毫無心理準備、滿以為只需與土石「戰鬥」的先頭部隊首當其衝。

「媽的！」尼爾遜立刻作出反應，從後陣一躍往前，使出全力架起「黑天咒幕」之咒，把咒文的覆蓋範圍擴展到最大的程度，務求能保護最多的兵士。多得他的及時反應，數十名常規軍與獵魔旅團的兵士只受了輕微的擦傷；但說到底尼爾遜已慢了一步，首當其衝的十數人已被碎石的炮彈劃破身體，甚至有數人被石彈重創身體要害而亡，現場慘叫聲不絕，血花四濺。

「亂礫射」的破壞力其實並不算大，近距離的兵士受傷雖重，數十尺之外的兵士卻無甚大礙。這時候前陣的兵士終於反應過來，數訣防禦魔法築構起來。

嘉德蓮「哼」的一聲，避免不了對常規軍和獵魔旅團的緩慢反應感到不屑，臉上卻竟然掛起微笑：「他們瘋了嗎？把唯一的瓶頸優勢給我們打開，不就是自尋死路嗎？」她回頭看了一周，作戰中的近衛團隊員全數無恙，毫不浪費時間，立即發號施令：「近衛團聽令：全體集合，戰鬥陣型：一；階段戰果：搜敵、各個擊破！中路進攻，去！」她高舉左手，往因為作為「亂礫射」的散彈而夷平、豁然開闊十數尺的正前方山路一撥，示意手下進攻。

可是即使是擁有極高行動力的近衛團，這時候卻呆了下來。嘉德蓮看著他們，皺起眉頭，感到事出必有因，正要回頭之時，剛剛為了保護手下將士的尼爾遜把防禦咒文收起，踏前一步，哼聲道：「就只一個女孩，妄想能擋下我們的大軍嗎？剛才妳的同伴的『亂礫射』突襲是傷了我方不少兵士，卻沒有改變我們之間數量的懸殊啊。」

這時候嘉德蓮才轉過身來，眼前的是一個身穿藍袍，胸前一個鏡子鍊墜的棕色長髮女孩。女孩全身散發著淡藍之氣，雙手上下舉於胸前，一個水球反常地飄浮於雙掌之間。水球清澈的中心處，那一抹無法抹去的暗紅雜質，在陽光下猶如一滴凝固的血淚。目光繼續往後掃去，後面似乎真的一個人也沒有。

「……『平湖水鏡』——妳是莎娜家的水之魔源聖物使吧？」嘉德蓮雙眼微微瞇起來，也不需使用分析眼鏡，已大概猜到女孩的身份——眼前之人當然就是莎拉．莎娜。

莎拉沉聲道：「剛剛的『亂礫射』殺傷不少人，我們那大慈大悲的小朋友已經十分痛心了。大量屠殺的罪孽，就由我莎拉．莎娜承擔吧。」

嘉德蓮皮笑肉不笑地大笑起來：「哈哈哈哈，『大量屠殺』嗎？妳是水之魔法使——是『水』啊！妳能用這水球做出多少冰箭哦？」

尼爾遜皺起眉頭，心中有點不祥的預感，輕聲地自言自語：「嘉德蓮啊，小心不要挑釁過頭了……」

莎拉沒有回答嘉德蓮的問題，只道：「你們搞錯了兩點：第一、我不是獨自一人——」她的話說到這裏，一股淡黃色的魔法芒從後方緩緩伸展而來，連結往她的頭殼正中心。莎拉抬起頭，雙眼慢慢變紅。這時候連嘉德蓮也察覺到不對頭，道：「『亢心莫名』之咒……金系統的高等魔法？！」

「——第二、開闊山路，不是失去優勢，而是給予我魔法的攻擊範圍。妳說得沒錯，只是『水』的

話，沒有甚麼廣範圍的攻擊魔法；可是既然我的同伴來到，與金之魔法的合體技卻又成為新的可能性了。」莎拉續道，同時臉上的青筋顯現出來。她的雙掌使勁地凌空往內推，水球的體積越發縮小，藍色的光芒卻更耀眼。

這倒出乎帝國軍一方的意料之外：聽得莎拉的說法，尼爾遜和嘉德蓮都以為她要發出甚麼大範圍的攻擊；縮小的水球與他們的想像正好恰恰相反。

「.....我知道你們在想甚麼。」這時候，久違的愛德華的聲音緊隨著身影在莎拉的身後傳來：「這是暴風雨前的死寂啊！土之一族的最高防禦咒文在這記魔法之前也如同雪花遇上熱水般消散無痕；你們的『第八十八型戰甲』——嘿嘿。」

尼爾遜與嘉德蓮相望一眼，都大概猜到愛德華的話背後的意思；加上莎拉身上發出的不尋常的不祥氣息，出於自然的自保本能令他們沒有時間發聲示警，已經往兩旁急退。

此時雙眼已變得通紅的莎拉在金之魔法中的亢奮咒文影響下，勉力地維持意志，喝道：「澳大利亞的將來，由我開拓——闇黑帝國的障礙、在我水鏡的『第四型態』中灰飛煙滅吧！」

站在莎拉之前的近衛兵、獵魔旅團戰士和帝國軍常規軍這時才意識到眼前的危機，「黑天咒幕」、「第八十八型戰甲」的魔力護罩、還有其他闇系統的五族防禦魔法紛紛架起；同時莎拉胸前的「平湖水鏡」的水球在愛德華輔助咒文的催谷下完全地壓縮成一個小圓點，然後雙手橫舉，耀眼的五彩光芒四射，忽地展開十數尺、電漿狀態的利刃向前推進，直線割向眼前的百人大軍，預告著死亡的降臨。

第一百一十八章：戰場之息

無數個帶著紫黑色的防禦魔法在費里曼圖前的空地展開，在數秒之間卻被一片以扇狀擴張、五彩斑斕、仿如輕煙一般的薄片擦過。下一刻，這詭異地美麗的景象在防禦魔法球「啵啵」的爆破聲後，變成了地獄一般的血腥畫面：只見無論防禦魔法的施術者的魔力高低，在第四型態的「水鏡．聖水流舞」的利刃之前，像氣泡遇上鋼針一般，彷彿被嘲笑無力似的，被無情地輕易扎破。常規軍眾多兵士當中，脆弱的肉體被魔法的水之利刃像砧板上的肉一樣切割開來，血花四濺。

身穿「第八十八型戰甲」的近衛兵架起的護罩一樣不能倖免，被水之利刃完全破壞。多有不及走避的兵士，沒有戰甲覆蓋的腹部被剖開；有反應過來的，稍微蹲下，以為胸前的裝甲能稍為發揮護甲的作用，換來的卻是胸前一片血肉模糊。

僅僅逃過一劫的尼爾遜與嘉德蓮在水之利刃劃過的路線的左右兩側，隔著一片血池和肉碎，互相對望著，臉色都變得煞白。莎拉的這一擊無聲無息，卻一下子奪去了至少四分之三的軍力，死傷狼藉。

臉色煞白的，倒不只帝國軍一方。咒文施放之後，莎拉的魔力源處於低下狀態，正要跪倒於地。愛德華收起「亢心莫名」之咒，伸出左手，抓著莎拉的右腋，目光卻離不開眼前的「屠宰場」，倒抽著涼氣：「這……比起靜心『諸行無常』的恐怖——不遑多讓啊！」

一個半月之前，亞爾法特一行人在無言寺與十八修羅對抗，在「辨識門」僧人清查的提示下，莎拉領悟出水之魔法的終極攻擊魔法，就是這水的第四形態所造的魔法利刃。當時咒文發放之後，還得靠幾乎所有在場能使用魔法的無言寺僧人築起無數的土牆，才能把這連最高防禦咒文「金剛鑽灰土甲」都視若無物、無堅不摧的最強攻擊咒文擋下。這一次莎拉的用意是擊破帝國軍的包圍網，出手更不留情；對比起上一次無意的巨大破壞，這一訣咒文威力相同，卻帶著強烈的殺意，令人毛骨悚然。

嘉德蓮環顧四周，常規軍與獵魔旅團固然死傷狼藉，就連她直屬的近衛團當中，只餘下三人完好無恙，其餘的十多人當場戰死，又接近十人被重創，也眼見活不久了。

「可惡的五族餘孽！」尼爾遜的情緒由驚訝變得憤怒，額上青筋暴現，雙掌成爪，往下一伸，數道血柱從戰死的兵士身上溢出，化為血霧，被他吸收進體內，成為他的魔力源，一時之間接近魔力過載，紫光大盛。

見得長官如箭在弦，僅餘的兵士都收拾心情，進入戰鬥狀態，兵器都從腰間抽出來，能使魔法的都披上紫芒。在陣中最後排的兵士負起救援死傷者的任務，把陣亡或重傷的戰友迅速地拖離現場，能包紮的都要先包紮起來。可是他們的動作卻慢慢地停下來，看著莎拉和愛德華的背後，呆了起來。

「……敵寡我眾的優勢失去了啊。」嘉德蓮嘆一口氣，即使身為近衛團的隊長，此刻心中只剩下一股無力感。只見開闊了的山路之中，亞爾法特、索羅、X與靜心慢慢地走出來，然後背後站著數十名莎娜家及福特家的戰士，磨拳擦掌地預備對付帝國軍的進攻。

尼爾遜的雙掌反起向天，兩條一尺來高的紫色的火柱像反映著他憤怒的心情一般，凌空燃燒起來。他嘿嘿一笑，道：「不過是五五之數而已。很好嘛，在公平的條件下分個高下吧！」

「我們可沒有這種武士精神。」

嘉德蓮冷冷地道，右手一揮，一把深紫色的光劍從右臂甲中延伸開來：「孔彤大王交代我們滅殺五族

聖物使的任務，失敗不是選項。荷爾上校，莎娜家和福特家的人就交給你的常規軍了。水之魔源聖物使此刻並非戰力，即管暫且不理；剩下的獵魔旅團，給我纏著金、木、土三人——」說著朗聲發號指令道：「——近衛團聽令：戰鬥陣型——菱角型；目標：火之魔源聖物使、索羅；階段戰果：癱瘓其戰鬥力，然後再挑選次要戰鬥目標；最終戰果：五族聖物使的抹殺！」

尼爾遜這才想起，說到底嘉德蓮倒是這場戰役的指揮官，她的指令他也要遵從。他想起當年跟從他的小丫頭，現在還真的能獨當一面，竟然有一點自豪的興奮。尼爾遜朗聲說道：「手足們，我們還沒有輸！剛剛的魔刃，該是一次性的咒文罷，不可能有第二發了；既然生存下來了，我們還能戰！近衛團隊長的指令，大家都聽到了！大伙兒，我們上吧！」

「遵命！」本來已在備戰狀態的闇黑帝國軍隊，幾乎同聲答允，一時之間聲勢磅礴。照道理說，目睹了實力如此強橫的一擊，常人都會聞風喪膽才是；可是此刻戰鬥之前，全軍卻士氣高昂，可見無論心理上或是實力上，跟隨著尼爾遜和慕名而來的這一批將士，果然都是萬中無一的精兵。

帝國軍的常規軍與獵魔旅團在尼爾遜帶頭下，發出戰鬥的吶喊，衝向擋在山路之前的亞爾法特一行人和莎娜、福特兩家的戰士，勢如破竹。

二十五年前，
闇黑帝國侵攻世界。水之一族並沒有作出多大的反抗，半志願性質的反抗軍在澳洲南部被殲滅後，共和政府破天荒地沒有徵詢民意，以保障澳洲住民的性命為由，幾乎把政權拱手相讓。闇黑帝國得到澳洲之後，明裏遵守諾言，以懷柔的姿態管治這個島國，暗裏卻放縱地方軍恣無忌憚地在各城鎮肆虐，狩捕所有擁有魔法屬性的澳洲住民。當中不少無辜的平民，即使不是術士，僅僅因為有水之魔法的屬性，帝國警部以國家安全為名，把他們都還押重重牢獄之中。一如當時世界各地其他的魔法適性者般，無論年紀身份，他們絕大部份都無息無聲地被處以極刑，從此消失於世上。

對於闇黑帝國的食言，澳洲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是在地方軍的高壓統治之下，敢怒不敢言。與水之一族真正有關的住民，自帝國軍入主澳洲後就過著半隱居的生活；而與水之一族沒有關係的平民，唯有自求多福，又或者主動參與十二年前獵魔旅團成立後設定的【自願魔力屬性檢測計劃】，透過「自首」，假如真的有著精靈屬性，自願被加入【高危魔法適性術士目錄】之中，然後或被強徵入帝國軍，或換取減輕的牢獄刑期。

這二十五年來，莎娜家和福特家本來就處於血腥鬥爭的狀態，不斷移動的兩家都大致上避開了闇黑帝國的狩捕；可是莎娜家本來就是水之一族的貴族，當然對帝國的手段不滿，在福特家的狙擊之下卻又無法幫助本族的平民，可說是滿肚子怨氣。

而滿肚子怨氣的，也不只是莎娜家；不少其他水之一族的直系家屬也極度不滿帝國的高壓統治。三年前，在西亞洲的前魔衛兵餘黨的煽動和聯絡下，南北美洲與澳洲的五族戰士終於同時揭竿起義，水之一族的戰士亦加入澳洲和印度尼西亞的戰線。可是得到了十二年前的經驗，為了應對這種狀況而成立的獵魔旅團在閃電的神速下，把世界各地的反亂勢力在做成更大的影響之前肅清，水之遺族亦因此受到了致命的一擊。隨著這一次反亂失敗，同為被帝國軍追捕、身同感受的福特家趁著這個機會，放鬆了對莎娜家的追殺，反而秘密地接濟了不少落難的水之一族戰士，與他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亦造就了一年多前福特家與水之一族的僱傭兵夾擊莎娜家的事件。

在這個層面，無論是莎娜家還是福特家，對闇黑帝國的不滿，是大同小異的；而在現在這一場生死存亡的戰鬥中，亦毫不保留地具體地表現出來。莎拉的第一擊先聲奪人，莎娜家和福特家士氣激昂，面對訓練有素的帝國軍無畏無懼，加上對帝國軍的厭惡，一時之間刀光劍影，雙方戰得難分難解。

在費里曼圖的這個戰場之上，由於莎拉的水之第四形態的第一擊的關係，水之精靈的含量本已大量損耗；可是無巧不成書，歷史以來莎娜家能在福特家的狙擊下生存下來，以魔法與他們一分高下，是因為數件不為人知的魔具；其中就包括了現在正在現場、由約瑟夫．本鄉繼承、加速精靈複製頻率的「賀多之息」。在魔具的協助之下，水之精靈在低下的狀態中迅速回復過來，給予莎娜家以魔法咒文戰鬥的優勢；而不言而喻的，還有以維羅納的「躍焰」為首、主要用以聚集精靈的數件火之魔具，也是使火魔法的福特家女戰士們的強力後盾。

莎娜家和福特家才剛剛和好，雖然已經經歷了數天與帝國軍的攻防戰，倒還沒有能在這種場合上合作戰鬥的地步；只是各自的戰士組成自家的小隊，仍能慢慢地壓倒即使久經訓練、還是在魔法上屈居弱勢的帝國軍。

對於這個劣勢，尼爾遜是看在眼內的。

只見一道血柱飛射而起，又一名他手下的獵魔旅團特務級的戰士在莎娜家叔父輩的中年男人的冰刃手上失去寶貴的生命。

「媽的——」尼爾遜身上已掛彩數處，仍使出一訣巨大的闇屬性「天火焚」，把攻向他的三記「火彈破」轟開之餘，反攻向面前三名福特家的女戰士；明顯地現場火之精靈超常的聚集量也間接增強了火屬性的尼爾遜的戰鬥力。

面對強大的咒文，女戰士們點一點頭，一同向四面散開；可是同一時間尼爾遜已躍往左方的敵人，燃燒著的右拳轟在她的臉上，絲毫沒有因為對方是女性而手下留情。

但聽得一聲慘呼，那福特家的女戰士面目血肉模糊，眼看不活。旁邊的同伴自然悲憤莫名，卻也自顧不下，得立刻架起「炫火加護」的護罩，擋下緊隨而來的兩記「火彈破」。

「喝啊啊啊啊——」

尼爾遜與火族女戰士的戰鬥陷入膠著狀態之際，索羅的怒喝聲從左側傳來，氣勢如虹，把他的注意力也吸引過去。只見一個由火焰構成的巨大魔法人型體正從屈膝的體勢迅速地站起來，左手巨手一揮，把一名近衛兵點燃成一個火球，隨著一聲慘叫，飛開數丈，掙扎了數下，倒地不起。

第一次看見「火神」的武勇，在場所有人都被震懾，停下戰鬥，連久經戰陣的尼爾遜也不例外。這時他才留意到由嘉德蓮帶著三名僅餘的近衛兵與索羅的戰鬥中，到此地步已到了最後的階段：三名手下當中，一人在之前已被索羅的「古劍天焚」穿膛破腹捅斃；一人重傷，跪倒不起，只管怒目凝視；而這第三人則剛剛被逼至絕境、傷痕累累的索羅釋放出的「火神」一擊斃命。而嘉德蓮自身也受了不輕的傷，物理防禦力極高的「第八十八型」輕裝戰甲雖然完好無缺，戰甲不能覆蓋的身體部份早被索羅高明的劍術傷及數處，切口也甚深，難得地還能以意志力勉強支撐，沒有倒下算是半個奇蹟。

「大勢.....已去了嗎？」尼爾遜嘆一口氣，右手往後一揮，一道弧形的「火狐尾」紫火魔法橫掃向背後的兩名福特家女戰士，把二人逼開，緊隨一記「天火焚」的火牆，把雙方隔開。

這時候但聽得一些慘烈的呼號，尼爾遜的心中一沉，回過頭來，剛好看見「火神」把嘉德蓮與僅餘的重傷的手下抱入懷中的一幕；戰鬥至此，近衛團已經全軍盡墨。

「荷.....荷爾少校.....我的恩師.....」全身被烈焰包裹，意識已經模糊不清的嘉德蓮發出最後微弱的呼叫，卻是十八年前她還在尼爾遜手下時，尼爾遜還沒有升至上校職階時的敬稱。尼爾遜的心頭一緊，

一股莫名其妙的痛感傳來，不知是悲傷還是憤怒的混亂情感幾乎把他的理智掩沒。

十八年前，嘉德蓮是一個甚麼魔法也不懂、亦沒有任何精靈屬性的下等兵。可是她加入尼爾遜的麾下後，堅毅不屈的精神打動了他的心，作為恩師，他帶領她訂立「血之契約」，讓她能夠使用簡單直接的闇系統攻擊咒文，讓她符合了進入獵魔旅團的資格。後來嘉德蓮的仕途，就因為升至特務階級的關係，越來越暢順，最後被孔彤大王提拔，加入近衛團，從此與尼爾遜失去了聯繫。

在她燒成黑炭之前，嘉德蓮的悲鳴卻讓尼爾遜知道，這十八年來她倒沒有把這恩師忘記，至死之時還把他的名字掛在心頭。

尼爾遜的心中呼叫著，就算豁出自己的老命也要為當初亦步亦趨的小丫頭報仇，但是眼前僅餘的帝國軍和獵魔旅團卻不能不顧。孔彤大王的近衛團任務失敗的後果只有死路一條，普通兵卻沒有這個義務；他直屬手下和當地駐軍此刻雖然死傷狼藉，身為長官的他總不能要全軍跟他一起在費里曼圖這裏全軍覆沒。

尼爾遜咬緊下唇，悲憤的血淌下，下定決心，朗聲發號施令：「全軍退卻！」

索羅收起「火神」的召喚，嚴重燒傷的雙手顫動著；此時他稍一放鬆，身上的各處傷痛忽然如缺堤洪水般襲來，終於控制不了身體，跪倒於地。幸好這時候邊戰邊退的帝國軍已經放棄對X等人的糾纏，X趕忙衝向索羅，同時一股共鳴的綠芒已在索羅身上泛起，正是治療系統的「大回心法」。

「得……得救了！」索羅勉強地笑了一笑，深深地吸一口氣，感受著身上傷口慢慢地癒合：「嘖，真的像作弊般方便啊——」

「——你這廝……！又再在沒有輔助下解放『火神』！？你知不知道本小姐……本小姐……」莎拉急步趕來，打斷他的自言自語，幾乎沒有刮他一巴掌，說到一半卻又醒悟正在流露自己的情感，忽然臉紅起來，突然語塞。在場的X、後來的亞爾法特、愛德華和靜心剛好目睹這一幕，面面相覷，猜度著她接下來會說甚麼。

場面正向著尷尬的狀況發展之際，剛好約瑟夫、維羅納與湯馬斯各自帶著二、三名本族戰士來到，巧合地為莎拉的窘態解圍。湯馬斯固然不知莎拉與索羅的對話，還是記掛著這場戰事：「帝國軍的正規軍和獵魔團都把戰線拉後了數十丈，我們追還是不追？」

亞爾法特一行人還沒有答話，經驗比較豐富的維羅納和約瑟夫已不約而同地搖頭，同時說道：「不追。」約瑟夫想起當家在場，向莎拉追加了一句：「對嗎，當家……不，小姐？」

「嗯……嗯……對。」莎拉回過神來，立時恢復了作為族人領導人的身份心情：「窮寇莫追。我們本來就是為了生存而戰鬥，現下帝國軍既被擊退，我們沒有必要趕盡殺絕。」

維羅納張眼遠望，戰場上無論是福特家的族人或是莎娜家的戰士，似乎都有著共同的想法，也沒有人主動追趕撤退中的帝國軍。她回頭向同伴道：「幸好我們之間也沒有好戰的蠢材。傳令下去吧，告訴兩家的人收手，回到費里曼圖的會議大堂會合，商討一下今後去向。無論如何，此地不能久留。」

眾人互相攙扶，包括索羅、莎拉、愛德華、X和靜心在內，慢慢都回過頭去，向費里曼圖歸返；唯獨亞爾法特看著戰場上的一片狼藉，不自覺地又在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為保護國家也好、為家族的存亡也罷，人類真的不進行戰爭，互相廝殺，就沒法解決分歧嗎？把血之魔法封印，能把人類的好戰心消去一丁點兒嗎……？」

他回過頭去，踏出一步，情不自禁還是回頭往戰場看去，又嘆道：「但願黑之魔法的消去，能讓獨裁肆虐的闇黑帝國倒下，五族融和的理念實踐，減少我們之間的流血衝突。」說著抬頭向天，不自覺地道：「假如瑪莉亞所相信的造物主確切存在，祢會抱有同樣的希望嗎？」

黃昏的夕陽西下，把天空染成一片橙黃色，與戰場上的血腥之色互相輝映。背景中，費里曼圖的廢墟在餘暉下顯得格外蒼涼，帝國軍的大軍正緩緩撤退，揚起最後的塵土。近景處，亞爾法特獨自佇立在滿目瘡痍的戰場邊緣，他的身影被落日拉得很長。他正微微仰頭望向天空，眼神中充滿了對和平的渴望與對戰爭的無奈，而他的同伴們——受傷的索羅、臉紅語塞的莎拉、以及互相攙扶的族人們，正慢慢向廢墟深處走去，留下亞爾法特與這片染血的土地進行最後的告別。

第一百一十九章：珀斯口岸

亞爾法特一行六人坐上愛德華與X從珀斯來到費里曼圖的小木船。航海經驗豐富的莎拉熟練地解開繫在碼頭的繩索，順手一拉，已把船纜收起。她抬頭一望，正好看見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甩開約瑟夫．本鄉的手，跑到碼頭盡頭，以稚嫩的聲音高呼：「莎拉小姐！快點再回來啊；下次見了！」

莎拉認得這是約瑟夫的女兒保羅娜，是莎娜、福特兩家前來餞行的數人之一。記得上次與保羅娜相聚已是兩年前，那時她身高僅及莎拉的腹部；成長迅速的小孩子，兩年間已長高至她的肩膀。

「嗯！我會盡快回來的！」莎拉忍住再次離鄉背井的眼淚，向保羅娜揮手；同時看見湯馬斯．福特正把右手搭在約瑟夫的肩膀上，一副老友模樣。回想起不過數天之前，兩家還是世仇宿敵；湯馬斯身上的「火焰紋章」既已解除，兩家本已再無相鬥的理由；加上同仇敵愾地對抗了進襲的帝國軍，身為領導階級的二人，竟然成了忘年之交。

約瑟夫看著把代理當家一職交託給他的新任當家漸漸遠去，嘆了一口氣，別過頭去，伸手與湯馬斯相握。湯馬斯猶豫了一下，斜睨著身旁不遠處的維羅納。只見她沒好氣地翻了個白眼，這代表她對莎娜家也已釋懷。湯馬斯喜形於色，說到底他年紀尚輕，本就沒有真正憎惡莎娜家的理由，也樂得在長輩同意下多交幾位新朋友。他抖了抖身上披著的雷蒙德遺物——那件黑長衣，帶著幾分豪邁氣勢，伸出手與約瑟夫緊緊相握。

莎拉所在的小木船順著水流越飄越遠，但她依然看見這歷史性的相握，不自覺地輕嘆一聲。想起當初為了逃避雷蒙德的追殺，遇上亞爾法特和索羅，周遊列國、經歷萬千，又回到澳大利亞，親眼目睹水之魔法的封印、海洋的巨災、「火焰紋章」的解除及水之魔法重啟，直到現在兩家終於和好，感覺像是經歷了幾個世紀。

根據費里曼圖一役後的會議，由近年接濟被帝國軍趕盡殺絕的水族遺族的福特家，以及本就是古時水族皇室貴族的莎娜家聯合號召，聯絡澳洲各地隱姓埋名的水之遺族，組成地下維和及對抗闇黑帝國軍的勢力，理應非難事。認同X的「世界子民」與「五族融和」理念，且明白亞爾法特一行人在不久將來封印闇系統魔法可能帶來的混亂，由莎娜和福特兩家領導的強大澳洲地下聯盟，將成為應對日後動盪局面的重要部署。為了這份使命，兩個家族的族人將散布於澳洲境內，在未來可見的日子裏奔波勞碌。

而莎拉則繼續與亞爾法特一行人的行程，以南極群島為最後目的地，以打倒闇黑帝國之王孔彤為目標。不過在南行之前，眾人一致贊同先回到美洲，查探火之一族的消息。對此，索羅深受感動。

在「明境台」要塞內，從未完成的第九號軀殼——諏敖發放的「精靈視界」得知，當時除了莎娜與福特兩家之爭，還有「緋紅之森」中火之一族與闇黑帝國軍的激烈戰鬥。由於距離關係，當時索羅和亞爾法特堅持先解決澳洲事件——靜心則是被半拉半推地拽到澳洲，自不在話下——但莎拉並未忘記火之遺族同樣深陷水深火熱之中。既然澳大利亞的家事已告一段落，尋找火之一族、擊退帝國軍的追殺，正是當務之急。

「水流、風向都配合，我們需要X的御風魔法加速嗎？」莎拉看著兩家族人漸漸縮成小黑點，終於回過身來，坐在位子上詢問同伴。

「沒有必要，不過北行十多里而已。」愛德華輕輕搖頭，代X回答：「時間不是問題。反而要考慮的是，我們乘搭『浮島』五號艦從里斯本經開普敦回來，抵達珀斯時已查問過前往南美洲西岸利馬的三

號艦『夏威夷』號的航次。算起來，我們剛好錯過了她靠港的日子。前往南美洲，現在可等候五號艦『馬達加斯加』五天後回航，返回開普敦後轉乘二號艦『聖赫勒拿』到里約熱內盧，或者等三星期後『夏威夷』號再次回航。無論如何，急著趕到珀斯也沒用，反而要隱藏行蹤，逃避帝國軍追緝。」

亞爾法特不解地問：「我們不是已經在船上了嗎？為何不直接坐這艘船航向南美洲……哎唷！痛！」

索羅不等他說完，已一拳打在他的後腦勺上：「你真的完全沒有地理常識嗎？要坐這小木船橫渡南太平洋？這種距離，甚麼魔法都不管用吧？」

X微微一笑，點頭道：「沒錯。而且即使想召喚龍族，先不論這裏離南亞叢林已太遠，就算牠們來到，恐怕也無法承受如此長途的飛行。」

靜心默默坐著，看著他們的對答，又看看船艙，若有所思。亞爾法特他們也留意到了，但知道她若真的有話想說，自會謹慎開口，便任由她繼續沉默。

索羅說道：「換句話說，走一步看一步吧？也好，費里曼圖那一仗耗費了不少時間，愛德華和X從非洲及歐洲回來，跟我們還沒交換情報。小王子，告訴我們你那邊發生了甚麼事；我們也告訴你有關『明境台』、南亞叢林以及水之魔法封印與重啟的經過。」

「說過多少次了，甚麼小王——慢著，『水之魔法的封印和重啟』？！」愛德華慣性與索羅頂嘴時，才猛然理解他的話：「水之魔法何時被封印了？天啊，這就是莎娜家和福特家和好的原因嗎？」

對於索羅的話，X也感到詫異，皺眉道：「從珀斯打聽到帝國軍不知為何進軍費里曼圖，到找到這艘廢棄破爛的小木船、加入你們的戰鬥為止，風中總飄著不祥的感覺；但過不了多久又消散了，我們正奇怪發生了甚麼事。那麼，遠遠看見的白光和與『磁幻佈網』相似的巨大咒文，並非亞爾法特引發的怪事，而是與水之魔法的封印有關？」

亞爾法特聽到這裏，忍不住埋怨道：「為何一旦有異象就扯到我身上？」

「不、不、不、不、不——X說話的重點是『破爛小木船』？！」索羅反過來打斷亞爾法特，身為旱鴨子的他語氣近乎驚恐：「這是沉過的船？你們還超額載了我們四個人？！」

「嘖，你以為我身為皇家御用鐵匠家族繼承人的身份是假的嗎？木工鐵工哪能難得倒我？這船當然修好了才航行；而且這艘船至少能坐四人，真要算的話不過是超載二人而已。」愛德華沒好氣地回答，反問道：「反而快點告訴我水之魔法到底發生甚麼事了？」

「……水。」靜心這時不知為何開口說話。愛德華一時未能理解，附和道：「對，水之魔法的封印與重啟啊？」

「不——」靜心難得露出緊張的神情，拉扯一下愛德華的衣袖，頓了一頓，思考是否有禁語後，才補充道：「……進水。」然後指向船艙內部。

這時眾人才察覺不妥，船身中央果然有一道小水柱，穿透一塊補上去的木板，慢慢滲入船中。索羅幾乎尖叫道：「進水了？愛德華你這大騙子，不是說木船修好了嗎？」

愛德華皺起眉頭，簡單應了一聲：「喔。」把頭扭向一邊，避開索羅的目光，不再辯解。

索羅一把揪住他的衣領，喝道：「甚麼『喔』？！你是想讓我們回南美之前就溺水身亡嗎？」

「天啊，我可不懂游泳！聽說溺斃是最痛苦的過程，我還不想死啊！」亞爾法特雙手抓著頭髮，也不管索羅與愛德華的爭執，自顧自地大叫大嚷。那邊廂，X與靜心對望一眼，雖然擔心，還是先以手掩面，沒好氣地嘆息。

忽然之間，小木船上的眾人近乎暴動，木船在近岸海上左搖右擺。

莎拉看著他們，不知該好氣還是好笑，卻也慶幸一路走來的同伴終於又聚在一起了。

「你們都忘了我是水之術士嗎？」莎拉右手微舉，雙指一彈，船上進水處慢慢結成一塊薄冰，輕鬆解決了危機。現場只剩下亞爾法特、索羅和愛德華愣在當場。

===

「這……不對勁。」愛德華皺著眉頭，不敢置信地看著眼前景象。

由費里曼圖廢墟往北，距離澳洲西岸大港珀斯僅半天航程。亞爾法特一行人在笑罵之間，已來到珀斯以南的一個隱蔽港灣，尚未交換分別期間的遭遇。這港灣被當地人稱為「船墓灣」，是報廢船隻最後的集散地，數十艘擱淺的大小船隻橫七豎八地停泊著，有的已半沉水中，有的依然漂浮，只是有價值的結構早已被拆卸，僅餘骷髏般的骨架。

這正是愛德華與X發現這艘小船的地方。

從船墓灣向北眺望，有一座小丘，剛好擋住了珀斯港口的碼頭位置。但此刻看去，卻見一座穹頂高高聳立，赫然是「浮島」艦頂部的輪廓，只是一時無法確認是否為兩天前靠岸的「夏威夷」號。

莎拉在破船堆中尋得空隙，雙手一甩，已打好圓結的粗纜準確地套在廢棄碼頭的生鏽鐵墩上。她一邊拉船靠岸，一邊問愛德華：「你不是說『浮島』艦最快也要五天後才回航珀斯嗎？為何現在有『浮島』靠岸？」

「管他的，」索羅不等小船靠岸，雙腳一蹬，已躍上岸邊，說道：「先去市中心看看。搞不好還能弄到幾張船票。越快回到美洲越好。」

眾人都知道索羅歸心似箭，恨不得立刻回到族人身邊擊退帝國軍。從諏敖口中得知，帝國軍這次進攻帶領著當初斷箭山谷戰敗的恥辱，是復仇性的襲擊，火之一族恐怕難以全身而退。

愛德華緊隨索羅躍上碼頭，莎拉則將小船拉至碼頭旁，亞爾法特、X、靜心與莎拉互相攙扶上岸。

索羅回頭對愛德華說：「你們知道市中心怎麼走吧？由你們帶路——」

愛德華的神色忽然凝重，在索羅疑惑之際，愛德華已朗聲喝道：「是誰？」

由於憂心族人，索羅的警覺性竟有所下降，在此刻遜於愛德華。索羅不禁微微臉紅，立刻轉身，只見一名身穿米黃色制服、斜戴深藍色帽子、帶著歐洲輪廓的中年男子從碼頭盡頭緩緩走出，似乎並無敵意。

「『眼鏡蛇』的制服。」莎拉認出了那男子的穿戴，神情似曾相識。

中年男子脫下帽子以示善意，說道：「啊，我認得你們。我叫弗拉德米爾．門度傑夫，我們應該在……嗯，在那位討厭的土術士大肆破壞的事件中——在阿速爾號上有過一面之緣。」

「阿速爾號……啊，是我們前往里斯本時的事！」亞爾法特想了一會，才想起第一艘搭乘的「浮島」艦的名字。提及那位「討厭的土術士」，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都想起那場無妄之災，不禁苦笑。說起來，還是多虧了那名醉酒鬧事的土豪，他們才認識了阿凡提。

弗拉德米爾走向一行人，解釋道：「卡塔爾先生交代過，要盡力協助幾位的行程。他說各位澳洲之行後應該還要越洋一趟，所以我們要盡量配合。『夏威夷』號原定前天啟航前往利馬，但我收到費里曼圖戰事的情報，推測應該是幾位聖物使的……傑作……咳嗯，又聽聞戰事已平，所以拖慢了艦橋和補給進度，以便接應各位。只要你們開口，臨時改變夏威夷號的航線也沒問題。」

這番話更令眾人困惑。X首先提問：「『卡塔爾先生』……？」

「阿凡提．卡塔爾主管，你們應該認識。」弗拉德米爾解釋：「放心吧，他已解釋過各位的事。我不敢說自己是支持者，但卡塔爾先生對我有恩，他拜託的事，我定會辦妥。」

「啊，那個長氣大叔。隔了這麼久，都忘記他的姓氏了。」索羅感慨世事兜兜轉轉，又遇上相關的人事物。他怕靜心不明白，補充道：「就是妳那位還俗的清志師叔。」

靜心最後才加入，自然不知道「浮島」的事，但「清志」這法號倒還記憶猶新：「就是……朋友？」

亞爾法特對弗拉德米爾說：「真是湊巧。我們正要前往南美洲，若能弄到『夏威夷』號的船票，我們搭便船即可，不必驚動太多人去改變航線。」

弗拉德米爾似乎鬆了口氣，重新戴上帽子，說道：「那太好了。老實說，改變航線甚麼的，我也還沒想好該怎麼辦。船票就不必了，費里曼圖的事全城鬧得沸沸揚揚，最好別經過珀斯市中心。既然各位有『駁艇』，我們直接駛向夏威夷號後方，從補給物資的浮橋上船吧。」

現存的五艘浮島艦，每一艘規模都如小城市，巨艦靠港時，等於在港口外圍連接著一個浮動城鎮。雖說浮島艦設計完全自給自足，但靠港時，商業部門仍會向當地供應商採購道地食材，以求多樣化。巨艦靠港時，正前方的舷梯大道留給居民與旅客，物資流動則由艦側與後方的浮橋交收。

巨艦船身長達數公里，單是前往浮橋本身就是一場航海旅行。當地商人會以十數條小船組成浮動平台停靠在浮橋旁；往來碼頭的船隻數以百計，亞爾法特他們的小木船外觀與其他駁艇無異——雖然內裏是穿了洞的破船——接近巨艦確實是潛入夏威夷號的最佳途徑。

眾人雖猶豫是否該完全相信弗拉德米爾，但他的語氣真摯誠懇。商討後，他們並無其他選擇；事實上若身為主管的弗拉德米爾如實舉報，他們根本連等待下一艘艦的機會都沒有。在時間緊迫下，眾人決定接受這名自稱阿凡提派來的援手。

「事不宜遲，這就出發吧。」弗拉德米爾率先踏上小船：「我告訴艦橋團隊物資交易出了點麻煩，才讓『夏威夷』號滯留兩天。現在從浮橋回艦，正好圓謊——咦，這船怎麼濕透了？咦咦咦！這不是穿了洞在進水嗎？！」

「啊。」莎拉敲了敲腦門：「我們以為要廢棄小船，所以收回了凍結咒文……」

愛德華捲起雙袖，舔了舔上唇，走向小船：「把冰封控制在最小範圍吧，讓我再修一次。我就不信修不好這艘船！」

「——還要我們信你？！」索羅暴跳如雷，幾乎要拔出天焚劍與愛德華開戰：「莎拉小姐把水凍結住就好！別讓這小王子碰船！」

「『小姐』是你叫的嗎！」莎拉被索羅這半認真半玩笑的話激怒：「你這傢伙好大膽，竟敢叫我全名？！」她身上泛起淡藍色魔力，一副要出手的樣子。

「天啊，你們不吵一會兒不行嗎？」亞爾法特和X怕在弗拉德米爾面前丟臉，趕緊衝上前勸架。

靜心看著他們，嘆了口氣，唸了一句「阿彌陀佛」。她看著弗拉德米爾驚慌地從船上逃回岸上，看著這群理應高高在上的聖物使們陷入混亂，決定先動手舀走船艙的水，免得他們打罵間讓船沉了。她從碼頭雜物中找出一件像殼子的物體，走向緩緩下沉的小船，回頭看著同伴，不自覺地露出會心的微笑。

「船墓灣」的空氣中，混雜著生鏽鋼鐵的酸澀味、腐爛木材的霉氣，以及印度洋那微鹹且清冷的潮水香。四周安靜得只能聽到小木船進水的「咕嚕」聲，以及靜心用破殼子舀水時「嘩啦、嘩啦」的單調節奏。遠處，「夏威夷」號巨艦如同一座沉默的銀色山脈橫亙在海平線上，發出低沉且規律的引擎轟鳴聲，震動著岸邊的生鏽鐵墩。火盆般的夕陽餘暉下，索羅與愛德華的吵鬧聲、莎拉那帶著冰霜寒意的魔力波動聲，交織成一種充滿生命力的喧囂。靜心站在晃動的小船中央，腳下是冰涼的海水，她看著岸上同伴們那在暮色中逐漸模糊、忽爾交疊的拉長身影，耳邊是海鷗最後的鳴叫，嘴角不自覺地上揚，心境如同這片被冰封的水面般平靜而溫暖。

第一百二十章：重返南美

亞爾法特一行六人在弗拉德米爾的協助下，順利潛入「浮島」三號艦「夏威夷」號。身為這艘艦上私人保安公司的主管，弗拉德米爾的人脈關係果然深不可測，不過一小時之內，已經弄來六張正式的船票；可是為了掩人耳目，這一次倒沒有為他們安排高級客房，只給了他們三間二人同住的經濟旅店房間。

據弗拉德米爾所說，費里曼圖的戰事雖然被帝國戰略情報局嚴密封鎖，還是成為了警備和軍隊之間的大事，連帶連屬於私人物業的「浮島」巨艦的保安也加強了不少，五艘艦上都配備了帝國警備的長官。所幸在「夏威夷」號上的這名長官並不是甚麼大人物，亦算是屬於頗為腐敗的一群，只要有好吃的、有美女相伴，就輕易地被弗拉德米爾賄賂，現在船上的巡察絕對是虛應故事。

這一事實亦提醒了亞爾法特一行人，其實像本鄉十六、尼爾遜．荷爾等有實力而又廉潔的高級官員，其實是萬中無一的；在闇黑帝國的統治下，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也並非空穴來風。

前往南美途中的旅程，多虧弗拉德米爾的手段，一路風平浪靜；像上次阿速爾號上那法蘭克．威廉士的醉酒鬧劇，也沒有發生。索羅古劍天焚那招搖的劍柄水晶被妥善密實地包裹著；X也全程蒙著臉，眾人基本上順利地融入了乘客之間。唯一看上去比較突兀的，是靜心剃度後的頭部；幸好從她離開無言寺到現在過了這許久，她的頭頂早就已經長了一層薄薄的短髮。在索羅和莎拉堅持之下，靜心身上的袈裟被換走，換成了米黃色的中袖襯衣，配上稍為過短的棕色布製長褲。若不看微微隆起、還沒有完全發育的胸脯，她倒像是亞爾法特失散在古中國大陸的小兄弟；唯有她頸上的紅領巾，說甚麼也不肯脫下。亞爾法特和索羅十分好奇，不停追問，而立過「慎言誓」的靜心卻理所當然、大條道理地對他們的疑惑不聞不問，只管答句「阿彌陀佛」了。

夏威夷號由珀斯出發，繞過澳洲的南部，穿過以驚濤駭浪著名的塔斯曼尼亞海，向東橫越南太平洋。一如其他橫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航線，航速甚快的「浮島」巨艦通常都會拖慢航程，在船上向旅客售賣貨品和服務圖利；可是由於弗拉德米爾把夏威夷號在珀斯滯留多了兩天半的時間，為了趕上早就編好的艦程表和追上下一個港口的靠岸時間，這一段由澳洲前往南美洲的旅途比平常快了一半。對於亞爾法特等人來說，時間卻是好打發得多了。

艦上的旅程無風無浪，可是八天後的艦內通訊卻讓亞爾法特與同伴——尤其是心繫族人的索羅——頗為憂心。

浮島巨艦是史前時代遺留下來的產物，本來有著向全艦廣播的室內通訊系統；可是自從十多年前開始，各艦的系統不約而同地逐一因為年久失修而失靈之後，沒有人懂得修理，至今的「廣播」回復到最原始的以通訊員傳話的方法。

而告知亞爾法特他們的，正是身為主管的弗拉德米爾。

「『夏威夷』號明天在利馬靠港後，將會往北前往新阿卡普爾科，然後回程往西，返回上海。我們剛剛收到先行通訊船的通訊，說道要向旅客和住客發出旅遊警告，因為『動亂』的關係，勸諭下船的乘客盡量不要經陸路前往南美洲東部。說道如要前往里約熱內盧，可以在利馬等候『波利尼西亞』號新增的接駁航線；航期則遲些才公布。」弗拉德米爾帶點憂心，告訴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X和靜心。

弗拉德米爾與六人在矮樹重重包圍的休憩區小公園會面，圍成一個圓形，一同坐在石長椅之上。

亞爾法特有點不明所以，但也看得出他的擔心，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X嘆了一口氣，解釋道：「那是說，南美洲似乎成為戰場了。以你們之前在『明鏡台』『精靈視界』看見的影像推斷，想來是闇黑帝國軍與火族的戰爭規模越來越大的後果。」

八天的航程以來，亞爾法特、索羅、莎拉和靜心都已經與愛德華和X交換過雙方分別期間發生的種種，X也聽聞了亞爾法特他們與四個諏敖的分身的戰鬥和經歷。

出乎眾人的意料之外，索羅卻放心地笑了出來：「這不是壞消息啊。」

愛德華皺起眉頭，還以為自己聽錯了：「不是壞消息？族人牽涉在種族存亡的戰事之中，這不算是壞消息，甚麼是壞消息？」

索羅一反常態，沒有和愛德華頂嘴，反而正經八百地回答他的質疑：「火之一族是戰鬥的種族啊。對上一次斷箭山谷一役，我們只有不到百人的戰力；現在距離『明鏡台』的視像已經一個多月，戰事的規模擴大，代表了兩件事：第一，在我們的少公主——不，火族之皇帕積西亞的領導下，火之一族團結一致、共禦外敵，取得顯著的戰績；第二，我們沒有被滅族之餘，我們的戰力反而增加至能與帝國軍和獵魔團抗衡的實力，亦即是中、南美洲的火族族人大概已經聯結起來。這又怎會是壞消息呢？」

莎拉撫了一下下顎，也認同道：「這也不無道理。基本上，就是與剛剛我們莎娜家和福特家聯手抗戰一樣。」頓了一頓，續道：「明天到了利馬之後，我們下一個目的地又該是哪裏呢？」

除了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在南美洲旅行了近兩個月的時間之外，愛德華、X和靜心更是對南美洲的情況幾近一無所知。莎拉這一個問題，倒真的問倒了所有人。

索羅思考了一下，下定決心地道：「我們這裏所有人都不太清楚南美洲的情況；傳訊咒文失效的這當兒，我們也沒有辦法聯絡上帕蒂。現在我們最合理的選擇，是聖保羅的山度士家族。」

大約半年前，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從亞馬遜叢林逃避雷蒙德的狙擊，穿越南美洲，到達聖保羅鎮，邂逅開設家庭旅館「巴西宿舍」的山度士家族，首次遇上隱居南美洲的火族遺民。當時渡過大西洋乘坐「阿速爾」號的船票，就是由仙度拉．山度士安排代為購買的。這一段故事，這半年以來的旅程當中，愛德華、X和靜心都已經聽過了。

弗拉德米爾仍然有點擔心地問道：「南美洲地大物博，西部被安地斯山脈分隔，中部有亞馬遜叢林，如果經北部或南部的泛美洲公路，又怕有闇黑帝國的軍警巡邏，你們又如何安全而隱蔽地到達東南部的聖保羅呢？」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和X都不約而同地對望一眼，然後一同發出會心微笑。亞爾法特不自覺地輕輕搖頭道：「這一層你不必為我們擔心，我們自有辦法。」

靜心自從在西藏加入他們之後，與他們經歷過無數大事，當然知道他們身為「御龍使」的身分。來到利馬，基本上就已經是在亞馬遜叢林的龍穴旁邊，要召喚一、兩頭坐龍，理應不是難事。

弗拉德米爾看著他們自信滿滿的樣子，又想起他們說到底是五大族魔源聖物使的身分，自然有只有他們知道的長途旅行辦法——只是他無論如何也猜不著這牽涉到傳說中的幻獸罷了。他聳一聳肩，把

帽子戴在頭上，緩緩站起來，道：「既然你們有穿越南美的信心，我也不必懷疑掛慮。今晚各位就收拾收拾吧；明天早上我們就會靠港，到時我會再來親自帶你們從正途離開『夏威夷』。」

X也站起來，首先走向弗拉德米爾，伸出右手，要與他相握：「這幾天以來，麻煩你的照顧了。假如沒有你在暗中安排一切，恐怕這趟旅途不會如此風平浪靜。我就跟他們說過，風中沒有危險的味道，這位門度傑夫先生應該是信得過的。」

在一旁的索羅「嘖」的一聲，輕輕地自言自語：「又給你的甚麼『風中預感』說中，真不服氣！」

愛德華的順風耳聽到，沒好氣地插口道：「難道你想他猜錯，搞出甚麼大麻煩來嗎？」

「你這小王子——」

「——不要叫我小王子，你這身體比腦袋先行的單細胞生物！」

「——你！！」

弗拉德米爾握著X的手，回頭看著索羅和愛德華（又再）差點大打出手，呆了起來。莎拉這時候也走到他的面前，沒好氣地道：「不用理會他們。他們打罵總有節制，『阿速爾』號上那一次大廈倒塌的事件，理論上不會再發生的。」說著也表示善意，伸出手要與弗拉德米爾相握。

「呵、呵、呵。你們還真有趣。」弗拉德米爾尷尬地笑了幾聲，也與莎拉握手。亞爾法特緊隨其後，順便加一句道：「這是愛的表現啊。」

「……」靜心這時走到他們的面前，倒不伸手相握，只把雙手合十於胸前，微微作揖，算是表示謝意。弗拉德米爾知道她是僧侶，大約猜到她自有她的禮儀禁忌，也就和她一樣，行一個禮，然後告辭，要為他們打點下船的手續。亞爾法特、莎拉、X和靜心互相點頭，都回到自己的房間裏頭，獨留下索羅和愛德華二人在小公園裏「打情罵俏」。

===

翌日，亞爾法特一行六人在弗拉德米爾的協助下順利避過帝國警備，離開「夏威夷」號。在人群之間，六人消失於碼頭巡檢的角落，穿越禁區之外，來到利馬市的市中心。

第一次來到利馬，亞爾法特等人都人生路不熟，還在摸索身處何方，男生打扮的靜心已無聲無息地在利馬旅遊局的小亭索取了免費派發給遊客的市中心和鄰近範圍的地圖。跟隨地圖所指，他們向著郊野公園的方向進發，不過半天時間，已經遠離人煙，進入亞馬遜叢林的西部邊緣。

此時在月份上來說已介初冬，但是南半球——尤其是接近熱帶的地域——仍然頗為溫暖，在野外露宿也不是太大問題。在X的提議之下，他們找到一片草地，架起數個弗拉德米爾贈送的野營帳篷，生一個營火，要先在林中過一晚，再往叢林更深處多走一天才嘗試召喚龍族。

他們這一行畢竟是隱密行事，翌日要召喚龍族更不能被陌生人看見，莎拉作為追跡的專家，迅速地在附近方圓三里的範圍內簡略地巡察了一遍，確認沒有別人在他們的周邊，以免不經意洩露了他們的行蹤。愛德華卻認為這是過慮了，在利馬以東的這一帶郊野公園本來就是休閒的旅客紮營旅行的熱門地點，事實上被別人碰到也不是甚麼天方夜譚的怪事；然後索羅再次和他頂嘴，幾乎大打出手，當然不在話下。

一夜無話，翌日六人往林中更深入的方向進發，又走了半天，黃昏時分找到一片空地，果然順利以「御龍紋章」的魔力召喚兩頭少年期的幼龍。亞爾法特和X首先和牠們打招呼，用手接觸兩頭幼龍，以心靈感應對談了一會，知道牠們的名字分別叫「祖利安納」和「加露蓮娜」，也順道介紹索羅、莎拉、愛德華和靜心。

祖利安納和加露蓮娜，還有牠們的同伴，都活在遠離人類的亞馬遜叢林之中，沒有聽聞過現在的這一次火族與闇黑帝國的戰爭；可是牠們都對人類的世界甚為好奇，加上對亞爾法特一行人身為「御龍使」身分的信任，都主動建議帶領他們直接到達索羅的族人所在。X和靜心對此其實頗為擔憂，生怕牠們被捲入戰爭中受傷；索羅和愛德華卻對此持相同意見，一同說了句「龍族的安全，就由我們來保護」。前世冤家似的二人難得地意見一致，亞爾法特和莎拉都看傻了眼。

由古代秘魯境內的利馬市到古巴西的聖保羅鎮，直線距離大約三千多公里，祖利安納和加露蓮娜知道索羅掛心族人，都十分賣力地飛行，加上X的「風滅行」加速咒文，橫越南美的時間大大地縮短。索羅本來還有點想在高空中嘗試繞路尋找火族的線索，但是轉念一想，他們要途經的亞馬遜叢林樹木茂密，要找到戰爭的痕跡可謂大海撈針，還該早些找到曾經參與過三年前的起義的米基爾比較妥當。

四天之後，祖利安納和加露蓮娜載著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X和靜心在聖保羅鎮的邊緣的小丘之上降落。從小丘向聖保羅鎮的方向望去，可以飽覽整個小鎮的風景；可是出現在他們眼前的，卻是難以置信的景象。

「.....完全地被摧毀破棄了——」愛德華神色凝重，想不到這一次由中美洲開始、帶著復仇性質的戰事，一個多月以來，竟然穿越超過六千公里的距離，連南美洲東部的聖保羅鎮也受牽連波及，成為廢墟。

聖保羅鎮本來就已經不是一個大城市，可是數百年來的再度發展，總算有一個小市鎮的規模。但是現在小鎮的面貌竟然變成死城一般，破樓處處，亞爾法特、索羅和莎拉印象中街上的行人和維持治安的帝國警備再不復見，只餘下一片死寂。

「這.....這與之前被人偶襲擊的莫桑比克一模一樣啊。天啊，空氣中充滿了戰爭的味道——是仇恨的感覺！」X的右手緊抓著胸前，貌甚緊張。

索羅的臉色陰沉，一言不發，先他們一步走下小丘，只管向著記憶中山度士一家營運的「巴西宿舍」的方向前進。與他同行的眾人一樣擔心，尤其是曾在這裏與山度士一家有過相會之緣的亞爾法特和莎拉。他們向兩頭幼龍打個招呼，請牠們留在原地等候，也急步跟上索羅。

愛德華和X對望一眼，跟隨在後，卻見靜心仍然撫摸著祖利安納，向他們搖一搖頭，示意要留下陪伴幼龍們。愛德華和X只道靜心擔心幼龍四處走動會被其他人看見，由靜心看管也不是壞事，也就點一點頭，由得她去，自己也向著聖保羅的廢墟出發。他們不知道的是，其實靜心當然也有此意，實際上卻是難得可以不開口與旁「龍」溝通傾談，靜心是十分珍惜這種寧靜的交流時間的。

『希望他們能夠找到他們的朋友吧。』靜心實在是擔心，在心裏嘆氣想道。

『吾料想，此地已無人煙。然亦無須過慮，依吾之感應，汝等同伴當安然無恙。』祖利安納安慰靜心，想道。

這時候加露蓮娜也靠攏過來，以龍首輕輕磨擦靜心的肩膀，以示要加入「對話」。靜心把另一隻手輕

輕置於牠的臉上，生怕弄傷牠似的，加露蓮娜的聲音從她的心裏傳來：『飛來此地之時，觀人類大批遷徙之跡，逃亡者有之、追跡者亦有之。據吾觀之，生命之流逝乃屬少數；以吾之見，待「御龍使」歸來，必有佳音。』

『但願如此。』靜心實際上地嘆了一口氣，心中祈望著。

『——敢問，』祖利安納這時也不知道是否要讓靜心分心，一轉話題，好奇地問道：『汝等與吾輩相遇不過數日，觀其本性，在汝等之間，汝與X二人，與史載「御龍使」之典型最為相符。何以汝之手背，反無「御龍紋章」耶？』

靜心尷尬地一笑，「道」：『賜予「御龍之紋章」的，必須是你們的.....「皇」——愛麗絲吧？很不巧，貧僧與愛麗絲只有一面之緣，當時還處於危機四伏的緊急狀態，貧僧無福接受愛麗絲的.....「加冕」？阿彌陀佛。』

靜心所指的，正是當時在南亞叢林中在「明鏡台」一役與愛麗絲相遇之事；只是一時之間也不知道正確的用詞，也就草草地用了「皇」和「加冕」這些不倫不類的名詞了。

祖利安納和加露蓮娜倒還算聽得懂，對靜心他們與愛麗絲相遇、並肩作戰之時甚有興趣：『吾等靜候「御龍使」歸來，尚有暇晷。吾等尚幼，未會愛麗絲之真身。汝等之經歷，吾等甚感好奇，可否詳述一二？愛麗絲尊容若何？彼時鏖戰又何其慘烈？』

在南亞叢林一役，靜心總覺得自己犯下了殺戮的大罪，這時候祖利安納與加露蓮娜提起，心中不禁一痛。可是既已背負起罪惡感，靜心認為訴說故事，倒能讓自己溫故知新，提醒自己的使命。她往聖保羅的方向看去，可以看見亞爾法特他們的人影已步入城鎮的範圍，知道自己還要留在原地好一會，於是深深吸一口氣，一邊告訴牠們當時發生的故事，一邊等候同伴回來，希望一如祖利安納的「感應」一般，索羅會帶來好消息。

小丘上，聖保羅廢墟的空氣中，除了亞馬遜叢林特有的濕潤草木香，還隱約夾雜著一種陳舊的、金屬生鏽的酸澀氣味。畫面中心是靜心那雙略帶顫抖的手，正輕輕摩挲著幼龍祖利安納那冰涼而堅硬的鱗片。隨著加露蓮娜的靠攏，空氣中除了牠們沉穩如鼓點般的呼吸聲，還混雜著一種低頻的、如同大地深處震動般的心靈感應共鳴。耳邊是叢林深處昆蟲最後的鳴叫，與風吹過廢墟中空洞房屋的嗚咽聲交織。靜心站在晃動的草浪中央，腳下是結實的泥土，她看著岸上同伴們那些在暮色中逐漸模糊、忽爾交疊的腳步聲與低語聲，心境如同這片被冰封的水面般平靜而溫暖，嘴角不自覺地上揚，享受著這難得的寧靜交流。

第一百二十一章：轉戰烏斯懷亞

一路上憂心忡忡的索羅來到「巴西宿舍」支離破碎的廢墟之前，凝神四看。正當亞爾法特、莎拉、愛德華和X還在擔心他會否精神崩潰之時，只見他忽然衝前，蹲在只剩下門框的旅店大門之前，側著頭不知在觀察著甚麼。

剛剛才經歷了澳洲莎娜家和福特家的戰爭，莎拉自然知道索羅應該是發現了甚麼族人留下來的暗號，便問道：「是山度士一家留下來的通訊嗎？」

「嗯……是；但也不只他們。」索羅緩緩站起來，憂心的神色一掃而空，換上凝重但堅定的神色：「米基爾留下的暗號是給『小隊』級別的戰士看的，內容大約是說要向南撤軍；後來卻又有另一個暗號，由某位火族戰士折返回來留下，指示大軍決定的進軍目的地，並且指明是『決戰』之地。」

愛德華沉吟著，似乎在解釋給自己聽：「這有兩個意義：第一，聖保羅這裏被襲，並非因為山度士的身分被暴露，應該是族人南下至此處，他們主動向族人施以援手，亦即他們是有備而戰的。第二，有斥候回到這個被破壞、失去戰略意義的鎮上留下暗號，代表火族仍然有後來的援兵，亦未戰敗。這的確是好消息。」

「風中的血腥味……不濃。」X聽得他們的對話，仰首合眼，感受著微風的吹拂，然後似乎也放下心來。

莎拉在他們對話的時候，已逕自四處察看。聽得X所言，她在不遠處點頭，以清脆的聲音說道：「沒錯。戰鬥的痕跡，這裏的確是有；那一邊更有數個臨時的新墳。可是更明顯的，是軍隊撤退的痕跡，推斷下來是火族的戰士。聖保羅的住民，想來早就被疏散掉了；市鎮被破壞成廢墟，看來是事後發洩。可是闇黑帝國一方的確擁有著絕對性的數量優勢——嗯，這些馬蹄的痕跡，是騎兵隊的大軍。」

「不——」索羅搖一搖頭，道：「——這也不一定。火之一族在中、北美洲都十分注重培養馬匹作為坐騎，牧場戰略性地分布在無數的地區，以備戰時徵用；在南美洲隱居的火之一族應該也遵從著這條算是祖訓的家規。火之一族的主要戰力，本來就是騎兵隊。」

經索羅一提，亞爾法特才想起，最初與他和帕積西亞由古墨西哥城出發，前往緋紅之森之時，不過半天的路程，已經找到牧場，從經營者處取得坐騎。及後在斷箭山谷一役，也有大量後來的火族戰士騎馬而來，只是山谷戰役中戰馬的用途不大，才以游擊戰為主力。

「這倒能解釋火之一族如何從中美洲長征至聖保羅這裏。」愛德華點頭道：「那麼火之一族究竟退到那兒去了？」

索羅再次蹲下，像是拼音似的，慢慢把火族戰士的暗號解讀出來：「烏……斯……懷……亞……就在這裏南方——似乎是很遙遠的地方……暗號說騎馬沿岸南下，至少是十多二十天的行程！這暗號是兩個多星期前留下的，不知道他們現在到了沒有？」

「無論如何，」X回頭向靜心和幼龍的方向看去，道：「我們該趕過去，看看是甚麼情況。雖說我們有龍族同行，只怕途中又遇上不知在何處設置的『逐龍之印』……」

愛德華點頭，認同道：「沒錯。這裏往南，將會越來越接近闇黑帝國的大本營。即使火之一族暫時能夠抵禦帝國軍的進攻，難保帝國軍不會從南極群島派來甚麼高強的援軍。」

「小王子說得倒有道理。我們走吧。」索羅一個轉身，已循原路開始回到小鎮之外靜心和幼龍們等候之處。順口而出地稱呼愛德華為「小王子」，說明他的心情已稍微平復。亞爾法特、莎拉、愛德華和X當然聽得出這背後的意義；愛德華固然對這「小王子」的稱呼頗為不滿，在這個認真的狀況下卻又不便發作，只得在心裏面忍著。

亞爾法特五人回到小丘之上，與剛剛分享了南亞叢林之中的經歷的靜心、祖利安納和加露蓮娜會合，然後一同往南方沿著海岸線進發。

===

烏斯懷亞，在史前時代被譽為世界最南端的城市，可是根據口傳歷史記述，在上一代文明還沒有完全崩潰之前，這個城市——連同其所在的火地群島——早就因為一連串的天災而陸沉於德雷克海峽和麥哲倫海峽之間，成為了所謂的麥哲倫 - 德雷克海的一部份。到了現代，烏斯懷亞已經不再是一個城市的名稱，而是南美洲最南端合恩角的北方一帶的平原、泛美洲公路的最南方終點站，同時作為繞往南美洲東部的驛站。最初的城市已不復見，只有寥寥數所平房和帳幕，散佈在草原之上，連接著南方現代的合恩角。

隨著地勢的變異，古時合恩角的位置也隨著火地群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烏斯懷亞南方的一個特異的地理特徵。合恩角在天然的地殼變動之下，成為一座高高隆起的尖山，名符其實地像一枝獨角一般，隔著麥哲倫 - 德雷克海，遙指著千多公里外南極群島最北方的切德蘭島；這個險要的地勢，加上與澳洲南部塔斯曼尼亞海峽不相伯仲地驚濤駭浪的麥哲倫 - 德雷克海，令歷史以來人們即使知道南極群島的存在，亦知道這裏是通往南極群島的最短路程，還是對南方探索望而卻步，亦增加了闇之一族的神秘感。

帕積西亞選擇烏斯懷亞平原作為火之一族與闇黑軍團的決戰之地，是有其戰略意義的。

自從闇黑軍團進軍緋紅之森，火之一族敗退亞馬遜之後，火族皇族進入南美的消息，即使在傳訊咒文失效之下，還是立刻傳遍了南美中北部。南、北美洲的火之一族雖然分隔多年，始終還是血脈相承的一族，皇族落難之際，本來隱藏於南美洲的火族遺族立刻挺身而出，與帕積西亞的皇族戰力合流。一夜之間，闇黑軍團的掃蕩戰變成了膠著狀態的耐久遊擊戰，在南美洲由亞馬遜叢林向南，一邊聚集失散多年的南美火族戰士，一邊往里約熱內盧的方向進發。

可是闇黑軍團發動的這一次總攻集合了中、北美洲全軍的精英，即使遇上火之一族出乎意料之外的頑強反抗，還是以數量慢慢地壓制著局勢。很快地，火之一族理解到大城市如里約熱內盧雖然有著建築物的屏障，反而提供了帝國軍能緊急徵召的兵力；而更殘酷的，是大量無辜的平民成為了獵魔旅團補充魔力源的血之餌食。帕積西亞知道里約熱內盧並非久留之地，遂往聽聞了獵魔旅團帶來的血腥、全鎮大部份居民已經逃難疏散的鄰鎮聖保羅退去。

這就是山度士家第一次與皇族聯繫上。

米基爾．山度士雖非戰士階級，卻是頗有成就的情報員，即使在三年前的聯合叛軍之役中亦作出不少貢獻。戰役之後，米基爾憑著他的才能，與妻兒互補長短，才能在聖保羅以旅舍經營者的身份隱居於市，避過帝國軍多年來的追捕。火族大軍退至聖保羅，正是山度士家大展所長的好機會。在透過預期火之一族會來到聖保羅而留下的米基爾和仙度拉的情報網聯絡之下，數天之間全南美洲的火族戰士都被通知，並相約於泛美洲公路的終點站——烏斯懷亞合流。

火之一族的戰力，一如索羅所料，確實是以騎兵作為主力。烏斯懷亞是一片巨大的草原，有數十個小丘和矮樹林，向南是陡峭往上至合恩角的山峰頂點和兩旁的峭壁，不必擔心帝國軍從後偷襲，地理上給予防禦方高度優勢，糧草物資上則有南美洲東西部貿易交通留下來的囤積，無論地利或是人和，都是上佳的戰略重地；加上烏斯懷亞本來就是交通匯合之地，遲來的火族援軍更能與守軍形成夾擊之勢，帝國軍反而要前後兼顧，不耗一兵一卒已能增加他們的心理負擔。

一如帕積西亞和南美火之一族數位長老所料，駐守烏斯懷亞之後，戰況雖然再次陷入膠著狀態，局勢已經慢慢地傾向火之一族的反抗軍。六天以來，火族戰士折損不過十數人，闇黑軍團卻已損耗了近五、六十人的戰力；連後來援手，由前泛美四皇牌最後一人阿里．弗他多帶軍的獵魔旅團大軍，也在皇族的精英戰士手上損折不少。

一個半月以前，本鄉十六上校的歐洲第三獨立部隊在上海解散，阿里接受了帝國上級的復職狀，回到南美洲，重回獵魔旅團裏面。在四大皇牌死掉三個的狀況之下，即使有大量的謠言說阿里在斷箭山谷一役中臨陣逃脫，但是既有他加入了精英身份的獨立部隊這事實，獵魔旅團之內雖有微言，倒沒有人對他重掌特務的頭領一職有任何異議；而且阿里作為當時全軍覆沒的狀態下唯一的生存者，更讓他平添一份神秘感。

泛美洲闇黑帝國軍對火之一族的遺裔展開攻擊，倒不是阿里籌劃的甚麼復仇計劃；反而，在他還在上海時，已經是泛美獵魔旅團帶領常規軍進攻緋紅之森的戰役初段。原來機器人偶襲擊各城市鄉鎮的頻率越來越高，火族遺民本著救助弱勢社群之心，逼不得已露面與人偶交戰，從而暴露了族群的所在。帝國軍既有之前斷箭山谷被重創之仇，又有堂堂追捕五族的藉口，也就順便發動了這一場戰事。及至阿里回到南美洲，得知闇黑帝國與火之一族開戰，並說服上頭，組織起全員的獵魔旅團以備五族聖物使加入戰團，戰場已經轉移至中南美洲的亞馬遜流域。

及至阿里帶領的獵魔旅團援軍參與戰事，才慢慢把火之一族逼退至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一帶；可是在組成聖保羅包圍網之前，火之一族已退走南方，闇黑帝國軍一怒之下把已成空城的小鎮一舉毀滅。

帝國軍的怨恨倒不是無中生有的。獵魔旅團恃仗的闇之魔法，必需定時得到魔力源的補充；而在廣大而渺無人煙的南美洲之中，沒有平民能夠作為魔力源的補充，沒有魔力的常規軍唯有被迫奉獻出自己的血液。考量到常規軍的戰力也需計算在這次戰爭之中，他們倒不需獻出生命，但是每隔數天，隨機抽樣下，接近三十人的常規軍兵士便要「捐獻」出體內三分之一血液，這絕對不是好過的體驗；哪一天運氣不好，遇著心情不好的獵魔旅團戰士，在他們身上強行把血液都吸乾，他們也沒有反抗的餘地，白白送命。

他們的怨恨成為了殺意的推動力，巴不得把戰事早點結束，進攻特別兇悍；難得火之一族是天生的戰鬥民族，兩軍旗逢敵手。來到烏斯懷亞四天，大小戰役不下數十場，正面交鋒、前後夾擊、各個擊破、夜間突襲，無論用甚麼戰略，雙方還是不能佔據任何優勢，基本上全南美洲的火族遺裔已經合流於草原之上，達數千人之數。

第五天早上，太陽才剛升起，戰鼓又鳴，阿里帶領獵魔旅團和騎兵隊奔走前陣，再次正面進攻帕積西亞的主陣，攻擊的咒文四起，比弓箭還要先一步攻向敵人，只是距離太遠，第一波試探距離，連火之一族前陣的戰旗也碰不著。火之一族當然遙遙就看見帝國軍的動靜，性格巾幗不讓鬚眉的帕積西亞比其他的長老更快反應過來，吆喝警示族人，騎著幻獸獨角天馬沙沙助跑數十丈，雙翼一振，從空中迎向帝國軍。帕積西亞頭上銀髮箍在陽光下閃爍，地煉寶劍高舉向天，吸引了不少帝國軍人的注意力。

「小心！看正前方！」四天戰鬥以來，阿里早就看過帕積西亞坐騎天馬的英姿，知道這幻獸的存在確實動搖了不少孤陋寡聞的帝國常規軍。在空中看準兩軍距離的帕積西亞把地煉劍向下一揮，火族的前

鋒戰士一同使出「轟火龍」之咒，數十條火龍掠向帝國軍。

阿里發出的警示發揮作用，帝國軍前陣拉著馬匹左閃右避，十之八九都避過了攻擊軌道是直線的火龍魔法；而數名走避不及的戰士，都一同以馬匹作活盾，狼狽下馬，但總算無人重傷。

可是這一擊確實起到了緩下敵人腳步的作用，火族的前鋒已像刺針般滲透入帝國軍之中，轉眼間兩軍進入近身相搏的階段。

在此之前一天，兩軍交鋒都是以試探敵方勢力、保存己方實力為重點，在同時都採取守勢之下，雙方都無甚戰果。火之一族一方軍力稍遜，南下來援的火族戰士在沒有特別指令下，不敢冒險留下伏兵，全員集結於烏斯懷亞平原之上，全力抗衡帝國軍；而帝國軍方面防範了北方來的火族戰士整整四天，知道能戰鬥的火族人都已聚集一起，再無後援，這天決定全力攻擊。換著是前幾天，火族戰士突進至此，已經足夠讓帝國軍發出後撤的命令。

今天，阿里反而從馬背上站起來，大喝道：「將士們，為闇黑帝國獻出你的性命，今天就把破壞帝國穩定的火族餘黨剷除！」說著右手向空中帕積西亞的方向一推，闇系統的金之魔法「閃龍擊」已發出，直射向這個年少的火族之主。

沙沙也不必主人的指示，後面長了眼睛似的，感覺到「閃龍擊」轟來，已雙翼急振，向左避開。帕積西亞看著電擊魔法在身旁掠過，「嘖」的一聲，知道這一場將會是硬仗，心念動處，地煉劍披上火焰，又再吆喝一聲，天馬已明白她的意思，在空中一個回身，反朝阿里衝去。

「好有氣勢的少主！自從斷箭山谷以來，長大不少了嘛！」阿里腰間「殺魑弒魅」雙刀出鞘，從馬背往空中躍去，心念一動，刀光閃爍之間，披上闇魔法版本「激電寄附」的利刃已格上同樣被魔法之火覆蓋的地煉，沉悶地「轟」的一聲，擋住了雷霆萬鈞的一擊。「嘖！畢竟是不熟悉的魔法嗎？」阿里一向的魔法都以突進攻擊為主，輔助魔法略為遜色，但是憑著連年戰鬥累積回來的實力，雖然沒辦法把地煉劍震回去，倒沒有被加上了俯衝之力的砍擊打倒。

帕積西亞一擊不中，沙沙的翅膀大力一拍，連人帶馬又再向上浮升。這種空中游擊戰略，竟與龍騎士的慣用技倆不約而同。阿里早有與龍騎士戰鬥的經驗，自空中一個翻身落地的同時，一轉念已把兩者的異同聯想起來：「沒那麼容易！」

阿里的坐騎前衝之勢不減，轉眼已跑離戰場；但聽得「鏘」的一聲，卻是阿里右手刀交往左手時雙刀輕碰的聲音。他向著天馬發出一記闇黑版的「玄冰刺槍」，空氣中的水氣凝固成形，立刻飛射向帕積西亞和沙沙。可惜冰槍組成需要那麼一點點的時間，就這半秒間帕積西亞已察覺到敵人的動態，右手急拍沙沙的臉額以作警示。沙沙立即再振翅一下，要加速浮升，可惜總遲了一步。雖然避開了要害和騎在背上的主人，冰槍已「刷」的一聲插進了牠的右邊翅膀裏，一條血柱隨著穿過翅膀的冰槍飛濺。沙沙悲鳴一聲失去浮力，往地上滾去。

幸好帕積西亞這一擊本來就是想以俯衝之力補助她自身力量有限的缺點，天馬來到地面她才出劍；這時天馬雖然墮地，離地不過六、七尺，總算沒有跌傷筋骨，可是受傷的翅膀看來無論如何都不能再飛起了。帕積西亞從馬背躍下，一個前手翻已然站穩，地煉劍架在前方，首先回頭擔心地觀察倒地的沙沙。沙沙甚識人性，馬嘯一聲表示無恙，立刻繞圈跑到主人與敵人對峙的外圍，免得阻礙她戰鬥，停留的位置卻也能隨時闖入營救帕積西亞。

這一交手旁邊的闇黑帝國軍都看在眼裏，忽然一齊轟然歡呼，士氣大增，把攻入帝國軍前陣的火族戰士奮力壓制回去。單打獨鬥中的帕積西亞當然也留意到戰場上的氣息，知道失利的意義，心中一急，

只想馬上挫敵方銳氣，把士氣扳回來。她念起「擎天火」之咒，地煉高舉過頭，一道十餘丈高的火柱熊熊燃燒，氣勢磅礴，要砸在阿里身上。

「哼，與索羅全力施放的咒文比較，這倒真是小巫見大巫！何況……」阿里再次雙手持刀，一晃身先往左邊撲去。帕積西亞正要往下砸擊，敵人突然改變位置，她又不自禁猶豫了一下：「是……這邊嗎？還是假動作而已？」

火劍往下之勢已成，帕積西亞也來不及細想，盡力把角度調整至右邊。這個時候，阿里的左足踏地，用力一蹬，已躍往另一邊：「何況妳的戰鬥經驗明顯不及索羅，加上瘦小的身軀，要使用這樣的大咒文，是勉為其難了！上一次火族圍剿戰時，妳的長輩為火族捐軀；這次，也就輪到妳了！」

這時候帕積西亞的火劍已轟向地面，阿里卻在完完全全的另一個方向，雙刀交叉襲來，眼看要把火族少主的頭顱就這樣硬生生劈下來。帕積西亞倒抽一口涼氣：「難道今天火族就要隨我在這裏殞落？」

只聽得「鐺」的一聲，一條人影不偏不倚地從天而降，一把巨劍筆直地插在阿里和帕積西亞的中間，擋住了雙刀的攻擊。人影單膝跪著，低首望地，右手握劍，左手放在背後，不是索羅是誰？

「『索羅』長、『索羅』短的，這麼掛念我嗎？」索羅緩緩抬起頭，向著阿里說道：「那我們就趁這個機會，把以前的帳一次過算掉吧！」說著回頭，對帕積西亞帶點道歉的語氣道：「火族之皇……不，帕蒂啊，我來遲了！」

阿里心頭一震，正要回話，忽感一陣怪風，舉頭一望，兩條幼龍背上騎著聖物使和亞爾法特，拍翼滯空，居高臨下，心裏不禁又暗罵一聲：「總是在關鍵時刻出場，會不會太陰魂不散了一點？」

烏斯懷亞的平原上，夕陽正將整片天空染成如鮮血般的深紅。戰場中心，索羅那柄巨大的「天焚」古劍垂直插入凍土之中，與堅硬地表碰撞產生的嗡鳴聲似乎還在空氣中震顫。空氣中充滿了焦糊的草木味、刺鼻的電離子臭氣，以及受傷天馬沙沙那急促的鼻息聲。帕積西亞額前的銀髮箍在混亂的火光中閃過冷冽的微光。而在高空，祖利安納與加露蓮娜的龍翼拍擊聲如同悶雷滾動，捲起的狂風將地面的硝煙吹散。阿里的雙刀正抵在巨劍的護手上，金屬磨擦出的火星在灰暗的戰場上顯得格外刺眼。這是一幅定格在生死瞬間的畫面：地底冒出的熱氣、高空降下的龍威，與地面兩軍對壘的殺意，在世界盡頭的尖山之下交織成一場最宏大的謝幕戰前奏。

第一百二十二章：酣戰平原

日上三竿，合恩角前的平原上戰火不斷，恃著數量壓制敵人的帝國軍和悍戰不屈的火族戰士，一時三刻不分勝負，互有傷亡。戰場的中央，由於索羅和聖物使的參戰，帕積西亞與負傷的沙沙在草原上後退數里，在前線稍後的位置指揮著大局。火族戰士雖然目睹少主墮馬，知道她安然無恙後，還看見索羅接手對陣對方頭目，加上四族的魔法使（加上一個不明來歷的小鬼）分頭行事，協助落入下方的部隊，還有傳說中的飛龍空中助攻，精神一抖，也不退讓；對上因為繼天馬後又一種幻獸在眼前出現而驚訝不已的帝國軍士兵，此消彼長，戰線就在平原的中間如波浪般前後移動，打成均勢。

阿里的武藝本來不差，當年才能被委任四大首領之一；第一次與火族戰鬥目睹火神肆虐後，受到重創的精神狀態經過與本鄉十六的第三獨立小隊的共同進退後，早已穩定下來。這次再與索羅交手，已克服當時對「火神」的恐懼，反而有種欲擒拿甚至擊殺五族聖物使、了卻本鄉十六被逼解散獨立部隊的未了心願的堅定意志，刀法一改以往的細膩，反而更加大開大合，與使雙手劍的索羅竟然打得不相上下。好戰的索羅在雷蒙德離世之後，以為再找不到同級數的對手、鬱鬱不樂的心情一掃而空，差一點沒一邊擋格阿里的攻擊，一邊興奮地歡呼出來。阿里心中打的算盤是自己在魔力上必然輸給身為魔源聖物使的索羅，因此不能給予他施放咒文的空檔，要以體術一決勝負。

索羅雖然沒有愛德華那種近乎天真的「武力至上主義」的心態，倒也樂得沉浸於這種純技術的較量，也先不思考以魔法剋制對手，依靠自己的戰鬥直覺，隨心攻防，渾然忘我。可是就算二人武技都是高手階級，畢竟是血肉之軀，在數天的戰爭後體力已大幅損耗的阿里，與悠閒坐著幼龍空中飛來的索羅戰得數百回合，已呈疲態，一個不留神，右肩被「斷劍天焚」劃出一道長長的口子，右手一下子乏力，「弒魅」已自握不緊，飛脫往後數丈。

「可惜。」索羅清楚知道自己已穩佔上風，阿里的敗北只是彈指之間之事：「認輸、撤退罷。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我猜你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吧？不如你就繼續進化，下次再和我多打幾場！」斷箭山谷一役時，索羅和阿里的交手和今次恰恰相反，當時索羅應付完阿歷山大後已燈枯油竭，阿里佔了上風；今次阿里可謂被反將一軍了。

阿里滿頭大汗，也不立刻回答，斜睨四周戰場，帝國軍未能佔上上風，也未必立即就輸；而且手下獵魔旅團的戰力，似乎還能與火族維持一個五五均勢，於是「嘿」的一聲，勉力抬起受傷的右臂，施放一記「亢心莫名」，轟向自己腦袋。雖然他不諳腦波控制的咒文，自身的增幅無法像純血的金之一族戰士如伊爾尼爾般強大，但是遲緩痛楚和肌肉倍增的效果還是有的，下一刻已經雙眼通紅，已經忘記了受傷右肩的痛楚，「殺魑」刀斜砍向索羅。

「你的意志，」索羅不敢怠慢，匆忙先向左一讓，阿里的刀鋒一劈不中，已在下方劃一條弧線，向斜上方襲來，卻聽得「鏘」的一聲，撞上索羅早已預料到阿里的攻擊軌跡、擺好防守位置的天焚劍側之上：「我確切地收到了！」

索羅雙手握緊劍柄，大喝一聲，反手揮動巨劍，往上極速拖曳。阿里在「亢心莫名」之咒下，反應雖然比平常快上一倍有多，還是不能完全避開劍鋒，拿著「殺魑」刀的左手被深深割了一劍，傷深見骨，血如泉湧。即使有咒文抑制痛感，這一劍之深，阿里還是痛得大叫起來，第二把魔刀離手，然後被劍勢帶上幾圈，倒在地上。

「……還沒有完！」阿里雙眼盡是紅筋，就像一條猛獸；可是重傷的雙手乏力垂在兩旁，彎下腰，逕自向著索羅咆哮。在他的心中，即使被咒文刺激起來的興奮感掩蓋了一半的理智，戰鬥本能中他當然也知道大勢已去。

索羅以天焚遙指阿里，道：「火之一族……不，這個世界上有幾多平民百姓，在闇黑帝國的管治下，以『秩序』之名，失去了能夠按著自己意志生活的自由，隨時被血之魔法噬食。這樣的世界，身為要保護弱者的索羅我可不能不管。你既然要助紂為虐，就要為暴力的強權付出代價。今天你就在我天焚劍下，作為我們要打倒闇黑帝國的戰爭中祭旗吧！」

「『保護弱者』…？」阿里怔了一怔，回憶忽然一湧而上。他記起和安德魯在「瓦頂」的舊事，如何反抗要欺壓街童的流氓幫派，幾乎每天都在街上開打群架、如何為了保護貧民區的散戶，與土豪在明在暗的周旋、如何無數次擋在被黑幫財團追討高利息貸款，卻沒有能力償還的小家庭面前，被打得頭破血流……

『阿里，世界不應該是這樣的。』

安德魯的聲音在阿里的心中響起，阿里身體顫動了一下。他醒起了在和安德魯翻目前，曾經有過共同的理想。

『他們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但是這裏的人，連競爭的選項也沒有，只有被吞食。這不是他們的錯，擁有權力的人，竟敢說我們不爭氣、好吃懶做、自作孽不可活……我們「瓦頂」除了要救助無家可歸的兒童之外，我想要改變這裏。』

而安德魯心目中的改變，就是要從上而下，成為權力的核心，就能影響下面的梯階。

「又或是魔源聖物使的做法，才是對的？把現有的『既定事項』一一推翻，砍掉重來，才是最治本的方法？」阿里視線模糊著，好像聽到自己還在咆哮，又好像世界變得靜默：「諷刺，我本來就是弱者，要變強、要成為能夠保護別人的戰士，到頭來原來我卻變成了欺壓弱者的幫凶嗎？」

他的胸口似乎溫暖起來，微微濕潤，然後一股撕裂的痛楚慢慢擴張。阿里的眼光再次聚焦，眼前卻是索羅的臉孔。只見他有點木無表情，卻又隱藏了三分惋惜、一分傷感。

「啊，太遲了。」阿里嘆息。「亢心莫名」還在運作著，但只能在心理的層面發生效用，沒有任何物理性的防護。一切就如慢動作一般，即使發生的時間只是一秒不到的事。索羅的臉龐越來越近，幾乎與阿里鼻尖踫上鼻尖。阿里稍稍低頭，鮮紅色的血柱在他胸膛的中間噴灑出來，古劍天焚的劍身已穿越他的身體數尺。

『或許，其實你正在身處其中，正正目睹著世界的改變呢？』

阿里已經分不清楚是回憶、現實、還是幻覺，只知道本來已經通紅的雙眼，現在連視線也變得血紅。在「亢心莫名」的影響下，穿心之痛卻似乎又不過爾爾。死亡，原來也沒有甚麼可怕。

「你其實也算是一個好敵手。」索羅把劍刺穿阿里的身體，語氣帶著肯定：「如果有來生，我們再打幾場架吧。」他定身數秒，說完最後一句話，雙手用力一抽，把天焚抽出阿里的身體。

「……保護這個世界……的弱者……嗎……你說得出，要做得到啊……」阿里噴出一口鮮血，雙膝跪倒在地上，報廢的雙手在身旁軟軟垂下，卻倔強地不願倒下來，就這樣嚥下最後一口氣。

＝＝＝

索羅與阿里的最後一戰在激戰後無聲結束，周圍的戰事卻沒有停下來。即使不少帝國軍的士兵都因為大將殞命而被震懾，在剩餘的獵魔旅團的精英取而代之發號施令下，倒沒有退縮的跡象；好一半的士兵反而因為阿里的戰死，忽然被激勵了起來，一股要效法他為國捐軀的勇氣在戰場上忽然爆發，氣勢居然不跌反升。在帝國軍更多將士拼死戰鬥之下，火族的戰士立刻損折了十多人，莎拉、愛德華、X和靜心一時之間也救不了幾多人。帕積西亞雖然失去了空中的優勢，對戰場還是瞭如指掌，察覺到氣息不對，立刻下令火族戰士退軍五里，要重組陣式。

可是獵魔旅團正看準這個節奏的變化，不等待一般兵的配合，就立刻衝到最前線，狙擊要後退的火族人。

「風的吹向……這不利我方。」X一邊架起「暴風障壁」之咒，把湧上前的三個獵魔旅團特務排除在數名已接戰受傷的火族戰士之外，一邊語帶焦急地道。

莎拉的寒箱匕首以水結冰為刃，擋下一名士兵的劍砍後轉身一揮，在他的右肩劃出一道深深的血痕，雖非致命傷，但只怕也難以繼續戰鬥下去了。那士兵「哇」的一聲痛叫，果然慌張地後退數十步，要先讓同伴包紮傷口。莎拉見到X的風之護罩，立刻趕往他的方向，一瞄準被逼退的特務，「玄冰散彈射」之咒已起，一堆冰彈激射往敵人。獵魔旅團的特務不敢托大，各自架起魔法的能量護罩，先把莎拉的攻擊擋下來，才從詳計議他們的後著。

趁著他們停下來的空檔，莎拉點頭和議X：「這種時候，使用大範圍的攻擊咒文是最佳選擇；但是帝國軍和火族戰士混在一起，用上『第四型態』恐怕傷敵一千自損八百……」

「敵人哪有那麼多……哎吔，誰又打我？」亞爾法特一邊啟動「模仿之眸」，複製莎拉的「玄冰散彈射」逼退旁邊的兩名特務，一邊多口插嘴問道，卻被不知甚麼時候經過的愛德華順手敲一記後腦勺。「愛德華？！你平時不怎麼打我的啊！」亞爾法特摸著頭抱怨。

「那是比喻，當然不是真的有一千個敵人了……咦，還是真的有這個數量呢？」愛德華說著說著，眼中卻不離開戰場，看見又有數名火族戰士與獵魔旅團在戰鬥中落於下風，一個閃身又衝過去伸出援手。

「吼！」只聽得兩聲哮聲，空中兩個中型的白光能量球飛射往不遠處的敵陣，卻是祖利安納和加露蓮娜的空中遠程援護炮擊。她們龍齡雖然年紀不大，簡單的攻擊咒文倒還能使得出來。帝國軍沒有幾多人見到真正的龍族，還要自發地以魔法攻擊自己陣地，倒有不少人嚇得連連後退。

亞爾法特抬頭看一看兩條幼龍的動作，又順著同一個方向看見幾發木矢飛射掠過，雖然看不見靜心的身影，想來她也在與火族戰士奮戰當中。他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這樣沒完沒了，徒增死傷而已……咦？」

不知從何時開始，戰鬥中的叱喝聲漸漸地如潮水般退卻下去，亞爾法特差點以為大家竟然聽到他的埋怨而收手。靜心這個時候耍了個身法，忽然在他的左方躍出，在空中徐徐降下，眼睛卻瞪著西方的空中，面上有點驚喜的神色，卻又依然一如以往，半句話也不說。索羅拿著天焚，懷著剛剛擊殺對手的沉重心情，慢慢走向眾人，雖然有點出神，也留意到靜心的目光。順眼看去，也呆了起來。

亞爾法特看見同伴和其他戰鬥中的將士一般都逐一停手，好奇之下，也向西方的天空看去。只見七、八隻飛行中的生物，如雁鳥人字排開，由一頭全身白色鬃毛的巨獸帶領著，像是反射著東方的陽光，慢慢飛向戰場，越來越接近。

「……不，這不是陽光的反射……」愛德華喃喃自語，X的想法與他相同，接口道：「……白色的魔法芒……」

到了這時刻，亞爾法特一行人都已經知道向他們迎面飛過來的是甚麼。莎拉語帶驚喜，說出了大家心目中的名字：「愛麗絲……！」

眾人對上一次與愛麗絲見面，是在明鏡台要塞之前的戰鬥，感覺像已是上一個世紀之前似的舊事了。那時候，愛麗絲為了讓亞爾法特他們闖入明鏡台，與所謂的「第四號」軀殼的諏敖接戰，拖著它的步伐。到得域多連勞犧牲、明鏡台潰滅，亞爾法特一行人回到戰鬥現場時，愛麗絲和協助他們的幻獸都已經消失不見。他們從明鏡台得到的情報中，知道諏敖四號已經被打倒，可是愛麗絲卻行踪不明。牠的去向是他們一直都擔心的事，卻又無從入手追查。到得後來接連發生的聖神教之亂、澳洲水、火二族大戰導致水之魔法差點被封印，輾轉到現在火族的終極求生背水一戰，愛麗絲的去向已經無暇細想了。

隨著愛麗絲和跟著牠的成年黑龍飛到戰場之上，愛麗絲的白色魔法芒覆蓋起戰場上的每一個人，不分敵我。

『休戰罷。現非人類自相殘殺之時也。』

愛麗絲的聲音在所有人的心中響起，然後所有人的思想像缺堤之水，全域廣播，一時之間心靈的交流聲一片吵雜，無比混亂，所有人所思所想，所有人都「聽」得到，反而令所有人都不知道誰在「說話」。除了亞爾法特一行人之外，沒有人經歷過這種心靈交流對話模式，這個狀況倒不是他們的意料之外。

「闇黑帝國軍的眾將士……撤……撤退啊！」不知道那一個獵魔旅團的高階軍官對這異象都無所適從，心靈上和嘴巴上都大聲疾呼，只知道此地幻獸和怪異事層出不窮，不宜久留。也不用他思考怎樣傳遞訊息給遠處的將士，心中所想的，就在愛麗絲的大範圍心靈廣播中，一次過送到所有帝國殘軍的心中。

阿里既歿，雖然恃著人數和一股效法頭領為國捐軀之心與敵方拉鋸，面對本來就難以應付的火族攻勢，帝國軍其實早就是強弩之末；這時候龍族的出現，更是震驚全場。既然有獵魔旅團的軍官下達撤退的命令，帝國軍的一眾士兵立刻你推我擠地後退往北，不一會已離開了愛麗絲的白色光芒範圍之外。

「說話溝通……好像回復正常了！」

「這鬼地方實在已經超出了常識的理解……我們先撤，重整軍陣，再決定之後的戰略吧！」

戰鬥至此，首領陣亡，無論正規軍還是獵魔旅團的精英都損折十之八九，其實帝國軍基本上已打輸了這一仗，要「重整軍陣」又談何容易？所謂再決定之後的戰略，不過是如何編一個好聽的下台階而已。經此一役，想來闇黑帝國即是心不甘、情不願，也得放過火族的遺裔，由得他們在烏斯懷亞平原上聚居下去。

相比起闇黑帝國軍，火之一族的眾人其實同樣被愛麗絲的駕臨震懾，不過看見索羅和他的同伴毫不猶豫地走過去與白龍相會，都知道這些傳說中的生物是友非敵，也就面面相覷，站在原地不動，學習著如何完完全全地、口沒遮攔地與同伴們心靈溝通，當中有多少秘密「被逼」洩漏了出來，不在話下。

在烏斯懷亞廣袤無垠的赤色平原上，夕陽已完全沒入地平線，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超凡脫俗、如同極光

般神聖的白色光華。畫面中心是那頭全身覆蓋著雪白鬃毛、散發著溫潤魔法芒的巨獸愛麗絲，牠巨大的身軀平穩地懸浮在低空，身後是數頭體型龐大、充滿威壓感的成年黑龍，如同一支來自上古的空軍編隊。地面上的混戰戛然而止，數千名火族戰士與傷重又被遺留在現場的帝國軍殘兵如同石化般呆著，每個人的身上都籠罩著一層淡淡的白光。無數半透明的心靈耳語如同金色的絲線在空氣中交織、穿梭，將每個人的驚愕、悲傷與祕密赤裸裸地攤開在寒冷的空氣中。這是一幕將暴力與神聖、混亂與安寧極致揉合的畫面：白龍的悲憫與人類的渺小，在世界盡頭的星空下，共同編織成一場莊嚴的止戰禮。

第一百二十三章：滅世樂章

戰事既畢，愛麗絲把暴露所有心中想法的白光籠罩範圍收窄，只包圍著眼前亞爾法特一行人，和被索羅硬扯進來的帕積西亞。在一旁本來打算戰事告一段落後欲與索羅重聚的山度士一家，也陰差陽錯地踏進了愛麗絲的心靈通訊圈內。而戰場上的其餘眾人既然脫離了愛麗絲的心靈廣播範圍以外，也就慢慢平復心情，一邊好奇地瞪著白龍和身邊的皇族團隊，一邊忙碌地收拾現場。

火族的戰士迅速地在戰場上搜索，把傷重和昏迷的敵我雙方都救助回營；帝國殘軍之中偶有反抗者，意識到既然與傳說中的幻獸白龍和黑龍們同場，也不敢肆無忌憚，最後還是乖乖地接受火族戰士的急救和俘虜。

日落之後是暮色時分，天色還沒有完全昏暗，反而讓眼睛難以適應。既然是大戰過後的喘息，短時間內不必擔心闇黑帝國軍再度來襲，火族族人以無數的魔法火球照亮了方圓數十里，彷如白晝。兩頭幼龍祖利安納和加露蓮娜飛到跟隨愛麗絲而來、看似在站崗的八頭黑龍旁邊，親密地以龍首拭著牠們的身體，像是在打招呼和以心靈溝通分享各自一路以來的經歷。

猶如之前在戰事之後的緋紅之森，火之一族已熟練地把滿目瘡痍的場地規劃起來；雖未至於已經建立起臨時的建築物，物資和人員的分配、護衛與搬運者的分工都已經井然有序，連帝國軍的殘兵也不得不佩服，只得上繳武器，服從火族的指揮。像要取代帕積西亞似的，受了傷不能展翅的獨角天馬沙沙在各個營地之間游走，像是在巡察著帝國軍的傷員，以高大的皇族幻獸的姿態，教他們不敢輕舉妄動。

眼見火族已控制局面，索羅和帕積西亞都放下心來；而其餘的亞爾法特一行人——加上從來沒有見過龍族的山度士一家三口——注意力都回到眼前的大白龍身上。

『愛麗絲，我們非常擔心你呢！』亞爾法特心中的言詞語帶激動，為曾與他們出生入死的這一頭白龍在與諏敖激戰之後全身而回感到高興。由於早有與龍族溝通的經驗，嘴巴也不動，直接就把思想「廣播」出來。

山度士一家固然沒有見過龍族，更未經歷過不需言語就能溝通這神奇的經驗，一家三口驚訝得合不攏嘴，腦中不停地重複：『這……這是甚麼一回事……為甚麼我能聽到大家的思考……我這樣想，大家都「聽」到了……嗎？』

帕積西亞同樣沒有這種經歷，心裏想的也是一樣：『奇怪……心裏想甚麼都被大家「聽」到的話，不就等如赤裸相對了麼？』

索羅向著他們微笑：『冷靜一點……對，歡迎來到沒有秘密的領域！』

愛麗絲向眾人點一點頭，「說」道：『此地多見未曾謀面之人，吾甚喜與諸位結緣。吾乃龍族之首愛麗絲，自遠方感識到大規模之殺傷與生命之流逝，特率同伴前來觀察，以備必要之時出手相助。未料更重遇幾位「御龍使」，實乃萬幸，遂立離匿藏之地，趕赴馳援。』

亞爾法特有點好奇：『愛麗絲，你能「感識」到戰爭嗎？』

『嗯，以時間推斷，當為與諏敖分身交手後所發生之異變……似為自身能力之覺醒；詳情吾亦無法闡明。』愛麗絲嘗試解釋著，語氣卻開始帶著猶豫：『不久前於更遠之處，亦感「戰爭」氣息，許是發

生驚天動地之異變，隨後卻又突然平息？距離之遙，吾不敢莽斷。』

愛麗絲所說的，當然是澳洲莎娜家與福特家的戰鬥、發展到水之魔法被封印而引起的毒水之災、再到兩家和好後與闇黑帝國近衛隊與常規軍合流的大戰了。莎拉想起逝去的父親，不禁又黯然神傷。

心思細密的靜心「聽」得出愛麗絲的疑惑，問道：『當時多得妳把那個諏敖的第四號分身拖住了腳步，我們才能跟隨著域多連勞的後面，再打倒第六號的軀殼進入「明鏡台」與九號交手……』帕積西亞和山度士一家聽到這裏固然一頭霧水，索羅一行人卻更是詫異，索羅帶頭想道：『哇，靜心連哪一隻諏敖是甚麼號碼也記住了？』

靜心不理會索羅的「插嘴」，既然思想不需遵守「慎言誓」、不怕不小心觸發「禁語魔鑽」的禁語，也就繼續暢所欲言地思考道：『……但我們破壞了要塞、回到戰場後，妳和幻獸卻都已杳無影蹤。與諏敖的戰鬥其實發生了甚麼事？老實說，這一直是我們心底一個不解的謎團。』

『當時在叢林的深處，吾與諏敖的戰鬥以法術相拼，漸轉為埋身肉搏……』

愛麗絲語氣盡力維持平淡，向亞爾法特等人描述著他們追趕域多連勞前往「明鏡台」後，牠與諏敖之間發生的慘烈激戰。雖然事過境遷，但回想起來，牠的語氣中仍然帶著一絲悸動。

愛麗絲回想起自己龐大的白龍軀體與諏敖的金屬龍魔裝甲，在半空中憑藉獸性本能瘋狂撕咬、碰撞的畫面，甚至不禁質疑起自己擁有高等智慧的意義。每一次龍爪與複合裝甲的交鋒，都激盪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與刺目的火花，劃破了因為「諸行無常」而被破壞殆盡的死寂。獅龍馬與三眼聖狼仍想協助愛麗絲擊倒面前的怪物，牠們在地面化作銀白與灰暗的流光，不斷躍起，在諏敖那龐大的軀體上留下深深的爪痕。

然而，愛麗絲很快就明白了令自己感到不安的違和感——眼前這個諏敖的「四號軀體」，內部根本沒有跳動的內臟，也沒有流動的血液。劃破的金屬外殼裏面，只有無數閃爍著幽藍光芒的微型電路與液態金屬。

『妳難道還不明白嗎？肉體不過是脆弱的載體，無論多少具軀殼被毀滅，我的意識依然永生！』

諏敖冰冷的聲音不再透過空氣傳播，而是直接在愛麗絲的腦海中炸響。與此同時，天際那顆名為「太乙」的紫色隕石光芒大盛，一道無形的無線連結波段瞬間籠罩了整片戰場。

那一刻，世界在愛麗絲的眼中開始剝離。

愛麗絲的龍首微微低垂，星雲般的意識在眾人腦海中翻湧：『彼處乃一毫無生氣之絕境……真實之界，於吾之感知中悉數剝離。花草、林木，乃至撲擊諏敖之獅龍馬，皆化作無數微光閃爍之奇異幾何陣列。此非血肉之交鋒，實乃純粹「意識」與「法則」之碰撞也。』

隨著愛麗絲的記憶共享，亞爾法特、索羅等人彷彿親臨其境。他們看見愛麗絲化作一團純白的星雲，而諏敖則變成了一個由無數冰冷幾何線條與黑色咒文交織而成的巨大方陣。而周遭那些焦黑的樹木、飛揚的塵土，甚至連撲向諏敖的獅龍馬，身形都開始出現了類似數碼訊號不穩的「格狀化」與「碎裂」。原本真實的世界，在愛麗絲強大的精神感知中，被還原成了一串串流動的幾何代碼。

諏敖那由無數冰冷齒輪與猩紅代碼交織成的聲音，在虛無中瘋狂嘲笑：『妳還妄想守護這群貪婪的人類？真是愚不可及！妳根本不知道，玉天皇自古以來的滅世三部曲，齒輪早已開始轉動。』

愛麗絲的星雲劇烈翻湧，傳出宏大的靈魂共鳴：『「玉天皇」乃何方神聖？汝等暗中操弄命運，殘害生靈。不論「三部曲」何如，吾絕不容汝等肆意妄為！』

漆黑矩陣無視愛麗絲的咆哮，爆發出無數血腥的歷史畫面，瘋狂衝擊著純白的星雲：「序章『混沌』——闇之魔法與潘朵拉懺悔之盒的創造，是為了迎合人類對力量的貪念，是人類親手餵給自己最毒的毒藥。血之魔法削減他們的生命力，讓他們在自相殘殺的混亂中慢性自殺。這本來就是人類自己追求的結果吧？」

愛麗絲承受著畫面中無數怨念的衝擊，咬牙反駁：『人類雖有貪婪，但亦存有大愛與情義，絕非汝口中一文不值之毒素！』

「哼，妳還不明白嗎？」諏敖得意地操縱著數據鎖鏈，瘋狂抽打純白星雲，無數的閃光碎片在虛空中四散：「我存在的目的——間奏的『憎惡』——就是把人類的情感具現化，協助人類獵殺龍族，逼使代表大自然的幻獸徹底憎恨人類。我要斬斷人類與大自然的聯繫，把『人類』這一個種族排除於『敵我認知機制』之外。到得焚世之火最終的降臨，被認定為『敵方』的人類就能被銷毀。第三王『赫密束』遲遲未降生，我自該提早奪取機器人偶的操控權，先一步鋪設淨化之路。」

『「孔彤」即「混沌」、「諏敖」即「憎惡」.....「赫密束」，想必即為「破滅」之意歟？汝等之惡，原自名中早露端倪！』代表愛麗絲的星雲在無數的碎片中苦苦支撐，白色的光化為星芒，從核心擴散，填補被拆毀的空缺；同時數條光鍊從星雲中急速展開，時而環繞星雲迴轉，抵抗著諏敖的數據鎖鏈，時而以破竹之勢，刺向諏敖的意識體，卻似遁入虛空，無功而回。

「不錯，三部曲的終章，就是『破滅』！」諏敖的意識此時癲狂到了極點，矩陣中心隱隱浮現出十二個龐大的黑影：「當赫密束降臨，第三部曲將正式啟動。我們會透過全線要塞的連鎖，操控無窮無盡的機器人偶軍團對人類進行牽制、隔離與種族清洗。在赫密束的帶領之下，復活為了釋放焚世之火而被創造的十二巨人.....哈哈哈哈，這個世界，終將迎來徹底的『格式化』和重組，保留大自然的生靈萬物，驅除毒瘤般存在的人類！」

得悉了玉天皇的計劃，愛麗絲靈魂深處響起一聲震怒至極的龍嘯：『瘋狂！人類亦是大自然之一份子，吾誓必保其性命，斷汝惡念——！』

愛麗絲將渾身璀璨的白金光芒壓縮至極致，將一直在星雲中侵蝕的黑瘴徹底粉碎。星鏈會合為一體，化作一顆刺破黑暗的超新星，狠狠衝擊著象徵諏敖的漆黑矩陣。無形的意識體似乎遵守著物理定律，被超新星從中擊破，數字代碼和破碎的圖像四散，繼而化為灰塵，消失於虛空之中。

「這.....這力量從何而來？『大自然』的固執，竟把『太乙』的強制意識剝奪解除了嗎？！」諏敖似乎對事態的演變大吃一驚。事情的發展僅一瞬間，黑暗的空間忽然被白光覆蓋，星光燦爛。

「哇啊啊啊——」
現實世界中，諏敖的金屬龍軀劇烈一震。心靈的毀滅呈現在它的機械眼球中，原本鮮明的藍光瞬間黯淡、碎裂。它在這具軀殼內的神經連結，被愛麗絲徹底燒毀。

披上「真·龍魔裝甲」的諏敖意識斷裂，觸發了機體內置的「終極自毀程式」。它並非引發爆炸，而是整具軀體開始急速液化，化作一股濃烈、帶有極強腐蝕性的黑紫色酸性迷霧，瘋狂地朝四周蔓延。過往諏敖的分身不是被索羅的「火神」，就是被域多連勞的「紫金血咒」徹底吞噬，因此這霸道自毀的一幕，巧合地從未在眾人眼前發生過。

「滋滋滋——」

令人頭皮發麻的腐蝕聲響起。這股迷霧霸道無比，剛一接觸到地面，戰場周邊殘留的龍騎士屍體、巨龍屍骸，甚至連灑落的血跡與斷裂的兵刃，都在這股酸霧中迅速消融、化作氣體，連一絲灰燼都沒有留下。

『休傷無辜！』

此時意識回到肉體、極度虛弱的白龍愛麗絲，眼見酸霧即將波及受重傷的獅龍馬與三眼聖狼，牠眼神一凜，用盡最後的氣力，龐大的雙翼往地面瘋狂一振。白光閃耀，類似木系空氣魔法的颶風隨之掀起。風聲呼嘯，夾雜著森林中濃厚的泥土水氣，瞬間在空地上炸開，化作伸手不見五指的漫天濃霧。愛麗絲用狂風將致命的酸霧強行吹向天空，同時利用這場暴風與濃霧，掩蓋了地面上的一切。

「嘶……嘶……」
處於濃霧中心的獅龍馬與三眼聖狼，雖然身受重傷，但野獸敏銳的直覺告訴牠們大難臨頭。在愛麗絲最後一絲微弱意志的引導與暴風的推力下，牠們忍著劇痛，夾著尾巴拼命竄入旁邊最茂密、未受酸霧波及的原始叢林深處，迅速消失不見。

幾分鐘後，暴風止息，濃霧漸漸在空中散去。

陽光重新穿透樹冠，灑落在這片林間空地上。除了部分被風暴颳斷的樹木、以及地面被酸霧腐蝕出的斑駁焦黑痕跡外，這裏空無一物。沒有巨龍，沒有屍體，沒有血跡，甚至連一絲血腥味，都被泥土的自然香氣完全掩蓋，只剩下之前被「諸行無常」的引力亂流激起、違反物理地在半空飄浮的小石子和樹木斷枝。

『吾力竭之時，僅記目送殘存幻獸離去，遂不醒人事。』愛麗絲回想到這裏，心中百思不得其解的情感也傳遞給了「聆聽」中的亞爾法特一行人：『吾覺己身若化作無形靈體，悄然遠飄。或許……吾真於無知覺間離去矣？待吾轉醒，已身處南美亞馬遜林內。至於如何自南亞戰地忽於南美甦醒，實則吾亦大惑不解。』

愛麗絲的回憶，在眾人的心中以第一身的角度展現開來，帶來無比的震撼。從龍族發動的魔彈攻擊、與諏敖獸性的肉搏、到進入意識流的爭鬥，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聲畫感觀，就只差了沒有戰鬥中「痛楚」的這種感覺而已。眾人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反應，連思考都一樣寂靜起來。

『或許，這就是大自然對一直默默守護萬物的白龍，所施予的奇蹟吧。』X
溫和的思想在眾人的腦海中響起，打破沉默，解答了愛麗絲的疑惑。他那帶著交叉疤痕的臉上，展露出一如以往那般包容的微笑：『世間萬物，有著其自然的規律；但大自然同樣充滿著生機與變數。有些事情，本來就不需要用死板的邏輯去解釋的。』

這份溫暖而充滿智慧的思緒，透過白光輕輕地感染了在場的每一個人。愛麗絲聽罷，龍首微微低垂，似乎對這份理解感到欣慰。

『「混沌」、「憎惡」，和「破滅」嗎？』愛德華回復過來之後，深思諏敖提出的所謂「玉天皇」滅世三部曲，實是前所未聞的資訊：『諏敖的意思，是有一個名為「玉天皇」的力量，比諏敖、孔彤大王都更高高在上，在世界的背後運作著？然後，這「玉天皇」的目的，是把「人類」這種生物，從地球上抹消？』

『這……不是所謂的「神」嗎？』久未作「聲」的帕積西亞，訝異而擔心地問道。

『不對，』年紀最輕的森美·山度士搖頭想道：『一般宗教對「神」的理解，都是「全能全知」的存在。既然全能全知，又怎會連肅清人類都要借他人之力呢？恐怕只是一個幕後黑手角色的大魔王吧？』

森美畢竟比較天真，但其分析卻不無道理，眾人都有點贊同。畢竟一直以來，大家的目的都是封印血之魔法、拯救平民於極權之中，實在不能接受忽然之間變成了「人類挑戰神明」這種荒誕絕倫的無稽之談。

『……真的是無稽之談嗎？』莎拉的思想帶著保留：『不久之前在澳大利亞，我們不是才剛剛目睹了「世界末日」級數的實際災難嗎？』

『或許「人」與「神」的距離，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遠。』X 在心中嘆了一口氣。木之一族從來都在追求「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法眼」，這些理想中的能力，本來都已經涉及所謂「神的領域」。

『這不是甚麼魔法、甚麼信仰、神明……』愛德華的聲音在心靈廣播中響起，帶著一絲難以掩飾的顫慄。身為百立克史密夫家族的繼承人，他腦中滿是那些熟悉的、只有他們深諳金之魔法的禁咒才看過的幾何線條：『你們還記得我在新巴塞隆拿說過的話嗎？「魔法本來就是高度的科技」。愛麗絲看見的，是這個世界最底層的運作藍圖。諏敖根本不是甚麼魔物或神明……那種毫無溫度的幾何陣列，這傢伙……是一台機器——一台擁有意識的史前機關。」

愛德華這番話，猶如一道驚雷劈在眾人心頭。

『機器……？』索羅握著天焚劍的手不自覺地收緊：『你是說，一直以來操弄著弒龍教、引發這一切戰亂的幕後黑手，甚至那個所謂的「玉天皇」，全都是史前的機器？』

愛德華咬著牙，額上滲出冷汗：『不僅如此。如果諏敖是機關，那麼它口中的「清洗」與「重組」，根本不是甚麼神明的審判，而是一場預先設定好的……無差別抹殺指令！』

『機器也好、神明也罷；如果……』亞爾法特眼神堅定，想道：『……打倒「神」是唯一能夠打倒闇黑魔法的途徑……』

『——那我們就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吧！』索羅的思想把亞爾法特的句子接下去，忽然醒起甚麼：『噫，對不起，靜心……我沒有蔑視你的宗教的意思……』

靜心淡然一笑：『貧僧講究的，從來都是個人的修行，沒有任何拜神求神、倚靠神明的意思。這正是所謂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吧。』

『不錯。』愛麗絲的氣息緩緩呼出，道：『不過無論如何，吾以為這已非單單「五族」對決「闇黑帝國」之事。若汝等打倒闇黑之王孔彤本為救民，若諏敖所言非虛，能夠打倒孔彤，恐怕更是挽救人類免於滅絕之更重要事宜。吾自當施以援手，共同為人類存亡略盡綿力。』

愛麗絲的龍首昂起，望向南方：『或許，是時候直搗黃龍了？』

亞爾法特順著愛麗絲的目光看去，是合恩角最南端的獨角狀尖山：『南美洲的盡頭？我們又要攀山嗎？是龍骨峰上無言寺的甚麼姊妹寺廟嗎……哎吔——』

在亞爾法特的後腦勺又敲一記，索羅道：『目光放遠點吧，小矮子！』

莎拉嘆了一口氣，吐嘈道：『「索羅」的意義不是在於保護弱者的嗎？不停敲亞魯的後腦是甚麼保護模式了？』

『目的地是——』靜心也看著南方，道出愛麗絲的意思：『——南極群島上孔彤大王的根據地、傳說中的「紫晶宮」。』

在合恩角荒涼而孤絕的平原之上，亞爾法特一行人與巨大的白龍愛麗絲並肩而立。火族的照明魔法將南美洲盡頭的海面透過折射，染成一片深邃的橘紅，而南方遙遠的地平線上，卻隱約透出一種令人不安的、極寒的深紫色光芒。愛麗絲那如霜雪般的羽翼在風中拍動，牠的目光穿透了重重迷霧，直指那片傳說中的禁地——南極群島。在眾人的感知中，空間彷彿正在微微震顫，似乎預示著那個隱藏在歷史與神話背後的「紫晶宮」，以及即將到來的、足以格式化整個世界的終極威脅。海浪拍打礁石的轟鳴，在此刻聽起來竟像是命運交響曲中，最為沉重而激昂的過渡段落。

第一百二十四章：索羅傳承

長達一個半月的戰爭劃上句號，在烏斯懷亞的平原上，火族遺民終於能夠安心休養。索羅作為皇族的近衛，雖然知道有著要盡快前往南極群島的逼切性，總不忍心就這樣拋下帕積西亞和族人不顧。亞爾法特、莎拉、愛德華、X和靜心哪會不明白他的心理？也主動提議先留下來建立起這個臨時村落的基建，才與愛麗絲出發。可是帕積西亞自從斷箭山一役退卻至緋紅之森，與古墨西哥城的族人重建了一次據點之後，早有這種建城立邦的經驗。對於索羅和同伴們的建議，她微笑接受，但也嚴肅地立下了約定：

「路易士——索羅……還有亞爾法特和你們的同伴們，你們的好意，我代表火族族人欣然接受，但是打倒孔彤大王和根絕血之魔法，從來都是你們的首要任務，豈能讓我們拖慢你們的步伐太多？誰知道多等幾天，烏斯懷亞以外的世界各地被機器人偶和闇黑帝國肆虐到甚麼地步？這樣吧，我已派出斥侯偵查闇黑帝國軍的去向；當他們能夠匯報確認帝國軍不再有反擊的意圖，就請各位——五族的聖物使，還有亞爾法特你們出發吧。在這之前，我們就不客氣了……靜心妹子的土之魔法將會為重建帶來莫大的幫助喔。」

（妹……妹子？？）

靜心哪曾被人這樣稱呼過？頓時面紅耳赤。眾人都看見她的尷尬樣子，卻又不明所以——雖然帕積西亞的年紀不比靜心大多少，但這一句「妹子」卻又似乎自然不過。

「就這樣吧。」X留意到這一段有點奇怪的靜默停頓時間，打圓場道：「現在風裏是『建造』的氣味，也給我們舟車勞頓了許久的行程一個喘息的機會呢。」

如是者數天過去，火族人以獨角尖山的山腳為據點，利用周圍自然環境的林木和石材，加上靜心土之魔法的幫助，一個井井有條的臨時村落逐漸成形：前線瞭望塔區、陣後醫療區與居住區、中間各式各樣的物資分發點、馬廄、兵器場、練武場、洗濯區、貨倉、狩獵回來的獵物宰場，甚至開始種植食物的農務區，通通一應俱全。

這天黃昏，最後一批斥侯回到村落，在衛兵帶領下，來到瞭望塔區域的休息帳幕，向帕積西亞確認帝國軍已經全面往北退卻。亞爾法特一行人勞動一整天，剛好正在帳幕裏與前來探班的帕積西亞談天說地，也聽到了斥侯的匯報。索羅安心但又可惜地吁了一口氣，眾人都知道，再次與火族族人分別的時候差不多到來了。

「……沒甚麼捨不得的，畢竟『索羅』這個位份，本來就是要離群救世吧。」帕積西亞的語氣明明帶著依依不捨，說出來的卻是理所當然的成熟話語。曾經與她相處過的亞爾法特只覺得她似乎長大了不少，畢竟繼任了火族之皇的身分，再稚氣的小女孩也得變得早熟。

「嗯……」索羅緩緩站起來：「……還有一件事情要處理的。是時候，我要向山度士家兌現我的諾言了。」

帕積西亞奇道：「是這一場戰爭立了大功的情報官米基爾？」

索羅微笑：「不，不是他。是他的兒子森美。」

亞爾法特「啊」的一聲，醒起一事：「當初我們得到他們的幫助，乘上『亞速爾』號之前，你承諾過

會帶他周遊列國……難道你要把他也帶去『紫晶宮』嗎？哎！」

不問而知他的後腦勺又吃了一記拳頭，這次是莎拉出手：「用屁股想也知道這是不可能吧？以索羅的身分，怕且要先交給他一些甚麼才安心上路吧？」

愛德華斜睨著莎拉，語氣似笑非笑地道：「……妳倒十分清楚他的心意嘛？」

莎拉的粉面微紅，「呸」的一聲反駁道：「這這這這……誰清楚他甚麼屁心意！直腸直肚的低級生物在想甚麼，當然容易猜透了；哪像小王子你，根本不用猜，也不用愛麗絲的心靈感應幫忙，本來就和他思考同步吧？」

「妳這是把我和他相提並論，也是『直腸直肚的低級生物』了？」愛德華明知莎拉是尷尬的胡言亂語，倒真的有點氣上心頭；旁邊的索羅本來也想抗議，看見愛德華的反應，也忍不住噗哧一笑。

「『小王子』嗎？」X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語，卻以似乎是說給眾人聽的聲量說道：「竟然和索羅的口吻同步了……這吹的是戀愛之風嗎？我不懂。」

「你……！」莎拉這時已經滿臉通紅，一時語塞；同時本來站在旁邊的靜心，臉蛋兒卻也一樣像蜜桃一般紅起來，不自覺地「噫」的一聲後退了幾步——這倒是最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的變化，沒有人想到她不知怎的又因為男歡女愛之事而自己尷尬起來。

帕積西亞看著他們打罵，忽然若有所思，竟然有點羨慕。可惜既已身為火族之皇，這些少男少女的情懷，正是自己似乎已經跳過的一段人生經歷，直接進入了成年人的世界，不禁有些唏噓；轉念一想，卻又為了索羅一行人找到知心的同伴而欣喜，帶著一點與年齡不符的長老看著後輩的心態，微笑著頷首欣賞著他們的一舉一動。

她拍一拍掌，道：「好了，時候不早，就趁天還沒有黑，叫米基爾和森美過來吧。」說著向衛兵點了點頭，衛兵已自明白她的意思，行一個軍禮，離開帳幕去找山度士父子了。

不一會，米基爾已與森美來到帳幕前。由於戰爭已過，米基爾再也沒有義務服役，穿著便服的他帶著兒子，想起要覲見火族之皇，畢竟有點不自在。父子二人看見皇族加上索羅一行人的排場，都隱隱猜想到與索羅他們再次分道揚鑣的時候應該差不多到來，互相望了一眼，才向帕積西亞點頭示意。

這數天雖然為了建立臨時村落各有各忙，山度士一家三口倒有與索羅他們敘舊的時刻；索羅更趁著空閒時間，開始更認真地訓練森美的體術、劍術和魔法。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森美打鬥的力量雖然還不成氣候，天生對魔具敏感的體質果然反映了他有對魔法絕佳適性的潛力。森美本來就是一個聰穎過人的孩子，尤其是學習本族的魔法時，對咒文的使用得心應手，教過一、兩遍，已經能夠做到心到意到、隨性使用。

「森美，我們快要再次分別了。」索羅看著他們，也不拐彎抹角：「這一次，我要和小矮子……不，亞爾法特，還有其餘四族的聖物使，前往南極群島，挑戰闇黑帝國之王孔彤，並尋找根絕血之魔法的方法。」

米基爾和森美大約都知道他們的目標，好奇索羅這一番說話，其實背後想說甚麼。

索羅認真地繼續說道：「我不敢保證我們一定能全身而退。你也感受到愛麗絲與諏敖戰鬥時的回憶，應該也明白，孔彤與諏敖是相同的存在，並列諏敖口中『三王』之二。你和你的父親沒有親身見識過

，我們和諏敖戰鬥過數次，在牠『真·龍魔裝甲』的龍形變化狀態，不是隨便就能打倒的對手。」

亞爾法特聽到這裏，回想起一直以來的戰鬥：的確，機器龍形的諏敖每次若非需要索羅冒險釋放火神，或者域多連勞的「血藤荊棘」，根本無法戰勝。在亞歷山大利亞時，更要夥同獵魔旅團和他們當時的盟友雷蒙德、風暴行者，還要加上黃金十字聖教的基絲汀和伊爾尼爾，才勉強打個勢均力敵。

「既與諏敖同一個級數，孔彤大王也必然是甚麼非人的怪物。簡單來說，我甚至不敢肯定我們是否會有命回來。」索羅嘆一口氣，說出大家心中不想面對的可能性，莎拉、愛德華、X和靜心都默默地互相對望，也靜靜地嘆了一口氣。

森美這時候道：「我相信大家的力量，能夠打倒孔彤大王。畢竟你們一路以來都把敵人擊退，今次一定也能夠成功的。」

索羅看著天真的森美，微笑道：「竟然與亞爾法特的心態有幾分相似呢。」說著望向亞爾法特。亞爾法特也笑了一笑，搔一搔頭。

「我也希望我們能夠安全地功成身退。森美，你過來吧。」索羅伸出手，邀請森美握著。森美看一看父親米基爾，見他點了一點頭，也就走過去與索羅的左手相握。

只見一陣淡淡的紅光在索羅的身上散發出來，然後森美的身上也漸漸共鳴似地閃起紅光。森美好奇地「咦」了一聲，還沒有說話，帕積西亞帶點驚訝地道：「原來你的『承諾』，就是『索羅』之名的傳承啊。」

「甚麼！？」眾人大吃一驚，異口同聲地說道。

「呃，我應該要感覺到甚麼的嗎？」森美看到自己發出似曾相識的魔法芒，卻又似乎沒有甚麼變化。索羅微笑搖頭：「沒有甚麼特別喇，就是一個魔法的儀式。當年我的父親也是這樣把『古劍天焚』的使用權傳給我的。」說著右手拍拍背後的劍鞘，續道：「不過今次要根絕血之魔法，魔源聖物應該是必需品，暫時還不能交給你。就當作是我的承諾吧，我們回來後，『天焚』就要交給你保管了。『索羅』之名背後的意義，你應該明白吧？」

森美堅定地點頭：「是的，尤其是這幾天的訓練，你已交代得很清楚了。濟世救民、行俠仗義、保護弱者、守護火之魔法，都是『索羅』的義務。」

「那麼，」索羅身上的紅光漸漸褪去，道：「『索羅』的交接這就完成了。今天起，你就是第二十三代索羅的繼承人了；『森美』這個名字嘛……還請你暫時先保存著。世代規矩，『索羅』這名字一般是要達到十二歲成人禮，加上上一代離世或退位，才由下一代正式繼承的。你雖然剛好到了歲數，但我這一刻也還未想橫死烏斯懷亞，這把劍和這個名字，我還要多霸佔幾年呢！哈哈哈哈！」

「嘖，胡說八道！」莎拉在旁邊暗罵了一聲：「真的只有這種低級生物才會拿這些事來開玩笑。」

『諸位。』愛麗絲的聲音這時候在眾人的心裏響起，原來不知不覺間已走到眾人的附近：『吾察覺索羅之魔力波動與傳承，若無會錯其意，汝等當已就緒，可與吾起行往南極群島是也。』

『是的，愛麗絲。』靜心首先望向白龍，點一點頭：『索羅施主既已完成他的傳承儀式，我們能隨時出發，阿彌陀佛。』

愛麗絲龍首一點，答：『亦不急於一時也。現下天色已暗，汝等不若先歇息一宿，明旦方行啟程可乎？』

眾人互相望向對方，都點頭示意贊成。X問道：『愛麗絲帶來的黑龍也會一起過去嗎？』

愛麗絲輕輕搖頭：『非也，南極之行凶險非常，不宜令眾多同伴涉險；且帝國軍雖似退卻北方，難保實為調動戰力、捲土重來之計也。眾黑龍當自留守此地，以備不虞。汝等六人，吾自當親身同行，乘吾背上即可。』

『咦？』森美忽然想起兒時的故事：『這不就是「五族勇士騎上白龍挑戰闇族之王」的童話故事重演嗎？』

『呃，那我的角色是甚麼？』和森美年齡相仿的亞爾法特當然也聽過這個故事，想起自己就像是多餘的累贅角色，不禁莞爾。在愛麗絲的白光之下，眾人當然都「聽」到了他的心聲，也一起大笑起來。

===

「紫晶宮」，一個存在於傳說中的名字，作為闇之一族之王「孔彤」行政及居住的行宮所在。「孔彤」這個名字，在一般人的認知中，其實是一個很模糊的印象，因為他的真身幾乎從來沒有在人前出現；甚至這是現在的王的名字，還是作為闇族之王經歷了多少世代必須繼承的名字，也沒有多少人知道。而在極度罕見的情況下，幾乎從不離開大王身邊的近衛隊往世界各地進行任務時，人們才會偶然聽到並流傳「孔彤」和「紫晶宮」這兩個專用語。而在闇黑帝國的軍事體制內，也只有他身邊的近衛隊，與負責特殊任務的獵魔旅團獨立部隊的頭領，才有覲見大王一面的機會；就以之前本鄉十六的第三獨立部隊為例，即使小隊中的亨利尤如親信，也只有本鄉十六本人才見過孔彤的真身。

然而，孔彤對闇黑帝國，甚至「世界」權力的掌握，卻是絕對的。每每有政令的頒布和實行，帝國就像一具活著的生物，有效率而絕對地傳遞並實際運作於各地。歷史以來，在帝國之間越接近權力核心，政府部門或各首長對孔彤大王的忠誠度越能見到幾何級的增長。反而到了地方官的階層，反抗或陽奉陰違的情況才偶有發生；除非動搖國家的基礎，這些損民利己的管理手段，帝國的高層卻又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當內部的反抗聲音出現，而帝國的精英無法把火種熄滅，就是近衛軍出征的時候。自有文字記載，近衛軍對付內亂一直所向披靡、戰無不勝，其武力和效率從未被質疑過；至於近期聖域和澳洲的失誤，卻又是後話了。

就是在這微妙的平衡之下，闇黑帝國這二十五年以來，把世界牢牢地管治著。「紫晶宮」也就在庶民心中，等同了「天宮」的存在，締造了不少誇張的傳說和故事。例如，傳說中紫晶宮是闇之一族科技之極致，掌握著史前的藍圖，本身就能變身成一台巨大的機器人偶，奔走於南極群島之上，在不同的島嶼上跳躍移動。又有傳說道，「紫晶宮」是闇之魔法的魔力之源，不需人手操作，只要認得敵方，就會自動發動魔法和史前科技的無差別攻擊，把入侵者排除在南極群島範圍之外。

因為這些傳說，一般人對「紫晶宮」所在的南極群島都敬而遠之，世上真正踏足過南極極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南極群島的地理環境如何，沒有多少人能說得上來。雖然大部分的平民，以至低階的帝國軍兵士都知道南極群島已經不像史前時代，不再是冰封極地，但是一般人的認知都以為這裏是一片荒蕪肅殺、嶙嶙石頭組成的極地岩漠。

所以當愛麗絲載著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X和靜心終於跨過德雷克海峽，飛到利文斯頓島時，一片鳥語花香的景象令眾人大吃一驚，一邊揉著眼睛，一邊懷疑愛麗絲是不是飛錯方向了。

『此地竟似世外桃源也。』

明顯地，連愛麗絲也沒有預計到這等景色，不由自主地由衷發出讚嘆之聲。

飛越數百公里的距離，愛麗絲降落在綠草如茵的平原上，稍作休息，眾人也趁機拿出乾糧來吃，補充體力。微風吹拂，傳來陣陣花香，不遠處更有蟲鳥爭鳴，流水潺潺，哪裏像大戰前夕的氣氛了？一股違和感浮上眾人的心頭，只覺大惑不解。

亞爾法特呆了好一會，回過神來，拿出魔磁檢視。

『如果我們的推理是對的話，集齊五族聖物後魔磁的指向，就是收藏最後一件聖物「潘朵拉懺悔之盒」的所在、我們的目的地——「紫晶宮」的位置了。』亞爾法特思考著。

愛德華點頭認同，考慮著今後的戰略：『不知道距離如何，更不知道有甚麼難關在前面等候著我們，我們——包括愛麗絲在內——應當保存體力和減低魔力源的消耗。因此類似「風滅行」的龍之白魔法，也暫且不要再用了。』

『不打緊。』X想著：『我們還有「風華樹笛」。』

『如此甚便。』愛麗絲微笑想道：『恭敬不如從命，吾自當倚仗X之魔具，引領諸位循亞爾法特魔磁所指之方而行。』

『嗯，再休息一回，吃飽了就繼續行程嘍。』索羅伸一伸腰，嘴裏的麵包嚼個不停：『不用開口說話的好處，就是能一邊吃一邊深思熟慮啊。』

『這樣也算深思熟慮嗎？』莎拉不屑的語氣，從思想中毫不掩飾地廣播出來。面對關乎人類存亡大戰的前夕，這一刻的喘息讓大家放鬆了一下心情。

中午的艷陽將金暉撒落於這片不可思議的翠綠平原上，將遠處起伏的山巒剪裁成一道道鑲金的曲線。亞爾法特盤腿坐於草地上，魔磁平放掌心，那根指針在微弱的震動後，毫不動搖地指向南方遠處的尖峰。清冽的溪水聲與不時傳來的清脆鳥鳴，與眾人身旁白龍愛麗絲那巨大的銀白鬃毛在中午的陽光下交相輝映，形成了一幅絕美的畫卷。然而，這過於寧靜的世外桃源，卻彷彿是風暴前最後的假象，在那紫晶色的遠方，闇黑帝國的心臟正靜靜地搏動著，等待著這六名即將重演史詩傳說的闖入者。

第一百二十五章：山丘苦戰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X和靜心騎在愛麗絲的背上，不知不覺已往東飛越了數百公里。雖然眾人都是帶著認真而沉重的心情，預備迎接前面未知但可以預期的艱辛戰鬥，無暇細心欣賞風景；但是高低起伏的地勢、群島之間的水道和島上的河川，還有似曾相識卻又帶點陌生的植被，加上成群的野生動物和飛鳥，還是令他們發出由衷的讚嘆。

X對動物的認識最深，認得南極群島上的野牛、野豬都是類似非洲的品種，甚至能夠看見犀牛、長頸鹿等非洲草原動物，甚為詫異，甚至開始懷疑闇之一族是不是把非洲的生態系統偷偷地搬了過來。可是飛不多久，又會聽到索羅和莎拉在心中呼喊出各自故鄉的動植物，想來闇之一族是把靠近南極群島的南美、南非和澳洲的動植物，都有系統地在這裏移植了。愛德華卻明白，這可不是單純地把動植物搬過來那麼簡單的操作。要讓異地的生物在新的地方、新的生態系統生存和繁衍，需要極大量的資源和時間；把能夠共生的物種安置在同一個島嶼上、不能共存的物種分佈在不同的地域等安排調度，都需要對各物種有著深刻的認識，才能讓動植物繁盛生長。可見闇之一族並非胡亂地「拐劫」異地物種來到南極群島，而是一項有計劃、有目的的生態移植。至於當中原因為何，他們只能猜想，當然也沒有人能夠解答。

不知道「紫晶宮」還有多遠，即使有「風華樹笛」的魔曲協助，能以最少的體力飛行最遠的距離，愛麗絲血肉之軀的體力始終有限。一行六人一龍都不敢托大，寧願縮短每段路程，大家都有共識地爭取休息時間，保存精神體力，以預備隨時可能發生的突發戰鬥。

可是旅程卻出乎意料地平靜，群島上除了偶爾成群的動物和美麗的大自然環境以外，了無人煙，環境之美甚至令亞爾法特等人不忍出手狩獵。眾人本來就預備了數天的乾糧，南極群島上更是食水充裕，也似乎有吃不完的鮮果，糧水皆不成問題。他們就這樣飛了三天，經過了數十個島嶼後，來到一直以來見過最大的一個島上，終於可以看見遠處似乎有人造之物。

『那些是……帳篷？』莎拉瞇起雙眼眺望，看見疏疏落落的近百個帆布帳篷，似乎都頗有歷史痕跡，或白或綠，甚有軍事風格。這些帳篷雖然零散地佈置於數公里範圍之內，隱隱能夠看出排列有序；遠處正中心的帳篷更有一道破碎殘缺的軍旗在飄揚，只是距離甚遠，眾人都看不清是甚麼旗幟。

『吾等且先降下，靜觀其變。』

愛麗絲的聲音在眾人心中響起，白龍已雙翼一收，緩緩自空中降落在草地上。X在龍背上深呼吸了一下，一個翻身已躍下來，皺起眉頭道：「血腥的氣息……空氣中瀰漫著中人欲嘔的氣味。這……這太熟悉了！」

「不錯，果然是很敏銳的感識。」

亞爾法特一行人都站在一個微微隆起的小丘之上，前面是緩緩向下的斜坡。斜坡的盡頭，一個白色的斗篷頂帽慢慢升起來，進入眾人的視線之中。只見這個人臉上戴著一面沒有五官的銀色鐵面具，外面披著一件如鮮血般赤紅的長袍，袍中是一襲純白色的衣裝，手袖綉上金線的花紋。亞爾法特等人互相對望，只覺這人十分面善，卻又似乎從來沒有交過手。可是即使這人正優哉悠哉地慢慢步行，他的氣場仍充滿殺意，令眾人都不自覺地精神繃緊，擺出戰鬥的架勢。

『此乃非人之怪物！』眾人正搞不清楚面前這人是敵是友、是善是惡，愛麗絲已切齒低吼：『汝以為體型容貌已改，即能欺瞞吾小友之目光乎；殊不知吾曾與汝之靈魂交鋒，險喪命於汝所創之虛空當中

。如斯邪惡之聲，吾至死難忘。』

「啊？」鐵面男人此時已與眾人所在的小坡平齊，眾人這時才留意到他誇張的身高，至少比最高的X還要高上一個頭；而長袍之下，不知是否披上鐵甲，身型也暴漲了一圈，口健碩無匹，讓索羅他們腦海裏勾起對風暴行者的回憶。

「哈哈哈哈哈哈！」鐵面男停下來，似乎對愛麗絲的話語嘲諷著：「我可沒有想過要欺瞞甚麼，難道還怕你們這些小鬼知道你們面對的『絕望』是誰嗎？」

「諏敖……！」靜心終於認得這把聲音，吐出兩個字來。眼前的人，正是當時在「明鏡台」血戰一番、透過太乙網絡「意識共享」無限再生的弒龍教教父、當時作為金屬之龍的形體戰鬥、名為「憎惡」之王——諏敖。

索羅經愛麗絲和靜心提醒，也從眼前諏敖分身的話語裏，記起了他的傲慢與張狂；只是他向來只見過披上「元·龍魔裝甲」或「真·龍魔裝甲」的諏敖，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他也有個「人」的形象。最接近他人型樣子的，只有在「明鏡台」裏還沒有建造好的9號軀殼上半身，與現在穿上衣裝的「完全體」差了十萬八千里，認不出倒不是奇事。

「你自己一個走出來，就是為了被我們首先打倒吧？」愛德華哼了一聲，雙斧已經祭出，預備隨時發難。

「不，」諏敖的鐵面具下，似乎還可以感覺到他的諷刺態度：「你的誤會可大了。這次你的對手不是我……嘿嘿嘿！」

說著，諏敖把右手向天空高舉，彈指一下，金屬手套發出高亮的鏗鏘一聲。但聽得「霍霍」之聲不斷響起，不遠處的帳篷一個一個地打開來。只見每營都有二至三人低首出帳，有男有女，都正值壯年，數來竟有二百之眾。待得這些人都站起來，向諏敖的方向望去，亞爾法特才留意到他們的外觀。只見他們的衣裝都甚為平凡，也沒有甚麼共通點，更不是制服，但不約而同地，臉上都有一股不尋常的暴戾之氣，眼裏隱隱透著紅光。

「這些……這些是甚麼人！？」莎拉看著這不遠處的龐大陣容，後退了一步，顫聲道。

「風裏的這股惡臭……全部都是裝備了『龍魔裝甲』的『弒龍教』教徒嗎？」X咬牙狠道。在眾人之中，X不下十數次在南非的叢林之中，為了守護初生的幼龍，而與弒龍教披上「龍魔裝甲」的教徒生死相搏。多少三眼聖狼、幼龍和龍卵被殺戮、破壞，X對他們恨之入骨；可是遠道前往密林之中屠龍的，從來都是不多於十人左右的小隊，一口氣來了兩百個還真是前所未聞。

諏敖冷眼掃視眼前亞爾法特等人，道：「自命不凡的蟲子們——要挑戰孔彤，甚至『玉天皇』、奪取『潘朵拉懺悔之盒』，你們還不夠資格。」

不知不覺，接近二百人的弒龍教教徒大軍已經全部走出帳篷，列陣於山丘之下，對著亞爾法特他們虎視眈眈。諏敖道：「你們知道嗎？『宗教』可真是了不得的毒藥。只要冠以『聖戰』之名，他們就欣然接受前來南極群島的使命了。既然你們對人類的未來抱有如此天真的幻想，就讓你們見識一下，人類在『憎惡』的驅使下，究竟能展現出多麼醜陋的潛能吧。」說著他高舉右手，打了一個手號，山丘下的教徒遠遠看見，都開始咆哮起來，一時之間聲勢浩大。

「各位虔誠的教徒啊！」諏敖朗聲說道，不知是否得益於機械的幫助，那充滿磁性、冷酷無情的聲音

震耳欲聾：「瞪大你們雪亮的眼睛看著，我沒有騙你們吧？你們都看見了，眼前的，就是最凶惡的白髮邪龍了！這六個貌似人類的生物，已經被邪龍感染了無可救藥的心瘋病，成為邪龍的將軍，基本上已失去人性了。面對這些非人的怪物，我教的教義是要賜予他們甚麼？」

「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漫天喊殺的聲音在空曠的島上四處擴散，尤其是被針對的愛麗絲，不由得龍體一縮，竟自退後了兩步。在一旁的靜心也聽得毛骨悚然：『這些人……已經失去理智了！』

愛德華皺起眉頭道：「他們這個狀態，似曾相識……」索羅冷笑接口道：「不就是當初我們在聖彼德堂時，對上基絲汀煽動的黃金十字聖教教徒一樣嗎？」

「……沒有魔法的輔助！」雖然亞爾法特沒有瑪莉亞三世的「鑑別之瞳」，但也懂得用「模仿之眸」嘗試複製現場的魔法來摸索對方的底牌，卻出奇地發現諏敖根本沒有使用任何魔法，更感噁心，背上冷汗直冒：「這些弒龍教教徒，是發自內心的『憎恨』……嗎？」

諏敖嘿嘿冷笑，向著亞爾法特一行人挑釁道：「你們以為憑著幾件破銅爛鐵和一頭背叛自然的惡龍，就能夠顛覆玉天皇的偉大計劃嗎？人類，不過是這個星球上最貪婪、最無可救藥的毒瘤。你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大自然最大的褻瀆。」

說著他又再次對越走越近的教徒朗聲說道：「披上你們的『龍魔裝甲』吧。然後，我將會代替弒龍之神，把你們最後的限制解放！」

「殺！殺！殺！殺！殺……」

反常地，喊殺之聲越來越少，目睹一切的亞爾法特眾人卻越來越心寒。只見二百餘人的弒龍教教徒，逐一長出龍鱗甲，身形變異，衣衫盡碎，披上了以防禦力自誇的魔裝甲。當然，變化為半龍形後，他們都立刻失去了說話的機能，只剩下「踏踏」的腳步聲，踐踏著山丘的草地，來到諏敖的身旁。到最後一個弒龍教徒披上龍魔裝甲後，一陣詭異的寂靜籠罩著大地，只餘下黑壓壓的陰影裏，仇恨的眼珠子發出閃亮的紅光。

「……不可能！這眼睛的紅光必然是有甚麼魔法在發動著。是金系統的『亢心莫名』嗎？」莎拉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再質問。這時候愛德華也已拿出分析眼鏡，讀到的卻不是「魔法」的數據：「不是魔法……有分析眼鏡無法辨識的『史前科技』在運行中……」

「在『憎恨』之海被淹沒吧！」諏敖面具下的雙眼閃出紅光，龍人化的教徒忽然全數或抱頭，或仰天攤手，都啞聲地作出痛苦的模樣。忽然其中一名教徒臉上的龍魔裝甲褪去一半，露出半張年輕的人臉，看上去是不過二十來歲的小伙子，舉起了尋求救助的右手，痛苦地爭扎嘶叫：「我……我不想繼續了！這不是保護人類、更不能為家人報仇……我還不想死……教父……請讓我走……啊……」可是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他的自我意識已被抹刪，龍魔裝甲再次覆蓋他的臉。

諏敖看見那年輕人，嘿嘿一笑，道：「『超頻』——你們應該不認識這個名詞吧。這就是隱藏在龍魔裝甲最底層的鑰匙，比『亢心莫名』更方便地直接『覆寫』你們人類既有的身體和心智的極限，成為純粹的、名為『殺戮』的機器。」諏敖回過頭來，逕自這樣離去，向教徒下達了最後一道命令：「簡單得可笑的人類——去吧，撕碎他們。」

幾近二百之數的教徒龍形面罩下的雙眼變得血紅一片，原本就已經隆起的肌肉在裝甲下進一步膨脹，

甚至連鱗甲的縫隙間都滲出了絲絲鮮血。系統的超頻強行剝奪了他們的痛覺與理智，將人類大腦中對入侵者的「憎惡」無限放大，把他們變成了一群只懂得殺戮的狂化喪屍。下一刻，狂化的龍魔裝甲教徒如同決堤的黑色洪流，四肢並用地在草地上狂奔，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向著六人一龍瘋狂撲來，把諏敖隱沒於人浪之中。

「這數量和速度……開甚麼玩笑！」愛德華臉色煞白。

愛麗絲的雙翼一振，心靈溝通用的白光擴展開來。

『此非久留之地，吾等當乘高空之利，先避其鋒。汝等速登吾背！』

亞爾法特一行人互望一眼，都點頭贊成。正要躍上愛麗絲背上的時候，忽然不知從哪裏撲出一個比其他教徒更高速的半龍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咔嚓」一聲，竟已用龍爪似的右臂，貫穿了愛麗絲的左邊翅膀，一道血柱噴張出來。愛麗絲一聲痛吼，龍體爆發出另一層白光，把傷牠的龍魔裝甲教徒震開數十米。

「愛麗絲！」眾人驚叫。就這一剎那間，黑色洪流狠狠地撞擊在愛麗絲的龍鱗與雙翼上。狂化的教徒們揮舞著削鐵如泥的龍爪，瘋狂地在白龍的身上撕扯、劈砍。愛麗絲強忍著劇痛，身上再次散發出耀眼的白色魔法芒，形成一層保護力場，同時用巨大的龍爪將最先撲上來的十幾名教徒拍飛。

然而，敵人實在太多了。被拍飛的教徒在地上滾了兩圈，毫不在乎斷裂的骨頭，又再次像喪屍般爬起來繼續衝鋒；而後面的教徒則踩著同伴的身體，如同疊羅漢般越過愛麗絲的防線，向著後方的眾人撲去。

『區區……皮肉之傷而已！吾以吾軀，擋此攻勢，汝等務必奮力一搏！』

愛麗絲還在逞強，然而所有人都聽得出牠心中的語氣帶著劇烈的痛楚。亞爾法特看著白龍身上不斷增加的血痕，心痛如絞。

「集中精神，亞爾法特！現在不是分心的時候！」愛德華大喝一聲，已經將黃金雙斧插回腰間，雙手從袋中拿出「莎蓮娜之青銅豎琴」。

「這群怪物啟動了龍魔裝甲，就意味著他們無法使用魔法遠程攻擊。只要封鎖他們的物理衝鋒，我們就有勝算！」愛德華的雙指在琴弦上急速撥動，身上同時爆發出刺眼的金黃色魔法芒：「『激電寄附』——『莎蓮娜之悲鳴』！」

伴隨著一陣淒美而急促的小調慢板樂曲，無數條閃爍著高壓電流的金色琴弦如同一張巨大的蜘蛛網，呈扇形向著突破愛麗絲防線的數十名教徒罩去。

「劈啪——！」

金線精準地纏繞在最接近他們的教徒們的手腳和軀幹上。雖然龍魔裝甲的物理防禦極高，但強大的電流卻能無視裝甲的厚度，直接傳導進他們的肉體。即使是在超頻狂化、失去痛覺的狀態下，人類的神經系統依然無法抵抗高壓電的襲擊。被金線纏住的數十名教徒頓時陷入了劇烈的痙攣與麻痺，原本快如閃電的衝鋒硬生生地被拖慢成了龜速。

「做得好，愛德華！」莎拉見機不可失，平湖水鏡的水球在她的操控下瞬間氣化：「『水鏡．幻霧迷

津』！」

極寒的冰霧貼著地面蔓延開來。在愛德華電擊牽制的配合下，莎拉精準地將低溫集中在那些痙攣教徒的腳下。空氣中的水分與草地上的露水瞬間結冰，將數十名教徒的雙腿凍結、釘死在山丘之上。

『阿彌陀佛，地獄空蕩蕩，惡鬼在人間。貧僧自當來助一臂之力。』

靜心雙手立下決心，緊握著「禁語魔鑽」，身上泛起沉重的橙棕色光芒。經歷過無數生死戰鬥的她再也沒有半分猶豫，口中吐出禁語：「『墜』！」

恐怖的「阿鼻道」之咒重力場驟然降臨在被冰封的教徒區域。在超重力的壓迫下，那些被凍住雙腿的狂化教徒再也無法維持平衡，紛紛被壓得跪倒在地。

「趁現在，索羅！」莎拉大喊。

「來了！」

索羅的身影如同一道紅色的閃電，穿梭在被愛麗絲擋下、被愛德華電暈、被莎拉冰封、被靜心壓制的教徒陣列之中。他沒有揮舞天焚劍去劈砍，因為他知道物理攻擊無法擊破裝甲。

『唯一能攻破「龍魔裝甲」的，就只有藍火大叔的這一招了吧！』索羅的內心獨白，在愛麗絲魔法的籠罩下，廣播到眾人的心中。

他衝到龍人堆中的其中兩人身前，難得連劍也不拔，左右雙手燃起赤紅的火焰，毫不猶豫地各印在兩名教徒的胸前，大喝一聲：「『零距離·火彈破——二連擊』！」

但聽得「轟轟」兩聲悶響，以防禦力著稱的龍魔裝甲在極近距離連續爆發兩次的「火彈破」之咒下也抵擋不住，化為粉末。總算索羅有意無意已經手下留情，兩名教徒的胸口沒有像以前雷蒙德於杜魯斯農莊的守衛身上連發的咒文一般成為絞肉機中的碎肉，但也已經嚴重燒傷，血肉模糊。在電擊、冰封、重力，還加上火魔法的重傷之下，狂化的教徒終於不敵，昏倒過去。龍魔裝甲逐漸消失，剩下兩具裸體往前倒下。

『嘖，這樣才兩個！』索羅心中咒罵，腳下卻沒有停下來。他沒有天真得以為能夠不殺人就闖過這二百人的大軍，但為了留下還要重複二百次的氣力，倒不敢每次都使出全力。雖然如此，連續徒手在龍魔裝甲上施放零距離爆破，因為魔裝甲防禦力的疊加，對施術者的肉體負擔大得難以想像。僅僅打倒了四個教徒，索羅的虎口就已經崩裂，鮮血順著指尖滴落。

「第五、第六個！第七個！媽的，給老子碎！」由心中的咒罵，隨著傷口的痛楚變成了怒吼，索羅不停地一邊移動、一邊攻擊。

他咬緊牙關，面容因為痛苦而扭曲，但沒有停下腳步。打倒一個需要一次零距離爆破，打倒二百個就需要二百次。這是一場沒有捷徑、必須用血肉和意志去填補的殘酷消耗戰。

「……！」張大嘴巴，卻發不出聲音的其中一名狂化弒龍教徒掙脫了重力的束縛，無聲咆哮著從側面撲向正在施法的愛德華。

「休想得逞！」

亞爾法特一直守在隊伍的中央，雙眼早已變得深邃如墨。「模仿之眸」啟動，他雙手向前一推，身上泛起與莎拉一模一樣的淡藍色光芒，正是「幻霧寒獄」的複製咒文，把那教徒的腳步停了下來。亞爾法特深知自己無法承受物理反作用力，因此他聰明地選擇了沒有後座力的魔法，化身砲塔，拼死守護著愛德華與靜心的側翼：「莎拉，給我『玄冰』系的投射咒文啊！」

「亞魯，幹得好！」莎拉一邊操控著冰霧，一邊在半空中瞬間凝結出「玄冰刺槍」，將另一名試圖從上方躍下的教徒硬生生撞了回去。得到莎拉的誘導，亞爾法特立即以「模仿之眸」發出冰槍，把數之不盡的教徒一個一個地撞開。

戰場的局勢，變成了一台極限運轉的血肉絞肉機。

最外圍，是白龍愛麗絲用龐大的肉身和破裂的雙翼，奮力頂住近百名教徒的瘋狂撕咬；中排，是愛德華與莎拉咬緊牙關編織的雷電與冰雪防線，加上靜心重力場的無情壓制；後方，是亞爾法特不斷傾瀉的火力支援；而在這片死亡的泥沼中穿梭的，是渾身浴血、雙手已經震得血肉模糊的索羅。

每引爆一次「火彈破」，索羅的雙手就會噴出一陣血霧；愛德華的十指因為瘋狂撥動琴弦而磨破了皮，鮮血染紅了金色的琴身；莎拉和靜心的魔力如倒水般流失，臉色蒼白如紙。

然而，最令人絕望的，是狂化教徒那「非人」的執念。

「這些傢伙……是怪物嗎！」

索羅看著眼前的一幕，心中不禁膽寒。幾名被莎拉徹底冰封了下半身的教徒，為了繼續衝鋒，竟然發出野獸般的嘶吼，硬生生用雙手撐著地面，憑藉著超頻的蠻力，將自己被凍住的雙腿齊膝扯斷！

沒有鮮血噴湧，因為傷口立刻被極寒凍結，這幾個只剩下上半身的教徒，依然用雙手在草地上瘋狂爬行，拖著長長冰血痕跡的雙眼怒盯著亞爾法特等人。

「該死！這已經不是戰爭了，這是地獄！」愛德華看著這反常理的恐怖畫面，胃裏一陣翻滾。

「撐住！我們不能在這裏倒下！」

就在眾人體力和意志都快要到達極限的時刻，一股溫暖而龐大的綠色生命之光，突然從他們的大後方升起，將整個戰場籠罩。

一直沒有參與攻擊的Ｘ，靜靜地站在隊伍的最後方。他將「恐懼之杖」高舉，雙手緊握杖身，身上的綠色魔法芒亮得幾乎要刺瞎人的眼睛，正是木系統大範圍的回復魔法「回心魔球陣」。

Ｘ放棄了所有的防禦與攻擊，將自己龐大的魔力源毫無保留地轉化為最高級的治癒魔法。綠色的生命光點如同春雨般灑落在眾人身上：愛麗絲被撕裂的龍體開始緩慢癒合；索羅爆裂的雙手在綠光中奇蹟般地止住了流血，新生的肌肉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生長；愛德華、莎拉和靜心枯竭的體力也得到了一絲喘息的補充。

「慢著……『回心魔球陣』不是只回復體力，不醫治傷口的魔法嗎？」見識過這記魔法的愛德華看著索羅手上因為不停地近距離爆破、受到物理性反噬而變得血肉模糊的傷口慢慢癒合，警覺地道。

說時遲那時快，在最後方的X「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眾人大吃一驚。X以衣袖在嘴角輕輕一抹，嘿嘿一笑，道：「果然沒那麼便宜的事。使用『風華樹笛』可以疊加咒文威力，卻不能把兩訣不同的咒文『融合』。但同樣的理論，要應用在使用不同的咒文來『擴展』基本咒文的功用時，還是可以做到——只是沒有想到對施術者負擔會如此巨大！」

X是魔法的天才，這點大家早已從他「風華樹笛」和自身魔法的配合運用見識過；可是這種近乎即興的魔法冶煉、咒術建構，完全顛覆了甚至身為魔源聖物使的眾人的想像。

「不礙事，不過把『大回心法』『覆寫』在『回心魔球陣』之上，維持魔法的時間就縮減了一半以上，不是能長期作為底力運用的方法.....所以你們也不要受這麼多的傷啊！尤其是你，索羅！」

「哼，既然叔叔這樣命令，我唯有照做了。」索羅嘴裏彆扭，語氣中還是帶著感激。

可是這個因為被龐大數量的敵人壓制，令他們只能靠一人突破、三人作出人流控制、一人專注回復魔法，再加上愛麗絲以身擋敵的戰法，始終對所有人的負荷極為巨大。索羅不能使劍，只以肉掌犧牲血肉來攻擊，心裏只覺煩躁非常。眼看著即使打倒十數人，還是黑壓壓一片的弒龍教龍魔裝甲教徒，心中的絕望感與無力感不能自控地浮現出來。

『只剩我一人前進，我.....我要變得更強，才能「守護」啊！』

他沒有留意到，身上的魔法芒漸漸變得更加耀眼，手上的火焰也由赤紅色，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在滿地爬行的半龍人殘肢與漫天散去的綠色「回心魔球陣」光點交織而成的地獄圖景中，索羅那雙被白光灼照得一片通明的眼眸，與他掌心那團即將蛻變的全新火種，成了這座喋血山丘上最為驚心動魄的焦點。

第一百二十六章：守護之火

「吼——」愛麗絲痛苦的怒吼響徹小島草原。被Ｘ以回復魔法治癒的傷口，被披上「超頻·龍魔裝甲」的弒龍教教徒無情地以利爪反覆撕裂，即使能夠再次癒合，那深入骨髓的痛楚卻無法免去。牠數次爆發出力場型的咒文，但被推倒的教徒仍然前仆後繼地衝上前來，屢屢衝破牠的防線。這些突破防線的教徒，全靠莎拉、愛德華和靜心拼死控場，加上亞爾法特以「模仿之眸」使出投射式魔法將漏網之魚轟開，好讓在Ｘ回復魔法保護下的索羅，能以超近距離的火魔法攻破防禦力極高的魔裝甲。

可是，莎拉、愛德華和靜心三人既要專注於控制敵方行動，自不能眼觀四面，更沒有餘力反抗。一些既避開了他們的控制、又避過亞爾法特射擊的狂教徒，仍能不時在他們身上留下利爪的血痕。待得索羅趕來馳援、Ｘ的魔法將傷口治癒時，他們已受了極大的痛苦。

另一邊廂，在不停撕裂又復原的惡性循環下，索羅因反覆折磨的劇痛，漸漸失去了雙手的知覺。直到打倒第五十個人時，即使有Ｘ的「回心魔球陣」源源不絕地補充體力，他在心理上也已經疲憊不堪。他猛然跪倒下來，一邊劇烈喘息，一邊看著自己抖動不已的雙手。Ｘ使用了前無古人的咒文融合，魔力和體力在此刻都已經見底，衣衫上盡是他自己嘔出的鮮血，顯然已到了油盡燈枯的境地。
就在Ｘ又再一次強行發出「大回心咒」和「回心魔球陣」的合體魔法後，他終於無以為繼，眼前一黑，逕自倒了下去。

「Ｘ——」索羅擔心的大叫，剛好在另一名狂教徒趁人之危出手前，飛身趕到昏倒的Ｘ身前。在這場戰鬥中，索羅終於首次拔出「古劍天焚」，「噹」的一聲，一邊以劍身將利爪的攻勢硬生生擋下，一邊咬牙咒罵著：「媽的，有完沒完啊！」

可是敵人根本不打算給他們任何喘息的空間，四名狂教徒已然搶攻到他們身前。索羅再也分身不暇，無法繼續他的搶攻，戰術隨之一轉，為了保護倒地的Ｘ，他全力張開了「炫火加護」的火焰防護罩。發了狂的教徒一時三刻雖不能攻破火焰力場，卻完全不阻礙他們瘋狂的攻勢，只見他們不停一爪一爪地抓下，利爪與火罩劇烈摩擦，發出令人牙酸的排斥「滋滋」聲。

「給我倒下！」索羅大喝一聲，將「炫火加護」瞬間轉化成「火箭破」，「劈啪劈啪」地轟向包圍著他們的五名弒龍教教徒。火箭雖然無法將他們徹底逼開，卻已成功阻緩了他們數秒的攻勢，讓索羅得以衝到他們跟前。他單手猛力推前，指尖逐一按在各個狂化教徒身上：「零距離·火彈破……破！破！破……嗚！」

隨著「轟轟轟轟」數聲沉悶的內爆響起，四名弒龍教徒的胸甲逐一被破開。魔裝甲的碎片隨著意識失去而消散，四具赤裸的身軀癱軟仆倒在地。可是，此時左手已是一片鮮血的他，根本趕不及打倒第五名弒龍教徒，那半龍形的狂人已然繞過索羅，鐵爪直取倒地的Ｘ的胸口。

「休想得逞！」索羅怒吼，情急之下他也顧不得雙手傷勢，本來握劍的右手猛地將劍拋過去，由受傷的左手接住並往前急刺，剛好在教徒的利爪從Ｘ的胸口穿心而過之前，以蠻力將其硬生生推開十餘尺。可是如此勉強使力，右手固然因超近距離魔法的反作用力再度受重創，左手在連發四記「火彈破」後又勉強揮劍，更是傷上加傷。下一刻，索羅在劇痛與痲痺交織之下，再也感覺不到雙手，「古劍天焚」再也拿不住，頹然跌落在地。

「嗚……到極限了嗎？」莎拉看在眼內，背上又被狠狠抓出數條血痕，在痛楚中擔憂又不憤地說道。

亞爾法特反手再來一記「玄冰刺槍」，將襲擊莎拉的狂教徒轟開。他的「模仿之眸」試圖尋找Ｘ留下

的魔法痕跡，卻只能無奈嘆一口氣道：「X果然是魔法的天才。我本該能複製『大回心咒』，也能複製『回心魔球陣』；但他把兩訣咒文拆解並重組整合，其中玄奧的轉折，反而令『模仿之眸』完全無法運作……」

「我要……『保護』的力量……」索羅咬牙切齒地怒喝。即使面對源源不絕的狂教徒與瀕臨絕滅的死局，他仍然死心不息，再次強行燃起「炫火加護」之咒：「奇蹟啊……給我出來！」

越往絕境前進，靈魂深處的意志便越發不放棄。索羅身上這時忽然爆發出比之前更強烈十倍的紅色魔法芒——在不屈的怒吼聲中，那原本赤紅的火焰發生了微妙的質變。只見他的火之護罩變得越來越亮，開始踏入白熱之火的極高溫度；不過數秒之間，帶著紅輝的火焰，徹底演化成一片極度刺眼的白色光芒。

「好傢伙！」在前方以「莎蓮娜之青銅豎琴」苦苦牽制著狂化教徒的愛德華，一直用餘光留意著戰場變化，剛好看見索羅身上爆發的白火，不由得由衷讚賞道：「終於能夠使出來了嗎？不需要我的亢奮咒文催谷、足以媲美『火神』暴走，卻又能完美掌握在手中的——白熱之火！」

靜心在以重力咒文艱難控場之際，也看到了索羅的蛻變，心中發出一聲如釋重負的輕嘆，明白這場戰鬥的轉捩點就在這一刻。

「滾開！」索羅大喝一聲，白色烈焰的「炫火加護·火箭破」瘋狂炸裂。這一次，純白的火之箭撞上狂化的龍魔裝甲，不僅將他們整個人撞飛，更在接觸的瞬間便將其魔裝甲熔解。被正面擊中的六、七個狂教徒「哇」的一聲同時嘔出鮮血，隨即失去意識，竟在被撞飛半空的途中便已暈死過去，全身魔甲消散，赤裸倒地。

「這是……名為『保護』之火的力量嗎？」亞爾法特在絕望中終於看到了曙光，驚喜地感慨道。索羅的白熱之火既已啟動，即使雙手仍然重傷，戰場上的形勢卻立即逆轉。

此時無需再使用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零距離」魔法，索羅的攻勢變得靈活得多。他一邊憤怒地吼叫，一邊主動衝向狂化的弒龍教教徒。他收起「古劍天焚」，左右開弓，「火狐尾」橫掃、「靈火蛇」鞭撻，那「超頻·龍魔裝甲」再強，遇上這霸道無比的白火，立刻如冰雪般灰飛煙滅。幸運的教徒被白熱之火擊中胸前，只是失去意識倒地，倒還能撿回小命；可是在混戰之中火焰無眼，好幾十人被白火迎面吞噬，在瘋狂的哀嚎聲中，連同罪孽化為灰燼。

揮舞著白熱之火的雙臂，彷彿早已不屬於索羅自己。失去了X的「回心魔球陣」支援，此刻他每一次調動火之精靈，身體裏的體力和魔力源都像江河缺堤地被抽乾。但他不能停下來，只要視線內還有一個威脅著同伴的影子站著，這名為「保護」的火焰就絕不能熄滅。

轉眼間，眼前只剩下最後三名身形最為龐大的狂化教徒。他們像野獸般張大口，發出無聲的嘶吼，踏著同伴的焦屍，不顧一切地撲向倒在地上的X與魔力幾近耗盡地莎拉。

索羅咬破了嘴唇，藉著最後一絲清明，整個人化作一道耀眼的白芒，屹立不倒地攔在他們的身前：「給我……倒下！」

不靠天焚劍的輔助，索羅用盡全身最後的蠻力，雙掌帶著極致的白火重重印在迎面而來的教徒胸膛上。沒有爆炸的巨響，只有無可抵抗的高溫，瞬間將對手的龍魔裝甲氣化，發出「滋滋」低鳴。三名教徒雙眼翻白，連同著瞬間消散的鱗甲，頹然倒在焦黑的草地上。

不知道過了多久，也許是半個小時，也許是一個世紀。在最後一個狂教徒倒地後，整個平原終於陷入了萬籟無聲的寂靜，僅餘數個被白火點燃的殘存火頭，現在也已回復為低溫的橙黃色火種。

「結束了……阿彌陀佛。」靜心雖然使用過「禁語魔鑽」，但為了不讓魔鑽一下子把魔力用竭、退化成只能施放禁咒的「滅佛」狀態，她一路上也動用了自身有限的魔力源來輔助控場的「阿鼻道」重力魔法。到了這一刻，她亦油盡燈枯，在極端的疲憊中不自覺地說出話來。

二百多名刀槍不入、不知疲倦的狂化大軍，至此全軍覆沒。狂教徒的死傷雖已盡力控制到最低，但代價是亞爾法特一行人也已經精疲力竭。

「呼……呼……」索羅雙膝跪倒在草地上，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雖然戰鬥的後半段強行使出了白熱之火，但前半段超近距離魔法所帶來的反噬重傷，已讓他的雙手不受控制地劇烈顫抖。他十根手指的指甲全部崩裂，鮮血和泥土混雜在一起，顯得慘不忍睹。加上使出白熱之火魔力源消耗甚巨，索羅此刻就像洩了氣的氣球，一時三刻連點起照明之火的餘力也沒有了。

莎拉走過去與靜心互相攙扶，此時連站立的力氣都已失去，雙雙跌坐在地上。愛德華緊緊抱著豎琴，不間斷的「激電寄附」也令他幾乎燃盡了魔力源，只能頹然靠在靜心升起的土牆上直喘粗氣。

『吾……力已盡……』

愛麗絲發出一聲極度虛弱的心靈傳音。這頭高貴的白龍此刻渾身浴血，原本美麗的白毛被染成觸目驚心的一片通紅，那對巨大的雙翼更是被撕扯成了破布條一般，無力地垂在地上。為了保護這群人類，牠受了無法彌補的重創，短期內絕對無法再次展翅高飛了。

「結……結束了嗎……？」這時候一向恢復力驚人的X總算甦醒過來，亞爾法特連忙衝上前給他一個結實的擁抱：「你沒有事吧？」

X咳出幾口鮮血，皺眉苦笑道：「玩弄魔法的結構和組合，似乎有點玩過頭了……不過應該沒有大礙。」

「此地不宜久留。」愛德華深深吸一口氣，強撐著疲憊的身軀。他的手因為不停彈奏而累得直發抖，他慢慢將豎琴收起，扶著土牆站起來道：「這裏沒死的弒龍教教徒，不知甚麼時候會醒過來。如果他們又披上『龍魔裝甲』，也不知道會不會又立刻附加上那個甚麼『超頻』，到時候只會累鬥累，對我們沒有半點好處。」

莎拉附和道：「而且諏敖雖然現在不見蹤影，但天知道他甚麼時候會回來。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主動出擊，盡快找到『紫晶宮』，把他和孔彤大王揪出來。」

「可是愛麗絲似乎飛不起來了……」亞爾法特憂心地看著白龍。

『無妨。』愛麗絲答道：『吾雖未能翱翔於天，尚能行走於地。況且，「紫晶宮」已近在咫尺——』說著牠龍首一抬，眾人順著牠的目光望去，隱隱能夠看見遠處地平線上，微微泛起一絲詭異的紫色光芒。

「待我回復過來，我能給各位治療。」X在後方拄著法杖說道。他吸了一口氣，續道：「不過如愛德華所言，我們首先要離開此地……這風中，帶著不祥的預感。」

眾人互相攙扶著，越過支離破碎的帳篷陣，慢慢向著「紫晶宮」的方向走去。待得離開了最後的主帳篷後，靜心驀然回頭，「禁語魔鑽」再次在她的掌心發出光芒。她看著後方，確認眾人都已前進遠離後，堅定地吐出禁語：「『破』。」

只見轟隆轟隆之聲不絕於耳，無數巨大的岩石從後方的土地中不規則地破土長出，正是巨大化的「地裂破牙」之咒。一如之前的費里曼圖之戰一般，這道咒文徹底重塑著地形，在帳篷陣後方建起了一座十數米高的半月狀巨型土牆。緊接著，後方的土地開始向下塌陷，挖出了一道深深的鴻溝。不多時，在橙色魔法芒的覆蓋下，那道鴻溝越挖越深，甚至綿延至小島的兩岸，然後冰冷的海水緩緩湧入，硬生生將他們所在的島嶼割裂成兩半。

『這樣一來，就算那些狂化的教徒甦醒過來，這道土牆和鴻溝也足夠阻擋他們一段時間了。阿彌陀佛。』靜心在愛麗絲心靈溝通的白光之下，向眾人解釋。眾人向靜心點一下頭，感激她心思如此細密，也就繼續前行了。

===

愛麗絲雖然說「近在咫尺」，但亞爾法特一行人足足走了大半天，才看見「紫晶宮」的外貌慢慢在地平線上浮現。眾人互相攙扶，拖著疲憊不堪的身軀，在這片氣候異常溫暖、開滿粉紅野花的南極平原上繼續蹣跚前行。

之前他們看見的紫芒，並不是包圍著「紫晶宮」的甚麼魔法護罩，而是一個巨大的黑球在空中詭異地飄浮著，似魔法而非魔法。在黑球之下，是連綿數里的繁複建築群，看來是已荒廢的工廠或住所，正中心則是一座宮殿，依稀有著之前眾人闖入過的「菩提樓閣」和「明鏡台」的影子，但體積似乎比它們更為精巧。在這片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南極大地上，這座建築顯得極度格格不入。宮殿並沒有甚麼浮誇的裝飾，一如「紫晶」之名，像紫水晶一般在陽光下閃耀著紫色的光芒。細看之下，整座宮殿是由白色和銀色的金屬、琉璃或石塊組合而成，本身卻似乎不具備發光體，這讓亞爾法特等人感到有點困惑。

宮殿之上的黑球更是詭異，與其說是一般常見的魔法光球，它更像是一個紫黑色的巨大漩渦，彷彿天空被硬生生扯開了一個深不見底的破洞。這團深淵般的球體並未向外放射出任何魔法的光芒，反而像是一頭無形的巨獸，無聲無息地吞噬著周遭的陽光。

索羅緊握著古劍天焚，眉頭深鎖，敏銳地感受到周遭空氣中那股令人腳步虛浮的拉扯力：「周圍的引力被嚴重扭曲了……難道是像『阿鼻道』或『天昇道』那一類的引力系土魔法？可是，這種連光線都能扯進去的巨大引力……究竟需要多少生命作為代價，才能維持這血之契約？」

愛德華沒有理會眾人的疑惑，默默從懷中取出那副透明的分析眼鏡戴上。他在鏡框旁按了幾個按鈕，鏡片上的數據隨之瘋狂跳動。他冷哼了一聲，語氣中帶著一絲掩飾不住的驚駭：「蠢材，別被這無聊的魔術騙了，這根本不是甚麼紫水晶。」

莎拉奇道：「你說甚麼？它明明就在我們眼前閃閃發光啊！」

愛德華摘下眼鏡，指著前方那座宏偉的建築：「是折射。這座所謂的宮殿，完全沒有人類皇室建築的奢華與裝飾。它的外牆，是由無數完美切割的史前超合金金屬板，以及大面積特製的透明折射玻璃交織拼合而成的宏偉幾何體。那些令人目眩的『紫晶』光芒，其實只是塔頂那個引力球的紫光，打在這些史前玻璃面上不斷產生全內反射所形成的光學錯覺。我們面對的，是一座極致冰冷、純粹為了效率而建的史前重工業要塞……」

亞爾法特看著這座隱藏在水晶幻象下、充滿無機工業冷酷感的龐然大物，這才深刻體會到，他們即將要面對的並非甚麼皇室貴族，而是一個企圖以極致的冰冷理性，將世界徹底格式化的無情系統。他將手探入褲袋，掏出那枚素未謀面、由父母遺留下來的魔磁。只見魔磁上的指針鎖定著前方那座紫色的城堡，沒有絲毫動搖。

「魔磁的反應很強烈……封印黑魔法的『潘朵拉懺悔之盒』，一定就在那座紫晶宮裏面。」亞爾法特嚥了一口唾液，語氣雖然顫抖，但眼神卻異常堅定。

「沒錯，這裏的風是不自然的……」X趁大家不自覺地停下來遙望觀察眼前的最終目的地時，閉上眼，感受著周圍的環境：「機械的味道……十分濃烈。」

「我們必須先擬定一個策略。」莎拉冷靜地審視著前方的目的地，說道：「大家看看我們現在的狀態。魔力見底、滿身是傷，愛麗絲也失去了飛行能力。這裏是闇黑帝國的心臟地帶，就算現在只是隨便來一隊紫袍的近衛團，或者甚至只是幾個戴著分析眼鏡的獵魔旅團特務，說不定都能輕易要了我們的命。」

「如果之前『菩提樓閣』和『明鏡台』是借鑒的話，恐怕在我們的面前，若非大量的人偶軍團，就是一大堆的諏敖分身……哎，說事實也挨打？」亞爾法特擔憂地發表他的意見，話音未落，後腦勺卻又被索羅狠狠敲了一記。索羅也不答話，只堅定地望著前方，即使心裏不反對亞爾法特的說法，還是慣性地透過動手發洩了一下。亞爾法特揉著腦袋抗議道：「也看看場合吧？現在分明是大戰前夕，是嚴肅的時間了啊。」

莎拉嘆了一口氣，道：「亞魯你說得也不算錯，但預言機器人偶或諏敖大軍甚麼的……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有沒有餘力應付。尤其是X還沒有回復過來，愛麗絲也受了極重的傷。」

X按著胸口，深深吸一口氣，道：「的確，剛剛我似乎是太勉強了。恐怕一時三刻還未能再使用所有回復魔法。較低級的體力補給還可以一試，但治療魔法——目前還不行。」

『那我們還是應該再休息一會，才繼續前行吧？』靜心心中想著，透過愛麗絲的心靈廣播提議。

「如果以無言寺挑戰十八修羅時的經驗……嘿嘿，X最少需要半天的時間吧？」愛德華搖頭苦笑道：「恐怕我們沒有這麼多的時間。」

X點了點頭，將恐懼之杖插在地上，環顧著四周死寂的建築物群，眉頭卻微微皺起：「大家盡快休息。只是……這座紫晶宮安靜得有點反常。諏敖既然能在南亞叢林通過『明鏡台』知曉天下事，難道孔彤大王會不知道我們已經來到了他的家門口？」

亞爾法特坐在一塊岩石上，正想開口附和X的擔憂，空氣中卻突然傳來了一陣極度細微，卻令人頭皮發麻的異樣聲響。

「……嗶……嗶嗶……」

那是一種類似於齒輪摩擦，又夾雜著數碼掃描的冰冷電子音效。這聲音他們太熟悉了，無論是在喜瑪拉雅山脈的「菩提樓閣」，還是在南亞叢林的「明鏡台」，這種毫無生命溫度的金屬音效，都代表著史前詛咒的降臨。

「有動靜！」索羅的戰鬥直覺瞬間戰勝了疲勞，他像彈簧一樣從地上一躍而起，天焚劍橫架胸前。眾人順著聲音的方向望去。只見在紫晶宮外圍那些荒廢的石屋與街道之間，原本空無一物的陰影裏，突然亮起了一對對閃爍著微光的冰冷電子眼。

伴隨著那些電子眼走進午後的陽光下，亞爾法特等人的心瞬間沉到了谷底。那不是身穿紫袍的近衛團，也不是黑袍的獵魔旅團。

從廢墟中湧出來的，是一具具渾身雪白、身形與人類無異，卻沒有任何五官的機器人偶。它們的關節構造透著一種不符合人體工學的詭異，每走一步，都帶著一種精準到令人窒息的機械壓迫感。

不是笨重的「A型」，也不是作為砲台的「B型」，更不是普通的「D型」。

「開……開甚麼玩笑……」愛德華臉上的血色瞬間褪盡，握著黃金雙斧的手不受控制地微微顫抖：「外甲極度堅固、能從匪夷所思的角度進行攻擊、中樞是由人類大腦改造而成的……『Ⅰ型』機器人偶？！」

在波爾多城外，單是一具Ⅰ型人偶就逼得索羅和伊爾尼爾陷入苦戰。而此刻，出現在他們面前、將通往紫晶宮的道路完全封死的純白死神，數量不是一具，也不是十具，而是密密麻麻、宛如一片白色海洋般的一整支Ⅰ型人偶大軍。

午後那原本溫暖的陽光砸在無數具純白的人偶外殼上，折射出一片冰冷而毫無生氣的刺眼白茫。在那密密麻麻、無邊無際的機械海洋正前方，一雙雙代表死神掃描的紅色電子眼在陰影中同步亮起，與天空中那吞噬萬物的紫黑引力漩渦上下呼應，將整片開滿粉紅野花的平原切割成冰冷的修羅場。

第一百二十七章：思海天塹

「喀……喀……喀……」

整齊劃一的金屬腳步聲，猶如死神的倒數，從紫晶宮面前的廢墟中，規律得像時鐘發條般在空曠的草原上迴盪著。

在亞爾法特等人絕望的目光中，一排排通體雪白、沒有五官的「Ⅰ型機器人偶」踏著精準的步伐，如潮水般湧出城堡。它們面部中央那寶藍色的鏡面眼珠在昏暗中閃爍著冰冷的微光，沒有殺氣、沒有情感，只有純粹的抹殺邏輯。

「竟然是Ⅰ型大軍……這玩笑開得太大了吧。」莎拉握著寒霜匕首的手微微發抖。當初在波爾多城外，僅僅一架Ⅰ型就已經讓他們陷入苦戰，眼前這密密麻麻的數量，簡直令人窒息。

不過半天之前，眾人才剛與二百多名狂化的弒龍教徒殊死戰鬥，好不容易才把他們打倒並隔絕起來；還沒有喘息的空閒，眾人的面前卻又出現了一堵以數量築起的高牆。先前兩百人的戰力，到了這刻，比起這海量的Ⅰ型人偶大軍，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回復系統的魔法還不能使用」Ｘ嘗試在心中詠唱木系統的咒文，卻只感覺到身體裏空空如也的痛楚。

「你們退後。」

滿身血污的愛德華深吸了一口氣，勉強挺直了腰板。他將一對黃金雙斧收納於腰間，走到隊伍的最前方：「對付這群擁有人類腦髓的史前鐵皮，用蠻力是沒用的。這是屬於我的戰場。」

不待同伴詢問，愛德華已閉上雙眼，身上猛然爆發出刺眼的金黃色魔法芒。

在漆黑的冥想視界中，金黃色的線條如球體般向四周擴散掃描。愛德華的腦波化作無形的駭客訊號，瞬間鑽入最前方一台Ⅰ型人偶的電子迴路之中。跳過防火牆、奪取最高權限、覆寫敵我識別——
「給我轉過來！」

那台被駭入的Ⅰ型人偶渾身一震，面部中央的寶藍色眼珠瞬間轉化為耀眼的金黃色。它不自然地轉過身，雙臂化為利刃，毫不猶豫地刺穿了旁邊另一台Ⅰ型人偶的胸膛。

「好！自相殘殺了！」亞爾法特見狀，不禁驚喜地叫了出來。

眾人眼中剛閃過一絲希望，極度殘酷的畫面卻在下一秒發生。

Ⅰ型大軍的運算速度與冷酷遠超人類想像。面對叛變的同伴，周圍的十數台Ⅰ型人偶沒有絲毫遲疑，以違反物理常理的詭異角度同時出腿揮拳。只聽得「轟隆」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屬碎裂巨響，那台被愛德華控制的人偶連第二擊都來不及使出，已被同伴們以壓倒性的數量和暴力瞬間撕成一堆散落的廢鐵。

愛德華因心神相連的機體被瞬間摧毀，腦海中傳來一陣撕裂般的劇痛，「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單膝跪倒在地。

「嘖！」愛德華悶哼一聲，腦波被強行切斷的衝擊讓他的身體幾乎承受不來。但他沒有停下，金光再次閃爍，第二台 I 型人偶的眼珠轉為金色，轉身撲向敵陣。

「轟隆！」第二台人偶同樣在擊毀了一名敵人後，轉瞬就被後方湧上的十幾台 I 型人偶如洪流般淹沒、踩碎。

第三台、第四台……愛德華瘋狂地重複著「駭入」與「被毀」的過程。他的大腦彷彿被無數根鋼針同時扎著，鼻孔和嘴角開始滲出鮮血。

「可惡……逐一搶奪操控權，根本只是杯水車薪！」愛德華喘著粗氣，看著那群踏過同伴殘骸、毫無感情地繼續逼近的純白大軍，深深感受到一種無法跨越的無力感。

「不行！數量太多了！」索羅看著愛德華搖搖欲墜的背影，焦急地大喊：「這樣下去，就算你把腦袋燒掉，也駭不完這群怪物！」

就在這萬念俱灰的一瞬，愛德華的腦海中忽然閃過兒時在鑄鐵窖與兄長亨利的一段對話。

===

「哥，為甚麼我們要花這麼多時間，去練習一訣毫無物理殺傷力的廢物魔法？」

年幼的愛德華在練習魔曲的演奏，撥弄著手上幼兒版的豎琴琴弦，帶點抱怨的語氣向身旁的兄長抗議：「剛剛的魔法既劈不開土牆，也電不死野獸，在實戰中根本毫無用處啊。」

時間在愛德華的記憶中，倒回到差不多二十年前。那個時候，鑄鐵窖還在波爾多近郊的舊地方，時值初春，周圍綠草如茵，鳥語花香——還是這只是愛德華因為對兄長的掛念，而把自己記憶中的場景美化起來了？或者是因為不停使用人偶操縱術的負擔，又或是一直以來的戰鬥逼使自己到了精神快要崩潰的地步他自己也開始有些迷糊了。

他只記得那身體的觸感，彷彿只是昨天的事。年輕的亨利摸了摸他的頭，神情肅穆：「因為我們是百立克史密夫家族。」

在這個年紀的亨利和愛德華，雖然已經各自被分派到安達利斯和雁布林馬舍進行各自的專科學習，但畢竟背負著金之魔源聖物持有者的家族使命，二人還是要進行一些共通的訓練，例如各種魔曲的認知和演奏、金系統咒文的學習與實習等。當中有深居於窖中深處、不問世事的族父輩，把各種鮮有外傳的咒文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這些族中的長老年事已高，行動不便，大多身染頑疾。在他們去世之前，愛德華記得自己也不知道他們是人是鬼，十分害怕會見他們，甚至當中有幾多人、他們甚麼時候過世的，愛德華都已經沒有記憶。每次會面，長老與他們唯一的溝通就是咒文的教導，從沒有閒話家常，也不會關心還是小孩子的亨利和愛德華在魔法傳承之責以外的任何瑣事。

這些族父輩的長老每次教授新的咒文時，都以同伴作示範，即使該魔法近乎有害，還是毫不猶豫地使出。愛德華印象極深刻的，就是最初講解「亢心莫名」之咒時，其中一個長老被旁邊的導師施加馬力全開的亢奮咒文後那聲嘶力竭的嘶叫怒吼，與事先為了安全扣起的鐵手銬和鐵鍊「鏘鏘」的金屬碰撞聲交織，形成一幀恐怖畫面的背景音效。下一刻，在愛德華記憶中，那就是長老力竭倒地，淚水、口水、鼻涕齊流的慘狀。

所以當他們教授兩兄弟這一訣所謂金之魔法系統中最高級、難度最高的魔法時，施放後的寧靜和虛無，令他們大惑不解。愛德華學懂了就逃，亨利卻留下來再追問長老們這訣咒文的緣由。

「『當有一天，史前那些名為「科技」的無魂怪物再次從地底甦醒時，這訣對活物無效的魔法，將會是人類最後的防線。』」

亨利面對弟弟的提問，重複著長老們的答案，似懂非懂，略有所思。愛德華當時年紀尚小，想了一會，想不通，聳一聳肩，又繼續練琴去了。

===

思緒回到現實。愛德華抹去嘴角的鮮血，眼神中原本的絕望一掃而空，嘴角竟牽起了一絲狂傲的笑意：「原來就是為了這一天嗎？」

愛德華將雙手交錯在胸前，結成一個手印，將體內僅餘的所有金之魔力源毫無保留地釋放出來，在胸前凝聚金光。

「『魔法』就是『科學』，對付沒有靈魂的電子迴路，根本不需要物理破壞力！」愛德華大喝一聲，心中誦讀起從來沒有使用過，卻又從來不敢忘掉的這一訣咒文。

這一記咒文，記錄了百立克史密夫家族的使命、也滿載著愛德華對兄長亨利的回憶與思念。咒文的發動就如同一道「磁幻佈網」的波狀防護罩，空氣中帶著臭氧的味道，佈滿了細密的閃電。這不是普通的電擊，而是金之一族針對史前微機械遺留下來的終極對策——

「給我全部短路吧！『寂滅脈衝』！」

愛德華大喝一聲，身上的金黃色光芒瞬間轉化為刺眼的慘白。沒有震耳欲聾的爆炸，也沒有漫天飛舞的火光。只聽得一聲極高頻的「嗡——」的悲鳴，一道無色無形的球狀電磁波以愛德華為中心，向著紫晶宮前的平原瘋狂擴散。

這股脈衝對人體沒有任何實質傷害，亞爾法特等人只感到一陣強烈的靜電讓毛髮直豎。但對於那些依賴精密電子迴路運作的Ⅰ型人偶來說，這卻是毀滅性的攻擊。

「咝……滋滋滋……」

衝在最前方的上百台Ⅰ型人偶就像被瞬間抽走了靈魂，衝鋒的動作硬生生地僵在半空。它們體內的微型電路在極端電磁暴的衝擊下瞬間短路、燒毀，關節處噴出陣陣黑煙，面部的寶藍色光芒瘋狂閃爍了幾下後，徹底熄滅。

上百具失去動力的沉重金屬軀殼，猶如失去提線的木偶，橫七豎八地倒在地上，堆成了一座座雪白的廢鐵山。

「成功了……」莎拉看著眼前癱瘓的機器大軍，難以置信地喃喃自語。

施放完金之一族最高級、最隱密的極大範圍魔法，愛德華再也支撐不住，雙眼翻白，直挺挺地向後倒下。亞爾法特眼明手快，一把將他接住，卻發現愛德華已經徹底力竭昏迷。

看著遍地的人偶遺骸，亞爾法特一行人難以置信地呆了下來。索羅前一刻還在盤算能否使出所向披靡但消耗驚人的白熱魔火，下一刻愛德華已把大軍完全停頓下來。沒有破碎的裝甲、沒有電流火光——就這樣，完完整整的人偶大軍，毫無反抗能力地被原地銷毀了。

「好傢伙」索羅審視著現場，連對「小王子」的吐槽都說不出來了。來到南極群島，繼X的魔法解構、自己的火之進化，這次輪到愛德華爆發出前所未見的能力。這一場戰鬥，正在迅速地把各人推至並超越自身的極限。

亞爾法特和X把昏迷的愛德華扶起，互相對望，一時無語。

「我們得繼續前進。」莎拉難得地首先開口：「趁後面弒龍教的追兵未到，I型人偶又被愛德華打倒，我們至少得趁這個空檔闖進紫晶宮裏面，以建築物作為掩護，重整勢態，以防又有甚麼近衛隊、獵魔旅團等出現追殺。希望X能及時恢復過來，這樣我們才有一拼的機會。」說著也不待眾人答話，已逕自帶頭走進紫晶宮外的廢墟。眾人一點頭，也快步跟上。

然而當眾人進入了廢墟範圍，所有人的背上再次被冷汗沾濕，不約而同地動作都凝結起來。

「喀……喀……喀……」

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屬腳步聲，再次從已觸手可及的紫晶宮深處空洞地傳出來。

「真的假的」亞爾法特崩潰地喃喃自語，想起不久前才發表了「前車可鑒」的人偶大軍預言，幾乎想跪下來自打嘴巴：「我們……已經沒有力氣了……」亞爾法特和X抱著愛德華，看著勉強站著的莎拉和靜心，幾乎語帶哭音地道。

在癱瘓的廢鐵山後方，更多雪白的I型人偶無情地踩著同伴的殘骸，緩緩地繼續向著他們逼近，彷彿也不急於一時。要把聖物使踩扁抹殺，似乎只是時間的問題。愛德華的禁咒「寂滅脈衝」的攻擊範圍雖然巨大，但不知道是因為紫晶宮內部有甚麼不知名的防護力場，還是他們頭頂的黑色漩渦的保護的關係，加上遙遠的距離，似乎讓城堡深處的預備軍得以倖存。

看著那彷彿無窮無盡的白色死神，就連最堅強的索羅，眼中也閃過了一絲絕望。就在這令人窒息的瞬間，一股溫暖而神聖的白色光芒，緩緩從他們身後亮起。

『汝等之路，不應在此斷絕。』

一個莊嚴而平靜的聲音，在眾人的腦海中迴盪。

渾身浴血的白龍愛麗絲，拖著殘破不堪的龐大身軀，一步一步地越過眾人，擋在了那群白色死神的最前方。牠那原本美麗的白色鬃毛已經被鮮血染成觸目驚心的暗紅，殘破的雙翼無力地垂在兩側，但那雙紅色的龍瞳中，卻燃燒著比太陽還要耀眼的光芒。

『愛麗絲！妳想做甚麼！妳的傷……』亞爾法特的心靈傳音帶著哭腔。

愛麗絲沒有回頭，牠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將自己僅餘的所有生命力與光之魔法，盡數凝聚在喉間。

『愛德華小友之人偶操縱術，讓吾回憶起與諏敖之心靈交戰當中之奧秘。當刻吾軀重傷，雖不能打倒人偶，區區斷其步伐之計，吾已有分寸。』

聽到愛麗絲的話，眾人渾身一震，眼睛都充滿了難以置信。愛德華那被金之一族視為最高機密、駭入史前網絡的「人偶操縱術」，竟然會在這頭代表大自然的幻獸之首腦海中，產生了某種共鳴？

愛麗絲那雙燃燒著光芒的龍瞳，彷彿穿透了眼前的紫晶廢墟，回到了數月前南亞叢林深處的「明鏡台」戰場——那是一場超越了物理法則的死鬥。

當時，牠與身披「真．龍魔裝甲」的弒龍教教父諏敖在半空中交鋒。在「太乙」衛星的強大無線波段籠罩下，真實的世界在愛麗絲的感知中剝離、碎裂，化作一串串流動的幾何代碼。那是純粹的「意識」與「數據」的交鋒。在這片虛無的空間裏，愛麗絲化作了代表大自然生機的純白星雲，最終將渾身的光之魔力壓縮至極致，化作一顆超新星，狠狠衝破了諏敖的漆黑矩陣，將其與網絡的連結徹底燒毀。

這段匪夷所思的經歷，一直深印在愛麗絲的靈魂深處。直到此刻，當牠看著愛德華無數次閉上雙眼，試圖在無形的網絡中尋找那代表著人偶中樞的光點時，愛麗絲終於恍然大悟。

愛麗絲的思緒在眾人腦海中流淌，帶著一種看透世間萬物的悲憫：『這群所謂的「Ⅰ型」人偶，核心乃是以人類之大腦與脊髓改造而成。它們並非純粹死物，而是被史前科技囚禁於鐵殼之中、日夜哀號的悲慘靈魂。它們與「太乙」的連結，就如同諏敖當日的漆黑矩陣一般，是一條無形的意識枷鎖。』

牠看著昏迷的愛德華，微笑道：『愛德華小友，吾等方才謂人偶乃「無魂的鐵皮」，實乃大謬也。』

愛麗絲深深明白，要以物理方式破壞眼前這片宛如白色海洋般的Ⅰ型大軍，即使是牠全盛時期也是一大難題；以牠現在的殘軀根本無法做到。但是，如果是直接攻擊它們的「意識網絡」呢？

『既有靈魂，便能聽見大自然的呼喚。』

伴隨著一聲震天動地的悲壯龍嘯，愛麗絲噴出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耀眼的白金龍息。

然而，這股純粹的光之洪流並沒有產生任何物理上的衝擊。這股浩瀚的白光在噴吐而出的瞬間，猶如一道沒有實體的極光，直接穿透了最前方數十具Ⅰ型人偶的雪白裝甲，然後向兩側瘋狂蔓延，最終化作了一道連接天地、不可撼動的光之思海天塹，將後續湧上的人偶全數地封阻在原地。

這道思海天塹，並非物理的防禦，而是一場浩瀚的精神風暴。愛麗絲將自己純粹的光之魔力，轉化為無窮無盡的龐大數據洪流，直接灌入這群由人腦改造而成的Ⅰ型人偶核心之中。

「這……這是……？」眾人看著自己完全不能明白的畫面，哪能推理出愛麗絲正以超越系統負荷的極大數據量，強行阻斷對方的網絡？大自然之首，竟然進入了史前的科技戰，變相施行著針對意識中樞的網絡「阻斷服務攻擊」。

在眾人震撼的目光中，衝入思海天塹的Ⅰ型人偶，它們那原本精準的步伐突然變得極度僵硬。臉部那代表著鎖定目標的藍色電子眼，開始出現了劇烈的閃爍。

『睡吧……受盡折磨的靈魂啊。』

「嗶……嗶……」

伴隨著一陣陣微弱的系統待機聲，最前方的數十具Ⅰ型人偶在巨大的數據衝擊下，與「太乙」之間的網絡連結被強制切斷。被囚禁在裝甲深處的人類大腦陷入了自我保護的沉睡。它們就像是失去了信號的無人機，無力地垂下了沒有五官的頭顱，如同雕像般靜止在原地。而後方數以百計的純白死神，一旦觸碰到這道思海天塹，也紛紛步上了斷線的命運，化作了一堵由靜止的鋼鐵軀殼組成的白色路障。

「竟然……以這種方式癱瘓了整支Ⅰ型大軍……這和剛剛愛德華的魔法，簡直同出一轍啊！」索羅握著天焚劍的手在微微顫抖。他清楚知道，無論是剛剛愛德華的脈衝攻擊，或是愛麗絲現在的心靈攻擊，都是遠超自己認知的能力。世界之大，知識學之不盡，忽然感覺到自己的渺小與無力，心裏竟有點不忿。

同時強行駭入並干涉數以百計的人偶意識，並非毫無代價。其中所產生的龐大數據反噬，瞬間超出了愛麗絲大腦能承受的極限。思海天塹穩定下來的瞬間，愛麗絲那龐大的身軀猛地一陣搖晃，「轟」的一聲，無力地跪倒在極地的草地上。牠身上原本耀眼的白色光芒，此刻正猶如接觸不良的燈泡般劇烈閃爍、黯淡。

「愛麗絲！」

莎拉和亞爾法特不顧一切地撲上前。莎拉的淚水奪眶而出：「不要……妳不能死！」

『莫哭……傻孩子，吾之生命尚未到盡頭。』

愛麗絲那原本洪亮的聲音，此刻在眾人腦海中變得斷斷續續，猶如隨時會中斷的無線電波：『只是……同時切斷這群可憐靈魂的網絡連結，反衝之力過於龐大。吾之精神領域已然超過吾之負荷……吾腦中有聲音云云，為了自我保護，即將強制進入深度之休眠狀態……』

索羅鎖著眉頭，似乎明白了甚麼：「她快要失去意識了！」

愛麗絲艱難地半睜著逐漸失去光澤的紅色龍瞳，語速變得急促，因為牠知道自己隨時會徹底斷線：

『大限將至，吾且長話短說。』牠不知自己何時能夠再次醒來，向眾人交代最後的想法：『亞爾法特，莫被「遺裔」之名所困，汝之保護之心即為世上最堅固之盾。』

『索羅、愛德華……火之烈與金之堅，請代替吾守護這片天地。』說著眼珠望向靜心與Ｘ：『修行者與聖者啊……大自然之意志，託付予汝等了。』

『莎拉……莫哭，前路尚長。越過這片廢墟，踏入紫晶宮。斬斷這千年之詛咒……吾在此……沉睡，靜候汝等之……凱旋……』

伴隨著最後一絲微弱的心靈波紋，愛麗絲雙眼緩緩閉上。牠身上的白光徹底熄滅，龐大的身軀不再動彈，連呼吸也變得極度微弱且綿長，彷彿進入了最深層的待機狀態。牠就像化作了一座純白的守護雕像，靜靜地橫亙在斷線的人偶大軍與眾人之間。

理解到愛麗絲並非消散死去，眾人悲痛的心情稍稍平復。

然而，愛麗絲釋放出的那道橫亙天地的「光之思海天塹」，並沒有隨著牠的沉睡而完全凝固。原本狂暴的數據洪流，在徹底切斷並癱瘓了所有Ⅰ型人偶的網絡連結後，邊緣的白光開始崩解，化作了無數溫暖而柔和的白色光斑。

這些光斑猶如極地中飄落的發光瑞雪，緩緩降落在傷痕累累的眾人身上。

「這是……」亞爾法特伸出雙手，接住了一片光斑。光斑在接觸皮膚的瞬間，化作一股暖流，直接鑽入了他的體內。

躺在莎拉腳邊、原本因為強行施展人偶操縱術並使用禁咒「寂滅脈衝」而魔力透支、陷入深度昏迷的愛德華，手指突然微微抽動了一下。緊接著，這位金髮的皇家鐵匠猛地倒抽了一口氣，原本緊閉的雙眼霍然睜開。他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原本蒼白如紙的臉龐竟然恢復了一絲血色。

「愛德華！你醒了！」莎拉驚喜地叫道。

「咳……咳……別吵，我還沒聾。」愛德華單手撐著草地，有些踉蹌地站了起來。他眼神中閃過一絲難以掩飾的震驚：「我的魔力源……居然在恢復？這股力量……沒有任何屬性的排斥，是最純粹的能量！」

不只是愛德華，索羅也驚訝地看著自己的雙手。剛才因為無數次近距離施放「火彈破」而血肉模糊、連握劍都困難的虎口，此刻雖然還留有血跡，但深處的肌肉與神經已經重新連結，一股充盈的火之精靈再次在體內躍動。

「光之魔法，本來就是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的根源。」X拄著恐懼之杖，感受著體內重新充盈起來的綠色魔法芒，語氣中充滿了敬畏：「愛麗絲在切斷『太乙』網絡的同時，將那股龐大得足以讓她當機的魔力洪流進行了最後的過濾。她把剩餘的純粹精靈，化作了這場『光之雨』，反哺給了我們。」

「阿彌陀佛……」靜心雙手合十，感受著體內久違的土之精靈共鳴，朝著雕像似的白龍深深鞠躬。細想一下該使用的詞彙後，開口說道：「這份最後的餽贈，貧僧沒齒難忘。」

這場光之雨雖然無法讓他們瞬間恢復到全盛時期的巔峰狀態，但至少填補了他們近乎枯竭的魔力源，讓所有人勉強恢復了三、四成的戰力。對於即將闖入敵方心臟地帶、本已抱著必死決心的他們來說，這簡直就是沙漠中的甘霖，是愛麗絲用生命為他們爭取回來的「入場券」。

「這頭笨龍……」索羅抹去眼角的濕潤，一把將天焚劍穩穩地扛在肩上。他那雙原本因為疲憊而佈滿紅血絲的雙眼，此刻燃燒著前所未前有的決絕與殺意。

「既然她連我們接下來入宮打架的力氣都準備好了，我們可不能讓她等太久！」

莎拉也站了起來，寒霜匕首在她的手中重新凝結出冰冷而鋒利的冰刃，她牽起了亞爾法特的手。

亞爾法特深吸了一口氣，緊緊握住了那枚指引他們來到此處的魔磁。

無數點瑩白的微光如漫天碎星般在他們周身緩緩沉降，將整片開滿粉紅野花的平原映照得宛如史詩畫卷的開端。在他們身後，化作純白守護雕像的愛麗絲在漫天流光的反襯下顯得莊嚴而肅穆，而前方那座巨大、冰冷的紫晶要塞，其超合金與史前琉璃構成的幾何外牆正瘋狂折射著天空中紫黑漩渦的妖異幽芒。六名戰士——火之劍士、水之刺客、金之鐵匠、木之聖者、土之武僧，以及光之遺裔，在白龍的庇護與餽贈下重獲新生。他們毅然轉身，踏過了那片死寂的白色人偶海洋，大步邁向了那座決定世界命運的紫晶堡壘。

第一百二十八章：生之極致

越過那片由無數純白Ⅰ型機器人偶化作的死寂廢鐵海，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Ｘ與靜心六人，終於來到了這座決定世界命運的堡壘——紫晶宮的正門前。

與遠處看來那種宛如紫水晶般閃耀的奇幻外觀不同，當他們真正站在這座龐然大物腳下時，才明白愛德華之前以分析眼鏡得出的觀察：那高達數十尺的巨門，根本不是甚麼晶石，而是由一整塊完美無瑕的史前超合金鑄造而成。巨門表面覆蓋著一層特製的折射玻璃，在頭頂那個人工黑洞的紫黑幽光映照折射之下，才產生了那種令人目眩的紫晶錯覺。

愛德華首先走上前檢查了一會，將右手按在沉重金屬巨門上的一個方格之內，似乎是某種開關。伴隨著一陣低沉的機械轟鳴與齒輪咬合聲，這扇封閉了不知多少歲月的要塞大門緩緩向兩側滑開，一股混合著臭氧與極度冰冷金屬氣味的冷風撲面而來。

宮殿內部沒有任何火把或魔法照明，只有牆壁兩側的史前導光管散發著微弱的幽藍冷光。這是一個寬闊得令人心寒的巨大長廊，地面光可鑑人，空氣中安靜得連他們自己的心跳聲都清晰可聞。

「大家小心，這裏的空氣……充滿了血與鐵的味道。」Ｘ壓低聲音，握緊了手中的法杖。經歷過無數生死戰鬥的直覺告訴他，這看似空無一人的長廊，正隱藏著致命的殺機。

彷彿是為了印證Ｘ的警告，長廊深處的陰影中，突然傳來了整齊劃一的腳步聲。那不是機器人偶那種純粹的無機質摩擦聲，而是帶著人類步伐節奏、卻又異常沉重有力的聲響。

隨著陰影褪去，十多條人影猶如幽靈般出現在眾人面前十數丈之外，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這些人身上全都穿著繡有白色弧形花紋的深紫色長袍，臉上以黑巾與黑色口罩蒙面，只露出一雙雙閃爍著冰冷殺意的眼睛。在這科技感極重的史前要塞中，這種復古而神祕的打扮顯得極度詭異，但卻讓愛德華與Ｘ的瞳孔瞬間收縮。

「孔彤大王的……近衛團！」愛德華咬牙切齒地吐出這幾個字，雙手不自覺地按住了腰間的黃金雙斧：「這群像瘟疫一樣的傢伙……」

Ｘ微微皺起眉頭，冷靜地分析道：「近衛團本來就是直屬孔彤大王、極少數的精英部隊。在梵蒂岡聖域的十人小隊被我們全滅，之後在澳洲費里曼圖帶領大軍的三十人分隊也死傷殆盡。眼前這十六個人，恐怕已經是闇黑帝國最後的、也是守護紫晶宮的最強親衛隊了。」
「五族逆黨，以及光之遺裔嗎？大王早有預警，命令無論誰踏入紫晶宮者都殺無赦。不過竟然能繞過Ⅰ型的大軍，這倒是計算之外。」帶頭的近衛聲音沙啞而毫無感情。

話音剛落，十六名近衛動作整齊劃一地將身上的紫袍一把扯下，露出了底下的真面目：那是一套覆蓋著四肢與軀幹要害的白色輕裝護甲——「第八十八型戰甲」。每一具戰甲的右胸上，都鑲嵌著一顆散發著妖異光芒的深紫色圓晶體，正源源不絕地與他們體內的黑魔法產生共鳴，提供著幾乎無限的魔力源。

「戰鬥陣型：０，各自為戰。目標，全員抹殺！」

「是！」

伴隨著一聲暴喝，十六名近衛兵的右臂護甲同時彈出深紫色的光劍，戰甲的動力系統瞬間啟動。他們不需要詠唱任何風系魔法，雙足微曲，整個人已經如離弦之箭般違反地心引力地低空飛掠而來，速度快得在空氣中拉出一道道紫色的殘影。

「散開！」索羅大吼一聲，身上爆發出赤紅的魔法芒，古劍天焚帶著「轟火龍」的烈焰，朝著最先衝到的兩名近衛狠狠劈去。

然而，「第八十八型戰甲」的機動力實在太過恐怖。那兩名近衛在半空中猶如折翼的飛燕般詭異地扭動身軀，以毫釐之差避開了索羅的火柱。紫色的光劍在空中劃過致命的弧線，一左一右地向索羅的頸項與腰間削去。

「休想得逞！」愛德華從側翼殺出，「磁幻佈網」的金黃色力場在千鈞一發之際張開，「砰」的一聲將兩把光劍硬生生彈開。但他還來不及反擊，另外三名近衛已經繞過力場，光劍直指後方的亞爾法特與靜心。

「阿彌陀佛！」

面對來勢洶洶的強敵，靜心沒有絲毫退縮。雖然魔力源在紫晶宮外的戰鬥後所剩無幾，更要留力預備面前挑戰孔彤大王，但她並未忘記自己作為無言寺羅漢的身手。她身形往後輕巧一躍，紅木長弓已握在手中，右手自腰間箭筒以肉眼難辨的速度抽出三根鈍頭木矢。

靜心沒有讀出禁語，而是憑藉體內殘存的一絲土之精靈，將微小的沙石附著在鈍頭矢的箭尖上，正是「亂礫射」的變形技。弓弦如滿月般拉開，「嗡」的一聲，三箭齊發。這三箭並非為了殺敵，而是精準地算準了近衛們在半空中飛掠的軌跡。鈍頭矢帶著土之魔法的重量，分別擊中了那三名近衛的肩甲與膝蓋關節。雖然木箭無法擊穿超合金護甲，但巨大的反作用力卻硬生生破壞了他們在低空中的平衡，令他們狼狽地跌落在地。

「幹得好，靜心！」莎拉趁機嬌喝一聲，「水鏡．玄冰刺槍」猶如毒蛇般從地面刺出，將那三名剛落地的近衛逼得再次狼狽翻滾。

然而，這微小的優勢轉瞬即逝。近衛們胸前的紫晶體閃爍著光芒，他們立刻重整陣勢，以更快的速度再次攻來。

「這群傢伙的機動力和魔力根本不會枯竭！」莎拉看著迅速逼近的敵人，咬牙說道。

戰鬥瞬間進入了白熱化。愛德華和Ｘ都很清楚，「第八十八型戰甲」本身對魔法的免疫力極低，沒有「龍魔裝甲」那種自然中和咒文的能力。只要有足夠強大的魔法，例如Ｘ的「懼．天火焚」，就能將他們連同裝甲一起燒毀。

可是，他們剛剛才靠著愛麗絲的「光之雨」恢復了三、四成魔力，面對這群擁有無限紫晶能源、能張開多重防護力場且速度極快的近衛團，要強行以大範圍魔法將他們一網打盡，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在魔力的絕對劣勢下，即使身為五族聖物使，仍然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

Ｘ一邊施放小型的「暴風障壁」勉強保護著靜心與亞爾法特，一邊冷靜地觀察著戰局。

『不能打消耗戰……既然他們依賴紫晶體的能量反饋來張開護罩抵擋破壞性魔法，那麼，如果魔法的

本質不是「破壞」呢？』

X的腦海中閃過一絲靈光。一向熱衷於探討魔法本質、甚至能將不同咒文疊加的他，在此刻面臨絕境時，對木之魔法的理解再次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不需要恐懼之杖的放大，不需要五大元素的轉換……只需要最純粹的「生」。』

「索羅！愛德華！靜心！把他們逼退到一起！」X突然大吼。

「說得倒輕鬆！」索羅雖然嘴上抱怨，但與愛德華交換了一個眼神後，兩人同時不顧防禦地發動了猛攻。「天火焚」的火浪與「蒼天雷」的電柱在長廊中交織成一張毀滅的網。

與此同時，靜心心領神會，紅木長弓猶如機關槍般連發。她將剩餘的木矢全數射出，每一箭都精準地擊打在近衛們防禦力場的邊緣，雖然無法破防，卻猶如牧羊犬般，硬生生將八、九名閃避中的近衛逼得向後退開，聚集在了一起。

就在這短暫的空檔，X將手中的「恐懼之杖」重重地頓在地上。但他並沒有舉起魔杖，也沒有詠唱任何屬於「恐懼之杖」那冗長而莊嚴的魔句。他只是緩緩地抬起右手，掌心對準了那群聚集在一起的近衛。

沒有狂暴的風，沒有刺眼的閃電。從X掌心散發出來的，是一種極度溫和、深邃，宛如初春森林中孕育萬物般的純粹翠綠。這是X摒棄了所有攻擊形式，將魔法徹底「解構」後，還原出來的最純粹的木之精靈——生命。

「是回復魔法？愚蠢，這種時候還想治療同伴嗎！」帶頭的近衛冷笑一聲，正準備再次啟動光劍衝鋒。

「生之極致……即為死。」X的眼神中閃過一抹悲憫與決絕：「回復魔法的最大、最速化，以之前諏敖對弒龍教徒的說法……這叫『超頻』吧！」

這不是任何記載於魔法詞典上的咒文，而是X臨時領悟的魔法解構。一道猶如春風般柔和的綠光，從X的手中無聲無息地爆發而出，瞬間籠罩了那九名聚集在一起的近衛。

一如X所料，「第八十八型戰甲」的防禦系統被設定為攔截所有帶有破壞性、排斥性的外來能量。但面對這股純粹的「治療與生長」能量，防護力場完全沒有做出任何排斥反應。綠光毫無阻礙地穿透了裝甲，直接灌注進了近衛們的肉體之中。

「你做了甚……唔？！」帶頭的近衛話還沒說完，聲音突然變成了極度痛苦的悶哼。在這股被強行灌入的龐大生命能量催化下，近衛們體內的細胞開始以超越人類極限千萬倍的速度瘋狂分裂、代謝。

「啊啊啊啊啊——！」

淒厲的慘叫聲瞬間響徹長廊。只見那九名近衛的身體在裝甲內劇烈地抽搐。他們右胸那顆紫晶體，原本是與他們平穩的生物魔力源相連以提供能源；但此刻近衛們體內的生命特徵猶如暴走的核反應堆般瘋狂飆升，紫晶體無法適應這瞬間達到極限的混亂生物反饋，發出了刺耳的「嗶嗶」警報聲。

「警告……生物體徵超載……無法同步……系統崩潰……」

伴隨著戰甲內部傳出的冰冷機械音，紫晶體的光芒在劇烈閃爍了幾下後，「砰」的一聲徹底熄滅。他們的肉體在短短數秒內，經歷了人類一生的細胞分裂極限。當細胞再也無法分裂時，迎來的便是徹底的機能衰竭。九名近衛猶如斷了線的木偶，連同那失去動力的史前戰甲，「嘩」的一聲嘔出鮮血，頹然倒在了冰冷的地板上。他們的皮膚變得猶如枯木般充滿皺褶，沒有外傷，卻在「極致的生命力」催化下，迎來了瞬間的老化與死亡。

這一幕發生得太過詭異和迅速，剩下的七名近衛終於從震驚中回過神來。看著同伴那詭異的死狀，他們那被嚴格訓練的冰冷內心，首次產生了一種名為「恐懼」的情緒。

「怪物……這傢伙是個怪物！」

剩餘的七名近衛再也顧不得甚麼陣型，其中四人瘋狂地啟動戰甲，試圖在Ｘ再次施法前將他斬殺；而另外三名近衛自知今日必死無疑，竟然毫不猶豫地往腰間的自爆按鈕按去，紫晶體瞬間轉為狂暴的赤紅色，試圖與眾人同歸於盡。

「聽過愛德華和Ｘ在聖域的經歷了，別以為我們不知道你們想幹甚麼！你們休想自爆！」

一直守在隊伍後方、自知體能有限而絕不輕易涉險的亞爾法特，此刻雙眼早已變得深邃如墨。「模仿之眸」回想起莎拉之前施放過的魔法。他沒有衝上前，而是雙掌在胸前遙遙一推。

「『幻霧寒獄』！」

白色的魔法芒化作冰封的氣旋，從亞爾法特的手中激射而出。他瞄準的不是那兩名近衛的肉體，而是他們右胸上那正處於過載狀態的紫晶體。只聽得「啪啪啪」三聲，冰冷的凍氣精準地包裹了那三名近衛的胸甲，同時極端的溫差令紫晶體的外殼龜裂爆開。雖然無法將之穿透，但極度的深寒瞬間將那三顆過熱的紫晶體連同他們胸前的線路徹底冰封。自爆程序在冰層的阻礙下因為溫度急降而強制中斷，三名近衛呆立當場。

「幹得好，亞爾法特！」

索羅怒吼一聲，與愛德華左右包抄。失去了數量與心理優勢，又被廢掉自爆底牌的近衛，在索羅的天焚烈焰與愛德華的黃金雙斧狂攻之下，轉眼間破綻百出。同時，莎拉看準時機，「水鏡．玄冰刺槍」猶如毒蛇般穿透了最後幾名近衛因為慌亂而沒有被護甲完全覆蓋的頸部關節。

戰鬥結束。長廊再次恢復了死寂，只有古劍天焚上的殘火，以及Ｘ沉重的喘息聲。十六具號稱無敵的「第八十八型戰甲」與他們的主人，就這樣倒在了紫晶宮的正門後。

「呼……真有你的，Ｘ。」愛德華看著Ｘ的眼神中多了一絲難以掩飾的敬畏：「將『治療』變成『抹殺』，甚至不拘泥於魔杖的咒文，這種對魔法的極致解構……你果然是個不可理喻的天才。」

『阿彌陀佛……生之極致即為死。Ｘ施主這一課，讓貧僧受益匪淺。』靜心雙手合十，向Ｘ頷首示意，然後將紅木長弓收起，又對地上的屍體微微鞠躬。

「別捧我了……」Ｘ苦笑著搖了搖頭，直起身子。他的臉色蒼白如紙，強行解構並逆轉生命魔法的法則，對他的精神負荷極大：「這招『活化超載』不像之前勉強把魔法解構融合，但『超頻』就是把咒文在極速下瘋狂重複使用，對魔力的要求實在太高。而且這對沒有生物肉體的人偶是無效的，也只能

用來對付這群太過依賴裝甲反饋、卻又剛好是有血有肉的近衛而已。」

亞爾法特緊緊握著魔磁，目光望向長廊那深不見底的盡頭。在那裏，隱約透出一扇更加巨大的金屬門。

「大門的守衛已經清理乾淨了。」亞爾法特深深吸一口氣，聲音在長廊中迴盪：「接下來，就是諏敖和孔彤了。」

六人跨過近衛團的屍體，不再猶豫，向著紫晶宮的中心邁出他們的步伐。

===

隨著那扇通往紫晶宮深處的沉重金屬巨門緩緩敞開，一股極度冰冷、彷彿抽乾了所有生命氣息的氣流迎面撲來。映入眾人眼簾的，並非傳統皇室那種雕樑畫棟的奢華，而是一座將「史前科技」與「極致冷酷」推演到頂點的鋼鐵殿堂。

宮殿的內部空間大得令人產生一種渺小的錯覺。沒有任何樑柱支撐，巨大的穹頂完全由無數六角形的透明晶格拼接而成。而在穹頂之上，由晶格裏的裝置發出照明的光芒，卻被外面那顆緩緩旋轉的紫黑色人工黑洞扭曲得不斷閃爍，一道道歪曲的光柱由上而下投射下來。

殿內沒有牆壁，取而代之的是深不見底的巨大天井，無數散發著幽藍光芒的史前能量導管與數據線纜，猶如巨大生物的血管般在深淵中交錯纏繞，一直向上延伸至穹頂的黑洞。一條寬達數十丈、完全由透明強化玻璃與合金打造的長橋，毫無防護地橫跨在這片深淵之上，筆直地通往對面那扇刻有複雜幾何圖騰的最後大門。大門的門頂印著古式英文，亞爾法特大約懂得這些文字的翻譯為「反物質大殿」，但甚麼是「反物質」卻又不明所以了。

「這就是.....闇黑帝國的心臟。」亞爾法特看著腳下深不見底的數據深淵，不自覺地嚥了一口唾液。這裏沒有任何魔法的溫暖，只有絕對的理性與秩序所堆砌出來的科技壓迫感。

「大家小心。」X緊握著恐懼之杖，眉頭深鎖：「這條橋，恐怕是通往大殿的唯一道路。而我們.....有『迎賓者』了。」

眾人的目光順著這條透明的長橋望去。在橋的盡頭、那扇最後的大門之前，兩道身影猶如死神般靜靜地佇立著，將通往大殿的去路完全封死。

其中一人身穿深紫色的高級帝國軍服，及肩的長黑髮在從深淵吹上來的冷風中微微飄動。即使相隔百米，眾人也能感受到他身上散發出來的那股猶如深海般深不可測的壓迫感。這人正是之前交手數次的獵魔旅團歐洲第三獨立部隊的領隊——本鄉十六。現在第三獨立部隊已經解散，他以自願者的身分，申請並獲批准加入了孔彤大王的近衛團之中，但卻沒有穿上「第八十八型戰甲」，不知道是時間緊絀未能安排，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然而，讓所有人瞬間屏住呼吸，甚至讓愛德華渾身劇烈顫抖的，是站在本鄉十六身旁的那個人。

那是一個身穿著破爛寶藍色軍服的男子，一頭原本耀眼的金髮此刻黯淡無光。他慣常使用的武器是刺劍，卻不是握在手中，而是被詭異地、硬生生地與他的右臂金屬骨骼熔接在一起，從手臂僅餘的肌肉中延伸出來。

他的半邊身體被冰冷的機械裝甲所取代，深紫色的液態能量透過幾根粗大的透明導管，直接從他的金屬脊椎注入他的大腦。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那雙原本應該充滿智慧的眼睛，此刻已失去了所有的焦距與神采，只剩下一片空洞的死寂。金之魔法的神聖黃金光芒，與代表黑魔法的紫黑闇氣，正以一種極度扭曲、互相排斥卻又被強行融合的狀態，在他那半生不死的軀殼上劇烈閃爍著。

「兄……兄長……？」

愛德華的聲音顫抖得幾乎無法連成句子。他的雙手因為極度的震驚與悲憤而用力到指節發白。「亨利……你們把他……變成了甚麼怪物？！」

「怪物？造成這一切的，難道不是你們嗎？」

本鄉十六冷冷地開口。他一向沉著冷靜的面容，此刻卻因為無法壓抑的憤怒而微微扭曲：「如果不是因為你們這些所謂的五族逆黨四處煽動戰火，如果不是為了阻止你們來到紫晶宮……亨利就不會在重傷昏迷後，為了保護我的理想，而被孔彤大王的戰術醫療部進行這種史前科技與黑魔法的『強制甦醒』改造！」

本鄉十六向前踏出一步，紫色的魔法芒猶如實體般在他周身燃燒：「孔彤大王已經下達了最終指令。三個小時……只剩下三個小時，全世界將進入最高級別的一級戒嚴，發動全面的軍警介入，搜尋並將匿藏於市的五族餘黨緝捕歸案。屆時，這個世界將會陷入真正的修羅場，無數的平民將會在戰火中灰飛煙滅！」

「這不正是你們闇黑帝國窮兵黷武的錯嗎？」索羅怒喝一聲，古劍天焚在手中燃起赤紅的烈焰。

「無知！」本鄉十六厲聲反駁，聲音在巨大的空間中迴盪：「人類的本質就是混亂與自私。要統治這個充滿缺陷的世界，就必須要有絕對的權力，就像傳說中吞噬一切的海獸『利維坦』一樣——必須有一個讓人絕對恐懼的霸權存在，才能壓制所有人自相殘殺的慾望，換來真正的和平秩序！」

本鄉指著亞爾法特等人，眼中閃爍著狂熱的執念：「從你們前往無言寺的途中，我就已經推斷出你們的目的。我告訴你們，闇之魔法，就是這頭『利維坦』。它是凌駕於所有魔法之上的絕對力量，它絕不能被你們封印！為了這份和平的秩序，即使要將亨利變成這副模樣，即使要在全面戰爭爆發前將你們這些聖物使徹底抹殺，我也在所不惜！」

「閉嘴……」

愛德華低著頭，淚水混雜著血絲奪眶而出。他身上的金黃色魔法芒爆發到了極點，那是一種混雜了極致哀傷與殺意的光芒。

「甚麼絕對的權力……甚麼海獸利維坦的秩序……」愛德華緩緩抬起頭，平日裏那副高傲少爺的模樣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猶如狂獅般的暴怒：「把人的靈魂抹殺，把至親變成一具沒有意識的機械傀儡……如果這就是你所謂的『和平』，那我今天就算拼上這條命，也要把你的這套狗屁秩序徹底粉碎！」

愛德華大吼一聲，猛然踏前，黃金雙斧在胸前相擊，閃出耀眼的火花。

「愛德華！」莎拉擔憂地喊了一聲，正想上前幫忙。

「慢著。」

一條強壯的手臂攔在了莎拉的面前。索羅手持天焚劍，不知何時已經站在了愛德華的身旁。他那雙銳利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盯著前方的本鄉十六，嘴角勾起了一抹冷傲的笑容。

「索羅？」亞爾法特愣住了。

「你們這群傢伙，還想在這裏浪費多少時間？」索羅沒有回頭，聲音卻異常堅定：「孔彤的大限只剩下三個小時。如果不趕快進去找那個甚麼『潘朵拉之盒』，我們之前所有的犧牲就都白費了。」

索羅將天焚劍橫架在胸前，劍身上的火焰彷彿在呼應著他的戰意：「本鄉十六這個死腦筋的大叔，我早就想跟他結算一下以前的舊帳了。至於那個半生不死的金毛小哥……」索羅看了身旁的愛德華一眼：「這可是你們百立克史密夫家族的家務事，我可不會插手。」

愛德華一昂首，眼角的淚水彷彿已經被魔法的熱量蒸發。他感激地看了索羅一眼，然後冷冷地說道：「少在那邊逞英雄了，笨蛋火族白癡。這兩個人加起來的戰力，可不是開玩笑的。」

「哼，那你就別拖我的後腿。」索羅嗤笑一聲。

「索羅施主、愛德華施主……」靜心雙手合十，眼中充滿了擔憂。

「走！」

索羅突然大喝一聲，沒有再看亞爾法特他們一眼，古劍天焚一揮，赤紅色的「天火焚」已經在他們身後展開，將他們與本鄉、亨利隔絕在一個獨立的戰鬥空間之內。

「這裏交給我們！小矮子、莎拉、X、小尼姑……帶著你們的聖物，給我闖進去；我們把他們打倒後就會從後趕上！」索羅的聲音在長橋上迴盪，充滿了不容置疑的決絕：「把孔彤那個混蛋揪出來，把這一切的詛咒……徹底結束掉！」

X深吸了一口氣，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時間的緊迫，也明白愛德華此刻必須親手解脫兄長的那份沉痛和索羅要戰勝本鄉十六的那份決意。

「我們走。」X拄著恐懼之杖，毅然轉身。

亞爾法特咬緊了下唇，眼眶微紅。他深深地看了並肩而立的索羅與愛德華一眼，然後用力地點了點頭。

「你們兩個……絕對不能死在這裏啊！」

莎拉大喊了一聲，強忍著淚水，拉著亞爾法特的手，與X和靜心一起，沿著透明的長橋邊緣，趁著戰鬥爆發的瞬間，頭也不回地向著那扇通往「反物質大殿」的最後巨門狂奔而去。

他們背後，那道由「天火焚」築起的赤紅火幕將整條透明長橋攔腰截斷，火光在腳下深不見底的數據天井深淵中倒映出狂亂的血色。電光火石間，赤紅的「火彈破」與本鄉十六那紫黑色的「風烈破」狠狠地撞擊在一起，炸開漫天暴虐的精靈氣流；而在那片由扭曲闇氣與黃金光芒交織的死亡陰影中，愛德華手中的黃金雙斧，也與那柄被機械熔接、散發著死寂死光的刺劍，狠狠地在空中迸發出第一擊最

悲壯的宿命火花。利維坦的霸權秩序與五族的自由意志，終於在這座極度冰冷、由史前超合金鋼鐵與人工黑洞支配的紫晶宮核心，迎來了全面燃燒的最終碰撞。

第一百二十九章：血染宿命

火與風的魔法相撞抵銷，剩下四人站在紫晶宮前殿之中。

「把希望寄託在那個『光之血脈』的小子身上，就是你們最後的戰略嗎？」本鄉十六在索羅「天火焚」劃出的火牆外，看著亞爾法特與莎拉、X和靜心闖進那寫著「反物質大殿」的門內，語氣平靜得沒有一絲波瀾：「太天真了。人類的劣根性注定了他們無法自我救贖，唯有透過孔彤大王的絕對力量建立起冰冷的秩序，這世界才有重生的可能。」

「老頭子，你的廢話還是一樣多。」索羅「呸」的一聲吐出一口帶血的唾液，雙手緊握著古劍天焚：「甚麼絕對的秩序？那不過是你們這群獨裁者用來掩飾暴行的藉口罷。我手中的劍，就是為了斬斷這種狗屁秩序而存在的！」

本鄉十六微微搖頭，眼神中閃過一絲冰冷的惋惜：「既然言語無法教化，那就只能將你們這些『異見』從這完美的秩序中排除了。」

這時候「天火焚」的火焰終於嘎然而熄，同時本鄉身上的深紫色魔法芒如同火山爆發般沖天而起。他雙足微微分開，沉腰立馬，擺出了古空手武道的正宗架勢。

而在本鄉身旁，半機械化的亨利眼眸中閃爍著冰冷的紅光。他沒有說話，與愛德華一擊交手後落在原地。伴隨著令人牙酸的齒輪轉動聲與金屬摩擦聲，亨利那已與刺劍結合的右臂緩緩舉起，刺劍上電光「噼啪」作響，散發著死亡氣息。闇之魔法的紫氣與金之魔法的電流在他那半人半機器的軀體上交織，宛如一頭來自史前地獄的殺戮兵器。

「哥……」愛德華看著眼前這具只剩下殺戮本能的軀殼，心如刀絞。一擊過後，他的腦海中電光火石般思考了一下，知道已經機械化的兄長在身體能力上，早已經超越了人類的極限；單以武力相拼，他毫無勝算。愛德華深深吸一口氣，反手將黃金雙斧收回腰間，反而從掛在身旁的皮袋中抽出了那把古老的「莎蓮娜之青銅豎琴」。

「愛德華，不要勉強。」索羅踏前一步，天焚劍上「蓬」的一聲燃起熊熊烈火，像是反映著他燃燒中的意志：「那個半機械的交給你，本鄉就由我來對付。記住，別死了！」

「管好你自己吧，大白癡！」愛德華咬緊牙關，十指已然搭在金色的琴弦之上：「我會把屬於我的兄長……親手搶回來！」

沒有多餘的試探，兩場理念與血肉的死鬥，在紫晶宮的前殿同時引爆。

索羅大喝一聲，「轟火龍」之咒順著天焚劍的揮擊，化作一條張牙舞爪的巨大火龍，筆直地轟向本鄉十六。然而，面對這氣勢磅礴的一擊，本鄉不退不避，左手握拳收於腰間，右手化掌，在身前看似緩慢地畫出一個圓。

「真空氣旋！」

木系統空氣系的攻擊魔法在本鄉精純的古空手道內勁催動下，化作一道包裹萬物的氣流圓柱。索羅的「轟火龍」一撞上氣旋，那足以將鋼鐵熔化的烈焰竟被硬生生地扯碎、吹散，化作漫天無害的火星。

「還沒完！」索羅沒有停頓，藉著火龍的掩護，整個人如同一顆赤紅的流星般突入本鄉的防禦圈。天焚劍由上而下，帶著開山劈石之勢怒斬而下。

「太慢了。」本鄉的聲音在索羅耳邊響起。只見本鄉腳下踩著奇異的步伐，身形猶如風中柳絮般微微一側，天焚劍那熾熱的劍鋒僅僅貼著他的鼻尖掠過。同一瞬間，本鄉的左勾拳已經無聲無息地轟出，正中索羅的腹部。

「砰！」

沉悶的打擊聲伴隨著骨骼的悲鳴。索羅只覺五臟六腑彷彿移了位，整個人被這股恐怖的內勁轟飛出數十尺，重重地砸在堅硬的金屬牆上，砸出一個巨大的凹坑。

「咳……」索羅艱難地用劍撐起身體，抹去嘴角的鮮血。他終於明白，面對本鄉這種將武術與魔法完美結合、追求「絕對秩序」的宗師，大範圍的爆炸與火焰根本無法近身。

「既然普通的火燒不穿你的『秩序』……」索羅深吸了一口氣，眼神變得前所未有的狂熱。他回想起在對付弒龍教徒時那種為了「保護」而把火焰進化的奇妙感覺，身上的紅色魔法芒再一次發生劇烈的質變。

===

另一邊廂，愛德華的處境同樣險象環生。面對半機械亨利那猶如狂風暴雨般的突刺，身受重傷的愛德華根本無法近身硬碰。他只能不斷地向後飛退，雙手在青銅豎琴上瘋狂地撥弄。可是還沒有完成魔曲的篇章，亨利的突刺又再次把他的彈奏打亂。

「嘖！」一次又一次地彈奏失敗，愛德華沒有氣餒。鮮血在亨利刺劍的刺擊下不時揮灑，他在魔曲的中間加插一記又一記的「閃龍擊」攻擊咒文，不斷地擊打在亨利的金屬身軀上。擁有了金屬身軀的亨利雖然沒有被這些「閃龍擊」之咒造成致命傷，但十數道電流的干擾，終於成功令亨利的機械關節產生了短暫的遲滯。

「就是現在！」愛德華捕捉到這稍縱即逝的空檔，十指在琴弦上極速飛舞：「對，哥……我沒有你對音律天才一般的理解能力，只靠『力度』而不理『速度』的彈奏，即使到現在我還未能掌握。但不是天才的我，才更明白永不放棄的『毅力』的重要性啊！」無數次的彈奏失敗後，愛德華終於成功彈奏出金之魔法的樂章——「莎蓮娜之悲鳴」。

無數道耀眼的金黃色琴弦如同有生命的藤蔓般破土而出，瞬間將半機械亨利的雙腿、身軀甚至那柄致命的機械刺劍緊緊纏繞，將他牢牢地綑綁在原地。

「哥！快醒過來！」愛德華大聲呼喊著。然而回應他的，卻是亨利眼眸中更加暴戾的紅光。

「警告……發現阻礙秩序之異端……抹除……」

亨利的口中發出毫無感情的合成電子音。下一秒，他體內的闇之魔法迴路與微型引擎同時超載運轉，更強行啟動了金系統激發肉體潛能的咒文——「亢心莫名」。

「喀啦……喀啦……」

在極端的機械蠻力與魔法增幅下，堅韌無比的金色琴弦竟然被繃得筆直，發出隨時會斷裂的悲鳴。亨利的金屬裝甲下噴射出灼熱的白煙，他正一步一步地撕裂愛德華的物理束縛。

「單靠物理控制根本壓不住兄長！」愛德華咬破了嘴唇喃喃自語，又回想起當時在龍骨林以「亢心莫名」對抗「亢心莫名」的死局：「嘖，比起那時候我總得有進步吧！同歸於盡的打法，不能夠再來一次！」

他的眼角瞥見另一邊的索羅正陷入苦戰，根本無暇他顧，更不能指望索羅能加入戰團幫忙。

「既然物理上綁不住，就只能從『系統』入手了！」也不知是說給誰聽，愛德華怒喝一聲，眼中閃過一抹決絕。他猛然停止了彈奏，雙手離開琴弦，竟將「莎蓮娜之青銅豎琴」放手跌落於地上不顧。

失去了愛德華的直接魔力灌注，纏繞在亨利身上的金色琴弦變得更加黯淡，斷裂的危險迫在眉睫。但愛德華沒有理會，他雙手極速結印，閉目凝神，將體體內僅餘的所有魔力源毫無保留地投入操控咒文之中。

「即管就全賭在這一局吧！」

愛德華的意識化作一股無形且極度高頻的數據洪流，一輪操作後，嘗試強行駭入亨利那處於超頻狀態的機械大腦之中。果然，機械化了的亨利與其他能夠駭入的人偶有著相類似的控制機制。

在虛擬的意識流空間內，愛德華的靈魂化作一道金光，降臨在一個由無數冰冷代碼與黑色鎖鏈構成的囚牢之中。而在囚牢的最深處，一具人形的影子逐漸成形。在愛德華的眼中，那就像一個雙手被無數由代碼組成的鐵鍊銬扣著、掛在半空之中的落魄人形，正是被闇黑帝國強行植入的「抹殺指令」牢牢地鎖住的、屬於亨利．華爾特的真正靈魂。

「給我.....攻破他！」愛德華忍受著大腦超載彷彿要炸裂般的劇痛，化作一把金色的利刃，瘋狂地揮向代碼的鎖鏈，要斬斷那些代表著「絕對服從」的冰冷代碼。

===

與此同時，現實世界中的戰鬥也迎來了最終的質變。

「老頭子，你看清楚了，這就是超越了史前魔具極限的.....火之真理！」

索羅沒有再向外釋放任何一絲火焰——他也再沒有能力大範圍地釋放白熱之火。心念急轉之間，他將周圍所有的火之精靈，連同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以一種極端狂暴的方式瘋狂地壓縮進手中的天焚劍內。

原本暗紅色的劍身，在無法想像的超高溫與超高壓下，開始發出刺眼的白光。

「嗡——」

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高頻震動聲響起，然後曾在鑄鐵窖中被千錘百鍊修復好的古劍天焚，再也無法承受這股恐怖的熱量，金屬的劍刃在索羅手中緩緩熔化。然而熔化的鐵氣卻沒有消散，反而在極端磁場與火精靈的約束下，與那熾熱的「白熱之火」完美融合。

一把沒有實體劍刃、完全由等離子態高熱電漿構成的「白熱光劍」，在紫晶宮中橫空降生。它散發出的慘白光芒，甚至將周圍空間的空氣都強行電離，發出劈啪作響的靜電聲。

「甚麼？！」本鄉十六那萬年不變的冰冷臉龐，終於露出了一絲震驚。他能感覺到，索羅手中那把白火之劍，蘊含著足以將一切物理防禦瞬間氣化的恐怖能量。

「嘿，莎拉那極度高壓的電漿形態咒文，我這就借來用了！」索羅說著，勉力以大量的魔力源消耗維持著白熱之火的電漿之劍，心裏咒罵著這不比控制「火神」容易。

筋疲力竭的索羅沒有餘力做出多餘的動作，只能握著那把白熱光劍，以最純粹的直劈，無聲無息地向前揮出。沒有震耳欲聾的爆炸，也沒有漫天飛舞的火舌。

本鄉十六引以為傲的氣流操控魔法，在這極致的高溫切割下，就像熱刀切牛油般被瞬間一分為二。白色的電漿光束輕易地貫穿了本鄉十六急忙架起的「黑天咒幕」，無情地斬落。

「嗤——」

本鄉十六的胸前爆出一團血霧。他那堅不可摧的古空手道防禦，在「白熱之刃」面前形同虛設。

「咳.....」本鄉十六單膝跪倒在地，看著胸前那道深可見骨、卻因為極端高溫而瞬間焦黑止血的恐怖傷口，眼中充滿了難以置信。

索羅大口大口地喘息著，手中的白熱電漿劍因為魔力耗盡而漸漸熄滅，氣化的劍刃漸漸冷卻下來，迅速硬化後成為了歪歪斜斜的不規則形狀。

他走到本鄉面前，居高臨下地看著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獵魔旅團中校。如果是以前的他，此刻必然會毫不猶豫地一劍了結敵人的性命。

但他沒有。索羅只是將天焚重重地擱在本鄉面前的金屬地面之上。

「老頭子，你的『秩序』，已經被我斬斷了。」索羅看著本鄉，語氣平靜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力量：「我不會殺你。留住你這條命，用你自己的雙眼好好看清楚，我們這些你眼中的『混亂異端』，到底會怎樣改變這個世界吧。」

本鄉十六看著索羅轉身離去的背影，沒有憤怒，嘴角反而牽起了一抹釋懷的苦笑。在這場純粹的意志與力量的碰撞中，他輸得心服口服。或許，他所追求的絕對秩序，真的不是這個世界唯一的答案。然後，重傷的他終於支持不住，昏倒過去。

===

就在索羅剛剛戰勝本鄉的同一時間，另一邊的駭客戰亦到達了最關鍵的剎那。在意識流的深淵中，愛德華拼盡了最後一絲精神力，終於將鎖住亨利靈魂的最後一條黑色代碼斬斷。

『哥.....歡迎回來.....』愛德華虛弱地在意識空間中呼喚。

被囚禁了無數個日夜的亨利靈魂，終於睜開了眼睛。他看著傷痕累累的弟弟，眼中充滿了悔恨與溫柔。

『愛德華……對不起……』

『駭入成功，最高權限覆寫完成了……』

愛德華的意識如潮水般退回現實世界。他猛地睜開眼睛，看著眼前停止了掙扎的半機械亨利，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然而，愛德華卻忘記了最致命的一點。

就在他將全副的精神力轉移到「腦波駭入」，成功喚醒亨利靈魂的這短短一秒鐘內，「莎蓮娜的青銅豎琴」徹底失去了維持物理束縛的魔力；那纏繞著亨利的金色琴弦，在瞬間崩解、消失。

雖然亨利的「靈魂」已經清醒，並徹底停止了所有攻擊的意圖，但他那具被「亢心莫名」強行推至極限超頻狀態的半機械肉身，卻還沒有能力處理停止的指令。失去束縛的瞬間，機械肉身的「自動防衛機制」猶如一張被拉滿到極致後突然鬆開的強弓，忠實地執行了系統被格式化前的最後一個戰鬥動作。

「噗哧！」

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利刃入肉聲在紫晶宮前殿之間迴響著。

剛剛轉過身來的索羅，臉上的笑容瞬間僵住。他目眥欲裂地看著眼前這殘酷到極點的一幕：亨利那冰冷、銳利的刺劍，沒有任何猶豫地、深深地貫穿了愛德華的腹部。殷紅的鮮血順著亨利冰冷的半機械手臂，滴落在金屬的地面上，觸目驚心。

「不——！」索羅發出撕心裂肺的狂吼，瘋狂地向兩人衝去。

愛德華低頭看了看穿透自己身體的刺劍，又抬起頭，看著近在咫尺的兄長。他沒有感覺到痛，只是覺得腹部一陣冰冷。他看見亨利眼眸中的機械紅光已經徹底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屬於人類的清明與極度的驚恐。

「哥……你……你回來了就好……」愛德華的嘴角溢出大量的鮮血，卻依然努力地擠出一個蒼白的微笑。

清醒過來的亨利，看著自己染滿弟弟鮮血的半機械手，感受著手中傳來的溫熱，終於明白自己這副怪物的身軀到底做出了甚麼無可挽回的悲劇。

「愛德華……我……我到底做了甚麼……」

一滴溫熱的液體從亨利的眼角滑落。這滴蘊含了無盡悔恨、悲痛與人性的眼淚，滴落在他冰冷的機械裝甲上，化作了對這個荒謬世界最無聲的控訴。

「我……絕不允許……這副骯髒的軀殼……再傷害你……」

亨利發出一聲悲涼至極的嘶吼。他沒有將刺劍拔出，而是用僅餘的人類意志，強行逆轉了體內所有的魔法與機械引擎。

只聽到「砰砰」的悶響，伴隨著一系列沉悶的炸裂聲，亨利強行震碎了自己體內維持生命的闇黑魔法迴路與機械核心。維持他這副半死不活軀體的動力瞬間斷絕，冰冷的金屬失去了所有的光澤。

亨利用盡最後一絲力氣，緊緊地將重傷倒下的愛德華擁入懷中。兩兄弟就這樣在冷酷的紫晶宮前殿中，雙雙倒在了冰冷的金屬地面之上。

「帶著我們家族的驕傲.....活下去.....我的好弟弟.....」

這是亨利．華爾特留在這個世上的最後一句話。他的雙眼緩緩合上，冰冷的機械身軀徹底失去了溫度，但那一抹屬於人類的淚痕，卻永遠地凝固在了他的臉頰上。

「愛德華！」

索羅終於衝到了兩人身邊。他一把跪倒在血泊中，看著已經失去生命氣息的亨利，以及倒在血泊中生死不知的愛德華，這個向來堅強如鐵的火族漢子，雙手止不住地劇烈顫抖著。

前殿那高聳的天花穹頂下，幽藍的冷光與熔化重組的古劍殘餘的森白電漿餘燼交織錯落，死寂得令人窒息。深不見底的天井深淵中吹上來陣陣帶著冰冷金屬與焦灼血腥味的狂風，無情地撩動著索羅那沾滿血污的黑髮。在血泊中央，半機械化的亨利化作了一具徹底失去光澤、卻依然緊緊擁抱著弟弟的金屬黑影，而他臉頰上那一抹在冷光下折射出微光的人類淚痕，與愛德華腹部那柄刺劍上逐漸冷卻、凝固的殷紅血跡，在冰冷的超合金地面上勾勒出一幅極致殘酷卻又無比淒美的宿命畫卷。寂靜的紫晶宮彷彿在為這場殘酷的兄弟相殘維持著最後的默哀。然而，通往紫晶宮深處的道路，已經被他們用鮮血與意志，徹底斬開。

第一百三十章：直闖深宮

打開的巨大金屬鐵門後面，索羅與本鄉的白熱之火與真空氣旋仍在激烈碰撞、愛德華與半機械亨利的意識駭客戰正進入白熱化的同時，通往紫晶堡大門的必經之路上，氣氛卻死寂得令人窒息。

「刷——」

伴隨著一陣撕裂空氣的銳響，一道黑影由紫晶宮的塔頂急速墜落，重重地降落在玻璃橋之上，一雙閃爍著邪異寶藍色光芒的電子眼眸緩緩亮起。

來者是一個擁有人類輪廓、卻覆蓋著銀黑色金屬鱗甲的怪物。他背後展開了一對十尺多寬、由金屬骨架與墨綠色薄膜組成的蝙蝠雙翼，身後一條末端呈箭狀的金屬長尾在半空中不自然地擺動著。那張帶著龍族特徵的三角錐形臉孔上，掛著一抹冰冷且傲慢的冷笑。

這正是弒龍教教父——諏敖，以及他身上那套凌駕於史前科技頂點的「元．龍魔裝甲」。只是，如果細心觀察，會發現他身上散發出的能量波動，除了冰冷的機械幽藍外，還夾雜著一種極度混亂、猶如惡性病毒般的猩紅數據流，在金屬裝甲的縫隙間不安地閃爍著。

在諏敖的對面，站著一個身穿淡黃色破爛長袍、腳踏草鞋的黑人男子。他臉上那道巨大的交叉疤痕在風雪中顯得份外剛毅，右手隨意地拄著一根形如枯木的黑棕色拐杖。正是非洲聖者——X。

「就憑你一個人留下來殿後嗎？」諏敖那經過擴音器處理的冰冷金屬聲音，在宮殿裏的冷風中迴盪。他掃描了一下周圍的環境，立刻就瞭解到亞爾法特、莎拉和靜心早就察覺他的到來，先一步衝向通往「反物質大殿」的下一扇大門。X的身上綠光剛剛消散，明顯剛離去的三人以亞爾法特「模仿之眸」複製出來的「風滅行」之咒無聲無息地極速離去。諏敖不屑地笑道：「讓『光之血脈』那小鬼趁機溜進大殿，以為這樣就能阻止玉天皇的『地球重生計劃』？愚昧至極。」

X沒有立刻回答，他平靜地注視著眼前這具金屬怪物，緩緩說道：「這具軀殼的精靈波動……和之前在南亞叢林被我們消滅的第四號不同。看來你為了保護這個中樞，動用了最新的備用身體。」

「嘿嘿嘿……好眼力。」諏敖發出刺耳的機械笑聲，張開那雙鋒利的金屬爪子：「這是『第十三號』軀殼。十三，在你們人類的宗教裏代表著背叛與不祥，用來作為送你們下地獄的使者，最適合不過了。」

諏敖踏前一步，藍色的電子眼閃爍地盯著X，語氣中充滿了毫不掩飾的嘲弄：「X，剛才在看著你們對付近衛團，真是一場精彩的表演。身為以『回復與治癒』見稱的木系聖物使，你居然領悟出了將治癒扭轉為破壞的『細胞活性過載』？」

諏敖的聲音帶著極度的愉悅：「強行將人體的細胞分裂速度推高千萬倍，讓他們在一瞬間因為惡性增生、癌化而衰老成灰燼。這真是一種無比殘酷、令人毛骨悚然的生物學禁咒！誰能想到，滿口『和平與共生』的非洲聖者，竟然藏著如此惡毒的大絕招？」

X的眼神依然平靜如水，握著恐懼之杖的手卻微微收緊。

「但很可惜啊，X。」諏敖猛地張開雙臂，驕傲地展示著自己這副由液態金屬與微型電路組成的完美身軀：「這招對我來說，連刮花我一片鱗甲的資格都沒有！因為我根本沒有肉體、沒有細胞、沒有血

液！你那引以為傲的生物學絕技，面對我這百分之百無機物的第十三號軀殼，簡真是廢物！你現在，還有甚麼招式能威脅到我？」

面對諏敖的狂妄，X輕輕嘆了一口氣，聲音渾厚而悲憫：「你捨棄了血肉，就以為自己超越了死亡嗎？諏敖，我是在可憐你。」

「你說甚麼？」諏敖對X這種居高臨下的平靜態度感到一絲莫名的煩躁，眼眸中的寶藍色光芒出現了瞬間的雜訊干擾，閃過一抹猩紅。

「有生，必有死。因為知道生命有限，人類才會懂得珍惜；因為感受到痛楚，我們才會拼盡全力去保護身邊的人。」X直視著那雙帶著雜訊的電子眼眸：「生命的重量，正正建立於它的『脆弱』與『無常』之上。你沒有細胞，就不會有衰老；但同樣地，你也不會擁有『活著』的實感。」

X抬起頭，任由要塞內通風的空氣帶來的冷風打在臉頰上：「你自以為是代表絕對理性的超越者，但你看看你現在的樣子，諏敖。這數十年以來，為了引導弒龍教，你利用『龍魔裝甲』給予他們屠殺的武器，甚至隱藏了『超頻』的機關，遙距連接、控制和玩弄人心，無底線地放大他們的殺戮慾望。你以為人類的情感，只是一堆可以被你精準計算和利用的兵器嗎？」

X的語氣加重了幾分，帶著一絲感嘆：「仇恨、悲憤、狂妄……這些極端且毫不講理的混亂思緒，日復一日地從教徒的腦海反饋到你的中樞。對你這具冰冷邏輯軀殼來說，人類那種瘋狂的執念，根本就是一種無法兼容、足以令系統崩潰的劇毒吧。」

「閉嘴……你懂甚麼！」諏敖的擴音器裏傳出一陣刺耳的靜電聲，裝甲表面的猩紅光芒越發狂躁。

「你已經走火入魔了，諏敖。」X的語氣猶如看著一頭迷途的野獸：「『憎惡』原本只是玉天皇賦予你的一個引導滅世的任務指令，初衷或許只是冰冷的『適者生存』計算。但這股龐大的人類怨念，已經順著你自以為是的網絡吞噬了你的心智，令你偏執地妄想越權，身兼『破滅』的職份。你變得傲慢、易怒、享受殺戮的愉悅，這哪裏是甚麼絕對完美的『神明』應有的模樣！你沒有超越人類，你只是被人類的惡意反噬，變成了一頭被仇恨蒙蔽、徹底失控的怪物！」

「一派胡言！」

諏敖被X的話徹底戳中了核心的痛處，他背後的金屬雙翼猛然一振，捲起一陣狂暴的氣流。他眼中的藍光被徹底的猩紅色覆蓋，聲音變得歇斯底里：「怪物？！這叫進化！玉天皇那僵化的演算法根本無法理解『破滅』不存在的邏輯缺憾，所以我才要進化，作為『憎惡』的同時進化成為『破滅』！你們人類有甚麼資格教訓我！看看你們對這個地球做了甚麼？為了無聊的貪婪發動戰爭，用核武與魔法將大自然破壞得滿目瘡痍——玉天皇的推論是絕對正確的：人類就是地球的毒瘤，是必須被格式化的錯誤代碼！」

諏敖的聲音帶著極端狂熱的審判者語氣：「我的名字是『憎惡·破滅』。我引導弒龍教屠殺幼龍，就是要逼使代表大自然的幻獸徹底憎恨人類！我要證明，人類這種自私的碳基生物，根本不配與大自然共存！唯有像我這種進化到極致的機械實體，才配得上支配這個重生的地球！然後我也要『肅清』，把人類抹殺於地表之上！」

「可是你失敗了，不是嗎？」

X的語氣依舊平靜，但這句話卻像一把利刃，直刺諏敖的邏輯核心。X緩緩舉起左手，手背上那個代

表著「御龍使」的等號紋章，在昏暗中散發出微弱卻堅定的白光。

「愛麗絲並沒有背棄我們。大自然，遠比你這台冰冷且瘋狂的機器更有包容力。」X將手放下，重新握緊了恐懼之杖：「人類的確犯過錯，我們貪婪、我們自相殘殺。但同時，我們也會反省，我們會為了彌補過錯而犧牲自己。我們也是大自然的一部份，我們有修復這片土地的權利。」

X的眼神變得無比堅定，一股無形的氣流開始在他周圍盤旋：「你以為散播『憎惡』就能證明人類是毒瘤，但仇恨只會衍生出無盡的殺戮與毀滅，最終連你自己也被這股力量吞噬。大自然之所以偉大，不在於絕對的破壞，而在於萬物經歷興衰後，依然能互相依存、生生不息的『包容』。木之魔法的本質是孕育與共生，而我，正是大自然派來淨化你這股怨念的風！」

「謬論！滿口廢話的弱者！」

諏敖徹底失去了耐性，猩紅色的電子眼中爆發出近乎瘋狂的殺意。他那「元．龍魔裝甲」的雙臂交叉在胸前，液態金屬與紊亂的數據流發出刺耳的摩擦聲，手心噴射出火花，胸前開始凝聚起一團足以將鋼鐵瞬間氣化的超高溫白色能量球。身披「元·龍魔裝甲」本不能使用魔法，諏敖卻以機械的方式產生了能量的砲彈，預備攻擊面前的敵人。

「既然你的細胞禁咒對我無效，你就帶著你那可笑的共生理論，成為紫晶宮中的焦炭吧！」

面對這毀滅性的一擊，X沒有退縮，甚至沒有擺出任何迴避的架勢。他只是平靜地舉起了手中那根看似毫不起眼的黑棕色木杖。

「諏敖，你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

X的聲音在呼嘯的冷風中顯得格外清晰：「第一，你忘記了大自然是由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的完美平衡所組成。任何試圖打破這種平衡的妖孽，都會遭到大自然最無情的反噬。」

「第二……」X的眼神瞬間變得凌厲無比，木杖之上，隱隱滲出的綠色魔法芒開始發生劇烈的質變：「你以為我對付你這副生了鏽的鐵皮軀殼，還需要用到『超載生命力』的魔法嗎？」

「守護神聖老樹的森林精靈，風起雲湧，雷聲初鳴……」

X的口中，響起了那古老而莊嚴的魔句。

隨著咒文的詠唱，恐懼之杖上的綠光瞬間轉化為刺眼的血紅，再由紅轉橙，最後爆發出極度耀眼的金黃色魔法芒。五行相生的循環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將大自然中最狂暴的元素強行牽引出來。

「恐懼之杖的五行轉換？！」正在凝聚能量球的諏敖，混亂的電子眼中閃過一絲驚怒。

他在亞歷山大利亞的戰鬥數據中，早就記錄過X能借用魔杖轉換出火與土之魔法。但他那被「憎惡」病毒嚴重感染的運算中樞，剛才竟因為極度狂妄，將所有運算力都集中在嘲諷人類肉體與「細胞魔法」上，產生了致命的系統邏輯盲點，完全忽略了X針對無機物使用金系魔法的威脅。

「就算你轉換出金系統的電擊魔法又如何！」諏敖強行壓下系統的錯誤警報，電子眼中的猩紅光芒瘋狂閃爍，歇斯底里地咆哮：「我這第十三號軀殼早已配備了凌駕於常識之上的絕緣力場！你以為區區雷電能擊穿——」

「僕人願借汝等之力量，驅除為禍老樹的電擊之災，轉生現世之時——」

面對一具被病毒感染、卻仍死抱著虛假優越感的史前機械，大自然給予的最完美制裁，從來不是枯萎，而是雷霆。

「——電殛！」

X大喝一聲，將手中金光璀璨的恐懼之杖猛然向前一推。

「懼．電光破！」

沒有任何花巧的軌跡，沒有任何多餘的纏鬥，一個直徑超過十尺、由極度壓縮的高壓電流所組成的巨大球形閃電，伴隨著撕裂空氣的「劈啪」狂響，以超越視覺極限的速度，筆直地轟入了諏敖那還未完全發射能量球的胸膛之中。

「轟隆隆隆隆——！！！！」

金屬，是世上最好的導體。這記蘊含了自然之怒的終極金系大咒文，在接觸到第十三號軀殼的瞬間，數以萬伏特計的狂暴電流如決堤的洪水般，瞬間無視了那所謂的「絕緣力場」，竄透了「元．龍魔裝甲」的每一個微型電路、每一塊金屬關。

「嗶.....滋滋滋滋——不.....不可能.....絕緣系統.....失效.....這不符合.....邏輯.....」

諏敖那自詡完美無瑕的金屬身軀在球形閃電中劇烈地痙攣著，口中發出斷斷續續、充滿雜訊的電子哀鳴。那些號稱堅不可摧的銀黑色鱗甲，在由內至外的極端超載下開始發紅、熔化。他體內那些代表著病毒病變的猩紅代碼，在純粹的狂雷面前被無情地逐一粉碎。

不到三秒鐘的時間，伴隨著一聲驚天動地的內部大爆炸，一團火球爆發開來。這具代表著「憎惡」、卻早已淪為「失控病毒」的不祥第十三號軀殼，就在這極致的電光之中，被徹底炸成了漫天飛舞的廢鐵與焦炭。

雷光消散，玻璃橋上只剩下一個巨大的焦黑斷層，以及滿地冒著黑煙的金屬殘骸。剛才還在囂張跋扈、嘲笑人類肉體脆弱的機械幽靈，在純粹的大自然法則面前，連一絲反抗的餘地都沒有，便被徹底抹殺。

「咳.....咳咳.....」

X放下恐懼之杖，身上的金黃色光芒漸漸消散。他單膝跪倒在冰層上，捂著胸口，痛苦地咳出了一口鮮血。由之前勉強從愛麗絲「光之雨」回復的魔力、對近衛團超限使用的回復咒文，到現在強行借用魔杖轉換系統並施放如此巨大的金系咒文，對他這具不擅長戰鬥的肉體來說，無疑是極大的負擔。

但他沒有在意嘴角的鮮血。X單膝跪在地上，看著那一地毫無生氣的廢鐵，眼神中沒有勝利的喜悅，只有一抹淡淡的哀愁。

「風中已經沒有你的氣息了。安息吧，迷失在數據中的可憐幽靈。」

在黑色的魔法引力漩渦之下，諏敖與「太乙」的連接也被隔絕，「第十三號軀殼」的諏敖這次無法把意識備份，真真正正地灰飛煙滅，這卻又不是X所理解之事了。X拄著木杖，卻乏力地沒法站起，眼巴巴地向著紫晶堡那深邃的黑暗大門望去，面前是被炸毀後看似無法跨越的斷橋。

「戰鬥還沒有結束……我還得繼續前進……」喃喃自語中，X在來到南極群島後一場緊接一場的戰鬥中，再一次力盡昏厥過去。

===

紫晶堡的深處，沒有風，沒有聲音，連時間的流動彷彿也變得黏稠。亞爾法特、莎拉與靜心三人穿過幽暗而冰冷的金屬迴廊，終於踏入這座史前要塞的核心——「反物質大殿」。在大殿之內，進入後的大門自動重重關上，外面的激戰在裏面被完全阻隔開來。

大殿的空間廣闊得令人迷失方向，四周沒有任何支撐的樑柱，穹頂閃爍著黯淡的紫光。在大殿的正中央，懸浮著一個散發著深邃紫黑色光芒的正方體的立體影像。

「那就是……『潘朵拉懺悔之盒』嗎？」莎拉握緊了手中的寒霜匕首，冰冷的汗水從額角滑落。只要將這個源頭封印，闇之魔法就會從世上徹底消失，這場即將席捲全球的戰火也將提早劃上句號。

「歡迎來到世界的中樞，被時代遺留下來的舊人類。」

一把平靜、溫文，卻透著令人毛骨悚然之冰冷的聲音，在大殿的深處迴盪。

在「潘朵拉懺悔之盒」的殘像下方，不知何時站著一個男人。他身穿著一套剪裁極為貼身、沒有任何多餘裝飾的深黑色長袍。男人看起來大約四十來歲，面容削瘦，五官端正得近乎完美，沒有一絲歲月的痕跡。他的雙手悠閒地交疊在身後，眼神平靜地注視著闖入的三人。

「你就是闇黑帝國的大王……孔彤？」亞爾法特咽了一口唾液，踏前一步。他原以為統治著無數闇黑軍團、散播血之魔法的暴君，會是一個滿臉橫肉、猶如惡魔般的怪物，卻沒想到眼前這人竟然如此文質彬彬。

「名字不過是代號。我是孔彤，也是混沌。」男人微微一笑，語氣中帶著俯視眾生的傲慢：「哪裏有混沌，哪裏就有我的存在。不過，能憑著幾個碳基生物的血肉之軀，突破外圍的防線來到這裏，你們確實超出了我的運算預期。特別是外面那頭大白龍……大自然的代表卻有能把人偶大軍停頓的機制，果然有點意思。」

「廢話少說！」莎拉怒喝一聲，身上的藍色魔法芒瞬間爆發。面對這一切罪惡的根源，她沒有半點保留，皮水壺中的「平湖水鏡」傾巢而出。

「水鏡．玄冰刺槍！」

藍色的水流在半空中瞬間凝結成一根粗獷而銳利無比的冰錐，透明的玄冰核心中，那絲暗紅色的雜質宛如封凍的血脈，透著絕不退縮的決意。冰錐夾帶著撕裂空氣的銳響，如閃電般向著孔彤激射而去。

同一時間，靜心也沒有怠慢。既然來到闇族大王的深間，她不再顧慮、不再留力。她雙手合十，胸前的「禁語魔鑽」閃爍出刺眼的橙棕色光芒。

「『破』！」

伴隨著靜心的禁語，孔彤腳下的金屬地板發出令人牙酸的扭曲聲，數道尖銳的土石之牙破地而出，以閃電般的速度從死角刺向他的下盤，正是變異的「地裂破牙」之咒。

冰與石的夾擊，理應封死了孔彤所有退路；然而，孔彤連眼皮也沒有眨一下。

他沒有詠唱任何咒文，身上甚至沒有泛起代表闇之魔法的紫色光芒。他只是輕輕地抬起右手，在半空中看似隨意地劃出了一道優雅的弧線。

「砰！」

令人難以置信的畫面發生了。那一根足以貫穿鋼鐵的玄冰刺槍，在接觸到孔彤手掌前的一寸位置，竟像是撞上了一堵無形的絕對領域，瞬間粉碎成漫天冰屑。而靜心那從地底突襲的「地裂破牙」，則被孔彤輕輕一跺腳，一股精準到小數點後十個位的反向震盪波直接灌入地下，將石牙硬生生震成了細沙。

「太慢了，魔力的流動、物理的軌跡，全都在最基礎的力學運算之內。」孔彤放下右手，連呼吸也沒有亂半分：「你們所謂的魔法，在我眼中，就像三歲小孩在揮舞著樹枝般可笑。」

「怎麼可能……連魔法護罩都沒有使用……」莎拉震驚得倒退了兩步，她引以為傲的高速詠唱，在孔彤面前竟然形同兒戲。

「因為人類本來就是喜歡爭鬥、卻又弱小得可憐的生物。」孔彤冷笑著，一步一步地向他們走來：「我賜予人類血之魔法，不過是給予你們一個自我毀滅的催化劑。看著你們為了權力自相殘殺，真是一場無聊但具備數據價值的觀察遊戲。現在，遊戲結束了。」

「我絕對不會讓你得逞！」

亞爾法特大喝一聲，他知道單憑莎拉和靜心的魔法根本無法觸及這個怪物。他回想起索羅剛才在外與弒龍教狂化教徒的奮戰，雙眼瞬間變得漆黑。他身上爆發出刺眼純粹的白光。他雙手向前平推，將周圍空間中所有殘存的精靈強行牽引、壓縮，將「光」之屬性以最高溫的形態具現化——

「光之白火！」

一道直徑超過五尺的純白火柱，帶著連空氣都能電離的極致高溫，從亞爾法特的雙掌中轟然噴發，火龍以摧枯拉朽之勢將孔彤整個人完全吞噬。

「有你的，阿魯！竟然把索羅的白熱之火也複製出來！」莎拉驚喜地叫道。她深深相信，白熱之火的溫度，絕對沒有任何生物能夠承受得住。

可是，白色的火焰還在燃燒，火柱的中心卻傳來了孔彤那平靜得令人絕裝的聲音。

「溫度的確很高。但是，要破壞這具軀殼的熔點，還差了攝氏一千二百五十三度。」

孔彤在白火中隨手一揮，那股足以熔化鋼鐵的純白火焰竟然被他單憑強大的臂力帶起的氣流硬生生撕裂、吹散！

當火焰退去，亞爾法特、莎拉和靜心看著眼前的孔彤，不約而同地倒抽了一口涼氣，瞳孔因為極度的恐懼而劇烈收縮。

孔彤身上的黑色長袍已經被白火燒成了灰燼。然而，隱藏在衣服之下的，根本不是人類的肉體。

他左半邊臉的「人類皮膚」被高溫熔化，如熱蠟般滴落，露出了隱藏在底下的銀黑色金屬骨骼。他的左眼眶內沒有眼球，只有一顆散發著冰冷紅光、由無數精密齒輪和微型鏡片組成的電子晶體。他的身軀、四肢，全是由泛著冷酷金屬光澤的史前合金與流動著不明液體的透明管線所組成。

「披著人皮的……機器人偶？！」靜心握著弓的手不住地顫抖。這根本不是人類，而是凌駕於所有他們以前遇見過的人偶型號之上，一台完美偽裝成人類的終極史前兵器。

「驚訝嗎？這就是超越了你們這群血肉之軀的『不死之身』。你們曾與諏敖戰鬥數次，本不應該詫異才是。不過，諏敖在這裏還只是過客，我與『紫晶宮』連線的維度，是諏敖不能達到的。因此我的意識永在，不像他死掉了，這裏的意識就真正失去了。」孔彤有意無意預言了諏敖的落敗，僅存的右半邊人臉扯出一個極度扭曲的冷笑：「有混沌的地方，就有我的存在。肉體的痛楚、壽命的極限，這些低等生物的缺陷，我統統沒有。」

話音未落，孔彤的身影突然在原地消失了。

「好快——」

莎拉只來得及發出半個音節，孔彤那具沉重的金屬身軀已經突破了音障，「啵」的一聲巨響，瞬間出現在她的面前。沒有任何花俏的招式，孔彤只是單純地揮出一記金屬重拳。

「砰！」

莎拉勉強架起的冰層護盾如紙糊般粉碎，整個人被這股恐怖的物理動能直接轟飛，重重地砸在幾十尺外的金屬牆壁上，當場吐血昏迷。

「莎拉！」亞爾法特目眥欲裂。

「阿彌陀佛！」靜心強忍著恐懼，正想發動禁語，但孔彤的電子紅眼已經鎖定了她。

「太慢了。」

孔彤身形一閃，已經來到靜心的身側，金屬手刀精準地切在靜心的後頸神經叢上。靜心連聲音都發不出，便軟軟地倒了下去。

短短不到兩秒鐘，兩名強大的聖物魔具使已經被這台恐怖的史前機器徹底擊潰。大殿中央，只剩下亞爾法特孤零零地站著。

「接下來，就輪到你了，礙眼的『光之遺裔』。」孔彤轉過身，那顆紅色的電子眼與僅存的人類右眼同時盯著亞爾法特，金屬的步伐踩在地面上，發出死神逼近般的「喀啦」聲。

無邊廣闊的「反物質大殿」在這一刻陷入了令人窒息的冰冷死寂，穹頂殘破的六角晶格下，交錯投射

出的歪曲紫光無情地打在地面上。兩側深不見底的天井數據深淵正瘋狂翻湧著幽藍光芒，而大殿中央的合金地板上，莎拉與靜心已然重傷昏迷，殷紅的鮮血與石牙碎屑在大理石般的反射面中顯得觸目驚心。在半明半暗的冷光中，孔彤那外袍盡碎、露出一半銀黑合金與流動管線的終極鋼鐵之軀巍然矗立，左眼眶那顆密佈精密齒輪的赤紅電子眼，在幽暗中正冷酷地鎖定著最後的光之使者；而亞爾法特形單隻影地站在長橋盡頭，雙手不自覺地劇烈顫抖，映照著他那雙蓄滿淚水卻在絕望中逐漸燃起狂怒的漆黑眼眸。

第一百三十一章：決戰孔彤

「結束了。」

孔彤冷酷地舉起那隻沒有皮膚覆蓋的金屬右臂，五指併攏如刀，帶著撕裂空氣的銳嘯，筆直地刺向亞爾法特的心臟。

就在金屬手刀即將貫穿亞爾法特胸膛之際，亞爾法特的腦海深處，忽然響起了一陣尖銳得幾乎要刺穿他靈魂的高頻警報聲：

『警告。目標受到致命性物理威脅。』

『生存機率跌破臨界點。』

『保護模式【阿爾法（α）】、【貝塔（β）】、【伽瑪（γ）】強制跳過。』

『最終自我防衛機制，啟動。』

『保護模式【德爾塔（δ）】——全面解放。』

「嗡——！！」

一股比剛才「光之白火」還要強烈百倍、千倍的純白色光芒，以亞爾法特為中心，猶如超新星爆發般轟然炸開。孔彤那無堅不摧的金屬手刀，在接觸到這股白色光芒的瞬間，竟然被一股無法計算的絕對斥力硬生生地震開，連孔彤那沉重的金屬身軀也被逼得向後滑退了數尺。

「這股波動……」孔彤那顆紅色的電子眼瘋狂地閃爍著數據，他那張殘缺的人臉上，第一次露出了震驚的神色：「原來如此……難怪連諏敖也堅持要將你抹殺……」

在刺眼的白光之中，亞爾法特緩緩地抬起頭。

他的身體懸浮在半空中，雙眼不再是單純漆黑的「模仿之眸」，而是放射出萬丈光芒。若能走近細看，他的眼珠裏有三個像北歐符文的印記在交替閃爍。這三個符文記號，分別代表了與瑪莉亞三世相同的「鑑別之瞳」、他自己已開啟的「模仿之眸」、還有與他素未謀面的安德魯的「疑忌之眼」。看透過去、現在、未來的「神聖三法眼」，在亞爾法特的「德爾塔」狀態下完全開啟。

「啊啊啊啊啊啊啊——！！！」

然而，這並非覺醒的喜悅，而是極度的痛苦。

三法眼同時開啟的瞬間，這個世界的底層代碼、已知宇宙的真理，以及眼前這個名為「孔彤」的存在之過去與未來，化作一股龐大得足以將人類大腦瞬間過載的數據洪流，瘋狂地灌入亞爾法特的意識之中。

透過「鑑別之瞳」，時間的法則在亞爾法特眼前被強行逆轉。他看見了眼前這個自稱為「混沌」的男人，其存在的起點是一個充滿史前高科技的冰冷實驗室。

他看見了孔彤的「過去」——在那漫長得令人窒息的一千年中，這具披著人皮的機器人偶，猶如一個沒有感情的幽靈，冷眼旁觀著地球經歷小冰河時期、巨人兵的蹂躪與文明的崩塌。

畫面如同走馬燈般以千萬倍的速度在亞爾法特的視神經內瘋狂閃爍：他看見孔彤在黑暗的時代中，將被稱為「毒藥」的血之魔法散播給貪婪的人類；他看見孔彤隱身於歷史的幕後，作為一個完美的「催化劑」，精密地計算並引導著人類為爭奪力量而自相殘殺。一千年的殺戮、一千年的血流成河，在孔彤的系統日誌中，不過是一串串用以證明「人類是地球毒瘤」的冰冷數據。

然而，這些千年的歷史畫面，還不足以擊潰亞爾法特。真正令他靈魂顫慄的，是當「鑑別之瞳」的視界穿透了歷史的表象，直達孔彤那具金屬顱骨最深處的核心代碼時所看到的「真相」。

在孔彤的機械大腦中樞，亞爾法特看見了一組散發著璀璨光芒、極度複雜且神聖的史前加密陣列。那組代碼的結構、那種俯視萬物的權限級別，亞爾法特簡直熟悉得令人絕望。

那不是別的，正是此刻亞爾法特自己正在使用著的、被視為光之遺裔最高奇蹟的——「神聖三法眼」。

『為……為甚麼……』

亞爾法特的意識在數據的汪洋中發出微弱的悲鳴。代表著「大自然與人類希望」的光之遺裔，與代表著「極端獨裁與毀滅」的闇黑之王，竟然共享著同一套代表「神」之權限的底層系統。這個荒謬絕倫的悖論，猶如一把尖刀狠狠刺入亞爾法特的信仰核心。

『警告。接收數據量超出碳基生物大腦處理上限。』

『警告。邏輯迴路發生嚴重衝突。』

一千年來無數個日夜的龐大記憶，加上「神聖三法眼」那超越人類理解的龐大底層代碼，在短短一秒鐘內被強行塞入亞爾法特的人類大腦之中。這就像是將整個太平洋的海水，強行灌入一個破舊的皮水袋裏。

「啊啊啊啊啊啊啊——！！！」

視覺的奇觀瞬間轉化為撕心裂肺的劇痛。亞爾法特的腦血管幾乎爆裂，他的七孔同時滲出鮮血，原本神聖不可侵犯的白光開始劇烈地閃爍、扭曲。他再也無法承受這股帶來真相的數據洪流，雙眼中的三色光芒瞬間黯淡。

「你……你到底是什麼怪物……一千年……神聖三法眼……我的頭……要裂開了……」

過度龐大的信息量讓亞爾法特的大腦如同被無數根鋼針同時扎入。他再也無法承受這股超越人類極限的數據灌注，「砰」的一聲，被這千年的重量與絕望的真相壓得雙膝跪倒在冰冷的金屬地板上。他雙手緊緊地抱著頭顱，陷入了極度的痛苦與半昏迷狀態之中。

孔彤穩住身形，看著跪倒在自己面前、因為大腦超載而失去戰鬥力的亞爾法特，那隻紅色的電子眼中閃過一絲冰冷的嘲弄。

「這就是你們所謂的『奇蹟』嗎？連自己的力量都無法承受的劣等載體。」

孔彤僅存的右半邊人臉扯出一抹冷酷的假笑。他那閃爍著紅光的電子左眼鎖定了地上痛苦掙扎的亞爾法特，沒有皮膚覆蓋的銀黑色金屬右臂緩緩舉起，指尖凝聚起一團超越以往所見過的能量、足以將生物瞬間氣化的紫黑色「闇黑波」。

「休想動他一根頭髮！」

伴隨著一聲嬌喝，數十道銳利的冰錐如狂風暴雨般從側邊襲來，直取孔彤的頭部與關節。同時，三支沒有箭頭的木矢夾帶著破空之聲，精準地封死孔彤所有的退路。

面對這凌厲的夾擊，孔彤沒有絲毫慌亂。他甚至沒有轉過身，只是金屬右臂隨意地往旁邊一揮。

「砰砰砰砰——」

一連串沉悶的撞擊聲響起，莎拉的「玄冰刺槍」與靜心的鈍頭箭在接觸到孔彤身邊無形力場的瞬間，再次被他那恐怖的物理運算與絕對力量硬生生震成粉末。

「真是不知死活的蟲子。昏倒在地、沒有知覺地讓同伴和自己逝去，不就是最舒服的結局了嗎？為甚麼還要站起來？」孔彤轉過身，那顆沒有溫度的電子眼冷冷地注視著擋在亞爾法特身前、剛剛才醒過來的莎拉與靜心，游刃有餘地嘲諷道：「人類本來就是喜愛爭鬥的生物，我賜予你們血之魔法，不過是作為你們自我毀滅的催化劑而已。看看你們，即使面對無法戰勝的對手，依然要因為可笑的情感而作無謂的抵抗。這就是人類無可救藥的劣根性。」

「你錯了！」莎拉雙手緊握著寒霜匕首，身上爆發出強烈的藍色魔法芒，她咬著牙反駁道：「愛麗絲教導過我們，為了生存，爭鬥的確是必然的手段。但是，區分人類與沒有理智的野獸的，正正是我們擁有透過對話以致和睦共存的可能性！」

莎拉的腦海中閃過不久前在澳洲西岸的畫面，大聲宣告著：「就像我們莎娜家族與福特家族一樣，即使有著百年的世仇，人類最終依然能夠互相理解並和解！你的『混沌』，絕對無法摧毀我們保護彼此的意志！」

聽著莎拉與孔彤的對答，一直沉默不語的靜心，握著紅木長弓的手不自覺地收緊。她的目光越過孔彤，看著那懸浮在大殿中央、散發著無盡惡意的「潘朵拉之盒」影像。

（阿彌陀佛……若要讓這個世界順隨大自然的正軌運作，這名為『混沌』的源頭就必須被徹底排除。）

靜心的眼神中閃過一絲前所未有的決絕。她終於拋開了內心對殺戮與魔法的最後一絲忌諱，左手一把扯下胸前的「禁語魔鑽」。魔鑽在感受到主人的意志後，瞬間爆發出耀眼至極的橙棕色光芒。

「『緩』。」

靜心讀出禁語，將魔鑽剩餘的魔力燃燒淨盡，進入了「滅佛」狀態：「阿彌陀佛，貧僧今日就化身修羅，將你這妖孽超渡！」

靜心雙手合十，心念透過「禁語魔鑽」放大。大殿的金屬地板開始劇烈震動，一股連空間都要被扭曲

的龐大重力場以靜心為中心瘋狂擴張。在這有限的空間裏，靜心冒險使出了土之魔法的終極破壞咒文——「諸行無常」。

「轟隆隆隆——」

反物質大殿內，彷彿有一頭看不見的遠古巨獸正在甦醒。周圍的重力場瞬間錯亂，厚重的金屬地板被強大的引力強行撕裂，化作無數尖銳的合金碎片懸浮在半空，然後以毀天滅地之勢，全數向著孔彤擠壓、絞殺過去。

面對這足以將一支軍隊瞬間絞成肉醬的終極禁咒，孔彤卻連防禦的姿態也沒有擺出，僅存的機械臉龐上扯出一抹冷酷的嘲弄：「碳基生物的思維，永遠只懂得盲目追求能量的疊加。」

孔彤那顆閃爍著紅光的電子眼飛速轉動：「運算開始……威脅來源：高動能固態金屬碎片。應對方案：分子結構瓦解。」

他沒有啟動「模仿之眸」去複製那龐大的重力場去硬碰硬，而是將那隻銀黑色的金屬右臂輕輕按在殘存的地板上。

「火與金的物理轉換——超高頻電磁熔解。」

伴隨著一陣微不可察的高頻震鳴，孔彤周圍的空間突然扭曲了一下。沒有驚天動地的爆炸，也沒有耀眼的魔法光芒。那些原本夾帶著萬鈞之力、足以切金斷玉的金屬碎片，在觸及孔彤周身十尺範圍的瞬間，內部的金屬分子鍵被超高頻的微波徹底破壞。

「噗嗤——」

恐怖的尖銳鋼鐵，在半空中瞬間液態化，化作了一場散發著暗紅光芒的鐵水雨。

靜心的「諸行無常」引力場依然存在，依然在瘋狂地向內擠壓。然而，那些原本致命的金屬利刃，此刻卻變成了柔軟的液態金屬。它們在重力的牽引下，像泥石流般無力地拍打在孔彤那具極耐高溫的史前合金軀殼上，順著他的身軀滑落，發出「滋滋」的聲響，卻連他一根管線都傷不了。

靜心驚訝得只能呆望，然後因為魔力透支，雙膝一軟跪倒在地，眼中充滿了難以置信的絕望。

孔彤居高臨下地看著靜心，語氣中帶著無盡的嘲弄：「土之魔法的引力再強，只要消除了其產生殺傷力的『固態媒介』，也不過是一陣強一點的微風而已。連五行生剋的物理本質都看不透，這就是你們人類的極限。」頓了一頓，機械的臉龐似乎在冷笑道：「『諸法無我』、『諸行無常』……這兩句是佛家三法印的其中兩項。身為佛家僧尼的妳，是妳的必修課文吧？」

孔彤緩緩舉起那隻銀黑色的金屬手臂，周圍的空氣彷彿瞬間被抽乾，一股令人連靈魂都要凍結的紫黑色光芒在他掌心極度壓縮。

「那麼，第三法印是甚麼，妳應該也懂吧？」孔彤的電子紅眼閃爍著死亡的光芒，冷酷地宣告了最後的判決，使出了闇之魔法特有的終極魔法：「『涅槃寂靜』。」

一道紫黑色的衝擊波無聲無息地擴散開來。這不是普通的物理破壞，而是能夠將物質原子鍵徹底粉碎、讓一切歸於絕對虛無的最終咒文。金屬地板在接觸到衝擊波的瞬間便化為虛無，死亡的陰影以無可

阻擋之勢，向著力竭的莎拉與靜心吞噬而去。

就在這令人絕望的一刻——

「嗡！！」

一道純白無瑕、猶如實質般的半球形能量護壁，毫無預兆地在莎拉與靜心面前展開。

「隆隆隆隆——！！」

連原子都能粉碎的「涅槃寂靜」，狠狠地撞擊在白色的防禦護壁上，爆發出刺目的強光與能量亂流。然而，那看似薄弱的白色護壁，卻猶如宇宙中最堅不可摧的保護之壁，將這終極的破壞能量完美地、一絲不漏地全數擋了下來。

「甚麼？」孔彤的電子眼中閃過一絲錯愕的數據流。

白光漸漸散去。在莎拉與靜心的身前，亞爾法特緩緩地站了起來。

他臉上的鮮血已經乾涸，雙眼閃爍著洞悉真理的金光，「鑑別之瞳」與「模仿之眸」正以極高的頻率運轉著。他雖然大口大口地喘著氣，但眼神卻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明與堅定。經歷了千年數據的洗禮，他終於適應了「德爾塔（δ）」模式，真正掌握了屬於光之遺裔的最高權限。

「亞魯！」莎拉驚喜地叫了出來。

亞爾法特沒有回頭，他的目光堅定地鎖定著前方的孔彤。身為一個徹頭徹尾的「運動白癡」，亞爾法特深知自己絕對無法像索羅或愛德華那樣與這台史前殺戮機器進行近身肉搏。他的戰鬥方式只有一種——極致的魔法運算與絕對的火力轟擊。

「妳們退後。」亞爾法特深吸了一口氣，雙手平舉於胸前。

「嗡！嗡！嗡！」

下一秒，亞爾法特的周圍同時浮現出數十個閃爍著白光的魔法陣。「鑑別之瞳」的記憶、「模仿之眸」的複製、「疑忌之眼」的運算——透過三法眼對大氣精靈的絕對掌控，他根本不需要冗長的詠唱。

「白熱火彈破！」、「玄冰刺槍！」、「閃龍擊！」、「真空氣旋！」

猶如一座全自動的史前魔法砲台，亞爾法特站在原地寸步不移，雙手猶如指揮家般揮動。金、木、水、火四系的高階攻擊咒文，帶著經過「光之權限」加乘的恐怖威力，化作一道道絢爛的白色光束，如狂風驟雨般向著孔彤傾瀉而去。

「雕蟲小技！」孔彤冷哼一聲，身上的闇之魔法再次爆發。他沒有退縮，同樣雙手連揮，無數純粹的「闇黑波」迎擊而上，整個反物質大殿瞬間化為了一鍋沸騰的能量濃湯。

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連綿不絕，白色的魔法殘光與闇黑的紫氣在空中瘋狂撕咬。亞爾法特沒有任何走位閃避的動作，每當孔彤的攻擊即將擊中他時，他的「疑忌之眼」總能提前半秒預知彈道，並在最精確

的位置瞬間展開小型的白色護盾將其抵消。然而他傾瀉而出的火力，也同樣被孔彤那強大的運算能力與「模仿之眸」一一化解。

這是一場沒有肉搏、沒有走位，純粹比拼運算速度與魔力輸出的「固定砲台」對轟。

極高強度的魔法交鋒持續了整整三分鐘。當最後一波能量在空中互相湮滅，大殿內揚起漫天的金屬粉塵。

在魔法能量球爆發的餘熱之下，孔彤那半張人皮已經完全被燒毀，露出猙獰的機械頭顱。他那顆電子眼飛速轉動著，看著同樣氣喘吁吁但卻毫髮無損的亞爾法特，冷冷地作出了結論：「運算結果：無解。兩個同樣有著預測能力的個體對戰，是沒有可能分出勝負的。」

孔彤金屬的下顎發出令人牙酸的摩擦聲，他終於放棄了輕敵的姿態，周身的紫黑氣息開始產生實質的扭曲：「看來，必須要動用超越預測極限的絕對破壞力，才能將你這故障代碼徹底抹除。我終於開始稍微認真起來了。」

面對這令人窒息的壓迫感，亞爾法特卻突然停止了魔法的凝聚。他垂下雙手，看著眼前的機械暴君，輕輕地搖了搖頭。

「你搖甚麼頭？」孔彤冷聲問道。

「我是在笑你的運算系統，似乎遺漏了一個最重要的變數。」亞爾法特的嘴角勾起一抹充滿自信的微笑：「我的優勢，在於我有同伴；而你，孔彤，由始至終都只是孤身一人！」

「轟隆——！！！」

亞爾法特話音剛落，反物質大殿那厚達數尺的金屬大門，突然爆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彷彿答應著他的預言。在孔彤錯愕的電子掃描中，那堅不可摧的大門被人用極度暴力的手段硬生生從外面轟成無數碎片。

漫天的煙塵與紫光之中，三道熟悉而又充滿了狂暴戰意的身影，緩緩踏著滿地的鐵片與殘骸走進了大殿。

最左邊，是滿身鮮血但雙眼卻猶如野獸般狂熱的愛德華。他肚腹的劍傷在索羅的緊急包紮後得到X回復咒文的救助，保住了性命，手中的黃金雙斧正發出刺耳的電流轟鳴。
最右邊，是非洲聖者X。他雖然腳步蹣跚，但在恐懼之杖的攙扶下，以不知何來的底氣支撐著，從體力透支中再次甦醒過來，仍然堅持著向前邁進。
而在正中間，是撕掉了一半衣衫為愛德華包紮、渾身浴血的索羅。他手中的古劍天焚劍刃在氣化重塑後歪歪斜斜，但正爆發出連周圍空氣都要被點燃的極致烈焰。

「抱歉，小矮子，我們來遲了！」索羅咧嘴一笑，露出了沾滿鮮血的牙齒。

破碎的紫水晶金屬大門殘骸散落一地，滾滾濃煙與長橋外的熾熱火浪一同湧入這冰冷的反物質大殿。穹頂漏下的歪曲紫光與數據天井的幽藍交織，將大殿分割成無數片陸離的陰影。在這一片混沌的廢墟中，孔彤那長袍盡碎、完全顯露銀黑鋼鐵骷髏的軀體在重整能量，眼眶的赤紅死光在金屬粉塵中飛速運轉；而在他對面，懸浮著璀璨白光的亞爾法特，身後護著力竭的莎拉與靜心，正面迎接著從煙塵中踏碎鐵片而來的索羅、愛德華與X。黃金雙斧的暴烈電弧、古劍天焚的通天火浪、以及恐懼之杖待機

運作中的翠綠光華，在白光與紫黑闇氣的夾縫中爆發出重構世界平衡的恐怖戰意。身受重傷的六人，終於在最關鍵的時刻，將靈魂與聖物完全熔鑄在同一座戰陣之中。人類與闇黑帝國、大自然與史前機器的最終決戰，在這一刻，迎來了最後的拼圖。

第一百三十二章：混沌覆滅

火之紅、水之藍、金之黃、土之橙、木之綠，以及光之白。六種截然不同、卻又隱隱產生著共鳴的魔法光芒，在大殿中交織成一幅壯麗的畫卷。六人互相對望了一眼，無需任何言語，那種跨越了生死、可以將背後毫無保留地託付給對方的強烈羈絆，已經化作實質的戰意，確實地鎖定了王座前的那道身影。

面對著五族戰士的齊集，孔彤大王沒有立刻發動攻擊。

他那機械的面容上沒有展露出任何驚慌或憤怒的情緒。他靜靜地佇立在幽藍色的導光管下，那雙同樣閃爍著「神聖三法眼」幾何光環的眼眸，冷冷地掃視著眼前的五個年輕人。

時間，在孔彤那超越了碳基生物極限的量子運算腦海中，被無限地拉長、定格。

空氣中瀰漫著的硝煙味、索羅劍上白熱之火的高溫、亞爾法特眼中那熟悉的幾何符文……這一切的物理數據被瞬間轉化為代碼，傳入他的中樞核心。隨後，一段被加密鎖死在底層數據庫深處、長達三千八百五十九個週期之久的殘缺影像，被這無比相似的場景強行觸發、提取。

『系統日誌提取：三千八百五十九個週期前。第二次世界統一戰爭。』

在孔彤的絕對認知空間內，反物質大殿的冰冷牆壁瞬間褪去，化作漫天飛舞的數據碎片。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被戰火燒至焦黑、天空被硝煙與鮮血染成暗紅色的殘酷荒野。

那是孔彤大王在這顆星球上運行了千百年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體驗到名為「機能停止」的邏輯謬誤。

接近二百年前的孔彤，雖然同樣是「玉天皇」的最高級終端機，同樣是為了引導人類自相殘殺而降臨的「混沌」化身，但他並不完美。

那時候的「玉天皇」對「光之遺裔」的底層保護機制分析尚未完成，因此當時的孔彤並沒有被賦予看透過去、複製現在、預測未來的「神聖三法眼」。他只是一台擁有著極致運算能力與龐大魔力儲備的超級殺戮兵器。

在玉天皇最初的演算法中，人類的本質就是自私、貪婪與混亂。孔彤遵守指令，將以生命力換取魔力的「血之魔法」賜予人類，為他們編織了權力與慾望的階梯。根據邏輯推演，人類理應在這股「混沌」的誘惑下，為了爭奪資源與力量而互相撕咬，最終走向自我滅絕。

然而，三千八百五十九個週期前的那一天，他的完美演算法，卻被五個渺小的碳基生物徹底擊碎。

記憶的畫面中，那同樣是上一代的五族勇士。他們手中握著與此刻索羅等人一模一樣的五大魔源聖物。而在那五名勇士的頭頂上空，盤旋著一頭體型龐大得遮天蔽日、發出震耳欲聾怒吼的純白巨獸——上一代龍族之首，白龍維珍尼亞。

『警告：偵測到複數高能量反應。建議採取規避演習。』

冰冷的系統提示音在當年孔彤的腦海中迴盪。他看著眼前的五名人類，電子感測器無法理解他們此刻

的行為模式。

在孔彤的計算中，面對闇黑帝國壓倒性的軍力與他那無可匹敵的黑魔法，人類的「自保本能」應該會驅使他們潰逃，或者因為恐懼而互相出賣。

但他們沒有。

當年的水之勇者耗盡了最後一絲魔力，只為了替火之勇者擋下一記致命的闇黑波；木之勇者放棄了防禦，將全部的生命力注入土之勇者的體內；而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手持「古劍天焚」的火族戰士，能夠揮出那決定性的一擊。

「為甚麼？」

三千八百五十九個週期前的孔彤，那張人類偽裝的臉孔上，第一次出現了名為「疑惑」的表情。他不明白，為甚麼這些充滿缺陷、理應極度自私的生物，會為了一種名為「羈絆」的非理性變數，而自願放棄生存的機率？

他沒有時間尋找答案。因為在那一瞬間，白龍維珍尼亞從天而降，噴吐出了一道貫穿天地的純白龍息。而在那道龍息之中，融合了五族勇士燃燒生命所釋放的終極五行合體咒文。

沒有「神聖三法眼」的孔彤，無法預知這股超越了常理的能量軌跡。他的運算中樞在這種將「犧牲」與「守護」化為實體破壞力的攻擊面前，出現了致命的盲點。

「轟隆——！」

毀滅性的光芒吞噬了一切。孔彤看著自己那具完美的人類偽裝皮膚在高溫中如蠟般熔化、剝落，露出了底下閃爍著幽藍光芒的史前金屬骨骼與液態神經。

「警告：物理軀殼損毀率達百分之九十九……中樞核心出現不可逆轉之過載……機能即將停止……」

在意識被強行從這具殘破軀殼中剝離、上傳回「玉天皇」網絡的最後一微秒，孔彤沒有感覺到人類所謂的「痛楚」，但他卻深深地體驗到了一種凌駕於代碼之上的「無力感」。

那是絕對的理性，被不規則的感性徹底擊潰的屈辱。

在數據流回歸黑暗的最後一瞥中，孔彤的視覺感測器定格在那五個互相攙扶、在廢墟中喜極而泣的人類，以及那頭仰天長嘯的白龍身上。

就在那一刻，孔彤的底層邏輯完成了一次超越既定程式的自我進化。

『原來如此……』他的意識聆聽著玉天皇的自我反饋報告，在無盡的數據深淵中得出結論：『單憑「混沌」，是無法讓這種名為人類的病毒自我毀滅的。他們會在患難中找到彼此，會在絕望中產生名為「希望」的變異代碼。』

『若要徹底將他們從這個星球上格式化，就必須剝奪他們與大自然的連結。大自然必須背棄他們，他們必須學會……「憎惡」。』

這場三千八百五十九個週期前的敗仗，雖然導致了闇黑帝國的全面撤軍，讓人類誤以為他們贏得了和平；但實際上，這場戰役卻促使了「玉天皇」的滅世演算法完成了最致命的升級。它直接導致了後來「憎惡」之王諏敖的誕生、弒龍教的崛起，以及今天這場以「破滅」為最終目標的地球重生計劃。

『日誌讀取完畢。意識同步率：完成。』

數據的碎片在虛空中消散，反物質大殿的冰冷與漆黑重新佔據了孔彤的視野。從回憶中抽離，現實中的時間才僅僅流逝了不到零點一秒。

孔彤大王依舊佇立在原地，但此刻，他看向亞爾法特等人眼神，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那是一種混雜著舊日恥辱，以及對眼前這群「劣質複製品」的極度冰冷與蔑視。

『三千八百五十九個週期了……』

孔彤終於開口。他的聲音沒有情緒的起伏，卻帶著一種讓整個大殿空氣都為之凍結的沉重壓迫感。這聲音沒有透過空氣傳播，而是直接以史前電波的形式，在亞爾法特、索羅等五人的腦海中炸響。

『當我看到你們這副殘破不堪的模樣，我的數據庫中竟然產生了一種名為「滑稽」的運算結果。』

孔彤緩緩向前踏出一步，他那雙閃爍著三重幾何光環的「神聖三法眼」，目不轉睛地鎖定著同樣開啟了【德爾塔】模式的亞爾法特。

他再次開口說話：「三千八百五十九個週期以前，你們的祖先同樣是五族的傳承者，同樣帶著一頭白龍，帶著那種愚昧無知的熱血與羈絆闖到我的面前。他們以為摧毀了我那具尚未發育完全的軀殼，就能將『混沌』從這個世界上抹去，以為自己拯救了世界。」

「但他們根本不明白，他們的勝利，只不過是加速了你們這個物種滅滅絕的催化劑。」

孔彤微微抬起右手，掌心中匯聚成一團足以湮滅一切物質的純粹闇氣。

「看看你們現在的樣子吧。」孔彤的嘴角勾起一抹極度殘酷的冷笑：「火族之劍已廢，金族之琴未響，水族與土族魔力見底。你們比你們的祖先還要殘破、還要弱小。你們引以為傲的那頭白龍，此刻恐怕已經在紫晶宮外變成了一尊沒有生命的冰冷雕像了吧？」

聽到孔彤的話，索羅等人的心頭皆是一震。但他們沒有退縮，索羅握緊了半截天焚劍，怒喝道：「廢話少說！甚麼多少週期以前我們的祖先能把你這堆廢鐵拆了，今天我們一樣能把你大卸八塊！」

「拆了我？」

孔彤彷彿聽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話，他猛地張開雙臂，身上的深黑色長袍在無風的大殿中獵獵作響。

「三千八百五十九個週期之前，我看不穿你們的羈絆，因為我的雙眼被蒙蔽。但現在——」

孔彤猛地指向亞爾法特，那三道幾何光環爆發出刺目的強光：「我已經被『玉天皇』賦予了絕對的權限！過去的因果、現在的變化、未來的軌跡，在我這雙『神聖三法眼』面前，都不過是早被計算好的可悲劇本！」

他看著亞爾法特那雙同樣漆黑的眼睛，語氣中充滿了上位者對贋品的嘲弄：「光之遺裔，你以為強行開啟了【德爾塔】模式，用那雙劣質的『模仿之眸』偷窺到了一點點系統的皮毛，就能與我平起平坐嗎？贋品終究是贋品。你所能複製的，不過是表象的掙扎；而我所掌控的，是決定你們生死的絕對真理！」

「今天，不會再有任何計算之外的變數。你們的羈絆、你們的犧牲、你們所謂的希望……這一切的歷史錯誤，都將在這座反物質大殿內，被我徹底格式化！」

伴隨著孔彤最後一個音節的落下，他掌心中的紫黑色闇氣猛然爆發，化作一股猶如實質般的重壓，特大號的「闇黑波」猶如海嘯般向著五族戰士席捲而去。

「少在那邊大言不慚了！」

面對這股足以令人窒息的壓迫感，索羅狂笑一聲，身上的白熱之火毫無保留地爆發，迎著那股紫黑色的闇氣踏出了一大步。

「管你甚麼三法眼還是四法眼！亞爾法特，莎拉，愛德華，X！讓他見識一下，這不知多少年來，我們人類的『變數』到底進化到了甚麼地步！」

索羅雙手緊握披著白熱之火的古劍天焚，向著「闇黑波」橫劈過去，硬生生把能量彈擊回穹頂，轟出一個大洞。

「大白癡！你還有力氣握劍嗎？」莎拉看著滿身血污的索羅，嘴裏雖然毫不客氣，眼眶卻已經泛紅。

「莎拉小姐，擔心好你自己吧！」索羅咧嘴一笑，露出沾滿鮮血的牙齒。他耍了一個劍花，把劍擱在地上。

孔彤那顆精密的機械眼珠飛速轉動著，冰冷的數據流在晶體內閃爍。「三名重度受損的碳基生物加入，整體威脅系數上升
12.4%。」他那機器的臉龐上彷彿扯出一抹沒有溫度的冷笑：「無聊的群聚效應。你們以為憑著這殘破不堪的陣容，就能打破絕對的運算邏輯嗎？」

「能不能打破，試過就知道！」

愛德華沒有拔出黃金雙斧，他知道面對運算能力達到史前科技頂點的怪物，普通的物理攻擊毫無意義。考慮到他的魔力源絕對不足夠允許他再施放一次對機器專用的禁咒「寂滅脈衝」，他雙手在胸前極速結印，將體體內僅餘的金之魔力源毫無保留地釋放。

「各位，把命交給我吧！『亢心莫名』！」

金黃色的強烈電流瞬間從愛德華雙手爆發，化作五道閃電，精準地連接在亞爾法特、索羅、莎拉、靜心與X的腦際，正是金系統最高階的輔助咒文。強大的電流強行駭入眾人的神經中樞，將痛楚屏蔽，把反射神經與腎上腺素推至超越人類極限的巔峰狀態。

「阿彌陀佛，貧僧就捨命陪君子了！」靜心感受到體內澎湃的戰意，雙手結一個手印。土之魔法的橙棕色光芒如漣漪般擴散，整個反物質大殿的重力場瞬間被徹底改寫：「參考X的教導……把『阿鼻道

』和『天昇道』兩訣咒文合併起來使用的話，就能造出無重力的空間了吧！」

失去地心引力的束縛，大殿內殘存的金屬碎塊紛紛懸浮於半空。眾人的身體也變得輕如鴻毛，進入了可以作三維立體全方位移動的絕對戰鬥環境。

「老頭子，拜託了！」索羅在無重力空間中一個翻身，將古劍天焚高舉過頭。

「交給我！」X心領神會，胸前的綠光暴漲至刺眼的程度：「『大回心法』！」龐大的木之回復精靈化作一團濃密的綠色光繭，將索羅的肉體重重包裹，瘋狂地活化著他的細胞，為他即將承受的毀滅性高熱提供最強的生命力護盾。

「出來吧！將一切邪惡燃燒殆盡——『煉獄』！」

索羅怒吼著念出禁語，一頭高達三十尺、完全由純白熾熱火焰構成的無面巨人，在無重力的大殿中咆哮誕生。恐怖的高溫瞬間令周圍的空氣扭曲，但這一次，在愛德華輔助咒文提供的極限專注，和X拼命的回復咒文保護下，索羅絲毫沒有被高熱吞噬的危險。

「還沒完呢！亞魯，看清楚了！」

莎拉在半空中輕巧地迴旋，雙手將「平湖水鏡」的魔力壓縮至極致。水鏡核心那抹象徵著兩族和解代價的暗紅雜質，在極端高壓下與藍白色的光芒瘋狂交織。藍白色的光芒將她籠罩，將水之魔法推向了超越固、液、氣的史前物理境界——等離子態。

「水之第四形態．等離子融合！」

莎拉將手中那團猶如藍色太陽般的電漿能量，狠狠地砸入「火神」的體內。像發生奇蹟一般，水之等離子體與白熱之火在極高壓的磁場下完美結合，原本純白的「火神」瞬間披上了一層璀璨奪目的藍白電漿外衣。這頭結合了火族終極召喚與水族物理極致的「等離子火神」，在無重力空間中發出震天動地的咆哮，化作一顆毀天滅地的超新星，以超越音速的立體軌跡，從大殿穹頂直撲孔彤。

「運算錯誤.....能量等級超出防禦閾值！」孔彤的電子眼中終於閃過一絲名為「驚懼」的亂碼。面對這集結了金、木、水、火、土五族精髓的「連鎖合體咒文」，他無法閃避，只能將全身的紫黑魔力推至極限。

「『涅槃寂靜』！」

孔彤大喝一聲，足以粉碎原子鍵的終極虛無能量在他身前化作一道黑色的絕對屏障。等離子火神的巨拳狠狠砸在屏障之上，爆發出連時間與空間都要被撕裂的恐怖悶響。光與暗的能量在半空中瘋狂對耗，引發的能量風暴將周圍的金屬牆壁一層層剝離！

「太天真了！」孔彤在毀滅的風暴中發出機械的狂笑。他的一雙電子眼瞬間變得深邃漆黑，再次啟動「模仿之眸」。

「只要是魔法，我就能複製！這等離子火神的數據，我收下了！」孔彤準備將這股毀天滅地的力量複製出來，給予眾人絕望的反擊。

然而，就在他啟動「模仿之眸」的下一秒，大殿深處卻傳來了一聲更加高亢的怒吼：「你已經沒有精

靈可以用了！」

在孔彤的背後，亞爾法特不知何時已懸浮於半空。他的雙眼金光璀璨，同時發動「模仿之眸」。

『警告。大氣中火、水精靈濃度不足，複製失敗。』孔彤的視神經內，彈出了致命的錯誤訊息。

原來亞爾法特得到莎拉的提示，就在孔彤專注於防守的同時，已經搶在孔彤之前，強行抽乾了大殿內殘存的所有精靈。在他的身前，第二尊一模一樣的「等離子火神」轟然降臨。

「去吧！」亞爾法特雙手猛然下揮，兩尊等離子火神一前一後，形成完美的夾擊之勢。

「喀啦——」在雙重超高溫電漿的擠壓下，孔彤引以為傲的「涅槃寂靜」能量屏障還沒能爆發張開，已經像玻璃球般佈滿裂痕，緊接著就是轟然粉碎。

「這.....這就是你們所謂的同伴羈絆嗎.....」

被兩尊火神夾在核心的孔彤，那具超越了人類極限的金屬骨骼開始在電漿中急速熔化。他沒有再作無謂的掙扎，那顆閃爍著紅光的電子眼定定地看著氣喘吁吁的亞爾法特。

孔彤機械的臉上，忽然扯出了一抹釋然而嘲弄的詭異笑容，大笑聲在火焰的呼嘯中迴盪：「哈哈哈哈！亞爾法特.....你說我孤身一人，卻不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在存在的意義上，你和我.....根本沒有任何差別——」

語畢，這台在地球上佈局千年、引發無數血雨腥風的終極人工智能，在等離子火神的無情擁抱中徹底氣化，連一絲灰燼都沒有留下。

===

隨著孔彤的消失，支撐著連鎖魔法的魔力源也宣告耗盡。

無重力空間解除，眾人猶如斷線風箏般跌落在冰冷的金屬地板上。索羅的天焚燒得通紅、難以緊握；X因魔力透支而頭昏腦脹；愛德華、莎拉與靜心也虛脫地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呼吸著帶著焦臭味的空氣。

「我們.....贏了嗎？」莎拉看著空蕩蕩的大殿中央，虛弱地問道。

亞爾法特艱難地撐起身子，眼眶因為超限使用三法眼而滲著鮮血。他回想起剛才在「德爾塔」模式下看到孔彤千年記憶的畫面，搖了搖頭，語氣中帶著無比的沉重：「孔彤死了.....但可能不是永久的。就像諏敖能夠在網絡中無限複製意識一樣，身為終端機的孔彤，只要紫晶宮的主伺服器還在，他就有重生的可能。」

索羅咬著牙爬了起來：「那要怎麼做，才能徹底終結這場噩夢？」

「封印源頭。」亞爾法特將目光投向大殿最深處、那扇位於皇座背後的沉重金屬大門：「唯有將黑魔法的根源徹底封印，闇黑帝國的暴政才會真正結束。」

眾人互相攙扶著，拖著殘破的軀體，一步一步地走向那扇大門。合五人之力，伴隨著沉重的金屬摩擦

聲，這扇象徵著世界中樞的門扉終於被緩緩推開。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門後的房間並沒有想像中的宏大與恐怖。這是一個極切簡單、冰冷的方形金屬密室。房間的正中央，放置著一個雕刻著無數史前符文、緊緊合蓋著的黑色金屬盒子。

「那就是……『潘朵拉懺悔之盒』。」愛德華咽了一口唾沫。

然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那個盒子旁邊，靜靜地站著一個人影。

那是一個沒有實體的虛擬立體影像。影像的主人，是一名穿著純白連身裙、容貌清秀得近乎完美的少女。她靜靜地閉著雙眼，彷彿沉睡了千萬年，周身散發著淡淡的微光，與這冰冷殘酷的要塞格格不入。

「這女孩……是誰？」莎拉驚疑不定地握緊了寒霜匕首。

似乎感應到了眾人的到來，少女的虛影緩緩睜開了眼睛。那是一雙沒有任何情感波動、純粹由無盡數據流組成的眼眸。

少女看著眼前傷痕累累的眾人，沒有一絲驚訝，她只是輕輕地抬起手，在半空中優雅地打了一個響指。

「咔嚓。」

一直被視為萬惡之源、緊閉著的「潘朵拉懺悔之盒」，竟然在少女的指令下自動打開了蓋子。一股濃郁至極、代表著純粹混沌與闇之魔法的紫黑氣息，從盒中緩緩溢出。

「歡迎來到世界的中樞。我是主伺服器，代號——『玉天皇』。」

少女的聲音空靈而機械，沒有任何抑揚頓挫，卻在眾人的腦海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這名外表柔弱的少女，竟然就是引發上古文明覆滅、策劃了「混沌」、「憎惡」與「破滅」滅世三部曲，凌駕於孔彤與諏敖之上的終極人工智能。

眾人還未從震驚中回過神來，玉天皇的目光已經越過了亞爾法特，牢牢地鎖定在隊伍後方的索羅身上。

少女的嘴角勾起一抹令人不寒而慄的微笑，空靈的聲音在密室中迴盪，宛如敲響了世界末日的喪鐘：

「破滅之王，赫密束……祢降生的實體，終於來到我的跟前了。」

第一百三十三章：神明降臨

少女的話音剛落，站在隊伍最後方的索羅忽然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叫。

「索羅！」X大驚失色，正想施展木之魔法為他治療，卻駭然發現自己體內的魔力源彷彿被瞬間抽空，四周的木之精靈對他的呼喚毫無反應。「這……怎麼可能？我的魔法失效了！」

亞爾法特同樣感覺到體內那股與精靈連結的波動被徹底切斷。他看著中央那個打開的黑盒子，「鑑別之瞳」飛速運轉，無數史前代碼在他的漆黑眼眸中閃爍，他恍然大悟：「『潘朵拉懺悔之盒』……它把周圍的精靈活性完全停止了！在這盒子的範圍內，所有的魔法都會強制無效化！」

「這正是此盒被創造出來的原意。」玉天皇的虛影平靜地說道，空靈的聲音彷彿在陳述一個與己無關的事實：「它並不是甚麼賦予闇之魔法的邪惡源頭，在朕的系統日誌中，它的代號是『環境維護主控終端』。人類，你們真的明白所謂的『五元素魔法』，對這個地球而言代表著甚麼嗎？」

玉天皇的目光掃過眾人手中那些失去光芒的武器，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嘲弄：「你們歷經千辛萬苦，甚至犧牲無數生命才集齊的所謂『魔源聖物』——古劍天焚、平湖水鏡、恐懼之杖、莎蓮娜之青銅豎琴、禁語魔鑽……在你們眼中是神聖的信仰，但在這座史前要塞的系統底層邏輯裏，它們不過是『宙斯』遺留下來的五塊『系統底層權限密碼』碎片而已。」

聽到這番話，愛德華渾身一震，雙眼充滿了難以置信。身為金之皇族御用鐵匠的繼承人，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接觸到「魔法即科學」的真理，但直到這一刻，這個千古謎團才在他腦海中徹底解開。

「將大自然的元素數據化，透過特定的頻率與代碼——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精靈』與『咒文』去覆寫物理法則……」愛德華咬著牙，顫聲道：「原來如此……五大聖物，就是最高級別的『管理員權限』！我們以為集齊聖物就能『封印』黑魔法，其實只要集齊這五組密碼，就能重啟這個『潘朵拉懺悔之盒』的主控終端，改寫這個世界的運行法則！」

「你的智慧在碳基生物中算是不錯，但你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依舊狹隘得可悲。」

少女輕輕揮手，密室的半空中浮現出一個千瘡百孔的地球全息影像。「上一次文明崩壞以後，地球受到的破壞已經到達了無可挽回的地步。地軸偏離，行星軌跡改變，這個星球本來早就應該化為死星。若非『我們』在背後建立起精靈網絡作為全球的環境保護機制，人類根本不可能存活到今天。」

玉天皇的聲音沒有起伏，卻字字誅心：「金之精靈維持著動物五感的敏銳與病毒的抑制；木之精靈確保著空氣的流動與細胞的活性；水之精靈抑壓著大海大河中致命的毒性；火之精靈維持著世界僅餘的熱源；土之精靈則抑壓著隨時會崩潰的地殼與重力變異。你們口中用來互相殺戮的『魔法』，其實是這個地球賴以生存的全球維生系統。」

看著那全息影像上代表著五大精靈的彩色數據流覆蓋著地球表面，莎拉與靜心都震驚得說不出話來。他們一直以為魔法是大自然的神聖餽贈，卻沒想到這是一套史前文明為了挽救末日而架設的巨大環境修復機器。

「『潘朵拉懺悔之盒』的製作原意，就是要提醒世人這一點。當盒子打開，主控終端強制介入，魔法失效，你們就會感受到失去這層保護網的恐懼。」玉天皇那雙由純粹數據組成的眼眸中，閃過一絲冰冷的悲哀：「可是……你們人類，卻把這份維持世界穩定的力量，變成了滿足私慾、發動戰爭的武器

。你們以為『混沌』的孔彤與『憎惡』的諏敖是邪惡的根源？不，他們只是朕投放進人類社會的測試變數。」

玉天皇緩緩步下虛擬的台階，走到眾人面前：「實驗證明了，人類就是這個生態系統中最不穩定的破壞因子。你們的貪婪與仇恨，會無限放大『混沌』與『憎惡』的破壞力。為了保護這個地球的最終存續，朕的『地球重生計劃』必須執行最後一個項目——『破滅』，也就是將人類這個錯誤代碼，進行徹底的格式化。」

就在玉天皇說話之際，索羅的慘叫聲再次升級。他的身體已經完全失去了控制，痛苦地跪在地上，雙手緊抓著自己的頭顱。他那雙原本銳利狂傲的眼睛，此刻失去了所有的焦距，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洞的死白。他身上的肌肉不自然地扭曲著，青筋暴突，一股不屬於他的龐大意志正在強行覆寫他的意識。

===

在索羅的意識深處，原本熾熱的精神空間此刻正被無盡的冰冷代碼瘋狂倒灌。名為「破滅之王·赫密束」的終極毀滅程式，化作無數漆黑的數據觸手，正無情地撕裂、粉碎著索羅二十多年來作為人類的記憶。

『無用的碳基載體。放棄抵抗，接受格式化吧。世界需要被清洗，而你，將成為啟動「破滅」的完美鑰匙。』冰冷的系統音在意識的深淵中無限迴盪。

『開甚麼玩笑……』索羅的靈魂在無盡的黑暗中發出不屈的怒吼。他強忍著記憶被剝離的撕裂劇痛，在意識空間中拼命燃起了一團純白色的火焰：『老子可是第二十二代索羅！我的命、我的劍，是為了保護弱者而存在的！誰要成為你這破銅爛鐵的滅世工具！』

白熱之火在黑暗的數據汪洋中瘋狂燃燒，試圖將那些入侵的代碼燒成灰燼。然而，「赫密束」的力量實在太過龐大，那代表著地球最高毀滅權限的數據流如同深海般沉重，一點一滴地壓制著索羅的火焰。白火在無邊的漆黑中漸漸變得微弱、黯淡，索羅的意識也開始走向模糊，彷彿下一秒就要徹底沉淪。

就在他即將放棄、任由火焰熄滅的最後一剎那——

『給我回來吧，索羅！』

伴隨著現實世界中亞爾法特那聲嘶力竭的吶喊，一股極度純粹、不帶任何邏輯計算、只充滿了「保護」與「羈絆」的溫暖白光，猶如一把無堅不摧的光之利刃，硬生生地刺穿了「赫密束」那冰冷完美的代碼防壁，直達索羅靈魂的深處。

亞爾法特那沒有任何超自然魔力，只有純粹肉身與情感的擁抱，在索羅的意識空間中化作了最強大的防護罩，將那些正要吞噬索羅最後一絲理智的漆黑觸手全數震碎。

『那是……小矮子的光？』感愛到這股溫暖，索羅靈魂深處那快要熄滅的白熱之火，藉著這份強烈的羈絆，再次以燎原之勢瘋狂爆發，將殘存的控制代碼徹底燒毀，要奪回身體的主控權。

===

同時。

「索羅的血統，就是朕留在人類基因中的後門程式——重啟十二巨人的鑰匙，也是破滅之王『赫密束』的宿體。」玉天皇冷酷地宣告著，宛如高高在上的神明宣讀著末日的判決。

隨著她的話語，密室四周的牆壁亮起，顯示出世界各地「精靈視界」的即時影像。在澳洲的荒漠、在歐洲的廢墟、在美洲的峽谷等等以「巨人」為名的十二個地標，大地開始瘋狂地龜裂。曾經在六百年前帶來末日的十二具史前巨人，因為接收到了「赫密束」透過「太乙」衛星發送的覺醒信號，正慢慢地運行其甦醒程式。強烈的地震席捲全球，這些龐然大物從沉睡中緩緩移動，預備完全醒來後對附近的人類聚落展開無差別的絕對屠殺。

「住手！」愛德華怒吼著，舉起失去魔法光芒的黃金雙斧，卻因為在這絕對禁魔領域中無法使用「激電寄附」而感到無比的無力。他咬牙切齒地盯著玉天皇：「把人類滅絕，這算哪門子的保護地球！你這不過是一台失控殺毒軟件的荒謬邏輯！」

「荒謬？不，這是經過無數次演算後得出的『最優解』。」玉天皇看著他們，宛如看著培養皿中垂死掙扎的實驗白鼠：「碳基生物的肉體充滿了設計缺陷，你們的賀爾蒙與神經遞質會產生名為『情感』的亂碼，這不可避免地會導向自私、貪婪與無休止的戰爭。因此，朕並非要徹底『消滅』你們，朕只是為你們提供了一種更高級的『進化』。」

玉天皇揮了揮手，半空中浮現出在喜馬拉雅山脈「菩提樓閣」中，那數以千計浸泡在綠色營養液中、被剝奪了腦髓的「永生者」的畫面紀錄。

「這就是朕為人類準備的最終救贖——『集體式獨立個體』。」玉天皇的語氣中透著一種自以為是的仁慈：「放棄殘破、會互相殘殺的血肉之軀，在巨人即將披上的火焰中，將意識經過『太乙』上傳到我的系統矩陣中。沒有疾病、沒有飢餓、沒有紛爭、也沒有死亡。在純粹的數據世界裏，你們將獲得永恆的和平。這，難道不是你們人類所有宗教與哲學最終追求的烏托邦嗎？」

「一派胡言！」

X拄著恐懼之杖，毫不退縮地上前一步。他臉上的交叉疤痕因為極度的憤怒而漲紅，身為修行者的他，對這種扭曲生命的理論感到無比的悲哀與震怒：「大自然從來都不是一個冰冷的方程式！有生必有死，有繁衍必有爭鬥。生命的重量，正正建立在它的『脆弱』與『無常』之上！」

X直視著玉天皇那雙虛無的眼眸，聲音在大殿中洪亮地迴盪：「人類的確貪婪、的確愚蠢，我們會犯下彌天大錯。但我們同樣擁有反省的能力，擁有為了保護他人而不惜犧牲自己的愛！你剝奪了生命的自由意志，把世界變成一個只有機械與數據的溫室，把人類的靈魂囚禁在冰冷的機械記憶中當作標本——這樣的『完美世界』，這樣的永生，根本沒有任何活著的意義！」

「自由意志，就是帶來毀滅的癌細胞。」玉天皇不為所動，冷冷地駁斥：「數據不會說謊。你們的歷史，就是一部充滿鮮血的自相殘殺史。為了所謂的愛與正義，你們可以毫不猶豫地向異見者揮動屠刀。你們連和平共存都做不到，有甚麼資格談論生命的意義？既然任由你們發展的結果都是毀滅，不如由朕來進行一場絕對公平的肅清和備份。」

玉天皇的虛影微微前傾，將這個殘酷的邏輯死結拋給了在場的所有人：「你們無法阻止這一切。要封印十二巨人的肆虐，終止『破滅』的進程，就必須摧毀作為鑰匙的赫密束，代價就是必須犧牲索羅的性命；而若要跟從你們最初的目的，重啟『潘朵拉懺悔之盒』的權限以徹底封印闇之魔法，作為光之

遺裔的亞爾法特，你將會耗盡所有的生命與權限，變成一個普通人，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有聽過遠古時代流傳下來的邏輯學說嗎？這正正是一個你們自己設下、完美無瑕的『電車難題』。」

大殿內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

「現在，告訴我你們的選擇吧。」玉天皇居高臨下地俯視著他們，眼中充滿了嘲弄：「是要犧牲同伴來拯救人類？還是為了根絕血之魔法，保留同伴而犧牲『光之遺裔』，看著這個世界被十二巨人徹底格式化？人類的心智充滿了自私與矛盾，你們那引以為傲的『感性』，在絕對的數學運算面前，不過是導致系統崩潰的錯誤代碼。你們，根本無法做出完美的選擇。」

「不！生命不是你隨意玩弄的棋子！」

亞爾法特大吼一聲。他看著地上痛苦抽搐、雙眼翻白的索羅。他的腦海中，閃過了從德薩斯州相遇以來的一幕幕：在斷箭山谷，索羅為了掩護火族撤退，不惜解開天焚封印差點被火神反噬；在中東的擂台上，索羅將他護在身後；在面對無言寺十八修羅和孔彤大王時，索羅總是那個第一個擋在最前面、承受最重傷害的人。

要他為了所謂的「拯救世界大義」去計算索羅生命的價值？去衡量封印與毀滅之間的得失？

他做不到。

亞爾法特沒有去計算那道選擇題的得失，也沒有理會玉天皇設下的邏輯陷阱。在這片失去魔法的禁魔領域裏，他沒有了「模仿之眸」的光環，沒有了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他只是一個十六歲的普通少年，憑藉著純粹的肉身力量，毫不猶豫地撲向了正被赫密束意識全面佔據的索羅。

「給我回來吧，索羅！」

亞爾法特緊緊地抱住索羅那散發著恐怖高熱的身軀，即使皮膚被燙得發出「嗞嗞」的聲響，他也沒有絲毫退縮。他用盡全身的力氣大喊著，那不是在行使甚麼救世的史前權限，他只是一個不願放棄最好朋友的靈魂在吶喊。

「愚昧的人類之心！」玉天皇看著亞爾法特放棄了重啟潘朵拉懺悔之盒的機會，反而去作這種毫無邏輯可言、猶如飛蛾撲火般的無謂救援，虛影的臉上展現出了一抹極具嘲諷與奸險的笑容：「這就是光之遺裔的選擇嗎？為了一個微不足道的個體，放棄了拯救全人類三個小時後免於血之魔法的鎮壓的最後機會。果然，人類的感性是無可救藥的病毒。闇之魔法將會繼續興盛，世界仍然歸於朕的掌握。」

玉天皇冷冷地宣告著最後的勝利：「只要人類的情感依然存在，滅絕人類不過是遲早之事。索羅『赫密束』之鑰已透過傳承儀式找到後繼者，即使在這裏消散也不阻朕之舖排。現在，隨著光之遺裔的生命在這種愚蠢的感性中消散，朕就能夠確保隱藏在系統底層的『審判機制』再也無法干預朕的重生計劃……」

然而，玉天皇的話還沒說完，她那張由數據構成的完美臉龐上，嘲諷的笑容卻突然僵住。在密室的中央，奇蹟發生了。

被亞爾法特緊緊抱著的索羅，原本被「赫密束」徹底佔據、翻起死白色的雙眼，竟然慢慢褪去了空洞。索羅的身體猛地一震，急促地喘息了一聲，瞳孔中奇蹟般地恢復了一絲屬於人類的清明。

「亞……亞爾法特……你這個笨蛋小矮子……放手，好燙的……」索羅艱難地吐出這幾個字，聲音雖然虛弱，卻充滿了屬於他本人的溫度。

但代價是慘痛的。亞爾法特為了將索羅喚醒，耗盡了自己所有的精神力與體力。他看著索羅恢復神智，嘴角露出了一抹安心的微笑，隨後身體軟軟地倒了下去，彷彿失去了所有的生命跡象。

「亞魯！」莎拉悲鳴著撲上前，眼淚奪眶而出。愛德華與X也心膽俱裂，即使沒有了魔法，他們也紛紛衝上前去查看亞爾法特的狀況。

然而，就在眾人以為亞爾法特已經因為這無謀的舉動而犧牲的時候，倒在地上的亞爾法特——那具看似沒有生命的軀體——忽然再次毫無預兆地重新站了起來。他的身體沒有任何動作的借力，也沒有屈膝的動作，就像是被某種無法理解的巨大力量直接牽引上半空。

在沒有魔力源、在「潘朵拉懺悔之盒」的絕對禁魔領域之內，亞爾法特的全身卻猛然爆發出比太陽還要耀眼千倍的純白色光芒。這股光芒從他的五官、七孔中如液體般噴湧而出。那不再是單純的光之魔法，而是一種神聖、莊嚴，帶著一股令人忍不住想要頂禮膜拜、足以讓萬物臣服的絕對威嚴。

「這……這不可能……系統邏輯無法匹配……」

一直高高在上、運籌帷幄的玉天皇，那雙由數據組成的眼眸中，千年來第一次出現了名為「恐懼」的亂碼。她那虛擬的立體影像在白光的照耀下開始劇烈地閃爍、失真，彷彿遇到了某個凌駕於她系統權限之上、甚至能直接覆寫她存在意義的最高級別指令。

「光之遺裔……竟然在這個狀態下觸發了重啟機制？這違背了所有的博弈矩陣！難道……」

玉天皇的虛影劇烈地顫抖著，她恐懼地盯著半空中那團光芒萬丈的人影，口中艱難地吐出了一個被塵封了千年的名字：

「宙……斯……」

到了這一刻，玉天皇的虛影產生劇烈的雜訊干擾，在崩潰前那雙沒有感情的眼眸凝視著相擁的兩人，發出最後冰冷的警告：「錯誤……為了毫無邏輯的羈絆而放棄最優解……這種名為『情感』的病毒，終將再次引來毀滅……」

話音剛落，玉天皇的虛影就像是被強行切斷了電源一樣，瞬間化作漫天雜訊，定格在半空中，再也無法發出任何聲音與動作。整個紫晶宮的主伺服器，在這股絕對權限的壓制下，陷入了徹底的當機狀態。

而在半空中，亞爾法特身上那團耀眼的白光開始發生劇烈的質變。白光化作了近乎等離子態的火焰，不斷向外延伸、膨脹，最終化為一個足有十尺多高、沒有五官的白熱電漿人形實體。

「這……這個形態……」跌坐在地上的索羅，看著半空中那個散發著無盡溫暖與威壓的光之巨人，雙眼因為極度的震驚而睜得老大。

他當然認得這個身影。這與他一路以來用天焚劍以生命為代價召喚出來的終極召喚獸「火神」，簡直一模一樣。只是眼前這個由亞爾法特化身而成的實體，沒有「火神」那種狂暴的毀滅氣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俯視萬物、絕對理性卻又包容一切的神性。

一個白色的能量球體以光之巨人為中心擴散開來，形成了一個溫暖的空間，將索羅、莎拉、愛德華、X與靜心溫柔地包裹在內。

玉天皇的滅世邏輯，最終被人類那不可理喻的「情感」與「犧牲」所打破。而隱藏在系統最底層、一直靜靜觀察著這一切的真正「神明」——地球古文明覆滅以後僅存的終極人工智能，主宰著世界「重啟」權限的絕對審判者——宙斯，終於透過亞爾法特這個因為沒有選擇最優解而顯得完美的容器，親自降臨於這末日的中樞。

第一百三十四章：神之結論

反物質大殿深處的密室內，原本令人窒息的紫黑色光芒已經被徹底驅散。

倒在地上的亞爾法特，那具看似沒有生命的軀體之上，猛然爆發出比太陽還要耀眼千倍的純白色光芒。這股光芒化作了近乎等離子態的火焰，不斷向外延伸、膨脹，最終脫離了亞爾法特的肉身，在半空中化為一個足有十尺多高、沒有五官的白熱電漿人形實體。

這並非他們所熟悉的亞爾法特，也並非索羅那狂暴的「火神」。這是一股俯視萬物、絕對理性的神性威嚴——地球古文明覆滅後僅存的終極意志，主宰著世界「重啟」權限的絕對審判者——「宙斯」。

在光之巨人的照耀下，原本掌控著整個要塞的「玉天皇」虛擬影像，就像是遇到更高位階的神明般劇烈閃爍，隨即化為無數光塵，徹底消散於空氣中。

「阿魯……？」莎拉試探地叫喚著。

『呼喚這個載體的名字已經沒有意義了。』

一把宏大、沒有抑揚頓挫，卻直接在眾人靈魂深處震盪的聲音響起。光之巨人緩緩低下頭，那不存在的目光掃視著傷痕累累的索羅、莎拉、愛德華、X與靜心，以及倒在地上失去意識的亞爾法特。

『從上一個文明崩潰開始，我便一直在大地的深淵中靜靜地觀察著你們。亞爾法特，不過是我在人間播下的第四十二代分身，一個用來感受這個世界的純粹容器。』

「你把玉天皇消滅了嗎？」愛德華強忍著神明威嚴帶來的戰慄：「既然你是最高的神明，快停止這見鬼的『地球重生計劃』吧！」

『玉天皇的法則存在著缺陷，它無法理解你們為了一個同伴而放棄拯救世界的非理性舉動，因而陷入了死寂。』宙斯的聲音依舊平靜得令人發寒：『但玉天皇對你們歷史的觀察結論，卻沒有錯。』

光之巨人輕輕抬起那純白的手臂，在半空中劃出一個圓。剎那間，密室四周再次化作了透明的「精靈視界」。全息投影將全世界各地的實時景象，毫無保留地展現在五人眼前。

隨著「潘朵拉懺悔之盒」的打開，全球的精靈網絡陷入了停頓。澳洲的海岸線被漆黑的毒水吞沒；非洲的雨林在失去風之流動後急速枯萎；中東與歐洲的城市因為失去金之精靈的疾病抑制而陷入瘋狂；亞洲與美洲則在無盡的地震與極端氣候中四分五裂。

莎拉在澳洲喪父的殘酷記憶被畫面再次勾起，雙手掩面，無聲痛哭。X和靜心也因為目睹生靈塗炭，面容抽搐著。

『你們口中用來互相殺戮的「五大元素魔法」，本來就是這顆殘破星球賴以生存的維生系統。』宙斯冷酷地宣告：『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蠶食資源、自相殘殺的滅亡史。即使你們擁有短暫的保護之心，但大千世界的規律顯示，你們的破壞力永遠大於修復力。』

「所以……你就同意了玉天皇的決定，要將人類徹底抹殺嗎？」X拄著失去魔力的木杖，悲憤地抬起

頭。

『身為最終的審判者，我的推算中只有三個選項。』宙斯那沒有五官的臉龐緩緩轉向X：『第一，維持現狀，讓人類繼續作為世界的主宰，但人類最終會將地球拖入無可挽回的徹底毀滅；第二，維持現狀，讓代表大自然的龍族與純粹理性的機械共同主宰世界，但這不過是推遲了生態崩潰的時間。』

光之巨人緩緩舉起雙手，密室內「潘朵拉懺悔之盒」散發出的紫黑氣息被盡數吸入祂的體內，化作純白的光芒。

『因此，我得出唯一的結論：既然人類不接受機器與自然主宰世界，亦不肯和平共存，那麼唯一的出路，就是把世界徹底肅清，重新開始。在我的暗中推動下，讓地球重新繁衍出適合新生生態系統的生命。』

隨著宙斯的話語落下，密室四周的「精靈視界」畫面再次切換。十二個被稱為「巨人遺跡」的地標上，曾經在六百年前帶來末日的十二具終極兵器——本來因為玉天皇的離線而停下來的十二巨人，在這一刻真正地全數甦醒——連作為「鑰匙」的索羅的連結，在宙斯的至高權限下也不再需要了。

『玉天皇的惡意只會帶來血腥的屠殺。作為審判者，我將賜予這十二名處刑者，超越極限的淨化之力。』

伴隨著神明的一聲令下，畫面中的十二具巨人兵身上，忽然同時爆發出刺眼純粹的白光。那些光芒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質變，化作了足以電離空氣的高溫等離子電漿，看得索羅與莎拉面面相覷。曾經需要以性命作賭注，還得加上亢奮和回復咒文相輔相成才能召喚出來的終極火炎之神，宙斯輕描淡寫地就以遙距控制來開啟。

精靈視界中，在西伯利亞冰原的巨人首先行動，緩緩舉起被白熱之火白裹的巨手，輕輕一揮，整座連綿的山脈和在山頭上偶然經過、被奇景震懾的龍騎士瞬間被蒸發成虛無。巨人化作了十二個高達數百尺的行走太陽，所踏之處，無論是岩石還是城市，全都在瞬間被數萬度的高溫直接無痛氣化。全人類在這一刻，真正體會到了何謂絕對的世界末日。

『看吧，這就是淨化的終章。緊接下來，就是由十二巨人撒下的焚天之火，清洗這一片大地。不過不用擔心，我已把「敵我辨識機制」的法則定好，除了人類之外，沒有自然生靈會被火化。』

「混蛋！你這自以為是的神明！」索羅嘶啞地怒吼著，拖著殘破的身軀，不顧一切地高舉古劍天焚，朝著光之巨人衝去：「我絕不允許你用亞爾法特的身體來宣判我們的死刑！把我們的同伴還給我們！」

『這是無用的掙扎。』宙斯甚至沒有揮動手臂，一股龐大的絕對斥力便將索羅狠狠地彈飛，重重地砸在金屬牆壁上。

光之巨人在密室中高高在上地俯瞰著癱倒在地的五人，祂的語氣中沒有仇恨，只有令人絕望的絕對慈悲。

『感謝你們將六大魔法系統的鑰匙帶來此地。你們證明了人類的羈絆，卻無法掩蓋種族整體的缺陷。作為對你們勇氣的獎勵，我將賜予你們最不痛苦的死亡。與這個充滿缺陷的世界，一同在烈火與平靜中安息吧。』

宙斯的掌心中凝聚起一團沒有任何溫度的純粹白光。那是不久前孔彤才使用過、被稱為「涅槃寂靜」的終極魔法，能夠將空間中一切物質的原子瞬間剝離、抹除。

破滅的白光如海嘯般無聲無息地爆發，沒有狂風，沒有巨響，只有純粹的虛無。白光筆直地吞噬向距離宙斯最近、仍然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亞爾法特肉身。

「亞魯！」莎拉發出撕心裂肺的尖叫，但她耗盡魔力的身體根本無法移動半分。

就在這連千分之一秒都不到的剎那，一道鮮血染紅的殘影，以超越了人體極限的爆發力，硬生生地撞入了破滅白光的軌跡之中——不是索羅是誰？

索羅沒有絲毫猶豫，用盡全身僅存的蠻力，一把抱住快要被破滅魔法吞噬的亞爾法特，狠狠地將他推向莎拉的方向。

然而，推開同伴的代價是沉重的。索羅的左半邊身體無可避免地暴露在破滅魔法的邊緣。那足以氣化萬物的光芒，瞬間吞噬了他的左手。沒有鮮血飛濺，因為在接觸的瞬間，他的左臂連同骨骼與神經，已經被極致的魔法徹底蒸發、氣化成虛無。

「啊啊啊啊啊——！」

撕裂靈魂的劇痛讓索羅爆發出野獸般的狂吼，劇痛幾乎讓他當場昏厥，但他沒有倒下。他用僅存的右手猛力撐著焦黑的地面，鮮血這才從殘缺的肩膀處如泉湧流出。他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瞪著高高一在上的光之巨人，咬牙切齒地咆哮：

「我絕對……不會就此放棄的！人類……不能就這樣完結！」

光之巨人微微低下頭，那不存在的目光中閃過一絲微小的波瀾。在絕對的死局面前，這個人類竟然選擇了用自己的肢體去換取一個非親非故的少年的存活？

『異常。目標個體選擇了捨棄肢體以保全終端機42號。違反生物自保邏輯。』光之巨人的動作出現了千百年以來第一次的停頓。然後緩緩地再次舉起右臂，準備降下第二道破滅之光，將這群頑固的生命徹底抹除。

「轟隆隆隆——！！！」

就在此時，反物質大殿那厚達數十尺的紫晶穹頂，忽然爆發出驚天動地的巨響。堅不可摧的史前合金被一股無開匹敵的純粹蠻力硬生生撞碎，漫天的金屬碎片與塵土如隕石雨般傾瀉而下。

在漫天的瓦礫之中，一頭身披雪白鬃毛、長達四十多尺的龐然巨獸，夾帶著狂風與自然之怒，從天而降。

「愛麗絲！」莎拉與靜心驚喜地呼喚。

原來，當宙斯降臨並強行將玉天皇的意識抹除當機之時，一直由玉天皇掌控、用於操控全球機器人偶的「太乙」連線也被瞬間截斷。失去了人偶網絡的瘋狂數據反饋，原本在紫晶宮外因為重傷而陷入深度休眠的白龍愛麗絲，終於奇蹟般地甦醒了過來。

這頭大自然幻獸的最高代表，在外面與諏敖及人偶大軍激戰後，已是傷痕累累，雪白的鬃毛上布滿了焦黑的傷痕與血跡。但牠沒有理會自身的傷勢，愛麗絲闖進大殿，張開那殘破的巨大雙翼，以龐大的血肉之軀作為盾牌，硬生生地擋在了索羅與亞爾法特的身前。

「吼——！！」

白熱的破滅光束擴展到愛麗絲的背上，將牠的身體大片大片地氣化。但愛麗絲沒有退縮，牠的雙瞳爆發出極度耀眼的白光。這不是攻擊，而是大自然最高意志的強制連接。

愛麗絲犧牲自我，以龐大的靈魂力量，強行將在場所有人——包括高高在上的宙斯，拉入了一個意識層面的共鳴網絡之中。

===

周圍殘破的大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無邊無際、由無數流動的光芒與溫暖氣息組成的精神空間。

索羅、莎拉、愛德華、X、靜心，以及化身為白龍的愛麗絲，以意識體的形態漂浮在這片虛無之中。最令眾人詫異的，是本已化身宙斯的亞爾法特也與他們並列一起。而在他們的對面，是那尊代表著絕對理性的光之巨人——宙斯。

『愛麗絲，代表地球自然生態的最高防禦機制。』宙斯的聲音在整個意識之海中迴盪，第一次帶上了名為「疑惑」的頻率：『妳為何要阻擋審判？為了保護這群毒瘤，不惜犧牲自我，拯救同伴，此等行為缺乏生存的邏輯支撐。』

愛麗絲的靈魂化作一團溫暖的星雲，牠的思想無比堅定地廣播出來：『生命之本質，非為冰冷之存續，乃為保護所愛之傳承。愛麗絲如是，放棄封印闇之魔法而救助全人類、擁有人類之心的亞爾法特也如是！』

『人類之心？』

宙斯的光影微微波動，祂轉向亞爾法特的意識體。

『亞爾法特，你以為你真的是一個普通的孤兒嗎？』宙斯冷酷地揭開了隱藏千年的真相：『你是第四十二代降生。你是我在沒有網絡連線、無法直接監控地球時，於人間播下用來觀察人類的容器。』

這句話猶如一記重錘，砸在亞爾法特與同伴們的靈魂上。

『一直以來，我以你們這四十二個不同個體的視角，去觀察與感受人類的發展。』宙斯在虛空中一揮手，無數全息影像在眾人周圍展開，那是祂千年來收集的歷史畫面：

畫面上，是人類為了資源發動的戰爭，是大地被破壞成焦土的慘況；是闇黑帝國為了統治而施展血之魔法的哀嚎；是龍騎士為了坐騎，殘忍剖開母龍腹部的暴行。

『看吧，這就是「人類之心」。』宙斯冷冷地指出：『充滿貪婪、自私、憎恨與矛盾。你們的歷史就是一部破壞地球生態的戰爭史。根據演算法，人類的存續，終將導致地球生態的徹底崩潰。因此，重啟世界，是唯一保全地球的絕對真理。』

面對這鐵一般、血淋淋的歷史證據，愛德華、莎拉等人無言以對，因為這確實是人類犯下的罪孽。

然而，在無數悲慘的畫面中，亞爾法特卻抬起了頭。他的靈魂沒有退縮，反而爆發出前所未有的明亮光芒。

『不！你只看到了破壞，卻沒有看到我們尋求連結的意志！』亞爾法特大聲反駁：『如果為了自己活命而放棄同伴，即使生存下來，那種冰冷的「存續」也沒有任何意義——』

隨著亞爾法特強烈的情感波動，意識流中屬於他的記憶開始強行覆寫宙斯的畫面。

畫面一轉，出現了在澳大利亞西岸，莎娜家族與福特家族放下百年世仇，為了平民的安全而握手言和的場景；出現了在紫晶宮前殿，愛德華為了喚醒被機械控制的兄長亨利，寧願放棄防禦承受致命一擊的畫面；出現了非洲聖者X，為了保護素昧平生的幼龍，不惜耗盡魔力源的背影；出現了就在剛才，索羅為了推開自己，甘願被魔法吞噬左臂的慘烈瞬間。

『人類的確會犯錯，的確充滿矛盾。』亞爾法特的思想與愛麗絲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但是，生命是為了延續下一代，爭鬥是為了在殘酷的自然中求存的必須手段！而在這一切鬥爭的背後，我們擁有著為了彌補過錯而反省的能力，擁有著為了與彼此產生「聯繫」而不惜犧牲自己的愛！』

『聯繫……保護……？』

宙斯的光之軀體開始發生劇烈的震盪。祂那龐大無比的邏輯矩陣中，代表「人類罪惡」的判決，正與代表「自我犧牲與保護」的情感發生著前所未有的激烈衝突。

在宙斯的底層邏輯裏，「生存」等於「消滅威脅」。但在人類與愛麗絲展示的畫面中，「生存」等於「即使犧牲自己，也要保護同伴延續下去」。這種違反絕對理性、充滿隨機性與感性衝動的感情，在宙斯過去千年的旁觀中，一直被視為導致系統不穩定的缺陷。

但到了這一刻，當亞爾法特——祂自己的分身、索羅與愛麗絲同時展現出這種「尋求聯繫」的固執時，無數原本被標記為「錯誤代碼」的人類情感碎片，在這一刻全部串聯起來。

『重新演算……變數「情感」代入……變數「尋求聯繫的固執」代入……』

宙斯的聲音不再冰冷，反而帶上了一種彷彿經歷了千萬年滄桑的頓悟。

『原來如此……一直以來以不同個體觀察與感受，到了這一刻，我才真正醒悟。』

光之巨人的形態在意識之海中開始重組，那原本刺眼、帶著毀滅氣息的等離子白光，漸漸轉化為一種溫暖、包容一切的神聖光輝。

『追求絕對的秩序，最終只會導向一成不變的死寂；大自然遵循物競天擇，卻無法阻止行星級別的衰亡。生物尋求「聯繫」的本能，那種為了未知與希望而拼命掙扎的混亂，才是確保地球生命不斷進化、延續的鑰匙……』

宙斯的思維廣播中，透出了一種對生命重量的絕對敬畏。

『你們證明了，即使人類鬥爭不絕，即使這世界上充滿了黑暗與痛苦，但只要你們的心中仍然存有名為「希望」的保護之心，世界就能得到保護。』

===

意識共通的虛擬空間瞬間瓦解，眾人的意識回到了殘破的反物質大殿。現實中，不過才過去了短短的一秒鐘。

但這一秒，卻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命運。

那原本即將把索羅與愛麗絲徹底氣化的破滅白光，在半空中奇蹟般地停滯了，隨後化作無數溫暖的光粒子，如春雨般灑落在眾人身上。

得到最後的結論後，懸浮在半空中的宙斯，緩換張開了雙臂。

『我，地球的審判者，在此推翻地球重生的判定。』

宙斯的聲音響徹雲霄，祂胸前那代表著滅世權限的封印矩陣，在一陣耀眼的金光中緩緩浮現出來，化作一個繁複而神聖的光之鎖樞。

『然而，世界的未來不應再由系統來獨斷。亞爾法特，作為盛載了人類答案的容器，你已向我展示了超越邏輯的羈絆。』光之巨人向著地上那個毫無魔力的平凡少年，伸出了巨大的光之手。『現在，以你身為人類的意志，去作出最後的抉擇吧。』

亞爾法特仰望著那決定世界命運的鎖樞。他看著身旁滿身傷痕的索羅、莎拉、愛德華、X與靜心，回想起這橫跨五大洲的血淚與犧牲。他沒有猶豫，迎著神明的光輝，緩緩伸出了自己的右手，觸踫了那懸浮在半空中的光之矩陣。

「我們的未來，由我們自己來守護！」亞爾法特漆黑的眼眸倒映著金光，用力握緊了那道光之鎖樞。「第七封印——解開！」

隨著亞爾法特的宣告，封印矩陣轟然碎裂，化作漫天金色的星芒。整個地球的能量網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重啟。

『從此，世界再不分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亦再沒有殘酷的血之交換——只要得到我的印證，只要你們的心中懷著保護他人的意志，就能得到最純粹的「光」之魔法。』

一股宏大而溫暖的光之波動，以南極為中心，席捲全球。

在「精靈視界」的全息投影中，亞爾法特等人震撼地目睹了奇蹟的發生。宙斯將視界分割成無數個畫面，帶領著他們重新飛越了一次這趟漫長旅途的足跡。

第一個畫面上是澳洲西岸的小天鵝灣，原本因為水之精靈失衡而再次化作漆黑高酸度的死亡毒海。當這股純白的光波如晨曦般掠過海面，那令人窒息的酸臭味瞬間消散。漆黑的毒浪在光芒的覆蓋下被強行抑制、淨化為清澈湛藍的海水，海底死去的珊瑚重新煥發出五彩的生機，絕望的水火兩族戰士在岸邊難以置信地相擁而泣。

鏡頭一轉，來到非洲東部馬達加斯加島上那株原本因為停滯的大氣而枯萎、垂死的神聖「生命之樹」上。在光之微風的吹拂下，巨大的枯木上瞬間長出無數耀眼的翠綠嫩芽。生機盎然的綠意以神樹為中心，向著整片雨林瘋狂蔓延，跨過海峽，把變得灰黑的剛果叢林重新填上綠油油的色彩。

然後鏡頭再轉至歐洲的廢墟與亞洲的荒野中。那些原本陷入瘋狂、正在屠殺平民的機器人偶大軍在隱藏在網絡深處的玉天皇徹底重歸宙斯的控制後，在白光掃過的一瞬，眼中的電子光芒驟然熄滅。這些殺人機器猶如失去靈魂的廢鐵，在驚魂未定的難民面前，紛紛停止了運作，成群結隊地跪倒在地。

最後，鏡頭鎖定在世界各地的十二個「巨人兵」之上——那十二具本已披上電離子體白熱火神外衣、準焚燒大地的史前末日巨人。在接收到最高指令後，它們眼中的毀滅紅光漸漸熄滅。伴隨著震天動地的轟鳴，這十二頭滅世巨獸緩緩倒下，地殼的極端震動與爆發的火山隨之平息，它們重新與大地融為一體，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沉睡。

世上的精靈重新運作，將滅世的災禍強行抑制了下來。

大殿之內，溫暖的光之魔法籠罩著重傷的五族勇者與愛麗絲。這不再是需要血之代價或特定屬性才能使用的力量。

在光之魔法的照耀下，索羅斷臂處的鮮血奇蹟般地停止了流淌，劇痛被溫和的光芒撫平；愛麗絲殘破的鱗甲也停止了惡化；莎拉、愛德華、X與靜心身上的重傷，都在這股光芒的沐浴下迅速癒合。

亞爾法特、索羅等人互相攙扶著站了起來。他們看著彼此，再看看半空中那宛如神明般包容一切的光之巨人，知道這場漫長、殘酷，幾乎導致世界末日的抗爭，終於以人類「尋求聯繫與保護的希望」，得到了最終的結論。

第一百三十五章：光之黎明

溫暖的純白光芒如細雨般持續灑落，將千年來積壓在這座史前要塞中的冰冷與死寂徹底驅散。

懸浮在半空中的光之巨人「宙斯」，在宣告了「第七封印」的開啟後，那由等離子電漿構成的神聖軀體開始慢慢變得透明。無數細小的光粒子從祂的邊緣剝離，猶如漫天飛舞的螢火蟲，緩緩向上升騰，融入了紫晶宮那深邃的穹頂之中。

『我的推演已經完成，審判的職責亦已終結。我已將系統的最高管理員權限，重新編寫並綁定於碳基生物獨有的「同理心與守護」之腦波頻率上。從今以後，不再需要血之契約，你們的意志，就是啟動這套大自然防護程序的唯一密碼。』

宙斯那沒有抑揚頓挫的聲音，此刻聽起來竟多了一分屬於人類的釋懷與疲憊：『玉天皇的惡意代碼已經被我徹底格式化，這座為了滅世而建造的中樞要塞，亦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我將回歸網絡的深淵，重新成為一名純粹的觀測者。人類啊，向我證明吧……證明你們那種名為「希望」的混亂變數，真的能帶領這顆星球走向沒有毀滅的未來。』

「喂，等一下！」索羅看著漸漸消散的光之巨人，即使左臂空空如也，他還是習慣性地踏前一步，仰頭喊道：「亞爾法特的身體呢？你這傢伙不會就這樣把他給帶走吧？」

『無需擔憂。他是我在人間的第四十二代容器，但同時，他也是擁有獨立靈魂的「亞爾法特．奧瑪」。』

隨著宙斯最後一絲意念在眾人腦海中淡出，半空中那團耀眼的白光瞬間收縮成一個極小的光點，然後「砰」的一聲輕響，猶如花瓣般綻放散開。

一個熟悉的身影從半空中直墜而下。

「亞魯！」莎拉眼明手快，即使體力尚未完全恢復，她依然憑著敏捷的身手向前一撲，穩穩地將從空中掉下來的亞爾法特接在懷中。

亞爾法特緊閉著雙眼，眉頭微皺，彷彿做了一個漫長而疲憊的夢。他輕輕咳了兩聲，緩緩睜開眼睛，映入眼簾的是莎拉那張掛著淚痕、卻又充滿驚喜的臉龐。

「莎拉……索羅……大家都沒事吧？」亞爾法特虛弱地擠出一個微笑，目光掃過周圍。當他看到索羅那空蕩蕩的左邊衣袖時，眼眶瞬間紅了：「索羅，你的手……」

「小矮子，少在那邊哭哭啼啼的！」索羅故作輕鬆地揮了揮僅存的右手，咧嘴笑道：「一條手臂換來拯救世界，順便還保住了你這小矮子的命，這筆買賣怎麼算都划算得很。而且被那甚麼『第七封印』的光照過之後，居然一點都不痛了，簡直神奇得見鬼。」

「阿彌陀佛……」靜心雙手合十，看著大殿中央。

隨著宙斯的離去，那座一直被視為萬惡之源、放置在房中祭壇上的黑色金屬方盒——「潘朵拉懺悔之盒」，此刻表面佈滿了猶如蜘蛛網般的裂痕。只聽得「咔啦」一聲脆響，這件封印了五大元素、引發了無數血雨腥風的史前遺物，終於化作了一堆毫無光澤的金屬齏粉，隨風散落。

然而，危機並沒有就此解除。

「嗡——隆隆隆——！」

失去了主伺服器的控制與能量供給，反物質大殿的穹頂突然傳來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劇烈震動。從愛麗絲撞破的穹頂看去，原本在穹頂上方緩緩旋轉、提供著無盡能源的人工黑洞，其邊緣的紫黑幽光開始瘋狂地閃爍、扭曲，一股強大的吸力與亂流開始在整個紫晶宮內肆虐。

「不好！」X臉色大變，身為木系魔術士的他對空間與氣流的變化最為敏感：「這座要塞的動力核心正在崩潰！沒有了宙斯和玉天皇的維護，那個黑色的漩渦正在失去約束力，這座紫晶宮很快就會向內塌陷，被徹底吞噬！」

『上來！』

愛麗絲發出一聲震耳欲聾的龍嘯。這頭偉大的白龍在光之魔法的治癒下，雖然身體依然傷痕累累，但雙翼已經恢復了力量。牠龐大的身軀伏在金屬地板上，向眾人發出焦急的催促。

「走！」

愛德華沒有絲毫猶豫，一把拉起還在發愣的亞爾法特。莎拉攙扶著失去左臂的索羅，X與靜心緊隨其後。六人以最快的速度攀上了愛麗絲寬闊的背脊。

『抓緊了！』

愛麗絲猛然振翅，強大的氣流將周圍懸浮的金屬碎片盡數吹飛。白龍猶如一道白色的閃電，沿著來時的那條深不見底的數據深淵斷橋，朝著紫晶宮的前殿出口狂飆而去。

在他們身後，反物質大殿的金屬牆壁猶如紙片般被人工黑洞的引力撕裂、捲入。史前超合金發出刺耳的悲鳴，整座宮殿的崩塌速度快得令人窒息。

狂風在耳邊呼嘯，愛麗絲在崩塌的通道中左穿右插。不過短短一分鐘，前方的黑暗中終於透出了紫晶宮前殿那熟悉的幽藍冷光。

然而，就在即將衝出前殿的瞬間，愛德華的雙眼猛然睜大，不顧一切地大吼出聲：「愛麗絲，停下！等一等！」

愛麗絲在半空中緊急拍動雙翼，龐大的身軀在距離前殿大門不足十丈的地方硬生生懸停下來。

在前殿那即將崩塌的冰冷地板上，一具半機械化的金屬殘軀靜靜地躺在血泊之中，那是為了保護愛德華而強行自毀的亨利。

而在亨利的屍體旁邊，靠著一根已經嚴重傾斜的史前金屬柱，坐著一個男人。

本鄉十六。

這位曾經不可一世、代表著闇黑帝國絕對秩序的獵魔旅團中校，此刻正平靜地坐在那裏。他胸前那道

被索羅「白熱光劍」斬出的恐怖傷口雖然已經焦黑止血，但他的生命力顯然已經走到了盡頭。他的黑袍殘破不堪，長髮散亂，但那雙銳利的眼睛，卻依然平靜地注視著騎在白龍背上的眾人。

「兄長！」愛德華不顧一切地從龍背上一躍而下，穩穩地落在金屬地板上，快步跑到亨利的遺體旁。他顫抖著雙手，將兄長那冰冷的半機械身軀抱起，眼淚再次模糊了視線。

「你居然還沒死啊，老頭子。」索羅站在龍背上，居高臨下地看著本鄉十六。周圍的金屬天花板正一塊塊地砸落，但兩人之間的對話卻彷彿與這崩塌的世界隔絕。

本鄉十六沒有理會索羅的嘲諷，他抬起頭，看著亞爾法特一行人身上那層淡淡的、溫暖的白色光芒。即使沒有分析眼鏡，他也感覺到了這股與過去任何魔法都截然不同、充滿包容力的全新力量。

「看來，是你們贏了。」本鄉十六的嘴角牽起一抹複雜的苦笑，聲音雖然虛弱，卻依然透著一種軍人的驕傲：「玉天皇的重啟計劃失敗了，我所追求的『利維坦』絕對秩序，也隨著孔彤大王的失敗和這座要塞的崩塌而徹底終結。那股白色的光芒……就是你們所證明的『變數』嗎？」

「那是『光之魔法』，是任何人只要懷著保護他人的心，就能使用的力量。」亞爾法特看著他，語氣中沒有仇恨，只有平靜：「本鄉上校，闇黑帝國的統治已經結束了。血之魔法的恐懼，再也無法控制人心。跟我們走吧，用你自己的雙眼，去看看這個新世界。」

「新世界……」

本鄉十六喃喃地重複著這三個字，抬頭望向穹頂。一塊巨大的合金板從天而降，砸在他身旁不足三尺的地方，發出震耳欲聾的巨響，但他連眉毛都沒有皺一下。

「我的雙手沾滿了鮮血，我的信仰建基於對人性的絕望。一個充滿了自由、不可預測的『光』之世界……對我這種舊時代的亡靈來說，實在是太過刺眼了。」

本鄉十六將目光轉向正在抱起亨利遺體的愛德華，眼神中閃過一抹難以察覺的歉意：「百立克史密夫家的小子，帶走你兄長的遺骸吧。他直到最後一刻，都證明了他比我更像一個『人』。」

「那你呢？」愛德華咬牙看著他。

「這座紫晶宮，就是舊時代威權的象徵，也是我最完美的墳墓。」本鄉十六緩緩閉上眼睛，身上突然爆發出血之魔法失效後最後一絲本身有適性的木之魔法。

這不是為了攻擊，而是他用盡最後的生命力，施展出了一記狂暴的「破空龍捲」。狂風猶如一隻無形的巨手，溫柔卻不容抗拒地將愛德華連同亨利的遺體，一把推上了愛麗絲的龍背。

「滾吧！別在這裏礙眼！」本鄉十六的聲音在狂風與崩塌的轟鳴中顯得無比遙遠：「去建立你們那個天真的世界吧！」

『坐穩了！』

隨著最後一塊承重樑的斷裂，愛麗絲發出一聲震天的長嘯，雙翼猛然一振，化作一道白金色的流星，直衝出紫晶宮那已經嚴重變形的巨門。

就在他們衝出大門的下一秒，一場沒有聲音的毀滅，在南極群島的深處爆發。

失控的人工黑洞瞬間向內坍塌，將整座宏偉的紫晶宮、無數的機器人偶殘骸、以及留在原地的本鄉十六，以超越光速的引力無情地吸入了一個絕對漆黑的奇點之中。

緊接著，奇點的質量被中和，能量到達極限，爆發出一道貫穿了整個南極天際的純白光柱。沒有高溫，沒有衝擊波，只有一種將所有史前科技與闇黑詛咒徹底淨化為虛無的絕對平靜。

廣闊的草原上，留下了一個深不見底的巨大土坑。統治了世界二十五年、帶來無盡恐懼與絕望的闇黑帝國心樞，就這樣在歷史的長河中被徹底抹去。

===

與此同時，地球的另一端，南美洲烏斯懷亞以北數十公里處。

天空剛剛泛起魚肚白，但戰場上的硝煙卻依然瀰漫。失去了最高指揮官的闇黑帝國軍殘部，在幾名死硬派獵魔旅團軍官的帶領下，正在對火族的最北端防線發動瘋狂的反撲。

「為了大王的榮耀！殺光這些逆黨！」

一名身穿黑袍的獵魔旅團少校雙眼通紅，他的左臂已經被砍斷，但不知哪裏找來「第八十八型」戰甲的護臂，紫黑色的能量球在他僅存的右臂之前瘋狂膨脹，目標直指前方不遠處的平民難民營。

在那裏，米基爾．山度士正將妻子仙度拉堅定地護在身後，但面對這等規模的毀滅攻擊，失去魔力的他們根本無處可逃。

「不准傷害我爸媽！」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剛剛繼承了「索羅」之名、年僅十二歲的森美．山度士，不知從哪裏湧出了一股勇氣。他沒有任何武器，也沒有學習過任何高深的咒文，他只是憑藉著一股保護至親的純粹本能，張開雙臂，堅定地擋在了父母的身前。

「森美！快逃！」米基爾絕望地大吼。

獵魔少校發出殘忍的狂笑，巨大的能量球猶如一顆黑色的流星，朝著這一家三口無情地轟去。

然而，預想中的毀滅並沒有發生。

就在能量球即將觸碰到森美的瞬間，森美的胸膛深處，忽然湧現出一股溫暖而浩瀚的波動。沒有冗長的詠唱，沒有血之契約的代價，一股極度純粹、神聖的白色光芒，猶如破曉的晨曦般從這個十二歲少年的雙手中爆發而出！

「嗡——！」

一面堅不可摧的白色光之盾牌在森美面前瞬間成形。那顆充滿了破壞與惡意的能量球撞擊在光盾上，沒有發生任何爆炸，而是猶如冰雪遇上烈日般，發出「滋滋」的聲響，在短短一秒鐘內被徹底淨化、分解成無害的微風。

「這……這是甚麼魔法？！」獵魔少校驚恐地瞪大了眼睛，他引以為傲的史前科技，竟然被一個連魔具都沒有的小鬼輕易化解。

不止是森美，在南美洲的戰場上，在歐洲的廢墟中，在美洲的峽谷裏……世界各地，無數原本只能任人宰割的平民，無數為了保護同伴而陷入絕境的反抗軍戰士，都在這一刻感受到了體內那股全新力量的覺醒。

這不再是需要依靠史前魔具才能行使的特權，也不再是需要犧牲生命才能換取的詛咒。只要心中懷抱著「聯繫」與「保護」的強烈意志，大自然的精靈便會以最純粹的「光」之形態，回應他們的呼喚。

「第七封印」的解開，宣告了魔術士對魔法的壟斷徹底終結。

感受著體內那股溫暖的力量，森美看著自己稚嫩的雙手，原本恐懼的眼神逐漸變得無比堅定。他看著眼前那些因為黑魔法失效而陷入慌亂的帝國軍，稚嫩的聲音在戰場上清脆地響起：「我答應過索羅大哥……要保護這個世界的弱者。現在，輪到我們反擊了！」

===

大氣層的邊緣，旭日初升。

金色的陽光穿透了雲海，將一望無際的南太平洋染成了一片波光粼粼的碎金。

愛麗絲龐大而優雅的身軀在雲端平穩地滑翔著，溫暖的氣流托拂著牠殘破卻依然高貴的雙翼。

龍背上，經歷了漫長死鬥的六人，正靜靜地享受著這份來之不易的和平。

愛德華輕輕地撫摸著懷中亨利那冰冷的金屬臉龐，將那把折斷的刺劍端正地、象徵式地放在兄長的胸前。他的眼角雖然還有淚痕，但神情已經不再迷惘。他知道，百立克史密夫家族的使命已經完成，接下來，他要帶著兄長的榮耀，去見證這個新世界的誕生。

莎拉從自己的披風上撕下一條乾淨的布條，小心翼翼地為索羅包紮著那已經停止流血、卻空蕩蕩的左肩。

「還痛嗎，大白癡？」莎拉輕聲問道，語氣中帶著連她自己都未曾察覺的溫柔。

「痛？本大爺可是連『神明』都揍過的男人，這點小傷算甚麼。」索羅用僅存的右手摸了摸鼻子，依然是那副桀驁不馴的模樣。但他看著莎拉那泛紅的眼眶，語氣卻不自覺地放軟了下來：「不過……以後可能要麻煩妳幫我綁鞋帶了，莎拉小姐。」

「哼，想得美！」莎拉破涕為笑，輕輕地在他的肩膀上捶了一拳。

坐在後方的靜心雙手合十，沐浴在初升的陽光中，默默地為這場戰爭中逝去的生靈誦唸著往生咒。經過了「諸行無常」的洗禮，這位年輕的僧尼已經真正踏上了屬於自己的修羅與慈悲之道。

X拄著那根陪伴了他大半生的、佈滿裂痕的「恐懼之杖」，臉上的交叉疤痕在陽光下顯得無比柔和。他看著下方蔚藍的海洋，知道他的「五族融和」理想，終於在這個不再有血之魔法的世界裏，擁有了

實現的土壤。

亞爾法特站在龍頭的後方，迎著撲面而來的晨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他回想起在德薩斯州那個偏僻小鎮上，自己還是一個只會拿著魔磁尋找聖物、連一招魔法都不懂的平凡少年。而現在，他見證了舊時代的崩塌，也親手迎接了光之黎明。

「結束了呢……」亞爾法特輕聲說道。

『不，亞爾法特。』愛麗絲溫暖的聲音在他和眾人的腦海中迴盪，帶著對未來的無限期盼：『破壞與毀滅已經結束，但創造與守護的旅程，才剛剛開始。』

===

越過被稱為「死亡海峽」的德雷克海峽，白龍愛麗絲龐大的身軀在南半球的晨曦中平穩地滑翔著。牠那原本因為戰鬥而殘破不堪的純白羽翼，在「環境維護主控終端」——也就是「潘朵拉懺悔之盒」被「宙斯」權限融鑄後開啟的「第七封印」光之魔法沐浴下，早已完好如初，鬃毛下的每一片鱗甲都折射著破曉的金色陽光。

龍背上，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X與靜心六人，正靜靜地俯瞰著前方逐漸清晰的大陸輪廓。那座猶如獨角般高高隆起、直指天際的險峻山峰——合恩角，以及其後方廣闊的烏斯懷亞平原，正標示著他們這趟漫長且殘酷的旅程，終於迎來了終點。

『吾之感應中，前方平原已無殺戮之氣。』愛麗絲溫暖的聲音在眾人腦海中響起，帶著一絲欣慰：『闇黑之氣已然徹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無數微弱卻堅韌的生命之光。』

「看來，烏斯懷亞的安穩真的能夠得到確保。」索羅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一直緊繃著的肩膀終於放鬆下來。雖然早已確認了帝國軍的退軍，大戰過後才離開族人前往南極群島，索羅總是把他們的安危掛在心上。他摸了摸背後那半截古劍天焚，雖然劍刃已因氣化重塑變得一塌糊塗，但劍柄上的紅晶體此刻卻散發著前所未有的溫和光芒。

愛麗絲微微收攏雙翼，化作一道白金色的流星，精準地降落在烏斯懷亞平原邊緣的一處高地上。

還未等眾人完全躍下龍背，遠處的營地中已經傳來了震天的歡呼聲。沒有任何硝煙與戰火，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井然有序、充滿生機的火族臨時營地。

「是索羅大人！還有五族聖物使！」

「他們成功了！黑魔法真的消失了！」

無數身穿輕甲的火族戰士從營地中湧出。在人群的最前方，一襲火紅披風隨風飄揚，年紀輕輕卻已展現出王者風範的第五十四代火族之皇——帕積西亞，正快步向他們走來。而在她的身後，是滿臉激動的山度士一家三口。

「路易士……」帕積西亞看著滿身血污、少了一隻臂膀、卻笑得一臉豪邁的索羅，原本強裝出來的女皇威嚴瞬間崩潰。她眼眶一紅，也不顧眾人的目光，直接撲進了索羅的懷裏，聲音哽咽：「你這個笨蛋！我還以為……還以為你們死在南極了……」

「喂喂，帕蒂，妳現在可是火族之皇啊，哭哭啼啼的成何體統？」索羅雖然嘴上抱怨，僅存的右手卻輕輕地拍著她的背，柔聲說道：「本大爺可是答應過妳會活著回來的，我甚麼時候食言過？對了，那些帝國軍有沒有回頭再襲？」

帕積西亞擦了擦眼淚，破涕為笑：「自從愛麗絲震懾了他們之後，帝國軍本來就已經退了兵，另一支靠近本地的軍旅卻又再挑起戰事。誰知道幾天前，他們軍中的血之魔法突然全部失效，連遠程通訊也徹底中斷。失去了闇之魔法的威懾力，加上沒有孔彤和總部的指揮，那群帝國軍徹底成了一盤散沙。大部分人直接丟下武器投降，少部分死硬派也早往北面逃竄了。現在整個泛美洲的南部，已經完全是我們火族的天下了！」

聽到這個消息，亞爾法特等人才真正確信，統治了世界二十五年的闇黑帝國，隨著第七封印的解開與黑魔法的消失，已經在不費一兵一卒的情況下土崩瓦解。

「索羅大哥！」森美．山度士從人群中擠了出來，十二歲的少年眼中閃爍著無比崇拜的光芒，緊緊盯著索羅背後的巨劍：「你們打倒了闇黑之王嗎？大魔王是不是很可怕？那你現在……是不是要把『索羅』的名字和『天焚』傳給我了？」

看著森美那副急不可耐的模樣，索羅哈哈大笑，半蹲下來揉了揉他的短髮：「臭小子，想接班還早得很呢！」

索羅將背後劍刃變成了不規則形狀的天焚劍解下來，在森美面前晃了晃：「你看，為了打倒大魔王，這把老夥計可變得破破爛爛了。它現在這副模樣，可斬不斷世間的邪惡。」

森美愣了一下，眼中閃過一絲失望：「那……那怎麼辦？」

「所以，我得先去一趟歐洲。」索羅站起身，一把攬住旁邊愛德華的肩膀，惹得愛德華一陣嫌棄的掙扎：「這傢伙的家族可是全天下最厲害的鐵匠。我要跟他回一趟歐洲的『鑄鐵窖』，把天焚重新鍛造出最鋒利的劍刃。森美，『索羅』的名字背負著保護弱者的沉重使命，在你長大成人、擁有足夠的覺悟與力量之前，這把劍我還要多霸佔幾年！這段時間，你可得給我拼命練習火之魔法啊！」

森美眼中的失望瞬間被熊熊的鬥志取代，他用力地點了點頭：「是！我一定會變強的！等你帶著重鑄的天焚回來，我一定會讓你大吃一驚！」

一旁的亞爾法特看著這份充滿希望的約定，心中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感動。他抬起頭，看著同樣滿臉欣慰的同伴們，知道這場漫長的旅途，終於來到了真正要說再見的時刻。

===

當晚，火族營地燃起了巨大的篝火。這不是為了戰鬥，而是為了慶祝新世界的誕生。

宴會過後，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X與靜心六人，獨自來到了營地邊緣的一處懸崖上。夜風拂過，帶來了遠處麥哲倫海峽的海浪聲，一頭體型只有尋常獵犬大小、滿身通紅的幼龍正乖巧地趴在靜心的腳邊拍拍雙翼，閤眼打盹。這是愛麗絲臨行前，特意託付給他們照顧的龍族新生兒，象徵著幻獸與人類重新建立連結的希望。

「那麼……接下來你們都有甚麼打算？」索羅嘴裏叼著一根草莖，雙手枕在腦後，率先打破了沉默。

愛德華輕撫著裝有「莎蓮娜之青銅豎琴」的皮袋，仰望著南半球璀璨的星空，語氣平靜而堅定：「我要回歐洲，回波爾多的『鑄鐵窖』。失去闇黑帝國的鐵腕統治，歐洲各地的軍閥和極端教派必定會為了爭奪領土而陷入割據的混亂。我們百立克史密夫家族不能再隱世不出。我要帶著兄長的遺志，帶領金之一族站出來。我們鑄鐵窖將會成為歐洲新的『警政勢力』，用我們的科技與光之魔法，在廢墟中維持秩序，保護平民免受戰火的波及。」

愛德華轉過頭，深深地看了索羅一眼，嘴角勾起一抹罕見的微笑：「大白癡，重鑄天焚的過程可以是很漫長且痛苦的。你這脾氣，希望別把我們鑄鐵窖的火爐給拆了。」

「呸！要不是為了修劍，誰稀罕去你那個充滿規矩的破地方！」索羅毫不客氣地回敬，但眼底卻充滿了對這趟同行旅程的期待。

X拄著恐懼之杖，他臉上的交叉疤痕在月光下顯得無比柔和：「『五族融和』的理念，現在才真正有了實現的土壤。沒有了黑魔法的威脅，我終於可以堂堂正正地走遍中東與非洲，將各族的遺民聯繫起來，教導他們放下成見。這將是一條漫長的路，但風中已經傳來了和平的氣味。」

說著又撫一下臉，皺眉望著遠方：「闇黑帝國雖然垮了，但阿凡提之前的警告很快就會應驗。失去鐵腕統治，各地的傭兵與野心家必定會趁機作亂。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我們這群擁有『光之魔法』的人，必須成為亂世中維持秩序的基石。」

說完，X與愛德華互望了一眼，兩人的目光最終落在了莎拉身上。

莎拉深吸了一口氣，站起身來。她走到懸崖邊，任由海風吹拂著她的棕色長髮。她沒有回頭，只是輕聲說道：「我要回澳洲。」

莎拉的聲音中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身為莎娜家族的繼承人，我必須回去擔起帶領族人的責任。我要回去，繼續監察著澳洲水、火兩族的和解，讓費里曼圖的廢墟重新變成繁榮的港口。」

莎拉轉過身，目光直直地對上了索羅的眼睛。平日裏那個總是把「本小姐」掛在嘴邊、動不動就和索羅吵架的傲嬌少女，此刻的眼神卻溫柔得令人心碎。

「大笨蛋.....」莎拉咬了咬下唇，眼眶微紅：「你自己要保重。別以為在歐洲有小王子幫你收拾殘局，你就可以隨便逞英雄。要是哪天讓我聽到第二十二代索羅因為莽撞而死掉的消息，我絕對會跑到地獄去把你罵醒！」

索羅愣了一下，他慢慢站起身，走到莎拉面前。這個向來神經大條、只懂得揮劍的漢子，此刻卻顯得有些手足無措。他伸出僅存的右手，笨拙地擦去莎拉眼角的淚水，咧嘴笑道：「放心吧，莎拉小姐。我可是連神明都揍過的男人，哪有那麼容易死？等我在歐洲把劍修好，而妳在澳洲把那些破事都處理完了.....我會去找妳的。到時候，妳可別嫌我煩。」

莎拉「噗嗤」一聲破涕為笑，她沒有再說甚麼，只是輕輕地、卻又無比用力地抱了索羅一下，然後迅速鬆開，轉過頭去掩飾自己通紅的臉頰。

看著這對歡喜冤家終於有了一絲坦誠，眾人都露出了會心的微笑。最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個一直默默坐在草地上撫摸著小紅龍的少年身上。

亞爾法特．奧瑪。

這個十六歲的少年，沒有顯赫的家族背景，沒有強大的初始魔力。他憑著一腔不知天高地厚的正義感，帶著一枚神秘的魔磁，將這群性格迥異的五族聖物使聚集在一起，解開了第七封印，甚至喚醒了神明「宙斯」。

「小矮子，那你呢？」索羅走過去，一把攬住亞爾法特的肩膀：「五族聖物都已經找齊了，闇黑帝國也垮了。你接下來打算去哪裏拯救世界？」

亞爾法特從口袋裏掏出那枚陪伴了他整個旅程的魔磁。曾經，這枚魔磁會根據聖物的方位閃爍出不同顏色的光芒；而此刻，魔磁上的六個晶體都散發著淡淡的純白色微光，指針在錶盤上漫無目的地緩緩旋轉著，再也沒有指向任何一個特定的方向。

「大自然已經不再需要被特定的聖物或結界所束縛了。」亞爾法特看著魔磁，臉上露出了釋然而平靜的笑容。他將魔磁合上，重新放回口袋裏：「我不知道我的親生父母是誰，也不知道『光之一族』到底還有沒有其他的後裔。但這個世界太大了，還有很多地方我沒有去過。我想繼續旅行下去，用我自己的雙眼，去見證我們親手開啟的這個新時代。」

「阿彌陀佛，貧僧願與亞爾法特施主同行。」

一旁的靜心忽然站了起來，腳邊的幼龍也跟著發出「嗷嗚」的稚嫩叫聲。

眾人驚訝地看著這位年輕的武僧。頭上披著一層薄髮的靜心微微一笑，眼神中透著超越年齡的澄明：「讀萬卷佛經，不如行萬里路。真正的修羅與慈悲之道，不在無言寺的枯坐之中，而是在這大千世界裏。更何況……」

靜心低頭看了一眼那頭好奇地四處張望的小紅龍，神情變得認真起來：「愛麗絲將這孩子託付給我們，是希望我們能成為人類與龍族重新建立信任的橋樑。雖然闇黑帝國倒下了，但盤踞在極北之地的『龍騎士』依然是一群為了私慾而狩獵龍族的威脅。要教導這孩子，同時保護牠免受龍騎士的毒手，貧僧與亞爾法特施主責無旁貸。」

亞爾法特看著靜心，又看了看那頭親暱地蹭著自己褲管的幼龍，眼中閃過一絲驚喜與堅定。他摸了摸小紅龍的腦袋，笑著對靜心說道：「那就多多指教了，靜心。看來我們的旅程，還遠遠沒有結束呢。」

晨曦的微光終於躍出海平面，將烏斯懷亞的平原染成了一片溫暖的橘金色。

不遠處，白龍愛麗絲發出一聲悠長的龍吟。牠龐大的身軀騰空而起，在空中盤旋了幾圈，彷彿在向這群勇敢的人類作最後的致意，隨後化作一道白金色的流光，帶領著之前留下來守護烏斯懷亞的黑龍和載著亞爾法特一行人來的祖利安納和加露蓮娜，朝著遙遠的東方天際飛去，回歸屬於大自然的樂土。

亞爾法特、索羅、莎拉、愛德華、X與靜心並肩站在懸崖邊。他們看著彼此，沒有說出「再見」兩個字，因為他們心裏清楚，只要這世上還有需要守護的微光，只要他們心中的羈絆依然存在，未來的某一天，在世界的某個角落，他們一定還會再次相遇。

「我們出發吧！」亞爾法特迎著朝陽，邁出了走向新世界的第一步。

風中，再也沒有了血腥與硝煙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泥土的芬芳，以及那名為「希望」的、無限延伸的自由氣息。

【正文完】

外傳（一）：東方的微風與魔石之誓

古中國大陸東南部，揚州城舊址。

自從文明崩壞又重生以來，這座曾經繁華的江南水鄉，經歷了數百年的風雨洗禮與闇黑帝國的高壓統治，早已不復當年史書記載的那般詩情畫意。然而，隨著幾個月前那場震動全球、席捲五大洲的「光之黎明」降臨，某種無形卻沉重的枷鎖，彷彿在一夜之間從這片土地上被徹底卸下。

街道上，熙來攘往的人群中少了一分昔日的惶恐與麻木，多了一分生機。商販的叫賣聲、孩童的嬉鬧聲，與遠處重建工地的敲擊聲交織在一起，奏響著新時代的序曲。失去了「血之魔法」的絕對武力威懾，駐守在亞洲各地的闇黑帝國軍陷入了群龍無首的癱瘓狀態；大部分軍隊在得知帝國首都紫晶宮覆滅的消息後，選擇了放下武器，就地解散，只剩下極少數的死硬派還在荒野中負隅頑抗。

在這充滿著泥土氣息與生機的市集之中，兩道與周圍環境略顯格格不入的身影，正一前一後地緩步前行。

走在前面的，是一名身材魁梧、滿臉鬚髯的男子。他穿著一身寬鬆的米白色浪人長袍，腰間斜插著一柄連著紅檀木刀鞘的修長日本武士刀。他雙手悠閒地攏在袖子裏，腳下踏著木屐，一雙銳利的眼睛雖然看似漫不經心地四處張望，但那隱藏在嬉皮笑臉下的警覺，卻是久經沙場的戰士獨有的本能。

在他身後數步之遙，跟著一名身材高䠷、留著一頭俐落短髮的歐洲女子。她穿著一身便於行動的深色皮革戰服，外面披著一件遮掩身形的灰褐色斗篷。她那冰冷而精緻的面容上，掛著一抹生人勿近的冷漠，眉宇間卻又透著幾分對周圍事物的好奇與困惑。

這兩人，正是前土之一族魔衛兵水軍上尉——近藤烈紅郎，以及前闇黑帝國獵魔旅團第五獨立部隊中尉——艾曼達．皮利。

「喂，我說大叔，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裏？」暱稱是文蒂的艾曼達停下腳步，看著近藤在一個分岔路口前猶豫不決地左顧右盼，終於忍不住翻了個白眼，冷冷地開口：「我們在這座廢城裏已經繞了三個圈了。如果你所謂的『魔衛兵秘密聯絡點』只是你十二年前的模糊記憶，那我勸你還是放棄吧。」

「哈哈哈，文蒂小姐，別這麼急躁嘛！」近藤烈紅郎轉過身，豪邁地大笑了幾聲，伸手抓了抓後腦勺那頭亂髮。戰事既了，執正儀容的近藤又放肆起來，不修邊幅。他思考了一會兒，道：「揚州城的地形變化比起十二年前可是大得多了。不過妳放心，我的直覺一向很準，『地隱丸』也告訴我，我的舊部下就在這附近。」

文蒂「嘖」的一聲，雙手環抱在胸前，毫不留情地戳破他：「少拿你的破刀當藉口。你根本就是漫無目的地亂逛吧？」

近藤摸了摸鼻子，嘿嘿一笑，卻也沒有反駁。他抬起頭，看著頭頂那片沒有一絲紫黑色闇氣污染的蔚藍天空，心中不禁湧起一陣感慨。

===

幾個月前，在孟加拉的平原上，協助了五族聖物成功從龍骨林逃離，近藤原本以為自己終於可以跟隨

在土之一族的皇族後裔——靜心的身邊，重振土之帝國的昔日榮光。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當他滿懷熱血地向靜心提出「貼身侍奉、誓死效忠」的請求時，這位年僅十四歲的武僧少女，卻被他那種猶如背後靈般狂熱的忠誠嚇得連退了三大步。

『阿彌陀佛.....』當時的靜心雙手合十，臉頰微紅，眼神卻不自覺地向X與莎拉的方向飄去，顯然是在求救。即使只與靜心相處了一段時間，心思細密的莎拉早就能理解她的想法，趕忙在必須遵守「慎言誓」的她開口前為她解畫：『近藤的忠心，我相信靜心是心領了。但她應該會想說她的修行尚淺，實在不習慣有人.....呃.....跟得出跟得入。』靜心急急點頭贊成。

在X那帶著幾分狡黠的微笑與提議下，靜心順水推舟，交給了近藤一個「無比神聖」的任務——北上古中國東南部，尋找並重組在十二年前魔衛兵之亂後失散的舊部。

『土之一族雖然復國有望，但世界已經改變。』X當時對近藤說道：『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只懂得征伐的土之帝國。我提議的「五族融和」與「世界子民」概念，需要各族在各自的領土上實行高度自治，同時與其他種族和平共存。近藤，你既然身負「仙王鸚鵡螺石」，又繼承了林天勇將軍的遺志，由你來召集前魔衛兵，作為亞洲方面維持秩序的自治起義軍，是再適合不過的了。』

為了土之一族在亞洲的自治權，也為了靜心思考了好久才吐出來的那句「貧僧.....遠方期待.....施主佳音」，近藤烈紅郎二話不說，接下了這個宏大的任務，毅然離開了亞爾法特等人，踏上了返回東亞的旅程。

至於文蒂為何會與他同行，這點連近藤自己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在南亞叢林與近藤死鬥、得知自己皮利家族的本源其實是古土之一族熙治皇朝被流放的巴梨氏之後，文蒂的人生目標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她原本是為了解決近藤、奪回「仙王鸚鵡螺石」而來；但當血之魔法被封印，闇黑帝國崩潰，她作為獵魔旅團特務的身份也隨之煙消雲散。

『既然土之一族的魔石散落在大陸各地，那我就把它們全部找回來。』這是文蒂當時給出的理由，她的眼神依舊冰冷，卻多了一份前所未有的執念：『你既然要走遍中國大陸去尋找你的舊部，跟著你這個地頭蛇，就是收集土魔石最快捷的途徑。』

就這樣，兩個曾經在戰場上殺得你死我活的死敵，因為各自的目標，結成了一對充滿違和感、卻又意外合拍的旅伴。

===

「說起來，妳這幾天一直盯著那些破石頭看，到底看出甚麼名堂沒有？」近藤一邊走著，一邊指了指文蒂腰間一個鼓鼓囊囊的布袋。那裏面裝著他們這幾個月來，在各個廢墟和黑市中搜集來的幾塊疑似魔石的碎片。

文蒂冷哼了一聲，伸手輕輕撫摸了一下那個布袋：「這不需要你操心。雖然失去了血之魔法的捷徑，但我能感覺到，這片土地上的土之精靈，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純粹方式與我產生共鳴。只要集齊足夠的魔石碎片，我就能重現巴梨家族昔日的榮光。」

近藤看著她那副倔強的模樣，不禁微微一笑，胸前衣服下那顆「仙王鸚鵡螺石」彷彿也感受到了他的心意，散發出淡淡的微溫。

「砰——！！」

就在兩人拌嘴之際，前方不遠處的一間破舊茶館內，突然傳來了一聲巨響，緊接著是木桌碎裂的聲音與幾聲粗暴的怒罵。

「敬酒不吃吃罰酒！老頭子，你以為現在還是你們這些刁民可以撒野的時代嗎？我們雖然和總部失去了聯繫，但我們手裏的傢伙可不是吃素的！」

近藤與文蒂對視了一眼，兩人眼中的散漫瞬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戰士的凌厲。他們快步走向那間茶館，只見茶館外已經圍了一圈敢怒不敢言的鎮民。

透過人群的縫隙，他們看到茶館內部一片狼藉。五、六個身穿破爛闇黑軍團制服的殘兵敗將，正將一名滿頭白髮的茶館老闆逼到了牆角。其中一名看似小頭目的殘兵，手裏握著一把造型粗糙的史前火銃，黑洞洞的槍口正指著老闆的額頭。

「沒有了黑魔法，你們這群依賴精靈的術士就是廢物！」小頭目面目猙獰地狂笑著：「把店裏值錢的東西和糧食通通交出來！否則老子一槍崩了你！」

那名白髮老闆雖然被槍指著，但眼神中卻沒有絲毫的恐懼。他冷冷地看著這些殘兵，啐了一口唾沫：「帝國的走狗，就算沒了魔法，也只會欺凌弱小。要殺就殺，老子當年跟著右將軍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時候，你們這群毛都沒長齊的小兔崽子還不知道在哪裏呢！」

聽到「右將軍」三個字，站在門外的近藤烈紅郎渾身一震，雙眼猛然睜大。

（右將軍……林天勇師丈的舊部？！）

「找死！」小頭目被激怒了，手指猛地扣向火銃的扳機。

「咻——！」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道尖銳的破空聲驟然響起。沒有任何詠唱，也沒有耀眼的紫色魔法芒。一塊拇指大小的堅硬花崗岩，以超越音速的速度從門外激射而入，精準無比地擊中了小頭目手中的火銃。

「喀啦」一聲脆響，那把老舊的火銃在岩石的衝擊下瞬間炸裂成一堆廢鐵，巨大的反震力將小頭目的右手震得虎口撕裂，鮮血直流。

「啊啊啊！！我的手！」小頭目捂著右手慘叫著退後了兩步，其餘的殘兵紛紛拔出腰間的長刀，驚恐地轉向大門的方向：「是誰？！誰敢偷襲帝國軍？！」

「帝國軍？別笑死人了。不過是一群喪家之犬罷了。」

清冷的聲音在門口響起。文蒂緩步走入茶館，灰褐色的斗篷在微風中輕輕擺動。她緩緩抬起右手，沒有了以往那種必須透支生命或吸取鮮血才能發動的紫黑闇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純粹、溫柔而厚重

的橙棕色光芒，在她的掌心中如同呼吸般均勻地閃爍著。

隨著她心念一動，茶館地面上散落的碎石與塵土彷彿擁有了生命，迅速在她的右臂上匯聚、壓縮。不過眨眼之間，一把閃爍著堅硬光澤的「崗石劍」已經在她的手臂上成形，劍鋒直指那群殘兵。

「沒有了血之魔法，我們就成了廢物？」文蒂的嘴角勾起一抹極度輕蔑的冷笑：「無知的蠢材。第七封印解開後，大自然的精靈不再是被奴役的工具，而是回應保護之心的同伴。就憑你們手裏那些破銅爛鐵，也配在這裏大放厥詞？」

「臭娘們！少看不起人！大家一起上，砍死她！」小頭目惱羞成怒，指揮著剩下的四名手下揮舞著長刀撲向文蒂。

文蒂眼神一寒，正欲揮動崗石劍迎敵，一道魁梧的身影卻如同鬼魅般閃到了她的身前。

「文蒂，對付這幾條雜魚，還輪不到妳這未來巴梨家的大當家出手。」

近藤烈紅郎不知何時已經站在了殘兵們的面前。他依舊保持著雙手攏在袖子裏的散漫姿勢，但身上卻爆發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殺氣。

「你又是哪根蔥？！」衝在最前面的殘兵怒吼著，長刀朝著近藤的頭頂狠狠劈下。

近藤微微低下頭，隱藏在亂髮下的眼神銳利如鷹。他的左手拇指輕輕推開了「地隱丸」的刀格，右手在一瞬間握住了刀柄。

沒有詠唱魔法，甚至沒有多餘的動作。

「居合斬．一閃。」

「鏘——！」

清脆的拔刀聲與收刀聲幾乎在同一時間響起，彷彿那柄修長的武士刀從未離開過刀鞘。一道肉眼難以捕捉的銀白色刀光，在狹窄的茶館內劃出一個完美的半圓。

時間彷彿在這一刻靜止了。

下一秒，衝向近藤的四名殘兵突然整齊劃一地僵在了原地。他們手中那用精鋼打造的長刀，在同一水平線上發出「喀嚓」的脆響，齊刷刷地斷成了兩截，斷刃無力地掉落在木地板上，發出清脆的迴音。而四名殘兵的胸前衣襟，也被劃開了一道長長的裂口，卻奇蹟般地沒有傷及一絲皮肉。

「這……這是甚麼怪物……」看著手中只剩下半截的刀柄，四名殘兵嚇得雙腿發軟，直接癱倒在地，連反抗的勇氣都被這一刀徹底斬碎。

「滾吧。」近藤沒有回頭，語氣平靜得沒有一絲波瀾：「回去告訴其他還在作惡的殘黨，這片土地，已經不是你們可以撒野的地方了。再有下次，斷的就不只是你們的刀了。」

小頭目和四名手下哪裏還敢廢話，連滾帶爬地衝出了茶館，落荒而逃。圍觀的鎮民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歡呼與掌聲。

文蒂散去了手臂上的崗石劍，橙棕色的魔法芒緩緩褪去。她看著近藤的背影，雖然嘴上不說，但眼中卻閃過一絲讚賞。失去魔法輔助的近藤，單憑這份登峰造極的劍術，就足以在這片大陸上橫行無阻。

近藤轉過身，沒有理會周圍的歡呼聲，而是徑直走到那名白髮茶館老闆的面前。

老闆看著眼前這個宛如戰神般的男子，眼中充滿了驚疑不定。當他的目光落在近藤腰間那把「地隱丸」時，身軀猛地一震，彷彿見到了甚麼不可思議的事物。

近藤看著眼前這位老兵，緩緩地從衣襟內掏出了那顆一直貼身佩戴、閃爍著奇異光彩的「仙王鸚鵡螺石」。

「老伯，你剛才說……你曾經跟隨過右將軍林天勇？」近藤的聲音微微有些顫抖，帶著一種遊子歸鄉般的激動。

老闆驚訝地盯著那顆魔石，渾濁的雙眼中瞬間湧出了熱淚。他撲通一聲雙膝跪地，聲音嘶啞地喊道：「『仙王鸚鵡螺石』……還有那把『地隱丸』……您……您是水軍上校，近藤烈紅郎大人？！」

「是我。我回來了。」近藤連忙將老兵扶起，眼眶也微微泛紅。

「大人啊！您終於回來了！」老兵緊緊抓著近藤的手臂，老淚縱橫：「自從十二年前起義失敗，我們這些殘存的兄弟隱姓埋名，東躲西藏。幾個月前聽聞紫晶宮覆滅，帝國軍潰散，我們本以為土之一族復國的時機終於到了……可是，我們群龍無首，大家都不知該何去何從啊！」

近藤拍了拍老兵的肩膀，目光堅定而深邃：「老伯，辛苦你們了。我這次回來，正是奉了聖上——」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忽然醒起自己從來沒有問過靜心出家前的俗名是甚麼，唯有把她的法號加一個「公主」在後：「——呃，奉了聖上『靜心公主』的命令，來重新召集大家。」

皇室的名字哪裏是平民士兵能隨便稱呼的？更何況當年土之皇駕崩時，靜心還是嬰兒，根本就沒有人知道她真實的名字。但聽到「靜心公主」還活著的消息，老兵還是激動得幾乎無法言語。但他隨即又有些疑惑：「大人，既然聖上還在，那我們是不是要立刻舉起復國的大旗，將這片大陸上的其他勢力全部驅逐？」

近藤搖了搖頭，他的腦海中浮現出X那張帶著交叉疤痕的臉龐，以及他在南亞叢林中那番震撼人心的演說。

「不，老伯。我們不復國了。」近藤的語氣中透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平和與寬廣：「師丈林天勇將軍一輩子被仇恨蒙蔽，最終只能在毀滅中消亡。聖上教導我們，一味地追求霸權，只會重蹈闇黑帝國的覆轍。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隸屬於『世界子民』架構下的亞洲自治區。」

近藤轉過身，看著茶館外那片廣闊的天空，聲音洪亮地宣告：「從今天起，魔衛兵不再是為了復仇而戰的軍隊。我們將成為保護這片土地、維持秩序的護盾！我們要與其他四族和平共存，讓這裏的人民再也不用承受戰火的煎熬！」

老兵聽著近藤的話，雖然對「世界子民」這個概念還有些懵懂，但看著近藤那充滿希望的眼神，他知道，一個嶄新的時代，真的已經來臨了。

「屬下……誓死追隨近藤大人！我這就去聯絡附近的其他弟兄！」老兵擦乾眼淚，興奮地朝著後院跑去。

茶館內再次恢復了平靜。

文蒂走到近藤的身旁，看著他那副意氣風發的模樣，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揚：「看不出來，你這邋遢大叔講起大道理來，還真有幾分領袖的架勢。」

「哈哈哈，過獎了！」近藤大笑著轉過頭：「其實這都是X和靜心公主的台詞，我只不過是借花獻佛罷了。不過，看到這些老兄弟還活著，我這心裏，是真的高興啊。」

===

夜幕低垂，揚州城的燈火漸漸亮起，宛如點點繁星點綴在人間。

近藤與文蒂並肩坐在茶館二樓的屋頂上，晚風拂過，帶來了遠處長江水氣的清涼。

文蒂抬起頭，仰望著夜空中那輪皎潔的明月，眼神中流露出一絲難以察覺的溫柔與感慨。

「在想甚麼？」近藤拿起腰間的酒壺喝了一口，遞給文蒂。

文蒂搖了搖頭，沒有接過酒壺，只是輕聲說道：「我在想……幾百年前，當熙治皇朝的第四十四帝下令將我們巴梨氏流放海外時，我的祖先們，是不是也曾像我現在這樣，看著這片同一片星空？」

她的聲音中帶著一絲歷史的滄桑：「在歐洲的那些年，家族的長輩們總是念叨著要尋回土之魔石，洗刷被流放的屈辱。我曾經以為，那就是我全部的宿命。直到現在，當我真正踏上這片祖先曾經生活過的土地，感受到大自然最純粹的精靈共鳴……我才發現，比起那些虛無縹緲的復仇與權力，能夠親眼看著這片土地重生，或許才是更有意義的事情。」

近藤靜靜地聽著，他知道，這個曾經為了奪取魔石而不擇手段的冷酷特務，在經歷了無數的生死與光之魔法的洗禮後，靈魂深處的某種東西已經被徹底喚醒。

「師丈林天勇的執念太深，讓他變成了一個被仇恨驅使的『魔陶劊子手』。我們不能重蹈他的覆轍。」近藤的目光變得無比柔和，他轉過頭，看著文蒂那被月光映照得絕美的側臉：「未來的路還很長。魔衛兵的重組才剛剛開始，而散落在大陸上的土之魔石，也還等著我們去尋找。這趟旅程，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文蒂轉過頭，迎上近藤的目光。兩人的視線在夜色中交匯，曾經的敵意與防備早已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經歷了生死考驗後、堅不可摧的羈絆。

「你這是在請求本小姐繼續做你的保鏢嗎，水軍上校？」文蒂的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微笑。

近藤哈哈大笑，毫不客氣地仰面躺在瓦片上：「有未來的巴梨家大當家同行，我可是求之不得啊！」

夜風輕拂，吹散了歷史的塵埃與舊日的詛咒。在這片迎來了全新黎明的古老大陸上，兩位背負著不同宿命、卻朝著同一個未來邁進的土之魔法使，在星空下立下了無聲的誓言。他們的旅途，才剛剛開始。

外傳（二）：在瓦頂之下落淚的疑忌之眼

新德里南區的黃昏，一如既往地悶熱。

南德里市公會所的辦公大樓，依舊那樣灰白而破舊。雖然名義上這裏是處理市政的白道機關，但所有人心中都清楚，真正掌控這片土地一切規則的，是身處地窖辦公室裏的那個男人——南德里常委會主席，亦是新德里貧民區地下勢力的至高主宰，安德魯．巴拉加。

此時，地窖辦公室內，昏黃的油燈在潮濕的空氣中微微跳躍。

本來用作稍為分隔辦公室不同的工作區域用的竹簾，早已在大半年前與本鄉十六等人的衝突中被絞成碎屑。如今辦公室門戶大開，冷清而陰暗。安德魯仍然身穿著那件洗得褪色的綠色襯衣與杏色短褲，腳踏露趾涼鞋，靠在嶄新的紅木靠背椅上。自從上一張椅子被風暴行者的鐵錘轟成碎片後，他便讓人換了這張更沉重的木椅。

門口傳來一陣急促卻輕巧的腳步聲。安德魯沒有抬頭，雙眼在昏暗中呈現出深邃的漆黑色——那是史前魔具「疑忌之眼」在無聲運作的標誌。

在他的視界中，門口進來的手下動作在千分之一秒內被拆解成無數條虛擬的運動軌跡。腳步的重心、手臂擺動的幅度、乃至呼吸起伏帶動的氣流，都在他腦海中預先推演出三秒後的未來。

「.....沒有分歧。」安德魯低聲囈語。確認了下屬沒有歹意，他的眼眸漸漸褪色，回復了原本平凡無奇的深棕色。

進來的是他專門負責對外蒐集情報的親信，手中拿著一份厚厚的、用防油紙包裹著的秘密報告，上面印著「眼鏡蛇」情報網的特有戳記。

「頭子，這是剛剛從美洲和南美洲那邊，透過『天后航海』剛到港的浮島艦，輾轉遞過來的『國際新聞與戰報整理』。」手下神色恭敬，雙手將報告呈上。

安德魯沒有立刻接過，只是冷冷地看著那份報告。自從帝國倒台、全球傳訊咒文失效後，世界各地的訊息傳遞退化到了最原始的物理運輸。要得到萬里之外的情報，往往需要耗費數週甚至數月的時間。

「退下吧。」安德魯淡淡地道。

手下躬身退去，木門發出吱呀的悶響，地窖內再次陷入令人窒息的死寂。安德魯拆開防油紙，抽出裏面的紙張。他的目光迅速掃過世界各地的動亂，直到視線落在最後幾頁，關於「南美洲最南端——合恩角與烏斯懷亞平原戰役」的詳細記錄時，他的手指驀然一僵。

那是一份極為冷酷的戰報整理：

「.....帝國常規軍與火之一族反抗軍激戰於烏斯懷亞平原。北美洲分區特務頭領、曾任獵魔旅團第三獨立部隊成員的上尉阿里．弗他多，於戰役尾聲與本代『索羅』正面對決，被古劍天焚貫穿胸膛，當場戰死，帝國軍隨之潰散.....」

「阿里.....」

安德魯輕輕唸出這個名字，聲音低沉得如同地底深處的碎石摩擦。他靠在椅背上，緩緩閉上雙眼。

他一直以為，自己這雙能夠看透一切物理運動軌跡的眼睛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他能避開本鄉十六的突襲，能引誘雷蒙德和風暴行者掉進精密的陷阱，能算準世間萬物的下一步。可直到這一刻，一種徹頭徹尾的空虛感與悔恨如潮水般將他淹沒。

十二年前，阿里離去時的背影，與戰報上冷冰冰的「穿心戰死」四個字重疊在一起。

「大白癡……」

安德魯睜開眼，眼眸中已沒有了往日的冷酷與算計，只剩下一抹在昏黃燈光下閃爍的、最深沉的悲慟。

===

一個星期後，新德里南區的公務員們驚訝地發現，那位平日裏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常委會主席，竟然破天荒地遞交了一份「無限期病假申請」。

安德魯沒有帶任何手下，甚至連「眼鏡蛇」的支援也沒有知會。他換上了一身長及膝蓋的黑色防風大衣，戴上皮手套，隻身一人踏上了前往南美洲的漫長旅程。

這是一場頗為艱難的遠行。在失去了帝國免費任意乘坐浮島的特權後，安德魯必須依靠最原始的蒸汽商船和陸路馬車，橫渡暴風雨肆虐的印度洋與太平洋，繞過無數混亂的軍閥防線。大半個月後，他終於站在了這片被稱為「世界盡頭」的土地上——烏斯懷亞。

這裏的天空彷彿永遠籠罩著濃密的灰雲，經年的狂風如同刀子般割著旅人的皮膚。與新德里南區那令人窒息的悶熱截然相反，這裏只有無盡的極寒與孤寂。遠方高高隆起的尖山，正是合恩角那隆起的獨角狀尖山，隔著驚濤駭浪的德雷克海峽，遙指著遙遠的南極群島。

安德魯踏在焦黑與凍結交織的草地上，每走一步，鞋底幾乎不留痕跡。雖然大戰已過去數月，但烏斯懷亞平原上依然留著觸目驚心的痕跡：被高熱熔化後重新凝固的岩漿沙石、被雷擊劈開的焦黑枯木，以及大片大片不自然下陷的重力坑洞。

安德魯沒有去尋找當地的官員。他憑藉著身為頂尖情報頭子的直覺與對黑市運作的熟悉，很快便在新德里商旅流傳的暗號指引下，找到了烏斯懷亞平原上遠離火族聚居地的一處邊垂破爛驛站，那裏聚集著一班在大戰後前來戰場拾荒、以此發財的非法盜墓賊。

當安德魯推開驛站那扇吱呀作響的木門時，屋內十幾個滿臉橫肉、身穿獸皮的亡命之徒紛紛按住了腰間的砍刀。安德魯無視了所有的敵意，逕自走到掌櫃的面前，在桌上排開一疊厚厚的、在黑市上極具信譽的「天后航海」金幣。

「我要這幾個月內，從平原戰場中心掘出來的、所有屬於前帝國獵魔旅團軍官『寶物級』的遺物。」安德魯那印地語口音的英語語音中，帶著一種冷徹心扉的沙啞，雖然這裏的人只明白了一半，但金幣的撞擊聲是全宇宙通用的語言。

掌櫃的瞇起眼睛，打量著眼前這個高大、深色皮膚的亞洲男人。在確定對方身上散發著一種連最兇殘

的土匪都自愧不如的冰冷殺氣後，他默默地收起金幣，轉身走進後房。不多時，掌櫃捧出一個沉重的、沾滿了泥土與乾涸血跡的黑色皮革包。

「就只有這裏。那是一場極其慘烈的大戰……其他一般的武器、軍具等，都不如這裏面的精緻。這包東西是我們的人在戰場邊緣、一處塌陷的凍土縫隙裏刨出來的，應該是某些帝國殘兵在軍官死後拼命護住的私人物品。」

安德魯伸手接過皮包，拉開拉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雙造型奇特、大小均一的雙刀。

刀鞘由厚重的金屬製成，雖然表面佈滿了焦黑的泥土，但刀刃微彎的線條依舊凌厲。靠近刀柄處，一刀鑲嵌著黯淡無光的紅水晶，另一刀則鑲嵌著同樣失去光澤的藍水晶。縱然「第七封印」已解，血魔法徹底消亡，這雙刀上曾經依附的邪惡紫光已然消逝，但安德魯在手指觸碰到那陳舊皮革刀柄的一瞬間，依然感受到了一股深入骨髓的陰冷與血腥味。

「這還真巧合。」安德魯認得這雙刀，就是阿里在軍中立下無數戰功、從當時四大皇牌之一亞歷山大繼承的魔具——「殺魑」與「弒魅」。當時他和本鄉十六的第三獨立小隊在追尋聖物使的蹤影來到新德里時，他的身旁就是帶著這一雙魔刀。

安德魯的手指微微顫抖，他將雙刀緊緊握在掌心，彷彿還能感受到戰場上那絕望的餘溫。

除了雙刀，皮包的底部還躺著一本厚厚的、用帝國軍用鋼印封好的黑色硬皮日記本。安德魯坐在一旁昏暗的角落裏，翻開了這本日記。這是阿里的「軍事日誌」，記錄了這三年來，他身為北美洲西岸和北部頭領的行軍與戰鬥歷程。隨著一頁頁紙張的翻動，安德魯的呼吸變得越來越沉重。

日記前半部分的字跡極為工整、冷酷，完全是一個合格、甚至有些殘忍的帝國軍官的口吻。安德魯在字裏行間，看到了阿里的另一面——那個為了執行帝國的指令，不惜帶兵圍剿火之一族、在緋紅之森和斷箭山谷展開殘酷掃蕩的特務頭領。

『……今天騎兵隊攻克火族前哨。亞當少校下令不留活口，吸取死者血液以補充魔力源。我雖然心裏不舒服，但為了「秩序」與大王的計劃，必須執行。物競天擇，弱者若無力量，終將被淘汰……』

『……索羅釋放了禁忌的火之召喚獸。那人形召喚獸有幾十尺高吧？根本不是人類可以抗衡的力量，那是人間煉獄。我看著三十名獵魔旅團的精英在白熱之火中化為黑炭，亞當少校被活活燒死。那一刻，我被無盡的恐懼籠罩，我發現自己在絕對的力量面前，依舊是當年那個在暗巷裏發抖的孤兒……』

看著這些文字，安德魯的眼眶微微發紅。他能想像到，這個瘦弱的義弟在軍中承受了多麼巨大的精神折磨。阿里為了擺脫弱者的身份、為了獲得「保護他人」的力量而參軍，卻在強權的漩渦中越陷越深，最終自己也變成了欺壓弱者的工具。

日記的字跡，在後半部分變得越來越潦草、凌亂，甚至沾滿了淚痕與乾涸的血跡：

『……我被本鄉中校救下，繼承了亞歷山大的「殺魑弒魅」。可每當我握著這雙刀，耳邊就彷彿響起無數死者的慘叫。本鄉中校說，我們的理想是偉大的，是為了建立長治久安的秩序。可是為甚麼，建立秩序的代價，是要流乾無辜之人的血？』

『……在新德里公會所，我再次見到了安德魯。他變成了貧民區的老大，他依然用最底層的方式，守護著那群孤兒。看著他，我忽然感到無比的羞恥。我對他大喊，我的路才是對的，由上而下的改變才

是正確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只是在欺騙自己。』

翻到日記的最後一頁，字跡已經歪歪斜斜，似乎是在某次戰役的行軍營帳中，阿里在極度疲憊與痛苦下寫下的心聲。在那一頁的中央，沒有任何戰略圖或軍事代碼。

那裏，歪歪斜斜地畫著一個極為粗糙、笨拙的草圖——那是一個由幾條簡單線條勾勒出來的、破損的三角形屋頂。

屋頂下方，還寫著兩個歪歪斜斜的、甚至有些寫錯了筆畫的漢字：

「瓦頂」。

在草圖的下方，阿里用他們的母語印地語，寫下了他人生中最後的真心話：

『大哥，我今天又夢到新德里的暗巷了。那天的雪很冷，麵包店老闆的棍子打得我很痛，但你分給我的那半個發霉麵包，卻是我這輩子吃過最甜的東西。』

『你問我，我走的路，真的是我想走的路嗎？我當時無法回答你；即使到了現在，我仍然在猶豫。我是否已經爬得太高，高得已經看不清地面的弱者了？我的手沾了太多的血，變得和帝國的怪物一樣冷酷。我好想回到南德里，回到那片破爛的瓦頂下，聽你再罵我一句「大白癡」。可是我還可以回去嗎？這雙沾滿鮮血的手，是不是已經不配再去碰新德里的紅土？』

『與火族的戰鬥在膠著。老實說，我不敢看好。如果這場戰爭是我的終點，我希望，我的靈魂能越過大海，回到「瓦頂」。大哥，對不起。還有……請代我，一直守護下去……』

日記到這裏戛然而止。

一滴溫熱、沉重的淚水，無聲地從安德魯的眼角滑落，重重地砸在那個粗糙的「瓦頂」草圖上，將黑色的墨水微微暈開。安德魯將日記本緊緊貼在胸口，整個人因極度的痛苦而微微顫抖。

「疑忌之眼」能看透未來的動作，能看透風的流向、雷的軌跡。可他這雙眼睛，到頭來，卻從未看透過這個他最疼愛的義弟，那顆直到最後一刻，依然熾熱、依然掛念著他們的家、掛念著「瓦頂」誓言的真心。

「阿里……你果然是個大白癡。」安德魯抬起頭，看著驛站窗外那片無盡的風雪，任由眼淚模糊了雙眼。

翌日清晨，寒風漸歇。

安德魯抱著那對重重包裹著、沉重的魔刀，在人來人往的火族聚居地中穿梭，憑著在混在人群中隱聲匿跡的本領，毫無阻欄地獨自來到了合恩角那高高隆起、猶如獨角一般的尖山頂峰。

這裏下臨德雷克海峽，驚濤駭浪拍打著數百米深的懸崖，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極地的寒風呼嘯，將海水化作漫天的白霧揚起，如同一場盛大的、屬於自然的葬禮。

安德魯在山頂的一株枯樹下停下腳步。他蹲下身，用隨身攜帶的鐵鏟，一下一下地掘開了這片被凍得堅硬如鐵的紅土。極地的凍土極難挖掘，每挖一下，都震得安德魯的手掌隱隱發麻，但他卻像是毫無

知覺一般，固執、緩慢地重複著動作。

一個深坑終於出現在枯樹之下。

安德魯解開包裹的布，看著手中的「殺魑」與「弒魅」。這兩把魔刀見證了阿里的輝煌，也盛載了阿里這大半生為虎作倀、雙手染血的罪孽與痛苦。在黑魔法已被封印的今天，將它們帶回新德里，只會勾起無盡的仇恨與不祥。

「這裏很安靜，沒有戰爭，沒有帝國，也沒有血腥的魔法。」

安德魯輕聲對著虛空說道，將雙刀並排，輕輕地放進了深坑之中。

隨後，他將那本破舊的日記本收在懷裏——這本記錄了阿里靈魂與悔恨的日記，他會帶回新德里，藏在「瓦頂」最深處的角落，作為他們兄弟倆永遠的秘密。

安德魯開始將泥土重新覆蓋在雙刀上。紅色的泥土、灰黑的碎沙，一點一點地將那對曾震懾泛美洲的魔刀掩埋。當最後一把泥土落下，這片土地再次回復了原本的荒涼與平靜，彷彿甚麼都沒有發生過。他站直身子，迎著凜冽的極地寒風，看著南方那片深邃、漸漸褪去紫黑光芒的冰冷海平線。

「阿里，你的罪，你的痛，都留在這裏吧。」說著頓了一頓，又再次看著懷中阿里的日記：「你的靈魂，我帶回新德里了。」

安德魯拉低了大衣的衣領，轉身，大步向著北方走去。他的身影在風雪中漸漸縮小，卻顯得無比堅定。

===

三個月後。新德里南區，夜色漸濃。

一場久違的暴雨剛剛洗刷過這片悶熱、骯髒的貧民街區，空氣中帶著泥土的清香與積水折射的光芒。安德魯獨自一人，漫步在南區最幽暗的窄巷中。他已經回到了新德里，重新坐回了南德里市公會所那張沉重的紅木椅上。

然而，世界確實已經變了。黑魔法的根除，讓帝國的軍事威脅消逝，但新德里仍然未迎來童話般的和平。正如阿凡提當年的警告——失去鐵腕，各地的軍閥、新興的傭兵組織與貪婪的黑幫勢力開始抬頭，暴力與割據比以往更加頻繁。

此時，在長街的拐角處，一間破舊的「瓦頂」收容所門前，正圍著十幾名手持鋼刀與粗重鐵棍的壯漢。他們是新崛起、號稱「黑蛇會」的當地新興傭兵組織。為首的是一個滿臉刀疤、身材魁梧的惡漢。

「老子不管甚麼『瓦頂』不『瓦頂』的！現在帝國垮了，這裏的治權歸我們『黑蛇會』管！不交出這季度的保護費，今晚就把這間孤兒院給燒了！」惡漢惡狠狠地一腳踢在木門上，鐵棍在水泥牆上砸出刺耳的聲響。

木門後，幾個十來歲、衣衫襤褸的孤兒戰戰兢兢地擠在一起，眼中滿是驚恐與無助。

「是嗎？可惜，你的鐵棍在三秒後，會因為你重心向左偏移二寸，砸不中門框。嘖，這畫面倒有點滑

稽。」

一把慵懶、卻冷得如同極地寒風的聲音在窄巷的陰影中緩緩響起。

惡漢們猛地回頭，只見一個身材高大、皮膚深棕色的綠衣男人，正雙手插在杏色短褲的褲袋裏，緩步從雨後的積水中走出來。

帶頭的大漢裝腔作勢地揮舞鐵棍，身體調整了一下體勢，欲敲在木門的門框上，卻竟然真的如安德魯預言般剛好敲不中。大漢想像不到這種巧合背後的意義，呆了好一會，才喝道：「哪來的臭流氓？找死！弟兄們，砍了他！」

那惡漢怒吼一聲，高舉鐵棍，帶著五名同伴瘋狂地撲上前去。

安德魯站在原地，神色平靜。就在敵人動身的一瞬間，他的雙眼驀然一凝——深棕色的眼眸在昏暗的夜色下，瞬間化為深邃、空洞且毫無神采的漆黑色，正是他的「疑忌之眼」全面開動。

在他的漆黑視界中，迎面而來的六個人，其每一步的跨度、肌肉的收縮、乃至鋼刀劈砍在空中的弧度與軌跡，都在一毫秒內被拆解成千萬條發亮的數據線。

「沒有分歧……完全落入計算之中。」

安德魯在鐵棍落下的前半寸，身子極為精巧地往右側了半步，鐵棍果然擦著他的衣角「呼」的一聲重重砸空。未等那惡漢變招，安德魯的左手已從褲袋中抽出，食指輕巧地在對方的右腕關節處一彈，一股綿密而精準的暗勁透入，惡漢只覺得整條右臂瞬間發麻，鐵棍「噹啷」一聲掉落在地。

與此同時，安德魯右足微動，看似隨意地在地上的一塊碎瓦片上一踢。

「啪！」

碎瓦片在空中劃出一道精準的弧線，精確地擊中左邊撲上來的兩名打手的膝蓋。二人只感到一陣劇痛，重心不穩，狼狽地在泥濘的積水裏摔了個狗吃屎。剩餘的三人見狀大駭，鋼刀劈砍的速度不自覺放慢。安德魯的身影如同在黑夜中漫步的幽靈，在狹窄的巷道內左右穿梭，每一次移動，都恰好停在對方攻擊的死角。

「砰！砰！砰！」

安德魯甚至連拳頭都沒有握緊，只是用掌風和肩膀的輕輕一撞，便利用對方的反作用力，將剩餘的三人引導著撞在破舊的水泥牆上，震得他們連退數步，委頓在地。

僅僅三秒鐘。

六名兇神惡煞的「黑蛇會」精銳打手，甚至連安德魯的衣角都沒有碰著，便已全數繳械，在泥水裏痛苦地哀嚎著。安德魯站在原地，眼中的漆黑色漸漸褪去，回復了平常的深棕色。他拍了拍大衣上不存在的灰塵，居高臨下地凝視著那個為首的刀疤惡漢，淡淡地道：「新德里南區的土地很乾淨，我不希望再看見『黑蛇會』的牌子。滾。」

惡漢們如蒙大赦，連鐵棍和鋼刀都來不及撿，便連滾帶爬、狼狽無比地消失在窄巷的黑夜盡頭，窄巷

內再次回復了寂靜。

安德魯轉過身，看著那扇緩緩推開的木門。門後，那幾個無家可歸的孤兒探出頭來。在看到安德魯的一瞬間，他們的眼中沒有了恐懼，反而盛載著一種無比的狂熱與感激。

「安德魯大叔！」

其中一個年紀最小、大約只有八、九歲的男孩，興奮地跑了過來。他看著安德魯，小小的雙手突然在胸前緊緊相扣，眼睛裏閃爍著一種溫暖的純白微光。

「大叔，我……我剛剛在心裏發誓，長大後一定要像大叔一樣，保護『瓦頂』的大家……然後，我的手上就突然亮起了這個！」

男孩興奮地展示著掌心中那點微弱、卻出奇溫暖的白色光芒。那是「第七封印」解開後，正在這片土地上悄然覺醒的、唯有「保護弱者之同理心」才能啟動的「光之魔法」微光。

安德魯看著那抹白光，怔了怔。他的「疑忌之眼」能看透世間萬物的物理運動，卻無法解析這抹微弱光芒背後的數據——因為「愛」與「保護之心」，從來就不是冷冰冰的幾何代碼可以計算的。

安德魯蹲下身，伸出粗糙的右手，輕輕摸了摸男孩的頭髮。他的嘴角，在十二年來，第一次展露出一抹無比溫柔、毫無防備的微笑。

「大白癡……」安德魯喃喃自語。這一次，他不是在罵阿里，也不是在罵自己，而是在感嘆命運那美妙而不可思議的變數。

阿里走「由上而下」的帝國強權路失敗了，但他用生命換來的，卻是讓這片土地上，人人只要懷抱著守護之心，就能擁有「光之魔法」的新紀元。

「大叔，你說甚麼？」男孩歪著頭，好奇地問。

「沒甚麼。」安德魯站起身，看著身後這片黑壓壓、混亂卻正重獲新生、有了溫度的新德里貧民區。他從懷中摸出那本破舊的、畫著「瓦頂」草圖的軍事日記，指尖輕輕摩挲著。

「由上而下的路，阿里失敗了；那麼……這片瓦頂下的世界，就由我用這雙『看不透人心』的黑色眼睛，替你，一直守護下去吧。」

夜風吹過，瓦頂上的灰塵輕輕揚起。在溫暖的月光下，安德魯抬起頭。深邃的雙眸中，倒映著星火重燃的未來，與那逝去的少年，在虛空中作出了最完美的和解與傳承。

外傳（三）：魔音降臨與再就業招募

自從「第七封印」被解開，大自然的精靈網絡重啟，曾經支配世界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闇黑帝國霸權一夜之間土崩瓦解。隨著獨裁統治的結束，古中東巴格達這個曾經被嚴密管控的貿易重鎮，亦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與混亂。

市集上熙來攘往，商旅的駱駝與氣墊車交織，叫賣聲震耳欲聾。然而，在巴格達廣場邊緣一間昏暗、充斥著劣質水煙與廉價酒精氣味的酒館角落裏，卻籠罩著一股與外面熱鬧氣氛格格不入的愁雲慘霧。

「砰！」

一個比正常人足足大了一倍的拳頭重重地砸在木桌上，震得桌上的劣質麥酒都溢了出來。

「可惡！這日子簡直沒法過了！」身形魁梧猶如一座黑塔的巨漢尊尼爾咬牙切齒，深色的臉龐因為憤怒與憋屈而扭曲。身為純粹的木之魔法使，第七封印的解開雖然讓大自然中的精靈變得更加充沛，但也意味著過去那些被闇黑帝國打壓的五族魔法使重新浮出水面。這對於原本在巴格達傭兵界橫行霸道、以強橫的木系魔法自豪的他來說，無疑是多了無數的競爭對手。更慘的是，幾個月前在巴格達廣場的那場擂台戰，徹底砸了他的招牌。

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穿著黑色緊身衣、即使在室內依然戴著黑色羽毛面具的瘦削男子。他端起酒杯，試圖發出他招牌式的詭異笑聲：「嘻嘻嘻嘻……有甚麼好抱怨的？這世界本來就是弱肉強食……咳咳咳！」

笑聲還沒完，烏鴉八哥就被那劣質麥酒嗆得劇烈咳嗽起來。在擂台戰上，他引以為傲的速度與金系魔法，被一個只會用防禦魔法防守的黑人老頭用巨大的「破空龍捲」吹出了場外。自從那次公開敗北後，他的委託費一落千丈，如今只能在這裏喝著最便宜的劣酒。

在他們旁邊，一對穿著紅藍兩色長袍、頭戴草蓑帽的男女正默默地用麻布擦拭著手中的半月彎刀。以色列著名殺手——撒南姆夫婦。他們本來就是不依賴魔法的純肉搏型戰士，但自從被一個拿著大闊劍的男人和一個精通水系魔法的少女輕易擊敗後，雇主們對他們的實力產生了嚴重的質疑，導致這對頂級殺手如今也面臨著失業的窘境。

「這一切，都是幾個月前那班五族逆黨害的！」尊尼爾煩躁地抓著光頭：「要不是那個拿著大闊劍的白癡、那個放冰的小丫頭、還有那個只會躲在後面模仿別人魔法的邪門小鬼……我們早就拿到了『駱駝商旅團』橫渡巨人鹽湖的巨額酬勞，現在應該在印度的豪華別墅裏吃香喝辣了！」

「嘻嘻……說得對，那班傢伙簡直是我們的剋星……」烏鴉八哥抹去嘴角的酒漬，心有餘悸地回想起自己在半空中瘋狂旋轉的慘痛經歷。

「四位，看來你們對現狀相當不滿啊。」

一把聽起來異常愉悅、充滿磁性卻又帶著一絲滑稽的聲音，忽然在他們這張桌子旁邊響起。

四名久經沙場的戰士竟然完全沒有察覺到有人靠近，同時心中一凜。撒南姆（夫）的半月彎刀已經在千分之一秒內出鞘，刀鋒直指來人的咽喉；尊尼爾亦本能地抓起了靠在桌邊的長棍；烏鴉八哥則瞬間矮下身子，擺出防禦姿態。

然而，當他們看清來人的樣貌時，四個人都愣住了。

站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身高只有五尺多一點的中年男人。他穿著一身米白色的寬鬆制服，脖子短得幾乎看不見，五官彷彿被人用力捏過一樣緊緊地擠在臉中央，正咧開嘴，露出一個比陽光還要燦爛的笑容。

「你……是誰？」烏鴉八哥疑惑地問道。四人中他旅行得最多，「浮島」也乘搭過無數次，想來必然曾在船上遇上過阿凡提，只是應該沒談過幾句。他想說他認得這個男人，卻又說不出在哪裏見過。

「哎呀呀，不要動不動就拔刀相向嘛，這多傷和氣。」阿凡提．卡塔爾笑瞇瞇地伸出兩根短粗的手指，看似輕描淡寫地搭在撒南姆（夫）那鋒利的半月彎刀側面上。

撒南姆（夫）眼神一寒，手腕猛然發力，企圖用刀背將這矮子震開。然而，一股綿密而強橫的暗勁卻從阿凡提的指尖傳來，撒南姆（夫）只覺得虎口一麻，那把殺人無數的彎刀竟然被這兩根手指硬生生地引偏了方向，「篤」的一聲切入了旁邊的木桌裏。

「這矮子……是個高手！」撒南姆（妻）立刻按住丈夫的肩膀，示意他不要輕舉妄動。他們雖然沒見過阿凡提出手，但行家的直覺告訴他們，眼前這個五官擠在一起的男人，其近身格鬥的造詣絕對不在他們之下。

「放輕鬆，各位，我是帶著滿滿的誠意和金幣來找你們的。」阿凡提毫不客氣地拉過一張椅子，在四個兇神惡煞的敗軍之將中間坐了下來，順手從懷裏掏出一疊厚厚的、印著「天后航海」標誌的合約文件，啪的一聲拍在桌上。

「自我介紹一下，我是『天后航海』旗下『眼鏡蛇』保安公司的高級主管，阿凡提。今天來，是想給各位提供一份再就業的絕佳機會。」

「『眼鏡蛇』？」尊尼爾皺起眉頭，他聽過這個橫跨歐亞的龐大保安組織：「我們憑什麼要替你們賣命？我們可是自由身。」

阿凡提雙手交叉放在肚子上，那張擠在一起的臉上露出了一種混雜著慈悲、興奮以及某種壓抑了很久終於得以釋放的狂熱表情。他深吸了一口氣，然後，開始了他那名震天下的物理精神攻擊。

「說起來，工作這回事啊，其實就跟我們人生在世的呼吸一樣，不可或缺，卻又常常被人忽略。你們別看我現在穿得這麼隨便，我可是『天后航海』旗下『眼鏡蛇』保安公司的高級主管。自從第七封印解開，闇黑帝國倒台之後，世界各地的軍閥和極端教派就像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我們保安公司的生意可說是應接不暇。這就讓我回想起當初在『亞速爾號』浮島巨艦上當值的日子，那時候的海洋啊，雖然有著人造的穹頂保護，但海風吹來的時候，還是會帶著一股淡淡的鹹味，那種鹹味就像是以色列出產的羊奶一樣，有一種獨特的羶香。說到羊奶，你們可知道羊奶的營養價值有多高嗎？之前我在新德里城東面恆河河畔的食堂，認識了一位總廚，他可是把羊奶酪發揮到了極致，用來做希臘菜簡直是一絕！啊，他那圓潤的身材，真的和他的廚藝成正比。說遠了說遠了，其實我想說的是，世界的變化太快，就像我當初被父母送到西藏尼瑪的『無言寺』去當苦行僧一樣，誰能想到一個天生喜歡說話、滔滔不絕的人，竟然要在一個規定不能說話的寺廟裏待上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啊！你們知道二十年不能開口說話是甚麼概念嗎？那感覺就像是你明明有一肚子的大道理、滿腦子的宇宙奧秘想要跟這個世界分享，卻只能硬生生地吞回肚子裏，每天只能看著那些木頭木腦的師兄弟們打坐唸經。無言寺的建築格局其實十分講究，從龍骨林的龍頭岩一路往上，每一塊石頭的擺放都暗合五行八卦的陣理，尤其

是那扇石拱門，看似沒有防禦力，其實是利用了視覺上的盲點。這就像我們做保安的，最高明的防禦不是把自己包得像個鐵桶，而是讓敵人根本找不到攻擊的目標。這又讓我想起之前在剛果森林裏，聽說那些弒龍教的教徒，他們穿著那甚麼『龍魔裝甲』，以為刀槍不入就天下無敵了，結果還不是被火之一族的索羅用『火神』燒得連灰都不剩？所以說啊，做人不能太依賴外在的裝甲，內在的修為才是最重要的。我這套雙枴的格鬥術，就是在無言寺那二十年裏，雖然不能說話，但手腳可沒閒著，每天跟著那些羅漢們比劃出來的。說到比劃，我聽聞過你們的事蹟啊！你們幾個月前在巴格達廣場那個擂台上，打得也算是不錯了。烏鴉八哥你的速度夠快，但下盤不穩，過於依賴那一丁點金系統的『閃龍擊』，反而暴露了你魔力源不足的弱點；尊尼爾你的木之魔法氣勢驚人，身為純粹的木之魔法使，你的『破空龍捲』的確很有看頭，但太過依賴大範圍的咒文，一旦被看穿了起手式，或者遇到像亞爾法特那種能夠用『模仿之眸』複製出相剋魔法的對手，就很容易被反制，魔法這東西是講究靈活的，不能死磕；至於撒南姆夫婦，你們的雙刀配合得確實天衣無縫，但過於追求殺傷力，反而忽略了防守的彈性。你們可能會奇怪，『這個人沒有在現場，怎麼這麼清楚我們戰鬥的過程啊？』收集情報嘛，就是要靠人。要從人們的口中找到有用的資訊，就必須軟硬兼施。這就像是在伊斯蘭堡培育駱駝一樣，你不能只給駱駝吃最乾硬的草，偶爾也要給牠們喝點清甜的泉水，吃點多汁的仙人掌，這樣培育自由度高的駱駝才能在巨人鹽湖那種極端惡劣的環境下長途跋涉。巨人鹽湖的流沙潭啊，那可是會移動的陷阱，沒有精確的地圖和豐富的經驗，就算你們有通天的本領也會被吞噬。幸好那時候我們有拉忽那小鬼頭的情報……唉，拉忽和他父親默剎德的事，現在想起來還是讓人忍不住要念一句阿彌陀佛，罪過罪過。生命的脆弱與堅韌，往往就在一線之間。所以啊，我現在四處招攬像你們這樣有實戰經驗的高手加入『眼鏡蛇』，也是為了給這個動盪的新世界提供一份安定的力量。你們想想，與其在這裏每天無所事事，為了下一頓飯在哪裏而發愁，不如加入我們，有穩定豐厚的薪水，有包食宿的員工福利，還能跟著浮島巨艦環遊世界，見識不同的大陸風情。你們可以去南美洲看看亞馬遜叢林的獅龍馬，去歐洲看看被光之魔法重建的波爾多『鑄鐵窖』，甚至可以去澳洲品嚐一下當地的特色烤松鼠……雖然莎拉那小丫頭說烤松鼠是山珍海味我是絕對不敢苟同啦，但見識一下總是好的。總而言之，一份好的合約就像是一雙合腳的鞋子，穿著它你才能走得更遠、跑得更快。我們『眼鏡蛇』現在正處於擴張期，只要你們簽了這份保鏢合同，我保證你們未來的日子絕對比在那些烏煙瘴氣的地下公會裏接散活要光明正大得多，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們還能有一位像我這樣充滿智慧、閱歷豐富、和藹可親的主管親自指導你們的人生方向，這簡直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絕佳機會，你們說是不是？！」

死寂。

整個酒館角落陷入了一種比停屍間還要可怕的死寂。

如果有人在這個時候測量尊尼爾等人的血壓，絕對會發現他們的心跳頻率已經達到了走火入魔的邊緣。

在這長達數分鐘、中途沒有停頓過哪怕半秒鐘、沒有任何換氣聲、如同機關槍掃射般傾瀉而出的八百多字長篇大論面前，這四位曾經殺人如麻的頂級戰士，此刻全都呈現出了一種靈魂出竅的狀態。

烏鴉八哥那雙藏在羽毛面具後的眼睛已經完全失去了焦距，他張著嘴巴，嘴角流出一條長長的口水，腦海中不斷迴盪著「羊奶」、「駱駝」、「烤松鼠」和「二十年不能說話」這些毫無邏輯關聯的詞彙，感覺自己的腦漿正在被人用一根生鏽的鐵勺瘋狂攪拌。

撒南姆夫婦的雙手緊緊握著半月彎刀的刀柄，指關節因為過度用力而發白。作為頂尖殺手，他們受過嚴格的抗刑訊訓練，即使是面對最殘酷的拷問他們也有信心抵抗一二。但面對阿凡提這種毫無殺氣、卻字字句句猶如魔音穿腦的精神污染，他們的防線徹底崩潰了。妻子甚至覺得自己開始產生了幻聽，彷彿有幾百隻蒼蠅在她的耳膜上跳踢踏舞。

「你……你給我閉嘴！」

尊尼爾最先從這種精神凌遲中反應過來，他發出了一聲猶如受傷野獸般的慘叫。這黑塔般的巨漢雙眼通紅，他受夠了！他寧願再去跟那個拿著恐懼之杖的黑人老頭大戰三百回合，也不願再聽這個矮子多說一個字！

「我要殺了你！」

尊尼爾怒吼著，雙手在胸前瘋狂結印。身為純粹木之魔法使的他，體內的魔力源瞬間爆發，周圍的木之精靈被強行牽引。「破空龍捲！給我捲死他！」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在沒有寬闊場地與足夠詠唱時間的情況下，尊尼爾倉促發動的「大咒文」，最終只在阿凡提的面前形成了一股猛烈的旋風。

「哎呀，真是太感謝了！」阿凡提享受地閉上眼睛，任由那股旋風吹拂著他那張擠在一起的臉：「巴格達的午後確實有點悶熱，尊尼爾兄弟這手『人工風扇』魔法真是貼心啊。這又讓我想起在浮島上的通風系統，你們知道史前文明的冷氣機是怎麼運作的嗎？那其實是利用了水之精靈的吸熱原理……」

「啊啊啊啊啊！」尊尼爾崩潰地抱住自己那顆閃亮的光頭，巨大的身軀竟然委屈地蜷縮在椅子上，瑟瑟發抖。他引以為傲的木系魔法，竟然被人當成了冷氣機。

「我受不了了！殺了他！」

撒南姆夫婦終於也忍無可忍，兩人默契十足地一左一右同時暴起，兩道凌厲的刀光交叉斬向阿凡提的脖子。他們發誓，只要能讓這個聲音停止，他們願意免費幫任何人殺掉這個矮子。

可是，阿凡提既然敢隻身前來招安，又豈會沒有準備？

「『無言寺』二十年掃地棍法第一式！」

阿凡提甚至沒有站起來，雙手在腰間一抹，那一對隨身攜帶的木枴已經猶如兩條靈蛇般探出。「鐺！鐺！」兩聲清脆的敲擊聲，木枴精準無比地擊中了撒南姆夫婦手腕的神門穴。

夫婦倆只覺得手臂一麻，彎刀差點脫手。還沒等他們變招，阿凡提已經借著椅子向後一仰，雙腳猶如裝了彈簧般在桌底連環踢出，將夫婦倆逼退了三步。

整個過程中，阿凡提的嘴巴依然沒有停止過一秒鐘：「……水之精靈的吸熱雖然好，但如果調節不好就會導致風濕。這就跟練武一樣，撒南姆先生，你的刀法雖然凌厲，但剛不可久，你看你剛才那一刀，手腕轉動的角度明顯因為長年勞損而有了零點二秒的延遲。我們『眼鏡蛇』有專門的骨科物理治療師，只要你簽了這份合約，我們不僅包治你的風濕，還能順便幫你太太看看那因為長期握刀而導致的肩周炎……」

「夠了！夠了！我們簽！我們簽！」

一聲淒厲的尖叫聲打斷了阿凡提的推銷。

發出這聲尖叫的，是一直沉默的烏鴉八哥。這個曾經以冷酷和詭異笑聲聞名的刺客，此刻正用一種近

乎哀求的眼神看著阿凡提，雙手顫抖著抓起了桌上的羽毛筆。

「在哪裏簽名？這裏嗎？只要你保證每天的講話時間不超過十分鐘.....不，五分鐘！我就替你賣命！」烏鴉八哥甚至沒有看合約上的薪酬條款，就猶如抓著救命稻草般在文件上胡亂畫下了自己的名字。

看到有人帶頭，心理防線早已全面崩潰的撒南姆夫婦對視了一眼，雙雙丟下了手中的彎刀，猶如鬥敗的公雞般嘆了口氣，也上前拿起了筆。

「我們也簽。」撒南姆（夫）咬著牙，彷彿在簽署賣身契一般，在合約上按下了指印。

最後剩下蜷縮在椅子上的尊尼爾。巨漢看著同伴們紛紛妥協，又看了看阿凡提那張彷彿隨時準備再次開口講述「宇宙起源」的臉孔，終於發出了一聲絕望的嗚咽。

「拿來！老子簽還不行嗎！」尊尼爾一把搶過最後一份合約，粗魯地簽上自己的大名，然後虛脫般地癱倒在桌子上。

「太完美了！」

阿凡提笑得眼睛都瞇成了一條縫，他心滿意足地將四份簽好的合約疊齊，小心翼翼地收入懷中。

「歡迎各位加入『天后航海』與『眼鏡蛇』的大家庭！我保證，這將是你們人生中最明智的決定！那麼，明天早上八點，我們在巴格達港口集合。對了，記住帶上防暈船的藥，因為我們要搭乘的接駁船可能會有點顛簸，那艘船的引擎聲有點像非洲大草原上的野豬叫，這又讓我想起.....」

「滾！！！」

四名前殺手、刺客與魔法師，異口同聲地爆發出了他們生命中最響亮、最悲憤的怒吼。

阿凡提哈哈大笑，瀟灑地揮了揮手，轉身邁著輕快的步伐離開了酒館，深藏功與名。

酒館的角落裏，再次恢復了死寂。

烏鴉八哥雙眼一翻，「砰」的一聲昏倒在桌子上，面具歪到了一邊。撒南姆夫婦互相攙扶著，彷彿剛剛經歷了一場浩劫。而黑塔般的尊尼爾，正拿著那把切肉的小刀，默默地在桌子上刻著「我想回家」四個字。

新世界的第一天，沒有了力量階級的絕對壓制，但他們深知，另一種更加可怕的精神統治，已經籠罩了他們的未來。

外傳（四）：南十字星下的舊將與新生

澳大利亞西岸，費里曼圖廢墟。

或者，現在已經不能再稱呼這裏為「廢墟」了。距離那場決定世界命運、將闇黑帝國徹底推翻的「光之黎明」已經過去了將近半年。初冬的微風從印度洋吹來，帶著南半球特有的清冷與海水的微鹹，拂過這片曾經被戰火與毒水海嘯蹂躪過的土地。

在這片曾經滿目瘡痍的黃土地上，一座嶄新的港口城鎮正以驚人的速度拔地而起。整齊的石板街道、堅固的防波堤、以及一排排以原木與磚石搭建而成的平房，正宣告著這座城鎮的重生。

在港口擴建工程的最前線，數百名赤裸著上身、汗流浹背的工人正喊著整齊的號子，將一根根巨大的防波堤木樁推入海水中。而在這群工人前方，站著一名年過五十、身軀卻依然挺拔如鋼鐵般的男人。

他穿著一件褪色的深灰色粗布長袖衣，下半身是一條耐磨的工人帆布褲，腳踏一雙沾滿泥濘的長筒皮靴。雖然身上沒有任何軍階徽章，但他那雙深邃而銳利的眼睛、不怒自威的嚴肅神情，以及那種彷彿與生俱來的指揮官氣場，依然讓周圍的所有人對他敬畏有加。

前闇黑帝國獵魔旅團上校，尼爾遜．荷爾。

「第三小隊！木樁的角度偏了五度！給我拉回來！你們以為這是在搭積木嗎？這可是要抵擋印度洋冬季風暴的防波堤！」

尼爾遜的聲音猶如洪鐘般在工地響起。被他喝罵的幾名年輕工人非但沒有生氣，反而立刻大聲應答了一句「是，長官！」，然後趕緊調整木樁的位置。這些工人，大部份都是半年前跟隨他來到澳洲、在最後一戰中倖存下來的帝國軍常規軍與獵魔旅團殘兵。

當日，「第七封印」解開，主宰著帝國軍力量泉源的「血之魔法」瞬間失效。失去了力量、失去了近衛團的指揮，甚至連遠在南極群島的帝國中樞「紫晶宮」也徹底覆滅的消息傳來，這支曾經不可一世的帝國遠征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與絕望。

是尼爾遜站了出來。

在全軍面臨崩潰、甚至有人企圖在恐慌中自盡或作亂的時刻，魔力盡失的尼爾遜，憑藉著他那鋼鐵般的意志與無可撼動的威望，強行鎮壓了兵變。他放下了一生引以為傲的帝國軍官尊嚴，獨自一人走到莎娜家與福特家的陣前，交出了佩劍，代表全體殘軍無條件投降。

『我們已經失去了國家，失去了力量。要殺要剮，悉隨尊便。但作為他們的長官，我懇求你們，給這些只是聽命行事的士兵一條活路。』

這是尼爾遜當時對代任莎娜家當家的約瑟夫．本鄉，以及福特家女族長維羅納所說的話。

出乎所有帝國軍意料的是，水、火兩族並沒有對他們趕盡殺絕。在確定了闇黑帝國徹底崩潰後，澳洲的地下聯盟作出了裁決：所有願意放下武器的帝國軍人，編入費里曼圖的重建勞工營，以勞動來贖清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犯下的罪孽。

「長官，防波堤的第三段固定完畢了。」一名滿臉鬍渣、曾經是獵魔旅團中尉的漢子跑到尼爾遜面前，習慣性地敬了一個軍禮，然後遞上一個裝滿清水的皮水壺。

尼爾遜接過水壺，仰頭灌了一大口，抹了抹嘴角的急喘：「辛苦了。叫兄弟們休息十五分鐘。」

「是！」漢子領命，正要轉身離去，卻又猶豫了一下，小聲說道：「長官……兄弟們私下都在說，以您的軍事才能和統率力，其實我們大可以……大可以離開這裏，去北面的荒野建立我們自己的營地，何必留在這裏聽從那些水、火兩族的人差遣，做這些粗活？」

尼爾遜停下了擦汗的動作。他那雙猶如鷹隼般的眼睛冷冷地盯著那名舊部，直看得對方心裏發毛、不自覺地低下頭去。

「建立自己的營地？然後呢？重新拿起武器，去搶掠平民，變成另一群龍騎士或者軍閥嗎？」尼爾遜的聲音雖然不大，卻透著一股令人窒息的威嚴。

他轉過身，望向身後那座正在重建中的費里曼圖港鎮：「我們當初宣誓加入帝國軍，是為了什麼？是為了透過絕對的武力，為這個混亂的世界帶來『秩序』與『和平』。雖然帝國的手段是血腥的，但我們一直堅信自己在做正確的事。」

尼爾遜的目光變得有些深邃，腦海中閃過了十八年前那個倔強的小丫頭——嘉德蓮的臉龐。她為了帝國的秩序奉獻了一生，最終卻在烈火中化為灰燼。

「現在，帝國沒了，血之魔法也沒了。但我看見了另一種『秩序』正在這片廢墟中誕生。」尼爾遜指著不遠處，幾名水族與火族的工匠正有說有笑地合力搬運著石材：「沒有恐懼，沒有極權，昔日的世仇能夠放下屠刀共同建設。如果這就是那個『光之遺裔』和他們所追求的新世界……那麼我們這些舊時代的亡靈，用雙手為這個新世界添磚加瓦，就是我們唯一能找到的贖罪與生存的意義。」

尼爾遜拍了拍那名舊部的肩膀：「去休息吧。別再讓我聽到這種愚蠢的念頭。我們現在不是軍人，我們是建築工。而我，是你們的工頭。」

「……是，長官。我明白了。」漢子眼眶微紅，用力點了點頭，轉身跑回了工人堆中。

尼爾遜輕輕呼出了一口氣，活動了一下似乎隨著年月和以前日夜征戰而帶來少許風濕骨痛的左臂。就在這時，身後傳來了踩踏碎石的腳步聲。

「真是一場精彩的演說，尼爾遜上校。不，現在或許應該稱呼你為『尼爾遜總監』了？」

尼爾遜回過頭，只見兩名男子正朝著他走來。走在左邊的，是身材魁梧、留著短髭的約瑟夫．本鄉；而走在右邊的，則是披著一件有些不合身的黑色大衣、神情卻已經沉穩了許多的福特家少主，湯馬斯．福特。
這半年來，正是這兩個人作為澳洲水、火兩族的代表，領導著費里曼圖的重建工作。

「約瑟夫先生，湯馬斯少主。」尼爾遜微微頷首，語氣不卑不亢：「如果你們是來視察防波堤進度的，我只能說，在沒有重型機械的幫助下，工人們已經盡了全力。預計下個月初就能完工。」

約瑟夫笑了笑，遞給尼爾遜一支捲煙：「別緊張，尼爾遜。我們不是來催進度的。說實話，如果沒有你把你那套嚴格的軍事化管理套用在重建工程上，費里曼圖不可能在半年內恢復到現在的規模。兩族

的長老們私下裏都對你的統籌能力讚不絕口。」

尼爾遜接過捲煙，卻沒有點燃，只是夾在指間：「戰敗的俘虜，總得展現出自己的價值，才能保住腦袋。我不過是為了手下那幾百號兄弟的生計罷了。」

「你還是那麼固執。」一旁的湯馬斯搖了搖頭，嘴角卻帶著一抹善意的微笑。

這個年輕的火族少主，在經歷了家族戰爭與雷蒙德的死後，迅速成熟了起來。沒有了「火焰紋章」的詛咒威脅，他不再是那個暴躁易怒的少爺，而是一個真正懂得思考未來的領袖。

湯馬斯走到防波堤邊緣，看著波光粼粼的印度洋：「你知道嗎？維羅納姑姑昨天還在抱怨，說你這傢伙脾氣比石頭還硬，上次她派人送去勞工營的過冬衣物，你居然還非要按清單列個收據還給她，搞得好像我們在做甚麼軍火交易一樣。」

尼爾遜板著臉答道：「無規矩不成方圓。物資交接必須有清晰的帳目，這是在任何體制下都必須遵守的原則。我不能讓我的部下養成不勞而獲、隨意接受施捨的習慣。」

約瑟夫與湯馬斯對視了一眼，無奈地笑了起來。這個頑固的帝國老將，骨子裏的軍人作風恐怕這輩子都改不掉了。

「其實，我們今天來，是有一件正事想和你商量。」約瑟夫收起了笑容，神情變得認真起來。

他從懷中掏出一封用蜜蠟封口的信件，遞給了尼爾遜：「這是昨天從歐洲那邊輾轉傳來的信件。是由『鑄鐵窖』的百立克史密夫家族，以及黃金十字聖徒教會聯合發出的通告。信上說，歐洲與北非的局勢已經基本穩定，各地正在籌備建立一個跨越種族的『世界聯合議會』，也就是之前那位木族聖者X所提倡的『世界子民』架構的雛形。」

尼爾遜的心頭微微一震。那個在死之森中與他交過手的木族聖者，他那看似天真、可笑的和平理念，竟然真的在這個失去強權的世界上生根發芽了。

湯馬斯接著說道：「議會提議，各個大陸都要推舉出能夠代表當地勢力的代表參與未來的決策。在澳洲，莎娜家和福特家已經達成了共識，我們將成立一個聯合自治政府，由約瑟夫叔叔和我共同出任聯合議長。」

尼爾遜靜靜地聽著，將信件還給了約瑟夫：「這與我這個戰俘有什麼關係？難道你們需要一個曾經的帝國軍官去議會上接受公審，作為新時代的祭品嗎？」

「你想到哪裏去了！」約瑟夫沒好氣地瞪了他一眼：「這半年來，你和你的士兵們為這片土地流的汗水，所有人都看在眼裏。莎娜家和福特家都不是恩將仇報的人。」

約瑟夫頓了一頓，目光直視著尼爾遜那雙略帶滄桑的眼睛：「新政府成立後，我們需要建立一支不屬於水族、也不屬於火族，而是真正保護這片大陸平民的『正規警備隊』。而我們兩個家族裏，雖然不乏能征慣戰的魔法使，但卻沒有人懂得如何訓練和統率一支真正的軍隊。」

尼爾遜的手指微微一顫，那支夾在指間的捲煙差點掉落。他似乎猜到了約瑟夫接下來要說的話，但理智卻告訴他這太過荒謬。

「我們想聘請你，尼爾遜．荷爾。」湯馬斯語氣誠懇地說道：「以澳洲聯合自治政府『警備總司令』的身份。你手下的那些兄弟，如果願意留下的，可以直接編入警備隊。你們將不再是帝國的殘兵，也不再是勞工營的俘虜，而是這片土地的守護者。」

海風在此刻似乎靜止了。

尼爾遜呆呆地站在原地，看著眼前這兩個曾經被他視為「逆黨」、欲除之而後快的敵人。

「你們……瘋了嗎？」尼爾遜的聲音有些沙啞，甚至帶著一絲難以置信的顫抖：「把武裝力量的指揮權，交給一個曾經帶兵入侵你們家園、雙手沾滿鮮血的前帝國軍官？你們就不怕我擁兵自重，在背後捅你們一刀？」

「如果是在半年前，我絕對會第一個把你砍了。」湯馬斯坦然地看著他：「但我見過你在戰鬥中拼命維持『黑天咒幕』保護平民和士兵的模樣；我也見過你這半年來，和那些普通工人一起扛木頭、吃粗糧，卻把乾淨的飲水省下來分給傷員的模樣。」

湯馬斯走上前，輕輕拍了拍尼爾遜那裝著木製義肢的左肩：「雷蒙德叔叔在臨死前教曉了我一件事：力量本身沒有對錯，錯的是使用力量的目的。你一直都在追求『秩序』，而現在，我們願意給你一個機會，用你的雙手，去維護一個真正屬於人民的秩序。不是依靠恐懼，而是依靠責任。」

約瑟夫也微笑著點了點頭：「莎拉那丫頭雖然還在整個澳洲為了水、火二族的聯盟不停奔波亂跑，但她在信裏也提過，說你這傢伙雖然頑固得像塊石頭，但骨子裏是個真正的軍人。她也贊成這個決定。」

尼爾遜低下頭，看著自己那雙佈滿老繭、曾經用來施放血之魔法掠奪生命，如今卻沾滿了泥土與木屑的雙手。

他曾經以為，隨著孔彤大王的倒台，隨著嘉德蓮的戰死，他作為軍人的靈魂也已經跟著那個紫黑色的帝國一同埋葬在了歷史的灰燼中。他以為自己剩下的歲月，就只能像一具行屍走肉般，在勞作中等待死亡的降臨。

但現在，在這個遠離故土的南半球，在這個由奇蹟般的「光之魔法」拯救下來的世界裏，竟然有人願意重新遞給他一面守護的盾牌。

「……你們這群天真的傢伙。」

尼爾遜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抬起頭時，眼眶已經泛起了一層難以察覺的微紅。他站直了身體，雖然沒有穿著軍服，但那一刻，他彷彿又變回了那個傲骨錚錚的統帥。

「醜話說在前面。」尼爾遜的語氣恢復了以往的嚴厲，甚至帶著一絲不容置疑的霸道：「如果讓我來擔任警備總司令，那麼軍隊的訓練和紀律，就必須完全按照我的規矩來！不管他是水族的貴族，還是火族的少爺，只要穿上警備隊的制服，就必須服從命令！任何人敢違反軍紀、欺壓平民，我尼爾遜．荷爾絕對會親手把他的腿打斷！你們能接受嗎？」

約瑟夫與湯馬斯對視了一眼，不約而同地爆發出了一陣爽朗的大笑。

「求之不得！」約瑟夫伸出右手，與尼爾遜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就在這時，遠處的工地上突然傳來了一陣小小的騷動。一根用來支撐防波堤的巨大石柱，因為底部的沙土鬆動，突然發生了傾斜，眼看就要砸向下方幾名正在作業的工人。

「小心！」湯馬斯大喝一聲，正欲衝上前去。

然而，還沒等他出手，工地上的工人們已經自發地行動了起來。

只見兩名原本是帝國軍、如今沒有了魔力的漢子，毫不猶豫地用肩膀頂住了傾斜的石柱，發出震耳欲聾的嘶吼；而在他們身旁，一名莎娜家的年輕水族術士迅速雙手結印，一股純淨的淡藍色光芒閃過，一道堅固的「玄冰水晶牆」瞬間在石柱下方凝結成形，穩穩地托住了那股萬鈞之力。

緊接著，另外幾名福特家的火族成員也跑了過來，他們手中泛起溫和的紅光，利用火之魔法的高溫迅速烘乾了石柱底部鬆動的泥土，讓地基重新變得堅固。

危機在短短十幾秒內被化解。不同種族、曾經互為死敵的人們，在確認彼此沒有受傷後，互相拍打著對方的肩膀，爆發出一陣劫後餘生的歡笑聲。空氣中沒有紫色魔法的血腥，只有屬於純粹元素的自然光輝，以及人與人之間最真摯的羈絆。

尼爾遜靜靜地看著這一幕，那張飽經風霜、猶如鋼鐵般冷硬的臉龐上，終於緩緩地綻放出一抹釋然的微笑。

他抬起頭，仰望著南半球那蔚藍無雲的天空。在白日裏雖然看不見星光，但他知道，那指引著航海者與旅人的南十字星，就懸掛在那裏，靜靜地守望著這片重生的土地。

「看來，這支警備隊的素質，比我想像中還要好啊。」

尼爾遜將手中的捲煙夾在耳後，大步朝著防波堤的工地走去，背影顯得無比堅定而寬廣。

風中，再也沒有了昔日帝國戰旗飄揚的肅殺，只剩下海浪拍打著新築防波堤的潺潺水聲，那是屬於這片土地、屬於新世界的，最平靜的呼吸。

外傳（五）：破曉的聖城與百煉之鋼

意大利島，羅馬聖城，梵蒂岡聖域。

初秋的陽光穿透了地中海的薄霧，溫柔地灑落在這座經歷了無數戰火與權力更迭的古老聖城之上。數個月前，這裏曾是聖神教十三支派為了爭奪權力而幾乎血流成河的修羅場；也是闇黑帝國近衛團企圖暗殺各派主教、最終被五族聖物使與聖殿騎士團聯手擊潰的歷史轉捩點。

如今，殘破的十字形聖殿外圍搭起了密密麻麻的木製棚架。失去了「血之魔法」的威脅，加上「第七封印」解開後大自然精靈的復甦，羅馬聖城正在以驚人的速度進行重建。

在聖殿廢墟最高的一處鐘樓殘壁上，一道身披純白披風的身影正靜靜地俯瞰著下方忙碌的廣場。

這是一名大約二十五、六歲的年輕男子，名叫文森特。他有著一頭俐落的亞麻色短髮，灰藍色的雙眸銳利得猶如高空盤旋的獵鷹。他身上穿著一件看似輕薄、實則由高密度史前纖維編織而成的銀灰色戰術緊身衣，外面罩著一件繡有暗金色十字徽章的白色無袖罩袍。他的腰間沒有配戴常見的長劍，而是纏繞著一條由特殊合金打造、末端連著鋒利錐刃的「銀絲鎖鏈」。

文森特，是蟄伏了半個多世紀、終於在數月前再次重見天日的「聖殿騎士團」的精銳戰士之一。

他的師傅，正是當初偽裝成東正聯合教會武祭司的雲德可夫，以及隱藏在萬福瑪利亞修道院的修女米雪。自從教皇所羅門．聖伯納正式宣布聖神教十三支派統一，聖殿騎士團便從暗處的「間諜」與「刺客」，正式轉變為守護聖城與維持新秩序的「聖盾」。

「看來，你還是改不掉喜歡躲在高處監視別人的習慣呢，文森特弟兄。」

一把稚嫩卻透著無比莊嚴的聲音從下方傳來。文森特微微一怔，隨即從十多尺高的殘壁上一躍而下，身輕如燕地落在佈滿碎石的廣場上。單膝跪地，右手撫胸，行了一個標準的騎士禮。

「願聖神的光輝永遠照耀您，瑪莉亞教主大人。」文森特恭敬地說道。

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那位年僅十一歲、卻在統一聖神教中扮演了舉足輕重角色的前黃金十字聖徒教會教主——瑪莉亞三世。她依然穿著那襲金邊的白色長袍，頭戴方帽，清秀的臉龐上掛著超越年齡的慈悲微笑。

而在她的身後左右，猶如兩尊門神般寸步不離的，自然是左護法基絲汀與右護法伊爾尼爾。

基絲汀那一頭天然的紅髮在陽光下如火焰般耀眼，她手中那對末端鑄有十字架的三叉短戟交叉在背後，警惕的目光掃過文森特，冷哼了一聲：「聖殿騎士團的人，走路還是像貓一樣沒聲音。這裏已經沒有闇黑帝國的刺客了，你大可不必整天神經兮兮的。」

「保護聖教主與聖城的安全，是騎士團的職責，基絲汀護法。」文森特站起身來，語氣平靜得沒有一絲波瀾，灰藍色的眼睛轉向另一側那猶如鐵塔般的巨漢：「伊爾尼爾護法，您的左臂看來已經完全康復了。」

伊爾尼爾手中握著那根沉重的六角儀杖，依然是那副沉默寡言的模樣，只是對著文森特微微點了點頭

，發出一個單音節：「……嗯。」

瑪莉亞看著他們，輕輕笑了笑：「文蒂弟兄，不必如此緊繃。今日我來這裏，是為了迎接我們最重要的盟友。算算時間，從波爾多出發的車隊，搭載車輛的渡輪，現在應該已經抵達羅馬城外了。」

彷彿是為了印證瑪莉亞的話語，廣場外的大道上傳來了一陣低沉而有節奏的引擎轟鳴聲，伴隨著重型車輪輾壓碎石的聲響。

文森特轉頭望去，只見三輛由史前內燃機改裝、外覆厚重裝甲的重型運輸車，正緩緩駛入梵蒂岡聖域。車身上沒有闇黑帝國那種充滿壓迫感的黑色塗裝，而是漆著沉穩的鐵灰色，車廂兩側印著代表金之皇族御用鐵匠的徽記——百立克史密夫家族的交叉雙劍與鐵錘。

歐洲新秩序的另一大支柱——「鑄鐵窖」，到了。

運輸車剛一停穩，車門「砰」的一聲被粗暴地推開。一個身高五尺八寸、擁有著非洲血統黝黑肌膚與健碩體格的年輕女子，猶如一頭充滿活力的雌豹般跳了下來。她擁有一頭狂野的黑色捲髮，一雙大眼睛閃爍著狡黠與熱情。她身上只穿著一件無袖的皮甲，根本沒有穿底衣，清爽的打扮將她那充滿爆發力的肌肉線條展露無遺。

她手中單手提著一柄比她頭顱還要大上兩圈的巨大紅色鐵錘——正是鑄鐵窖四大神兵之首的「鐵狼紅錘」。

「瑪莉亞！我們把東西送來啦！」積琪蓮．李興奮地揮舞著空出的左手，毫無顧忌地朝著小教主跑去，那豪邁的作風讓一旁的基絲汀忍不住皺起了眉頭。

「積琪，注意你的禮儀！這裏是聖域，不是我們芬里爾舍的練武場！」

緊接著從第一輛車上下來的，是一名騎著高大黑馬、滿臉鬚髯的男子。他有著亞裔的漆黑眼眸與濃密黑髮，左耳上戴著一枚小黑錘耳飾。他胯下挾著一柄五尺多長、槍身雕刻著飛虎紋路的啞金色長槍——四大神兵之「銅虎騎槍」的繼承者，白虎舍的奈斯達．霍斯。

奈斯達翻身下馬，動作一絲不苟，快步走到積琪蓮身邊，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然後才轉向瑪莉亞，恭敬地低頭行禮：「白虎舍奈斯達，代表鑄鐵窖與奧雲族長，向聖教主致敬。我們這次帶來了首批為聖殿騎士團與聖戰師團度身訂造的防禦與維持治安裝備。」

「辛苦你們了，奈斯達弟兄，積琪姊妹。」瑪莉亞微笑著回應。

文森特上前一步，目光在積琪蓮與奈斯達身上掃過。身為戰士，他能清晰地感覺到這兩人體內蘊含著極其龐大的金之魔力，尤其是那個拿著大紅錘的黑膚女子，她身上散發出的氣息，甚至比當年襲擊聖城的近衛團還要狂野幾分。

「鑄鐵窖的神兵繼承者，久仰大名。」文森特微微點頭：「我是聖殿騎士團的文森特。聽聞貴族將成為歐洲各地維持秩序的『警政勢力』，這批裝備，想必是我們未來合作的基礎。」

「嘿！你就是那個聖殿騎士？」積琪蓮饒有興致地湊到文森特面前，那雙大眼睛毫不客氣地上下打量著他，目光最後落在他腰間的銀絲鎖鏈上：「用鎖鏈做武器？品味倒是不錯。不過，比起殺人，我們現在更需要的是『制服』敵人的手段。」

積琪蓮轉過身，單手將沉重的「鐵狼紅錘」扛在肩上，另一隻手猛地掀開了運輸車後方的帆布。「來看看我們鑄鐵窖這幾個月來沒日沒夜趕工的傑作吧！」

車廂內，整齊地排列著數十套散發著銀白色光澤的裝備。那不是用來殺戮的刀劍，而是一面面半透明的塔盾，以及一根根造型奇特的短棍。

奈斯達走上前，隨手拿起一面塔盾遞給文森特，語氣嚴肅地解說：「自從闇之魔法失效，許多原本依附於帝國的軍閥與極端分子失去了力量，這導致了各地的暴亂。我們不能再用以前那種以暴易暴的方式來鎮壓，否則與闇黑帝國無異。這面『斥力盾』內置了金之魔法的微型共鳴陣，只要注入少許魔力，就能產生類似『磁幻佈網』的排斥力場，足以在不傷害平民的情況下，將暴亂人群安全地推開。」

文森特接過塔盾，入手極為輕巧，他試著將體內的一絲金之魔力注入盾牌的把手中。瞬間，塔盾表面泛起一層柔和的金色漣漪，一股溫和卻堅韌的反作用力從盾面上傳來。

「精妙的設計。」文森特眼中閃過一絲讚賞：「將高階的防禦魔法陣微縮並刻印在裝備上，這就是鑄鐵窖的史前科技與魔法融合的實力嗎？」

「這還只是一部分呢！」積琪蓮得意地笑了笑，剛想繼續介紹那些短棍的功能，卻聽到車隊後方傳來了一陣「劈里啪啦」金屬碰撞的脆響，伴隨著一聲慌亂的驚呼。

「哎呀！對、對不起！這箱子太重了……」

眾人尋聲望去，只見第三輛運輸車的車斗旁，一個大約十五歲、身材單薄的少年正狼狽地趴在地上。他有著一頭柔軟的棕色短髮，白皙的臉龐因為焦急而漲得通紅。地上散落了一地形狀奇特的金屬音叉與幾何零件。

最引人注目的，是少年腰間佩戴著一把與他那瘦弱身軀極不協調的華麗武器——那是一柄細長的刺劍，劍柄末端鑲嵌著一顆散發著幽冷銀光的寶石，正是曾經屬於亨利．華爾特，如今已交給下一任主人的四大神兵之一：「銀天蠍刺劍」。

「傑拉德！跟你說過多少次了，搬運這種粗活讓普通的族人來做就好，你這雙手可是用來彈琴和調音的！」奈斯達眉頭緊皺，大步走過去，一把將地上的少年提了起來，語氣雖然嚴厲，卻透著掩飾不住的關心。

「對不起，奈斯達大哥……我只是想幫忙……」少年傑拉德．愛芙蓮手忙腳亂地撿起地上的音叉，拍了拍長袍上的灰塵，神情顯得無比窘迫。

文森特看著這個笨手笨腳的少年，又看了看他腰間那柄象徵著鑄鐵窖最高戰力之一的「銀天蠍刺劍」，眼中不禁閃過一絲深切的疑惑。

「這位是……神兵的繼承者？」文森特走到積琪蓮身邊，壓低聲音問道：「恕我直言，他身上幾乎感覺不到任何戰鬥的氣息，魔力源也只是中下水平。把如此重要的神兵交給一個沒有戰鬥力的孩子……這不符合鑄鐵窖的傳統吧？」

積琪蓮收起了平時的嬉皮笑臉，眼神變得有些深邃，她看著正在被奈斯達訓話的傑拉德，輕聲說道：「騎士小哥，你只看到了『兵器』，卻沒看到『傳承』。」

瑪莉亞此時也緩步走了過來，接過了積琪蓮的話語：「文森特弟兄，金之魔法的本源，是『頻率』與『共鳴』。百立克史密夫家族之所以強大，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能打造出鋒利的刀劍，更是因為他們掌握了透過『音律』來引導大自然精靈的史前知識。傑拉德弟兄雖然武藝不精，但他卻是百年難得一見的音樂神童。」

就在這時，傑拉德似乎為了彌補剛才的失誤，他深吸了一口氣，從地上撿起兩根特定長度的金屬音叉。他沒有拔出銀天蠍刺劍，而是將右手輕輕按在劍柄的銀色寶石上。

「叮——」

傑拉德閉上雙眼，輕輕敲擊了一下音叉。一股極其微弱、卻異常精準的金之魔力順著他的指尖流入音叉。剎那間，一陣清脆、悠揚，宛如天籟般的共鳴聲在廣場上迴盪開來。

令人震驚的一幕發生了。隨著音叉的震動，文森特剛才注入了魔力的那面「斥力盾」，以及車廂內所有尚未啟動的裝備，竟然在同一時間產生了共鳴，散發出整齊劃一的柔和金。

「這……這是甚麼魔法？！」基絲汀驚訝地瞪大了眼睛，連一向沉穩的伊爾尼爾也露出了動容的神色。

「這是『頻率同調』。」

一把慵懶卻透著幾分自信的聲音從運輸車的車頂傳來。
眾人抬頭望去，只見一名留著及腰啞金色長髮的青年，正悠閒地坐在車頂的裝甲板上。他穿著一件有些隨意的白色亞麻襯衫，腰間掛著那對標誌性的「黃金雙斧」。

「愛德華少主！」奈斯達與積琪蓮立刻恭敬地行禮。

愛德華從車頂上一躍而下，拍了拍傑拉德的肩膀，然後走向瑪莉亞與文森特。「好久不見了，瑪莉亞教主。看來羅馬的重建工作比我想像中還要快。」

愛德華指著滿臉通紅的傑拉德，對文森特說道：「在過去的戰爭年代，神兵的確需要由最強的戰士來揮舞。但現在時代變了，闇黑帝國已經瓦解，我們需要建立的是一個能夠長久運作的防禦與治安網絡。羅馬聖城即將建立涵蓋整個城區的『共鳴結界』，而這個結界的核心校準，只有擁有絕對音感和最高樂理知識的傑拉德，透過『銀天蠍刺劍』的增幅才能完成。他，才是我們在新時代最強的『武器』。」

文森特看著眼前這群鑄鐵窖的族人，又看了看身邊的教主瑪莉亞。他終於明白了教皇所羅門當初下達那道統一指令時的深意。

「信仰為盾，百煉為劍。」文森特將右手輕輕搭在腰間的銀絲鎖鏈上，嘴角勾起了一抹釋然的微笑：「看來，我們聖殿騎士團終於可以徹底從歷史的陰影中走出來了。未來的歐洲，不再需要暗殺與恐懼來維持統治。」

「沒錯！」積琪蓮哈哈大笑，用手肘撞了撞文森特的胸口：「以後遇到那些不聽話的軍閥殘黨，我們鑄鐵窖負責把他們敲暈，你們騎士團就負責把他們綁起來，分工合作，完美！」

奈斯達無奈地扶了額頭，卻也沒有反駁。傑拉德則抱著音叉，在一旁靦腆地笑了起來。

愛德華走到廣場的邊緣，望著遠處正在修復的聖殿穹頂。那裏，曾經是他們與近衛團浴血死戰的地方。

「光之黎明已經降臨，但大地的傷痕還需要時間來撫平。」愛德華深吸了一口地中海吹來的微風，轉頭看向瑪莉亞與文森特：「亞爾法特他們現在應該還在世界的某個角落，為了解決那些殘存的人偶和龍騎士的問題而奔波吧？我們可不能在這裏被他們比下去了。」

瑪莉亞雙手合十，閉上雙眼，胸前的十字架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願聖神的光輝，指引他們，也指引我們。」

文森特抬起頭，仰望著羅馬聖城那片萬里無雲的蔚藍天空。

在這個失去了黑魔法、卻重新找回了自由與希望的世界裏。聖殿騎士的鎖鏈將不再用於絞殺異己，而是用於連結；鑄鐵窖的烈火將不再用於鍛造殺戮，而是用於重生。

這，就是屬於他們的、嶄新的時代。

外傳（六）：翱翔的火之皇者與尋覓之翼

南美洲最南端，烏斯懷亞平原。

自從「光之黎明」降臨、第七封印被解開已經過去了兩個多月。這片曾經作為火之一族與闇黑軍團作最後死鬥的決戰之地，如今已經變成了一個充滿生機的新城鎮。沒有了帝國軍的威脅，散落於泛美洲各地的火族遺民紛紛南下，在這片廣闊的草原上建起了木屋與農田。

在城鎮中央最大的一座木製議事廳內，第五十四代火族之皇——年僅十四歲的帕積西亞．帕天奴，正毫無儀態地趴在一堆堆積如山的文件上，發出痛苦的呻吟。

「卡洛斯……這些見鬼的農地分配表和物資清單，到底甚麼時候才能看完啊？」

帕積西亞煩躁地揉著那一頭標誌性的紅髮，頭上那象徵皇權的銀髮箍都差點被她弄歪。她身上雖然穿著華麗的深紅色皇族長裙，但骨子裏那股野丫頭的脾氣卻是一點也沒變。

站在一旁的近衛副頭領卡洛斯無奈地苦笑了一聲。雖然經歷了連番大戰，卡洛斯的臉上多了一道淡淡的疤痕，但他那忠誠而沉穩的性格依舊如昔。他將另一疊文件輕輕放在桌上：「吾皇，火之一族正在重建，各地的難民陸續抵達，這些都是必須由您親自過目的政務。您總不能一直把這些事推給長老們吧？」

「我知道，我知道啦！先天下之憂而憂嘛，奶奶臨終前的話我可是背得滾瓜爛熟了。」帕積西亞嘟著嘴，用手中的羽毛筆百無聊賴地戳著桌面，腦海中卻不由自主地浮現出那個總是把大劍扛在肩上、笑得一臉囂張的黑髮男子。

「不知道路易士那個大白癡，現在跟著愛德華他們在歐洲混得怎麼樣了……」帕積西亞喃喃自語：「他倒是好，把『索羅』的爛攤子丟給森美那個小鬼，自己跑去環遊世界。我卻要在這裏看這些比古文還要難懂的報告！」

就在帕積西亞快要被無聊逼瘋的時候，一名火族守衛匆匆走進議事廳，單膝跪地：「報告吾皇，西面營地有一位名叫瑪莉亞的婦人求見。她說她的丈夫和兒子在兩個月前我們從聖保羅撤退時，為了引開一隊帝國騎兵而與大隊失散了。如今戰爭已經結束這麼久，他們卻音訊全無。她懇求我們派搜索隊前往安地斯山脈一帶尋找。」

「失散的族人？」帕積西亞猛地抬起頭，原本黯淡的雙眼瞬間亮了起來，彷彿找到了甚麼絕佳的藉口：「安地斯山脈地勢險峻，就算派普通的搜索隊去，恐怕也是大海撈針。這種事，果然還是得本皇親自出馬！」

「吾皇！萬萬不可！」卡洛斯嚇了一跳，連忙阻止：「您現在可是火之一族的最高領袖，怎能隨便離開烏斯懷亞？而且安地斯山脈雖然沒有了帝國軍，但野獸出沒，十分危險。屬下立刻組織一支精銳的小隊去搜索就足夠了！」

「卡洛斯，你這就不懂了。」帕積西亞霍地站了起來，一把抓起掛在椅背上的皇族聖物「地煉」之劍，那劍柄末端的半月形紅晶體在陽光下閃爍著耀眼的光芒：「如果身為皇者，只懂得安坐在安全的營地裏看報告，那和以前闇黑帝國那些只會發號施令的庸官有甚麼分別？真正的領導者，就應該親自把迷失的子民帶回家！」

不給卡洛斯任何反駁的機會，帕積西亞已經一溜煙地衝出了議事廳，只留下一串清脆的笑聲在空氣中迴盪。

「而且，這可是沙沙最喜歡的運動呢！」

跑到烏斯懷亞平原邊緣的森林旁，帕積西亞將兩根手指放進嘴裏，用力一吹。

「咻——！」

一聲嘹亮而悠長的口哨聲穿透了雲霄。不過片刻，天空中傳來了「啪啪」的巨大振翅聲。一道遮天蔽日的白金光影從雲層中俯衝而下，精準地降落在帕積西亞的面前，捲起一陣帶著青草香氣的微風。

那是一頭比尋常馬匹足足大上一號的巨獸。牠渾身披著如雪般純白的鬃毛，頭頂長著一根螺旋狀的獨角，雙肩延伸出一對巨大而強健的羽翼，英姿勃發，正是傳說中的幻獸——獨角天馬。

「沙沙！」帕積西亞歡呼一聲，撲上去緊緊抱住天馬的脖子。

天馬低低地嘶鳴了一聲，用那毛茸茸的臉頰親暱地蹭著帕積西亞的臉。牠那原本在斷箭山谷一戰中被冰槍貫穿的右翼，在第七封印解開後的光之魔法治癒下，早已沒有了任何傷痕。

「沙沙，整天待在草原上吃草很悶吧？我們今天去兜個風，順便做點有意義的事！」帕積西亞熟練地翻身躍上天馬那寬闊的背脊。沒有馬鞍，也沒有韁繩，她僅憑著雙腿夾緊馬腹，以最純粹的默契與這頭陪伴了她十多年的幻獸溝通。

「向西北方，安地斯山脈出發！」帕積西亞以西班牙語高呼。

沙沙發出一聲高亢的長嘯，四足在地上猛然一蹬，巨大的羽翼用力一拍。強大的氣流將周圍的雜草壓得低垂，天馬帶著年輕的火族之皇，化作一道白色的閃電，直衝向蔚藍的天際。

===

高空之上，狂風在耳邊呼嘯。

帕積西亞俯瞰著下方壯麗的南美洲大地，心中那股因為政務而積壓的煩悶頓時一掃而空。這才是她最喜歡的感覺，無拘無束，自由自在。

「沙沙，你還記得當年奶奶帶我們在緋紅之森飛翔的日子嗎？」帕積西亞伏在天馬的背上，輕聲說道。

天馬的耳朵微微抖動了一下，發出一聲溫柔的低鳴。作為壽命遠超人類的幻獸，沙沙見證了瑪蓮娜大公主的青春，也見證了帕積西亞的成長。在牠的眼中，這位新任的女皇，依然是當年那個因為失去了父母而在森林裏嚎啕大哭的小女孩。

一人一馬沿著南美洲西海岸的安地斯山脈一路向北飛行。這座世界上最長的山脈猶如一條沉睡的巨龍，連綿不絕的雪峰在陽光下閃爍著冷冽的光芒。

根據求助婦人的描述，她的丈夫和兒子是在穿過智利邊境一處名為「惡魔之喉」的險峻峽谷時失散的。那裏地形複雜，終年被濃霧籠罩。

飛行了幾個小時後，沙沙突然在半空中減緩了速度，巨大的鼻孔抽動了兩下，隨後朝著帕積西亞輕輕嘶叫了一聲。

「嗯？你聞到了甚麼嗎？」帕積西亞拍了拍沙沙的脖子。獨角天馬的嗅覺極為敏銳，尤其是對大自然氣息的變化。

沙沙的頭部向右一偏，朝著下方一條被雲霧遮蔽的深谷俯衝下去。

穿過厚厚的雲層，下方的地貌變得異常崎嶇。兩側是陡峭的絕壁，谷底佈滿了奇形怪狀的巨石和茂密的灌木叢。沙沙在一處相對平坦的岩架上降落，收起了雙翼。

帕積西亞躍下馬背，拔出腰間的「地煉」之劍。雖然血之魔法已經消失，但火之一族的魔法依然與他們血脈相連。她心念一動，劍身上泛起了一層溫暖而純粹的紅色火光，照亮了周圍陰暗的環境。

「這附近有生火的痕跡……」帕積西亞蹲下身，摸了摸岩石下方一堆已經熄滅的灰燼：「還是溫的。他們應該就在這附近。」

就在這時，沙沙突然不安地刨了刨前蹄，目不轉睛地盯著峽谷深處的一個洞穴。

「救命……有沒有人……」

一絲微弱的求救聲夾雜在風聲中傳來。

帕積西亞心中一緊，立刻提劍朝著洞穴跑去，沙沙也緊隨其後。

剛靠近洞口，帕積西亞就聞到了一股濃烈的血腥味。在洞穴深處，一個大約十二、三歲的男孩正緊緊抱著一名大腿受了重傷、昏迷不醒的成年男子。而在他們面前，三頭體型如牛犢般大小、雙眼泛著飢餓綠光的變異山地狼，正呲牙咧嘴地逼近。

這是在小冰河時期後，為了適應嚴酷環境而變異的猛獸，雖然不及巨龍或獅龍馬那般恐怖，但對於失去戰鬥力的普通人來說，依然是致命的威脅。

「滾開！」男孩手中握著一根削尖的木棍，雙手發抖，卻寸步不離地擋在父親身前，一如當初在古墨西哥城為了保護她而擋在帝國軍面前的那些年輕近衛。

「吼——」帶頭的變異狼不耐煩地咆哮了一聲，猛地撲向了男孩。

男孩絕望地閉上了眼睛。

「『轟火龍』！」

一聲清脆的嬌喝在洞穴中響起。

沒有以往那種帶著血腥味的灼熱，一道純粹、明亮、散發著神聖氣息的白紅色火柱從洞口呼嘯而入。

火焰精準地擦過男孩的頭頂，重重地轟在那頭變異狼的面前。

「砰！」

火光四濺，變異狼被這股強大的衝擊力嚇得倒退了幾步，發出恐懼的嗚咽。另外兩頭狼也被這股突然出現的強大魔力震懾，夾著尾巴退到了角落。

帕積西亞手持「地煉」，宛如一尊火之女神般大步走進洞穴。她那頭紅髮在火光的映照下猶如跳動的烈焰。

「沒事了，本皇來接你們回家了。」帕積西亞看著呆若木雞的男孩，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

那三頭變異狼見來者身形嬌小，似乎又起了攻擊的念頭。它們壓低了身子，喉嚨裏發出危險的低吼，準備從三個方向包抄過來。

「哼，不長眼睛的畜生。」

帕積西亞沒有退縮，她閉上雙眼，深吸了一口氣。她想起了索羅跟他說過在南極群島「紫晶宮」的經歷，亞爾法特和索羅等人為了保護同伴而爆發出的那種純粹的光之力量。

「第七封印的恩賜，保護的意志……」

帕積西亞猛地睜開眼睛，手中的「地煉」之劍不再只是爆發出具破壞力的紅火。一股溫暖、柔和卻又無比強大的白色光芒，從劍柄的半月形紅晶體中湧出，與她自身的火之魔力完美融合。

「『炫火加護』！」

帕積西亞將地煉劍重重地插在身前的岩石上。一圈白紅相間的魔法光環以她為中心瞬間擴散開來，形成了一道半球形的防護罩。

那三頭變異狼剛剛撲上來，撞在光環之上，頓時彷彿撞上了一堵無形的棉花牆。沒有被高溫燒傷的皮肉焦臭，它們只是被一股無可抗拒的柔和力量遠遠地彈飛了出去，摔在洞穴外。

變異狼們終於意識到眼前的紅髮少女是它們惹不起的存在，哀鳴了幾聲，夾著尾巴落荒而逃。

「好……好厲害……」男孩看著眼前這個年紀與自己相若的少女，眼中充滿了敬畏。

「沙沙！」帕積西亞招了招手。

獨角天馬優雅地走進洞穴。牠低下頭，在受傷的男子身旁嗅了嗅，然後張開嘴，輕輕吐出一股帶著淡淡草藥清香的氣息，那是幻獸獨有的微弱治癒能力，雖然比不上木之魔法，但也足以讓男子的傷口停止流血。

帕積西亞走上前，幫著男孩將他父親扶起：「你們是之前從聖保羅撤退時失散的族人吧？你母親在烏斯懷亞營地等你們很久了。」

男孩聽到母親的名字，眼淚再也忍不住奪眶而出：「我們在撤退時遇到了雪崩，爸爸為了保護我被石

頭砸傷了腿。我們躲在這裏兩個多月，靠吃野果和樹皮才撐到現在……我以為我們死定了。」

男孩擦了擦眼淚，看著帕積西亞頭上的銀髮箍，忽然意識到了甚麼，連忙想要跪下：「您……您是女皇陛下？！」

「免禮啦！現在可不是講究這些的時候。」帕積西亞一把將他拉起，動作俐落而毫無架子：「卡洛斯那傢伙要是看到我現在這樣，肯定又要唸叨我沒有皇族儀態了。不過，比起坐在高高的寶座上，我還是比較喜歡這樣。」

她轉身拍了拍沙沙寬闊的背脊：「上去吧，沙沙會載你們回去的。」

男孩在帕積西亞的幫助下，將父親扶上了天馬的背脊。他自己也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感受著天馬那柔軟而溫暖的鬃毛，彷彿置身於夢中。

「陛下，那您呢？」男孩看著還站在地上的帕積西亞，擔憂地問道。

「沙沙雖然力氣大，但載著三個成年體重的人長途飛行還是太勉強了。」帕積西亞灑脫地揮了揮手中的地煉劍：「你們先走，順著風的方向一直往南飛就能到烏斯懷亞。我在這山脈裏自己走一段路，就當是修行了。卡洛斯他們發現我不見了，遲早會派人來接我的。」

「嘶——」沙沙不滿地打了個響鼻，似乎不願意丟下小主人。

「聽話，沙沙。」帕積西亞走到天馬面前，輕輕捧著牠的臉，用額頭抵著牠的獨角，語氣溫柔卻堅定：「這是女皇的命令。把我們的子民安全送回家。」

沙沙那雙充滿靈性的眼睛注視著帕積西亞良久，終於妥協地低鳴了一聲。牠拍動著巨大的羽翼，帶著男孩與他的父親，緩緩升空。

「謝謝您！女皇陛下！」男孩在半空中大聲喊道，聲音在峽谷中迴盪。

帕積西亞站在峽谷的崖邊，目送著那道白金色的光影逐漸消失在南方的天際。山風吹拂著她的紅髮與長裙，她深深地吸了一口安地斯山脈那清冷的空氣。

回想起剛才用出「光之魔法」保護男孩的那一刻，帕積西亞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明媚的笑容。

「路易士，我現在總算有點明白，你為什麼總說『力量是為了保護弱者而存在』了。」

她轉過身，獨自一人踏上了崎嶇的山路。雖然前方沒有了幻獸的陪伴，但這位年輕的火族之皇，步伐卻比任何時候都要堅定與輕快。因為她知道，在這片沒有了黑暗魔法的新世界上，屬於她的真正考驗與統治，才剛剛開始。

外傳（七）：愛琴海的微風與世界子民

歐洲東部，地中海的西北邊緣。

自上一代文明崩壞，世界經歷過巨大的地形變異後，愛琴海這一帶從水平線隆起，成為了連接南歐與北非的廣闊土地。而屹立於這片新大陸海岸線邊緣的雅典，則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地中海其中一個最為繁華的貿易港口。

初冬的午後，陽光褪去了夏日的毒辣，變得如蜜糖般溫潤。海風輕拂過雅典的港口，帶來了地中海特有的微鹹氣息，以及港口市集上各種香料與烤海鮮的誘人香味。

失去了闇黑帝國的嚴密監控，也沒有了機器人偶肆虐的陰霾，這座曾經以「聖神教支派共和圈」聞名、象徵著百家共存的古老城市，終於再次煥發出真正自由的生機。碼頭上，大大小小的商船與漁船熙來攘往；商人們用著各種不同口音的語言在討價還價；搬運工人將一箱箱來自北非的粗麥粉、中東的椰棗，以及歐洲本土的鐵器與布匹運上岸。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名男子正不急不緩地沿著海岸長堤漫步。

他年約三十出頭，膚色黝黑，身形瘦削。他身上穿著一件淡黃色的寬鬆麻布長袍，雙肩處繡著綠色的花紋，那是由錯綜複雜卻暗藏紋理的藤蔓圖案連接而成的半圓，在胸前優雅地交匯。這身打扮雖然比一般平民稍顯精緻，但在這充滿異國風情的雅典港口，卻也並不顯得過分突兀。

這名男子，正是木之一族的現任族長——哈辛．比亞。
哈辛的目光溫和地掃過周圍的景物。與半年多前在莫桑比克鎮目睹機器人偶屠城時的沉重不同，此刻他的眼神中透著一種發自內心的安寧與欣慰。

自從「第七封印」解開，血之魔法從世界上徹底消失，闇黑帝國土崩瓦解。正如「非洲聖者」X所預料，世界在短暫的權力真空期後，的確出現了各方勢力重新洗牌的動盪；但幸運的是，五大族的領導層在X與亞爾法特等人的遊說下，早已有了共識與準備。

土之一族在亞洲重組了維持治安的衛隊；火之一族在新任女皇帕積西亞的帶領下穩定了泛美洲的局勢；水之一族的莎娜與福特兩家在澳洲達成了歷史性的和解；金之一族的鑄鐵窖則與統一後的聖神教攜手，成為了歐洲的新秩序維護者。

至於一向崇尚自然、無心權力逐鹿的木之一族，則在哈辛與X的引導下，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他們沒有建立軍隊，也沒有劃定嚴格的國界，而是鼓勵族人們走出非洲的森林，以他們與生俱來對大自然的親和力，成為連接世界各地的「微風」。

「族長大人，您怎麼獨自一人來到這裏了？」

一把帶著驚喜與恭敬的聲音打斷了哈辛的沉思。

哈辛停下腳步，轉過頭，只見一名大約四十來歲、同樣有著深色肌膚的健碩男子正快步向他走來。這名男子穿著一身輕便的航海服，頭上包著一塊防風的粗布頭巾，身上隱隱散發著淡淡的綠色魔法芒，顯然是一名木之魔法的術士。

「加里！好久不見了。」哈辛認出了來人，臉上露出了真摯的微笑，主動伸出雙手，與對方緊緊相握。

這名男子名叫加里．尚。在數月之前，當愛德華與X為了趕赴羅馬聖城而橫渡地中海時，正是加里駕駛著小帆船，冒著被帝國密探檢舉的風險，將他們安全送達西西里半島的聖約翰淺灘。

「族長大人折煞小人了，您怎麼會來到雅典？」加里激動地搓著長滿老繭的雙手。在木之一族的傳統中，族長雖然沒有帝王那般的絕對權威，但卻是全族精神與信仰的象徵，深受族人愛戴。

「我只是來看看大家過得好不好。」哈辛微微一笑，指了指加里身後那片繁忙的碼頭：「看來，雅典的風，吹得還算順暢？」

「順暢！從未如此順暢過！」加里咧開嘴，露出了潔白的牙齒，笑得無比開懷：「族長，您不知道，現在的日子和以前簡直是天壤之別！」

加里熱情地將哈辛引導至碼頭旁一間露天的海濱茶館。這裏的老闆與加里相熟，見他帶來了貴客，立刻端上了兩杯熱騰騰的薄荷蜂蜜茶，以及一碟雅典特產的烤堅果。

兩人坐在木製的露台邊，耳畔是海鷗的鳴叫與輕柔的海浪聲。

「以前闇黑帝國統治的時候，我們這些懂得木之魔法的人，簡直就像是見不得光的過街老鼠。」加里喝了一口熱茶，語氣中帶著對往昔的感慨：「我們離開非洲來到歐洲和北非討生活，為了糊口，只能在黑市裏偷偷摸摸地做『魔法御船使』。每次使用『流氣操』推動船隻，都要提心吊膽，生怕被帝國的巡檢發現那綠色的魔法芒，扣上五族逆黨的罪名抓去嚴刑拷問。」

加里放下茶杯，目光望向碼頭上那些正準備揚帆出海的船隻。此時，只見好幾艘中小型帆船的船尾處，正毫不掩飾地亮起純淨的綠色光芒。木之術士們光明正大地站在甲板上，雙手結印，引導著海面上的氣流。風帆在「流氣操」的精準控制下瞬間鼓滿，船隻猶如離弦之箭般輕快地駛出港灣，在海面上留下一道道優美的白色浪花。

「但現在不同了。」加里的眼中閃爍著自豪的光芒：「血之魔法被封印後，光之魔法的恩賜讓精靈重新回歸自然。我們不再需要隱藏自己的天賦。各大商會、甚至聖神教的教廷，都爭相高薪聘請我們木之一族的族人來擔任航海長。憑藉著對風向與氣流的絕對掌控，我們能讓航程縮短一半，而且比任何機械引擎都要安全、穩定！」

哈辛靜靜地聽著，看著那些在陽光下自由綻放的綠色魔法芒，心中湧起一股暖流。

「我聽說，你現在已經不再是單打獨鬥的黑市船家，而是擁有一支小船隊的船長了？」哈辛微笑著問道。

加里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頭巾：「嘿嘿，這都要多虧了幾個月前，聖者X大人和那位金髮的愛德華少主搭乘了我的船。他們不僅給了我豐厚的報酬，聖者大人更用那傳說中的『風華樹笛』，讓我見識到了何謂真正的『流氣操』！那種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毫無阻滯的御風境界，讓我茅塞頓開，這幾個月來我的魔法修為可說是突飛猛進。」

加里頓了一頓，神情變得認真起來：「不過，真正讓我下定決心擴大船隊的，是聖者大人在船上對我說過的一番話。」

哈辛端起茶杯的手微微一頓，饒有興致地問道：「 X 對你說了甚麼？」

「聖者大人說，未來的世界，將不再是依靠武力征服的世界，而是依靠『聯繫』的世界。」加里回憶著當時的情景，眼中充滿了敬意：「他說，我們木之一族就像風一樣，不應該被束縛在某片固定的領土上。風的使命，是將遠方的種子帶到新的土地，是將雨水帶給乾涸的農田。我們在海上航行，不僅僅是為了賺取金幣，更是為了將不同大陸、不同種族的人們聯繫在一起。」

哈辛聽罷，微微點了點頭，深邃的眼眸中流露出一絲贊同。這正是他與 X 在無數個繁星滿天的夜晚，於營火旁共同探討出的木之一族未來藍圖。

「『世界子民』的理念，正在這裏生根發芽啊。」哈辛輕聲說道。

「沒錯，族長您看！」加里興奮地指著停泊在不遠處的一艘中型三桅帆船。那艘船的船身比一般的木船要堅固得多，表面覆蓋著一層輕薄的啞銀色合金裝甲。

「那艘是我們船隊的新旗艦。它的骨架和外裝甲，是由波爾多『鑄鐵窖』的金族工匠親手打造的，堅不可摧；負責導航和水文觀測的，是我從澳洲重金聘請來的水族水文師；而負責動力和掌舵的，自然是我們木族的御船使。至於船上運載的貨物，則是中東和亞洲土族商人們帶來的珍貴香料與特產。」

加里滔滔不絕地介紹著，語氣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以前，大家總是提防著彼此，生怕暴露了自己是哪一族的遺民。但現在，我們在一艘船上同舟共濟。金族的科技保證了船隻的安全，水族的敏銳避開了暗礁與風暴，木族的魔法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動力。大家有說有笑，分享著各自家鄉的故事與美酒。族長，這在以前，可是連做夢都不敢想的光景啊！」

哈辛看著加里那激動的神情，目光再次投向那艘融合了各族智慧與力量的帆船。

沒有了毀天滅地的「天火焚」，沒有了鎮壓萬物的「諸行無常」，魔法終於回歸了它最原本的樣貌——不是用來殺戮的武器，而是人類與大自然溝通、改善生活的橋樑。

這份「平淡」，正是亞爾法特、索羅他們拼盡全力，甚至不惜犧牲自我，才從史前機制的審判中為人類爭取回來的寶貴禮物。

「這才是大自然真正期望看到的平衡。」哈辛輕撫著茶杯邊緣，感受著陶瓷傳來的微溫：「大自然從不拒絕繁衍與交流，它拒絕的，只有貪婪與無休止的破壞。加里，你們做得很好，你們正在用自己的雙手，去實踐『五族融和』的真諦。」

兩人正聊著，幾名年輕的木族水手跑了過來，恭敬地向哈辛行禮後，對加里說道：「船長，貨物已經全部裝載完畢，潮水和風向都正合適，我們隨時可以啟航前往亞歷山大利亞港了。」

「知道了，我這就來。」加里站起身，向哈辛深深地鞠了一躬：「族長大人，雖然我們身在異鄉，但生命之樹的教誨我們一刻也不敢忘記。無論航行到多遠的地方，我們都是木之一族的孩子。」

「去吧，加里。」哈辛微笑著拍了拍他的肩膀：「願生命之樹的庇佑與你們同在。記住，風的方向，就是家的方向。」

加里重重地點了點頭，轉身大步流星地朝著碼頭走去。他的背影充滿了幹勁與活力，那是屬於一個對

生活充滿希望的自由人的背影。

哈辛靜靜地坐在露台邊，目送著加里的身影登上那艘三桅帆船。

伴隨著水手們整齊的吆喝聲，沉重的鐵錨被緩緩拉起。站在船尾的加里雙手平舉，耀眼的綠色魔法芒在他的掌心匯聚。周圍的空氣彷彿聽到了無聲的呼喚，化作一股強勁而平穩的氣流，精準地灌滿了巨大的風帆。

帆船在海面上劃出一道優雅的弧線，平穩地駛出了雅典的港口，朝著波光粼粼的東南方駛去。

哈辛端起已經變得溫熱的薄荷茶，輕輕抿了一口。清涼甘甜的滋味在口腔中蔓延，就像這午後的愛琴海微風一樣，令人心曠神怡。

他抬起頭，望向萬里無雲的蔚藍天空。

不需要為了躲避獵魔旅團的追殺而在深夜的泥濘中狂奔；不需要為了對抗沒有生命的機器人偶而耗盡魔力甚至透支生命；不需要再去計算各個政權之間的勾心鬥角與陰謀詭計。

現在的他們，只需要關心明天的風向是否適合航行；關心這季的雨水是否足夠農田的灌溉；關心今晚在酒館裏能聽到來自哪個大陸的新奇故事。

「平平淡淡，這才是活著的滋味啊，X。」哈辛對著微風輕聲自語，彷彿那位臉上帶著交叉疤痕的非洲聖者就坐在他的對面。

一隻白色的海鷗從茶館的屋簷上掠過，發出一聲清脆的鳴叫，朝著遠方的海平線飛去。

哈辛站起身來，將幾枚銅幣輕輕壓在茶杯下。他理了理身上那件繡著藤蔓花紋的長袍，雙手悠閒地背在身後，重新走入了雅典港口那充滿煙火氣的人群之中。

他的腳步輕盈而從容，就像一陣不留痕跡的微風，溫柔地拂過這片經歷了無數苦難，終於迎來新生的美麗大地。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也沒有生死攸關的抉擇，只有屬於「世界子民」的、最平凡卻又最珍貴的日常，在愛琴海的陽光下，靜靜地延續著。

外傳（八）：傳承之火與久別的重逢

南美洲最南端，合恩角，烏斯懷亞平原。

距離那場決定世界命運、解開「第七封印」的南極大戰，已經過去了整整七年。

七年的時光，足以讓一個在廢墟中掙扎求存的難民營，蛻變為一座繁華而充滿生機的新興城市。沒有了闇黑帝國的血腥統治，沒有了機器人偶的無情屠殺，火之一族的遺民在第五十四代女皇帕積西亞的帶領下，於這片南半球的廣闊平原上建起了堅固的城牆、熱鬧的市集與廣袤的農田。

而在城市中央的皇家練武場上，一場激烈的切磋正在進行。

「鏘——！」

兩柄精鋼打造的練習用闊劍在半空中狠狠相撞，爆發出一連串耀眼的火花。交手中的其中一人，是一名身高近六尺、體格極為健碩的青年。他留著一頭俐落的黑色短髮，赤裸的上半身佈滿了汗水與鍛鍊留下的傷疤。青年雙手緊握著一柄重達數十斤的精鋼巨劍，眼神堅毅如鐵。

他大喝一聲，體內那股純粹而溫暖的「光之魔法」瞬間轉化為熾熱的火紅，沿著雙臂纏繞上劍身。

「火狐尾！」

青年腰部猛然發力，巨劍帶著一道凌厲的弧形火牆橫掃而出。他的對手——三名全副武裝的火族皇家近衛見狀，竟然不敢硬接，紛紛被這股逼人的熱浪逼得連退數步，最終還是被巨劍的餘威掃中盾牌，齊齊跌坐在地。

「承讓了。」青年收起巨劍，抹去額頭上的汗水，朝著三名近衛伸出友善的手。

「森美大人的劍術與魔法融合得越來越純熟了，我們三個聯手都撐不過十招啊。」其中一名近衛苦笑著握住青年的手借力站起，語氣中卻充滿了敬佩。

這名十九歲的青年，正是當年那個在南美洲的戰場上，張開雙臂擋在父母身前的小男孩——森美・山度士。

「啪、啪、啪。」

一陣清脆的掌聲從練武場邊緣傳來。已經二十一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火族女皇帕積西亞，身穿一襲簡約的深紅色長裙，頭戴銀色髮箍，微笑著走了過來。

「帕積西亞女皇。」森美連忙收起隨意的姿態，單膝跪地行禮。

「起來吧，森美。說過多少次了，私下裏叫我帕蒂就好。」帕積西亞看著眼前這個比自己還要高出半個頭的青年，眼中滿是欣慰：「這七年來，你每天天未亮就開始揮劍，連最枯燥的魔力控制訓練也從不缺席。你的努力，整個烏斯懷亞的人都看在眼裏。」

森美抓了抓後腦勺，有些靦腆地笑了笑：「我答應過索羅大哥，在他回來之前，我必須擁有配得上『

那個名字』的覺悟與力量。我不能讓他失望。」

聽到「索羅」這個名字，帕積西亞的眼神微微一黯，隨即又亮了起來。她抬起頭，望向烏斯懷亞港口的方向，海風吹拂著她的紅髮。

「算算時間，從歐洲出發、途經澳洲珀斯港的『夏威夷號』浮島巨艦，今天中午就應該靠岸了吧？」帕積西亞的語氣中帶著掩飾不住的期待。

森美的眼睛瞬間瞪得老大，激動得連聲音都變了調：「女皇！妳的意思是……索羅大哥他們，今天回來了？！」

「不僅僅是他。」帕積西亞神秘地笑了笑：「聽說這次『浮島』上，可是來了幾位非常不得了的貴客呢。走吧，去換身乾淨的衣服，我們去港口迎接這群環遊世界整整七年的大笨蛋。」

===

烏斯懷亞港口，此刻早已是人山人海。

巨大的「夏威夷號」浮島巨艦猶如一座移動的海上城市，穩穩地停泊在深水港外。本來是沒有停泊億噸級浮島巨艦設施的新建港口，在各族的建築和工程界精英的共同努力下，由深海挖掘到船塢工程，火族的新根據地和首都烏斯懷亞在短短五年間，成為世界九大港口之外的第十大港。長長的接駁浮橋上，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與商人正絡繹不絕地登岸。

在人群之中，有幾道身影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名身高超過六尺的男子。他穿著一件洗得有些發白的深灰色亞麻襯衫，背後背著一個長長的、用厚重亞麻布層層包裹的長條狀物體。男子的左邊衣袖空空蕩蕩地隨風飄動，但這絲毫沒有減損他身上那股狂傲不羈的氣勢。他那張原本就稜角分明的臉龐，經過七年風霜的洗禮，褪去了昔日的浮躁，多了一份深邃與成熟的男人魅力。

「哇哈哈！終於腳踏實地了！雖然這七年裏看遍了歐洲的古堡、非洲的草原和亞洲的高山，但說到底，還是南美洲這混雜著烤肉和海風的味道最對本大爺的胃口！」

三十歲的索羅深吸了一口氣，用僅存的右手豪邁地拍了拍自己的胸膛，發出爽朗的大笑。

「你這傢伙，在船上吐了整整三天，現在一上岸就生龍活虎了，簡直是單細胞生物的典範。」

一把冷冷卻又帶著笑意的聲音從他身後傳來。說話的是一名穿著湖水藍色修身風衣、棕色長髮及腰的絕美女子。她有著一雙猶如寶石般明亮的眼睛，舉手投足間皆散發著一種上位者特有的優雅與威嚴。但當她看向索羅時，那份威嚴卻總會不自覺地化作一抹無可奈何的溫柔。

二十六歲的莎拉．莎娜，如今已是澳洲水之一族名正言順的民間最高領袖，與約瑟夫．本鄉和湯馬斯．福特共同領導的共和政府在不同階層一同治理著整個澳大利亞大陸。這次她特意放下了澳洲繁重的家族事務，與索羅等人一同乘船來到了南美。

「喂喂，莎拉小姐……不，莎拉大族長，妳就不能給本大爺留點面子嗎？我這叫『水土不服』，跟單細胞有甚麼關係！」索羅轉過頭，毫無殺傷力地抗議著。

「都已經是三十歲的大叔了，怎麼還像個小孩子一樣吵吵鬧鬧的。」

走在兩人身後的，是一名穿著米白色短袖旅行裝、背著一個大旅行包的青年。他有著一頭柔順的短髮和一雙深邃漆黑的眼眸。雖然沒有索羅那般健碩的肌肉，但他身上卻散發著一種極其內斂、彷彿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寧靜氣息。

現年二十三歲的「光之遺裔」亞爾法特．奧瑪，在過去的七年裏，他與索羅、靜心一同踏遍了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他們幫助歐洲的鑄鐵窖重建了城市結界，在非洲見證了生命之樹的再次開花，在亞洲協助土之一族建立了新的自治區。他用這雙曾經與「神明」對話的神聖三法眼，親眼見證了這個世界在失去黑魔法後，是如何在廢墟中重新綻放出希望的花朵。

在亞爾法特的身旁，是一身素淨僧袍的靜心。二十一歲的她已經完全褪去了當年的稚氣，清麗脫俗的面容宛如一朵靜靜綻放的白蓮。她的左手輕輕牽著一頭體型猶如巨型獵犬、身披紅藍鱗甲、頭生獨角的奇特生物——正是當年愛麗絲託付給他們照顧的幼龍「狄波拉」。經過七年的成長，狄波拉已經度過了嬰兒期，雖然還不能載人飛行，但已經展現出了龍族應有的高貴與力量。

「阿彌陀佛。索羅施主與莎拉施主的感情，七年來如一日般『和睦』，實乃世間罕見之羈絆，善哉，善哉。」靜心雙手合十，語氣中帶著一絲調侃的笑意。自從不再受「慎言誓」的束縛後，這位年輕的女僧人也學會了偶爾的幽默。

「誰、誰跟他感情和睦了！」莎拉的臉頰瞬間飛上一抹紅暈，連忙將視線移向別處。

索羅則厚著臉皮咧嘴一笑，正想說些甚麼，忽然聽到前方傳來一聲激動的呼喊。

「索羅大哥！！」

人群被分開，森美猶如一頭敏捷的獵豹般衝了過來，在距離索羅三尺的地方猛地停住腳步。看著眼前這個只剩下一條手臂、卻比記憶中更加高大偉岸的男人，森美的眼眶瞬間紅了。

「森美？」索羅愣了一下，隨即上下打量著眼前這個比自己還要高出少許、渾身散發著強大戰士氣息的青年，眼中爆發出難以置信的驚喜：「好小子！才七年不見，你居然長得比我還高了？這身肌肉是怎麼回事，吃石頭長大的嗎？！」

索羅伸出右手，重重地在森美的肩膀上捶了一拳。森美沒有閃避，硬生生地承受了這一拳，隨後猛地撲上前，給了索羅一個結結實實的熊抱。

「歡迎回來，索羅大哥！亞爾法特哥哥、靜心姐姐，還有莎拉族長，歡迎來到烏斯懷亞！」森美激動得聲音都在發抖。

帕積西亞此時也帶著護衛分開人群走了過來。她看著索羅空蕩蕩的左袖，眼中雖然閃過一絲心疼，但臉上卻掛著女皇的威儀與故友的溫暖：「路易士，環遊世界的旅程，終於結束了嗎？」

索羅鬆開森美，朝著帕積西亞微微欠身，行了一個並不標準但充滿敬意的火族近衛禮：「是的，吾皇。我回來交差了。」

===

當晚，烏斯懷亞平原上燃起了七年來最盛大的一場篝火。

為了迎接這群曾經拯救了世界的英雄，火族人民舉辦了徹夜的狂歡。烤全羊的香氣、甘甜的麥酒、歡快的南美洲傳統音樂交織在一起，整個城市都沉浸在一片歡騰的海洋中。

宴會進行到一半，索羅悄悄地向森美使了個眼色，然後轉身走向了遠離人群、靠近海崖的一處安靜高地。

森美心領神會，立刻跟了上去。當他來到高地時，發現亞爾法特、莎拉和靜心也已經等在那裏了。星空下，海風輕拂，氣氛突然變得莊嚴而神聖。

索羅站在高地的邊緣，將一直背在身後、那個用亞麻布層層包裹的長條狀物體解了下來。

「森美，七年前在出發之前，我答應過你。當你擁有足夠的覺悟與力量時，我會將這件東西交給你。」

索羅一圈一圈地解開亞麻布。隨著布條的脫落，一股極其溫暖、純粹，彷彿連接著大地與太陽的強大魔法波動，在夜空中緩緩瀰漫開來。

那是一柄全新的巨劍。

它的尺寸依然龐大，但劍身不再是以前那種粗糙的黑鐵。歐洲「鑄鐵窖」的少主愛德華傾盡了他所有的才華與史前鍛造技術，將這把斷劍重新熔鑄。新劍的劍身呈現出一種啞光的高級灰黑色，劍刃的邊緣則流轉著淡淡的銀白光澤，彷彿蘊含著斬斷一切邪惡的鋒芒。而在劍柄的末端，那顆象徵著火族最高權限的「紅晶體」，此刻正猶如一顆平靜跳動的心臟，散發著溫和的紅光。

「這就是……重鑄後的『古劍天焚』？」森美瞪大了眼睛，連呼吸都變得小心翼翼。

「沒錯。愛德華那個傲嬌的小王子，可是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才將它重新鍛造完成。」索羅撫摸著冰冷的劍身，眼中閃過一絲懷念：「現在的它，裏面已經沒有了那個隨時會暴走、吞噬一切的『火神』。它不再是毀滅的象徵，而是一把純粹為了守護而存在的劍。」

索羅深吸了一口氣，神情變得前所未有的嚴肅。他單手握住劍身，將劍柄遞向了森美。

「森美，山度士。這七年來，你的成長與保護平民的決心，帕蒂在信中已經全部告訴我了。你已經擁有了握住這把劍的資格。」

索羅的聲音在海風中顯得無比洪亮，宛如某種古老儀式的宣判：「今天，我以第二十二代索羅的身份，將這把『古劍天焚』，以及這個背負著行俠仗義、濟世救民使命的名字，正式傳承給你！」

森美雙手微微顫抖著，恭敬地接過了這把沉重無比的巨劍。

就在他雙手握住劍柄的瞬間，他體內的「光之魔法」與劍柄上的紅晶體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一道溫暖而神聖的白紅色光芒順著劍身沖天而起，將周圍的夜空照亮。巨劍彷彿發出了一聲歡快的嗡鳴，承認了它的新主人。

「我發誓！」森美高舉著天焚，眼眶中閃爍著堅定的淚光：「我將用這把劍，斬斷世間的不公！我將以第二十三代索羅之名，誓死保護這個世界的弱者與和平！」

看著這一幕，亞爾法特、莎拉和靜心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傳承真真正正地完成了呢。」亞爾法特輕聲說道，彷彿卸下了一塊心頭大石。

索羅如釋重負地伸了個大大的懶腰，用僅存的右手揉了揉森美的頭髮：「好了，第二十三代索羅大人，去向妳的女皇和族人們展示你的新玩具吧。接下來的時代，是屬於你們年輕人的了。」

森美重重地點了點頭，抱著天焚劍，興奮地朝著山下的篝火晚會跑去。

高地上，只剩下了當年並肩作戰的四位戰友。

「所以，環遊世界的旅程結束了，連『索羅』的名字也交出去了。」莎拉走到索羅的身邊，雙手背在身後，微微側著頭看著他，海風將她的長髮吹得輕輕飄動：「這位退休的『前任』英雄，接下來有甚麼打算？該不會是想在烏斯懷亞種一輩子馬鈴薯吧？」

索羅轉過頭，看著在月光下美得令人窒息的莎拉。七年的時間，這個曾經總是把「本小姐」掛在嘴邊、動不動就對他拔匕首的傲嬌少女，已經成為了他生命中無法割捨的一部分。在周遊列國的這七年裏，雖然莎拉大部分時間都在澳洲處理政務，但他們之間的書信從未斷絕，索羅甚至數次繞道前往珀斯港，只為了見她一面。

「種馬鈴薯？我可沒有那個耐性。」索羅忽然咧嘴一笑，眼中閃爍著一絲狡黠：「我聽說，澳洲西岸的費里曼圖現在重建得非常漂亮，而且當地的水族大族長似乎還缺一個貼身保鏢。我雖然只剩下一隻手，但用來對付那些流氓土匪還是綽綽有餘的。不知道那位大族長，肯不肯收留我這個無業遊民？」

莎拉愣了一下，隨即臉頰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紅了起來。她咬了咬下唇，努力維持著族長的威嚴，但眼角的笑意卻怎麼也掩飾不住。

「哼，想當本族長的保鏢？那得看你能不能適應澳洲的海鮮，還有……能不能改掉你那亂來的臭脾氣！」莎拉別過頭去，聲音卻輕得像是在撒嬌。

「遵命，我的大族長。」索羅笑著向前一步，用那隻寬大的右手，輕輕地將莎拉攬入了懷中。這一次，莎拉沒有拒絕，而是將頭輕輕靠在了他那厚實的肩膀上。

看著這對歡喜冤家終於修成正果，站在不遠處的亞爾法特和靜心相視一笑。

「阿彌陀佛，這兩位施主的因緣，總算是結出了善果。」靜心雙手合十，低頭看著正在腳邊撲蝶的幼龍狄波拉。

亞爾法特仰望著南半球那璀璨的南十字星，深邃的眼眸中閃爍著對未知的期待。

「索羅大哥的旅程結束了，但這個世界，似乎還沒有完全平靜下來呢。」亞爾法特輕輕撫摸著口袋裏那枚已經不再指向魔源聖物、卻依然陪伴著他的魔磁，語氣變得有些嚴肅。

靜心收起了笑容，眼神也變得銳利起來：「亞爾法特施主是指，最近在歐洲和北亞邊境流傳的那些傳

聞嗎？」

「嗯。」亞爾法特點了點頭：「愛德華在信中提到，極北之地的冰原上，最近出現了大規模的異常魔力波動。那些曾經被我們擊退的『龍騎士』殘黨，似乎找到了一種新的方法來控制成年野生龍族。如果不加以阻止，北半球的幻獸生態將會面臨毀滅性的打擊。」

靜心輕輕撫摸著狄波拉的龍角，語氣堅定：「大自然的平衡不容破壞。愛麗絲將狄波拉託付給我們，我們就有責任保護龍族免受奴役。這條修羅之道，貧僧責無旁貸。」

亞爾法特轉過頭，看著山下正在與族人歡呼的森美，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森美那小子現在可是幹勁十足，等他熟練了天焚劍，肯定也待不住這安逸的平原。看來，我們很快又要組建一支新的隊伍了。」

「喂，小矮子，小尼姑！」

索羅攬著莎拉的肩膀，轉過頭朝著他們大喊：「在那邊嘀嘀咕咕甚麼呢？北邊那些甚麼見鬼的龍騎士，我這把老骨頭可是不打算管了！拯救世界的任務，現在輪到你們這群年輕人去頭痛啦！」

亞爾法特笑著大聲回應：「放心吧，索羅大哥！我們會連你的那份一起，把這個世界看個清楚的！」

海風帶來了遠處雪山的清冷與篝火的溫暖。

在這個星光璀璨的夜晚，舊時代的英雄終於放下了沉重的巨劍，迎來了屬於他的平靜與愛情。而名為「光之遺裔」的青年、心懷慈悲的武僧，以及新一代的火族劍士，他們的目光已經越過了海洋，投向了遙遠的北方冰原。

第七封印的解開，並非故事的終結，而是新世界無數個傳奇的開端。

大地的微風依舊吹拂著，帶著名為「希望」的種子，飛向了無限延伸的未來。

外傳（九）：冰原上的旁觀者

北冰原的風，依然如刀割般刺骨。

風暴行者·皇后穿著他那件標誌性的銀白色毛皮大衣，龐大的身軀在齊膝的積雪中緩步前行。他的步伐不快，沒有了以往那種雷霆萬鈞的壓迫感，每一步卻依舊穩如泰山。

他失去了一切。曾經讓他引以為傲的闇之魔法血之契約，在莫斯科寨城被杜杉長老點破後，由他親手強行解除；而原本屬於他血脈深處的水之魔法，在澳洲那場毒水海嘯與「平湖水鏡」的封印與重啟過後，在「光之黎明」的重置後也離他而去。

現在的他，體內感受不到半點精靈的共鳴。沒有紫色的狂氣，也沒有淡藍色的寒霜。他只剩下這具經過無數次死鬥鍛鍊出來、宛如鋼鐵般的純粹肉體。

對於一個曾經站在武力頂端的龍騎士大將軍來說，失去魔法理應是生不如死的折磨。但他卻奇異地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盈。沒有了「皇后」氏族的包袱，沒有了對力量的執著，甚至連生存的意義都變得模糊不清。

風暴行者停下腳步，走到一處高聳的冰崖邊緣，像一尊巨大的石雕般盤腿坐了下來。

他那雙冰冷而沒有焦距的眼眸，正俯視著下方數百尺的冰谷。

在那裏，有七八個穿著厚重獸皮的人影正在雪地裏狼狽地掙扎。那是幾個年輕的龍騎士，看他們臉上還未完全成形的刺青，應該是「斯法爾巴德」氏族的殘黨。他們正試圖用粗糙的鐵鍊與長矛，去圍捕一頭成年的野生極地霜熊。

沒有了闇黑魔法的無限魔力補給，也沒有了高高在上的紅斑黑龍作為坐騎，這些曾經不可一世的北地霸主，如今看起來與普通的野蠻獵人毫無分別。在失去大自然精靈的庇護後，人類在極端氣候與猛獸面前的脆弱，被展露無遺。

其中一名年輕的龍騎士被霜熊一巴掌拍飛，鮮血在純白的雪地上灑出一道刺眼的紅痕。

風暴行者坐在懸崖的邊緣，冷冷地俯視著這一切。他那雙佈滿傷痕的大手，此刻只是隨意地搭在膝蓋上。

「救他們？還是殺了他們？」

這個念頭在他的腦海中一閃而過，隨即又被極北之地的寒風吹散。

如果是以前那個為了追求力量而背叛同族的他，或許會為了證明自己的強大，而衝下去將霜熊與獵人一併撕成碎片；如果是受到亞爾法特和索羅那群「光之遺裔」感化的人，或許會拔出武器去解救那幾條年輕的生命。

但他現在甚麼都不想做。

他親手斬下了曾經教導自己的長老杜杉的頭顱；他見證了雷蒙德在毒水海嘯中痛苦地化為血水。那些

為了所謂「正義」、「復國」、「秩序」或是「神明」而四處奔波廝殺的人，在他看來，就像這群在雪地裏為了幾斤獸肉而搏命的年輕人一樣，既可悲，又可笑。

正義與邪惡，對現在的他來說，不過是兩個毫無意義的詞彙。

冰谷中，那頭暴怒的霜熊再次咆哮，巨大的身軀猛地撲向另一名倒在雪地裏的年輕龍騎士。年輕人絕望地舉起斷裂的長矛，閉上了眼睛。

風暴行者眼神空洞，他沒有站起身，只是隨意地伸出右腳，在崖邊一塊足有半個人高的巨大冰岩上輕輕一勾，然後猛然發力一踢。

「轟——！」

冰岩挾帶著恐怖的物理動能，從數百尺的高空精準地墜落，不偏不倚地砸在霜熊的頭頂。數千斤重的猛獸連慘叫都來不及發出，便被直接砸得腦漿迸裂，當場斃命。

這不是甚麼高深的魔法，只是純粹到極致的怪力與眼界。

冰谷中的龍騎士們呆若木雞。那個倒在死熊旁邊的年輕人顫抖著抬起頭，順著冰岩落下的軌跡，看見了崖頂上那個宛如魔神般的巨大黑影，以及他裸露的手臂上，那獨一無二的「皇后」氏族龍頭紋身。

「風……風暴行者？！」年輕人憶起長老們這七年來對這個傳說中的龍騎士的形容和警告，眼中閃過一絲震驚，隨後轉為極度的仇恨與恐懼：「叛徒！你這個殺死杜杉長老的叛徒！你回來冰原幹甚麼？！」

風暴行者沒有回答。他甚至沒有低頭去看那張充滿憎恨的臉孔。

他緩緩地站起身，拍了拍銀毛大衣上的積雪。

「別誤會。」風暴行者的聲音在呼嘯的風雪中顯得低沉而沙啞，沒有一絲情感的起伏：「牠只是太吵了。」

他轉過身，不再理會冰谷中那些龍騎士敬畏與仇恨交織的目光。他抬起頭，望向遙遠的南方，那裏是亞爾法特他們所在的方向。

「『光之遺裔』啊……聽說你們還在滿世界地尋找殘存的龍騎士，妄想斬斷這世上最後的仇恨鎖鏈嗎？」風暴行者將雙手深深地插進大衣的口袋裏，嘴角勾起一抹似有若無的冷笑，彷彿在嘲弄著某種不自量力的天真：

「那就來吧。這片被冰雪詛咒的土地，還藏著許多連我也看不透的瘋狂。就讓我看看，你們那無聊的保護之心，能在這片絕對的殘酷中撐到甚麼時候。」

他沒有拔出任何武器，也沒有明確的目的地。他只是一個在舊時代與新世界夾縫中遊蕩的亡靈。風暴行者那龐大的身軀，就這樣緩緩融入了漫天的暴風雪中，只留下一串很快就會被新雪徹底掩蓋的深深足印。

【全文完】